完美皇太后

jj12341@live.c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九妹小说匠——小说界的搬运工，勤劳的小蜜蜂～～
每天晚八点半新本小说推荐 资源链接在每日推送里面
微信公众号：jiumeixiaoshuo 公众号名：九妹小说匠 关注有更多精彩哦～～O(∩_∩)O～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及出版图书,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完美皇太后》TXT下载（全本）作者：悄然花开（晋江金牌推荐VIP）

当前被收藏数：5733 文章积分：129,521,840

有些人就是天生好命。

董文静一觉醒来，就变成了这个以后会是大清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钮祜禄氏。当然，现在她还只是雍亲王府后院的一个小格格。

内容标签： 清穿 美食

搜索关键字：主角：钮祜禄氏，胤禛 ┃ 配角：爱新觉罗家的一大家子 ┃ 其它：

☆、第 1 章

钮祜禄静怡端坐在床边，身形十分僵硬。屋子里处处都是粉色的布置，床帐是粉色的，床单是粉色的，桌子上铺着的是粉色的，连点着的蜡烛，都是粉色的。

得亏她出身钮祜禄氏，要不然，就一个格格，庶福晋，连这点儿粉色说不定都用不上，一顶小轿将人抬进来就算是完事儿了。她这点儿小幸运，还能带个陪嫁丫鬟过来。

“格格，您肚子饿不饿？”亲爹就是个四品典仪，虽是姓钮祜禄的，却又和孝昭仁皇后家没什么亲近关系，他们家只是小门小户，所以这丫鬟就有点儿不太懂规矩。

静怡抬眼，几不可见的微微摇头。幸好从小一起长大，这丫鬟倒是机灵，忙闭嘴不言。

没多久，果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一个嬷嬷笑吟吟的拎着食盒进来，一边将饭菜摆上去，一边笑道：“贝勒爷还在前面喝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来，福晋怜你年纪小，经不住饿，就让奴婢送了些饭

菜过来，钮祜禄格格随意用些。”

摆放完，又转头问道：“格格看看可合你口味？若是不合，格格喜欢用些什么，奴婢再去厨房拿。”

静怡微微摇头，脸色羞红：“劳累嬷嬷，这些就很好了。”

那嬷嬷略等了一下，见钮祜禄静怡不开口了，这才笑着行礼：“那格格慢用，奴婢先告退了。”

“格格？”葡萄见人走了，忙转向静怡。静怡还是微微摇头，并且示意葡萄禁言。

主仆俩一个坐在床边，一个站在床尾，就那么静悄悄的等着。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时辰，葡萄困的不行，身子都开始打晃了。静怡也有些撑不住，偷偷摸摸的将笔直的胸背略放松了些，暗暗揣测，那位传说中的贝勒爷，该不会是喝醉了宿在别处了吧？

正想着自己是不是先梳洗一下，就听见门外响起人声：“贝勒爷，您小心脚下。”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静怡微微侧头看向门口。率先进来的，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瘦高身材，五官端正，就是面色略有些冷淡，不过脸颊微微泛红，大约是喝多了酒水。

后面跟着个小太监，没进门，就站在那儿冲葡萄招手。葡萄略有些犹豫的看静怡，察觉到静怡点头了，都没给四贝勒行礼，就急匆匆的低着头溜出去了。

静怡有些尴尬，替自家丫鬟赔罪：“贝勒爷勿怪，小丫鬟没规矩，奴婢明儿会好好教她的。”

四贝勒不出声，走到桌边看了看，略微皱眉：“你还没用东西？”

“奴婢本想等贝勒爷回来一起用的。”静怡不安的动了动手指，四贝勒转头看她：“爷用过了，你自己用吧，让人送些热水过来。”

门外那太监没走远，忙应了一声。

静怡肚子确实是有些饿，但她不敢吃，吃多了嘴里有味道，哪怕她就是个格格，今儿也算是新婚夜，万一惹怒了这位贝勒爷，明儿自己可就成这贝勒府的名人了。

“奴婢不饿。”说出这话挺艰难的，静怡自己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要等一个多时辰，她就偷偷用了。就因为一直担心他会突然回来，这才耽误了。

却是没想到，她的身体倒是比她诚实了许多，话音刚落，肚子就咕噜噜一声响，这个真是人不能控制的。静怡瞬间脸色通红，又是尴尬又是惶恐，偷眼去看四贝勒表情，见他面上无喜无怒，心里更慌，忙起身就要往桌边走。没想到刚才僵坐时间太长，腿脚发麻，没站稳身子就往前扑了。

胤禛距离有些远，虽然见她往下摔就赶忙跨步过来了，却还是没来得及，眼睁睁瞧着自己刚接进府的小格格来了个五体投地。大约太疼，五官都要纠结成一团了，小表情十分可怜。

但又有些好笑，胤禛轻咳了一声，弯腰伸手：“没摔伤吧？”

静怡眼泪汪汪，膝盖疼啊，这又不是冬天穿得厚，大夏天的，两三层薄绸子，她敢发誓，肯定是乌青一片。

略有些犹豫，还是伸手扶住了胤禛的手掌，慢吞吞站起身。

“坐好。”胤禛吩咐道，静怡忙坐下，就见胤禛低头将她裙子撩起来，裤腿拉开，虽说烛光不明亮，但也能看出来，略有些出血，不过瞬息，已经肿胀起来了。

“拿些瘀伤药。”还是吩咐的外面小太监，等那小太监忙不迭的亲自去吩咐旁人了，葡萄扒着门框往里面看，小心翼翼的问道：“贝勒爷，格格，可要梳洗？”

胤禛点头，门外等着的丫鬟们忙将水盆牙刷等物送上来。静怡更是深深后悔，自己怎么没早些用点儿东西呢？哪怕就吃两口菜，这会儿也不用饿的如此难受啊。

“你先吃东西。”正哀怨，忽然听胤禛吩咐道。刚才摔的一下有些狠，脑子也是懵了，既然胤禛吩咐了，那不吃白不吃，静怡忙瘸着腿到桌边，拿了筷子挑自己喜欢的用。

饿得很了，这会儿就吃得香。一口一口的，莫名让人觉得，那饭菜定是十分美味的。

胤禛本来是要去刷牙的，却又忍不住跟着吃了几口。

吃完又洗漱，然后给静怡的膝盖涂药。忙活完，静怡就更紧张了，坐在桌边一动不动。胤禛估计是体谅她腿伤，没让她起来伺候，自己脱了衣衫，想了想，又熄灭了蜡烛，回来倒头躺下。

静怡嘴唇动了动——今儿不是新婚夜吗？就这样睡下了？不用洞房的吗？

“不困？”床上又传来胤禛略带着几分冷淡的声音，静怡忙一瘸一拐的走到床边：“贝勒爷，您……”

“先歇着吧。”胤禛随意说道，静怡也无奈，她总不能霸王硬上弓吧？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她都不占优势。至于明儿在这贝勒府成为名人的事儿，明儿再说吧。

被人嘲笑几句又不会掉块儿肉，一边这样想着，心里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毕竟，她才十三岁，三个月前才来了葵水，这种事情，还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吧。

也是真累，躺床上闭上眼睛没多久，就睡过去了。

但也没睡□□稳，她只是个格格，所以胤禛是没成亲假的，今儿还得上朝。一早苏培盛那太监就在外面敲门，静怡一激灵就醒过来了，忙推了身边男人：“贝勒爷？”

胤禛猛的睁眼，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才略微放松了表情，起身，伸胳膊，示意静怡为他更衣。梳洗完毕就直接走人了，外面天色还没亮。

葡萄进来问道：“格格，您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你打听清楚了，平日里都是什么时辰去给福晋请安的？”静怡伸手捂嘴，打个呵欠，葡萄一边帮她换衣服一边说道：“辰时初。”

“格格今儿要穿哪一身衣服？”葡萄收拾了床铺才问道，静怡习惯自己洗漱，将布巾搭在脸盆架上，随意说道：“就那件粉色绣荷花的吧。”

又不能穿大红的，太素淡了不吉利。

“我有些事情要嘱咐你。”换完了衣服，静怡就坐在一边给自家小丫鬟讲规矩：“在钮祜禄府里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再说一次你要是还记不住的话，等出了事儿，我指不定也救不了你的命。”

“这里是贝勒府，咱们贝勒爷是皇子，皇家重规矩，你一言一行，都不能出错……”静怡一一嘱咐：“若是有外人在，除非是我吩咐了，否则，你能不开口就别开口，宁愿木讷些……”

葡萄连连点头，说了小半个时辰，天色减白，还差小半个时辰，静怡就起身了：“咱们过去，宁愿先等等，也别怠慢了。”

“可您去的太早了，李侧福晋她们……”葡萄有些犹豫，静怡摆摆手：“她们是她们，咱们是咱们。”

再者，她膝盖疼，走不快，说不定走到的时候已经到点儿了。还有，路不熟，总得去记一下这王府的路线吧？

等她紧赶慢赶的到福晋所居住的正院，也就差一炷香的时间就到辰时了。福晋正在梳洗，小丫鬟出来迎了她进门，她也不敢坐，就那么干站着等。

“让妹妹久等了。”福晋穿着秋香色衣服从内室出来，静怡忙行礼：“并没有等多久，倒是静怡扰了福晋梳妆，还请福晋恕罪。”

“不用如此谨慎，既然进了门，日后就是一家人了。”福晋笑着说道，端着茶杯抿了一口，又示意静怡落座：“吃的用的，也不用客气，日后想吃什么，尽管吩咐厨房去做。想用什么了，也尽管开口就是了。”

“是，多谢福晋照顾。”静怡忙起身行礼，福晋轻笑：“刚才不是说了，不用多礼的吗？只管坐着就是了。”

正说着话，门口小丫鬟就进来报，说是李侧福晋过来了。李侧福晋带着二阿哥和三阿哥，以及胤禛唯一的女儿。

府里只四个孩子，李氏占了三个。

随后是宋格格和武格格。

作者有话要说：　　嗯，亲爱的们都知道花开是取名废材，所以……要是女主的名字不好听，亲爱的们就不要抱怨了哈，毕竟花开能取出来，已经是经过三天的艰难思考了，没有脑细胞了……

☆、第 2 章

“这就是钮祜禄妹妹了？果然是眉清目秀。”李侧福晋行了礼，转身打量静怡，又转头对福晋笑道：“就是身量略单薄了些。贝勒爷今儿不在，等会儿可还要奉茶？”

福晋为人温和，并不在意李氏的那点儿小心思，笑着点头：“不管爷在不在，这茶都是要敬的。既然人已经到齐了，那就先喝了这茶吧。”

有小丫鬟忙端了托盘过来，静怡赶紧起身。虽然膝盖钻心的疼，但这会儿可不是喊疼的时候。端着一杯茶，扎扎实实的在福晋面前跪下，恭恭敬敬的磕头：“请福晋用茶。”

“是个乖巧听话的。”福晋笑着接了茶杯，抿了一口，伸手从托盘上拿了金簪子插在静怡头上：“日后要恪守规矩，好好伺候贝勒爷，早日开怀，为贝勒爷生儿育女。”

静怡脸红红，行了礼起身，转向李氏，这个只要蹲身行礼就行。李氏给的是个镯子，套在静怡的手腕上略有些大，李氏也挺热情：“以后就是姐妹了，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来说，能帮衬的，我定会帮衬一二的。”

这话有些挤兑福晋，静怡没敢去看福晋的脸色，更不敢去接李氏的话，只羞涩笑了笑，就忙转身给宋氏武氏行礼了，虽说位分是一样的，但人家进府早，也当得起一声姐姐的称呼。

日后耿氏进门，也是要叫她一声姐姐的。

耿氏和她是同一批的秀女，她占了姓氏的好处，先一步进府。大约再过个两三天，就该耿氏进门了。

“我瞧着妹妹的腿有些僵硬，可是昨儿伺候贝勒爷太辛苦了？”一圈行礼下来，静怡正打算入座，就见李氏拿帕子捂着嘴笑：“妹妹身子骨还稚嫩着呢，可得小心点儿才是。”

静怡脸色涨红，十分尴尬，忙解释：“请福晋恕罪，刚才是奴婢隐瞒了，昨儿晚上奴婢摔了一跤，没能伺候好贝勒爷，还请福晋见谅。”

福晋脸上带了几分关心：“摔跤了？可严重？怎么没叫大夫呢？”

“只略微出了点儿血，有些淤青，并不是很严重，就没敢惊扰福晋。”静怡低着头，手指绞着帕子，十分忐忑：“贝勒爷让人拿了药，已经用过药了。”

“还是叫了大夫来看看吧，有时候这伤看着不严重，内里却是伤筋动骨。万一留了病根，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福晋忙说道，又转头斥责李氏：“孩子们都还在呢，你是说的什么胡话？再这样没脑子，日后就不用来请安了！”又冲大格格招招手：“带了弟弟到外面玩耍去吧，一会儿在嫡额娘这儿用早膳。”

李氏顿时十分尴尬，大格格今年九岁，正是半懂不懂的时候，脸色正有些羞红，也没顾得上亲额娘，从椅子上起身急匆匆的行了礼，就带着两个弟弟出去了。

宋氏垂着眼帘像是木头人，武氏面上带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只不开口。

很快，大夫就过来了，是个四五十岁的老大夫，拿木头的小锤子在静怡腿伤敲了敲，又把了脉，说是没什么大碍，昨儿涂的药就对症，再涂上三四天即可。

福晋这才露出放心的表情："没大碍就好，要不然，这才刚进府就摔伤了腿，也该怨怪我没照看好你了。既然是伤了腿，这几日就不用过来请安了，自己好好养着就是了。"

"不要紧的，奴婢想过来给福晋请安。"不过是小伤，静怡可不敢用仗着这个就不来："天气炎热，早起倒是凉爽的很，走动走动心里也舒坦，再者，总坐着，也是血液淤积，还不如多动动呢。"

福晋并未说话，只看那大夫，大夫忙笑道："庶福晋的伤并无大碍，只要走的慢些，就不影响。"

福晋这才点头："那好，你若是愿意来，就还照常过来吧。"

送走了大夫，福晋就直接端茶了，李氏率先起身，然后是宋氏和武氏。静怡跟在后面，出了屋子，就见大阿哥站在院中间，正和大格格说什么。她学着武氏和宋氏，远远的行了礼，就赶紧的低头出了院子。

"往西边走一点点儿，是李姐姐的院子。"正院叫石榴院，是离着书房最近的院子。李侧福晋住的是听兰院，贝勒府最大的一个院子。

"再往西边，是我的院子。因着宋姐姐现在吃斋念佛，我不好扰了她清净，得以单独居住一个院子。"武氏笑着说道："你若是得空，就去找我玩耍。"

"是，只要姐姐不嫌弃我无趣。"静怡笑着点头，走到岔路口，分开。

院子里也是有别的伺候的人，小丫鬟两个，粗使婆子两个。院子分东西两边，她现在住的是东厢，对面西厢是空着的。

葡萄亲自去拿了早膳，两个饽饽，一碗粥，四个小菜，两荤两素。并不算简陋了，静怡昨儿饿了一天，晚上也没敢吃太饱，今儿早上的胃口就爱特别好了。

四个小菜装的不算满，她一个人就吃掉了一多半。来收碗盘的小丫鬟面色倒是半分未变，低眉顺眼的将东西收进食盒，又擦了桌子，行礼告退。

"你叫什么名字？"略坐了会儿，她让葡萄将院子里的人都叫过来，一一问过去："今年多大了？以前是做什么的？"

两个小丫鬟，一个叫红丫，一个叫毛丫。一个以前是厨房烧火的，一个是刚进府没多久，以前就是个跑腿的。两个嬷嬷以前就是打扫院子的，现在还是打扫院子的。

静怡也没多问，只让两个嬷嬷原先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至于两个小丫鬟，一个还是关跑腿，一个则是端茶倒水铺床叠被。葡萄只

管着静怡的银钱和衣服首饰即可。
　　晚上胤禛没过来，第二天静怡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被李侧福晋很“隐晦”的同情了一下。静怡自己倒是不太放在心上的，她巴不得这两三年都不用做那种事情呢。
　　到了第三天，她还没侍寝。福晋说话之前就先看了她一眼，眼神比较复杂，静怡还没分析出来呢，就听福晋说道：“妃母还给贝勒爷指了个格格，也该进门了，我看了黄历，明儿是个好日子，就打算明儿让人进门。”
　　李氏也看了一眼静怡，面上带笑：“福晋以前说过，是个秀女，那和钮祜禄妹妹，应当是同一批选秀的，钮祜禄妹妹定然也是认识的吧？”
　　静怡有些尴尬的点头：“认识，耿妹妹是个爽朗大方的。”
　　“福晋，耿妹妹进府，可要和奴婢住同一个院子？”停顿了片刻，静怡还是没忍住。屏气静神，脑子飞快的转着，万一真是住同一个院子，自己可得赶紧想个借口才是。
　　同这么多人抢一个男人已经是很让人头疼了，还要住同一个院子，那晚上动静略微大一些就要被人听见，或者听别人的动静，岂不是更尴尬？
　　“不用了，既然武格格和宋格格都是单独住一个院子，你们也暂且分开住吧。”福晋沉吟了一下，笑着说道：“贝勒府这么大的地方，足够住呢。”
　　静怡这才放心，赶紧起身行礼：“奴婢多谢福晋，那奴婢可就占这个便宜了。”
　　福晋微微点头，又说李氏：“这两天瞧着大格格胃口有些不太好，你多上心些，天气热，可别给孩子准备那些上火的东西了，却也不能过于寒凉了，毕竟是女孩子，身子重要。这段时间，尤其重要。”
　　李氏忙起身：“是，多谢福晋惦记。”
　　原本这一晚，静怡以为胤禛还是不会过来的。却没想到，用过了晚膳，这人竟然过来了。洗漱过后，坐在床边冲静怡招手：“过来。”
　　静怡脸色煞白，吓的。
　　“你怕我？”胤禛挑眉，看了眼掌心的手，冰凉，连唇上都快没血色了。
　　“不是怕贝勒爷，是怕奴婢伺候的不好，贝勒爷日后不喜欢奴婢。”静怡强笑道，胤禛轻笑了一声，也不多话，抬手就将静怡穿在外面的小衣给剥下，反身一推，就将人压在身子下面了。
　　事到临头，静怡就一个感觉，真疼啊，疼的就像是整个人被撕成了两半，疼的下半身都木了。
　　但她还不能喊，更不能将身上的人给推开。想想自己被指为这位贝勒爷的格格的时候，阿玛额娘还说自己有福气的那话，她简直想爆

粗口，这算是哪门子的福气？
　　霉气还差不多，倒了大霉了。
　　“很疼？”温热的唇落在脸上，静怡迟钝了一下，微微点头，将脸埋在胤禛肩头，她生怕自己骂出口来。
　　“忍一忍。”胤禛说道，猛的沉腰，静怡都觉得自己眼前发黑了，这会儿也顾不上去顾忌胤禛的身份了，手死死的扣在胤禛肩上，只盼着这场折磨能早点儿结束。

☆、第 3 章

　　早上醒来，原本以为昨儿那一场折磨会让她连起床都做不到呢，却没想到，竟是除了双腿间略有些酸痛之外，再没别的不舒服了，走路也没什么妨碍。
　　静怡去给福晋请安，福晋只略微问了一两句，知道她昨儿侍寝，笑着让人拿了一匹布料赏赐与她：“妹妹没来得及赶上咱们府上夏季的月例，这匹布就当是给妹妹的补偿，拿回去裁两件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看着也是舒心。”
　　“多谢福晋。”静怡忙笑着道谢，李氏等人倒是没什么表示。
　　今儿耿氏进门，福晋还有事情要忙，转头就打发了她们几个，又叮嘱道：“今儿府里来来往往的，人多的很，你们没事儿就别随意出门了，免得被人冲撞了，自己受委屈。”
　　李氏带头应了下来，随后各自散开回去。
　　“这布料看着比咱们府上的可好多了。”葡萄伸手摸静怡带回来的布匹，眼睛亮闪闪的：“格格，咱们做件儿裙子？”
　　“我前两天刚说的话，你现在就忘记了，可不能再说咱们府上这样的话了。现在，咱们住的，可是贝勒府。”静怡无奈摇头：“若非是橙子要嫁人，我就带了橙子过来了，免得你什么时候不小心说错了话，被人打一顿都是轻的。”
　　橙子稳重，可惜年纪大了些，已经二十岁了，该嫁人了。静怡不好为了自己，就拖着人家的终身大事，就只能带了相比较之下，更忠心的葡萄过来。
　　葡萄吐舌，忙点头：“奴婢知道了，奴婢日后定不会再犯的。格格，奴婢给您量身？”
　　静怡点头，福晋给的时候说是让她做两件衣服，那她做好了肯定得穿给福晋看看的。
　　“我记着咱们还有一点儿蓝色的绸缎，缝在袖子中间，加个花边，裙子下面绣上一朵儿木槿花就行了，这样看着也素净一些。”静怡伸着胳膊，过了一会儿，又说道：“明儿耿格格进门，你说，咱们是给见面礼还是不给？”

说不给吧，她毕竟比耿氏早三天进门。按照一般的习俗来说，是要给的。可是，她和耿氏是同一批的秀女，早三天晚三天的，也不过是脸面上好看些，若是胤禛愿意，她们同一天进门也没人会说什么。

不过，到时候就该争哪个先侍寝了吧？

这时候，就显出她这姓氏的好处了。当然，耿格格身世也不差，在宫里的时候，就听人说了，去年万岁爷出巡，还给耿格格的父亲写了赞美诗呢。

“礼多人不怪，咱们应该是给点儿的吧？”葡萄有些犹豫的说道，静怡忍不住笑：“说不定人家会以为这是下马威呢。”

“那咱们不给？反正咱们带进来的东西也没多少。”葡萄有些抠门的说道：“日后说不定还要用呢，咱们得赞起来才行，能不用就不用。”

“你这么小气，也不知道是像谁了。”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顿了顿，指使葡萄：“快些将衣服裁剪出来，剩点儿布头什么的，我亲自做个荷包，正好今儿一天也没什么事儿。”

葡萄有些吃惊：“你明儿将这荷包送给耿格格？这有点儿太……您这衣服一穿出来，耿格格不就看出来了吗？”

还说自己这丫鬟小气呢，她这主子也是不遑多让。

“多绣点儿花就好了。”静怡不在意的说道，顺手将剪刀塞在葡萄手里。她自己也是学过做衣服的，没办法，亲爹官职太低，他们家也不过是钮祜禄氏的旁支，家里穷，没钱请针线上的人，至少她自己的小衣，都是自己做的。

两个人一起忙活，没多久就将布料给裁剪出来了。葡萄拿了针线缝衣服，静怡就挑了布头做荷包，说是同一批的秀女，但其实她们两个也不熟悉，顶多算是见过几次面。

一个镶黄旗的，一个汉军旗的，住的还有点儿远。

她也不知道耿格格会喜欢什么，就挑了这会儿开的最好的荷花。荷花下面绣了莲蓬，莲子多多，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忙活到晚上，毛丫拿了饭菜过来。天气热，厨房做的饭菜就比较清淡，素材都是凉拌的，荤菜则是炖的。静怡不太喜欢吃炖菜，觉得太烂了点儿，没嚼头。

“厨房没做炒菜吗？”她问一边站着的毛丫，毛丫不太机灵，想了一会儿才点头：“好像福晋那边要了几个炒菜。”

这就不好继续往下说了，万一这是福晋的专利呢？

“武格格她们和咱们吃的都是一样的？”吃了两口炖菜，静怡换了个方式问道，毛丫摇头：“不一样，奴婢瞧着武格格的菜里有一道蒜泥蒸茄子。”

“厨房可以点菜吗？”总算是问道点子上了，毛丫眨眨眼，这才了然静怡的意思，忙说道：“府里每位主子都是有月例的，格格的月例，是一个月十斤籼米，五斤碧粳米，三斤糯米，十斤面……”

静怡摆摆手，打断她的话：“这些都是发到厨房，然后主子想吃什么，就直接让厨房做就是了，对吗？”

毛丫忙点头：“是，不过有些太麻烦的，厨房会有些为难。”

为难了该怎么做呢？送点儿辛苦银子呀。你若是你点菜呢，厨子给别的主子做的时候，就顺带给你做一份儿，省事儿省力。你若是想自己点，他们就得再开火做一次，当然是有些不太乐意了。

静怡算算自己的存银，她要按照月例吃，那肯定是不太够的。每天三两钱银子的打赏吧，一个月就要好即十两银子了。她身上，总共就带了三百两银子。

别看不多，这可是钮祜禄家好几年的积蓄了。

阿玛额娘还盼着她能得宠，日后好提携家里呢。

“暂时先别点菜了。”炖菜也是菜，虽然不太好吃，就当时是减肥了。先看看情况，熬过了这段时间再说。虽然四贝勒在传说中是个多疑阴狠，冷酷无情的，但看着福晋倒像是特别和善，说不定会不在意这种小事儿。

晚上倒是睡得不错，一觉睡到天色微微亮，到了该起床给福晋请安的时候了。

也是凑巧，出了门就见耿氏从隔壁的院子出来了。既然看见了，也不好就直接走人，静怡就站住，笑着招呼了一声：“耿妹妹，起的这样早。”

耿氏脸色立马通红，静怡先是有些不解，随后才觉得，这话说的有点儿歧义，赶紧圆过去：“还有半个时辰才到给福晋请安的时候呢，妹妹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

“有些睡不着。”耿氏到底性子大方，很快就转过来了，又笑着问静怡：“钮祜禄姐姐不也是起的这样早吗？”

“我前两天摔伤了腿，走的慢，所以要早些起床。”静怡解释道，和耿氏一起往前走：“妹妹不用等我，自己只管先过去就是了。”

“我紧张，还是和姐姐一起走吧。”耿氏笑道，顿了顿，又问道：“姐姐可知道福晋是个什么性子？我穿这样，福晋会不会不喜欢？我带的首饰，也没犯了什么忌讳吧？”

静怡眨眨眼，上下打量了一下耿氏，她今儿穿的是一件儿湛蓝色的旗袍，头上戴着的是白珍珠首饰，不张扬，衬着人十分精神，眉眼舒朗。

“福晋性子和善，最是温柔。”静怡笑着说道：“我瞧着妹妹今儿穿着的就挺好，妹妹不用紧张。”

“再往前走就是福晋的院子吗？”耿氏好奇的问道：“李侧福晋住在哪边？听说府上还有个宋姐姐和武姐姐，他们住在哪边？”

静怡慢慢的说给她听，一路走介绍，走到福晋的院子的时候，时间是刚刚好。

程序和静怡当天的经历是一样的，胤禛同样是不在场，只给福晋

一个人端茶就行。福晋给的簪子，虽然样式是不太一样的，但价值应当是一样的。

不偏不倚，嘱咐的话也说的十分类似。

到静怡的时候，耿氏笑着行了礼，那静怡的荷包就留不住了，她略有些尴尬的将荷包塞到耿氏手里："我自己做的，有些粗糙，你别嫌弃。"

"姐姐心灵手巧，我很喜欢呢。"耿氏十分客气，武氏在一边笑道："妹妹可会画花样子？得空了咱们一起做针线活儿。"

宋氏偷眼瞧了瞧福晋，略有些木讷的说道："奴婢给福晋做了一双鞋子，福晋要不要先试试？若是不合适，奴婢再拿回去修整修整。"

"那我先试试。"福晋笑道，宋氏忙从袖子中拽出来一双绣花鞋，做的十分精致，那上面的鸳鸯活灵活现的。福晋看了两眼，笑道："这般精细，你也不知道是费了多少功夫了，日后还是要多爱惜一些眼睛，免得上了年纪不好受。"

一边说着，一边伸脚，自有丫鬟上来帮着换了新鞋子。福晋下地走了两步，笑道："挺合适的，鞋底纳的厚实，穿着也舒服，不用修整了，我今儿就穿这双鞋子了。"

武氏忙说道："正好奴婢这段时间也没别的事儿做，福晋赏脸，让奴婢给您做一身衣服？"

福晋笑着点头应了："也好，只是得空了做两针即可，不可熬夜坏了自己身子。"

耿氏看了一眼静怡，静怡不说话，耿氏抿抿唇，也没开口。

"好了，也没别的事儿了，都散了吧。"福晋笑盈盈的开口，于是，众人都起身，退出房门，跟着散了。

☆、第 4 章

前几日，散了之后静怡都是回自己的院子，要么做点儿针线活儿，要么就做那儿发呆。可今儿，后面多了个耿氏。

"妹妹喝茶。"静怡亲自将茶杯递过去，耿氏忙双手接了："多谢姐姐。这是，金银花？"

"嗯，天气炎热，我比较容易上火，就喜欢喝点儿金银花茶，你若是不喜欢，我让人换了别的过来。"静怡笑着说道，耿氏忙摇头："不是，我也挺喜欢花茶的，不过往日里我常喝的是玫瑰茶。"

顿了顿，又笑道："药铺的大夫还说，常喝玫瑰茶，会身上自带香气呢，我喝了也有五六年了，却是半点儿香味也没有，那大夫当日定是哄我的。"

"大约是妹妹喝的时间不够长？"静怡开玩笑的说道，耿氏略想了

想，点头："说不定得喝个十年八年的，才能有零丁味道。姐姐，妹妹这次过来，也是有事情想请教姐姐。"

耿氏快人快语，也不绕弯子："妹妹来的比较晚，所以不太知道这府里有什么规矩，姐姐若是知道，能不能稍微指点一下妹妹？大恩大德，妹妹日后给姐姐绣个帕子做回报，姐姐觉得如何？"

静怡笑道："我也不过是比你早过来两天，又摔伤了腿，这两天，除了请安连房门都没出过，你问我这府里的规矩，那可真是问错人了。"

耿氏一拍额头："哎呀，我竟是忘了，刚才姐姐还说过这事儿呢。那姐姐现在如何了？腿上伤口愈合了吗？可曾看了大夫？"

"福晋宽和，让人请了大夫给我看过了，现在已经结痂了，略有些淤肿，不过，过两天就好了。"静怡笑着说道，耿氏点头："那就好，姐姐还是要小心些才是，女儿家身上，留疤了就不好看了。"

"嗯，多谢妹妹提醒。"静怡笑着说道，略停顿了一下："妹妹回去不如问问院子里的丫鬟，大面儿上的规矩，她们定然都是知道的，剩下的，日后总会知道的。"

耿氏应了下来，又换了别的话题："姐姐平日里都是做针线活儿打发时间吗？我得空了，能不能来和姐姐一起做针线？"

"你若是想来，尽管过来吧，正好陪我说说话。"这是真的，一整天那么长，总不能一直低着头做针线活儿吧？大夏天的，既不能出门逛园子，又不好活动身体做游戏，闲散书本不敢让人去买，笔墨纸砚用一点儿少一点儿，所以她还真是有些闷。

说了一会儿的话，耿氏也就起身告辞了。

中午的饭菜还是老样子，静怡也没挑，吃了个八分饱，就将人撤下去了，倒头睡午觉，反正也没别事儿做，就睡到半下午才起床，再睡下去，晚上就该睡不着了。

慢慢的，静怡就发现，胤禛是个很自律的人。这后院的女人，他要去谁那儿，几乎都是有规律的。比如，一个月有十天，定是在福晋那儿的。有约莫五六天，是在李氏那儿的，然后宋氏那儿一两天，武氏那儿一两天，她这儿一两天，耿氏那里一两天。

这么轮一圈下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过去了。

五月过完，六月就更热了。静怡出门请安的时候，只是略走走，身上就是一层薄汗。进了正堂，才略微舒了一口气，福晋这儿的冰盆，分量很足。

"都来了？"没多久，李氏也进来，扫了一圈，在她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伸手使劲扇了两下团扇："这鬼天气，热的要命。还是福晋这儿好，冰盆随意用，我那里，可不敢敞开了用，要不然，没两天就没了。"

说着转头看武格格："你们那里，冰盆定是不够用的吧？晚上不用？还是白天不用？"

武氏脸上略有些难堪，不过还是笑道："是不太够用，白天用的多了，晚上就少用些，反正到了后半夜，这温度也会降低一些的，正好能入睡。"

正说着话，就见福晋身边的大丫鬟急匆匆的进来："福晋说，今儿有事儿，就不用请安了，请诸位先回去吧。"

李氏抢着问道："福晋有什么事儿啊？你看我们这都来了，福晋忽然不见，这不是溜我们走路呢吗？你先说说福晋有什么事儿，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武氏则是起身："既然福晋有事儿要忙，那我就先告退了，改日再来给福晋请安。"

宋氏不言不语，跟着起身，给李氏也行了礼，这才转身走人。

耿氏看静怡，静怡想了想，也跟着起身，对李氏笑道："李姐姐，先走一步，回见。"

走出去没两步，就听见耿氏在后面喊了两声，站住脚转身，就见耿氏追了上来，两个人住的院子是挨着的，所以也是一条路，边走边闲话了几句。

快到静怡的院子门口的时候，耿氏才压低了声音："你说，福晋会有什么事儿呢？"

"我也不知道。"静怡摇摇头，伸手在额头上挡了一下："这太阳也出来了，妹妹还是赶紧进去吧，若是晒黑了，可就不好看了，不管福晋有什么事儿，福晋没说，我们就不知道。"

耿氏忙点头："我听姐姐的，那姐姐先进去吧，我随后就进去。"

静怡转身进门，叫了葡萄："福晋那边……"顿了顿，又摆手："算了，你别去问了，该知道的时候定然会知道的，不该知道的时候，你去问了，说不定就是犯忌讳了。"

葡萄不太明白，扎了眨眼，问道："格格今儿要做针线活儿还是要写字，或者画画？"

"做针线吧，福晋前段时间不是送了些布料过来吗？"静怡说道，不过，心里有事儿，拿着针线也没做多久，光用来发呆了。她进府这都一个月了，每天按时请安，是从没福晋不见她们的事情的。

这次，说不定是大事儿？

可恨她当年没好好背书。

然而没等她让人去打听，到了晚上，消息就传开了，大阿哥弘晖忽然生病了，宫里太医都过来了。

静怡心里一紧，猛然就想到一件事儿。但她不能说，更不敢说。虽然她这一个月，和弘晖也并未有什么来往，只在请安的时候见过几次，但也知道，那是个挺聪明的小孩儿，又活泼可爱，很受胤禛疼爱。

若是……

手指蓦然一疼，低头才发现，绣花针扎在手指上了。静怡将绣棚

放在桌子上，叹口气 ，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一来不是学医的，二来没有金手指。

只是，到底是有些不好受，才七八岁的小孩儿。

第二天福晋还是没见她们，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大阿哥生病的事情，也没人再和昨天一样说什么，俱都安安静静的告退走人。

“姐姐，我和你一起做针线吧？”临近门口，耿氏笑着开口，静怡想了一下，点头：“好，你去拿东西吧。”

没过多久，耿氏就带着箩筐过来了，和静怡面对面的坐着，开着门吹着风，一边刺啦刺啦的拽着针线，一边压低了声音和静怡说话：“大约我和姐姐是一起进府的，所以我看姐姐，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的，很是想亲近一番，姐姐不会嫌弃我缠人吧？”

“不会，多个人说说话也是好的。”静怡笑着说道，耿氏也眯着眼睛笑：“我时常以为你是我亲姐姐呢。”

静怡笑了一下，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耿氏又说道：“我瞧着李姐姐，今儿好像挺高兴的，手腕上带了三个金镯子呢。”

“李姐姐一向喜好打扮。”静怡手上停了一下，头也不抬的说道，耿氏声音又压低了几分：“往日里李姐姐穿着都是十分艳丽的，今儿却是穿的略有几分素淡。可偏偏，首饰又带了不少。”

静怡抬头看她，耿氏犹豫了一下：“你说，大阿哥得了什么病？”

“我不知道，妹妹，不该打听的事情别打听。”就算是大阿哥病情严重，那福晋也还是福晋，她李氏也没上位的机会。

耿氏讪讪笑了一下：“我就是想着，既然我们知道大阿哥生病了，是不是该去看看？”

静怡眨眨眼，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说。

“你打算去？”过了一会儿她问道，耿氏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才请问姐姐的，若是去，我们要不要带些东西过去？自己做点儿点心什么的？”

“大阿哥生病，怕是没胃口吃点心。”静怡摇头，想了想才说道：“明儿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看看再说，若是福晋许了，那就去探望一下，若是福晋不许，那就不去。”

耿氏忙点头：“还是姐姐有主意，那我就听姐姐的，明儿问了福晋再说。”

到了快用午膳的时候，耿氏才起身告辞。静怡放下针线，就略有些焦躁了，天气又热，也没胃口，吃了一口凉拌木耳，就再吃不下了。放下筷子叹口气，也不知道大阿哥得的，是什么病。

☆、第 5 章

第二天去请安，福晋总算是露面了，不过，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大约是没休息好，带着几分憔悴。李氏笑着说道："福晋也要多注意些自己的身体，可不要等大阿哥好转了，福晋却又生病了，那不是让大阿哥担心吗？"

福晋笑着点头："多谢妹妹关心，我有分寸的。"顿了下，又问道："弘昀这几日可还好？天气渐热，你也多放些心思在孩子们身上，照顾好了他们，贝勒爷也记你一份儿情。"

李氏忙说道："是，妹妹记着福晋的叮嘱呢。对了，大阿哥是得了什么病？弘昀时常念叨他兄长，我就亲手做了些点心，想去探望一下大阿哥，不知道可不可以。"

福晋垂下眼帘停顿了一会儿才说道："不用劳烦你们了，他就是受不了这酷热，身子有些不太舒服，太医只说让静养着，过几日就能好了，多谢二阿哥惦记了。"

转头对身边的丫鬟吩咐道："将之前得的那鲁班锁拿过来。"

又对李氏说道："大阿哥也不能玩儿，你就带回去给二阿哥吧，小孩子家家的，你也别拘了他。"

李氏忙应了一声，福晋摆摆手："时候不早了，我这两天有些累，就不多留你们说话了，都回去吧，若是有什么缺的，就只管找了嬷嬷来回话就是了。"

"那福晋多多休息，您可要多为大阿哥想想，您好了，大阿哥也才能放心养病呢。"李氏笑着说道，起身告退，众人也都跟着散了。

原本大家都不知道大阿哥是得了什么病，然而过了两天，就有小消息传出来，说大阿哥是起了水痘。院子里的人就都有些慌了，耿氏来找静怡商量："要不然，咱们也报了病，暂且别去给福晋请安了，福晋这段时间也忙，三五天里都不一定有空间咱们，咱们不去也能让福晋少操些心不是吗？"

静怡想了想，摇头："可福晋并没有说让咱们别去请安。"

更是停顿了一会儿才说道："我以前，没得过水痘。"

这病会传染，不严重的，过段时间就能好，可严重了，也是能要命的。尤其是大人，危险性跟高。静怡小时候是生过水痘的，所以并不怕。

可耿氏没有，她到底是惜命，晚上多用了些冰块，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了。静怡对她这一招，也没什么要说的，毕竟大阿哥就在福晋的院子里养着，确实是有些危险。

再去请安的时候，去的人里面就只剩下她和宋氏了。

宋氏还是一副木讷的样子，见了静怡也没话说。两个人空坐了一会儿，福晋扶着嬷嬷的手从里面出来，脸色更加憔悴了。左右看看，才笑着说道："就你们两个过来了？怎么，身体没什么不舒服的？"

宋氏只点点头，静怡也不好不说话，只能笑道："奴婢小草一样长大，身体强健，甚少生病。"

福晋往日里是很少说这样……略显得有些刻薄的话的，可今儿不一样，大阿哥还病着，她心力交瘁，下面李氏等人又不来请安，一股火气就憋不住了。

“是吗？那倒是好。”福晋勉强笑了笑，到底是温柔娴淑，静默了一会儿，就摆摆手说道：“我这两天，又忙又累的，怕是没空招呼你们了，明儿起，你们也不用来请安了，只在自己院子里歇着吧。只一点儿，伺候好了贝勒爷才行。”

当天晚上，胤禛就去了静怡的院子。

静怡对那晚上的事儿是心有余悸，绞尽脑汁的拖延时间，先是问了大阿哥的病情，面上满是担忧：“奴婢小时候出过水痘，大夫说，要多吃些清淡的，瓜果蔬菜，多喝些白开水。”

胤禛点点头：“这些你不用操心，太医也说过，福晋自有分寸。”

“大阿哥吉人天相，定是能早日好转的。”静怡笑着说道，略有些不好意思的看胤禛：“奴婢前两天就在佛像前发了誓，要替大阿哥祈福抄写佛经七天，中间要吃素断……”

白净脸上满是尴尬：“今儿不能伺候贝勒爷，还请贝勒爷恕罪。”

胤禛有些意外的看她一眼，微微挑眉：“抄写两天了？”

“是，晚饭后还要捡一会儿佛豆。”捡好的豆子都要是要用来熬粥的，不过能不能送到大阿哥跟前，静怡就不知道了。

“你自去吧，我自己看会儿书。”胤禛沉默了一下，大约是想到了病中的长子，叹口气，摆摆手：“不用在这儿伺候了。”

静怡忙应了一声，她将佛像放在了东边小屋，洗了手就跪坐在佛像前，捡一颗豆子念一声佛号。从前她也不信鬼神，但穿越之后，就开始信了。

隔壁胤禛听着那低低沉沉的声音，面上神色莫名。若只有捡佛豆抄写佛经这两件事儿，他还能说不过是争宠手段。但再加上不能承宠，就说明这钮祜禄氏，心里还是有些良善的。

毕竟，争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静怡可不知道胤禛的这一番猜测，她就是要争宠也不在这几年。至少，得先等身体长好了。她还想和历史上的那个钮祜禄一样，活到八十多岁呢。

捡了一个时辰的佛豆回来，胤禛已经梳洗过了，她忙跟着去梳洗。回来小心翼翼的躺在床边，静静听了一下，见胤禛呼吸平稳，并没有要做什么事儿的动作，就跟着放缓了呼吸。

“格格，李侧福晋去了福晋的院子！”过了两三天，静怡正专心的念经，就见葡萄急匆匆的过来，压低了声音说道：“李侧福晋说福晋这几天忙昏了头，送过去的冰块少了，导致二阿哥被热晕过去了。”

静怡眨眨眼，有些没反应过来。她原先还以为，四贝勒的后宅，是相当平静的呢。福晋有嫡长子，又温柔良善。李氏艳丽不聪明，所以孩子多。武氏娇媚，宋氏老实。多了她和耿氏，也因为位分低才进

门，翻不出什么浪花。

“福晋怎么说的？”静怡也跟着压低了声音，葡萄眨眨眼，摇头：“福晋并未说什么，只让人去请了贝勒爷。”

有点儿说不过去，李氏若是想找麻烦，背地里找四贝勒告状才好使啊。这样明枪明刀大找上门，不是给了福晋想对策的时间吗？算计人不应该是背地里来阴的吗？

“贝勒爷过来了？”静怡再问道，葡萄摇摇头：“奴婢听说这些事儿的时候，贝勒爷还没回来。”

“咱们按兵不动。”静怡高深莫测的说道，葡萄有些莫名其妙：“咱们就是动也没地方动啊。”那起了纷争的是府里地位最高的，轮资格也排不到他们格格去说话。

静怡嘴角抽了抽，无语的看一眼葡萄，决定不和这小丫头一般见识。

这时候能分的利益可就大了，管家权呢。李氏十有八九，也是冲着这个来的。福晋这边出了岔子，大阿哥又病着，可不就是最好的“帮衬”福晋管家的时候？

只可惜，李氏大约是真不聪明。她要是私底下来，说不定还能成功，这样摆在明面上，福晋定是不会将这大蛋糕分给她的。但李氏又是侧福晋，不管是换了谁，估计都压不住李氏。

静怡在心里将四贝勒府的这几个女人翻来覆去的盘算了一遍儿，福晋接下来的对策，应该是找个人来帮忙。这个人选，或许就在宋氏和武氏之间了。

更有可能是宋氏，因为之前就她和宋氏过去请安了。她自己毕竟年纪小，又才进府，还没这个资格。

正想着，毛丫就在外面报，说是耿氏来拜访。

静怡无奈的扫一眼葡萄，葡萄上前来扶了她起身。主仆两个出了屋子，就见耿氏拎着个小篮子站在院子里，一见她们出来就笑着招手：“我得了些瓜果，想着这天气热，早上就放井水里冰了下，这会儿正好吃。”

“那我今儿可有口福了，要占了妹妹的便宜了。”静怡笑着说道，耿氏忙摆手：“这算什么便宜，不过些许水果，姐姐若是喜欢，也吩咐厨房一声就是了。”

“毛丫腿慢，每次过去，都只剩下些毛桃西瓜之类的了。”早桃四五月份儿就开始结果了，不过，不太好吃，略有些青涩。西瓜倒是正当季，可吃多了要拉肚子。

耿氏那边打开了小篮子，静怡就有些吃惊了，居然还放着几块儿蜜瓜。耿氏笑道：“蒙古那边的，你尝尝，是不是和寻常的蜜瓜不一样。”

静怡也不客气，伸手拿了一块儿，咬一口，凉沁沁又甜蜜蜜，特别好吃，勾的人馋虫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哪儿来的蜜瓜？”还是没忍住好奇心问了一句，耿氏笑道：“李姐姐让人送过来的，你觉得如何？”

好胃口一下子就没了，静怡顿了顿，还是好心问道：“你听说今儿的事情了吗？李侧福晋，带着人去福晋那儿闹了。”她和李氏如此亲近，看在福晋眼里，该会如何想？

耿氏顿了一下，笑道：“刚刚听说，你别担心，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二阿哥身子虚，受不住热，只要福晋再多给李姐姐那边送点儿冰块就行了。”

不是一点儿冰块的事情，而是福晋的面子问题。冰块也不费多少银子，可你李氏私底下不能要吗？偏偏要闹上门去，像是在威胁福晋一样，那福晋能高兴了？

看着更是低垂的眼睫毛，静怡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耿氏这算是要和李氏站一边了？野史上不是说她和钮祜禄氏情同姐妹的吗？

☆、第 6 章

虽说是同一批的秀女，又是同时进府的，应当是有几分情谊的，可后宅又不是官场。再者，静怡对耿氏什么时候和李氏搅合在一起了都不知道，这点儿原本就不怎么深厚的情谊，单薄的被风一吹就散开了。

略有些敷衍的送走了耿氏，静怡歪在软榻上发愁，吃了人家一块儿蜜瓜啊，应该如何还回去呢？

“格格，福晋身边的听月姐姐来了。”葡萄忽然进门说道，静怡忙起身，亲自去门口迎接：“快些请进，听月姐姐怎么这会儿有空过来了呢？是不是福晋有什么吩咐？”

听月圆圆脸，面上带笑，规规矩矩的给静怡行礼：“给庶福晋请安，福晋请庶福晋过去问两句话。”

静怡忙点头：“好，那我就这样过去。”伸着胳膊，展示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听月笑着点头：“只是问几句话，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庶福晋不用更衣了。”

“好，那咱们就快些走吧，免得福晋等急了。”静怡笑着说道，跟着听月出了院子，直奔福晋的石榴院。到了才知道，不光是她，连宋氏和武氏，都被请过来了。

又等了一会儿，耿氏也过来了。

福晋坐在右边，左边是胤禛。左边下面第一个是李氏，宋氏正对着李氏，静怡在宋氏下面。

“叫你们过来，是想问问，这段时间，我忙着大阿哥的事情，对后宅的事情就略有些疏忽，你们的月例，可有什么不足的？”福晋等人都坐下了，就直接开口问道：“别担心，有什么不对的就只管说，

我核实好了，就派人给你们补上去。”

李氏不出声，宋氏本就木讷不爱说话，武氏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一时之间，屋子里安静了许多。

“怎么，还怕我事后报复？”福晋笑着问道，略有些刻薄，静怡却是明白她这会儿的心情的。水痘这种病，说好治也好治，可也不是没死过人的。尤其弘晖这年纪，正是危险的时候。

本就忙着照顾儿子，偏李氏又出来闹腾。若是胤禛信任福晋，这事儿怕是立马就按下去了，可这会儿，偏偏福晋将她们都叫过来了。可见，胤禛对这事儿，也是有几分怀疑的。

“福晋！”胤禛轻喊了一声，声音却带了几分低沉。福晋抬眼看他一下，不做声了。

“本来福晋这段时间正忙，管家的事儿上，就是疏忽了什么，妾身也是能体谅的，毕竟，大阿哥是嫡长子，福晋看重也是应当的。可二阿哥也是爷的亲生骨肉，他身子原本就弱，别人少几块儿冰可能没什么，对二阿哥来说，就是大事儿了。”

李氏忽然开口，还拿帕子揉揉眼睛：“都是当额娘的，亲生的骨肉，瞧着二阿哥热的一整天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妾身心疼的恨不能以身相替。妾身也不求别的，只求福晋能分出一些心神，多关照二阿哥几分。虽然二阿哥不是您亲生的，但也是叫您一声嫡额娘的。”

说着就起身，要跪在福晋跟前。

福晋气的脸色都变了，这话摆明了是说她这个嫡额娘虐待庶子了。再转头一看胤禛的表情，福晋就有些心凉了，她皱眉问道：“爷也觉得，是妾身没有照看好二阿哥？”

静怡至今还没弄明白，福晋将自己这些人叫过来是为了什么呢。若是要和李氏对峙，那拿了账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要让自己等人帮着说话，好像也有点儿人微言轻了，不太靠得住。

“若是爷也觉得……”眼看福晋就要赌气了，她身边嬷嬷忙提醒道：“福晋，您不是说，叫几位庶福晋来，是有事儿吩咐的吗？”

福晋深吸一口气，将刚才憋在胸口的烦闷给压下去，勉强挂上笑容：“是，既然爷也觉得是我疏忽了二阿哥，那我就想了个法子。我自己是一心照看大阿哥，暂时不能□□的，李妹妹既然是亲额娘，定是会一心照顾二阿哥的。我思来想去，就想在诸位妹妹里挑一个人，帮着我管家理事，爷觉得如何？”

胤禛沉默了一下，点头：“你做主就是了。这后宅，本就是你管着的。”

福晋在下面扫了一圈，点了点武氏和静怡：“你们两个，就帮着我看看账本什么的，如何？”

武氏忙起身：“福晋有吩咐，奴婢定当从命，您尽管放心，奴婢必不辜负您看重。”

静怡则是有些犹豫：“奴婢刚进府没多久……”

“放心，我会让人帮衬你们的。”福晋摆手说道，静怡起身行礼：“是，妾身定当尽力。”

福晋转头看胤禛：“这样处置，爷可满意？”

李氏抢先说道：“福晋，那之前怠慢二阿哥的人……”

福晋微微侧头：“怠慢？那好吧，赵嬷嬷，去将伺候二阿哥的人都带过来，每人十板子，就在李侧福晋的院子外打。”说完看李氏：“你觉得如何？”

二阿哥因为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搬出李氏的院子。李氏在亲生儿子身边放的，定然是她的心腹手下。

“妾身说的不是这个，说账房和管家的嬷嬷……”李氏立马急了，她原本也不是多聪明，这会儿就口不择言了。福晋挑眉：“那好，你说说，我送到你院子里的东西，是哪一样少了？还是哪一样偷工减料了？”

李氏张张嘴，说不出话，福晋面上带了些厌恶：“还有别的事儿吗？若是没有，就都退下吧，我还有事儿，就不招待你们了。”

又对武氏和静怡说道：“我一会儿让嬷嬷将账本给你们送过去，这段时间，你们两个就多多费心了。”

两个人赶紧行礼：“不敢，请福晋放心。”

李氏虽有不甘，但见胤禛面上也有些不耐，还是拖拖拉拉的起身了。一直到走出了门口，都还没想到要如何反驳福晋的话，只能快快走人。

屋子里就只剩下胤禛和福晋，福晋略微放松了紧绷的身子，侧头看胤禛：“贝勒爷对我今儿的处置，满意吗？”

胤禛微微皱眉：“你……”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爷是怕你累坏了身子，并非是觉得你怠慢了弘昀。”

福晋面无表情，也不说话，胤禛叹口气：“你自己忖量着些，若是太累，就休息一下，别到时候弘晖好转了，你却累倒了。爷还有事儿，午膳在书房用。”

说完起身走人了，福晋看着他背影出了院子，眼圈立马就红了。

赵嬷嬷忙过来安慰：“福晋，您别多心，贝勒爷心里还是看重您的，您看，您今儿不管说什么，贝勒爷可都没有反驳。”

福晋拿帕子揉揉眼，叹气：“虽说他之前都没有反对，可叫了众人过来问话，这不明摆着不信任我吗？当着这些侍妾通房的面儿，下了我的面子，日后我在这些庶福晋面前，还有什么威仪？”

只要闹一闹，贝勒爷就会给她们出面，就会让她这个当家的福晋交出手里的管家权，日后这些人有学有样，她还如何管治她们？

李氏也是可恶，打量着弘晖就不会好转了吗？

“福晋……”嬷嬷还要劝，福晋却是摆摆手：“走，咱们去看看大阿哥。”

赵嬷嬷无奈，只好跟上。

用过了午膳，福晋身边的听月就将账本送过来了。贝勒府的帐是分两部分的，一份儿是前面胤禛的书房，叫外帐，除了胤禛自己，就一个苏培盛能看到账本。一个是内帐，后宅的吃喝穿用，全都在这上面。

静怡拿到的是衣这一部分，裁夏衣吧，已经过了时候，秋衣还不到时候，这账本，暂时就用不上了。静怡翻看了一下，就合上不管了。

反正都有前例，她只要跟着来就是了。

她有点儿想不明白李氏拉拢耿氏的目的了，刚才耿氏也没出面帮着李氏说话啊。

“格格，武格格来了。”葡萄在门口轻喊，静怡忙起身，到院子门口去迎接了武氏。武氏面上带笑，娇娇俏俏，冲静怡眨眼：“账本给你送过来了？”

“嗯，是布料的账本。”静怡笑着说道，伸手示意武氏落座：“我大致看了看，很是简单，就是照规矩办事儿，到了要用布料的时候开库房就行了。你呢？”

武氏挑起嘴角笑了笑：“是各处出行，还有房屋修葺，园子布置的账本。”总结下来就两个字，住行。

“福晋倒是小心。”武氏笑着说道，静怡没接话，谁都不是傻子，她才刚进府，福晋不信任也是应当的。可她武氏，还没得了福晋的全部信任，这就有点儿意思了。

但想想也对，都是伺候同一个男人的，福晋怎么可能会全然信任一个庶福晋？

☆、第 7 章

“平日里甚少见你出门，自己在屋里忙些什么？”武氏笑着问道，静怡点点针线筐：“做几个荷包香囊，你若是喜欢，我送你一个吧。”

说着拿来针线筐，翻了个绣着鸢尾花的荷包给武氏：“你前两天穿着的衣服上，绣着的就是鸢尾花，我想着你应该挺喜欢这个的，我手艺粗糙，你别嫌弃才是。”

武氏翻来覆去的看了一下，笑着摇头：“妹妹是自谦了，这手艺，比我的好多了，我绣出来的明明是老虎，却要被人说成猫，自那之后，就甚少动针线了。妹妹手巧，这花儿看着和真的一样。”

“你喜欢就好。”静怡笑着说道，抬手又拿了个鞋面：“我之前看宋姐姐给福晋做了一双鞋，我想着自己平日里闲着也是闲着，就也想给福晋做双鞋，你说，福晋喜不喜欢凌霄花？”

武氏愣了一下，也有些迟疑：“我也不太清楚，并不曾见福晋穿戴过有凌霄花的东西，不如下次你亲自问问福晋？福晋是个和善的，

你也不用怕。”

“姐姐开玩笑呢，福晋一向温和，我怎么会怕她？不过是想送个惊喜。”静怡笑着说道，武氏笑哈哈的点头：“确实，咱们是运气好了，遇上这样和善的福晋。若是换了三福晋，你且受着吧。”

静怡抿唇笑，三福晋的事儿她在宫里也听说过。去年，她们府上两个庶福晋，都掉了孩子。一个还可能是巧合，两个嘛，就有点儿意思了。听说荣妃特意将三福晋叫进宫问话了，不过，再怎么样也是皇上亲封的嫡福晋，三福晋最后还是完好无损。

“你别说，咱们这府里，只要讨了福晋欢心，你这日子就好过了。你可别傻，看着李侧福晋生孩子多，就想着投靠李侧福晋。”武氏继续说道，静怡略有些诧异的看她，她们两个也不熟吧？这样的话，能说？

“你倒是个聪明的，我瞧着和你一起进府的那个耿氏，就有点儿耐不住性子了。”武氏继续说道，静怡眨眨眼，没出声。

“李侧福晋就是拿她当通房丫鬟呢，亏得她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讨了大便宜。”武氏不屑的说道。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她是真不知道，李氏居然是这么个打算。

其实算算李氏的年纪，好像……不到三十，哪儿就需要找人来固宠了！

“李姐姐还年轻……”静怡尴尬的笑道，武氏一挑眉，身子微微斜了下，眼角流露出几分妩媚来：“年轻是年轻，就是太腻味了些，咱们这府里，总共才有几个女人？就冲李侧福晋那三个孩子呢，好歹也得分十来天侍寝的日子吧？这才几天？”

静怡抬手往眼前遮挡了一下，话说的这么不讲究真的好吗？

“我呢，没事儿总不能去找福晋聊天吧？和李侧福晋又说不到一块儿，宋姐姐呢，又是个木头，思来想去，也就只能来找你说说话了。”武氏收了脸上的媚意，照旧是笑盈盈的：“你若是不嫌弃姐姐，咱们两个就多亲近亲近，日后也多个能帮衬的姐妹，你觉得如何？”

静怡忙笑道：“只要姐姐不嫌弃我无趣，就尽管来找我吧。”

武氏略有些满意的拍拍手：“行，我出来的时候也够长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你若是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去找我就是了。好歹我比你年长几岁，就是没人手，也是有几个银钱的。”

这话静怡不敢接，赶紧的起身往外送武氏：“那妹妹就先谢谢姐姐了，这会儿太阳大，你靠着房檐走，可别晒着了。”

武氏摆摆手，带着丫鬟走人。静怡叹口气，这一天过的，可真是累。大阿哥一生病，这府里的牛鬼蛇神就都起来了，也难怪福晋累呢，换了她在福晋这个位置，怕是早就焦头烂额了。

晚上静怡洗了脸，正拿着扇子坐在院子里乘凉，就听见隔壁院子有说话声，很挺熟悉。正想着，葡萄就凑过来了：“贝勒爷去了耿格格的院子。”

静怡托着腮帮子分析，先是蜜瓜，又是贝勒爷，李氏给出的鱼饵，还挺重啊。那耿氏将来，要用什么去还？

又想到自己还欠着耿氏一块儿蜜瓜，静怡愁的扇扇子都没力气了，要不，明儿亲自做点儿点心还回去？那什么，礼轻情意重嘛。

倒是奇怪，李氏居然能将胤禛说动，让他到耿氏这儿来。分配侍寝的事情，难道不是福晋才能做的吗？

静怡想了一会儿，只觉得李氏或许比自己想的，要更受宠些。

第二天耿氏又来找静怡，照样是带了瓜果。静怡心里暗暗盘算，反正第一块蜜瓜也没还上，现在不如再吃一块儿？两个攒着一起还也行吧？

“你这儿倒是清净。”耿氏笑眯眯的说道，静怡抬头看看她，大约是晚上玩儿的太晚了，眼眶下面一圈青黑。至于什么承宠之后的□□以及水嫩什么的，大约是她眼瘸，真没看出来。

“我想着等到了秋天，在院子里种几颗葡萄藤。”静怡笑着说道：“明年夏天，就更凉快了。”

更是噗嗤一声笑出来：“想的倒是长久，那你种吧，等结了葡萄，可千万也记得送我一些。你亲手种的，想必是比别处的更好吃的，我可等着了。”

“好，那你等着吧。”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耿氏拿着扇子扇了两下：“这天气，越发的热了，咱们府里不是还有个小池塘的吗？不如咱们去泛舟？水面上定是十分凉爽的。”

静怡爱惜生命，连连摇头：“还是不去了，水面上没个遮挡，这大夏天的，出去转一圈就能晒黑一圈，我若是有妹妹这好颜色，倒也不怕，只可惜我这长相，太过于普通了些。”

耿氏噗嗤一声笑出来：“姐姐快别自谦了，你若是长相普通，那我这可就属于不堪入目了。”

静怡心里微微摇头，她可不是自谦，她那长相，顶多是能说个清秀。

“那咱们下午去？等太阳落山了，到池塘那边乘凉。”耿氏又问道，静怡还是摇头：“水面上蚊虫多，我最是怕这些个东西，咬一个疙瘩三五天都消不下去，还是不去了。”

耿氏略有些不快：“姐姐该不会是嫌弃我，不想和我出去走走吧？”

“你若是想出去走走，那等太阳下山了，咱们去凉亭里坐坐就好，你觉得如何？”吃人嘴短，静怡还欠着人家两块儿蜜瓜呢，亭子周围都有栏杆，应当是没事儿的。

再说，就算真的掉下去了，她也会狗刨。

见静怡答应，耿氏面上总算是露出了几分笑意，连连点头：“好，那我多带些瓜果，姐姐还喜欢吃什么？我都让人带去，咱们还可以带点儿点心去喂鱼。”

说着，又冲静怡眨眼："说不定咱们运气好，能遇见贝勒爷呢？我听说，贝勒爷也很喜欢去那边乘凉呢。"

静怡立马有些犹豫了，万一被误会成自己打听胤禛的行踪了，那岂不是要落个坏印象吗？可已经答应了耿氏，也不好立马就改口。

不过静怡很快就决定好了——身为贝勒府后院的女人，要是想方设法的避着四贝勒，那才更惨呢。

胤禛那样的性子，肯定是不会和人玩儿什么欲擒故纵你追我躲的游戏的。他若是知道一个女人躲着他，更大的可能，出于自尊，日后再也不见这女人了。他又不是没别的女人，何必去迎和一个躲着他的人？

"带着你的针线筐，咱们在那边多坐会儿，免得你无聊。"耿氏叮嘱道，静怡一一应下来。瞧着快到用午膳的时候了，就先送了她回去。

时间慢悠悠的过，一晃太阳就下山了。耿氏兴冲冲的来找了静怡，拉了她一起去池塘那边。水池子旁边确实是要凉快一些，可蚊虫也是真的多。静怡只坐了那么一会儿，手上脖子上，就被叮了好几个包出来。

她这边正要不耐烦，却见耿氏忽然瞪大眼睛，脸上带了几分惊喜："快看，那边来的，是不是贝勒爷？"

静怡转头，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耿氏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点儿吧？想来个巧遇，还真就有了个巧遇。

那边胤禛很快就走了过来，两个人忙不迭的起身行礼。胤禛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哪根弦不对了，居然抬脚上了亭子："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回爷的话，奴婢做些针线。"耿氏笑着说道，伸手从针线筐里拿了个荷包递给胤禛："钮祜禄姐姐之前还在说，这个荷包是送给贝勒爷的，您看看，这针线，是不是十分精致？"

静怡瞪大眼睛，耿氏会有这么好心，替别人邀宠？她刚才还觉得胤禛从这里经过是巧合，可偏偏，再想去之前耿氏的态度，怎么就好像是笃定了会遇到胤禛？

☆、第 8 章

静怡暂时想不出来耿氏的目的，但不妨碍她做出对应，抢在耿氏将荷包递到胤禛手里之前，先夺在了自己手里，面色微红，拘谨的给胤禛行礼："还没做完，不好拿到贝勒爷跟前献丑，还请贝勒爷见谅。"

耿氏脸色有些怪异，静怡只看她一眼，就又笑道："贝勒爷是出来散心吗？那奴婢就不打扰贝勒爷了，奴婢告退。"

行了礼就赶紧去拿自己的针线笸，耿氏就有些为难了，若是一走了之，她今儿的心思就白费了，可钮祜禄氏都走了，她却还留着，也太没眼色了点儿，倒显得自己用心不良一样。

“等等。”胤禛忽然开口，静怡无奈站住，低着头等吩咐。

“拿过来我看看。”胤禛伸手，静怡犹豫了一下，将那荷包递出去。确实是她自己做的，从布料到绣花线，都是她自己选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只除了刚才，耿氏伸手拿了一下。

当之前，耿氏又自己拿了点心水果吃，手上应当是没什么东西的吧？

“绣的确实是不错。”胤禛翻看了一下，点头，静怡不好意思：“奴婢还想着在上面绣两行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贝勒爷觉得如何？”

“挺好的。”胤禛微微点头，荷包还给静怡，站了一会儿，又说道：“你们且坐着吧。”

然后，转身走人了。

静怡赶紧蹲下行礼，待人背影消失，才沉着脸看耿氏：“妹妹刚才是何用意？”

“姐姐生气了？哎呀，对不起，是我自作主张了。”耿氏赶紧行礼，脸上略有些尴尬：“我是想着，难得遇见贝勒爷，也是一种缘分，就想找个理由，请贝勒爷坐下来和咱们说几句话。可你看看，咱们带的这些东西，我总不能说，贝勒爷您要不要吃块儿蜜瓜啊？”

说着，耿氏摊手，一脸无奈：“情急之下，就只好拿了姐姐的荷包凑数，也是想着帮姐姐在贝勒爷面前留个好印象的意思，姐姐若是生气，不如打我几下？”

伸出手放在静怡面前，可怜巴巴的眨眼：“姐姐您消消气儿，我下次定不会这样做了，还请姐姐原谅我这一回。”顿了顿又笑道：“或者我欠姐姐一个人情，姐姐有什么吩咐，尽管让妹妹去做？”

静怡摇头：“算了，我也没什么要让你去做的，这事儿就这样吧。”她对耿氏更多的印象源于野史，这两位既然能换着孩子养，那想必交情是不错的。

可现在想想，若真是有这一茬，说不定这孩子还是质子呢。

面上看着好爽，实际上小算盘不断，这样的人，不可深交。

“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事情做。”静怡微微笑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想要起身离开，却见耿氏忽然红了眼睛：“姐姐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静怡嘴角抽了抽，大家心知肚明就知道了，何必说出来呢？

“我要如何做，姐姐才能原谅我？”耿氏抬头看静怡，一脸诚恳：“姐姐若是不喜欢我这样，我日后定然改，还请姐姐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这么快就做了决定。”

“我原不原谅，对妹妹来说很重要吗？”静怡无奈，偷偷点了点胤

禛离开的方向："妹妹还是多放些心思在贝勒爷的身上吧，祝妹妹早日怀上子嗣，为贝勒爷开枝散叶。"

说完不再理会耿氏，抱着自己的针线筐走人。

回去闭门将今儿的事情从头到尾再次梳理了一遍儿，不，不止今天，还有之前。

先是李氏流露出拉拢耿氏的意思，然而耿氏将这事情透漏给自己了。也是自己疏忽了，从这儿开始，就有些不太对头了。这后院，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战场，就算是互相结盟，也不会有人傻的将什么都说出去的。

耿氏既然是个有成算的人，怎么会轻易将这事儿透漏给自己呢？

她就不怕自己也找上李氏？一块儿蛋糕两个人吃，那正好能平分，可若是多出来一个人 ，那每个人就都要少分一些了。更何况，从自己进府，表现的都是更亲近福晋一些。有心的人，只要多多留意就能看出来了。

耿氏又不傻，李氏……现在想想，也不傻，那傻的，就只能是她钮祜禄静怡一个人了。

她忍不住扶额，自以为自己聪明，却不想也是别人算计的棋子。

暂时还想不透李氏和耿氏的意思，只能是先提防着了。

却想不到，晚上胤禛竟是来了她这边。坐了一会儿，就问起白天的荷包了："做好了？"

"还没有，贝勒爷急着用？"静怡眨眨眼，将白天那荷包拿出来，还是那样，一根线都没多。她下午回来就光想着耿氏的事儿了，晚上嘛，要爱惜眼睛啊，要是近视了可没地方配眼镜去。

"不急着用，你针线挺不错的。"胤禛笑了笑，静怡有些不好意思："从小就练的，小时候为了学这个，十根手指头，没一个是完好的，都是针眼。不过，我这上面，也没多少天赋，若不然，就跟慧娘一样了。"

"你闲暇时候，就做这个打发时间？"胤禛问道，静怡点点头："爷若是想做衣服鞋袜之类的，尽可以交给奴婢来做。"

"这些自有针线房的人。"胤禛轻描淡写的说道，将荷包还给静怡："你和耿氏感情甚好？"

静怡一颗心瞬间提起来了，面上却是半分不敢变色，只笑道："奴婢和耿妹妹，选秀的时候，在宫里曾见过几面。不过奴婢愚钝，学规矩的时候总是学不会，嬷嬷时常留了奴婢练习，所以和耿妹妹并没有太多相处。"

"耿妹妹是个性子爽朗的，爱说爱笑，时常来找奴婢玩耍，不过奴婢有些对不住耿妹妹。"静怡面上露出些尴尬："奴婢是个无趣的，大约是让耿妹妹失望了。"

"她昨儿倒是说，和你感情甚好。"胤禛嘴角挑了挑，静怡眉头跳了跳，忙笑道："大约是耿妹妹性子好，也不觉得奴婢性子闷，倒要

多谢谢耿妹妹。”
胤禛摆摆手：“你们随意就是，时候不早了，早些安置了吧。”
静怡心怀忐忑的伺候胤禛梳洗，本来已经做好了受罪的准备了，却不见胤禛有什么动作，稍后他的呼吸就平缓起来。静怡也跟着松了一口气，不过，她还是有些睡不着。
胤禛不是那种时刻将心思放在后院的人，他看似随口问的两句话，必定是有什么含义的。
她和耿氏的关系，又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种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的感觉，就像是将人裹在了雾里，让人又是烦躁又是心惊胆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雾里就会忽然伸出来一把刀，直接捅到她的心脏里。
她不能坐以待毙，这事儿，必须得问个明白。她在心里将人选排选了一遍儿，福晋正忙，宋氏寡言，看样子，武氏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静怡就起床，亲自去了厨房。厨房的掌膳太监是宫里出来的，伺候了胤禛十几年，这厨房就是他的天下。静怡这样的小格格，见了他都还得客客气气。
“庶福晋您怎么过来了？想要什么尽管吩咐人来拿就是了。”李太监倒是个和善的，笑的眼睛都看不见了，他胖的几乎有三个静怡那么多了。
“我想自己做点儿点心，不知道能不能用厨房。”静怡微微侧头，葡萄忙将一个荷包塞过去，李太监也没推辞，笑着点头：“自是可以的，庶福晋要用什么尽管开口就是，奴才就在那边这边候着。”
“多谢公公。”静怡忙道谢，带了葡萄进厨房，有小太监过来说了米粮油盐的存放之处。
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做了四盘子点心。挑了最好看的放在食盒里，睡了午觉之后去探望武氏。
武氏笑盈盈的：“妹妹这日子过的倒是滋润，听说昨儿还和耿妹妹一起偶遇了贝勒爷？”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静怡心里暗自嘀咕，面上很是腼腆：“倒要多谢耿妹妹，若不是她非拉着我去，我也没这好运气。今儿来探望姐姐，其实也是有一事相求。”
静怡开门见山，武氏还略有些诧异，不过须臾就恢复了面色，笑着招手：“看我，竟是忘了这待客之道，妹妹快些坐下，先用些茶水，这点心，是送我的？”
“是，妹妹亲手做的，姐姐若是不嫌弃，就尝尝合不合口味。”静怡笑着说道，武氏略有些可惜的摇头：“我刚睡醒，没什么胃口，不过瞧着这些点心精致如花，定是十分美味的，等我肚子饿了，必要尝尝。”
一边说着，一边让丫鬟将点心给收起来了：“现在在眼前放着，我总是忍不住想尝尝，不利养生，我还是先让人拿下去吧。”又问

道："妹妹刚才说，有事儿找我，且说说看，若是我能帮上妹妹，定会尽力。"

☆、第 9 章

"姐姐能不能和我说说，李姐姐和宋姐姐以及福晋，以前的情谊？"静怡笑着问道，武氏明显有些怔愣，这个问题的范围，可就大了。往轻里说，就是问问平日里她们感情如何。往重了说，那就是问以前有没有什么恩怨情仇了。

武氏沉吟了一下才说道："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

"这两天瞧着李姐姐总是给耿妹妹送这个送那个的，觉得李姐姐这人吧，挺热情的。"静怡眼都不眨的胡说八道："偏李姐姐对我很是寻常，我就想打听一下李姐姐的性情，看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她了。"

武氏噗嗤一声笑出来："她给你送东西，你也不一定有福能享受。"意识到自己失言，忙轻咳了一声："你之前的问题，我说出来的，也只是我自己的感受，你听听就算了，不用当真。咱们贝勒爷，向来洁身自好，成亲之前，就只有宋姐姐和李姐姐这两个格格，后来迎娶了福晋，李格格因着命好，接连生子，到现在生了三儿一女，虽然站住的只有下面两个阿哥还有大格格，但这府里，除了大阿哥，剩下的就都是李侧福晋的了。"

这些其实不用武氏说，静怡在进府之前，钮祜禄家已经将这些情况仔细的说给她听了。

钮祜禄家也没什么大的野心，福晋这个位置，他们定然是不敢去想的，给静怡定下的目标就是略微受宠的庶福晋，将来若是能争取个侧福晋的位置就更好了。

然后，现任侧福晋的李氏，就是他们的重点研究对象了。

李氏为什么受宠，会不会对静怡有什么威胁，静怡以后要不要学李氏几招。当然，最终也没个什么正经结论，不过要提防这一点儿，却是钮祜禄家所有人都同意的。

"宋姐姐呢，却是连生两女，都没站住。"武氏面上略有些怜悯的说道："自此之后，宋姐姐整个人就变了，不爱和人来往了。李姐姐则是春风得意，越活越年轻了。"

这话虽然没明说，但也是暗示了李氏和宋氏，大约关系是不怎么好的。一个越发落魄，一个越发尊荣，怎么看都结交不到一块儿。

"福晋这命，说好也说不好，好的是一举得男，还是嫡长子。不好的是生大阿哥的时候难产，伤了身子，再难有孕。"武氏叹口气："若是大阿哥出了事儿，这府里，可就是李姐姐一枝独秀了。"

武氏转头看静怡："咱们府里，贝勒爷向来是不喜欢咱们说这些

闲话的，所以今儿这些话，除之我口入之你耳，等你出了这个门，我就再也不认了。”

静怡忙笑道：“姐姐放心，妹妹不是那等忘恩负义的人，今儿妹妹过来，不过是想向姐姐讨教一下厨艺，那些点心，倒是妹妹在姐姐面前献丑了。”

武氏笑着摆手：“你也不用自谦，你这手艺，可是比我的好多了。”

说着就端了茶水：“说了半天的话，我也有些累了。”

静怡识情知趣，忙起身告辞。回了自己的院子，没了外人，才轻轻叹口气，武氏今儿这些话，听着是向她解释福晋和李氏宋氏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多有误导之意。

果然，这后宅女人的话，是多半儿不能信的。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还是有小半儿能相信的。若是福晋没了嫡长子，这后院获利最多的是谁？这个问题，不光是胤禛和福晋知道答案，李氏自己，怕也是十分清楚的。几乎所有长了眼睛的人都知道，所以，李氏会这么傻吗？

大阿哥能平平安安的长到了八岁，现如今这一场病，估计还真是巧合，时运命运所致。

可是，还是没能了解耿氏的态度以及胤禛之前的问题。

自己和耿氏关系好不好，到底在这后院，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静怡正想的入神，葡萄又过来了，一脸难以言说的表情：“耿庶福晋在外面等着，说是想见见您。”

“就说……”顿了一下，想到刚才自己还精神抖擞的去拜访武氏，这拒绝的话就说不出口了，后院太小了点儿，她和耿氏挨着住，简直是想装病都没机会。

“说我刚才出去晒了太阳，有些头晕。”装不了也要装，静怡微微笑，她就是见不得耿氏一脸心有成算的样子。

葡萄嘴角抽了抽，见静怡打定主意了，就忙出去回话了。耿氏做戏做全套，回去就让人送了些清凉油过来。静怡拿着那小巧的盒子看了看，随手塞给了葡萄。

原以为昨儿晚上胤禛已经来过了，今儿就不会来了。没想到用过了晚膳，他居然又带着苏培盛过来了。

静怡不明白这情况，少说少错，行了礼就乖乖的站在一边。

“写几个字我看看。”胤禛冲她招手，静怡忙过去，沾墨悬臂，在纸上写了四个字——宁静致远。胤禛微微点头：“写的不错，练过多久？”

“未出阁前每天练习一个时辰。”进了贝勒府之后就丢开手了，笔墨纸砚也不便宜，她月例里是没有的，暂时也没摸着门路让人去外面买。

“现在不练了？”胤禛微微皱眉，静怡忙笑道：“偶尔会用毛笔沾水

在墙上……”猛然又觉得这话不太对，都说雍正帝是个写字很好的人，或许会有些文人的臭毛病，觉得不写在纸上的字对书法是一种玷污吧？

“这想法倒是不错。”却没料到，胤禛竟是夸赞了一句：“节省笔墨了，不过，这力道，怕是不太好控制。”

静怡干笑了一下：“不过闺阁女儿中用来玩耍，若是男子，这方式还是很有些弊端的。”

胤禛点了点头，又停住了话头。静怡见他几乎是一直皱着眉，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大阿哥身子如何了？太医是怎么说的？”

“还是那样。”胤禛叹口气，很是忧心。去了福晋那里，见的都是愁眉不展，听的都是担忧着急。到了宋氏那儿，相顾无言。武氏倒是知趣，可也太知趣了些。

李氏那边……想着昏迷不醒的长子，胤禛现在就不太想去见抱着幼子言笑晏晏的李氏。

自己也不想一个人在书房枯坐着，能来的，也就是耿氏和钮祜禄氏这边了。

“大阿哥吉人天相，定是会早日好转的。”静怡空泛泛的说道，颇有些后悔自己提了这话头，忙将胤禛心思又引到别处：“奴婢荷包已经做好了，爷要不要看看？”

胤禛点头，静怡忙双手奉上，她就怕哪天胤禛再来问，今儿赶紧给做完了。水洗之后又放在大太阳下面晾晒，这就不怕耿氏之前做的有什么手脚了。

胤禛昨儿还很在意，今天看到了却是不太放在心上，拿在手里把玩了两下，就直接交给了苏培盛：“回头给爷找衣服配上。”

待苏培盛退下，胤禛就摆手说道：“时候不早了，安置了吧。”

静怡当然是不敢提反对意见的，战战兢兢的跟着上了床，却见胤禛又是已经闭上了眼睛。就算她不太期待之后的事情，可也有些无奈，这位爷该不会天天过来就只为了睡一觉吧？

她脸皮薄，又想着胤禛大约是担忧弘晖的病没心情，就只好跟着闭上眼睛了。

这两天为了耿氏的事情用脑过度，闭上眼没多久就直接睡过去了。半夜睡的正是香甜，却猛然听见一阵敲击声。她还没反应过来，里侧胤禛已经出声问道：“苏培盛，怎么回事儿？”

“爷，福晋那边派人来说，大阿哥情况有些不太好。”苏培盛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静怡猛抽一口冷气，赶紧翻身坐起来将胤禛的衣服递过去：“爷，您快些去看看。”

胤禛绷着脸不说话，飞快的套上衣服，连袜子都没穿，直接踩了鞋子就去开门。苏培盛低垂着脑袋不敢去看，静怡就站在门口目送胤禛出去。

她后半夜也没敢继续睡了，就是闭着眼睛也睡不着。第二天天色

刚刚亮就忙叫了葡萄："石榴院那边是什么情况？大阿哥如何了？贝勒爷今儿早上有没有去上朝？"

"贝勒爷没去上朝。"葡萄忙说道，神色也带了几分紧张："正院的情况好像比较严重，昨晚上很多人进进出出的，早上那边好像戒严了，不许人过去。"

静怡在屋子里团团转，大阿哥会不会出事儿？若是出事儿了，福晋会不会迁怒到她身上？毕竟，昨天晚上胤禛是留宿她这边的，若是大阿哥半夜病重的时候想见亲爹……

完全不敢想，福晋就这一个孩子，若是迁怒起来，那定然跟火山爆发一样，她说不定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见了。

她总不能很冤枉的跑到石榴院去告诉福晋，贝勒爷虽然是歇在她这儿的，但两个人清清白白什么都没做吧？福晋她能信吗？

"庶福晋，大阿哥没了。"她正发愁，毛丫却是跑过来，压低了声音说道："石榴院那边，福晋哭起来了。"

"这消息准确？"静怡瞪大了眼睛，毛丫使劲点头："奴婢有个同乡，是石榴院的洒扫丫鬟。太医已经走了，大阿哥五更的时候……"毛丫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

☆、第 10 章

静怡心中一突，双手就握成了拳头，虽然她早就知道，必有这么一天的，可真等这一天到了，她才有些恐慌。前些天还活生生的孩子，见了她的面儿会笑，见了福晋也会撒娇卖乖，可现在，说没就没了。

"福晋那边……"顿了顿，静怡还是摆摆手，这会儿，福晋想必是不会见她们任何一个人的。

然而静怡没想到，她自己没去，到了晚上，胤禛那边却是派人来叫她了。带路的是个不认识的小太监，静怡并不敢随意问话，跟在后面埋头赶路。

到了才发现，不光是她一个人被叫来了，李氏和耿氏也都在。

"钮祜禄氏，耿氏说你曾诅咒大阿哥，这事儿是真的吗？"福晋身边的嬷嬷目光如炬，死盯着静怡。静怡先是一呆："我？诅咒大阿哥？对我有什么好处？"

说完才反应过来，忙对上面的胤禛和福晋磕头："请爷和福晋明鉴，奴婢才进府一个月，自己既没有孩子，也不是特别受宠，何必诅咒连面儿都没见过几次的大阿哥？"

又转头看耿氏："我和你什么冤仇，要让你这样污蔑我？"

"姐姐。"耿氏一脸纠结，又带了些不忍心和决然："虽然你我情同姐妹，可你做错了事儿，我总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助纣为虐。你快

些认个错，爷和福晋都是好脾气的，你若是诚心认错，他们定会给你改过的机会的。”

“耿妹妹，不用急着让我认错，这事儿咱们先分出来个对错才行。”静怡沉着脸说道，转头看福晋：“我是冤枉的，福晋只想想就明白了，我没有子嗣，大阿哥好坏，与我何干？且我一进府，就唯福晋马首是瞻，福晋好了，我才能好，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做事儿总得有理由，我为什么要诅咒大阿哥？”静怡侧头微微看了一眼李氏：“耿妹妹则是不同，向来和李侧福晋走的近，这其中的事情，怕是她们两个才清楚。”

“少诬赖我。”李氏挑眉，带着指甲套的手点了点静怡：“我不过是关爱一下新进门的妹妹，再者，耿氏心直口快，对了我脾气，我不过是将自己不要的东西送了耿妹妹几样，谈何交情好？倒是你和耿氏，几乎是同时进门，又是同一批的秀女出身，耿氏可几乎是天天到你那院子里去的。”

“再者，我若是想要对大阿哥做点儿什么，前些年不更方便吗？三两岁的小孩子，最是身体弱了，一阵风吹来都能带到菩萨面前，我何苦到他到七八岁，都站稳了才出手？”

李氏面上略带了几分讥讽的笑容：“倒是你，听说，你很是为自己的姓氏得意啊。”说着转头看胤禛：“我还听过这么两句话，若不是这个姓氏，她怕连个带陪嫁丫鬟的机会都没有。若不是这个姓氏，她和耿氏还不知道谁先进门呢。”

“她这姓氏，咱们府里，除了福晋，也就数得上钮祜禄这三个字了吧？”李氏慢悠悠的说道，砸的静怡心里一片冰凉，这几句话，她是在心里想过，刚进门的时候也曾对葡萄说过一次，可那会儿，她确定身边是没人的。

葡萄，定是不会背叛她的。

做人果然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在这后宅之中。

“不过一个姓氏。”静怡冷笑：“爷现在虽然是贝勒，但日后定会是郡王直至亲王，再娶侧福晋就不会是姓氏更出众的人吗？我现在得罪了福晋，日后该找谁庇佑？”

“爷也知道，奴婢和耿氏，不过是面子上的情分。”静怡转头看胤禛：“诅咒之说，太过荒谬，奴婢没做过的事情，奴婢是绝对不会认的。若是耿氏非得认定奴婢做了这种事情，那就让耿氏和奴婢对峙一番。”

胤禛微微点头，静怡又看了一眼福晋，从开始到现在，福晋都没有开口。她不知道福晋这会儿是什么感受，但心里绝对不会好过了。儿子才刚没，后院就闹出这样的事情。

不管真的假的，福晋这一段时间，大约都是会迁怒与她的。当然，对李氏，怕是更憎恶了吧。

“你说我诅咒了大阿哥，那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听我诅咒

了大阿哥的？”静怡问一边的耿氏，耿氏面色半分不变，飞快的回道：“是两天前，我去找你做针线活儿，进了你院子，就发现院子里没什么人，只听见东边屋子里有低低的说话声，我原以为你是在和你的丫鬟们说笑，就想过去吓你一下，却没想到，近到门口，只听见你说让大阿哥赶紧……”

看了一眼福晋，略微犹豫了一下才继续说道：“这样福晋才会一心一意的交好她，将来她生了孩子就抱养在福晋跟前……”

“什么时辰？”静怡紧跟着问道，耿氏眨眨眼：“我记得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沙漏，是巳时初。”

静怡忽然有些无语了，巳时初那院子里还真就是她一个人。两个人的院子挨着，果然是有利于耿氏打听消息啊。那自己再问详细一点儿的，估计她也能圆过去了，白问了，什么问的越详细破绽越多的说法，不可靠，这一招果然不行。

“既然是你一个人听见的，想必你也没有证据说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吧？”静怡露出几分讥笑：“还是那句话，要污蔑我，先上了能让大家都信服的证据，拿出让我没办法反驳的证据，要不然，你一句话就给我扣上一个罪名，那我是不是也能反过来，没什么证据就说你和李侧福晋勾结在一起谋害了大阿哥，然后找了我当替罪羊？”

耿氏抿了抿唇，静怡也是佩服她，到现在她那脸色都没怎么变过，这心理素质，也着实是强大，难怪一进府就能和李氏勾搭在一起。

她之前那话就是说来讽刺耿氏的，可说完，自己却又觉得很有道理。要不然，她和李氏两个总是针对自己是为了什么？

这世上，无缘无故的仇恨，还是很少存在的吧？

“爷，我是绝不会害大阿哥的，这点儿您肯定知道的吧？”李氏眼睛含情脉脉的看胤禛，胤禛正要开口，福晋却是轻拍了桌子：“够了，我可怜的弘晖，不是让你们拿来攻歼彼此的借口。”

视线落到胤禛身上：“你若当真是心疼弘晖，就让她们都滚，我最近不想看到她们。”

说完起身进了内室，静怡心里也为她难过。唯一的儿子过世了，这府里，有几个人是真心为她和弘晖难过的？反而这许多人，都借着弘晖的名头，在这里闹腾不休。

若是她处于福晋这境地，怕是早就要发火了。

眼下这一场说是审讯，但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静怡又转头看胤禛，胤禛脸色黑沉，沉默了半天，摆了摆手，示意她们都出去。

她这边回了院子，那边就有小太监过来传话了，禁足三个月。

耿氏是同等待遇，至于李氏，禁足一个月。胤禛到底是对李氏有几分情谊，还是看几个孩子的面子，谁也不清楚。

但福晋却知道，她对胤禛的心，又冷了几分。

静怡既然被禁足了，之前看账本的事儿，自然是不了了之了，福

晋身边的大丫鬟来拿账本，静怡犹豫了一番，还是没说什么，只亲自将人送到门外。
转头就让葡萄拿了火盆，将自己之前抄写的佛经一本本的给扔进去了。但愿弘晖那孩子，下辈子能投胎到更好的人家，再无病痛折磨。
“格格……”葡萄很是担忧的看她，这才刚进府没多久呢，就直接被关禁闭了，在贝勒爷和福晋心里，怕是也没什么好印象了。日后自家格格可怎么办？
“可别叫我格格了，日后就叫庶福晋吧。”以前她不觉得这称呼有问题，可别人家都换了称呼，就她这儿还用早年间的，哪天说出来，又是个由头了。
葡萄眼泪汪汪的点头，颇有些恨恨的说道：“耿庶福晋竟然是那么坏的心肠！亏得奴婢还以为她性子大方良善呢，以后咱们可不能让她再进来了。”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都听你的。”
中午毛丫从厨房回来，看着静怡略有些尴尬，磨蹭了一会儿才将食盒里的饭菜拿出来。葡萄在一边看着，脸色就跟着变了，偌大一个饭盒，里面就放了一盘子的青菜一盘子的豆腐，还都是凉拌的。
“正好刮刮肚肠里的油脂。”静怡笑着说道，大阿哥才刚没，就算是吃一段是时间的素也是应当的。福晋这会儿定是没心情管这事儿的，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再者，万一这就是福晋的意思呢？
最重要的是，虽然这菜素淡了些，但分量还是十足的，她至少不用饿肚子。

☆、第 11 章

三个月的时间说快也是快的很，静怡伸手摸摸自己的小肚子，天天青菜豆腐的，居然也没能瘦下来。大概是吃太多了，以前吃一碗饭，现在吃两碗饭了都。
“庶福晋明儿就能出门了，咱们是不是选一件儿眼色亮点的衣服？”葡萄在一边翻箱倒柜的找衣服，夏天也过去了，这会儿已经是深秋，该换了夹袄了。
静怡摇摇头：“不用了，还是素淡一些吧。”毕竟，大阿哥才刚没了，那到底是嫡长子呢，胤禛和福晋心里定是不好过的。她可不想穿的十分喜庆的去戳这两位的心窝子。
换好了衣服，静怡就带着葡萄出门去了。也是凑巧，隔壁院子的耿氏正好出门，两个人面对面的撞上，耿氏脸上那表情，就略有些复杂了，张张口想和静怡打招呼，静怡却是一转身就走了。

“钮祜禄姐姐。”耿氏在后面喊了一声，静怡就当是没听见，越发加快了速度。将耿氏落在后面，单独进了福晋的院子。

福晋还未起身，静怡就坐在绣墩上等着。武氏进来的时候，她正端着一杯茶水发呆。

“瞧着你气色不错，这段时间过的挺好？”武氏笑着问道，静怡赶紧起身行礼：“武姐姐好。”那话却是不好回答的，说自己过的好，大阿哥刚没，你这边过的却是十分舒心，那不是坐稳了之前耿氏说的诅咒之说吗？若是说过的不好，那岂不是在指责福晋亏待了她吗？

“武姐姐的气色挺好。”静怡略微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之前还说要给姐姐做点心吃呢，不过现在看来，武姐姐应当是不稀罕我那点儿手艺了。”

真是一朝失宠，就什么人都能来踩一脚了。说失宠有点儿夸张了，以前也没特别受宠，不过是被新鲜了两天而已。

这后院的女人，活的可真艰难。活的好的，更是艰难。

宋氏还是不出声，不过是打量了她和武氏一眼，就又低着头发呆去了。

李氏带着孩子们过来的时候，正巧福晋也梳妆完毕，扶着嬷嬷的手出来。等大家都行了礼了，福晋视线就落到大格格身上了：“大格格年纪也不小了，不能总是跟着李妹妹住，我和爷商量了一番，今儿就让大格格搬出来吧。”

李氏脸色立即就变了变：“福晋，大格格……”

“前面玉华院还空着，就搬到那边去吧。”福晋面无表情：“大格格身边伺候的人，我瞧着略有些不太妥当，就另外给大格格请了个教养嬷嬷，一会儿就过来了，大格格，要好好学规矩才是。咱们这样的人家，虽不说将来让你伺候人，却也不能丢了你阿玛的面子，让人说咱们府上的大格格是个没规矩的。”

大格格脸色略微发白，忙起身行礼：“是，多谢嫡额娘教诲，女儿一定会好好学规矩的。”

福晋微微点头，视线落到弘昀身上。李氏更是紧张，忙伸手将弘昀搂在了自己怀里。福晋轻嗤了一声，视线转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眼看就是冬天了，也该裁冬衣了，你们各自选了自己喜欢的布料吧。”

说着就起身走人了，留下她身边的嬷嬷笑道：“布庄送来了八匹料子，福晋没留，全都给各位小主拿过来了，大格格可以挑两匹，李侧福晋可以挑两匹，剩下的各位庶福晋，一人一匹。”

这种事情，当然是按照地位来的。轮到静怡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两匹了，一匹秋香色的，一匹藕色的。静怡想都没想，直接拿了藕色的，然后起身行礼：“各位姐姐，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武氏轻笑了一声，挺亲昵的靠过来：“正好，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我和你一起走。”

静怡并没有反对 ，出了福晋的院子，武氏就又说道：“这天儿越发的冷了，咱们府里也是冷冷清清的。”

静怡转头看她，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话，他们这府里已经能凑两台了，这还冷清？

“日后妹妹得空了，就常去找我说说话，也免得这冬日天长，孤独无依，冷清度日。”武氏笑着说道，静怡微微挑眉，并不接话。武氏也不在意，继续说道：“李侧福晋日后要操心的事儿不少啊，怕是就顾不上耿妹妹了。”

大格格虽然只是个女孩子，却也是李氏亲生的，再者福晋今儿的眼神，也是说二阿哥日后也要搬出去的。李氏之前弄的那一出，虽然给福晋添堵了，可福晋也不是吃素的。“

只是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出招，静怡约莫着揣测，大概是为了杀鸡儆猴吧。

她心里暗暗叹气，她若是对人说，她对福晋是真的半点儿也没有不敬的意思，会信的有几个人？

好不容易凭着安分守已在福晋和胤禛心里落个个不差的印象，现在估计要从头再来了。虽然那事儿没证据，可这世上，多的是捕风捉影然后给人定罪的事情。

李氏占着孩子多的优势，耿氏又是个能说会道的，不太好对付。

“福晋若是能多提携提携咱们，那日后这布料，还能少了咱们的？”武氏又笑着说道，静怡抿抿唇，布料是小事儿，侍寝是大事儿吧？

“武姐姐，你到了。”静怡笑着站住身子，点了点那边的方向：“妹妹没那么大的志向，衣服嘛，穿个三五年只要没破就还能穿，只要吃饱穿暖，这日子就能继续过下去了。”

武氏挑了挑眉，伸手在她额头上点了点：“没出息，穿的好看点儿，自己心里也舒畅啊。”

“我这人，没那么多讲究。”静怡笑着行礼：“姐姐既然已经到了，就赶快进去吧，我这就告辞了。”

武氏也没拦着，目送静怡往她自己的院子那边走去。

她的丫鬟这会儿才凑上来轻声说道：“庶福晋，咱们进去吧？这位钮祜禄庶福晋，怕是这次的事儿，吓怕了。”

武氏摇头：“她哪儿是吓怕了，她这是……想坐山观虎斗呢，倒是我小看了她。”

静怡可不知道武氏对自己的评价那么高，她是恨不得自己先休养个三五年呢，等身子骨彻底长开了再想办法去争宠。不是她胆子小，而是这时候的医疗水平，真的是太低了。

十个孕妇生孩子，能活下来的有七八个就不错了。生下来的孩子能站住的，能占六成就算是烧高香了。死过一次的人，比寻常人更惜命，想想历史上生一个死一个的年氏，她觉得，不受宠什么的，还都

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至于不受宠就要吃苦一类的事儿，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偶尔娘家还能送点儿打牙祭的好东西，这日子已经过的很不错了。
　　她这回来没坐多久呢，葡萄就又是一脸不高兴的过来了，说是耿氏在外面拜访。
　　静怡皱了皱眉 ，摆手：“不见，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耿庶福晋说，今儿请安的时候见您脸色有些不太好，就特意拿了些药材过来。”葡萄有些无奈的说道：“奴婢看过了，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材。”
　　静怡冷漠脸：“说我这儿不缺药材，我已经睡下了，让她赶紧回去吧。”
　　耿氏这脸皮，也是够厚的啊，明明两个人在福晋和胤禛面前已经撕破脸了，她这转头就又找上门，还带了礼物过来，这比城墙都要厚的脸色，是如何长出来的？
　　葡萄那边很快打发了耿氏，她对耿氏也是很有些不满的。犹豫了好一会儿，凑到静怡身边：“要不然，奴婢想办法往家里送个信儿，让夫人给咱们拿个主意？”
　　静怡没出声，葡萄又说道：“格格您若失宠……”
　　静怡皱眉打断她的话：“和你说过多少遍了？怎么又喊错了？再说 ，你家庶福晋，什么时候得宠过？”顿了顿，又说道：：你别瞎出主意了，咱们就这样静悄悄的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受宠不受宠的，都是命。“
　　“可这天天青菜豆腐的……“葡萄嘟嘴，瞟了一眼静怡的胸口：”庶福晋还在长身子呢，这样下去，再过几年，还是这样干……“意识到失言，赶紧轻咳了一声，仰头望天。
　　静怡则是哭笑不得，别以为只说一个字她就听不出来了，不就是干瘪身材吗？然后，她也有些忧心了，这后院女人争宠，一个是看色，一个是看才。
　　才她是没有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对她来说就是天书。前面十几年，就光顾着学满语和繁体字了，真没空钻研诗词歌赋，再说，钮祜禄家也请不到什么文坛大手来教导她啊。
　　所以就只有色了，她这张脸，说实话，能打七分。这都是天注定的，改也改不了了，那就只能是在身材上下功夫了。
　　吃的没油水，真的是很影响身材的啊。
　　“且再看两天，若是饭菜还这样，那就只能……”想办法了，静怡叹口气，三个月没吃肉了，之前她那些静悄悄的过日子的打算，在想到各色肉菜的时候，已经被打落成灰尘了。

☆、第 12 章

“李师傅，我们庶福晋想问问，她这个月的月例还没用完吧？鸡肉和猪肉还有多少？”葡萄进了厨房，笑眯眯的问掌勺的李太监，李太监抓着瓜子，一边给葡萄塞了一把，一边笑道：“还没呢，庶福晋想吃什么了？”

“庶福晋说，晚上想喝点儿鸡丝粥。明天早上想吃牛肉粉条包子，中午多炖个猪蹄汤。”葡萄心下松了一口气，将一个荷包塞给李太监：“劳烦李师傅多多费心了。”

“放心就是，我一早就让人准备着，定然让庶福晋吃的上。”李太监笑眯眯的拍胸脯，亲自替葡萄将今儿中午的饭菜给装好，又笑道：“自己能拎回去吗？要不要我叫个人送送你？”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多谢李师傅了。”葡萄也笑，摆摆手，兴高采烈的拎着食盒回去。

静怡听说不用再吃青菜豆腐了，也很是开心，摸着下巴装深沉：“估计想吃也不一定能吃得上了，眼看就要十月了，都霜降了马上要开始上冻了，青菜贵着呢。”

也就肉类便宜一点儿了，要不然，她自己在院子里弄个棉被种点儿小青菜？这点儿事情不稀罕，她没进贝勒府之前，钮祜禄府上也是这么干的，弄几个小盆放在炕上，或者是种几颗青菜，或者是泡一些豆子，虽然不多，也能解解馋。

可她这屋子里不是炕，而是架子床。再说了，说不定胤禛什么时候过来呢，被翻红浪的时候一脚踢个菜盆，那可就好看了。

不过想想又打消了这主意，就算有棉被她也没大棚啊，只一个棉被不成事儿。

吃了饭静怡就开始做针线，白天天短了她就不爱睡午觉了，来来回回的穿脱衣服就够折腾的了。这边刚拿了针线没多久，那边葡萄就又是一脸无语的过来了：“耿庶福晋在外面呢。”

几乎是一天一来，每次静怡都说不见，可第二天人家照样来，这都十来天了，换个脸皮薄的早就不来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传出去显得她钮祜禄静怡多小心眼儿一样，明明做错事儿的不是她。

“让她进来吧。”静怡决定等会儿把话说清楚，既然没那缘分，还是不要做朋友了。耿氏一进来就红了眼圈，不等静怡说话，就噗通一声跪在地上了：“姐姐，你终于见我了。”

这礼行太大了，她们两个平级，若是被福晋知道了，指不定以为她钮祜禄静怡想造反呢。

“果然不该见你，这才见面，你就想害我。”静怡叹气，并不伸手，大约是和耿氏的预计有误差，耿氏愣了一下才赶紧的起身：“姐姐你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你一直不见

我，这段时间，我心里总是愧疚难安，日日就想着当面给你赔罪道歉，越发的惶恐，生怕你再不原谅我，这才……”

静怡点点头：“我是没打算原谅你，叫你进来，也只是为了告诉你，日后别来了，我这人，最是恩怨分明。你若是再来，我只能求着福晋换个院子了。”

哪怕福晋不给她换，估计也都是会训斥耿氏一番的。

耿氏面色微变，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不管你信不信，上次的事儿，我都感到十分抱歉，我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对不住了，我以后，不会来了。”

说完起身走人了，静怡撇撇嘴，吩咐葡萄关上院门。不管耿氏打着的是什么主意，这天底下也没有逼迫受害人去原谅凶手的道理。再者，她怎么知道耿氏是没有别的打算的？

胤禛虽然宠爱李氏，但上次的事儿，也好像是犯了胤禛的忌讳了，这三个月，她和耿氏被禁足，李氏也没能好过了，胤禛都三个月没去过她那院子了。

现在大格格挪出来了，说不定就是胤禛给的警告。

她想了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想太多，反正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钮祜禄氏都不是胤禛宠爱的女人，她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个好儿子。所以谁受宠谁不受宠什么的，目前来说，和她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第二天再去给福晋请安，就送上了自己做的衣服：“奴婢也就针线能拿得出手了，福晋您要是不嫌弃，就先试试看，若是不合适，奴婢回去再修改修改。”

以往福晋还给面子，当场会试一下，当现在，只是侧目看一眼，就点头了：“做的不错，这布料是我之前赏下来的？”

静怡忙恭敬点头：“是，奴婢衣服还够穿，这布料看着就好，奴婢就想给福晋做一身衣服，也是奴婢的一点儿心意。”

福晋沉默了一会儿，点头：“若是布料不够用，就去找针线房要一些，也不用多给我做，冬天天冷，你若是衣服不够用，可就受罪了。”

“多谢福晋关心，奴婢知道了。”静怡忙笑着行礼，这么多天了，这还是福晋第一次说这话，虽然估摸着就是客气两句，并不是真的关心她，但她是第一个得了这话的人啊。

没瞧见连武氏看她的眼神也略带了几分诧异的吗？

“福晋，那奴婢给您做双鞋子？”见静怡这一招好像有用，武氏就忙开口，福晋这次却是摇头了：“我鞋子够穿，你不用忙活了。”侧头看看沙漏，正要摆手，却听外面小太监传话，说是胤禛过来了。

福晋低垂着眼帘，一声不吭。连胤禛进来也没什么动作，倒是李氏忙笑着迎过去：“爷，您回来了？奴婢伺候您更衣？”

胤禛微微皱眉，招手叫了小丫鬟：“过来伺候。”

这样不给李氏面子，李氏这脸色就不太好看了，讪讪退下，不敢再上前讨巧了。

“谁做的？”胤禛换了衣服坐下，正好瞧见之前丫鬟放在一边的衣服，就伸手拿起来看了看：“给你的？”

福晋这才赏了胤禛一个眼神，微微点头：“是钮祜禄妹妹做的，她针线活儿向来不错。”

胤禛转头看了一眼静怡，静怡低垂着脑袋不敢出声。

“你若是喜欢，让她日后多做几件。”胤禛又转头和福晋说道，福晋摇头：“还有针线上的人呢。你今儿，怎么回来的如此早？”

“汗阿玛过几天就要回京了，大哥接了布置迎接的差事。”胤禛说了两句，冲下面摆摆手：“你们都先退下吧。”

等众人出去，还隐隐听见胤禛的声音：“衙门的事儿办完了，想着今儿是那拉夫人的寿辰，你今儿必要回去的，就想过来送你回去。”

没听见福晋说什么，只听身边武氏略有些含酸的说道：“也就福晋有这个资格了，能让爷到他们府上坐坐。我什么时候……”说了一半，看见旁边的静怡，顿时收声。

静怡也不在意，只当自己没听见，笑盈盈的冲武氏摆摆手：“武姐姐也快到了，我就不和武姐姐一块儿走了，我先回去了，回见。”

不等武氏说什么，静怡就转身走人了。

本来回去是要做针线活儿的，可拿了箩筐，忽然就又不想动手了。一天十二个时辰，白天能活动的有六个时辰，都用来做针线活儿，早晚有一天眼睛是要废掉的。

“咱们玩会儿踢毽子？”想了半天，叫了葡萄过来，葡萄忙不迭的点头：“好啊好啊，奴婢去拿毽子。”

静怡忍不住笑，自打进府她就一直是小心翼翼的，葡萄这丫头，跟着她也是闷坏了。

主仆两个都是踢毽子的高手，静怡向来惜命，自是从小就喜欢玩些能活动开身体的小游戏的。葡萄陪着她长大，这方面也没少训练。

没一会儿就引的院子里的丫鬟们都出来了，踢出高难度花样了她们就在一边惊呼，毽子掉地上了她们也跟着惊呼，谁也没发现，随着热热闹闹的说笑声，有个小孩儿扒在门框上往她们这边看。

“二阿哥！”还是葡萄毽子不小心踢飞了，转头去捡的时候才发现，赶忙行礼：“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奶娘呢？”

弘昀没出声，盯着静怡看。

“去李侧福晋那边叫人，就说二阿哥在这边。”静怡抿了抿唇，吩咐毛丫。没等毛丫出门呢，弘昀就奶声奶气的说道：“我能和你一起玩儿吗？”

“你一个人出来的？奶娘呢？”静怡迟疑了一下，上前蹲下身子，尽量温柔的问道。弘昀看了看她，又看看她手里的毽子，慢慢的，脸

上就带了些失望："你要送我回去？"

"你一个人出来，你额娘应该很担心。"静怡点点头，示意了一下毛丫，毛丫撒腿就跑出去了。

"我想玩儿。"弘昀重申一遍儿，静怡想了想，笑道："你额娘身边的丫鬟也会做这个毽子，你让她给你做一个。"

她的是肯定不能送出去的，先不说李氏会不会给她扔出去，这位二阿哥据说是早产，身子不是特别好，万一有个万一，那她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第 13 章

静怡拒绝的太明显，二阿哥看着有些不太高兴。旁边的小丫鬟们都是神情紧张，毕竟小孩子嘛，一个不如意，可能就会哭闹起来了，若是被李侧福晋知道了，指不定要以为他们是怎么着这位小阿哥了。

"毕竟我的呢，是女孩子用的东西，你是男孩子，要用不一样的才行。"静怡笑眯眯的继续糊弄小阿哥，弘昀眨眨眼，至少他这个年纪，是知道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虽然还有些不太高兴，但到底是没继续纠缠下去了。

静怡也不敢随意让人端茶水点心什么的，自打武氏让人将她送过去的点心给收起来，她就已经明白，多点儿小心谨慎是没错的。

"这样，我来给你讲故事？"也不好将人就这么扔在这儿，静怡想了一下 ，让人搬来了凳子，就坐在院子门口："讲个石猴的故事吧，这个你听过没有？"

《西游记》是明朝就有的，她没选秀之前，闲着无聊，也曾求着家里的兄长买了这样的话本来看。这书是百看不厌的，现在嫁了人嘛，看话本的规矩就没那么多了。

弘昀忙不迭的摇头："没听过，你快些讲。"

静怡点了头，就从开头讲起。果不其然，小孩子对这样的故事，都是十分感兴趣的。没多久弘昀就沉迷进去了，不停的催促静怡："然后呢？他以后就真的再也出不来了吗？"

正说着话，就听见一声喊："弘昀！"

二阿哥赶紧转头，看见是自家额娘，忙跳下凳子小跑着过去："额娘，你怎么过来了？"

李氏不说话，只打量静怡，静怡笑着起身行礼："二阿哥刚才独自一个人过来，他小小年纪，奴婢觉得不放心，就特意让人去找了李姐姐，这会儿李姐姐还是快些将二阿哥带回去吧，我瞧着他好像有些肚子饿了。"

这么一说，弘昀就按住自己的肚子了："额娘，我饿了。"

"好，咱们回去吃点心。"李氏笑着摸了摸弘昀的脑袋，又转头对

静怡说道："多谢钮祜禄妹妹了，等会儿我让人送了谢礼过来，钮祜禄妹妹可不要嫌弃。"

"不用，不过些许小事儿，姐姐不用放在心上。"静怡笑着说道，冲弘昀摆摆手："回吧。"

弘昀还有些不太舍得："那我还没听完故事呢。"

"你额娘说不定也会讲啊。"静怡笑着说道，她对小孩子这种生物，是有点儿不敢太亲近的，乖巧听话的还好，要是闹腾起来，那简直就是小魔头。

弘昀看着乖巧，但毕竟是李氏的第一个儿子，往日里也是比较得胤禛的看重的，要真是耍起脾气了，她可应对不了。所以，还是赶紧的将人给送走吧。

给李氏行了礼，就退回自己的院子去了。隔着门听着弘昀问李氏会不会讲石猴的故事，李氏说会，娘儿俩一边说话一边回转。

静怡微微笑了一下，弘昀是四岁，身边有奶娘有丫鬟有太监，怎么就会一个人跑到这边来呢？

这事儿不管是谁算计的，弘昀撞到她门前，她就不能坐视不理。而且，则时机选的还正好，胤禛和福晋，半个时辰前刚出了府。今儿又正好是那拉夫人的大寿，中途出了事儿，那胤禛定是会回来的。

再者，大阿哥刚没了，接着李侧福晋所出的二阿哥就出事儿，这值得怀疑的是谁？

静怡也没去深想，招手叫了葡萄："咱们继续来玩耍，一会儿就该用午膳了，咱们比赛，要是谁输了，谁今儿中午就不能吃午膳。"

葡萄一脸苦相："庶福晋，您明知道奴婢赢不过您的，从小到大，奴婢就没有赢过。"

"没关系，今儿我让你三十个。"静怡笑嘻嘻的说道，葡萄犹豫了一下，点头："好，那咱们比赛，不过庶福晋若是输了，也不用不吃饭，就将您那珍珠耳环赏了奴婢，您觉得如何？"

这珍珠耳环一点儿也不贵重，葡萄往日里得过比这更贵重的赏赐，这话不过是拿来当个彩头。难不成静怡输了，还真不让吃饭啊？饿坏了主子的身子，她这个当丫鬟的有什么好处？

静怡兴冲冲的应了下来，毛丫和红丫在旁边负责算数，主仆两个一左一右开始比拼。

没一会儿，大格格就亲自带着人过来了，那身后跟着的丫鬟手里还捧着布匹和盒子。

毛丫正要给静怡通报，大格格却是摆摆手，示意她继续往下数。

静怡一直踢到三百多个，一不小心将毽子踢飞了，这才气喘吁吁的站稳了身子。那边葡萄一脸郁闷，就差了三五个，要不然她今儿就能赢一回了！

"庶福晋。"大格格笑着上来打招呼，静怡惊了一下："大格格？您怎么过来了？奴婢给您请安了，您快些到屋里坐，你们也真是的，大

格格过来了怎么不说一声？怠慢了大格格可如何是好？”

大格格忙摆手：“庶福晋不用责备她们，是我不让她们说的。”

静怡只笑了笑，心里叹口气，到底不是陪嫁跟来的丫鬟，这忠心，还是有些说不准。

“刚才多谢庶福晋的一番提醒，本该是我额娘亲自来道谢的，只是二弟正缠着我额娘，她走不开，我就替她走一趟。”说完了客套话，大格格将自己的来意说了一遍儿，让人将东西放在桌子上。

静怡忙推辞，却是没推辞掉，只好收了下来。等大格格带着人走了，这才打开盒子去看，盒子里装着的是首饰，全都是金子做的，倒是挺耀眼。

布料嘛，也算是比较好的那种了。静怡兴冲冲的决定，一匹用来做裙子，一匹用来做旗装。还有剩的话，就做几个荷包香囊什么的，或者贴个布艺画？

想到这个她就有些蠢蠢欲动了，早些年她也玩儿过这些的，这个可是打发时间的好东西啊。

“葡萄，咱们有多少碎布头？”静怡忙喊了葡萄，葡萄到隔壁去翻找了一圈，回来禀报：“没多少，连一个箩筐都填不满。庶福晋，找碎布做什么？做荷包吗？”

“不是，贝勒的生辰是什么时候？”静怡问道，她手里没多少钱，就是有，也不想随意花掉，她宁愿拿钱去买点儿吃的或者书本什么的，能在寿礼上省一笔，那可就太好了。

“腊月。”葡萄想了一下说道，现在才十月底，还是有时间的，正好天冷了，也不太适合做针线活儿了。

“咱们去针线房问问，看他们那里有什么碎布没有。”自己的不够用，就只能到别处去找了。葡萄忙应了一声：“这会儿就去？”

“那等等吧。”静怡摆摆手，还得找木板，还要有浆糊，最好是能先画一幅底画出来。她也确实是有些太无聊了，一想到这个打发时间的东西，就有点儿停不下来了。

既然不能做复杂的，不如先试试简单的？也好看看用什么样的浆糊比较好。

“走，咱们去厨房。”静怡抖擞精神，葡萄还有些不解：“您是肚子饿了？要不然，奴婢去给您拿点心？距离午膳还有小半个时辰呢……”

静怡拍拍额头，太心急了。

“那吃过午饭再说吧。”说不定米粒也可以？不过好像冷米饭不能粘东西吧？要用热的才行。

好不容易捱到吃过饭，静怡就领着葡萄兴冲冲的去了厨房。李大厨听说她是要弄点儿浆糊，觉得这事儿太没技术性了，就推给了小徒弟。

最后静怡得到了三种浆糊，一种是白面糊的，一种是米粉糊的，

还有一种是两者掺在一起糊的。

她和葡萄拎不回去，还是请了那小太监送回去的。

关上门她就开始翻找布头，没有木板没关系啊，贴在门板上好了，就当是装饰品了。空按在门上调整位置和色彩，没办法，浆糊得等放凉了才能用呢。

看的葡萄嘴角抽搐："被人看见了，也不太好看吧？"

"我装饰自己的房门呢，和别人有什么关系？"静怡不在意的摆手，葡萄压低了声音："万一府里有了白事儿，您贴的这大红大紫的……"

静怡的手立马顿住了，这还真是个问题。

"你们在做什么？"身后忽然传来说话声，静怡差点儿没吓的跳起来，一转头见是胤禛，忙起身行礼："贝勒爷。"

这位爷不是跟着福晋去给那拉夫人祝寿去了吗？怎么这会儿就回来了？一回来就来她这院子，福晋那边知道吗？

"你们在做什么？"胤禛很有耐心的重新问了一遍儿，静怡有些尴尬的挠了挠脸颊："想着这门板空荡荡的，贴点儿布条好看点儿。"

胤禛嘴角几不可见的抽了抽，门板太空要贴点儿布条？这哪门子的装饰手法？难道不应该是找人雕刻些什么花纹吗？

"不如买些剪纸画贴上。"胤禛隐晦的提醒，静怡笑眯眯的点头："也好，不能用的时候还能刮下来。"布条就不行了，贴太牢靠了不好弄下来。

☆、第 14 章

"今儿都做了些什么？"胤禛进门，所以在上首坐下了，静怡忙亲手倒茶："也没做什么，和丫鬟们踢踢毽子，又去厨房弄了些浆糊过来，看着能不能做几个鞋底。"

"你自己会做鞋底？"胤禛还有些吃惊，静怡笑着点头："见奶娘做过，自己没动过手，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做得成的话，日后也能多个做活儿的东西，做不成就算了。"

两三盆的浆糊，也不费多少钱。

"福晋没和爷一起回来？"见胤禛不出声了，静怡只好先开口，胤禛点了点头："福晋想在那拉府上住两天。"

两天是足够了，再长就能不够了。这若是还在宫里那会儿，怕是连一天都不行。

胤禛这身份，自然是不太可能住在那拉家的，所以自己就提早回来了。内院发生的事情，自有人会和他说。

静怡原以为胤禛是来问二阿哥的事情的，但熬到吃饭时候，胤禛也一个字媒体，静怡就更是不敢自己开口主动提了。只劝着胤禛多用

些："这个豆芽我觉得拌的挺好的，清脆爽口，您多尝尝。"
用公筷给胤禛挑了豆芽菜，自己却是转头在那猪蹄上扎了两下，剥下来一大片。李大厨那手艺是绝好的，肉虽然微微有些凉了，入口确实软弹筋道，香酥美味，静怡吃的眼睛都要眯起来了。
旁边胤禛却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看看自己碗里的豆芽菜，再看看静怡碗里的猪蹄肉，无语了都。
静怡被看的有些无措，不太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管野史还是历史，不都说这位爷喜好清淡吗？难道是不喜欢吃豆芽菜？静怡想了想，赶紧换了筷子，给夹点儿木耳："这个木耳是浇了蒜汁的，味道也是十分鲜脆，贝勒爷尝尝。"
胤禛垂下眼帘，夹了一筷子豆芽放在嘴里，然而眼看着旁边静怡吃肉吃的香甜，忽然就有了几分馋意，忍了一会儿，还是没忍住，伸筷子夹了一片儿。
放嘴里抿了一下，心里就暗自点头了，看着略有些油腻，没想到吃在嘴里还是挺美味的。
旁边静怡却是游戏吃惊，但赶紧就又收敛了起来，很狗腿的给胤禛夹菜："您想吃这个？我帮您夹，这个稍微尝点儿就好了，吃太多了容易反胃，尤其是晚上，吃多了口渴。"
胤禛往她碗里瞄了一眼，那一大块儿，很没有说服力啊。
静怡脸红，总不能说自己还在长身子所以吃多少都没事儿的吧？再说就是自己吃不了，还有葡萄那大胃王在外面等着呢。既然不敢说，就只好埋头苦吃了。
"咱们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儿。"让人撤了碗筷，静怡笑眯眯的提议，胤禛略犹豫了一下就应了。
"爷喜欢吃点心吗？我会做几样点心，爷若是喜欢吃，我下次做了请爷尝尝。"静怡绞尽脑汁的找话题，胤禛微微点头："下次有机会了尝尝。你往日里在家，都做些什么？"
"就是寻常那几样，或者看看书，或者做做女红，来兴趣了就亲自下厨做几样点心，我喜欢看一些游记一类的书，爷，府里可有书房？"
这点儿她是最不满了，当人小妾了连个看书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又不是当家主母，看看账本就行。若是能得了机会弄几本书，那可就太好了。
"你想看什么书，回头和福晋说一声，让人去外面采买就是了。"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静怡忙不迭的点头："是，那我下次就和福晋说，多谢爷了。"
"我也给爷做几件衣服吧，天气渐冷，不若做个斗篷？"要是能在针线房领到皮毛就好了，自己还能暗搓搓的留下来一点点儿私用。她发现做针线活儿这种事儿，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了。
哦，不对，应该是唯二的好处，还有个好处就是能拿来讨好人。

“我回头让人送些皮买过来。”胤禛点头应道，静怡笑眯眯的绕到胤禛跟前蹲下身子：“那奴婢就先谢谢贝勒爷了。”

胤禛微微挑眉，伸手在她胳膊上拉了一把：“若是想要谢谢我，不如多做几件。”

“好，奴婢定会给爷多做几件的。”静怡忙点头，顺便自己也能讨不少好处，就是针线房的绣娘也都还有月例银子拿呢。

在外面说了一会儿话，静怡还有些疑惑，怎么没个人来个偶遇呢？难不成，这种事情，也是有不在明面上的说法的？

“时候不早了，爷，咱们回去吧？”等不到人也就不等了，静怡笑着侧头看胤禛，今儿月色正好，银白色的亮光洒下来，映的静怡脸色如玉，眉目如画，虽未长开，还带着几分稚气，却也不难看出美人的风韵。

“回吧。”胤禛看了一会儿，转头，静怡忙跟上。

关了门窗，没有点蜡，静怡本想放下床帘的，却是被胤禛挡住了。静怡有些愣，转头去看胤禛，就见胤禛抬手：“更衣。”

可真是大爷，静怡嘴角抽了抽，忙凑过去帮忙解开衣扣。胤禛今儿上面穿的是斜襟短卦，下面的盘扣不太好解，静怡索性蹲下了身子，凑到跟前去瞧仔细了再动手。

胤禛居高临下的看着静怡，等她终于解开，一伸手，就将人抱起来了。

静怡低低的惊呼了一声，没等再说什么，就被胤禛压住了身子。

大约是已经习惯了，这次却是没感觉有那么疼了。静怡知道，这事儿得靠自己来调节，不能指望胤禛。若是一辈子找不到更舒服的姿势，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好受了。

折腾了半晚上，第二天静怡都没能起来送胤禛去上朝。反正今儿不用去给福晋请安，她就心安理得的睡到了临近中午才起床。

葡萄一边伺候她穿衣服，一边笑着说道：“今儿王公公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说是早上主子爷吩咐的，奴婢说叫您起来，王公公不让，东西放下就走人了。”

“给了茶水费了？”静怡问道，葡萄忙点头：“这个定然不会忘记的。”

“那就没事儿。”静怡伸手摸摸肚子：“早饭还有没？”

“留到现在就凉了，奴婢就拜托李师傅给您放在灶上温着，您这会儿用？”葡萄一边帮她挽头发，一边叫了毛丫，静怡忙说道：“也不用太多，就一碗粥好了。”

“会不会太少了？”葡萄是知道自家主子的肚量的，看了一眼静怡的肚子：“这会儿距离午膳还有段时间呢。”

“一碗粥就好，刚起床，不是太饿。”静怡转头看镜子里的人，今儿忽然觉得自己长的很漂亮，不得不说，用铜镜还是很有好处的，至少脸上长个斑什么的，是不太容易看见的，而且，自打柔光技能。

心情大好，起身带着葡萄去看胤禛送来的东西。果不其然，一箱子的皮毛，静怡弯腰翻看，有兔皮的有灰鼠皮的还有羊毛的，甚至还有一张黑熊皮的，处理的好，半点儿味道也没有。

最贵重的就是黑熊皮了，不过不够一个成年男人做全身披风用的，只能做半身。

这个样式甚至比全身的那种更常见，静怡比划了一下那熊皮的大小，心里就有了估量了。叫了丫鬟帮忙将屋子里的八仙桌搬出来，趁着这会儿太阳好，阳光下面暖融融的，在外面做针线要比在屋子里更舒坦些。

“这个兔皮，将白色的和灰色的分开，白色的我自己留着。”静怡光明正大的打自己的小算盘：“虽然不是很多，但做个斗篷是足够了。灰色的这些，做个裙边，白色的太不耐脏了。”

灰鼠的足够多，倒是可以做个全身的大氅。

“师父丹霞禅师，在金山下拾得一个漆匣……”心情好了就想唱两句，得亏她上辈子就喜欢听昆曲，这辈子也不用遮遮掩掩的改腔调，不过，戏子到底是下九流，静怡偶尔哼哼几句都得挑没人看见的时候。

却不料，今儿是疏忽了，葡萄几个小丫鬟又得了她吩咐，去西边屋子整理皮毛去了，没人守着，她哼哼那两句，居然被悄无声息进来的胤禛给听了个正着。

“喜欢听戏？”胤禛在她背后问道，静怡被这猛然的声音吓了一条，差点儿没蹦起来，胤禛忙抓住她握着剪子的手：“小心些。”

“爷今儿回来的这么早。”静怡笑着说道，也不多打听，又点头：“嗯，从小喜欢听这个，听多了，就自己会唱两句。”

“刚才唱的是什么？”胤禛好奇的问道，静怡不好意思的伸手抓了抓脸颊：“西游记里的认子。”

胤禛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你喜欢看西游记？”

静怡点头，主要是她能看的太少了，未出阁的女孩子，涉及情情爱爱的，长辈总是会怕移了性情或是被那戏曲迷了心窍，家里也少有让唱这些的。

“你且忙你的，我在旁边略坐会儿。”胤禛看看桌子上的毛料，摆摆手：“刚才如何，现在还如何吧。”

静怡犹豫了一下，这是想听自己唱曲儿，又不好意思开口？这怕什么啊，她又不是正妻，要讲究什么端庄稳重，侍妾嘛，不就是讨好人的玩意儿？

☆、第 15 章

静怡想了想，也就放开了，反正这位爷自己说的，让自己该做什

么还做什么，那何必有太多顾忌？于是，还和刚才一样，低头认真裁衣，兴致来了就哼哼几句，她心思不放在唱曲上面，就时常想不起来这唱词，于是，偶尔唱半句，再嗯嗯哼哼的给糊弄过去。

胤禛让人搬来了一把椅子，神态轻松的靠坐在阳光下面，闭着眼睛，也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在走神。不过，有他在这儿，进进出出的丫鬟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蹑手蹑脚的，半点儿声音也不敢发出。

皮毛肯定是不能直接做衣服的，里面得配上衬里。她裁剪完之后，就想到针线房自己去选内里，可看看还在院子里坐着的胤禛，就又将皮毛给收起来了，反正不急着这一会儿。

“爷？”看看天色，拎着裙子凑到胤禛身边，轻轻喊了一声，胤禛迅速睁眼，眼神清明，得了，这位爷刚才肯定是在想事情了。静怡面上带笑，伸手指了指天空：“这会儿有点儿降温了，爷这样坐在外面，小心着凉。”

胤禛转头看看桌子：“活儿做完了？”

“活儿是做不完的，做一点儿就要先休息一段时间。”静怡笑着说道：“奴婢给爷煮茶？”

“不用了，拿本书来念。”胤禛抬手揉揉额头，他刚才就发现了，这小丫头倒是有一把好嗓子，唱起曲儿来十分柔和，让人一不注意就想睡过去。

静怡忙应了一声，她自己这边的书不多，就是一些游记之类的。

“四月初一日，早雨……”让人搬了绣墩，静怡就捧着书开始念起来，胤禛是闭着眼睛的，她就不敢太高声，只能轻声细语，慢慢悠悠。幸好这一篇也不算太长，等她念完，不见胤禛有什么动静，想了想，索性暗示了葡萄去拿了小褥子过来，轻手轻脚的帮胤禛盖上。

秋后的天气，中午和晚上的温差大的很，这会儿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凉意了。胤禛既然不打算进去，她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总不能让人冻着了，明儿福晋回来就该问话了。

她自以为是轻手轻脚，但胤禛没睡着，也是有感觉的，掀开眼皮看她一眼，倒也没有阻止。

念了小半个时辰，静怡深觉得，自己读书那会儿都没有这么用功过，嗓子也有些哑。于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多用了一碗汤，饭菜倒是用的不多。

胤禛大约是注意到了，第二天一早，还让人送来了些罗汉果。

福晋是下午回来的，就算是出门时间再短，按照规矩，静怡她们也都得去请个安。不过进去略坐了坐，就被福晋身边的嬷嬷给送出去了，福晋并没与见她们。

“听说觉罗氏夫人的身子，有些不太好了呢。”远远出了院子，武氏忽然压低声音说了这么一句。福晋的额娘是宗室女，有她在，福晋就有人撑腰，哪怕没有儿子，福晋的地位也是十分稳当。

可若是觉罗氏没了，至少，那拉家的助力，不会有那么多了。

“是吗？我不知道呢。”静怡略有些诧异的看武氏：“倒是没想到，姐姐知道的……挺多的。”

武氏听出这语气有些不太对，微微挑眉，面上露出个笑容：“整日里呆在府里，闲极无聊，这才多打听了几句，再者，又不是什么十分机密的事情。”

就算是宗室，也分位高权重和边缘人物。

静怡笑笑没说话，是微微点头：“姐姐也快到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就不和姐姐一起走了，咱们明儿见。”

“你有什么事儿？”武氏歪着头，有些疑惑的问道，静怡也不隐瞒：“到针线房找些布料用，武姐姐要一起吗？”

武氏的针线活儿是比较普通的，不像是宋氏，宫女出身，就凭这一手针线活儿才得了在胤禛身边伺候的机会，日后也才得了恩赐，成了胤禛的房里人。

静怡偶尔也想过，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大概就是投了个好胎。

“我就不去了，妹妹自去吧。”武氏笑着摆手，看静怡带着丫鬟往针线房那边去了，才叹口气：“好好一个官宦人家的格格，整日里却是自降身价，将自己当成个绣娘用，也实在是……”

“庶福晋，您昨儿写的那幅字，要不然拿去送给钮祜禄庶福晋？”她那丫鬟灵机一动，忽然建议道，武氏想了想，也忍不住笑：“算了，还是别糟蹋我那字了。”

静怡可不知道这后面的议论，领着葡萄进了针线房，就有嬷嬷过来行礼：“庶福晋是想要些什么？”

“找些内衬里子。”静怡笑着说道，顿了下，又问道：“可以随意领用吗？”

“庶福晋的月例里是有一匹棉布内衬的，若是想多用，就得有福晋的口谕。”嬷嬷笑着给她解释，女人嘛，事儿多，像是月事带什么的，大多都是自己做，或者贴身丫鬟做，所以月例里都是有一匹这样的布料的。

但给胤禛用，肯定不能是这个啊。

“那我能不能先看看？回头我问问福晋。”静怡想了下问道，嬷嬷犹豫了一下，点头：“也好，庶福晋想看什么样的布料？”

“和这个匹配的。”静怡伸手：“我给爷做了件儿大氅，我想看看玄青的，墨灰的，或者靛青色，再或者靛蓝色，可行？”

“庶福晋请跟奴婢来。”嬷嬷笑着示意了一下，领着静怡去看布料，浅色的和深色的是分成两个房间放的，静怡拿着一小块儿毛料，这个比划一下，那个比划一下。

还要在心里想想这颜色和胤禛般配不般配，胤禛那样不苟言笑的，好像穿浅色的，就有些太轻浮了一样。可若是深色的，就又太寻常了些，她所见过的胤禛的衣服里面，十有八九，全都是深色的。

再者黑熊皮也是黑色的，浅色的，好像也不太搭。

转了两三圈，终于选定了两样。针线房的嬷嬷已经在旁边等大半天了，静怡忙示意葡萄给塞了个红包：“这两匹嬷嬷你先帮我留着几天，我回头就请示了福晋。”

嬷嬷笑着应了下来。

静怡也不拖沓，第二天请安的时候，就说了自己想去针线房领布料的事儿 ：“奴婢给贝勒爷做了大氅，少了些内衬里子，所以想到针线房领一些……”

福晋还没开口，就听武氏笑道：“钮祜禄妹妹这两天，好像挺忙的，又要伺候贝勒爷，又要帮贝勒爷做衣服，难怪上次贝勒爷赏了你罗汉果呢。”

罗汉果虽然不是特别稀罕，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珍贵的。武氏捻酸静怡能想得到，可她没想到的是，这消息传得倒是挺快的，这才一天工夫，不在一块儿住的武氏都知道了消息。

“钮祜禄妹妹对福晋倒是一片忠心，福晋不在府里，钮祜禄妹妹就尽心尽力的帮着伺候贝勒爷。”李氏也似笑非笑的说了一句，让静怡十分想感叹，翻脸果然比翻书快。之前还感谢她来着，现在就开始讽刺了，顺便还挑拨离间。

这时候多说多错，总不能辩解她没伺候胤禛吧？

静怡就只低着头不说话，等着上面的福晋吩咐。

“行了，你们不都是伺候贝勒爷的吗？”杯盖在杯子上轻轻的撞了一下，福晋放下了茶杯，低头看静怡：“一会儿我让人陪你去拿，你能伺候着贝勒爷，我心里也是记着你的功劳的。”

李氏脸色有些不太好，倒是武氏浑不在意，能和李侧福晋混为一谈，她觉得自个儿还算是沾光了。

等人都退出去，福晋才伸手揉揉额头，她身后丫鬟忙过来帮她摘掉了大首饰。福晋闭着眼靠在软枕上思量了一会儿，抬眼问道：“听月，你觉得，钮祜禄氏这个人如何？”

“之前看，钮祜禄庶福晋是个老实的。”听月犹豫了一下才说道，福晋微微挑眉：“之前老实？那现在，不老实了？”

“倒也不是，就是觉得，虽然老实，倒也聪明。”听月顿了下才说道：“李侧福晋上次要给贝勒爷做衣服，是直接去了针线房拿了布料。”

不像是钮祜禄氏，还来报备一声。

而且，这两天福晋不在府里，李氏和武氏都曾经让人给贝勒爷送了东西，要么是饭菜，要么是点心。钮祜禄氏和耿氏倒是没动静，当然，也可能是她们两个没这胆子。

福晋复又闭上眼睛：“聪明啊，再聪明的人，也都有被迷住眼的时候。”

“主子，您别多想，老夫人不是说了吗？从广西那边给您请了神

婆，听说是十分灵验呢，让她给您调理两年身体，您再生养个阿哥。”听月壮着胆子说道，见福晋的脸色变了，眼神也冷了几分，赶紧的住口，后退了一步，不敢再出声。

福晋却是没说什么，只沉默了良久，低低的叹了口气。

☆、第 16 章

福晋身边多了个嬷嬷，静怡也只是请安的时候偶尔见了一次。心里也微微有些好奇，这嬷嬷好像挺神秘的样子，不见她伺候福晋，也不见她做什么事情。

不过，也就是好奇了那么一会儿，不关她的事儿，她就不去过问。再说，她也过问不起啊。

眼瞧着天气越来越冷，她得尽快将给胤禛做的衣服给做出来。

“庶福晋，下雪了！”一早起来，葡萄那丫头就大呼小叫的，静怡在被子里翻个白眼，她早就醒了，只是冬天的床好像长了手脚一样，将她紧紧的困在床上，她才没能起身。

“庶福晋，等会儿还得去请安呢，您可得快点儿。”葡萄又在催，静怡忍着寒冷掀开床帘，大约是下雪的缘故，外面天色比往常还要亮些。

想到要起床，她就忍不住哆嗦一下，想重新钻回到被窝里，却是被葡萄眼明手快的给拉住了，顺手就将棉袄往她身上套：“您之前请安可是从没迟到过的，今儿要是迟到了，怕是福晋会觉得您偷懒。”

静怡忍着棉袄那冰凉的触感，趁着身上那点儿热气还没散，赶紧的又拽了棉裤穿上：“衣服这么冷，可是又没熏香了？”

衣服可不能用炭火熏，熏出来一股子烟碳味道，呛鼻子。用熏香好是好了，暖暖香香，可就是太贵了，她一个小小的庶福晋，时常撑不到月尾就不够用了。

毕竟，熏衣服啊，光那笼子就不小，得放多少香薰呢。

这才十一月初，还有大半个月，可怎么办呢？静怡苦着脸，要是自己也受宠就好了，想用多少用多少。不过想想宋氏，她就又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了。

虽然不是特别受宠，但福晋和善，胤禛一个月也能来个七八次，在庶福晋里面算是比较多的了。

宋氏念佛，连个熏香都还没有呢。

出了门就倒抽了一口气，实在是太冷了。赶紧的叫葡萄将自己的棉披风拿过来，仔仔细细的系好了，这才带着人去福晋那边。

掀开门帘就是一股热气扑出来，静怡心里羡慕的不得了，福晋这屋子，可是装了暖墙的。

武氏最近心情不太好，听见静怡进门，掀起眼皮看了一眼，就又

低头发呆去了。静怡正打算打招呼，却瞧见上面还有个人坐着，仔细一瞧，居然是李氏。心里立马有些惊讶了，李氏向来好面子，请安的时候多是在她们后面出场的，今儿来的，也未免太早了点儿？

倒是宋氏，一向是第一个到的，今儿居然还没过来。她差点儿都以为自己是迟到了呢。

“李姐姐。”行了礼，又问武氏好，对于一边的耿氏，则只是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

“钮祜禄妹妹这荷包看着倒是不错，是刚做的？”李氏斜睨了一眼静怡，似笑非笑的问道，武氏也跟着看了一眼，不冷不淡的说道：“我瞧着和我那个并蒂莲的也差不多，是不是福晋之前赏赐下来的布料？”

“嗯，我做了袄子，剩下一点儿布头，不舍得扔了，就做了个荷包。”静怡笑着说道，侧头看看门外：“今儿宋姐姐怎么还没过来？”

话音刚落，就见福晋扶着大丫鬟的手出来了。嬷嬷忙上前扶住，又笑道：“宋庶福晋身边的丫鬟来报，说宋庶福晋有些发热了，今儿起不来了。”

“可让大夫来看过了？”福晋沉声问道，嬷嬷忙说：“奴婢刚才让人去请了大夫，听心跟着呢。”

福晋点点头，又看李氏：“突然就下雪了，这天气变化的快，弘昀他们，你要上心些，尤其是三阿哥，将将一岁，万不能出差池了。”

李氏忙起身行礼：“是，奴婢定会照顾好两位阿哥的。”

福晋点点头：“大格格那边你不用担心，我昨儿就让人送了木炭过去，定是不会让她冻着的。”

大格格自从搬去了别的院子，连请安的时间都被改了，后院女人们散了，那边大格格才会过来。又因为大格格要学规矩礼仪，学看账本什么的，一整天不得空，能和亲额娘李氏见面的时间，就少的不能再少了。

李氏不是没和胤禛说过，但大阿哥那事儿，估计是让胤禛心里起了疙瘩，不仅没搭理李氏，反而有些冷落李氏的意思。

所以这段时间，李氏也是老实的很。

福晋这话就有点儿戳心窝子了，她亲生的女儿她反而说不上话，连照顾都照顾不上，也实在是……但想到过了年就五岁的弘昀，李氏还是没敢说什么，只面色略有些僵硬的点头：“有福晋在，奴婢没什么不放心的。”

福晋垂眼想了一下，又说道：“你若是想去看看大格格，也是使得的，只是别耽误了她功课。”

李氏脸色更加僵硬，福晋端着茶杯抿了一口，又看静怡：“眼瞧着要过年，我想抄写几本经书供奉到佛前，你可得空？”

静怡忙点头：“有空，福晋只管吩咐就是了。”

福晋抬眼看了一下嬷嬷，嬷嬷忙去内室捧了托盘出来，上面放着几本佛经。嬷嬷笑道："庶福晋要笔墨纸砚只管去领就是了，奴婢已经和库房那边说过了。"

"是，福晋什么时候要？"静怡笑着问道，福晋慢条斯理的说道："腊八之前即可，多多益善。"

武氏在一边忙开口："福晋，奴婢这段时间正好也空着，不如奴婢也帮忙抄写几卷？"

福晋犹豫了一下，武氏看了一眼静怡笑道："我的字，可比静怡的还好几分呢。"

静怡垂头不说话，字好了不起啊？好像确实挺了不起的？貌似胤禛喜欢有才华的女人？比如年氏？

"也好。"福晋点头应了下来，让嬷嬷也给武氏准备了佛经。正说着话，听心就回来了，进门行了礼，就说起宋氏的病情来："大夫说是着凉了有些发热。奴婢问了，府里分的木炭是足够用的，只宋庶福晋昨儿夜里念经时间长了，炭盆熄灭，她没叫人去换，这才着凉了。"

"一会儿送点儿药材过去，告诉她，这段时间不用过来请安了。"福晋并未多说什么，摆摆手就让大伙儿都散了。

静怡回去之后就让毛丫去打听了一下，听说武氏去探望宋氏了，就决定下午也过去看看。

至于上午，就坐在桌前抄写佛经，就当是练字了。

下了朝，胤禛就往毓庆宫去了，门口的小太监远远瞧见他身影，就忙进去禀告了。胤禛进门的时候，太子身边的大太监苏福笑呵呵的弓腰帮他打帘子："四贝勒您来了？快些请进，太子爷正等着您呢。"

"太子殿下。"太子站在窗边，见胤禛行礼，忙过来虚扶了一下："孤说过多少次了？你我兄弟，就不要如此多礼了，叫我二哥就是了。"

胤禛面上表情虽没什么变化，却是微微点头，喊了一声二哥。

太子笑道："也就你还算听话了，剩下的那些，巴不得……"

"二哥多虑了，有汗阿玛在，二哥不用担心别的。"胤禛打断太子的话，太子张张嘴，却是没说出话来，转头示意苏福："去端茶水过来，没点儿眼色的奴才！"

苏福忙退出去，太子伸手拉了胤禛坐下："孤今儿找你来，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办法，让汗阿玛将格尔芬给放出来？"

去年五月索额图被以清朝第一罪人之名关押，他的妻子儿女，则是被圈禁在赫舍里府上，无诏不得出门。九月索额图饿死狱中，皇上虽让赫舍里家的人将索额图尸骨领走，赫舍里家的人却还是被圈禁着。

"二哥怎么想起来问格尔芬了？"胤禛略有些诧异，这都一年多了，说是一直惦记着吧，这会儿问是不是有些晚？说没惦记着吧，那

这会儿是什么意思？

“叔公毕竟是为了孤。”太子沉下脸，停顿了一下才说道：“孤前些日子才得知，赫舍里家连饭都吃不上了。”

赫舍里家毕竟是太子的外家，太子的亲外祖是不在了，他和整个赫舍里家，也只和索额图这一房十分亲近。索额图又是被以那样的罪名处死，太子自觉对索额图妻儿有一份责任。

虽然他现在不能反驳汗阿玛，赦免赫舍里家，但暗地里还是能照看一二的。

可他人在深宫，鞭长莫及，又有皇上的态度在那儿放着，不过一年，赫舍里家就败落了下来。

“这个不好说。”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也知道，汗阿玛心里憎恶索额图，觉得是他和明珠带坏了您和大哥，恨不能将索额图鞭尸，又如何会愿意再提起索额图家的事儿？”

太子脸色阴沉，咬牙切齿：“胤禔那小人，只会和孤作对！天生就是来膈应孤的！”他心里又很是埋怨康熙，若非是汗阿玛非得看重胤禔，又重用明珠，胤禔哪儿来的本事和自己比高？

可这话不能说，太子心中憋着一团火，又想到索额图的死，立时就冷静不下来了，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孤亲自去找汗阿玛说这事儿！”

作者有话要说：　　健身房的教练打电话让过去健身，这才忽然想起来，已经有小半年没去锻炼过了，难怪现在长胖不少……结婚使人堕落……花开要奋起，下午就去游泳～～～～

☆、第 17 章

回府之后，胤禛就直接去了书房。自从索额图死后，太子的脾气就越发的急躁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爷，福晋那边派人来问您，晚膳实在哪边用？”门外苏培盛轻轻问道，胤禛皱眉，良久才沉声说道：“就在书房用吧。”赫舍里家的事情，还得早早想了办法才是，大哥现在都被称为大千岁了，对太子的威胁，实在是……不得不提防。可太子现在的性情，又有些暴戾，若是有格尔芬在身边劝着，说不定会好一些？

胤禛一边思索着对策，一边揉了揉眉心，将心里更多的想法给按下去。现在汗阿玛还年轻，太子已经人到中年了。

静怡抄写了一会儿佛经，觉得手要被冻僵了，赶紧的捂在另一只手里暖暖，转头问一边的葡萄：“现在什么时辰了？”

“已经戌时末了，庶福晋，要不要安置了？”葡萄笑着问道，静怡点点头，她屋子里生着小火炉，上面坐着有热水壶，大冬天的，热水泡泡脚再去睡觉，一晚上都特别安稳。

躺在床上就想到今儿下去去探望宋氏的事情了，原以为宋氏已经

一心向佛了，却没想到，她那屋子布置的，到有几分意思。看起来也不像是要清心寡欲的，这后院的人，果然是不能只看表象。

从耿氏到武氏，现在又到宋氏，哦，再加上一个看起来比较单纯的李氏。

说不定，整个后院，也就福晋一个人是略有几分真性情的？

但也不一定，福晋才多大的年纪，就总是一副十分沉稳端庄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天性如此，倒像是一直在压抑自己。

算了算了，不去想了，别人如何，又和她有什么关系？

一晚上睡得安稳，第二天去请安，就见了宋氏。静怡就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也真是够拼的，身上病还没好，就赶紧的先来讨好福晋了。

“宋妹妹怎么没多歇息几天？我不是让人和你说了，这两天不用来请安了吗？”福晋皱着眉问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她苛待了这些庶福晋呢，非得让人撑着病体过来请安。

宋氏察觉到福晋的不高兴，脸色就越发白了，赶紧起身跪下：“奴婢自己觉得身上轻省了许多，又听闻福晋想找人抄写佛经，就想早点儿帮福晋分忧解难，所以……”

说着就咳嗽了两声，又不敢惊扰了福晋，只能将咳嗽声憋在嗓子里，听的旁人都想帮她清清喉咙。

福晋脸色也略微舒缓了一些：“你有这个心思就很好了，只是身体为重，等你养好了身子，我会让你帮我分忧的。若不然，你这身子，我也不敢用。”

宋氏脸上带了几分淡红，忙说道：“福晋放心，奴婢定会好好养着身子的，争取早日能帮上福晋的忙。”

李氏在一边笑道：“宋妹妹可真是……忠～心～耿～耿～啊。”

那阴阳怪气的，宋氏脸色瞬间涨红，福晋飞快的皱了一下眉就又变成平时淡然的样子了：“是比李妹妹强一些，李妹妹日后还要多向送妹妹学习才是。”

李氏脸色微变，不等她开口，福晋又说道：“这两天雪大路滑，你们也不用过来请安了，待年后再说。另外，昨儿我让人采买了些布匹，是过年时候用的，你们各自挑选两匹吧。”

按说李氏的身份，是要比她们多一些的，可今儿福晋大约是看李氏不顺眼。李氏有些气闷，正要开口，福晋却是已经起身往内室走去，她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闭上了嘴。

这布匹没什么好选的，都是按照身份来的，轮到静怡的时候，也就只剩下四匹了。静怡也没想着给耿氏留面子，只挑了自己喜欢的就好。

回去就叹气：“这布料做了新衣服，估计也就是给你们几个看看。”

她这身份，又不能进宫，又不能回娘家，出门也没几个亲友能

访，可就是只能自己看看，再给丫鬟们看看吗？

“还有贝勒爷呢。”葡萄嘴快，静怡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了，葡萄左思右想，也没发觉自己哪儿说错了，只好眼巴巴的盯着静怡看，静怡伸手戳戳她额头：“可不光我一个人有新衣服。”

大年初一胤禛要进宫，要陪着福晋，然后几天要招待亲朋好友，哪儿来的空到后院找庶福晋看她的新衣服？

等抽出空来，这新衣服，也变成旧衣服了。

“走吧，既然这几天不用去请安了，咱们还是早些将经书给抄写好。”静怡笑着说道，葡萄忙去帮她磨墨，讨好的赞道：“庶福晋的字写的越来越好看了。”

“也还行，要是让阿玛看见了，大约要说有其行无其神了。”虽然钮祜禄大人的字写的也不是很好看，但看字嘛，谁都会，钮祜禄大人的欣赏水平还是挺高的。

“过段时间，你出府一趟。”静怡写了两个字，忽然抬头：“眼看就是额娘的生辰了，我今年不在家……”

说着就有些惆怅了，葡萄忙安慰她：“夫人也定然是惦记着庶福晋的。”

“嗯，将我上次做的衣服给我额娘带回去，这生辰礼物，到底是薄了些。”往年她还要再亲自做一碗长寿面呢，她额娘就她和兄长两个亲生儿女，这长寿面，也只能她去做。

“上次福晋不是赏赐了您一个步摇吗？”葡萄想了想说道：“加上那个？”

“那倒不用了，钮祜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不少那一个步摇。”静怡笑着摇头，又低了头开始认真抄经。

这几天胤禛也都没过来，静怡也不去打听，得了空就去厨房弄些浆糊来，专心致志的贴她的布艺画。这点儿东西不值钱，也就是看个稀罕，倒没必要给自家额娘准备了。

下了三天雪，太阳再出来的时候，静怡觉得自己骨头都快要被冻住了。

葡萄到底年纪小，可了劲儿的在院子了撒欢。静怡缩着肩膀看了一会儿，也忍不住找了棉手套出来：“咱们堆个狮子老虎什么的，雪人太常见了，也太简单了，没意思了。”

葡萄眼睛一亮，迅速点头：“那庶福晋说，咱们弄个什么？”

“就大猫吧。”静怡想了一下说道，葡萄忙点头应了，毛丫和红丫也都过来帮忙，主仆几个热闹哄哄的。然后，谁也没看见，胤禛进门了。

“这是在做什么？”胤禛走近了看，微微挑眉：“猫？”

“贝勒爷真是好眼力。”静怡伸出大拇指，笑嘻嘻的抬头看他：“也说明是奴婢的手艺好，让人一眼就能瞧得出来。”

胤禛低头看她：“有你这么自夸的吗？”

“我这可不是自夸，我这是在高兴。”静怡站起身，给胤禛行礼：“若我会雕刻，那我必不会因为能被人认出来就高兴，可我偏偏不是学雕刻的，也从未有过这经验，能做出让人认出来的东西，已经算是有天赋了，我如何不能高兴？”

“不是学雕刻的？”胤禛重复了一遍儿，静怡点头：“是啊，您看我绣出来的小猫，您也曾夸过，活灵活现，奴婢不就没因为这个自得了吗？”

胤禛沉默了一下，点头：“说的很有几分歪理，那你继续忙着吧。”

说着转身走人了，静怡有些无语，这就是来转一圈的？

“钮祜禄姐姐，贝勒爷怎么走了？”耿氏带着丫鬟在门口出现，静怡眨眨眼，不太愿意搭理她，耿氏却是厚着脸皮凑过来：“我也是听见贝勒爷说话的声音，才知道贝勒爷过来的，本想过来请个安，没想到，爷已经走了，是不是钮祜禄姐姐说错什么话，让爷不高兴了？”

大约是确定没办法交好了，耿氏也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思，静怡摆摆手：“你既然是来给贝勒爷请安的，那就快些去吧，我就不留你了。”

耿氏抿抿唇，哀怨的盯了一眼静怡，这才转身走了。

那一眼，看的静怡一哆嗦，更觉得冷了。又想不太明白胤禛的来意是什么，静怡对堆雪人这事儿，也少了几分兴趣。

“钮祜禄庶福晋在吗？”快到午膳时候，门口又传来声音，一抬头就见听月正站在那儿，静怡忙亲自迎过去：“听月姐姐怎么过来了？可是福晋有什么吩咐？”

“宫里德妃娘娘送了些上好的桃胶给福晋，福晋想着钮祜禄庶福晋这两天抄写经书辛苦，就特意让厨房炖了桃胶米羹，最是益气补血，庶福晋趁热用。”

听月笑嘻嘻的将食盒递给静怡，静怡忙道谢：“是，钮祜禄静怡多谢福晋关心，还请听月姐姐帮我告诉福晋，福晋一番心意，奴婢心领了，日后定会尽力给福晋分忧。”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听月笑着行礼，也没要葡萄塞过来的荷包。静怡回房间打开盒子，里面就放着一碗桃胶米羹，用红枣玫瑰，还有薏米熬煮出来，粘稠透亮，看着就十分可口。

今儿倒是有口福了，桃胶虽然不稀罕，但宫里给的桃胶，就比较稀罕了。

作者有话要说：　　新挖了现言坑，大家可以去看看感不感兴趣哈，至于填坑日期，反正不超过五月～～～～

☆、第 18 章

过了两天，静怡亲自到福晋那儿给葡萄告了假，让葡萄出府到钮

祜禄家走了一趟。钮祜禄夫人的生辰是在腊月底，比胤禛的还要晚一些，不过福晋也说了年前忙，最好是别添乱，所以静怡就早些让葡萄将自己的礼物给带回去了。

当爹娘的，哪儿有不心疼女儿的。于是，葡萄回来的时候，带来的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一个大包裹，里面叠放着额娘亲自做的衣服，还有阿玛大哥买的杂书玩具，最后，还有一叠厚厚的银票。

静怡忍不住眼圈有些红，明明近在咫尺，她却不能出去见见父母。也不知道下次见面，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夫人问您身上有没有喜讯。”葡萄嘀嘀咕咕的和静怡说话：“说是让您趁着年轻，赶紧怀一个，这个是夫人给你求的生子符，夫人说了，放在床头就行了。”

“老爷说，有什么事儿就让奴婢回去说一声。大少爷要成亲了，定在了明年，到时候说不定咱们求一求贝勒爷，还能出宫去瞧瞧。哦，定的是齐佳格格，庶福晋您知道吗？”

静怡眨眨眼，也是同一届的秀女，不过齐佳格格比她大两岁，在第二次的时候落选了。选秀这事儿，选中了不一定是好事儿，落选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儿。

主仆两个嘀嘀咕咕的说了一会儿，静怡看天色不早了，就赶紧让葡萄先下去休息了。她自己还坐着翻看那包裹里的东西，自家额娘心细，还准备了礼物。

不过，她不太愿意送出去，若真是在这后院有交好的姐妹倒还好，不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点点儿心意。可现在呢，这心意，她是送不出去的。

索性就留着自己用吧，福晋那边，想必是更看不上这些个东西的。

“钮祜禄庶福晋可在？”正打算将东西都收拾起来，就听见门外有小太监的声音，静怡忙起身，毛丫已经在外面迎过去了：“是王公公啊，这会儿都快天黑了，王公公是有什么事情吗？”

“杂家是来说一声，一会儿贝勒爷要过来，贝勒爷还没用晚膳呢，让庶福晋准备一下。”静怡忙开了门：“贝勒爷是一会儿就过来吗？”

“是，小主快些准备着吧。奴才告辞了。”王公公一行礼，赶紧的告退了。毛丫转头看静怡，等着她吩咐。

“这大晚上的，也不好做太油腻的，你去厨房，找了李师傅，问问他贝勒爷平常的喜好，做些……”顿了顿，伸手捂住自己的肚子，她也有点儿想吃宵夜了，要不然，带点儿私货？

“若是有锅底，就准备个鸳鸯火锅，若是没锅底，就准备个麻辣羊杂汤，清淡口味的也准备一份儿。”这大冬天的，当然是要吃点儿辣的才够味啊，想着那鲜辣的味道，静怡这会儿就流口水。

“小菜要几个素淡的吧。”静怡补充道，反正她也不知道胤禛喜欢

吃什么菜，就知道他喜欢清淡的。

毛丫忙去厨房，没一会儿就领着两个小太监过来了。那小太监抬着个专门烧火锅的炉子，上面还真是放着个鸳鸯锅。食材则被装在小柜子里搬过来的，冬天蔬菜不好找，所以多是一些豆芽木耳豆腐之类的，还有一些菇类，这个其实也不算太稀罕，据静怡所知，这会儿已经有专门养菇类的人了。

这边刚布置好，那边胤禛就进门了，瞧着一屋子水雾缭绕的，胤禛还有些吃惊。

这会儿静怡才想起来心虚，万一胤禛要是不喜欢，走人倒没啥大不了的，就怕发脾气。

“爷，也不知道您喜欢用什么，不过奴婢想着，这大冷天的，您刚回来，吃点儿这个也能暖暖身子，您要是不喜欢，奴婢再让人去厨房做？”

胤禛略微皱了皱眉，但迟疑了一下，居然摇头了：“不用麻烦了，就这个吧。”

小太监自然是留下来伺候的，他们是李大厨的徒弟，知道什么顺序下菜，煮多久味道最好，可比静怡专业多了。静怡是只管熟了就好，煮嫩了或是老了，根本没妨碍。

她也不耐烦有人伺候，就打发了那两个小太监专门伺候胤禛。她自己则是看中什么就往锅子里扔什么，这辣椒可真是够味，吃两口就觉得身上热腾腾了。

大约是吃的太痛快了，对面胤禛都忍不住看了她两眼，然后，再看看她面前那红通通的锅子，默默的咽了下口水。又埋头吃了两口自己碗里的，再看看静怡吃的痛快，就有些忍不住了。

“你那个，不辣吗？”胤禛面上没什么表情的问道，静怡眨眨眼，点头：“辣啊，不过特别过瘾，你要不要尝尝？”

问完就觉得自己白问了，然而没想到，对面胤禛点了点头。静怡虽有些惊讶，但反应也不慢，忙将已经煮熟的鱼丸捞出来给胤禛放碗里：“尝尝。”

咬一口，胤禛脸色瞬间通红，简直就像是在嘴里放了一把火。但那热气顺着喉咙下去，却又有一种特别畅快的感觉，而且，真觉得身子有几分暖和了。

“我平常也不怎么喜欢吃辣的，不过，冬天嘛，吃点儿对身体也好。”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见胤禛不反对，就又给胤禛捞了些别的，又示意毛丫去泡茶：“要是觉得太辣，就喝点儿菊花茶，这个有助于解辣。”

胤禛点头，一脸严肃的低头继续吃。

静怡是怕长太胖，所以吃到额头微微有汗就放下了碗筷，胤禛也没敢多吃，又用清汤那边煮了一碗面，稀里哗啦的吃完，就让人将东西都给撤下去了。

“爷要不要梳洗一下？”静怡很是贴心的问道，胤禛倒是难得露出些懒散的样子，坐在椅子上随意点点头。等热水送过来，也不见胤禛起身，静怡犹豫了一下，只得拿着布巾亲自上前。

不过她没学过这伺候人的事儿，动作有些生疏，难免力道有些轻重不一，整个人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将这位贝勒爷的脸皮给擦掉一层。

幸好，贝勒爷的脸皮足够厚，半点儿损伤也没出现。

擦完了脸再擦手，然后亲自蹲下身子脱鞋袜，抓了胤禛的脚放在盆子里。抬头看看，这位爷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坐姿，一动不动的，半点儿没有要自己动手的意思。于是，静怡只能心里暗暗叹口气，继续任劳任怨了。

等她自己也洗刷完了，轻手轻脚的上床了，她才知道刚才胤禛半点儿不动的意思了——将力气省下来全用在这会儿了。

第二天起床之后，照样是没看见胤禛。静怡难得觉得有些腰酸腿软，想想今儿也不用去请安，就打算赖床一天。

“庶福晋，福晋那边的听月姐姐来问问您，佛经抄写完了吗？”不过，她今儿估计是没赖床的福气，葡萄一边掀开床帘小声的问，一边抬手指了指外面：“就在隔壁等着呢。”

“快给我更衣。”静怡磨磨牙，还是坐起身子，刚出了被窝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些。

不好让听月等太久，她连脸都没洗，亲自去拿了自己抄写的佛经，厚厚的一摞：“听月姑娘，都在这里了，福晋这会儿就要用吗？”

“明儿就是释迦牟尼佛祖的诞生日了。”听月笑着说道，静怡恍然大悟，忙笑道：“那好，听月姑娘这就带回去吧，若是福晋那边的不够用，听月姑娘再来说一声，我再抄写一些。”

听月抱着佛经行了礼，转身告辞。

葡萄叹气：“庶福晋忙了好多天的，一下子就搬走了，咱们也没留一些，佛诞日的时候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咱们又不打算供奉佛经。”静怡摇摇头，听武氏说，以前福晋也没弄过这些，今年，想必是为了弘晖阿哥吧。可怜天下父母心，福晋也是够可怜的了。

昨儿吃火锅吃的太痛快，到了中午，静怡就发现，脸上长了个痘痘，红通通的，硬邦邦的，按一下生疼。

“这两天就只能吃的清淡一些了。”静怡叹气，太长时间没吃辣了，吃一点儿就上火了。

“幸好昨天晚上没长。”葡萄嘀咕了一句，静怡斜睨她一眼：“要是太闲了，就去将院子里的地给翻翻，明年我打算在院子里种点儿花花草草什么的。”

葡萄嘴角抽了抽：“庶福晋，翻地最好是在春天，大冬天的，地面都上冻了。”

“我知道啊，我就是想让你出去动一动，别整天窝在屋子里。”静怡眨眨眼，笑眯眯的说道：“你看你，现在都长胖了一大圈了。”

葡萄伸手在自己腰上比划了一下，撇嘴：“庶福晋您看错了，我这是冬天穿得厚。”

“好好好，你穿得厚，去厨房要点儿浆糊。”她上次已经试验出来哪一种的是最好用的了，要了几次都是一样的，就不用另外叮嘱厨房了。

“我自己忙会儿，你不用来打扰。”静怡摆摆手，将自己准备的东西都摆放出来，还有四五天就是胤禛的生日了，她一定要早点儿将这礼物弄好才行。

☆、第 19 章

胤禛生辰的时候，并没有邀请太多人上门，就是他的兄弟们，也多是只送了生辰礼物，宫里康熙也赐下了长寿面和不少赏玩的东西，德妃则是送了一些布料茶叶之类的。

晚上福晋特意为胤禛办了小型的宴会，就他们府里的这几个人。上面坐着胤禛和福晋，一边是李侧福晋带着孩子，一边则是武氏她们这些庶福晋。

看着弘昀依靠在李氏身边，不到一岁的弘时在李氏的怀里啊啊啊的想伸手抓李氏的筷子，福晋就有些黯然，心里很不是滋味，若是……

“奴婢给爷准备了生辰礼物。”李氏笑盈盈的说道，将自己做的一双鞋子拿出来，不等胤禛说什么，又笑道：“不光是奴婢，大格格和二阿哥也为爷准备了生辰礼物你，大格格，快些将你准备的给你阿玛拿出来，让你阿玛看看喜不喜欢。”

大格格有些害羞，偷偷的看胤禛好几眼，见胤禛脸上微微有笑意，就鼓足了勇气站起身：“阿玛，这是女儿亲手做的，做的不是很好，阿玛别嫌弃。”

是一条腰带，胤禛倒是挺喜欢的，毕竟，这是女儿头一次给他做东西。

“做了多久？像模像样的。”胤禛笑着问道，大格格被夸赞了，脸上就带了些喜色：“阿玛喜欢就好，之前嫡额娘给女儿请了先生，女儿学了半年才学会这简单的，还不太会绣花，阿玛再等等，明年女儿就一定会做绣花的了。”

“这样就很不错了。”胤禛笑着说道，难得的伸手揉了揉大格格的脑袋：“别做太多，以免累着了，做这些个，就是个兴趣，不能当活计，明白吗？”

大格格忙点点头，一脸濡慕的看胤禛。李氏在一边笑道：“爷别

担心，福晋给大格格请的先生可不是只会做针线活儿呢，还教了大格格琴棋书画，等爷得空了，让大格格给爷您展示展示。今儿是爷的生辰，除了大格格，还有二阿哥也给爷准备了礼物呢。”

被李氏推了一下，弘昀忙上前，脸色红红的行礼：“阿玛，儿子，儿子前段时间学会了一首诗，儿子背给阿玛听。”

见胤禛点头，弘昀眼睛就亮了，赶紧的开始背。小孩子奶声奶气的，背的居然还特别顺溜，胤禛的脸色就更好了。和胤禛相反的，是福晋的脸色。

大格格和二阿哥表现的约好，她就越是想到了大阿哥。再听着胤禛的赞扬声，还有李氏的笑声，还有三阿哥弘时时不时的叫唤，她忽然就觉得，这些热闹，离她很远很远，和她半点儿关系也没有。

那边的，才是一家人吧？

“好了，时候不早了，小孩子不好熬夜，你们也都早些回去吧。”胤禛虽然少言寡语，却并不粗心，身边福晋的变化，他也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心里暗叹一声，就摆摆手，示意嬷嬷们将孩子带走了。

转头看福晋：“刚才看你没吃多少，是吃饱了吗？还是饭菜不合口味，要不然让人换些？”

福晋强笑道：“不用了，我下午吃多了点心，这会儿并不觉得饿。说起来，妾身也给爷准备了礼物，有些单薄，爷可别嫌弃。”一边说着，一边让人拿了东西过来。

是画的一幅画儿，上面是福晋，胤禛，以及大阿哥。

胤禛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动了动嘴唇，却是没说什么，只将画轴收起来：“这份儿礼物，我很喜欢，福晋费心了。”说着将画轴交给苏培盛：“让人去装裱一下，挂在我书房里。”

福晋面色这才好转了些，又看下面武氏等人。

武氏机灵，忙笑道：“奴婢也准备了礼物呢，贝勒爷能否赏脸看看？”

胤禛微微点头，武氏是做了一件儿外褂，然后是宋氏，宋氏做的是两双袜子。

轮到静怡，静怡拿出来的是两块儿木板，她自己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只笑道：“虽然今儿是贝勒爷的生辰，但福晋和贝勒爷是夫妻，夫妻一体，奴婢给爷准备了礼物，也给福晋准备了礼物，还请爷和福晋别嫌弃。”

胤禛略有些诧异的看了她一眼，福晋却是微微皱眉，有些不高兴——钮祜禄氏这是将她当成踏板不成？当着她的面儿，就敢踩着她去巴结贝勒爷，谁给她的这个胆子？

“这东西挺……”随意看了一眼，胤禛点头：“精巧，你倒是花费了心思了。”

福晋笑道：“钮祜禄妹妹这一手，确实是挺新鲜的，不过，一时

稀罕就行了，万不可耽溺其中，到底是粗制滥造，投机取巧，不可多用。”

胤禛点头：“你们福晋说的对，偶尔一次即可，不可多用。”

虽然静怡也没想过用着布艺画来个一鸣惊人，但这样带着点儿批评的反应，也是她没想到的。幸好她人没傻，赶紧的行礼：“是，多谢爷和福晋教导，奴婢日后定不会沉浸此道的。”

耿氏是别出心裁，让人抱来了古琴，说是送给胤禛一首曲子。她倒是知道自己的长处，选了一首欢快轻松的，听的众人面上都带了轻松之色。连胤禛也微微点头：“不错，辛苦了，这盘菜端给耿庶福晋吧。”

众人是分桌子坐的，寿星胤禛用的饭菜，和她们这些庶福晋的也不太一样。这赏赐，算得上是给脸面了。

武氏有些不满，拿着筷子低声嘟囔了一句：“像是谁没有出力气一样，不过是有些人喜欢显摆，将这力气放在了明面上而已，下次咱们可就都长记性了。”

宋氏看了她一眼没出声，静怡则是在看对面李氏。

刚才福晋给了武氏一个提醒，是武氏先出头送礼物的，福晋之后，本来应当是侧福晋的。

果然，等众人都坐下，李氏才缓缓起身，笑道：“众位妹妹既然已经给贝勒爷送过礼物了，那我这个压轴的，也该将准备已久的礼物拿出来了。”

说着，一拍手，有丫鬟抬了个小型的屏风上来。

“爷，这是我亲自绣的，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您看看，可还入您的眼？”李氏笑盈盈的说道，那屏风上绣着的是仙鹤拜寿，真的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静怡以前一直觉得自己针线活儿挺好了，毕竟她从小都是认认真真在学的，可见了李氏这个，她忽然就觉得，人外有人啊，幸好她以前没表现出来什么傲气之类的。

“很不错，你花费心思了。”胤禛笑着点头，和苏培盛吩咐了一声，将屏风放在前院了。

福晋微微皱眉，却也没说什么，只笑着举杯：“今儿难得大家齐聚一堂，不如咱们来玩儿个游戏？击鼓传花吧，你们觉得如何？”

福晋和胤禛是肯定不会玩儿的，说是让静怡她们玩儿，实际上也是让她们出来表演。不过，武氏她们也不觉得自己是被人看猴戏了，能在胤禛面前表现一番，这机会多难得啊。

武氏是念了一首诗，宋氏是磕磕绊绊的表演了一下茶艺，耿氏是跳了一段舞，李氏则是给众人讲了个笑话。轮到静怡的时候，能表演的都表演过了。

静怡没办法，只好唱了一段儿《西游记》。

今儿晚上胤禛定是要给福晋面子的，所以散场之后，众人各自回

去，留了胤禛和福晋慢慢的说话谈心。
“嬷嬷，你觉得，钮祜禄氏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天，送了胤禛上朝，回来之后福晋也睡不着了，索性就和身边的嬷嬷说起话来。
嬷嬷犹豫了一下：“以前瞧着挺聪明的，现在觉得，不太聪明，倒是老实。”
福晋沉吟了一下：“昨儿晚上的事，你觉得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奴婢觉得是故意的。”嬷嬷想了一下说道，不过，停顿了一会儿，又摇头：“也不像是故意的，她平日里，对福晋就挺恭敬的。只冲着这一点儿，奴婢倒是觉得，她也没太蠢。”
福晋面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长长的出口气：“不过是看我没了儿子，这一个个的，就上赶着巴结起来了。”
嬷嬷脸上有些心疼：“福晋，您放宽心，您还年轻呢，一定能养好身子的，神婆不是说了，这药喝一年，保准您身子痊愈的吗？孩子总会有的。”
“在这之前，我得挑个人站出来才行。”福晋低声说道：“李氏是越来越嚣张了，真以为我的弘晖没了，这府里，日后就是她的天下了吗？”
嬷嬷没说话，福晋往后面靠枕上靠了一下：“宋氏……武氏……钮祜禄氏……耿氏是不行的，太蠢了，随便一个人就能让她上钩了，我可不想天天为她操心。嬷嬷，你觉得哪个好？”
“要不然，宋庶福晋？”嬷嬷想了一会儿说道：“她最老实。”

☆、第 20 章

不过，马上就要过年了，福晋也没空多想别的事情，她一来要为府里准备过年，二来要自己调养身子，所以今儿也不过是和嬷嬷商量了几句，并不是很放在心上。
至于静怡，她倒是清闲了，不用抄写佛经了，不用做针线活儿了，这天儿，就算是有火盆，她也不想伸手捏针了。正好上次葡萄去钮祜禄府，带回来不少闲书，她就窝在自己房间里看书。
福晋说不用去请安，她就整天里连房门也不出了。
这一转眼，就是年底了。葡萄领着毛丫红丫几个在院子里来回折腾：“赵嬷嬷送来的春联还有的剩余，庶福晋，咱们要不然就每个房间都贴上？”
“贴吧，对了，赵嬷嬷送了红纸没有？”静怡笑着问道，葡萄点头：“送了啊，赵嬷嬷说，庶福晋若是想自己写对联，用那个就行了。”
静怡才不想自己写呢，贴在门口被人来来回回的看，她又不能收

参观费，费这个力气做什么？
“不写，咱们来剪窗花吧。”静怡笑眯眯的提议，葡萄忙拍手叫好：“咱们可以多剪点儿，每个门上都贴一张，还有窗户上，哎，庶福晋，您看见没？福晋的房间里，可是琉璃的窗户啊。”
静怡顿了顿脚步，点头，虽然不是纯透明的，但也绝对比纸糊的窗户好多了。可惜她就是个文科生，炼制玻璃什么的，还是等后来人吧。
“那么一大块儿，肯定要很多钱。”葡萄嘀咕的说道，静怡笑眯眯的戳她脑袋：“又不要你花钱。”
说着话，福晋那边的听月就又过来了：“庶福晋在剪窗花呢？您真是心灵手巧，这窗花剪的可真好看，能不能送给奴婢一张？”
“好啊，你能喜欢也是说明了我这手艺是真的好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给，要不要多拿一些？”静怡笑着说道，听月忙摆手：“那倒不用了，奴婢是想拿来珍藏的，可不舍得贴起来。”
说了两句闲话，听月就说了正题：“今儿贝勒爷和福晋要进宫，福晋让奴婢来说一声，晚上庶福晋若是想守夜呢，厨房那边备有宵夜，您尽管让人去拿就是。若是不想守夜，就早早安置了，要小心烛火，大过年的，可别弄出不高兴的事儿来。还有，这是福晋之前就让人准备的新衣服，您明儿穿。明儿早上，也不用去请安，等下午申时了再过去磕头就是了。”
“明儿早上和中午的饭菜，厨房都已经准备好了，福晋让人将雨花阁那边收拾出来了，您若是想和武庶福晋等人一起用，就到那边去，若是想自己一个人用，就早些让丫鬟去拿了饭菜就好。不过，这些年，武庶福晋和宋庶福晋都是在雨花阁那边用的。”
大约是好心，听月还笑着提点了两句。
“您这边说过了，奴婢还得去耿庶福晋那边说一声，奴婢就不久留了，这就告辞了。”一连串的说完，听月躬身行礼，静怡也不挽留，亲自拿了荷包塞给她：“大过年的，让你跑一趟，费心了，这个留着买花儿带，到底是新年呢，可不许推辞。”
“是，多谢庶福晋打赏。”听月笑着行礼，捏着荷包走人了。
“好了，这一天多，就只咱们几个人了。”静怡伸伸懒腰，就算是平常她也不用去请安，但只要福晋在这府里，她就觉得有一座大山压在上面，现在，大山挪走了，顿时神清气爽。
但想了想，就算这大山不在，自己也翻不出去这山沟，静怡又泄气了。
晚上静怡也没想着守夜，站门口看了会儿烟花，就打着呵欠上床睡觉去了。不过，虽然不用去请安，但五更还是要起的。虽然早上的一切祭祀活动也没她什么份儿，但她也不能偷懒。
哪怕是吃完饺子再回去睡回笼觉呢，她也不能一直赖在床上。
临近中午，带了葡萄去雨花阁。宋氏和武氏已经在了，两个人都

穿着新衣服，见静怡进来，武氏略一挑眉：“这衣服是福晋送的吧？”

静怡脚步顿了顿，笑着点头：“是啊，我觉得比我自己做的那一身料子要好些，就穿过来了，你的也是？”

武氏抬起袖子让静怡看：“喏，你说是不是呢？”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衣服的颜色虽然不一样，但料子和花纹却是一模一样的，连袖子的镶边都是一模一样的。

再看宋氏的，也是如此。

“福晋可是省心了。”武氏撇嘴说道，宋氏轻声细语的替福晋说话：“福晋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情，这衣服，是针线房做的，大约是针线房的意思吧。”

“也不知道李侧福晋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武氏想了一下，忽然笑道，静怡眨眨眼：“大约和咱们的不一样，李侧福晋不是要进宫的吗？”

侧福晋是进不进宫都行的，可李氏不太一样，她是胤禛所有孩子的额娘。哪怕看在孩子的面上，德妃也得见见这位李侧福晋。不过，如此一来，福晋的脸上，可就难堪了。

说着话，耿氏也进来了，毫无意外，同样的料子做的衣服。

“人到齐了，咱们也开始吃吧？”武氏一拍手，笑着说道：“早点儿吃完了咱们也早点儿去找点儿乐子玩儿，大过年的，总不能一直窝在屋子里睡大觉吧？正好，咱们四个人，不如来打牌？”

静怡略有些心动，难得有个娱乐活动啊，她这大半年都没能正经玩耍过了。

转头看宋氏，宋氏略有些为难：“我不太会……”

“不会没什么，我教教你，多来两圈自然就会了。”武氏笑着说道，耿氏也点头：“那行，不过先说好，咱们底子小点儿，大了我怕不够输的。”

“行，小点儿就小点儿，不过，你怎么一开口就是丧气话呢？万一你今儿就赢了呢？不如这样，咱们谁要是赢了，就请大家吃东西吧？”：

“这大过年的，好吃的已经不少了，你还打算吃什么？不怕自己长胖了吗？”宋氏笑着说道，武氏眨眨眼，挥手：“长就长呗，一年就这么一回，可得吃够本才是。”

这会儿大家倒是相处的和睦了，静怡一时也觉得好笑的很。不过不得不说，就她自己的感觉来说，还真是轻松不少。

热热闹闹的吃完饭，也没出雨花阁，就直接让人在房间里摆了牌桌子。屋子里点着暖烘烘的炭盆，四个人一人占一边儿，就开始打牌了。

宫里，胤禛面无表情的坐在德妃下首，他对面是十三阿哥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祯。

“你多照看一下你弟弟，他这性子，最是容易惹祸。”德妃靠在软

枕上，一边剥着已经被砸开的核桃，一边慢条斯理的说话，虽然没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这话是在和胤禛说。

“朝堂上的事情，我不懂，就不瞎给你们出主意了，你们自己多注意些就是了。”说着，将面前的碟子递给了胤祯，又拿了点心给胤禛和胤祥：“你们兄弟齐心，我也就放心了。”

“时候不早了，用膳吧。”德妃拍拍手，起身。胤祯忙窜过来扶着德妃的胳膊：“额娘您就不用操心了，我和四哥十三哥好着呢，您以后就等着享儿子的福吧。再有几个月您可就能抱上大胖孙子了，额娘只管含饴弄孙就是了。”

这话有点儿戳胤禛的心窝子，他的嫡子，半年前刚没了。十四这边，要得嫡子了。

“你们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老十三，你家的，什么时候才有喜讯啊？”德妃笑着问道，十三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脸颊：“德妃母，这个事儿不能急……”

“是是是，我不急，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只顾着在外面跑，兆佳氏是个好姑娘，你得多上心才是。”到底不是亲生儿子，德妃也不好多说，十三府上有个瓜尔佳氏的侧福晋，生了长子，听说在府里将嫡福晋都挤兑的没地方站了。

“我知道。”十三抿抿唇，笑着说道：“德妃母若是喜欢她，改日让她多进宫给您请安。”

一路说着话，出了正堂，拐去暖阁。几个儿媳妇儿早早就在这边等着了，忙迎了过来，德妃却是摆摆手：“不用扶着，又不是七老八十走不动路了，今儿大过年的，我也不用你们伺候，都坐着用吧。“

但四福晋妯娌几个，到底还是先给德妃夹了菜，这才自己去落座。

用完膳，胤祥有眼色，先带着兆佳氏出宫了。德妃叮嘱了十四福晋几句，也打发了他们夫妻。就剩下胤禛和那拉氏，德妃忍不住叹口气，这儿子，也不知道是像谁了，就跟那锯了嘴的葫芦一样，倒不出来一个籽儿。大半天功夫了，说的话一个巴掌就能数的过来。

这是拿自己当外人呢？

“你们夫妻还年轻，有什么事儿，都不要着急，慢慢来。”心里发闷，面上还要云淡风轻，转头看四福晋：“胤禛你是知道的，他虽然话不多，但重情义，他不会慢待你的，你放心就是了。”

☆、第 21 章

“还有胤禛，你多多体谅你福晋一些。她既要照看你吃喝，又要为你打理后院，你若是……”德妃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莫要让她太伤心了，你们夫妻恩爱了，这孩子，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了。”

胤禛只应了声是，他这性子，向来不喜欢对人示弱，德妃难得关心他，他心里虽然激动，面上却是不知道应该做出什么表情来，只好硬邦邦的应了一声。

倒是那拉氏，强笑着起身行礼："多谢额娘提点，儿媳，儿媳以后定会好好照看好贝勒爷和自己的，孩子的事情，看缘分，若是能有，那自然是好的，若是没有，儿媳也不强求，以后只将弘昀他们当亲生子抚养就好了。"

德妃笑着点头："你能想的明白就好，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吧。"

胤禛起身行了礼，沉默了下，低声说道："额娘也要多注意身体才好，儿子也不缺衣服穿，额娘不用太费心了。"毕竟一把年纪了，总是做针线活儿，眼睛不舒服可怎么办？

德妃却是误会了，只觉得是胤禛嫌弃她做的衣服，脸色就变了变。那拉氏在一边瞧着，忙开口打圆场："我们爷也是操心，前两天他生辰，大格格好不容易学了针线活儿，给他做了个腰带，他心里是喜欢的不行，却还要让大格格以后少做针线，我就怕他这样直接说，会伤了孩子心意。"

福晋叹气："我们爷这性子，就是关心人都不会直接说。"

德妃面色这才好转了些，点头说道："我自己有分寸，你只管照顾好你那一家子就行了。时候真不早了，快些回去吧。"

胤禛赶紧行礼，带了福晋出门。李侧福晋已经在永和宫门口等着了，忙小跑着跟上去。

出了宫，福晋上了马车，正准备闭目休息一会儿，却听见有动静，睁眼一看，胤禛正在身边坐下。

"宫里，你得空了就来瞧瞧。"沉吟了一会儿，胤禛说道，福晋点点头："我知道的，你放心就是了。"

"得空了请十三福晋到咱们府上坐坐。"胤禛又说道，福晋全都点头应了下来。胤禛见她温顺体贴，心下微动，伸手盖在她手背上："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福晋愣了愣，不太习惯胤禛这样温存，好一会儿才笑道："没什么，贝勒爷也忙，你我夫妻一体，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瞧着你累倒了。下午还要去太子那边吗？"

"要去的，晚上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早些安置了，不用等我。"胤禛笑着说道，福晋微微点头。然后，两个人就再无话可说了。

这边回了贝勒府，胤禛又换了衣服，这才带了东西再次进宫，这回是直奔毓庆宫。福晋则是换了家常的衣服，和前来请安的武氏等人说话。

"瞧着福晋有些疲惫，不如小憩一会儿，奴婢等人明儿再来请

安？”宋氏看着福晋没什么精神，就小心翼翼的问道。福晋端着茶杯的手停顿了一下，微微点头：“也好，那你们先回去吧，至于明儿……也暂且不用来请安，待初三再说。”

出了门，武氏又招呼她们：“咱们还接着打牌去。”

福晋是累了一天了，她们这些人可是上午就已经休息好了。

宋氏略有些歉意的摇头：“我这会儿该回去念经了，就不能陪你们了。”

武氏顿了顿，笑道：“那宋姐姐就先回吧。”转头看钮祜禄静怡：“妹妹你呢？可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

静怡摇头：“那倒没有，刚才武姐姐可是赢了我不少银钱，我还想着翻本赢回来呢。”

武氏面色稍缓，又看耿氏，耿氏则是有些不太好意思：“我像是中午吃多了，肚子有些不太舒服，就不能陪着两位姐姐了。还请武姐姐见谅，钮祜禄姐姐见谅。”

武氏面色有些不太好，摆摆手：“算了算了，既然你们都有事儿，那就散了吧。”

又看静怡：“只咱们两个，也搭不起来摊子，这次就算了，下次再说吧。”一扭头，转身走人了。静怡挑挑眉，也跟着转身了，再有两个时辰就该天黑吃饭了，她还得另外找点儿事情消磨时间才行。

要不然，就和自己院子里的小丫鬟们来两圈？不赢钱，就打发时间用。

“瞧着耿庶福晋那方向，不像是回院子的。”走了几步，葡萄压低了声音说道，静怡侧头看了看，葡萄忙抬手指了个方向：“往这边去了。”

静怡沉吟了一下：“这方向，一个宋庶福晋，一个李侧福晋。”耿氏和宋氏没多大的交情，所以，这是去找李侧福晋的？

不过很快，静怡就将这念头给扔到一边去了，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在静怡的印象里，过年都是乱糟糟的，今儿去某家拜年，明儿招待谁家亲戚，可今年，忙乱和她都没有多大关系。能上门拜访的，多是身份显贵的，轮不到静怡出面招待，她只要安安分分的守在自己院子里即可。

过了正月十五，这年才算是过完。但对于胤禛来说，这年后，也是忙的不得闲的。康熙决定二月出巡，要带走太子和十三阿哥胤祥，留胤禔和胤禛坐守京城。

前段时间康熙要重修明史，让三阿哥胤祉负责此事。

胤禛将下面的弟弟们给盘算了一遍儿，正想着这差事，苏培盛就进门说道：“十四阿哥来了，这会儿在外面等着呢。”

没等胤禛说话，外面就响起十四阿哥的声音：“四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亲弟弟上门还得让人给通报一声啊？”说着话，人已经推

门进来了。
　　胤禛捏了捏眉心："怎么有空过来了？"
　　十四阿哥撇撇嘴，凑过来："汗阿玛说，这次京城的事情，交给你和大哥了？"
　　胤禛眼神犀利："你问这个做什么？谁让你来问的？"
　　十四被他看的有些不自在，扭了扭身子说道："没谁让我来问，我就是自己来的，四哥我可是你亲弟弟！"
　　胤禛没出声，十四撇撇嘴，又凑过来："好四哥，你看看有没有合适弟弟的差事呗，你看弟弟我还要养家，马上你弟妹就又要给你添个小侄子了，要是没个差事，家里都快掀不开锅了。"
　　"你少出去喝两回酒就能掀的开锅了。"胤禛面无表情的说道，十四被噎了一下，有些不太高兴："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弟弟啊？你看你对十三哥多好，再看看你对我，连个差事都不给我找。"
　　"你要是和十三一样听话就好了。"胤禛叹口气，问道："你想找什么样的差事？"
　　"我想领兵。"十四眼睛立马就亮了，胤禛微微皱眉："那你该找大哥才是。"
　　"那你才是我亲哥不是吗？"十四厚着脸皮笑道，趴在桌子上看胤禛："四哥，好四哥，求求你了，给弟弟找个好差事？"
　　"回头等信儿。"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十四赶紧点头："好好好，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四哥你可快着点儿。"
　　得了好消息，十四心情也特别好，像是赏脸一样留在胤禛这边用了午膳，然后就又坐不住的窜走了。胤禛忍不住叹口气，这弟弟，活猴一样。
　　"爷，李侧福晋那边送了牛肉汤过来。"苏培盛在门口小声的说道，胤禛微微皱眉："不是说过，不许往书房这边送东西吗？"
　　"李侧福晋说，是二阿哥忽然想吃牛肉汤了，她特意嘱咐厨房那边多做了些，给爷也送来一点儿尝尝。"苏培盛忙不迭的说道，半个字不隐瞒。
　　胤禛摆摆手："拿回去，若是再有下次，你就到厨房去帮忙吧。"
　　苏培盛忙点头哈腰："是，奴才知道错了，爷别生气，奴才这就让人端回去。"
　　胤禛沉着脸不搭理他，翻开桌子上的京畿图看了一会儿，伸手在某处点了点，想了一会儿，又摇头，现在还不行，太早了些，要再等等才是。
　　"爷，掌灯吗？"天色逐渐暗淡下来，苏培盛小心翼翼的问道，胤禛好一会儿才说道："不用了，去福晋那边。"
　　苏培盛忙应了一声，拎了小灯笼在前面照路。福晋正好开始用晚膳，见胤禛进来，忙问道："可曾用膳了？要不要再用一些？"
　　"不曾，不用另外准备了，我瞧着桌子上的不少。"胤禛看了一眼

说道，福晋帮他摆好碗筷："合你口味就好，先用一些，若是不够，再让厨房另外准备。"

胤禛拿了筷子慢条斯理的用着，间或和福晋说两句闲话，一会儿是这个菜有些火候不到，那个菜有些太咸了。等吃完，见嬷嬷给福晋端来了一碗药，就有些诧异："最近身子不舒服？"

"不是，是开的养身的方子。"福晋面色不变，一口气灌下去，只微微皱眉，倒是胤禛只闻着就觉得那药的味道不算好，忙递给福晋一个梅子："哪个太医开的方子？方子上都是什么药？"

☆、第 22 章

福晋顿了一下，含糊的说道："没惊动太医，又没什么大病。养身的方子嘛，就那么几样。"

福晋不说，胤禛也没必要非揪着这事儿不放，就点头说道："既然是养身的方子，那喝几天也行，只是别喝太多，是药三分毒，养生还是要平日里自己多注意些，吃清淡的，得空了走动走动，别总是闷在屋子里。"

"我知道了。"福晋顿了顿，露出个笑容来，有来有往的关心胤禛："你也是，别总是呆在府里不出来，得空了就和十四弟他们出门跑跑马打打猎什么的，今儿十四弟不是来找你了吗？"

提到十四，胤禛就略微皱了皱眉："都成亲当爹的人了……"

"十四弟年纪还不大。"福晋想了下说道，胤禛摆摆手："别提他了，都是惯的。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福晋顺势就换了话题："能忙什么？还是那些个事情，前两天我让人去买米，发现在粮价涨了些。不过和菜钱比起来，涨的也不算多，现在一把小青菜，都要十几个铜板了。"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难免东西会有些贵。"胤禛说道，福晋点点头："也是，庄子上那边，我让他们少送一些东西过来，都不容易，这时候地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说了几句闲话，福晋就将话题绕到了弘昀身上："这一转眼，也快六岁了，爷是打算将他送宫里还是在咱们府上请先生？若是要请先生，可得尽早打算了。"

前两年皇上让将各府的孩子送宫里读书，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要不然宫里也装不下，所以，每个府上都是默认的将嫡子送过去。没有嫡子的，那就是长子。

原先贝勒府里送去的是弘晖，现在弘晖没了，往下数就是弘昀了。

福晋的意思，是不太想让弘昀顶替自家儿子的位置的。可这种事情，不是她愿不愿意就行的。

胤禛沉思了一会儿："先请了启蒙的先生在府里教一年吧，明年再说。"之前启蒙的事情，都是胤禛亲自来的，可以后，胤禛会越来越忙，怕就是顾不上了。

又说了几句，胤禛摆摆手："时候不早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吧，先安置了。"

福晋就笑着应了，亲自上前伺候胤禛更衣。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大约是康熙不在京城的缘故，胤禛是越来越忙了。从进入二月开始，静怡就再也没见过胤禛的面儿了。一转眼，这都快三月了。

她自己倒是不着急，但架不住葡萄帮她着急："昨儿贝勒爷还去了宋庶福晋那边呢，定是福晋帮着安排的，庶福晋，要不然，您也去讨好讨好福晋？"

谁也不信宋氏会自己争宠，因着她除了念经就是念经，等闲连房门都不出。每次胤禛去过她那儿之后，宋氏都要老老实实的去给福晋请安，连给福晋做衣服的次数都增加了不少。

"这人哪，得看合不合眼缘，要是不合眼缘，我去讨好福晋，那说不定还让福晋心里膈应呢。"静怡笑着摇头，她不信她之前的尊敬福晋没看在眼里，但福晋还是没对她太亲近，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儿——福晋估计是不太喜欢她的。

既然如此，她又何必热脸贴冷屁股？

葡萄呆了半天，叹口气："那怎么办？福晋要是一直不喜欢庶福晋呢？"

"那就没办法了啊。"静怡笑眯眯的摊手，葡萄嘟嘴不高兴："庶福晋，奴婢在和您说正事儿呢，您就喜欢拿奴婢寻开心。"

"要不然我找别人寻开心？"静怡挑眉，葡萄呆愣愣的想了一会儿，摇头："那不行，庶福晋还是寻奴婢开心吧，能让小主笑一笑，也是奴婢的功劳了。"

"好，你的功劳，记你一大功，下次赏你。"静怡伸手在她脸颊上捏一把，肉嘟嘟的，感觉真好。

"庶福晋，贝勒爷过来了。"主仆两个正晒着太阳说话，却见毛丫急匆匆的进来，一脸喜色遮掩不住："奴婢瞧见贝勒爷都到小竹林路口了。"

她院子前面种着一片小竹林。

"是来咱们院子的？"静怡正打算起身，忽然想到旁边还有个耿氏呢，忙问道，毛丫很肯定的点头："是，苏公公还给奴婢打招呼了呢。"

"那快些去迎接。"静怡忙起身，带了人到院子门口，正巧，胤禛也打算进门。两边遇上，胤禛微微挑眉："脸色怎么这么红？"

"刚在在外面晒太阳呢。"静怡忙笑道，蹲身行礼："给爷请安。"

胤禛抬手虚扶了她一下，然后大踏步进门，一眼就看见静怡铺在

地上的毛毯子，正好铺在阳光下面，看着就让人觉得暖融融的。

静怡有些害羞的忙指挥葡萄将毯子收起来，笑着对胤禛说道："那么坐着不会太累，晒的太阳也能多点儿……"

胤禛挑眉笑了一下，摊开了确实是晒得阳光比较多。

"爷要吃点儿什么吗？"静怡忙岔开话题，胤禛正要摇头，忽然想到："你之前不是说，你还会做些点心的吗？都会做些什么？"

"爷喜欢吃什么？奴婢都能试试。"静怡跃跃欲试："今儿爷说一声，明儿奴婢做了让人给爷送过去。或者，爷让人来拿，现在做要吃就得晚上了，晚上吃多了点心对身体不好的。"

"也好，你明儿做一些，我让人来拿。"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想了想，又问道："奴婢瞧着爷神色有些疲惫，不如奴婢帮爷揉揉？"

坐着也没事儿做，她又不是福晋，能将府里的各种琐事拿出来唠，说多了说不定就逾矩了。所以，她只要将胤禛给伺候好了就行，别的能不说就不说。

胤禛倒是略有些诧异："你还会这一手、"

"以前阿玛经常头疼，奴婢就跟着大夫学了两手。"静怡抿唇笑，伸手比划了一下："爷放心，定不会弄痛爷的，要是不舒服，爷就让奴婢停下来。"

"也好，你试试。"胤禛确实是略微有些不舒服，皇上前天才回来，他这是难得放松，想起来上次钮祜禄氏念书挺好听的，就打算过来再听听。

没想到钮祜禄氏还有另一手，那就先试试再说。

胤禛闭着眼睛仰躺在椅子上，静怡站在后面，将胤禛的头抱在怀里，手指分岔开，轻轻柔柔的揉捏。见胤禛皱眉了，她就略微放轻一些，见胤禛嘴角耷拉了，她就赶紧再加重一些力气。

来回调整了几次，就见胤禛面上露出舒适的神色。

"唱两句吧。"胤禛忽然说道，静怡愣了下，忙笑着应了："好，那奴婢还是唱《西游记》？"

胤禛想了想："可会别的？"

静怡有些不好意思："奴婢没太看过其他的。"

"过年的时候，府里不是请了戏班子的吗？"胤禛问道，静怡摇摇头，想到胤禛看不见，又说道："那戏奴婢是头一次听，只觉得好听，却没记住。"

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奴婢脑子愚钝，只看过一次，是有些记不太清楚的。"

"那下次多看几遍。"停顿了一会儿，胤禛说道，静怡忙笑道："好，奴婢下次定学更多的。"就是学唱戏嘛，正好用来打发时间。

一时无话，静怡只小心翼翼的帮着胤禛揉捏脑袋。揉着揉着，静

怡就觉得自己揉捏的是一团橡皮泥，不管自己捏出来什么形状都可以。

嗯，或者女娲？往这个脑袋里塞点智慧，塞点儿情感，塞点儿生老病死……静怡做出一脸肃穆的样子，女娲当时或许就是这样？也或许，就是玩耍一样？于是，静怡又放松表情，努力让眼神表达出自己是在捏玩具的神态。

自娱自乐了一会儿，忍不住无声的笑，这种角色代入，羞耻度略高。

“笑什么？”胤禛就跟脑袋后面长了眼睛一眼，随口问道。静怡忙笑着回话：“想起来一个前些年我哥给我讲的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人犯了盗窃罪，官府判了刑，后有人问偷了什么，他说一条绳，那人大惊，一条绳都要判如此重刑啊，盗贼又叹，谁知道那绳子后面拴着一头牛啊。”

胤禛给面子的弯了弯嘴角，过了一会儿，也笑道：“这贼偷大奸若愚，若是那绳子后面没有一头牛，他岂会伸手？”

“贝勒爷说的是。”静怡只管点头，反正她是只当笑话讲的，不管胤禛领悟出了什么，都和她没关系。

“可见说本性奸诈。”胤禛又说道，静怡赞同的点头：“贝勒爷说的是。”

沉默了一会儿，胤禛问道：“除了这句你还会说别的吗？”

静怡犹豫了一下：“贝勒爷英明？”

“你啊，也是个小滑头。”胤禛闭着眼睛叹道，静怡嘟囔道：“奴婢自认为还是很老实的。”

若是不老实，早就落得个和耿氏差不多的下场了。哪怕有李氏在后面撑着，胤禛去耿氏院子的次数，依旧是少的可怜。

作者有话要说：　　过节回个老家回来累的要命，下次再也不踩过节正点回家了，要错开两三天高峰期……

☆、第 23 章

胤禛进了毓庆宫，隔着窗户就瞧见太子正拉着一个人说话。他微微皱眉，侧头看领着自己进门的那小太监。小太监低头哈腰的：“四贝勒您请稍等，奴才先进去禀告一声。”

胤禛就站在原地等着，没多久，太子就迎出来了：“四弟，怎么这会儿过来了？”

“山东大旱的事情，臣弟想和殿下商量商量。”胤禛顿了顿继续说道：“臣弟想亲自去看看。”

太子蹙眉：“你千金之躯，那种地方……”沉吟了一下，又改口：“若你亲自去，说不定倒是个机会。你可做好了准备了？”

胤禛一边点头，一边看了眼太子刚才说话的那人，是格尔芬。

“格尔芬如何在宫中？”胤禛有些吃惊的问道，年底的时候，太子终是没忍住，到康熙面前一通哭，然后将格尔芬给救了出来。可格尔芬现在是白身，哪儿能出入宫中？再者，若是被康熙得知，这事儿定是不好交代的。

“我找他有些事情。”胤礽含糊的说道，胤禛面色严肃：“二哥，人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以后还是少和他见面为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汗阿玛对赫……对索额图一系的态度，你若是想保住格尔芬，就得克制住自己。”

胤礽略有些不耐烦：“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别多管。”

正说着话，外面就响起来鞭子声。格尔芬当即脸色大变，太子也有些慌张，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让格尔芬先藏起来。只胤禛略有些无奈的站在原地，这事儿哪儿能隐瞒的过去啊，格尔芬一个大活人，他进宫就当真没人看见吗？

这边还没找到地方藏身呢，那边康熙就进门了。

眼神一扫就看见了格尔芬，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立马就露出了几分怒气：“胤礽，这就是你说的日后再不来往？”

胤礽噗通一声跪下：“汗阿玛，是四弟将人带进来的，儿臣，儿臣……”

胤禛简直无语了，又是心塞又是难过，太子第一反应就是将这责任推到连自己身上，以往太子何曾这样没担当过？见太子脸上略有些惧色，胤禛心里又忍不住叹气，怕是之前索额图的事情，让太子终于意识到一直宠爱他的汗阿玛，更大的身份是个皇上吧？

以前的太子，意气风发，得汗阿玛看重，何曾怕过什么？

又气又怜悯，胤禛心里犹豫了一番，还是掀衣摆跪下去了：“汗阿玛，这事儿是儿臣的错，儿臣想着二哥这段时间消瘦了不少，就想让他开心一下……”

没说完就被康熙突然砸下来的一个茶杯给打断了，那茶杯不是冲着胤禛来的，而是冲着胤礽去的：“孽子！你是非要气死朕才行！不过一个奴才，你就这样要死要活的，可是觉得朕心狠手辣出手残酷？”

胤礽忙磕头：“汗阿玛，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你当年为了索额图就能和朕顶撞，现如今为了个兔儿爷，又要和朕作对是不是？”康熙怒气冲冲的问道，胤礽面色发白，胤禛却是有些吃惊。

偷偷的打量对面格尔芬一眼，心里的惊讶就别提了，难不成格尔芬和二哥是那样的关系？也难怪二哥定要将人给救出来，又非得要见一面了。

只是这男子之事，到底是有违天和。太子身为储君，这事儿若是传出去，朝中定是会有弹劾的，尤其是汉臣，最是注重些什么阴阳调和，这种事情是有违私德，不容于世。

“朕当初就不该留下他！”康熙面色有几分阴狠，胤礽大急，忙上前抱住康熙大腿：“汗阿玛，儿臣知道错了，您答应过儿臣的，儿臣这就让他出宫，日后再不相见，汗阿玛，求您了……”

康熙闭眼深吸一口气，盯着格尔芬的眼神有几分杀意，格尔芬瑟瑟发抖，却是趴在地上不敢出声。

胤禛也不敢开口，只觉得自己今儿进宫这时机，实在是选的不妥当。

“将人带出去，胤礽，朕这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康熙低头看胤礽，眼神带着几分失望，胤礽这会儿却是心忧格尔芬，并没有发现。

怕是发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汗阿玛不是早就开始对他不满了吗？否则，也不会处处抬举大哥了。想到索尔图的死，太子心中又是一痛，若非是为了自己，叔公又如何能被活活饿死？

活活饿死的啊，叔公何曾挨过饥饿？

“你也该为你家人着想。”康熙盯着格尔芬，沉声说道。格尔芬哆嗦了一下身子，没敢开口。

康熙带着怒气出了毓庆宫，胤礽这才坐在地上，面色变了几变，伸手去拉格尔芬。格尔芬却是往后挪了一下，恭敬的给胤礽磕头：“太子爷，奴才这就出宫了，您日后，多多保重。”

门外自有康熙留下的小太监来将格尔芬给带走，胤礽面上带了几分悲苦，胤禛想劝又不好劝，这会儿到底是走还是留呢？若是太子反应过来，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这儿看了笑话？

没等他决定好，胤礽就揉了一把脸站起身：“四弟，你先回吧，你说的事儿，孤知道了，明儿上朝，孤会帮你的。”

胤禛忙行礼：“是，有劳二哥费心了。”顿了顿，到底是没忍心：“二哥放心，汗阿玛一言九鼎，向来说话算数，格尔芬定不会有事儿的。”

胤礽胡乱点点头，转身出了房间。

胤禛也不好留下来，出宫之后又看见格尔芬，勒住马儿站了一会儿，到底是没上前说话。

原先的二哥，敏而好学，踌躇满志，矫矫不群，虽骄傲却不自傲，是汗阿玛倾尽心血教导出来的大清江山继承人。可什么时候，变成了现今如此？

不说格尔芬今儿入宫这事儿他做的多么的不顾后果，为了一个男人和汗阿玛顶撞，难不成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胤禛叹口气，却是不知道该如何做，若是太子……心里瞬间冒出来的这个念头，让胤禛耸然一惊，赶紧的给按下去了。为了防止自己乱想，他起身叫了苏培盛：“福晋这会儿在府里吧？”

苏培盛虽略觉得奇怪，还是恭敬点头：“福晋这会儿大约在正堂呢，爷，要去看看？”

胤禛点头，带着苏培盛往正院。福晋正在看书，见他过来，面上

露出个喜色："爷今儿回来的挺早，晚膳要在这边用吗？"
"嗯，你看的什么？"胤禛随口问道，翻看了两页，见是《烈女传》，就又放下来了："得空了就出门走走，一天到晚的呆在家里，时间久了会闷。"
福晋笑道："也是，那马上就是三月三了，我明儿出门去上柱香？"
"也好。"胤禛想了想，点头："若是我得空，就带你去采些青蒿回来。"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用了晚膳，要安置的时候，福晋笑道："今儿不太巧，我不方便伺候贝勒爷，不如爷到宋妹妹那边走一趟？"
胤禛脸上表情有些停顿，但见福晋眼巴巴的看着他，沉默的点点头，转身走了。
嬷嬷在后面着急："福晋……"
福晋这会儿面色却是十分疲惫，微微摆手："我今儿确实是不太方便。"顿了顿，又说道："再者，总该给宋氏个机会，若是她能抓住，也是她的福分了。"
李氏越来越嚣张，她必得早早抬一个人起来。论资历，也就宋氏能比得上了。
且宋氏以前有过一个孩子，若是能再生一个，好歹也能将这府里的格局给打破了。
这些话没必要解释给嬷嬷听，福晋伸手让人伺候着更衣，但心里到底是有些憋闷。这男人，是她的，却要被她亲手给推出去，女人做到这份儿上，也实在是够艰难了。
可没办法，谁让她是嫡妻呢？那烈女传上，也还有比她更贤惠的呢。
静怡一早就听葡萄叽叽喳喳的说了宋氏的事情，忍不住挑眉重复了一遍儿："爷从福晋那边出来，去了宋庶福晋的院子？"
葡萄使劲点头："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福晋惹贝勒爷生气了，听说爷的表情有些不太好呢。"
静怡眨眨眼，不太可能是惹胤禛生气了。毕竟，福晋那性子，说好听点儿是端庄沉稳，说难听点儿就是没脾气没自我，她犯不着去惹胤禛生气。
那么，福晋这是要抬举宋氏？
"难道是我不够老实？"静怡低声嘟囔道，葡萄没听清楚，侧头问她："您说什么？这个簪子不好看吗？那再换一个？珍珠的怎么样？"
静怡侧脸照照镜子，点头："这个挺好的，就用这个吧，一会儿咱们去给福晋请安。"今儿是初一，也该过去给福晋请安了。
葡萄忙应了一声，又忙活活的给静怡找衣服："今儿是大早朝，贝勒爷定是已经出门了，那咱们穿的素淡些吧？也别惹了福晋的眼，

庶福晋觉得这嫩绿色的如何？”
静怡无所谓的点头，福晋估计也没心情管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第 24 章

退朝之后，胤禛又去找了胤礽，见胤礽十分颓废的样子，就有些着急了：“二哥，您这样，汗阿玛心里定是会越发不满的，您就是不为自己想想，也该为……为那些跟随您的人想想。”
胤礽笑了下：“想什么？孤还是太子，汗阿玛心里再是不满，又能如何？”
胤禛赶紧往外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别人，这才微微松了口气。眼看太子还是精神不振，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道：“二哥就没想过，昨儿汗阿玛为什么会突然过来？”
胤礽这才给了胤禛一个视线，胤禛皱眉在胤礽下手坐下：“前几天，汗阿玛还在扬州济宁，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回了京城？”
二月初康熙就带着人下江南了，这路线，虽说没提早规划，但胤禛和胤礽却是知道，要从山东过，经江苏至松江府，再过扬州到黄河边视察，这才三月初，也才刚过了山东。
胤礽有些颓丧的说道：“不就是为了山东大旱的事情回来的吗？”
胤禛有些无奈：“若是将汗阿玛回来，和汗阿玛昨儿来毓庆宫的事情放在一起看呢？”
胤礽先是笑着摇头，但笑到一半，这表情就在脸上凝固住了。他虽说因着索额图的事情，对康熙多有不满，但终归是太子，该有的敏锐还是有的。
“太子，您日后……”胤禛叹气，胤礽自己呆愣愣的出了会儿神，面色就逐渐坚定起来了：“四弟说的是，之前是我糊涂了，只以为自己只要退让了……却没想到，有些人不光是想让我退让，还想要要我的命，这个，却是我不能答应的事儿了。”
见他恢复以往神采，胤禛这才觉得心里松快了些，但又有一些说不清的感觉。胤禛不敢去深想，只岔开了话题：“今儿汗阿玛已经应允了我去山东的事情，改日我就出发，太子……二哥自己在宫里小心些。”
胤礽点头：“我知道，你也小心些，赈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四弟，我等你平安归来。”
胤禛起身应是，又行礼告辞。
出了毓庆宫，没走多远，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四哥。胤禛转头，就见胤祥一脸笑容的追过来：“四哥，你什么时候去山东？”
“明天。”胤禛说道，胤祥抬手示意了一下：“我这儿有一壶好酒，到四哥府上喝一杯？”

“好。”胤禛笑着点头，带了胤祥出宫。福晋那边听说十三阿哥也来了，忙让人备了饭菜送到前院书房。

胤祥拍开了酒坛泥封，笑着给胤禛倒酒：“说起来，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和四哥一起喝酒了，本来想来个不醉不归的，但明儿四哥就要出门了，我可不敢灌醉了四哥，以免明儿早上头疼。”

胤禛笑到：“无妨，醉了自有解酒汤，随便喝就是了。”

“四哥，其实，弟弟我是有事相求。”喝了两口，胤祥放下了酒杯，一脸不好意思的看胤禛：“四哥这次去山东，能不能带上我？”

胤禛有些诧异：“你想去？”

“是，弟弟也想做点儿事。”胤祥笑着说道，不好意思的伸手抓了抓脑袋：“只是，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做起，还请四哥教我。”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行了大礼，胤禛忙扶他起身：“你若当我是你兄长，就不要这样客气，否则不就是见外了吗？去山东的事儿，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我们一路上定是要吃苦的……”

胤祥急急忙忙的说道：“我不怕吃苦。”

胤禛点头：“我知道你不怕吃苦，我们的侠王，忠肝义胆，怎么会因为要吃苦就退缩呢？”

胤祥脸色通红，伸手在胤禛胳膊上拍了拍：“四哥，就连你也打趣我。”

前年胤祥随着康熙打猎，表现十分勇猛，又武艺非凡，出箭必中，得康熙打趣说是侠王。

“你若是想去，我一会儿就进宫请示汗阿玛，毕竟，之前你也跟着汗阿玛去了山东，那边的情况，你定也熟悉。”胤禛笑着说道，停顿了一会儿，面上带吃了几分疑惑：“汗阿玛好好的，怎么会忽然回京了呢？只为了山东的事儿吗？”

胤祥略有些犹豫，胤禛也不催促，之笑道：“汗阿玛昨儿责备了太子。”

因着要进宫，兄弟俩也没敢放开了喝。胤祥还没开府，就和胤禛一起进的宫。

“胤祥也想去？”康熙那边，听了胤禛的话，略有些迟疑。胤禛忙笑道：“儿臣想着，十三弟也能帮我一些忙，毕竟，再者，他年轻人，体力好，出京忙活一下也是好事儿。”

康熙沉思了一会儿才应了下来，又说道：“那朕就将胤祥交给你了，你是兄长，定要照顾好你十三弟。”

胤禛忙应了下来，等了一会儿，不见康熙说话，就抬头看了看：“汗阿玛，您平日里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儿臣先告退了。”

康熙微微点头，胤禛弓着身子退出了房门。

待回府，福晋就派人来请了。商量的也是胤禛要去山东的事情，福晋面上很是担忧：“这会儿天冷，爷要多带些厚衣服才行，要不

然，爷再多带两个人伺候着？”

不等胤禛说话，就又说道：“爷觉得武氏和钮祜禄氏如何？”

胤禛皱眉：“爷是去赈灾的，不是去享福的，带着两个女人像是什么话！不带！”

见胤禛略有些恼怒，福晋忙将这话给放下了，又提起了别的：“那干粮可要多带些？毕竟路途辛苦，若是错过了饭店，怕是要挨饿了。”

“你做主就是了。”胤禛并不在意，其实他倒是觉得，只要多带些银钱就可以了。缺什么少什么，难道就不能买吗？

可福晋倒是觉得，外面买的哪儿能比得上自家的？于是，忙活活的给胤禛准备，从衣服到干粮，甚至还准备了茶杯餐具。整整六辆马车，上面放着的都是行礼。

胤禛看的目瞪口呆，连连摆手：“减掉一半，要不然，爷这是擎等着被人看笑话吧。”

福晋很是为难：“都是用的着的……”

“减掉一半，要不然就全部不带了。”胤禛很是坚决，福晋无奈，又让人将行礼拆开，不太重要的，就都给拿下来了。

第二天早早起了送胤禛出门，胤祥在府门口和胤禛集合，一看胤禛身后那马车，差点儿没张一下嘴表示吃惊。他自个儿，就带了三五个仆人，每个人背着个小包袱就完事儿了。

察觉到胤祥那视线，胤禛也略有些恼怒。不过这会儿到了出发时候，也来不及再次收拾了，只好当没看见，只摆手说道：“时候不早了，那咱们出发吧。”

福晋目送着几个人离开，叹口气：“之前还说和我一起去采青蒿呢，现在好了，我只能自己出门去烧香了。”

嬷嬷笑道：“爷是去做正经事儿了，回头给福晋挣个郡王福晋的冠服。”

福晋笑着摇摇头：“我倒是不求……算了，叫了宋氏，咱们一起去法华寺吧。”

静怡听说福晋这边的动静，也是有些蠢蠢欲动，她都将近一年没出过门了！可惜，她也不能直接去求福晋，要不然怎么交代哪儿来的消息？

武氏来找静怡抱怨：“也不知道宋氏是怎么讨好了福晋，先是哄得爷往她哪里去，现在又哄着福晋带她出门！我原先看着宋庶福晋还觉得这位姐姐老实呢，没想到，人家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静怡只笑不说话，武氏抱怨了几句觉得没意思，又叹气：“今年怕是又出不了门了，这日复一日的，府里的风景，哪儿有个蚂蚁窝我都清清楚楚。”

深宅后院，也难怪女人们要想法子闹腾。

静怡自觉自己性子比较安稳了，闷了一年也觉得有些快发霉了。

主要是打发时间的东西太少了，她总不能一天天的，只坐那儿做点儿针线活儿吧？

福晋的衣服也没少做，偏偏没能入了福晋的眼。

“李侧福晋也没能出门。”见武氏还是一脸愤愤，静怡就意思意思的安慰了一句：“若是实在是闷了，不如叫了人来打麻将？我这丫鬟也会两下子，这就三个人了，再叫了谁来？”

武氏似笑非笑的看她：“也就剩个耿氏了，你倒是心胸宽广。”

“我可没说叫了耿妹妹，你身边就没个会两手的？”静怡笑着问道，武氏叹口气：“我这身边的，都是蠢笨的，哪儿有妹妹身边的人得用啊。”

“那咱们换换？”静怡不惯她这阴阳怪气的毛病，武氏撇撇嘴，倒也没继续酸下去了：“我今儿也不想打牌，算了，回去练练字吧，也不打扰你了，你坐着，我这就走了。”

静怡也没敢真坐着不动，武氏这心眼，也不比针尖大。她亲自送了武氏到门口，这才回转，不打牌，那做点儿什么呢？总不能回去睡大觉吧？

不过，想了一会儿，静怡还是回去睡了，春困秋乏嘛，多睡睡也能美容。

作者有话要说：　　忘记设置存稿箱时间了……

☆、第 25 章

胤禛在府里的时候静怡都懒得出门，胤禛不在府里了，她连出门的理由都没有了。可又不能整天对着天空发呆，思来想去，索性就开始整备福晋的生辰礼了。也就只差三个月了，算不上太早。

那投机取巧的办法已经用过一次了，也没能讨了胤禛或者福晋的喜欢，所以这次就不能蒙混过关了。只是，要做什么，这个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静怡这次是有点儿想讨好福晋的，不能像是以前一样应付了事了。她以前觉得自己没必要讨好福晋，但是瞧着宋氏能跟福晋出门，她就有些心动了。不说别的，就能带她出几次门也算是有好处的啊。

女红这些太普通了，况且，后院除了福晋有五个女人，估计有四个是要做女红的。

幸好也不是要一两天就给做出来，静怡倒是有大把时间来慢慢想。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她也要开始为自己准备夏季的衣服了。这么一想，好像每天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不过，没布料白搭，这夏天的布料，福晋那边还没送过来呢。

就是这样整天东想西想的，时间也就慢慢过去了。外面的事情，静怡虽然不太关心，但偶尔也是能听福晋说一两句的。

山东那事情，不太好办。胤禛虽然是去赈灾的，但山东去年就大旱一场，到今年二月康熙出巡才揭露出来，这期间有半年时间，百姓们这半年吃什么用什么？

山东的那些官员，这半年来又是做了什么？

福晋也是发愁，这些天往府里送帖子的一个接一个。索性找了静怡她们来商量："眼看着快四月了，庄子上的风景应当是不错的，我想到庄子上住几天，你们谁愿意跟着去？"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上次去寺庙没轮着她，这次去庄子，总能让她跟着去了吧？

"福晋，奴婢跟着去服饰您吧。"忙上前给福晋捶腿，福晋忍不住笑，又摆手："快回去坐着吧，这些个事情，还轮不到你呢，那就算你一个，还有谁想去？"

武氏有些犹豫，李氏则是直接摇头："我就不去了，前些天三阿哥身子有些不舒服，我想留下来照看三阿哥。"

福晋点头："那是应当的，那你就留在府里看家吧。"

宋氏也摇头："奴婢想抄写几卷佛经，马上就是福晋的生辰了，奴婢想供奉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是不能断的，不能伺候福晋，奴婢心里……"

福晋摆摆手："我明白你的心意，那你也留下来吧。"

李氏不去，耿氏自然也是不去的。就剩下一个武氏了，武氏忙笑道："那奴婢就跟着去伺候吧，到时候福晋可别嫌弃奴婢聒噪。"

福晋笑道："看着你们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天天在眼前转悠，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那行，今儿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出发，明儿一早，你们可别睡过头了。"

静怡盼着这一天很久了，自然不会睡过头，生怕在路上挨饿，还特意去厨房要了点心。至于行礼，只收拾几件衣服就行了，又不是要搬家。

庄子距离京城倒不是很远，不过，坐马车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尤其是她现在的身份，还不如当姑娘的时候呢，连掀个窗帘都不能随意掀了。

到了庄子上已经累瘫了，也没心情再出去转悠了。午饭也没吃，直接去睡觉，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了。福晋那边是要去请安的，武氏比她还不如，据说是下午吐了半天，晚上就起不来了。

"你身子若是不舒服，也要尽早说，咱们是来庄子上玩耍了，可不是来受罪了。"福晋特意叮嘱了两句，静怡也都忙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静怡这边才刚起床，就听葡萄说了小道消息："八贝勒带着九阿哥和十阿哥来了，正在前面陪着福晋说话呢。"

静怡有些疑惑："八贝勒？"不应当避嫌的吗？

"福晋那边可有人来说今儿不用去请安？"静怡问道，葡萄摇头："没有，庶福晋要过去请安吗？"

静怡点点头："自是要去的，走吧。"若是福晋不愿意让她进去，门外定会有人拦着的。若是愿意让她进去，那她说不定能去听一些八卦什么的。

不过，到了门外，静怡就又站住了，八卦虽然好，但万一让福晋误会自己是不安分了想打听事情了呢？

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钮祜禄妹妹。"正犹豫，就听见后面武氏的声音，静怡忙转身行礼："武姐姐身子如何了？昨儿听说姐姐身子不舒服，福晋还特意让请了大夫呢。"

"好多了，我这会儿正要去给福晋道谢，你是要去请安吗？咱们一起？"武氏笑着问道，静怡忙点头："好，那咱们一起走吧，等会儿请了安，咱们到外面转转？我昨儿就瞧见前面院子里有一个花园，倒是有不少花苗，我想挑长的好的移栽几株，我那院子里，去年还挖出来一点儿地呢。"

武氏忍不住笑道："这我倒是知道，原先不是听你说要种点儿瓜果什么的吗？"

静怡摇头："又想种花了，瓜果可经不起我折腾。"

"说的好像花苗经得起你折腾一样。"武氏笑着说道，两个人一边聊着天，就到了福晋的院子。嬷嬷进去回话，没多久就又出来，请了她们两个进去。

八贝勒还没走，九阿哥没什么形象的斜坐在椅子上，视线往这边扫了一下，就又挪开去了。十阿哥只端着点心盘子在吃，半个眼神也没给她们。

待她们行了礼，福晋就摆摆手说道："你们先回吧，想出去走走也可以，就是别走的太远了。"

得，一句话没听着，又被人打发出去了。

静怡也没敢磨磨蹭蹭的偷听，都是人精，自个儿动作慢了谁会看不出来？

"你知道八贝勒他们来做什么了吗？"武氏也有些好奇，静怡摇头："不知道，大概是听说咱们福晋在庄子上，所以来拜访一些的吧。"

"福晋在贝勒爷又不在。"武氏不客气的说道，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我倒是有一点点儿猜测，不过，我若是和你说了，你可不许说出去。"

静怡有些无奈："我能和谁说？咱们这府里，我也就能和你说几句话。"

耿氏是撕破脸了，李氏那边是不熟，宋氏那边，人家宋氏是拿自己当隐形人的，她总不能上赶着去找存在感吧？

武氏这才有些满意，声音又低了一些："听说，山东巡抚赵世显，是太子侧福晋林氏的外祖，咱们贝勒不是去山东办差了吗？这差

事，应当是和赵世显有些关系的。”

静怡有些吃惊：“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武氏翻个白眼，伸手比了个八：“这位，大概是想来打听一下咱们贝勒的差事，好回去给大千岁交差呢。”

谁不知道八贝勒胤禩是养在惠妃膝下，和大千岁胤禔是一党的。

静怡在心里将这事儿捋了一遍儿，很明显，山东这次大约是要拉一批人下马的，赵世显是山东巡抚，若是运气好，他说不定能保住官职，顺便还能升升官儿什么的。若是运气不好，那就是头一个摔下来的。

这运气好不好，得看康熙这次是给谁面子了。

太子和大阿哥，眼下已经是水火之争了。

不过，八贝勒这脸皮不是一般厚啊，找女眷打听消息也就算了，居然还亲自出马。

“怎么说也该是八福晋来吧？”静怡嘟囔了一句，武氏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八福晋有了身孕了。”

静怡瞪大眼睛，有点儿不敢相信。武氏见她不信自己，就略有些赌气：“咱们两府就隔着一堵墙，我知道点儿这事情还不是易如反掌？八福晋这段时间可是连贝勒府的大门都不出了。”

“难得有孕，自是要上心的。”静怡笑着说道，武氏翻个白眼：“就八福晋那性子，得罪的人海了去了，她能不上心吗？也是咱们运气好，能遇上福晋这样宽和的主子。”

“好了，别人府上的事情，咱们就不要说了，你真不想去看看花苗吗？自己种两盆放在书桌上，也能增添一些亮色啊。”静怡劝道：“你要是不耐烦照顾，就交给小丫鬟嘛。”

武氏摇摇头：“我不喜欢养花，若是非得要养点儿什么，我宁愿养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什么的。”

静怡眼睛一亮，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好像胤禛是个很喜欢狗狗的？养条狗应该是能有些共同语言的吧？但想想，还是将这主意按下了，太危险了，她那院子不算大，要是养狗了，肯定得带到花园里去溜，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情，自己可应付不来。

尤其是府里有小孩子，虽然不多，但个个精贵，反正比她是要贵多了。

☆、第 26 章

“贵人赏点儿吃的吧，求求您了，赏点儿吧。”枯瘦如柴的老人跪在墙根下，也不敢上前，只捧着碗一下下的磕头。胤祥看着有些不忍，就想打发人去买点儿馒头过来，却是被胤禛给拦下了。

胤祥有些不解：“四哥？”

胤禛抬手点了点，胤祥一眼看过去，面色变了变，随即就低头："对不起四哥，是我莽撞了。"这一条街从头看到尾，全都是干枯黑瘦的人，他给这一个买了，那剩下的可怎么办？

"明天开仓。"胤禛沉着脸说道，胤祥忙点头："好，那咱们圈定几个地点？要派多少人手出来？赵大人那边，他今儿说，仓库里没多少粮食……"

胤祥说着说着，脸色也难看起来了。胤禛黑沉着脸压低了声音："今儿晚上叫了那些人来喝酒，明天咱们亲自去开仓，若是没粮食，那就募捐。"

正说着话，就听见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原本两个人是不太在意的，却是听见有人喊道："城东有人布施了，熬的浓浓的粥，筷子扎进去也不会倒，大家款曲啊！"

胤祥略有些诧异："这会儿布施？也未免太巧了点儿吧？"

"巧不巧的，只要能让百姓们喝上粥，也算是有心了。"胤禛说道，摆摆手招呼了侍卫："去看看是谁家的。"

侍卫应了一声，这边街上的人，也一转眼几乎全跑走了。胤禛正要再说句什么，却见街口有人行色匆匆的抱着包裹过来，压低了声音问道："可是四贝勒？"

胤禛身后的侍卫立马就围了过来，那人知道自己是找对了，立马将手里的包裹放在地上："还请四贝勒为民做主！"

说完，不等那些侍卫反应过来，掏出来一把匕首，反手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刀，瞬间人就倒下了。

胤祥到底年纪小，脸色立马就变了："四哥！"

"快些回去！"胤禛迅速说道，自有侍卫上前抱了那包裹，急匆匆的护着胤禛和胤祥回去。

兄弟俩先找人检查了这包裹，这才让人到外面去守着。

"四哥，这事儿……"翻看完，胤祥脸色有些复杂，停顿了一会儿才略有些艰难的问道："真的和太子有关？"

胤禛并不答话，只看着面前放着的账本。

今儿他和胤祥出门这事儿，是临时起意，谁也没说。却还是半路被人撞了上来，塞了个包裹，那人就直接自尽了。怕是他们这周围，也早早被人监视起来了。那人既送了东西过来，就没想着要活着回去。

这些账本的指证，都是朝向一个人的——太子胤礽的奶兄凌普。

"他可是太子！"见胤禛不出声，胤祥神色就变了，脸色铁青，握拳在桌子上砸了一年："日后这大清的江山……他这样做，将这天下置于何地？将这黎民百姓至于何地？山东大旱，死了多少人！"

胤禛叹口气，原先他也不知道山东灾情如此严重。可自己亲自见了，这心里，就闷得慌了。看看那骨瘦如柴的百姓，看看那连根杂草也没有的良田，他心里对山东这些官员，是半点儿好感也没有的。

可如今，这事儿和太子扯上关系了。

若真是太子在后面……他都不敢想下去了。

难怪汗阿玛会早早回京。

福晋最近大概也是有点儿吃斋念佛的意思，每天用完了膳，就自己呆在屋子里念念经或者捡捡佛豆什么的。这就便宜了静怡了，她每天请过安就直接出门玩耍了。

近的就在院子里挑几株花苗，远的就带着人去田地里走走，正是三四月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可比屋子里有意思多了。静怡自己做了个风筝，一天往外面跑三趟。

福晋身边的嬷嬷唠唠叨叨的汇报静怡和武氏的情况："武庶福晋不太爱出门，就是站在院子看看花草，然后画个画儿什么的，钮祜禄庶福晋快玩儿疯了，奴婢昨儿还听钮祜禄庶福晋身边的丫鬟说，带过来的鞋子不够用，特意找了乡亲买了几双草鞋。您瞧瞧，堂堂四贝勒府的庶福晋，这两天就穿草鞋！"

静怡若是听见这话，定是要反驳两句的，草鞋怎么了？跑一天一点儿都不出脚汗，凉爽的很呢。再者，田间穿这个，走路也方便啊，不像是缎子谢，沾了泥水就走不成了。

"她倒是天真烂漫。"福晋顿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嬷嬷没接话。

"回头让人打些野味。"福晋又吩咐道，嬷嬷忙点头："昨儿还有人送了兔子过来，要不然，今儿让人给做了？"

"那兔子，养在院子里？"福晋问道，嬷嬷忙点头，顿了顿，又笑道："钮祜禄庶福晋这性子，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像是武庶福晋，听说那兔子是要拿来吃的，眼眶立马就红了，一脸的舍不得。钮祜禄庶福晋呢，则是一脸期盼，恨不能立马就吃上。"

顿了顿，那嬷嬷又补充道："大约是因为贝勒爷不在？"

福晋轻笑了一声："钮祜禄氏在贝勒爷面前怕也是如此，她这人，老实是老实，但也不傻。这人啊，性子各不相同，武庶福晋就喜欢没事儿画个画儿，写首诗什么的，钮祜禄氏则是一心惦记着吃了。"

两个人将这两个庶福晋翻来覆去的讨论了一番，福晋得出了个什么结论，是谁都不知道的。

反正，五天之后，她们就又回京了。

胤禛的消息，静怡是一直没听说的。一直到五月过完，天气逐渐热起来，胤禛才忽然在府里现身了，这时候静怡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回京了。

可胤禛回来，不代表静怡就有机会和胤禛相处了。也不知道朝堂上出了什么事情，胤禛每天仍是早出晚归的，甚至连福晋都甚少见到他的面儿。

六月初是福晋生辰，一大早静怡就赶紧过去请安。李侧福晋比较直接，笑着问道："福晋今儿生辰，可有什么打算？咱们府里，也有

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热闹了，不如请个戏班子来唱一出？”

福晋脸色就沉下来了，李侧福晋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想听戏就不请戏班子呗，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宋氏微微往前倾身：“福晋，奴婢前段时间抄写了几卷佛经，都是在佛前供奉过的，但愿佛祖保佑福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但愿佛祖保佑大阿哥早日投胎转世，下辈子得享荣华富贵，健康又长寿。”

静怡恍然大悟，福晋的生辰是在六月里，去年大阿哥，也是在六月里没了的。不过是一个头一个尾，所以才没人记在心里。但大阿哥这忌日还不到一周年，李侧福晋就提议唱出戏热闹热闹什么的，就让福晋心里窝火了。

看来，福晋今年的生辰，是不会大办了。

看宋氏让人将佛经送上来了，武氏也忙起身笑道：“福晋也知道，奴婢女红不好，除了这一手画儿，就拿不出别的了，这仙鹤贺寿图，是奴婢的一番心意，还请福晋别嫌弃。”

福晋脸色这才微微缓和，微微点头，却是冲着宋氏说道：“你有心了。”

宋氏忙摇头：“奴婢不能为福晋分忧解难，心中甚是愧疚难安，奴婢也就这么点儿本事了，只能日日夜夜替福晋祈福，只求福晋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说完行礼，福晋面色温和的点头：“你是个好的，听月，赏宋庶福晋一些佛前香。”

李氏心里暗恨，却也不得不起身：“福晋勿怪，妹妹刚才一时失言了，妹妹这就给福晋赔罪。”行完了礼，直起身子笑道：“妹妹也给福晋准备了生辰礼，妹妹多年不动针线，手生的很，就不拿女红出来献丑了。”

一边说着，一边让丫鬟们将礼物拿出来，盒子一打开，她下手坐着的静怡都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李侧福晋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送了一套金首饰。

这是在福晋面前显摆她有钱呢，还是显摆她得宠呢？

福晋倒是好涵养，半点儿不动怒，微微点头，自有人将礼物给收下了。

轮到静怡，静怡忙起身，叫了丫鬟帮忙展开自己带来的布卷：“奴婢别的不擅长，也就在女红上略有些心得，特意为福晋绣了这个富贵牡丹，盼着福晋能喜欢，也好赏赐奴婢一两块儿点心。”

福晋忍不住笑道：“只要两块儿点心？”

“是，奴婢自打上次吃了一次，就日也惦记夜也惦记，福晋就怜惜奴婢一回吧。”静怡笑着说道，福晋挑眉：“好，看在你辛苦这一场的份儿上，点心少不了你的，回头就让人给你送过去。”

静怡忙笑着行礼，然后退下，然后是耿氏。她也送的自己的针线活儿，一身衣服，倒也没和静怡的撞在一起。

送完了礼，众人都很有眼色的告退，不管福晋今儿有什么打算，但肯定是不想让她们在眼前碍事儿的。

“福晋，午膳要多准备些吗？”听月过来问道，福晋正在出神，听她又问了一遍儿才点头：“多准备些吧，贝勒爷说不定会回来。”

这么些年，她过生辰的时候，胤禛都是要陪着她的。

☆、第 27 章

然而午膳时候，胤禛并没有回来。福晋略有些失望，却还是笑道：“说不定爷这会儿正忙着呢，自打回京，他就时常这样不见踪影的，这些饭菜，你们拿下去用吧。”

嬷嬷忙来凑趣：“那奴婢可有福气了，刚才奴婢就看着这些饭菜流口水了呢，多谢福晋赏赐。”顿了顿，又笑着安慰福晋：“贝勒爷晚上定会回来的，奴婢再让厨房晚上准备着？”

福晋想了下，略微摇头：“不用了，说不定爷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呢，咱们还是照常用膳吧。”

嘴上是这样说，但心里还是盼着胤禛能早些回来的。

胤禛在宫里，面对康熙，却是有些急躁：“汗阿玛，这事儿不能轻易放过……”

康熙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这事儿到此就结束了，往后的，你不用继续查了，这段时间辛苦了，早点儿回去，也好养养身子，朕的这些儿子里，也就你身子骨差了，可别累着了自己。”

胤禛有些无奈，但看康熙一脸不要听的神色，终究还是无奈的行礼告退了。

走了几步，心里还是有些不忿，索性就去了毓庆宫。太子正坐在桌前看折子，见他进来，就笑道：“四弟今儿到时有空过来，可是差事办完了？”

胤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太子殿下想必是知道臣弟这段时间正在办的差事吧？”

胤礽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知道又如何？”

“太子殿下。”胤禛开口喊了一声，却是不知道往下应当要如何说了。胤礽见此，挑了挑眉：“四弟，是在为之前的差事为难？遇见了什么难处？”

“太子殿下为何……”胤禛声音有些艰涩，可问到一半，依然是没能问出来。胤礽也不着急，面上带着笑容，慢慢等着。

良久，胤禛叹口气：“太子殿下，您是太子，日后……您现在这样，是在自毁根基！”

胤礽面上的笑容收了收，停顿了片刻放下了手里的茶杯，侧头看胤禛：“四弟是在暗示孤什么吗？让孤想想，四弟你之前办的差事，

是山东救灾的差事，前段时间听汗阿玛说，你拿回来几本账册，四弟，这事儿，和孤扯上关系了是吗？”

胤禛有些恼火，他原先也不信这事儿和胤礽有关系，但他和胤祥回京之后私底下也查探了一番，不说是实打实的拿了证据吧，也是有七八分的确认的。

他想来劝诫太子几句，可又张不开嘴，毕竟这事儿说出来，那就是丑事了。太子身上，可不容许有污点。

“四弟，孤是被冤枉的。”胤礽看着胤禛说道，神色很是认真严肃：“孤知道这一众兄弟里，唯独你最是忠心，你且放心，你待孤的一番心意，孤都知道。”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出宫了。”停顿了一会儿，胤礽忽然说道，胤禛有些着急：“二哥！”

“你放心吧，孤没事儿的。”胤礽摆摆手，不欲再说。胤禛无奈，只好退出去。

胤礽站在窗前，看着胤禛出了毓庆宫。慢慢的，收起了脸上笑容，面无表情，眼神带了几分阴森：“孤能怎么办呢？这世道，做点儿什么不要钱？”

索额图已经没了，他的吃穿用度哪个不需要过康熙的手？若他只是普通皇子，日子过的艰苦些也无妨，可他偏偏是太子，又有个大千岁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也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了。这银钱，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

呵，大千岁，看，连千岁都喊上了。

他这个太子，也还只是个千岁。

胤禛不傻，虽然太子将这话题绕过去了，但这事儿本就是他负责的。一国太子，都能指使手下之人去贪污，这日后，大清的江山，还能安稳吗？

刚出了宫，就听见有人在不远处笑道：“这不是四贝勒吗？刚打宫里出来？正好今儿奴才得了坛好酒，四贝勒赏光，咱们去喝一杯？”

一抬头就看见隆科多站在前面，笑的一脸浪荡。

“佟佳大人。”胤禛捧拳，和隆科多打招呼，隆科多摆摆手：“咱们也算一家人了，不用如此客气，奴才也就不给四贝勒行礼了，四贝勒勿怪。”

康熙对佟家多有照顾，又有孝懿仁皇后的面子在，胤禛并不和隆科多计较这些，只有些为难的说道：“我府里还有……”

“四贝勒。”隆科多笑了下，伸手比划了个数字：“今儿奴才可是在御前行走。”

胤禛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会儿，点头：“那好，去喝一杯吧。”

“四贝勒倒是大忙人，这小半年没见你踪影了。”找了酒楼，要了雅间，隆科多坐一凳子，踩一凳子，伸手斟酒，往胤禛面前推一杯，

往自己面前放一杯，笑哈哈的说道：“咱们也不说虚的，四贝勒只说，那边的事儿，是不是和这位有关系？”

点了点山东的方向，又比划了个二。

胤禛不出声，隆科多啧啧了两声，扔了两粒花生到嘴里：“今儿皇上拟旨，授凌普内务府总管大臣。”

凌普是太子奶兄，那账本的幕后之人。

胤禛脸色就变了变，隆科多又笑道：“你说，这人有什么好？皇上就非得认准了他呢？什么事儿都能替他擦屁~股！这回好，大阿哥又是白出力了。”

“佟佳大人，有何指教？”胤禛沉声问道，隆科多抬手拍胤禛肩膀：“哎呀，你这人就是太没意思了，我就非得是要有点儿意图，这才能找你说说话？”

话是这么说，接下来隆科多立马压低了声音：“我瞧着，这位啊，大概还是不能行，索额图一没，这位行事就没了个章法，连这等事情都敢伸手，日后保不准就是个被……咳，的命。”

胤禛面色立马就变了：“佟大人慎言！”连佟佳都不喊了。

隆科多吊儿郎当的吃花生：“我觉得四贝勒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您就没想过，另起炉灶？”

胤禛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隆科多！看在你是佟家人的份儿上，看在我皇额娘的份儿上，这话我就当没听见，再有下次，休怪我不留情！”

说完转身就走，隆科多嗤笑了一声，哼哼唧唧的唱道：“只剩下花有清香月有荫，且喜得一天好事今宵定……”

胤禛的脚步顿了顿，又立马加快了速度下楼。

心烦意乱，回了府就直接进了书房，吩咐了苏培盛谁来也不应。

福晋等到天色微微黑，还是没等到胤禛的身影，实在耐不住，就叫了嬷嬷来问：“爷还没回来？”

嬷嬷支吾了两声，福晋何等聪慧，立马就明白过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个时辰前。”嬷嬷小声说道，福晋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咱们过去看看吧，这天色已晚，也不知道爷用了晚膳没。”

嬷嬷忙扶她起身：“您慢些走。”

到了书房，却是被拦下了。苏培盛低头哈腰，整个人弯成了一只虾，连连赔罪，却是半步也不让。

福晋面色微微变，沉默良久，叹气：“既然如此，我也不打扰了，爷若是觉得饿了，就吩咐人到厨房去取。”

福晋的脸色算不上好看，嬷嬷有些心惊胆战，但还是低声安慰道：“贝勒爷说不定有重要的差事要忙，贝勒爷出息了，您以后不也跟着享福吗？等日后贝勒爷给您挣个亲王妃的冠服，到时候看谁敢轻慢您！”

“差事？”福晋扯了扯嘴角：“往年可不见他有什么重要的差事耽误了。”

“上次皇上不是刚交给贝勒爷一件儿大差事吗？”嬷嬷绞尽了脑汁的想要劝慰福晋，福晋却是摆摆手：“不要提了，既然他忙着，咱们也不用等了，让厨房将晚膳送过来吧。”

天色已晚，嬷嬷帮着摆好了碗筷，看着福晋挺直着要背坐在桌边，一个人对着满桌子的饭菜，蓦然就觉得有些冷清凄凉，又觉得这画面太不吉利了些，忙摇头甩开，笑呵呵的凑上前：“奴婢伺候您用？您爱吃什么，奴婢可都是记着呢，绝不会让您吃的不高兴了，福晋就赏奴婢个脸面，让奴婢伺候您？”

福晋笑道：“好，那就有劳嬷嬷了，要是伺候的好，我可是重重有赏的。可若是伺候的不好，就罚嬷嬷亲自为我做你最拿手的点心吧。”

“有福晋这话，奴婢定要好好表现才是。”嬷嬷笑着说道，拿了筷子帮福晋夹菜。又有听月等人在旁边凑趣，倒是不显得室内安静了。

大夏天的，又有外面蝉鸣，热闹着呢，刚刚那脑袋里出现的什么冷清，完全就是她多想了。嬷嬷将一颗心放进肚子里，笑呵呵的劝福晋：“这个多用些，您身上有些凉，这个补气血，对妇人是最好了。”

福晋含笑点头，心里暗暗算着日子，神婆说得养两年，这才大半年，还有一年呢。到时候，定要生个和弘晖一样的孩子才行。

☆、第 28 章

不出三日，凌普授内务府总管之职。原山东巡抚赵世显，平调河道总督。山东这事儿，就此结案。

然后，康熙再次决定巡幸塞外，这次却是带上了太子，还有大阿哥胤禔，连十三都被带去了，胤禛却是被留下了。这事儿对胤禛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三阿哥胤祉上次被康熙下令负责修明史，是分不开身做别的事儿的。年长的阿哥里面，就轮到胤禛了，这次留守京城，也是胤禛执掌要事。

他头一次接这样的重任，只恨自己没生成四五个人，能一个衙门分一个。忙的连弘晖的忌日都忘记了，福晋因着这事儿，对胤禛摆了几天脸色。

胤禛理亏，但他是真分身乏术，只叫苏培盛在自己私库里翻找了几件贵重物品给福晋送过去当赔礼了。可福晋哪儿稀罕这个，夜里自己憋闷，很是掉了几回泪。

连静怡都察觉到那几天福晋的心情并不是很好，眼睛都有些红肿，但胤禛那边，却是没什么表示。这夫妻俩的事儿，静怡总不能出

面去当个和事佬，就只当自己是没看出来。

不过李氏就没那么好心了，笑盈盈的安慰福晋："这是想起来大阿哥了？福晋别伤心，咱们府里这些孩子，哪个不要叫你一声额娘？您只当他们都是您亲生的就好了。"

狠狠给了福晋一刀子，福晋气的脸色都变了。宋氏忙帮福晋说话："福晋这是晚上没休息好，回头好好睡一觉就好了，要不然，奴婢帮福晋做几个枕头？换着用，说不定还能睡好一些。"

福晋看着李氏，旧话重提："前面院子已经收拾妥当了，明儿就让二阿哥搬出去吧，都五六岁了，哪儿还能和你住在一起？这身边伺候的人，我也已经挑好了，未免妹妹那院子人手不够用，所以弘昀身边，你就让他只带着个大丫鬟就行了。"

顿了顿，又说道："至于那奶嬷嬷，也送走吧，又不是还要吃奶的小孩子了，二阿哥可是贝勒爷的长子，总不能一直让个奶娘照看着。"

不管李氏那脸色，福晋抬头就冲外面吩咐道："听月，等会儿你帮着李侧福晋去收拾一下二阿哥的日常用的东西。"

李氏张张嘴想说话，福晋又说道："昨儿我和爷说过这事儿了，爷也是已经应了，李妹妹若是觉得不妥当，回头再找贝勒爷商量商量，但我这儿做了决定的事儿，还是要办下去的。"

李氏脸色煞白，好半天才强笑道："奴婢不敢，奴婢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那就好，李妹妹日后也少去前院比较好，二阿哥也长大了。"福晋沉声说道，又冲下面摆摆手："行了，没什么正经事儿，就都回去吧，这段时间天热，你们也别在外面折腾了。"

出了福晋的院子，武氏轻笑："李侧福晋怎么就不长记性呢？这又不是头一次了，她还能连着栽两回，我也是佩服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大约是得意忘形了？只想着福晋没孩子，这府里的孩子都是她生的，却忘了福晋才是这后院的主子，她就算是个侧福晋，也只能算是半个主子。

好戏是一场接一场，胤禛今儿难得回来，没到后院呢，就撞见了哭的梨花带雨的李侧福晋。

"爷，妾身也知道，二阿哥是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只是二阿哥他这么小就要离开亲额娘，身边还不能带个熟悉的丫鬟婆子，这是不是……"

李氏虽然不聪明，好在也不傻，没明目张胆的说福晋的坏话，只做出担忧的样子来。胤禛略有些头疼的揉揉额头，他这几天本就忙的脚跟不着地，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处理这府里的事情，心情就略有几分不耐烦了。

但到底是二阿哥的亲额娘，他现在也就两个儿子而已。

"福晋是如何说的？"沉默了一下，胤禛问道，李氏抿抿唇，很是

谨慎的回道："福晋说，二阿哥长大了，身边伺候的，不能有太多女人。"

"福晋说的很有道理，她不会害了二阿哥的，你听着就是了。"胤禛随口说道，没当着面儿的说指责福晋不对。但到了石榴院，还是略露出了几分不满："弘昀年纪还小，身边就是带着个嬷嬷又能如何？他小小年纪，院子里不放个年纪大的，能镇得住场子吗？"

福晋垂着眼帘不说话，心里却是一阵阵的闷痛。前段时间是弘晖的忌日，你可曾想起来问过一两句？哪怕就是问问烧了香没有，也算是你当爹的心意啊。可你半句没问，现下不过是弘昀搬个院子，李氏过去哭一哭，你就要来指责我这个福晋了吗？

"爷的意思是？"福晋赌气问道，胤禛半点儿不犹豫："就让他那奶嬷嬷跟着过去伺候吧，弘昀年纪大了，也知道应当亲近谁了，不过一个嬷嬷，又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不凑巧的很，我今儿刚让那嬷嬷回了内务府，这会儿大约是已经被送到别家去了，爷若是实在不放心，我就让刘嬷嬷过去伺候着二阿哥？"

福晋绷着脸说道，刘嬷嬷原先是福晋的大丫鬟，出宫之后嫁了人，之后就是怀孕生子，前段时间才又进了府，还没个正经差事。

"爷是不信任我？"见胤禛不说话，福晋冷笑了一声问道。胤禛有些头疼，忙说道："我若是不信任你，又怎么会将弘昀搬院子的事情交给你？既然你看好刘嬷嬷，那就让刘嬷嬷去伺候吧。"

说完起身："我还有些事情，今儿就宿在前院了，晚膳也在书房用，你早些安置了，晚上就不用等我了。"

福晋看着他的背影，气的身子都有些哆嗦了："这就恼了？气我不给李氏面子，所以都不愿意留宿了？"

嬷嬷忙劝到："大约贝勒爷是真的在忙，毕竟皇上这段时间不在京城，咱们贝勒爷要将京城的事情给皇上汇报过去 ，大大小小的，哪样不要他操心？"

福晋沉默半天，叹口气，她总以为他和她一样，是将弘晖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的，然而今天她才发现，弘晖只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对胤禛来说，除了弘晖，还有弘昀，还有弘时。

她原以为他们两个是夫妻，彼此最为亲近，然而，除了她，这府里还有李氏还有宋氏还有武氏，还有那么一大堆的女人。

她高估了弘晖在胤禛心里的地位，也高估了自己在胤禛心里的地位。

李氏闹了一场，不光没能成功的将弘昀原先的奶娘送过去，还被福晋光明正大的派了嬷嬷去照顾弘昀，瞬间整个人的气势就变弱了，再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这脑袋就低垂下来了。

这事儿不算多隐秘，武氏大约是个闲不住的，就出头撩拨了李侧福晋几句。李侧福晋对上福晋是暂时没办法，但对上武氏可就是碾压

了，三两句下来，挤兑的武氏泪汪汪的。
　　静怡在下面暗暗叹气，遥想当年，她刚进府，虽说内里不知如何，但好歹面上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说两句酸话也是点到为止，并没人很放在心上的。
　　这才一年，就好像忽然起了狼烟一样。
　　这事儿说不好缘由，有是性情变了，也有福晋不爱管事儿了，更有胤禛几乎半年不进后院了。自打从山东回来，还没听说胤禛去过谁的院子呢。
　　女子嘛，没了恩宠，可不就是要生闺怨了吗？
　　就是她自己，自认心胸宽广，却也要在心底猜测胤禛在忙些什么了。
　　福晋不耐烦见她们争吵，一摆手让大家伙儿都散了。
　　武氏跟着静怡，一路上不停歇："她以为自己是谁呢，真当这府里就是她的天下了？生了儿子又如何，不过一个侧福晋，还不是要被福晋压在头顶上？"
　　"武姐姐，你这嘴，再不收敛点儿，怕是回头连福晋都不愿意护着你了。"金静怡无奈叹气，武氏用帕子遮嘴，嘟嘟囔囔："说的好像她往日里护着我来着。"
　　"武姐姐若是闲着无聊，不如咱们在园子里转转？"静怡提议，她今儿可不想再回去做针线活儿了，她连明年夏天的衣服都给做完了，再做下去真成绣娘了。
　　"大热天儿的，有什么好转的，不如去我院子里，围着冰块儿坐，咱们画个画儿什么的？"武氏被岔开了话题，也不惦记刚才的事儿了，脸上阴转晴，笑嘻嘻的拉静怡："你上次送我一个帕子，我还没回你礼物呢，不如我给你画个肖像画？"
　　静怡想了一下，点头应了："那你可得将我画的好看点儿，要不然我是不依的。"
　　"你放心就是了，我定将你画成倾城绝色。"武氏笑着点头，拉着静怡迫不及待的回去，张开了画纸，令静怡坐在窗边拿着绣棚做样子，她自己低头认真作画。
　　到了晚上，却是听葡萄偷偷打听了消息："贝勒爷去了福晋的院子，随后又去宋庶福晋那边了。"
　　顿了顿，还是没忍住："庶福晋您也多讨好讨好福晋，说不定这好事儿，也能落到庶福晋头上。"
　　静怡戳她脸颊："再说这话，我可要罚你月钱了。"她就是有这心，也没这手段啊，实在是没办法让自己和宋氏一样将腰弯到膝盖底下。

☆、第 29 章

会讨好人也有会讨好人的过法，到了中秋，宋氏就含羞的向福晋请示，想请个大夫过来看看。福晋也是过来人，见她脸上还有喜色，大约就猜出来几分了。

大夫过来一把脉，怀孕正好是两个月。

宋氏是一脸惊喜，福晋眼神淡然，面上却还带着几分笑意："咱们府里，很久都没好消息了。宋妹妹这一胎，来的是刚刚好，日后你也好好养着，争取给贝勒爷生个白白胖胖的小阿哥。我和贝勒爷，也记你一大功。"

"多谢福晋，奴婢能有今天，也都是福晋提携，日后奴婢定当牛做马报答福晋的大恩大德。"宋氏忙行了大礼，福晋赶紧让人扶她起来，挑眉笑道："你可得顾着你自己的身子，现下可没什么比你肚子里的孩子更重要的。"

说着，又看众人："你们也应当努力些，早日为贝勒爷开枝散叶，我也记你们大功。"

武氏很是艳羡的看了看宋氏的肚子，又暗暗撇嘴，对面静怡将她那动作看的一清二楚，心里暗自为她配音——光自己努力有什么用？没男人怎么怀孕？

配完音又觉得太污了点儿，赶紧的扯开思绪，保持面上羞涩笑容，听李氏酸不拉几的恭喜宋氏，又忍不住转头去看耿氏脸色——进府就讨好李氏，现如今，讨好福晋的宋氏也已经有孕了，也不知道耿氏后不后悔。

没多久，这请安就又散了。

静怡刚换了衣服，拿了小铲子，准备去院子里给自己的花儿松松土，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就见毛丫笑嘻嘻的过来，摊开手让静怡看："耿庶福晋赏的，说是想拜访一些小主，您看，见还是不见？"

"不……"一个字才说出口，就听门口传来耿氏的声音："姐姐，您就给妹妹个面子，让妹妹进来和您说说话？"

静怡叹口气，真是人在家中坐，祸……好吧，也算不上是祸，不过反正不是福。

"我这儿没什么好茶水，耿妹妹担待一些。"静怡摆摆手，让葡萄去倒茶，自己也没闲着，继续去她那一块儿小花圃里翻土，去年冬天她带着葡萄毛丫她们翻弄的，地方不大，也就种一些花花草草。

不过，没用什么肥料，顶多弄点儿草木灰，所以这花苗长的也不怎么好，一股子弱柳扶风的姿态。静怡看着不太舒服，正想着今年冬天是不是给储点儿肥。

"我来帮姐姐吧？"耿氏很客气的说道，静怡忙摆手："可别，你穿着绣花鞋呢，万一弄脏了倒是可惜了，我这一地的花苗，都没你这一双鞋子值钱。"

至于她自己，还是之前去庄子上买的草鞋。便宜耐穿不怕脏，好处多多。

耿氏迟疑了一下，也就真没再继续往前凑了，只站在静怡身后，略有些忐忑的问道：“姐姐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静怡手上顿了一下，有些疑惑的问道：“生气？我生什么气？耿妹妹是哪儿做的不对得罪我了吗？”

“姐姐，我真的后悔了，这都一年了，每次看见姐姐，我这心里，就又痛又悔，恨不能时光倒转，我再不犯以前那样愚蠢的错误。”耿氏说着眼眶就红了，蹲下身子给静怡行礼：“当时我年少无知，姐姐您大人大量，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静怡不耐烦的皱了皱眉：“早先发生的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你也不用来和我赔罪。”

说起来也是她运气好，胤禛竟然没迁怒与她，否则，她在这府里的日子，大概就要难过了。

她虽然不算受宠，但一向老实，所以哪怕胤禛来她这儿，福晋也不阻止。府里有什么好东西了，偶尔福晋也会给她送一些。像是分发月例这种事儿，也从没拖着她的。

可耿氏就不一样了，自打她明晃晃的表示自己要跟着李氏之后。先不说胤禛去她那院子的次数少了，只说每天的饭菜，同样的月例，静怡就能吃上点儿比较用心的，偶尔还能点点菜什么的。比如说猪肉，静怡能吃个冰糖肘子什么的，到耿氏那儿，就是肉包子或者肉丝炒菜了。

同样的布料，静怡就能得个颜色好花色新的，耿氏就只能最后落个不怎么衬她肤色的。

李氏虽然能填补一下，但李氏自己都只是个侧福晋，胤禛又是一板一眼的性格，这后院的事情既然交给了福晋，他就很少插手。李氏的东西，又能富裕到哪儿去？

耿氏是早就后悔了，可偏偏，上了贼船就难下来了，哪怕是看在二阿哥的面上，她也不敢再去得罪了李氏。

可现在不一样了，宋氏怀孕了。

这后院的女人，哪个不希望自己能生个孩子？

跟着福晋若是有这好处，那耿氏就愿意将自己脸皮扔在地上踩。脸皮算什么？能吃还是能喝？

静怡听她嘟嘟囔囔的说自己的后悔，心里感叹，难怪这位能生个五阿哥呢，就冲这脸皮，谁也招架不住。

“真的，姐姐，这府里，就咱们两个是一起进来的，若是咱们两个再不齐心协力，日后这府里就没咱们站的地儿了。”见静怡就跟没听见一样，耿氏就有些着急了：“李侧福晋有儿有女的，自是不怕福晋会对她如何，现下宋庶福晋也有了孩子，武庶福晋又向来是得宠，有孩子是早晚的事儿。”

武氏却是算是得宠的，相比她和耿氏来说。

以前福晋没捧着宋氏的时候，武氏也算是独一份儿了。

“姐姐你就不想要个孩子吗？像是二阿哥那样可爱的孩子。”耿氏问道，见静怡不为所动，抿抿唇，又说道：“后年就又该选秀了，到时候，咱们府里，不定会进来几个呢，那可都是水灵灵的小姑娘。”

“孩子这事儿吧，我觉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有的，若是没有缘分，强求不来。”静怡终于抬头，看着耿氏笑道：“我觉得我这会儿，还没什么缘分。”

她今年才十四，生孩子这事儿，离她太远。她珍爱生命，坚决不会在十八岁以前生孩子。

昨儿晚上睡觉她还觉得胸前闷闷的疼呢，可见是还在长身子，说不定日后也能□□？静怡低头看看自己现在干瘪瘪的身子，她自己都觉得没什么看头。

再看看耿氏，略有些羡慕，也不知道人家是吃什么长大的。

“姐姐既然不着急，那不如帮妹妹一把？”沉默了一下，耿氏忽然说道：“待日后妹妹得偿所愿，也定会帮着姐姐的。”

“生孩子这事儿吧，得靠你自己，我是帮不上忙的。”静怡脸色略有些古怪的抬手，本想拍拍耿氏的肩膀的，但发现自己比耿氏还略微矮了那么一点儿，就又淡定的收回手，两手互拍了一下，将泥土给拍掉。

“妹妹若是没什么事儿，还是尽早回去吧，天色不早了，该用午膳了。”静怡笑着说道，耿氏抿抿唇，还是有些不死心：“姐姐，妹妹这次是十分有诚心的，您若是不信，妹妹就先展示自己的诚意？”

静怡摇头：“不管你诚心还是不诚心，我现在真觉得我和孩子没缘分，你若是想要孩子，就自己去想办法吧。”

看耿氏不甘不愿的出了门，葡萄才凑上来问道：“庶福晋，万一耿庶福晋心里怀恨……”

“怀恨又如何？”静怡不当回事儿：“若是她得宠，怕是也顾不上我了。时候真不早了，去厨房取膳吧，我昨儿说想吃荷叶鸡，也不知道今儿厨房准备了没有。”

“定是准备了，李大厨向来用心，八面玲珑呢。”葡萄笑着说道，转头叫了毛丫，两个人一起去厨房取膳。

下午小睡了一会儿，睡醒也没急着起床，躺那儿想下午要做点儿什么。想着想着这思绪就跑歪了，开始在脑子里虚构小剧场了。正想的入神，就听葡萄压低了声音在床边说道：“庶福晋，贝勒爷来了！”

静怡一惊，翻身起来，忙掀开了床帘，踢踏了鞋子就往门口跑，隔着屏风隐隐绰绰的看见正堂椅子上坐着个熟悉的身影。

“庶福晋，衣服还没穿呢。”葡萄又不敢大声喊，但两个屋子就隔着一个屏风，之前天气热，门帘就没挂，这声音，早传到外面胤禛耳朵里了。

静怡有些尴尬的出来行礼：“贝勒爷，您怎么过来了？”

胤禛难得带了点儿笑意：“怎么，不欢迎爷？”

“不是，是很久没见爷了，很是惊喜。”静怡脸红红的说道，眼睛亮闪闪的看胤禛，若是她能将胤禛拿出去换钱，那肯定能赚很大一笔的吧？啧，这样自己不就成老鸨了吗？

“倒是嘴甜。”胤禛笑着说道，拉了她在身边坐下：“这几天忙什么呢？”

“做了几身衣服，做了些荷包，又种了些花草。”静怡拽过针线筐，拿了荷包在胤禛身上比划：“这些是送给爷的，爷看看喜欢吗？若是不喜欢，奴婢下次做些别的。”

☆、第 30 章

“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点了点院中的花草，胤禛笑着问道，静怡略有些不好意思：“种的不好，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上不得大雅之堂。”

胤禛笑了一声：“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静怡傻笑，这话不好接。将茶杯往胤禛跟前推了推，静怡笑着问道：“爷，上次我让人给您送去的点心，您觉得如何？”

“挺不错。”胤禛点了点头，顿了一下又补充：“虽说味道也就一般，但胜在心思奇巧，说起来，你倒是有几分歪才，这点心也能让你做出来点儿与众不同来。”

静怡心里略得意，那是，想当年，一入烘焙深似海，从此体重是路人。至于味道一般的评价，静怡是不放在心上的，没有趁手的工具，她能做到如此地步，已经是难得了，她不需要别人的夸奖，只要自己满意就行了。

“爷若是喜欢，我下次多做些。”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又想到些琐事，就问道：“明儿就是中秋节了，咱们府里可请了戏班子？”

“怎么，想听戏了？”胤禛问道，又摆摆手：“这事儿自有福晋来安排，若是想知道，就问问福晋去。”

“今儿忘记问了，明天又是中秋，就不用问了。”静怡叹气说道：“还有一晚上才能知道答案，我这急性子哟，说不定晚上会忧心的睡不着。”

这叹气的样子，逗的胤禛哈哈笑，忍不住伸手揉她头发：“你安心睡着就是了，若是明天府里没有请戏班子，回头我让人带你出门去看看。”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万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真的？能出门去看看？”

“我若是得空，就带你出门走走。”胤禛点头笑道，静怡直肠子，拍手笑道：“那我现在倒是盼着明儿咱们府里没有请戏班子了，在府里看和到外面看，我还是想选择后者的。”

“为何？”胤禛问道，静怡眯着眼睛笑：“当然是因为外面更热闹些，除了看戏，说不定还能看看别的？东大街上有杂耍的，京城西边有一条小吃街，红桂坊那边胭脂水粉多，我很久没去过了，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改变。”

“你倒是见多识广。”胤禛含笑看着静怡：“想必以前经常出门，现下倒是委屈你了，困在这府里不能动弹。”

“爷，我不委屈，这世间事儿，哪儿有两全的，我喜欢爷，自是愿意为爷守在这院子里的。”静怡大大方方的说道，胤禛眉头微皱，须臾又放松了下来：“不委屈就好。”

“时候还早，爷要不要看会儿书？”静怡仰头问道，胤禛摇摇头：“不看了，可有棋盘？”

静怡嘴角抽了抽，瞧瞧，地位不同，这打发时间的东西也不一样，人家这个一听就是高大上，自己那个，没事儿打打麻将什么的，太低俗了点儿。

“有倒是有，不过我也不太会，爷和我下岂不是白耽误工夫吗？”静怡尴尬的说道，胤禛微微笑：“不要紧，你若是不会，我让着你些。”

很快，胤禛就想吞回自己这句话了。

静怡岂止是不会，她那水平，走三步能悔两步。还有一步是瞎走的，完全找不到什么规律痕迹。

不过，痛快倒是真痛快了，不用费劲心思去考虑应该怎么走，轻轻松松就能完胜对手。然后好整以暇的看对手那抓耳挠腮的形象，再轻松不过了。

说是下棋，不如说是在玩闹。晚膳胤禛是在这边用的，用完了自然就留宿在静怡这边了。

中秋这天，府里还是请了戏班子的。去年是为着弘晖的事儿，可弘晖到底只是个孩子，也犯不着让全府的人都惦记着，连一应娱乐都取消掉。

所以今年就比去年热闹了许多，福晋和胤禛是要进宫的。这府里没了山大王，她们这些猴子就可以尽情玩乐了。

武氏一早就过来找她：“快些，那边都准备妥当了，咱们早些去还能早些点戏呢，要不然等李侧福晋去了，咱们可就只能跟着看了。”

静怡不慌不忙的换衣服：“你多虑了，李侧福晋也不是那不讲道理的，她顶多是点个一两出，或者咱们就看一整场也行啊，就点个全场的。”

武氏一拍手：“这倒是个好主意，走走走，咱们去看看今儿都有哪些戏。”

戏台子是搭在雨花阁那边的，隔着个小池子，这边人都坐在亭子里吃点心喝茶顺便看戏，那边是宽敞的台子搭着布帘子，布帘子后面

是戏子们上妆卸妆的地方。

李氏来的早，静怡和武氏是最迟到的。那边耿氏正侧着身子和宋氏在说话。

武氏这人，阴阳怪气惯了，她连福晋都敢挤兑两句，眼瞧着宋氏面色红润，神色温和，就忍不住开口了："宋姐姐今儿这脸色瞧着不错，怎么，今儿不用念经了啊？"

宋氏不慌不忙的笑道："难得这团圆的日子，福晋为我们请了戏班子逗乐，我若是还躲在佛堂里，一来是辜负了福晋的一番心意，二来，不也错过了和妹妹们说话的机会吗？"

武氏皱着鼻子轻嗤了一声，随手拽了静怡在一边坐下。静怡深觉无奈，但这府里，她能交好的还真没几个了。总共就这么五六个人，她看得上看不上她。武氏这脾气虽然不怎么行，但好歹也比人品还行，至少比耿氏强。

想到耿氏，静怡就觉得，这人啊，还真是不能做亏心事儿，就像是耿氏，做了那么一次，就被自己彻底记住了，三不五时的就拎出来打个比方。

"给贵人们请安。"正说着话，那边戏班子的班主过来，奉上一个册子："贵人们想看哪一出的戏，先告诉奴才，奴才这就让人准备。"

"可有新戏？"李氏率先问道，班主笑着点图："回贵人的话，有一场梅花簪，今年六月刚出的新戏。"

李氏侧头问道："那咱们就听这梅花簪？"

武氏伸手笑道："李姐姐，也先让咱们看看戏目啊，若是这梅花簪不好听，到时候又得让人家来回折腾，多麻烦啊，不如就选一个咱们都喜欢的，也免得出了差池。"

"武妹妹这胆量，若真是听你的，说不得咱们这一辈子都别想听新戏了。"李氏笑着说道，并不将手里的册子给武氏，转头就吩咐那班头："去准备着吧，就唱这梅花簪。"

不管怎么说，李氏是侧福晋，武氏是庶福晋，那班头迅速行了礼告退，并不敢很掺和这贝勒府后院的事情。

武氏脸色有些发青，静怡怕她闹起来，万一惹了福晋厌烦，说不定日后都没得戏看了，忙扯了武氏的袖子笑道："梅花簪也挺好，咱们之前不就说了，要是新戏的话倒更好的吗？"

武氏还有些气不平，但到底给静怡两三分面子，毕竟，这府里，除了静怡，她也确实是没谁能说话了。

若说武氏和静怡是性情相投交了朋友，倒不如说她们两个是迫不得已，若是有更好的选择，估计都不会选对方的。

嗯，还是有耿氏在衬托着，武氏也不想找个心机深厚的人交往。

宋氏一向绵软，自是没什么意见的，耿氏也没这胆量有意见。于是，算是全员通过，大家都等着前面戏台子拉开布帘子。

府里难得请一次戏班子，不光是她们这些当主子的十分稀罕，就

是小丫鬟小太监们，也都想凑凑热闹，趁着福晋不在，没差事的就都聚在雨花阁不远处，偷偷摸摸的跟着听。

静怡看了个开头，就差不多猜中了结尾。感觉这种没逻辑的爱情戏曲，还不如唱个西游记呢。无趣之下就多灌了些几杯茶水，没多久就坐不住了。

叫了葡萄，和武氏说了声，就轻手轻脚的出了亭子。

“这戏不好看吗？庶福晋看着不太喜欢。”葡萄笑着问道，静怡撇撇嘴，感觉这成亲前后，差别也太大了点儿，成亲前连看个西厢记都是错，成亲后就能直接在戏台子上看拥抱了。

静怡一边洗手一边摇头：“不太好看，咱们不急着回去，趁着这会儿园子里清净，散散步，等会儿再去。”

“园子里种着有几株菊花，前两天开了，咱们去看看？”葡萄虽然想看戏，但是伺候静怡是最重要的，想了想，就提议道：“或者奴婢让人去拿些馒头过来，咱们去喂鱼？”

静怡也没什么目标，一边走一边说道：“咱们就随意看看吧，馒头不用拿了。”

出了净房，蹑手蹑脚的往雨花阁的院子外去。刚绕了个弯儿，就听见有压低的声音从另一边传过来：“这个确定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吧？”

“当然没影响，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效果绝对超棒，但又不会让人发现，我保证，你们主子用一次就能得宠了。说好了的，除了这个钱，还有跑腿费，我出府买这个东西，担的风险可是特别大的。”

“不会少了你的。”另一个声音有点儿不太耐烦，静怡站在墙后摸下巴，好像有点儿熟悉啊这声音。

☆、第 31 章

“咱们去那边看看。”东张西望的找了一下，静怡抬手点了点，葡萄压低了声音：“庶福晋，奴婢知道这声音是谁。”

静怡嘴角抽了抽，也不费力气去找地方偷窥了，领了葡萄往稍微远点儿的地方去：“是谁？”

“耿庶福晋身边的人。”葡萄说道，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奴婢也只是有八分把握。”这种事儿，谁敢说自己十成十的确定是某个人？再说了，特意压低了的声音，和平时的肯定不一样啊。

“那还是得找个办法看看。”反正那丫鬟大概是不会易容的。

“奴婢去！”葡萄忙说道，静怡想了想，点头：“就说是去给我拿馒头了，瞄一眼就行了，不可上去问话。”

葡萄应了一声，急忙忙的转身。刚才静怡是站在雨花阁的东边

的，隔着一道墙是杏花邬。院子很小，没住什么人，圆形的拱门，也没门扇，谁想进就能进的那种。

但院子里放着几块儿太湖石，据说是当初建府的时候买来布置园子的，后来没用上，就搁置到这院子里来了。

石头挺大的，要是有心想藏，也是能挡住身形的。

葡萄假装路过，视线在里面扫了两圈，果然是没看见人影。这么会儿功夫，不可能已经走了，所以定是在里面藏着的。她也不能大张旗鼓进去找，就只好在外面另找了个地方等着。

幸好，那边的谈话刚才就已经快是结尾了。先是有个小太监探头出来看了看，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了，看他捂着袖口那样子，这一次估计没少赚。

然后是个小丫鬟，葡萄为了确认，赶忙急匆匆的过来，不小心给撞了上去：“哎呀，你没事儿吧？是你啊，你们庶福晋也让你出来办事儿？”

葡萄做的挺像回事儿：“我去给我们庶福晋拿馒头喂鱼去，你这是去做什么？”

“我自己上茅房，你可别和人说，要不然我们庶福晋知道了饶不了我。”那小丫鬟忙说道，双手合十拜了拜：“我这就回去伺候我们庶福晋，你就当没看见我？”

葡萄十分热心：“行，你放心就是了，我就当没看见你，我这就去找馒头了，咱们回见。”

说完走人，还真去厨房找了个馒头回来。见了静怡就凑过去：“真是耿庶福晋身边的那个春红，这次是错不了了，庶福晋，这事儿，咱们给福晋说一声，是不是就立功了？”

静怡有些犹豫，一来不确定耿氏弄的是什么，听他们说是对身体没什么害处的，那福晋就算是查出来了，又会不会觉得是自己大惊小怪没事儿找事儿了呢？

二来，最重要的，这东西是用在谁身上的呢？若是耿氏自己用，静怡才不管她死活呢，随便用。若是用在胤禛身上……胤禛会不会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

“哎，你怎么在这儿闲着？”正想着呢，就听见武氏的声音。静怡不慌不忙的将手里的馒头渣往水里扔了点儿，这才转头：“听着没意思，出来走走，你呢？怎么不听了？”

“才子佳人，有什么好听的？谁家的姑娘随随便便往墙外面扔簪子啊？”武氏撇撇嘴，又叹气：“李侧福晋也就这点儿水平了，只能听这种烂俗的戏，我可不想和她一样。”

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很是客观的评价了几句：“唱词是很不错的，听得出来是用心了的。”

武氏点头：“这倒是，有几句唱的特别好，只听这唱词，倒还有几分可取之处。”

然后，脸上露出个讥讽的笑容：“也不知道李侧福晋能不能听得懂。”
静怡抽了抽嘴角，最近是和李氏闹上了？李氏好歹是汉军旗出身，正儿八经的选秀进府的，比宋氏出身好多了，怎么可能没念过书识过字？
“我还回去看看，你去不去了？”坐了一会儿，武氏问道，静怡点点头：“自然是要回去的，难得听次戏，哪怕只听听这唱词也好。”
午膳是在雨花阁用的，正好她们在一处，厨房索性就送到一起了。
不过，午膳之后，静怡就实在是坐不住了。说了要回去午睡，就直接离开了雨花阁。宋氏大概是早就想走了，但她耐得住性子，一直到有人开了头，她这才随着起身告辞。
睡到半下午，福晋身边的听月过来送东西：“这是宫里娘娘赏下来的布匹，福晋说，几位庶福晋伺候贝勒爷辛苦了，所以就分发给各位庶福晋了。您看看喜不喜欢这颜色，若是不喜欢，奴婢再回去给您换一个。”
静怡忙笑道：“这颜色挺好，就这个吧。多谢听月姑娘了。”
福晋好心，给她的都是素色的，一来衬了她肤色，二来她自己也喜欢。可见她就算是不得福晋喜欢，也并没有让福晋厌烦。
“再过一个时辰，还请庶福晋到雨花阁那边用膳。”听月笑着说道：“趁着天色还早，福晋说，还能再看会儿戏。”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就过去。”静怡忙应了，总不能让顶头上司先过去等着你。送走了听月，就急急忙忙的梳妆打扮，不能太张扬，也不能太素淡，毕竟是过节呢。
收拾好之后出门，不太凑巧，正遇上耿氏。
“钮祜禄姐姐，咱们一起走？”耿氏一向脸皮厚，就当是没看见静怡的不喜，上前来给静怡行了礼，笑盈盈的问道：“姐姐这衣服是前段时间新做的吗？真好看，衬的姐姐更好看了。”
“是吗？”伸手不打笑脸人，静怡也是快被耿氏笑的没脾气了，扯着嘴角露出个笑容：“耿妹妹今儿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耿妹妹这簪子是新买的？”
“姐姐看出来了？”耿氏眼睛一亮，忙说道：“上个月刚让春花托人出去买的，红桂坊那边新开了一家首饰铺子，做的东西都特别的小巧新颖。”
小巧意味着价钱不太贵，新颖就是样式还不错了。
静怡笑着赞同：“看起来确实是挺不错的，哪家买的？回头我也让人去问问。”
“厚金铺子，就是叫这个名字。”耿氏笑着说道：“姐姐让人到红桂坊一打听就知道了，听说这个铺子挺有名的，好多人家去买。”
两个人说着话就到了雨花阁，她们两个是来的最早的。然后是武

氏，宋氏，接着是李氏带着三个孩子。最后才是胤禛和福晋。戏台子周围，福晋已经让人放上了一圈的灯笼，照的周围白亮如昼，倒是不耽误看戏。

胤禛倒是挺有兴致，开始看戏之前，先考校了二阿哥的功课。他一个虚岁六岁的小孩儿，才刚启蒙没多久，胤禛自然不会问的太复杂。

就这，李氏都略有些紧张，恨不能亲自替弘昀答了。

她这样子，倒是让胤禛有了几分不喜，问完了弘昀，直接斥道："慈母多败儿，亏得是福晋早早让弘昀搬到前院去住了，若是一直让你教导，怕是弘昀也没今儿这出息了。"

静怡低头，那帕子遮住自己的表情——才六岁的小孩儿，要什么出息？

"大好日子的，爷别生气。"福晋面色温和的笑道，伸手招呼大格格："大格格瞧着个子又长高了些，针线房可送了新衣服过去？"

大格格怯怯的点头："七月就送了秋装，冬装还早呢，嫡额娘费心了。"

福晋微微点头："看着你们好，爷高兴了，我也就高兴了。"

这话倒是让胤禛面色缓和了几分，伸手拍了拍福晋的手背："这府里，劳累你操心了，若不是有你，这府里也不会如此稳当。得妻如此，是我之幸。"

福晋笑这端了酒杯："能嫁给贝勒爷，也是我的幸运。"

这夫妻俩含情脉脉，李氏却是看不惯，忙推了三阿哥，又笑着对胤禛说道："弘昀这孩子对弟弟十分爱护，前两天还教三阿哥背了首诗，贝勒爷要不要听听？"

胤禛温和的笑道："是吗？那背来听听。"

弘时才一岁多，去年三月生的。小孩子胆子大，被奶娘放在前面，就笑嘻嘻的张手要胤禛抱。弘昀忙在旁边扯着弟弟："要背诗才能抱，弟弟，先背诗，二哥不是教过你的吗？阴晴圆缺……"

弘时也是聪明，立马就顺上了。胤禛很是高兴，亲自抱了弘时喂饭菜，李氏略有些得意的看福晋，福晋对着胤禛笑到："宋妹妹这一胎也不知道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宋妹妹一向体弱，我想将宋妹妹的月例往上提提，爷觉得如何？"

胤禛眼神温柔，笑着点头："你做主就是了，但凡你做的，就没有不妥帖的，不用另外和我说了。"

转瞬，这注意力就又被福晋拉回去了。李氏气恼，却也没第四个孩子让她来显摆了，只能闷闷吃菜。

作者有话要说：　　传授个治疗痛经的方法，花开亲身体验，十分有效，每天三个或者四个红枣，超市买的那种袋装的就行，不用煮汤泡水，就生吃，最好是再带个核桃，两个月见效～～～～不要中断哟，最好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吃，这时候肚子正饿呢，又能补充能量～～～～

另外还有个方法，也有效，但比较麻烦，生姜红枣红糖熬煮，一天一勺子，不过容易上火，煮多了会放坏，煮少了不够费那功夫，不太划算~当然，空闲时间很多的人就另外算了~~~~
更简单的方法也有一个，玫瑰红糖姜茶，泡水喝就行，不过效果不太明显，就最疼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儿作用~~~~不如第一个方法，还能养生~~~

☆、第 32 章

不过不管李氏怎么表现，胤禛都没昏了头，今儿可是八月十五，就算不是中秋节，按照规矩，胤禛都该是歇在福晋屋子里的。所以这宴席一散，胤禛就带着福晋先回去了。

剩下的几个，你看看我看看你。李氏略有些气不平，就先带了三阿哥弘时回去。大格格和二阿哥也礼貌的告退，转瞬就剩下静怡她们几个庶福晋了。

宋氏小小的打个呵欠，起身笑道："这些天总是没精神，现下也有些坐不住了，我就先走一步，各位妹妹自留下玩耍吧。"

武氏看着她那身影出了雨花阁，压低了声音和静怡咬耳朵："不就是怀孕了吗？就好像自己比谁金贵了一样……"

静怡打断她的话："确实是比咱们都金贵，甚至比李侧福晋都金贵，那肚子里揣着的就是个金疙瘩，武姐姐，咱们姐妹一场，你这话和我说说不要紧，若是被宋姐姐听去了，怕是会闹腾起来的。"

武氏沉默了一下，抿抿唇："我这不是就和你说了两句吗？算了，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看了，回去睡觉，回见吧。"

说完起身走人了，耿氏凑过来："你和武姐姐吵嘴了？"

静怡摇头："没，武姐姐说是犯困了想回去睡觉，你还不走呢？"

耿氏笑道："难得看一场戏，今儿一直没机会点自己喜欢的，现下可是有机会了，我打算再看会儿，你呢？现在就要回去了吗？"

"嗯，看着没意思，那我就先走了。"静怡笑眯眯的起身，冲耿氏摆摆手，也带着丫鬟们走了。她现在还弄不清耿氏到底是买了些什么，所以也不敢和耿氏多交流，万一再和上次一样，耿氏将事情都推到自己身上来了呢？

虽说有前例，耿氏说的话，可信度应该没自己高。可万一，耿氏买来的是要人命的东西呢？

再说了，她得回去好好思量一番，这事儿，到底要不要和福晋打个招呼。可又觉得，这招呼一打，自己可就成了上学那会儿最让人讨厌的打小报告的那种人了。

但这又不是上学那会儿，发生都是什么课堂讲话之类的小事儿了。

静怡自己心里的倾向是说的，可还有个重要的前提，她没证据。

偷听来的几句话，是当不了证据的。到时候耿氏反咬一口，自己就里外不是人了。

可这证据，哪儿是好找的，尤其是她这种身份的人，手底下能用的人也就这么两三个。哎，难怪说后院女人一朝得宠，最先伸手的就是管家权了。

什么时候，这人手都是最重要的。

哪怕是没钱呢……不对，钱也是最重要的，没钱怎么能收买人心呢？没钱怎么能给自己的人手发工资呢？又不是搞教派，大家都只靠信仰力量。

“咱们现在还有多少银钱？”静怡转头问道，葡萄顿了顿才说道：“大概三四百两？十来天前去府上，夫人又给了二百两。”

去年的加今年的，加起来就是四百两了。静怡生活的够节省，吃穿用度都是府里的月例。额外花销基本上没有，所以才能将钱都省下来。

“你明儿拿出来一些，打听打听耿庶福晋让人买的是什么东西。”静怡吩咐道，葡萄正要点头，静怡却又摆手：“算了，你别打听了。”

雁过留痕，她这儿一打听，万一惊动了耿庶福晋可怎么办？

哎，真是为难。

不过再为难，也不耽误静怡睡觉。耿氏要用什么药，也得等胤禛来了才能用，胤禛不来，静怡就不用着急。

她原以为这事儿按照以往的规律，是要拖个十天半个月的。却没想到，耿氏和李氏，还是有点儿交情的。往李氏那边走一趟，过完中秋还没超过五天呢，胤禛就到耿氏这院子来了。

静怡站在院子中间咬着指甲着急，又时不时的侧头听隔壁的动静，很遗憾，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或许，她应该先将胤禛从耿氏那边叫过来？

随即她就将这念头给扔出来了，这事儿在后院是大忌，你今儿从耿氏那里将胤禛叫走，明儿就有人将胤禛从你床上叫走。进府的头一个月，福晋就已经严厉声明过这个问题了，若是有事儿，只能去找福晋，不能半路劫人。

“走吧，咱们去福晋那边坐坐。”静怡沉思良久，蓦然转身，葡萄赶紧跟上。主仆两个都出了院子了，静怡忽然站住，她刚反应过来，她已经错过最佳打小报告时间了。

若是福晋问一句，为什么当天没说，她应该如何回答？

所以，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当自己不知道？既然那小太监说对身子没什么影响……可她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啊，万一那药对身体不好呢？

还是得去找福晋，大不了，自己就挨几句骂吧。

一边想着，静怡也有些唾弃自己，这性子实在是有点儿太软弱

了，胤禛中毒不中毒的，和她有什么关系？也不对，好像就是和她有关系，万一影响了子嗣呢？

“钮祜禄氏？她过来做什么？”福晋正在算账，听了嬷嬷的话，沉吟了一会儿，推开了算盘：“让她进来吧。”

“给福晋请安。”静怡进去行了礼，忐忑不安的坐下。福晋让人给她倒了茶，笑着问道：“可是有什么事儿？往日里少见你出门。”

“奴婢，奴婢……”静怡咬了下唇，都已经来了，再退缩回去就有些不好看了，两边不讨好。

“奴婢中秋那天在雨花阁听戏的时候，曾不小心听了几句闲话，初时没放在心上，现在却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静怡深吸一口气，略微变了几句说法。

福晋的脸色就逐渐严肃起来：“确定是耿氏院子里的丫鬟？”

“是，奴婢这两天特意找那丫鬟问了几句话，仔细斟酌了才确定下来的。”静怡忙说道，福晋点头：“我知道了，若真是发现耿氏那儿买了什么东西，我自会记你一大功的。你且先回去，这事儿别声张。”

“福晋，奴婢来此的事情，是不是能……”静怡有些尴尬的问道，福晋笑着点点头：“你放心就是了，我不会说出去的，就说今儿是我叫你过来的，问问你能不能给我绣个屏风。”

静怡忙道谢：“是，多谢福晋开恩。”

这边她告辞走人，那边福晋就让人去给苏培盛传话了。不到半个时辰，胤禛就被苏培盛从耿氏那边叫走了。也没去福晋那边，而是直接去了书房。

福晋雷厉风行，立马就让人将耿氏那丫鬟给带走了。

大晚上的，耿氏又来找静怡，一脸的惊慌：“春花那丫头，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这儿正有急事儿找她呢，她却是不见人影，钮祜禄姐姐，你能不能让人帮我找找？”

“你别急，咱们府里规矩严，一个丫鬟，定是不会跑丢的。你不说福晋今儿将人叫走了吧？指不定是福晋让她做什么事儿去了。”静怡觉得自己挺虚伪的，一边去告密，一边还要回来假惺惺的安慰耿氏。

莫不是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耿氏那样的小人？一边和人交好，一边背后捅刀？这就太可怕了，静怡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很想和耿氏说一声别找了，但之前福晋又叮嘱了这事儿不许漏出来。

打发了耿氏，静怡就忍不住一头栽倒在床上了——她对自己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了。

葡萄见她情绪低落，猜了大半天也没能猜出来，只好先去打了热水过来让她洗漱。

第二天下午，胤禛倒是过来了。见她没精打采的，还很是疑惑：“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还是没吃饱？”

静怡扯着嘴角勉强露出个笑容，胤禛挑眉，将她抓到身边坐着：“可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说出来我听听，说不定能给你些建议。”

“就是耿妹妹的事儿。”犹豫了一下，静怡还是说出来了。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做错了？”胤禛问道，静怡当然不会傻不啦叽的点头了，迅速摇头：“当然不，要是爷的身体因为这事儿受损，我怕是赔上性命也难赎罪了。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些……”

“你往日里和耿氏感情很要好？”胤禛打断她的话问道，静怡忙摇头：“上次她那样栽赃与我，我若是还和她要好，那我岂不是成了傻子吗？”

“既然和她并没有什么深厚感情，那告了密又如何？”胤禛挑眉问道，静怡眨眨眼，对啊，说起来她们还算是对头呢，这样的把柄，不好好利用，自己不白长了脑子吗？

“再者，你这不算是告密。”胤禛难得有耐心的劝解静怡，看静怡睁大了眼睛等他说话，又觉得这女孩儿有意思的很，出乎意料的心软，却也出乎意料的有自己的坚持。

“人有亲疏远近，你本该亲近的人是我，你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我，你很勇敢。”胤禛笑着说道，静怡捂着腮帮子，好像完全没有感觉更好受点儿。

看起来，胤禛也没点亮安慰人的技能。

作者有话要说：　　亲爱的们，这一章不是女主矫情，而是这个告密行动吧，一旦实施了，就是两条人命，小太监和小丫鬟是肯定活不了的，静怡纠结的最大点是这个，她毕竟是现代人，再加上钮祜禄府算是比较干净的，觉得就这样要两条命太残忍了些。一旦她走出这一步，也算是她融入这个后宅的最主要一步了，所以多少要纠结一番的～～～～

☆、第 33 章

静怡以为这事儿自己要纠结很久，但没想到，不过三两天，她自己就想开了——和人品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你和毒～贩子住隔壁，你听说她买毒～品了去报个警就算是人品败坏了？

这种不正当的下药行为，本来就是错的。她告密一来是阻止了耿氏犯错，二来是保护了胤禛，按照福晋说的，她是立功了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举报坏人坏事儿人人有责。

耿氏身边新换了个丫鬟，和春花长的有两三分相似，都是圆圆脸，很喜欢笑。耿氏被关禁闭出不了门，这新来的春桃还奉了耿氏的命令，亲自来给静怡送茶叶。

“我们庶福晋说 ，这是江南那边送来的茶叶，和京城的不太一样，您尝尝看，若是喜欢，她就让人多送些过来。”耿氏的老家，和

江南那边离的挺近的。
静怡拿了首饰当回礼："之前耿庶福晋说的那个厚金铺子买的，价钱不贵，我上次见她有个梅花的簪子，就索性买了来凑成一套，多谢耿庶福晋的茶叶。"
耿氏也不是傻的，打听了静怡从福晋那边出来，胤禛就被人叫了去的事儿，也就明白过来是谁在告密了。不过有让春桃送了茶叶过来，倒不像是记恨静怡的样子。
只她这样，静怡却是越发的不敢深交了。就算是劝服了自己告密的事儿没做错，可看见耿氏她也心虚啊。生怕耿氏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报复回来。
过了两日，福晋忽然叫了静怡过去，静怡赶紧将自己这些天的所有行为语言回想了一遍儿，确定是没什么犯忌讳的，这才大着胆子进门。
"前两日的事情，也多亏了你。"福晋倒也没绕圈子，让静怡坐下了，就提起之前的事儿："耿氏那丧良心的，竟是想给贝勒爷下药，我也不瞒你说，那药里，掺了福~寿~膏。"
静怡悚然大惊，难怪那太监当时敢做保证说用一次就能得宠了。那人上瘾了，觉得耿氏伺候的比别人好，可不就是要一次就能得宠吗？
只是她万没想到，耿氏居然如此大的胆子，连这种东西都敢用。虽说这会儿康熙并没有明确的说过要禁~烟什么的，但只看朝中官员无人敢用就知道康熙这态度了。
他虽还没察觉到这东西的危害性，但也明确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还有，这事儿，福晋为什么要告诉她？府里出了这种事情，不该是赶紧压下去的吗？
"耿妹妹……这胆子也太大了。莫不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东西不好？"刚才脸上表情已经被福晋看见，静怡也不好装自己不知道这东西了，还是疑惑的表情，静怡皱眉猜到："是不是被人蒙骗了？"
福晋笑着摇头："就算是被蒙骗了，若是她之前没这心思……"
静怡沉默了一下，也跟着叹口气。福晋抬手拍拍她手背："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让你多长个心眼，日后若是再有这样的事情，你可得尽快告诉我才行，若不然……"
静怡恍然大悟，原来是找自己当个眼线。可福晋此举，未免有些太多余了。这府里满打满算也就五个女人，一个耿氏栽在这上面了，正想着，就听福晋问道："李妹妹和宋妹妹我是不担心的，一个已经有了儿子，一个胆小如鼠，只一个武妹妹，我心里多少有些放不下。"
"武氏那人，说好听些是自有性格，说难听点儿就是桀骜难驯了。她背地里说我的那些话，我自己都不想重复，想来你也是听过几

句的。”

静怡简直要吓死了，背后说人坏话，结果人家全知道！快点儿想想，自己当时是什么反应，有没有反驳了武氏的话？福晋该不会就因为武氏和自己走的近，所以才觉得自己不老实，不愿意抬举自己的吧？

这可真是……交友不慎。

“眼看着宋妹妹有了身孕，我就怕武妹妹着急，你和她亲近，就帮我多照看她一番，得空了就去劝解劝解，万不可让她也做出这种事情来。”

福晋笑着说道，静怡战战兢兢，自己怎么就傻乎乎的觉得福晋对府里的事情不太上心呢？胤禛都出宫建府多少年了，福晋若是连这府里都没收拾妥当，那也就太没用了点儿。

要知道，福晋的贤惠善管家名声，可是在宫里都出了名儿的。

静怡也不敢去猜测今儿这一出，福晋到底是真的想让她监视武氏还是有意在敲打她了，只觉得自己日后还要再老实点儿才行，怕是连梦话都不敢说了。

“你之前那事儿做的好，爷和我都打算赏赐你一番，你可有什么想要的？”福晋又温和的问道，静怡眨眨眼，想了一会儿才摇头：“奴婢没什么想要的，吃穿用度，府里给的都很妥当。”

福晋笑道：“你可想好了？没什么想要的？也不想要个孩子？”

静怡赶紧摇头，开玩笑，她才十四岁，虚岁十五，要真去生个孩子，这身体能受的住？她惜命的很，再想想那后福，她岂会不知应该选择哪个？

“奴婢年纪还小，奴婢额娘说了，让奴婢养养身子再说。”静怡赶紧将钮祜禄夫人拉出来挡一下，她可不敢说是自己不愿意生，万一让胤禛知道了会怎么想？

福晋也没露出别的神色，像是信了静怡的话，笑着放下了茶杯：“那好，回头我得了什么好东西，再给你送过去也是一样的，时候不早了，你且回去休息吧。”

静怡赶紧告退，到了院子门口，又停住脚步，现在耿氏是被关着的。那日后呢？这福~寿~膏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儿，耿氏该不会和那小太监小丫鬟一样吧？

想着她就哆嗦了一下，毒~贩~子虽然该死，可她上辈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因为自己揭发而让人丢掉性命的事情，她还是有些……害怕的。

但随即她就又壮起胆子来了，难不成那些人还能冲到贝勒府来寻仇？她是普通人，但胤禛可不是。

静怡原想着既然那小太监和小丫鬟都没命了，耿氏也应该不会有好下场才对。可对方竟一直是被关着，衣服饭菜倒是不缺的，有人按时会送进去。

到了年底，甚至耿氏还又被放出来了。

这会儿宋氏的肚子都有六个月了，圆鼓鼓的。武氏看着眼热，喝了两杯酒就又管不住嘴了："宋姐姐这肚子圆溜溜的，看着像是女孩儿，人不都说尖尖儿男孩儿圆圆女孩儿吗？"

宋氏脸色微有些难看，但她老实久了，也不去和武氏争这口气，只笑道："女孩儿也好，女孩儿是娘的小棉袄，贴心。"

武氏哼哼笑了两声："长大了就该嫁人了，白养活一场，哪儿好了？说起来，大格格这年纪，出了年也就十二了吧？是不是该相看起来了？"

不光是宋氏的脸色不太好看了，李氏的脸色也僵了。宋氏愿意忍，李氏可不愿意，当即嗤笑道："就是嫁出去了，那也是自家闺女，总比一辈子身边凄凉要好的多，好歹有个念想，宋妹妹你说是不是？"

宋氏只笑不说话，武氏脸色煞白，又不好说什么，端着酒杯一饮而尽，转头看见耿氏，就又撩拨上了："耿妹妹前段时间，可是出了什么事儿？竟是小半年没出来见人呢。"

耿氏大约是真受了教训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沉稳了起来。被武氏问到头上也不在意，只笑了笑说道："之前做错了些事情，福晋和贝勒爷让我反思一段时间。"

并不忌讳之前的事儿，可武氏好奇问做错了什么的时候，耿氏却是不说了，笑着端起酒杯示意道："我也有小半年没见众位姐妹的面儿了，这一杯，祝咱们今儿团团圆圆。"

说着看向静怡，静怡无奈端杯："团团圆圆。"

喝了酒吃了菜，这次倒是没人叫着要打麻将了。宋氏说精神不济，先撤退走人。李氏说要照看三阿哥，也跟着走人了，三阿哥年纪还小，生怕他吵闹，所以胤禛和福晋进宫的时候就没带着他了。

转眼就只剩下三个人，武氏略有些不耐烦的起身："今儿这酒，喝着也太寡淡了些，屋子里闷的慌，我出去走走，钮祜禄妹妹要一起吗？"

"也好，出去透透气。"静怡笑着说道，跟着武氏出门。

"你日后怕是要小心了，耿氏那事儿，估计没少了你功劳。"站在亭子里面，武氏笑吟吟的看她："怕是她得出了这口气才能放过你。"

"没事儿，我无愧于心。"静怡笑着说道，又叹气："你今儿是何苦来着，得罪了宋姐姐和李姐姐，你有什么好处？"

"就是看不得她们一个个有子万事足的样子，好像就她们能生，别人都生不出来一样。"武氏脸色又变了，但转瞬，脸上就带了些哀怨："你说，我要不要也找个神医养养身子？"

作者有话要说：　　明天开v哟，亲爱的们记得来捧场～～～～么么哒，明天九千字，花开爱你们～～～～～

☆、第 34 章

没等武氏去找神医呢, 福晋这边就先出了事儿。弘晖过世没多久, 福晋的额娘觉罗氏就给福晋请来了广西那边的神婆, 为之前生弘晖伤了身子的福晋调养。胤禛原先是不太同意这事儿的，毕竟, 宫里的太医都说了, 福晋的身子，本就不好受孕，偏又遇上难产, 好好调理呢，当和常人一样, 可生孩子却是不可勉强了。

可福晋执着，胤禛无奈也就应下来了。

这都吃了一年多的药了, 按照那神婆的意思, 大约是差不多了。于是这段时间，福晋就多将胤禛留在自己院子里。

昨儿同样如此，可当早上胤禛起床打算去上朝的时候，跟着起床伺候的福晋却是一口血吐出来，现下已经昏迷不醒了。

静怡一早过来请安, 见到的就是忙忙碌碌的石榴院。胤禛一脸焦急之色, 福晋的嬷嬷守在门外, 请了静怡她们回去：“现下福晋有些不舒服，庶福晋们先回去吧，过几天等福晋身子好转了再来请安。”

事发突然，这事儿就没能隐瞒过去, 稍后葡萄就打听的清清楚楚，回来告诉了静怡。

那神婆已经被胤禛让人给看住了，这会儿太医正在石榴院那边把脉呢。

葡萄就很是忧心了：“万一福晋……咱们可怎么办才好？”

俗话说做生不如做熟，况且福晋又向来宽和仁厚，月例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从不克扣，吃食用度也是十分精心。若是换了个主子，就不一定有福晋这样的气度胸襟了。

“不会，福晋定会没事儿的。”话是这么说，可静怡心里还是有些恐慌，她就怕有什么蝴蝶效应。

没多久武氏也过来了，说的也是福晋的事情：“得亏我没让人去找神医呢，福晋这也是倒霉了，没想到竟是找了个杀人凶手过来，不说觉罗氏是宗室女吗？找人之前都不打听一下的吗？”

“也不一定是神婆的事儿。”静怡说道，广西那边，少数民族多，又向来有各种诡异手段的传说。觉罗氏就再是宗室女，她满人出身，估计对这方面，也是不太了解的。

但是福晋可没和谁有什么仇怨，值得对方下这样的手来害她。

“咱们要不要去探望一下福晋？”武氏又问道，静怡摇头：“福晋身边的嬷嬷不是说，等福晋好转了再让咱们过去的吗？这会儿咱们就别过去添乱了，贝勒爷在呢。”

万一嬷嬷误会她们是去勾搭胤禛去了呢？

武氏托着腮帮子沉默了一下，叹气：“我倒是盼望着福晋能活的长长久久呢。”

静怡认同的点头，两个人做事儿也安定不下来，时不时的就想让人去打听一下石榴院那边的动静。先是说换了太医，又说要针灸，午

膳两个人都没心情用。

武氏告辞走人之后，静怡索性去了小佛堂。她这辈子是十分信鬼神的，反正这会儿也没别的事儿做，索性就帮着福晋祈福，可千万得按照历史走，要不然她后半生的幸福还不知道到哪儿找呢。

再者，佛经也真有一种力量在，念着念着，原本烦乱的心绪就宁静下来了。

赵嬷嬷进门的时候，并未惊动小丫鬟，走两步就听见东厢有念经的声音，念一句再说一句保佑福晋平平安安。赵嬷嬷心有所感，微微叹口气，到了这会儿还念着福晋平安的，估计也就这位钮祜禄庶福晋，哦，还有个宋庶福晋。

那李侧福晋大约是巴不得福晋能有点儿什么意外呢。

“钮祜禄庶福晋？”稍微往院中间挪动了些，赵嬷嬷出声喊道。静怡被打断，本有些不快，细听是赵嬷嬷的声音，这才赶紧起身：“赵嬷嬷怎么过来了？可是有什么事情？”

让葡萄去倒茶，又请了赵嬷嬷落座：“福晋身子好转了些吗？太医是如何说的？”

“太医只说要养着。”赵嬷嬷含糊的说道，又伸手将自己拿着的东西递过来：“福晋身子不太舒服，所以一时之间也没办法管家理事，眼看就是元宵节了，府里也忙，没个人打理也不像话，福晋就特意求了贝勒爷，让钮祜禄庶福晋帮忙管家几天，庶福晋别担心，只看看账本看看对牌，事情都有前例，您略微上心些就是了。”

赵嬷嬷这话里就透漏出一个意思了，福晋定是清醒过来了。

这样静怡就微微松了口气，忙笑道：“多谢福晋看重，只是我年纪小，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没来得及学这些，怕是会管不好，我能不能求福晋给我找个帮手？”

赵嬷嬷笑道：“那奴婢让听月先过来伺候庶福晋两天？”

“那顶好，听月姑娘向来细心妥帖，定能帮我查漏补缺的。”静怡笑着说道，又看赵嬷嬷递过来的册子：“这就是账本了？”

“是，这是咱们府里的月例账本，每月初一放银子，之前得先算好这帐，等会儿听月过来的时候，奴婢让她将对牌带过来，明儿庶福晋就直接见管事嬷嬷好了。”

赵嬷嬷又叮嘱了几句这才离开，葡萄悄无声息的凑过来：“庶福晋，咱们这是撞大运了啊，您说，福晋怎么就将这事儿交给了您呢？您上面还有李侧福晋呢。”

静怡摸摸下巴，就是因为还有李侧福晋，这才赶紧在庶福晋里面选人。宋氏怀孕，武氏……指不定武氏那边也有差事。至于耿氏，她才刚被放出来，老实还来不及呢。

这倒是个好机会……静怡想了一会儿，又摇头，算了，福晋既然能清醒过来，想必还有好些年的寿命呢，自己这会儿出头不是好事儿。

规规矩矩的，说不定才是个好机会。

快天黑那会儿听月才过来，带了对牌给静怡。

“这段时间，你是住我这边还是回福晋那边？”静怡赶忙问道，听月笑着摆手：“奴婢还是住福晋那边，万一福晋有什么需要，奴婢也好搭把手。庶福晋有用得着奴婢的时候，只管让人去叫就是了，奴婢必定立马过来。”

静怡倒是有些可惜，若是听月能住下来，她说不定还能表现一番自己的忠心呢。

第二天静怡起了个大早，也不急着见管事嬷嬷，先去了石榴院给福晋请安。福晋这会儿自然是不会见她的，赵嬷嬷出来回话：“福晋还没起床，太医开的方子有安神的效果，您只管忙去，不用来请安的。”

“我想顺便请了听月姑娘过去帮忙。”静怡忙说道，待赵嬷嬷叫来了听月，她就领着人出去了。

到了赵嬷嬷所说的见管事嬷嬷们的地点之后，果不其然，武氏是已经在等着了。

“武姐姐。”静怡忙行礼，武氏笑眯眯的拉她坐下：“你那边的账本都是什么样的？”

“是厨房和采买的。”静怡笑着说道，武氏脸色就沉了沉，随即挑眉笑道：“看来福晋还是很看重你的啊，我这边就只是针线房和茶房的。”

至于车马房，更房之类的，自有外院大管事负责。

“大约是武姐姐心细，眼光又好，所以才将这两边的差事给了武姐姐。我呢，正好什么都不会，就随意看看账本。”静怡笑着说道，武氏轻轻哼了一声，面上还是带着笑意，转头看等在下面的管事嬷嬷们。

“分成两排站吧。”抬手点了点：“针线房和茶房的，站左边，剩下的右边。”

“马上该做春装了，布料可采买了？需要多少银钱？针线也准备好了吗？”

“今年春天也该上新茶了，以往都是在哪家买的？”

静怡并不出声，等着武氏一一问过了，才笑着看下面的嬷嬷们：“我年纪小，没管过事儿，所以特意求了福晋身边的听月姑娘帮忙。日后呢，你们就先按照这账上的惯例来，若是有突发的情况，拿不定主意了，再来找我。”

“或者找听月姑娘也是可以的。”静怡笑眯眯的补充，见下面嬷嬷们还是挺直的站着，面上也都没什么变化，心里更加坚定，这次不是出头的好机会，福晋余威尚在……不不不，福晋还在呢，不能说余威，要说威望。

“武姐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静怡转头问道，武氏面色略复

杂，好一会儿才摇头：“没了，妹妹倒是省事儿。”
“那就让她们都散了，各自回去做事儿？”静怡又问道，武氏点点头，直接一摆手，那些嬷嬷们就整齐有序的退场了。听月也赶紧行礼：“钮祜禄庶福晋可还有别的吩咐？”
“没了，你快些回去伺候福晋吧。”静怡笑着说道，目送人离开，才转头看武氏：“武姐姐等会儿可是有事儿要忙？”
“自然，没你这好命，什么都不用管。”武氏刺道，静怡也不恼，只微微作揖：“那武姐姐可要多保重身体才是，妹妹就先告退了，姐姐得空了再去找妹妹闲谈。”
武氏不吭声，目送静怡离开。
如静怡所猜测，福晋虽然卧病在床，但也不是人事不知。她这边的事情，也确实是简单的很，只要有前例可循，就没她什么事儿了。没前例可循的时候，才需要她拿个主意，不过次数不多，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事儿，她倒也能应付的过来。
转眼就是四月，宋氏怀胎十月，整个府里都开始紧张了。
尤其是静怡，现下她可是管着吃食用度这方面的。每天问三遍，宋氏就多咳嗽一声，静怡都赶紧的去找了大夫把脉。今儿也如此，正打算找了宋氏的丫鬟问问情况，就见那丫鬟风一样冲了过来：“钮祜禄庶福晋，我们庶福晋要生了！”
静怡迅速起身：“可请了大夫？还有接生的嬷嬷，也都到了？贝勒爷那边让人去通知了没有？福晋这边，可也知道了？葡萄，你赶紧去厨房，让热水准备起来。”
等葡萄一转眼身影消失了，宋氏那丫鬟才赶忙说道：“福晋那边有人去说了，大夫也还没请，接生嬷嬷也没到呢，就等着钮祜禄庶福晋做主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宋氏倒是挺放心的，直接扔给自己做主，她也不怕自己这手伸太长。
急匆匆的赶到宋氏的院子，没进屋子就听见宋氏哼哼唧唧的呻～吟声，静怡进去，就见宋氏鸭子步蹲在床边，这姿势让静怡有些发蒙：“宋姐姐？”
“钮祜禄妹妹啊。”宋氏勉强笑了一下，脸色惨白，汗珠子连衣领都打湿了：“钮祜禄妹妹没生育过，怕是没经验，还请妹妹帮我请了赵嬷嬷过来。”
赵嬷嬷是福晋身边的大嬷嬷，往日里对宋氏印象也挺好。
“你快些出去吧，免得吓着了。”宋氏又接着说道，静怡尴尬的笑了一下：“宋姐姐要不要吃点儿东西？我让厨房整天都备着鸡汤呢，你先喝点儿？”
宋氏点点头，招手叫了丫鬟，缓缓起身，有气无力的对静怡摆摆手：“妹妹还是在外面等着吧，这生孩子的时候，不太好看，又有些吓人。”

“那我就在外面等着，姐姐有什么需要的，只管让人叫我就是了。”静怡忙出去，须臾，稳婆和大夫就都过来了。正好厨房那边也送来了鸡汤，赵嬷嬷则是带着福晋赏下来的参片。

胤禛那边却是没过来，只有个小太监来传了话，说是胤禛这会儿不在府里，已经让人去找了。

生孩子确实是个挺可怕的事情，宋氏断断续续的惨叫了一个时辰。静怡在外面听的是心惊胆战，越发的肯定自己十八岁之前绝对不能生孩子。这一个不注意，可就是性命不保了。

福晋不能过来，李氏也没露面，武氏中午倒是来看了一回，不过站了不到一刻钟就说有事儿走人了。耿氏倒是好心，陪着静怡从头等到尾。

听着宋氏那惨叫声，静怡连午饭都没能吃下去。

从早上盼到半下午，总算是听见里面稳婆喊了：“恭喜宋庶福晋，生了个漂漂亮亮的格格。”

静怡就瞧见耿氏像是弯了弯嘴角，对上静怡的视线，耿氏笑道：“咱们府里又添了子嗣，这可真是件儿喜事。”

“是喜事儿。”静怡点头，扬声问道：“宋庶福晋如何了？”

“庶福晋有些力竭，多休息一下就好了。”稳婆在里面说到，静怡正准备说要去给福晋报喜，稳婆就惊慌失色的抱着孩子出来了：“钮祜禄庶福晋，格格的身体有些……”

静怡面色就变了变，赶紧叫一边等着的太医：“快些给格格把脉。”

“格格……”大夫把了一会儿脉，脸色就凝重起来了。静怡深觉自己倒霉，该不会是这格格有什么疾病吧？

“心脏上像是有问题。”大夫沉吟了半天才说道，又赶紧拱手行礼：“草民学艺不精，不敢妄断，还请庶福晋请了太医来个究竟，说不定是草民看错了。”

静怡脸色就白了，小孩子心脏病，这基本上算是……没治了。

“嬷嬷您看？”静怡转头看赵嬷嬷，赵嬷嬷忙说道：“奴婢去禀了福晋，这就去请太医。”

“这事儿先别告诉宋庶福晋，让她先好好的坐月子。”静怡叹口气，招手叫了奶嬷嬷，这奶嬷嬷是一个月前就准备好的。让奶嬷嬷将孩子抱下去，又叮嘱了丫鬟几句。

安排妥当，这才回自己的院子。不是她冷血不关心那孩子，她关心也没用啊，她又不是大夫。

赵嬷嬷那边很快请了太医过来，前院的小太监也将胤禛给找了回来。静怡得了消息，忙赶过去。

胤禛背着手站在床边，太医坐在床尾小心的在给格格把脉。好一会儿，太医摇头：“小格格的心脏，确实是有问题的。奴才只能先开个方子，但格格年幼，不能直接用，得先让奶嬷嬷用了这方子再来喂

奶，能不能……”

剩下的话没说出来，但屋子里的人都听明白了。能不能保住性命，就看天意了。

“你先开了方子吧。”胤禛好一会儿才说道，苏培盛忙过来请了太医到外面去。

“这段时间，你让人照顾好了她。”胤禛忽然说道，静怡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话是对自己说的，赶忙上前行礼：“是，爷您放心，奴婢定会仔细留意。”

“也是我疏忽了。”胤禛叹口气，静怡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没敢接。沉默的陪着胤禛站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是连晚饭也错过了。

幸好毛丫她们体贴，让厨房给温着饭菜。

大约是累得很了，今儿一天有一大半的时间是站着的。所以吃了饭，梳洗过后，静怡几乎是沾床就睡。

第二天武氏来拜访的时候她都还没起床，颇有些破罐子破摔，就那么蓬头垢面的去见了武氏。

“你倒是自在，睡到这会儿都还没起，也亏得是福晋身子不舒服不用去请安，要不然啊，你这就是目无福晋。”武氏笑着说道，静怡打个呵欠：“我也是没办法，昨儿太累了些。”

武氏凑过来：“我听说小格格心脏有问题？”

静怡点点头，这倒不是什么秘密，太医都来了，宋氏那边昨天又是忙乱一团的。

“宋姐姐以前就有个格格，也是心脏上有问题，养到一岁多没了。”武氏坐回去，抿了口茶，侧头看静怡：“这个格格，不一定能站得住。”

静怡梳头发的手顿了顿，难怪昨儿胤禛说是他疏忽了呢。心脏上的问题，十有八九是遗传的。

“这次怕是福晋也落不了好。”武氏嘴角带笑，宋氏可是福晋一手捧出来要和李氏打擂台的，结果倒好，又是生了个站不住的，若不能生还好，至少不会心痛。这活生生的孩子都降临了，却站不住，胤禛心里会好受了？

按说宋氏昨儿生了孩子，宫里应该是有赏赐过来的。可一直到这会儿都没消息，估计德妃心里也是有些疙瘩的。

“也不一定呢，太医说好好养着，说不定就能站得住了。”静怡反驳了一句，武氏笑着点头：“也对，说不定就能站得住呢？好了，不说宋氏的事儿了，眼看就是端午节，府里要做香囊，我挑了几个花样，你看看如何。”

葡萄拿了沾湿的布巾过来给静怡擦脸，静怡闭着眼仰头：“你眼光向来是很好的，我不用看就知道定是十分合适的，就照着你的主意来吧，只是大格格那边要多做几个，大格格也该出门交际了。”

“人家亲娘都不着急呢，你着急个什么劲儿？”武氏挑眉说道，葡

萄拿开了布巾，静怡才睁眼：“哪儿是我着急，还不是爷说的？上个月就开始嘱咐了，我可不敢疏忽了。”

“针线上的事儿，爷怎么不找我？”武氏有些酸，静怡也不在意：“爷估计也分不清咱们谁管着什么，他就有吃有穿就行了。这些琐事，福晋还能拿来让他心烦？”

也不知道是哪句话说的对了武氏的心思，武氏拿帕子遮住嘴，咯咯的笑了起来：“说的也是，爷是做大事儿的，哪儿用知道这些琐事？你放心就是，大格格那边，我不会疏忽了的。”

倒是凑巧，武氏这边说完了话，正打算走人的时候，宫里来了人，送了给宋氏的赏赐过来。一半儿药材，一半儿布料。

武氏压低了声音凑到静怡耳边说话：“和大格格那会儿相比，可是差得远了，东西也少，我估摸着宋姐姐这心里，应该是不好受了。”

“大格格到底是长女……”静怡笑着说道，武氏在她胳膊上掐了一下：“你忘了，宋姐姐前头那个才是长女，现在的大格格，那可是次女。”

“好好好，我说错了。”静怡也不和她争论，连忙认错，叫了人过来将东西给宋氏送去，又对武氏摆手：“我去福晋那儿请安，你去不去？”

武氏犹豫了一下，摇头：“我就不去了，你自去吧。”

虽说这三个月福晋根本没在府里露过面，但石榴院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来往的丫鬟婆子们也都规规矩矩。每看到这样的情况，静怡都要庆幸自己当初没胆量伸手。

胆子小也有胆子小的好处。

在客厅等了一会儿，赵嬷嬷笑盈盈的迎出来：“福晋让您过去说话呢。”

“多谢嬷嬷。”静怡忙起身，跟着赵嬷嬷进去。福晋斜倚在床头，身上盖着薄被，看得出是梳妆过的，不过打扮的很是简单，头上就插了两只簪子。

“给福晋请安。”静怡蹲下身子行礼，福晋笑着抬抬手：“快起来吧，这段时间倒是让你劳累了，府里的事情，可有拿不定主意的？”

“并不是很累，都有前例在，奴婢只按着前例来就是了。”静怡笑着说道，细细打量了一下福晋的脸色，用了些胭脂，看不太清，但也能瞧出福晋是略微瘦了几分的，脸颊都有些凹进去了。

不过，眼神倒还是明亮，看着是绝对不会有性命之忧了。

“福晋的脸色瞧着不错，可是已经大好了？”静怡问道，福晋微微摇头：“还是得劳烦你们一段时间，太医只说，还需静养着，幸好现在府外也没那么多的事情。”

说着，福晋忽然一拍手：“说起来府外的事情，还真有件儿事情要你去办。八阿哥要纳妾，李侧福晋的身份，不太好过去，你就亲自

送一份儿贺礼过去吧。”
静怡有些惊讶：“纳妾？八阿哥府上要大办吗？”
皇子纳妾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宫中选秀，皇上或者妃嫔赐下来的，若是皇子愿意给面子，那府里也会办两桌酒席，请了众兄弟来乐一乐。
就像是静怡刚进府的时候，看在钮祜禄的份儿上，胤禛府上也是办了酒席的。
若是皇子不给面子，那就是静悄悄的抬入府。
另一种方式呢，就是皇子自己私底下收用。但有点儿身份的姑娘，都是要进宫选秀的，在此之前，皇子是绝对不能沾手的。若是这种，大部分都是无名无分的，通常都是自家事儿自家关门办。像是胤禩这样办酒席的，静怡还是头一次遇上。
难不成是那姑娘大有来头？
“也不是要大办，是八福晋给了帖子。”福晋笑着说道，顿了顿，又补充：“去年八福晋曾有孕在身，却是在六个月的时候小产了，太医说是伤了身子，这事儿可是个忌讳，到了八福晋跟前，你说话可得注意着些。”
大约是担心静怡说错话会惹祸，福晋才略微讲解了几句：“这事儿估计不是意外。”
静怡忙点头：“福晋放心，奴婢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这次的纳妾，可有什么要注意的？”
“不过幕僚之女，白身而已，不用在意。”福晋不在意的摆摆手。
“那礼物……”静怡眨眨眼，她可不想自己掏腰包。福晋估计是看出她这想法来了，忍不住笑：“放心好了，不会让你白白往里面贴钱的，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回头给你送过去。”
“是，奴婢知道了，福晋放心，奴婢定不会给府里丢脸的。”静怡忙保证，福晋笑着点头：“我知道，你性子老实，要不然我也不会选中你了。”
“宋氏那边，这几天你也多上上心，小格格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也……”福晋停顿了一下，赵嬷嬷忙递上来一杯茶水，福晋抿了一口才接着说道：“等会儿你和赵嬷嬷到库房那边找找，拿些上好的药材给送过去。“
宋氏这个人，大约是扶不起来了。
福晋视线在静怡身上转了转，又垂下眼帘：“再拿了两匹布出来，这段时间你也武妹妹也辛苦了，各自做一身衣服吧，正好要出门，你穿的好看了，咱们府里也有面子。“
静怡忙道谢，福晋这才摆摆手：“好了，没别的事儿就先和赵嬷嬷出去吧，再有事儿了过来就行。”
“是，那福晋多休息，早日养好了身子早日带我们出门，奴婢还想跟着福晋到寺院上香呢。”静怡笑着说道，福晋微微笑着点了点

头，看赵嬷嬷领着静怡出门，就慢慢收了脸上的笑容。

抬手捂住自己的肚子，脸上露出几分痛苦来，太医说，经此一事，她日后，怕是再也不能有孩子了。

那神婆，真该千刀万剐！

“贝勒爷回来了吗？”福晋趴在被子上调整了一下心情，才抬头问道，听月忙上前行礼：“贝勒爷今儿早上来看过福晋，见福晋正睡着，就先走了，说是等下朝了再过来。”

福晋点点头：“让厨房准备午膳，清淡点儿的，爷一回来就请过来。”

胤禛回来的时候，正是午时。天气已经有点儿热了，他一路走来，脑门上也略有些汗珠。听月送了布巾过来，胤禛随意在头上擦了两圈，就过去看福晋：“今儿觉得身子如何了？”

“好多了，爷，可是已经查清了丁婆的身份？”福晋忙不迭的问道，胤禛脸色沉了沉，好一会儿才说道：“这事儿，那丁婆有个女儿，曾嫁给了葛尔丹。”

福晋的阿玛费扬古曾跟着康熙讨伐葛尔丹，最终葛尔丹的战败，和费扬古有莫大的关系。

福晋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答案，立马有些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可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如何会……”

“丁婆在他们族里是犯了错的。”胤禛解释道：“族里容不下，这才带着女儿一路往北。”其实两边也并不算远，蒙古时常会有人往西边去做生意。

“那我怎么办？”福晋喃喃问道，顿了下，胤禛抬手摸她头发：“你且放心，我会为你报仇的。”

“可是，就算是报了仇，我以后，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啊。”福晋眼圈通红的问道，胤禛心里也是无奈，葛尔丹早就死了，距今都将近十年了，那丁婆为了报仇，谋划了这么久，也难怪觉罗氏没察觉了。

再者，那丁婆也确实是有几分真本事的，要不然，这神婆的名声也不会特意传到京城来。

但这会儿他可不能夸赞那神婆有耐心有手段，抬手将福晋抱在怀里，胤禛低声安抚道：“不能生也不要紧，你日后看中了哪个，只管将孩子抱来就是。”

福晋露出个难看的笑容来，那能一样吗？抱来的哪儿有自己生的亲近？

可别养活了十几年，最终人家孝顺亲娘去了。

“去母留子也无妨。”胤禛狠心说道，福晋扯了扯嘴角，她若是那等狠心的，李氏如何能平安生下一女三子？

“爷有这个心就好了。”福晋无力的说道，胤禛担忧的看她：“你可得早日好起来才行，这府里没有你，还是不行，那些个人都不顶用。”

“那拉老夫人也病了。”见福晋还是没精打采，胤禛抿抿唇，说了个大消息：“卧床不起，听你兄长说，昏迷时候居多，连水米都喂不进去了。”

人是觉罗氏亲自找来的，女儿今天这一步，甚至是她亲自造成的，觉罗氏自然是受不住了。福晋倒下的那天，觉罗氏就跟着倒下了。

不过是为着福晋的身体着想，胤禛就将这事儿一直瞒了下来。

“不行，我得回去看看。”福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这事儿和额娘没关系，额娘也不是有心的，只怪我太心急了些。你之前也曾劝过我的，是我没听在心里。”

“好，你这几天好好休息，养好身子，等太医说你可以下床了，我就送你回去。”胤禛面上带了几分笑，转头问听月：“福晋今儿的药用过了？”

“早上的用过了，中午的还没用呢。”听月忙说道，胤禛伸手：“端过来，今儿我来服侍福晋用药。”

福晋面上终于带了几分笑意，但笑着笑着，就又垂下了眼帘，遮住了眼里的失落和难过。

赵嬷嬷挑挑拣拣，弄了一大堆的药材，亲自跟着静怡，送到了宋氏的院子。小格格有心疾这事儿，就算是静怡当初下了封口令，让瞒着宋氏，也没能瞒过去。

一是亲生的女儿，身子健不健康，她这个当额娘的能看的出来。二是太医来来回回，那药味，她又是闻过的。不用问别人，她自己就能猜出来个七八成了。

眼见静怡送了药材过来，眼眶立马就红了，伸手抓了静怡的手腕：“好妹妹，你和我说句实话，太医是如何说的？小格格……小格格可还……”

静怡忙用另一只手拍拍她手背：“宋姐姐别担心，太医说，好好养着还是能站住的，宋姐姐你现在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先照顾好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亲自去照顾小格格，别人再上心能有你这个亲额娘上心吗？你看，福晋都特意送了药材过来呢，你可不能辜负了福晋的心意。”

宋氏忙点头：“我不会辜负福晋的心意的，小格格真的能好？”

“是，你放心吧，你养好了身子，就亲自去照顾小格格。”静怡笑着说道，看宋氏面上是放松，眼神却还带着几分惶恐，静怡也有些心酸。也不敢在宋氏这儿多待，生怕自己表演不过关，漏了点儿什么给宋氏，忙笑着告辞：“宋姐姐这会儿要多休息，我也不打扰宋姐姐了，得空了再来找你聊天。”

☆、第 35 章

静怡带着葡萄坐着轿子出了府, 四贝勒府和八贝勒府就是一墙之隔, 根本用不上马车。

"庶福晋, 听说八福晋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呢，看见咱们过去, 会不会生气？"葡萄略有些担心, 静怡戳戳她脑袋："咱们又没惹着她，她生什么气？你到时候乖乖跟在我身后，我不让你开口的时候你就别开口。"

葡萄忙在自己嘴巴上捏了一下, 静怡不搭理她，转身掀车帘往外面看。

八贝勒府朱红色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人在外面迎客，等静怡下了轿子, 就忙叫了丫鬟带静怡进去。

已经来了有不少人, 静怡几乎全都不认识。她阿玛虽然是四品的官儿，但这官儿没油水，家里来往的也不是多富贵的人。她自己性子喜静不喜动，能见的人就更少了。

最重要的是，今儿来的全都不是嫡福晋, 谁家的庶福晋能出门见客来着？

既是来了八贝勒府, 最先做的就应该是给八福晋请安了。带路的小丫鬟到了房门口, 大丫鬟就忙摆手："福晋刚吃了药，现下睡着了，你带了这位……"

看了一眼静怡，那小丫鬟忙说道："四贝勒府上的钮祜禄庶福晋。"

"带了这位庶福晋直接去前面坐席吧。"那大丫鬟给静怡行了礼, 就吩咐小丫鬟，又抓了果子给她："可要招呼好钮祜禄庶福晋才是，庶福晋担待一下，我们福晋最近身子不适很好，不能见你，还请见谅。"

这最后一句是给静怡说的，这明显的慢待，静怡也只是笑了笑，并不接话，她不过是个庶福晋，八福晋见她呢，是给四贝勒府上面子，不见她呢，也是不愿意给个庶福晋面子，虽然有点儿不给面子，但挑剔不出来什么错。

就是有些可惜，听说八福晋是众皇子福晋里面长的最好看的一个，无缘得见了。

小丫鬟带了静怡往花厅，有个瓜子脸的正对着门口，见她进来，就忙笑道："钮祜禄妹妹？你怎么这会儿才来？我还想着我来的早些，能和你遇上，咱们也说说话呢。"

这位倒是熟悉的，一起进宫选秀来着。

"临出门有点儿事情，发现衣服袖子给勾花了，另外换了衣服，这才来的晚了。"静怡笑着说道，顺势在那瓜子脸旁边坐下："张家姐姐今日可好？"

"还好还好，日子就是那么过着。"张庶福晋笑吟吟的说道，扯了静怡说闲话："你也没见着八福晋吧？早听说八福晋是不愿意纳妾的，只是八阿哥成亲几年，膝下荒凉，宫里良妃娘娘和惠妃娘娘实在

是忍不住了，又兼之八福晋小产伤了身子，明年选秀，说不定八贝勒府里就要进以为侧福晋了，所以，八福晋才急慌慌的挑了人进府，要先一步堵上宫里的嘴。”

静怡面上露出些不忍：“也实在是……”

不能生就要被舍弃，这嫡妻当的，也实在是太憋屈了点儿。

“听说八福晋小产，是因为她要自己去打八贝勒的一个通房，不小心闪了腰。”张氏一脸似笑非笑的说道，略有些不屑：“也是活该。“

静怡则是有些无语，这消息传的也太不真了点儿吧？八福晋谁啊，岳乐的外孙女，听说和八阿哥是青梅竹马，八阿哥亲自求娶的八福晋，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夫妻情分，有什么通房值得她亲自去动手处置？

说着话，就有小丫鬟来说，吉时到了，请了张氏来给众人见礼。

张庶福晋用帕子遮住嘴笑道：“倒是巧了，和我一个姓儿呢。”

“你汉军旗出身，她不过一介平民，哪儿能比？”静怡摇头，也是这选秀的规矩太让人无语了些，就拿静怡来举例，四品官员的女儿，换了哪个朝代不能嫁个门当户对的？偏偏在这清朝，就要被指个人当个连玉牒都上不去的侍妾之流。

但想想有比她身份更高的，经了选秀也只能去当个侧室，静怡就又觉得，她还不是最惨的。至少，她未来一片光明啊。

若是不用这种方法来安慰自己，静怡觉得自己迟早是要憋疯的。

张氏穿着一身粉色的旗装，长相是十分清秀，脸上带着羞涩笑容，进门给众人见礼。各家带来的礼物，早先就已经让府里的管家接住了，所以这会儿也都是点头示意，并不是很热络。

等张氏退下，自有丫鬟端来饭菜酒水，众人就开始吃吃喝喝。

临到结束，八福晋倒是露面了，不得不说，八福晋这长相，真是静怡见过的最……不对，除了宫妃，就数得着八福晋了。也难怪都说八阿哥对八福晋一片深情呢，这样的美人，谁舍得辜负？

“吃的如何了？”八福晋笑盈盈的问道，大阿哥府上的侧福晋忙说道：“您身子不好，就不要操心我们了，吃的用的，都挺好的，安排的再妥帖不过了。”

八福晋点头：“那就好，我请了戏班子，就在园子里，等会儿大家伙儿可以去看看，若是还有什么想要的，尽管找这丫鬟就是了，不是我故意怠慢诸位，是我身子实在是不争气，不能久坐，我就不奉陪了。”

“无妨无妨，我们也都知道你身子不好，你尽快回去休息就是了。”还是大阿哥府上的侧福晋，笑着虚扶了八福晋一把：“我们这边你不用担心的，我来之前我们福晋就交代了，要多多帮衬您，您只管放心就是了。”

八福晋微微点头，转身告辞了。

静怡有些不太想看戏，在自家府上，三五个女人都还能因为要看

什么吵一顿呢，这里可都是十来个女人了，叽叽喳喳的一团乱，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名牌上的大人物，估计是争不赢的。

就是争赢了，回去给福晋也不好交代。

于是吃了饭没多久，就率先要起身告辞了。张庶福晋挑眉："你们福晋，就如此严格？出个门都还要限定个时间？"

"不是，我们福晋最是和善不过了，是我自己还有些事情，眼看就是端午了，我也想给自己做两身衣服，正好我们福晋前段时间赏了我几匹布。"静怡忙帮着自家福晋说话，张庶福晋轻轻哼了一声："你倒是好运气，既然你们福晋十分宽和，那下次我得空了，就上你们府上拜访去，你可别嫌我麻烦。"

"不会，我十分欢迎，恭候大驾。"静怡笑着说道，让人去和八福晋转告了一声，自己这边就带着葡萄回府了。

先去福晋那边，将今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一遍儿，然后才能回自己的院子。天气越发的热了，她今儿穿的还有些厚，回自己的院子的时候，这后背都有些汗湿了。

"正好今儿天气好，让人打了热水来，我洗洗澡，顺便洗头发。"之前天气冷，胤禛也不常来，她都是三五天才洗一次澡的。这长头发，也不好一天一洗，要不然这一整天都不要做别的事儿了。

让人搓了背洗了头发，她就另外换了一桶水，自己清清静静的泡着，这会儿就不好让人伺候了，太尴尬。

听见门扇响她也没回头，只以为是葡萄进来了，还随意吩咐了一声："明儿说不定还是大晴天，得将被褥抱出来晒晒，你可记着这事儿。"

"你倒自在。"身后传来胤禛的声音，静怡一惊，赶紧回头，正打算站起来行礼，又想到自己这会儿没穿衣服，脸色瞬间通红。然后，胤禛就近在眼前了，居高临下，看了一会儿，忽然说道："好像是长大了些。"

察觉到他视线所在，静怡脸色爆红，伸手盖住胸口。胤禛却是伸手，在她浴桶里摸了下："水要凉了，还不打算出来吗？小心着凉了。"

静怡尴尬，扭扭捏捏："爷先出去等着？"

"你身上爷哪儿没看过？"胤禛嗤笑了一声，趁她不注意，一抬手将人从浴桶里抱出来，静怡大惊，赶紧抬手圈住胤禛的脖子："爷！"

"放心，摔不了你。"胤禛笑到，倾身在她唇上亲了一下："别说话了。"

静怡闭嘴不言，被胤禛放在里面榻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筋疲力尽，连再进浴桶都是被胤禛抱着放进去的，奇怪了，白日宣淫不是很不好的吗？这位爷今儿心情是不是太好了点儿？

"今儿出门，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等人出来，胤禛亲自帮着擦头发，太阳还没下山，院子里暖融融的，静怡躺在竹椅上几乎要睡

着，听见胤禛的问话才猛然清醒，笑着侧头，虽然看不见后面的胤禛："八福晋的身体，没之前说的那么糟糕，奴婢瞧着她脸色挺好的，大约是不耐烦这纳妾的事儿，这才说自己不舒服的吧？"

"大福晋好像怀孕了，今儿大阿哥府上去的是侧福晋吴雅氏。"现在这位大福晋，是继室，巧了，也姓张，不过出身汉军旗，要称一声张佳氏。

这个也是张，那个也是张，这两个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但静怡也就是脑子里过一过，大福晋的亲爹可是总兵，再怎么不近人情也不会让自家亲戚去当个幕僚的。

她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胤禛也不催。不过，不得不提的是，胤禛擦头发的水平真是太低了，冷不丁的就会揪她一下，真疼。她还得忍着，后来想想胤禛是在她身后坐着的，应当是看不见，这才偶尔露出个龇牙咧嘴的表情。

却不知道，胤禛就是坐着，也是居高临下，她那点儿小表情，被看个一清二楚。

"爷，晚膳要在这儿用吗？"头发擦了个半干，静怡略有些怨念，要不是胤禛下午来胡闹，她头发早干了。这下好了，说不定晚上得枕着湿头发睡觉了，明儿可千万别头疼。

"我早些时候自己种了些小青菜，这会儿正好能吃，爷，晚上炒个青菜？"见胤禛没说要走，静怡就笑嘻嘻的指了指自己那块儿地，花草没种活多少，索性就弄了点儿菜籽撒进去，倒是活了一小片。

"好，让人去摘菜吧。"胤禛点头，静怡忙摆手："不用让人来，我自己就能摘菜。"

兴致勃勃的换了草鞋，蹲到地里找，专门挑长的肥大的。胤禛就站旁边看着，偶尔指点一下："东边的这个比较大，那个太小了，不要。太老的也不能要，吃着太渣。"

静怡偷偷撇嘴，能老到哪儿去，也就是多长几天的功夫。反正送到厨房，李大厨也是会自己再挑一遍儿的。

晚膳是四菜一汤，主食是面条。静怡辛苦了一天，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的胤禛时不时侧目看，表情难以描述。静怡却是十分坦然，不能因为不好意思就不吃，否则饿肚子的不是别人，只会是她自己。

"刚吃饱饭，不要坐着不动。"见静怡吃完就想往软榻上靠，胤禛伸手拽了她一下："下会儿棋？"

静怡嘴角抽了抽，她没有自虐的爱好，忙笑道："爷能不能帮我写一幅字？我打算绣出来，就挂在这边墙上，爷觉得如何？"

"怎么想起来挂一幅字了？"胤禛问道，静怡笑嘻嘻的凑过来："看见别人的房间都是布置的挺好，不是挂个画儿就是挂个书法什么的，我这里太素净了，就想挂个绣图。"

她画画也不好，写字也普通，就绣活儿比较出众了。

看胤禛点头，静怡就忙狗腿的去拿了笔墨纸砚，亲自在一边伺候磨墨。胤禛不急着提笔，侧头问道：“你想要写个什么？”

“啊？”静怡有些呆，好一会儿才问道：“爷做主？我没读过书，是个文盲。”

胤禛挑眉：“文盲？这个词倒是挺有意思的。你想要字数多点儿还是少点儿的？一篇文章，或者一句短语，再或者几个字？”

静怡眨眨眼，果断选择最长的：“要一篇文章吧。”她现在是烦了做衣服了，大条件在那儿放着，她做来做去也做不出来一朵花，再者，还有针线房呢，她何苦连绣娘的活计都抢了？

胤禛沉吟了一会儿，提笔写了一首词。静怡笑眯眯的看，等胤禛搁笔，就忙伸出大拇指：“爷的字真好看，往年钮祜禄府上也得过万岁爷赏下的福字，还有几个是爷写的呢。”

康熙自己顶多是写三五个，剩下的就交给儿子们了，尤其是太子和胤禛。一个是储君，另一个就真是因为字好了，好的朝中所有人都知道。

静怡也是会欣赏的，绕着桌子转了几圈，赞道：“爷这字，自有一股气势，铁骨铮铮，只看着就有锋芒迎面而来，写的太好了，我若是描摹，大约是写不出来这个神的。”

“太过了些？”胤禛喃喃自语，静怡没听清楚：“爷说什么？”

“气势太盛了些。”胤禛说道，瞄了一眼静怡：“连你都能看的出来。”

静怡莫名其妙，这不废话吗？字似人形，胤禛本人站那儿就像是出鞘的剑一样，他的字，和他本人也不差多少。

胤禛却是没再多说，只摆摆手：“好了，明儿再收起来吧。过来，给爷唱个曲子。”

静怡有些无语，话题换的太快了，她有些跟不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张口，存着戏弄胤禛的心思，索性唱了个包青天，秦氏哭冤的那一场。

听的胤禛也是无奈，连连摆手：“算了吧，外面的人该以为这屋子闹鬼了。既然不愿意唱，那就讲个笑话来听。”

这个静怡也拿手，她脑袋里存货也多，一个接一个，将胤禛逗的哈哈大笑。连讲了半个时辰，胤禛才摆手喊停，静怡立马端了茶杯，一气儿灌下去。

然后不小心就呛住了，胤禛抬手帮她拍背：“你倒是小心些，又没人和你抢，要不要再来一杯？”

“不要了。”静怡咳嗽大半天，放下茶杯，眼中含泪摇头，不是要哭，是刚才呛出来的眼泪。这样子看着很有几分楚楚可怜，胤禛忍不住抬手在她眼皮子下面擦了擦，笑道：“倒是娇嫩。”

这话略有些调戏的嫌疑，静怡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只好憋得一脸红，垂下眼帘不敢看胤禛。

“时候不早了，歇着吧。”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起身：“我帮爷洗脚。”

“一会儿再洗。”胤禛倾身，将人锁在自己怀里，难得放纵了一回，一天之内连着要了几次。

静怡则是有些受不住，第二天甚至没能按时起床。再睁眼的时候，都快中午了。幸好，不用去给福晋请安。

本来想在床上赖一天的，可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静怡就坚持不住了，为了一碗饭而折腰，规规矩矩的让人更衣，自己洗漱，然后坐在了饭桌前。

过了端午没多久，宋氏就出了月子了。小格格满月，福晋特意叫了宋氏去说话，说是怕小格格折福，满月宴就暂时不办了，等周岁再说，对福晋的话，宋氏是没有不答应的。

然而没想到，到了下午，小格格就出事儿了。

先让人去禀告的福晋，然后来找的静怡。静怡忙让人去找胤禛，又请赵嬷嬷拿了福晋的帖子去请太医。她和武氏赶到的时候，小格格已经是脸色发白，嘴唇发青了。

小小人儿也说不住哪儿难受，只在那儿哭，又因为身体不好，哭的声音都像是在哼哼，看的人十分心疼。

宋氏抱着孩子脸色煞白，一个劲儿的看静怡：“太医什么时候到？我的女儿一定会没事儿的对不对？”

“是，你别急，太医一会儿就来了。”多的保证却是不敢给，也跟着宋氏一起眼巴巴的看门口。太医来之前，胤禛先过来了，看一眼宋氏抱着的孩子，脸上满是疼惜：“怎么忽然就不舒服了？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奶娘跪在地上心惊胆战：“奴婢也不知道，奴婢和往常一样，喂过小格格之后就哄她睡觉了，每隔一炷香察看一番，先前还好好的，再去看的时候小格格就有些喘不上气了。”

太医被苏培盛拽着跑进来，连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直接伸手搭在小格格的手腕上，这时候小格格的哭声都快听不见了。好一会儿，太医松手。

“如何？”胤禛耐不住问道，太医微微摇头：“贝勒爷节哀。”

胤禛瞬间呆住，好一会儿才低头看小格格，眼眶也逐渐泛红，宋氏更是受不住，直接跪在了地上：“不不不，她还活着，她还在，太医求求您了，求您救救她！”

太医赶紧躲开，不敢受宋氏的礼，又有些为难的看胤禛。

“确定没救了？”胤禛脸色黑沉沉的问道，太医硬着头皮躬身：“是，奴才学识浅薄，确实是没办法了。”

顿了顿，又补充道：“小格格本来就有心疾，能养到如今，已经是不易了。”

说着话，就见小格格在宋氏的怀里抽搐了几下，然后再没了声

音。宋氏一声尖叫，颤抖着手往小格格鼻子下面放，然后受不住打击晕死过去了。

胤禛抬手，想摸摸小格格的脸颊，却是又半路顿住，好一会儿才吩咐道：“苏培盛，送了太医出去。钮祜禄氏，小格格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武氏，你暂且照看宋氏两天。”

至于李氏，她没事儿做。

静怡有些抓狂，小格格不满一岁，按照这时候的惯例，是不能埋入皇家陵园的。再者，府里也没累死格格去世的葬礼的举办，没有前例可参照，这事儿应该如何办？

宋氏第一个女儿的时候，还在宫里呢。总不能按照弘晖的惯例来吧？弘晖可是嫡长子！再有一个弘盼，那也是个阿哥，也是活过了两岁办过周岁宴的。哪个都不沾，小格格这事儿到底怎么办？

脑袋都快要抓破了，实在是不敢自己拿主意，这事儿，最终还是求到了福晋的头上。

瞧着福晋的面色不错，也休养了小半年了，应该是能出来理事了吧？这管家权，也不可能一直放在她和武氏手里啊。放的时间长了，未免会催生了人的野心。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家这边的菜市场停业装修了，花开只能网上买菜，于是，顺便买点儿零食啊，反正都是买嘛……短短一周，花开胖了一圈……健身房也再不给花开打电话了……因为每次花开说去，但都没去……

☆、第 36 章

静怡先是找了赵嬷嬷, 拐弯儿抹角的问福晋的身子能不能管家理事, 赵嬷嬷人静一样, 立马就明白静怡的意思了。却是笑着说道：“福晋能安心养着身子，也是多亏了你和武庶福晋, 这府里, 福晋能信任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了。”

静怡忙做出十分荣幸的样子来，只略有些羞涩：“我怕是要辜负福晋的信任了, 毕竟这种大事儿，我实在是……没办法拿主意, 再者，还得进宫一趟, 我也没这资格。”

府里没了个小格格, 得和德妃说一声，毕竟是亲孙女儿呢。

静怡现在这身份，除非是德妃叫了，或者是福晋亲自带进去的，否则是不能进宫的。

“放心就是, 福晋自有主张。”赵嬷嬷忙安慰道, 顿了顿又笑道：“老奴这就回去问问福晋的意思, 钮祜禄庶福晋安心等着就是了，宋庶福晋那边，您多上点儿心。”

静怡忙点头应了，但实际上宋氏那边她是插不上手的。之前胤禛一句吩咐, 武氏已经将这事儿给接过去了，又有耿氏时不时的去探望一番，静怡就是不去也没关系。

天气渐热，小格格的尸身放不住。

赵嬷嬷找福晋回了话之后，福晋第二天就下床了。直接进了宫，德妃正在和十四福晋说话，见她还是被人搀扶着，不等行礼就忙叫人扶着她落座。

“最近身子可是好转了？”德妃关心的问道，四福晋眼圈一红，拿帕子在眼角揉了揉：“多谢额娘关心，儿媳已经好多了，额娘前些日子送的药材，很是有效，儿媳吃了几天就觉得身上略有些力气了。”

“有效就好，等会儿你回去，再带着些。”德妃笑着说道，福晋忙摆手：“不用了，倒像是儿媳特意来哄骗额娘的好东西一样，回去了，我们贝勒爷是要生气的。”

“这点儿东西，他还和我见外？”德妃皱眉，福晋忙笑道：“倒不是和额娘您见外，我们爷是想着将好东西都留给额娘，以免额娘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十四福晋略有些尴尬，轻咳了一声。德妃抿了抿唇，笑道：“倒是他一番心意，那就算了，你今儿进宫，可是有事儿？”

“是，我们府里的宋氏，前些日子得了个小格格了，可小格格身子不太好。”福晋叹息一声：“小格格命薄福薄，昨天下午没了，儿媳进宫就是为了和额娘说一声。”

德妃愣了一下，脸上也带出了几分悲楚难过：“可惜了，胤禛原本就只一个女孩儿……”

“也是辛苦你了，养病之中，还得起来料理这事儿。”德妃叹口气：“虽然刚满月，连个丧礼都没有，但到底是……还是要你多费心，你这身子，可还撑得住？要不要本宫找个人给你帮帮忙？”

“额娘不用担心，府里有钮祜禄氏等人帮忙，儿媳还是能撑得住的。”福晋忙笑着说道：“前段时间，儿媳卧床，府里就是武庶福晋和钮祜禄庶福晋打理的，也没出过差池，儿媳现在又好转了许多，也就不劳累额娘操心了。”

十四福晋笑道：“四嫂果然是贤惠大度。”

四福晋只笑了笑，并不接话，德妃也不在意，只点头：“既然你已经拿定了主意，本宫也就不多问了，小格格到底年幼，你也劝劝胤禛，别太伤心了，对了，本宫记得，宋氏之前也有个小格格，也是因为心疾没了？”

四福晋点了点头：“是。”

“那看来，这宋氏的身子不行。”德妃皱眉：“以后这孕育子嗣的事儿，就不要让宋氏沾手了。”

“是，儿媳会和爷说的。”福晋倾身应了下来，德妃摆摆手：“行了，看你脸色，大病未愈，早些回去休息吧，府里少了什么，就只管让人来问本宫要就是了。”

最后还是给福晋塞了些药材布料之类的，考虑到小格格刚没了，布料还都是素色的。

不过，小格格是晚辈，又是没过周岁，府里有些忌讳，倒也不用守孝。不像是大阿哥的时候，连静怡她们都跟着吃了小半年的素斋，穿衣上面更是连粉色都不曾带过。

静怡也就在小格格下葬那天出现了一会儿，她们是不用出府的，宋氏也不行。只能瞧着小棺材抬出门，宋氏哭的整个人都成了一滩泥，拉都拉不起来，还是福晋让人将宋氏给抬回去的。

夜幕下落，府里安静下来，这事儿就算是彻底完结了。

第二天的太阳再升起来，就再也没人说起小格格的事儿了。

静怡带着葡萄去给福晋请安，顺便将账本对牌之类的，都给带了过去。李氏今儿来的早，见静怡带着东西，就挑了挑嘴角："你倒是聪明，知道保不住了，就赶紧送过来。"

说完看了一眼武氏，武氏脸色有些尴尬，看静怡的眼神也有些不友好了。

"都在说什么呢？"静怡还没开口，就听见屏风后传来福晋的声音，众人忙站起身，福晋就在赵嬷嬷的搀扶下绕了出来，见静怡身后丫鬟拿着东西，就挑着嘴角笑了笑："赵嬷嬷没将话送到？"

静怡有些不解，转头看赵嬷嬷，赵嬷嬷忙笑道："福晋昨晚上才吩咐的，那会儿天色已晚，奴婢想着钮祜禄庶福晋已经安置下来了，就没去打扰。"

然后今儿早上就是请安了，也没来得及。

"既然如此，趁着人都在，那就一并说了吧。"福晋微微点头，示意众人都坐下，然后就垂了眼帘端了茶杯。赵嬷嬷在一边帮着开口："福晋的身子虽然好转了，但到底是亏了根本，太医也叮嘱多静养，别忧思，所以这管家的事儿，还是要多劳累大家。"

李氏脸色就有些不怎么好看了，论身份，钮祜禄氏和武氏都只是庶福晋。论资格，她和宋氏才是最早开始伺候胤禛的。论子嗣，这后院所有的孩子都是她李氏所出。

可偏偏，福晋就是忌讳她，这管家的事儿，她连碰都碰不得。

"这账本，日后还请李侧福晋多多上心。福晋的意思是，李侧福晋主管，武庶福晋帮忙。"赵嬷嬷接着说道，李氏正在恼恨呢，猛然听见这句话，眼神立马就亮了，又有些不敢相信，她自认为，福晋应当是对她有些忌惮的，不见上次福晋连起不了床，都没敢将管架的事儿交给她的吗？现下她自己都起来了，却是点了自己看账本，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些。

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吃吧，又太可惜了，万一里面裹着的都是肉呢？

"嬷嬷的意思是？"李氏忙问道，赵嬷嬷微微笑了一下："就是李侧福晋想的意思，这账本，就暂且交给李侧福晋了。您若是没信心，奴婢再叫个人帮帮您？"

"不用不用，不就看个账本吗？小事一桩，福晋就尽管放心的交

给我吧。”李氏笑吟吟的说道。

“福晋想出门礼佛一段时间，你们谁想跟着去？”赵嬷嬷又问道，静怡等这边话音刚落，立马就应声了：“奴婢愿意去。”

虽然她不明白福晋将账本交给李氏是什么意思，但这天上掉的馅饼里面装的可能就是□□，她有自知之明，还是别掺和进去了，这辈子跟着福晋的脚步走吧。

“我原也想带了你去，只是怕你不愿意，这才没提。”福晋看了她一眼，笑着说道，静怡忙笑道：“福晋愿意给奴婢这个机会，才是奴婢的福分呢。”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福晋很快安排妥当，又告诉了静怡出发的时辰，然后就令众人散了。

武氏三两步追上静怡：“福晋这次的安排……是不是太奇怪了些？”

静怡眨眨眼：“没有啊，就像是之前，不都是两个人帮忙管家的吗？我要跟着福晋出门，那就只能再另外选一个了，李侧福晋要比耿庶福晋更合适些。”

耿氏之前做错的事情还在那儿放着呢，也才小半年，还没人忘记。

“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出门礼佛了呢？”武氏盯着静怡问道，静怡摇头：“我也不知道，不过，能出门走走总是好的。可惜了，你这次不能跟着一起去了，上次在庄子上，咱们玩儿的挺开心的。”

“是有些可惜，那你就帮我带些东西回来。”沉默了一下，武氏笑着说道，静怡点头：“好，我亲自去买，定是会让你满意的。管家的事儿，李侧福晋到底比你年长，你还是要多多李侧福晋的话。”

武氏点头：“我知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先走了，回见。”

静怡跟着摆摆手：“回见。”

第二天一早，她就收拾了东西去福晋那边等着。福晋才刚起床，梳妆打扮了之后出来，一见她就笑道：“用过早膳了？”

静怡忙点头：“用了些点心，怕耽误福晋的事儿，就先过来了。”

“坐下来一起用些吧。”福晋倒是客气，静怡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奴婢吃多了点心，这会儿肚子饱着呢，奴婢伺候您用膳？”

“不用，你们笨手笨脚的，倒还比不过丫鬟。”福晋笑着说道，毕竟丫鬟伺候她时间长了，她一个眼神，丫鬟就知道要夹哪个菜。换了静怡，估计这早饭就要吃的不合口味了。福晋一向很少让庶福晋伺候，毕竟，这进了门的女人，主要就是为了伺候贝勒爷的。

既然福晋说不用，静怡也就不委屈自己了。说真的，她自己都不确定夹个花生豆送过去的时候会不会掉在桌子上捡不起来，真要这样，就太丢人了。

所以，她宁愿乖乖的在一边等着。

福晋用膳倒是快，主要是吃得少，一小碗儿粥，几口菜，半块儿

饽饽。换了静怡，得翻一倍，还不一定能饱。

“福晋，不用再多吃点儿？”静怡问道，福晋摇摇头：“吃的多了坐马车不舒服，你是没经验，下次且记住了，越是走的远，就越是不能吃太多东西。”

“是，还是福晋知道的多，福晋以后可要多教教我。”静怡笑着说道，反正她是打定了主意要抱着福晋的金大腿的。

说着话，福晋就起身，静怡赶紧跟上。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人各自一辆马车，出了贝勒府，就直奔法华寺。赵嬷嬷昨儿特意和静怡说的，这次礼佛，要在法华寺住七天。

七天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原本静怡还觉得奇怪，若是想要礼佛，在府里也是可以的。怎么非得要出门，后来在法华寺“凑巧”遇见了觉罗氏夫人，静怡这才算是明白过来。

福晋到底是嫁了人的，嫁的又是皇子，这回娘家自然就不能和普通女人一样了，除了逢年过节，也就只有觉罗氏上门看望女儿的份儿。

大约是因为那神婆的事儿，觉罗氏也是不好意思进贝勒府的大门了。虽说她也是无辜的，但到底是断了胤禛有嫡子女的可能。胤禛不恨，德妃和康熙也是不会高兴的。

静怡多有眼色，见觉罗氏从门口进来，就忙起身：“对了，福晋，奴婢刚才瞧见这院子里种着有金银花，奴婢想去摘点儿，回头晒了泡茶喝。”

福晋笑着点头：“去吧，可别走远了，身边带着人。”

静怡忙点头，领了葡萄和毛丫两个出去。大中午的天又热，金银花也显得有些蔫蔫儿的。静怡抓了两个就不想在这太阳下面晒着了，索性去了走廊里看转经筒。

看着看着，察觉到有人从中门那边穿过，就侧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忍不住挑了挑眉，居然还是熟人。不过，静怡可没上去打招呼，她这身份，上去了也只有行礼的份儿。

不过用午膳的时候，她还是和福晋提了一句。

福晋也是有些诧异：“大阿哥府上的吴雅氏？”顿了顿，又说道：“大约是来上香的，咱们出来的消息，也没说出去，她应当是不知道咱们在这儿的。”

要不然，也该来给四福晋请个安。

“六月份皇上要巡塞外。”用了膳，福晋忽然开口，静怡眨眨眼。福晋接着说道：“我这身子，是不能奔波的，李侧福晋怕是也放心不下三阿哥，所以，你和武庶福晋，以及耿庶福晋，能去一个。”

静怡呆了呆，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自己想去？那福晋这问题是不是个考验？说不想去？那会不会让福晋觉得她口不对心？或者不听吩咐什么的？

“福晋的意思是……”静怡想了想，还是明确的问了出来。

“你想不想去？”福晋问道，静怡有些无语，问题又回来了。去还是不去呢？她当然是想去的，从小到大，她都还没出过京城呢。可想想外面那天气，她又有些退缩，五六月啊，天气正热的时候，那马车里岂不是要跟蒸笼一样了吗？

“奴婢也不知道，奴婢以前没出过门。”静怡实话实说：“也不知道去塞外会是什么样子的，要做马车多久，受罪不受罪……”

福晋噗嗤一声笑出来：“你以为是让你去享福了？要是享福，何必带着你们？既然让你们去了，那就是跟着去伺候贝勒爷了。怕吃苦可不行。”

静怡缩缩脑袋，她还真就是怕吃苦。享受惯了，上辈子有便利舒服的条件，这辈子有丫鬟婆子的伺候。

“那就去吧。”静怡想了半天，点头：“奴婢本来就是伺候主子爷的，跟着去也是应当的。若是武姐姐和耿妹妹想去，奴婢也愿意将这机会让与她们。”

福晋似笑非笑的看了她一眼：“你倒是大方。”

静怡干笑一声，若是换了秋天出行，她肯定不会将这机会让出去啊。

除了第一天大约是福晋特意留出来和那拉夫人说话的时间，剩下的就都是礼佛了。早上一早就要起来听课，和尚念经，比催眠曲都催眠，还不敢睡。上午要跪佛，下午要听高僧讲经，晚上回去还要抄经。

幸好静怡是耐得住性子的人，除了早上有些起不来，其余的都还适应良好。抄写的经书又工整又快，福晋每次都是十分满意。

七天之后，她们才返回贝勒府。

正巧，胤禛说了要巡塞外的事情。静怡的行礼都不用打开，就又直接被放到马车上去了，不光是她一个人跟着去，耿氏也去。武氏大约是有些舍不得手里的权利，就放弃了这次机会。

静怡和耿氏有些说不到一块儿，可她也没资格申请换人，也幸好是分坐两辆马车。

前三天还行，马车里的冰盆是足够的。整个队伍走的也不快，中午都还能停下来找个阴凉地休息一会儿。等到了后来，冰盆没有了，半路不好找冰块，找到的也都分给康熙和诸位大臣们了。

静怡在马车里是汗流浃背，却又必须得穿的整整齐齐，深觉自己要热晕过去了，可偏偏她身体好的很，就是晕不过去。

后面女人受罪，外面男人也不好过。胤禛偶尔能在康熙或者胤礽的马车里蹭点儿冰块，可多数时间，是在外面骑马的。不到半个月，整个人就晒得跟黑炭一样了。

好不容易到了行宫，静怡一看胤禛那样子就想笑，因着发型问题，胤禛整个脑袋都像是在发亮。

“爷不能也找个马车坐吗？”又见胤禛两条腿内侧都捂出来痱子

了，静怡就又心疼了，一边给他抹药一边出主意。胤禛无奈：“十五十六他们都在外面骑马，我却坐着马车，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了？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没说完，瞥见胤禛那带着些郁闷的眼神，静怡就赶紧打住了，这位爷是所有皇子里面，身体最不好的一个。

和普通人相比，顶多算是一般。可康熙教育儿子，是要文武双全的，就连太子，骑射功夫也是非同凡响的。可偏偏，除了腿脚略有些不好的七阿哥，胤禛那骑射，在所有皇子里面就属于垫底的了，不是他不用功，而是身体真不允许。

他那性子多骄傲啊，骑射连十三阿哥都比不过，背地里定是要多练习的。然而，用功过度，累病了。

这事儿在他心里就是个疤，谁都不能去揭。

“好好好，我不说了，爷自己的身体，自己都不爱惜，我说再多也是没用。”静怡叹口气，将药瓶收起来，转到另一边给胤禛捏头“这样好受些了吗？”

胤禛闭眼轻嗯了一声，静怡就不出声专心的给他揉捏起来。

“爷，耿庶福晋送了晚膳过来。”苏培盛蹑手蹑脚的进来，见胤禛睁开眼了，就忙说道。胤禛皱了皱眉，抓了静怡的手坐起身：“让她进来吧。”

耿氏拎着大盒子，进来行了礼就赶紧去摆膳。条件有限，菜肴多是凉拌的。胤禛没多少胃口，吃了两筷子就放下了，侧头看静怡：“你们那马车上，有冰块儿？”

静怡摇头，胤禛皱了皱眉：“明儿你和耿氏用一辆马车，我让人送些冰块过去。”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但又赶紧问道：“会不会很麻烦？”

胤禛摇摇头：“不会，你们只管用着就是了。”说完就摆摆手，示意她们两个出去了。累了一天，腿又受伤，他着实是没心情让人来伺候。

虽说静怡不喜欢耿氏，但若是有冰用，她倒是还愿意委屈委屈自己的。

“姐姐。”耿氏低眉顺眼的上来行礼，静怡也客客气气的点头：“要委屈妹妹了，马车没那么大，怕是也不好躺着。”

“无妨，妹妹不是那么娇气的人。”耿氏忙笑着说道，见静怡往旁边挪了挪，就赶紧的扶着丫鬟的手进来了。两个人，再加上两个大丫鬟，这空间瞬间就小了许多，就连苏培盛亲自送过来的冰盆，也只能塞在桌子下面了。

幸好，这路程已经将近一半了，再有十来天，就能到塞外草原上了。到时候金秋七月，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景色最美的时候。

☆、第 37 章

“四哥, 太子嫌弃行宫的饭菜不好。”临到塞外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行宫, 康熙就打算带着人马现在行宫修整几天。十五阿哥兴致勃勃领了安排饭菜的差事，没过一天, 就来找胤禛拿主意了。

胤禛正和十三说话, 闻言顿了顿：“是什么菜色？”

“比四哥的额外多了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十五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头，又说道：“汗阿玛的菜色也就是比太子的多了两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汤，若是太子这边再添,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行宫这边，瓜果蔬菜也不是很多。”十五抿了抿唇接着说道：“太子那边要的多了……”别处的就得少了, 可偏偏，除了十六, 剩下的他谁也得罪不起。就连朝中官员, 他不能得罪了。

十三在一边笑道：“这事儿好办，你和太子说一下汗阿玛的用度就好了。”

十五阿哥有些郁闷的看十三阿哥，要真是那么好说就行了，问题就是开不了口啊，他现在是很不明白汗阿玛对太子的态度的, 一时好一时坏的。

倒不是他真的苛待了太子, 而是太子受宠的话, 他就是自己不吃，也得想办法给太子解决了这事儿。可若是太子不受宠，他虽然不至于克扣了太子，但也绝不会过于殷勤, 主动给自己找了麻烦事儿上身。

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略显势利了些，但人之常情，谁会无缘无故的往自己身上找事儿？再者太子以前高高在上，不见得对他们这些下面的兄弟们多照顾。诸多皇子里，太子能耐心说上两句话的，也唯独一个四贝勒胤禛。

剩下的，在太子眼里，皆是臣工。

“我回头去看看。”胤禛沉默了良久说道，十五阿哥眼睛立马就亮了，说实话他来之前，还真没想过这个四哥会答应帮忙，当即喜滋滋的点头：“多谢四哥了，那我和四哥一起去？”

胤禛想了想，摇头：“你还是先别去了，免得二哥以为你告状了。”

十五阿哥有些尴尬的挠头：“好，那我明儿再来问四哥的意思。”

等十五阿哥出去，十三就有些皱眉了：“四哥，你何必再过问这个事情？太子若是闹腾的很了，自有汗阿玛出面训斥，这段时间我瞧着太子对你好像也很有意见，再为了这点儿小事儿让太子厌烦，实在是不划算。”

“不过是说句话的事情。”胤禛不是很在意的摇头，又看十三：“修河堤的事情，回头我和汗阿玛提一提，若是汗阿玛同意，你该准备起来了。”

说到这个，胤祥的脸上就带了几分笑意：“汗阿玛要是能同意，那我回头定找了好酒找四哥喝一口。”

康熙儿子多，再加上朝堂上能臣不少。而每年的差事都是有数的，十三面前哥哥太多，能轮到十三的差事不算多，可他都已经成亲开府了，也不能一直吃喝内务府的，就是他自己愿意，内务府也不答应。

十三和十四还不一样，至少十四还有宫里德妃的补贴。像是荔枝这样的稀罕玩意儿，若不是康熙开口，只内务府自己派送的话，十三府上十有八九连一碟子都没有。

“也先别声张，盯着这事儿的不少。”胤禛说道，修堤是肥差，谁都想插一手。在这事儿没定下来之前，胤禛也不打算声张。十三在嘴上做了个捏住的动作，又笑着问道：“四哥，等会儿到外面转转？”

胤禛点了点头：“也好。”

只不过，这一片是行宫，街坊集市什么的距离有些远，两个人这一转，就是天色擦黑了才回来。

胤禛到太子那边拜访的时候，晚膳刚摆上。胤禛进去扫了一眼，桌上的菜品，确实不能说是简陋，反正比他那儿的要好些。太子起身笑道：“四弟怎么这会儿过来了？用了晚膳吗？要不要和孤一起用些？”

胤禛正要摇头，又顿住，冲胤礽抱拳：“若是二哥不嫌弃，那我就打扰了。”

当即有机灵的小太监另去拿了碗筷过来，一桌子的饭菜，兄弟俩吃了个干干净净。太子还笑道：“四弟的饭量，一如既往，简直就是小鸟胃，也难怪你上次玩儿摔跤连十四弟都赢不过。”

胤禛有些尴尬：“二哥，能不提这事儿吗？”

“好好好，不提了，反正从十四十岁之后，你就再没打赢过他了，这事儿不算稀罕了。”太子继续往胤禛心口插刀，胤禛无语的转了转手腕上的佛珠，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生气，反正自己又不打算靠着武力镇压一众弟弟。

当哥哥的嘛，只要年纪上去了就行。

就像是十四，只要不是在摔跤场，只要他自己不答应，十四弟就是想动手也不能动手。

“说吧，这大晚上的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太子笑着问道，胤禛往饭桌上看了一眼，小太监手快，早已经将桌子收拾妥当了，他什么都没看见。

“二哥可知道汗阿玛的晚膳是什么样子的？”胤禛也不绕弯子，直接问道。胤礽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垂下眼帘，好一会儿才问道：“你是来给十五出头的？”

“二哥，可是十五弟哪儿做的不对了？”胤禛没点头也没摇头：“二哥看在他年纪小的份儿上，先饶他一回，我回头让他来给二哥赔罪。”

“四弟以往可不会如此劝我。”太子露出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来：“也

对，以往我吃什么用什么，自有大把的人送上最好的，现在就不一样了，最好的可轮不到我了。”

“二哥。”胤禛微微皱眉：“凡事有定例……”

“四弟，你该过了这天真的年纪了。”太子打断胤禛的话，胤禛皱眉，良久，微微叹气：“二哥又何必刁难个小孩子呢？”

“难不成你让孤对着汗阿玛去喊？”太子摊手，胤禛摇头：“二哥，你不该只看见眼前这片儿地方。”

“可汗阿玛不许孤看见更远的地方！”太子忽然就怒了，将手里的茶杯都砸出去了：“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汗阿玛每次出门都要带上孤吗？因为他不放心！当然不是不放心孤的身体，而是不放心孤会不会在京城搞出什么事儿来！”

太子脸色涨红，又气又怒，起身在原地转了两圈，转头怒瞪着胤禛：“ 上个月他罢免了户部一个官员，你知道是谁吧？这若是说朝廷大事儿，罢免个贪官污吏不算事儿，那上上个月，他换了我身边两个奴才，这算不算事儿？”

胤禛有些无语，朝廷大事儿不算事儿，身边换两个奴才就成了大事儿了？

“二哥……”胤禛想劝解两句，太子却忽然丧气，摆摆手重新坐下：“算了，和你说又有什么办法呢？”

胤礽闭上眼睛，不去看胤禛：“我知道你最近谋划修堤的事情，你打算推谁上去？”

就算现在胤礽失势了，他也是太子，胤禛也不敢小看他，忙说道：“十三弟，他开府这么久，也没个正经差事，所以我想帮他一把。”

“你倒是个好兄长。”太子扯了扯嘴角，又说道：“也好，让十三去总比让图刚去好。”

图刚是大阿哥的手下，之前一直在外面，才回了京城没多久。

“孤再给你推荐个人，瓜尔佳氏的族弟，瓜尔佳云清。”胤礽又说道，胤禛却是皱了皱眉：“臣弟打算推举张鹏翮张大人。”

“张鹏翮？那个老顽固？”太子不悦：“他现在不是任两江总督吗？”

“即将调回京城。”胤禛说道，太子摇头：“不行，就瓜尔佳云清，张鹏翮一向顽固……”顿了下，却是没再继续说下去。见胤禛不语，就叹气：“四弟，我知道你想推举张大人，只是你也为孤想想，孤现在，身边能用的人也就这么几个了，若是再不提拔几个上来，早晚要被人啃的连骨头都剩不下了。”

“好了，时候不早了，你也先回去吧，十五弟那边，我会注意些的，不会让他多为难。”胤礽笑着说道，挑眉拍了拍胤禛的肩膀：“我这可是给四弟你面子了。”

胤禛勉强笑了一下，告辞出门。

太子这是用一个人情来换自己站他那边呢，这拉帮结派，也着实太明显了些。

回了院子，耿氏和静怡也都已经歇下，胤禛也就没去打扰。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去找康熙去了，哪怕是在马车上，康熙都是折子不离手的，现下住进了行宫，每天还是有小朝会的。

和大朝会比起来，小朝会就轻松自在多了。

早上虽说不用去请安，但静怡还是一早就起来了。吃了早膳，就到花园里转圈了。然后，就遇见个长相甜美的小美人儿，葡萄倒是打听的清楚，赶紧在她耳边提醒："这是太子院子里的庶福晋范氏。"

刚说完，那边就注意到静怡这儿了，抬步就过来了。

"这位是钮祜禄妹妹吧？"范氏笑着问道，静怡微微倾身："是，范姐姐有礼了。"

"出门走走吗？"范氏问道，静怡点头："是，你也是出门走走？"

"嗯，趁着早上天气不是那么热，正好出来转两圈，等会儿太阳升起来，那可就折磨人了。"范氏笑着说道，又问："我听说你们贝勒爷带了两个庶福晋来？"

"嗯，还有一位耿妹妹。"静怡笑着说道，范氏脸上带了些羡慕："你们这样倒是挺好，两个人能做个伴儿，还能说说话什么的，我们太子爷就带了我一个，我还有些发愁呢，到了塞外，那些人说的都是蒙古语，我都听不懂可怎么办才好。"

静怡愣了一下，也是才想到这个问题。人家草原上的人，肯定是说蒙古话啊，或者满语。她蒙古话是一点儿都不会，满语也就是凑合。转头看葡萄，葡萄微不可见的摇头。

这下完了，主仆两个都要成哑巴或者聋子了。

"不过也没关系，咱们这么些人呢，我到时候能不能去找你们说说话？"范氏又笑着问道，静怡客气的点头："若是范姐姐得空，我们欢迎都还来不及呢，不过，太子殿下只带了姐姐一个人出门，想来姐姐也是难有空闲时间的。"

范氏脸色微微红，摆手笑道："太子爷性情温和，并不会拘了我的，妹妹既然答应，到时候我可就不见外了。"

"你这次出门带了银钱吗？"范氏又问道，静怡眨眨眼，有些不解："带银钱做什么？"这不是公费旅游吗？还得自己半路再掏钱？

"到了塞外，你不买些稀罕东西回去送人吗？就是不送人，那府里福晋侧福晋什么的，你不打算准备些？"范氏有些诧异的问道，静怡嘴角抽了抽，她还真没想到这问题。

"我是头一次去塞外，那地儿，有什么东西能带回去？"静怡十分虚心，范氏掰着手指头："多了，皮毛啊，奶酪啊，牛肉干啊，对了，巴林鸡血石十分出名，你难道不打算买两块儿吗？"

静怡跟听天书一样，鸡血石她是知道的，但还有巴林鸡血石这一说？

“还有扎兰屯的黑木耳，也是相当有名的呢。”范氏头头是道，静怡只顾着点头了，等范氏说完才笑道：“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能带，幸好我出门的时候带了些银钱，不过，大约也只能买些小的，多的就不行了。”

“我说的也多是小件儿，大件儿自有爷们儿自己去买。”范氏说道，凑近了静怡：“你是钮祜禄家里出来的，想必你们贝勒爷很是看重你的吧？”

静怡眨眨眼，摇头：“我也不知道，我比较喜欢我们福晋。”

范氏嘴角抽了抽，压低了声音：“我看你年纪小，还不知道事儿呢，福晋就是再好，那也是女人，只要是女人，哪个会愿意让别的女人来分自己的相公？你们福晋，说不定对你就是面子情呢，你可千万别傻乎乎的上当了。”

静怡忍不住想笑，若是她连福晋都不相信，又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只见了一面的人？她又不是傻。

“傻妹妹，我是看你投缘，这才提点你两句的。”范氏在静怡手背上拍了拍：“看见你，我就想起来我亲妹子了，也和你差不多的岁数，很是天真可爱。”

说着，范氏又换了话题：“你得早些为自己打算才是，趁着这次出门，没别人在你们贝勒爷跟前，你抓紧时间和你们贝勒爷多亲近亲近，早些怀了孩子，日后这才是你靠山呢。”

“范姐姐说的对。”静怡红着脸点头，范氏又促狭的笑：“看你年纪小，你该不会连怎么拿捏男人都不会吧？”

静怡更尴尬了，这位姐姐，才见第一面就说这样的话题真的好吗？

“不如姐姐我教你两招，你看我们太子爷，这次出来就只带了我一个。”范氏笑的略有些得意，静怡虽然不太想听，可又有些好奇，这范氏，找上她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

无缘无故的就来套近乎，也是看她年纪小好哄骗吧？怎么不去骗耿氏呢？不对，幸好没去骗耿氏，要是耿氏上当了，吃亏的说不定就是胤禛了。

胤禛若是吃亏了，她静怡也没好下场啊。

“咱们女人，最主要伺候男人的事儿，就是那回事儿了。”范氏意有所指的看了看静怡的胸和下~身，静怡窘的想抬手遮一遮，没办法，太小了。瞄一眼范氏的，忍不住张嘴，难怪太子只带了她出门呢，这大的……范氏察觉到她目光，还十分骄傲的挺了挺。

“实在是不行，你就用些药……”范氏又说道，静怡眨眨眼，重点总算是来了。

“我这里有一种好东西，你若是想用，回头找我来要。”范氏笑着说道：“不过，可不便宜。最好了，你还是先试试你自己的本事，不行了再来找我。”

静怡伸手摸摸自己的脸，她看着就是一副很好骗的样子吗？

这边等范氏告辞，静怡就赶紧的带着葡萄回了自己的房间。外面有风险，散步需谨慎。

一直等到晚上，静怡才偷偷摸摸的叫葡萄去找了苏培盛，只说了一句话——今儿巧遇了太子身边的范庶福晋。

不到一刻钟，胤禛就过来了。静怡也不耽误，当即将范氏和自己的对话原原本本的重复了一遍儿。胤禛的脸色，瞬间就黑沉了下来。

“他还不死心！”压着怒气，胤禛一掌拍在茶几上。静怡脑袋转的飞快，这么说，有可能之前耿氏弄的东西，就是太子让人混进去的？

这算是什么意思？用福~寿~膏这种东西控制胤禛？还是抓个把柄在手？或者是单纯觉得那东西好用？太子不会这么没见识不知道那东西是毒~药吧？

太子，是傻的？

“爷？”静怡等了好一会儿，见胤禛不发火了 ，这才敢凑过来：“那奴婢日后不和这范氏来往？”

“她若是来找你，你也别拒绝，只她给你的东西，你都要交给我，半点儿不能隐藏，知道吗？”胤禛严肃问道，静怡忙不迭的点头：“爷放心就是了，我保证连她说了什么都不隐瞒，一字一句全讲给爷听。”

“你这运气……”胤禛又叹气：“竟是找上了你。”

“大约是第一次在耿妹妹身上失败了？”静怡眨巴着眼睛问道，胤禛皱眉：“也就只会在女人身上下功夫，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君子博弈，正大光明，这样用后宅手段的，倒连个女人都不如了。

静怡也不敢深问这里面是太子做主还是太子是被冤枉的，只顾哄胤禛别生气：“爷现在知道他的手段了，心里有了防备，自是不会再吃亏，现下就是咱们在暗了，爷可别生气了。”

顿了顿，静怡又发愁：“这种东西，连……都能拿出来，可见在京城，定是有不少人吸食的，长此以往，怕是京城就要成了活死人城了。”

胤禛皱眉：“什么活死人？”

“连活死人都不如。”静怡默默看他一眼：“爷没亲眼见过用这种东西的人吧？我劝爷去看看，这种东西用了能成瘾，只要瘾头上来，连畜生都不如了，各种丑态就不说了，时间长了，人就成了骷髅架子了，我以前跟着阿玛见过一次，连着做了三天的噩梦呢。”

“你见过？”胤禛又问道，静怡点头：“钮祜禄家旁支有个八旗子弟就是用这个，这东西又是价钱昂贵，那人败完了自家家产，曾求到我阿玛头上，就为了几两银子，整个人趴在地上苦求，鼻涕眼泪乱抹的，低贱到了尘土里。”

这也是真事儿，胤禛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爷日后若是有了机会，还是求了皇上销毁这东西，或者加重惩罚，彻底禁断了才好。”静怡很是认真的建议，胤禛抬手摸摸她脑袋：“难为你有这个见识。”

静怡无语，什么叫难为？难道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人吗？

“行了，时候不早了，早些安置了吧。”胤禛看看沙漏，起身，苏培盛那边忙凑过来：“爷，奴才让人送了热水进来？”

这会儿屋子里就他们三个人，总不能让静怡出去叫人吧？

大约是在行宫休息了几天体力回来了，也大约是一路上憋的时间长了点儿，再或者是得知有阴谋针对自己心里憋了一口气儿，这一晚上，胤禛将静怡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两三遍。

静怡最后都累的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还是被胤禛抱着送进了浴桶。

因着太累，她上午就没出门了，让葡萄找了些棉花过来，打算弄个马鞍套子，虽然有些热吧，但至少软绵绵的不会太磨着大腿了。再说了，等回程估计就是□□月了，或许还会更晚，到时候用这个说不定正好。

忙活了一个时辰，就起身到窗边站站。然后就看见耿氏从另一边出来，行宫可没多大，她们两个是住在一个院子的，特别小，也就三四间屋子，正好面对面。

“钮祜禄姐姐？”耿氏站在廊檐下喊道，静怡点头微笑：“耿妹妹，有事儿吗？”

作者有话要说：　　奇怪了，花开都一周没出门了，脸上怎么会过敏了呢？

☆、第 38 章

耿氏摇头：“无事, 不过是想问问姐姐,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妹妹想到厨房做些点心，若是姐姐想吃, 妹妹就多做一些。”

静怡倒是不知道耿氏还会做点心, 不过想想也了然了，大家闺秀，厨艺和女红, 多多少少都是要学一些的，哪怕不是亲自动手, 动动嘴也能说是自己亲手做的。

“早上吃的有些多了，还不饿, 妹妹不用为我忙碌了。”静怡笑着说道, 耿氏蹲下身子行了个礼：“是，那我就先过去了，钮祜禄姐姐，回见。”

她这边刚走，那边范氏就上门了。一脸促狭的打趣静怡：“昨儿你们贝勒爷, 是不是在你这儿歇着的？倒是出乎我意料了, 你看起来还挺受宠的。”

“我们爷只是想添两件衣服。”静怡抬手让她看, 做了个马鞍套子，她又打算做两件内衣，这会儿手上正好拿着针线。范氏挤眉弄眼

的笑她："你倒是贤惠，不过说起来, 这方法倒是不错，你做了，总比别人做了强。"

说着，脸上略带了些不屑的神色："这行宫里的女人，可真是……"

就算康熙几乎是年年都来的，可也不一定是一年能见一次人的。有些说不定在这行宫里呆了十来年，都不曾见过康熙一面儿。当然，不是说这行宫里的女孩子都是冲着遇贵人来的，但十之六七，都是有这样的念头的。

康熙下面，就是太子了。范氏又是伺候的太子，怕是这些天遇见的人不少。

"有人能分忧就是好，倒是我，想找个姐妹帮帮忙，我们太子爷都不允许。"很快，范氏脸上又带了几分骄傲的说道，见静怡不说话，就压低了声音问道："我来的时候，正巧遇见你们院子里的耿氏，看那相貌，倒是上上等啊。"

静怡忍不住笑："我们贝勒爷不是个看重颜色的。"武氏的颜色更好呢，还不就是那样？温温吞吞的，不是特别受宠，但也没有说是不受宠。

"你还是年纪小，男人哪儿有不看重颜色的？"范氏啧啧了两声，十分不雅的翻个白眼："不过是有些表现的十分明显，有些则是将这东西压在了内心底而已。好妹妹，你啊，还是要多多上心。"

说着捏了一下静怡的脸颊："日后若是有什么为难的，只管找我就是了，我定帮你分忧。"

静怡没提防她有这么一下，躲避不及，差点儿就翻脸了，她的脸是谁都可以摸的吗！简直放肆！想想昨儿胤禛好像也没说要吊着这个范氏，静怡也就不压着自己的脾气了："倒是有劳姐姐好意，不过我是不需要的，我可没有姐姐这雄心壮志。"

说着抬手示意了一下："时候不早了，姐姐不用回去伺候太子吗？"

范氏有些愕然："这就生气了？"

"没有，犯不着生气，姐姐也是热心肠嘛。"静怡似笑非笑，看了一眼范氏的肚子："不过，在帮我之前，姐姐还是自己先生个孩子比较妥当。这太子的后院，可不像是我们贝勒爷的。"

"我这儿还忙着，也没空招待姐姐，姐姐就请回吧。"静怡都这样赶人了，范氏也不好继续停留下去，只好起身："好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得空了再来拜访你。之前说的事儿，姐姐是满心诚意，你别误会了我才是。"

"不会，我知道姐姐热心。"静怡扯出个笑容，叫了葡萄来送客。

也是凑巧，正好耿氏回来，两边打了个照面。范氏微微点头，耿氏客气的笑了一下，让开身子让范氏过去了。

随后耿氏就拎着食盒来找静怡，静怡正好闲着无聊，就请了人进

来。耿氏笑道：“以往注意到姐姐喜欢吃咸口味的，我就准备了些，姐姐看喜不喜欢。”

人都主动送过来了，静怡也不好绷着脸说我不吃，只好看了一眼，笑道：“看着挺精致的，先放着吧，一会儿我肚子饿了再吃，多谢你了。”

“不用谢，不过是多放点儿面粉的事情，刚才那个，是太子身边的庶福晋？”耿氏笑着问道，静怡眨眨眼：“你认识？”

“在宫里恍惚见过一面，并不是很熟悉。”耿氏摇头：“听李侧福晋说过，这位庶福晋，是个有本事的，进了毓庆宫没多久，就连李佳氏都得退一步。”

“李侧福晋连毓庆宫的事情都知道？”静怡有些吃惊，耿氏笑着点头：“是啊，李侧福晋在宫里有交好的姐妹。”

李侧福晋也是正正经经选秀出身，她在宫里交好的姐妹，这身份就可想而知了——不是太子的庶福晋，就是康熙的庶妃。

“再有本事也碍不着咱们什么，她还能插手咱们贝勒府的事情不成？”静怡顿了下，摇头说道，耿氏笑着点头：“说的也是，也就这两日多见几次，回了京城，怕是没多少见面的机会了。”

然后，两个人就没话题聊了。静怡忙着做衣服，甚至都有些忽略室内还坐着一个人了，耿氏也没急着告辞，就坐在那儿看静怡忙活。

好一会儿，在静怡停下来打算休息一下的时候，才察觉到耿氏还在。

“耿妹妹会不会觉得无聊？”静怡嘴角抽了下，笑着问道，耿氏忙摇头：“没有，看姐姐做衣服，很有意思，总觉得姐姐做的特别顺畅，像是在作画一样。”

“可比作画差远了。”静怡笑着说道，又低头去忙。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冷不丁的，就听耿氏说道：“姐姐，之前我在外面买了药，想要给贝勒爷用的事儿……”

静怡一针扎在自己手指头上，钻心疼，赶紧含在嘴里吸一下。当然，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反正从小教她的绣娘就是这么做的，她跟着学会了，这就是个习惯。

“你是要和我算账？”放下手指，静怡皱眉问道，耿氏忙摆手：“姐姐误会了，其实在府里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和姐姐赔罪，但姐姐不喜欢我，我也就一直没找到机会。”

现下，这屋子里就她们两个，再加上一个葡萄，对方的心腹，耿氏就打算说说了。

“我并不知道那东西是害人的，我只是听那丫鬟在我耳边嘀咕了几天，说是有好东西，正好当时我不受宠，一时着急，鬼迷心窍，就走了邪路，爷和福晋也都问过我了，那东西，我原先真不知道是什么。”

这点儿静怡还是有几分相信的，正常大家闺秀，谁见过福~寿~

膏这样的东西？

“我是要谢谢姐姐，若非是你，我怕是要酿下大祸了，不光是会害了自己，还会害了贝勒爷。”耿氏起身行礼，静怡忙抬手虚扶了一下：“不用客气，我也是为了我自己着想，贝勒爷出事儿了，咱们府上谁都讨不了好。”

“那姐姐还救了我，我欠着姐姐一条命。”耿氏固执的说道，静怡眨眨眼，觉得这会儿的耿氏，和自己印象里的不太一样，这是真的认识到错误所以改了性子，还是说又打算换一条路往下走的？

“我知道姐姐这会儿定是不会信我的，但姐姐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会做给姐姐看的。”耿氏笑着说道，终于起身：“时候不早了，爷一会儿也该下朝了，我就不在这儿打扰姐姐了，告辞。”

看着人出了门，静怡转头问葡萄：“你觉得，她说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

葡萄眨眨眼：“奴婢怎么可能会知道？奴婢又不是什么法器，能听得出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再说了，就算是这会儿是真的又如何了？人总是善变的嘛，尤其是女人。”

静怡哈哈笑：“你才几岁啊，别学大人说话。”

葡萄不满：“我比庶福晋还大呢，庶福晋别小看了我。”

“好好好，不小看你。”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耿氏带来的点心，葡萄瞪大眼睛：“庶福晋您还真吃啊？万一……”

“没事儿，耿妹妹又不傻。”这么简单的手段，耿氏大约是不会用的。

胤禛用午膳的时候果然回来了，听说范氏上午又来过，就微微皱眉，好一会儿才说道：“若是不愿意就不见，对了，下午启程，咱们继续往塞外走。”

静怡有些吃惊：“怎么是下午启程？”

“正好天气没那么热，你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还是要快些。”胤禛不在意的说道，静怡忙看葡萄，葡萄点点头就出门了，顺便通知了耿氏的丫鬟。

这会儿倒是不太用冰盆了，两个人也不用坐一辆马车了。

三天之后才到了塞外，六月初从京城出发的，这会儿已经是七月半了。

天气虽然还没凉爽起来，但到底不是那么热了，掀开车帘晒着太阳，也不会觉得自己即将被融化掉了。

有人上前行礼，唧唧咕咕的说了一大堆，静怡有些懵圈，听不懂。

那些人大约是看出来了，再开口就换了满语。这个静怡还是会的，忙侧耳认真听起来。葡萄就有些抓瞎了，又不好让静怡给翻译，只好来回打手势。

问帐篷在哪儿，问热水在哪儿，问等会儿要去哪儿吃饭。

耿氏来找静怡，行了礼就叹气："好像是来了别人的地盘，咱们说个话都不方便了。"

"也是有人懂汉语的。"静怡笑着说道，康熙上朝都用汉语，蒙古台吉什么的，每年也是要上京城去一回的。多多少少，还是会说汉语的。再有，也有内地的商人来往，就是不会说，也有会听的。

"再者，妹妹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可不是别人的地盘。"静怡提醒了一句，耿氏脸色白了下，赶紧的点头："是，还要多谢姐姐提醒，若不然，等出了差池，就要连累整个贝勒府了。"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葡萄就拎着水壶回来了："庶福晋，咱们先洗漱一下，奴婢刚才打听了，晚上有篝火晚会，要庆祝皇上的到来，奴婢问了苏公公，庶福晋们也要去。"

静怡有些意外："庶福晋还去啊？"

说到底，庶福晋虽然有个称呼，但地位高不到哪儿去，这样大型的场合，嫡福晋出场还是应该的，哪儿有庶福晋露面的？

"若是庶福晋不去，蒙古这边就要派人伺候贝勒爷了。"葡萄眨巴着眼睛说道，静怡瞬间明白了，好嘛，还是要去伺候人的。

苏培盛的意思，十有□□就是胤禛的意思。于是静怡和耿氏也只能是梳妆打扮好，到外面去找胤禛去了。

既然是篝火晚会，那定是在外面举行的。上首坐着的是康熙，左边一溜儿是皇子和大臣，右边一溜儿是蒙古台吉郡王。静怡和耿氏只能隐在胤禛身后，一个帮着夹菜，一个帮着斟酒。

太子那边是热闹的很，虽然有范氏在，但架不住蒙古美女的热情。就连那跳舞的，敬过康熙一杯酒之后都会绕到太子跟前再敬一杯。

"爷，您不能喝了。"静怡小声提醒胤禛，胤禛有些为难，旁边耿氏也压低声音问道："爷，能不能替喝？"

胤禛侧头，耿氏有些不好意思："奴婢的酒量挺好的。"

"那好，你试试。"胤禛点头，于是再来敬酒的，就都是耿氏替喝了。

原本静怡还有些为耿氏担心，毕竟酒多伤身，没想到，耿氏这酒量，还真是不错。接连十来碗下肚，连脸色都不曾变一下。就是胤禛，都有些吃惊。

旁边十三凑过来："四哥，你这庶福晋挺能干啊，要不然，我来和她喝一杯？"

胤禛揉揉额头："你别添乱了。"

十三笑嘻嘻的应了一声，又侧头看了一眼，笑道："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来来来，四哥，反正有人替你喝了，咱们就负责吃东西，我给你片点儿羊肉吃，你想吃哪边的？"

胤禛抬手点了点，胤祥立马拿着小刀子过去忙活了。

耿氏是从头喝到尾，宴会结束，她整个人居然还是清醒的，只脸色微微有些红，站在那儿笑着不说话，眼睛就显得特别的水润明亮。

胤禛轻咳了一声，静怡忙很识趣的笑道："耿妹妹虽然看着没喝醉，但喝的不少，定是不太舒服的，爷先送耿妹妹回去吧，奴婢带着丫鬟呢，自己回去就行。"

胤禛也没那么寡情，吩咐了苏培盛护送静怡，他自己则是拽着耿氏走了。

苏培盛缩着脖子跟在静怡身后，就是葡萄也略有些担心，生怕自家庶福晋生气，时不时的就要侧头看一眼。静怡心里却是平静无波，早就知道胤禛不是她一个人的。

就是没耿氏，那府里还有宋氏和武氏呢。再说了，嫡福晋比她更名正言顺。

"草原上的月色真美。"静怡笑嘻嘻的说道，葡萄心里松了一口气，忙应和："是啊，感觉这月亮看起来都比京城的要大一些，也更明亮。"

"那是因为草原宽阔。"静怡抬手比划了一下："你看，像不像个烧饼？"

葡萄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了："庶福晋没吃饱？"

"吃饱了，就是有点儿想念咸鸭蛋。"静怡摸摸肚子："刚才吃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得多走几圈才好。"她和耿氏的帐篷可是挨着的，帐篷那东西，能隔音吗？

苏培盛不知道是不是看出她这想法来了，也不反对，还笑着提供地点："前面有个土坡，奴才白天经过的时候，看见下面有一些白色的小野花，也不知道庶福晋喜不喜欢。"

"去看看。"静怡当即点头，领着人过去，说是小土坡，但也有将近三米高了。等爬上去，视野瞬间就不一样了。

本来草原就十分开阔，现在居高临下，更是觉得天大地大，唯我独尊。这种想法太大逆不道了，静怡生怕自己那天不小心说出口了，赶紧的给压下去。

"这野花挺好看的。"静怡低头看了一会儿，指挥葡萄："咱们摘一些，拿回去放在屋子里，这个没味道的吧？"

葡萄也不知道，又转头看苏培盛。苏培盛忙点头："是，没什么味道。"

"可惜了，不是别的颜色的。"白色的总不好往头上戴，要不然这种的挺好看的。葡萄忙问道："那奴婢去找找有没有别的颜色的？"

"别去了，大半夜的，咱们一会儿就该回去睡觉了。"静怡摇头，然后想到个重要问题："等咱们回去，就没热水用了吧？"

不等葡萄说话，静怡又自言自语："算了，那就不洗澡了，明天再洗吧。"

葡萄都不忍心提醒自家主子，除了今儿用水擦擦脸擦擦胳膊，她都已经三天没洗澡了，最后一次还是在行宫那会儿。
但主子开心就好，葡萄还是没提出来了。
三个人在外面游荡了小半个时辰，抓了两把的小野花，然后才慢慢悠悠的回帐篷。静怡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确定是听不见任何声音了，这才赶紧的扑到床上睡觉。
赶路几天，实在是太累了。
第二天自然是没能按时起床的，不过听见有动静。勉强打起精神听了一会儿，发觉是葡萄和耿氏，耿氏大概是来找她聊天的，葡萄说她还没起，将耿氏给打发走了。
于是，静怡就接着睡大觉。
中午胤禛没来，葡萄去端来了午膳，草原特色，奶茶，饽饽，还有手抓羊肉，饭团。很少见青菜，但静怡照样吃的津津有味，十分香甜。
难得出来一次，肯定是要吃当地的特色才不枉此行啊。
“听说蒙古这边的茶有很多种？”吃完了饭，静怡问道，葡萄在一边点头：“奴婢打听了，有加奶～子的，有加炒米的，有加果子或者菜叶的，咱们一天喝一种，今儿这是加了奶～子的。”
说着就将旁边放着的水壶拎起来，给静怡倒了一杯茶。略有些热，静怡吹了一下才抿到嘴里，果然是鲜香美味。京城虽然也有鲜奶，却没这个醇厚。
“庶福晋喜欢吗？”葡萄笑着问道，静怡点头：“挺喜欢的，你打听打听，看他们这边有干奶酪之类的奶制品卖吗，咱们回去的时候多买些。”
“怕是不耐放。”葡萄提醒道，静怡咬着勺子犹豫了一会儿：“那先别问，等咱们走的时候再问吧，这段时间就先打听打听，看谁家弄的好吃。”
葡萄赶忙应了下来，端了托盘掀了帘子正要出去，就见耿氏站在外面：“葡萄，你们庶福晋起床了吗？”
静怡在里面听见动静，忙起身：“起了，耿妹妹请进吧，不好意思，昨儿晚上太累了些，早上就没能起来。”
“无妨，钮祜禄姐姐这身子，一看就知道比我的单薄些。”耿氏笑着说道，拽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让静怡看：“我带了骑装，你带了吗？咱们下午要不要去骑马？”
“带了，下午什么时候？只咱们两个吗？”静怡问道，耿氏笑着点头：“是啊，我早上问了贝勒爷，他允了咱们出去玩儿，不过他自己还有事儿，不能去。”
“这会儿刚吃过饭……”静怡迟疑了一下，耿氏摆手：“当然不是这会儿去，咱们等等，太阳没那么厉害了再去。对了，十三爷府上的庶福晋石佳氏你认识吗？”

静怡摇头：“不认识，怎么了？”

“和咱们一起选秀的，不过她是进了十三阿哥的府上，早上来找我说话呢，下午想和咱们一起去骑马，你觉得如何？”耿氏让静怡拿主意，静怡想了一会儿，点头应了：“可以，人多也热闹些。”

就算是一起选秀的，她也不是所有的秀女都认识的。

耿氏唠唠叨叨的，竟是半点儿也不炫耀昨儿胤禛宿在她那边的事情，静怡心里倒是有些疑惑，难不成是真的改了性子？而且，耿氏这酒量，真是没的说了，昨天那样喝，今儿还精神奕奕的，难不成是个酒桶托生？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以前皮肤还挺好，用了一年手工皂之后就忽然变差了许多，现在是每年春天都要过敏一次……所以，花开积攒出了应对过敏的好办法，推荐给亲爱的们，当当当，就是郁美净啦，两块钱一包的鲜奶装，快的话一天见效，慢的话三天见效～～～～

当然，可能不是百分百起作用，花开推荐给五个朋友用，有四个起作用了～～～

最后最重要的，特别特别严重的话最好还是去看看大夫～～～～

☆、第 39 章

酒桶不酒桶的, 静怡不知道, 反正到了下午骑马的时候, 耿氏依然是精神奕奕。而且到了草原倒像是将她身上那豪爽的性子给夸大了一样，整个人都带着些意气风发。

若抛开人品不谈, 这样的耿氏, 也确实是十分耀眼的。

“钮祜禄姐姐，咱们来赛马？”耿氏转了一圈回来，笑嘻嘻的伸手邀请静怡：“我若是输了, 就将这个送给姐姐，姐姐若是输了, 就随意送我个簪子好了。”

那手里托着的，是一个小匕～首, 特别的精致, 上面还镶嵌着宝石，看着就是价值不菲。

静怡想了想，就点头应了，反正她首饰不少，输了也没关系。

石佳氏在一边温温柔柔的笑道：“我来帮你们做见证, 就到那边大树下面吧, 一个来回, 要跨栏杆吗？还是只骑马？”

耿氏笑道：“只骑马就是了，咱们又不是那些爷儿们，赛个马还要花样百出，钮祜禄姐姐, 你觉得如何？”

“那就只跑马。”静怡笑着点头，她那点儿水平，也就是能在女人群里面显摆显摆，还不一定能显摆赢呢，就不要作死的挑战高难度了，毕竟，生命只有一条。

石佳氏骑马站在一边，等她们那两匹马并排站好了，拿着帕子当旗帜，伸手使劲往下砸：“开始！”

耿氏一拽马缰，瞬间就飞奔出去，静怡也不甘落后，俯身就跟着上去了。这赛马可不只是看谁的马儿好的，人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需

要指挥得当才行。

静怡调整这马缰，小腿在马腹上轻磕，整个人几乎是趴在马身上的。耿氏姿势和她几乎一模一样，手里马鞭在空中甩响，嘴里喊着声儿，倒是比静以更快一些。

“钮祜禄庶福晋快些！”葡萄在一边张手当喇叭，耿氏身边的丫鬟也不甘落后，又有石佳氏在一边领头凑热闹，慢慢的，这边竟然还吸引了一些人来看。

静怡最终是落后了一些，耿氏先跨过了，石佳氏定下来的那条线。静怡慢慢的勒住马，笑着冲耿氏拱手：“没想到妹妹这骑术，还真是不差，姐姐我甘拜下风了。”

伸手从自己头上抓下来个簪子递给耿氏：“这是咱们说好的，妹妹先收下来。”这个簪子略微普通了些，等回去了，她得找个更好的送过去才行，怎么也得和耿氏的匕~首价值相当才说得过去。

“那这个也送给姐姐，我看姐姐挺喜欢的。”耿氏笑着伸手，静怡忙摇头：“不妥不妥，我既然是输了……”

“不过咱们姐妹间相互玩耍，姐姐不用放在心上，拿着吧，我自己还有呢。”耿氏笑嘻嘻的说道，探身将那匕~首塞到静怡手里，不等静怡反应，就又转头冲石佳氏笑道：“石佳妹妹，咱们也来比一场？”

石佳氏虽然性子温柔，但也是会一些骑射的，当即就点头应了。这一次就轮到静怡当裁判了，忙领着丫鬟站到一边去，顺便喊开始。

有蒙古的格格骑着马儿凑过来：“你是哪个王府的？那个人，看着骑术挺好的，不过和我比起来还是差远了。”

“我是四贝勒府的，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是十三阿哥府上的。”静怡笑着说道，蒙古格格恍然大悟：“就是那个长的黑，表情也黑的四贝勒？天哪，你居然是他府上的，他会不会很厉害的训斥人？”

静怡忍不住笑，胤禛这是给人留的什么印象？不过想想，好像胤禛这段时间的肤色，确实是不怎么白，整个六月都在外面晒着了，晒的几乎要脱皮了。

倒是十三，皮肤好像挺不错的，出门前就是小麦色，现在还是小麦色。

“不会，只要不犯错就好。”静怡笑着说道，蒙古格格撇撇嘴，好一会儿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钮祜禄静怡，格格的满语说的特别好。”静怡是真心实意的夸奖，小格格挺得意：“我从小就学满语，我阿玛说我要嫁到京城去的，我叫赛罕，除了四贝勒和十三阿哥，天可汗还带了哪个阿哥过来？”

说是嫁到京城，十有□□是要嫁到宗室里面的。赛罕又打听阿哥们的事情，那赛罕的阿玛看中的大约就是康熙的皇子了。

这是倒是不需要隐瞒，除了静怡，赛罕格格还能到别处去打听，所以静怡就老老实实的交待道：“还有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顿了

顿，又补充："还有太子殿下。"

"太子都那么老了。"赛罕撇嘴说道，静怡有些想笑，太子也不过三十岁，正是黄金年龄呢，哪儿就老了？

"钮祜禄姐姐，你定是没注意到我们谁先回来的。"在静怡和赛罕格格说话的时候，耿氏和石佳氏就已经回来了，笑嘻嘻的给赛罕格格打招呼："这位格格长的真漂亮，您好，我是四贝勒府上的耿秋月。"

"你们这样赛马有什么意思啊，咱们不如玩儿点大的，比赛射箭好不好？我也参加，咱们找个移动靶，这个你们擅长不？"赛罕兴致勃勃的问道，静怡赶忙摆手："射箭我是会的，骑马我也是会的，可骑马射箭我就不会了，我不参与，你们自己比赛吧。"

石佳氏也表示自己不会，于是就只剩下耿氏和赛罕了。

蒙古那边的小丫头们自然是为赛罕摇旗呐喊的，静怡和石佳氏则是为耿氏鼓劲儿。连带着太子的庶福晋范氏也过来看热闹了，也帮着给耿氏鼓劲儿。

"这群女人，自己倒是听热闹的。"十五阿哥从后面经过，和十六阿哥嘀咕道。十六阿哥略有些腼腆："既然是来了草原，自然是想放肆一番的，若不是刚才汗阿玛召唤，我也已经骑马出门了。"

"走，咱们也跑马去。"十五阿哥一拍十六的肩膀，转头喊胤禛和胤祥："四哥，十三哥，你们去不去？"

十三当即就应了，胤禛则是有些不太想去，可是被胤祥硬拉着，还是不得不跟着去了。

静怡她们在外面疯玩了一天，回了帐篷，胤禛都还没回来。一天下来，筋疲力尽的，感觉身上都是酸软的，静怡趴在床上让葡萄帮她按摩："骑马的时候不觉得，这会儿倒是累的很了。"

"那明儿可不能去了，还是在帐篷里休息吧。"葡萄劝道，静怡蔫蔫儿的点头。葡萄按的太舒服，按着按着她就睡着了，连晚膳都没用。

早上是外面的声音吵醒的，有士兵走动的声音，有丫鬟们说话的声音，还有远处马儿嘶叫的声音。静怡躺在床上大半天，她另一边的铺盖没人动过，想必胤禛晚上是没过来的。

翻个身，瞬间就觉得，身上的每一块肉，尤其是腿上的，就像是要被撕裂了一样，痛彻心扉啊。

"庶福晋醒了？"正好葡萄端着托盘进来，忙放下盘子过来扶她起来："正好奴婢去拿了早膳，庶福晋先起来洗漱了，然后用膳？"

"不想动。"静怡没精打采的说道，话音刚落，就听见肚子咕噜噜一声，静怡瞬间脸色通红。葡萄强忍着笑容："不想动也得吃啊，庶福晋昨晚上就没吃饭，贝勒爷特意过来问了呢，见庶福晋睡着，这才出去了。"

"贝勒爷来问过？"静怡有些诧异，葡萄笑眯眯的点头："是啊，贝勒爷交代了，庶福晋今儿最好是坐着多休息休息，明儿就是要去骑

马，也得是骑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万不能再累着了。”
　　静怡眨眨眼，略有些感动，但想到胤禛从自己这儿离开说不定就是去了耿氏那儿，这点儿感动……还是放在了心里，想的简单点儿比较容易活的幸福些。
　　她这边刚用完早膳，那边耿氏就上门了，笑嘻嘻的给她行礼：“姐姐今儿是不是身上不舒服？”
　　说着伸开手让静怡看了一下：“贝勒爷让奴婢给你送点儿药来，缓解身上疼痛的，姐姐要不要试试？”
　　“不要了，休息两天也就好了。”静怡恹恹摆手，耿氏笑道：“若是不用的话，至少得三两天才能缓过来，平日里姐姐动的少了，这猛一动弹，身体肯定是受不住的，若是用了药，说不定明儿就好了，明儿皇上要组织比赛呢，姐姐不想去看看吗？”
　　这也算是一种军事力量展示，若是赢了，皇上心里定然高兴，可若是输了，那回头可就要被皇上记在小本子上了。
　　静怡当然想去看，又看了看耿氏手里的小瓶子，终于点头了：“那好，我用些吧，多谢妹妹送来这药，我让葡萄帮我涂抹就是了。”
　　耿氏忙起身：“那我就不打扰了，我下去也不出门，姐姐若是无聊，就找我聊天去。”
　　静怡点头应了，让葡萄将人送出了帐篷。然后系上帐篷门帘，主仆两个躲在床帐里用药。
　　范氏来了一次，静怡说自己浑身酸痛，就说了两句客套话就端茶送客了。石佳氏也来看了一回，让静怡颇有些郁闷，连看起来娇娇弱弱温温柔柔的石佳氏都还好好的，她却是趴下了，原先她还以为自己身体特别好呢，现在看来，也是她太乐观了。
　　不行，回去还是得多锻炼锻炼才行，不然迟早有一天变娇花。
　　她不是看不起娇花，而是她的目标更远大——活到一百岁，一百零一也不嫌多。娇花美是美了，就是太娇了点儿。
　　懒懒散散的在自己帐篷里休息了一整天，晚上还真等来了胤禛。大概是这两天还是风吹日晒，胤禛的脸，还没好，这不知道得养多久才能好了。
　　“你这两天让葡萄打听了谁家的东西好？”用过晚膳，胤禛开口问道，静怡眨眨眼，没敢否认：“是啊，我想回去的时候带一些，京城那边没有这儿的正宗。”
　　“也别买太多了，够你自己用就行了。”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不可大肆宣扬，这事儿传出去不好。”
　　静怡也不敢多问，忙点头应了下来：“贝勒爷放心就是了，奴婢只买一点儿。对了，贝勒爷知道赛罕格格吗？她昨儿说，她阿玛想让她嫁到京城里去，还问我这次来的阿哥们都有谁。”
　　胤禛大约是误会了，伸手摸摸静怡的脑袋：“放心，不会到咱们

府上的。”

“爷累不累？我帮爷按摩一下？”静怡眨眨眼，岔开话题，胤禛想了一下，点头应了：“也好，苏培盛，叫人送了热水过来，我先泡个热水澡。”

静怡有些蠢蠢欲动，她昨天晚上，好像是又没洗澡吧？抬起胳膊闻一下，身上没发臭吧？万一胤禛要是有点儿什么意思，凑到自己身上一闻，哎呀，会不会吐了？

“爷，能不能多叫些热水？”静怡期期艾艾的问道，胤禛挑眉，又误会了，伸手揉揉她脑袋：“今儿晚上不行 ，明天爷说不定也得下场，再等等吧。”

静怡脸红：“不是，奴婢身上一股子药味，今儿耿妹妹送来了跌打的膏药，奴婢用了一些。”

胤禛点头：“那好，你也洗洗吧。”一脸镇定，好像刚才误会的不是他一样。

静怡背过身才敢露出脸上的笑意来。有胤禛的面子在，热水来的也挺快，静怡不好意思，所以特意叫葡萄扯了个布帘当屏风，她和胤禛一人一边儿，各自洗澡。

睡到床上，胤禛还真挺安静，双手放在腹部，闭上眼睛没多久呼吸就平缓了。静怡也不敢乱动，跟着闭上眼睛。

早上再醒来，胤禛已经出去了。耿氏特意来叫她一起去看比赛，还穿了新衣服，花枝招展的。静怡还有些诧异，耿氏笑着说道：“咱们穿的好看了 ，不也是给贝勒爷长脸了吗？你看我这一身，如何？”

静怡点头肯定：“挺好看，显得整个人英姿飒爽的。”

耿氏笑眯了眼睛：“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了，好了，你打算穿哪一身？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我就打算穿这一身，昨天特意找出来的。”静怡展示自己身上的衣服，她原本想穿汉服来着，毕竟方便点儿，但后来想想，还是没敢穿。就是这旗装吧，不搭配盆底鞋就好像有些怪异。

“也行，看着就很……”看了看静怡的脸，耿氏到底是没说出可爱两个字来，只用了漂亮来代替。

两个人手挽手的出门，就像是耿氏说的，到了外面，她们两个才是一家人，就算是内里再不和谐，外表也要亲如姐妹。经过石佳氏那边，就叫上了石佳氏。范氏的帐篷是在太子的帐篷后面，距离她们有些远，就不用过去了。

她们去的时间正正好，有个蒙古打扮的汉子拎着一面锣，使劲的敲了几声，台子两边就响起呐喊声，就是单纯的喊，震耳欲聋。

“这边是咱们满人，那边是蒙古人。”耿氏笑着说道，其实只看衣服也能看得出来。不看衣服看体型也行，蒙古人比满人要高大些。

“这是我们蒙古的第一勇士巴图。”有个虎背熊腰的人先走到中间，坐在康熙下手的蒙古台吉就笑着说道：“天可汗要派谁出场？”

康熙视线在一圈士兵中扫了一圈，抬手点了一个：“这个是镶蓝旗的士兵，就他吧。”

那人上场，穿的整整齐齐，看上去倒不像是要摔跤，而是要出门踏青一样。

静怡她们也不认识，就完全是看热闹。

“上啊！往脸上打！”

“唏嘘……”

“上上上！勉哉勉之！”

静怡完全就是来看壮汉了，这个人看起来个子更高些，那个人看起来更白净些，这个姿势摔的能得满分，那个动作太猥琐了不能看。

第一场当然是满族的勇士获胜，然后是另一个部落的巴图鲁上台。这次不等康熙派人出战了，那位巴图鲁自己挑中了十三阿哥。太子是肯定不会出场的，胤禛今儿特意穿长袍马褂，那意思就是表明连自己不上场，于是轮下来就是十三了。

旁边石佳氏立马紧张起来了，一手捏着帕子，一手抓着静怡的手腕，恨不能自己脖子再长两米长。耿氏转头笑道：“石佳妹妹放心，十三阿哥定是能赢的。”

石佳氏虽然点头，但心不在焉，估计也是没听见耿氏说了什么。

十三阿哥上身无袖的短卦，下身长裤，和蒙古勇士相比，身上还多了个短卦呢。辫子盘在脖子上，到了中间一伸手，说了个请字，对面就直接扑上来了。

那勇士动作大开大合，十三阿哥则是十分灵巧。但一时不慎，十三阿哥就被人抓住了两条胳膊，然后反过来一摔，砸到地上去了。

石佳氏啊的一声，静怡敢确定，自己的手腕一定是青了。

幸而下一刻，十三阿哥一个鲤鱼打挺就又站起来了，甚至还拽着那壮汉抡了一圈。这臂力，也是没谁了。

最后赢的还是十三阿哥，康熙那脸色，就像是盛开了的菊花，笑的满脸都是褶子。太子则是懒洋洋的坐在康熙下手，既没有表现出太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

静怡也不敢光明正大的盯着太子看，就又将视线落到了胤禛身上。胤禛正侧头和刚下场的十三说话，大约脸上涂的药膏起作用了，看着竟是恢复了许多。

看了两三场，静怡就觉得没意思了，转头和耿氏说了一声，带了葡萄慢慢后退，就远离了人群。

“庶福晋，咱们去哪儿？”葡萄笑着问道，静怡伸手指了指：“昨儿听赛罕格格说，那边有一条小河，咱们去看看。”

那小河边上，居然还被人布置了两块儿大石头，看着还真有几分野趣。静怡和葡萄就蹲在石头下面，一起眺望远方。

“这事儿你确定有把握？”

“自是有把握的，若是没有，怎么敢劳您大驾？”

静怡简直无奈了，自己这算是什么运气？走哪儿听哪儿？用眼神示意了葡萄捂住嘴巴，静怡尽量的缩小身子，生怕被人看见了。

“三更时分，我会让太子出门，你们尽早布置好。”

这下糟了，是个大秘密。和太子扯上关系了，肯定不是小事儿。但愿这两个人别转到石头后面来，说完话就赶紧走人吧。

“这事儿若是成了，回头我送你一百匹上好的马。”

“送不送马是其次的，若是你有朝一日得势了，别忘记兄弟就是了。”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大约是对自己挑选的地方十分有信心，居然也没查看石头后面就走人了。静怡静静的等了一刻钟，确定没人转回头，这才赶紧的拽着葡萄走人了。

这事儿定是不能隐瞒的，等下午胤禛回来，静怡忙一五一十的重复了一遍儿。

“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子？”胤禛问道，静怡无语，好一会儿才说道：“我都害怕死了，生怕被人发现，哪儿敢伸头去看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子啊，反正就是两个男人。”

“说的蒙语还是满语？”胤禛又问道，静怡嘴角抽了抽：“我刚才不是和你重复了吗？是满语。”要是蒙语的话，她不一定能听懂。

这么说，算计太子的，是满人？

胤禛皱眉想了一会儿，有些拿不定主意。他若是去提醒太子，就势必得说明白是哪儿听来的消息，可没凭证，太子能信？若是不去提醒……说不定不是什么大事儿？

太子那里防备森严，若是太子自己出门，那想必也早就考虑过突发情况吧？

静怡眼巴巴的盯着胤禛，不敢出声打断他的思绪。但是，真的是很饿啊，她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这会儿要是还不吃饭，她就要饿死了！

但她真没胆量去叫胤禛，捂着肚子为难半天，终于想起来早上葡萄拎回来的一壶奶茶还没喝完。赶紧的自己去倒，虽然有些冷，但味道还是很好的。

静怡眯着眼睛品味了一番，肚子饿的时候，果然吃什么都美味。

胤禛眼角扫过她，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些笑意，这丫头，倒是傻人有傻福啊，居然没被发现。

☆、第 40 章

静怡自觉自己就是个后院小女人, 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儿, 所以她听来的三言两语, 告诉胤禛了，就已经是完结了, 剩下再有什么事情, 就和她没关系了。

胤禛事情多，就是来了蒙古，也得天天到康熙的帐篷那边去报道。然后, 要么带着两个弟弟去这走访蒙古台吉，要么跟着太子却处理别的事情。康熙来巡视塞外, 也并非是为了度假的。

这样一来，就少有时间陪着静怡, 静怡自己会给自己找乐趣, 今儿带着丫鬟去跑马，明儿和耿氏找蒙古的福晋交流针线活儿，亲手做一些蒙古的衣服。

甚至，静怡还打算给自己买一匹小马。耿氏特别吃惊：“买马可不是小事儿，需要的银子也不少, 钮祜禄姐姐身上还有许多银子？”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是啊, 出来之前, 我将我所有的私房钱都带过来了。”钮祜禄家虽然不算大家族，也没有雄厚的家底，但也算得上是小康家庭，养得起三五个丫鬟, 一年到头，也能给静怡塞个一二百两的零用钱。

再加上静怡也不喜欢乱花钱，除了吃的方面，她偶尔会让厨房开个小灶，剩下的穿啊打扮啊，都控制在月例之内，从不多花，积攒下来，也有一二百两了。

“那咱们怎么带回去？”耿氏问道：“带回去之后养在哪儿？就养在咱们府里吗？小马得多出来走走，多跑跑，这样才长的快，要是一直被关着，也不太好。”

“我想好了，我回去求求福晋，就养在庄子上。”静怡都拿好主意了，福晋向来温和，十有□□会答应的。若是福晋真不答应也不要紧，大不了她就送回钮祜禄家嘛，正好自己兄长前些日子得了个儿子，嗯，也不愁小马没地方去。

说的耿氏都有些心动，但想了想，还是摇头放弃了：“咱们能出门的时候不多，放在庄子上，指不定这小马就吃不饱了，就算是照料的人精心，可自己没去多少次，估计小马和自己也不亲，我就算了。”

“那你懂不懂马儿？”静怡笑着问道，耿氏有些为难的摇头，她家是江南那边的，好马可不多见。

“那石佳氏懂不懂？”静怡又问道，耿氏摇头：“我也不知道，咱们去问问？”

很可惜，石佳氏也不懂。静怡再一想就想到了赛罕格格，可就之前有一面之缘，赛罕格格会愿意帮忙吗？

“去问问不就知道了？”耿氏撺掇道：“要是愿意，那你就不用发愁了，要是不愿意，咱们大不了就找贝勒爷帮帮忙嘛，就算贝勒爷不会看，那还有十三阿哥他们的，反正定是比你懂得多。”

静怡想了想，就先带了丫鬟去找赛罕格格。耿氏要留下来和石佳氏说话，就没跟着去。

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赛罕格格的住处，小丫鬟守在门外，见了静怡就先盘问身份。这地界上，赛罕格格才是东道主，静怡这身份，指不定真没赛罕格格尊贵，所以她也不介意，老老实实的说自己是四贝勒

的庶福晋。
倒是赛罕格格在里面听见了，没等那小丫鬟发话呢，就先掀开帘子出来了："你怎么过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要赛马？还是要打猎？或者要射箭？"
"不是，我想问问格格，您会不会挑选小马？我想买一匹小马带回去。"静怡忙笑着说道，赛罕格格摸摸下巴："你要买马儿？你自己能拿主意？"
"能啊，我自己掏钱。"静怡拍拍自己的荷包："格格可以帮我的忙吗？若是格格愿意帮忙，我肯定不会让格格白白出力气的，我有一套景泰蓝的茶杯，送给格格了，格格觉得如何？"
赛罕格格眼睛一亮，立马就点头："好，那我帮你挑选一匹，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那小丫鬟忙伸手："格格，大汗说您这两天没有他的允许，不许出门的。"
赛罕脸色涨红："我阿玛是不让我到那边瞎搅合，我现在去马场也不允许吗？你若是非要拦着我，我回头就将你送到奴隶那边！给你打上烙印！"
小丫鬟脸色惨白，想拦又不敢拦，静怡忙劝道："我也不急着买，要不然咱们约个时间？我现在穿这衣服，也不太方便，到时候得换一身骑装。"
赛罕格格有些犹豫，一方面觉得静怡是误会她被关禁闭了，一方面又有些真的不敢违背她阿玛的意思。静怡笑着眨眼："今儿正好没事儿，不如，咱们俩聊天儿？我和你说说京城的事儿。"
这点儿打动了赛罕格格，赛罕格格一边示意静怡请进，一边没好气的说那丫鬟："还不快去准备奶茶和点心？"
小丫鬟忙走开了，赛罕笑吟吟的来拉静怡："那你快和我说说，我明年，就该进京选秀了呢。选秀是什么样子的？到时候是不是能见到宫里的妃子？那些妃子，是不是都长的特别好看？"
这才七月底，距离明年选秀，还有半年呢。
咦，那也就是说，自己进贝勒府也将近三年了？怎么日子过的这么快呢？明明……静怡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她是四十三年选秀进府的，现在是四十五年，也确实是两年多了。
惆怅的叹口气，时间过的太快了点儿，转眼间，她就从十三岁变成了十五岁。再低头看看胸部，好吧，还是没长太大。
"还有啊，那些皇子，你都见过吗？哪个长的最好看？我听说是八阿哥长的最好了，你见过八阿哥吗？"
和赛罕格格聊天根本不愁找不到话题，静怡只要等着回答问题就行了。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静怡就假托自己身份低，好多人都是没见过的，尽量将话题往京城的衣服首饰上引。
"我知道，去过京城的人都说京城很是繁华的，我们部落很多女

孩子，都是想要嫁到京城，就像是蒙根琪琪格，她昨天晚上……”说到一半，赛罕格格忽然闭嘴了，静怡却是瞬间就想到之前听的那几句话了。

所以说，是她太敏感了，那话题就是个桃色话题，而不是什么政治话题吗？

既然赛罕格格不说了，静怡也不去追问，只继续说道：“不过我倒是觉得，草原上的生活挺好的，自由自在。”

赛罕点头：“是啊，就是风吹在脸上，太疼了些。”

这个就不好往下接了，没谁能在蒙古生活十来年还能保持皮肤娇嫩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人的皮肤啊，毛发啊，甚至牙齿，都是能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的。

想要美，就得找个环境好的地方生活。

江南那边的姑娘，就比京城的姑娘多了几分温柔，水一般灵动娇柔。北方的女孩子，就是大气爽朗。当然，也免不了有些女孩子长着长着就长歪了，就像是耿氏，明明是江南出身，却配了个北方女子的脾性。

两个人胡扯了一下午，赛罕格格表面看着天真，但半点儿不该说的话都没说。约好了明儿上午去挑选马儿，静怡就起身告辞了。

回了帐篷，却是见到胤禛竟然也在，静怡就有些吃惊：“爷今儿没有差事了吗？”

“也不是天天都有差事的，去哪儿了？”胤禛原本正拿着一本书看，见她进来，就将书扣在桌子上了，静怡笑嘻嘻的坐过来撒娇：“去找赛罕格格聊天了，爷，我想买一匹小马，您觉得如何？”

胤禛有些诧异：“怎么想起来买马了？京城不也有卖马的吗？”

“不是您说，这蒙古的马儿是最好的吗？”静怡瞪大眼睛：“我要买肯定要买更好的啊，既然有这个机会了，那肯定是要抓住的，您只要不反对就好了，我和赛罕格格说了，明儿去看马儿。”

胤禛无语：“那你还问我做什么？”

“这不是和您打个招呼吗？”静怡笑嘻嘻的说道，一脸的灵动活泼，看的胤禛心里一动，忍不住伸手在她脸颊上捏了一把，印象中，好像还没见过这丫头笑的如此灿烂表情如此机灵的，果然还是小孩子。

耿氏虽说和静怡是差不多的年纪，但耿氏身材比静怡好，性子也向来成熟。倒是将静怡衬托的更像是小姑娘了。

“带的银钱够吗？”胤禛问道，静怡忙点头：“够的够的，但是爷要是想补贴我一些，我也是不会嫌弃的。”

胤禛伸手戳戳她脑门：“这才几天功夫，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静怡仰着脸看他，傻兮兮的笑，胤禛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倾身，温热的唇落在脸颊上。

只是，到底不比在自家府里，胤禛适时的打住。看时候不早了，

就让人摆了晚膳上来。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胤禛已经出门了，静怡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叠银票，数下来有五百多两，这可真是发大财了，天上掉馅饼了，静怡抱着银票笑的见牙不见眼的。

葡萄在一边提醒："庶福晋，再不吃饭就来不及了，你和赛罕格格约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静怡想亲一口银票，但想想这银票也不知道是过了多少人的手了，就有顿住，往胸口贴了一下："好了，我马上起来，你将这银票放在我荷包里，咱们先少带一些。"

京城买马的话，顶多了是二十多两银子，少了也有十来两的。五百两可就不是小数目了，她都能买十来匹了。

梳洗之后，吃了早膳，就赶紧的去找了赛罕格格，两个人一起去马场。

"你是想要好马还是一般的马儿？"赛罕格格先问道，抬手点了点："虽说这边的是一般的马儿，但也是很不错的，朝廷打仗的时候，都是买的这种马儿，体力好，非常强壮。吃的也不挑剔，一般的草料就行了。而且也不娇气，就放在马棚里养着。若是好一点儿的，养起来就比较费劲儿了，不光是吃的要精细许多，马棚里的要求也高。"

"当然是要好一些的。"静怡想都不想就说道："一般的马儿我在京城也能买到，我想买京城那边买不到的。"

赛罕格格笑嘻嘻的点头："好，我带你去看看，马儿这种东西呢，也是要讲究缘分的，你先看看你能看中哪一个。"

说着就到了一个棚子前面，里面养着五六匹马，都是那种比较小的，也就到静怡的腰部那儿，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一个个看起来都很萌。静怡恨不能长六只手，一手能摸一个。

白色的最好看，红色的也不错，褐色的也不赖，还有黑色的，很是英俊。静怡绕着那小棚子转了两圈都没能拿定主意，赛罕格格也不催。

"要不然，这个吧。"最终，静怡点了那个枣红色的，见着就精神。

"你眼光可真好啊，这个马儿有赤兔马的血统。"赛罕笑道，伸手比划了一下："这个价。"

静怡吃惊："三百两？"

赛罕点头："看在咱们俩朋友的份儿上，给你便宜些，二百四十两，要不要？"

静怡咬牙："要！那我这几天先放在这儿，等走的时候再带着？"

赛罕笑嘻嘻的应了："好啊，我回头和我阿玛说一声就行了，这这一片的马场是我家的，我也能做主的。若是换个人，估计就没这么便宜了。对了，这是一匹小母马。"

张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对上静怡的视线就又停住了："算了，你们府里定有十分老道的马倌儿，我就不多交代了。"

静怡当时没说什么，回头找了胤禛问，胤禛才叹气："你也是个傻的，选了个杂种，这种马儿，配~种很是难，就是生下来小马，也多是体虚不能跑。"

见静怡一脸沮丧，又有点儿咬牙切齿，忙安慰道："二百多两也不贵，到底是赤兔马的后代，蒙古的马儿，出了这地界，很少有配~种成功的，你这个也不算是意外。"

生怕静怡明天再去找赛罕格格算账，也替赛罕格格说了两句话："她倒也不算是忽悠你，不过是没办法配~种而已。这种马儿，就是卖个名头。你并不算是吃亏，可不要闹腾起来。"

静怡无精打采的点头："我知道的，货物既出，大约是不会退换了。"

再说也不是赛罕让她挑中这匹马的。若是蒙古的马儿能在京城那边配~种，那战马也不会卖的那么贵了。蒙古这边，朝廷也不会一直实施安抚政策了。

静怡心态好，没多久就又心情好转了，兴致勃勃的要带着胤禛去看她的小马儿。

"叫什么名字？"胤禛笑着问道，也夸赞了两句："看着是挺精神的，以后长大了，定然是十分出色的。"

"叫红枣糕。"静怡笑哈哈的说道，胤禛脸上的神色有些难以言说："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不是，就是觉得这个颜色像是红枣糕，要不然，爷给取个大名儿？"静怡知道自己肚子里没那么多墨水，就直接将问题甩给了胤禛。胤禛摸着下巴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取名叫赤霞。

静怡自己念叨了两遍："赤霞，赤霞，吃虾？"

胤禛无语，静怡哈哈笑，摊手去摸小马："红枣糕，你以后就叫赤霞了，高兴不高兴？"

"明儿爷要去打猎，你有什么想要的？"出了马场，胤禛侧头问道，顿了顿，又说道："打猎过后，就该启程回京了。"

"想要……"静怡犹豫了半天，有些怀疑胤禛能不能打到猎物，可也不给这男人面子，就含糊笑道："不管爷带回来什么，我都喜欢，毛多的就留着做衣服，肉多的我们晚上就吃烤肉！"

胤禛忍不住哈哈笑："你倒是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吃。"

打猎开场的时候，静怡也去围观了。先是康熙说了几句鼓舞众人的话，然后大家伙儿才各自散开。耿氏原本也想去，但这头一天，没女人出场的份儿。

下午胤禛带回来的猎物有两只兔子，特别肥，草原上的兔子，和内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看起来竟然还有几分凶悍。十三阿哥带回来的东西倒是不少，还有一只羚羊。石佳氏高兴坏了，忙不迭的给十三

阿哥送吃的。

到了晚上，又是一批，这次胤禛带回来的是一匹豺狗和两只野鸡。

成绩不是太突出，但也不是半分收获也没有。

第二天打猎的时候，就允许各家带着家眷去了。石佳氏自然是跟着十三阿哥的，胤禛这边就有些为难了，这会儿察觉出来带两个女人出来不是好事儿了，容易分配不均。

“要不然爷和耿妹妹去吧，我其实不爱打猎。”静怡忙先说道，她是真不爱打猎，连杀鸡这种事情都没做过，打猎这种血腥事儿，她就不参与了。

耿氏也忙谦虚：“要不然上午钮祜禄姐姐去，下午我再跟着去？”

“不用不用，我真不想去，你们自己去吧。”静怡摆手，推着胤禛出帐篷：“爷只要给我带来好的皮毛和嫩嫩的肉就行了。我等会儿要去看我自己的红枣糕呢，真的不去打猎，你们自己去。”

耿氏看胤禛，胤禛点头：“那好，我们去了，你自己在这儿小心些，没事儿别到处乱走，免得被冲撞了。”

静怡赶紧点头，目送这两个人出门，自己立马带着葡萄去看红枣糕了。这两天她天天来，小红马已经记得她了，忙凑过来闻她手掌。

“馋嘴马，是不是想吃松子糖？”静怡笑嘻嘻的问道，这也是赛罕传授的，喂点好的，将来小红马才会心甘情愿的跟着她走。静怡当时还有些黑线，那以后别人喂了好吃的，这傻马也会跟着走吗？

赛罕忙解释，说那顶多是有些熟悉，马儿聪明，会认主的。

“给你，不过不能吃太多啊。”静怡笑哈哈的从荷包里掏出来松子糖，小红马舌头一卷就卷走了，添的静怡手心痒痒的，忍不住笑起来。

打猎就两天，之后修整两天。八月初，康熙下令，拔营回京。

因为胤禛要忙，静怡忙的小马儿，就只能托了十六阿哥照看，反正马儿还小，也不能驼东西，就只让它空荡荡的跟着，连个马鞍都没有。

当然，也没有马蹄铁，所以，还不能长时间奔跑。只能是走两天歇两天，十六阿哥最后也没办法照看了。最后还是胤禛找了侍卫，让那侍卫带着小马儿慢慢儿的回京。

静怡深觉自己给胤禛添麻烦了，很是不好意思，胤禛却不是很在意，只笑道：“难得你出门买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爷肯定是要给你带回去的，你放心就是了。”

回去可比来的时候走的快，但也没能赶上中秋节。八月底的时候才到京城，胤禛直接跟着康熙进宫，静怡和耿氏被侍卫护送着回府。

进门第一件事儿是去给福晋请安，福晋这段时间好像没什么变化，只笑吟吟的让她们起身：“想必你们赶路也累的很了，先回去洗漱一番，等明儿，咱们再好好说话。”

两个人道了谢，就各自带着丫鬟回去。大厨房那边也准备好了热水，静怡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估摸着今儿晚上胤禛是不会过来了，就随意吃了些东西，在院子里转了两圈消消食儿，然后就回房扑到床上去了。

这一觉睡的深沉，第二天被葡萄叫起来的时候还有些发蒙。

随意的吃了早膳，出了门，正好遇见耿氏。耿氏笑吟吟的行礼，静怡忙扶了人，回问了好，这才忽然反应过来，好像自己和耿氏之间的关系，改善了不少啊。

想着就忍不住看了一眼耿氏，该说耿氏聪明，还是该说耿氏聪明？

“钮祜禄姐姐，咱们带回来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该送给福晋和李侧福晋，还有武姐姐宋姐姐一些？你打算什么时候送？我和你一起吧？”耿氏笑着问道，静怡眨了眨眼，心底对耿氏的警惕更高了些，面上却是半分不显：“等请过安之后吧。”

不管耿氏是以前的性子是真性情还是现在的性子是真性情，就像是福晋说的，都是一家子，表面上不要闹的太难看了。

☆、第 41 章

“在外面玩儿的开心吗？”福晋笑着问道, 静怡忙点头：“是很开心的, 草原风景, 和咱们内地的大不相同，看多了, 就觉得心胸也开阔了不少, 又每天能出门骑马打猎，若非是草原风大太阳晒，吃食方面也多有不适应, 奴婢还真觉得留在那边更舒服些。”

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吃喝乃大事儿, 这是不能妥协的。”

逗的福晋忍不住哈哈笑：“你啊，就光是长了一颗吃心！什么时候都逃不掉吃喝两个字。”

静怡舔着脸笑：“民以食为天嘛, 奴婢也是普通人, 吃喝当然是大事儿了，人生最不能辜负的事儿，对了，奴婢这次出去，还买了一匹小马儿回来, 奴婢想问问福晋, 能不能养在奴婢的院子里？”

众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静怡, 在自己院子里养小马，也亏得她能想的起来。马儿这种东西吧，不比猫猫狗狗，体型小, 也好打理，吃食方面也不用过多的准备。

首先吃的，每天让人往院子里送草料，那时间长了，院子该作成什么样子了？两个婆子是肯定不够打扫的，静怡这位分，又不够用太多的人，难不成是想自己亲自上手去打扫卫生？

其次是这马粪，马儿拉的，可比猫狗拉的多了去了，一天下来，那院子里就要飘着一股子异味了。众人又忍不住同情的去看耿氏，到时候，不光是静怡这院子站不住人了吧？

“不行。”福晋虽然还是笑，但果断的摇头拒绝了：“没这个先例，你若是喜欢，就养在外院马棚里，你得空了就去看看，但去之前，要

先打声招呼，免得你自己被人冲撞了。”
毕竟是外院，来来往往的人多。
“或者是养在庄子上，还能有人帮你拉出去溜溜。”福晋笑着说道：“养在咱们府上，说不定时间长了就养废了，马儿嘛，最主要的还是能跑，要体形优美，你说是不是？”
这倾向很明显了，静怡只好点头：“那奴婢就听福晋的，养在庄子上吧。”
“你放心就是了，我找人给你照看，定会给你养的膘肥体壮。”福晋笑着说道，又转头看宋氏等人：“爷从塞外带了一些皮毛回来，等会儿你们各自挑选一些回去，眼看就要入冬了，自己拿回去做些衣服毯子什么的。”
又看静怡和耿氏：“虽说你们也定然在塞外买了有，可到底是爷的一番心意，你们也不要客气，也来挑选一些。”
耿氏忙笑道：“奴婢在塞外也给福晋和众位姐姐买了礼物，一会儿让人给送过来？”
福晋笑着点头应了，又叫了几个婆子抬了大箱子过来，打开让众人挑选。里面都是一些皮毛，静怡和耿氏就算是不客气，按照地位排也是最后一拨儿了，各自只得了一张。
随后众人从福晋这儿告退，静怡回去将自己买回来的礼物都整理了一番，这才让人送出去。送给福晋的是特别精美的毡毯，这东西据说是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这会儿，已经是发展的十分精美了，而且可以预定图案。静怡选的是一幅牡丹盛开图，想必福晋会喜欢。
李侧福晋那儿的就比较普通一些了，一些皮毛。宋氏和武氏这边当然也不敢忘记，再比李氏那边少三分就行了。
分配完礼物，静怡就叫葡萄将自己的毡毯拿出来：“扑在床前，不是有好几块儿的呢？拼在一起，将整个卧室都铺上这样的毯子。”
葡萄有些犹豫：“福晋那边都没铺上去……”
“那是福晋不愿意，不是福晋没东西。”静怡笑着说道：“若是咱们只看着福晋，那什么也别享受了，再说了，我卧室的东西，除了你和毛丫红丫，谁还能知道？只要你们几个不说出去就行了。”
要是真说出去也没关系，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早先在塞外的时候，她就已经和胤禛描述过了。
大不了，福晋若是不让铺，那回头重新收起来就是了。
“对了，毛丫，红丫，还有你们的礼物。”静怡一拍手，叫了两个丫鬟：“一些风干的肉条，不是多珍贵的东西，你们拿回去自家吃吧，还有王婆子她们，家里有小孩子，就是一些干奶块，等会儿你们两个给她们带过去。”
毛丫两个是万没想到还有自己的礼物，就算只是肉条，那也是很珍贵的。朝廷禁止杀耕牛，肉牛这种东西就比较金贵了，他们还是跟着主子得了赏，一年到头，家里估计也就能买一两回。这次可是白得

了一大块儿，立马高兴的见牙不见眼。
赶忙笑着给静怡行礼，毛丫很诚恳的对静怡报以自己的忠心：“庶福晋这段时间还是别出门了，脸上都晒黑了，捂一段时间给捂回来才行。”
静怡脸色立马就僵了，但又有些庆幸，她这还是好了，一天到晚都是呆在马车里的，胤禛那个，才是真正的经历了“风吹日晒”。
主仆说着话，那边武氏就上门了，似笑非笑的打量静怡：“出门一趟，好像还长高了？”
静怡立马大喜：“真的？”
武氏点头：“我何时骗过你？不过，你这脸色，可真是……啧啧，最好这段时间还是别出门了，要不然别人该以为咱们府上连点儿胭脂水粉都让你用不起了，你倒是心大，能让自己晒成这个样子，我瞧着耿妹妹都比你白净多了。”
“对了，你和耿氏，怎么回事儿？这算是和好了？”武氏略有些好奇的问道，静怡撇撇嘴：“也不算，毕竟出门在外，就我们两个人，若是连句话也不说，丢人的还是贝勒爷。”
现在讲究的是一个和和乐乐，谁家闹出来点儿事情，保准满京城都是笑话了。像是七福晋，因着七阿哥偏宠庶福晋，在府里是三天一小闹，五条一大闹，据说现在康熙都不敢给七阿哥差事了。
被人笑话还是次要的，没差事那可就是顶顶重要了。
胤禛要是连个内宅的事情都搞不定，被人传了笑话去，静怡估计自己这辈子都没得宠的希望了。
“反正我自己心里知道，她的话连三分都不要信就可以了。”静怡笑着说道，武氏啧啧了两声：“怕是也不需要你信，到时候坑你了，还会问你一句行不行？”
静怡嘴角抽了抽，无言以对。
“有没有好消息？”武氏凑近了问道，静怡疑惑：“什么好消息？不该是我来问你的吗？这段时间，京城有什么好消息没？”
武氏伸手戳她脑门：“你傻啊，我问的不是这个。”说着低头看了一眼她的肚子，静怡这才恍然大悟，尴尬，伸手捂肚子：“没呢，武姐姐想多了。”
武氏脸上有些失望：“出去两三个月，居然没好消息？你是不是太没用了点儿？”
静怡眨眨眼，心里暗自腹诽，就是有，那也是她自己的孩子，和武氏有什么关系？她这么关心做什么？孩子又不能白送给她。
“算了，你还是要努力才行。”武氏摆摆手，静怡怼回去：“武姐姐也是，我到底年纪还小呢，武姐姐和宋姐姐也就差几岁，依我看，你才是要更加努力。”
武氏生气，拍了她一下：“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我知道武姐姐是为我好，可孩子这事儿吧，看缘分，我现在也

不着急呢，等缘分到了，孩子自然也会来。”静怡脸上露出些笑意，伸手捏了捏武氏的手：“还是姐姐的事儿比较重要，若不然，哪天和福晋说一声，我陪你出门拜拜菩萨？”

武氏叹口气，没接这话，若是拜菩萨有用的话，她说不定早怀上了。屋子里那送子观音，可不是当摆设用的。

说到这伤心话题，武氏也没心情继续聊天了，和静怡说了一声就起身走人了。静怡也没拦着，将人送到门口。

回头照照镜子，发现果然是晒黑了一些，静怡果断决定，明年春天之前，再不出门了，必须得捂白了才行。于是，她这日子，慢慢的就又恢复成以往的老样子了。

早上起来去给福晋请个安，回来要么做针线活儿要么看书写字，有太阳的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没太阳了就去前面去看看自己的红枣糕。赤霞这名字太文雅了些，要不是马倌儿喊，她自己都快忘记了，偶尔她还会叫两声红霞。

秋去冬来，又是一年过去，转眼就是春暖花开，康熙四十六年的选秀也拉开了帷幕。

武氏有些忧心，整天在静怡耳边念叨，万一再来了新人可怎么办。静怡也不在意，她都混成老资格了，也不怕有新人了。她现在烦恼的是，身子开始二次发育了，胸前整天胀胀的疼，好多衣服，她年前新做的，居然……好吧，还是能穿的，就是略微有些紧绷，不过明显今年不能做了，要不然后年肯定穿不上啊。

大约是她很老实，也混成了老资格，所以今年选秀之前，福晋特意恩准了钮祜禄府的人来探望她。

来的是她亲额娘，算起来也有两三年没见面儿了，倒不是说福晋狠心完全不让见，而是静怡自己谨慎，能不见就不见。连那拉家的人都甚少上门，她一个侍妾，总让娘家人过来是要做什么？

“胖了些。”钮祜禄夫人进门一看见人就伸手比划了一下：“也长高了些，可见贝勒府的吃食是比咱们家的好些，这样我就放心了，回头和你阿玛说，你阿玛也能放心了。”

“不是好不好吃的事儿，是我本来就在长身体，两三年过去了，肯定是要长高一些的。”对于自己胖了这话题，静怡是不打算去接的，胖点儿怎么了？反正她还会抽条的。

但钮祜禄夫人的话也给她敲响了警钟，万一不抽条了呢？

“您和我阿玛的身体还好吧？”静怡笑着问道，钮祜禄夫人眨眼：“哎哟，这就生分了？都还用上敬语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果断换了自己在家时候的语调：“额娘！咱们好些年没见，你看见我难道就没点儿什么感触吗？”

钮祜禄夫人顿了下，叹气，伸手摸摸她脸颊：“怎么没感触啊，只是，看你脸色就知道，贝勒爷和福晋，定是没亏待你的，你吃好喝好，我和你阿玛就放心了，多的就不求了，你好好听话，听贝勒爷的

话，听福晋的话，咱们钮祜禄家，不用你求什么，你安安生生的，伺候好了贝勒爷和福晋，就是咱们钮祜禄家的福气了。”

静怡忙点头：“额娘您放心吧，我对贝勒爷和福晋都尊敬着呢，绝不会惹事儿的，我寻常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的。”

“还是要出门，多走动走动，要不然迟早长成大胖子。”钮祜禄夫人又有些得意，“幸好我和你阿玛长的好，这才生了你，也不用担心吃太多。”

静怡无语了一下，换了话题：“大哥和大嫂如何了？我小侄子长的像谁？我给我小侄子做了两身衣服，额娘你看看，我特意往大了些做，额娘回头让人收拾收拾。”

钮祜禄夫人接过去看了看，眼圈就有些红，她闺女这针线活儿，一看就知道是做的多了，熟练了不少。但面上还要笑道：“那可好，也让他小崽子知道她姑爸爸的一番心。”

母女连心，静怡自是一眼就看出来钮祜禄夫人那心思了，忙笑道：“我可没吃苦，这针线活儿，我是想练练，将来也做个大家呢。”

钮祜禄夫人呸了一声：“年纪轻轻的，做什么大家？再说，大家是容易做的？人家一辈子几乎每天都是在做针线活儿，你啊，还是别吃这个苦了，又不愁吃穿的，何必花这个心思？”

“要是没这天赋，光每天做针线活儿是成不了大家的。”静怡嘟囔道，见钮祜禄夫人还要开口，忙打断她的话：“好了好了，我听你的，我不会每天做的，我很爱惜我的眼睛呢，对了，额娘，给你看布料。”

前些日子她旁敲侧击的打听过，这时候是有眼镜的，明朝时候就有了，不过不叫眼镜，叫叆叇，是用绳子捆在脑袋上的，或者是用手柄挂在衣襟上的。反正不舒服，她绝不要带。

“这个是福晋赏赐给我的，不过我明年不打算做衣服了，我衣服太多了。”静怡拿着在钮祜禄夫人身上比划了一下：“额娘拿回去，你自己做几身衣服，再给大嫂做一些，至于阿玛和大哥的，我这儿就没有合适的布料了。”

“还有我之前去塞外买的那些皮毛，额娘用上了没有？”静怡又问道，那些东西都没带到贝勒府，而是求了和钮祜禄家相熟的侍卫直接送到了钮祜禄府上。

“用上了，给你阿玛做了个羊毛的捆腿儿，冬天上朝的时候膝盖再不会发冷了。”钮祜禄夫人笑眯了眼睛：“这些布料你留着，就是明年用不上，也还有后年呢，自己打扮的好看点儿，别显得贝勒府苛待了你。”

“我真有衣服穿，再说，我也和福晋说过了，你只管带回去就是了。”静怡不由分说，直接放在桌子上替她裹好，又问钮祜禄家今年有没有选秀的。

钮祜禄夫人点头：“有是有，不过，你也帮不上忙，就不要过问

了，宫里有庶妃在呢。”
说是钮祜禄家的庶妃，但和凌柱这一支也不算很亲近。那家更亲近的是十阿哥的岳家阿灵阿那一支。听说还挺受宠的。
静怡点头，她确实是帮不上忙。
“对了，这次选秀，你们府上可能会进新人，毕竟，四阿哥府上也很久没有新生儿了，你切记你自己身份，万不能有不妥当的行为。”钮祜禄夫人想到这事儿，忙郑重交代：“你就是个伺候人的，多的事情不要管，也没资格管，记明白了吗？”
“额娘，我记着呢，你放心就是。”静怡忙笑着点头，又凑近钮祜禄氏：“之前带的药丸都吃完了，额娘再帮我做些？”
她之前吃的避孕用的，钮祜禄夫人娘家传下来的方子，只看成分就是补气养身的。
“我给你带了些，下次再让葡萄回去拿。”钮祜禄夫人交待道：“也不能当饭吃，到底是药。你现在年纪还小呢，这个补身体的东西，还是要从吃食上找。”
静怡笑嘻嘻的点头：“是，我知道呢，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母女俩说了半天的话，葡萄那边来提醒时间差不多了，钮祜禄夫人这才起身，不舍肯定的，但母女俩还是得分别，这会儿眼眶红红，就是遮都遮不住了。
福晋院子里，听着小丫鬟活灵活现的将钮祜禄母女的话给重复了一遍儿，赵嬷嬷笑道：“这次福晋可是没看走眼，这个钮祜禄庶福晋，确实是个老实的。”
“上次能说是我看走眼了吗？宋氏也听话，只可惜，福薄。”福晋放下手里的洒水壶，又掐了几片叶子：“到底是有些年纪小，整天憨吃憨玩儿的，这选秀一来，你看看李氏和武氏，都很不能将耳朵留在上房了，连耿氏都有些紧张，她倒好，该吃吃，该睡睡。”
“这性子天真也有好处啊，不会轻易背叛。”赵嬷嬷笑道，福晋点头：“也是，不过，还是再等等，今年府里不会进新人的，钮祜禄氏倒还有时间再长长。”
赵嬷嬷没接话，福晋伸个懒腰：“爷要出门，回头收拾一下东西，衣服干粮，可别疏忽了。”
赵嬷嬷忙应了一声，出门去吩咐小丫鬟了。
胤禛出门的事儿，静怡是一直到第二天去请安才知道的。福晋也并没有说是去哪儿了，后来十三阿哥的福晋带着石佳氏来玩儿，石佳氏又和她与耿氏有几分交情，就说了十三阿哥也出门的事儿。
静怡才忽然想起来，好像去年巡塞外的时候，胤禛说过几句修堤的事情。这哥儿俩一起出门，大约就是忙这个了吧。
男主子都不在府里，康熙三月初六则是又带着人往江宁那边去了，这选秀也就是草草收场。除了原先已经考虑好的宗室子弟指婚，剩下的已经成亲了的，像是他们自己府里，还有胤祺府里，胤祥府

里，都没有添新人。

府里还是安安静静的生活，胤禛则是和胤祥在江南一带忙碌。

“开挖新河不是小事儿，得先让周围百姓搬走才行。”胤禛伸手在地图上点了点：“咱们先定好路线，然后再劝说百姓，要不然，劳民伤财，不妥当。”

十三擦了一把汗，笑着点头：“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阿山大人的图，我不太认同。”

阿山皱了皱眉：“高家堰那边储水量小，若是不从这边挖，泄洪就没地方走，淹没更多良田。往这边，能通清河口，挖通了这条河道，才是利民之举，日后就不怕高家堰那边涨水了。”

“可这一路，要挖掉的民居就太多了，这边还有坟场，这么一大片，可见是祖祖辈辈都埋在这儿的，不好劝说移走。”胤祥皱眉，胤禛跟着点了点头：“确实是个难处，迁居倒是好说，迁坟就不太好说了。”

“今儿收到消息，汗阿玛要往江宁这边走，还请阿山大人尽早确定好图纸，我们好带去让汗阿玛定夺。”争论了一会儿，谁也说服不了谁，胤禛只能暂且拍板：“将开河道的标杆先插上，以防百姓这段时间建新房占了河道，十三，明儿你和我一起去。”

胤祥应了一声，和胤禛出门，低声嘀咕道：“我倒觉得，还不如请了张大人来规划这新河道。”

“汗阿玛定是会带着张大人的，到时候求张大人审核一番那图纸就是了。”胤禛绷着脸说道，顿了顿，又补充，“这条路，我瞧着确实是不行，到清河口就绕远了许多，不如走蒋家坝这边，不过，汗阿玛命阿山大人总管，咱们也不好明面上和他作对，还是等两天吧。”

☆、第 42 章

“四哥, 账本不对劲儿。”胤祥来找胤禛, 脸色不是很好, 拎着桌子上的茶壶倒了一杯冷茶一饮而尽：“上面记着的是五十万两，可现在送来的只有三十万。”

这只是头一批的银子, 用来劝百姓迁移, 以及侦查地势的。等确定好了新河道的路线，还会有后续的银子送过来。到时候就不是几十万了，而是上百万。

胤禛面皮紧了紧：“你数好了？”

“是, 一箱放了一百锭，总共是三十箱, 一锭银子是十两。”胤祥眼神带着几分戾气：“阿山大人却说是足够的，甚至……”

说着瞄了一眼胤禛, 胤禛屈指在桌子上敲了敲：“这样大的事情, 不可能这么明显就暴漏出来，这里面定是有内情的。”

“内情就是阿山想要收买我们两个！”胤祥低声吼道，伸手从怀里

拽出来个荷包，“这个阿山给的。”
胤禛打开，露出里面的银票。他眉头跟着就皱起来了, 当初太子想要推荐瓜尔佳氏的人进来, 但汗阿玛最终没允, 这阿山面上看来是没有卷入党争的，难不成，汗阿玛看走眼了？
而且，这银子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少了将近一半儿, 也未免胆子太大了些吧？
“汗阿玛马上就要来了，咱们是不是先将这事儿告诉汗阿玛？”胤祥问道，胤禛没回答，若是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怕是汗阿玛以后也不会放心将差事交给他们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将这银子要回来，而不是先去找汗阿玛告状。
“确定账本上算下来是五十万？”沉默了好一会儿，胤禛问道，胤祥点头：“是，光是百姓迁移就批了叁拾万两银子，不光是盖房子，还有开荒垦地，还有迁坟之类的，咱们之前统计了，按照阿山说的路线，这一路上，总共有一个县城，三个乡镇，十八个村庄，总共人数十万人。”
这么算下来，其实一人能得的银子也就三两。可现下，连五十万都没有了，只剩下三十万，还要扣掉勘察已经标杆人工的费用，能用到百姓身上的，算下来连十五万都不一定够。
一人一两银子够做什么？普通村子里，盖一个茅草屋是不要多少钱，可买一亩地，上好的良田，六两银子！这三十万摊开来，一家连一亩地都不一定买得起了。
民以食为天，没了房屋还好说，能临时搭建个帐篷什么的，可没了田地，百姓怎么活？
“我去找阿山，你先歇口气儿。”胤禛吩咐道，胤祥忙起身：“四哥，我不用去吗？”
胤禛摇了摇头，直接出门，胤祥在屋子里转了两圈，到底是没敢违背胤禛的意思，可心里憋屈的慌，又倒了一杯凉茶，仰头灌了下去。
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静怡照镜子总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以往的肤色了，白白嫩嫩。心情大好，就叫了葡萄过来：“咱们去前面看看红枣糕，带点儿松子糖。”
葡萄无奈：“庶福晋，爷说了，那马儿叫赤霞。”
“好好好，叫赤霞。”静怡敷衍的点头，兴冲冲的翻找自己的衣服，葡萄在一边好奇的问：“你找什么呢？奴婢帮你找吧？”
“找两件旧衣服，我今儿想亲自刷马。”静怡笑着说道，葡萄去隔壁厢房翻找了一会儿：“这还是前年的衣服，庶福晋您先看看还能不能穿。”
静怡换上，忍不住抓衣服领：“有点儿太紧了，憋得胸口疼，还有，这衣服有点儿小了。”

这两年她不光是长个子了，连胸前都更加鼓胀了，旗装本来没有汉装那么宽大，这会儿将她胸口绷得紧紧的，静怡自己看了一眼，忍不住笑：“总算不是小馒头了。”

葡萄有些无语，静怡自己还是有些不太满意，自顾自的拟定晚上的菜单：“要个黄豆猪脚，这个据说是很丰胸的，可惜，番木瓜太贵了点儿，买不起。”

“庶福晋要是有点儿上进心，说不定就能买得起了。”葡萄笑着说道，静怡摇摇手指：“丫头啊，你目光短浅了，你家主子我要是有上进心了，说不定连好衣服都没得穿了。”

顿了顿，很是心痛的说道：“和一个木瓜比起来，我还是更愿意要点儿丰盛的晚膳的，黄豆猪脚，记住了吗？”

葡萄连连点头：“记住了记住了，保准不会给你忘记的，放心就是了，这件衣服呢？庶福晋要不要试试？”

静怡摇头：“你这丫头，太缺心眼了，既然旗装不能穿了，你倒是给我找一身汉装啊，宽大一些的，又利索方便，又不会穿不上，我瞧着那件秋香色的就不错。”

“太老气了些。”葡萄嘀咕道，静怡摇头：“还好，我又不是要出门踏青，更不是与人有约，就是去刷马，穿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耐脏就行了，快些拿过来吧。”

等主仆两个磨磨蹭蹭的换好了衣服再赶到前院，都已经是申时初了。马倌儿忙不迭的去打了水过来，又连忙将院子里的人都带走，只剩了两个婆子在门口守着，以及毛丫和葡萄在里面帮静怡拿东西。

小红马已经长高了不少，现在都到静怡的胸口了，大约是吃的好，胖乎乎的，眼睛又大，皮毛光滑，看着就十分讨喜。它也认得静怡，就凑过来拱静怡胸口。

“哈哈哈，是不是惦记着吃糖呢？”静怡笑哈哈的推开它，摊开手掌 ，露出手心里的几颗糖，红糖糕立马高兴了，昂昂的叫了两声，就飞快的将松子糖给卷走了。

静怡顺手在它脑袋上揉了一把，拎了水桶放在一边的小板凳上，一边说话，一边开始给马儿刷毛。

“你看你，整天吃这么多，也不说多长一些，等你再高点儿就能带着我到外面跑了，到时候我求求福晋，带你去庄子上怎么样？你肯定会喜欢的，庄子上的地方比府里的大多了。”

“你长的这么漂亮，说不定会有很多小公马喜欢你呢，你可不许随随便便就跟人家跑了，得我同意了才行，我拿你当好朋友呢。”

“你一个马儿在这儿会不会孤单？”

葡萄忍无可忍的插嘴：“庶福晋，还有那么多的马儿呢，不是它一个。”

静怡嘴角抽了抽，不搭理她，继续和红糖糕说话：“你以后不能经常吃糖了，对牙齿不好，马儿会不会长虫牙呢？以后给你换成水果

或者蔬菜吧，你喜欢吃红萝卜吗？苹果喜不喜欢？哦，苹果不行，现在我都吃不上呢，更没你的份儿了。”

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有马蹄声，一转头就看见胤禛自己牵着马儿进来了。

看见静怡，胤禛的眉头略微放松了些：“我说外面怎么没人呢，原来是你在这儿，又来找赤霞聊天？”

“是啊，爷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静怡笑嘻嘻的起身行礼，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奴婢身上脏，不能伺候爷梳洗了，想必这会儿福晋也知道爷已经回来了，爷还是赶紧的先去梳洗用膳吧，一路奔波，定然是累了的。”

胤禛挑了挑眉，点头：“好，爷先回去了，天色已晚，你也早些回去。”

静怡忙应了，等胤禛走了，她也赶紧撤离。原以为，胤禛既然是去福晋那边了，大约是要留宿了，没想到，等她这边用完晚膳，胤禛竟然是过来了。

静怡正躺在软榻上让葡萄帮自己往身上揉玉容膏，想要当个美人儿，不花功夫是不行的，当然，不花钱也是不行的。这小小一瓶玉容膏，也就能用一次，一瓶就要五六两银子。

见胤禛进来，静怡忙坐起身子，又猛然想起来自己没穿衣服，赶紧手忙脚乱的拽凳子上放着的亵衣。胤禛摆摆手，葡萄就赶紧退出去了。

胤禛上下扫视了一眼，重点盯着某个地方看了看：“长大了些。”

静怡脸色瞬间通红，胤禛过来在她身边坐下，看她系上了衣服带子，就又摇头：“何必穿上？反正等会儿是要脱的。”

“爷这话说的，那晚上何必睡觉，反正明儿一早还是要起来的。”静怡有些无语，起身给胤禛倒茶：“爷累不累？要不要奴婢给您揉揉肩什么的？”

胤禛点了点头，静怡就忙过去帮着揉肩膀捏胳膊。胤禛抿了两口茶水，示意她到前面来，点了点自己的双腿，肩背虽然累，但骑马更累的是腿和腰。

静怡蹲在一边，捏着拳头往胤禛大腿上砸。她自以为是用了大力气，胤禛却是觉得力道还有些小了。

“爷这次回来要停留几天？”静怡仰头问道，这一抬头不要紧，手上没了准头，直接砸上了一团软绵绵。静怡顿时木了，连头都不敢往下低。

胤禛伸手捏她脸颊：“这么迫不及待？”

谁迫不及待了！不就是一个小失误吗？

然而，接下来就没空让静怡将这些话说出口了。她整个人已经别胤禛给抱到床上去了，刚穿好的衣服，就像是刚才胤禛说那样，反正也是要拖下来了，真是白穿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静怡的错觉，总觉得今儿晚上，胤禛有些不太对劲儿，床底之间，比以往凶狠了许多。而且，一连折腾了两三遍。

静怡是浑身没力气，她倒是想问问胤禛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事儿的，但她又不敢开这个口，就只当自己是累坏了，闭着眼睛直接睡过去了。

第二天听见身边有动静的时候立马睁眼，就见胤禛正在穿衣服。康熙不在京城，自然是不用上朝的。

“爷要不要吃了早膳再去忙？”静怡忙问道，胤禛摇头：“不用了，爷还有事儿，你且歇着吧，福晋昨晚上就说了，今儿你不用过去请安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这时候最可怜的不是她，上完了床男人还得回大老婆那儿用膳。

最可怜的是福晋，明知道胤禛要来宠幸小老婆，还得先帮着小老婆考虑，免了她的请安。

哎，这时代，女人都可怜，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也幸好，她这辈子，或许就只能有一个儿子。

胤禛一走，静怡就又倒在了床上，葡萄蹑手蹑脚的过来：“庶福晋，您是起还是不起？”

“不用起了，福晋想必正等着爷用膳呢，我过去不是找不自在的吗？”静怡摇头，做垂死状向葡萄伸手：“我现在就在床上吃点儿东西，给我弄点儿点心来吧？”

葡萄笑着摇头：“不行，您之前叮嘱过我，不可惯着您这习惯，床上不能吃东西，不好打理，您还是快起床吧，今儿厨房送了炸鹌鹑。”

静怡皱眉：“一大早的，吃这么油腻啊。”瞬间坐起身：“我喜欢，以后要都是这样就好了，中午吃什么？”

葡萄帮她穿衣服：“早膳还没吃呢，午膳您想吃什么，等会儿奴婢去厨房说一声，要不然，吃火腿炖肘子？钮祜禄大人特意送的火腿，还有一大条呢。”

“好，就吃这个，要多汁，可以浇在米饭上的那种。”静怡笑嘻嘻的点头，跟着葡萄出去梳洗。捧着炸鹌鹑感叹，人生在世，果然是吃喝最重要啊。

用过早膳没多久，武氏就过来了，略有些含酸：“爷回来的头一晚上就到你这儿来了，就是福晋都得躲着你风头了，你可真是出头了啊。”

静怡吓的点心都掉了，昨儿光顾着那什么了，竟然疏忽了，胤禛回来的头一晚，按照规矩，应该是宿在福晋房间里的。

“瞧你这胆子，这就吓住了？”武氏见她真吓着了，忙拍她后背：“你也别担心，若不熟福晋允了，爷大概也不会到你这儿来，爷不是先去的福晋那边吗？肯定是福晋帮你说话了。”

静怡还是有些面上发苦，万一不是呢？

她这几年，可都是战战兢兢的在讨好福晋的，该不会一朝坏事儿，被福晋当成眼中钉吧？

正想着，就听门外赵嬷嬷的声音：“钮祜禄庶福晋在吗？”

静怡忙亲自起身去接：“在在在，赵嬷嬷怎么亲自过来了？可是有什么事情吗？叫个小丫鬟来叫我就是了，我正想着天气暖和了，想帮着福晋做一双鞋子呢，正好找您要个鞋样子。”

赵嬷嬷笑道：“庶福晋有心了，不过鞋子不着急，福晋不缺鞋子穿，奴婢是奉了福晋的命令，给您送这个来的，您看看可还喜欢？”

说着就亮出手里的布料，静怡忙不迭的点头：“喜欢喜欢。”脸上又露出些迟疑来：“这不年不节夫人……”

“福晋觉得您最近长个子了，以往的衣服怕是不能穿了，就特意送了新的布料。”赵嬷嬷笑着说道，见武氏还在院子里，就又说道：“当年武庶福晋长个子的时候也是有的，惯例了，庶福晋只管收下就是了。”

武氏微微点头，笑道：“福晋向来慈和。”

静怡这才收了布料，忙又拿了葡萄递过来的荷包塞给赵嬷嬷：“嬷嬷拿去喝茶。”

赵嬷嬷也不推辞，笑眯眯的应了，行了礼就告退了。

武氏凑过来：“你什么时候巴结上福晋了？”

说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起来，巴结福晋还真是一条出路啊，你看看宋姐姐，再看看你自己。”说着脸色就带了几分认真，兀自出神去了。

静怡也不理她，亲自将布料送到屋子里放好。又思索福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昨儿的事情，真是福晋促成的？今儿这算是打赏？伺候的好了给的好处？

可这头一晚胤禛宿在哪儿，算是福晋的权利，也是福晋的面子，福晋会这么轻易就推出去吗？

静怡想了半天想不太明白，毕竟也没见福晋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事儿生气什么的。又想着武氏还在院子里，就只能暂且搁下了心思。

晚上胤禛回府，又是宿在了静怡这儿。静怡颇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担惊受怕。第二天一早，急急忙忙的梳洗打扮了，就去给福晋请安。

今儿胤禛倒是没有过来用早膳，而是从静怡那儿离开就直接出府去了。

李氏来的也挺早，大约是胤禛这两天都没见她，有些心气不顺，见了静怡就冷哼了一声：“恭喜钮祜禄妹妹，得了爷的喜爱，想必不久之后就能有喜讯了吧？钮祜禄妹妹可得照顾好了自己的身体，别像宋妹妹那样……哼哼。”

一下子攻击了两个，宋氏坐在静怡对面脸色煞白。

“有劳姐姐操心了，只是姐姐嘴上还是留德比较好，毕竟，我和宋姐姐不怕什么，李姐姐却还有三个孩子呢。”静怡笑着说道，前些年她或许谨慎小心，能不多说就不多说。

但现在，她已经是老人儿了，老资格了，脸皮也不用太薄了。再说，李氏虽然地位高，但她又不管静怡的吃穿用度，静怡还怕她做什么？

“你！”李氏大怒，伸手就指静怡，静怡稍微往后靠了一下，面上带笑：“李姐姐，这会儿可是在给福晋请安呢。”

说曹操曹操到，福晋扶着赵嬷嬷的手进来：“这是在做什么呢？李妹妹，你脸色这么差，可是有什么别的事儿？”

“钮祜禄妹妹好一张利嘴，张口闭口就是诅咒爷的子嗣，福晋，这事儿若是不严惩，怕是咱们府里的人都有学有样，这规矩，可就从根子上坏掉了。”

李氏立马倒打一耙，静怡却不是受气的，忙起身行礼：“福晋恕罪，奴婢也是忍不住，李姐姐一把刀子往宋姐姐心里戳，先诅咒宋姐姐的两个孩子，又说奴婢日后和宋姐姐一样，奴婢这才忍不住回嘴的。”

福晋看了一眼宋氏，宋氏起身，沉默的跪在了福晋跟前。

光这姿态，就让福晋偏心了几分。皱眉不悦的看李氏，李氏想争辩，武氏在一边笑道：“李姐姐，你还是快别说了吧，都是为爷生育子嗣，谁不想孩子站得住？您这样，就不盼着点儿爷的子嗣好？还是觉得，就您能为爷生育子嗣？”

李氏气的脸色涨红，福晋摆摆手：“行了，都别吵了，又不是市井泼妇，都注意些身份。”说完扫了一眼李氏：“李妹妹，日后开口还是要谨慎些，三思而言。”

又看静怡：“虽然李侧福晋说话不好听了，但她到底是侧福晋，你只是个庶福晋，还是要注意些尊卑的，今儿你出言不逊，我就罚你三个月的月例，你觉可觉得委屈？”

“不委屈，奴婢听福晋的。”静怡忙行礼，虽然还是有些小肉疼，但想想福晋昨儿还赏赐了布料，顶多了自己少买两瓶玉容膏，就又平静下来了。

福晋又安慰宋氏：“你也不要在意李侧福晋说的那些胡话，她这人，就是说话不过脑子，这些年了你还不知道她？你回头好好养了身子，争取再给爷添个子嗣。我这儿还有些宫里赏赐的燕窝，回头给你送过去。”

静怡看宋氏的眼神就有些奇怪了，今儿这一出，宋氏居然是收获最大大。虽然李侧福晋一开始针对的是自己，宋氏是被自己牵连的，但被李氏挤兑也有她的份儿吧？

结果出头全在自己了，受罚也是自己了，宋氏居然还能得了赏赐！

看着老实……

静怡低下头，就听福晋又笑道：“今儿这天气挺好的，你们得空了，也去园子里散散步，别整天闷在屋子里，是能生根啊还是能发芽啊？我让厨房煮了百合冰糖茶，一会儿让人给你们送过去些。：”

又赞了耿氏的衣服：“今儿看着很是有朝气，打扮的也清爽，这绣花也是别致。”

讨论了一番首饰布料，就让人都散了。却有单独留下了静怡，笑着示意人在自己身边坐了：“只剩咱们两个了，你就说实话，刚才罚你，你可是生气了？”

“没有，福晋是为我好，我这脾气不罚一次，怕是日后会得罪人，我感谢福晋都来不及呢。”静怡忙笑着说道，福晋点头：“你不委屈就好，回头我给你送些药材，你多补补身子，争取早日给爷生个儿子。”

顿了顿，又说道：“我不会委屈了你的，你听话就好。”

☆、第 43 章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静怡觉得, 自己过上了以前宋氏过的日子。胤禛时不时会过来一趟, 福晋也是和颜悦色，经常让人给她送一些布料茶叶点心之类的好东西。

原先静怡还有些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后来还是葡萄偷偷的说了句, 红丫最近很是关注静怡衣服的清洗情况。

“她前些日子还问我，庶福晋小日子来没来呢。”葡萄撇嘴说道，静怡抱着红枣姜糖茶慢吞吞的喝了一口, 大热天喝这个，实在是不怎么舒爽, 可不喝又不行。

捧着杯子呆呆的愣了一会儿，静怡叹气：“估计我就是第二个宋氏了。”

葡萄呸呸呸了两声：“庶福晋您可比宋庶福晋金贵多了, 宋庶福晋命薄福浅, 您当年可是有高僧给算过的，一辈子平平安安，您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定是能一帆风顺的。”

“说的也是，我命长着呢。”静怡笑眯眯的点头, 又掰着手指算：“爷这都走几天了？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走了三天, 您一天问一次。”葡萄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说道, 这都四月了，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她得将冬天的衣服给晒晒，然后装起来, 夏天的拿出来晾凉，过段时间正好能穿。

静怡又叹一口气，她也不想老是问来着，可实在是太闲了啊，又不能去看红糖糕，武氏这两天也闹别扭呢，也不来和她聊天，耿氏更是自从塞外回来，就一直窝在自己的小院子里，甚少露面，她也是太无聊了些。

“不如和福晋说一声，您到外面走走？”葡萄给她出主意，静怡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摇头了：“这才刚被福晋看重了两天，就要闹幺蛾子，福晋心里能高兴吗？”

她要是有功劳也行，可寸功未见，不好去麻烦福晋啊。

不过她也有分寸，就是想想，想完了该怎么过日子还是要怎么过日子的。

“将标杆拔掉。”康熙背着手站在小土坡上，伸手点了点，：“这一条线路走不通，根本不能通到清河口，阿山你这图纸，无用之地甚多。”

又皱眉：“工程艰巨，又坏民田庐、毁民坟塚，朕真不知你这图纸是怎么画出来的。”

“接下来的差事，你也不用管了，就交给张鹏翮吧。”转头看到胤禛胤祥，又说道：“四阿哥回京，还是负责户部的事情，胤祥跟着张大人学一段时间。”

胤祥满脸笑容，忙上前行礼：“是，我听汗阿玛的。”

这边收标杆的命令传出去，围在远处的百姓立马就欢呼起来，又有臣工凑过来笑道：“皇上圣明，这样一来，百姓就又能安居乐业，不用受这迁移之苦了。”

康熙并没有说话，只抬手点了点胤禛：“你过来，跟朕到下边走走。”

胤祥略有些紧张的看胤禛，胤禛背着手冲他摆摆，示意并不要惊。然后躬身行礼，跟上康熙的脚步，后面侍卫也忙跟上。

“这事儿……”康熙起了个话头，但又顿住，胤禛面无表情，也不往下去接。好一会儿康熙才说道：“这银子的事情，暂且别追究了，河道方面，自有张大人负责，日后这事儿，直接从户部和工部走，你……”

又顿住了，好一会儿没说话，胤禛忍了半天才开口：“那阿山大人就还是如常？”

康熙冷笑了一声：“怎么会让他如常？只是，到底要给太子一些面子，太子只是一时糊涂，日后总会明白过来的。你这性子，也实在是太强硬了些，若非是朕将这事儿按下来，你是不是还打算再和太子打一架？”

胤禛没说话，康熙皱眉：“你也老大不小了，收收你这脾气。”

“是，儿子以后会注意的。”胤禛低头说道，康熙转了转手上的扳指：“你也早些回京吧，京城的那一堆事情，离不开你。”

康熙这次出来，是将太子也带上了 ，京城那边倒是有大阿哥在，可大阿哥一向对琐事不怎么上心，也就只能让胤禛赶回去了。

胤禛这边启程回京，那边就又收到十三的传话，说是之前跟着阿山的几个官员，有被革职有被贬职的，阿山的官位虽没什么变化，但没了差事，也只能回京待命了。

张鹏翮则是升了官儿，现在是正一品的大臣了。

随后康熙又带着人马往江宁巡视驻防官兵了，接下来应该是往明□□陵祭拜，然后再走苏州一带。

不过和胤禛都没什么关系了，他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驻守京城。

这次胤禛倒是没往静怡这儿来，头一晚是宿在了福晋那边。第二晚则是来了静怡这边，然而还没歇下，毛丫就不甘不愿的来敲门了："庶福晋，李侧福晋身边的嬷嬷在外面求见贝勒爷。"

静怡正在等胤禛给自己写字呢，听见这话就忍不住皱了皱眉。又有些小雀跃，这算是遇上了最普遍的争宠手段了吗？

"有没有说是什么事儿？"静怡一边看胤禛一边问道，不等毛丫出声，就响起来个婆子的声音："回禀贝勒爷，二阿哥生病了，这会儿高热不退，李侧福晋慌乱无神，还请贝勒爷做主。"

"请了太医没？"胤禛当即就放下了手里的毛笔，他现在就两个儿子了，自然是看的眼珠子一样的。回来的头一天，就是将两个儿子带在书房考问了功课。

静怡觉得，估计两位小阿哥是不觉得这是在享受父爱的。

"还没有，福晋已经歇下，奴婢不敢去打扰。"府里的规矩，要出门得先找福晋报备，福晋允了，才能出门，不管是主子还是下人都是如此。

静怡已经小跑着将门给打开了，胤禛三两步过来，一边急走一边说道："还不赶紧的去找福晋，赶紧拿了牌子去请太医！"

静怡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会儿福晋应该是很靠得住的，自己还是要站在福晋这边的。当即小跑着跟上去："爷别着急，二阿哥福大命大，定是不会有事儿的，不如先请了府里的大夫来看看？"

那嬷嬷忙在后面说道："也太远了些，那大夫是住在府外的。"

胤禛顾不上说话，急匆匆的赶到李侧福晋的住处，果然见二阿哥脸色通红的躺在床上，李侧福晋则是坐在床边垂泪，眼圈红通通的。但人长的美，这点儿是完全不影响美色的，甚至，灯下观美人，李侧福晋的高又上了新高度。

"爷，这可怎么办？二阿哥半个时辰前就躺下了，说是明儿爷还要亲自指点他功课，要早些起床，妾身过来看他有没有盖好被子的时候就发现他脸色有些不太对劲儿了。"

"怎么忽然就烧起来了？"胤禛打断李侧福晋的话，皱眉问道。

李氏摇头："妾身也不知道，用晚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晚上吃的东西……对了，福晋特意让人送来了一碗冬瓜盅，三阿哥没吃，只二阿哥吃了一半儿。"

静怡皱眉，这是要盘扯到福晋身上？

胤禛脸色就有些不好了："爷看在二阿哥的份儿上，就暂且不追究你这次的胡言乱语，若是再不冷静，爷看你就该到外面去站着了。"

李氏脸色一僵，用帕子盖着脸呜呜呜的开始哭起来。胤禛心忧二阿哥，脸上就微微带了些不耐烦，静怡轻声安慰李氏：“姐姐也先别急着哭，这不是要将二阿哥的福气给哭掉吗？有贝勒爷在这儿呢，二阿哥定能平安无恙。”

“你先喝口茶冷静冷静？”静怡亲自去帮她端了茶水，然而李侧福晋深觉得静怡不怀好意，那话听着是安慰她的，实际上就是来挤兑她的。

什么叫会将福气给哭掉？她又不是丧门星！

李侧福晋不仅不伸手接茶杯，还伸手推了一下静怡的手腕，静怡一个没拿稳，茶杯就掉地上了。

胤禛皱眉，正要开口，就听门口传来福晋的声音：“李妹妹若是对我不满，尽可以冲我撒气，欺负一个钮祜禄妹妹一个小姑娘算是怎么回事儿？再者，二阿哥这会儿病痛缠身，你这个当额娘的，不说想办法减轻二阿哥的痛楚，反而要和钮祜禄庶福晋置气，是不是太不分轻重了些？”

不等李氏回话，福晋就直接指挥了屋子里的人：“去烧了热水来给二阿哥擦身，再放凉一些白开水，二阿哥发高热，体内定是会缺水的，等会儿也好让他沾沾唇。另外收拾几身干净的亵衣出来，还有干净的布巾，等着给二阿哥擦汗换衣服，还有这被褥，也多准备两套。”

“让人去拿个药炉子过来，等会儿大夫开了药方，就直接开始煎药。”又转头看胤禛：“爷忙了一天回来，明儿还要去宫中，若是放心，这里就交给妾身了。”

胤禛摇摇头：“我陪你一起等着就是了。”

福晋沉默了一下，点头：“也好，爷担忧二阿哥，不听了太医的说法，定是不会安心的，那就先在这儿等着吧。钮祜禄妹妹，这儿没你什么事情了，你先回去歇着吧。”

“是，那奴婢先回去了，福晋且注意身体，李侧福晋是亲额娘呢，定是会将二阿哥照顾周全的。”静怡笑着行礼，转身告退。福晋瞧着她背影，转头问胤禛：“是有人将你从钮祜禄妹妹那儿叫过来的？”

胤禛点点头，福晋皱眉：“这也太不给钮祜禄妹妹脸面了，回头爷还是多给钮祜禄妹妹一些赏赐才好。”

李氏有些不满：“福晋这是什么意思？指责妾身不该将爷叫过来？二阿哥可是爷的长子！若是出了意外，谁承担的气？就是妾身，都不敢担这样的责任，福晋难道敢担保？”

福晋眼里瞬间闪过气怒和难过，她的儿子，弘晖，才是贝勒府的长子！还是嫡长子！若不是弘晖去了，哪儿轮得到李氏这贱妇所出的庶子！

“李妹妹就非得往我身上安个罪名才满意吗？”福晋冷着脸说道，

又转头看胤禛："如此看来，以后二阿哥的事情，我就不能沾手了，免得二阿哥再出了什么事情，李侧福晋还要怀疑是我下手的呢，爷，您在这儿守着吧，妾身告退了。"

福晋一行礼，转身走人，也不等胤禛说什么。

"爷您看她的态度……"李侧福晋抱怨道，但一触到胤禛的眼神，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身子比心理反应的快，噗通一声就跪下了。

"去给福晋请罪，福晋什么时候原谅你了，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否则，就一直跪着吧。"胤禛冷冰冰的说道，看李氏要起身，又补充："今儿天色已晚，不要去打扰福晋休息，明天一早就去。"

李氏脸色瞬间就变了，现在若是去，福晋顾忌着名声，定是不会让她跪一晚上的。顶多一两个时辰就行了，可明天去，众人都要去请安，那岂不是要让大伙儿围观？

"爷，我……"李氏着急之下就想求情，胤禛摆手："之前不是说，让二阿哥搬到前院去了吗？今儿二阿哥为什么在你这里？"

李氏忙回道："妾身想念二阿哥，偶尔会让二阿哥过来住一晚上，今儿也是凑巧了。"

"以后没爷的允许，二阿哥不许再回来！"胤禛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弘昀偶尔回来的事情他也知道，只想着是亲额娘的，若是不让见，实在是太残忍了些。可现在看来，得亏是早早让弘昀搬出去了。

太医来的也快，只给胤禛行了个礼，还没等说什么呢，就被胤禛拽到床前了，太医赶紧伸手把脉。好一会儿才说道："邪风入体，今儿二阿哥是不是出了汗？又没及时换了衣服？或者，洗澡的时候没关好门窗？"

李氏想不起来，喃喃不敢言，胤禛瞪她一眼，又有些后悔自己没交代人照看好二阿哥，又有些迁怒照看二阿哥的下人，阿哥身上出汗了都不知道换衣服的吗？

这边等着太医开了方子，那边就让苏培盛将伺候二阿哥的人手给抓起来了。这事儿不一定是意外呢，二阿哥小小孩子，那么多人呢，都照看不好一个孩子？

李侧福晋这边再怎么闹腾，都是不影响静怡睡觉的，她一夜好眠，早上起床的时候难得的不犯困，反而是神清气爽。梳洗之后，一边吃早膳，一边听葡萄打听来的八卦。

然后，去给福晋请安。看着跪在福晋门外的李侧福晋，静怡忍不住挑挑眉，还没想好脸上要摆什么表情呢，李侧福晋就瞪过来了，静怡一惊，赶紧加快脚步进了房间。

宋氏早就到了，这一年来她打扮的越发的素净了，都恨不能直接穿个尼姑袍子过来了，衣服虽然不能穿，但佛珠是一直拿在手上的。

武氏也有些看笑话的意思："哎，昨儿那事情，听说你在场？"

静怡忙摇头："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去探望了一下二阿哥，然后爷觉得我碍事儿，就早早让我回去了。后来的事儿，我一概

不知。”

武氏看着是有些不太相信的，但静怡不说，这儿又是福晋的地盘，她也就不好继续问下去了。

外面传来耿氏的声音，是在和李侧福晋问好。武氏撇撇嘴：“明明都闹掰了，还要问个好，这两个人的戏，做的也太假了些。”看见静怡，又补充道：“不过，某些人的脸色嘛，却是不是大事儿。”

耿氏正好进来，看了一眼武氏，笑着问一圈好。宋氏微微笑着点头应了，武氏不冷不热的嗯哼了一声，静怡则是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福晋还没来，且先坐着吧。”

“武姐姐这簪子挺好看的，是新买的？”耿氏冲静怡点头道谢了之后，又转头看武氏，武氏伸手摸了一下簪子，有些矜持：“你倒是有眼光，确实是新买的，听说今年外面流行这种点翠的簪子，好看是好看了，就是太贵了些，就这么一个簪子，金子没多少，就要一百两白银。”

耿氏略有些惊讶：“看着挺大的，是空心的？”

武氏点头：“若不是空心的，我这脑袋，早晚要压扁了。”

基本上，陪嫁用的首饰才会用实心的，就是怕哪天银子不凑手，这东西也能拿来换钱。平时大家带的，多是空心的，若不是空心的，那就要少带几个了。

“钮祜禄妹妹前段时间不是新画了个花样吗？回头借我用用呗。”武氏又和静怡说话，静怡点头：“行啊，得空你亲自去，或者找个人去都行，再不行我给你送过去。”

武氏当即眉开眼笑：“那不如你给我送过去吧，正好我想画画，给你画一幅？”

正说着话，赵嬷嬷出来笑道：“诸位庶福晋，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儿二阿哥大晚上生病，福晋担忧了半天，后半夜才睡下了，早上实在是累，就没能起来，还请诸位庶福晋先回去吧，明儿再来请安。”

武氏忍不住笑了一声，转头看了看院子里跪着的李氏，很明显嘛，福晋这是要折腾一些李氏。不过，也不知道李侧福晋到底是怎么惹怒了福晋，福晋一向好脾气，几乎从不发火的，现在看来火气可不算小啊。

宋氏万事不问，起身行了礼，就低头走人了。静怡忙跟上，这事儿她也掺和不起来。

听说胤禛守了二阿哥一晚上，第二天天微亮，高热有些退了，这才匆忙的去衙门。福晋倒也没为难李氏，只说二阿哥没人照顾，不到一个时辰，就让李氏走人了。

李氏这边刚走，胤禛就又回来了。大约是不放心二阿哥，特意抽空回来看的，见李氏在自己院子里，就有些不太高兴了：“今儿没去给福晋请罪？”

李氏昨儿被吓着了，今儿还有些畏畏缩缩，忙起身说道：“福晋

说让妾身回来照顾二阿哥。”

胤禛沉默了一下，叹气：“既然如此，罚你别的。我去看看福晋，你守着二阿哥吧。”

不等李氏反应，胤禛就转身走人了，李氏捏着帕子，一脸不甘不愿，又有些怨怼。若非是胤禛已经很久没宠幸过她，她又何必急昏了头，昨儿竟是说出了那样的话！

还有福晋，也是毒妇，竟是宁愿抬举钮祜禄氏那贱人，也要拦着爷到自己这儿来。她虽然有个侧福晋的名头，可若是没有胤禛的宠爱，日后万一有人再生了爷的儿子，那她的孩子可怎么办？

胤禛可不知道李氏心里的这些弯弯绕绕，进了石榴院，就见院子里冷冷清清的，胤禛微微皱眉，直接掀开帘子进了门，就见福晋正站在桌子上，低头不知道看些什么。

走近一看，胤禛也沉默了起来，那桌子上摊着的是一幅画，是找了宫里的画师画的弘晖和福晋。看了一会儿，胤禛抬手在福晋肩上拍了拍。

“爷？”福晋一惊，赶紧抬头，然后蹲下身子行礼，胤禛忙将人拉住：“咱们两个，何必见外？你什么时候这样客气了？”

一边说着，一边又将桌子上的画轴卷起来：“早膳用过了？”

福晋勉强笑了一下：“这都什么时候了，自然是用过了，爷还没用过？”

“用过了，昨儿李氏那些胡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她这人，向来是拎不清。”胤禛沉吟了一下才说道：“我已经说了，没我允许，再不许她接近弘昀。你再看着罚她些别的，若是为她那些话，气坏了你自己身子，倒是不值得。”

福晋扯着嘴角笑了一下：“我没将她放在心上，不过是个侧福晋，又能如何呢？”

就是她死了，李氏也永远只能是个侧福晋。

她在意的，这个世上，早就没了。不对，还有额娘呢，自己还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维系好了和胤禛的这份儿婚姻，怎么着也得让那拉家再上一层楼才行。

“这会儿气过了，不如，就罚她半年月例，三个月禁足？”福晋想了一下问道，胤禛点头：“好，后院的是，以前都是你做主，以后，也都还是你做主。”

☆、第 44 章

胤禛的态度就是这后院的风向标, 第二天连带着向来说话喜欢带点儿刺儿的武氏, 在请安的时候也收敛了几分, 一脸笑意盈盈，半句不提之前李氏的事情。

静怡倒是又被福晋留下来安慰了几句：“你年纪小, 我就怕前天晚

上的事情吓着你了，这两天二阿哥生病，我也不好真放开手不去管，就忙了些，也没顾得上问你，还好吧？”
静怡忙笑道：“让福晋担心了，福晋放心吧，我好着呢，虽说李侧福晋那天晚上有些着急了，但她也是为了二阿哥，奴婢还是理解的，倒是福晋，受苦受累，还要被李侧福晋挤兑，也着实是太苦了些。”
福晋忍不住苦笑了一些：“倒是没白疼你，你还能为我分辨两句，换了旁人，怕是落井下石还差不多。”
“不会，咱们府里的姐妹们，虽说都不是特别完美，但也都是善良的很。”静怡忙摇头：“奴婢以前就很是庆幸，奴婢能跟着福晋享福呢。”
换到三阿哥府上，那才是一片血腥呢，几乎是生一个死一个，总共八个儿子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虽说这时候小孩子的存活率确实是不高，但低到这种程度的，也就一个三阿哥府上了。
说三阿哥本身身体不好的，也有些站不住脚，至少，三阿哥四个闺女，最少也都长到了两岁。不像是儿子，有的连满月都过不去。总不能说男孩子的夭折率高于女孩子吧？
“你还年轻，难怪如此天真。”福晋却是笑着摇了摇头，见静怡脸上微微有些迷茫，也不去解释，只笑道：“这段时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的东西，你都吃了？”
“是啊，还要多谢福晋想着奴婢呢。”静怡忙笑着说道，既然她现在是取代了宋氏的位置，那生孩子这事儿，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了。福晋送过去的东西，多是助孕的。
不过，静怡吃是吃，可生孩子这事儿，还是得往后拖，就算拖不到十八岁，也得拖到十七岁。
这事儿却是不能和福晋说，只能满脸恭敬的表示自己可听话了。
福晋赞赏的点头：“你向来懂事儿，从来是不需要我费心的。正好，我明儿要进宫给额娘请安，你随我一起去吧，也好让额娘见见你。”
这算是一种奖励手段，静怡虽然心里很是抗拒，面上还是飞快的带上了惊喜和忐忑：“真的要带奴婢去吗？”
揉了揉手绢，静怡支支吾吾的不好意思：“奴婢还是进宫选秀之前学的规矩，后来进了贝勒府，福晋您宽和仁善，姐妹们又贴心懂事，这宫里的规矩，奴婢就……”
有些尴尬，又有些担忧：“万一犯了错，岂不是会给福晋丢人？”
这宫里的规矩，特别的繁琐，见了什么位置的人行什么样的礼，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让宫女带路或者让小太监带路，都是有不同的规定的。
“无妨，你跟着我就是了，就是去见见额娘，估计是没空在宫里晃荡的。”福晋笑着安慰道，言下之意，不会见别的妃嫔，静怡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忙点头：“是，那奴婢到时候就跟紧了福晋。定不

会给福晋惹麻烦的。”

第二天福晋特意叫赵嬷嬷过来指点静怡的梳妆打扮，德妃性子温婉，喜欢端庄和素淡写的，不过，天底下当婆婆的，估计没人喜欢儿媳妖妖娆娆的。

静怡年纪还小，又是庶福晋，就不用特意打扮的十分端庄了，只要听话乖巧就行了，还不能压了福晋的风头。于是挑来挑去，就选了一身鹅黄色的旗装，带着珍珠首饰，看着很是娇俏。

今儿是十五，十四福晋也过来请安了，见福晋带着人，就忍不住笑道：“四嫂贤惠，这个小嫂子，看着有些眼生，平日里不喜欢出门？”

福晋笑着点头：“她性子安静，不怎么喜欢出门，顶多是在家里做做衣服什么的，十四弟妹看着比之前又年轻了些。”

“四嫂说话向来让人心情舒畅，回头我到四嫂那里坐坐，四嫂可别嫌弃我才是。”十四福晋笑着说道，后面暖房里传来德妃的声音：“你们妯娌好，我也就放心了。”

对四福晋带来的人，德妃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是你看好的人？”

“是，钮祜禄庶福晋乖巧听话，又身子健康，我看着她就欢喜，我们爷也向来喜欢她这心思单纯。”福晋笑着说道，伸手比划了一下：“一顿饭能吃两碗饭，不带菜，光白饭。”

静怡有些窘，福晋是想来宫里为自己宣传个大胃王的名声吗？

德妃微微挑眉，看了一下静怡的身形，一拍手：“对了，我还有印象，当年选秀的时候，就是看她生的圆润，一张脸看着跟圆饼一样。”

静怡更无语了，说苹果也比说圆饼强啊。

“还是额娘有眼光。”四福晋笑着说道，德妃点点头：“嗯，看着是个好的，胤禛那后院，你要多多上心才是，现下胤禛才两个儿子，他这一众兄弟里面，也就他的子嗣少了。”

子嗣这个词，单指儿子，继承人，是不包含女孩子的。

“这府里的孩子，哪个不要叫你一声嫡额娘，你养的好了，照样贴心。”德妃笑着说道，伸手点了点：“你看那位老人家，这天底下有比她还自在的？”

到底是不敢牵扯皇太后，德妃立马就说了下一句：“任谁生再多的孩子，也是越不过你去的，你是嫡福晋，就永远是嫡福晋，谁敢挑衅了你，你回头只管和我说，我给你料理了。”

“有额娘这句话，儿媳就算是放心了，日后也能多几分胆气了。”福晋笑着说道，又说了二阿哥生病的事情，倒是没多提李氏，更是没趁机告状。

不过，依照静怡的想法，福晋估计也是不用告状的，德妃能真对贝勒府的事情就一点儿不知情吗？福晋越是隐忍，德妃就越是会偏向福晋一些。

果不其然，到福晋要告辞走人的时候，德妃又是赏赐了一大堆的东西，连带着静怡都跟着沾光，捎带了两匹布。

福晋忙带着静怡谢恩，然后在德妃身边的大宫女的恭送下出了永和宫。

“娘娘最近很是惦记贝勒爷呢。”走了一段路，那大宫女忽然说道，静怡有些诧异，她就算是再不懂宫里的规矩，也知道这话轮不到一个大宫女来说吧？换成德妃身边的嬷嬷还行，一个宫女，云英未嫁，德妃怎么会对她自己想念儿子了呢？

偷偷去看福晋的脸色，就见福晋神色如常：“贝勒爷昨儿还说，今天下朝了会来给额娘请安的呢，到底是亲生的母子，心有灵犀。”

那大宫女也笑道：“娘娘仁心，贝勒爷孝顺。”

静怡敢以自己的人品担保，这宫女脸红了一下，福晋也绝对是看见了的。

所以，这个是惦记着胤禛的？福晋今儿带着自己进宫，或许并不是只单纯的打赏她一下，给她点儿脸面？

德妃若是对自己不满意了，是不是会另外赐下人伺候胤禛去？想到这个可能，静怡就觉得，福晋也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难怪刚才一个劲儿的夸赞自己能吃呢，能吃可就是福气了。

虽说看出来点儿苗头，但静怡可不敢做声。连福晋都只能旁敲侧击，她这个庶福晋，还是不要瞎掺和了。再说了，贝勒府进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是静怡能做主的。

“看出来了？”上了马车，福晋忽然问道，静怡惊了一下，慌张抬头，看了一眼福晋，有些尴尬的点头：“有些拿不住，只觉得有些话不该是她说的。”

“你都知道的道理，她在宫里当了额娘的大宫女，能不明白吗？”福晋扯着嘴角笑了笑：“我倒不是怕一个奴才，可她偏偏是得了额娘信任的奴才。”

这年代就是有这么个畸形的现象，得了主子信任的奴才，是比亲人更亲近的。

更何况，福晋和德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婆媳关系。福晋不怕这么个奴才，但估计也不愿意直接和个奴才对上，不说输赢，就直说身份，也太掉份子了些。

“爷不是那种风流的人。”静怡想了想说道，看看胤禛的后院就知道了，福晋就不说了，剩下的，除了侍寝宫女出身的宋氏，哪个不是正正经经选秀出身的？

不像是三阿哥府上，连丫鬟出身的通房都有好几个。

至于静怡为什么对三阿哥府上的事情知道的那么清楚，主要就是三福晋在三阿哥府上，好像并没有完全掌权。

得宠的福晋和不得宠的福晋是不一样的。

“我自然知道，爷那性子，最是古板。”福晋嘴角也带了些笑容，

却是没再继续说下去了，只扫了一眼静怡的肚子：“你也听见了，额娘对你也是很有期待的，你这肚子，最好是争气些，能早日为爷生下子嗣，就是额娘也要记你一个大功的。”

静怡摸摸肚子，感觉压力很大，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盯着自己的肚子了。

“武姐姐……”犹豫了一下，静怡问道，武氏进门也不晚，比她还早三年呢，这算下来，也有六七年了吧？就一直没怀上过？

“她运气不算好。”福晋淡淡的说了一句，盯着静怡的眼神略有些严厉，静怡忙缩起身子不敢再问了。

到了府里，福晋直接让静怡自己回去了。

葡萄就在门口等着，见静怡自己托着两匹布，赶紧迎过去帮着拿：“怎么也没找个人叫奴婢过去？累不累？胳膊疼不疼？”

静怡摇头：“放心吧，你家主子不是手不能提的人，不是泥土捏的。今儿天气不错，等会儿咱们踢毽子？”

“怕是踢不成了。”葡萄摇头，“刚才耿庶福晋来问，马上就是福晋的生辰了，庶福晋您准备好福晋的生辰礼物了吗？”

静怡如遭雷劈，她都忘记这事儿了！

“还有几天？”静怡忙问道，葡萄眨眨眼：“三天，也是奴婢的疏忽，竟是忘记提醒庶福晋这事儿了，咱们要准备些什么？做一身衣服或者一双鞋子？”

静怡看看刚得的赏赐，才到手就送出去，有些舍不得。前年做的屏风去年做的衣服，今年应该要换个新花样了。吃食方面是不能碰的，那能做点儿什么？

“你有什么好主意没？”静怡问道，葡萄摇头：“佛经也抄写过了。”

头一年就是抄写的佛经，今年再来个轮回？

“要不然，将我自己亲自种的花挖出来一盆送给福晋？”进门看见自己院子里的那一小块儿花田，静怡来了主意，一拍手：“不如送菊花？长寿的象征。”

“那还不如买个长寿龟呢。”葡萄撇嘴：“庶福晋，不是奴婢打击您，您这花儿，顶多算是养活了。”

至于养的好不好，这就不能说了。

静怡让葡萄拿了椅子出来，就坐在廊檐下，面对着她那小花田冥思苦想。

耿氏那边知道她回来了，就又带着针线筐过来拜访，静怡问她的打算，耿氏笑着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送一双鞋子，我亲自纳的鞋底儿，从浆糊到布料，没沾旁人的手。”

“那你觉得，我应该送个什么好呢？”静怡问道，耿氏眨眨眼：“你之前都没准备？”

“也不是，早一个月就开始想了，就是一直没想起来，眼看就要

到时间了，再不想就不管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静怡叹口气，往后靠靠，仰望天空。

耿氏出的主意很是中规中矩，不是做衣服就是抄写佛经。静怡靠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被膈的肩膀疼，又叫了葡萄给自己拿软垫。

等软垫拿过来，静怡眼睛就是一亮，不就是做手工吗？这个可就多了，比如说，自己做个玩偶，或者打个络子。还有个绝妙的主意，这年代，没人送千纸鹤吧？

哎，不对，等等，纸叠的东西，好像这时候有些忌讳啊，自己不懂这些，还是不要去碰了。

那就打个络子？会不会难度太低了点儿？太复杂的她不会啊，看来还是只能从针线活儿上选择了。

“很久没出门了，不如找个机会，和福晋说说，咱们去寺院上柱香什么的？”耿氏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问道，静怡点头：“也好啊，带上我的小红马，好久都没带它出门了，也不知道闷着了没有。”

“你的小红马现在长高了许多吧？”耿氏笑着问道：“马儿长的是很快的，三岁的小马儿就能驼人了，小红马都五岁了吧？”

“嗯，是五岁了。”静怡心不在焉的说道，过了一会儿，拿定了主意，立马叫了葡萄准备针线，耿氏有些好奇：“这是想好了？打算做个什么？”

“做个绣图，先绣出来再说。”静怡说一半儿留一半儿，拿了自己的描画册子，仔细挑选了半天，选中了仙鹤送仙桃的图还有青山绿水图，有了图就要开始配针线。

静怡心里有数，列了个单子，院子里的就先找出来，没的就要去找针线房要。

用了午膳，静怡就开始忙活。葡萄在一边负责打下手。抱枕也不能做，她自己弄的棉花她自己放心，但福晋不一定能放心，万一里面夹带了什么东西，她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所以，就打算做个扇面，这个东西看着小，但要求不低。要想好看，得通透，要通透，那布料就得薄，最好了是双面绣。

静怡以前不常用这个技能，差点儿就想不起来了。

三天时间，静怡除了吃饭喝水上茅房，几乎都是坐着不动在绣图。耿氏也知道她在忙，就不过来打扰了，武氏也没露面，静怡就得了空安安心心的做活儿。

福晋生辰的时候，一早众人就都过去请安了。

胤禛前一晚是宿在福晋这儿的，这会儿也还在。武氏眼尖，忙笑道：“福晋这簪子是新买的？这花样，倒是少见。”

福晋面色带笑：“是爷亲自画图让人做的，这花样，独一无二的。”

武氏立马不说话了，看了一眼胤禛，低头把玩自己手里的帕子，静怡忙打圆场：“难怪看着就好看，和福晋的气质十分相配，既是这

簪子衬托了福晋的美貌，又是福晋衬托了这簪子的精致，相辅相成。再没有比这更适合福晋的簪子了。”

福晋忍不住笑：“就你嘴甜会说话。”

“奴婢这说的可都是实话。”静怡笑着说道，李侧福晋略有些不屑的看了一眼静怡，转头脸上又是一派笑容：“今儿是福晋的生辰，妾身就在这里祝福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说着拿出自己的礼物：“这是妾身亲手为福晋做的，福晋看喜不喜欢。”

话是对着福晋说的，但这眼神，却是一直偷偷的在往胤禛身上落。

福晋看了看，笑着点头：“做的挺精致，我很是喜欢，谢谢李妹妹了。”幸亏静怡没打络子，李侧福晋送的就是个络子，比较复杂的如祥如意结，这个静怡是绝对弄不出来的，她不会。

宋氏送上来的是佛经，她就是那两样，衣服和佛经，来回替换，去年衣服今年佛经，明年再换成衣服就是了。

武氏准备的是个画像，福晋站在花丛里笑，九成神似。等静怡的团扇拿出来，李氏先是笑了一声，然而等看清楚，笑容就僵硬了一下。

“这是双面绣？”福晋很是惊喜，连带着胤禛也探头看了一眼：“倒是精致，我在额娘那儿见过一个大的，和你屏风差不多大，据说是花了三千两银子。”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她还真不知道这个价钱。以前钮祜禄夫人管家严，她没办法偷偷的将自己的绣品弄出去卖……算了，白高兴，福晋比她额娘管家更严。

“做这个花费了不少力气吧？”福晋笑着问道，静怡点头：“确实挺费劲儿的，做这个眼睛特别累，差一针就全毁了，所以奴婢以前从不做双面绣。”

“你费心了。”福晋笑着说道，拿在手里翻看了一下，很是喜欢，索性就不放下了，又看耿氏，耿氏送上来的是一双鞋子，鞋面上绣着梅花，也很是精致。

这些人都送完了，大约胤禛也是看完了热闹，就起身说道：“中午你们先自己在家里乐一乐，我上午得去衙门，下午回来陪你。”

福晋笑着起身相送：“你只管忙你的就是，家里这么多姐妹呢，我们自会找乐子，不用你回来陪我，正事重要，勿牵挂我。”

胤禛笑着点头应了，转身出门。

上午是请了戏班子唱戏，又有宫里德妃派人送来赏赐。中午大家伙儿是聚在一起用膳的，下午静怡她们还是去看戏，福晋则是带着人先回去休息了。

胤禛说是下午会回来，然而，福晋等了大半天，一直到天色擦黑，人还是没回来。

赵嬷嬷生怕福晋生气，在一边小心翼翼的安慰：“说不定是有重要的事儿了呢？”

福晋摇头：“你也不用安慰我了，早两年我这心里还难过，现在，是早就不当回事儿了，一次两次的，我已经习惯了。好了，让人摆了晚膳吧，用过之后咱们也早早休息，上了年纪了，熬不住夜了。”

赵嬷嬷有些迟疑：“万一贝勒爷回来……”

“他回来自用他的，总不能为着等他，我自己饿着肚子吧？”福晋笑着说道，现在她早就没那份儿期盼了。

果不其然，等她用完了晚膳，胤禛还是没回来。福晋索性就按照以往的习惯，梳洗之后上床睡觉。第二天赵嬷嬷帮她梳洗，支支吾吾的回报昨晚的情况——胤禛是将近亥时才回来的，那会儿福晋早已经睡熟了。得知福晋睡熟，胤禛也就没进来打扰了，自回了前院书房休息。

福晋垂下眼帘，遮住眼里的情绪，虽说是习惯了，可到底还是有些失望。自己这情绪，还是修炼的不到家啊。

作者有话要说： 关于更新，花开想和大家商量一下，大家都知道，花开之前说有个现言的坑，想四五月的时候开。现在呢，关于五月的更新，花开是两种打算，一种是完美日三更，总共九千字，现言六月中开。一种是双开，完美还是双更，六千字，现言估计五月中开，大家想要哪一个？

☆、第 45 章

时间慢慢走, 静怡转过年就是十六岁了。人长开了些, 更是漂亮了, 府里的人大约是天天见，并不怎么觉得有变化, 但钮祜禄夫人几乎是一年才见一次, 深觉得自家闺女变化大。

来探望她时，也问了生孩子的事儿，这会儿她都十六了, 也能生了。

“我想再等等。”静怡皱着眉想了一会儿，摇头：“最近贝勒爷回府的时间越来越晚, 他也是没空。”

就算是她再不打听外面的事儿，也知道这会儿是比较紧张的时候。而且, 也并非是她不打听了, 外面的事儿对后院的女人没影响了。

武氏的阿玛是杭州知府，前两日忽然就说是犯了事儿，被下了大牢了。武氏那两天的眼睛就一直是红肿的，千方百计的想见一见胤禛。这种家族大事儿，福晋也不好拦着, 就和胤禛透漏了几句。

胤禛也见了武氏, 当时是安慰了她几句, 让她放宽心，一定会没事儿大。但到现在，事情好像还没解决。

“额娘，您回去可得和阿玛说一声, 京城水深，可别让他们随意下水，咱们就在岸边站着就行了。”静怡悄声嘱咐道，钮祜禄夫人笑着

点头：“你放心吧，你阿玛那性子，说好听了就是荣辱不惊，说难听点儿，就是怕事儿不出头，不是十成十的事儿，他才不会胡乱掺和。”

静怡也深知自家阿玛的性子，也就是白嘱咐两句，看时间差不多了，这才亲自送了钮祜禄夫人出门。年前她额娘还来过一次，这次分别倒是没太多不舍。

像是武氏这样家在杭州的，别说一年了，三年都不一定能见一面。还有耿氏，自打进门，这都六年了，也就收到过家里送来的书信和东西，人也是从没见过的。

有了对比，静怡就觉得，自己这日子，过的还算是不错的。

“庶福晋，福晋请您过去说话呢。”钮祜禄氏没走多久，听月就亲自来请人了。

“好，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静怡忙笑道，不忘带上钮祜禄夫人给自己准备的东西，她大哥去年放了外放，是湖南那边的，年底送了不少特产过来，这次钮祜禄夫人带了不少。

静怡行了礼，就赶紧的将东西送上去，福晋笑着点头：“钮祜禄夫人有心了，下次她过来，你就带着人来陪我聊聊天。”

这也算是一种脸面，哪怕胤禛就是个贝勒，四福晋也是皇家的媳妇儿，况且这两年胤禛还是比较受重用的，就是外面一品二品的诰命，能见福晋一面也是荣耀。

“奴婢额娘若是知道福晋如此宽和，定是要高兴坏了的。”静怡忙笑着说道，福晋点头，岔开了这话题，说了正事儿：“明儿是八贝勒府上小阿哥的洗三礼，我准备带了你去，你明儿准备一番。”

顿了顿，又说道：“洗三时候那枣子什么的，你自己长些心眼，多拿了几个吃，你现在身子骨也长的差不多了，该给贝勒爷添几个子嗣了。”

福晋眼神沉沉的看静怡：“你这儿要是不加把劲儿，说不定耿妹妹就要超过你了。”

言下之意，福晋也不是只有她这么一个人选的。想要给胤禛生孩子的姑娘大把的是，就是耿氏不行，那再过两年还有选秀呢。实在不行，她自己去外面好人家相看一个回来，请了宫里的德妃娘娘口谕，怎么也能体现一番她的大度。

静怡心头一紧，忙笑着行礼：“是，奴婢定会努力的。”

若她对福晋来说没用了，会是个什么下场？

“对了，宋妹妹身子有些不舒服，本来我打算让赵嬷嬷亲自去看看的，只是不凑巧，赵嬷嬷今儿出府去了，你等会儿就代我走一趟吧。”福晋像是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说了一句。

静怡笑意盈盈的应了下来，看福晋没别的吩咐了，这才带了福晋给的药材什么的，去探望宋氏。

宋氏不就是一颗对福晋来说，没什么用途的棋子吗？

所以自己走这一出，也算是个警告？

宋氏那院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无端端就让人觉得有一种冷清破败的感觉，可房子好好的，院子打扫的也是干干净净的啊。

走了两步，静怡总算是反应过来了，对了，是少了人声了。整个院子，安静的就像是坟墓。也不对，至少坟地还有个鬼哭狼嚎呢。而且，自己这都进来了，竟然也没个丫鬟婆子什么的出来招呼一声？

“宋姐姐？”静怡只好自己扬声喊道，然后就听见急匆匆的脚步声，有小丫鬟拉开了正屋的房门，一脸慌张的给静怡行礼：“奴婢给钮祜禄庶福晋请安，宋庶福晋因着生病，无法起床迎接，还请钮祜禄庶福晋恕罪。”

后面帮着静怡托着药材的听月笑道：“钮祜禄庶福晋，既然您已经到了，那奴婢就先告退了，福晋那边等着伺候呢。”

静怡忙亲手拿了那药材：“好，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快些去吧，别误了福晋的事儿。”

看听月走了，静怡才走向那房门：“没事儿，让宋姐姐别起来了，我是奉了福晋的命令来探病的，若是再让宋姐姐折腾，岂不是白费了福晋的一番心意吗？”

那小丫鬟忙让开身子，弓着腰将人迎进门。一进屋子，那呛鼻的药味就扑面而来，又夹杂着炭火的烟气，又有熏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简直是……静怡差点儿没忍住自己的脸色。

“宋姐姐。”静怡走到床边，宋氏脸色白惨惨的，勉强露出个笑容：“让福晋担忧了，我这身子，也是不争气。”

“宋姐姐这屋子里，用的什么炭火？”静怡忍不住问道：“还有，这药，怎么不在外面煎？”

“我们宋庶福晋的月例已经用完了，又因为生病身上发冷，这才不得不到厨房找了些炭火过来。”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炭火，自然是少不了烟味的。

静怡这才忽然想起来，自己没被福晋看重之前，上好的碳，也就那么一点儿，还得是留着等胤禛来她的院子了才能用。平时，也都是用的比较一般的木炭。

福晋不是个刻薄的人，这府里的人，哪怕是李氏，福晋也从来不克扣她们的月例，甚至时常有补贴，不是赏赐布料就是赏赐首饰。

按说，宋氏的日子应该是过不到这一步的。

可偏偏，自打小格格没了，宋氏这身子，好像就坏了。时不时的，就生一场病。当然，看病吃药是不用宋氏掏钱的，可养身子要用钱，煮药的炭火要用钱。

胤禛不上心，福晋也不上心，宋氏生病的时候忌口的东西也多，要让厨房换样菜，她不得表示表示吗？

几样加起来，才让宋氏的生活显得拮据了些。

静怡知道，这事儿，挑不出福晋的错。

她浑浑噩噩的告别了宋氏，回了自己的院子，若是自己对福晋来说没用了，那首先，那些光亮的布料就没自己的份儿了，其实，想吃点儿好吃的，得用银钱来收买厨房了。其次，出门什么的，福晋就该带着别人了，她一年就那么几次的放风机会，也该让给别人了。

今年三月她还打算求了福晋到庄子上住两天，带着红糖糕去跑两圈呢。

可摸摸自己的肚子，静怡还是有些不太想生孩子。再说了，这事儿真的是要看缘分的，万一她就没这个缘分呢？万一命中注定，她就非得再过几年才能生孩子呢？

愁眉苦脸的想了半天，静怡忽然反应过来了，忍不住抬手在自己额头上拍了一下，自己真是傻啊，宋氏过的太凄惨，是因为没钱啊，可自己不一样，好歹自己背后还有个钮祜禄府的。

银钱嘛，肯定够自己买炭火买药材……啊呸呸，她身体好着呢，才不需要吃药。再说了，不就是日子过的稍微艰苦了点儿吗？她又不是吃不了苦，没必要为着现在的好东西，就去承担怀孕生子的风险。

和性命比起来，什么都不算事儿。

生孩子，可真的是要命的事儿。光是她去年一年听说的，因为生孩子死掉的女人，还是有名有姓的，就已经有七八个了。这是什么概念？

她真的不愿意去冒险，活着多好啊。

想通之后，静怡就觉得通身舒畅了，这会儿也觉得肚子饿了，忙叫了葡萄：“晚膳什么时候送过来？”

“再过半个时辰吧，庶福晋饿了？要不要先吃点儿点心？”

“不用了，我先看看我的小院子。”未雨绸缪，万一自己哪天在福晋那儿真的是从了，就得自己想点儿争宠的手段了。毕竟，福晋在胤禛面前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可别到了自己想要生孩子的时候，胤禛却再也不来了，那可就是一辈子都完蛋了。

“种点儿什么好呢？”静怡摸着下巴，记得史书上说，九龙夺嫡的后期，胤禛喜欢上了种田。争宠嘛，自然是要投其所好了，养狗有点儿太危险，不如就种种地？

“套种！”静怡想了一会儿，一拍手，这个可是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懂的事儿，国家当年是特意让人到处指导宣传了。连小学课本上都有，什么套种间种的，咦，是小学课本还是中学课本来着？

“葡萄啊，你家里种有地吗？”静怡侧过头问蹲在自己身边的葡萄，葡萄点头：“种过啊，庶福晋您忘了？我爹是庄头呢，奴婢进府之前，一直是在庄子上长大的。”

“那咱们弄点儿小麦花生什么的，种咱们院子里？”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葡萄抽了抽嘴角，看那些花苗：“这些呢？还有，种庄稼可不像是种花，浇浇水就差不多了，种庄稼得施肥的，到时候咱们院子里

臭烘烘的，庶福晋您受的住？“

而且，她这院子里，阴凉地儿不少，庄稼可是要多晒太阳的。

说的静怡都没信心了，难道她就是干啥啥不成？

“蹲这儿干嘛呢？”正发愁，忽然听见上面问道，静怡想都没想的回答：“想种庄稼呢，有没有没味道的肥料。”

“也有，不过少，肥力也薄。”头顶声音回答道，静怡这会儿才听出来这声音，一惊，打算起身行礼呢，结果蹲太久了腿发麻，身子往后一栽，噗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

胤禛笑了一声，伸手拉她：“怎么想起来种庄稼了？”

“就是瞎鼓捣，种花种的有些厌烦了，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样。”静怡将手放在胤禛掌心，顺着他力道起身，有些尴尬的伸手挠了挠脸颊：“种点儿庄稼还能吃点儿新鲜的。”

胤禛挑眉：“吃点儿新鲜的？”

“是啊，比如种点儿小麦能吃烤麦穗，种点儿花生能吃煮花生，种点儿黄豆能吃煮毛豆，种点儿玉米能吃煮玉米。”静怡兴致勃勃的掰着手指数，几乎所有的庄稼，在没彻底成熟之前，都是有另外一种吃法的。

胤禛微微摇头：“费半年功夫，就吃这么两三口？还不如去外面买了。”

静怡做个鬼脸，不应这话，买的有点儿太糟蹋了，这年代粮食金贵，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活命的东西，她为了口腹之欲就想糟蹋没成熟的庄稼，真有点儿抹不开脸。

倒不是没钱买，就是觉得浪费。就像现代，也不是交不起水费电费，可能节省还是要节省。

“爷，明儿八贝勒府上的小阿哥洗三，你去吗？”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要去的，毕竟是八弟的长子，怎么，你也跟着福晋去？”

“是啊，爷帮我看看穿哪一件衣服好看。”静怡笑嘻嘻的说道，到屋子里开了箱子翻找衣服，又问胤禛：“穿旗装正式些，穿汉装就有些随意了，虽然是长子，但到底是个庶子，八福晋那边，是个什么态度？”

“八福晋能有什么态度？就算是庶子，也要叫她一声嫡额娘。”胤禛皱眉说道：“将来说不定是养在八福晋膝下的，她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不高兴也得高兴，就冲她成亲几年不仅自己生不了，还不让胤禩纳妾的事儿，这庶子，她也得养活好了。要不然，可就不是汗阿玛的斥责了。

“这个颜色会不会显得老气？”静怡转头问道，她才不去傻乎乎的去胤禛辩解什么真爱之类的东西，她又不是脑袋进水了。还是说点儿对自己安全的话题吧。

胤禛扫了一眼，摇头：“不会，显得稳重些，不过既然是跟着福

晋出门，就不用穿的太稳重。”
静怡忙点头，拎了一件儿鹅黄色的：“这个呢？”
“太鲜嫩了点儿，还行。”胤禛看了一下说道，但顿了顿，又补充：“天气还冷，这件儿有些太单薄了。”
最后选中了葱绿色，静怡觉得，说不定是因为冬天还没过去，胤禛想吃蔬菜了，这个颜色最接近蔬菜的颜色。
不过，静怡皮肤白，倒也能撑的起来。
第二天不用去请安，所以用了早膳之后才去了福晋那边。福晋正在点看要带过去的礼物，就让静怡自己先坐着。静怡也不认生，就坐着发呆。
也没等多久，将近巳时中的时候出发，他们府和胤禩府上是挨着的，晚点儿出发也不着急。
九福晋和十福晋都已经到了，他们三家关系好，来的早点儿说不定也能帮个忙什么的。
五福晋和七福晋凑在一起说话。各家都是带着个侧福晋或者庶福晋的，按理说，带着侧福晋比较有面子。不过福晋向来不喜欢李氏，所以能不带李氏就不会带她。
七福晋带的就是个侧福晋，这个是属于迫不得已的，侧福晋受宠，想出门，那七福晋就得听了七阿哥的吩咐将人给带上。
不过，七福晋也不会给这侧福晋好脸色看就是了。
“四嫂。”十四福晋抬手招呼道：“见过八嫂了？”
“还没，你们都见过了？”四福晋笑着问道，十四福晋点头：“见过了，瞧着那脸色，好像是有点儿憔悴啊，大约是照顾孩子太累了吧，听说孩子生下来就一直是养在八嫂身边的。”
连出月子都等不及？
十三福晋性子温婉，笑着说道：“听说张庶福晋是伤了身子，所以八嫂不得不亲自照看孩子。”
三福晋向来刻薄，嗤笑了一声：“这伤了身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八弟一把年纪了才得了这儿子，估计也是宝贝的不行。”
又看四福晋身后的静怡：“这是你们府上的庶福晋？看着一股子小家子气，你倒是好性子，竟是将人带出来了，也不愧是被德妃母一直夸赞的贤惠了。”
静怡这才发现，三福晋身边是没带着人的。
“我挺喜欢这丫头的，长的甜美，性子也可人，乖巧听话，带在身边也能解闷。”福晋笑着说道，静怡很有眼色，忙上前倒茶，三福晋挑眉：“你倒是会调~教人。”
说着话，八福晋就进门了，那脸色，还真是有些不怎么好，连面上的笑容都有些勉强。
说了几句话，又小丫鬟来说小阿哥又哭闹起来了，八福晋就又急

匆匆的回去了。

三福晋笑道："这孩子，养在身边也是戳心窝子啊。"都是女人，谁能真大度的将自己相公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就是身边这位四福晋，出了名儿的贤惠，也没见她将四贝勒府里的三阿哥养在身边。

"都已经生了，再戳心窝子也就那样了。"五福晋淡淡的说道，大福晋在一边端着茶杯笑："也是没法子，八弟妹能自己生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自己身子不争气，也怨不着别人。"

这话一说出口就没人往下接了，大福晋也不觉得尴尬，笑吟吟的抬抬手，身后的吴雅氏忙帮忙倒茶。

吉时到了之后，八福晋才又抱着孩子出来，有接生嬷嬷为水盆里的小阿哥洗三。盆子里会撒些红枣花生之类的，等洗三一结束，福晋就转头看静怡。

静怡略有些尴尬，但又不能不给福晋面子，忙上前几步。却没想到，这东西也还是有人抢的。身边唰的就伸过来几只手，盆子里的红枣一下子就少了一小半儿。

静怡也不敢耽搁，伸手捏了一个，福晋压低了声音吩咐道："赶紧吃，这东西带出去就没效果了。"

又不是冰淇淋，等回家就化掉了。心里一边腹诽，一边强忍着恶心吃了红枣，万一有小孩儿在洗三的时候拉到盆子里了，这东西，还有人抢吗？

或者换个不那么恶心的，尿在盆子里了呢？

想的她自己都想吐了，赶紧将脑袋里的各种不靠谱想法给扔到一边去。

"福晋，求求你，让我看看孩子，让我看一眼，就看一眼好不好？"里面正热热闹闹的说着话，外面忽然传来哭喊，静怡就觉得，屋子里所有人的眼睛都发亮了。

十四福晋性子活泼，先起身到门口去看："哟，这就是张庶福晋了？"

"福晋，奴婢以后当牛做马，给您端茶倒水，您让奴婢当个洗脚婢也行，只求您让奴婢看一眼孩子，那是奴婢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啊，求求您了，福晋，奴婢只看一眼，只一眼！"

外面吵吵嚷嚷，大福晋脸色严肃，猛地起身大跨步到门口，指着那跪在外面地上的女人斥道："胡闹！丫鬟婆子呢？都是死人啊，任由她这样闹腾？先将人带下去！"

这会儿院子里的丫鬟婆子们才像是反应过来，连忙过来，又拖又拽又拉的，张氏却是挣扎的厉害。虽然张氏刚生过孩子，身上也没多少劲儿，但张氏生的可是八贝勒唯一的儿子，长子！那些丫鬟婆子们也不敢太粗鲁了，两边居然还扛上了，不相上下。

大福晋皱眉："都没吃饭啊？再不将人带走，回头将你们都发卖

了！“
　　九福晋低声笑道：“看她能耐的，这可不是她大千岁府上！太子妃不出门了，这猴子也要称大王了。”
　　声音不低，大福晋也能听见，回头使劲瞪了一眼九福晋。九福晋嗤笑了一声，并不在意，十福晋拽了她一把：“快些将这事儿给解决了，八嫂心情正不好呢。”
　　九福晋撇撇嘴，抬手点了个小太监：“去请了你们贝勒爷回来，就问问这庶福晋都打到嫡福晋门前了，谁家有这样的规矩！他八贝勒是不是要宠妾灭妻？”
　　张氏哭喊的声音瞬间降低了一些，九福晋居高临下的看她：“要我说，你最好是学聪明点儿，你真以为八贝勒缺这一个孩子？你能生，别人也能生，八贝勒要的只是一个肚子，可不是一个女人。”
　　张氏脸色瞬间惨白，静怡看着都觉得有些可怜了，这人，也确实是不聪明。
　　倒是奇怪了，闹成这样，八福晋就一点儿声音没听见？都这会儿了也不见出来。
　　正想着，就见八贝勒大踏步过来，厉声吩咐道：“将人带下去！”话音刚落，就又见小丫鬟急匆匆的赶过来，声音着急的喊道：“贝勒爷，福晋晕过去了！”

☆、第 46 章

　　这闹闹腾腾的, 洗三宴也就草草收场了。大福晋原本想留下来的, 用大福晋的话说就是这贝勒府里小的小病的病的, 没个人打理，着实不像话。但八贝勒没同意, 当然, 也不是就那么直接拒绝了。而是说直郡王府上还等着她回去主持中馈呢，他这里就不耽误大福晋的时间了。
　　八阿哥为人处世，那真是八面玲珑, 虽然大福晋没能成功留下来，但也让八贝勒劝说的眉开眼笑, 半点儿不高兴也没有的起身离去了。
　　静怡跟着四福晋出了院子，就见胤禛背着手在门口等着。
　　五阿哥从旁边经过, 笑着打趣：“四哥和四嫂真是恩爱, 这么几步路，也要先送了四嫂回家。”
　　“又不费功夫。”胤禛面无表情的说道，侧头看四福晋：“我扶你上车？”静怡当然是没这个待遇的，她只能扶着丫鬟的手上去。
　　五阿哥也没等五福晋，冲胤禛拱拳算是行礼了, 然后自己直接骑马走人了。五福晋出来也不在意, 还拉着七福晋叮嘱过两天一定要去拜访。
　　再随后, 九福晋和十福晋也是单独离开的。十四阿哥拽着十三阿

哥说要去酒楼，于是，十三福晋和十四福晋也是单独离开的。这么一看的话，四福晋好像还真是挺特殊的。

不过, 四福晋那脸色，也并不像是多么受宠若惊。

进了自家贝勒府的大门，胤禛和福晋也没顾忌后面的静怡，就着八阿哥府上的事情就讨论了两句。

“八弟也是太心急了些，既然八福晋不愿意，何必勉强呢？”福晋叹气说道：“闹到这一步，孩子日后肯定是不能养在八福晋膝下了，自然也就担不起嫡子的名头了。”

“本来就不是嫡子。”胤禛转着手掌的扳指说道：“即便是八福晋不愿意，若是没有八弟养大了张氏的心思，张氏自己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嫡妻安抚不住，娇妾镇压不下啊，八弟这内宅，也就这样了。”胤禛嗤笑了一声，眼看着老爷子这两年对太子是越来越不满意，八弟就想蹦跶着出头了。可没个子嗣，始终不像话，这才着急了些，只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眼看到了石榴院门口，这两口子还这样旁骜若人的说话，静怡有些尴尬，自己是悄悄的溜走呢，还是打个招呼再走人呢？

想了一会儿，还是出声打断了前面两位的谈话：“爷，福晋，奴婢就先告退了？”

福晋笑着点头，又说道：“估计你今儿也没吃饱，等会儿我让厨房给你送些汤水过去，你多少喝一些。”

“是，多谢福晋。”静怡忙笑着行礼，乖乖的告退走人。

回道自己那院子，还得研究种地的事儿。葡萄听她要种子，有些无语：“庶福晋，这才正月，您就是想种庄稼，也得等开春了啊，这会儿种什么都不行，蔬菜也不行。”

静怡其实是有点儿搞不清楚种地的具体时间的，她只知道个大致，比如说，小麦分春冬两种的，玉米要等小麦收了才能种，花生好像是秋天收来着，但什么时候种呢？

“那你先去给我买一套书来吧。”静怡想了半天，到屋子里找银子：“外面铺子里应该卖有种地的书吧，叫什么来着？《齐民要术》！对，就这个。”

葡萄嘴角抽了抽，应了下来。

胤禛和胤禩的府上就隔着一堵墙，所以胤禩府上的事情，还是很好打听的。过了两三天，静怡就知道洗三礼上的事儿的后续了，那小阿哥既没有养在八福晋身边，也没有养在张氏身边。

而是养在了庶福晋身边。别看只是个庶福晋，生了孩子的张氏还只是个侍妾呢。

庶福晋虽然也是妾，但是能上玉牒，像是静怡这种的，属于官方认证。说句不好听的，哪怕将来哪天胤禛没了，静怡能因为这个官方身份，安然无恙的继续留在贝勒府，由继承者给养老。

而张氏这样的侍妾，若是生了孩子，孩子上玉牒的时候会给生母留个姓氏。可若是孩子没活到上玉牒的时候，那这侍妾就还是隐形人。若是胤禩哪天没了，继承者若是心好，还能养活她几天，若是不愿意养，也是没人会说什么的。

当然，静怡吃惊的不是孩子为什么养在庶福晋身边了，而是镇静，她怎么就从没听说过胤禩有庶福晋呢？

武氏看她一脸傻呆呆，忍不住继续唠叨道："原先大家都说，这庶福晋进了八贝勒府，那就是没活路了，没想到，峰回路转啊，几十年了居然天上掉馅饼了！"

"这庶福晋，什么时候进府的？"静怡忍耐不住，小声的问道，武氏白她一眼："你傻啊，必须是八贝勒成亲之前进府的啊，这是规矩，嫡福晋进门之前，阿哥身边得有个侧福晋或者庶福晋伺候着，像是咱们府上，当年就是李侧福晋先伺候着贝勒爷的。"

说着，又拐到八贝勒府上了："八福晋那性子，比较独，她进门之后八贝勒就再不许迎新人进门了，这庶福晋自然也是她眼中钉，不过到底是第一个有名分的，八贝勒估计也是不忍心，这才活下来了。"

然后，人家就平白得了个白胖儿子。武氏一脸的羡慕，她怎么就没这好运气呢？

"那张氏呢？八贝勒是怎么处置的？"静怡可没管别人运气好不好，只管问她最关心的八卦，武氏撇撇嘴："自然是不能死了的，好歹是生了八贝勒唯一的儿子了，若是死了，岂不是说八贝勒狠心无情？"

静怡眨眨眼，这还真是……不好说。对八福晋来说，这事儿太扎心，对张氏来说，反正也不怎么舒心。

"外面都说八贝勒痴心呢，八贝勒府上，可还有个怀孕的侍妾呢。"武氏又说道，这个静怡也不知道，有些吃惊的看武氏："你怎么知道的？"

"又不是什么秘密，一个孕妇，还能藏着掖着？一个姓毛的侍妾，听说怀了五个月了，八福晋前些年把的多严实，可这该生的不还是要生吗？"武氏叹口气，也不知道是在叹八福晋还是在叹别人。

静怡也不说话了，这世上，哪儿真有那么绝对的爱情？连写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纳兰，该续弦照样续弦，该纳妾照样纳妾，该有红粉知己也照旧有红粉知己。

更何况，胤禩也绝非是只想着夫妻双双把家还的那种美好爱情，他想的更多的，应当是权势吧？权势迷人眼，就是没张氏毛氏，也照旧有刘氏李氏。

想得多了自己心里也不舒坦，心里很是唾弃了自己一下，一把年纪了，还想什么纯真的爱情呢，男人能有几个好东西？

"该用午膳了，武姐姐在我这儿用一些？"静怡抬头看看太阳，笑

着问道，武氏摇头："不了，我回去用就是了，你真打算在院子里种地了？到时候我可不来找你聊天了。"

武氏很是嫌弃："你最好也别弄那些臭烘烘的东西进来。"

静怡故意往她身边凑："哎呀，我早上刚摸了泥土呢，你看，指甲缝里还有泥……"

没说完，武氏就慌慌张张的起身往旁边躲了一下："站住站住，可不许过来，我回去用饭了，得空了再来找你聊天啊，你也赶紧的去洗手吧。"

看她那落荒而逃的样子，静怡忍不住哈哈的笑，冲着太阳伸手仔细看，哪儿有什么泥土啊，她洗的可仔细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气温总算是没那么冷了。葡萄买回来的齐民要术，静怡翻看了一遍儿，觉得现在自己是信心满满一出手就能收获一个粮仓了。于是，再次给了葡萄银子，让买种子回来。

趁着二月天气回暖，她认真的将小麦种子给筛选一遍儿。她就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书上说的是小麦套种花生或者西瓜，具体怎么套，她还真不知道，只能一点点儿的试了。

对了，黄豆和什么套来着？仰着脖子想半天，玉米？玉米是秋收的吧？嗯，黄豆好像也是秋收的。

"要不要我让人你给弄点儿草木灰什么的？"胤禛也任由她折腾 ，不过还是会过问一两句。静怡摇头："不用，我先试试，能种活就行。"

胤禛微微皱眉，却也没多说什么。反正自家又不少那么点儿种子，就随意她折腾吧。

静怡虽然不用肥料，但其他方面可都是上心的很，浇水拔草，还特意给自己买了个草帽带。当然，带的次数没几回，太密实了那帽子，顶着太阳闷的很。

到了五月，隔壁八贝勒的侍妾毛氏生了个格格。因为是八贝勒的第一个闺女，所以还是很稀罕的，八贝勒府上又摆了满月宴，这次静怡还是跟着去了。

八福晋居然还露面了，和上次那小阿哥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表情。这会儿八福晋那脸色，可是好的很，那笑意也带着几分真诚，抱着小格格几乎是不撒手。

十四福晋凑过来和四福晋说话："这毛氏，瞧着倒是个聪明人。"

要不然，八福晋也不能给她这个脸面啊。

"说不定是膈应张氏和那庶福晋呢。"十三福晋笑着说了一句，这内宅里面，总有一头高一头低的。那庶福晋养着八贝勒府唯一的子嗣，就还会和以前一样事事忍气吞声吗？

那张氏在八福晋这儿吃了亏，还会去得罪那庶福晋呢？说不定这两边，已经是联手了。

静怡倒是有些可惜，为八福晋，原先她何曾低头看过这些侍妾庶

福晋一样？现在却是不得不丢下自己的高傲，竟然要和一个侍妾联手了。或者说，竟然是要抬举一个侍妾，去给一个庶福晋脸色看了。

有时候，并非是将人踩在脚底里就算是赢了的，视对方如尘埃才是真正的赢家。可现在，八福晋已经从后一种境地，掉到了前面那一种境地上。

她将自己的地位，往下拉了。从俯视庶福晋，变成了平视了。

“太子妃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四福晋不想掺和别人家内宅的事情，就岔开了话题。十四福晋略有些同情：“不出来又如何？那毓庆宫，现在都快是李佳氏当家了。”

“不能够吧？太子宠妾灭妻？”十三福晋有些吃惊，十四福晋撇撇嘴，没敢说太子的坏话，但那神色，却是带着些不屑。十三福晋隐晦的看了一眼四福晋，四福晋就当是没看见，又岔开了话题：“大嫂今儿看着很高兴啊。”

时不时的就拽着太子妃说两句话，问了太子的大阿哥又问二阿哥，偏偏这都不是太子妃亲生的，太子妃一颗心都快泡在黄连里了。

三福晋实在是听不下去，就笑着问道：“说起来，弘昱今年也有十二岁了吧？该是大人了，这婚事，是不是也该准备起来了？大嫂心里可有什么成算？”

谁不知道直郡王胤禔对原配夫人感情深厚，当年先大福晋连生四女都没让庶福晋或者侧福晋先产子。先大福晋过世之后，直郡王就将先大福晋留下的长子弘昱当成了手心宝，吃穿用度什么的，全都是直郡王亲自安排。

大福晋进门这么些年，和弘昱相关的事儿，从来都没沾过手。

“你们府上弘曦，也有六岁了吧？是不是该念书？可请了先生了？”大福晋憋了一会儿才问道，三福晋笑着晃了晃团扇：“这孩子念书的事儿，都是爷儿们操心的事儿，我可不管这些，难不成弘韦日后念书的事儿还得你自己操心？”

弘韦是大福晋的亲生子，今年才两岁，不过三岁也该启蒙了。

大福晋说不过三福晋，脸色通红，转眼看见四福晋，就有些口不择言了：“四弟妹府上，弘时也该念书了吧？”

四福晋瞟她一眼，点头：“是啊，弘昀当年读书的时候请有先生，现下弘时跟着念书就行了，我们府上的孩子，是不用我操心的，我也不爱操心别人府上的孩子。”

十四福晋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了，大福晋更是气恼，五福晋忙出来打圆场：“看八嫂抱着那小格格，长的挺好看的，日后定是个美人呢。”

“美人有什么用？还是不要抚蒙？”七福晋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忽然就接了这么一句，众人立马都默了。

回了贝勒府，胤禛问起今儿的事情，福晋就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儿，最后提到重点：“咱们府上大格格，也十三岁了，爷可是打算好

了？”

胤禛微微皱眉，十三岁确实是该准备起来了，若是再拖两年，说不定就真的抚蒙去了。他就这么一个闺女，实在是舍不得。

“让我想想。”沉默了半天，胤禛叹气：“我回头求求汗阿玛，总不能……”真让孩子去了蒙古。

不是自己亲闺女，福晋也不多问。伺候了胤禛梳洗，夫妻俩就躺下了。

静怡一早起来就蹲在院子里看自己种的小麦，二月份种下去的，这会儿天气渐热，小麦已经长出来到小腿高了。但稀稀疏疏的，看着不像是播种出来的，倒像是野麦子，随意长出来的。

“是不是播种的季节不对？”葡萄凑过来问道，她当时就说，没听说过有什么春小麦，但自家主子非得要种，这可好了，一块地几十根苗，数都能数的过来了。至于那花生，倒是比小麦好一些，可也没好多少。

“那咱们翻翻地，这会儿开始种玉米？”静怡苦苦思索半天，来了主意：“这个肯定能行，到秋天正好能收玉米。”

葡萄已经没反对的力气了，只好点头：“行，那奴婢去给您弄点儿种子过来。”

静怡握着拳头给自己打气，术业有专攻嘛，她头一次钻研这种地的事情，失败个一两次都不是事儿，以后总能成功的，只要成功了，她可就立下大功了！

到时候说不定胤禛手一松，自己赚的就是这花出去的几十倍了。

没几天，康熙又要出巡塞外了，不过这次没有胤禛的份儿，倒是大阿哥，太子，以及十三到十八这几个阿哥都带上了。胤禛也是身担重任——这京城，可都交给他了。

胤禛再次忙的不见人影，两三天不回家是常有的事儿。大约是胤禛太忙了，福晋竟是也没催着静怡孩子的事儿了，又让静怡松了一口气，暂时能再享受一段时间了。

于是，趁着福晋心情好，静怡赶紧的提出自己想要到庄子上玩耍两天的事儿。

福晋也是有些心动，京城越来越热，庄子上还能消消暑。于是，一摆手，大家伙儿都去。连李氏和几个孩子也都带去了，只宋氏推脱身子不舒服，就没去，留下来照看府里的事情。

静怡一到庄子上就撒欢了，她这次可是特意将红糖糕给带出来了。这边让毛丫她们收拾行李，那边就带着葡萄出门骑马了。

福晋那边听着动静，问明白了，没好气的说道：“她倒是精神十足，这才坐马车颠簸半天，竟然也不累。”

赵嬷嬷笑着说道：“这说明钮祜禄庶福晋身子好，身子骨健壮，这是好事儿。”

福晋沉默了一下，笑道：“确实是好事儿。若是能早点儿怀孕，

那就更好了。”顿了顿，又说道：“有了八弟妹那事儿，我又有些犹豫了。”

赵嬷嬷唬了一跳：“福晋，您可不能犹豫，这孩子养在您身边，对您来说可是大好事儿，有个孩子在身边，一来贝勒爷也惦记您几分，二来也有个人解闷，三来，这老了，也有人伺候不是吗？”

福晋不做声，赵嬷嬷有些着急：“福晋，您身边有个小阿哥，这李氏，以后可就不能压在您头上了。要不然，日后……”

这府里就是二阿哥的了，李氏可是二阿哥的亲娘。

“再说八福晋那事儿，她犟那一会儿有什么用？最后不还得抱养个格格？”赵嬷嬷说道，福晋面色就变了变。好一会儿才说道：“是啊，还是得养个孩子在身边才行。”

赵嬷嬷面上这才露出笑意：“福晋，您可不能学了八福晋，和爷儿们犟着有什么好处？男人都这样，他心里有你的时候，你什么样都是好的，他心里没你的时候，哪怕你是天仙他也觉得你丑。”

静怡可不知道福晋和赵嬷嬷的这番私房话，红糖糕也是难得出门一趟，放开了跑，那风呼呼的吹在身上，刮在脸上，是有几分不舒服，可心里却是有一种畅快感。

就好像，自己忽然长了翅膀一样，能随心所欲的在这天地间自由飞翔。

她也不是天生性子安静，她也不是真的就喜欢一年年的窝在那小院子里不出来。可能有别的办法吗？这人啊，总得学会像现实妥协才行。

若是以后有了机会，她定要住在皇宫外面，她要走遍大好河山，再没人能束缚她。

可现在，也就是想想。她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但万一，这命运就出现了差池呢？她不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她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没孩子之前，抱紧福晋的大腿，有了孩子，还是要抱紧福晋的大腿。等日后孩子长大了，她就能放松了，再也不用抱紧谁的大腿了。嗯，说不定，她日后也是一根金大腿，轮到别人来抱她了。

“驾！”静怡再次加快速度，葡萄吓了一跳，她骑着的就是庄子上普通的马儿，有些追不上静怡，就跟在后面：“庶福晋，不能跑太远，要不然赶不上用午膳了！”

静怡哈哈的笑，什么午膳，不吃也行，大不了晚上吃两顿嘛。

“四哥这庶福晋，挺活泼的。”山顶上，胤禩对胤禛笑着说道，胤禛微微皱眉，看了一会儿骑着马儿的静怡，转头看胤禩：“八弟找我有什么事儿？”

“没事儿就不能找四哥喝喝酒吗？”胤禩笑着说道，见胤禛脸色不怎么好，忙说道：“好好好，不和四哥说笑了，我找四哥，确实是有事儿，闽浙总督梁鼐的折子，四哥看了吗？”

“那是密折。”胤禛眯着眼睛看胤禩，胤禩笑着点头：“是啊，我也

没看，不过，浙江知府李煦的折子，可不是密折，四哥可看了？”

☆、第 47 章

静怡酣畅淋漓的骑了将近一个时辰的马, 回到庄子里, 午膳时间早就过了, 不过，厨房还是给她留有午饭的。正好天热, 她也不嫌弃是冷饭。

吃了一半儿, 毛丫就过来说重大消息——胤禛也来了庄子上。

静怡还有些吃惊，这会儿来庄子上做什么？早上大家伙儿都出发的时候，胤禛还不在府里呢。要是也想来庄子上消暑, 早些跟过来不就行了吗？现在明显是半路追过来的，难不成是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福晋那边, 有什么情况？”静怡压低了声音问道，毛丫摇头：“什么情况都没有, 就是午膳准备的是两人份儿的, 然后爷就去另外一个院子了，说是要住几天。”

那就是府里没发生事情了，静怡摸摸下巴，暂时放心。至于府外的，反正她也管不着。

“你们打听打听, 看这庄子上的佃户, 谁家种地种的最好。”她可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身为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她虽然在科研方面没这本事吧，但她能找有本事的人啊。

先学两手再说，等自己有了基础, 再提出什么建议来，也才容易被人看重。要不然，根本就是天马行空胡言乱语，没人会听在心里的。

最重要的是，她若是不给自己找点儿事情做，怕是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憋成变态。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她哪个都不想选，所以得再次之前，先将这沉默给打破了。

吃了午膳好好的睡了一觉，再起床，毛丫已经给她请了三个佃户家的婆娘过来。据说，都是种地的一把好手。看着都是膀大腰圆，肤色微黑，手掌粗糙的。

大约是头一次见地位稍微高点儿的人，三个人都是十分局促。弓着腰站着，静怡看了都替她们觉着累。

“坐吧。”静怡忙招手，示意毛丫去搬了小凳子过来，个子最高的那个妇人大约是领头的，慌忙摆手：“草民身上脏，不敢坐了贵人的凳子，草民还是站着吧。”

“坐吧，没事儿，不过是几个木头凳子，又不是镶金嵌银了，你们这样站着，我还得仰着脖子和你们说话呢。”静怡笑着说道，又让葡萄去拿一些点心过来。

大约是静怡一直笑眯眯的，几个人虽还是看着有些紧张，却也都坐下来了。

静怡让找人的事儿不算小事儿，福晋那边很快就知道消息了，略有些不高兴："就数她会折腾了，来了就去骑马，这会儿又找什么佃户，一会儿都不闲着。"

赵嬷嬷忙笑道："钮祜禄庶福晋不过是找人问话什么的，总好过在咱们府里来回折腾。今儿爷过来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今儿是不是要留宿在庄子上？"

福晋皱了皱眉，这段时间，胤禛是越来越忙，外面的事情，也甚少和她商量，她还真不知道胤禛是为什么忽然过来这一趟的。想了想，起身："走，咱们去看看爷。"

赵嬷嬷忙笑眯眯的点头，亲自端了个托盘进来："老奴特意让厨房准备了些绿豆汤在，午后放在井水里镇了一会儿，这会儿正好能喝。"

福晋微微点头，带了赵嬷嬷去前院书房找胤禛。

胤禛正伏在桌子上看折子，见福晋进门，就伸手揉了揉眉心："过来有事儿？"

"给你送些绿豆汤，事情都是忙不完的，你好歹也顾着自己的身子一些，别太忙了。"福晋将绿豆汤送过去，笑着问道："怎么忽然就到庄子上来了？是有重要的事儿？"

胤禛喝了两口汤，迟疑了一下，问道："五格最近可忙？"

福晋有些疑惑："爷找他有事儿？"

"有事儿需要他跑一趟腿。"胤禛点头说道，福晋也没立马应下来，而是犹豫了一下："这大热天儿的，有什么差事要让他跑腿？可是十分紧要？"

胤禛再次点头："自然是紧要，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他年纪小……"福晋还是有些犹豫，胤禛微微皱眉，过了一会儿，放下了手里的绿豆汤："既然如此，我找别人吧。"

福晋听出胤禛的语气不对，忙笑道："我这不是怕耽误爷的事儿吗？五格才几岁，性子不稳重，他能办成什么差事？不如让大哥去？"

福晋所说的大哥，是那拉府的长子。

胤禛却是摆手："不用了，你若是无事，就先回去吧。我还有事儿要忙。"

福晋无奈，只好退下。

胤禛捏着眉心想了一会儿，将这事儿暂时给搁下了。晚上他还是回京一趟吧，庄子上到底是有些不太方便。想到上午胤祺说的那些事儿，胤禛就又忍不住皱眉了。

李煦折子上说的是朱三叛党，但王鸿绪的折子上却是说米价高涨，百姓吃不起饭，打砸了粮铺和富商家宅。胤祺是为李煦来的，他想将这事儿定位叛乱，一来平乱也是个功劳，二来也能保住李煦。

胤禛自是不答应这事儿的，所以，他得派人去那边仔细查探一

番，看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可这要去的人选，就有些不太好定了。

既然是“平乱”，自然是有危险的。就是没危险，回来也可能是半点儿功劳都没有的。

将自己能用的人手在心里筛选了一遍儿，胤禛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这人只有忠心是不够的，还得机灵，还得会办事儿才行，若是搞砸了，胤禩那边，还不定有什么在等着呢。

正想着，门口苏培盛忽然低声说道：“爷，李侧福晋过来了。”

话音刚落，李氏的声音就在门外响起来：“爷，妾身特意让厨房准备了些酸梅汤，您要不要用一些？”

“不用，回去！”胤禛语气不怎么好的说道，李氏还想说什么，苏培盛却是将人拦住了：“侧福晋若是想将酸梅汤留下来也行，就放在这儿吧，等爷得空了，自会用的。现下爷不得空，侧福晋还是先回去的好。”

李氏有些不甘心，但她也不傻，刚才胤禛的声音听着是有些不对劲儿的。只好强笑道：“那好，我先放在这儿了，等爷忙完了，记得提醒爷用两口。”

说完，又依依不舍的往门口看了两眼，确定里面胤禛没什么声音传出来，这才郁闷的跺跺脚走人。

李氏这一拨儿刚走，那边武氏又过来，打着的也是送汤的旗号，这次送的是冬瓜荷叶汤。瞧见旁边地上放着个食盒，武氏当即了然，已经是有人比她走一步了。

她是聪明人，这早来的人都没能成功进门，她估计也是进不去的。于是，将食盒交给苏培盛，自己也转身走人了。

胤禛在屋子里皱眉，都是些不省心的。庄子上就五个人，一下子来了三个。他是连福晋也算上去了。

晚上是不能留在这边了，朝堂上的事情都还忙不完呢，哪儿有空和些女人们纠缠？若非是胤禩非得要到庄子上才说话，他何必顶着这大太阳跑这一趟？

“苏培盛，收拾东西回京。”又耐着性子看了几本折子，等太阳不是那么厉害了，胤禛当即吩咐道。苏培盛自是不敢耽误，忙叫了小太监去准备马匹。

至于放在地上的那两个食盒，谁也没看见。

静怡这边聊完天儿，毛丫就打听来了新消息，胤禛已经离开了庄子。据说走的时候，心情是不怎么好的，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了。

这个静怡就不关心了，反正不是她。

她在庄子上住的逍遥着呢，早上起骑马，中午就找人聊天请教种地的事儿，下午得空了就亲自去地里看看。一天天的过去，乐不思蜀，半点儿不想回府。

可不回也得回，眼瞧着都七月了，天气也没那么热了，总不能一

直让贝勒府空着。

回府之后的日子，就没那么自由了，不过除了不能去跑马，不能找人来打听事儿，剩下的就和在庄子上差不多。偶尔去给福晋请个安，然后回自己的院子憋着去。

一直到整个七月过去，中秋节都快到了，在葡萄的提醒下，静怡忽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从六月开始，胤禛好像就没进过后院了，这都两个多月了。

福晋那边，就不着急吗？

福晋当然是不着急的，反正她现在也生不了孩子。对静怡这边，福晋忽然也有些放开手了，这都一年多了也没能怀上，指不定就是另外一个武氏了。

实在不行，等下次选秀的时候，她就另外挑一个。

康熙不在京城，中秋节就是各家自己过的。胤禛太忙，他们府里就是几个女人孩子一起过，草草吃了一顿团圆饭，分了月饼，就算是结束了。

中秋节刚过，胤禛忽然收到康熙那边的圣旨——十八阿哥过世，急招胤禛迎驾回京。

这事儿当然不是胤禛给静怡露的口风，而是福晋那边，听说十八阿哥过世，皇太后急的生病，四福晋要进宫侍疾。

胤禛紧赶慢赶，日夜奔波，总算是在九月赶到了行宫。他这边进门，十三就迎过来了："四哥，你总算是过来了。"

"十八的后事如何了？"胤禛问道，胤祥压低了声音："现在不是十八弟的事情，而是太子的事情，太子联合蒙古台吉，想要谋反，被汗阿玛当场抓住……"

胤禛瞬间愣住了："太子谋反？"

"是，带兵围了汗阿玛帐篷。"胤祥左右看看无人，这才接着说道："汗阿玛这段时间都没能睡着过，日夜不眠从蒙古赶到行宫，大哥十天前就带着兵马过来了。"

这消息太过于巨大，胤禛有些消化不了。太子好端端的，怎么会想到要去谋反呢？

"和哪个台吉联手的？"沉默了一会儿，胤禛问道，胤祥低声说了个名字。胤禛面色就变了变，去年府里的钮祜禄氏，听来了几句闲话，后来告诉了自己，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儿。

难不成，那次就是在商量这谋反的事情？

可这会儿，这些猜测却是不能说的，已经错过机会了。

"太子呢？"胤禛问道，胤祥面色就有些不太好了："被关押起来了，大哥亲自带人关押的，除了一日三餐有人送，就再没人能见太子了。"

"汗阿玛的意思是？"胤禛再次问道，胤祥抿抿唇："汗阿玛要废太子，都等不及回京了。"

这事儿可就大了，太子从出生就是太子，这都三十多年了，忽然要被废了，一时之间，胤禛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但是，又有一种终于等到这个结果的感觉。

从索额图被饿死狱中，太子已经是有些疯狂了。这些年，太子办的差事，十件里面，有十件汗阿玛能挑出来毛病。贪污赈灾粮，贪污修河堤的银两，在朝堂上提拔自己的人手，这一桩桩一件件儿的，怕是汗阿玛早已经忍不住了。

“我先去见汗阿玛，你先回去等着。”眼看到正殿，胤禛吩咐道，胤祥忙应了，又伸手拽住胤禛：“汗阿玛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可别顶撞了汗阿玛。”

胤禛点了点头，大踏步往正殿赶去。到了门口，先是停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这才冲门边的小太监吩咐道：“胤禛求见汗阿玛。”

小太监忙进去，没多久梁九功就亲自迎出来了，梁九功大约也是有一段时间没休息了，脸色奇差，眼眶下面一片青黑。见了胤禛勉强扯出个笑容，但没多久就又收回去了：“四贝勒来了？快些请进，皇上等您多时了。”

胤禛微微点头，跟着进门。

康熙坐在正中金椅上，正翻看折子，听见脚步声，就眯着眼往门口看。

胤禛眼眶瞬间就红了，才两三个月不见，汗阿玛竟是瘦了一大圈了，身上的衣服都变成空荡荡的了。

“儿臣给汗阿玛请安。”胤禛利索的跪下行礼，康熙抬手：“快些起来，你连夜赶路，也是辛苦了，你十八弟……”

说着就有些哽咽了，十八阿哥聪明伶俐，康熙以往甚是喜欢，经常呆在身边，这一下子没了，康熙心里也是难过，话都有些说不下去了。

胤禛抿了抿唇：“汗阿玛节哀，十八弟是回了天上，日后有机会，他定还会回来，重做汗阿玛的儿子的。再者，十八弟向来听话懂事儿，他也是不希望汗阿玛为他伤了身子的。”

康熙连连点头：“对，你十八弟向来听话懂事儿，朕就不明白了，对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能挨着太子什么事儿！太子居然都能狠心害他！“

胤禛更是吃惊了，十八弟的死，还和太子有关系？

“朕要废太子！”康熙说道，胤禛面色变了变，从别人口中听说和康熙亲自说，当然是不一样的。

“汗阿玛三思。”胤禛忙说道，康熙摆手，一脸疲惫：“朕从来不知，胤礽就是个畜生啊，他连十八这个小孩子都容不下，日后若真是有一天，朕不行了，怕是你们这些兄弟，他一个都不会留。”

“汗阿玛，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胤禛想了一会儿问道，康熙大怒：“能有什么误会？十八的药是他亲手送过去的！朕原以为他是知

道错了，想要补偿，却没想到他是如此歹毒心肠！”

康熙是咬牙切齿，胤禛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事情，自然是不知道要如何接话。

康熙也不是找胤禛来聊天的，说了几句，就摆手示意道：“朕已经决定了，要废太子，明儿大朝会，朕当众宣布，你先回去休息吧。“

胤禛犹豫了一下，还是劝解了两句：“汗阿玛，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您先冷静冷静，回头调查清楚了再说？咱们等回京了再处理这事儿？”

康熙却是不愿意听，只摆手示意胤禛退下。

胤禛无奈，只好先退出去。只是转头，他就往胤祥那边去了。胤祥也准备了饭菜正等着，不过现下，饭菜也不可能多丰盛，就两三个素菜，一碗米饭而已。

胤禛又饿又累，也不挑剔，更不会和胤祥客气，当即就端碗吃起饭来。

胤祥则是坐在一边将这次的事情，从头到尾给胤禛讲述了一遍儿。

八月初，十八阿哥胤祄忽患疾病，众兄弟每天都去探望，唯独太子，一次都不去。康熙知道之后，大怒，骂太子不顾兄弟之情。原话是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

太子当时并未说什么，晚上却是亲自给十八端药。

然而，十八用过药之后，忽然口鼻冒血，人就这样没了。

太医诊断出来那药里有毒，太子当时喊冤，说自己并不知情，那药是装在食盒里，他一路上都未曾打开过盒子，他身边跟着的人都能作证。

康熙盛怒之下，却不愿意相信，只让人将胤礽先看起来。当然，事情并没有查清楚，这看起来，也就是派了三四个侍卫，并没有太严密。

可第三天晚上，康熙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发现帐篷上有长刀的影子，他反应快，当即一个滚身，落到了床下。梁九功惊醒，喊了抓刺客。

刺客不是一个人，而是二十多个。全都是蒙古人。供出来的幕后指使人，是胤礽和一个蒙古台吉。

整个事情说完，胤禛都是有些发蒙。

“太子就因为一顿骂，所以就要了十八的命？”这简直是，太可不思议了。胤祥脸色沉沉的点头，他也不太相信这事儿，可事实就是这样的，太子当时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

胤禛伸手搓搓脸，他是真累，这一路上，除非是累极了，否则他都是在马儿上趴着睡一会儿的。到这儿之前，他已经有三天没睡觉了。

“四哥先休息一会儿？”胤祥看着不忍心，就提议道，胤禛叹口气：“太子那里，可允许探望？”

胤祥摇头：“不允许官员探望。”顿了顿，又说道：“我倒是去过一次，大哥并未阻拦。”

“那我去看看。”胤禛起身，胤祥本打算跟着起的，胤禛却摆摆手：“你不用去了，等着我回来就是了。”

胤礽是被关押在距离正殿没多远的偏殿里面，年久失修，那院子看起来相当的破，胤禔亲自守在门外。见胤禛过来，就挑了挑眉：“你是来探望胤礽这个不孝子的？”

胤禛顿了一下，点头：“能进吗？”

胤禔笑了一声，侧开身子：“自然是能的，不过，你要快点儿出来，毕竟，汗阿玛可不曾说过允许人来探望。“

“我不会给大哥添麻烦的。”胤禛点头，冲胤禔拱拳，然后进门。

房门是锁着的，钥匙是拿在胤禔手里。进了门，等看清了胤礽的身影，胤禛心里，又有些沉重了。胤礽这会儿，竟是带着枷锁的。

“大哥……”他转头，胤禔却是摆摆手：“不能松开，他可是要弑父的，什么时候没看好若是让他跑出来，汗阿玛可就危险了，你我谁能担得起这责任？”

里面胤礽嗤笑了一声：“大哥何必将自己说的如此无能？你亲自在外面守着，我若是能逃出去，大哥这脸面，可就半点儿不剩了。”

胤禔冲胤礽晃了晃手里的刀，提醒胤禛：“快点儿。”然后关门。

胤禛走过去做到胤礽对面，微微皱眉：“二哥，你……”

顿了顿，却是不知道应该问什么了，问他是不是真的毒杀了十八弟？问他是不是真的带人去刺杀汗阿玛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问他知不知道后果？

“你见过汗阿玛了吧？”胤禛不出声，胤礽却先开口了，面上还带着几分笑容：“他说了什么？骂我孽子？骂我畜生？骂我猪狗不如？以后是打算怎么做？杀了我为十八报仇，还是囚禁我一辈子？”

胤禛嘴唇动了动，终是说道：“汗阿玛说，明天废太子。”

胤礽愣了一下，仰头哈哈大笑：“废太子？我这个太子，总算是当到头了？日后再也不用当太子了？那可真是太好了，四弟，你怎么不笑？这难道不是好事儿吗？”

胤禛不知道要说什么，胤礽兀自笑了一会儿，看胤禛：“四弟，多谢你来看我这一眼，时候不早了，回吧。”

“二哥，若不是你做的……”胤禛忙开口，胤礽摇头：“是不是我做的，已经不要紧了，回吧。”

说完闭上眼睛，再不看胤禛一眼。外面胤禔用刀柄敲门：“老四，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就赶紧走！”

作者有话要说：　　大部分的亲都是想加更，那好吧，从五月开始，三更开始～～～～么么哒，顺便参加五一加更活动，五一到五五这几

天，万更哟~~~~

☆、第 48 章

胤禛回的是胤祥的院子, 他这边刚过来, 行宫还没给他收拾住的地方。然而没等他躺下来, 胤祯就找过来了。

“你赶紧起来吧，啥都不知道呢就敢到处躺着, 也不怕你这心爱的弟弟将你给害了。”胤祯进门就有些阴阳怪气, 胤祥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十四弟，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你心里明白，四哥是什么都不知道, 可你也别想瞒着他。”十四抬着下巴说道，伸手扯胤禛：“平时你倒是恨不得拿十三当亲弟弟, 这真出事儿了，还得是我才能想着你, 赶紧走吧, 再不走明儿你就是叛党同伙了。”

“十四，别闹。”胤禛微微皱眉，胤祯挑眉带着几分嘲讽：“怎么，为了十三，连我都不相信？”

“不是不信你, 我赶路很累。”胤禛略有些疲惫的说道, 他在京城自然也是能收到消息的, 但那会儿只收到十八阿哥病逝的消息，随后赶路途中，收到的消息就没那么多了。

现下，他需要个机会, 自己单独相处，然后才能问到更多的内情。

他已经观察过了，十三这边，最是冷清。最重要的是，他也相信十三。

“十三这边已经收拾妥当了，我先睡会儿，有什么事情，等明天再说？”胤禛好脾气的说道，十四皱眉：“还需要收拾什么？咱们亲兄弟，你就是从粪坑里打个滚儿，我难道还能不许你睡我的床上？”

胤禛脸颊抽了抽：“不是你许不许的事情。行了……”看见胤祯的神色，顿了顿，又换了话锋：“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十三弟，你去让人弄点儿热水过来。”十三也没说热水早已经准备好了，而是干脆起身往外面走去：“好，四哥你且等一等，我一会儿直接让人送过来。”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吧。”胤禛看十四，十四挑着嘴角笑：“你就不担心，这是十三的地盘？”

“又有何妨？”胤禛不在意的问道：“除非这屋子里还躲着有人，但十四你武功高强，难不成连这个都发现不了？”

“四哥你这算是在夸我？”胤祯笑着问道，胤禛不接这话茬：“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

“你和十三，最好是不要太接近了，太子谋反的当天，原本是十三守着汗阿玛的帐篷的。”胤祯索性直接说道：“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太子一伙儿的。”

“有侍卫有将领，为什么会是十三守在外面？”胤禛奇怪，十四摊

手："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为什么那天晚上十三就忽然要代替值班的将领去守着帐篷呢？还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太子的刺客，你说，十三是不是和太子勾结在一起了？"

难怪，十三住的地方如此冷清。他到行宫的时候就发现，这边伺候的人手，只有两个小太监。

"汗阿玛虽说没有追究十三的责任，但从那之后，就再不见十三了。四哥，你的好弟弟都自身难保了，你还敢和他凑的这么近吗？"十四笑着说道，伸手拿着桌子上的茶杯转了两圈："十三是不是还没求你救命呢？看在咱们亲兄弟的份儿上，我提醒你一句，最好是另外找个住处，你若是想去弟弟那儿，弟弟自然也是欢迎的。你若是不愿意去，弟弟也不勉强，不过你要是出事儿了，千万别连累我就是了。"

"兄弟一场，你的好处我没得过，你要是栽了，也别拖累我。"十四起身："该说的我都说了，怎么办就看你的了。"

等了一会儿，见胤禛沉默，十四神色略有些受伤："所以你这是选择了十三？你！"十四手指都要戳到胤禛脸上了："从小到大！你就只将十三当成了亲弟弟是不是？从小带着他练字，带着他学算学，我这个亲弟弟反而不如十三和你亲近！我都不计前嫌了，你还不领情？"

胤禛皱了皱眉："十四，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当然不是小孩子了，可十三也不是小孩子了。"十四气的眼睛红，踹翻了一个凳子："好好好，你既然选择相信你的好十三弟，你就跟着十三一起吧，等明儿汗阿玛厌弃了你，我看你要怎么办！"

说完怒气冲冲的走人，胤禛无奈的揉揉眉心，他不是不相信十四，只是，他也相信十三。再者，刚进行宫的时候，他就是直接来的十三这里，这会儿忽然再搬出去，那别人怎么看十三？

十四这性子，做事就是顾头不顾尾的，永远这么莽莽撞撞！

"四哥？要不要先休息？"门外传来十三的声音，胤禛脑袋就像是要爆炸了，但他这会儿反而是睡不着了，叫了十三进来："你将那天的事情，再详细和我说说。"

之前十三可没说是他守夜的事情。

只听胤禛这语气，胤祥就知道十四定是说了这事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沉默了一会儿，胤祥伸手搓脸："太子谋反的前几天，我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儿，太子身边带着个女人，和蒙古台吉家里的几个格格长的很近，我一开始当是女孩子好玩儿，后来才起了疑心。于是，当天，我让人跟踪了那女人，晚上我就求了汗阿玛，说要给汗阿玛守夜。"

"太子发现你让人跟踪了？"虽然是疑问的语气，但胤禛的表情却是有几分坚定的："所以，提起发动了谋反的事情？"要不然，也不会就找二十来个刺客吧？

真要谋反，不得找个军队？太子这两年就算是不受汗阿玛待见，但人脉也不是没有的。他手下可是有三支旗人的，再加上蒙古那边驻军，不管怎么说也是能凑个十万人马的吧？

二十多个人，这是谋反还是过家家？

“你让人跟踪这事儿，也并没有和汗阿玛打过招呼？”胤禛再次问道，胤祥还是沉默的点头，没证据的事情，他打什么招呼？这事儿只能怨他太不小心了，自视甚高，然后踩翻了船落水了。

太子只要随意说两句对胤祥不利的话，康熙心里就会埋下怀疑的种子。但在十八出生之前，十三一直是康熙最疼爱的皇子，所以，康熙也才没将十三也看押起来，只是对他没了好脸色，连人也不见了。

胤禛揉揉眉心，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那你是如何打算的？”过了好一会儿，胤禛问道，十三叹气：“我也没什么打算，只求汗阿玛别误会我就是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这边自有苏培盛伺候。”胤禛说道，十三忙起身：“是，四哥，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早点儿休息。”

顿了顿，又说道：“这两天总有侍卫在外面巡逻，一刻钟一次，四哥若是有事儿，也能吩咐了他们去做。”

胤禛点头表示明白，目送胤祥出门，这才叫了苏培盛进来。

等胤禛洗完澡，外面的窗户被人敲了一下，苏培盛到外面转一圈拿了个竹筒回来。里面塞着几张纸，密密麻麻写着字。胤禛目无表情的看完，直接放在烛火上烧掉，灰烬泡在茶杯里。

苏培盛忙上前，端着那茶杯一饮而尽，还笑道：“多谢爷赏赐，奴才真是渴坏了，这一天都没喝水了。”

“你也累几天了，一会儿休息一下。”胤禛走到床边吩咐了一声，苏培盛忙应了，等伺候胤禛躺下了，他却是不敢合眼，又猫腰到门外叫了跟着胤禛过来的侍卫吩咐道：“爷睡下了，你们可得守好了，轮流值夜，不许人靠近。”

看侍卫点头应了，他才到里面找了个椅子坐着，一边打盹，一边又要警醒看胤禛有没什么需要的。

爷这次出门就带他一个内侍，他可得将爷伺候好了才行。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升起来呢，胤祥那边就来人叫了，说是要开大朝会，文武百官已经到行宫了，让胤禛赶紧更衣洗漱的。早膳就是两块儿面饼，为防止失态，连水都是不能喝的，干咽下去，刮的嗓子疼。

胤禛面无表情的吃完，又端着茶杯漱了口，这才带着苏培盛出门。大殿门前已经站了不少人，有消息灵通的，面色沉稳，有消息不灵通的，就有些慌张了。

自然，有人喜也有人忧，更有人心思满满。

胤禛不言语，默默站在前面，十五几个跟鹌鹑一样，原本正惊惶无措，见了胤禛，忙过来凑在身边，喊了一声四哥又不知道要说什

么。胤禛摆摆手，并不言语。

很快，静鞭九声传来，众人忙迅速站好，各就各位，全都静默不语。

“传胤礽。”良久，上面才传来康熙的声音，胤禛站的近，能听出这声音带了几分无力。但他也没敢抬头看，废太子这事儿，他阻止不了，也找不到借口去阻止。

胤礽被带到正中间跪着，胤禔就在后面站着。

“朕承□□，太宗，世祖弘业四十余载……”康熙慢慢的说道，语气悠长，下面没半个人敢出声，整个行宫，就只能听见康熙的声音。

“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难于启齿，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以至蒙古俱不心服。”

“十八阿哥患病，聚皆以朕年高……欲为索额图复仇……”

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胤禛忙抬头喊了一声汗阿玛，几个亲王也赶紧出言安慰。康熙摆摆手，又接着说道：“□□，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矣。朕决定，今日起，废胤礽太子位！着直郡王胤禔将胤礽及其党羽押解回京，再行处置！”

说完就有些撑不住了，胤禔在下面正想开口，胤禛已经过去扶住康熙了：“汗阿玛，您觉得如何了？身子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让御医来看看？”

康熙摆摆手，只哭道：“朕实在痛心！朕待保成如珠如宝，他却是目无君父，放肆妄为，朕这些年的教导，竟都是白白浪费了！朕心甚痛！”

“汗阿玛，您先回去休息休息，咱们先回京好不好？”胤禛忙招手叫梁九功：“先扶了汗阿玛去休息。剩下的事儿，等汗阿玛缓过来再说。”

胤禔也很是担心康熙的身体，用刀背在胤礽背上狠狠砸了一下：“你个畜生，若不是你，汗阿玛怎么会身子不舒服？都是你气的，你个猪狗不如的！连汗阿玛你都下得去手！”

胤礽闷哼了一声，却是半个字也不说。

康熙身子撑不住，到底是被胤禛和梁九功合力送到后殿去休息了。然而到了下午，康熙就下令拔营回京，竟是连一天时间都不耽误，众人只能听令，又急匆匆的收拾行李，赶回京城。

废太子的命令，已经传到了京城，康熙一行人尚未回来，京城已经是戒严了。胤祼亲自带了人去城门口迎接，康熙连面也没露，直接就让马车进了城门。

进宫之后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在上驷院设毡帷，命将胤礽关押进去，又命胤禔和胤禛看守。

至于十三，皇上也不知道是没想起来这个人，还是没想好应该怎么处置，反正是暂时没吩咐。

福晋原本听说康熙进京，想着胤禛晚上就该回来的，特意让厨房准备了晚膳。却是没想到，别说是人没回来了，连个口信都没人送，宫门口那边还戒严了，不许人打探消息。

但废太子的事儿是隐瞒不住的，早些时候行宫那边就有消息传过来了。福晋特意吩咐，府里的人这段时间决不许出门，更是不许随意打听消息。

大家伙儿都像是鹌鹑一样窝在府里，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谁也不敢开口问外面的事情。

九月十八，康熙亲撰告祭文，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

胤禛终于出宫回府，当天晚上，胤祥就找过来了，很是惶恐："四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两天汗阿玛连上朝都不许我去了，我府外，也多了一队侍卫。"

"侍卫？"胤禛皱眉，胤祥点头："是，说是汗阿玛吩咐的，汗阿玛是要将我圈禁在府里吗？"

"若是汗阿玛要圈禁你，你今天是怎么出门的？"胤禛问道，胤祥愣了一下，总算是没那么害怕了："那那些人，是做什么的？是监视我的？"

胤禛微微点头："大约就是监视你的，汗阿玛虽然没彻底怀疑你，但估计也是不信你了。"

胤祥抿抿唇，有些沮丧，胤禛抬手拍拍他肩膀："你先别急，汗阿玛早晚会看见你的孝心的，只是你日后做事要多加小心才是，再不可出现上次的疏漏。"

胤祥点头应了，但到底是有些受打击，又有些担惊受怕，连太子都被圈禁咸安宫了，若是哪天汗阿玛要定他的罪，会将他圈禁在哪儿？

"庶福晋，咱们院子里种着的玉米是不是能摘了？瞧着叶子都已经发黄了。"葡萄一边给静怡换茶水，一边问道，静怡正埋头做针线活儿呢，马上就是胤禛生辰了，人也已经回京了，她要是没个表示就不太好了。

"啊，下面的大豆长的怎么样了？"静怡仰着脸略有些茫然的问道，她都已经好几天没仔细看过那院子里的庄稼了。这会儿听葡萄说起来，只迷茫了一会儿就来了精神："走，咱们看看去，要是能摘，就都给摘了。"

到了那块地前，静怡伸手就拉了一个玉米，拨开外皮，伸手掐了一个玉米籽，这可不是听佃户讲解的，而是她自己的经验，当年买嫩玉米都要掐一下，能掐出来水儿的，就是嫩的，掐不动的，就是煮不熟的。

当粮食还是要掐不动的，水煮玉米就要嫩嫩的。

"确实是可以了啊，来，咱们今天就给掰了。"静怡兴冲冲的说

道，葡萄忙拽住人："这叶子都特别刺人，万一戳脸上就不好了，等奴婢先给你找个帽子。"

"不用……"静怡刚说了两个字，就被葡萄给瞪了："那就不进去了，等奴婢一会儿自己去掰，庶福晋您就在一边看着就行，保证一个都不会少了。"

"那行，拿帽子吧。"静怡退让，等葡萄拿来了帽子，就赶紧的钻进去了，玉米秆子有点儿矮，大约是肥力不够，静怡硬是撑着没用那些有味道的粪肥。

不光是玉米秆子有些矮，玉米穗也有些小。

下面还有黄豆，十分不好走。静怡掰了两个就不干了，裙子被划开丝了，一点儿都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铲子？"带着葡萄退出去，静怡伸手比划了一下："先给铲掉了再说。"

"那得明天了吧，奴婢先去问问。"葡萄有些迟疑，买铁器都是要衙门同意了才行的，府里万一没有，那还真是个麻烦。而且，就这么点儿田，加起来半分地都没有，特意去买个铲子，好像有点儿不值当。

要不然，等晚上庶福晋睡着了，自己找几个丫鬟婆子，给拔掉了算了？

静怡可不知道葡萄的这打算，她将刚才掰下来的两个玉米全剥开。为了等这丰收的一刻，嫩玉米的时候她可是忍着口水没给煮了的，就想看看不上肥料能打多少粮食。

"穗子虽然有些小，玉米粒也不算是很多，但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吧？"静怡自己嘟囔了两句，又蹲下来看中间的黄豆，豆荚没晒太阳，还略微带这些青色。

她伸手抓了两个，剥开看看，也不是很饱满。

"寻常这么大一块儿地，能收多少粮食？"静怡问道，葡萄哪儿知道啊，她虽然是庄子上长大的，但七八岁就进府伺候静怡了，这都是十来年了，谁还记得种田的那点儿东西？

"奴婢找人问问？"葡萄犹豫了一下："这几天不许出门……"

"那就过几天再问，咱们又不着急，这粮食也跑不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就是有些发愁，不出门就买不到种子，收完玉米是不是就该种小麦了？

还有翻地，一院子丫鬟可干不了这事儿，和福晋说一声找几个太监或者侍卫？

可这段时间，福晋过于小心，别说出门了，府里连个客人也没招待过。哎，不对，胤禛这不是回来了吗？要不然，直接找胤禛问问？

他总得到后院转两圈吧？

静怡想的挺美，然而胤禛接连十来天都没进后院，静怡着急的不行，就怕耽误了翻地播种的时间。就在她犹豫是不是该去找福晋打听

一下情况的时候，转机就来了。
胤禛在晚膳之后竟然过来了，静怡顾不上说别的，忙先拽着他去看自己的玉米地：“爷，看我种的玉米！咱们府里有没有铁锹？”葡萄没借到这种东西，府里也没有。
胤禛还有些诧异：“真长出来了？收成如何？”
“这个，奴婢也不知道，还没收呢，再过几天就该错过播种的季节了，爷，您能不能帮奴婢找几个人，先将这地给翻翻？奴婢等着种麦子和花生呢。”静怡只管说自己想说的：“玉米和大豆已经种过了，要是收成还行，那可就省事儿了，一块儿地种两样粮食呢。”
不用静怡详细说胤禛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就相当于是一亩地变成两亩地。但是，前提是收成不错，至少要比只种一样的收成好。
“你隔着别动，我明天就让人来收。”胤禛面色严肃的说道，静怡忙点头，顿了顿，又补充：“奴婢这院子里的土质不好，连中等田都比不上，肥力也跟不上。”
胤禛忍不住笑了一下，伸手摸摸她脑袋：“爷知道，怎么瞧着是长高了些？”
他想岔开话题，静怡也跟着他换：“真的吗？爷真是好眼力，奴婢长高了这么些。”静怡捏着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不定日后还能长呢，到时候就不是咱们府里最矮的一个了。”
“现在是最矮的一个？”胤禛还真没注意过，上下扫了一下，轻咳了一声：“确实是不高，以后多吃些，说不定还真能长一些。”

☆、第 49 章

第二天胤禛就派了人手过来帮静怡收庄稼, 就那么一块儿地, 一刻钟就能一点儿不落的走一遍儿, 活计实在是不算多，上午将玉米和大豆都收了, 下午就顺便连着地也翻了一遍儿。
静怡立马就开始播种小麦和花生了, 这些她都是请教过庄子上的佃户的，再加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挖个浅浅的沟, 然后撒种子，再然后盖土, 浇水，连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所以, 只领着三个小丫头, 静怡她们自己就将这活儿给干完了。
剥玉米籽和晒黄豆这事儿，则是院子里的婆子们干的。同样是一天时间，利利索索。连带着院子里的垃圾都给清理完毕，干干净净一点儿都不像是刚收完庄稼的。
“快称称，有多少？”静怡等不及晒干, 让葡萄去厨房借了秤回来, 她自己不会认这种秤, 就眼巴巴的看着葡萄拎着两个小布包往上面挂。
“唔，玉米是十五斤，大豆是十斤。还没晒干，晒干的话, 应该是得再缩一点儿吧。”葡萄放下秤杆，看静怡：“咱们之前打听的，一亩

地好好伺候的话，大概是能产四百斤玉米和三百斤黄豆的。”

他们才得了十来斤，可他们这地也小啊，连半分都没有呢。

“也是不少了，你们不都没有好好上肥吗？”背后忽然传来声音，静怡算的太认真，差点儿没吓一跳，一转头，看见是胤禛，赶紧伸手拍拍胸口：“爷，怎么没让人说一声啊，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知道吗？”

“没想到你正出神。”胤禛笑了一下说道，伸手提过那袋子，抓了一把里面的玉米出来，有些瘪，胤禛放了一粒到嘴里，就这么生嚼了一下，确定里面有东西，这才吐出来。

静怡忙端了杯子给他漱口，胤禛又问道：“可曾仔细打理了那田地？”

“并没有上心，想起来了就去拔两颗草，不过，这地大约是肥力太薄了，草也是很少长的。”静怡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胤禛点头：“但看的话，收获确实是不多，但两样加在一起，说不定你这个套种的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

静怡眨眨眼，脸上露出几分喜意：“爷的意思是，能用？”

“得多试试才行。”胤禛挑眉，说实话，他心里也是有些吃惊的。种地的人谁不知道，一亩地的肥力就那么多，要种一样就得多多上肥了，两样混种在一起，太过于密集，肥力跟不上，再加上阳光定是有遮挡，这收成肯定是要降低的，说不定这矮一点儿的作物，都活不了。

他原先也只当静怡是找点儿乐子玩耍呢，反正这么一点儿地，洒下来的种子一个小荷包就能装满了，也就两三把。

却没想到，竟还能收获一些。这还是没好好打理，要是能好好打理一番，是不是就能收获两样作物了？

“你是不是打算种小麦和花生来着？”胤禛又问道，静怡前些时间让葡萄弄的种子，胤禛不可能不知道的。

“是啊，也没打算用肥料。”静怡笑着说道，胤禛点头：“这事儿，先不要传出去，若是有人问起来……”

“我自己弄着玩儿的，就跟种花一样，养活了就行，哪儿知道别的什么东西啊。”静怡笑嘻嘻的打断胤禛的话，抱着他胳膊撒娇：“爷若是也想种着玩儿，可就不能来问我了，我这点儿水平，可比不上经年的老农。”

胤禛忍不住挑眉，细细看了静怡的神色，伸手在她脸颊上捏了一下：“你倒是会偷懒。”

“我才不是偷懒呢，这种地的事儿，确实是术业有专攻嘛。”静怡笑哈哈的说道，胤禛沉吟了一下：“你这也算是立功了，想要什么赏赐？”

“现在还没什么想要的，爷能不能先欠着？等奴婢有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再来兑现？”静怡歪头想了半天才说道，胤禛点头应了：“也

好，等你想起来再说。”
“爷，我亲自种出来的玉米和黄豆，要不要让厨房给做了吃的，我请爷吃饭？”静怡又兴冲冲的扒拉桌子上的袋子，胤禛想了想，点头应了：“也好，我一会儿让人送到厨房，你想吃什么？”
这玉米已经熟透了，肯定是不能煮着吃了，那就吃玉米饼吧。至于黄豆，索性磨成豆腐，这么点儿也足够炒一盘子菜了。
今天是肯定不行，于是先送到厨房吩咐一声。
“爷，时候不早了，奴婢伺候你梳洗？”忙完了，静怡就凑过来献殷勤：“奴婢帮您擦背？”
静怡本来是开玩笑的，她进府这么些年了，别人那儿她是不知道的，但在她这儿，胤禛向来都是自己梳洗的，洗澡也从不让丫鬟婆子伺候。
但她没想到的是，胤禛摸着下巴犹豫了一会儿，竟然点头了。
静怡有些无语，但也只能跟着进去。将澡布拿在手里，静怡差点儿没忍住笑出来，堂堂四贝勒，一个大男人，竟然用的是细棉布做的澡布！
在钮祜禄府上，她阿玛和她兄弟，用的可都是粗布的，摸在手上都刺的慌。
不过，胤禛好歹是皇亲国戚嘛，哈哈哈哈，还是很想笑啊，皇亲国戚怎么了，那也是男人啊。
“笑什么？”胤禛背后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静怡忙收住脸上的笑容：“只是在想，奴婢明天就能吃上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了，日后若是包个山头，也能养活自己了。”
胤禛噗嗤一声笑出来：“就你种出来的这两把粮食？够吃一天的还是两天的？想要多种点儿，就得晒太阳，还要翻地，还要捉虫子，还要拔草，蹲地上一蹲就是一整天，你受的住？”
静怡忙摇头，想到胤禛看不见，撇撇嘴说道：“受不住。”
不过，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真到了迫不得已必须种地才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她也是能豁的出去的。能享受的时候自然是要多享受的，享受不了了，那多劳动一下也没什么。
想着她心情就又好了些，这辈子天生命好，没托生成丫鬟或者农户。不是她看不起丫鬟或者农户，而是这种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些。
就像是隔壁，前段时间说是又死了个丫鬟。
“你倒是老实。”胤禛轻笑了一声，静怡嘟囔道：“在你面前说假话也会被拆穿啊，还不如说实话呢。”
“嗯，这倒是。”胤禛点头，又抬手拍了拍肩膀：“先洗头发。”
静怡忙应了一声，伸手抓了胤禛的头发。这会儿已经是康熙朝中后期了，所以对头发的管治就松了些，所谓的金钱鼠尾，也变成了后半脑袋都是头发了，虽然也不好看，但比一根老鼠尾巴强多了。

若不是德妃长的好看，胤禛这张脸也生的不错，这发型就实在是不堪入目。胤禛的头发是有些天然卷的，静怡费了好大劲儿才将辫子给拆开。

手指当梳子，慢慢的梳通，顺便帮着胤禛揉按头皮。

胤禛舒服的靠在浴桶上，差点儿没睡着了。

等静怡开始帮他擦头发，他才睁眼拿了澡豆在身上擦。静怡有些尴尬，找了理由想躲出去："我先去帮爷拿干的布巾过来？"

胤禛转头看她："这会儿不好意思了？"

静怡捂着心口往后躲了躲，要么是全秃，要么全是头发，这一半儿的，看着实在是有损颜值。

"爷，这会儿天气冷了，不擦干的话，容易生病。"静怡支支吾吾的，不敢抬头看，胤禛也不勉强她，笑着应了："那你去吧，记得带衣服，刚才你没带过来。"

静怡脸色红红，忙出去将东西都收拾过来。

晚上自然是被翻红浪，静怡现在身子已经长开了些，再承受起来就没那么艰难了。她自己也想的开，会自我调节，慢慢摸索，也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也享受到了。

一场欢～爱下来，身心都舒畅了。她也没心事，转头就呼呼睡着了。倒是留下胤禛睡不着，一会儿想想套种种地的事情，一会儿又想想太子被废的事情。

折腾到后半夜，好不容易眯一会儿，苏培盛又来提醒，到了要上朝的时间了。胤禛只好起床，一边穿衣服一边看还睡的十分香甜的某人，过了一会儿，颇有些嫉妒的伸手捏了一把那粉嫩嫩的脸颊，真是小猪一样。

不过，看她这样无忧无虑的，好像自己也跟着轻松了一些。

静怡一觉睡到大天亮，给福晋请安的时候差点儿没迟到。福晋端着茶杯，很是端庄："额娘说，咱们府里的子嗣，实在是太少了些，所以，另外赐了人进门，一会儿人就到，正好你们也别来回跑了，就在这儿见见吧。"

武氏看了静怡一眼，先问出口："福晋，这新来的，是个什么脾性？"

"就是个普通宫女，你们倒也不用太顾及了。"能来给福晋请安的，都是庶福晋以上的，一个侍妾确实是不值当问。可若是德妃赏赐下来的，那就要另说了。

"那她住哪儿？"李氏问的最关键。

福晋扫了一圈，又垂下眼帘，李氏那边不能去，她是最轻松的了。剩下的四个……

"福晋，不如让她住在奴婢那边？"宋氏忽然开口，见众人的视线都看过来，宋氏常年苍白的脸颊微微带了些不好意思的红："奴婢那儿冷清了些，不过，不知道这位妹妹，会不会觉得奴婢晦气？"

说着她自己脸色又苍白了起来，整个人都显得有几分萧索。

武氏也是机灵，忙笑道："不如让住在奴婢那边吧，正好奴婢那院子也大。耿妹妹那院子有些小，钮祜禄妹妹那里，还种着庄稼呢，也就奴婢那儿比较合适了。"

就是看德妃的面子，胤禛也肯定是要给新人几分面子的。只要进了院子，那自己能见胤禛的次数也能多一些。见了面，还怕搭不上话吗？

静怡才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反正她是绝不想让人和自己住一个院子的。

就算福晋有这个打算，希望胤禛看在她弄的那个套种的份儿上，给自己一个赏赐。

"福晋，宫里的嬷嬷送了人过来了。"听月在门口说了一声，福晋放下茶杯："让她们进来吧。"

德妃身边的嬷嬷看起来就十分严肃，进门行了礼就直奔主题："这丫头叫叫玉兰，伺候人最是细心，贝勒爷这段时间瞧着瘦了些，娘娘心疼，特意叫玉兰进来伺候。福晋最是宽和的一个人，这人就交给福晋了，若是有什么不听话的地方 ，福晋只管发落就是了，不用顾及娘娘那边。"

"让额娘担心了。"福晋笑着说道，特意让人给那嬷嬷准备了荷包："嬷嬷回去和额娘说一声，没照顾好贝勒爷，都是我的错，我日后定会更精心些，只管让额娘放心就是了。"

嬷嬷笑着点头："四福晋向来周全，娘娘也是担忧贝勒爷，既然人已经送来了，那奴婢就告辞了，福晋得空了就往宫里去一趟，陪娘娘说说话。"

福晋忙应了，吩咐人将嬷嬷送到门外。

武氏等人则是在打量这叫玉兰的丫鬟，看起来是水灵灵的，最大的特点，屁~股大，一看就知道德妃是煞费苦心了。

这都有好些年了，贝勒府都没添过小孩儿了。福晋也是无奈，她又不是那种不许别的女人生的妒妇，一直没孩子难道她的名声就好听了吗？

"你暂且住在武庶福晋的院子里。"福晋端着茶杯抿了一口茶，刚说完，就见苏培盛在外面通传了一声，随后胤禛进门。

静怡一边行礼一边盯着玉兰瞧，就见那丫鬟面上带笑，眼神水润润的，正行礼呢，还要侧着头偷偷的去看胤禛。她这一跪，正好是屋子正中间。

胤禛进门就看见人了："这是什么人？"穿的可不是她们府里丫鬟的衣服，是宫里出来的。

"额娘担心没人伺候你，说你又瘦了些，特意将自己身边的大宫女送过来了。"福晋笑着说道，胤禛皱了皱眉，好一会儿问道："既然是伺候人的，都会些什么？"

“奴婢会做点心，也会针线活儿。”玉兰忙说道，声音娇滴滴的。

“既然如此，先送到针线房吧。”胤禛摆手，不光是玉兰惊呆了，福晋都有些傻：“啊？”

李氏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了，福晋回神，皱了皱眉：“爷，额娘……”

“额娘既然说是伺候人的，就找点儿事情让她做就是了，或者，送到厨房？针线房和厨房，你自己挑一个？”胤禛问道，玉兰求助的看福晋。

福晋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爷，还是让人住在武妹妹那里吧……”

胤禛不耐烦：“那就送到厨房！外院厨房，现在就送去，苏培盛！”

苏培盛忙应了一声，眼色示意了一下，有两个婆子忙上来拽了玉兰。玉兰虽然不知道胤禛的打算，可也知道，这一去，再回来可就难了，忙喊道：“贝勒爷，奴婢是奉了德妃娘娘的命令来伺候您的，德妃娘娘说了，奴婢好生养……”

胤禛面无表情，苏培盛忙一摆手，那两个婆子就拽着玉兰出去了。

福晋脸色有些不怎么好看，觉得胤禛这一出是太不给她面子了，明明她都已经说了，要安排玉兰住在武氏那边了，他却是连解释一句都没有，就直接让人将玉兰给带走了，还是当着李氏她们的面儿！

气的脸色都有些发白，福晋定定的看着胤禛，等着一个解释。

胤禛却是起身，又大步出门走人了，就像是没来过一样。福晋更气，直接砸了手里的茶杯，屋子里的众人都不敢出声，一个个低着头当自己不存在。

良久，福晋才叹口气：“都回去吧，明儿也不用来请安了。”

李氏率先起身，行了礼就走人了。宋氏倒是出言安慰了福晋两句：“爷脾气有些急，福晋可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倒是便宜了别人，回头好好和爷说清楚就没事儿了。”

静怡也想安慰两句的，但福晋不想听，直接让她们都走人了。

“这玉兰，难不成还有别的身份？”出了福晋的院子，武氏才压低了声音问道：“看爷的样子，倒像是十分厌恶她的，在宫里的时候她得罪过贝勒爷？”

静怡一脸茫然：“我不知道啊，我进宫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个玉兰，也就在德妃娘娘身边见过一次，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贝勒爷又从不会无缘无故的提起别的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哪儿清楚？”

也是奇怪，就算是看德妃的面子，也应该将人留下来的吧？这样一闹，可就半分面子也没给德妃留下来了。

上次跟着福晋进宫的时候，也没看出来德妃对胤禛有什么不待见的地方啊，那胤禛闹的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

静怡想了一会儿，有些想不明白，索性就不去想了。反正宫里的事情，她也是打听不出来的，再说了，也不敢去打听啊，万一这里面有什么隐情或者忌讳呢？

她回去就又开始倒腾自己的那一点儿地了，天气越来越冷，地里连根草也不长，静怡蹲半天蹲的双腿发麻也没能找到需要自己做的事儿，只好又起身回屋了。

她原以为今儿胤禛在福晋那里是生气了，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来后院了。没想到，到用晚膳的时候竟然又过来了。

静怡还有些吃惊，胤禛却是神色平静："昨天不是说好了，今儿的晚膳，用你种出来的玉米和黄豆做吗？怎么，反悔了，不愿意给我吃了？"

"不是不是，爷若是想吃，全部给你也行啊。"静怡忙笑着说道："就是担心爷今天是不是生气了，刚才正在想要不要安慰爷两句呢。"

"哦，那你打算怎么安慰我？"胤禛微微挑眉，静怡有些不好意思："给您唱一段儿？我记得之前，你好像还挺喜欢我唱的戏的，很久没唱过了。"

"那唱两句吧。"顿了顿，胤禛点头，静怡笑哈哈的应了下来，选了一段儿比较欢快明朗的，一边唱还要一边比划，偏偏她穿的旗装，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很是搞笑。

胤禛听了一会儿，脸上也露出几分笑意来，还很是捧场的给鼓鼓掌："唱的不错，就是气息有些不足。"

静怡笑嘻嘻的给自己倒茶："我又没有专门的学过，就听了几次，自己琢磨了几句，肯定是唱的不如人家的好的，不过，奴婢嗓子好。"

胤禛笑着点头："你这人，倒是不害羞。"

"害羞什么啊，奴婢说的又不是假话。爷肚子饿不饿？让他们将晚膳送来吧？"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胤禛只要没对自己撒气，自己就不用太小心翼翼了。

晚膳是玉米饼和玉米粥，还有凉拌豆腐素炒豆腐以及八宝豆腐和芙蓉豆腐，配了一道荤菜一道素菜。

静怡眼巴巴的看胤禛，等他用了第一口，这才迫不及待的拿了玉米饼，先小小的尝一口，然后眼睛就亮了："真好吃，不愧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果然是很有种地的天赋。"

胤禛忍不住笑出来，非要说的话，这玉米还是少了一点儿味道。不过，静怡觉得好吃，那就算好吃吧。

"你怎么知道玉米要和黄豆一起种？为什么不是别的？玉米还能和什么一起种？小麦除了花生呢？"用完晚膳，胤禛引了静怡在软榻上坐下，这才问道。

静怡眨眨眼，她怎么知道？她小学还是初中学的呗。还有什么能

套种？她还真不知道，能记得这两个例子就不错了。还有什么西瓜甜瓜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瞎蒙的。”静怡一脸迷茫：“不如试试玉米和番薯？或者土豆？哦，说不定水稻田里面能养鱼呢，或者养泥鳅？”

胤禛挑眉：“都是瞎蒙的？”

“也不算完全瞎蒙吧，我就觉得吧，一块儿地，就像是……嗯，一桌子席面，庄稼就像是吃席的人，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辣的，那一个人肯定吃不完一桌子，大家拼凑拼凑，就能省下来一桌席面了。”静怡尽量挑着最简单形象的解释来说，至于什么植物根系会产生什么废料又刚好是别的植物需要的这一类的话题，她就不要提了，提了说不定也听不懂，听懂了说不定还要追究她为什么会知道。所以，她还是直接不知道好了。

“那为什么水稻田里要养鱼？不怕鱼虾将禾苗吃了吗？”胤禛又问道，静怡摇头：“肯定不会吧，鱼虾又不吃禾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垃圾……”

“咳，我不是这个意思。”静怡尴尬，说太快了，顺口就秃噜出来了。偷偷瞄胤禛的脸色，见他不是很生气，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赶紧的再次提醒自己，说话要三思，要从脑袋里面过三遍才能开口。

“哎呀，爷，您就别问我了，我就是瞎折腾，嫌弃种花太没意思，还种的蔫蔫儿的不开花，这才换了庄稼，就是想着有收成了我自己心里也开心，至于什么能种什么不能种，您问我还不如问庄子上的佃户呢，至少他们知道什么季节种什么，能同一个季节种的，才能套在一起。”静怡看胤禛还想发问，忙摆手：“要不然，一样样试过去？同一个季节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很多吧？”

胤禛伸手揉她脑袋：“怕什么，你说错了我也不会责罚你，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自会找人去实验的。”

“嗯，我暂时就只能想起来这么些。”静怡仰着脸努力的想，然后可惜的摊手：“就这些已经够我折腾了。”

“好吧，那你以后还想起来什么，就尽早告诉我。”顿了顿，胤禛又说道：“我给你个庄子？”

静怡顿时睁大眼睛，好一会儿，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的问道：“你该不会是要将这个庄子当成奖励赏赐给我的吧？”

胤禛一脸严肃：“若是呢？”

静怡一张脸立马皱起来了，自己不太想要庄子啊，庄子的收成虽然挺稳定的，可就是太稳定了，一年顶多能赚给几百两银子，还不够那操心的。实在不行换成铺子……她没人手，铺子也白搭。

“不是奖励，送你的礼物。”胤禛揉了一下静怡的头发，终于起身：“时候不早了，让人打了热水过来吧。”

静怡忙跟上前去伺候胤禛梳洗，她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在福晋和胤禛跟前，那就是伺候人的。

“四哥，张英过世了。”一大早，胤禛才刚到皇宫，胤祥就凑过来压低了声音和他说道张英是文华殿大学士，上个月刚上了折子乞归，然而没想到九月初会有废太子这事儿，于是这折子就耽误了下来。

“汗阿玛那里，定是要给张家一些荣誉的。”胤禛转了转手上的扳指，张家要守孝，就能从这次的事情里面全身而退了。这样一想，张老爷子去的倒挺是时候。

“张大人是个好官。”胤祥叹口气说道，顿了顿，又压低了声音：“我想见见太子。”

“你不要命了？”胤禛皱眉，这段时间，康熙对胤祥的态度实在是……根本就是视而不见，可见上次的事情，在康熙心里是多大的疙瘩，若是胤祥再去见胤礽，怕是事情就更说不清楚了。

“记住，他现在不是太子了，你别惦记那么多了，该做什么做什么去，都已经祭告过天地，这事儿就是板上钉钉了，再也翻不过来了，你不要去胡闹知道吗？”胤禛警告道，胤祥张口想说什么，却是听身后忽然传来八阿哥的声音：“四哥和十三弟来的挺早的。”

“能早不能晚。”胤禛扫一眼过去，面无表情的说道，胤禩忙笑着点头：“四哥这话说的有道理，对了，朱三太子叛乱的事儿，汗阿玛打算让谁去？四哥你可知道？”

浙江那边的事情，去年大旱，本来就颗粒物无收，今年粮价又涨的厉害。于是那边就有百姓打砸了粮铺和富商人家，一边说这事叛乱，一边说这是浑水摸鱼，八月份胤禛就收到了折子，但这事儿一直是没定下来怎么处置。

“汗阿玛自有决定，轮不到咱们开口。”胤祥笑着说道，冲胤禩抱拳：“倒是要恭喜八哥，内务府日后可就是八哥的地盘了。”

胤禩笑道：“内务府是为咱们爱新觉罗家掌管东西的，哪儿就是我的地盘了，十三弟可是说错了。”

“是是是，我说错了，不过，这可真是好差事，八哥日后发达了，可别忘记提携弟弟。”十三笑着说道，胤禩看了一眼胤禛：“我还以为四哥已经给十三弟找好了差事呢。”

胤禛绷着脸摇头：“我自己都还没差事。”

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客气，胤禩脸色僵了僵，但随即就又是一脸笑意：“汗阿玛看重四哥，定是有更重要的差事给四哥，对了，怎么没见十四弟呢？”

话音刚落，外面就响起静鞭声，胤禛索性一转头往外面走去，胤禩也并非是必须要一个答案的，笑了一下，也跟着过去。

张英很是得康熙看重，他自己本身也是年纪越来越大，对生老病死，本就有些在意。听闻张英过世的消息，康熙也是十分悲痛，当即点了胤禛去代为祭拜。

下朝之后，胤禛就直接去了张家。张家门前已经挂上了白色灯笼，张英的幼子张廷瑑亲自在大门口送往接来，见了胤禛，忙上前来

行礼，胤禛赶紧托着他手臂："小张大人节哀顺变。"

张廷瑑眼眶微红，忙引了胤禛进去。进门则是张英长子张廷瓒在招呼，张廷玉和张廷璐则是在灵前守着，见胤禛进门，张廷玉忙上前烧了一把香递给胤禛。

"张大人一生为朝廷，为人清廉，慎密恪勤，是为百官典范，他这一去，汗阿玛心里甚为遗憾悲痛，若非是身子不允许，就要亲自来送张大人一程了。"

胤禛很是敬重张英，当年他在乾清宫读书，张英还曾当过一段时间的侍讲。上了香，还拉住张廷瓒开解了几句："汗阿玛时刻惦记张大人，你们且安心守孝，待日后，汗阿玛自会想起你们的。"

这算是一种变相的承诺，张家子一旦守孝，现在的官职肯定是保不住的。守完孝若是上面康熙想不起来，他们也不一定能再回来。可有胤禛这句话在，他们就是走也能走的安心。

胤禛还带了康熙的圣旨，赐谥号文端。

安抚了张家人，胤禛才回府。这才刚坐稳，十四就找上门来了。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吃亏了，神情很是不满，进门就吭哧吭哧的骂了两句脏话。

胤禛听着不舒服，皱了皱眉："有事儿就说，没事儿就回去。"

"你到底是谁的亲哥？"十四更是不高兴了："十三稍微受点儿委屈你就恨不能找到汗阿玛跟前为他伸冤，你弟弟我都要掀不开锅了，还不许来你这儿抱怨两声？"

"若是掀不开锅了，回头我让你四嫂给你送些米粮。"胤禛面无表情的说道，十四忙摆手："可别了，就跟上次你要债一样，大张旗鼓的，我可就没脸见人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胤禛略有些不耐烦，十四若是懂事儿也好，到底是亲兄弟，他还能不顾着亲弟弟？可偏偏十四这性子，是没理也要搅和三分理的，次数多了，他也是有些不想管的。

"听说缅甸那边要开战了，我想去。"十四理直气壮："你想个办法，和汗阿玛说一声，让我去。"

"额娘那里同意了？"胤禛不急不缓的问道，十四立马露出几分心虚，胤禛了然，摇头："不行，若是额娘那边没说通，我是永远不会帮你的。或者，你别找我帮忙。"

十四大怒："你真不帮？"

"不帮。"胤禛摇头，十四急的在屋子里转了两圈，又回到胤禛跟前："额娘那里你不用管，反正你现在出宫建府了，一个月也就进宫请安那么一两次，额娘若是说你了，你就当没听见不就得了？"

胤禛还是摇头，十四想了想，又压低了声音："好歹我是你亲弟弟，现在太子被废了，论年纪呢，你肯定是比不过大哥的，论在文人心里的地位呢，你是比不过三哥的，你心里，难道就没半点儿想法？"

“闭嘴！”胤禛气怒，“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不是都是水？这样的话你也敢说？”
十四梗着脖子反驳：“为什么不能说？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我不就是将它放在了明面上吗？允许你们自己心里面想，不允许我嘴上说说？”
“若是传到汗阿玛耳朵里，我可保不住你。”胤禛斥道，十四冷笑一声：“我也不奢望你能保住我，现在连个差事都给我办不下来，我还能求你什么？”
说完直接转身走人，气的胤禛脸色发青，追了两步没追上，索性不管了。
可回到书房，又有些放心不下，万一他真自己折腾起来了可怎么办？
胤禛本想等过几天，自己和十四的火气都降下来些了，再找十四商量这事情呢，没想到，竟是等来了圣旨，不是给他的，是给十四的，封了十四为左将军，令他跟着出征。
十四还很是得意，收了圣旨就来胤禛跟前显摆：“四哥你不帮我，有的是人帮我，你且放心就是了，我既然高攀不上你，日后也就不再求你了！”
说完就抬着下巴走人了，胤禛气个半死，却是拿十四没办法。
进了宫还得看德妃脸色，德妃长的好看，哭起来也是梨花带雨：“你弟弟从小何曾离开过我身边？这一去，就是那样危险的地方，若是他有个万一，你可让我怎么活？”
“额娘，我……”胤禛皱眉，没说完就被德妃给打断了：“这事儿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胤禛摇头，圣旨都下来了，哪儿有回旋的余地？除非是抗旨。可就算十四是康熙的亲生儿子，在朝事上面，康熙可不会将他只当成儿子的。
“能不能让人替十四去？你去行不行？”德妃又问道，胤禛心里一闷，钝钝的疼冒出来，但他很快就将这感觉给压下去了，这么些年了，他早应该习惯了。
“不行，汗阿玛知道我上战场不行。”胤禛摇头，看德妃还想说什么，提前就打断她的话：“额娘，圣旨已经下来了。”
德妃面色一白，也知道是没办法改变了，又嘤嘤的哭了两声。她不高兴了，就想找点儿事情折腾折腾，哭着哭着就想到自己之前那丫鬟了，用帕子压了眼角，面色严肃了几分：“我且问你，我前两天不是给你送了个人过去吗？你将人安排好了？”
胤禛点头：“安排好了，她说她针线活儿不错，就安排在针线房了。”
“你什么意思？”德妃更恼怒了：“你府里才几个孩子？一个巴掌都填不满，玉兰那丫头是我特意给你挑的，屁~股大好生养！”

“儿臣不要……。”丫鬟生的子嗣，然而这后半句，对上德妃的视线，胤禛又给咽回去了，顿了顿才接着说道：“有两个就挺好了，儿臣现下还年轻。”

“都快三十了还年轻？”德妃皱眉：“那丫鬟你有哪儿不喜欢？”

“额娘。”胤禛喊了一声，有些疲惫的伸手捏了捏眉心，顿了一下才说道：“若是额娘要操心，不如等后年的选秀？”

德妃面色变了变：“你是嫌弃她宫女出身？”

德妃也是宫女出身，生了胤禛却没资格抚养，只能送给当时的佟贵妃。这事儿，不光是德妃一个人心里的结。

“不是……”胤禛忙说道，德妃却是脸色灰白，不愿再听胤禛的解释，摆手说道：“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胤禛张张嘴，到底是没能再说点儿什么，只沉默的起身，行了礼，慢慢转身出门。

☆、第 50 章

“爷。”苏培盛在门口见着胤禛, 忙迎了上来, 但立马就发觉, 胤禛的脸色有些不太对。苏培盛犹豫了一下，上前笑道：“钮祜禄庶福晋说今儿想挑几条小鱼养, 爷要不要去看看？”

这几天, 爷好像还挺喜欢那位钮祜禄庶福晋的。

胤禛没出声，苏培盛也不敢再说了，只安静的扶着胤禛上马, 然后一溜儿小跑跟在后面回府。

他原以为胤禛不会去钮祜禄庶福晋那儿了，没想到了, 下了马，看了两眼马棚里的小红马, 胤禛掉头就往钮祜禄庶福晋的院子走去。苏培盛一时之间, 还真有惊讶，真是挺喜欢这钮祜禄氏不成？

“这是弄的什么？”胤禛进门就见静怡为着一个水缸转圈，走过去一看，脸上神色再也绷不住，说的养鱼, 不应该是养两条小金鱼什么的吗？这没看错的话, 是鲤鱼吧？

“养鱼啊, 养好了我自己吃。”静怡笑眯眯的抬头，拉了胤禛一下：“我不太会挑选，你看看哪个看起来更健康些，好养活些, 这一条怎么样？特别活泼，一直在游水呢。”

胤禛也不知道怎么挑，就看旁边的小太监，小太监忙躬身上前：“贝勒爷，庶福晋，这鱼苗吧，一看大小，二看吃相……”

小太监也是有些无语，你问他挑选金鱼锦鲤什么的，他必定能说个头头是道，可这鲤鱼，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就跟庶福晋说的一样，活泼了就差不多了。

“那先养四条。”静怡拍板决定，又问平时要怎么喂养，换水要注意什么。胤禛就背着手在一边听，听完了给出建议：“光养鱼也不好看，不如让人弄点儿莲花过来？”

静怡赶紧摇头："不用了，娇滴滴的花朵之类的，我都是养不活的，别最后荷花没看见，沤出来一水缸的烂荷叶，就这样光养鱼好了，我肯定能养活的。"

胤禛挑眉，并没有打击静怡。

"爷，眼瞅着要冬天了，我给你做几件衣服？"让葡萄跟着那小太监去收拾养鱼的水缸，静怡亦步亦趋的跟着胤禛进门，笑的十分谄媚："前两年做的应该不暖和了吧？爷这两年好像又长高了些。"

胤禛哭笑不得："你以为爷是你，还能再长长个子？"他都三十了，再长就是老妖怪了。

顿了顿，又问道："说吧，你自己想做个什么？"

静怡有些不不好意思，用意被看穿了，不过，胤禛都开口了，她也不矫情，忙笑嘻嘻的说道："我想做一件儿短斗篷，再做一双棉靴子。"

冬天的棉鞋虽然也停暖和的，但有点儿太土了。当然，也不是不能做的好看点儿，可好看的，保暖度就稍微差一些了。换句话说，两者兼得的不是很多。

所以静怡想给自己弄双棉靴穿，能连脚脖子也护住的，才更是保暖。

胤禛微微皱眉："男人穿的那种靴子？"

静怡顿时就无语了，忘记除了马靴，剩下的靴子都是男人穿的鞋子了。

"不好看，别穿了。"胤禛摆手，瞧着静怡脸上略有些失望，又补充道："若是你实在喜欢，就做几双棉鞋好了，里面用些火鼠的皮毛，这个冬天用最是暖和了，给爷也做一双，有空吗？"

那肯定是有空啊，静怡赶紧点头，又压低了声音和胤禛商量："那多余的是不是就都是我的了？"

胤禛忍不住看她："府里平时少了你吃穿了？"

"不是不是，奴婢的月例，一向是按时发的，福晋还时常有赏赐，不过，好东西不嫌多嘛，奴婢凑凑碎布料，说不定还能做个毯子什么的。"

用整个皮毛来做，就有些太浪费了。她是打算做地毯来着，就没有那么多的毛料了。

胤禛点头："好，回头我让人给你送来，你自己选一些，除了做衣服做鞋子的，剩下的就都是你的了。"

乐的静怡合不拢嘴，忙十分殷勤的给胤禛倒茶拿点心，又说自己去针线房拿针线的事情："针线这些府里是不限多少，随时想用就能去取的，也随时都有，我以前，都是要多少有多少的，可上次去，竟是奇了怪了，说是银线没了，我本打算给爷绣个荷包的，就只好是换了个图案。"

一边说，一边去将自己做的荷包拿出来给胤禛看："这个图案是

不是有些……”

“过于显眼了。”胤禛替她说道，静怡忙点头：“是啊，如果换成银线就好了，可惜没有了，爷不喜欢吗？若是不喜欢，那就放在这儿，回头我自己用，我再给爷另外做一个。”

“那倒是不用，这个挺好的。”胤禛笑着说道，过了一会儿又问道：“宫里来的那个丫鬟，可还老实？”

这静怡哪儿知道啊，她又不是管着针线房的。再者，因为德妃的缘故，福晋对这个玉兰好像挺客气的，就算福晋私底下补贴这丫鬟，静怡也肯定不知道的啊。

“这个，奴婢去过两次针线房，没见到这个玉兰。”静怡实话实说，胤禛就微微皱了皱眉。

好歹是德妃送来的，胤禛就算和德妃不睦，那在他自己没登基之前，肯定也得顾忌着孝道啊名声之类的东西，怎么也不可能明面上就撕破脸。

就算是不愿意宠幸，那随便找个院子安置下来也行，反正德妃也不可能趴在胤禛床边看他临幸了谁是不是？可偏偏胤禛宁愿不给福晋脸面，也要将这事儿放在明面上处置，也算是将德妃的脸面给摔下来了，到底是什么用意？

反正，绝不可能就是为了和德妃对着干吧？

那就是说，这个玉兰身份有问题？或者，胤禛想借着这事儿来对付谁？

“爷晚膳想用些什么？”静怡不敢问这里面的事情，索性就岔开了话题，胤禛沉思了一下：“你自己打算用些什么？”

“爷若是不来，奴婢就随意用一些，厨房今儿新杀了一只鸭子，奴婢就要点儿鸭血粉丝汤什么的，可爷过来了，就不能只要这一样了，不如再个八宝鸭？”

静怡这算是蹭胤禛的饭吃，她自己的月例里面的鸭子，已经吃完了。所以今儿才只能要一份儿鸭血粉丝汤，鸭肉就吃不上了。可现在，金大腿来了，自然是赶紧打蛇随棍上了。

“或者烤鸭？再或者，炖一炖也行，蒸蒸吃也挺好，还有叉烧鸭酥炸鸭，爷您喜欢什么样的？”静怡兴致勃勃的问道，胤禛伸手捏她脸颊：“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那当然，我还知道油炸，五味鸭，老鸭汤，香辣鸭，红烧鸭子清炖鸭。”静怡掰着手指数，胤禛打断她的话：“那就要个清蒸的吧，再贴上几个白面饼子，配上鸭血粉丝汤，你觉得如何？”

毕竟是靠胤禛才能吃上这一只鸭子，能吃就行，对于吃法，静怡是没什么可挑剔的，忙就点头应了下来。

胤禛素来讲究养生，晚饭哪怕再好吃，也通常只是七分饱，静怡则是不管不顾，反正她现在正长身子呢，不吃饱半夜肯定会被饿醒的，现在多吃点儿，将来才能长高个子嘛。

旗装这种直统统的衣服，当然是个子越高，穿起来越好看的。再说了，胤禛自己都有一米八多，她只要不突破一米八，那就可以随便长。

嗯，至于保持身材什么的，等十八岁再说吧。

吃饱喝足，胤禛本打算下盘棋的，但静怡这会儿脑袋空空，实在是不想下棋，就找了笔墨出来，请胤禛给自己写几个字，用来绣荷包或者屏风之类的东西，她已经攒了好些个了。

不过，好东西不嫌多。胤禛的字，那是出了名的好，康熙每年赐给大臣们的福字，有一多半儿是胤禛亲自写的，剩下的就是太子或者十三阿哥来写。

至于八阿哥，那是从来没份儿的。

就好像胤禛的字好特别出名一样，胤禩的字难看的也是特别出名的。

再说，这东西也能升值啊，留个千儿八百年的，那就是古董了！

胤禛写完就看静怡一个人傻乎乎的笑着，还带着点儿肥的脸颊看起来特别诱~人，胤禛当即抬手捏了一把，静怡瞬间回神，连忙抬手给胤禛捏胳膊："爷是不是累了？我帮你捏捏，我最近力气变大了些，翻地都能翻这么深的。"

静怡抬手比划了一下，又摊开手掌让胤禛看："看，磨红了，我打算将将院子门口的那点儿地也翻出来，种一溜儿的爬山虎，或者迎春花，爷觉得如何？"

说是院子门口，实际上就是墙根底下，别处已经没空地让她折腾了。

胤禛面色变了变："你把墙根下面的青砖挖掉了？"

静怡忙摇头："没有，那个不好挖，我就没动。"

"若是好挖你就给挖掉？"胤禛挑眉，静怡干笑着掩饰自己的心虚："不会不会，我又不是傻的，连青砖都给挖掉，我顶多就是弄几个花盆摆上去，反正都是种嘛，不管种哪儿都行。"

胤禛斜睨她一眼，不再说这事儿，看时候不早，就让人传了热水，洗漱之后安寝。

第二天下朝回来，苏培盛就压低了声音汇报自己的消息："爷，张起麟那边得了些消息，玉兰去了针线房之后，和咱们府里原先的丫鬟红秀住一个屋子，红秀是专门给福晋做衣服的。"

胤禛微微皱眉："福晋那边的人？可靠吗？"

"可靠，是福晋嫁进来的时候带着的人，她娘是赵嬷嬷。"苏培盛一边说，一边给胤禛倒茶。剩下的就不太好说了，毕竟牵扯到福晋。

这事儿肯定是和福晋没关系的，但若是扯出福晋身边的人，可就有些不太好办了。

苏培盛可不光是贴身伺候胤禛的大太监，基本上，胤禛身边的事儿，他都知道个七七八八。就像是这个玉兰，明面上就只是德妃娘娘

给四贝勒的一个通房，为子嗣着想。

但实际上，这玉兰可不干净。刚废了太子，大阿哥在没废太子前就一直蹦跶着，现在更是抓紧好时机往上窜，又有三阿哥蠢蠢欲动，八阿哥伺机上进，这玉兰背后站着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胤禛之所以知道这玉兰不干净，则是得益于太子的提醒。

太子虽然被废，可手上的人脉一时半会儿的，还没完全被拔除掉。一个条件换一个消息，太子的条件是保住格尔芬，然后换给胤禛一个消息。

“和上次福~寿~膏那事儿有没有牵扯？”胤禛问道，苏培盛摇头：“暂且看不出来，她并没有和别人有太多牵扯，就是红秀那丫头，也暂时没疑点。”

“再看两天，若还是抓不到证据，就将人拿下。”胤禛绷着脸说道，苏培盛忙应了一声。

“爷，三爷的帖子，请爷游园子，奴才还打听到了，诸位爷都有请帖。”苏培盛赶紧说另外一件事儿，胤禛拿过帖子看了一眼，微微皱眉：“又是游园？这关头，可真是……”

上次胤祉弄了个园子，特意请了汗阿玛和太子一起去看，得了两句赞赏。现下，这又是要显摆？不过时机好像不太对，这次应当是不会请汗阿玛了吧？

“和那边说一声，到时候我会去的。”胤禛将帖子放在桌子上，又翻看了两张别的帖子，沉吟了一下才开口：“年前的帖子，就全推掉，等过了年再说。福晋那边，你等会儿亲自去说一声，能推掉的就推掉，推不掉的送到我这边来，我看过之后再说。”

“马上就是颁金节，大格格那边，就称病吧。”过了一会儿，胤禛又说道。正说着话，门口就响起一个声音：“爷，李侧福晋那边让人来请，说是二阿哥病了。”

胤禛迅速起身：“怎么回事儿？昨天不还好好的吗？福晋那边怎么没报信？”

二阿哥现在是住在前院的，若是生病，福晋那边按说是和李氏一块儿收到消息，甚至比李氏应该还早些才对，可这会儿怎么是李氏身边的人来报信？

“李侧福晋去给二阿哥送夹袄，正好赶上了。”张起麟弓着身子说道，他只说自己看见的，至于贝勒爷信不信，那就是贝勒爷自己的事儿了。

胤禛急匆匆赶到前院弘昀的住处，就见弘昀面色发红，这是又起了高热了。弘昀身子不太好，换季的时候时常会生病。照看的好了，就是小咳嗽，两三天就能好，照看的不好了，就跟现在一样，会发热了。

发热这种事儿，严重起来也是能要命的。

“什么时候开始发热的？”胤禛伸手摸了一下弘昀的额头，李氏一

脸的怒气："昨儿晚上就开始发热了，她们居然没一个发现，一直拖到这会儿！"

胤禛视线扫往地上跪着的丫鬟婆子，有个胆子大的膝行上前："回爷的话，昨儿二阿哥用了晚膳，就独自进了房间，也不许奴婢等人跟着进来伺候。今儿早上二阿哥还是清醒的，奴婢叫二阿哥起床的时候，二阿哥还应了一声，又说今儿不用上学，要多睡会儿，不许奴婢再来叫门，奴婢一时疏忽，这才没发现二阿哥生病，奴婢有错，还请贝勒爷责罚。"

"他说不许你们进来伺候你们就不进来了？阿哥早上都不用吃饭的吗？你们就不会劝解两句的吗？"李氏气怒，又转头对胤禛哭道："妾身就知道，福晋定是不会真心待弘昀，这伺候的人，哪怕是稍微对我弘昀用点儿心，也不会是都没发现弘昀生病了，这要不是我来的凑巧，弘昀怕是……"

说着就呜呜的哭了起来，胤禛不理会她，转头看苏培盛，苏培盛忙点头："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奴才先给二阿哥降温？"

胤禛直接伸手，苏培盛赶紧将手里的湿布巾递上去。胤禛亲自拿了给弘昀擦脸，他不发一言，但浑身的气势却是十分慑人，慢慢的，连李氏的哭声都消失了。跪在地上的丫鬟婆子们更是脸色惨白，恨不能连呼吸都屏住了。

好一会儿太医才赶过来，他也算是四贝勒府上的常客了，也不和胤禛见外，拱拳就算是行礼了，然后直接过来把脉。

"是着凉了，阿哥晚上睡觉踢被子了吧？"太医笑着说道，劝解胤禛："贝勒爷不用着急，奴才开个方子，晚上这温度就能降下来了，再吃三天就差不多了，过后可能会有些咳嗽，到时候吃些枇杷膏，或者冰糖雪梨，慢慢调养就行了。"

药童在一边帮着磨墨，太医挥笔写了方子。等胤禛交代下去让人去煎煮了，太医摸着胡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贝勒爷，府上二阿哥，出生时候就体虚，奴才早些时候说过，平日里要好好养着，若是这样三不五时的病一场，会慢慢耗掉阿哥身上的精气，日后就会越来越虚弱……"

旁边李氏脸色瞬间就白了："太医的意思是……"

"恐寿命有碍。"太医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道，李氏立马用帕子盖住脸，又呜呜的哭起来了。太医颇有些尴尬，赶紧轻咳了一声补充道："但阿哥现在年纪小，平日里多多调理，还是能养的回来的。"

胤禛点头，亲自送了太医出门。

回来就看见福晋也在屋子里站着了，不过，李氏拦在床前，在阻止福晋的靠近。

"爷，我昨天有些不太舒服，就没过问弘昀这边的事情，刚刚才知道二阿哥生病了，太医是如何说的？"福晋面上有些无奈，她也是运气不好，平常都会问两句的，昨儿到今天，心情不太好，就没过

问，然后就出事儿了，也实在是，太巧了点儿。

胤禛转头盯着福晋看了一会儿，福晋微微皱眉："爷？"

这算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还怀疑自己做了什么手脚不成？

"不用你假好心，要真是关心弘昀，弘昀根本不会生病！"李氏却是气急了，也不管什么上下尊卑了，冲着福晋就喊道："依我看，你是巴不得我儿弘昀出事儿！"

"李妹妹慎言！"福晋脸色立马沉下来了，这话若是传出去，她一辈子积攒的好名声就没了！

再者，她若是对弘昀不上心，那吃的喝的用的，都是谁给准备的？指望李氏这个亲额娘吗？就李氏那点儿家底，够干什么的？一个月估计上一次酒楼就用完了吧？

"都出去！"胤禛心里正是不耐烦的时候，更是不愿意听她们两个在这儿吵闹了，直接开口斥了一声。李氏还有些不太高兴，忙说道："爷，妾身想留下来照看弘昀。"

福晋张张嘴，却是没说出什么来。

胤禛摆手："不用你照看，爷亲自在这儿照看，你和福晋都先回去吧。这事儿，不用你们插手了。"

李氏还想说什么，但刚张开嘴，就对上胤禛的眼神，身子一哆嗦，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忙行了礼，就赶紧走人了。福晋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叹气："不管怎么说，这事儿确实是我疏忽了，你生气也是正常的，我先走了，回头若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让人去叫我就是了。"

顿了顿，没听见胤禛的声音，就又说道："我一会儿让人送些药材过来。"

"不用了，我让苏培盛到前院库房里去拿了。"胤禛沉声说道，摆摆手，示意福晋走人。福晋虽然心有不悦，但还是转身走了。

却是没想到李氏竟然没回后院，而是等在门口。见福晋出来，神色就带了几分愤恨："你是不是嫉妒我儿子能平安长大，所以你看不过眼，就想让我儿和你那短命鬼弘晖一样？"

过世的大阿哥弘晖永远是福晋心里的痛，被李氏这么一刺，福晋怒气上涨，抬手就给了李氏一巴掌："李妹妹，若是不会说话，那就闭嘴，否则，总要有人教你如何说话的，从今儿起，你就给我好好的抄写女戒吧，也别惦记外面的这些事儿了。"

说完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赵嬷嬷，赵嬷嬷忙喊了两个婆子过来，要将李氏给拽走。

李氏愿意被乖乖拖走才怪了，当即扬声喊道："爷救命啊，贝勒爷救命啊，福晋要打死妾身了！"

声音尖利，穿透院子，屋子里的胤禛忍不住揉揉眉心。到底是不愿意这两个人在院子里争吵丢脸，就开了门出去，也不给福晋和李氏说话的机会，直接喝令道："刚才我说的话都是没听见吗？各自回

去！没爷的命令，谁也不许出门！”

李氏不愿意走，拼命挣扎：“爷，妾身要被福晋打死了！这府里容不下妾身和妾身的儿子，求爷给妾身一条活路，不看别的，就看在妾身的三个孩子的份儿上，给妾身一点儿脸面好不好？”

福晋冷淡的看胤禛，胤禛颇有些烦闷，给福晋面子吧，李氏确实是为自己生了四个孩子，站住了三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日后这府里，大约就是弘昀继承了，就是看弘昀的面子，也不好让李氏太没面子了些。

可给李氏面子吧，福晋才是嫡妻，年少嫁给自己，辛苦操持内宅事情，还有弘晖……

胤禛到底是个看重规矩的，这样犹豫不到一盏茶时间，立马就斥道：“李氏你若是不服气，爷就送你到庄子上住一段时间如何？那里可就没有福晋管着你了。”

李氏脸色瞬间变了，一脸的不敢置信，看胤禛的眼神就像是在看负心汉。

可福晋的脸色也没好多少，胤禛那一瞬间的犹豫，她看的再清楚不过了，十来年枕边人，她难道还猜不出胤禛是为什么犹豫吗？

就只是几个庶子而已，他就能忘了他们的弘晖！

“福晋若是没事儿，就也回去休息吧。”想到病中的弘昀，胤禛的语气还是有些硬邦邦的，听在福晋的耳朵里，就是胤禛对自己的不满意了。

福晋沉默了一会儿，也没行礼，转身就走人了。只剩下李氏，自然是吵不起来的。

胤禛也没心情去管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事儿，赶紧又回了房间照看弘昀。还有弘昀这院子里的人，也是要处置的。

丫鬟得换一批，但这次，胤禛不打算再添置更多丫鬟了，而是换成哈哈珠子，弘昀这年纪，也该是要将人手给添置起来了。四个哈哈珠子，四个随身侍卫。

“将她们分别拖下去问。”胤禛坐在床前想了一会儿，吩咐了苏培盛：“拖远点儿，别让血腥味传过来。”

苏培盛忙应了一声，出去又叫了张起麟和王进玉，刘玉以及王朝卿。很快就将那些丫鬟婆子堵着嘴给拖下去了，另叫了几个侍卫，自下去审问。

胤禛一天都没离开弘昀的院子，吃饭是在这边，办公也是在这边，午饭过后弘昀醒过来一回，但到底是身子不舒服，强撑着说了几句话，就又睡过去了。

到了晚上，和太医说的一样，这温度，总算是降下来了些，胤禛这才放心。本打算是去书房休息的，但想到上午的事儿，就又起身去了福晋的石榴院。

到了门口却发现院子里没了灯光，福晋想必是早已经歇下了，胤

禛也就没打扰，转身回了书房。

第二天下朝回来，苏培盛就将昨儿审问出来的东西给送上来了："阿哥昨天下午去看了李侧福晋，回来之后还好好的，说是侧福晋要给他做个披风。用了晚膳，就说要自己看书，不用人进门伺候。"

弘昀很喜欢看书，他身子不太好，李氏平时很少让他骑马射箭，所以空闲时间，他多是用来看书了，伺候他的人也是见怪不怪。再者，弘昀都八岁了，他是小主子，他说不让人进去，那自然是不会有人敢冒犯的。

第二天嬷嬷去叫弘昀起床的时候，只听着弘昀的声音有些沙哑，却以为弘昀还没睡醒，也就没放在心上。弘昀却是担心让人操心，只想着睡一觉就好了。

谁也没想到是发热。

"嬷嬷说，阿哥以前睡觉十分规矩，晚上是绝不会踢被子的。再者，床上有帐子，屋子里又并不算特别冷，就算是踢被子了，也不会将人冻坏的。"

"四个大丫鬟是睡同一个屋子的，晚上四个人都曾经出来过，一个说是肚子饿，去找了些点心吃，一个说是口渴，去找了点儿热水喝，一个说是去了茅房，还有一个说是不放心阿哥，去看看那边的烛火有没有熄灭。"

"这四个人，明面上都是和玉兰没有接触的，不过，奴才发现，有个叫明月的丫鬟，和针线房的明兰是姐妹俩，亲生的。"

"将明兰也抓起来，还有玉兰，一会儿爷亲自去审问。"胤禛黑着脸说道，这次的目标竟不是他自己了，而是换了小孩子？这也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些。

"福晋那边可还有人在？"胤禛看看沙漏，侧头问道，苏培盛忙笑道："看这时辰，庶福晋们应该是请过安了，这会儿福晋那边应当是没人的。"

"到福晋那边看看。"胤禛起身，苏培盛忙跟上。

进门就闻到一股子药味，胤禛忍不住皱眉："这是怎么了？身子不利索？请太医看过了？"

福晋要张口，后面赵嬷嬷却是捏了她胳膊一下，福晋低垂下眼帘："前儿就有些不太舒服，看你忙着，就没和你说，太医说是脾胃失和，弘昀如何了？"

"昨晚上退烧了。"胤禛说道，沉吟了一下，接着说道，"李氏那人，向来蠢笨，你不要和她计较。弘昀那儿，日后你……"

福晋面上露出几分讽刺："爷也觉得是我没照看好？李氏既然蠢笨，爷何必放她出来丢人现眼？关着不好吗？"

"她到底是生了弘昀他们姐弟几个。"胤禛微有些无奈，福晋嗤笑了一声："爷的意思是，就因为她生了孩子，所以日后这府里，谁都

得高看她一眼，谁都得让着她，听她的话，让她随意打骂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话也不用如此阴阳怪气。”胤禛向来不会伏低做小，当即就有些皱眉：“该如何处置，还看你决定，只是，到底是要留几分面子。”

“留几分？三分还是七分？”福晋挑眉，想到昨天的事儿，福晋就又觉得心口疼，索性转头不去看胤禛：“我身子不舒服，就不招待爷了，爷到别处去坐坐吧。”

胤禛面色有些不太好看，但到底是少年夫妻，这都是十多年了，也不好发火，就起身说道：“那我先走了，你好好养着，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让人找我就是了。”

看着胤禛身影出了石榴院，福晋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这男人，都是一个样。”

“福晋，您何必和爷生气，这样一来，不又是让那狐狸精得了好处吗？”赵嬷嬷忙劝道，说着又皱眉：“说起来二阿哥这病的还真是时候，偏偏李侧福晋过去的时候就病了，不早不晚的。您看，这事儿，是不是李侧福晋在捣鬼？”

福晋也跟着皱了皱眉，好一会儿才摆手：“应当不是她，弘昀本来身子骨就不好，之前太医诊断的时候可不是能作假的，定是真的生病了，李氏将弘昀当眼珠子看，哪儿会让弘昀去冒这个险。”

说着伸手揉揉胸口，这两天总觉得心里憋闷的很，吃了药却又觉得不太起作用。

胤禛这边，出了福晋的院子，再看看李氏这边的院子，有些头疼，索性就直接去了前院。苏培盛已经将玉兰给抓过来了，关在另一边小院子里。

这小院子是专门用来审讯人的，院子挺小，也就两间屋子。一个关着门就是牢房，另一个则是放着刑具，两个屋子之间有暗孔，能从这边看到那边。

胤禛没急着进去，而是先到另一边去看着，玉兰站在屋子中间，好像有些迷茫，又有些不自在，四处查看了一番，又到门口去拉那两扇门，自然是开不了的。

“来人啊，来人啊，开门啊。”玉兰喊了两声，没人应，她面上有些害怕，抱着胳膊蹲到了墙角。

过了一刻钟，玉兰那边都没什么动静，胤禛侧头看了一眼苏培盛，苏培盛忙轻手轻脚的出门。没多久，那边房门就被打开，穿着黑衣服的人进门，直接将玉兰拎了起来。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是德妃娘娘身边的人，德妃娘娘很是看重我，我以后是要伺候贝勒爷的，啊！”没说完就是一声惨叫，鞭子已经甩到了身上。

然而，玉兰还是没说出什么有实际性内容的东西，断断续续的嚎了一会儿，直接晕死过去了。

胤禛这才推门进去，让人将她泼醒。玉兰一看见胤禛就是大哭："贝勒爷救命啊，救救奴婢，奴婢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无缘无故的就被抓过来了……"

"你和红秀，住同一个屋子？"胤禛问道，大约是没想到胤禛会问的是这个，玉兰一时间有些发愣，胤禛低头看她："你前段时间给红秀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奴婢以前攒的。"玉兰忙说道："奴婢伺候德妃娘娘贴心，德妃娘娘也时常有赏赐。"

每说一句话都要提醒一次，她是德妃娘娘送过来的人。

"你觉得，没了一个宫女，德妃娘娘会让我赔吗？？"胤禛皱眉："若是老老实实的交代，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若是不愿意说，那就到阎王爷面前去说吧。"

说着一摆手，那黑衣人又上来了。

到天黑，胤禛才从这边离开，因为要去看弘昀，就先沐浴将身上的血腥味给洗掉。

弘昀今儿白天睡了大半天，这会儿精神头正好，看见胤禛忙起身行礼："阿玛，您吃过晚饭了吗？要不要和儿子一起用？"

"好，身子全好了？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胤禛坐下，抬手摸了一下弘昀的额头，弘昀笑嘻嘻的："已经全好了，让阿玛担忧了，是儿子的错。"

"明天内务府会送来几个哈哈珠子，你挑四个，以后就跟在你身边了。"顿了顿，又问道，"贴身的侍卫，你想选谁家的？自己可有人选？"

一般来说，这个侍卫，多是选亲近人家的。像是弘晖，当年选的就是那拉家的。然而李家的人不在京城，这个就不好说了。另外还有个选择范围，那就是胤禛掌管的镶蓝旗旗下。胤禛算是旗主，这镶蓝旗的人都是他门人，自然是先供他挑选驱使了。

"儿子不知道要选哪个，阿玛帮儿子做主？"弘昀想了一下，摇头："只要本事高，听话就行了。"

"回头我叫了人进来，你自己看看。"胤禛想了一下说道，弘昀忙点头应了，爷儿俩说了一会儿话，一起吃了晚膳，胤禛看着弘昀洗漱之后躺在床上了，这才起身回了书房。

第二天又是胤祉请客游园的日子，胤禛虽有些不太想去，但之前既然已经应了，就不好不去，再者，大家都去，他若是落下了，可就不好听了。

"四弟，快些进来。"进门就受到胤祉的热烈欢迎，胤祺胤祐来的早，也忙过来行礼，胤禛微微笑着点头示意，并不多话。胤禩来了之后才叫一个八名玲珑，从大阿哥到下面十七阿哥，全都关心一遍儿。

连胤禛这边，也问了弘昀两句："这季节，小孩子最是容易生病，四哥还要多多注意些。"

“多谢八弟关心了。”胤禛点头，端着茶杯抿了一口。人都来齐了，胤祉笑着举杯：“来来来，咱们先喝酒，等会儿去看园子，我给你们说啊，这园子我可是花了大力气整治的，对了老四，听说汗阿玛赏赐了你一个园子？取名字了吗？”

胤禛抬头看了他一眼，摇头：“尚未取名，里面什么都没收拾，连个假山都没有，也就没请大家去观看了，等得空了收拾一番。”

胤祉哈哈笑：“那哥哥我可就等着了。大哥，你那园子，什么时候才请客啊？”

大阿哥胤禔放下酒杯，摇头说道：“我一个粗人，可不讲究什么好看不好看，能住人就是了，那园子也就那样，三弟若是想去看，随意去。”

三阿哥脸上更是得意了些，嘴上还要谦虚：“我这园子也就整治的一般般，啊，对了，我这还养了些菊花，这些天刚开花，也让大家欣赏欣赏。”

一边说一边让人去搬花盆，九阿哥略有些不屑的撇嘴：“几盆花而已，你看看这嘴脸，真以为这花是镶金嵌银的？老爷子这心，也都快偏到咯吱窝去了。”

连老四那个棺材脸，都能得个园子，自己却连个边儿都沾不着。实在是气人。

老十浑不在意，大大的喝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园子有什么好的？不能吃不能穿的，还不如真金白银呢，九哥你也别羡慕，回头咱们哥儿俩自己买一个去，想建成什么样子就建成什么样子的。”

老九拎着他胳膊甩下来：“谁掏钱？”

老十舔着脸笑：“那啥，九哥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咱们哥儿俩谁跟谁啊，你说是不是？”

胤禩在一边笑道：“咱们都是亲兄弟，也不计较这个，十弟若是喜欢，我还有个园子，回头送你？”

☆、第 51 章

胤祉立马有些疑惑的问道：“八弟你买园子了？在哪一片买的？多大的园子？”

胤禩笑着放下酒杯：“就前段时间刚买的, 我可没有三哥和四哥的好运气, 能得汗阿玛赏赐, 我想要园子，就只能是自己买了, 就在京城边儿上, 出了内城了，价钱就不是很贵。”

胤祉笑道：“这段时间汗阿玛也很看重你，说不定过段时间, 也能赏给你个园子，你买太早了。有这钱, 还不如去小汤山买个庄子去。”

“小汤山的庄子，现在三五千两可拿不下来。”胤祺在一边笑道, 又侧头看胤禛：“四哥倒是好运气, 早些年在那边买了两个小庄子，现

在这价钱，都翻了三倍了。”

“有些远，我并不常去。”胤禛面无表情的说道，胤禟立马凑过来了：“你要是不经常去, 空着也是空着, 不如卖掉？也能赚一笔, 做点儿别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一边说，一边摆出舍我其谁的样子来，胤禛忍不住有些好笑, 微微摇头，十三过来帮着胤禛说话：“四哥虽然不常去，但是四嫂是经常去的，之前四嫂不还带着小嫂子们去玩耍了吗？”

胤禟斜眼看十三：“你就是四哥的跟屁虫。”

“你不也经常跟着八哥的吗？”十三怼回去，胤禟还想说什么，但是被胤祺喊了一声，只好闭嘴。

胤祉赶紧的打圆场，他是请大家来观赏园子的，可不是请这一群人来吵架的。吵架倒是没什么，反正天天在朝堂上，他们也没谁是安分的。可若是吵得厉害了，打起来了，那可就有点儿不太好了，万一撞到了他的摆件或者别的什么好东西了呢？也不好意思让赔，那岂不是要吃亏了？

“大哥，听说你前两天找了个算命的？”胤祉扯开话题，看一边的胤禔，胤禔点头：“老三年纪不小了，该相看人家了，我想找个人给算算八字，怎么，三弟也有这需要？”

胤禔的长女是抚蒙了，作为补偿，胤禔的此女是嫁给了汉军旗中的旗人。到了老三，康熙虽然暂时还没露出什么意思，但为以防万一，胤禔就打算先给女儿定好人家。

“我闺女年纪不到呢，暂且用不着。”胤祉干笑着说道，深觉这话题起的不好，顿了顿，就又换了：“《清文鉴》这本书我已经修完了，汗阿玛的意思是，下一本要修平定朔漠方面的书，得空了我还要请教大哥一些事情，也不知道大哥有空没。回头我再请大哥喝酒，大哥觉得如何？”

胤禔端着酒杯点点头：“好，你什么时候过去，只管让人先去说一声就行了。来来来，咱们喝酒！”

喝了一会儿，胤禔面上发红，看着就是有些多了。胤禛微微皱眉，正要提醒胤祉，就见胤禔猛的抬手，将面前的桌子给掀翻了，他们兄弟都是分开用饭的，一人一张桌子。

胤禔掀翻了桌子还不算，又拎了地上的酒坛子砸了下来：“胤礽那不孝的畜生有什么好的！老爷子的心都偏到咯吱窝去了，咱们这些人，就胤礽一个人是他亲儿子，剩下的都是捡来的对不对？”

抬手点胤禛：“你是捡来的。”又指胤禩：“你也是捡来的。”再指十三：“你更是捡来的，你知道汗阿玛这段时间为什么不召见你吗？谁让你运气不好，撞上了太子谋反这事儿呢，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不就好了吗？”

胤禔仰脖子哈哈笑：“我们都是捡来了！垃圾堆里捡来的，所以汗阿玛连看一眼都懒得看，以免弄脏了眼睛，咱们这么些人加起来，

连胤礽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
　　胤礽先是被关在上驷院，是胤禔和胤禛一同看管的。胤禛和太子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某些事情上他是看不惯胤礽的做法，但早些年，他是一直跟在胤礽身边的，从小汗阿玛就说过，让他将来，为太子的左膀右臂，当个贤王。
　　虽说现在胤禛有自己的打算，但对太子，也照旧还有几分情谊。所以看管胤礽的时候，是能给方便就给方便。
　　可胤禔不一样，从小斗到大，他是恨不能让胤礽立马去死的，所以，能不给的，他坚决不给。他原以为胤礽谋反，汗阿玛定然也是会厌弃胤礽的，也就没太谨慎了。
　　却没想到，没多久，康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儿，竟是亲自去看了胤礽。回头就责骂了胤禔，顺便将胤礽给挪出了上驷院，关在了咸安宫。
　　胤禔这心里，就别提多不得劲儿了，明明是辛辛苦苦的办差，结果还要挨骂。心里憋屈了很久，但平时没地方说，这会儿就趁着酒劲儿给撒出来了。
　　胤祉却是吓着了，他上蹿下跳的想捂住胤禔的嘴巴，但胤禔一个武将，他自己一个文人，连胤禔的衣服都摸不着，只好四处求救：“老四，快些帮忙，大哥喝醉了，先让他回去休息吧，我这边有客房，已经收拾妥当了，快些，十三也来帮忙！”
　　胤祥充耳不闻，他向来和胤祉不对劲儿，当年敏妃过世的时候，胤祉不出百日就剃头了，为这事儿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呢。胤祉倒霉，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出手帮忙？
　　胤祉又叫胤禩，胤禩一脸为难：“三哥，我也没大哥的功夫高啊，要不这样，咱们叫几个侍卫过来？”
　　“大哥又是外人，若是叫侍卫进来岂不是闹更大了？”胤祺不太同意，胤禟笑道：“要是没侍卫，那才是闹腾的更乱了，咱们兄弟，谁能打得过大哥？”
　　就算是打得过，谁敢去？胤禔这人，可不是能讲道理的，等他醒过来，肯定找人算账。
　　“那怎么办？”胤祉有些着急，胤禛却是赞同胤禟的，点头说道：“还是叫了侍卫过来帮忙吧，让人煮些醒酒汤，回头再解释这事儿。”
　　胤祉看着实在是没办法了，赶忙让人去叫了侍卫进来。
　　有了胤禔这事儿，剩下的人也喝不进去了，于是纷纷起身告辞。只剩下胤祉欲哭无泪，今儿胤禔说的这些话，若是传到康熙耳朵里，那可不光是胤禔一个人倒霉，他这个东道主也逃不掉。
　　“四哥，在三哥这里有些不尽兴，不如咱们再找了地方喝一杯？”胤禩笑着问道，胤禛看了他一下，摇头：“不用了，弘昀那孩子身子有些不舒服，我想早些回去看看。“

“四哥，不是我说，弘昀侄子那身体，太弱了点儿，我看你还是……“胤䄉大大咧咧的说道，说了一半就被胤禟捂住嘴巴了，胤禛冷冰冰的盯着胤䄉看，看的胤䄉面色变了，这才转身直接走人了。

“你个缺心眼，这不是戳老四的伤疤吗？弘昀身子再不好，你也不能这样诅咒那小孩儿啊。”胤禟皱眉说道，胤禩也是有几分不赞同：“十弟说话确实是欠考虑了，日后还是要多注意些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胤䄉有些冤，胤禟伸手拍拍他肩膀：“可老四那棺材脸儿就觉得是这个意思。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八哥，去你府上？”

胤禩点头应了下来，带着老九和老十去自己府上。

“四哥，我们能不能跟着你？”胤禛这边出了胤祉的园子，还没走呢，就听见身后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一转头，十五十六十七这几个小孩儿就跟在后面。

“难得出宫一趟，我们都不想这会儿回去。”十五笑着问道，十六和十七也眼巴巴的看着胤禛。

“也好，正好能带着弘昀玩儿。”胤禛想了一下就应了，十五几个当即高兴起来，兴冲冲的翻身上马，跟着胤禛回府。

弘昀正养病无聊呢，见三个小叔叔过来，高兴的不得了，忙将胤禛之前让人给他买的各种小玩意儿都拿出来，几个人凑在一起玩耍。

玩了一会儿又说要上街，胤禛正好闲着，也就应了他们的请求，带着人到街上玩耍。

天色将黑的时候回来，先将弘昀送到府里，然后送十五他们回宫。本想顺便再去给德妃请个安的，但走到一半，又退回去了，这会儿估计德妃也不想看见他。

索性就绕到了咸安宫，守门的侍卫见是他，也没多阻拦。毕竟之前皇上曾说让胤禔和胤禛看守废太子，现在也并未撤掉这命令。

“你三不五时的过来，就不怕汗阿玛怀疑你？”胤礽正坐在窗前喝酒，见胤禛进来，脸上就露出了几分嘲讽的笑容，胤禛摇摇头：“汗阿玛怀疑我什么？”

“当然是怀疑你我勾结，想要谋反啊。”胤礽哈哈笑着说道，笑了一会儿，见胤禛根本不接话，就无趣的停住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吧，这么晚了，可是有事儿？”

“二哥知道玉兰是谁的人？”胤禛顿了一会儿问道，胤礽挑眉，略有些惊讶：“不要告诉我，你连这个都没问出来？”

胤禛沉默，胤礽恍然大悟，一拍手：“你是不相信？哈哈哈哈，也难怪了，看着温润端方，谁能想到尽是如此黑心烂肺呢？为了能出头，他这是连脸面都不要了。”

“现在还是不信？”胤礽打趣的问道，胤禛皱眉不解：“头一次我还能查出来，可这范氏，是二哥你的庶福晋，你身边的人，他是如何动手的？”

“范氏就是个没脑子的蠢物，连自己被利用了都不知道，她那样的人，你指望她知道这事情有多严重吗？”胤礽不屑的嗤笑了一声：“连孩子都不会养的蠢物。”

“这和会不会养孩子没什么联系。”胤禛耐心的说道，胤礽摆手：“你向来理由多，既然已经查出来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现在咱们的好八弟，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别将自己赔进去才是。”

“多谢二哥但系。”胤禛点头，胤礽没好气：“谁担心你，不过是担心我这酒，好了，没事儿就滚蛋吧，不要来看我，要不然我这心里更不舒坦。”

以前他是太子，风光无限，现在他是阶下囚，连喝口酒都得别人发善心送，差距太大，所以他也不想见人。

胤禛起身走人，走到一半儿，被梁九功给拦住了，于是，再去见康熙。

康熙正在看折子，就算是听见脚步声，也没抬头，一直到那一摞的折子翻看完，这才抬头：“你去看保成了？”

“是，二哥前段时间想喝酒，我给他送了些，今儿过去问问还要不要。”胤禛点头说道：“另外，快入冬了，看看二哥那边的铺盖什么的，若是有缺的，回头和内务府说一声。”

“你对他倒是上心。”康熙面无表情的说道，胤禛点头：“不管如何，他是我二哥。”

“和你这好二哥比起来，汗阿玛就无关重要了？”康熙面上带了些怒气，胤禛愣了一下，忙行礼：“自然是汗阿玛最重要的，汗阿玛晚膳用过了？”

康熙没出声，盯着胤禛看了一会儿：“给你个差事，你可愿意？”

“汗阿玛，能为您分忧，儿臣求之不得。”胤禛忙说道，康熙沉吟了一会儿问道：“朱三太子余党尚未抓到，你明天就启程？”

“是。”胤禛忙应了一声，见康熙又要埋头看折子，忙笑着说道：“汗阿玛多注意身体，尽量少熬夜，平时吃食上面也要注意，大鱼大肉还是少吃些，多用些蔬菜之类的。”

康熙不耐烦，摆摆手，胤禛无奈，只好行礼告退。

朱三太子是在江浙那边被捕的，余党自然也是要往这边找的。胤禛走一路想一路，回到府里，看天色不早了，索性就宿在书房了。

静怡是到第二天晚上才知道胤禛又离京了的，不过，她也没多惦记，越来越冷，她连房门都快不想出了，又要忙着做衣服，哪儿有空去管别的闲事儿。

胤禛这次一走就是两个月，一直到年底才回来。不光是将朱三太子余党的事儿给办妥当了，还顺便暗访了江浙那边的官场，送了密折上去。

虽然当时康熙没说什么，但过了新年，胤禛就被册封为雍亲王，直接从贝勒封了亲王，相比之下，同样被册封的九贝勒。十贝勒，十

二贝勒和十四贝勒就有些不起眼了。

雍亲王府收到的帖子也忽然增多，以前是一天十来个，现在是一筐一筐的往府里送。

“这是好事儿，要不然，咱们府里，晚上也吃个团圆饭，庆祝庆祝？”福晋笑着问道，胤禛摆摆手：“不用庆祝了，你让人准备些酒席，晚上我请了十三弟喝酒。”

十三这次是什么都没得着，胤禛就想安慰安慰十三。

福晋面上笑容凝注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解冻，笑着点头：“好，那我让人再准备些好酒，前面客院让人收拾出来，若是你们兄弟喝的太晚了，就让十三弟在这儿住下吧？”

胤禛点头应了，也没多说什么，转身就又走人了。

福晋强笑着对静怡她们笑道：“现在咱们爷是亲王了，这好事儿，自然是大家同乐，这样，每个人的月例长二两银子，另外再多两匹布，你们穿的鲜亮点儿，漂亮点儿，我和爷脸上也才有光。”

二两银子别看不多，但也不少啊。静怡喜滋滋的算了算自己的小私库，现在也快有一千两银子了，上次去塞外花了不少，这都是重新攒下来的。

不过，这银钱放着也是白白放着，不如想个办法拿出来赚钱？

她这边刚刚盘算起来，下午武氏就来找她了：“你手里现在有多少银子？”

“你要用？”静怡疑惑的问道，武氏摇头，压低了声音问道：“你想不想再多赚点儿银子？虽说咱们平时花银子的地方不多，但没银子也不行，想吃的更好点儿用的更好点儿，可就要花更多的银子了，我这里有个赚钱的法子，想找你商量商量。”

“什么法子？”静怡好奇的问道，武氏声音更低了：“我有门路，咱们到外面放印子钱去。”

静怡脸色立马就变了变：“你知不知道朝廷是不许放印子钱的？”

“我知道啊，可外面不少人做这个呢，光我知道的，隔壁府上就有。”武氏说道，伸手点了点：“隔壁的毛氏，生了八贝勒府上的小格格的那位，知道吧？”

静怡眨眨眼：“她缺钱吗？既然生了八贝勒府上的小格格，就是看在小格格的面子上，这日子也应当是过得去的吧？”

“过得去和过的好不是一回事儿。”武氏摆摆手，不说隔壁那毛氏了：“你到底愿不愿意？我可是看在咱们两个平日里交情不错的份儿上才来找你的，这种好事儿，你以为谁都有份儿吗？”

“武姐姐，就是咱们俩平日里交情好，所以我才想劝劝你，这种事儿，最好是别沾手。你且想想，以前你怎么没这门路？偏偏这会儿咱们爷得封亲王了，这门路就送上门了，这里面，就没点儿猫腻？”

说律法武氏是肯定不会放在心上的，毕竟，她是胤禛的庶福晋，就算是犯错了，也多是胤禛或者福晋出面惩治，不会将她送到大理寺

或者顺天府的。

可若是说到胤禛身上，武氏就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了。

“再者，这事儿损阴德，武姐姐还是别沾手的好。”静怡劝道，“你若是实在缺银子，我借你一些好了，你要多少？”

武氏抬手在她胳膊上拍了拍：“我哪儿是缺银子，我手里头有呢，我就是想多赚点儿，你说，这事儿背后，真有什么阴谋？可咱们爷得封亲王，谁能算计到咱们头上？”

就是因为胤禛当了亲王，这靠山足够强大了，外面放印子钱的人才主动找上门的啊。要不然，胤禛还是贝勒的时候，罩不住他们，他们何必找上门？

“我不知道，但小心为好，咱们内宅女人，吃的喝的用的，都有月例，何必再去冒险赚这个银子？”倒是不忍心看武氏犯错，静怡又说道，“或者，咱们俩合伙开个铺子？赚的银子不多，但也能买个脂粉，你觉得如何？”

武氏有些沮丧，没精打采的摆摆手：“算了，这事儿我再想想。”

话音刚落，葡萄就冲进来了：“庶福晋，大事儿！”

看见武氏也在，葡萄就停顿了一下，静怡笑着问道：“什么大事儿？”

葡萄这丫头有分寸，不该当着人说的，她也不会说，定会找借口糊弄过去的，所以静怡也不担心。

“贝勒……不是，王爷让人将赵嬷嬷给带走了。”葡萄忙说道，武氏正端着茶杯喝茶呢，听见这句话，噗的一声就将茶水都吐出来了，幸好葡萄身手灵活，要不然，身上的衣服就该毁了。

“怎么回事儿？”静怡忙问道，葡萄也是一脸茫然的摇头：“奴婢也不知道，奴婢刚才从厨房回来，正回来呢，就听见小丫鬟说赵嬷嬷被抓走了，这会儿也不知道正院那边是什么情况。”

一边说着，一边还不忘记将手里的食盒放在桌子上，打开，端出来点心盘子：“武庶福晋，我们庶福晋昨儿特意交代厨房做的青团，您尝尝。”

静怡笑道：“武姐姐也是来的凑巧了，我也是听人说起来这东西，以前没吃过，就想尝尝，这才特意打听了做法，让厨房给准备的，你尝尝，若是喜欢，回头再让厨房多做些。”

武氏强忍着好奇心，吃了一个青团就急急忙忙的找借口告辞了。

“到底怎么回事儿？”静怡也是着急，忙拽了葡萄问道，葡萄压低了声音凑到静怡耳边：“说是赵嬷嬷勾结外人，将府里的东西倒卖出去了，连赵嬷嬷的女儿红秀都给带走了，红秀还记得吧？针线房的，以前庶福晋去拿布料什么的，那丫头都是爱理不理的，眼睛长在头顶上那个。”

虽说福晋是个温和的，但她身边的人不都是好性子的。这个红秀，就仗着自家亲娘在福晋身边伺候，恨不能直接掌管针线房了，谁

去拿点儿东西都要问个三五遍。

赵嬷嬷的罪名一听就知道不靠谱，赵嬷嬷谁啊，福晋的奶嬷嬷，照顾福晋多少年了，那手里会没点儿福晋赏赐的好东西吗？再加上她也算是忠心，怎么会将府里的东西给倒卖出去？

府里库房的钥匙，可不是在赵嬷嬷手里的，其余的平常东西，值得赵嬷嬷去冒险吗？

“奇了怪了。”静怡自己想了一遍儿，忍不住摇头：“这段时间，府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啊，福晋如何了？”

“去书房找王爷了。”葡萄说道，“那边的情况，奴婢不敢去打听。”

“你不敢去就是对的，宁愿咱们不知道，也千万别将手往那边伸。”静怡忙说道，虽然抓心挠肝儿的想知道真相，可她也是有分寸的。

第二天去请安的时候，没进门，听月就出来行礼：“福晋今儿身子有些不太舒服，就不见庶福晋了，还请庶福晋先回去，改日再来请安。”

接连三天都是如此，胤禛也没进后院。

“李侧福晋有些不太对劲儿。”葡萄从厨房回来，一边摆膳一边说道：“这两天好像特别嚣张，厨房的小太监抱怨，说是李侧福晋现在一天要要四五回饭菜，不合心意就立马倒掉，点心也光选那复杂难做的，针线房那边连着送了两回布料了。”

“这是趁着福晋不舒服想张狂两天呢，还是福晋有什么把柄落到她手里了？”静怡摸着下巴猜测，这葡萄可就不知道了，摇摇头，就拎着盒子出去了。

然而李氏没嚣张多久，第四天，福晋身子就好转了，众人忙去请安，李氏自然也是得去的。

“听说李侧福晋最近胃口挺好，可是老蚌含珠，又有了身子？”福晋面带微笑的问道，李氏年过三十，最是忌讳别人说起她的年龄，又被福晋讽刺老蚌含珠，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福晋前段时间不舒服，是不是有了身子？哦，对不住，妾身忘了，福晋这身子，是再也不能生了。”

福晋面色如冰，李侧福晋眼神如刀，剩下的人谁也不敢开口，生怕被牵连进去。

“李侧福晋好伶俐的口齿。”良久，福晋慢慢笑道：“不过，光有好口齿可是不行的，眼看又该换季了，弘昀身子弱，怕是会再生病，李侧福晋既然是个贴心的好额娘，不如就帮弘昀抄几卷佛经？”

李氏腮帮子都鼓起来了，福晋这话又是咒了弘昀，又是给她找了事儿，可真是一举两得啊。

可不接这活儿又不行，哪怕就只是为弘昀着想呢，她也得将这差事给接下来。

“就抄到九月份儿吧，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那天，李侧福晋觉得如何？”福晋这一下子够狠的，现在才刚刚三月，一下子给支到九月去了。

静怡更是确定，幸好自己抱着的是福晋的金大腿，当年没选择错。

“未免时间太长了吧？”李氏皱眉，福晋笑道：“李妹妹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想求个儿子都求不来呢，李妹妹既然有，那还不赶紧多求求佛祖，保佑孩子平安健康？”

“李妹妹若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弘昀也只是叫我一声嫡额娘而已。”当亲妈的不是她，弘昀死活和她也没关系。

李氏皮笑肉不笑：“妾身会顺便帮着福晋也念几句，求佛祖保佑福晋是活的长长久久。”

说着又换了话题：“对了，怎么不见赵嬷嬷呢？赵嬷嬷不是伺候福晋一向贴心，从不离开福晋半步的吗？这会儿怎么没在福晋身边伺候着？”

这一句句的，非得是戳着福晋的心口才行。

静怡想想福晋之前对自己的照顾，又想想以后还得是靠着福晋才行，终于是鼓足了勇气：“赵嬷嬷年纪大了，也应该是回家享福了，福晋善心，定是让嬷嬷回去了。”

不等李氏再开口，静怡就笑道：“奴婢还有个事儿想求福晋呢，福晋能不能给奴婢个恩典？”

福晋面色这才微微缓和了一下：“你先说说。”

“奴婢想到庄子上住两天，奴婢前两天去看奴婢的马儿，发现它有些没精神，马倌儿说被关着时间太长了，得拉出去跑跑，所以……”

静怡有些期盼的看福晋，福晋沉吟了一下，点头：“这是小事儿，既然你想去，那就去住两天，回去收拾了东西，我让人交代一声，你什么时候想出门直接去问就是了。”

“多谢福晋。”静怡大喜，忙起身行礼，福晋笑着摆手：“你向来乖巧听话，既然是求到我面前了，我也不能不给你这个脸面，多去几天，什么时候想回来了再回来。”

静怡忙应了，福晋这话也是在表明一个意思，听话了就有好处。

大约也是不想和李氏继续计较下去，应了静怡之后，福晋就说累了，让请安的人各自都散了。

武氏跟上来压低了声音和静怡说话：“赵嬷嬷的事儿，会不会是和李侧福晋有关系？往日里李侧福晋虽说对福晋也没有特别的恭敬，但也不会和今天一样，简直就是……将福晋当成了敌人，胆子长的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不过，有没有关系，都和咱们没关系。”静怡笑着

说道，伸手捏了捏武氏的手心："我去庄子上之后，你在府里就要小心了，再有人上门问你什么印子钱的事情，你索性找了福晋或者王爷说一声。"

武氏皱了皱眉，没有应下，过了一会儿，叹气："有时候，我倒是十分羡慕你的，羡慕都快有些嫉妒了。"

"我有什么好的？"静怡忍不住笑，"吃穿用度，咱们俩不都是一样的吗？"若说别的，那就是心态问题了，两个不同的人，也不可能有同样的心态啊。

武氏有些无趣的摆摆手："罢了，有些事情是羡慕不来的，你赶紧的回去吧。"

静怡没想到的是，晚上竟还是有惊喜，胤禛得了空就过来了。见她在收拾东西，还略有些疑惑："你这是在做什么？打算搬家不成？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府里要搬家了？"

"不是要搬家，是我今儿求了福晋，要到庄子上住两天。"静怡笑眯眯的转头和胤禛说话："你知道红……咳，红霞今年几岁了不？"

胤禛想了一下才想起来红霞是静怡的那匹马，就点头："大概五六岁了？"

"对啊，马倌儿今儿说是到发～情～期了，所以我想带红霞到庄子上跑跑，不能总是拘着它。"想了一下，又凑到胤禛身边："爷，有个事儿想求你。"

胤禛挑眉，示意静怡尽管开口。

"你有没有好马？能给红霞配种的？"静怡压低了声音问道，这个问题有些尴尬，问完静怡脸色通红，都不敢去看胤禛。听胤禛轻笑了一下，这才偷偷的去看胤禛的脸色。

"好马自然是有的，不过，配种的事儿……"胤禛停顿了一下，静怡忙给胤禛捏肩膀，十分殷勤："要奴婢做什么，爷尽管吩咐。"

"给马儿配种，能让你做什么？"胤禛没好气，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才说道："之前你买马的时候，我和你说过，这种马，配种十分困难，就算是……也很难生下小马，所以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希望了。"

"我知道，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反正就只是试试，能有小马儿自然好，没有我也不奢求。"静怡笑眯眯的说道，颇有些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淡然，胤禛看着倒是好笑不已："既然如此，我明儿和你一起到庄子上住两天吧。"

静怡正在想自己刚才的形象有没有十分高大上，听见这话差点儿没吓的跳起来："爷也要去？就只带着我？"

胤禛点头，静怡心里十分惊喜，却又有几分担心："那福晋那里……"

知道胤禛来自己这儿一趟就跟着去了庄子上，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狐狸精什么的？然后以后就会提防自己，未来的道路，顿时变得十分艰难。

“福晋那边我去说，你不用操心那么多。”胤禛神色颇有些奇怪，静怡眨眨眼，好吧，她这身份，确实是什么事儿都管不着。胤禛去哪儿不是她能管的，福晋同不同意也不是她能管的。

心思转过，静怡笑着问道：“那爷打算去住几天？奴婢也好盘算一下，要带多少东西。”

“你打算住多久？顶多三五天。”胤禛挑眉说道，看了看之前静怡已经收拾好的包裹：“这些足够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明天一早？”静怡一拍手：“爷的行礼还没收拾呢，正好我这儿也有爷的衣服什么的，不如就在这儿收拾？”

胤禛点头应了，静怡继续忙碌。

收拾完东西，临睡之前，胤禛又折腾了一会儿，导致静怡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还有些睁不开眼，等上了马车，晃晃悠悠了一段路，索性就趴在车厢里继续睡起来。

一觉睡醒，已经是到了庄子上。

静怡瞬间就来了精神，拽了自己的小红马就打算出门跑跑。没走两步就被胤禛给叫住了，胤禛那眼神，略有些无奈：“就打算自己去？”

好歹没傻到家，静怡赶紧笑道：“我打算请爷一起去的，爷有没有空？要不要去？”

“要去。”胤禛点头，有侍卫机灵的拽着马儿过来，胤禛翻身上马，轻拽了两下缰绳，抬头看静怡：“往东边去吧，东边有座山，咱们不如比赛一下？”

静怡忙点头：“那有没有彩头？若是我赢了，爷给我什么赏赐？”

“你想要什么？”胤禛笑着问道，静怡手指点着下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想要……我能不能先不说，等什么时候我想好了再说？”

“好，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想。”胤禛点头，抬手点了点：“让你一炷香的时间，去吧。”

有便宜不占是傻子，静怡迅速进入状态，鞭子在半空中甩一下，双膝在马腹上轻磕，瞬间连人带马窜出去，不多久身影就变小了许多。

胤禛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这才甩了马鞭。

他虽然力气不大，骑射功夫在兄弟里算是垫底儿的，但和静怡比起来，那就算是高手了。不到半个时辰，两匹马就并肩了，再一眨眼，就又窜出去，将静怡甩在后面了。

静怡不服输，还有个能对胤禛提要求的大萝卜在前面挂着呢。

“驾！”一边催着马儿，一边冲前面喊道：“王爷，中午想吃点儿什么？我想亲自下厨，王爷有什么忌口的吗？”

前面胤禛不出声，静怡再喊：“跑到山前不算数，咱们再跑回来吧？谁先回到庄子里谁就赢了好不好？”

“王爷，之前我给你做了披风，我这次也带过来了，王爷咱们等

会儿回去试试？不合适的话还得早点儿修改呢。”

“王爷，这边会不会有猎物？咱们什么时候有空，来打猎吧？”

眼看胤禛的身影都消失的快看不见了，静怡终于忍不住叹口气，完全不受影响，看来自己是输定了。不过，也不能输的太难看了是不是？静怡一鼓作气，继续追赶。

等她赶到，却发现胤禛站在马儿旁边，距离那山还有一小段的距离。她以为胤禛是早已经到了，却没想到，等她从山边转回来，胤禛竟是笑道：“我还没到，这次算是你赢了，想要要什么彩头了吗？”

静怡瞪大眼睛，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嘴巴控制不住的咧开，露出个大大的笑容，四处看看，除了他们两个没有别的人影了，立马顺从自己的心意扑过去：“还没想好，爷不是说，我有一个月的考虑时间吗？那我可要好好想想了，到时候爷不许后悔就是了。”

“不后悔，走吧，肚子饿不饿？你可说了要自己下厨的，我今儿就等着你的午膳了。”胤禛笑着说道，静怡连连点头：“没问题，保证王爷吃好。”

作者有话要说：　　写到九千字的时候，WORD崩了……花开快疯了，幸好定是保存起作用了，还找回来八千多字……要不然今天真得疯……

☆、第 52 章

午膳不全是静怡自己动手, 他们跑马回来已经是午时了, 若是让静怡一个人做, 怕是得下晌才能吃得上。所以，她顶多是占用了一个灶头, 炖了个小鸡蘑菇汤。

小鸡不是她杀的, 蘑菇不是她洗的，柴火不是她烧的。

“时间紧迫，虽然这个也算是我亲手做的, 但到底是差了点儿意思，下午我给爷做几样点心？这个我很拿手的, 保证爷吃了喜欢。”静怡一边给胤禛盛饭，一边唠唠叨叨的说话。

不是她吹牛, 她点心真的是做的挺好的。八旗女孩子, 到年纪都是要选秀的，所以基本上各家的小姑娘没选秀之前，都是千娇万宠的，做别的油烟大，钮祜禄夫妇也不会同意的。

“好, 那我下午可等着了。”胤禛这会儿挺好说话, 笑着应了下来, 还夸赞了两句静怡的手艺，说那鸡汤熬的好，很鲜很入味。夸的静怡很是心虚，鲜是因为蘑菇, 入味是因为火烧的好，还真没她几分功劳。

于是，下午做点心的时候，静怡是花费了大力气的，不求最稀罕，但求味道好。胤禛口味比较淡，又向来不爱吃油炸之物，静怡就做了些蒸糕和雪饺。然后，亲自给胤禛送过去。

见胤禛在田头和佃户说话，静怡也就不急着过去了，旁边有小草亭，她索性就过去等着了。

“做好了？”说完话，胤禛背着手过来，近前看到篮子，就抬手掀开上面的布，然后点头：“色有了，香也有了，就少一个味道了，等我尝尝再说。”

但一伸手，静怡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胤禛那手上，全都是泥巴。

“我来喂爷？”静怡笑着问道，神色跃跃欲试，胤禛看她一会儿，看的静怡忍不住想缩起来了，这才笑道：“那可麻烦你了，喂的若是不好，下次就没机会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这是喂点心，又不是喂汤药，哪儿有什么好不好的区分？

但到底还是下意识的放慢了动作，也轻了许多，小心翼翼的将点心放到胤禛唇边，等他自己掌嘴去吃。

“如何？”然后就是紧张了，万一不好吃可怎么办？这人的口味也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觉得好，别人不一定会喜欢啊。那自己之前的那个赏赐，还能保得住吗？早知道应该午膳前就提要求的，到时候胤禛答应了，这会儿就是想反悔都不好意思反悔了。可惜自己那会儿没想到什么好主意。

胤禛可不知道自己只是吃一口点心的时间，静怡就能乱七八糟的想这么多的东西。他吃饭讲究个细嚼慢咽，一口吃完都好半天了，看静怡眼巴巴的等着，忽然就起了作弄人的心思。

没说话，而是探头，又咬了一口点心。

这是还可以？要不然也不会吃第二口了，所以自己这算是成功了？还是胤禛其实只是饿了，想吃东西了？

“味道还不错。”见静怡又走神，胤禛有些无奈，伸手在她额头上拍了一下，拍完才忽然反应过来，自己手上一层泥巴呢，然而看着静怡一脑门的泥土，胤禛还是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静怡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立马用手捂住额头，一脸哀怨的看胤禛。

“就只是还不错？”静怡不死心的问道，顿了顿，胤禛点头：“味道挺好的，比府里的厨娘做的都好，下次若是我想吃，会让苏培盛和你说一声的。”

静怡立马喜滋滋的点头，挎着篮子和胤禛一起慢悠悠的往庄子上走。

在府里的时候，胤禛去不去后院，她都不能说什么，更不敢表现出什么。甚至，她安分的连自己的院子都很少出来。可到了庄子上，只有她和胤禛两个人了，这生活忽然就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早上拎着篮子去挖野菜，中午到庄子外面去跑马，下午胤禛办正事儿，静怡就亲自下厨做点心给胤禛吃，晚上在同一间屋子里一个看书一个做针线活儿。

不过两三天，静怡就有一种错觉，好像这个男人是独属于自己

的。然而，没等她做美梦，胤禛就要启程回京了。
“朝中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回去，你自己在这儿住着，若是想回府了，就派人说一声，或者你自己回去也行，不是带着有人的吗？”胤禛随意叮嘱了两句：“跑马就在附近，庄子外面就别去了。”
“是，我知道了，我过两天也回去。”静怡笑着点头，目送胤禛上马，一会儿工夫，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呆呆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静怡抬手在胸口拍了两下，怎么说呢，有些失落，又有些庆幸。失落的是这三天的相处，大约是她这几年来最幸福的时候了，但时间太短，也就三天，日后，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庆幸的是，若是时间再长点儿，说不定她就要陷进去了。
感情这个东西，在两个人地位不对等的时候，是最好不要去碰的。要不然，伤人伤己。她和胤禛，一个只是个伺候人的庶福晋，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王爷，中间还隔着个嫡福晋和侧福晋，实在不是个能谈感情的对象。
幸好胤禛走的早，自己能及时抽离出来，顺便还能单独在庄子上住两天，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没有胤禛在，静怡也能将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十分舒服安逸。
胤禛急匆匆的回京，连王府都没回，就直接进宫去了。直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下朝之后忽然单独请见康熙，也不知道说了什么，惹的康熙大怒，康熙急召诸皇子进宫。
胤禛在宫门口正好遇见了十三，十三压低了声音说道：“大哥带了宝剑进宫，说是代汗阿玛诛杀废太子，汗阿玛这才生气的。”
哪怕是太子已经被废，他照旧是康熙的亲生儿子。
一个儿子说要诛杀另外一个儿子，康熙怎么能不生气？说着话，又遇见胤禩，胤禩面上带了些焦急：“大哥怎么如此糊涂，二哥已经被废……“
说了一半忽然顿住，胤禛抬眼看他一下，并未接话。进了太和殿，就见胤褆在门外跪着，身边还扔着一把宝剑。
梁九功就在门口站着，见众人进来，微微退开身体，伸手示意了一下。众人鱼贯进门，就见康熙怒气冲冲的坐在上首。
从庄子上赶过来，已经是一个多时辰了，还在生气，看来这次，汗阿玛对大哥是十分恼怒啊。
心里想着，面上却是半分不露，恭恭敬敬的跪下请安，等叫了起，这才起身。
“你们知道朕叫你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康熙问道，前面胤祉犹豫了一下先回答：“可是和大哥有关？儿臣正在翰林院修书，并未听说有什么事情发生，只刚才见大哥在外面。”
“什么大哥！简直是禽兽！狼心狗肺，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容不下！”康熙抬手点道：“将胤褆叫进来！”
有侍卫搀着胤褆进来，胤褆一进门又是喊道：“请汗阿玛应允，

请允许儿子代汗阿玛诛杀胤礽！”

“大胆！”康熙一个镇纸砸下去，胤禔的额头上就见红了，就是如此，胤禔也是十分固执，将脑袋磕在地上：“汗阿玛，胤礽谋反叛逆，试图弑父，这样的人才真的是畜生不如，其心可诛，其罪不可恕，留他一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给汗阿玛一次打击，令汗阿玛伤心，儿臣决容不下这样的乱臣贼子，儿臣也是为汗阿玛着想，诛杀胤礽，日后汗阿玛才可高枕无忧！”

“孽子！孽子！”康熙连连说道，“他是你亲弟弟啊，你就是这样容下他？”

“儿臣没有这样的弟弟，儿臣决不认这样的弟弟。”胤禔扬声说道，再次请诛胤礽。

“朕没有你这样的孽子！来人，将胤禔拿下！”康熙沉声吩咐道，侍卫一边拽走胤禔，胤禔还是一直在说诛杀太子的话，人没了身影，声音也还在。

“汗阿玛别生气，大哥说不定是被谁撺掇了才起了这样的念头，回头他自己想明白了，就不会再说这事儿了。”看康熙眼眶通红，胤禛忙出列安慰：“您千万保重身体。”

胤祉嗤笑道：“被人撺掇？依我看，大哥就是故意的，谁不知道大哥和二哥就是死对头，两个人见面就吵架，大哥现在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估计也是忍了许久了。”

“放肆！”康熙一声怒喝，胤祉身子一哆嗦，立马就跪下了：“汗阿玛息怒，儿臣有口无心，是儿臣说错话了，汗阿玛别生气。”

康熙沉默良久，视线在下面皇子身上一一扫过：“你们从小，就是跟着大儒学习，朕不求你们学多少东西，但基本的礼义廉耻，你们应当都是懂的吧？兄友弟恭，这几个字你们都认识吧？朕这辈子不求其他，只盼着你们兄弟能和和睦睦，如寻常百姓家中兄弟一样，兄友弟恭！”

大约是气狠了，手都有些哆嗦了。胤禩也忙出列劝道：“汗阿玛放心，儿臣等一直牢记圣人之言，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都会做到这四个字的，大哥也只是一时想岔了，您别和他计较。”

老五和老七向来是不怎么多话的，老八说完，老九就跟着出面了：“是啊，汗阿玛，都是一时糊涂嘛，二哥是一时糊涂，这才造反的，大哥也是一时糊涂，这才想要诛杀二哥的，等过两天，他们就不糊涂了，汗阿玛您别着急。”

这话听着是劝解的，但实际上是火上浇油，康熙更是恼怒，端了茶杯就往胤禟身上砸。

胤禟可不傻，赶紧跳着躲开。

“朕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不学无术，整日里吊儿郎当，什么正事儿都不干，就会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朕是少了你吃的还是少了你穿的，你非得要与民争利，做那下三流的商人！”

胤䄉想帮着说话，康熙也照样不留情，说十阿哥一肚子才草，整天就只会跟着九阿哥一起胡闹，连个正经差事都没有。

可把十阿哥给冤枉的，没正经差事是他的错吗？还不是康熙不给，他这才没差事的吗？为什么康熙不给？谁让康熙生太多儿子了，这差事，光是上面的哥哥们一分就没有了，哪儿还轮得到他？

老九老十接连挨骂，老八不得不出面保住两个弟弟的面子，赶紧的向康熙求情："九弟和十弟……"

还没说完就被康熙赏了个茶壶，这怒气大约是升到最高点了，指着胤禩就骂道："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打算吗？内务府的账本上少了多少银子还要朕详细和你算吗？到处拉拢人心，妄图虚名，外面皆传你是八贤王，你当朕不知道这些事儿？将朕所赐恩泽功劳归于自己，让人感恩戴德恨不能肝脑涂地相报于你。你不就是看着胤礽倒了，想要谋求上位吗？"

胤禩噗通一声就跪下了，康熙却是还不解气，连叫了侍卫，要将八阿哥捉拿下去。

九阿哥和十阿哥赶紧跪下求情，康熙却是不愿意再说，直接命人暂且将八阿哥关到了宗人府，和大阿哥一起做伴儿去了。

"胤禔此次，定是受人挑拨，胤祉，朕将这事儿交给你调查，三日之内，给朕一个交代。"骂完人，康熙一脸疲态，也不愿意再听这些儿子们假惺惺的求情，一摆手，让众人都滚蛋了。

三日之后，胤祉下朝之后特意求见了康熙，说是已经查清楚了。

胤禛等人陪同去听，却是听胤祉为胤礽开脱，说是大阿哥私底下养了一个蒙古喇嘛，用此人阴谋魇镇太子，才让太子做出了之前丧心病狂谋反之事。

"大哥和这蒙古喇嘛是想用这事儿置太子与死地，却不想汗阿玛并不曾要二哥性命。又恰好，偶遇一术士张明德，此人给大哥算命，说是太子不死，大哥就永无出头之日。大哥一时疯魔，就到汗阿玛面前请诛二哥。"

胤祉将自己调查出来的事情一一解说给康熙听，康熙越听越怒，正待开口说话，又听见外面一阵喧哗，梁九功在外面喊道："九爷，十四爷，让老奴进去通报一声……"

话音未落，胤禟和胤祯就闯进来了。

"汗阿玛！八哥是冤枉的！"不等康熙开口，十四就先嚷嚷道："您误会八哥了，我敢保证，八哥只是想为汗阿玛分忧，决没有惦记汗阿玛皇位的意思！"

胤禛的脸色黑的不能再黑，他简直不想承认十四和自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怎么会有人笨成这样子？就这还敢为胤禩担保，胤禩能一个笑容就将他给吃的渣都不剩的好吗？

"你敢担保？你用什么担保？"康熙气急反笑，伸手点十四和老九："你们两个对胤禩这样忠心耿耿，他是许了你们两个什么好处？

等日后他登基，赏你们两个亲王的爵位？”

十四愣了一下，忙摇头：“不是，汗阿玛，八哥从来没惦记过……”

康熙从书案后面绕出来，直奔十四，一抬脚踹到了十四身上。别看康熙年纪大了，他可是从小就苦练布库，连鳌拜都能拿下的人，老当益壮，十四挨一下就躺倒了。

“汗阿玛息怒！”到底是亲弟弟，哪怕是做给外人看，胤禛也不得不上前，赶紧的抱住了康熙的腿：“汗阿玛，十四年纪还小，他不懂事儿，您别和他计较，回去我定然会教训他的，汗阿玛饶他这一次！”

十四却是傻的，一边捂着被踹到的地方，一边不服气的嚷嚷：“四哥我不用你为我求情，我之前说的没有错！汗阿玛就是冤枉了八哥！八哥对人向来真诚，绝没有拉拢人心的想法！”

“梁九功，拿刀来！”康熙面无表情，瞬间，胤祺等人也赶紧跪下求情，胤禛更是亲自将那刀推到一边，不让康熙碰触：“汗阿玛您息怒，您身子要紧，十四不懂事儿，为这么个混球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消消气儿，梁九功快倒些茶水过来。”

十四还想说话，旁边十三却是一把捂住了十四的嘴，让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众人求情，总算是将康熙给劝下来了。但十四也没能逃脱一顿责罚，既然是为他那好八哥求情的，索性就跟着八阿哥一起去住牢房吧。

这边十四被送到宗人府，那边德妃就让人来问胤禛了。

胤禛刚出宫，这几天一出出的事情接连不断，他也是十分疲惫。可德妃召唤，他又不能不去。转身就又回了宫里，德妃面色戚戚，往日里都是坐在那儿等胤禛拜见的，今儿却是迫不及待的迎出来：“十四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额娘别担心，汗阿玛只是一时生气，不会关着十四太久的，过个一两天，等汗阿玛消气了，儿臣就去给十四求情，会让他早点儿出来的。”

胤禛忙安抚道，德妃气怒：“我早说过，让他不要和老八混在一起，他就是不听，老八能从当年的小可怜变成现在的八贤王，那是一般人的手段吗？偏他讲义气，说是老八帮过他！”

说到这里，德妃又有些生气：“若不是你不帮衬着十四，他又何必去跟着老八混？”

胤禛心里苦笑，说来说去，这都是他的错了？

但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只将德妃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行了，不喜欢听的就不听，要不然能怎么办？总不能和德妃吵架吧？

被迫听德妃唠叨了将近半个时辰，胤禛出宫的时候都已经是快中午了。肚子饿的咕噜噜的，到了府门口，看见一辆马车，苏培盛忙上

前笑道："钮祜禄庶福晋从庄子上回来了。"
胤禛点点头，跟着马车进了府。静怡这边一下来，就看见了旁边的胤禛，脸上立马露出笑容来，顺手将自己手里的点心塞到胤禛嘴里，然后才蹲下身子行礼。
胤禛皱了皱眉，不太习惯站在院子里吃东西。但肚子饿，还是没扛得住。
"下次不可如此了。"吃完，胤禛压低了声音说道，伸手揉揉她脑袋："先回去吧，晚上我再去看你。"
静怡忙高高兴兴的应了，又行了礼，这才起身告退。
"爷，皇上去了咸安宫，问了废太子的衣食住寝，又和废太子抱头痛哭，像是怜惜废太子在咸安宫吃苦了。"用了午膳，有侍卫进门，苏培盛很有眼色的将门窗打开，然后自己带着人远远的站着。
"蒙古喇嘛的事情是真的，诚亲王还找到了直王为这喇嘛建立的寺庙，就在京郊。镇魇用的布娃娃也被呈上去了。"侍卫将自己探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胤禛。
胤禛摆摆手，那侍卫就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镇魇这种事情，就看汗阿玛能信几分了。但汗阿玛现在既然怜惜废太子吃苦了，那就是没有信个十成十，也有五六成了，剩下的，大约还是有些不舍。
之前朝中有人上折子，请求立太子。这事儿不会拖的太久，眼下看来，八弟还是有些差距。
又想到十四，胤禛就忍不住皱眉了，这样脑袋不清楚，早晚要闯大祸的。
盘算了半天，又叫了苏培盛过来，吩咐了几句话。然后才翻开桌子上的折子，按下心来办公。
天色擦黑，苏培盛进来点灯，小声提醒道："爷，该用晚膳了，之前您答应去钮祜禄庶福晋那边来着。"
胤禛抬头捏了捏眉心，将桌子上的东西都收起来："走吧。"
到了静怡的院子，还没进门就听见一阵笑声。胤禛烦闷了一天，听着这声音，忽然就觉得心里有几分轻松了，面上也微微放松了些神色。
进门就看见静怡正蒙着眼喊一二三，三个丫鬟蹑手蹑脚的往旁边躲。看见胤禛，正要行礼，胤禛却是摆摆手，让她们别做声。
静怡不知道，喊完了就迅速转身，抬手往周边去摸："你们可不许躲在太偏僻的地方啊，要不然我找不到的。嗯，这边是东边还是西边来着？"
走着走着，就走到胤禛跟前了。伸手抓了胤禛的袖子，只一摸就察觉出来不对劲儿了，她虽然叫不出所有布料的名字，但好的差的还是能分的出来的。这一身，明显不是小丫鬟穿的。
是来了客人吗？静怡又忽然想到，中午胤禛还说过要过来的。

脸上露出几分狡黠的笑容，静怡故意问道："这个是谁来着？哎呀，我要是猜对了，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呢，咱们之前都说好了对不对？我要是猜错了，那我也答应你一个条件，公平来往。"

说着，抱着胤禛的胳膊："是王爷！"

说着一把扯开自己眼睛上的布条，然后哈哈的笑："我猜对了，那王爷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的。"

胤禛无奈："好，答应你什么条件？"

"爷帮我试试新衣服，看合不合身。"静怡笑嘻嘻的说道，本来就是开玩笑的，若是她真要点儿什么东西，说不定胤禛该怎么想了。

果然，她说完，胤禛面上就有些意味深长了："就只是试试衣服？"

"对啊，我去庄子上之前就做好了，王爷一直没空过来，我就只能是放着了。"静怡笑着说道，拉了胤禛进屋，将自己之前做的衣服翻找出来，宝蓝的颜色，穿上倒是有几分鲜亮。

以前胤禛偏好颜色厚重的衣服，像是石青，藏青，鸦青，显得人十分沉稳。这个宝蓝色一上身，倒是显得人更年轻了几岁，静怡笑眯眯的转着圈儿，将衣服给打理好。

拽拽袖子，拽拽腰带，再看看衣领，蹲下来整理一下下摆。

略有些得意："我做的刚刚好，爷穿着如何？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

"没有挺合身。"胤禛笑着说道，正好是这季节穿的，里面套上两层衣服，不冷不热的。

"那爷明儿直接穿着吧，也不对，明儿还得上朝呢，得穿朝服，那下朝了回来换这一身？"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等会儿交给苏培盛拿着。"

时辰不早，两个人一起用了晚膳。洗过之后，静怡拿着梳子给胤禛梳头发，手指时不时的在头皮上揉按几下，胤禛闭着眼睛十分享受。

"爷，奴婢再帮你揉揉腰？"按完了头皮，静怡建议道。胤禛刚才就是坐着，腰板也是挺直挺直的，这样长时间下去，腰上肯定是受不住的。

胤禛刚才被按的舒服了，这会儿也就点头了。揉按腰部嘛，自然是要躺着的，索性就直接更衣上床了。

按着按着，胤禛就觉得身上舒服了许多。再仔细感受着静怡手上的力道，就来了几分兴致。一翻身，将静怡抱在怀里，静怡正兴致勃勃的按摩呢，差点儿没吓一跳，忙撑住胤禛的胸口："爷？"

"你累了半天了，这会儿，该爷伺候你了。"胤禛笑着说道，翻身将静怡压在下面，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静怡虽说现在脸上还有些婴儿肥，姿色只能算是中上等，但她有一双绝好的眼睛。

特别的明亮，就好像洛神赋上说的，明眸善睐，顾盼生辉。

胤禛双唇落在这一双眼睛上面，静怡微微眨眼，眼睫毛蹭在胤禛的唇上，痒痒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给爷生个孩子？”事后，胤禛摸着静怡的肚子问道，府里的孩子，还是太少了些。

“这事儿得看缘分，缘分还不到，孩子自然是不会来的。”静怡用老一套来忽悠胤禛，心里则是开始盘算，今年她都十八岁了，生孩子这事儿，也是可以准备起来了。

再者，她还顾忌着另外一个人呢。明年可就该选秀了，老菜帮子怎么比得上鲜嫩水灵的花儿？

“爷，奴婢在庄子上的时候，听说了一些事情。”静怡犹豫了一下，翻个身，趴在胤禛身上：“奴婢就当闲话给爷说说，爷要不要听？”

“什么事情？”胤禛闭着眼睛问道。

“佟大人府上的李四儿，现在庄子上的佃户都听说了，据说是十分贪财，只要有钱，不管办什么事儿都能行。京郊有个村镇，镇上有个员外，听说是犯了事儿，后来给李四儿送了银钱，这事儿就抹平了。”

胤禛微微皱眉，连普通百姓都听说过？

“还有个事儿，咱们那庄子后面，有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比较穷，人口也不算多，听说，他们村有个人，得了什么病，治不好的，家里钱财都花光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人就消失不见了，那一家忽然就有了很多钱，还搬出了那村子，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呢。”

“村子里的人都说是闹鬼，我可是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的。”当然，她其实是信的，但她不信这鬼神之类的，都这么闲，连谁家有钱没钱都要管一管。

静怡是当闲话说的，胤禛也就不多问，反正问了也问不出来什么，静怡能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好了，时候不早了，早些睡吧。”胤禛拍了拍静怡的肩膀，将人塞到被窝里，这时节晚上还有些冷呢。静怡颇有些没心没肺，闭上眼睛没多久就睡着了。

倒是胤禛，将这两个闲事儿在心里过了一遍儿又一遍儿。到了后半夜，这才昏昏沉沉的睡着。

胤禔镇魇胤礽的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寺庙是真的，符咒是真的，扎的小人儿也是真的。康熙当即大怒，宣称胤禔才是乱臣贼子，罪不可恕，当即就夺了爵位。

本来是将胤禔关在宗人府的，但惠妃出面求情，最后只将胤禔关押在原先的直王府，并派人在胤禔府中监守。康熙帝还不放心，又加派了官员在府里轮流监视。

不过，八阿哥和十四倒是因胤禔的祸得了福，随着胤禔被圈禁，这两个倒是被放出来了。

到了四月，上折子求立太子的大臣越来越多，康熙思索良久，在朝堂上宣布，要大臣们推举太子人选。

朝堂上十之七八的官员都推举了胤禩，又是惹的康熙大怒，甚至在朝堂上公开斥骂胤禩，说他母族不堪，为人奸佞。于是，请立太子这事儿，就暂时又没人敢提了。

胤禛是越来越忙，静怡也没闲着。五月多的时候，她种下来的麦子就已经成熟了，这次倒是不用叫人来帮忙，她和葡萄两个人，就将那麦子都割下来了。

然后是挖花生，说实话，大小是有些不太满意的，一株花生秧，下面也就挂着五六个花生壳，这数量，静怡也是不太满意的，她记得以前看电视什么的，上面都是一串串的白壳子的。哪儿和这一样，五六个！太丢人了。

“咱们没用肥料啊。”葡萄忙安慰她，“要是用了，肯定能结更多的。”

静怡却是不说话，盯着手里的花生秧看，好一会儿，猛地一拍手，她就说看着不对劲儿啊，不光是有点儿少，有点儿小，居然还是水嫩嫩的，明显是没长好啊。花生貌似不是这个时候收的？

静怡摸着下巴，那还得再等多久？赶得上种玉米吗？或者说，其实是自己一开始就想错了？

原先静怡是想着，既然是套种的作物，那就应该是一起种一起收的，可明显不是，那么，应该是错开季节？

“再等一段时间挖花生。”静怡一拍手，将自己拽出来的又给埋回去：“现在说不定是没长好呢，等再长一些时候。”

至于玉米，等下个月种应该也是可以的。

葡萄向来是不反对静怡的话的，于是，□□的再给埋回去。割下来的麦子就直接摊在院子里晒，晒好了就捶打一番，太少了，不值当用石碾子。

静怡也找了一身旧衣服，用帕子捂住口鼻，拿了大棒子捶打，就当是锻炼身体了。总感觉，这段时间她的个子不长了，都十八岁了，应该还是停止生长了吧？

那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胡吃海塞了，否则，肯定横向发展。

“奴婢替你一会儿？”葡萄在后面问道，静怡摇头：“不用了。”继续下力气使劲锤，也没发现门口多了个人。还是葡萄行礼问好了，她这才注意到。

“耿妹妹，你怎么过来了？”静怡放下木棒，擦一把汗，扯下蒙在脸上的帕子，笑盈盈的问道。

耿氏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伸手点她眉毛：“看你这样子，倒像是个村姑了，弄的这样脏。”

静怡自己抬手用袖子擦了一下：“偶尔弄一下，玩耍呢。耿妹妹先等等我，我去洗把脸，回来再和耿妹妹说话。”

耿氏点头应了，静怡忙进屋去洗脸换衣服。出来就见耿氏捏着一粒小麦在看，静怡笑眯眯的过去："好看吧？自己亲手种出来的，和外面卖的肯定不一样。"

"姐姐以前见过麦子？不都是直接吃的白面吗？"耿氏挑眉问道，静怡摇头："小看我了吧？大多数的粮食，我都是见过的，像是黄豆啊，玉米啊，番薯啊，长在地里的时候我就见过，我可不是那种不知稼穑的娇小姐。"

说着，伸手让了一下："外面太热了些，妹妹随我到屋子里坐吧。"

进了屋，耿氏有些吃惊："没放冰块儿？这么热的天儿，姐姐是怎么受得了的？"

静怡给她倒茶："也不是没放，临到中午边上的时候放，我这两天身子有些虚，不敢放太多的冰块儿。妹妹尝尝，我亲自熬的绿豆汤，放了冰糖，我记得妹妹挺喜欢吃甜的。"

"姐姐没记错。"耿氏笑着说道，喝了两口，点头赞道："姐姐的手艺果然是好，普通的绿豆汤，硬是让姐姐熬出了无尽的香甜，我都恨不能多喝两碗。"

"管够。"静怡笑着说道，耿氏又喝了小半碗才开口："姐姐这麦子，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

静怡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些不好意思来："是吵着妹妹了？还是这边灰尘太大了？对不住，倒是我考虑不周了，妹妹放心……"

没等静怡说完，耿氏就摆手："不是这个，姐姐都是早膳之后才开始的，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是看姐姐这边热闹，想过来凑凑这热闹。姐姐若是还要忙许久，我来帮姐姐一些忙？"

"不用不用了，就这么一点儿东西，很快就完了。"静怡忙笑道，耿氏略有些遗憾："那好吧，看来我是不能来凑热闹了，对了，姐姐种这些东西，可有什么经验？见姐姐弄的这样好，我倒是也想试试了。"

最重要的是胤禛会来的比较勤，之前收玉米的时候，胤禛还只是来了两三次。可现在收麦子，胤禛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过来。不光是耿氏有些眼红，请安的时候，连李氏都有些酸。

静怡向来是不将这些酸话放在眼里的，毕竟，不遭人妒是庸才嘛。她们说酸话，表示羡慕自己了，说明自己比她们过的好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自己也是摸索呢。"静怡笑着说道："就是找了庄子上懂行的佃户问了，什么时候种什么，然后得空了拔拔草抓抓虫子就行了，其余的，我还真没什么经验，要不然，也不会只收这么点儿麦子了。"

反正她种完这一茬就不打算种了，套种这个概念，她已经给胤禛种到心里了。套种能成功，胤禛以后自然会找更有经验的老农去试验，她这个半吊子水的，还是别去晃荡了。

别小看了这年代的老农，康熙御稻就是康熙带领这些个老农一点点儿的研究出来的，并且创造了一穗传的选择育种方法，和人家比起来，静怡那点儿东西，就是渣渣。所以，她只要提出一个概念就行了，剩下的自有人去完善。

“妹妹若是想种点儿东西，不如种些花花草草，咱们府里有专门伺候这个的小太监，也不用妹妹再辛辛苦苦的去问这种地的事儿了，等这花生收完了，我也打算弄点儿花草之类的去种呢。”静怡笑着说道，她想搞点儿稀有品种出来，说不定就能赚大钱了。哎，要开始考虑养孩子的事儿了。

☆、第 53 章

“爷, 万岁叫了李大人和张大人, 还有佟大人进宫。”侍卫站在桌前, 将自己得到的消息说给胤禛听。胤禛微微皱眉，忍不住捏了捏眉心, 前段时间, 康熙也是叫了他们兄弟几个进宫的。

原本他以为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却没想到，康熙只是提起以往和胤礽的情分, 说到动情之处，又是哭了一场。他们兄弟也是无奈, 劝也不好劝。

眼下又叫了大臣们进宫，十之□□, 说的还是这事儿。

“四爷, 皇上的意思，怕是要复立太子了。”另一边坐着的穿着青色文衫的中年男子说道，“之前压下册封太子的事情，怕就是因为这人选，不是皇上心里所想, 现在废太子已经从咸安宫里出来, 这早晚……”

“三合村的事情查清楚了？”胤禛侧头问道, 那侍卫忙点头：“是，已经查清楚了，那一家子有九成的可能是没了，他们村子里的人说是因着王大壮病重, 王家想要落叶归根，一家子离开京城要回河南，但河南那边我已经查过了，并没有这一家子人，所以……”

“那王大壮也不知去向？”胤禛问道，侍卫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也是凑巧，奴才打听了王大壮的长相，本来是想让人到河南那边再找找的，然而去年秋天监刑的时候，奴才陪着皇上去看了，有个死刑犯的长相，倒是和这王大壮有了几分相似，只是，那会儿奴才也只是看了两眼，并不是很确定。”

“你继续打听打听，看当初的那个死刑犯如何了，若是替换了，这其中，必定是有一条线的，只凭着一两个人，办不成这事儿。”胤禛十分敏锐，立马明白这其中应该是有大问题的。

侍卫忙应了下来，见胤禛没有别的吩咐了，这才后退几步，转身走人。

“若是皇上要复立太子，先生觉得，我们应当如何？”胤禛侧头问道，中年文士笑了一下，抬手晃了晃扇子：“咱们就一个字，等，皇

上之前已经容不下太子了，现在不过是顾念父子之情，毕竟，人老了，总是有几分心软的。复立太子之后，他原先忌惮什么，现在会加倍的忌惮什么，他原本容不下的，现在也会更加容不下。”

能废第一次，就能废第二次。

“王爷之前的做法就很对，咱们现在不急着出头。”戴铎笑着说道。胤禛沉吟了一下，点头：“等太子复立之后，我就带着人到庄子上住一段时间。”

也是凑巧，这边刚说了复立太子的事儿，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康熙就下旨复立了太子。胤禛这些人是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这会儿自是不会反对，李光地等官员也被康熙叫进宫说过这事儿了，这会儿也不反对。

于是，复立太子的事儿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胤禛刚下朝，十三就拎着酒坛子找过来了。

“四哥，你说汗阿玛这是什么意思？”不等厨房送来下酒菜，十三就拎着酒坛子自己灌下去了：“说废太子的是他，现在复立太子的也是他，那我算是怎么一回事儿？”

原本十三都有些认命了，谁让自己运气背，就正好撞上了废太子的事儿呢。汗阿玛不想看见他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连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都要废掉了。

十三这一年来，没有差事，也不能进宫，每天就只能府里呆着。这人要是失势了，谁都能上来踩一脚，更何况十三母妃过世，在宫里他也没什么靠山。

就算有胤禛时不时的帮衬着，胤禛也不可能将内务府给全收拾了吧？况且，内务府以前是太子的地盘，现在是胤禩的地盘，胤禛还真有些施展不开。

十三原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却没想到，太子还有被复立的一天、

“既然太子都能被复立了，四哥，那我是不是也没事儿了？”十三抱怨了几句，忽然又来了精神，凑到胤禛跟前问道：“以后我是不是也能进宫了？”

“回头我在汗阿玛那边打探一下，看汗阿玛是个什么意思。”胤禛沉默了一下才说道，十三哈哈的笑：“也就四哥惦记着我了，换了别人，早就和我断开关系了。“

说着又埋头喝酒：“四哥，汗阿玛为什么要复立太子？之前太子做的事儿，汗阿玛都忘记了吗？谋反这种事情，也是能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吗？四哥，太子若是继位，日后，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江山，会是什么样子你想过吗？救灾的粮食他也能贪污，修河堤的银子他也不放过，四哥你也知道的，凌普卖官的事儿，谁能想到堂堂一个太子，居然靠卖官赚钱！长此以往，这江山还能保得住吗？”

越说越生气，十三抓着胤禛的手：“我宁愿没差事，我宁愿一辈子蹲在府里不出来，我宁愿以后再不进宫，可是，为什么汗阿玛要复

立太子？”
“十三，当年的事儿，你是不是插手了？”胤禛沉着脸问道，十三愣了一下，拎着酒坛子又给自己倒酒，胤禛抬手将那酒碗给拿到自己跟前：“你当初，到底是做了什么手脚？”
十三不吭声，胤禛心思急转：“你故意将刺客给放进去了？”
“四哥，我有分寸，肯定不会伤到汗阿玛的。”十三忙说道，胤禛皱了皱眉：“你早知道太子要谋反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到了。”十三破罐子破摔，伸手揉一把脸，夺过胤禛手边的酒碗，猛一仰头，全给灌进去了，随意擦了一下嘴，这才说道：“之前因为十八的事情，汗阿玛责备了太子，我怕太子心里难受，晚上就想过去安慰他，毕竟……”
他和四哥，可都算是太子一派的。十三不光是想去安慰太子，还想劝说太子去给康熙赔罪，将这事儿给揭过去。以以往康熙对太子的宠爱，只要太子认错了，康熙就肯定会将这事儿轻拿轻放的。
却是没想到，他竟是撞见了太子和蒙古台吉正在商量谋反的事情。
十三不喜欢太子，他又向来聪明，立马就想到，这事儿若是利用好了，就能将太子给拉下马了。若是废了太子，大阿哥只会打仗，三阿哥不堪重用，这样轮下来，不就能轮到自家四哥了吗？
于是，十三就选择将这事儿给隐瞒下去了，甚至，主动找了驻军首领，在太子谋反的那天晚上率兵巡逻，不过是稍微耽误了一盏茶时间，就能让那些刺客们顺利接近康熙的帐篷了。
“难怪了。”胤禛叹口气，汗阿玛不糊涂，岂能看不出来十三的这点儿小手段？
“汗阿玛那里，怕是不能再说你的差事了。”胤禛皱了皱眉，十三有些诧异：“四哥你不骂我？”
胤禛挑眉：“骂你做什么？不过，我确实是要说你几句的，这事儿，你做的太鲁莽了，也落下了把柄，下次做事之前，还是要三思才行。“
十三都有些结巴了：“四，四哥，你，你终于想通了？”
胤禛只笑了一下，端了酒碗和十三碰杯：“你放心就是了，四哥已经想明白了，与其日后等这江山被人败坏，还不如……”
他没说完，但十三已经明白，痛快的仰脖子喝酒。下酒菜端上来之前，两个人已经干掉了半坛子的酒水。十三心里有事儿，喝的又急，自然是喝醉了。
胤禛怕他说了什么胡话，索性就安排人暂时住在前院了。
喝了醒酒汤，胤禛本来想往石榴院去一趟的，可走到门口，又顿住脚步。想了想，还是转身走了。因着赵嬷嬷那事儿，福晋见了他并没有什么好脸色，他也不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解释，所以暂时还是先别见面了。

到了八月，胤禛说康熙赏赐的新园子已经修葺好了，要带着一家人去住一段时间。福晋却是说自己身子不舒服，不想奔波，要留在府里。

于是，就只带了李侧福晋和三个孩子，还有就是静怡她们几个。宋氏原本也能去，可她说要留下来照顾福晋，也就没能跟着。

武氏颇有些不屑："弄的好像这府里，就她会照顾福晋一样，这府里的丫鬟婆子们是死干净了吗？"

静怡赶紧抬手捂住她嘴巴："你别说了，这种不吉利的话，要是被人听见了，你自己能有什么好下场？她既然不想去，那不去就是了，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你生气个什么劲儿？"

"我哪儿是生气她去不去的事儿，我是生气她踩着咱们巴结福晋！"武氏哼哼了两声，十分不高兴："她要表现自己的忠心就另外换个方法不行吗？抄写经书也行啊，做个针线活儿也行啊，为什么非得在这关头，说自己要留下来照顾福晋？她这样一弄，你好意思说自己要出门玩耍不照顾福晋吗？"

静怡摇头，还真不好意思，换个人，难免就要跟着说要留下来照顾福晋了。

可她钮祜禄静怡是谁啊，脸皮厚的没话说，就是不跟着往下接，非得想要出门玩耍，这会儿也才能和武氏在马车上抱怨宋氏那么几句。

圆明园啊，刚修建好的，不去看看太可惜了。当然，静怡也知道，这会儿圆明园并没有后世描述的那样瑰丽，但看看雏形也是好的啊，反正她每天呆在府里，能看的风景，也就那么一两处。现在多了一处，哪怕不是叫圆明园呢，也照样吸引人。

"耿妹妹倒是聪明，看爷经常去你那儿，就跟着学种地，可惜，就她那样子，学了也是个不伦不类。"看见后面的马车，武氏又说道，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我也是不伦不类的，说是种地的老农，又比老农讲究多了，说是自己隐士，又太世俗了些，倒像是在过家家了。"

武氏也跟着笑："确实，也亏你想的起来，居然种点儿地来玩耍。"

两个人一路说着话，午时的时候就赶到了圆明园。前面胤禛背着手，李氏拉着弘时不知道在他身边说什么呢，大格格则是带着弘昀。

武氏叹口气："福晋也是想岔了，你看看，人家这才像是一家五口呢，咱们都是多余的。"

"说什么胡话，在外面呢，小心点儿吧。"静怡戳她手臂，然后四处张望，想看看这大名鼎鼎的园子，可看完就略有些失望了，也就是一个更精致一些的园子而已。

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失望，胤禛所有的园子里面，或者说静怡见过的所有的园子里面，圆明园还是能独占头一份儿的。

“你们一个人挑一个园子住着，日后若是再来，就还住在自己的园子里。”胤禛转头吩咐道，最中间的两个，肯定是要留给胤禛和福晋的。李氏反应也不慢，先选了距离胤禛最近的。

武氏眼珠子转转，看静怡，静怡干笑：“你先选，我等你们都选完了再说。”

于是武氏选了胤禛后面的小院子，耿氏也是就近选了一个。轮到静怡，反正也没什么好挑的，最近的已经没了，还不如就选个可自己心意的，风景最好的。

选完了院子，各自就分散开了，自己去找自己的住处。

“这里的家具都比府里得要好些。”葡萄一边帮着整理行李，一边笑着说道，“庶福晋，咱们这次能在园子里住多久啊？”

“这我可不知道，看王爷的意思呢，不过肯定不会超过一年。”静怡笑哈哈的说道，葡萄也忍不住笑，笑完了又问道：“奴婢刚才瞧着那边还有庄稼地，庶福晋，您真不打算种地了？”

之前收了麦子，胤禛可是给了静怡好几张银票的。虽然静怡也不缺这个钱，但种那么点儿东西，就能得那么多银子，在葡萄看来可就是太划算了。

静怡摇头：“不种了，咱们就是瞎折腾，折腾一次就行了，折腾次数多了，王爷也看不上眼。”

不等葡萄再说什么，静怡就笑道：“我先换了衣服到外面去转转，你快些收拾好了，再让人去准备午膳。”

然后就去翻找自己的裙子，最后换了一身粉色的汉装，带上帽子，拎着自己缝的背包到外面去。背包这种东西，也不是静怡的独创，唐朝时候就有的，不过是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特色。

静怡特意让人磨了薄木片，做了个圆筒形的背包，收口就用的编制的绳子，里面还有一层浆布，这样一来，包包就立体起来了，看着还是很漂亮的。

武氏当时看着喜欢，也照着做了一个，不过是外面的绣花不一样。

转了两圈，果然是看见一个园子，里面都是庄稼地。以后说不定还能养些鸡鸭之类的？要不然养狗？

正想着，就听见一阵狗叫，静怡转头一看，忍不住笑，胤禛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两只小奶狗，这会儿正拽着往这边来呢。

“哪儿来的？”静怡忙迎上去问道，蹲下身子揉两把，不过小奶狗虽然小，却是胆子不小，大约看静怡是生人，冲着静怡就汪汪汪的开始叫了。

静怡也不怕，伸手挠两把狗肚子，小奶狗就开始哼唧了。

“宫里弄来的，圆明园里有个珍兽坊，养的有猫猫狗狗，你若是喜欢，也去挑一只。”胤禛笑着说道，静怡眨眨眼，要不然，自己也弄个宠物养养？

“有名字了吗？”静怡又问道，胤禛点头：“有了，这个黄色的叫阿贵，这个黑色的叫豹子。”

黄色的估计就是小土狗，黑色的……静怡不认识，她也没研究过狗狗的品种。

“长大了大概会有这么高。”胤禛比划了一下，那大概就是大型犬了。相比较之下，静怡还是挺喜欢土狗的，土狗好养活啊，她以前就养过，自己吃什么狗狗也吃什么，还聪明机灵，可惜，到处都有偷狗的。

两个人蹲在这儿研究了半天的小狗，葡萄来叫的时候，静怡已经和胤禛商量好，下午一块儿去一趟珍兽坊了。所以，中午胤禛索性就在静怡这边用了。

静怡也在考虑自己要养什么，狗狗是不行的，猫也不行，容易闯祸的都不行，她可不想将来的哪一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宠物被人利用，再然后被人给处理了。

或者，养一只鹦鹉？教鹦鹉说话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用过午膳又睡了午觉，两个人才结伴往珍兽坊去。没进门就听见各种动物的叫声，进门就听的更清楚了。有几个小太监正在忙活，有给宠物洗澡的，有在添加食物的，还有在清理粪便的。

听见大总管的声音，几个人忙过来行礼。然后静悄悄的退下去。

“东边是能飞的，西边是地上跑的，后面是水里游的。”珍兽坊的总管跟在胤禛身边介绍，静怡直接就拉着胤禛先去看了天上飞的。

“百灵鸟叫的好听，不如选这个？”胤禛帮忙出主意，他是真觉得静怡的声音也好听，和百灵鸟还有一些搭。

静怡却是不太喜欢，万一哪天没关好飞走了呢？金丝雀长的也好看，可惜就是太娇气。鹦鹉也不错，暂且记下来，再看看别的，若是没更好的，那就回来选个鹦鹉。

“这是……”总管又跟着介绍，看的静怡是眼花缭乱，品种太多，看着哪个都稀罕，还有小乌龟，笨拙的在水底下划动。大约真的是缘分了，静怡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乌龟是怎么养的？好养活吗？”

“好养活的很。”总管忙不迭的来介绍，“每天泡在水里一炷香时间，或者半个时辰就好，得空了晒晒太阳，每顿吃一两条小鱼就行，放在水里让乌龟自己去吃，不用拿出来喂……”

静怡就又有些犹豫了，还得找小鱼啊，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虽然也不难。

“算了，我还是要一只鹦鹉吧。”静怡犹豫了一下说道，胤禛也觉得要鹦鹉就好，乌龟这种东西，在风水上用处也是很大的，一个弄不好就会坏了风水，最好还是别养。

“这种叫牡丹鹦鹉，必须得一对一对的养，单只养不活。”见静怡挑好了，总管忙上前介绍，“要是想要教鹦鹉说话，最好是虎皮鹦鹉，这种鸟儿学说话快，别的鹦鹉都比不上。”

而且牡丹鹦鹉的叫声也不好听，不过外形好看。

静怡还只选中了这种，最后是拎着笼子回去的，里面装着两只牡丹鹦鹉。

刚到手的宠物还稀罕的很，静怡回去之后就忙的顾不上胤禛了，只围着自己的两只鹦鹉转圈："来来，我教你们说话，先学简单的，好~你好，你好~"

鹦鹉不搭理她，两个亲昵的靠在一起磨脑袋，静怡转了一炷香时间，胤禛无奈："你先养熟了再说，现在它们还不认识主人呢，你教它们也不学。"

静怡只好停下了，又问葡萄："王爷的两只小狗呢？"

葡萄忙回道："在外面玩耍呢，要叫进来吗？"

静怡点头，葡萄去将两只小狗抱进来，小狗看见鹦鹉就汪汪叫着冲过去了，将两只鹦鹉吓的嘎嘎的，叫的像是鸭子。

静怡心疼的不行，赶紧又叫葡萄将鸟笼子挂在外面。

"王爷你帮我取个名字吧。"静怡抱着百福转头看胤禛，胤禛扫了一眼外面，点头："那个绿色的叫小翠，黄色的叫小金，如何？"

静怡嘴角抽了抽，可算见到什么叫偏心了，自家的两只狗就取名叫百福造化，轮到别人的宠物就叫小翠小金，怎么不叫小绿小黄啊？

但是她没胆子和胤禛理论，再仔细想想，大俗即大雅，小翠小金也挺好听的，赶忙点头应了下来："好，那就叫小翠小金，多谢王爷了。"

胤禛挑眉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晚上胤禛是宿在静怡这边的，然而第二天李氏就派人来请了胤禛，说是自己亲手炖了鸡汤，请胤禛过去品尝一下。

这出了王府，没了福晋压在上面，一下子大家的手段就都拿出来了。今儿是李侧福晋炖了鸡汤，明儿是武氏画了一幅画请胤禛去鉴赏，后天是耿氏请王爷喝酒。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数静怡最弱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有点儿不对劲儿，数着日子准备小日子用的带子呢，结果发现过了五天了都还没来。

她小日子准的很，说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这么些年来从没变化过。

"庶福晋，该不会是……"葡萄也很是激动，抓着静怡的手，眼睛亮晶晶："您要有小阿哥了？"

静怡有些懵，伸手摸摸肚子，应该没这么快吧？自己三月份儿才刚打算要开始准备起来，这……好吧，这都八月了，她身子又向来健康，就是有了也没好奇怪的。

"时间太短，不能确定，咱们再等等，至少得等半个月。"静怡忙说道，葡萄也忙不迭的点头："庶福晋说的是，咱们暂时不能声张，不过，王爷那边……"

葡萄脸色有些尴尬，又有些难为情："夫人之前交代过，若是庶福晋有了身子，就让奴婢提醒一下，这个房事……"

静怡也闹了个大红脸，忍不住用帕子遮住脸："这两天王爷忙着呢，不会过来，你就放心吧，等王爷过来，我就装身子不舒服，不会留宿的。"

葡萄这才松了一口气，又忍不住笑："当年夫人非得让奴婢学些照顾孕妇的事情，现在总算是能派上用场了，也得亏奴婢这些年都没忘记。"

静怡笑眯眯的不说话，只盘算着福晋那边应该应对。福晋的打算，自己也是知道一二的，之前就想着，孩子给她也没关系，反正一个府邸住着，她每天去请安，也是能看的见孩子的。

可现在再想想，却是有些想当然了，那会儿没怀孩子，自然是没什么感情，只觉得给就给了，宫里那些妃嫔，位分不够的，不也是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的吗？

德妃当年还得将胤禛送出去，胤禛倒还得了个皇后养子的名头。

她的孩子若是能让福晋 养活大，那也是皇后养子，名份上就能占个优势了。

再者，福晋向来聪慧大方，博学多才，孩子跟着福晋也能学更多东西，比自己这个半路才开始学的半吊子好多了。

可现在，真有了孩子，虽然还没确定，但她已经有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了，她忽然就有些舍不得了。自己要辛辛苦苦怀胎十个月，要舍掉半条命才能生下来，就这样拱手让人，实在是……

但福晋之前对她也算有恩了，若不是有福晋的支持，只凭着她一个人，说不定胤禛早忘记后院还有她这么一个人了。当然她熬着熬着说不定也能出头，可熬多久就没人知道了。

"王爷，已经查清楚了，从刑部到监斩，这是一条线，在牢里的时候就将人给换了，三年前开始有的，去年更是严重，据奴才查出来的，共有八个人被换出来，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胤禛背着手，听那侍卫说完，才转头问道："可有证据？"

"有的，这八家，共有五家消失不见了，就和之前王大壮一样，说是要搬家，然后就彻底消失了，剩下三家则是躲在京郊。"顿了顿，又说道，"京郊有个叫白云观的道馆，这两年忽然多了几个道士。"

"白云观背后，是瓜尔佳清云。"

胤禛微微皱眉，这是又和太子扯上关系了？

"好了，查出更多的证据来。"沉吟了一会儿，胤禛说道，那侍卫忙点头应了。

"最近大阿哥那边如何了？"等了一会儿，胤禛又问道。这次侍卫倒是犹豫了一下："大阿哥府里，经常会有人送米菜之类的，前段时间，这送菜的出了事儿，摔了一跤摔死了。"

“是意外不是？”胤禛问道，侍卫摇头：“从表面上看，是个意外，也暂时没查出来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你再让人多注意些。”沉吟了一下，胤禛说道，侍卫忙点头应了，看胤禛摆了摆手，就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虽然现在只能是等，但等着的时候，他也是能做点儿别的事情的。

进了九月，静怡总算是能确定，自己确实是有了身孕了。这事儿她是先告诉胤禛的，胤禛大喜，本来已经打算回府了，现在又决定继续在园子里住着了。

武氏是先来探望静怡的，进门就围着静怡转了两圈：“真是怀孕了？”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种事情，还有作假的？”

“你倒是好运气。”武氏撇嘴说道，坐下之后就露出一脸惆怅：“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不可能有孩子了？”

这个事情谁也说不准，按说胤禛没问题，武氏看着也是十分健康，应当是会有的，可偏偏武氏就从来没怀孕过。大约，还真是命中注定？

“我最近听说了，京郊有个白云观，特别的出名，尤其是求子方面，我想求了王爷，过去一趟，原本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去的，可现在看来，只能是我一个人去了。”

武氏有些遗憾的说道，静怡却是摇头：“你真打算要去？这种求子方什么的，十个里面有八个是假的，还有……”静怡压低了声音，凑到武氏耳边，“福晋的事儿，你是忘记了吗？”

若非是用什么生子方，福晋能错信了他人，最后弄的自己身子彻底垮掉，再也不可能有孩子吗？

武氏犹豫了一下，但立马就又拿定主意了：“你也说了，十个里面有八个是假的，那还有两个是真的呢，万一我运气好，就碰上了这个真的呢？”

静怡虽然不太赞同武氏的说法，但她却知道，武氏做了决定，她就不能再去干涉了。人生的路，毕竟还是要自己走的，谁也不能当谁的救世主。

尤其是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你所谓的救赎对她来说就可能是伤害了。

不过，胤禛来的时候，静怡还是稍微提了两句，胤禛还有些诧异：“白云观？你没听错？”

静怡简直无语了：“就三个字，这我都能听错？”

“这事儿……”胤禛摸着下巴想了一下：“你不用管了，就当是没听见，今儿感觉如何？”

说着就看静怡的肚子，静怡更是无语了：“没什么感觉，就和以往一样，该吃吃，该喝喝，爷，您也不用太在意了，这才两个月。”

胤禛点头："你自己多注意些，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开口就是了。"顿了顿，还是补充道："虽然才两个月，可也得小心注意些，对了，我问过大夫了，那两只鹦鹉，你还是别养了。"

静怡有些吃惊："为什么？"这又不是猫猫狗狗，再说就是猫猫狗狗，每天有人给洗澡，也不碍什么事儿的啊。

"会吵着你休息，前两天你听着鹦鹉叫，半夜都能吓的一哆嗦。"胤禛直接说道，静怡有些尴尬，她那不是不习惯吗？她也没想到鹦鹉这种东西，大半夜的也会突然叫两声啊。

自打那一次之后，她已经让葡萄将鹦鹉养在外面了，只白天的时候才会拿进来的。

正说着话，葡萄就进来了："耿庶福晋过来了。"

静怡看看胤禛，还是让将人给请进来了。耿氏拎着个小篮子，看见胤禛也在，脸上露出些意外的神色，忙行礼请安。

"耿妹妹快来坐，这会儿正热，你跑来跑去的，也是辛苦了。"静怡笑着说道，招手示意耿氏在自己身边坐下，又让葡萄给端了酸梅汤："井水里镇过的，这会儿用正好。"

"姐姐现在有了身子，可是不能再用这太凉的东西了。"耿氏喝了两口，放下碗，将自己拎过来的小篮子放到静怡手边："我一早就去了厨房，亲自做了些点心，这会儿刚刚做好，这种点心趁热吃是刚刚好，这才冒着大太阳给你送过来，你趁着热气还在，尝尝看，若是喜欢，我日后多给你做些。"

说着也看了一眼静怡的肚子："毕竟你现在怀孕了，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还是要多吃些好的才行。"

静怡伸手掀开上面盖着的白布，然后就忍不住高兴，油炸的酥肉！放在以前，她是不太喜欢吃的，油腻腻的，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怀孕了，看见这酥肉，嘴里居然自发自动的开始分泌口水了！

反正耿氏也不可能这么傻乎乎的下药害她，静怡忙让葡萄拿了筷子过来。吃了几块儿，又想起来胤禛，忙转过身让了两下："王爷也尝尝？耿妹妹的手艺，还真是好的没话说。"

胤禛看看她那筷子，再看看她眼巴巴的神情，摆手："不用了，我不喜欢吃，你自己吃吧。"

静怡勉强掩饰住自己脸上的笑容，转头就又痛快的吃起来，连旁边坐着的耿氏都快忘记了。

"真好吃，耿妹妹可有什么秘方？"静怡笑嘻嘻的问道，不等耿氏回答，又赶紧摆摆手："算了，既然是秘方，那肯定不能告诉旁人，若是我以后想吃了，能不能劳烦耿妹妹？"

耿氏笑着点头："自是可以的，姐姐尽管开口，不用和我见外，时候不早了，也该用午膳了，那我就先告辞了，若是姐姐得空，可以去找我聊天。"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亲自送了耿氏出门。

“王爷，我怀孕的事儿，福晋那边可说了？”返回来，静怡凑到胤禛身边坐下，眨巴着眼睛看他，“福晋是怎么说的？”

“福晋那边暂时还不知道，等我回府之后再说。”胤禛顿了一下问道：“你喜欢这园子吗？”

“自然是喜欢的，恨不能一直住在这儿呢。”静怡笑着点头，胤禛伸手摸她脑袋：“那年前你就先住在这边？毕竟你怀着身子，来回奔波，对身体应该是不太好的。”

“应当没事儿吧，太医不是说了，我身子好的很的吗？”静怡有些懵，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留在园子里，难不成是京城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可不应该啊，再怎么出事儿，也牵扯不到王府吧？

这又不是说战乱年间了，会有人攻打王府什么的。

“小心为上。”胤禛说道，看看沙漏，直接叫人摆了午膳，摆明了不继续这话题了，静怡无奈，只好暂时按下心中疑惑，不回去也好，自己在这园子里清清静静的养着，比回去好多了。

这园子里的人，全都是胤禛的人手，比在府里更让人放心呢。

“四哥，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汗阿玛大怒，刚将二哥给责骂了一顿。”胤祺趁人不备，溜到胤禛身边问道，今儿是大朝会，文武百官都在外面等着上朝。

诸位皇子，以及一品以上官员，则是可以在偏殿里等一会儿。

胤祺凑过来之后，很快引起胤禟注意，也跟着凑了过来：“四哥五哥，你们在说什么呢？”

一母同胞的兄弟，胤祺也就没隐瞒：“问问四哥知不知道汗阿玛为什么又责骂了二哥。”

胤禟嗤笑一声：“你问四哥有什么用？四哥恨不能将太子供奉起来，不管太子做什么，在四哥眼里，怕是都不会错的吧？”

胤禛微微皱眉，并不接话。

“太子让门人公然抢夺百姓良田，京郊将近一百亩地，这个事儿，四哥知道吗？”胤禟笑着问道，胤祺有些吃惊：“公然抢夺？这事儿多少人知道？”

胤禟眯眼：“我都知道了，你说有多少人知道？四哥，这次你还要护着太子吗？”

胤祺见胤禛脸色不好看，忙推了一下胤禟：“四哥什么时候护着太子了？要真是太子做的，四哥定会公平处置的，行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也该上朝了，你快些去外面等着吧。”

胤禛并不在意这兄弟俩的动作，只垂下眼帘，太子行事越发的张狂无度了，若是以前，他还会遮掩一番。可现在，简直就是……胤禛忍不住在心里叹气，这样下去，根本不用别人出手，太子自己就能将自己给作死。

作者有话要说：　　本来想写一些感情戏的，然而发现，花开好像还是没写好？

抚摸亲爱的们，小长假结束了~~~~~都打起精神上班去吧~~~~

☆、第 54 章

十月初, 李侧福晋等人都搬回了王府, 只留下静怡一个人在园子里。倒是清净了, 除了葡萄她们几个，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至于那两只鹦鹉, 被武氏要走了。之前胤禛说不让养, 静怡还想争取一下的，没想到武氏来探望静怡的时候看上了那两只鹦鹉，索性就让武氏给带走了。

静怡深觉得, 自己和宠物，不管是什么品种的, 大概都是没有缘分的。也幸好还没养两天，倒也不会舍不得。

一直到年底儿, 府里才来了人将她接回去。回府之后的第一件事儿, 自然是去给福晋请安了。静怡的肚子已经是五个月大了，就是穿着厚厚的冬装，也是能看出来的。

再者，胤禛之前回来，大约也是早已经告诉福晋了。所以, 福晋第一眼看的, 就是静怡的肚子。

静怡忍不住抬手捂了一下, 又忙蹲下身子行礼。福晋笑着让人赶紧将她给扶起来了："你身子重，就不要如此多礼了，你总算还有些福气，盼了这么些年, 终于盼来了。"

"奴婢也是得了福晋照看，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的福气，多谢福晋多年的照顾，奴婢铭记在心。"静怡忙行礼，这话说的是真心实意。

福晋面上微微露出些笑意，顿了顿，又说道："也是你争气，否则，我再怎么照顾你也是没用的。好了，你坐了大半天马车了，应该也是累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静怡忙行礼告退，她当时去圆明园的时候带了葡萄和毛丫两个人，红丫则是留守在府里的。红丫是谁的人，静怡心里也是有数的，她不仅不会动红丫，有时候也会借着红丫传递些消息。

就她现在的位分，若是处置了红丫，谁知道下一个会是哪一个的钉子。放着福晋身边的人，总比来个李氏身边的人强。

"庶福晋回来了？"红丫看见她们也是大喜，笑着过来迎接，一边帮着拎包袱，一边叽叽喳喳的说道："奴婢每天都有打扫屋子，保证干净的一点儿灰尘都看不见，奴婢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褥和被子，对了，前两天府里分了煤炭，咱们这里，福晋特意开恩，送的是上好的银丝碳。"

银丝碳生火不光是没有烟，上等的银丝碳，还会有一股淡淡的香气。知道静怡今儿回来，这屋子里已经是点上了炭盆，静怡深吸一口气，倒是没闻到什么香味。

红丫看见她动作，忙笑道："邱嬷嬷说，庶福晋有了身孕，这乱七八糟的香味，就最好是不要闻了。"

"邱嬷嬷？"静怡有些诧异，红丫忙说道："是福晋身边的嬷嬷，新

来的，以前也是伺候过孝懿仁皇后的。”

胤禛也是没办法了，德妃是自顾不暇呢，之前还送了个玉兰过来，所以不能去德妃那儿求人。福晋那边呢，先是那拉家出事儿，又是赵嬷嬷疏忽，也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就特意从内务府请了人。

邱嬷嬷以前是伺候过胤禛的，性子很是严谨。在静怡没回来之前，就先来静怡的院子里查探了一番。

这行为说好听点儿，就是为静怡着想，看护静怡肚子里的孩子呢。但实际上，就是有点儿不给福晋面子了。这王府的内院，本来就应该是福晋做主的，谁的院子里有点儿什么没点儿什么，也都应该是福晋说来算的。

就算是要检查院子，也应该是福晋答应了才行的，可邱嬷嬷却是没打招呼就自己来检查了。

说起来这事儿，红丫还有些不太高兴：“邱嬷嬷也太……随意翻看，奴婢刚刚摆放好的东西，她一来，全给打乱了，奴婢又得重新刷收拾一遍儿。”

静怡则是有些头疼，邱嬷嬷想和福晋对着干也不应该拿她当筏子啊。这好不容易回府，折腾一圈儿，倒还不如是住在园子里了。

不过，这邱嬷嬷是不是有些糊涂？她再怎么伺候过胤禛，也不过是个奴才，福晋可是当家主子，一次两次的，胤禛难不成还会为了个奴才，就去为难福晋？

静怡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肚子里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叫声，红丫就哎呀了一声：“庶福晋恕罪，奴婢疏忽了，竟是忘记让人将午膳摆上来了，您稍等，奴婢这就亲自去拿。”

等静怡点了头，红丫就一溜儿烟的跑出去了。没多久就拎着食盒回来，里面摆着三个荤菜三个素菜，还有两碗汤，一个是鱼汤一个是排骨汤。

“份例长了？”静怡有些吃惊，红丫笑眯眯的点头：“对啊，之前咱们爷被封为亲王的时候就长了一次，现下庶福晋又有了身孕，就又长了一次。”

葡萄在一边笑道：“庶福晋可是有口福了，赶紧的用膳吧，您就是能忍得住饿，那肚子里的孩子也忍不住啊。”

静怡忍不住笑，伸手拿了筷子吃饭。她以前曾听说，怀孕的人会出现挑食的情况，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可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和以前完全一样。

“对了，钮祜禄夫人送了帖子，想来探望庶福晋。”等静怡吃了饭，红丫赶紧将这事儿给说出来，并且递给静怡一张帖子：“听月姐姐前天来说了，若是庶福晋想见见，就只管让人去吩咐一声就行了。”

“自然是要见的，马上就要过年了。”静怡笑着说道，葡萄从外面进来：“庶福晋，外面下雪了。”

“真的？那咱们这运气，可真算是不错了。”静怡笑着说道，起身到窗口去看。然后就发现，自己的院子，真的是好丑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除了正屋门口的一棵树，别的地方就连一根草都没有了。

现在她不种庄稼了，院子里那块儿地还到处都是土疙瘩，看着就觉得又脏又乱。

“庶福晋，要不然，找些人将这里收拾一下？”葡萄见她盯着那地方看，就笑着问答：“或者铺上青砖，或者种点儿花花草草，再或者挖个小池塘？”

“就弄点儿花花草草的种上吧。”静怡想了一下说道，“不要太贵重的，好养活的，随处能见的就行。”

葡萄应了下来，又过来扶住静怡：“累了半天了，要不要睡一会儿？”

静怡点点头，进了内室睡午觉。这一觉睡的比较沉，下午醒过来的时候，听见外面有嘀嘀咕咕的声音，静怡就没睁眼，偷偷的听一会儿，听的不是很清楚，索性就叫了葡萄。

“邱嬷嬷过来了，说是看看庶福晋这边有没有什么缺的。”葡萄一边伺候她穿衣服，一边压低了声音说道：“还说若是有什么要用的，只管找人告诉她就是了。”

静怡忍不住挑眉，这是光明正大的要和福晋打擂台？对她有什么好处？这邱嬷嬷，就真的这么大的胆子？

掀开门帘，静怡一眼就看见邱嬷嬷了，原本正做着，听见动静忙起身，转过头来行礼：“钮祜禄庶福晋，奴婢邱氏，见过庶福晋，给庶福晋请安。”

“邱嬷嬷快坐吧。”静怡忙笑着说道：“不知道邱嬷嬷过来，慢待了邱嬷嬷，还请邱嬷嬷见谅。”

“是奴婢让人别惊醒庶福晋的，毕竟庶福晋现在怀着身孕，要千万注意身子才是。”邱嬷嬷笑着说道，又伸手从桌子上拿了东西递过来：“这是王爷之前吩咐的，给庶福晋准备了一些养气补血的药材，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庶福晋日后可让厨房的人给做些药膳什么的。”

“是吗？那可要多谢王爷了。”静怡笑着说道，侧头看了一下葡萄，葡萄忙上前接了盒子。

邱嬷嬷也不在意，等静怡坐下了，就跟着落座：“想必庶福晋也听丫鬟们说过了，现在这府里的事情，奴婢也能说上一两句话，日后庶福晋有什么需要的，也不用去麻烦福晋，只要和奴婢说一声就是了。”

静怡眨眨眼，只笑着不说话。

“奴婢让人在库房里翻找出来的床帐，庶福晋可喜欢？”邱嬷嬷笑着问道，静怡有些不解，侧头去看红丫，红丫忙压低了声音说道：“庶福晋刚回来，太累了，奴婢就没来得及说，邱嬷嬷给您送了一个百子千孙的床帐，现下在厢房那边放着呢。”

静怡总算是有些满意了，幸好没趁着她不在就给换上了。

“挺喜欢的，谢谢嬷嬷了。”静怡笑着说道，看来红丫说的还是有些轻了，这嬷嬷岂止是不给福晋面子啊，简直就是要将自己当成这府里的管理者了。

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少，静怡也不敢直接和邱嬷嬷对上，闲话几句，就露出些疲态来，邱嬷嬷倒是识趣，忙起身告辞。

“这邱嬷嬷到底是什么来历？她是以什么名义进府的？”静怡忙叫来了红丫，皱眉问道：“她现在管着府里的什么事儿？福晋那边又是怎么说的？”

“奴婢是听石榴院的姐姐说的，这嬷嬷以前确实是伺候的孝懿仁皇后。现在……”红丫脸上也露出了些迷茫，“好像是管着库房的？也不对，之前送炭火，还是以前的嬷嬷送来的，哎，像是管着账本？”

红丫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静怡表情就有些难看了：“邱嬷嬷来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红丫还是知道的，忙说道：“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她做了点儿什么你都不知道？”静怡更是诧异，红丫缩了缩脖子，静怡沉默了半天，之前还觉得她挺能干的，现在看来，还是不行。

“给你一天时间，若是明天还问不出来……”静怡停顿了一下，红丫脸色煞白，忙应了一声：“是，奴婢必定详详细细的打听清楚，多谢庶福晋给奴婢这一次机会。”

看红丫退下去，静怡又招手叫了葡萄：“你另外打听一下，看邱嬷嬷到底是做什么的。”

葡萄也没多问，点点头，面上就带了几分笑容出来：“庶福晋要不要吃点儿点心？奴婢之前去厨房看了，今儿的点心挺多的，有核桃酥，红枣糕，佛酥手，庶福晋喜欢哪一样？”

静怡摆摆手，没胃口。起身在屋子里转圈，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也顺便让葡萄帮忙看，什么东西还在原地放着，什么东西是已经换过了的。

幸好，十之□□，还都是她去园子之前的摆设，并没有人胡乱动过。

晚上胤禛竟是过来了，静怡想了一会儿，索性直接问了邱嬷嬷的事情：“怎么瞧着她比福晋的派头都还要大些？福晋也说了，日后我有什么要用的，就去找她，可邱嬷嬷也这样说，我到底该听谁的？”

胤禛端着茶杯却没喝，沉吟了一下才说道“你觉得邱嬷嬷这个人如何？”

静怡顿住，有些不太明白胤禛的意思，想了一会儿才摇头：“刚见一面，我也说不准。”

“若是让她伺候你呢？”胤禛又问道，静怡吃惊的张大嘴，更是糊涂了：“爷的意思是？”

“还是福晋提醒我的，你身边也没个嬷嬷，这怀孕生孩子的事儿，怕是你也多有不明白，所以……”胤禛放下茶杯说道，静怡嘴角抽了抽，所以就自作主张的帮她请了个嬷嬷？

之前也都是她误会了，这嬷嬷不是在和福晋作对，而是在给她静怡下马威？而且这事儿还是福晋促成的？福晋是什么打算？她回来的时候，福晋怎么没说这事儿？

“应该不用了吧？”静怡犹豫了一下，抬头看胤禛：“之前我这边也没嬷嬷，五个月都这么过来了，忽然再来个嬷嬷，我怕是会不习惯。”

“不光是伺候你，还有坐月子的事儿。”胤禛耐心的说道，“你知道该什么生孩子吗？到时候如何准备？生了孩子之后如何喂养？”

“这些不都是有接生嬷嬷的吗？”静怡一脸懵，也不记得宋氏身边有什么嬷嬷啊。

李氏身边倒是有的。

“接生嬷嬷只负责接生，之前之后的事情都不会管的。”胤禛有些无语。静怡垂下眼帘，王府也不可能让钮祜禄府再送来个懂这些的嬷嬷过来。

往好的一面想，或许就是福晋想照顾照顾自己？

毕竟，孩子平平安安的诞生，福晋才能抱过去养活啊。

“既然是爷的意思，那就让邱嬷嬷过来吧。”静怡笑着抬头，她不相信福晋也得相信胤禛，人是胤禛找来的，那应该就是没问题的。

福晋的主意，十之□□是在孩子身上。邱嬷嬷关注的，也应该是孩子。只要孩子没事儿就可以了。之前，大约也是她带着偏见了，所以才看邱嬷嬷不对劲儿。

“嗯，明天就让她过来，你让人收拾个屋子出来，就让她住在这边。”胤禛笑着说道，又伸手摸了摸静怡的肚子：“最近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胎动了吗？”

静怡忍不住瞪大眼睛，胤禛竟是连胎动也知道？

“有一些，不过也不多。”静怡笑着说道，伸手拿了针线筐里的布让胤禛看：“我自己做的，如何？”

胤禛看一眼，摇头：“刚出生的小孩子，最好是不要用刺绣的东西，好看是挺好看的，就是不适用。”

静怡嘴角抽了抽：“可以穿在外面啊，又不是贴身穿的。”

胤禛也不和分辨，敷衍的点头：“那就行，少做些针线活儿，天气冷了，你自己做注意些身体。”

静怡一一应下来，看着时候不早了，就让人送了热水进来。

第二天再起床，床边就多了个人——邱嬷嬷。

“庶福晋应当多吃些，吃鱼肉对孩子好。”

“庶福晋吃完了饭应当出去走走，生孩子的时候也才有力气。”

“庶福晋不要一直坐着不动，对孩子不好。”

“庶福晋不能喝茶，喝点儿白开水就好。”

只一天，静怡就觉得，福晋大约是想用嬷嬷来折磨自己。可折磨了自己，对福晋又有什么好处？

“嬷嬷，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只是，有些小事儿……”静怡深吸一口气，沉着脸看邱嬷嬷，然而话没说话就被邱嬷嬷打断了：“这如何是小事儿？和孩子有关的事儿，就全都是大事儿，是最重要的事儿，庶福晋您还年轻，不知道怀孕的难处，这怀孩子啊，得千万注意才行，一来对孩子好，二来对您自己也有好处。”

邱嬷嬷喋喋不休的说道，静怡看红丫，这就是红丫说的看着有些严肃的嬷嬷？

“嬷嬷，我有些累了。”静怡再次打断邱嬷嬷的话，摆摆手：“你先出去吧，若是我有事儿，会叫你的。”

邱嬷嬷停顿了一下，还是转身出门了。

“打听出什么来了？”静怡看红丫，红丫忙说道：“奴婢打听出来，这一个月来，邱嬷嬷也并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偶尔到石榴院那边去请个安，然后再到厨房转转，正经的事情没做几件。”

“什么时候去的石榴院？去了多长时间？去厨房总要做点儿什么或者说点儿什么的吧？都没打听出来？”静怡眼神有些犀利，这还是她头一次沉着脸说话。

以前的静怡，脾气是相当好的，在外面不管如何，在自己院子里，却是从未打骂过下人的。

一时之间，红丫还真有些吓着了，噗通一声就跪下去了：“庶福晋息怒，奴婢正要说，邱嬷嬷去了石榴院五次，第一次是上个月初三，那会儿邱嬷嬷刚到咱们府里，大约是去给福晋请安的，停留了半个时辰。第二次是上个月初八，停留了一炷香时间，出来之后就直接去了库房，后来往咱们院子里送了床帐，奴婢收下之后就放在了库房，并没有用。第三次是上个月初十，去了也是一炷香时间，出来之后就去了厨房，要了些点心……”

等她说完，静怡摆摆手，示意她先出去，然后看葡萄，葡萄几不可见的点头，伸手将针线筐端起来，微微扬声说道：“庶福晋，奴婢已经去和听月姐姐说过了，接了钮祜禄府的帖子，今儿下午，或者明天，钮祜禄夫人就要来了呢。”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静怡忍不住微微笑了一下。邱嬷嬷的事情，暂时是看不出来什么了，她也不能将邱嬷嬷如何了，邱嬷嬷也不能将她如何了，索性就还是先这样相处着。

等日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求求胤禛或者福晋，就像是她之前说的，邱嬷嬷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奴才。她钮祜禄静怡位分虽然不高，却也是个主子。

这年头，就没有奴才比主子还金贵的。尤其是她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胤禛和福晋一般来说，都是不会拒绝

的。

下午钮祜禄夫人果真是过来了，进门就盯着静怡的肚子看，一脸的喜意。双手合十胡乱拜了拜，笑着说道：“可算是等着了，我天天念佛求神，就是盼着你能生个孩子，这下子我总能如愿了。”

“额娘就是喜欢瞎想，就算是……”想到自家额娘也不喜欢听这话，静怡就又顿住了。钮祜禄夫人在她肩膀上拍了两下：“我又是为了哪个？这儿女可都是债，整天都是操不完的心。”

静怡赶紧趴到钮祜禄夫人怀里撒娇：“是是是，额娘最疼我了，我也最喜欢额娘了，额娘为了我辛苦了，我给额娘锤锤肩，额娘快坐，要不要喝茶？”

钮祜禄夫人忍不住笑，伸手戳她额头：“就你会作怪，都是有身子的人了，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

“我这不是在额娘跟前的吗？只要是在额娘跟前，哪怕是一百岁了，都还是小孩子。”静怡笑着说道，又问家里情况，从阿玛问到侄子，又请教怀孕的事儿。

钮祜禄夫人一辈子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

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啰里啰嗦的说了一大堆。其实静怡也不是半点儿不懂的，要不然，她自己一个人在园子里住着，岂会不害怕？可这不都好好的经过去了吗？

“最近这朝堂上的事情多。”念叨了几句，钮祜禄夫人就说起了外面的事情：“听你阿玛说，刑部尚书被下了大牢，京城府尹被夺了官职，佟家的佟大人被皇上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儿责骂，隆科多被撸了顶戴。”

钮祜禄夫人说着叹口气：“这是大的，还有不少小事儿呢，你阿玛说，朝廷里是越来越紧张了，让我给你带句话，万不能和王爷打听朝堂上的事情，明白吗？”

静怡眨眨眼，忙点头：“额娘放心吧，我从不打听外面的事儿，我得空了就是看看书绣绣花，现在就是多了个照顾自己，你和阿玛也要小心才是。”

她现在是胤禛的庶福晋，那钮祜禄家，就应该是胤禛这一派的吧？

犹豫了一下，静怡还是说道：“若是四爷有什么要吩咐的，你让阿玛还是应下来吧，毕竟，有我在这儿，咱们也躲不开。”

“你阿玛没本事，怕是四爷看不上。”钮祜禄夫人摆手说道，静怡笑嘻嘻的摇头：“那可不一定，不过您也别让我阿玛主动找上门，只等四爷吩咐就是了。”

上赶着不是买卖，她这边刚怀孕那边就来效忠，说不好胤禛心里就要有疙瘩了。

不过，这些个事情，静怡其实也是不太明白的，她所经历过的最

大的算计，就是送个礼啊团结个同事啊什么的，再大的格局她就不懂了，也就不瞎出主意了。

钮祜禄夫人也不让她费这个心思，说了几句话题就往别的事情上面转了。

临走之前，和以往一样，又塞给静怡一叠的银票。静怡这次倒是没推辞，反正推也推不掉。

"胤禛出宫了？"康熙看了一会儿折子，侧头问道，梁九功忙共躬身上前："雍亲王往永和宫去了，今儿是雍亲王生辰，德妃娘娘早早就让人备了长寿面。"

康熙伸手揉揉额头："是吗？朕竟是忘记了，既然是胤禛的生辰，咱们也去凑个热闹吧。"

梁九功忙跟上，康熙也没多带人，到了永和宫门口，摆摆手示意不用惊动人，自己悄无声息的进了门。

德妃正在说话："你府里那个钮祜禄氏，现如今如何了？"

"还好，能吃能喝的。"胤禛说道，看德妃，"额娘有什么吩咐？"

"你十四弟那边，你多管管，别让他总是跟着老八跑，到底你们两个才是亲兄弟。"德妃皱眉，"也让他有个正经差事做。"

胤禛没接话，这差事是他说有就能有的？

德妃说着话就看见康熙进门了，赶紧起身去迎接。康熙进门先看了看胤禛跟前的碗："听说德妃给你准备了长寿面？"

胤禛忙起身行礼："是，额娘心里惦记儿臣，汗阿玛怎么过来了？这天儿有些冷，汗阿玛怎么不多穿一些？"

康熙面上带了些笑容，摆手说道："不要紧，就这么几步路，朕穿的也不薄。朕听到你们说十四了，可是十四又做了什么事儿？"

德妃看胤禛，胤禛垂下眼帘："十四整天在外面瞎晃荡，儿臣想着是不是要给十四弟找点儿事情做，刚正问额娘知不知道十四在忙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要十四去做？"康熙笑着问道，胤禛皱了皱眉："前两日大雪压塌了不少房屋，儿臣想让十四跟着去帮帮忙。"

这事儿原本康熙是吩咐给胤禛了，胤禛既然想找十四帮忙，康熙想了想，也点头允了："也好，你看着让他跑跑腿就是了，都是当爹的人了，总不好一直在外面晃荡。"

胤禛忙行礼："是，多谢汗阿玛，儿臣一会儿就让人去找十四弟。"

"最近老八在忙什么？"康熙忽然又问道，胤禛面色并无变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道："这儿臣倒是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是听人说，九弟正在四处求购一些稀罕物件。想来是皇玛嬷的生辰快到了，八弟九弟正忙这个吧。"

康熙就忍不住皱了皱眉，胤禛忙又说道："也是年底了，内务府正忙着，八弟估摸是不得空出来闲逛的。"

“他倒是有孝心。”康熙没好气的说道，对胤禟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不过这些话却没必要对胤禛说。转头又关怀了胤禛几句，赏赐了些许物品，就带着梁九功出去了。

德妃面上微微有些不高兴：“这大冷的天儿，你十四弟跟着出去奔波，会不会冻着了？”

“不会。”胤禛生硬的说道，德妃大概也知道自己问的不恰当，沉默了一下才说道：“十四才是你亲兄弟，你若是提拔了十四，将来十四也能帮你的忙。十三那里，你还是少去为好。”

见胤禛不开口，德妃有些着急：“额娘也是为了你好，你汗阿玛现在厌了十三，你看逢年过节，甚至都不让十三进宫了，你再这么和十三牵扯下去，早晚你汗阿玛也会看你不顺眼。”

“想想十三那下场！”德妃虽然有些偏心，却也是亲生额娘，十四不在跟前的时候，也会多关心胤禛几句。

胤禛现在却有点儿不太想要这关心，只起身说道：“儿子心里有数，额娘不用惦记，时候不早了，儿子就先出宫了，若是额娘有什么吩咐，再让人去找儿子就是了。”

德妃无奈，眼睁睁的看着胤禛出门，随后往后一靠，有些不甘心的说道：“看看，这就是他的态度！哪儿能和十四比？不管我说什么，十四向来都是答应的，可胤禛，从不说一句软和话！我是他亲额娘，我能害他不成？”

嬷嬷忙上前来安慰，很是熟练的说道：“四爷性子硬，但心里也是惦记主子您的，上个月不还送了温泉庄子上种的蔬菜吗？这大冬天的，能有一筐蔬菜可是不容易。四爷也是孝敬您，不过是嘴笨不会说而已。”

胤禛可不知道德妃心里正对他不满，他刚出了宫，就遇见了十四。十四笑哈哈的拍马过来：“四哥，今儿是你生辰，我让人在百味楼那边定了位置，咱们兄弟去喝一杯。”

“四哥可不许拒绝，走走走，我可是连五哥七哥都帮你请到了。”十四探着身子说道，胤禛无奈，只好点头：“你前面走就是了，小心看路。”

十四拽了拽马缰，转了方向在前面带路。

到了百味楼，胤禛才发现，整个二楼都被十四给包下来了，不光是老五和老七在，从老三到十七，全都在。

见他进门，胤禩先起身笑道：“四哥来了？快坐，咱们兄弟也有好些时候没聚过了，之前十四一说，我就想着，趁着四哥生辰，咱们也聚一聚，四哥不介意吧？”

胤禛看一眼胤禩，并未作声。

胤祉一边吃花生豆一边说道：“你们看了《明诗综》这本书吗？朱彝写的，朱彝可真是人才啊，只可惜了，十月份刚没了，他那本《书亭集》尚未写完，实在是可惜……”

十四不耐烦听他扯这些，就笑道："寿星公已经来了，咱们是不是该让人上菜了？小二，小二！"

扯着脖子冲着外面喊了两声，小二忙过来行礼，十四吩咐了上菜，就转头找十三说话："十三哥，来，咱们兄弟俩喝一杯，我可是有些时候没和十三哥一起喝酒了啊。"

胤禛微微皱眉："不要只顾着喝酒，喝醉了可没人送你们回去，在外面丢人了也没人管。"

胤禩笑道："四哥不用担心，有侍卫在外面守着呢。四哥，明年修葺宫殿的事情，汗阿玛可说了什么？"

"不知道，我没问。这事儿不该是内务府负责的吗？"胤禛转头看了一眼胤禟："九弟，汗阿玛今儿还问了你，想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我说你最近想收购些珍贵的物件。"

胤禟愣了一下，满脸不高兴："四哥你怎么乱说呢，我什么时候收购东西了？"

胤禛看他一眼没说话，胤禟当即有些上火："老四你什么意思！非得和爷过不去是不是？"

胤祺忙拽了他一下："你和谁称爷呢？赶紧坐下来！"

胤禟梗着脖子不说话，只看胤禛，胤禛一边给自己倒茶一边说道："那让我如何和汗阿玛说？说你最近在哄抬粮价？说你最近在买良田？"

胤禛满脸寒霜："趁着雪灾发财，老九，你是掉钱眼里了吧？汗阿玛之前说你与民夺利，现在看来，岂止是与民夺利，你是不给老百姓留一条活路了是不是！"

胤禟脸色瞬间涨红，眼神也有些发飘，却是死撑着说道："我什么时候不给人留活路了？我买点儿良田又不是不给银子了，说不定有了我这银子，他们才能过个好冬！我这是在救人，对，就是在救人！"

"九哥，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十三帮着胤禛说话，胤禟嗤笑一声："你懂个屁！老十三 ，你就是老四的一条狗，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不是？"

胤禛大怒，拿了茶杯就往胤禟身上砸，胤禟这些年吃好喝好，也不用在汗阿玛眼皮子底下练武了，养出来一身的肥膘，动作不利索，竟是没躲过去，被砸了个正着。顶着一脑袋茶水，顿时不干了："老四你想干嘛？想打架是不是？"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有比较严重的失眠症，亲爱的们有么有治疗失眠的偏方？

☆、第 55 章

最后还是没能打起来, 有老五和十二在一边拦着, 还有老八拽着胤

禟, 十三拽着胤禛，两个人都没办法动了, 更不要说动手了。不过, 这顿饭还得照常吃下去，虽然老九不高兴，但还有老三他们在, 至少得给这位三哥一个面子。

吃完了饭，各自散开。胤禩带着气呼呼的胤禟离开, 胤祉则是说要去逛琉璃厂，也走人了。十五带着两个弟弟, 老五和十二则是打算去书店, 老七单独走人，转眼就只剩下胤禛和十三十四了。

“四哥，你今天脾气特别大。”十四一边跟着胤禛往楼下走，一边说道：“九哥那事情，说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他买地又不是没给钱, 就是他不买, 也还有别的人去买啊，你因为这事儿就和他打一场，实在是不划算。”

十三皱眉摇头：“十四弟，虽然老九不买也照样有别的人买, 但身份不一样，老九可是爱新觉罗家的阿哥，是皇子，这江山，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

十四挑眉：“十三哥的意思是，因为这江山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所以咱们家的人，就得吃糠咽菜，将所有的好处都让给别人，拿自己的粮食银钱去救济百姓，自己却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不是这个意思。”十三说道，胤禛在前面斥道：“行了，都少说一句，老九这事儿确实是做的不地道，这会儿是冬天，地里都已经下了种，只等着明年开春，粮食发芽，上半年的口粮可就都有了，现在这田卖出去了，明年上半年，那些百姓们吃什么？”

现在雪灾的事情还没处理妥当，明年说不定就又要闹饥荒，胤禛心里自然是不太高兴的。若是胤禟按照市场价买的良田，他虽然不赞同，却也不会说什么。偏偏胤禟还是压了价钱的，现在是能勉强让受灾的人度过难关，可以后呢？

“四哥，我也是好心好意。”十四不满，“你看看你现在，除了十三哥，众兄弟里面，你还和谁关系比较深厚？结果倒好，这一场闹腾，兄弟们各自散了，我也是白忙活了。“

“要那么深厚的感情做什么？”胤禛面无表情，反正不为己用，与其花费时间去做无用功，还不如做点儿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呢，朝堂上那么多的事情，还不够忙的吗？

“四哥，不是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傻？虽然汗阿玛复立了太子，可太子那样子，像是能长久的人吗？”十四压低了声音说道，伸手比划了一下，“现下，朝堂上八成的人都是挺这位的，现在联络联络感情，以后也不会吃亏啊。”

十三在一边笑道：“十四弟，你想多了，上次汗阿玛让文武百官推荐太子的时候，不是已经表明过态度了吗？”

“那汗阿玛也没说八哥就彻底没戏了啊，太子都能复立，八哥是有本事的，再出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十四笑着说道，十三略有些诧异的上下打量了一下胤祯。

四哥如此稳重聪明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蠢笨的弟弟？

胤禛都不想和十四说话，只冲他摆手：“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时候不早了，我和汗阿玛说了，这段时间，让你帮忙救灾，你等会儿到九门提督那边走一趟，问问情况，看需要多少粮食需要多少草棚，如何安置灾民，你若是将这差事办好了，回头我会和汗阿玛说让你出征的事情的。”

十四眼睛立马就亮了，连连点头：“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忙了，四哥你慢走。”

等十四走了胤禛才转头看十三：“到我府上喝一杯？”

十三笑着点图：“好，又要偏着四哥的好酒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静怡也是给胤禛准备了生辰礼物的。不过，等了一天没等着人，福晋那边也没叫人过去，她就只能先将这事儿给放下了。

邱嬷嬷又来叫静怡起来走动走动，这次静怡倒是没那么反感了，毕竟，走动一下对她也是有好处的。

“嬷嬷家里是哪儿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外面大雪未消，静怡也就不想出门了，就在屋子里转圈圈，一边走一边问邱嬷嬷，邱嬷嬷专心盯着静怡的脚下，一边说道：“是猫耳胡同的，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也都成亲了，闺女也嫁人了。”

邱嬷嬷一家算是包衣，没事儿的时候自然是呆在自家的，若是内务府要人，就可能会被挑上。按照邱嬷嬷的身份，若是胤禛不去找，她大约也是能享个清福的。得空了就在家看看孙子，或者当个教养嬷嬷赚些银钱。

可偏偏胤禛找上门，这就不得不再出山了。

静怡想了一圈想明白这事儿，看邱嬷嬷的眼光就带了几分同情了，若是换了她，定是不会再愿意进这后院了。果然这包衣，是没点儿人权的。难怪那么多的包衣，想要跳出这个门槛呢。

这最出名的换了门庭的包衣，应该是德妃了吧？

其实不走后宫这条路，也是能换门庭的，内务府的人，也是有官职在身的，多数也是包衣出身，不也跳出了这伺候人的坑吗？

“那倒是不远，以后邱嬷嬷得空了，也能回家去看看。”静怡笑着说道，邱嬷嬷摇头：“家里也没什么好惦记的，儿子闺女都长大了，自己会过自己的，我老婆子顾好我自己不给他们添乱就是大福气了，庶福晋再走一会儿，还有一刻钟时间。”

静怡咬咬牙接着走，自打她从园子里回来，这外面就一直在下雪，还是今儿早上才停了，福晋也早早就让听月来说不用去请安了。可现在雪停了，是不是得去请个安？

想着，静怡就转头问邱嬷嬷，邱嬷嬷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了：“虽说外面已经雪婷了，但到底天冷路滑，还是小心为上，福晋向来贤惠仁善，定是不会在意这个的。”

转满了一刻钟时间，静怡微微有些喘的坐下，想了一会儿，反正

也没别的事情做，不如绣个帕子，等什么时候能去给福晋请安了，就顺便将帕子送给福晋。

她这些天已经想明白了，王府不比后宫，大约是没那么多的规矩的，孩子她应该是能自己亲自养的。虽然福晋确实是对她有恩，可她也不想将孩子拱手让人。

确实，养在福晋身边，对孩子也是有好处的，说不定将来能有个嫡出的名头。

可现在，王府已经有长子了，她自己知道弘昀大概没几年了，可福晋不知道啊。目前看来，福晋和李氏，已经开始互相看不顺眼了，万一，福晋想用孩子和李氏来打擂台呢？

再者，胤禛将来，定然不会是止步于一个亲王的爵位的。养在福晋身边，虽然有好处，但同时，风险也不小。弘昀虽然没几年了，但弘时可是能活到娶妻生子的。

弘时若是想争夺，到时候身为实际上的长子，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最最重要的是，万一孩子被养歪了呢？虽然她记不太清历史上弘历出生的时间，但她知道钮祜禄氏一辈子就生了那么一个孩子，所以这次肚子里的必定是个弘历了。

历史上的弘历，后半生好像就歪了点儿。

所以她是坚决不放心将孩子给别人养的，报恩有别的方法嘛，大不了以后孩子懂事儿了，让他经常去给福晋请安什么的？反正福晋也不是短命的人，肯定是能等到孩子长大了孝顺她的。

因着年前的雪灾，新年也过的有些简朴了，不过没人敢抱怨，因为宫里的康熙，都将自己的份例裁掉了三分之一，上行下效，除了静怡，雍亲王府所有人的份例也都裁掉了三分之一。

转眼就是康熙四十九年，本来三月份，是有一次选秀的。然而，浙江大旱，去年冬天就是一场雪都没下，开春又是一滴雨也没有，地里的庄稼冒头的只有寥寥几个。眼看着这上半年，是要颗粒无收了。

于是，康熙下令，将这一年的选秀推到了明年。

静怡的肚子是越发的大了，她行动多有不便，又是怀的第一胎，整日里担惊受怕，就算是有邱嬷嬷在一边时时开导，可静怡一想到这年代连个消毒水也没有，她就怕的不行。

不光是怕难产，也怕就算生的顺利，日后也落下病根。

到了四月，整个人就开始消瘦起来。福晋也是担忧她这情况，索性就请了钮祜禄夫人隔三差五的上门。

钮祜禄夫人花费了一段时间才问出来静怡的担忧，一时之间，又是心疼又是好笑："生孩子虽然是个鬼门关，但走过这鬼门关人可不少，再者，我瞧着你们王爷和福晋都是善心人，就是你中途有个万一，他们也定是会保大人的，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再者，和寻常妇人相比，到时候伺候你的接生嬷嬷，定是经验十分丰富的，又有太医

在一边等着，你还害怕什么？”

静怡抿了抿唇，给自己壮胆子，是啊，自己怕什么呢？历史上，钮祜禄氏可是活了八十多呢。

可她就是怕啊，她怕自己已经影响了历史。

“额娘，我肚子有些疼。”想着想着，静怡忽然觉得有些不太对，伸手盖着肚子，脸色发白的看钮祜禄氏：“是不是要生了？”

钮祜禄氏猛地起身，不过她比静怡稳重多了，还记得先看看静怡的裙子。然后，也稳重不下去了，迅速转头喊人：“快，你们庶福晋要生了！接生嬷嬷呢？”

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捏静怡的手腕：“怎么回事儿？不是说的五月吗？”

“这也快五月了。”静怡觉得肚子是越来越疼，咬着牙起身，之前邱嬷嬷教过她的，只要有力气，就先学鸭子走几步，有利于产道的打开。

去年七月初怀上的，到四月底，也该是要生了。

产房是早两天就准备好了，接生嬷嬷也准备好了，邱嬷嬷那边也是做好了准备。这边一开始发动，整个院子就开始忙活起来，都在邱嬷嬷的指挥之下。

钮祜禄夫人被请出去在门外等着，没多久福晋就过来了，过了一会儿武氏等人也跟着过来了。

静怡是头一胎，现在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疼，整个人都像是要裂开了一样的疼。邱嬷嬷端着碗在一边劝：“这得生一天呢，庶福晋还是吃点儿东西吧，免得后面没了力气。”

静怡摆手，她实在是吃不下，这会儿都感觉是要吐了。

疼的整个人都有些发懵了，只求这孩子赶紧出来。

“夫人不用担心，钮祜禄妹妹是个有福气的，定是能平安生下孩子的。”福晋见钮祜禄夫人坐不住，就笑着安慰了一句，钮祜禄夫人没心情搭话，只顺着福晋的话说道：“有福晋照看，她也是有福气了。”

福晋笑了笑，转头问匆匆赶过来的听月：“王爷还没回来吗？”

“已经让人去找王爷了。”听月忙说道，又将自己拿着的盒子递过去让福晋看：“你让奴婢找的人参。”

“让邱嬷嬷拿进去吧。”福晋吩咐道，听月又赶紧去门前叫邱嬷嬷。

静怡拽着床头的布条，按照接生嬷嬷的吩咐，吸气，呼气，用力，使劲用力。心里在发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将孩子生下来，她还有好几十年的寿命呢，她也想看看自己的孩子长什么样子。

十月怀胎，她定要让孩子健健康康。

“生了生了！”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静怡再一次用力之后，忽然就觉得体内一空，有东西从身体里滑出来，然后就是接生嬷嬷的声

音：“恭喜庶福晋，生了个小阿哥。”

静怡总算是能松一口气了，命中注定啊，这个雍亲王府的四阿哥，总算是出生了。

接生嬷嬷的声音又传到外面，福晋大喜，拉了钮祜禄夫人的手就道谢：“静怡是个有福气的，你们钮祜禄家，是立了大功了！快，请太医给小阿哥把脉。”

太医刚到没多久，气都没喘匀，这会儿听了吩咐，赶紧的先在自己胸口按两下，等气息平静下来了，才伸手去给小阿哥把脉。

“恭喜福晋，小阿哥身子健康。”过了一会儿，笑着放开手给福晋行礼，正好胤禛进门，听见这话，忙又追问一句：“确定吗？小阿哥真没问题？”

“小阿哥没问题，奴才保证，不出意外，定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太医笑着说道，胤禛大喜，忙吩咐福晋给赏银，不光是给太医的，还有这院子里伺候的。

他自己则是凑上去看新出炉的儿子，刚出生的孩子，都是比较难看的，可胤禛硬是从中看出一些英俊来，只觉得这孩子和自己有七分相似，长的实在是好。

“爷，孩子太小，不能在外面太久。”这会儿还是天气正好，才抱出来一会儿，福晋笑着说道：“先抱回去吧，等出了月子，王爷可以随意看。”

胤禛笑眯眯的点头：“好，先抱回去。”

转头看到钮祜禄夫人，忙笑道：“这段时间也劳烦钮祜禄夫人了，若不是你的照看，静怡心不安，怕是生产也不会太顺利了，多谢夫人。”

“不敢当。”钮祜禄夫人忙行礼，胤禛转头和福晋说道：“看钮祜禄夫人忙了这么长时间，该给的谢礼，你也准备一些。”

福晋都一一应了下来，见这边已经安排妥当了，奶嬷嬷和丫鬟也都已经开始忙活了，这才带着人离开。

钮祜禄夫人虽然想看看静怡，但她有眼色，看胤禛进去了，就只在外面等着。

静怡大概是身体太好了，生的时候虽然是疼的要命，但生完了，也就是有些疲惫，这会儿正侧头盯着自己身边的襁褓看，连胤禛进来了都没发觉。

“感觉如何了？”还是胤禛问了，静怡才知道他进来了，忙扬起笑脸：“浑身疼，没力气，累的要命，生孩子可真不容易，不过，看见了他，我就觉得，这辛苦和疼痛也算是值了。”

顿了顿，又说道：“现在长的太丑了，王爷还是先别看了，等出了月子长开了再来看，到时候肯定就是个英俊的小阿哥了。”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摸了摸静怡的额头，静怡赶紧捏住他手腕：“别碰，我额头上都是汗，没洗脸呢，哎，小阿哥太着急出来

了，也不和我打个招呼，要不然，我就能提早洗个澡了。”

接下来就该坐月子了，一个月不能洗，到时候整个人都要发臭了。

“没关系，反正也没人看见。”胤禛笑着说道，顿了顿，神色认真起来：“接下来，你就要自己好好照顾孩子了，福晋那边我也交代好了，你要用什么，吃什么，只让邱嬷嬷和福晋说就行了。”

静怡眨眨眼，有些疑惑：“我自己照顾？你呢？”当亲爹的不照顾吗？不来看看孩子吗？

“浙江大旱，我去看看。”胤禛也低头看那襁褓，“若是顺利，六月底就能回来，若是不顺利，估计就得七八月了，到时候，孩子肯定就变好看了。”

“叫什么名字？”静怡忽然问道，胤禛愣了一下才说道：“孩子还小，不要取名字，先叫小阿哥吧，名字等我回来再说。”

静怡点头，有些不舍的拉住胤禛的手，好一会儿才问道：“什么时候出发？”

“一会儿就要走了，也是我儿子体谅我，知道我今天要出门，就赶紧的出来，先让我见一面。”胤禛笑着说道，静怡也跟着笑，确实是有些巧了。

“好了，别只顾着和我说话，既然是要出门，福晋那边你肯定是要说一声的，去吧。”过了一会儿，静怡伸手推胤禛：“交代好了，你自己也安心，不用操心我，有福晋照顾，有邱嬷嬷帮忙，我额娘也会经常过来，我很好的。”

胤禛没出声，伸手点了点小阿哥的额头，动作很轻很轻，小阿哥都没察觉到，只闭着眼睛呼呼大睡。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你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了。”静怡低声嘱咐道：“衣服要带全，银子也要多带些，最重要的是干粮，让府里多准备些，路上也多买了些，既然那边干旱，想必粮食也是紧缺的，财不露白，你定要小心谨慎才是。”

胤禛一一应下来：“你好好养着吧，等我回来。”

到底是有了牵挂，心里竟有了些不舍。不过，该起身还是要起身的。

静怡目送着胤禛出门，这才低低的叹口气，可她也没空伤春悲秋，刚才和胤禛说话就是强撑着，现在，终于可以闭上眼睛睡上一觉了，实在是太累了点儿。

这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了，大约是心有灵犀，她刚睁眼，小阿哥就开始哇哇大哭。静怡不太懂得照顾，忙问邱嬷嬷：“这是不是肚子饿了要吃奶？”

“是该喂奶了，奴婢去叫奶嬷嬷。”邱嬷嬷忙说道，静怡赶紧摆手：“先等等，让我先喂一下。”

邱嬷嬷愣住，静怡也不管她，撑着褥子就想坐起来。邱嬷嬷赶紧

来帮忙："您慢一些。"

也并没有反对静怡喂奶的事儿，静怡乐的不用废话，让邱嬷嬷帮忙托着小阿哥的脑袋，然后凑过来。吸吮是婴儿的本能，再加上饿了大半天，小阿哥一含到嘴里就立马开始用劲儿。

不过，吸了半天也没吸出来，小阿哥开始着急，吐出来就哇哇的哭，像是在抗议额娘不给自己奶吃。

静怡求救的看邱嬷嬷，邱嬷嬷很认真的问道："庶福晋怕不怕疼？确定是要自己喂小阿哥？"

"我不怕疼，连孩子都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疼？"静怡笑着摇头，邱嬷嬷点点了头，亲自去外面端了热水进来，给静怡擦洗之后，就伸手开始揉按。

那一下，真的疼的静怡都快要怀疑人生了，不说生孩子是最疼的吗？现在这一下，怎么比生孩子还疼？

但听着小阿哥的哭声，静怡将痛出来的眼泪又给憋回去了，为了儿子，这点儿痛算什么！想完她自己又忍不住在心里苦笑，以前她最看不起的就是为了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算是有了孩子，当父母的也应该是独立的个体，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才对。

可现在，她自己生了孩子，却是觉得，哪怕是要自己的性命呢，只要是对儿子好，她就愿意。

这么小小一团，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是她经受疼痛生下来的，是和她血脉相连的骨肉，为了孩子，她什么都能做，也什么都能忍受。

折腾了大半天，再将小阿哥放过来的时候，他也吸出来了奶，虽然还有余痛，但静怡已经能忍受了。

喂饱了小阿哥，静怡自己也是一脑门的汗水。

"幸好小阿哥是四月底出生的，再过几天，可就五月了。"邱嬷嬷一边收拾，一边笑着说道，静怡有些不解："五月怎么了？"

"五月是毒月，民间传说五月生的孩子，尤其是五月初五生的，不太吉利。"邱嬷嬷含糊的说道，"最重要的是，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这五月份还能忍受一二，到了六月，可就受不住了。"

静怡忍不住撇撇嘴，五月也没好受到哪儿，连冰盆都不能用，这日子，太难熬。

难熬也得熬。

胤禛不在府里，所以洗三没大办。到了五月底，静怡就出月子了，胤禛还是没回来。

福晋亲自来看静怡："我想着，咱们府里自己吃顿饭，就是庆祝小阿哥满月了，你觉得如何？我知道这是亏待了你，不过，等小阿哥周岁的时候，咱们大办一场，补偿一下，行吗？"

静怡忙点头："我听福晋的，就咱们自家府里吃顿饭就行，别的不用了，小阿哥年纪小，受不住热闹，再说天也热，不要来回折腾

了。”
福晋笑着点头，拍了拍静怡的手：“到底还是你懂事儿贴心，那你先梳洗一下，我让厨房去准备，午膳咱们一起用。”
静怡忙应了，送了福晋出门，就赶紧的让人送了热水过来。坐月子的时候，她可是一点儿水都没碰的，头发都是用面粉洗的，至于身上，都快馊了。
痛快淋漓的洗了三次，这才觉得自己身上干净了许多。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让奶嬷嬷抱了孩子，往石榴院去。
武氏等人也都到了，一个个好奇的来围观小阿哥。
“长的和你有几分相似。”武氏笑着说道，静怡将小阿哥抱起来贴在自己脸颊旁边：“真的？哪儿一样？”
耿氏也笑：“眉毛和嘴巴和姐姐长的一模一样，剩下的就和王爷长的一样了。”
“真是可爱。”武氏看着就很是喜欢，福晋在一边笑道：“你们别围着小阿哥，他没见过这么多人，看万一吓着了，钮祜禄妹妹，先将孩子放下来吧。”
静怡忙应了一声，将孩子放在软榻上，接下来有奶嬷嬷照看，她倒是不用担心了。
她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吃饭的时候都有些战战兢兢，生怕福晋会忽然提出来，这会儿胤禛也不在府里，她就是想找人撑腰也找不到。
然而没想到的是，一直等吃完了饭，福晋让她们各自散了，也没提出来要抱养小阿哥的事情。
静怡也不敢问，生怕是自己提醒了福晋，只赶紧的抱着小阿哥离开了。
回了自己的院子，才开始想这事儿，福晋现在这意思，是不打算抱养孩子了吗？还是说，是时候不到？或者，是王爷之前说过什么了吗？
左思右想，不得其所，就只能暂且放下了。别看她之前主意拿的稳，不愿意将孩子给福晋抱养，但她对上福晋，也没反抗的资本，她最大的靠山就是胤禛了，可胤禛现在不在府里，若是福晋非得要抱走孩子，她也是没办法的。
“哎哟，小宝贝这是怎么了？”正想的入神，就被小阿哥的哭声给吵的回神了，静怡赶紧伸手抱起小阿哥，摸了摸尿布，了然，忙叫了奶嬷嬷来换尿布。
“钮祜禄庶福晋，奴婢给您请安。”这边正忙着，福晋身边的听月就过来了，静怡赶紧亲自去迎：“这大中午的，你怎么过来了？可是有什么事儿？先别急，先喝一碗酸梅汤。”
葡萄忙送上酸梅汤，听月也没客气，喝了两口放下碗笑道：“是宫里德妃娘娘送了赏赐，福晋让奴婢给您带过来。”

说是赏赐给静怡的，但里面大多数都是适合小孩子用的，像是非常柔软的锦缎，还有些金子做的小镯子小项圈，镶嵌宝石的小玩具，只有一小部分是药材，给静怡补身子用的。

“多谢德妃娘娘。”静怡忙行礼，亲自接了那些赏赐。听月又笑道：“德妃娘娘想见见小阿哥，福晋明天进宫请安，庶福晋可方便跟着进宫一趟？”

“好，我明儿一早就过去给福晋请安。”德妃要见，静怡也推辞不掉，就笑着应了下来。

幸好这大夏天的，孩子抱出来转两圈也没事儿。

第二天一早，静怡就带着奶嬷嬷，亲自抱着孩子去给福晋请安。福晋也没多说什么，直接带了她进宫。

这是静怡第二次见德妃，德妃还是一如既往的美貌端庄，面上的笑容和上次见的几乎就没什么差别。

“将小阿哥抱过来我看看。”等众人行了礼，德妃就招手示意道。奶嬷嬷忙抱着孩子上前，微微蹲下身子方便德妃看。

德妃摘下了手上的指甲套，轻轻摸了一下小阿哥的脸颊：“和胤禛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这孩子长的好，钮祜禄氏，你也是立功了。”

“奴婢应当的。”静怡忙行礼，德妃笑着摆摆手，又逗弄小阿哥，不过小阿哥才刚满月，也就会啊啊两声，逗起来实在是没意思。过了一会儿德妃也就丢开手了，奶嬷嬷重新抱着孩子出去了。

“你们府上，总算是又添了个小阿哥。”德妃笑着说道，看福晋，“你向来贤惠，你们府上的事情，我也从不过问，就是因为对你放心，你也从不辜负我的一番心意。”

德妃很亲切的拍了拍福晋的手：“我知道你是个好的，是个孝顺的。只是你们福利这子嗣，也着实是有些少了，日后还是要多开枝散叶才行。”

和十四阿哥比起来，胤禛的儿子真不算多。十四现在都已经是四个儿子四个女儿了。

“儿媳日后定会注意的。”福晋也不恼，笑着应道，“日后额娘见了好的，可得给我们爷留着，要长的好，能生养的。”

德妃忍不住笑：“又要长的好，又要能生养，这可不好找，不过，我会留意的，你放心就是了。”

说了一会儿的话，又说正好今儿要去给皇太后请安，就顺便带上她们，也好让皇太后见见小阿哥。对于这位皇太后，静怡是从未见过的，选秀之前身份不够，选秀之后……还是身份不够。

康熙对这位皇太后是十分孝顺，今年正月，皇太后的生辰，康熙还亲自跳了祈福舞。

进了门，德妃就换了满语。老太太能听得懂满语，却只喜欢用蒙语说话。

众人行了礼问了安，各自落座，太后就要亲自看小阿哥。照旧，跟展示商品一样，让奶嬷嬷将小阿哥抱过来摆在软榻上，太后眼神不太管用了，凑近了才能看得清楚。

“长的好相貌，和胤禛有几分相似。”看完了，太后乐呵呵的夸赞道，德妃跟着笑道：“太后好眼神，妾身刚才也是说，瞧着和胤禛小时候可真是像，尤其是这鼻子，这额头，还有这脸型，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太后都这样说了，剩下的人当然都是跟着捧场了。

“这就是钮祜禄氏了？倒是个有福气的。”看完了孩子，太后又看静怡，打量了一会儿，笑着点头：“看着脸圆圆的，也是好相貌。”

静怡一脸羞涩，忙上前行礼：“多谢太后娘娘夸奖。”

太后摆摆手，看在小阿哥的面子上，也赏赐了静怡一些东西。

眼瞅着德妃和太后聊完天，终于可以出宫的时候，外面又响起静鞭声，康熙掐着时间过来了。静怡都有些无语了，不就是一个毛孩子吗？才刚满月，有什么好看的？

然而，没她说话的余地。

出乎静怡预料的是，康熙竟然亲自抱了抱小阿哥。德妃和福晋都是一脸殊荣，静怡却是有些心惊胆战，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弘历小时候，是养在康熙身边的？

简直要绝望啊，福晋她都斗不过，还要来个康熙？抢孩子的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多！

作者有话要说：　　I'm groot~~~~~~

☆、第 56 章

“今儿叫你们, 是有事情要说。”福晋坐在上面, 脸色有些僵硬, 神色也带了几分焦急。

“有什么事儿？”李氏笑着问道，拿着扇子使劲扇了两下：“人也到齐了, 福晋就快些说吧, 这天儿实在是太热了，真是让人房门都不想出。”

静怡也抬头看福晋，之前胤禛说顺利的话六月底就能回来, 不顺利的话是七八月回来。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人还没回来, 难不成是浙江那边的事情办的不顺利？

福晋这次叫她们来，是不是要说胤禛的事儿？

“我收到爷的来信, 爷在浙江那边, 患了疫病。”福晋这次并未计较李氏的失礼，只沉着脸说道，她自己脸色都有些发白，更不要说李氏她们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李氏皱眉问道。

武氏也着急：“之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会忽然，忽然……”说着眼眶就有些红了, “福晋可是确定了消息？是王爷亲口说的, 没传错

信？”
福晋抬手压了压：“消息是绝对不会错的, 王爷的字，我还是能认得出来的。现下告诉你们这事儿，是想派个人去浙江那边伺候王爷。”
李氏不出声了，垂下眼帘盯着手里的团扇看。武氏只顾着用帕子揉眼睛, 耿氏正要开口，静怡却是抢先出来行礼：“福晋，奴婢愿意去伺候王爷。”
福晋有些吃惊，盯着静怡看：“你确定？你可别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胤禛患的是疫病，什么是疫病？会传染的，会死人的。
耿氏也忙说道：“是啊，钮祜禄姐姐，我们都知道你担心王爷，可你也要为小阿哥想想，总不能……小阿哥才两个月大，还离不开额娘呢。”
又转头对福晋笑道：“不如我去吧，我一个人，也方便些，今天就能出发，要不了十来天就能到浙江了。”
静怡忙说道：“小阿哥可以放福晋这儿，福晋这儿什么没有？又有奶嬷嬷在，还能委屈了小阿哥不成？就让我去吧，我已经有了个儿子，就算是被传染了也没什么要紧，可耿妹妹还年轻，尚未生子，若是坏了身体，更不妥当，还是我去吧。”
她这话一说出来，就是武氏都有了几分迟疑。
李氏有子有女，再加上这两年也不算受宠，心里情分也不如以往，自是有些犹豫。宋氏自己身体就不是太好，去了还不知道是谁照顾谁呢。
耿氏和武氏这一迟疑，就显出来静怡了。
再者，若是真有个万一……这孩子没了亲额娘，日后还不是……福晋心里盘算了一会儿，心里已经有几分愿意，但面上还是有些迟疑。
“福晋，您往日里不一直说奴婢是个有福气的吗？”静怡一脸恳求的看福晋，“说不定，奴婢真的能给人带来好运？求您了，让奴婢去吧，不管是好是坏，奴婢想要亲眼去看看。您是这府里的主心骨，现在这情况，咱们府里是离不了您的，宋姐姐体弱，李姐姐要照看孩子，武姐姐和耿妹妹也不能去，就只有奴婢能去了，您就让奴婢去吧。”
求了两三次，福晋终于松口：“好，我答应了，那就你吧，时间不等人，爷现在还受着病痛折磨，你现在就回去收拾一番，我让厨房给你准备干粮，两个时辰后出发。另外，汗阿玛也派了侍卫过来，还有太医，他们随你一起出发。”
静怡忙应了，回去就急急忙忙的叫了邱嬷嬷：“我将小阿哥送到福晋那边，你跟着去，若是我和王爷平安回来，你照顾小阿哥有功，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若是我和王爷没能回来，福晋定会将小阿哥当成

亲生子的，你待阿哥好，福晋也不会亏待你。两个奶嬷嬷，你多留心一些，李侧福晋那边，你也多防备一些。”

若是没了胤禛，这王府，总得有个继承人。福晋不喜欢李氏，李氏不见得对福晋没有防备心。她们两个对上没关系，可千万别拿了她儿子当筏子。

静怡自己知道，胤禛福大命大，九成九的可能会活下来，可别人不知道。上到康熙，下到李氏，不管是关心胤禛还是为了继承权，说不定都要闹出来点儿什么。

“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通通都不要去管，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照顾好小阿哥。”静怡认真的盯着邱嬷嬷，再次重复：“若实在是没办法，就听福晋的。我一定能回来的，王爷也一定会没事儿。”

邱嬷嬷连连点头，葡萄在一边眼眶发红，亦步亦趋的跟着静怡：“庶福晋，您真不带着奴婢们吗？奴婢也会骑马，带着奴婢，路上也好有人伺候您啊。”

静怡摆手：“不用了，你们骑马水平太次，都是拖累，我自己去还能快一些。你留在咱们的院子里，守好咱们的家，等我回来就是了。”

毛丫已经在一边收拾好了行礼，这会儿天气热，衣服也能多带一些，最重要的是银两。

王府是有侍卫的，在这两个时辰内，福晋已经安排好了护送静怡的侍卫。再加上从宫里出来的侍卫，还有太医院的三个太医，总共一百来个人，侍卫们全都是骑射好手。厨房一个时辰内也准备了不少的干粮水囊，将这些系在马匹上，众人就准备出发了。

静怡骑着的是自己的小红马，她硬着心肠不去看小阿哥，拽了马缰就奔城门而去。

小阿哥被福晋抱着，他性子好，很少哭闹，也不认生。原以为又是额娘和自己玩耍呢，还开开心心的啊啊了两声，然而瞧着静怡头也不回的走了，小阿哥愣了一下，猛的扯开嗓子大哭起来。

静怡虽然听不见，但也能想得到，心疼的都快要抽搐了。但想到以后，她还是忍住了。

没错，去照顾胤禛的决定，有几分是看在往日情分上的，但更多的，是为未来考虑。静怡有自知之明，要说漂亮，现在王府里可能是数得上她，但若是年氏进府了呢？

若说贴心，谁能比福晋更贴心？

若说心机，就一个耿氏，她都快应付不过来了。

若说文才，她连武氏都比不过，就会做个针线活儿，最大的本事就是双面绣。

若说孩子，李氏两儿一女，她一个儿子，份量不对等。

这种情况下，她凭什么获得胤禛的宠爱？凭什么让胤禛将小阿哥

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她以前看小说，也曾误以为弘历能当皇帝是因为出身，胤禛所有的儿子里面，也就弘历是八旗大姓出身。

可现在她才知道，皇帝的后宫，后妃的出身真的没那么重要。等胤禛当了皇上，所有的儿子都是皇子，所有的皇子，都有争夺皇位的权利。

别人害怕疫病，可她不怕，她知道胤禛不会死，所以，她愿意去冒这个险。哪怕是她自己被传染也不要紧，只要能让胤禛心里记得她就行。

“庶福晋，前面有个驿站，咱们补充些干粮和存水。”侍卫上前说道，静怡点头应了：“好，再喂马儿一些粮草。”

侍卫们的马儿都是在驿站换过了，唯独静怡的小红马，从出发到现在都还没换过。

静怡也很是心疼，翻身下马，揉了揉小红马的脑袋，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等会儿将小红马给换下来。堂堂雍亲王府的马儿，应该是没人敢贪污的吧？

“你不要害怕，等过段时间，我会回来接你的。”静怡抱着马脖子说道，很是不舍，但她更不愿意小红马受苦，虽说小红马比普通马儿身强力壮，但也不是铁打的。

“问问这里有没有替换的马匹。”静怡依依不舍的和小红马告别了一番，这才转头问道，侍卫忙去询问，没多久就又回来了：“有的，奴才去看过了，那马儿照看的很不错，膘肥体壮。”

“那就换一下马。”静怡说道，亲自牵了小红马过去，换了一匹精神饱满的马儿。

太医们也累的不行，可看静怡一个女子都没说什么，一路上硬是跟上了侍卫们的速度，他们也只好撑着身体继续赶路。

在驿站停留了大概半个时辰，静怡吃了些干粮，又喝了两口水，就又赶紧翻身上马了。就她一个女人，白天她是连水都不敢多喝的。

夜以继日的骑马跑了小半个月，这才赶到浙江。

上半年大旱，下半年照样是干旱，城门口连个行人都没有。一进城，就感觉像是到了死城，偌大的街道，别说是摆摊的了，连开铺子的人都没有。

甚至，连蚊蝇都是少见。

静怡略看了看，心惊胆战的，忙收回了视线，急匆匆的赶往衙门。

“雍亲王府庶福晋特来照顾雍亲王。”侍卫下马，上前亮了自己的腰牌，门口的守卫看了一眼，点头：“快请进吧，雍亲王住在东侧院，你们只管过去就是了。”

静怡忙抬脚进去，直奔东侧院。到了门口，静怡心里就是怒气上涌，胤禛可是皇子！可这院子，却是破落不堪，门口的守卫倒是不少，却是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活像是半死人。

“王爷呢？”静怡也顾不上和他们计较，直接开口问道。那侍卫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脸上立马露出几分喜色来：“王爷就在里面，现在是浙江这边的大夫在照看，不过王爷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前两天还能醒过来说几句话，今儿一天都没能清醒过来，庶福晋这边请。”

静怡忙进去，门外有两个大夫在看着炉子煎药，门口守着两个婆子。

“见过庶福晋。”听见门口的侍卫这样喊，两个婆子和大夫也赶紧起身行礼。静怡没顾得上他们，直接进门，然后就看见躺在床上的胤禛，眼眶立马就红了。

在静怡心里，胤禛一直是十分高大的形象，哪怕他并不是侍卫们那样强壮，但也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典范。脸颊虽然清瘦，但也是红润健康。

哪儿像是现在这样，脸上都瘦的没样子了，眼窝深陷，脸色发黄，胡子拉碴，盖着毯子都能看出来身形消瘦的都快成骨头架子了。

静怡过去伸手按了按，心里更是难受。她对胤禛就是没有爱情也还有亲情，又向来是最佩服这样的强者，可眼下看着胤禛成了这个样子，她怎么可能不心疼？

“爷？王爷？”静怡喊了两声，然后就见胤禛眼皮子动了动。静怡心里大喜，她可没忘记之前那婆子说的，胤禛今儿一天都还没清醒过。

“王爷？快醒醒，想想府里的阿哥，想想宫里的皇上，你快醒醒。”静怡趴在胤禛耳边说道。

“你……静怡？”喊了几声，忽然就听见耳边传来胤禛的声音，静怡忙点头：“是我，爷，你撑着，我带了太医来。”说着赶紧伸手招呼那几个太医：“王爷醒过来了，你们快些来看看，能开方子尽快开方子。”

来的时候，福晋还收拾了不少药材出来，他们王府里的药材，自然是要比这边药铺里买来的好多了。

太医赶紧过来把脉，然后，一个个脸色就难看起来了。

静怡也不管，只沉着脸说道：“皇上让你们来的意思，想必你们也清楚，若是王爷有个万一，你们想想就算是回了京城，你们还能有好下场吗？从出京开始，你们就没了退路，想要好好的活着，想要以后的荣华富贵，就只能是将王爷治好！该怎么开方子，你们可要自己想好了。”

三个太医忙行礼应是，又围在一起商量方子。

静怡则是转头和胤禛说话：“病了多久了？现在感觉如何了？”

她刚进来的时候就查看过了，窗户是开着的，屋子里没放着冰盆。想必是因为现在胤禛的身体受不住寒凉，只是这大夏天的，就算是开着窗户也不好受。

静怡又起身去拿了扇子，回来一下下的给胤禛扇风。

“你怎么过来了？”胤禛费劲儿的问道，静怡笑眯眯的给他擦汗：“福晋收到信，说是你病了，就想找个人过来伺候你，我想你了，所以就自请过来，看见我惊喜吗？”

该是自己的功劳，那是一定要往自己身上揽的，静怡又不是圣人。

“你放心好了，府里一切都好好的呢，有福晋照看，乱不起来。”静怡笑着说道，又端了茶杯给胤禛喂水：“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安心养病就行，咱们争取早日回京。”

胤禛没力气说话，喝了水休息了好半天才又问道：“小阿哥呢？”

“我放在福晋那边了，福晋会好好照顾的。”静怡笑着说道，伸手摸他脸颊：“你今儿吃东西了吗？肚子饿不饿？我给你找点儿东西吃？”

后面婆子忙说道：“王爷吃不下东西，吃一点儿吐一点儿，昨天药也没能喝下去。”

“你们找个炉子来，我亲自煮粥。”静怡顿了一下说道，那婆子想说什么，被另外一个婆子拽了一下，赶紧顿住，两个人行了礼就出门去找东西了。

胤禛想说什么，但静怡不让他说：“你只管躺着好好休息，别的不用多想，我来就是为了照顾你的，你可要好起来才行。福晋还有小阿哥，可都在京城等着你呢，还有皇上，特意下旨让我好好照顾你，你可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一番心意。”

停了好一会儿，胤禛才微微点头。

静怡自己手艺也没多好，但她带了丰富的物资啊。浙江大旱，这边本来就没多少粮食，就算胤禛是王爷，吃的也不过是寻常饭菜，现在吃不下，也就只能喝白粥。

静怡却是带了肉干带了虾米带了干蔬菜，甚至连调味料都带着有，几乎是将王府厨房的库存给全搬过来了。

她已经明说这些东西都是给胤禛用的，所以谁也不敢有什么意见。若是胤禛在这边有个万一，浙江官员谁也跑不了被康熙迁怒。

“王爷，喝粥。”细心的将粥晾凉，静怡先将胤禛给半扶起来，这才拿了勺子喂他。胤禛现在已经有些不太清醒了，但勺子喂到嘴边，他还是能吞咽的。

不过，和那婆子说的一样，吃下去没多久，胤禛脸上神色就难受起来，然后一躬身，扒在床沿就又给吐出来了。

静怡就坐在床边，也受了波及，被胤禛吐了一身。但她也不嫌弃，又拿了手边放着的茶杯，给胤禛喂水，让他漱口。胤禛吐了一遍儿，神智倒是更清醒了。

“王爷，不要紧，等我换了衣服来你再喝点儿，多多少少，总有一些会进到肚子里去的。”静怡忙安慰道，生怕自己身上的气味影响到了胤禛，又赶紧的去换衣服。

浙江干旱，哪怕是总督府，也没有多少水用，静怡索性就将那衣服给扔了。又找了侍卫来吩咐，让他们去外面买布匹，撕成一块块的，弄成简易的围裙用。

“庶福晋，药熬好了。”太医捧了药碗过来，静怡赶紧接过去。胤禛自己也想活命，所以不用静怡劝说，他就等着喂药了。

吐了不要紧，再来一次，就像是静怡说的，总会有一些到肚子里去的。

也不知道静怡是真的运气好，来的凑巧了，还是胤禛命不该绝这会儿也应该要好转了，反正静怡到这边照顾了两三天之后，胤禛每天清醒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

“你是不知道，他才两个月大，就已经十分聪明了，鬼灵精的，我晚上喂一次奶，为了防止他尿床，就不让奶娘喂了，他在我跟前不闹腾，乖乖的，可出了门就非得要喝奶了。”

“现在是一天一个样，回去王爷恐怕已经认不出来了，也不对，肯定能认出来的，德妃娘娘说，小阿哥长的和王爷小时候是一模一样呢，皇上也说了很相似。”

“要不然，我给王爷唱个曲儿？或者念一段书？”

每当胤禛醒着，静怡就找了各种话题来聊天，不让胤禛去想别的杂事。胤禛也很配合，偶尔也要求讲两个笑话。

“你也不用总给我扇扇子。”胤禛身上有了力气，就微微推开静怡的手：“太累了，天气也热，你看你自己，也是一身的汗。”

“王爷这是嫌弃我了？”静怡开玩笑，调转扇子的方向给自己扇了两下：“我不累，王爷也不用担心的，你看，我生完孩子之后胖了那么多，”

静怡伸手划了一个大圈：“现在多动动，等回去了，就肯定是和以前一样了。”

她坐月子的时候吃的多，又是亲自喂奶，更少不了好吃的，所以短短两三个月下来，就胖了将近二十斤，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幸好孕期的衣服还勉强能穿。

静怡早想着要减肥了，不过是在府里不好行动而已。

胤禛伸手摸摸她手腕，笑着摇头：“不胖，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

“王爷是哄我开心的吧？”静怡眉开眼笑，让胤禛摸自己的肚子：“看，一圈一圈的，坐着的时候难看死了。”

“又没人看，我会当看不见的。”胤禛也开玩笑，静怡笑哈哈的摇头：“那可不行，我自己看着也烦心啊，王爷要不要喝口水？”

胤禛点头，就看静怡起身去倒茶。从背后看，确实是有些胖了，但他也没说假话，确实是和以前一样好看，胤禛面上露出些笑容来。

这傻瓜，还是和以前一样缺心眼。别人都不来，就她一个傻大胆。

疫病是什么？那是会传染的，是会死人的。
也就她，不嫌脏不嫌累，亲自喂饭亲自喂药亲自给自己擦洗身体。
心里有了活命的信念，再加上被照顾的好，又有太医精心开方子煮药，八月初，胤禛的身子就好转了许多。也能让静怡扶着，下床走两步了。
“怕是这天再旱下去，就要出大事儿了。”在屋子门口看了一会儿，胤禛皱眉，他之前来救灾的时候，是开了浙江这边的粮仓，里面的米粮，也就能坚持一两个月。现下已经是八月，怕是那粮食也不够用了。‘
老天不下雨，下半年也没收成，这百姓的日子可还怎么过？
“王爷。”静怡喊了一声，想劝他暂时不要想这外面的事情，劳心劳力，以免再次加重病情，可话到了嘴边就又咽下去了。这么些年，她也知道他是什么性子的人了，忧国忧民，不可能不去想的。
“再养三天，三天之后，咱们再让太医宣布好转？”这些天，外面的官员也没来拜见的，静怡也就当自己不知道，可胤禛提起来了，静怡也只能是往后退一步。
宣布胤禛身体好转，意思就是那些官员们得上门拜访了。
胤禛转头看她，静怡抓着他胳膊，伸手比划：“三天很快的，你睡两次觉就到了，反正现在事情也是这样了，你再着急也没办法，不如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顿了顿，下狠药：“你若是再次生病了，你想干的事儿 ，不就又要耽误了吗？现在三天他们能耽误的起，可之后，说不定就要耽误三十天，三个月了，到时候百姓能等得起？”
胤禛伸手捏她脸颊：“也好，那就听你的。”
静怡大喜，做饭的时候更是可着劲儿的放东西，若不是太医说现在胤禛虚不受补，她都要将整个的人参给放进去了。
等三天一过，静怡还是先让太医给胤禛把脉，确定人是真的没事儿了，这才放了胤禛出门。
外面的事情，静怡向来是不会多问的。她只要照顾好里面就行了，每天亲自炖汤，准备热水毛巾，等着胤禛回来，将人伺候的舒舒坦坦就行了。
这里也没丫鬟，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静怡亲自上手了。
幸好，她不是那种什么都不会的，洗衣服做饭，样样都能自己动手。
“五弟和八弟要来，晚上的饭菜，准备的丰盛一些。”过了一段时间，胤禛临出门前忽然吩咐了一句，静怡眨眨眼，有些不解：“五爷和八爷？是为了救灾的事儿？”
胤禛点头：“嗯，尽力做的丰盛些，但也别太丰盛了，毕竟现在还是旱灾时期。”

静怡自己带的那点儿粮食，早就被吃完了，现在用的这些是胤禛吩咐人重新送过来的。胤禛向来以身作则，这些米粮也就没那么好了。

静怡自己也不嫌弃，就当是吃粗粮保养身体了。

可胤祺和胤禩，不一定能受的住。

胤禛的意思大概就是要做的能吃，却不能用贵重的东西，这个可就有点儿难为人了。静怡又不是专业的厨师，她做的饭也就是能吃。

“要不然找个人帮忙？”苏培盛今儿被留下来听静怡的吩咐，静怡忽然一拍手：“哎呀，若不是你提醒，我差点儿就忘记了，这总督府里，就没别人住了吗？”

苏培盛忙笑道：“后院是总督一家子，不过之前王爷得病，命他们不许往这边来。”

现下王爷好转，也没说能过来，所以就还是没人来打扰。

“那我来这么长时间了，也得拜访一下才是。”静怡沉吟了一下说道，要用人家的厨子，总得上门亲自问一声吧？只派人去不太礼貌。

“王爷对这个总督，是什么态度？”静怡想了一下又问道，苏培盛忙笑道：“庶福晋尽管上门拜访，并不碍事儿的。之前王爷也交代了，若是庶福晋想出门走走，只要让奴才跟着就行了。”

“那好，我写个帖子，你让人给送去。”静怡笑着点头，虽然就在一个府里住着，但胤禛这明显是将府里分成了前后两个院子，所以，最好还是写个帖子。

那边回的也快，送帖子的是王夫人身边的嬷嬷，很是热情，还带了轿子过来。

“原本早该来拜访的，只是王爷身子不好，不能离人，我这才没能过来，还请王夫人见谅。”王绪鸿的夫人在内院门口等着，静怡一下来，就赶紧扶住王夫人的胳膊，阻止她行礼：“不用如此多礼，这些天，还要谢谢王家对王爷的照顾。”

王夫人面上有些尴尬：“不敢当不敢当，原先我们大人是想派几个丫鬟过去伺候的，毕竟丫鬟细心，但是王爷不愿意，这才只让两个婆子过去照看，我总觉得是怠慢了王爷，也是王爷大度，不和我们计较，要不然，我们大人怕是也不安心。”

也解释了之前没让人过去照看胤禛的事情，其实这事儿静怡已经问过了。

那院子破败，照看的人手少，全都是胤禛自己吩咐的。他自觉地疫病会死人，不好治，为防止传染开了，这才禁止人靠近那院子，也只让自己身边的侍卫在外面守着，坚决不用更多人手。

这样的胤禛，也越发让静怡心疼了，当然，也更加的佩服。

“我们王爷也是怕疫情扩散，只局限在那一个院子里，也是百姓之福。”静怡笑道，不愿意再说这话题了，城里其实也是有疫情的，不过王大人控制的及时，倒也没造成太大伤害。

“其实我今儿过来，也是有事相求。”静怡直接开口，王夫人眼神闪了闪，也不忙着应，只引了静怡进门，等人坐下，又上了茶水，这才笑道：“若是我能帮得上忙，必定帮忙。”

也只限一个“我”。

“我想借夫人两个厨子用一下。”静怡也不在意王夫人的这点儿小心机，只笑着说了自己的请求。

这不是大事儿，王夫人忙点头应了下来：“也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早些想到这个事情的，早些时候只听说是庶福晋亲自动手给王爷做饭，我们这边的饭菜就停了，现下王爷好转，庶福晋也应当是好好休息一下了。”

说完又打趣静怡：“庶福晋做饭的水平定是相当高的，王爷身子好转，也定是庶福晋的功劳了。”

“哪里，也是太医们医术高超。”静怡忙笑着说道，这功劳她可不敢要，“也是我们福晋的功劳，若非是福晋给我准备了诸多吃的用的，我就是巧妇也难做无米之炊啊。”

王夫人略有些诧异，还有在外面维护嫡妻的庶福晋？也是看稀罕了。

“庶福晋辛苦一场，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王夫人忙说道，静怡只笑了笑，四处看了看，并不见王大人的子女，就问道：“听闻王夫人还有两个女儿，怎么这会儿没出来？”

“我原本怕扰了庶福晋清净，这才没让她们出来，庶福晋想见，我这就让人去叫。”不等静怡说话，就吩咐了身边的嬷嬷一声，那嬷嬷忙出去请人。

王家两个姑娘都是嫡出，一个十五岁，一个九岁，相貌都是十分漂亮。大的那个本来已经到了选秀的年纪了，今年康熙却是将选秀推迟，也只能是等明年了。

不过静怡倒是觉得这不是坏事，再长一年，身子骨才更结实。

“初次见面，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好东西，这是给你们的见面礼，你们可别嫌弃。”静怡拿了镯子，分别给王家的两个姑娘，两个小姑娘先看王夫人，见王夫人点头了，这才忙接过并道谢。

“我一个人在前面住着，平日里也很是无聊，你们若是得空了，也可以去前面找我聊聊天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王大姑娘看了一眼自家亲娘，面上也微微露出些笑容：“若是庶福晋不嫌我们烦人，那我们得空了就去拜访庶福晋。”

“不会嫌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静怡笑着说道，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忙提出告辞，却被王夫人极力挽留：“眼看也该用午膳了，王爷心忧百姓，午膳定是不会回来用的，只你一个人，还得另外做，实在是麻烦，不如就留下来，正好我们也是娘三个单独用，咱们凑一起算了，也能省两瓢水两块煤。”

“这样不太好吧……”静怡忙推辞，王夫人却拉着她胳膊笑道：“没

什么不好的，你过来，我本就应该准备接风宴的，这一顿饭就当是接风宴了，只要你不计较人少，吃的简单就行。”

“我自然是不计较的……”静怡笑着说道，没说完，就又被王夫人打断了：“那就好，我这就让人准备饭菜，庶福晋可能喝两杯？”

一边问，一边就转头吩咐嬷嬷去准备饭菜了。到了这会儿，静怡也不好推辞了，只好笑着答道：“我不会喝酒，王夫人不用麻烦了。”

“其实女人家偶尔喝两杯也是有好处的，能活血呢。”王夫人笑着说道，面上又露出几分好奇：“我未曾去过京城，听说京城里的贵人，都喜欢喝酒？尤其是宫里的娘娘们？”

静怡忍不住好笑：“这话是哪儿听来的？”

“也是听别人胡乱说了几句，那娘娘们都不喜欢喝酒吗？她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你别见笑，我也是好奇，明年我家姑娘就要进京选秀了，我到时候也想跟着去看看呢。”王夫人笑着说道，静怡这才算是明白了王夫人的意思，这就好，只要不是问她胤禛的事情就行。

作者有话要说：　　亲爱的们，商量一下防盗的事儿，咱们也开个？

☆、第 57 章

不过头一次见面, 王夫人也没多说, 只打听了一下宫里主子们的喜好。这个问静怡就算白瞎了, 静怡这一辈子，进过皇宫的次数, 一个巴掌都填不满。

她也不往自己身上揽功劳, 只说自己也没进宫过几次，是不太清楚的。王夫人面上倒也没看出什么来，只殷勤的劝静怡多吃菜。这种大旱的情况下, 肉是不稀罕的，但菜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能摆半桌子的蔬菜, 王夫人也是下了本钱的。

“我们福晋宽容仁善，我偶尔也出门走走, 倒是听说过别的府里的一些事情。”投桃报李, 静怡笑着说道，王夫人眼睛立马就亮了：“是吗？那皇子们福晋们，都是个什么性情？”

静怡微微挑眉：“春花秋月，各有各的好，大福晋相貌上等, 性子爽利, 和谁都能说得上几句话。”

王夫人可不是想打听大福晋的, 毕竟大阿哥都被圈禁了，她好好的闺女，可不想白送进去一辈子都没个见面的机会的。附和着点了头，这才问道：“那三福晋呢？”

“三福晋的事儿, 我其实也是听说过一些的，都说三福晋好强。”不等静怡说话，王夫人就自顾自的说道：“我有个远方的侄女儿，就是进了三阿哥的后院，这都十来年了，连个孩子都没能生下来，听说荣妃对三福晋也是很不待见的。”

“哪儿的话，您可别信这个，三福晋可是生了长子的。”静怡笑着说道，然后跳过自家福晋说五福晋：“五福晋性情恬淡，不怎么喜欢出门，只可惜运气不好。”

到现在也没能生个阿哥。
七福晋胆小，性子腼腆，只和五福晋交好。
“那八福晋呢？听说八福晋相貌美艳，在京城是数得上的美女子？”王夫人笑着问道，静怡点头：“是啊，八福晋的长相，在皇子福晋里面是这个。”
静怡伸大拇指比划了一下，王夫人赞道：“难怪听说，八阿哥当年心悦八福晋，不惜坏了规矩也要求了圣旨迎娶八福晋呢。”
关于八阿哥娶八福晋的原因，后世是有很多说法的。其中最出名的一种，就是八阿哥是为了八福晋背后的安王府。但静怡觉得，这种说法才最是无稽之谈。
八阿哥成亲的时候，虽说不是很受康熙看重，但那会儿康熙都能为了让八阿哥练字，特意赐下一个先生，这说明八阿哥就算不受宠也绝对没有受冷待。
人家安亲王又不是没亲孙女，胤禩若是为了安王府，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求娶一个被处了死刑的额驸的女儿？
再者，为了八福晋，能顶住宫里让他生孩子的压力那么些年，说不是真爱都没人信。当然这真爱在静怡看来，是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但在这年代，连写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纳兰都会续娶纳妾，八阿哥有两个通房侍妾什么的，也太正常了。
眼瞧着说到八福晋的时候，王夫人问的话都多了起来，静怡也算是摸清楚王夫人的意思了。
康熙都五十多了，给康熙当后妃肯定是不划算的，就算是总督的女儿，也不过是个汉军旗，进宫的位分不高不说，现在成年的阿哥都一抓一大把了，闺女就算是能生了小阿哥，也有些指望不上了。
所以，最好是能嫁给皇子。所有的皇子里面，现在八阿哥的呼声，好像还是挺高的。就算是上次康熙在朝堂上责骂过胤禩，但也有更多人更同情胤禩了。
再说了，锦上添花好处不多，不如雪中送炭更让人感恩。
最重要的是八福晋无子，八阿哥现在也就一个庶子，还是养在庶福晋名下的。王姑娘这出身，也是能够的着侧福晋的位分的。
静怡将王夫人心里的想法给猜了个七七八八，她不知道王姑娘是什么意思，但王夫人能问出来，想必人家爹娘已经商量过了。她可不能去说八阿哥府上不是个好去处，那纯属得罪人。
于是，也尽量挑着能说的说了。
“自打府上有了小阿哥，八福晋就不怎么出门了。”静怡笑着说道，王夫人略有些诧异：“不说小阿哥是养在庶福晋身边的吗？和八福晋又有什么关系？”
“大约也是操心，累坏了身子。”这是官方的说法，太医其实也是去过几次的，但都没说有什么大问题。
“八爷心疼八福晋，出门在外，不管是看见了好吃的还是好看

的，都会惦记着带一份儿给八福晋，京城里的妇人们，哪一个不羡慕八福晋？”

静怡飞快的扫了一眼大姑娘，见她听的认真，就忍不住在心里可惜了一把，还是个孩子呢。

哦，孩子也没办法，当年她进府给胤禛当庶福晋的时候，也才十三。运气不好，刚满十三就遇上了选秀。王姑娘还算是运气不错，至少等到了十五六。

“时候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准备晚膳了，我们王爷说今儿有客人，我还是早些准备起来为好。”静怡笑着起身，王夫人打听了个差不多，也不挽留了，亲自送了静怡出门，也没忘记借给静怡的那两个厨娘。

“哦，对了，之前四爷说那院子里不用丫鬟伺候，我也就没让人过去，既然五爷和八爷要来，您看，我这边是不是得准备两个丫鬟？”

快到了门口，王夫人忽然想到这事儿，忙问道。

四爷是不用管的，有静怡照顾，可那两位，不一定能习惯让婆子照顾吧？

“也好，不过，这丫鬟得懂事儿，五爷和八爷怎么说也是有公差的，若是耽误了……”静怡笑着说道，意味深长，王夫人忙点头，若是真闹出什么丑事来，也是自家丢脸了。说不定，连自家老爷的官职，都要跟着受牵连了。

“您放心，这点儿分寸我还是有的。”王夫人笑着说道，又叫了两个丫鬟来让静怡过目。长的确实是一般，看着倒是干净利索，静怡也就应下了。

王夫人还送了静怡不少蔬菜肉干之类的，静怡也不客气，她正缺粮食呢。

天色微微擦黑，胤禛就带着胤祺和胤禩回来了。

一路奔波，这两位也没梳洗，脸上全都是灰尘，整个人都变成了土黄色的了，再怎么英俊，现在看着也只是觉得有些好笑了。

“给五爷八爷请安，我让人准备了热水，两位爷先去梳洗一番？”静怡笑着上前来行礼，五阿哥忙笑道：“小四嫂不用多礼，还要多谢小四嫂为我们接风洗尘，那我们先过去梳洗，回头再叙话。”

八阿哥也笑着拱了拱拳：“多谢小四嫂了。”

等这两个人被丫鬟领走了，静怡才过来帮着胤禛揉按肩膀：“今儿可还好？累不累？”

胤禛微微摇头，问道：“你自己吃过晚饭了？”

“早准备下了，等你们兄弟去东厢房那边喝酒，我就自己在这儿吃。”静怡笑着说道，又给拿了梳子出来：“我帮你梳梳头？虽说不能洗澡，通通头发也能舒服点儿。”

水难得，两桶洗澡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以胤禛的性子，定是不

会再另外用了。
胤禛点头应了，静怡就拿了梳子和面粉出来。也不单单是面粉，里面她还自己放了一些金银花皂角粉绿豆面什么的，反正是杂七杂八一大堆。
让胤禛躺在摇椅上，静怡将盆子放在后面，然后才解开他头发。一边往头上撒面粉，一边用梳子往下梳通。
胤禛的头发自来卷，就算不自来卷，天天绑着辫子，也会变成自来卷的。这样就不太好梳了，反正静怡也没别的事儿，索性就慢慢来，一寸一寸的往下挪。
再偶尔腾出空来给胤禛揉按脑袋，竟是比八阿哥他们洗澡花费的时间还长了。
等胤禛出来，胤祺笑着打趣道：“到底是有个房里人在比较舒坦，四哥这头发，一看就知道是梳通过了的，看着就干净。”
胤祼只笑不说话，胤禛也不接这话茬，只引着他们两个往东厢房那边走：“这次你们两个过来，带了多少救灾的东西？”
“东西倒是不少，可关键是这水。”胤祺皱眉说道，有些发愁：“汗阿玛的意思是，从周边调取，可这水可不好运送，搞不好就是空走一趟，谁愿意大老远的白跑这么远？这酬劳是如何算？从官府出还是私人出？”
再者，浙江大旱，周边就不见得水太多。
“咱们先吃饭，不要着急，事情一件件去办，饭一口口的吃。”胤祼笑着说道，胤祺点头：“对，先吃饭，四哥也不要着急，等我们先吃饱再说，这一路上，我都没吃过热饭菜。”
静怡那边是自己一个人用膳，不用伺候胤禛，倒也清静，可也冷清了些。吃完饭，猜着胤禛大概不会那么早回来，她索性自己擦了脸躺下了。
这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了，晚上开着窗，淡淡的风吹过来，还是挺凉爽的。静怡躺着躺着就睡过去了，连胤禛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身边就只剩下被子了。
接下来的几天通通如此，晚上睡下的时候看不见人，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见不到人，一日三餐，也都是静怡一个人用。知道外面正闹灾，静怡索性吩咐了厨子，一顿饭就只要一个菜。
半个月过去，静怡正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院子里一阵喧哗。她忙起身出去，要知道这院子里的侍卫，有八成让胤禛带走了，她这里只留下五六个人，若是出了什么事儿，怕是不太顶用。
“庶福晋，下雨了！”她刚踏出房门，就有个婆子冲过来笑道：“真是老天保佑，终于下雨了！”
静怡愣了一下，赶紧抬头去看，就见天色阴沉，她伸手接了半天，虽然只感觉到两三滴雨，但只要开始下了就代表有希望了啊，就说明这干旱可能是要结束了啊。

“那可真是太好了。”静怡也跟着笑，大概真是老天开眼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雨滴就开始变得密集起来，连续不断的咂在地上，在泥土上砸出来一个个的小坑。

“哎呀！”静怡正看的开心，忽然想起来今儿胤禛他们出门，连个蓑衣都没带，这雨若是下大了，胤禛那身子，可是刚大病一场的，要是再生病，他可是受不住的。

“快给我找几件蓑衣和斗笠。”静怡忙吩咐道，有婆子匆忙下去找，没多久带着三四个蓑衣和斗笠过来了。

静怡又叫了侍卫陪同，就打算出门去找胤禛。到了门口才想起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她根本不知道胤禛在哪儿。

“王爷出门的时候可曾说过今儿要去哪儿？”转身问身边的侍卫，也是凑巧了，那侍卫正好知道，赶忙上前行礼：“今儿王爷往城西去了。”

“那咱们去城西。”静怡忙说道，生怕路上错过了，静怡也没坐马车，而是直接骑马。

往城西的路就那么一条大道，静怡走一半，忽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庶福晋，这城里，大约就来了她一个庶福晋，所以，应该是喊的她。

一转头就看见苏培盛一手搭在脑门上冲过来了：“庶福晋，您是去找四爷吗？”

静怡忙点头：“对，你怎么没跟在王爷身边？这么大的雨！”

苏培盛笑呵呵的：“王爷在那边呢，一开始下雨，王爷就找了酒楼暂时进去躲着了，若不是奴才眼神好，瞧着这骑马的像是您，您估计就要白跑一趟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无语的跟着苏培盛转身去找胤禛。

胤禛也没和胤祺胤祼他们一起，见了静怡进门，忍不住微微挑眉，一边伸手帮她摘下斗笠，一边笑道：“在你心里，爷就是那么蠢笨的人，下雨了连找个地方躲雨都不会的吗？”

静怡灵机一动，忙笑道：“我若不是过于担心王爷，何至于没了分寸，连这个都想不到？王爷不说可怜我一番心意，竟还要取消我，实在是没道理。”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胤禛笑道，不等静怡说话，面色一转，又带了几分严肃：“虽说心意可嘉，但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要再如此了，白跑一趟就算了，若是有什么危险，我岂不是更担心？你就是担心，也该吩咐了侍卫或者丫鬟婆子去做，何必自己亲自来？”

静怡抿唇笑在，脸色微微红，带了些羞涩，却不接胤禛的话。

胤禛也不在意，等回京了，再有这种事儿，也轮不到静怡自己往外面跑了，能吩咐的人可是有一大堆呢。

因着旱灾，这酒楼往日里都是关着门的，也是这两天才刚开，凑

巧让胤禛赶上了，整个酒楼里，也就胤禛和静怡，带着十来个侍卫。

“这雨一下，百姓们明年就不用忍饥挨饿了。”静怡看着外面的雨帘，笑着说道，胤禛点头：“是，今年就这样了，这会儿还能补种一些青菜和粮食。”

又有赈灾的粮食，也是能熬到明年的。

“那咱们是不是就能回京了？”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就是不下雨，过几天也能回京了，现在下雨了更好，也免得心里还惦记着了。”

“再不回京，说不定王大姑娘就要亲手给八弟炖羹汤了。”静怡笑着打趣，胤禛微有些诧异：“八弟？王家的大姑娘”

静怡点点头，又伸手放在唇边嘘了一声：“我只是听王夫人的意思是这个，王大人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到底是没选秀呢，这话可不能传出去。”

胤禛似笑非笑的看她，静怡尴尬，伸手挠脸颊，自己都还忍不住想说两句，居然还要交代别人别乱说话，也实在是……太丢人了些。

“好了好了，我错了，我不该说。”静怡知错就改，忙笑着岔开话题：“也不知道现下，小阿哥长多大了，会不会想念他阿玛和额娘。”

现下都快九月了，小阿哥四月底出生，也都快半岁了。

半岁该加辅食了，也不知道福晋给准备了没有。往日静怡都是忍着不去想的，也就还能熬得下去，可现在一开口，就觉得，心里的思念都快要溢出来了。眼眶都有些涩，鼻子都有些发酸了。

胤禛自是看见了静怡的红眼眶，抬手拍拍她肩膀，将人往自己身边拉了下：“你放心就是了，福晋是个妥帖人，定是能照顾好小阿哥的，等你回去了，你亲自照看，时间还长着呢。”

静怡瞪大眼睛看胤禛，莫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会儿已经被胤禛给送上来了？

“你说真的，时间还长着？”静怡不敢置信的问道，胤禛点头：“我何曾骗过你？以后时间还长着呢，你暂且忍忍，等咱们回京就好了。“

静怡就憋不住了，眼泪刷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幸好她还知道这是在外面，门口那几桌子坐着的都是侍卫，不能太过于丢人了，所以也不能哭出声来。

可眼泪却是忍不住，孩子生下来之后，她几乎天天都是在想这个事情。颇有些担惊受怕的意思，就怕福晋哪天忽然提出来要将小阿哥抱过去养。

虽说她心宽，后来就又觉得，等胤禛回来也能为自己撑腰，暂且也能让福晋样几个月。但那段害怕的时间，她也还是忘不了。

现在，目的忽然就达成了，让她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整个人忽然就轻松了，好像胤禛将之前压在她心里的一块儿石头给搬走了。

“这就高兴的忍不住了？”胤禛无奈，伸手帮她擦眼泪：“又不是什

么大事儿，你早些和我说不就行了吗？对了，之前在庄子上骑马，我不还欠着你一个要求的吗？怎么就没想着用这个？”

静怡眨眨眼，她一直觉得这要求就是开玩笑啊，抱养孩子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用开玩笑时候说的条件来应对呢？

“没想起来。”静怡老老实实的回答，胤禛顿了一下，忍不住哈哈笑起来。静怡有些无语，但过了一会儿，脸上也露出几分笑意来。

哪怕是抢不过康熙呢，但至少，已经抢的过福晋了不是吗？

雨一直没停，不过到晚上的时候，倒是小了不少，也能赶路了。于是一行人出了酒楼就回了总督府，静怡没吃完的午膳还摆在屋子里。

胤禛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惊讶：“只有一个菜？”

“嗯，不少了一盘子，每次都吃到肚子发撑。”静怡笑着说道，中午她就动了几筷子，就这么扔掉实在是可惜了，虽说下雨了，可粮食种出来也是明年了啊。

“将这个热热，晚上再添两个菜。”胤禛回来了，那定是要多要两个菜的，要不然也吃不饱。

“对了，五爷和八爷呢？”静怡赶紧问道，胤禛摆手：“不用管他们，自己只管自己用就是了。”

静怡也不追问，等着饭菜送过来，就和胤禛一起用了。

大约是下雨了心情好，吃饱喝足之后，胤禛就抱着静怡上床了。他休养了这么些天，偶尔做一次，也是没什么坏处的。

九月底返京，胤禛和胤禩等人要先进宫，静怡就先自己回府。进了门她连自己的院子都没去就直接去了福晋那边，没进门就听见小孩子的哭声。

这府里，也就只有一个小阿哥是孩子，弘时都已经好几岁了。

静怡心里一疼，想赶紧冲进去，但想到福晋的为人，就又硬生生的忍下去了，等丫鬟进去通报之后，她才跟着丫鬟进门，强压着想要看孩子的心思，先给福晋行礼。

“快起来吧，知道你心里着急，快来看看孩子吧。”福晋笑着说道，静怡赶紧抬手，就见福晋抱着孩子坐在上面软榻上，旁边嬷嬷手里拿着一个小碗儿，看着是蛋羹。

“这小子，也不知道是像谁了，吃个蛋羹就跟土匪一样，晚一会儿都不愿意。”福晋笑着说道，静怡仔细看了一下，果然，自家的小阿哥小手巴巴的往那嬷嬷手上抓呢，眼神也盯着那碗，半点儿没分给她这个亲额娘。

“伤心了。”静怡拍拍胸口，亏得自己惦记的什么一样，这臭小子心里就只想着吃。

福晋忍不住笑起来，伸手将小阿哥递给她：“伤心什么，小孩子都是这样，只惦记着吃呢，也是你出门时间长了，等过段时间，他就认识你了。”

说着起身，郑重的对静怡行了个礼，静怡大惊，慌的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对了，想要亲自将福晋扶起来吧，手里还抱着孩子呢。

“福晋，福晋您这是做什么呢，您快些起来。”静怡忙说道，费劲儿的空出来一只手去拉福晋。

福晋摆摆手，笑着说道：“这是你应当的，我要多谢你，将王爷平安的带了回来，谢谢你这段时间对王爷的照顾。”

一时之间，静怡也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酸酸涩涩的，看吧，这就是嫡福晋和庶福晋的区别，自己辛苦一场，说不定连命都会赔进去，到头来，能光明正大的和胤禛并肩站立的，还是只有一个嫡福晋。

自己做的一切，就好像是为了福晋做的一样。

也幸好这些年，静怡养气的功夫渐长，心里不管如何失落，面上却是本分不显，只傻笑道：“这都是奴婢应当做的，受不得福晋的谢，奴婢还要多谢福晋这些天帮着奴婢照顾小阿哥呢，看，小阿哥比奴婢走的时候，都长大了这么多！”

福晋也笑着看小阿哥：“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小孩子都是一天一个样的，他自己生的好，吃的多，也就长的快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忽然门外丫鬟说道：“福晋，苏公公回来了。”

福晋愣了一下，看静怡，静怡也是满脸不接。回来的时候，静怡坐马车，胤禛他们骑马，比静怡早进京大概有一个时辰，苏培盛是跟在胤禛身边的，这会儿应该是在宫里的吧？

“快叫他进来。”福晋忙说道，丫鬟领了苏培盛进来，见苏培盛脸上带着笑，福晋和静怡就都是松了一口气。

“苏公公这会儿回来，可是王爷有什么吩咐？”福晋笑着问道，苏培盛躬身行礼：“回福晋的话，确实是有些事儿，皇上召见钮祜禄庶福晋。”

静怡吃惊的张大嘴巴，福晋也是有些不解：“皇上召见钮祜禄妹妹？”

“是，皇上听王爷说之前在浙江那边生病的时候，是钮祜禄庶福晋照顾的，就想见见人。”苏培盛忙说道，福晋心里了然，忙点头：“不是大事儿就好，那钮祜禄妹妹，你尽快跟着苏公公进宫吧，可别让汗阿玛等。”

静怡心里忐忑，但康熙召见又不能不去，只好又将孩子递给福晋，正想跟着出门，猛然间又想到个问题，赶紧顿住：“福晋，奴婢要不要先梳洗一番？”

“不用了，皇上叫的急，你只管去就是了。”福晋上下打量了静怡一番，这才点头，苏培盛也笑道：“庶福晋不用担心，皇上应当是要奖励您照顾王爷。”

静怡还是担心，万一自己说错话了呢？那可是皇上，一言不合就

能要人命的。不过，胤禛应当是会救自己的吧？

静怡心里各种杂念来回的转，但不得不说，想多了，就没那么紧张了。

康熙是在乾清宫等着，从进了宫门，就有小太监一层层往上报，等静怡进了乾清宫，有个头发花白的太监迎出来。静怡曾见过的，这位可是康熙身边最受信任的人——大总管梁九功。

“钮祜禄庶福晋？”梁九功笑着问道，静怡忙点头：“是，梁公公安好。”

“好好好，庶福晋快请进，皇上在里面等着呢，知道四爷平安无事，皇上心里可高兴了。”大约是为了给胤禛一个面子，梁九功笑着提点了静怡两句。

静怡领情，感激的对梁九功笑了笑，然后低头跟着进门。

她都不敢抬头看，眼角瞧着应该是御书案那边了，就忙跪下行礼：“奴婢钮祜禄氏，见过皇上，给皇上请安。”

“抬起头来。”康熙声音略带了几分威严，但也带了几分笑意，静怡心里虽然害怕，却也能稳得住情绪，慢慢的抬头，眼神还是不敢往上看，也不能说不敢，她心里好奇的要命，但规矩在那儿放着，她当然是不能坏了规矩。

“之前你府里的小阿哥就是她生的？”康熙问道，旁边响起胤禛的声音：“是，儿臣也就在出发的那天见过一面，瘦瘦小小的，红通通的，不太好看，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小孩子见风长，一天一个样，现在定然是白白胖胖的，你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也是不好看，皱巴巴的，现在不也长开了吗？”康熙笑着说道，又问静怡：“你去照顾胤禛的时候，可知道他是患了疫病？”

“奴婢知道，福晋说明白了。”静怡忙说道，康熙点头：“不错，能生养有福气，又有忠心，勤勉老实，是个好的。”

“多谢皇上夸奖。”静怡犹豫了一下，不说话好像不太好，就跪谢了一声，没想到倒是让康熙哈哈笑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就去偷瞄胤禛。胤禛面上带了些无奈，微微摇头，于是，静怡就当自己是聋子，不再出声了。

也幸好康熙本来也没打算多搭理她，笑完了就让人带着她去德妃那边了。

德妃倒是比康熙问的更多，问胤禛那会儿身体如何，吃的如何，睡的如何，恨不能连每天吃了什么菜都问的清清楚楚。也幸好那会儿胤禛所有的事儿静怡都不假他人，擦脸梳头都是自己亲自干的。所以，也回答的有条有理。

“好孩子，辛苦你了。”听她回答不是磕磕绊绊，德妃心里也有数，很是诚恳的道谢：“也多谢你能去照顾他，你且放心，你这功劳，我都是记下了。”

静怡忙笑着摆手："都是奴婢应当做的，德妃娘娘不要说什么功劳不功劳的。奴婢虽然照顾王爷了，但王府一堆的事情，福晋也是辛苦了，若没有福晋照看，怕是我们府里就要乱了。"

德妃笑着点头："你倒是个实心眼的，你且放心，该是谁的功劳就是谁的功劳，本宫都记着呢。"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胤禛才来接静怡，德妃总算是见着人了，但奇怪的是，不如问静怡那会儿热情了，虽说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胤禛好一会儿，面上却是有些淡淡。

胤禛请了安，干巴巴的说了几句，就带了静怡出宫。

"王爷，德妃娘娘是不是生你的气了？你没去的时候，德妃娘娘问了奴婢好些问题呢，问您每天吃了什么，睡几个时辰……"静怡掰着手指将德妃问的问题再重复一遍儿，她倒不是有意替德妃说话，而是有什么说什么，反正这些问题，胤禛回去问问身边伺候的人，或者等哪天进了宫问问大宫女什么的，也是能问的出来的。

"可见了爷，就只是看爷，是不是生气爷生了病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静怡笑着问道，胤禛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揉揉她脑袋："你别管太多，肚子饿不饿？"

这么一问，静怡才忽然想起来，从早上到现在，自己都还没吃东西，这会儿都午后了！

随着她想起来，肚子也被提醒了，咕噜噜的就开始昭示自己的存在。胤禛面上微微露出些笑意："总算回来了，等会儿到了府里，让厨房多给你准备些好吃的。"

"那咱们一起用？有王爷在，我想吃什么厨房就得准备什么。"静怡毫不掩饰自己狐假虎威的意思，胤禛也乐意被她借势，就笑着点头应了。

等回去了，静怡才发现，福晋已经让人将小阿哥给送回来了。邱嬷嬷正照看着，院子已经被葡萄等丫鬟收拾妥当了，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甚至连她离开之前放着的针线筐，也还是那样放在原处，就好像她从没离开过一样。

不过静怡也顾不上惊喜，肚子正饿着呢。说好的大餐也等不及了，只好先让厨房准备了两碗面。

这边刚吃碗面，苏培盛就急匆匆过来了："王爷，宫里的圣旨到了。"

胤禛看了一眼静怡，起身："走吧，你和我一起去。"

静怡有些傻，自己去干吗？接旨这种事情，就算有女人出面，不也应该是福晋吗？

可胤禛都伸出手等着了，静怡也只好将自己的手放在胤禛掌心，跟着起身，然后一行人往外院去，半路正好遇见福晋。瞧着两个人手拉手，福晋的眼神就带了几分不明情绪，但很快就露出了几分笑容："爷，可用过午膳了？"

“等会儿再用。”胤禛说道，放开了手，率先往前走去。福晋紧随其后，静怡抿抿唇，也赶紧跟上。
作者有话要说：　　剪脚趾甲的时候将脚趾头剪破了，哈哈哈哈，终于有理由不去游泳了～～～～～～

☆、第 58 章

“……庶福晋钮祜禄氏, 柔嘉成性, 诞育子嗣……以册印, 晋封为侧福晋……”太监念了一长串，静怡能记住的也就这么几句, 剩下的不是她听不懂, 而是这两句太重要。

等圣旨念完，她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傻呆呆的跪在地上, 这就成了侧福晋了？她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不太受宠的, 一直得等到胤禛登基了，才能因为小阿哥得个妃子的位置。

没想到, 现下就能升职了？以后, 这府里，除了福晋，就是自己了？也不对，还有个李氏呢，虽然地位一样, 但李氏年长, 又有实际上的长子在, 还是要比自己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儿的。

“恭喜妹妹了。”胤禛站起来接了圣旨，福晋也跟着起身，笑着拉了静怡的手说道，“我确实是没看错, 妹妹真是个有福气的，这不，也算是让你等着了。”

“若是没有福晋，哪儿有我这一天。”静怡忙笑着说道，又大大的夸赞了一番福晋往日里对她的提携。胤禛在一边等了一会儿了，略有些不耐烦了：“有什么话，你们日后再说，钮祜禄氏还要量身，就先回去吧。”

既然是册封了侧福晋，就该上玉牒，做礼服了。这边宣旨的太监一走，那边内务府就该派人过来了。

静怡忙应了一声，看胤禛那神色，大约是有话要和福晋说的，就很有眼色的自己先告辞走人了。

一回了院子，就见葡萄笑的眼睛发亮：“侧福晋，日后这院子，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明年定是不会有人进来的。”

静怡嘴角抽了抽，晋封侧福晋就只能想到这个？

毛丫在一边掰着手指数：“那侧福晋日后的份例也要不一样了，光是银两，每个月都要多出来十两了，再加上小阿哥的，每个月多出二十两银子的收入呢。”

小阿哥现在还小，所以才十来两银子，等日后长大了，会慢慢跟着涨的。像是弘时，今年启蒙，月例就长成了二十两。弘昀十岁了，也开始出门交际了，这月例就长成了三十两。

这都还是明面上的，李氏私底下也会给补贴一些。像是出门买个砚台，稍微好一点儿的就要几十两银子了，只靠自己，还真是买不起。

邱嬷嬷也抱着孩子上前来打趣：“侧福晋是熬出头了，有了小阿

哥，日后在这府里，也就是有身份的人了。”
　　圣旨上都说了，静怡是因为生了孩子才册封侧福晋的，那自然是要以阿哥为重的。
　　“快将孩子给我。”静怡笑着伸手，盯着小阿哥看个不停，这都好几个月没见着了，刚才在福晋那边也没仔细看，现下瞧着，小阿哥这相貌，还真是和她自己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那额头和嘴唇，简直就是翻版。
　　小阿哥这会儿吃饱喝足，倒是不太排斥被静怡抱着，但估计是不太记得了，乌黑的眼珠子盯着静怡看。不过母子天性，看一会儿，小阿哥就露出个笑容来。
　　静怡喜不自禁，还叫了邱嬷嬷来看：“他还对我笑呢，什么时候会笑的？”
　　“两个月前，奴婢就知道您回来要问的，特意记了一下。”邱嬷嬷笑着说道，见静怡要去亲小阿哥，忙拦住：“侧福晋，您这刚从外面回来……”
　　静怡瞬间恍然大悟，她上午回的王府，然后就是进宫，回来接着吃饭，接旨，到现在都还没洗漱呢。
　　“热水已经备好了，侧福晋快去梳洗一番。”葡萄笑着说道，静怡又赶紧将孩子递给了邱嬷嬷，自己去厢房那边洗澡。将近十月的天气，又是正午刚过没多久，暖融融的。
　　静怡洗完之后，披散着头发出来。正好内务府那边派了人来量身，静怡就站在太阳下面伸开胳膊让人测量。
　　“礼服大概三五天就能做好，到时候奴婢让人给侧福晋送来。”量完了，那嬷嬷笑着收回尺子，恭敬的行礼，然后告辞。
　　静怡特意给人塞了大红包，不说人辛苦一场，就说今天是她的好日子，也该给人赏赐的。
　　院子里伺候的人，都多给了一个月的月例。照顾小阿哥的人，则是都多了三个月的月例，毕竟之前她不在府里，都是这些人在尽心照看，功劳和苦劳都有，那就得给赏赐。
　　“小阿哥的事儿，日后还要邱嬷嬷多多上心。”静怡笑着说道，邱嬷嬷眼睛立马就亮了，之前胤禛找她回来的时候，只说是钮祜禄静怡没有怀孕的经验，让她来伺候的。
　　现在孩子生了，她就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伺候静怡，一条是伺候小阿哥。
　　跟在小阿哥身边，当然是要比跟在静怡身边要更有前途的。这世道，女人再有出息，也不过是这一亩三分地。
　　先上门来拜访的是耿氏，带了她自己亲自酿的酒。静怡还有些诧异：“竟是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若早知道，定要早早出手占据一些，埋在地下，等上个三五年，那价值就不一样了。”
　　“姐姐拿我开玩笑呢，我这点儿本事，也就闲暇时候拿来当果汁

呵喝喝，也是姐姐不嫌弃我，我这才敢送上门来。”耿氏笑着说道，又见放在一边软榻上自顾自玩耍的小阿哥，就略有些羡慕的摸了摸肚子：“姐姐有了小阿哥，这后半辈子，可就是有了盼头了。”

“妹妹这话说的好没道理，难不成没孩子，这日后就没盼头了吗？咱们王爷面冷心热，咱们福晋心软良善，就是没孩子，咱们不照样是不少吃穿，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吗？”

静怡略有些严肃的摇头：“妹妹日后，可不要说这种话了，免得让人误会了。”

耿氏忙点头：“是，多谢姐姐提醒。也是我说差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女人，终归还是要生个孩子才好，哪怕就是个女孩子呢，日夜看着她长大，这一颗心，也是有了地方安置。”

静怡抿抿唇，这种社会这种环境，女人最大的价值，好像也就只有生孩子了。

哎，不对，她可不能被同化了，明明除了生孩子，女人还有更多的事情能去做。比如，教育孩子，这个前提也是生孩子？静怡不敢再继续去想了，免得自己将自己给驳倒了，到时候再钻了牛角尖。

“妹妹身子看着健康的很，这孩子，也是早晚的事儿。”静怡笑着说道，耿氏伸手摸摸肚子，点头：“借姐姐的吉言了，只盼着我能早日得偿所愿。”

正说着话，武氏就也过来了。

武氏一向是有些小心眼，面上虽然带笑，但眼神到底是有些不太自在，好歹和静怡交好多年，总算是没一开口就说酸话，只笑道：“可恭喜你了，日后，你就是咱们府里的第三人了。”

“我可称不上是第三人，咱们府里最大的，可是王爷。”静怡笑哈哈的说道，武氏顿了顿，叹气：“你说，若是当日，我也有你这勇气，是不是……”

没说完，静怡也没回答，这事儿怎么说呢，缺一不可吧，若是没小阿哥在前面，就算她冒死去照顾胤禛了，也顶多是得些赏赐。

可也不好打击武氏，静怡就岔开了话题：“有段时间没见了，武姐姐瞧着更好看了些。”

武氏嗤笑了一声，挑了挑眉说道：“日后可别叫我武姐姐了，现在啊，该我叫你姐姐了。”

静怡真有些叫不出口，武氏和宋氏都比她年长，想想这后来进门的，也没会比她年长的，静怡索性就摇头了：“还是叫你武姐姐吧，换了称呼，我也不自在。”

武氏面上笑容这才真诚了些，只拿扇子遮住半张脸：“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回头可别抱怨我对你不恭敬。”

“不会不会，咱们照旧就是。”静怡笑着说道，武氏送的贺礼是她自己画的一幅画，静怡看着也是很喜欢，观赏之后就问道：“得空了我想绣出来，你觉得如何？”

武氏摆手："送给你了就该你自己处置，你想绣出来就绣出来吧。"

三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耿氏和武氏就起身告辞了。

按说，宋氏也应该是来一趟的，可这会儿都没见着人，大约是不会来了。静怡倒也没多放在心上，毕竟宋氏这会儿的状态，就跟快出家了一样，她也犯不着和她计较这点儿小事儿。

今儿静怡得了册封，按照规矩来说，胤禛是当宿在她这边儿的。胤禛来的时候，面上虽然没什么表情，但静怡还是敏锐的察觉到，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啊。

她自然是不会去问胤禛为什么生气的，只抱着小阿哥凑到胤禛跟前："快看看，你小儿子，五个月了，马上就半岁了，你这个当阿玛的，还是他出生的时候才看过一眼的，现在看看，是不是长大了许多？"

小阿哥性子是真好，只要是吃饱喝足了，没有尿裤子或者想拉屎之类的，就多是笑呵呵的，几乎不怎么哭。现下被额娘抱着跟阿玛大眼对小眼，也还是傻乎乎的乐。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你只盯着他看一会儿，也会变得满心欢喜，心里有个地方会变的特别的柔软。

尤其是面对亲生的孩子，胤禛没坚持一会儿，面上就露出了几分笑意，竟是伸手接过了小阿哥，掂量了一下，点头说道："确实是长大了不少，现下有十来斤了吧？"

静怡眨眨眼，她还真没称。

"明儿我要不要进宫给德妃娘娘请安？"静怡凑到胤禛身边问道，到底是侧福晋了，身份不一样了，若是想进宫，也是能单独递牌子的。

但很少有侧福晋直接这样做，一来是府里有嫡福晋，你一个侧福晋随随便便的递牌子，会坏了暗地里的规矩，也会让宫里娘娘不喜，觉得越俎代庖。

二来，就是府里男人也是不许的，倒显得宠妾灭妻了一样。

别看李侧福晋在府里也是能怼福晋几句的，可李侧福晋进宫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哪怕她是三个孩子的亲额娘呢，德妃也没几次叫她进宫去看看。

她倒是幸运，生完孩子还能得见德妃一次，那也是因为胤禛府上好些年都没添过子嗣了。

"不用了，额娘大约会赏赐一些东西下来，你收着就是了。"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我知道了，晚膳爷想吃点儿什么？"

"你看着让人做。"胤禛又转头去看小阿哥，伸手戳他脸颊，小阿哥张着嘴啊啊了两声，就握着小拳头去抓胤禛的手指，抓住了就往嘴

里送。胤禛逗弄了一会儿忽然叫静怡："看他这牙床，是不是要长牙了？"

静怡也赶紧凑过去，就见牙床稍微有一点点儿鼓起，并不是很明显。她自己没经验，就又叫了邱嬷嬷，邱嬷嬷笑呵呵的说道："是要长牙了，这两天小阿哥总是很喜欢啃东西，奴婢打算让厨房做了些干饼，加了些奶酪鸡蛋之类的，味道是很不错的，就是又干又硬，很难啃。小阿哥倒是喜欢，大约过两天就能做出来了。"

"嬷嬷照看小阿哥十分尽心呢。"静怡笑着对胤禛说道，胤禛点头："是该赏，日后嬷嬷也要多多上心才是。"

静怡那点儿赏赐，还比不过胤禛的两句夸赞，邱嬷嬷顿时是笑的见牙不见眼。

静怡让葡萄去厨房传菜，以前倒是不觉得府里的饭菜有什么稀罕的，在浙江那边呆了几个月，又赶路半个月，静怡一想到府里的饭菜，就觉得自己特别的饿。

大约是因为今儿是好日子，饭菜竟是意外的丰富。

静怡眼巴巴的盯着胤禛，等胤禛动了第一筷子，自己才赶紧往自己早就看中的菜上挥舞筷子。

小阿哥被摆在软榻上，侧着脑袋看阿玛额娘吃饭，估摸是觉得自己受冷落了，啊啊的叫了起来。邱嬷嬷来抱小阿哥还不许，挥舞着小手将人给排开。

静怡笑眯眯的拿筷子沾了些菜汁在他嘴里点了点："怎么样，好吃吧？"

小阿哥叫的更欢了，伸手去抓静怡的筷子，静怡可不敢放开了让他吃，尝尝味道就不错了。小阿哥不满意，张牙舞爪的吸引阿玛额娘的注意，然而额娘心硬如铁，就是不搭理他。

眼看小阿哥都快急哭了，静怡忙叫了奶嬷嬷过来将孩子抱去喂奶。至于她自己，早在赶往浙江的时候，一路奔波劳累，早就没奶水了。

晚上两个人只是并肩躺着，闲聊了一会儿就各自闭眼了，这才刚回京，一路劳累，谁有力气做别的？

静怡也不在意明天会不会有人打听消息什么的，反正这么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的品性脾气？

胤禛一早去上朝，静怡赖床了一会儿才起来梳洗。小阿哥还没醒，静怡去请安的时候就没带着他。

到石榴院的时候，福晋还没出来，李氏倒是来的挺早，见了静怡，就挑了挑眉，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哟，这不是钮祜禄妹妹吗？出去几个月，我瞧着倒是晒黑了不少，还又瘦，看着跟个人干一样，钮祜禄妹妹受苦了啊。"

"多谢李姐姐关心，不过我倒是不觉得苦，能伺候王爷，是我的福气呢。"静怡笑着说道，李氏轻轻哼了一声："是吗？你倒是会说

话，还要恭喜钮祜禄妹妹呢，这晋封了之后，人的精神气儿都不一样，以往钮祜禄妹妹来请安的时候，多是低着头，现下，这头终于是抬起来了。”

静怡微微挑眉，笑着点头：“那是自然，以往要给李姐姐行礼呢，现在，不用行礼也是可以的。”

平起平坐，静怡可没有容忍李氏的意思，李氏面色微变，冷笑道：“这好日子，妹妹能享受还是多享受几天吧，可别一眨眼就到头了。”

“姐姐享受了这么些年，要到头也是姐姐先吧？”静怡笑着说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静怡可不觉得自己是特别大方的人，刚进府的时候被李氏栽赃的事儿，她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若非是胤禛不信那一套，若非是福晋不耐烦，说不定她刚进府就要被打落到冷宫去了。

说着话，宋氏就进来了。宋氏向来不多话，瞧见静怡，面色也有些复杂，但还是挂了笑容问安，又恭喜了静怡两句。人一多，李氏那尖酸刻薄也就收敛起来了。

福晋出来之后，先是扫视了一圈，然后盯着静怡：“没带小阿哥过来？”

“我出来的时候，小阿哥正睡着，就没带出来，若是福晋想看小阿哥，我一会儿让人抱过来。”静怡笑着说道，反正和福晋打好关系是没什么错处的。

福晋顿了下，摇了摇头：“我一会儿要进宫，就不用将孩子抱过来了。日后咱们府里，钮祜禄妹妹就是侧福晋了，你们见了钮祜禄妹妹，这礼，也该换一换了。”

这话是对大家伙儿说的，武氏昨儿虽说有些想开了，但现在，还是有些脸色复杂，明明自己进府早，却是被后来居上，还要对着个小丫头行礼。

耿氏倒是热情，忙笑着接话：“福晋放心就是了，奴婢等人知道规矩的。”

福晋看了看她，笑着点头：“你也是个聪明的。钮祜禄妹妹，为庆祝你晋封，我打算给你办个宴席，就在你院子里办，你可有想邀请的人？”

不用福晋详细解释静怡就知道，来的人大约都是侧福晋，嫡福晋定然都是不屑于过来的。

“这么好意思，我也没几个熟识的人，不如就咱们府里自己吃个饭乐一乐好了？”静怡忙推辞，她又不傻，多结交两个侧福晋是能让她赚大钱还是能让她多生孩子？

“这也是咱们王爷的意思，王爷说，你往日里甚少出门，连个手帕交都没有，未免太孤单了些。”福晋笑着说道，静怡有些无语，胤禛这是抽了？

她才不孤单，以前能做针线活儿，能瞎折腾庄稼，现在能养孩子，她还打算折腾几颗树苗，哪儿就孤单了？

“我……”顿了顿，静怡还是略有些艰难的摇头：“我真没几个熟识的人，不如福晋帮我定一下名单？”

福晋忍不住笑：“你自己的好事儿，倒要别人来定名单？现下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日子定在三天后，你明儿再将帖子让人送出去就是了，我让人给你准备好了帖子，你自己填写内容。”

听月马上送过来一叠帖子，静怡有些无语，只好伸手接过去。

回了自己的院子就开始冥思苦想，葡萄又还有比较重要的事情问：“咱们的院子，是不是得取个名字，回头让人做了匾额挂上去？”

府里有名字的院子就那么几个，后院的，也就福晋的石榴院和李侧福晋的听兰院。现在静怡也是侧福晋了，总不能还是小院儿小院儿的叫。

“这个先放放。”静怡敷衍道，葡萄有些着急：“放不了啊，三天后就来客人了，到时候一看咱们这院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岂不是丢了侧福晋的脸面吗？”

静怡摇头：“脸面算什么，谁还不知道我是庶福晋升上来的吗？若是有人因为这个笑话我，日后不来往就是了。”

反正也没打算交朋友。

静怡摆摆手：“行了，不要来烦我了，我要好好想想，该邀请谁呢？”

首先，得是和胤禛交好的，十三阿哥府上的侧福晋……听说侧福晋和嫡福晋关系不太好，现在受宠的是嫡福晋，那是邀请还是不邀请？

十四这个倒是不用犹豫，请了。十五以下的，都还没侧福晋。十二阿哥府上的，十阿哥府上的，九阿哥府上的……

静怡想的脑袋疼，胤禛一回来，就忙拿着一叠的帖子去请教了：“这里面可有什么要避讳的？”

胤禛看了看她写的人名，提笔划掉两个，又添上三个：“好了，明儿可以让人将这些帖子送出去了，也不用你多注意什么，只吃个酒说说话就是了。”

静怡犹豫了一下：“真不用我打听什么吗？”

胤禛忍不住挑眉：“你当爷是那种还要自己的女人出面帮忙打探消息的废物吗？这些个，都是生有阿哥的，日后小阿哥长大，说不定能找个伴读什么的。”

静怡眨眨眼，胤禛对小阿哥，是不是超过了对弘昀和弘时的好？

“想什么呢。”胤禛一眼就瞧出她的迟疑，伸手在她额头上弹了一下：“李氏可比你热络多了，逢年过节，她总是有地方去，也有客人要招呼的。”

静怡原先没留意，现在想想，好像还真是。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小阿哥现在还小，也暂且用不上。”胤禛笑着说道，不过，略有些意味深长：“就怕临时磨的刀只是表面光亮。”

既然是为了小阿哥，静怡哪怕是十分不愿意交际呢，也忙点头应了下来：“我知道爷的意思了，我会好好办这事儿的，定要让人觉得这宴席十分有格调。”

胤禛忍不住笑了一下，却是没再多说什么。

静怡还是头一次自己举办宴席，虽说菜肴什么的，都是福晋早就吩咐好的，但人一进门就是往她这边来的，她还得迎客，想想就有些慌。

“邱嬷嬷，到时候你可千万照看好了孩子。”静怡再一次吩咐道，邱嬷嬷连连点头，这已经是第三遍了。

第三天一到，静怡整个人就忽然不慌了，反正都已经到跟前了，再慌也没用了啊。她好歹是个亲王侧福晋，今儿来的，身份最好的就是诚亲王侧福晋，剩下的身份都不如她，她有什么好慌的？

“钮祜禄姐姐。”先到的是八阿哥府上的侧福晋，这位就是抚养八阿哥独子的那位庶福晋，前些年也被晋封为侧福晋了。

性子倒是温柔，静怡忙笑着将人扶起：“不用如此多礼，快些请进，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茶水，我让人准备了普洱，龙井，铁观音，你想喝哪一种？若是不喜欢茶叶，也有冰糖银耳，红糖姜枣，你想喝哪一种？”

这位侧福晋姓王，汉军旗出身。生的十分貌美，不过和八福晋是两个类型，八福晋明艳爽利，王氏则是温柔小意，显然，八阿哥喜欢的是八福晋那一类型的。

不过，王氏也并非是半点儿地位也没有的，至少那晋封侧福晋的圣旨，八阿哥若是不愿意，也不会有。

第二个来的是十三府里的侧福晋，倒不是和十三福晋不对头的瓜尔佳氏，而是富察氏，今年刚生了个女儿。只有一女，自是要巴结着福晋的。

静怡一个人忙不过来，之前本想请了武氏来帮忙，武氏却是不愿意，只说自己要忙，没办法，就请了耿氏。耿氏倒是能说会道，有她在就不会没话题聊。

十多个人，分了两桌子。

一天下来，静怡觉得自己都快要累死了，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里累，说一句话得从脑子里过三遍，听一句话要在心里琢磨三遍，生怕自己误将讽刺当成夸奖听，她这心，是一整天都吊的高高的。

“日后这些活计还是少来几次吧。”静怡趴在软榻上说道，葡萄一边帮她梳头发一边笑道：“侧福晋不也有说的来的人吗？日后只请了自己喜欢的人来说说话，或者是出门走走就是了。”

静怡唔了一声，并不接话。

也幸好，她举办宴会的机会，真没多少。

转眼就到了十一月，天气越发的冷。静怡就更是不爱出门了，整日里只抱着小阿哥在屋子里玩耍。

“侧福晋，二阿哥落水了。”这日她正掰着小阿哥的嘴巴看那冒了一点尖尖儿的牙齿，葡萄忽然急慌慌的进来：“这会儿院子里正闹腾呢。”

“在咱们府里落水了？”静怡吃惊，府里是有小池塘的，不过那年弘昀自己莫名其妙的在后院转了一圈之后，胤禛就让人在池塘边上打了栏杆，这样一来，不小心落水的机会就太小了。

“栏杆断了，二阿哥本来正靠着栏杆和侍卫说话呢，没留神就掉下去了。”葡萄忙将自己看到的事情说出来，“跟着二阿哥的侍卫当即就跳下去了，可天寒地冻的，二阿哥身子又一向比较弱……”

若是出了事儿，那可就不是小事儿了。

胤禛好不容易有个儿子能养到十岁，要是……不对，历史上弘昀就没成年吧？

静怡只盼着今年不是，忙将小阿哥给抱起来了：“福晋那边可知道了？”

“福晋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那栏杆断裂的地方，也已经派人去看管了。”还有伺候二阿哥的太监侍卫，也全都被暂时看押起来了。

胤禛很快就从衙门回来了，直奔前院二阿哥的屋子。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二阿哥已经烧起来了，整个人已经是昏迷不醒。

福晋就站在院子里，见了胤禛，就面无表情的上前行礼：“该怎么查清楚，我就不插手了，王爷自己问吧，人我让人看着了，地方我也让人围起来了。”

李氏则是在一边呜呜的哭，只说是有人要害弘昀。

这事儿本来和静怡是没什么关系的，她是不用来凑热闹的。只是，葡萄是目击者，她那会儿正好从厨房回来，看见了整个事情，所以静怡不得不过来。

至少，她得保住葡萄，不能让人去审讯葡萄。

胤禛好一会儿才出门，脸色黑的就像锅底，阴沉的像是马上要下雨。静怡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抬头了，李氏则是上前拽住他衣袖，泪珠子滚滚而下：“爷，你一定要查清楚，不能让害了弘昀的凶手逍遥法外！这绝对不是意外，好好的栏杆，怎么会忽然断掉？府里每年都要修葺这些东西的，若是有问题，福晋为什么没让人换掉那些栏杆？”

福晋皱眉，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就又闭上了。

胤禛转头看静怡，像是不解她为什么会在这儿。静怡忙上前行礼：“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丫鬟刚好看见了，所以我带她来说说这整个事情的经过。”

胤禛点点头，葡萄心惊胆战的上前磕头，尽量不带一点儿感情的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弘昀身边也没带着太监，就带着个两个侍卫，他自己微微靠在栏杆上，那两个侍卫站在他对面一步远的地方。正好好的说话呢，那栏杆，忽然就断了。

弘昀是瞬间就掉进去了，两个侍卫没来得及将人拽住。但也是飞快的跳进去救人了。

听完，胤禛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又摆摆手。静怡知道这是让自己退下的意思，赶忙就带着葡萄走人了。

胤禛子嗣不丰，当然，哪怕是子嗣多，也不可能任由儿子被谋害的。

府里当即就禁严了，静怡虽然没再去看过弘昀，但葡萄被带过去两次问话。一次问的比一次详细，葡萄每次回来脸色都是惨白一片。

从账房到采买，胤禛一个个查过去。

静怡也不敢让人去打听，只一天天的等着。她只知道，弘昀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光光是因为落水那一下子，原本弘昀身子就差，就是没落水那一下，他那天也正好是受凉了不舒服。

到了十二月，弘昀就再也没睁开过眼了。

胤禛深受打击，跟着就病倒了。弘昀的丧事，还是福晋出面主持的，这几天，已经查明了不是福晋动的手。李氏也是跟着病倒，她可是在弘昀身上放了无数的心血。

可以说，弘昀就是她后半辈子的指望了。

一下子病倒两个，福晋也忙不过来了，照顾胤禛的事儿，就落到了静怡头上。

等看到人，静怡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很是心疼，半个月前还健健康康的人，现在竟是瘦了一大圈，脸色也难看的要命，竟是能和他患疫病的时候相比了。

“爷，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这条命，是我辛辛苦苦照看才保住的？”静怡有些气急败坏，一边拿了布巾给胤禛擦脸，一边说道：“你就是不爱惜它，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思？”

胤禛伸手捏了捏她手心：“不用担心。”

“怎么能不担心？”静怡还是没忍住，眼泪啪嗒一下就落在胤禛手背，不光是心疼胤禛，还有弘昀那孩子，虽说她和李氏不对头，可弘昀又聪明又懂事儿，见了面也一直是很有礼貌的问好。

这样一个乖巧的孩子，忽然就没了，静怡每想起来也很是惋惜心痛。

“爷，你还有大格格，还有三阿哥，还有小阿哥，他们都等着你庇佑呢，你若是倒下了，谁来保护他们？”静怡赶紧将眼泪擦掉，端了药碗来喂药：“你要爱惜自己的身子才行，要早日好起来，弘昀的仇也还等着你去报呢。”

胤禛抿抿唇，垂下眼帘，对于静怡喂过来的药倒是没反对，喝了一勺子之后，就很痛快的接过了药碗，一饮而尽。

☆、第 59 章

胤禛躺了十来天才算是好转, 在这期间, 弘昀的事儿也没停止调查。静怡知道的, 也都是一些明面上的消息。比如，福晋确实是无辜的, 那栏杆, 一直都是好好的，一直到出事儿的时候。

跟弘昀说话的那两个侍卫，其中有一个, 才是凶手。在弘昀靠往栏杆之前，那侍卫曾亲手擦拭了那栏杆。

事后, 那侍卫服毒自尽。那侍卫的家人，也全都死了, 一个没留。

再往深处, 那就是外面的事情了，不该静怡打听的，静怡也不敢去打听。反正，动手的人不外乎是那么几个，要么就是因为夺嫡, 要么就是因为白莲教。朱三太子党已经被抓完了, 估计是没能力动这个手的。外患内忧, 总有一个能对的上。

因着弘昀过世，一直到过完年，整个王府连点儿热闹的气息都没有。静怡自然也是没能带着小阿哥进宫给德妃请安的，大约是为了安慰李氏, 福晋是带着李氏和大格格以及三阿哥进宫的。

到了三月，去年被推迟的选秀，总算是来了。府里的气氛，一时之间，还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但不管府里的女人们是怎么想的，都没办法阻止康熙想要补偿安慰胤禛的心思，赐原湖广总督年遐龄的嫡女为胤禛侧福晋，同时外放年氏嫡亲兄长年羹尧为四川巡抚。

年遐龄虽然已经致仕，但康熙加恩，令他原官休致，就是保留官职俸禄等，只不再办差，并回京养老。且康熙惦记老臣，也会时不时的召年遐龄入宫。年家地位，几乎可超出福晋了。

毕竟，福晋阿玛已经过世，兄长弟弟都没什么大出息。只一个老太太，虽说是宗室出身，却也年纪老迈。且女人再怎么尊贵，都比不上有当家男人被看重的。

圣旨一到府里，武氏等人就有些慌了，请安的时候就忍不住找福晋打听这位年氏。

“我在额娘那里倒是见过一两次，是个漂亮的。”福晋笑着说道，反正出身再怎么尊贵，也不过是个侧福晋，永远是比不过她的，何必着急？

“性子很是温和，能诗善词，很是讨人喜欢。”顿了顿，福晋又补充道，武氏面色就有些不太好看了，这王府里，她从来都觉得，自己是文采最好的一个。若是再来一个，可能比自己更好的，那她岂不是更没有出头之日了？

宋氏浑不在意，反正她也不能生了。李氏还没从丧子之痛里面走

出来，且就算年氏不通文采，她也不觉得自己能压得过年氏，一个快三十的老妇人，一个十四五的年轻小姑娘，她自己都会忍不住去看那小姑娘的，谁耐烦看上了年纪的大妈？

静怡是早知道会有这么一个人，也只在心里感叹了一声就揭过去了。

可耿氏，也是有些心惊胆战。她比武氏更害怕，因为有武氏这个前车之鉴在，她生怕自己成了第二个武氏——吃穿不愁，要说多受宠，那是没有的，十来年过去，连个孩子也没有，这日子过的，也着实让人惊慌。

可不管她们是怎么想，年氏该进府还是要进府的。

李氏是生育有功，静怡也是生育有功，她们两个当年都是以庶福晋的名头进府的，所以，也只有一抬粉色的小轿子，带个小包裹，带个小丫鬟，天黑之前进门就算成了。

年氏不一样，她是皇上亲封的侧福晋，是有个正正经经的成亲的仪式的。日子低定在五月中，那会儿天气还不是很热。

当然，和福晋那会儿是不能比的，可和静怡她们相比，却是复杂了些。

年氏带了六十四台嫁妆，带了个嬷嬷，带了两个丫鬟进府。胤禛一众兄弟也给面子的亲自来喝喜酒，李氏等人则是在后院吃酒席。

“看看，这可是比咱们那会儿要高调的多了，这嫁妆，听说是箱子都盖不住了。”李氏侧头对静怡说道，这种场合，福晋是不会来的，所以上首也就静怡和李氏在。

“该是夸大了，年大人清廉为民，自是个懂规矩的，哪儿会连箱子都盖不住。”静怡笑着说道，谁都不是傻子，你想多给，那多私房里面多塞点儿银两就是了，大咧咧的将箱子塞的爆满，那才是打脸呢。

意思就好像是在说，我们家不是出不起这嫁妆，而是不想惹人眼红，也不想压过某个人。

这不是上赶着找打的吗？

不过一个侧福晋，哪儿那么大的脸，你是看不起谁呢？

李氏叹口气，放下筷子，愣了一会儿，又说道：“我老了，日后只守着我那弘时过就是了，倒是你，还年轻，这年侧福晋，怕是会和你过不去。”

“都是侧福晋，听说年姑娘又向来懂礼，哪儿来的过不去？”静怡半点儿不接这话茬，只有些为福晋头疼，三个侧福晋呢，福晋若是有个阿哥还好，谁都越不过她去。

可福晋没阿哥，这底气，就多少有些不太足了。她在这府里能不能挺直了腰板，就得看胤禛的态度了。

李氏不是个消停的，年氏若是受宠……那不正好吗？自己就可以隐藏起来了，正好能安心的抚养小阿哥。

“我吃不下了，先走一步。”李氏大约是有些生气，搁了筷子走人。武氏看静怡，撇了撇嘴：“你倒是好耐心，我也该回去了，时候不早了，你走不走？”

静怡忙起身：“自是要走的，小阿哥一个人在院子里，我也不放心，耿妹妹，你呢？”

宋氏之前就说自己吃素，不过来了，这会儿也就只剩下她们三个了。耿氏听问，也忙跟着起身：“我和你们一起走吧，都这会儿了，早些回去安置了，明儿还得早起去请安呢。”

于是，众人各自散开。

第二天早上去请安，静怡才见了这位年姑娘的真容。那长相，只能说是真好看，好看到静怡都有些词穷，有点儿没想起来应该如何去描述，后来脑袋里才蹦出来一堆眼如秋水肤如凝脂之类的话。

只身材略有些瘦弱，看着如弱柳扶风。

说话声音也是好听，温温柔柔，面上带着三分笑，给福晋行了礼，就该是给李氏和静怡行礼了。李氏不冷不热的嗯了一声，给了镯子当见面礼。

静怡倒是笑着虚扶了一下，给了价值和李氏那镯子差不多的簪子当见面礼。年氏送给静怡的，是个小荷包，针线倒是和静怡差不多了。

“我做的不好，姐姐别嫌弃。”年氏还客气的笑道，静怡都有些无语了，她是从小练的，也是想着要练个手艺，一来打发时间，二来也保不准就有用得上的时候，毕竟，技多不压身好，学一门手艺对自己没坏处。

她的针线，在王府里也算是头一份儿了。没想到，年氏看着娇娇弱弱，竟也有一手好针线活儿，竟是和她不相上下。

不过，幸好是各有特色，她是擅长布局，用色也比较大胆，年氏这个，瞧着倒是更求精致。

“哪里，我瞧着比我做的都好了。”静怡笑着说道，年氏面色微微一红，抿唇笑：“姐姐抬举我了，日后得空了，我找姐姐讨教针线活儿，还望姐姐不吝赐教。”

“尽管去，有人能陪我聊天我还是很高兴的。”静怡也笑着点头，然后就看武氏和耿氏上前来行礼。耿氏还好，之前栽过跟头，性子收敛了不少，面上不显什么。武氏则是有些郁郁，行了礼也不想说话，只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行了，既然都见过了，那就先回去吧，年妹妹初来乍到，想必是有不少东西要收拾的，且回去安置吧。钮祜禄妹妹且留一下。”

静怡眨眨眼，没起身，等众人都走了才笑着问道：“福晋可是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吩咐，只是想问小阿哥两句，那牙长好了？”福晋笑着问道，静怡点头：“长好了，这段时间正学说话呢，明儿来请安，奴婢

将他带过来给福晋看看。”

福晋笑着点头：“好，我这儿有些小儿用的玩具，你带回去给小阿哥。”

静怡忙行礼道谢，亲自拿了福晋递过来的包裹，等回去拆开一看，就忍不住叹气，那玩具明显是有些年头了，但还是很新。想必是当年给弘晖准备的，弘晖没玩儿的就留下来了。

至于玩儿过的，福晋定是舍不得给别人的。

“你嫡额娘倒是一番慈心。”静怡摸着小阿哥的脑袋说道，小阿哥现在还没名字，胤禛前两天还说打算给小阿哥取个小名儿，也不知道这会儿取好了没有。

“额额。”小阿哥扒着静怡的胳膊想站起来，他现在已经一周岁了，正学着说话，又想学走路，不耐烦在屋子里呆着，就喜欢在外面到处逛。

往日里，静怡一回来，定是要抱着他到外面走走的，可今儿都大半天了也没见动，小阿哥就忍不住了，站在软榻上，扒着静怡的胳膊，一边喊一边往门外看。

静怡就当没听懂，装傻的问道：“额娘的小乖乖是怎么了？想要什么？”

一边说，一边虚搂着小阿哥，生怕他掉下来。不过小阿哥自己胆子大，被搂着之后就放开了自己的爪子，改去推静怡的脑袋，让她往外面看：“额额，那儿那儿。”

“那儿是哪儿？”静怡笑嘻嘻的问道，小阿哥抬手指：“那儿那儿。”

静怡就不去，只当听不懂，四五次之后小阿哥就恼了，啊啊的喊了两声，一屁股坐在软榻上，嘟着嘴不高兴。静怡忍不住哈哈笑，将孩子抱起来：“好好好，额娘知道你想出门走走，额娘带你出去好不好？”

小阿哥这才露出笑脸，使劲的拍了拍手：“看看！”

太阳这会儿升的高了，就有些晒，静怡不太想往太阳下面走，就光挑着那有树荫的地方。走着走着，就瞧见武氏正在小亭子里坐着，她原想避开的，毕竟这两天，武氏的心情应当是不怎么好的。

但武氏一转头也看见她了，静怡只好抱着孩子过去打招呼。

武氏起身，规规矩矩的行礼，差点儿没吓静怡一跳，之前静怡册封侧福晋之后，武氏一直是拿她当以前的好姐妹看，行礼也是略有敷衍，这一回可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

“你这是怎么了？”静怡好奇的问道，武氏叹口气：“若是以前，我也不在意这个，毕竟你也不会找我麻烦是不是？可现在不一样了，府里还有个新的侧福晋呢，我若是再一个疏忽，那说不定就是大过错了。”

静怡惊讶：“不至于吧？”

“摸不准这位侧福晋的脾气呢，但小心些不为过。”武氏笑着说道，静怡细细看她脸色：“瞧着你脸色还好，我这就放心了，你也不要太钻牛角尖了，这府里，就是没年氏也还有别的侧福晋，亲王可是能有四个侧福晋呢，咱们王爷算是好的了。”

武氏笑着看她：“还用你来劝我？这些事儿，早晚是要习惯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早一天也有早一天的好处，我前两天不过是不甘心而已，现下已经是明白过来了，你不用为我担心。”

说着看小阿哥：“现在会说几个字了？”

“就会说这个那个。”静怡忍不住笑，“脾气也大，不知道是像谁了，整日里就闲不住，非得要往外面跑。”

原先静怡是能在自己的屋子里宅一天不出门的，可现在，上午出来一趟，下午出来一趟，若是小阿哥心情好，晚上说不定还得再出来一趟。

“知足吧你，我是想要个孩子都没有呢。”武氏在她身上轻轻拍了拍，小阿哥在静怡怀里伸手：“额额，吃，吃！”

静怡顺着他胳膊看，就见桌子上摆着一碟子馒头片，这应该是武氏拿来喂鱼的。静怡忙招手，葡萄递过来一个巴掌大的荷包，里面装着邱嬷嬷给小阿哥准备的磨牙棒。

不过，小阿哥今儿就是看上了馒头片，摇头摆脑就是不吃磨牙棒。

“要不然让厨房送点儿馒头过来？”武氏笑着问道，静怡摇头，不惯着他这脾气。一岁了，也该教导他一些规矩了，不是什么东西他想要就能要的。

小阿哥抓了一会儿抓不着，生气，转头看静怡，静怡抱着他看池塘：“里面有小鱼，看小鱼好不好？”

可小阿哥这臭脾气，也不知道是像谁了，执拗的很，非得要去抓馒头片。折腾了一炷香时间，抓不着，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静怡自己不当回事儿，可武氏心疼啊。

“不就是个馒头片吗？府里又不缺这个，你让人去给他找一个怎么了？”武氏皱眉说道，又忙忙转头吩咐自己的丫鬟，静怡赶紧将人叫住：“可不能开了这先例，要不然以后他不管要什么都要哭闹一场，这习惯可不行。”

武氏虽说不赞同，但静怡是亲额娘，静怡执意不让去，她也没办法。

小阿哥越哭越大声，静怡也不是后娘，自然是赶紧哄啊。可不管是让看鱼还是看树叶看花朵儿，都让小阿哥忘不了那馒头片，静怡都有些无奈了，那馒头片又不是金子做的！

“你还是给他拿个馒头吧。”武氏在一边劝，又忙忙将自己这边的藏起来，免得让小阿哥看见了伤心。

静怡又摇头，武氏起身：“算了，我不管你了，我看着心疼，索

性不看了，眼不见心不烦，你自己在这儿哄小阿哥啊。”

眼看出了亭子，有回头提醒：“小孩子嗓子嫩，你可别让他伤了嗓子。”

静怡忙点头：“放心吧，我会注意的，实在不行就去厨房了。”

武氏摆摆手走人，静怡继续哄孩子，一边哄一边远离那亭子。小孩子忘性大，一会儿工夫没瞧见那馒头片，就忘的差不多了，大约也是哭累了，等回了海棠院，就已经顿住不哭了。

静怡的院子，现在是终于有了名字了。匾额还是胤禛亲手写的，她晋封侧福晋没两天，就挂到门口去了。年氏那院子，叫梅园，院子里种着两株梅花。

正打算用午膳的时候，胤禛竟是过来了，静怡还有些吃惊。忙过去迎了一下：“爷，要不要换衣服？下午是不是还出门呢？还是就在府里了？”

胤禛伸手：“更衣吧，下午就在书房，不出门。”

静怡忙帮着他换衣服，胤禛又问道：“上午小阿哥哭闹了？”

“爷这么快就听说了啊？是哭了一会儿，不过小孩子嘛，多哭两声也是有好处的。”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有些无语：“又是哪儿来的歪理？”

“我这可不是歪理，我都问过太医了，太医也说了小孩子多哭两声，对心肺比较好。”静怡据理力争，胤禛只好点头：“好好好，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哭多了也不好，嗓子嫩，免得伤了嗓子。”

“我知道，注意着呢。”静怡笑着说道，看胤禛去抱孩子了，也跟着凑过去：“爷，你之前说给小阿哥取名字的，想好了？”

胤禛点头：“今儿来就是告诉你这事儿的，小名就叫元寿。元通圆，圆圆满满，健康长寿。”

“元寿，圆寿，好，小阿哥，你有名字了啊。”静怡捏了捏小阿哥的脸颊，小阿哥傻乎乎的笑，扒在胤禛的胳膊上使劲往上跳，胤禛也露出几分笑意来：“元寿，叫阿玛。”

“阿阿。”小阿哥很给面子，胤禛也不嫌弃这一声阿玛不正规，颇有兴致的让小阿哥再喊一次，小阿哥继续喊，胤禛继续说，小阿哥连喊了五六遍，终于不耐烦了，一撒手，转头冲静怡爬去。

静怡忍不住哈哈笑，抱着小阿哥亲了一下：“咱们元寿是不想喊了，觉得阿玛太幼稚了对不对？”

元寿啊啊了两声，似是在应和，静怡又忍不住笑。胤禛看着看着，也跟着笑起来。

用过了午膳，胤禛小睡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往前院书房去。元寿年纪小，睡觉多，静怡就趁着他还没起来，自己起床做针线活儿。

以前给小阿哥准备的衣服，有些不太够用了。

五月底，八阿哥胤禩在朝堂上被康熙责骂一通，收回了内务府那边的差事，并夺了九阿哥爵位。八阿哥一直都只是个贝勒，九阿哥之

前好不容易升了贝勒，现在又成了光头阿哥了。

静怡其实是猜过他们和弘昀的事儿有没有关系的，但有些拿不准。首先，胤禛不是那么大方的人，若她们两个真出手了，那弘旺和弘晟不一定能活的成。可胤禛又不是那种没底线的人，他心怀百姓天下，不至于和两个孩子过不去。

其次，就是胤礽和胤禔争的最厉害的时候，也未曾对彼此的孩子下过手，这事儿好像是约定成俗的，胤禩和胤禟应当不敢去冒这个险。万一被康熙查出来，那他们两个说不定就跟胤禔一个下场了。

所以，静怡还是倾向于和他们两个无关的。

也可能是死人恩怨什么的，除了白莲教还有一个天地会。之前剿灭朱三太子的事儿，就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总领的，或许那些乱党觉得胤禛是个威胁了？

也没有证据，静怡就是瞎猜了一番。

“儿臣觉得，不能派兵去围剿，这事儿和之前江浙那边的不一样。”胤禛面无表情：“之前浙江那边哄抢富户，是因为朱三太子煽动，现下福建荒灾是真的缺粮，富户却又哄抬粮价，百姓们是没了活路，这才起兵造反，儿臣认为，应以安抚为主，派人招降。”

“臣认为不可，起兵造反实乃大事儿，若是朝廷只出面安抚，只怕日后，有一就有二，百姓稍有不顺心，就起兵造反来威胁朝廷，长此以往，律法何在？臣认为，当严厉镇压，杀一儆百！”

有大臣出列说道，康熙沉吟不说话。

“若是派人镇压，当派何人？”好一会儿，康熙才问道，有武将忙出面：“奴才愿往。”

胤禛皱眉，还是有些不赞同：“汗阿玛，若是出兵镇压，说不定百姓反弹更厉害，这次可不是一个县城的事情了，目前为止，已经有数百人被蛊惑入了谋反的队伍，儿臣还是觉得，当以安抚为主。”

“江浙那边是三十多人械斗致死，现如今可是有数百人谋反了。”胤祉站出来说道，康熙转头看他：“你的意思呢？”

“儿臣以为，当以安抚为主。”胤祉说道，胤禛略有些诧异，看了一眼胤祉，胤祉只低着头继续说道：“先安抚住了，再让人拿了乱民头领，杀之以镇压其他人。”

“范时崇此人如何？”康熙问道，范时崇是闽浙总督，福建也在他管辖之内。这次的事情，就是他上的折子。

最后康熙采取的是先镇压再安抚的方法，不过在派人去传旨的人选上，有了些为难，胤禛推荐了五阿哥，康熙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点了五阿哥。

今年好像注定了是多事之秋，十月份这福建百姓起义的事情才刚彻底解决，十一月江南那边就闹出了科举舞弊案。江宁织造曹寅给康熙上了折子，详细说了此事。有数百名考生聚集玄妙观，抬了五路财神到学宫。

有些打油诗讽刺考官的，也有用纸将贡院匾额给糊住改贡院为卖完，甚至扬州秀才将左必蕃家的祠堂给拆了。左必蕃是扬州知府。

康熙大怒，特意派了胤禛前往查清楚这事儿。

眼看年底，胤禛还得出门办差。静怡是很舍不得，这事儿又没她说话的份儿，只能趁胤禛来看望元寿的时候多交代几句，出门要带足了人，一日三餐要好好吃，晚上喝点儿暖肠胃的汤，睡觉的时候放个汤婆子之类的。

胤禛也是无奈："又不是头一次出门，这些事情，苏培盛自会办好的，你还是别多操心了。"

"虽然不是头一次出门，可我也是担心啊。"静怡叹气，毕竟这么冷的天儿。

"出门的包裹想必福晋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好了，我给你准备了些两身里衣，还让厨房准备了些干粮，你都带着，也不是很多，万一有用得着的地方，也免得再另外去买了。"

"小阿哥你也不用惦记，我会照顾好他的。爷，过年的时候能回来吗？"

"应该是能的。"胤禛笑着点头，伸手抱住静怡亲了两下，看着她的眼睛笑道："爷还要回来给元寿压岁钱呢，你放心就是了。"

静怡偎到胤禛怀里，忍不住摸了摸肚子。葡萄那丫头打听来的消息，隔壁院子的耿氏，好像是有点儿不太对劲儿，十之□□是有了身孕了。

又有了个年氏，看着还是比较受宠的，她是不是也应该再要个孩子了？

虽然生孩子这种事情又疼又不安全，但不得不承认，孩子多了，男人的包容心也会跟着增大许多，男人的注意力也会跟着放下更多。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元寿才一岁多呢，三岁启蒙，她还是专精这一个好了。孩子多了，不一定能方方面面全都照顾的到，若是疏忽了一点儿，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过她这动作没逃过胤禛的眼神，胤禛忍不住挑眉问道："怎么，想要孩子？"

静怡忙摇头："这会儿还不想要，元寿还小呢，至少得等元寿三岁了。"稍微明白点儿事情了，能启蒙了，可以讲道理了，再要二胎。

"爷倒是想再要一个。"胤禛说着，倾身将她按在了软榻上，静怡吃了一惊，刚想开口，嘴巴就被堵上了，哼哼唧唧了两声索性就抬手搂住了胤禛脖子。反正软榻上也铺的有褥子，倒不用担心被膈着了。

第二天再起床的时候，胤禛已经出门了。静怡自己站在院子里发了一会儿的呆，最后是被冻回屋子的，实在是太冷了点儿，只盼着这两天不要下雪。

"侧福晋，耿庶福晋来了。"刚进屋没多久，葡萄就来说道，静怡

点点头，示意将人请进来。

耿氏穿着厚棉袄，整个人好像略胖了些。

“钮祜禄姐姐。”行了礼，耿氏顺着她意思在软榻另一边坐下了，意思意思的吃了块点心，这才笑道：“我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姐姐。”

静怡有些意外：“哦，是吗？什么好消息？”

“我大约是怀孕了。”耿氏伸手摸了摸肚子，有些害羞的笑道，静怡有些无语，这算什么好消息？好吧，对耿氏来说，确实是好消息，但你确定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吗？

“真的吗？那可要恭喜耿妹妹了。”静怡忙笑道，耿氏抬头看了一眼在一边玩耍的元寿，又笑着说道：“还没请大夫看过呢。日后我若是生了阿哥，就让他陪着元寿阿哥玩耍。”

静怡有些吃惊，这话说的，可真是有意思了。

耿氏也认真的看着静怡：“钮祜禄姐姐，我是真心的，若是个小阿哥，日后就让他跟着元寿阿哥，兄弟俩在一处，长大了也有个帮衬。”

“耿妹妹快住嘴。”静怡忙摆手，往外面看了一下才说道：“日后耿妹妹可不要说这话了，都是亲兄弟，哪怕不是一处长大的，还能不互相帮衬吗？耿妹妹现在，还是先找了福晋说一声，让福晋叫个大夫来瞧瞧吧。”

若是生个格格怎么办？她是知道耿氏这一胎是阿哥的，但耿氏自己知道吗？生个阿哥就陪着元寿，那生了格格去陪着谁？

耿氏笑着点头：“钮祜禄姐姐的好意，我知道的，这话我也就在钮祜禄姐姐跟前说一次，日后再不会提起的，姐姐放心就是，我明儿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再说这事儿。”

“也好，既是有了身子，你可要多注意些。”静怡笑着说道，抬手点了点桌子上的茶杯：“日后这喝茶吃点心，都要有个忌嘴，可别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幸好我这儿有孩子，没做了别的点心。”

耿氏也笑：“我也是瞧着都能吃，这才入口的。”

又闲话了几句，耿氏起身告辞。看着她出了海棠院，静怡的脸色才沉了下来，耿氏今儿这一出，是什么意思？日后让她的小阿哥追随元寿的意思？

可她怎么知道，日后继承胤禛位置的，会是元寿，而不是弘时呢？毕竟，弘时现在可是实际上的长子了。

静怡不觉得耿氏是已经想到了日后的皇位，她估摸着耿氏只是想到了亲王的爵位。

再者，府里还有个年氏呢，青春年少，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生个阿哥出来，她凭什么就认准了元寿呢？

另外，她觉得，耿氏这心态，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头。以前刚进府的时候，她是想投靠李氏。早先和李氏闹掰了，又莫名其妙对自己十

分亲近。
她原先还以为是因为一起进府的，所以想找个同盟呢。可现在看来，大约是想投靠自己？
她为什么就非得要找个人投靠呢？
静怡皱了皱眉，忽然又想到自己，自己不也找了福晋当靠山吗？她好像，也没什么资格说耿氏。
想着静怡就忍不住叹口气，耿氏想靠过来，那自己该怎么办呢？接还是不接？接吧，有点儿信不过耿氏的人品。不接吧，耿氏那撞了南山也不回头的厚脸皮劲儿……算了，暂时不想了，要等耿氏的小阿哥能帮衬元寿，至少也得是十年后了。
第二天去请安的时候，耿氏就面带羞涩的请福晋帮自己找个大夫看看，福晋也是一脸惊喜，当即就让人去请了大夫，就在石榴院这边给耿氏把脉了。
“庶福晋是有了身孕，刚两个月。”大夫笑着给福晋道喜，福晋面上带着几分喜意，连声吩咐道：“这可是好事儿，多谢大夫，听月，给大夫包了红包，听心，去开了库房，找些适合孕妇用的药材。”
送走了大夫，福晋更是亲自拉了耿氏笑道：“你总算是有了身孕了，日后，你可得好好养着身子才是，来年为王爷生个白白胖胖的小阿哥，到时候我记你一大功。”
年氏看着有些心热，也过来给耿氏道喜，武氏虽然感觉略复杂，也是过来道了喜。
众人正说着话，就见听心急匆匆进来，趴在福晋耳边说了几句话。福晋面色就变了变，随后才看静怡她们，微微叹口气说道：“宫里良妃娘娘，没了。”
大家伙儿面上的笑容，全都顿住了。静怡则是先看了一眼耿氏的肚子，又有些庆幸，幸好耿氏是没资格进宫的。
良妃虽只是胤禩的亲额娘，但到底是妃位上的人，就是胤禛和福晋也要叫一声妃母的，她过世，照规矩，福晋也是应当到宫里哭两声的。
眼看着就要过年，忽然出了这事儿，大家的心情也是有些沉闷。
尤其是耿氏，她这才刚怀孕呢，那边良妃就没了，就是好消息也得先压下来了。
“钮祜禄妹妹，这几日，府里要你多照看了。”福晋沉吟了一下说道，她估摸着是要进宫几天的，若是平时自然是没什么的，可眼下年底，要忙的事情可就多了。
“针线房那边你多去看看，别的先不用管，先每个人做几件素色的衣服。”福晋拍板决定，静怡忙行礼应了下来，守孝肯定是不用的，但怎么说也得穿的素淡一点儿才是。
“耿妹妹这到底是好事儿，你另外让人做几件耿妹妹喜欢的衣服。”福晋又说道，耿氏想推脱，福晋摆摆手笑道：“收着吧，现在不

能穿也能等明年穿，咱们府里不少这一两件的衣服，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们也都散了吧，我过会儿说不定得进宫了，若是你们谁有什么事儿，就先找了钮祜禄妹妹说，回头我再处理。”

作者有话要说：　　虽然花开老公做饭不太好吃，比如，红烧排骨放糖太多，炒面放油太多，胡辣汤跟没放盐一样，但每次花开都十分热情十分捧场的赞美花开老公，于是，从刚结婚不做饭到现在家里的早饭几乎都是花开老公负责～～～～花开真是解脱了很多啊～～～～

☆、第 60 章

福晋进宫也没几天, 良妃是七天之后下葬的。良妃的去世, 对胤禩的打击是挺大的, 整个人没几天就瘦了一大圈，连康熙瞧着都有几分心疼感叹了。

“你额娘心里只盼着你能平平安安, 日后你安安生生的, 也好让你额娘放心。”康熙拍了拍胤禩的肩膀，沉声说道，胤禩低着头, 好一会儿才看康熙，露出红通通的眼眶来：“是, 我听汗阿玛的。”

藏在袖子里的手却是握成了拳头，等了一会儿, 不见康熙说什么, 就行了礼告退。

回到贝勒府，管家就过来小声说道：“福晋那边准备了热饭热菜，说是请贝勒爷过去一趟。”

胤禩脚步顿了顿，就有转身往正院走去。进门瞧见郭络罗氏正坐在桌边，盯着桌子上的碗筷发呆, 心里就忍不住叹气。自打弘旺出声, 夫妻两个就好像忽然变成了陌生人。

她不喜欢看见他, 他受了几次冷待，渐渐的也就不太愿意来了。后来又有了小格格的出生，两个人更是形同分居，连着大半个月都能见不着一次面。

胤禩也知道, 郭络罗氏性子倔强，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可她就不能为自己想想吗？若是没有子嗣，那些拥护自己的官员面前，如何能安心？他在汗阿玛面前，又怎么能挺得直腰？

再者，就是她自己，没有子嗣，也是备受责难，有了孩子，她养在身边，对她的名声不也有好处的吗？

“爷，你回来了？”正想着，听见脚步声的郭络罗氏就抬头了，忙起身，想迎过来，估计也是有些尴尬，动了动身子，一双脚却是没离开原地：“累了吧？先换了衣服？”

胤禩点点头，有丫鬟送了素色的衣服过来。郭络罗氏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来亲自捧着衣服，等胤禩换上。

“我知道爷心里难受。”落座之后，郭络罗氏给胤禩夹菜，现在还是热孝，饭菜是没有半点儿荤腥的，这大冷的天儿，新鲜蔬菜也不多，桌子上就多是一些豆腐之类的。

“只是爷也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额娘定是不想看见爷糟蹋身体

的。”郭络罗氏也没看胤禩，只轻声细语的说道：“这些天既是不能出门，爷也在家里好好养养身子，切勿忧伤过度。”

胤禩心里暗暗叹气，伸手拉了八福晋的手，另一手握着她肩膀，强硬的让人转过身来：“福晋，你且看着我。”

八福晋眼睫毛动了动，却还是没抬头。胤禩有些无奈，却是不得不妥协，到底是他喜欢的女人，又是他费劲心思娶进门的，更是多年夫妻，他若是当真半分不顾她心思，这府里，能有一个弘旺，就能有第二个小阿哥了。

可一想到她掉眼泪的样子，胤禩就是舍不得。

“不生气了，好吗？”胤禩索性自己弯下腰，盯着她的眼睛，温柔的问道：“我知道前段时间进宫照顾额娘很是用心，辛苦你了，我放心，我会好好的，就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的。”

郭络罗氏鼻子一酸，忽然就开始掉泪珠子了。胤禩顿了顿，抬手将人揽在怀里，眼眶也跟着红了。额娘已经走了现在，他身边，也就只剩下个郭络罗氏了。

额娘，你放心的走吧，你受的委屈，儿子日后，定会帮你还回去，你受到的不公，儿子也会帮你讨要回来。

良妃下葬之后，福晋也还是时不时就进宫一趟，因为德妃不凑巧在这年根底生病了。不是大病，就是略有些受寒，但福晋这当儿媳的，也得进宫去伺候着。

府里的事情，大的有前例有规矩，小的就是静怡负责了。

“侧附近，年侧福晋来了。”正看着针线房那边送来的册子，葡萄就忽然进门说道，静怡忙起身：“赶紧将人请进来，再让人去端了茶水进来。”

葡萄忙出去，没多久就领着年氏进来了。

行了礼，各自落座，年氏就笑着问道：“我听说，府里是有规矩的，年底的时候，可请了家人进府一趟？”

静怡端着茶杯的动作就忍不住顿住了，这些年来，请了家人来的，也就她钮祜禄静怡一个人。

“是有这惯例的，不过，要先和福晋说一声，若是福晋应下了，就可以让人去娘家那边通知一声。”静怡放下茶杯，笑着说道：“定好了日子，再和福晋说一声就可以了。”

“这样吗？那我回头就问问福晋。”年氏笑着说道，看一眼正陪在静怡身边的葡萄，面上就略几分犹豫了，静怡笑着将点心盘子往她那边推了推：“妹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了。”

“我瞧着姐姐这边的大丫鬟，好像就两个？”年氏略有些不安：“那我身边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些？”

静怡当初进府的时候就带了一个葡萄，剩下的都是府里给配上的。后来晋封了侧福晋，按照规矩，是该有两个大丫鬟一个嬷嬷的，可邱嬷嬷被送到元寿身边了。

数下来，这身边的人就不太够数了。

年氏自己却是从娘家带了两个丫鬟和一个嬷嬷，算起来就比静怡这边人数多了。

“我不耐烦身边人多。”静怡笑着说道，“有时候这什么事情，我自己顺手就能做了，平白养着那么多人，看着就有些乱，我喜欢清静。”

年氏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笑着点头：“我就怕自己不知道府里的规矩，福晋有不好直接说。”说着面色微微红了些：“也不怕姐姐笑话，若真是我这边伺候的人太多，我怕是也要为难的，毕竟，我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真少了几个人，我怕也不习惯。”

静怡微微笑不接话，就你是个小公主好了，剩下的不用多说了，我明白的。

“姐姐平日里都做些什么打发时间？”年氏又笑着问道，静怡点了点针线筐：“就做几件衣服，或者看看书，偶尔自己种几盆花，不过我好像没这天分，种着种着就都给种死了。”

年氏忍不住笑：“那姐姐定是火命，我正好和姐姐相反，我是水命，生平最喜欢水，甘甜的山泉，清冽的河流，无暇的露珠，还有纯白的雪花，每次看见那干净的水，心里就是十分高兴。”

“是吗？”静怡干巴巴的笑，从不知道这性命还分什么水火，那她种地还成功过几次呢，是不是也带了土命？

“姐姐往日里喜欢看什么书？”年氏又笑着问道，静怡斟酌了一会儿笑道：“我喜欢看一些游记，或者话本什么的。”

不能出门旅游，也就只能看看游记解馋了，至于话本，那是因为她看不懂别的书。

“我倒是喜欢一些诗词之类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易安居士的词，姐姐喜不喜欢？”年氏虽然还是笑着，但静怡总觉得，自己已经快说不出来话了。说起来，武氏也是那种很有才华的女人，可和武氏相处起来，就感觉轻松多了。

和年氏说话，分分钟觉得自己是文盲。

“不太喜欢，总觉得她的词，太悲伤了些。”静怡老老实实的摇头，然后就觉得年氏那眼神，像是在看垃圾。静怡嘴角抽了抽，低下头喝茶，哼哼，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她活这一辈子，可不是为了念两句诗词的，她弄出来的套种，若是胤禛再实验成功推出来，至少能增加百姓三成的收入！

三成是什么意思？一个普通家庭，祖孙三代加起来十来人，这增加的三成，正好能活命一个人！

对了，这两年太闲了点儿，她之前还打算弄嫁接的活儿呢。现在的水果，怎么说呢，虽然也不难吃，可也不算特别好吃。不过，她有预感，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她记得高中还是初中的课本上，也就举了那么两三个例子，她都快想不起来了。
而且吧，这和庄稼还不一样，庄稼是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像是之前康熙独立开发的御稻，离了京城到江南也能活，她那个套种，基本上种小麦或者种玉米的地方都能用。
可水果这种东西吧，有句话说的特别明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她又不能跑到别的地儿去研究，所以，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这边想的正入神，就觉得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一转头就对上葡萄的眼神，葡萄弯下身子在她耳边说道："武庶福晋也来了，正好和耿庶福晋遇上。"
所以，都是来找她的？
静怡头一次觉得，自己人缘居然这么好啊。
"都快请进来。"静怡忙说道，正好不太想和年氏聊天呢。又让人换了茶水上来，毕竟耿氏怀孕，是不好喝太多茶水的。
"今儿你们是不是约好了的？"静怡笑着问道，武氏看了一眼年氏，一边行礼，一边给了静怡一个眼神，谁约好的啊，她往日里得空了就会来找静怡聊天，这次也不过是凑巧了罢了。
下次出门前，可要好好打听一下了。
"也是缘分，早一步晚一步的，就遇不上武姐姐了。"耿氏笑着说道，抬手示意了一下自己手里的东西："我想着给元寿做件衣服呢，就想来问问钮祜禄姐姐，元寿喜不喜欢这图案。"
武氏一拍手："对了，我就说少了什么，元寿呢？"
"让邱嬷嬷抱着出门了。"静怡笑着说道，"武姐姐又不是不知道，那孩子就在屋里坐不住，我也嫌他吵的我脑仁疼，索性打发出去了。"
武氏忍不住往门外看："这么冷的天儿，你这当额娘的也舍得。"
静怡忍不住笑："有什么舍不得的，又不是没穿衣服，倒是武姐姐，看你穿的单薄，你可别着凉了，下次还是要多穿些衣服，不能就因为好看，让自己冻着了，女人嘛，都是受不住冻的。"
年氏也忙笑道："钮祜禄姐姐说的对，女人确实是要多爱惜自己身子，这样才能为王爷生下健康的子嗣。"
武氏不太想叫年姐姐，索性就只笑笑不说话了。
"你这图案不错，元寿现在就喜欢眼色鲜艳的东西。"静怡转头对耿氏说道，耿氏忙点头："那我就放心了，姐姐再看看这大小如何？"
"也是刚刚好，明年开春穿正好，不过，你也有了身子，最好还是少动针线，你自己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好。"静怡笑着说道，"我就盼着你能生个阿哥，将来能和元寿作伴儿呢。"
"承姐姐吉言了。"耿氏笑着说道，她自己没经验，身边也没伺候的嬷嬷，索性就问静怡，比如要吃点儿什么对孩子好，静怡是有问必

答。

一来二去的，武氏就先不耐烦了：“我先回去了，这大冬天的，天黑的早，又下着雪，不好走路，耿妹妹还是要早些回去才好。”

耿氏也忙跟着起身：“那我和武姐姐一起出去吧，钮祜禄姐姐，下次得空了我再来拜访。”

静怡忙送了这两个人出门，回来看见年氏，就忍不住有些头疼，这位还不走，那不成是打算蹭饭？

“姐姐定是十分温柔的人。”年氏笑着说道，静怡有些愕然，这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武妹妹和耿妹妹都喜欢姐姐，可见姐姐平日里，定是十分善良温柔。”年氏又说道，静怡干笑了一下：“不过是一处说说话，宋姐姐念佛，太闷了些，李姐姐要照看大格格，也是没空，她们这才到我这儿转一圈。”

年氏摇头不太赞同：“若是姐姐性子不好，她们也不会来。”说着就略有些扭捏的揉帕子：“我也不怕姐姐笑话，其实我进府之前，我额娘就说，要和姐姐多往来，我之前怕扰了姐姐清静，这才没敢过来，若是姐姐不嫌弃，我日后，也时常来找姐姐说说话？”

静怡有些愕然，这年夫人是傻的吧？你闺女进门不去和福晋打好关系，要和一个侧福晋来往，是打着和福晋对着干的主意的吗？

“怕是我也没空。”静怡也不客气了，要天天人来人往的，她这院子成什么了？她又成什么了？整天就只负责接客待客吗？不说耽误她自己的事儿了，万一胤禛正好在呢？更重要的是，万一谁身上带了点儿什么东西，正好对元寿的身体不太好呢？

“眼看要过年了，我每年这时候，都是要做几身衣服的，年妹妹若是想找人聊天，不如去找武姐姐，或者李姐姐。”静怡笑着说道，年氏脸上有些惊讶，大约是没想到静怡拒绝的如此干脆。

她面上倒是没什么不高兴的神色，照旧笑盈盈的：“也是我鲁莽了，今儿还耽误了姐姐大半天的时间，那我日后，来之前先打听打听姐姐得空不。”

说着起身，盈盈行礼，提出告辞。

静怡也没挽留，送了年氏到门口，就折返回来了。正好邱嬷嬷抱着元寿回来，大半天没见，元寿想念额娘，喊着就往静怡怀里扑，静怡一边伸手接他一边笑道：“嬷嬷，他都一岁多了，能自己走了，你也不用一直抱着他，让他多在地上走走。”

邱嬷嬷笑着点头：“奴婢听侧福晋的吩咐，阿哥确实是走了大半天了，就回来这一点儿路是奴婢抱着的，阿哥肚子饿了，走不动了。”

“额娘，饿！吃饭！”元寿现在已经会说简单的词语了，小手挥舞的特别有力气。静怡忍不住笑，伸手摸他小肚子：“元寿肚子饿了？有没有叫，咕噜噜的？”

元寿忙点头：“肚子叫，饿，额娘，吃肉肉。”

这一点儿大约是随了静怡，静怡就喜欢吃肉，胤禛则是更喜欢吃菜，口味比较清淡。

“好，吃肉肉。”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示意葡萄去摆晚膳。等夜里哄了元寿睡觉，就叫了邱嬷嬷说话，将今儿年氏的古怪说了出来。

邱嬷嬷忍不住笑：“侧福晋这是当局者迷了，在外人看来，侧福晋您可是咱们府里最受宠的人了。”

静怡有些吃惊：“我？最受宠？”

邱嬷嬷点头，笑着给静怡解释：“福晋上了年纪，又没有子嗣，李侧福晋也是上了年纪，没几分颜色了，再者大格格都到了要出嫁的年纪了，李侧福晋也不好再争宠了。”

静怡是目瞪口呆，才三十就不能再争宠了？福晋正是蜜桃成熟的时候，最甜最好看，怎么就是上了年纪呢？

“再数下来，可不轮到您了吗？”邱嬷嬷继续说道，按照这说法，宋氏也是老了，武氏也是老了，就一个耿氏，还只是个庶福晋，不足为道。

静怡眨眨眼，这么说的话，好像胤禛确实是有些可怜啊。别人府里都是娇花一朵朵，他这府里，九成都是老花。

“年氏水灵灵的，相貌也不错，又能诗善词，文采斐然，何必再来巴结别人呢？”静怡摇头，不太赞同邱嬷嬷的说法，邱嬷嬷忍不住笑：“人家也不一定是来巴结您的啊，说不定就是来打听消息的。”

既然年氏那边认定静怡是这府里最受宠的，那必然是最了解胤禛的。年氏刚进府，想先摸摸这府里的水深也是有的，打听胤禛的喜好更是免不了的。

想着，静怡又忍不住在心里嘲笑自己，这才多久，自己就变得多疑起来。什么事情都要分析个一二三出来，先划分了对自己有害还是有利，这才判断出能不能接触，也实在是太心累了些。

不过，看看躺在床上睡的小脸红扑扑的元寿，静怡又觉得，自己多疑点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个男人这么多人抢，定是要有纷争的。

若是一个疏忽，自己受伤了倒是无所谓，就怕伤害到了元寿。

“阿哥今儿瞧见厨房的冻梨，还想着要给侧福晋带几个回来呢，不过太凉了些，奴婢没让阿哥拿。”邱嬷嬷笑着说道，“小小年纪就这么孝顺，侧福晋日后也是有福气的人。”

静怡笑着摸了摸元寿的脑门：“我现在就是有福气的人。”

“是，奴婢说错了，侧福晋一直都是有福气的。”邱嬷嬷笑着说道，看时候不早，就赶紧告退了。

一直到过年胤禛都没能回来，大约是想念胤禛，亦或者是要安抚王府里的人，康熙特意宣了李氏和弘时，还有静怡和元寿进宫。大格格往年都是跟着福晋一起进宫的，今年也是不例外。

“既然是汗阿玛特意点名了让你们进宫，那定是会见你们一面的，到时候，万不能丢了王府的脸面，该怎么行礼怎么问安，你们自己心里也有数，可别出了错。”

福晋出门前特意叮嘱：“若是汗阿玛问话，不要紧的倒可以说两句，若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看我就是了。不过，也不用太惶恐了，胆子小汗阿玛反而不喜欢，只保持平常态度就好。”

李氏有些不耐烦：“福晋说这么半天，一会儿要恭敬谨慎，一会儿要平常心态，都快将妹妹给说迷糊了，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态度，福晋再说一遍？”

福晋面色不悦，静怡忙帮着打圆场：“福晋的意思是，要恭敬有理，但也不要懦弱胆小。”又转向福晋问道：“若是汗阿玛想看看元寿，元寿毕竟年纪小……”

万一说错话了可怎么办？

福晋沉吟了一下摇头：“不用担心，汗阿玛性子宽容，定是不会计较的，再者，还有额娘在呢。”就算德妃偏心，那胤禛也是她亲儿子，元寿也是她亲孙子，总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康熙发怒的。

“时候不早了，再耽误下去就该用午膳了。”李氏提醒道，今年是大年初一，三更时候，康熙是要带着皇子们祭祖的，胤禛不在，她们的男人又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不用去太早。

不过，也不好去太晚。

“我这马车大，又放了炭盆，不如钮祜禄妹妹就和我一起坐吧，也免得元寿着凉了。”福晋笑着说道，又转头对大格格笑道：“你和你额娘一处坐，你们娘儿俩也说说话。”

不等李氏说什么，福晋就先扶着丫鬟的手上了马车，静怡紧随其后。李氏皱了皱眉，也只好带着大格格上了后面的马车。她不是不知道大格格跟着福晋会好点儿，只是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这可不行，到了宫里，还是要装奴才才行。

进了宫就直接去了德妃的永和宫，十四福晋已经带着孩子们到了，她家孩子年岁也不大，就全跟在十四福晋身边。福晋带着静怡他们上前行礼，德妃忙将元寿抱在了怀里：“瞧咱们元寿，是不是没睡醒啊？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福晋看静怡，静怡忙上前回话：“知道今儿要进宫，昨晚上兴奋到后半夜，有点儿没睡饱。”

“那趁着这会儿赶紧先睡一觉。”德妃忙说道，招手叫了自己身边的嬷嬷，将元寿给抱下去，又看弘时：“弘时要不要也去睡一会儿？”

弘时摇头：“不要，玛嬷，我不困，我想吃点心，玛嬷这里的奶酪杏仁特别好吃，我一直想吃呢。”

“好好好，玛嬷让人给你做。”德妃笑吟吟的说道，今儿原本也是命妇们进宫请安的时候，不过现下没皇后，太子妃也称病，皇太后又不喜见生人，慢慢的，这命妇拜见的规矩，就搁置了。

今儿这一天能进宫请安的，就没什么外人了。

“胤禛在外面也不知道如何了，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说了几句话，德妃忽然叹气，福晋忙笑道：“额娘不用担心，爷身边跟着有伺候的人呢，只是他这人……”

福晋也忍不住想叹气，忙起来别说吃饭睡觉了，连口水都不一定能想的起来喝。

想着自己是要安慰德妃的，福晋就又忙打起精神：“说不定过了年，王爷就能回来了，到时候额娘可要多给王爷些好东西来补补身子才是。”

德妃忍不住笑：“我就知道，你是变着法儿的要东西。我也不偏心，有你的一份儿，也给十四家的留一份儿。”

十四福晋笑道：“我这是占了四嫂的便宜了，若不是四嫂，我也没好东西，回头我定要谢谢四嫂才是。”

德妃佯装生气：“若不是本宫，你一点儿好处也没。”

说着话，宫人送了饺子饽饽和菜进来，德妃招呼了大格格到身边，亲自给她夹了个饺子，笑着说道：“都是大姑娘了，越发漂亮了。”

大格格性子腼腆，害羞的笑着谢恩。

过了将近一个时辰，康熙才算是过来。正好，元寿也醒过来了，正扒着静怡的胳膊吃饺子。

见康熙进门，还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去打量康熙。康熙在上首坐了，喊了起，一眼就瞧见站地上的元寿，忍不住挑眉：“这就是元寿了？长的倒是虎头虎脑。”

德妃还没说话呢，元寿就忽然喊道：“汗玛法，你长的真高，比我阿玛都要高。”

静怡嘴角抽了抽，这话不是她教的，她的原话是汗玛法比他阿玛要厉害，本事更大，所以让他不能不听话。谁知道这孩子会扭曲成这样啊，说起来，康熙和胤禛，到底谁高一点儿？

“我以后也要长的和汗玛法一样高。”元寿继续说道，静怡脑袋都快低到肚子上了，有些后悔之前不是交代的让元寿别说话。一岁多的年纪，什么都是似懂非懂的，不说话才是最保险的。

“哈哈哈，好，汗玛法等着呢。”没想到，康熙倒是大笑起来，招手示意元寿过去。元寿看静怡，静怡微不可见的点头，元寿这才迈着小腿儿到康熙身边。

“想不想你阿玛？”康熙将元寿抱起来问道，就是德妃都有些惊讶，这些年哪怕是亲生的儿子，康熙也是很少去抱的，孙子辈儿的，除了太子府上的早些年还抱过，剩下的就再没抱过了。

“想，额娘说，阿玛在打坏人。”元寿笑嘻嘻的说道，康熙挑眉，笑着捏了捏元寿的脸颊：“是啊，你阿玛在打坏人呢，过几天就能回来了。”

“我给阿玛留了点心，可好吃的。”元寿又说道，康熙问道：“留了什么点心？”

“核桃酥，我最喜欢的。”元寿奶声奶气的，他小孩子一个，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句刚说完，立马就说下一句：“我喜欢吃糖，额娘不让吃，说牙里长虫子，汗玛法喜欢吃糖吗？”

康熙倒是和个小孩子说的开心，德妃又时不时的插两句话，瞧着倒是其乐融融。

“元寿这孩子不错。”不过小孩子坐不住，元寿说了会儿话就闹着要出去玩耍，德妃忙吩咐了宫女带着出去，康熙脸上的笑意就收了几分，对着静怡点了点头：“你教的挺好。”

静怡忙起身行礼谢恩，康熙摆摆手，转头对德妃说道：“胤禛不在京城，他府里你多照看几分，朕还有事儿，你们且聊着吧。”

德妃忙亲自送了康熙出门 ，回来又解释道：“皇上应当是去给太后请安了，这么些年了，都是如此，咱们大清以孝治国，皇上也最是孝顺不过，你们日后，也该多学着几分。”

两个嫡福晋，三个侧福晋，都忙起身，肃立应是。

德妃留了她们用午膳，毕竟大年初一，这午膳还是挺丰盛地。

元寿那孩子不知道是跟谁学得，一口一个玛麽，又说德妃漂亮，又说饭菜好吃，将德妃也逗得笑哈哈的。这样一来 ，等出宫的时候，静怡得的赏赐可就不少了。

再加上元寿的那一堆，反正一个人是抱不完的。

李氏有些醋，不过在宫里是没机会，到了府里静怡又直接带着孩子走了，她也只能是跺跺脚，怏怏的领着大格格和弘时走人了。

“额娘，阿玛什么时候回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元寿忽然就想到他阿玛了，也不出去疯玩了，缠着静怡不停的问。静怡一边做针线一边回答：“应该快了，再过个三五天吧。”

“三五天，三天，五天？”元寿有些傻，掰着手指头数不过来，数数是前两天静怡刚教的，元寿也聪明，现在能从一数到十了，当然，现在还小，不能要求更高。

不过，对日子还是没什么概念。

“就是天黑五次。”静怡笑着说道，元寿继续掰着手指数：“五次啊，那还要很久很久呢，额娘，我想阿玛了。”

“那等会儿额娘教你背诗，等你阿玛回来，你背给他听，他肯定高兴，一高兴，就更喜欢你了。”静怡索性放下针线，抱着元寿笑道：“昨天教你的，现在忘记了没有？”

元寿赶忙摇头：“没有，我给额娘背，鹅鹅鹅，嗯，嗯，嗯……”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娘儿俩正说着话，葡萄就进来了：“侧福晋，王爷回来了！”

静怡有些没反应过来，福晋那边都还没信儿呢，这就回来了？倒是元寿反应更快，从静怡怀里挣脱出来就往外跑：“阿玛回来了！我

去找阿玛！”

静怡忙跟上去：“元寿，快回来！”

话音刚落就见前面不远处多了个身影，然后，元寿就直接扑上去了。小孩子忘性大，不过胤禛满打满算也不过是走了一个多月，元寿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就露出了大笑脸，伸手搂住胤禛的脖子，响亮的喊了一声阿玛。

胤禛面上也露出几分笑意来：“元寿长大了些。”

元寿傻呵呵的跟着笑：“阿玛，阿玛！”

他喊一声，胤禛就应一声。静怡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这才上前行礼：“王爷回来了？累不累？要不要先洗个澡？”

胤禛笑着看她，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走吧，到你院子里去。”说着又转头吩咐苏培盛：“你去和福晋说一声我回来了，一会儿再过去。”

这是还没回去见福晋？静怡就有些迟疑了，好像有些不太好……她这一迟疑，胤禛已经抱着元寿往前走了，元寿扒在胤禛的肩膀上对她招手：“额娘，快点儿！”

静怡抿抿唇，忙跟上，不太好也就这样了。胤禛可是自己送上门的，她若是推出去，岂不是让胤禛伤心？

“他们才是一家三口，对不对？”这边静怡跟着胤禛进了院门，那边得知胤禛回来消息的年氏和武氏也只能看见个北影了。年氏顿住脚步，武氏笑着说道：“倒显得咱们是多余的。”

年氏笑了笑，微微摇头：“妹妹这话可错了，咱们这府里的，可都是一家子。王爷大概是惦记着元寿阿哥呢，这才不顾福晋脸面，直接来了钮祜禄姐姐这儿。”

说完摆摆手：“既然没什么事儿了，我就先回去了，妹妹若是想再多站会儿，就继续等着吧。”

武氏看她带着丫鬟走人，忍不住撇撇嘴，惦记元寿阿哥？那怎么不惦记弘时阿哥呢？弘时阿哥就不是亲儿子了吗？就因为弘时阿哥年长，所以不用先去看？

作者有话要说：　　一言不合就落枕……又不用去游泳了……

☆、第 61 章

胤禛自是也惦记着弘时的, 在静怡这边也就是洗个澡, 问了元寿几句话, 然后就起身往前院书房去了。弘时上个月已经搬出后院，住在了当年弘昀住过的院子旁边的院子里。

弘时和元寿不一样, 元寿还是个小孩子呢, 胤禛顶多问两句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轮到弘时的时候，就是考问功课了。

李氏原先就宠爱孩子, 弘昀没了之后，她对这唯一的儿子, 更是恨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捧在手心里。正好呢，弘时和弘昀又不一样,

弘昀那孩子喜欢念书, 性子温和，弘时却是不爱念书，很是调皮。

胤禛出门这么长时间，李氏又纵容着，他别说念新功课了, 连以前学的那些, 也忘了个七七八八。胤禛问个两三句, 就将弘时问的出了一脑门的细汗。

胤禛那脸色，就有些阴沉了。他想责骂弘时两句，可看着弘时那缩着脖子的样子，又想着现在王府里长到六岁的孩子就这一个, 责备的话就说不出口了。

他自己是不知道，他那脸色已经是足够难看了。若能说两句倒还好，这不说话，那在弘时心里可就跟个阎王一样了。又惦记着额娘说的，阿玛不喜欢哭闹的小孩子，弘时就将眼泪给忍下去了。

但身子缩的更厉害了，胤禛看着更是不悦，父子俩较劲一样，一个不吭声，一个不敢动。眼瞅着弘时都要被吓的哆嗦起来了，救命的人终于出现了。

苏培盛在门外喊道：“王爷，福晋那边的听月姑娘来问，晚膳已经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过去？”

胤禛心气不顺，但也不好出手打孩子，就瞟一眼弘时：“今儿描红十张，什么时候写完了什么时候去睡觉，明天拿过来我看。若是写的不好……”

弘时赶紧点头：“儿子定然认真写，阿玛放心。”

胤禛这才起身：“先回去吧，明天记得去找先生上课，这一次，就先算了，若是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定是饶不了你的，明白吗？”

小弘时身子一哆嗦，连忙点头，看胤禛的身影消失了，这才站好了身子，嘟着嘴叹气：“哎，又要描红了，可真烦人，走，来福，走，咱们先去额娘那儿，看额娘晚饭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胤禛一路到石榴院，门廊下已经挂上了灯笼，一溜儿的光晕涂在地上，看得人莫名的就觉得有几分冷清。忍不住就想到了静怡那院子，有元寿在，估计是什么时候都冷清不了的。

胤禛却不知道，静怡这会儿正面临难题呢，胤禛虽然是回来了，但按照规矩，这头一晚上，自是要歇在福晋那边的。可这规矩，胤禛知道，她也知道，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元寿却是不知道。

他不光不知道，还很是不理解，为什么阿玛回家了，晚上还不能陪着自己睡觉。

其实这说起来还是静怡的错，胤禛不在府里的时候，她就带着元寿睡，元寿正是长记性的时候，就觉得跟着阿玛额娘一起睡觉才是正常的。不过是阿玛不在家，所以才只能和额娘一起睡。

现在好了，阿玛回来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一起睡呢？

“因为阿玛要去看嫡额娘。”静怡想了想，给元寿解释，“你看啊，你阿玛一回来，是不是就先来看你了？然后，又去书房看你三哥了”

元寿点头，静怡继续说道：“你们很久没见阿玛了，你嫡额娘也

很久没见你阿玛了，所以，你阿玛也要去看看你嫡额娘才对。”静怡胡诌道，但想想自己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就笑道：“做人要公平嘛，咱们府里，又不是只有你和额娘才是你阿玛的亲人，你三哥，你大姐，还有嫡额娘，还有李额娘，还有年额娘，都是你阿玛的亲人，你阿玛自然是都得见见才能放心。”

元寿半懂不懂，胡乱点头：“哦，那阿玛明天来陪我玩儿吗？”

“不知道，说不定得先考考你三哥的功课，你三哥都开始念书了，你还到处玩耍呢。”静怡说道，顺手将元寿的小衣服给脱掉：“好了，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睡觉？”

“那我也要念书，我念书了，阿玛也来考我的功课。”元寿嘟囔着说道，静怡挑了挑眉：“你要读书的话，以后就不能跟着额娘一起睡了，就跟你三哥一样，得自己住一个院子。”

“那我还是不念书了。”元寿迅速作出选择，乖乖的趴在静怡身边，静怡不接他这话，笑着问道：“额娘前两天不是教你数数了吗？现在来数一遍儿？”

元寿还弄不清读书和数数之间的关系，听额娘问，就兴致勃勃的开始数。

静怡轻摸他后背，小小的孩子，好像一只手就能将整个人给包住一样。只听着他叽叽喳喳的声音，感受着他心脏小小的跳动，就觉得，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也不过是如此了。

胤禛刚回来，朝堂上的事情还有的忙，于是，也就回来的头一天，静怡见了人，接下来的四五天都没能看到人影。

元寿原本很惦记胤禛，但接连几天看不到人之后也就不问了，还以为是又和以前一样不在家了。

所以，等胤禛忽然在院门口出现的时候，娘儿俩都是吃惊的瞪大了眼睛。还是元寿先反应过来，小炮弹一样冲向胤禛：“阿玛！你回来了！”

“嗯，回来了，元寿在做什么？”胤禛俯身将元寿抱住，笑着问道，元寿立马挣扎着要下来，很是兴奋的拉着胤禛去看他的劳动成果：“额娘带着我种树，这是桃树，额娘说，等长大了就能结桃子了。”

静怡刚让人弄的几株果树，反正她不打算种庄稼了，院子空着也不好看，索性种点儿果树，将来也好为自己研究嫁接提供实验材料。

两棵桃树，两棵枣树，还有一个葡萄藤，她打算在门口搭个葡萄架。不过现在那藤也才一根手指那么粗，暂时还用不上。

种树这活儿她也没找人帮忙，就自己一大早带着元寿挖坑种树。因着她想要早点儿看到果实，所以这树龄也都不小，坑的要求也不小，从早上到这会儿了，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才种好了三棵树。

“我来。”胤禛看了两眼，伸手接过静怡手里的铲子，男人和女人到底是不一样，举个例子，女人可能费劲了全身力气都不一定能搬得

动一个石凳，男人力气大点儿的，说不定一只手就能举起来。

所以，不到一刻钟，剩下的坑也挖好了。元寿负责扶着树苗，当然，静怡要从旁边搭把手，胤禛再将那土填回去。

“明天就是元宵节，京城有灯会，你们想不想去看看？”忙完了，胤禛一边洗手一边问道，元寿抓着静怡的衣服问：“额娘，灯会是什么？”

“灯会就是每家每户都挂出来好看的灯笼，大家伙儿一起欣赏。”静怡笑着说道，很是欣喜的转头看胤禛：“真的吗？只我们三个一起去去？”

“福晋不喜欢看这些，只你带着元寿，李氏带着大格格和弘时。”胤禛说道，剩下的就都不带了，胤禛这一句话，静怡就明白过来了，她这是沾了元寿的光了。胤禛的意思，大概就是想带着孩子们出门玩耍。

不过是下人的伺候，比不上当额娘的精心，所以得连额娘也一块儿带去。

“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静怡也不计较这些，她知道自己身份，也知道李氏比她早进门是铁一般的事实，李氏又为胤禛生了那么些儿女，胤禛重情，只要李氏不是犯了大错，她在胤禛心里，总是会有几分位置的。

她若是天天计较这个，那也不用活了，武氏还有几分好姿色，宋氏还有几分好性情，年氏更有几分好才情。她若是一一算过去，早晚要变成自己也害怕的人。

那话怎么说来着，我发起疯来连自己也敢杀，更遑论他人了。

元寿也兴奋：“好啊好啊，看灯，阿玛我们去看灯！”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摸元寿的脑袋。

“晚上在这儿用膳？”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元寿拉着胤禛显摆：“阿玛，我会数数，还会背诗，你要不要听？”

“好，那你给阿玛数数。”胤禛拉着元寿往屋子里走，元寿奶声奶气的数一二三。偶尔会忘记一两个数字，胤禛等一会儿听不见了，就帮他续上，然后元寿继续往下数。

静怡在后面看着，只觉得父慈子孝的，生活太美满了。然而等到了晚上，她就知道，美满是暂时的了。元寿养成了习惯，就非得要和静怡一起睡。

胤禛洗完澡出来，看见一个白团子裹着棉被坐在床上对他笑，立马就转头看静怡，静怡略有些心虚：“元寿很久没见阿玛了，心里惦记，所以非得要和你一起睡。”

元寿忙拍床铺：“阿玛，额娘，睡觉！”

胤禛正要说什么，静怡忙拉住他手：“他一会儿就睡着了，很快的，你也不想他哭闹吧？”

胤禛立马迟疑了，静怡赶紧推着他上床：“快些，虽说有火盆，

还是太冷了些，可别冻着了，等会儿就让人将火盆端出去了。”她这里是没火墙的，她也不不打算弄。

毕竟元寿还小，小孩子嘛，喜欢出来玩耍，还是不要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折腾了。

再说，有炭盆，白天其实也是不怎么冷的。至于晚上，不行就多盖两床棉被子。或者抱着小暖炉元寿一起睡，反正是肯定冻不着的。

按照往常的习惯，元寿确实是一哄就能睡的。可偏偏今儿，难得和阿玛一起睡，就有些兴奋，一会儿看看静怡，再翻身看看胤禛，一会儿和额娘说两句话，一会儿又问胤禛两句话。

静怡都困了，元寿还是兴致勃勃：“过年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还有压岁钱，额娘给我的，嫡额娘也给我了，玛麽也给我了，阿玛还没给呢。”

胤禛这会儿倒是好脾气了，笑着点头：“阿玛明天给你补上。”

“我喜欢吃玛麽那里的杏仁酥，不过额娘不让多吃，阿玛你能让我多吃几块儿吗？”元寿眼巴巴的看着胤禛，胤禛摇头：“不行，吃东西这方面，阿玛都得听你额娘的。”

元寿扁扁嘴，略有些不高兴，但这孩子好就好在不难缠，不高兴了一会儿，就又兴奋起来了：“郭罗妈妈给我带了玩具，说是那可出给我买的，那可出长什么样子？阿玛知道吗？”

胤禛点头：“知道，你若是想见见，回头阿玛带你去。”

静怡瞪大眼睛看胤禛，胤禛笑着说道：“你也回去看看，就在京城，又不远。”

静怡忽然就想到，对啊，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她不再是庶福晋了，而是在皇家的玉牒上有名字，她自己也有宗人府发的册子，她已经是侧福晋了，侧福晋本来就是能出门走动的。

“好，二月份我阿玛过寿，我带着元寿去看看。”静怡忙说道，胤禛点头：“嗯，你照顾好元寿就行了。”

他们两个说了几句，再一低头，就发现元寿闭着眼睛，快睡着了，两个人立马不敢出声了。这种哄孩子睡觉的事情，胤禛大约也是头一次经历，看看大的那个，再看看小的那个，心里就好像是被填满了一样。

“再给元寿生个弟弟？”胤禛小心将元寿抱起来放到床里面，侧身看静怡：“元寿也大了，多个兄弟，也好有人给他做伴儿。”

静怡脸色红红，伸手捏胤禛的胳膊：“好。”

静怡都说好了，胤禛自是翻身而上。生孩子这种事儿，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

大约是憋的时间长了，胤禛翻来覆去的折腾，竟是来了三四次。他向来注重养生，哪怕是床笫之间，也很是克制，多数情况下都是一次完事儿，再多了也不会超过三次，今晚上却是放纵开了。

以至于第二天早上静怡连早膳都没用得上，她睁眼的时候，，已

经是快中午了。邱嬷嬷带了元寿出门玩耍，只她一个人在，葡萄过来伺候她穿衣服，笑着说道：“王爷临走前交代了不让吵醒您，侧福晋可觉得有哪儿不舒服？”

静怡摆摆手，穿衣服下床，好一会儿忽然反应过来了，一拍手：“今儿是十五啊，要去请安的。”

福晋之前定下的规矩，逢一逢五去请安就行了，剩下的时候，不要去碍眼。

“王爷让邱嬷嬷带着元寿阿哥去了，说是侧福晋身子不舒服，就不用去了。”葡萄笑着说道在，冲静怡眨眼：“王爷心里，还是很心疼侧福晋的。”

静怡郁闷了一会儿，索性就放开了，反正也没赶得上，没去就没去吧。

元寿惦记着看灯这事儿，吃了午膳就开始追问，问什么时候能去，问自己能不能带玩具，问出门是不是要坐马车，能不能骑马之类的。

问的静怡头疼，恨不能将胤禛抓过来，让他面对元寿的一切疑问。

太阳刚落山，苏培盛就亲自过来请了，说是胤禛已经在前院等着了，让他们直接过去。

元寿都不用人抱，一马当先，小短腿跑起来飞快，就跟个企鹅在地上挪动一样。后面静怡看着忍不住笑，又担心他摔跤，连声喊慢点儿。

然后，半路就遇见了年氏。

“都这会儿了，姐姐和元寿阿哥还要出门？”见静怡穿着汉装，年氏略有些惊讶，静怡笑着点头：“嗯，王爷说带孩子们出去看花灯，我是沾了元寿的光，能跟着出门走走。”

年氏面上笑容就有些凝固了，到底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很快就又遮掩过去，笑着说道：“那姐姐可真是好福气，今儿晚上，这花灯定是十分好看的，我倒是有些羡慕姐姐呢。”

“日后你也是有机会的。”静怡笑着说道，元寿在前面喊：“额娘，快点儿！”

静怡忙冲年氏点点头：“那我先过去了，妹妹还是早些回屋吧，这会儿天黑，外面也有些冷，若是风吹着了倒是不好。”

说着就赶忙往前面追元寿去了，年氏瞧着他们娘儿俩的身影，良久才微微叹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怀上。

若是能有个阿哥，是不是胤禛的眼神，也会多往她身上多几分？

在院门口碰见了李氏，大约是因为大格格在，李氏难得的没有出言讽刺，只冲着静怡点点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弘时倒是挺好奇的，时不时的就看元寿两眼。

两人虽是兄弟，但也就给福晋请安的时候见见面，平时相处的时间还真不多。

元寿见他看，犹豫了一会儿就将自己手里的点心递过去了：“三哥，给你吃。”

弘时看着啃的还有口水的点心，往后退了一步。静怡拍了一下元寿的脑袋：“额娘怎么教你的？给别人吃的东西，得是干净的，你没吃过的，你忘记了？”

元寿立马缩回手，将点心塞到自己嘴里，又冲着邱嬷嬷招手，拿了新点心递给弘时。

弘时转头看李氏，李氏点头了他才伸手接过去。

“都过来了？那就上车吧，咱们先去百味楼吃饭，再来看灯。”胤禛过来看了一眼说道，他自己翻身上马，看的弘时和元寿都羡慕不已，不过弘时不敢去问，元寿胆子大，冲过去就要抱马腿，静怡赶紧拽着他衣领将人给拉住：“不要命了？马儿一蹄子踹在你身上，你可就要被踹断骨头了，知道什么叫骨头断了吗？”

元寿摇头，静怡戳戳他肚子：“就是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也不能跑不能跳了，还得喝药，就是那种特别苦的中药。”

元寿赶紧捂住肚子，李氏不耐烦，在后面说道：“钮祜禄妹妹，赶紧上车吧，免得孩子饿着了。”

静怡赶紧抱着孩子上马车，也成功的让元寿忘记了骑马的事儿。

百味楼那边，胤禛是一早就定好了位置的。所以下了马车，就有小二过来领着他们上去。李氏觉得静怡和元寿是外人，静怡觉得李氏和大格格还有弘时是外人，不过因为有胤禛在，也有孩子在，两个人谁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好的地方来。

大格格年纪大了些，很是照顾弟弟，一会儿帮弘时夹菜，一会儿帮元寿挑鱼刺。温柔腼腆，长的又漂亮，静怡看着都喜欢的很，恨不能自己也有个这样的女儿。

“大格格真细心，将来也不知道是哪家有福气。”静怡笑着说道，大格格脸色一红，头更低了些。胤禛看着就微微皱了皱眉，大格格也是如此胆小。

大格格是女孩子，胆小些倒没大错，可弘时是个阿哥……胤禛微微皱眉，回头还是要自己多教教才行。

“大姐大姐，我要这个。”元寿却不管这些大人们在想说，拽着大格格的衣袖指点，弘时也不甘落后：“大姐，我要吃丸子！要最大的那个。”

大格格也顾不上害羞，忙拿了筷子给两个弟弟夹菜。

“你别管他们两个，有嬷嬷呢，再不济也有我们当额娘的照顾，你自己也多吃些，我瞧着你就是太瘦了些。”静怡笑着说道，也给大格格夹菜，李氏倒是没挑刺儿，还附和着点点头：“你钮祜禄额娘说的对，你就是太瘦了点儿。”

“没有，我吃的挺多。”大格格细声细气的说道，李氏才不听呢，只管给闺女夹菜。

胤禛早早吃完，先到窗口去看着，元寿年纪小坐不住，吃两口就跟着跳下来往窗边去。踮着脚尖看不到，拽着胤禛的衣服往上蹦，那圆滚滚的小身子，一跳就是抖动一下，看的静怡忍不住笑。

“阿玛，抱我。”跳了几次，还是看不到，索性扒着胤禛的大腿，眨巴着眼睛等抱。

“哇，好多！”胤禛伸手将小胖子拎起来放到自己身前，元寿往下看一眼就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好多好多啊，阿玛，我想要！”

“我带你下去买。”胤禛笑着说道，李氏推了弘时一下，弘时看看胤禛，又往李氏身边缩了缩。李氏也是无奈，只好喊胤禛：“爷。我们吃完了，也跟着你到下面看看？”

“好，都过来吧。街上人多，你们可都跟好了，若是走散了，就赶紧回酒楼来。”胤禛点头，今儿本就是带着他们娘儿几个出门看灯的，在楼上看总没有在跟前看来的有意思。

李氏一手拉着大格格，一手拉着弘时，跟在胤禛身后下楼。静怡则是带着邱嬷嬷走另一边，元寿她是不用担心了。

难得出门一趟，她得自己玩儿开心才好。

“哟，这不是四哥吗？”正转着，就听前面有个人阴阳怪气的说话，前面胤禛也顿住了脚步，静怡抬头一看，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有段时间没见，九阿哥这胖的，都快比得上两个胤禛了。

以前也是有名的美男子呢，毕竟宜妃长的不差，可现在，那脸盘子圆的，都快看不见眼睛了。

“四哥这是带两个小四嫂出来逛逛？”胤禟笑眯眯的问道，静怡往挽着九阿哥胳膊的女人那边看了看，不是九福晋。好像也不是府里的侧福晋，大约是庶福晋？可这装扮，还有这举止，真不太像是。毕竟，庶福晋虽然位分低，九成九也都是选秀出来的，好人家的女儿。

谁家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在大街上就会挽着男人的胳膊，这可是大清。

“不要胡闹，若是被人看见，又会到阿玛跟前说。”胤禛也看了一眼那女人，皱眉：“你若是闲着无聊，不如在府里陪陪你福晋。”

九阿哥撇嘴：“我看四哥你才是闲的，连我后宅都想管管了。”

胤禛冷笑了一声，谁耐烦管？

“你继续逛着吧。”胤禛随意吩咐道，脚步转了方向，就想绕过胤禟。胤禟却是上赶着找不自在：“四哥何必小气？我就说了两句话你就恼了？这可不好，不如这样，我请你喝酒？”

胤禛不搭理他，继续往前走。

“这是我那大侄女吧？你阿玛倒是将你藏的好，我这几年都没见过大侄女你呢，都快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胤禟又凑过来和大格格说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逢年过节都要进宫，怎么可能是好几年

没见过？

大格格害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索性就低着头不吭声。

胤禟却是不消停："怎么，连和你九叔说句话都不耐烦啊？是不是你阿玛在你跟前说我什么坏话了？大侄女你别信你阿玛，他那人，就光会说别人坏话。"

胤禛转身："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想请四哥喝酒啊。"胤禟笑嘻嘻的："难得相遇，这就是缘分啊，四哥不赏个脸吗？"

"王爷，不好了，我瞧着那边像是着火了。"静怡正看着花灯呢，猛然看见不远处有火光，赶紧的叫了胤禛："您看是不是，那边！"

胤禛跟着转头，然后脸色就变了变，赶紧将元寿塞到静怡手里："你和李氏先回酒楼，我去看看。"这儿距离酒楼近，快些赶过去，倒是不用担心踩踏什么的。若是回府，可就有些赶不及了。

胤禟也像是有些酒醒了，皱眉抓住胤禛："你一个人过去？这会儿那边要乱起来了吧？"

"你去找巡捕营的人。"胤禛立马吩咐道，招招手，人群里就窜出来几个侍卫。有护着李氏和静怡的，有跟着胤禛往着火的方向去的。

李氏在后面着急："哎呀，王爷怎么就这样过去了？多危险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王爷让人去看看不就行了吗？这会儿人挤人的，万一……"

静怡迅速打断她的话："没有万一，咱们先赶紧回酒楼，不要给王爷添乱。"

李氏很有些不忿，但见静怡转身走了，忙也拉着大格格和弘时跟上。

走了没几步，就明显察觉到身边的人多了起来。人群中也开始议论那边着火的事情，静怡小心的护着元寿的脑袋，警惕的盯着周围的人。

越是混乱的时候，就越是危险，像是拐卖孩子什么的，这年代怕是更疯狂。

她刚这样想着，就觉得胳膊被人撞了一下，元寿的身子猛的被人往外扯了一下，静怡迅速喊道："放手！"又怕引起混混乱，她将剩下的半句给咽回去了。

只两个字，已经能让周边的侍卫们注意到了。

那些侍卫都穿着寻常衣服，静怡认不出来人，但看气势能分辨一二。

有人迅速来扭住了一个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脸上有些惊慌，但很快就梗着脖子喊道："松手，你们是什么人？这光天化日的，你们想做什么！"

"堵住嘴！"静怡沉着脸吩咐道，她生平最恨人贩子，当年她有个同学，亲弟弟三岁的时候被人贩子给偷走了，那同学的妈眼睛都要哭

瞎了，就是她同学，成绩也一落千丈，最后连个大学都没考上。
她若是没遇见就算了，可遇见了，就不能让这伙人跑了。
“查查周围还有没有同伙，全抓了。”眼看快到酒楼，静怡连忙吩咐道：“我们这边只留着两个人守着就行了。”
李氏忙要开口，静怡压低了声音说道：“你就不想做点儿好事儿，让王爷对你高看一眼吗？”
李氏撇撇嘴，却是没多说什么。等侍卫们都退出去了，她才说道：“你当我是那种狠心的人吗？不过是想着咱们一群妇孺，若是有个万一……”
“是，我知道李姐姐也是心善，是我疏忽了，李姐姐别和我一般见识。”静怡忙笑着说道，李氏被哽住，没好气的冷哼了一声，伸手抓了弘时去说教：“你可看见了吧？有额娘在身边，那些人贩子还都敢下手呢，你日后若是出门，身边不带着侍卫是绝对不行的，那些人贩子将你抓走卖到穷山沟里，你可就一辈子吃不到核桃酥了。”
弘时没被吓着，元寿却是有些被吓着了，他可是亲身体验了，差点儿就被人拽走了。这会儿就脸色煞白的靠在静怡身边，抱着静怡的腿不松手。
“没事儿没事儿，额娘在呢，你看，额娘不是保护住了你吗？”静怡将他抱起来，亲脑门安慰，又点点门外：“还有侍卫叔叔们在呢，他们会保护咱们的，别害怕。”
不到一刻钟，就听见楼下有人喊道：“清街，都靠边站！”随后就是马蹄声，静怡凑到窗口，就见他们是往起火的那方向去了，心里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人赶过去，胤禛定是会没事儿的。
“侧福晋，抓住了一个同伙。”侍卫又过来说道，这同伙就是跟在那中年男人身后的，见中年男人被抓，本来是想跑的，却没跑成，被侍卫们给追上了。
“现在就审问，定是还有别的同伙，说不定已经有小孩子被他们给偷走了，能不能关了城门搜查？”静怡问道，侍卫有些为难，互相看了看，有些尴尬。
若是胤禛在，那封城门是没问题的。可现在，胤禛不在，又有地方起火，火一烧起来，就肯定有百姓出城，这样一来，谁能封城？
“去找九阿哥，就说咱们抓到了人贩子，问九阿哥能不能封城。若是九阿哥不能做主，你们就去找京城府尹。”静怡沉吟了一下说道，她知道的官员实在是不多，关键时候能想起来的官职也就那么一两个。
“还是不行的话，你们就去找王爷。”静怡说道，其实她倒是不想让人去找胤禛的，胤禛那边，估计也是正忙。
“是，奴才这就去。”侍卫应了一声，转身就走人。
李氏看着她回来，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你就不怕王爷回来怪罪你？”

“怕啊，可遇见了，就总得帮个忙。”静怡叹口气，伸手摸摸元寿的脑袋：“我这也是在积德了，只盼着我儿将来能平平安安，绝不会遇上这等事情。”

李氏又不吭声了，侍卫临走之前将那中年男人和妇人带走了，大格格和弘时倒是不用那么害怕了。

一直等了一个多时辰，才有人拿了胤禛的令牌，说是要护送静怡和李氏回府。孩子们已经开始犯瞌睡，再加上她们女流之辈，也帮不上什么忙，索性就先带着孩子回去了。

倒是元寿，大约是吓着了，一路上睡的很是不安稳。到了府里，静怡一摸他额头，立马就吓着了，竟是开始发热了。

“快让人去请太医。”静怡忙吩咐道，赶紧抱着元寿放到床上，又让邱嬷嬷去找了白酒过来。元寿年纪小，不敢用凉水降温，只能先用白酒试试。

“听说元寿病了？”这边正忙着，福晋竟是过来了，静怡忙起身行礼：“这大晚上了，还惊动了福晋，都是我疏忽了，福晋不用担心，元寿就是吓着了，已经让人去请了太医，一会儿太医就到了。”

福晋皱眉：“吓着了？是出了什么事儿？”

☆、第 62 章

静怡将晚上发生的事儿简单和福晋说了一下, 福晋面上就有些凝重：“那人贩子是知道你们的身份还是不知道？”

静怡立马傻住了, 是啊, 自己居然忘记让那侍卫问问了。若是认识，那这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孩子事件了, 说不定要牵扯到朝堂上。也是自己当时太镇静了, 不光是元寿一个人被吓着了。她面上看着是没受惊吓，还十分平静的吩咐侍卫们去办差，但实际上, 早就吓的忘记了怎么思考。

“行了，你安心照顾元寿, 我让人去问问。”福晋一看她那脸色就猜出来了，摆摆手吩咐道：“晚上让人多留意一些, 元寿还小, 若是这热度下不去……也不要嫌麻烦，赶快让人去叫太医。”

小孩子发烧最是危险了，最严重的就像是弘昀。不怎么严重，但也说不上好的，那估计就是烧傻了。元寿聪明伶俐, 别的小孩儿可能两三岁才能清晰完整的说出来想要表达的意思, 可他一岁多就能流利的说话了。不光是静怡这个当亲娘的喜欢, 平日里福晋也很是喜欢，经常会让人做了点心给元寿送过来的。

静怡忙应了一声，亲自送了福晋出门，回来就守在元寿身边, 又是担忧元寿，又是惦记还在外面的胤禛。还要操心这事儿是不是意外，福晋不说她还没想到，福晋这么一提醒，她也觉得，实在是太过于凑巧了些。

正好就有地方起火，正好就让她们发现了 ，正好胤禛那身份，还不能不去，正好胤禛一走，就有人想要将孩子抢走。

可若不是意外，抢走一个元寿，对谁有好处？内宅之中，她是不相信有人会下这个毒手的，这么些年了，福晋什么性子，李氏什么性子，她还看不明白吗？

外面的话，元寿非长非嫡，又有耿氏肚子里还有一个，年氏又青葱年嫩，早晚会有孩子，为什么就要针对一个元寿？当时弘时可还跟在李氏身边呢，那个只是被李氏拉着，若是抱走的话，应该是更方便的吧？

静怡这会儿就觉得，自己以前不打听外面的事儿，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哪怕是稍微知道一点儿东西，估计这会儿也能猜出来个缘由。

可偏偏，她以往太过于惫懒，只觉得外面的事情有胤禛，府里的事情有福晋，她只要吃吃喝喝睡大觉，随便做个胸无大志的宅女就行了。

眼下，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额娘，渴！”正想着，就听见床上躺着的元寿呜哝了两声，静怡忙去拎了水壶，倒了温热的水，用小勺子慢慢的喂到元寿嘴里。不当娘不知道慈母心，看着元寿昏睡之中还皱着的小眉头，静怡心疼的恨不能自己亲自去将那人贩子给打死。

“元寿不舒服？”喂完了水，正轻揉着元寿额头，就听见身边传来声音，静怡吓了一跳，忙转头，就见胤禛还穿着大披风，估计是刚从街上回来。

“嗯，吓着了，太医已经开了方子，刚喂过药了，太医说，早上醒过来大概就没事儿了。”静怡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去帮胤禛将披风解开：“起火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

“嗯，火已经扑灭了，剩下的就是安置受灾百姓，明天自有衙门去调查起火原因，里长也统计受灾情况，若是朝廷能安排就给安排了。”天子脚下，这事儿自然是不能白白算了的。

“人贩子的事儿……”静怡端着温水递给胤禛，大晚上的，喝茶不好。

胤禛接了茶杯一饮而尽，伸手捏了捏静怡的脸颊：“不用担心，我让人去查了，明天就能有消息了。”

“时候不早了，你快些去洗漱，就在这边睡觉吧？”静怡本想多问问的，但瞧见胤禛脸上都是疲惫，就忙起身扶了他一下：“我去给你拿衣服。”

胤禛点头，随意的走到放着脸盆的架子旁边，掬了一碰水往脸上拍，三四下之后就拿布巾一擦，随意的扔开之后就去接身后静怡递过来的衣服。

静怡嘴角抽了抽，算了，看在他太累的份儿上，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

胤禛躺好之后，又将元寿放在自己里侧，拍了拍床边的位置："你也睡，元寿喝了药就没事儿了，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太医确实是这么说的，静怡想了想，就跟着躺在床上了。但到底是心里惦记着，也没睡的太沉，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一次，摸摸元寿的脑门，再抱起来把尿。

折腾到快天明，发现元寿额头上的温度确实是降了些，静怡才算是安心的睡下去。

这一睡，就是快中午了才醒过来。眼睛没睁开呢就听见元寿的声音了："额娘不吃饭吗？那肚子会不会饿？"

"额娘太累了，睡醒了再起来吃饭。"是邱嬷嬷的声音，静怡使劲眨了眨酸涩的眼睛，大约是为了不打扰到她，床帘已经被人给放下来了。

她伸手拉开，葡萄听见动静，忙过来伺候她穿衣："王爷一早就出门了，今儿还要上朝，元寿阿哥已经没事儿了，早膳过后太医来看了，又开了三天安神药，福晋那边听月姐姐亲自来传话，说是今儿不用去请安了。侧福晋，您觉得如何了？饿不饿？要不然，先喝点儿水？"

静怡摇摇头，她一点儿都不渴。

出了卧室直接去看元寿，元寿正笑嘻嘻的坐在软榻上玩九连环，一见她就张开手："额娘，抱抱。"

静怡将他抱起来，大大的在脸颊上亲一口："还有哪儿不舒服没有？"

元寿眨眨眼，摇头，笑呵呵回亲静怡，涂静怡一脸的口水。葡萄出去没多久就又回来了，端着一碗牛肉面，说是厨房刚做好的。

这会儿还不到用午膳的时候，静怡也确实是饿了，拿了小碗儿给元寿挑了几根，剩下的就她自己呼噜噜全吃完了。

耿氏那边先知道她醒过来的消息，忙过来探望，现下耿氏的肚子还不明显，但走路的时候已经是下意识的挺腰了。照旧是先揉了元寿两把，这才担忧的看静怡："早上想过来看看你呢，你那丫鬟说你还睡着，元寿现下大好了，你可别担心了。"

"我没事儿，就是有些累，也不知道那外面的百姓如何了。"说起来救火是很简单的，三两句就能说完，但实际上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光是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还有之前在那条街上走动的，有没有出现踩踏之类的状况，这些胤禛都没说。

"早上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李姐姐还有些不高兴，说是不应该出去赏灯呢。"耿氏笑着说道，静怡看了她一眼，并不接话，耿氏见她不爱听，就换了话茬："这天干物燥的，也是容易着火，这次让咱们王爷碰上，怕是九门巡捕营不好过了。"

静怡笑道："也是他们的指责，这样的节日，本就应当加派人手巡逻的。"

“也是，既然没尽到指责，受罚也是应当的。”耿氏忙笑着应和，犹豫了一些，略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姐姐，我想求几件元寿穿过的小衣服。”

见静怡不解，就笑着说道：“我们那边的习俗，若是怀孕了，就借几件小孩子穿的衣服，能沾沾小孩子的福气。姐姐放心，对元寿是没什么妨碍的，不会分薄了元寿的福气的，就是个好兆头。”

说着看元寿：“元寿又健康又聪明，我将来的孩子，若是能有元寿一半儿好我就知足了。”

“我回头找两件给你。”静怡笑着说道，若是真能让元寿多两个帮手也是好的。再者，她知道耿氏怀的是男孩儿，若是现在能让耿氏记个人情，也是不错的。

“多谢姐姐。”耿氏忙道谢，说着又有些郁闷：“这怀了孕，就不能喝酒了，我这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喝两口，现下也是不能了，只盼着能找点儿事情做。”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你忍忍就过去了。”静怡笑着说道，眼看着到用午膳的时候了，元寿跑出来抱着静怡的腿点菜：“额娘，我想吃鸡腿。”

“好，让厨房给你做。”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耿氏很识趣，赶紧起身告辞。静怡也没挽留，送她到门口就转回来了。

“下午去你嫡额娘那玩儿好不好？”静怡抱了元寿问道，昨儿晚上福晋亲自来了一趟，现下元寿大好，自是要去给福晋请个安的。

“好。我喜欢嫡额娘。”元寿忙点头，欢快的等静怡给他拿勺子。

吃过午膳，元寿要睡午觉，静怡却是睡不着的，她才刚起床没多久。闲着没事儿，索性就找了几本书看。都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时候的话本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出名的三言两拍，聊斋志异，还有一大批后世不怎么出名的，甚至闻所未闻的。

静怡原本不怎么爱看书的，但娱乐活动少了，就不得不找几本书来打发时间。

“王爷午膳的时候也没回来？”看了一会儿，静怡问一边的邱嬷嬷，邱嬷嬷点头：“是，说不定今儿朝堂上有事儿。”

昨天发生的事儿，是大事儿，应该会在朝堂说的。静怡托着腮帮子又发了一会儿呆，拿了针线筐缝了两针荷包，实在是没事儿做了，索性去屋子里看元寿。

趁小孩儿睡着，就捏他鼻子，或者戳脸颊。元寿睡的香甜，静怡捏住他鼻子，他就张开嘴。静怡戳他脸颊，他就扭头。静怡摸他小肚子，他就嘴上噗噗的吐气。静怡挠他脚底板儿，他就使劲蹬腿。

那小样子，别提多可爱了，静怡就跟发现新宝藏了一样，玩儿上瘾了，连胤禛进门都没听见动静。

“你这样一会儿就将他弄醒了，小孩子睡不饱会哭闹的。”胤禛在

后面看了大半天，忍不住出言提醒，静怡吓的手一重，果然将元寿给戳醒了。

再懂事儿再乖巧也是小孩子啊，懂事儿的前提是吃饱喝足睡得好，这会儿没睡醒，一睁眼当然是要哭闹了。

静怡一看他咧嘴就赶紧轻拍：“哦哦，元寿乖乖，睡吧，额娘在呢，快睡吧，乖啊，乖啊。”

拍了两下，还真将元寿给哄睡了。胤禛看着也是无语，等静怡起身，就带了她往外走，省的她再去为难自己儿子。

“吃了午膳没？”静怡笑着问道，浑然不提刚才的事儿，就当是没发生过。胤禛挑了挑眉，在软榻上坐下：“用过了，在额娘那里用的，你还没用？”

“都这会儿了，肯定是用过了，昨晚上的事儿，已经解决好了？”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有九门提督负责，你有事情想问？”

昨晚上就是欲言又止的，胤禛心里记着，所以今儿就过来问问，对静怡想问的事儿，胤禛心里也是有数。

“着火和人贩子，有没有联系？这事儿，对我和元寿来说，是意外还是预谋？”静怡鼓足了勇气问道，她不知道胤禛对女人问外面的事情是个什么态度，她以前从未问过，现在，会不会是犯了忌讳？

可是想到元寿，静怡又不得不问，她不愿意将这事儿含糊过去，她不想自家儿子背后永远有个自己不知道的隐患。她更不愿意等元寿三四岁要出门的时候，自己跟个祥林嫂一样在家念叨。

胤禛先是点头，又是摇头。

静怡脸色就变了：“有关系？不是意外？”

胤禛叹口气，静怡立马抓住胤禛的手：“是谁出的手？”

“告诉你你又有什么打算？”胤禛问道，静怡愣了一下才说道：“我至少知道应该去防范谁，至少知道要提醒元寿去小心谁。”

胤禛也沉默，好一会儿，静怡都坐立不安了，他才叹口气：“是太子。”

静怡反应不过来，有些迷茫，胤禛不是太子党吗？太子以前对胤禛也很是看重，甚至在复立太子这事儿上花费了大力气，为什么会是太子？

静怡喃喃的问了出来，胤禛眉眼间闪过愧疚：“你以为，复立太子是好事儿吗？”

静怡顿住，她学过历史，当然知道这不是好事儿了。哪怕康熙还是一如既往的疼爱太子，但以前的事情，是能当没发生过的吗？康熙心里对胤礽有疑心，不信任，胤礽心里恨康熙无情。

再加上被废过一次，在朝堂上，还有多少人是出于真心的想要继续跟着太子走？

怕是多数，也只拿太子当个挡箭牌。

“格尔芬也死了。”胤禛又叹道，静怡想了好一会儿才犹豫的问

道："索额图的幼子？"

"格尔芬从小和太子一起长大，是太子的伴读，又是太子的朋友。"更多的，胤禛没说，不打算污了静怡的耳朵。当年为着太子和格尔芬的事情，汗阿玛打杀了毓庆宫半数以上的太监。

偏太子放不开手，自己被废的时候还要惦记着让胤禛去保下格尔芬。现在格尔芬没了，胤礽也是迁怒于胤禛。

再加上之前复立废太子的事儿，怒火冲头，早年的情分，太子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胤禛子嗣单薄，又疼爱元寿。太子就想抓了元寿，让胤禛也尝尝这锥心之痛。先是打听了胤禛的行程，又派人放火，引了胤禛离开，这才动手去抢元寿。

原本计划的挺好，可惜，没想到静怡的力气挺大，那人贩子拽了一下竟是没拽动。换了普通内宅妇人，早就得手了。当然，更大的可能也许是太子低估了胤禛，派出去的不是高手，而只是随意找了人过去。

静怡听完，一时有些无语，太子这真是……损人不利己，他就没想过万一失败了会怎么样吗？她也有些烦躁，太子现在还是太子，她怕是想为儿子报仇也报不了了。

"他没有伤害元寿的意思……"胤禛说道，但说了一半就顿住了，静怡一脸无语的看他，他自己都不信这话，还想让她信？骗鬼呢，这么小的孩子，太子打算藏哪儿？藏不住可就不该找个地方给处置了？

太子现在的人手已经被康熙给收拾的差不多了，他若想不漏痕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了元寿。尸首随意一扔，就算被人找到了也没什么大碍，有什么证据能说是他杀的？

"王爷，元寿是你的儿子！"静怡拉着胤禛的手认真的交代："我知道王爷重情重义，看着兄弟的份儿上，对太子多有忍让，可王爷，忍让不等于纵容，若是日后……你再好好补偿他也是行的，却不能让他伤害到你看重的人。"

胤禛瞬间捕捉到一个可疑的停顿："日后？补偿？"

"是，我相信王爷，将来定是能帮到太子的。"静怡一脸认真："元寿还小，还等着你这个当阿玛的来保护。"

胤禛也不去追究那个停顿了，伸手揉了揉静怡的头发，带了点儿怒气："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为了兄弟情义，连自己的孩子也能放弃的人？"

静怡被吓了一跳，不敢出声，胤禛深吸一口气："我分得清轻重，也分得清亲疏远近，哪怕是大格格出了事儿，我也是绝不会放过对她出手的人的，弘时也是，元寿也是，我没那么糊涂。太子既是不顾以往情分，我又何必再给他留情面？元寿的仇，我总是会报的。"

"我相信王爷。"静怡忙说道，话音刚落就听见屋子里元寿哼哼唧唧的声音，这是睡醒了，没见着熟悉的人，想要哭闹的意思。静怡迅

速起身到内室去抱了元寿。

元寿看见胤禛倒是高兴，也顾不上哭了，忙伸手："阿玛！"

"嗯，睡好了？"胤禛伸手接过人，戳了戳脸颊："肚子饿不饿？"

静怡忙提醒："吃完午饭才去睡的，这会儿才醒过来，不能吃东西。"

元寿扁扁嘴，倒是没闹着要吃，只扒着胤禛的胳膊不松："阿玛昨天晚上做什么了？元寿睡觉都没见着阿玛。"

"阿玛去救人了。"胤禛简单的说道，逗着元寿说了几句话，这才放下他，让他自己去玩儿。静怡忙叫了邱嬷嬷，让邱嬷嬷带着他去给福晋请安。

在静怡这儿说了几句话，胤禛就起身打算离开了。静怡送他到门口，还是没忍住："王爷晚上要过来用膳吗？元寿可惦记你了，晚上我让厨房准备火锅好不好？"

胤禛顿住，静怡大气不敢出，担心自己刚才是不是惹恼了胤禛。

等看见胤禛点头，她一颗心才算是落到肚子里，脸上也露出几分笑意来："好，我让厨房准备山菌的锅底，王爷能吃，元寿也能跟着吃两口。"

"没事儿就给我做两身衣服，眼看要春天了。"胤禛吩咐道，静怡忙点头，傻呵呵的笑着送胤禛出门。

然后赶紧带着邱嬷嬷去翻找布料，春天嘛，应该是穿的简单些，却又不能太单薄了。

随后每天，胤禛都会不在意的说起一两件外面的事情。比如说，葛礼被停职，阿山被抄家，图斑被贬出京城，最严重的是内务府一个总管，全家流放宁古塔。

原先静怡有些不太明白他怎么忽然和自己说这些外面的事情，后来才反应过来，这些人，大约都是太子的手下。胤禛现在是动不了太子，但至少能给他添堵。

胤禛既然自己有报仇的意思，那静怡就不去过问了。免得问多了，像是自己不信任胤禛一样。

到了三月，宫里来了圣旨，赐了大格格爵位和名号，并指婚。胤禛只这么一个女儿，早两年就开始为大格格谋划。康熙也算是给自家儿子脸面，就应下了大格格留在京城的请求。

当年胤褆府上，也是嫁出去两个，留下来两个。胤祉则是没这好运气，一个嫡女一个庶女，全都嫁到蒙古去了。

指的是那拉家，但和福晋没多大关系，倒是和大阿哥胤褆母族，惠妃的娘家更近一些，额驸那拉星德，应当要叫惠妃一声姑母。

静怡自己安安揣测，大约这时候，康熙已经开始看好胤禛了？所以，想为大阿哥的性命做个担保？

不过她知道的东西就那么多，这只是合理想象，并没有真凭实据，胤禛也不曾说过什么，所以静怡很快就放下了。

李侧福晋倒是挺高兴的，整日里拉着大格格讨论嫁妆的事儿。她现在也不和福晋闹别扭了，终于醒悟过来，想要讨好福晋一番，让福晋在大格格的嫁妆上面松松手了。

只可惜，福晋早就看透她为人了，哪怕李氏上赶着拍马屁，福晋也只是不冷不热的。

七月，宫里再次来了圣旨，将大格格的爵位又提了一下，从郡君变成了郡主，并点明了婚嫁日子。于是，阖府开始为大格格的婚礼准备起来。

进了八月，耿氏肚子就大的看不见脚尖了，福晋早早就让人找了接生嬷嬷，又准备好了奶娘和丫鬟。八月初十，瓜熟蒂落，耿氏早上开始发动，她是头一胎，虽然身子健康，但也是折腾了大半天，到下午才平平安安的生了个小阿哥。

元寿闹着要看小弟弟，被静怡给镇压了，他年纪还小呢，毛手毛脚的，万一碰着了小阿哥可怎么办？

对，现在的小阿哥，已经不是元寿了，而是耿氏刚生下来的那个五阿哥。

福晋很是欢喜，当即赏赐府里所有人一个月的月钱，耿氏院子里伺候的，多加了一个月的。

伺候小阿哥的奶娘有两个，和元寿那会儿的份例是一模一样的。

“耿妹妹也正好是赶上了，这出了月子，正好能跟上大格格的婚礼。”武氏看了小阿哥，在一边笑着说道，李氏哼了恒：“要她跟上有什么用？她又不做什么。”

武氏无语了，转头和静怡说话：“小阿哥看起来比你家元寿那会儿要胖点儿。”

静怡点头：“嗯，斤数都不一样，元寿那会儿是五斤，小阿哥刚刚称了是六斤多。看来是小阿哥吃的比较好，我那会儿估计是没照顾好我家元寿。”

其实那会儿是她自己不敢吃，生怕吃太胖了不好生孩子。这年代，万一难产，那可是九死一生的。所以她宁愿要瘦点儿，反正只要各种营养到了就行。

“好了，你们也别在这儿耽误耿妹妹休息了。”福晋笑着说道，挥手做赶人的动作：“想看小阿哥，等耿妹妹出了月子再看，那会儿小阿哥就长开了，也好看了，看着也舒心。”

看年氏落到后面了，福晋就又笑道：“年妹妹趁着年轻，也多努力一番，早日为王爷生儿育女。”

年氏脸色一红，只低了头不说话。

福晋就又转头和静怡商量了：“让元寿到我那儿去玩儿，前两天我娘家侄子刚买了些好玩意儿，送元寿一些，让他自己去挑。”

静怡忙应了，到她自己的院子门口，就顿住，行了礼，目送众人都走了，这才转身进了院子。

九月，大格格出嫁。

十月，年氏被查出有了身孕。

静怡也不知道历史上年氏是什么时候生孩子的，这觉得，现在就怀上了，也未免是太早了些，年氏也才十四，不对，今年是十五，这么小的年纪，能平安生下来吗？

不过这话她可不敢拿去劝年氏，万一年氏是误会她是在诅咒人家呢？

再说，外面那么多人十五六就生孩子，年氏这样，好像也挺正常的。

事不关己，静怡索性就不去管了。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年氏这一胎，根本没养到能成功生下来。十月才查出来的有两个月的身孕，到了十一月，就小产了。

好端端的，没人碰她，她自己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摔了一脚，然后就见红了。等太医赶过来，孩子已经没了。

“王爷，这不是意外，定是有人要害我。”年氏一醒来听说孩子没了，眼泪当即就落下来了，抓着床边胤禛的衣袖，哭的上气不接下气：“王爷，你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是有人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都没能看见过这个世界，就这样走了，王爷，我心好痛啊。”

外面静怡忍不住去看了看福晋的脸色，她们也是尴尬，听说年氏摔了一跤，福晋就赶紧过来看看，静怡那会儿正好带着元寿在石榴院玩耍，不得不跟着过来。

想着年氏醒来定是要胤禛安慰一番的，于是她们两个就先在外面等着。没想到，却是听到这样一番话。

“你确定有人害你？”良久，胤禛问道，年氏连连点头：“我确定，我觉得我脚底下踩到了什么东西，这才摔跤的，不是我自己不小心，王爷，你定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查出来凶手是谁才行。”

胤禛伸手帮她掖了一下被子：“好，你放心，你先歇着，养好了身子，日后，总能再怀一个的。”

年氏刚刚小产，再加上身子本来就不是特别健康，在胤禛的安抚下，没多久就睡下了。

胤禛从内室出来，看福晋：“这事儿你怎么看？”

福晋叹气：“那不论我说什么，爷都会信吗？”

胤禛微微皱眉，福晋却是苦笑了一下，在弘昀的事儿上，福晋已经受过两次冤枉了。说实话，她真不想再管这些破事儿，年氏她怀个孩子就不能跟钮祜禄氏或者耿氏一样，安安生生的怀到能生的时候吗？

明知道自己怀孕了，还要采什么梅花上的雪花！这才是今年的第一场雪，下了没半个时辰，她能采到什么鬼？这下好了，将孩子赔进去了吧？

“我自是信你的。”胤禛沉着脸说道，福晋点头：“好，既然你信我，那这事儿，背后没什么凶手，也没什么阴谋，就是年氏自己不小心将孩子给摔没了，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不会有人去害年氏。”

从朝堂上来看，一个六七岁的长子更值得他们动手。从内宅来看，上有实际上的长子弘时，下有耿氏刚生的小阿哥，中间还有受宠的元寿，她年氏就算生了阿哥也是个六阿哥，哪儿值得别人动手？

再说了，万一是个女孩子呢？

“当时在院子里伺候的，我都让人看着了，王爷若是想再问问，那就将人带走吧。”福晋绷着脸说道，胤禛忙摇头：“不用问了，我说了，我信你。”

福晋点头：“那就好，我出来一段时间了，元寿还在石榴院等着呢，我就不在这儿耽误时间了，王爷还是先留下来吧，毕竟年侧福晋这是头一个孩子，她又年纪小，万一太过于伤心过不了这个坎儿，那对身子的伤害是挺大的，王爷多安慰她一下。”

说完看静怡：“咱们走吧？”

静怡忙点头，又偷偷的看一眼胤禛，这才跟着福晋出门。

快到石榴院的时候，福晋忍不住叹口气，却是没说什么。静怡也不敢问，拐弯抹角的安慰福晋：“眼看就是王爷的生辰了，忽然发生这种事儿，王爷心里定是难过的，并非是故意针对福晋，福晋别生气。”

福晋轻哼了一声：“要生气早气死了，你也不用安慰我，他那性子，我早看透了。时候不早了，你也带着元寿回去用膳吧，这两天就不用来请安了，我也清静清静。”

静怡忙应了一声，进了石榴院，叫了邱嬷嬷，赶忙带着元寿回了自己的院子。

不光是静怡不用去请安了，武氏她们也不用去了。

武氏特意来打探消息：“那天你不是也在场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儿是不是意外？”

静怡将瓜子往她那边推了推，看她兴趣盎然的样子就忍不住有些无奈，但又不能不回答，想了想，这事儿也不算秘密，就点头说道：“是个意外，我和福晋并没有在年妹妹的院子里发现什么不对劲儿，院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别说石子了，连灰尘都没有，也没人碰到她，鞋子也是正常的，路上也没水，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都没有。”

武氏啧了一声：“年侧福晋怕是不信的。”

“她不信也没办法，没有的东西，难不成谁能给她变出来个？”静怡摊手，大约年氏自己也是不敢相信，胤禛这后院，竟是没那些狠毒的事情吧？

争风吃醋是有的，但谋害子嗣，这个真没有。

不光是福晋不允许，胤禛背地里，怕是也安排了人手了。毕竟，已经没了一个弘昀了。元寿正月的时候又差点儿出事儿，若是胤禛还

不放在心上，那他就是缺心眼了。
　　所以，昨天问福晋那一句，就是做个面上工程？
　　静怡想了一会儿就丢开了，若是胤禛暗地里安排了人手，那倒是好事儿呢。
作者有话要说：　　再给大家说个小妙招，去头皮屑止痒的，用白醋，先是洗发膏洗头发，然后白醋兑温水泡三分钟，花开亲身体验哟～～～～
今天才知道花间提壶方大厨已经拍完上映了，亲爱的们可以追剧了哦～～～～

☆、第 63 章

　　翻过年就是康熙五十二年了, 胤禛越发的忙, 几乎一个月都不怎么进一次后院。福晋是不怎么过问, 李氏和静怡有孩子，也不着急, 武氏和宋氏反正是不能生了, 更不当回事儿，唯独年氏，三不五时的就想个法子想见见胤禛。
　　不过, 不管是送汤水还是送诗词，在书房门口就被拦截了, 几次之后，年氏也就死心了。
　　和福晋报备了一声, 年氏就请了年夫人进府叙话, 再随后，年氏就更安分了，除非请安，否则连院子也不怎么出来了、
　　三月，有御史举报户部书办沈天生贪污受贿, 康熙命雅尔江阿审理此案。又提起去年噶礼在江南那边的科举舞弊案, 噶礼和张伯行一文一武, 在江南兴风作浪，收受贿赂，出卖考题。之前胤禛查清楚之后，康熙只将噶礼和张伯行停职了。
　　现如今牵扯到这里面, 旧事重提，噶礼被收监判了死刑，噶礼家人则是流放宁古塔。张伯行被处以死刑，这个倒是没牵连家人。
　　此案被称为会饮案，审理到中途，康熙就又大怒，再次下旨废太子。
　　等查出此案属实，户部确实有贪污受贿的事儿，康熙就将太子一派的官员，托合齐，伊子舒等人，分别处以凌迟和绞刑。然托合齐没等行刑，就先一步死在了狱中。
　　随后下令，将废太子胤礽圈禁在咸安宫。
　　这事儿闹的不小，静怡现在也开始留意外面的事情，所以也是听说了的。她不知道这里面胤禛出了几分力，但敢肯定的是，雅尔江阿，是胤禛的人手。
　　因为雅尔江阿曾上门拜访过胤禛，还是光明正大的上门拜访的。
　　当然，上门拜访胤禛的人不少，不能说每个都是胤禛的属下。但根据厨房准备的饭菜的样式多多少少也能推断出来一些，没关系的人，基本都是说完事儿就走人了。关系比较亲厚的，才能留下来用膳。

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结束，就已经是八月份了，胤禛忽然就闲下来了。

静怡带着元寿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就见胤禛也在上首坐着。等人都到齐了，福晋先笑道："王爷这两天难得有空，想到园子里住两天，你们可有想去的？"

李氏立马摇头，大格格前段时间怀孕了，虽说园子离京城也就半天路，可到底是没有府里那么方便。

武氏也有些不太想去，她上次去了一趟，也就景色稍微美点儿，剩下的就没什么稀罕了。再者，她也放心不下自己的两只鹦鹉，总不能带着鹦鹉一起过去吧？

宋氏则是看福晋，福晋去，她也去，福晋不去，她就不去。

耿氏是孩子还小，也不好出门。

于是，就只剩下静怡和年氏了。

年氏是想去的，不过大约是有几分矜持，只低着头没说话。静怡倒是干脆多了，忙点头："好啊，我早就想到庄子上或者园子里住两天了，红枣糕……咳，赤霞也该出门跑跑了。"

她自己偷偷的喊红枣糕习惯了，差点儿就在胤禛面前……好吧，是已经在胤禛面前喊出来了，补救的那一下，估计是没起到作用。静怡悄悄打量胤禛神色，见胤禛端着茶杯跟没听见一样，这才微微松口气。

"那静怡妹妹就带着元寿一起去吧，元寿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园子里呢。"福晋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福晋放心，我定是能照顾好王爷和元寿的。"

说话间好像就只让静怡一个人去一样，年氏就有些着急了，不断的去看胤禛，那眼睛，真是脉脉含情，静怡看着都觉得满眼写着的都是深情。

"福晋，我也想去。"然而等半天没等到胤禛开口，福晋更是没提及她，年氏就只好鼓足了勇气自己开口，脸色微红，有些尴尬："我也未曾到园子里住过呢。"

"那年妹妹就一起去吧。"福晋面上的笑容微微淡了些，去年年氏掉了孩子，还直接说是有人害她，为这事儿，福晋对年氏的印象不怎么好，不怎么喜欢她，所以一向是淡淡的。

年氏敏感，察觉到福晋的态度，请安的时候都是很少开口的。现下主动说要去，又见福晋如此冷淡，面色就更是涨红了。嘴唇动了动想说句什么，但最终也没开口。

"不若耿妹妹也去，天申虽然年纪小，但也有一岁了，园子又不是很远。"静怡眼珠子转转，忽然转头看耿氏，笑眯眯的邀请："正好能让元寿带着他学说话。"

前段时间，康熙已经给元寿赐名了，毫无意外，就叫弘历，顺便连天申的名字也取好了，也没什么意外，就是弘昼。

“我瞧着天申天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怕是早就看厌烦了咱们府里的景色了，带他出去走走，说不定他能开心些。”静怡又说道，耿氏就有些犹豫。

福晋笑道：“我也是赞成你带着天申到园子里住几天的，正好你们都走了，我这儿就清净了。”

有福晋开口，耿氏就笑着应了下来：“好，那我也到园子里住几天。”

李氏不轻不重的哼哼了一声，却是没人在意。福晋一拍手：“好了，既然都定好了，那就回去收拾东西吧，今儿就出发，午膳正好能在园子里用，王爷，你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胤禛终于放下了茶杯，端着那么半天，静怡也没见他喝几口。估摸着就是不想参与女人之间的话题。

“没什么特别要带的。”胤禛严肃着脸点头，起身，“我先去书房，一个时辰后出发，你们各自准备好，被拖拖拉拉的。”

静怡等人赶紧起身行礼，目送胤禛出门。

距离上次来园子，已经是好些年的事情了，那会儿静怡还是正怀着元寿呢，现在，元寿都已经能自己跑跑跳跳，跟个活猴一样了。

不过，隔的时间长了也是有好处的，最起码，这风景，和上次的，又是有了些不一样。

“你住哪边？”下了马车，耿氏抱着天申来问，静怡犹豫了一下，笑道：“还是上次的那地方吧，你要住哪儿？”

“武陵春色，和杏花春馆是挨着的。”耿氏笑着说道，杏花春馆就是静怡上次住的地方，武陵春色是武氏原先住的地方，不过这次武氏不来，耿氏就暂且住进去了。

反正这院子也没说是直接给了谁的，偶尔换人住一下也没事儿。

原以为年氏会选距离九州清晏近一些的地方，却没想到竟是宣看映水兰香，和九州清晏隔着一整个后湖。湖上没桥，想要过去，就只能绕远路了。

但静怡想了想，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乐趣，比如说，漏湖相望什么的。虽然说距离有点儿远，可能看不清楚湖边站着的人，可只要想想对面是自己心里想着念着的人，也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静怡胡乱想了半天，被元寿惊喜的声音给惊的回神了：“额娘，快看！有两只狗！”

那是胤禛之前养的两只狗，一只黄色的，一只黑色的。因为府里不好养，所以就一直是留在了园子里，胤禛时常会自己过来园子住几天，也会探望这两只狗。

“额娘，我能和狗狗玩耍吗？”元寿抓着静怡的裙子问道，静怡笑眯眯的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你阿玛的狗狗，你得先问问你阿玛。”

“阿玛去哪儿了？”元寿转头找半天，没发现胤禛的身影，连忙抬头问道，静怡想了想，招手叫了小太监，小太监才十来岁的样子，是

原先就在园子里呆着的，人看着倒是有几分机灵，忙上前行礼：“钮祜禄侧福晋有什么吩咐？”

“你去问问苏公公，可元寿阿哥能不能去找王爷。”静怡笑着说道，小太监忙行礼应了一声，飞快的跑出去。

“咱们回院子里？也该用误删了，我肚子都饿了，天申这会儿也该吃饭了吧？”静怡笑着问道，耿氏忙点了点头，跟着静怡一起往里面走。

两个人住着的院子距离不远，道了别就各自分开走了。

元寿刚到一个新地方，再加上之前在马车上的时候也吃了点心，这会儿就有些坐不住，一碗米饭被他戳的坑坑洼洼的，菜也就吃了那么两口，时不时的就要转头往门口看一下，等着胤禛过来。

静怡伸手在他手腕上敲了一下：“还有没有规矩了？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要是再这样，下午就不许出门了啊，就在屋子里描红吧。”

元寿吓一跳，赶紧收回眼神，使劲往嘴里扒饭，满满一大口。静怡微微皱眉，等他咽下去了才说道：“吃饭要细嚼慢咽的，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记了不成？”

万一被呛住了，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额娘知道你想出去玩儿，可饭吃不完不能出去，你若是急慌慌的吃饭，呛着了或者噎着了，是不是还得找大夫来给你看？万一严重了，是不是还得在床上躺几天？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更耽误时间了？额娘给你算个帐啊，你吃饭要两刻钟，为了快点儿，就大口大口吃，这样顶多能节省一盏茶的时间，然后请大夫呢，得一个时辰，你自己说，这划算吗？”

元寿年纪小，脑袋里转了半天都弄不明白这两刻钟一盏茶一个时辰的帐，眼巴巴的看静怡。

那圆滚滚的眼睛黑亮黑亮的，看着简直跟小奶狗一样，静怡忍不住笑，顿了顿，索性叫了小太监过来，也是巧了，正好是之前她吩咐去找苏培盛的那个。

“苏公公说这会儿王爷正忙着，等忙完了就来看四阿哥。”小太监忙上前行礼，静怡摆摆手，递给他一碗饭：“你知道人噎着了会是什么样的吗？”

一边说，一边给他使眼色。

那小太监也真是机灵，看了一眼元寿就赶紧点头：“奴才知道，奴才以前被噎着过。”

“那你让阿哥看看，被噎着了是不是特别难受。”静怡又说道，那小太监拿了勺子就拼命往自己嘴里塞饭，塞了两口，一手就捂着脖子开始翻白眼了。

顺便，躺到地上挣扎两下，也没忘记将碗筷平平安安的放在地上。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也幸亏是元寿年纪小，看不透，等再过两年，说不定就要拆穿了。

小太监脸色涨红，静怡忙在一边吩咐：“快给他倒水，找大夫！”

演戏演到底，当即有另外的小太监来将他扶走。

静怡转头一看，元寿张大嘴，一脸被吓着的表情，静怡严肃了脸继续吓唬他：“看见了吧？吃饭吃太快，就是要这样的，到时候就是喉咙疼，肚子疼，还要吃药！”

元寿赶紧摇头：“我以后不吃快了，我慢慢吃。”

静怡满意点头，继续给他夹菜：“那你吃吧，你也听见了，等你阿玛忙完了就会过来了，你别着急，慢慢等着就是了。”

伺候这小爷吃完了午膳，让邱嬷嬷带着他下去睡午觉了，静怡才叫了葡萄来问：“那小太监如何了？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叫王一成，他说为了让小阿哥相信，这两天就不出现在小阿哥跟前了。”葡萄笑着说道：“侧福晋不用担心，人好着呢，没事儿了，下去喝点儿水就缓过来了。”

“回头你给些赏银。”静怡笑着说道，顿了顿，又有些发愁：“元寿也有三岁了，是不是该挑选哈哈珠子了？”

当年弘昀是五岁的时候挑选的，弘时是四岁的时候挑选的，一个比一个早。

“不知道，王爷应该是有安排的吧？”葡萄提醒道，静怡忽然一拍手：“说起来，葡萄你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你家里，是如何说的？”

葡萄脸色瞬间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奴婢还早着呢，想要多伺候侧福晋几年。”

“不能为我耽误了你青春，你已经二十多了，该嫁人了。谁说嫁人了就不能伺候我了？回头给我当嬷嬷。”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葡萄想了一下，含羞带怯的点头：“那奴婢就单凭福晋做主。”

“你爹娘那里……”静怡问道，葡萄摇摇头：“葡萄跟着侧福晋的那天起，爹娘就交代了，日后不管什么时候，和葡萄有关的，都是侧福晋您做主。”

“那你可有喜欢的人？”静怡促狭的问道，葡萄慌忙摇头，脸色也瞬间惨白，静怡立马明白自己这玩笑开大了，忙拍她手：“别紧张别紧张，我说笑呢，我知道你是什么性子，你一直跟在我身边，连见个外人的功夫都没有，哪儿能喜欢上什么人？是我说错话了，你别和我计较。”

葡萄脸色这才缓过来，笑着说道：“侧福晋知道奴婢的一番忠心就好。”

“你放心，我都记着呢。”静怡笑眯眯的说道，托着腮帮子开始考虑，要给葡萄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府里的人选太少，基本上一半儿还都是太监。

至于侍卫……怕是不一定会喜欢娶个丫鬟。基本上，这些侍卫都是八旗出身，葡萄的身份太低了点儿。或者找个管事或者庄头什么的？

静怡正考虑着，就听耳边胤禛的声音响起：“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在想葡萄的婚事，不用你费心，我自己回头琢磨一下。”静怡笑眯眯的说道，抬手给胤禛倒茶：“用过午膳了？”

“没有，本想到这里和你一起用的，没想到你自己用过了。”胤禛无奈，静怡忙招手叫人：“这会儿天气有些热，我让人给你弄点儿凉面吃如何？”

胤禛不反对，那丫鬟就忙下去准备了。

“正是秋收的时候，你下午若是没事儿，就带着元寿和我一起到耕织园走走？”胤禛等饭的时候问道，静怡还当他是想教育元寿呢，就一边点头一边笑道：“你若是真想让元寿体验一下，还不如带他到庄子上，至少庄稼多，人多，活儿多，耕织园地方也不大，说是去干活儿的，倒不如说是去玩耍的。”

胤禛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下：“你说倒是有道理，这样吧，我先让他知道干活儿的辛苦，日后有机会了再带他去人多的地方看看。”

说着话，丫鬟送了冷面过来。碗里放了下麻油，还有花生碎，静怡探头看了一下，忍不住给建议：“其实放点儿辣椒油会更好吃的。”

静怡以前是稍微能吃点儿辣，自从生了元寿，就觉得放了辣椒的饭菜更好吃。可惜，胤禛吃的清淡，元寿小孩子不能吃辣，她也就只能是忍着了。

只盼着下次生了孩子，能再换一下喜好。

胤禛没理会她，自顾自的端着碗吃饭。吃完了就躺在软榻上闭目休息，静怡不午睡，就拿了针线筐瞎折腾，最近她不做衣服了，开始弄点儿羊毛绒戳小玩意儿。

像是什么兔子头，松鼠头，乱七八糟的。这玩意儿简单，就是弄点儿毛茸茸，拿根针使劲戳就行了，戳的结实点儿，戳出来形状，然后稍微整理就差不多了。

又不费眼，又打发时间，静怡最近很是喜欢这个消遣。

最近她想挑战高难度，看能不能戳个帽子出来，忽然一体的羊毛帽子，还有型的那种。现在刚戳了个顶出来，距离成品还有十万八千里。

“你这弄的是什么？”她正专心致志的戳着，忽然听见胤禛问话，吓了一跳，那针就戳到手指头上了，超大号的针，又太用劲儿，手指头一下子就见血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胤禛忙说道，静怡有些无语，若不是他突然说话，她能扎到自己的手指头吗？十指连心啊，那一下子是真的疼啊。

胤禛翻身坐起来，伸手捏住她手指，拽了针线筐的手帕擦了两下，没多久，手指头就又冒血了。胤禛索性拿手帕直接按上去：“你这里有没有止血药？”

“有的。”静怡赶紧点头，点了点针线筐下面的案几，那下面有个小抽屉。胤禛抽开，拿出来里面放着的瓷瓶，拔开塞子就往静怡的手指头上抖药粉。

抖的静怡都心疼，这药粉所用的药材，可都是十分珍贵的。

但同样的，见效也特别快，没多久就不流血了，胤禛顺手将那帕子给静怡裹住手指头。静怡歪着脖子看胤禛，又想到各种电视剧镜头，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

看来自己这辈子，都没当偶像剧女主的机会了，吸血什么的，胤禛绝对是不会做的。

“笑什么？不疼了？”胤禛挑眉问道，静怡笑呵呵的拉他手：“不疼了，王爷心疼我，我自然是高兴的。”

胤禛有些无语，不搭理她，起身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元寿还没醒？一般要睡多久？”

“也该醒了。”静怡看看沙漏，忙亲自起身去叫元寿，哄他说是胤禛将两只狗带过来了，让他起来和狗狗玩耍。元寿本来就惦记这事儿呢，穿好了衣服就兴奋的冲出来抱胤禛的大腿：“阿玛，狗狗呢？”

胤禛看静怡，静怡笑着将上午的事儿说了一下，胤禛抬手揉元寿脑袋：“在耕织园呢，去耕织园就能看见了，不过，咱们先说好，今儿你若是能阿玛拔三斤花生，阿玛就让你和狗狗玩耍，若是不能，那你就不许和狗狗玩耍，可以吗？”

元寿想了一下，对三斤实在是没什么概念，傻乎乎的点头应了：“好。”

胤禛又看静怡：“换一身衣服，穿这个不方便。”

静怡忙进去换衣服，三个人是走着去耕织园的。耕织园的地分了好几块儿，有种着玉米的，有种着番薯的，还有种着花生的。这会儿秋收，看着倒是满院子的丰收景色。

元寿见识少，看见一样就惊呼一声，时不时的问问是什么。

胤禛自己也换了外出干活的衣服，上半身是盘扣褂子，下半身是裤子，脚上穿着的是草鞋。就像是个地道的农民，头上还带了个大斗笠。

“元寿知道应该摘花生吗？”胤禛问道，元寿摇头，胤禛给他做示范：“看见了吗？就这样，这个篮子是你的，你装满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看元寿点头了，他才拎着锄头去锄花生，静怡负责抖土，抖干净了就放在一边，等着元寿来摘。

“额娘，额娘，有大虫子！”元寿坐在地上，忙活了一会儿，忽然惊叫：“好大的虫子！”

静怡忙凑过去，果然是特别大，托在元寿手上，几乎和他手指一样长了，又白又胖，不少脚。静怡看着有些发麻，倒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舒服。

“偷花生吃。”元寿很是愤慨，静怡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好几个花生都被吃空了，就只剩下半个壳子。

“这是害虫，要弄死的。”静怡想了想就说到，元寿眨眨眼，看静怡，静怡轻咳一声，转头看胤禛。小孩子嘛，教的太残忍了，好像也不太对？但教的太善良了，貌似也不好。

这种事情她不在行 ，就只能求救胤禛了。

见胤禛拎着锄头过来，静怡就忙闪开了，那虫子看着实在是太恶心了点儿。

“王爷。”刚走出去没多久，就听见一声娇娇嫩嫩的呼喊，转头就看见年氏拎着个食盒站在耕织园门口。

静怡微微皱了皱眉，这是打听了胤禛在这儿，特意追过来的？之前就没打听到自己也在吗？

“我煮了些绿豆汤，王爷要不要尝尝？”年氏慢悠悠的走到田地边，笑着问胤禛。胤禛看了看静怡，点头：“好，放在那边凉亭里吧，我一会儿过去。”

“王爷在收花生？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年氏将食盒交给了丫鬟，又笑着问道。胤禛还没出声呢，静怡就轻咳了一声说道：“自是有的，年妹妹看见了吗？和我一样，将花生秧上的土给抖掉就行了，或者，你帮忙摘花生也行，元寿毕竟年幼，他跟不上王爷的活儿。”

胤禛点了点头：“嗯，你摘花生吧。”

年氏看了看元寿那小篮子，觉得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就点头应了下来。等开始干才知道，这活儿也就看着简单，没摘几个呢，手指头疼，手掌也疼。

可瞧着元寿不吭声，她又不好意思退回去，就只能坚持着。

静怡一边抖花生一边和胤禛说话：“王爷，这套种的事情，没推出去？”

“快了，我去年上了折子，今年庄子上的收成再报上去，等汗阿玛做决定就行。”胤禛简单的说道，静怡笑眯眯的点头：“那就好，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点儿，王爷，咱们晚上煮花生？新鲜的，肯定特别好吃。”

胤禛抬手擦了一把汗：“好，我再让人弄点儿毛豆过来？”

虽说黄豆已经长的差不多了，但仔细找找，还是能找到一些毛豆的。

“再弄点儿好酒。”静怡一拍手，兴冲冲的决定：“我亲自下厨，炒几个小菜，咱们喝两杯。”

胤禛毫不留情的嗤笑：“就你那酒量，我还不如和耿氏一起喝。”

“那就叫了耿妹妹一起。”静怡倒是大方，胤禛看了她一眼，没说

话。年氏凑过来："钮祜禄姐姐，我也会做几道菜，不如，晚上我给大家露一手？"

静怡笑着看她，见她眼神略有些躲闪，也不为难她，点头应了："好，那我们就等着尝尝年妹妹的手艺。"

不过，晚上年氏还是没能成功的露一手，因为她手太嫩，摘花生居然磨出来了两个水泡。

眼泪汪汪的来找了胤禛展示，胤禛却只是给了年氏一瓶子药膏。在静怡看来是略有些冷淡，但在年氏看来，大约就是胤禛在意她了。

静怡亲自下厨准备了几个小菜，又叫了耿氏和天申一起过来用膳。

有耿氏陪着胤禛喝酒，静怡就负责照看两个小的吃饭。她倒是不觉得麻烦，反正今儿是她主场，用完了膳，胤禛是肯定要留下来的。

至于年氏，吃了一半就退场了。

随后几天，胤禛再带着元寿去干活儿的时候，年氏就不再出现了。

胤禛说是来园子里玩耍的，果真就跟他说的一样，一连半个月，要么就是在耕织园干体力活儿，要么就是带着元寿领着两只狗到处逛看风景，甚至还弄了个船放在后湖里，带了静怡去船上住了一晚上。

也就一晚上，静怡实在是不适应，晚上都睡不好，所以就再不去了。

偶尔也去年氏那边住两天，都过了中秋节了也不说回去，同样也没有进宫去过节。不过，倒是将庄子上的东西往宫里送了些，一部分给德妃，一部分给康熙。

"静怡快来，我请了几个西洋画师。"快月底的时候，胤禛忽然很兴奋的来找静怡："你要不要作画？"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西洋画师？好啊，带着元寿一起？"

"嗯，也行，我还准备了几身衣服，也有你的，不过的元寿的没有。"胤禛伸手示意了一下，苏培盛立马招呼两个小太监抬了两个箱子进来，顺便打开。

静怡过去看了一眼，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虽然刚才已经想到了，心里有准备了，但看见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受冲击了。怎么说呢，这会儿的胤禛，忽然就和前世看过的一些趣谈对应上了。

一个有点儿小资的，喜欢玩儿cosplay的男人。

一个箱子里装着的是衣服，有他前两天干活儿的老农装，还有外国流行的马甲，还有盔甲，还有飘逸的汉装。另一个箱子里放的则是配饰，假发之类的。

静怡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个问题，忙转身看胤禛："不是说还有我的吗？哪儿呢？"

这两个箱子里装着的全都是胤禛要用的啊。

"在外面，一会儿就送来。"胤禛笑着说道，一边说，一边去拿了

假发往自己头上套，还问静怡的意见：“你觉得是这个棕色的好看，还是这个金色的好看？”

不等静怡回答，他自己就拍板决定了：“等会儿棕色的画一张，金色的画一张。”

静怡嘴角抽了抽，那还问什么问？

“王爷，侧福晋的衣服送过来了。”他正忙忙碌碌的搭配衣服，那边苏培盛就又回来了。静怡大喜，忙让人将箱子抬进来，和胤禛的比起来，静怡的就略微单调了些，只一个箱子，里面也就放着一件儿衣服——洋裙，还是蓬蓬裙。

“你先进去换上我看看。”胤禛说道，顺手示意苏培盛等人出去。

静怡拎了裙子进去，穿上之后发现，尺寸竟然是十分合适的，胤禛什么时候量过自己的尺寸？还是问了丫鬟了？

下面裙子是用撑子撑起来的，腰上收的有些紧，这样一来走动的时候就是抬头挺胸。静怡很多年没这样过了，倒不是说她现在就是含胸低头了，而是没有这样特意的挺着腰板儿将胸给显示出来。一时之间，还真有些不太适应，忍不住就想伸手捂住露出来的胸口。

胤禛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静怡一直不出来，索性自己掀帘子进来了。

“还不错。”上下打量了一番，胤禛点头：“腰身也很合适，不过就是有些太暴漏了。”

顿了顿，又说道：“算了，这个你在屋子里穿一下就行，还是别出去画像了。”

世情如此，静怡虽理解，但还是有些小难过，嘟着嘴略有些郁闷。胤禛看出她不高兴，又觉得这事儿是自己提起来的，就笑道：“不如这样，我再让人给你做几身汉装？”

“不用了，衣服已经够多了。”静怡忙摆手，她自己做的，针线房做的，一季七八身，足够穿了。

“我看爷的那些衣服，多是平常穿的，我也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和爷一起画像。”静怡在心里调整了一下心态，笑眯眯的背着手解腰带，不过衣服绷太紧，够的着下面够不着上面，只好找了胤禛帮忙。

胤禛过来拽了两下，那一排的带子就都解开了。静怡刚下脱下来，对上胤禛的目光，忽然就有了些不自在，忙捂住胸口：“爷你出去等着吧。”

胤禛上下扫她两眼：“哪儿是爷没看过的？”

“这不一样，快出去。”静怡索性自己动手将人给推出去，外面丫鬟见胤禛出来，就忙进来帮着静怡更衣。

元寿听说要画画像，也很是兴奋，过来看胤禛穿了洋人的衣服，立马不乐意了：“为什么阿玛有这个我没有？我也要和阿玛一样的衣服！”

“你还小，所以你没有。”静怡暴力镇压元寿：“要是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不画画像。”
　　元寿哼哼唧唧了一会儿，很识趣的选择了听话。
　　静怡不能穿洋裙，那胤禛穿着洋装的时候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了。静怡在一边围观了一会儿，画画这种事情，比较枯燥，要保持一个动作很长时间，就算那些画师们动作快，一幅画的完成，也至少要半个时辰，这还是没什么风景的，胤禛只靠窗站着。
　　换个动作，就得一个时辰了。
　　静怡还能找点儿事情打发时间，元寿小孩子坐不住，本来还很是期盼呢，结果没等一张画像画完，就偷偷摸摸的溜走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无聊太无趣了。
作者有话要说：　　还是没去游泳，嗯，就算没有理由可找了，也还是不想去。

☆、第 64 章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画画像, 有胤禛穿着老农的衣服锄草的, 有穿着猎户的衣服扎老虎的, 哦，老虎是苏培盛亲自上场假扮的, 虎皮这种东西, 胤禛还是不缺的。有带着卷卷的金色发套临窗站着的，有穿着汉装在树下弹琴的，还有坐在石头上下棋的。
　　偶尔静怡也会跟着出现, 比如，他锄草的时候静怡就拎着水壶站在旁边做招呼状。他打老虎的时候她就趴在地上做被袭击状, 他下棋的时候她就坐对面。
　　一天两三幅，整整画了四天。
　　西洋画师的画法和清朝画师的不太一样, 大致的框架画好之后, 另外找时间细致的修改什么的，所以这些画，又是隔了三天才送到胤禛跟前。
　　胤禛第一时间就兴冲冲来找静怡显摆了：“你瞧，你还是没经验，这个是不是动作太僵硬了点儿？还有这个, 衣服选的颜色不是太好, 不如这一张精致。”
　　静怡嘴角抽了抽, 保持半个时辰动作不变，不僵硬也才怪了。而且，她还真有些欣赏不来这西洋的画像，在她看起来, 还不如武氏的国画呢。
　　若是她会素描就好了，还能帮着元寿记录一下成长经历。
　　“西洋画师已经走了？”想到这个，静怡忙问道，胤禛漫不经心的摇头：“没有，年氏说也想画几张肖像画，我就让人去往那边了。怎么，你还打算再画几张？”
　　“不是，我想着让画师给元寿和天申画一张，不过想想弘时不在，还是算了吧，免得到时候弘时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面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隐着呢忍不住挑了挑眉，看了她一眼。
　　静怡先是没反应过来，但随即就发现，自己这话说的有点儿太随

便了。想补救两句吧，胤禛已经低头继续筛选那些画像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当刚才自己什么都没说吧。

不过，以后是要注意点儿了，总觉得现在自己和胤禛说话的时候，没几年前那种谨慎了。

“过两天我就回府了，你是打算一起回去，还是在这儿多住几天？”胤禛忽然问道，静怡有些惊讶：“这就要回去了？是京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有人向刑部告发翰林编修戴名世有反清复明意图。”胤禛简单的说道，静怡原先没反应过来，还问道：“那他是如何发现的？朱三太子不是已经被砍头了吗？”

胤禛皱了皱眉：“戴名世写了一本南山集，记述了一些事情。”胤禛说道，静怡正想说什么，忽然脑子里一闪，就想到一个著名的文字狱——南山集案。

为什么说著名呢？因为据说这个案子是康熙朝最大的一个文字狱案。因为编书的人在用纪年的时候，用了南明的纪年方式，并描述了几件南明抗清的事情。

静怡想到这事儿之后，脸色就变了变：“这事儿，皇上打算交给你来办吗？”

胤禛顿了一下，摇头：“汗阿玛是打算交给刑部尚书去办的，我只是回去问问这事儿。”

“若是……”静怡抿抿唇，她对于清朝所有的了解，有三方面的来源，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电视，一个是高中时候所学历史。第一种印象，记忆深刻的就是九龙夺嫡。第二种印象，好像这些阿哥们除了谈恋爱就没别的事儿了。第三种，是最惨烈的，有嘉定三屠，有黑暗的文字狱。

当然，也不全是坏的，至少她还知道一个康乾盛世。

可不管是哪一个印象，文字狱从来都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好像是说错一句话，就能满门抄斩一样，就好像那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人。

所以知道自己穿越到清朝之后，静怡是从不敢露出一点点儿不一样的地方，选秀这种终身相关的事情，她也从来不敢乱动心思。

现下听说有文字狱要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边，静怡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

“怎么了？不舒服？”胤禛听了半天没见她说下半句，忍不住转头，看见她脸色就有些吃惊了：“怎么脸色这样白？是不是中午吃坏了肚子？”

静怡看他打算喊苏培盛去叫大夫，忙阻止：“不是，我身子好着呢，只是听你刚才说的那些，有些吓着了。”

胤禛初时有些不解，但随即就明白了，皱着眉捏了捏她手心：“你害怕什么？和你又没有多大关系，那些人既然敢有反清复明

的念头，就应当受应该手的惩罚。”

“不是，我只是觉得……”静怡又是说了一半儿，她能说是吗？说觉得这事情太残忍了？说不应该因为一本书就杀人满门？可胤禛是满人啊，这个江山，现在是爱新觉罗家的。

康熙就是再仁慈，也不会将妄图颠覆江山的人给放了的。

哪怕那个戴名世在写书的时候，估计也就是随手写的纪年，而不是特意要用南明时候的，康熙能信吗？胤禛能信吗？

“不过是写了一本书，并不算什么大罪。”顶着胤禛的眼神，静怡硬着头皮说道。见胤禛面色生疑，静怡心里大急，好半天，终于伸手一摸肚子，脸上带了些尴尬：“我上个月小日子没来……”

胤禛眼睛立马就亮了：“可是有了？”

“我不确定，时间太短，还没有请大夫看过，我原本想等看过了大夫再说的，只是……”静怡再偷偷的看胤禛，鼓足了勇气说道：“不是说书生造反，十年难成吗？不过一群酸儒，若只是因为写错了几句话，就满门抄斩的话，太过于血腥了些，我一时有些吓着了。”

“外面的事情，你就不用多操心了。”胤禛想了想说道，这世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呢，死的人也不是一两个，要积福的话，只救这么些哪儿够？还不如找个灾区施粥，或者给百姓们送些衣服什么的。

“我是想着，就当是为咱们孩子积福。毕竟，别的事儿我没听说过就算了，可这事儿，我既然听说了，你又要插手，我就想着，是不是老天特意让我听见这事儿的。”

以往胤禛也不怎么和静怡说外面的事情，这次也算是凑巧了。

胤禛低头看了看静怡的肚子，静怡自己其实是有五分把握的，她小日子一向准的很，这次都十来天也没到，估摸着就是有了。自从来了园子里，她就没再吃那避子的药丸了。

八月初来的庄子上，这都九月初了，满打满算一个月。所以静怡也没声张，想到过段时间能确定了再说。

“我到时候看着办吧。”胤禛迟疑了一下说道，他信佛，也信因果轮回，见静怡说的凑巧，这事儿就略微往心上放了放。

“那你暂且留在园子里，别随意乱跑了，让耿氏留下来陪你？”胤禛问道，静怡忙摇头：“不用了，想必耿妹妹更愿意早些回府。”

毕竟，伺候胤禛才是最主要的，耿氏哪怕是在巴结静怡，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接近胤禛。哪儿有胤禛自己回府，她却留下来照顾静怡的说法，她又不是丫鬟婆子。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想拜托王爷呢。”静怡想到什么，忽然一拍手，胤禛一边将桌子上的画像都卷起来，一边问道：“什么事儿？”

“我弟弟也有十七八了，当年我大哥得了荫封当了侍卫，现在我弟弟就没差事了。”不管是朝堂上还是侍卫，位置就那么多，静怡家不是什么大家族，能争到一个侍卫的名额就不错了。现在轮到老二了，就没办法了。八旗子弟倒是能参加科举，可惜的是，名额不多，

取中率只占全国举人的百分之三。

而且，参加科举还要回顺天府，静怡的弟弟也不怎么喜欢念书，估计是没这水平了。

“之前我额娘来看我，说起这事儿，我就想着求求爷，能不能让他跟在您身边？不说办差了，只您教导他一些日子，让他学点儿东西也是好的。”

静怡笑着问道，胤禛想了一下，点头：“回头叫人过来我看看。”

因着明天打算上朝，所以胤禛下午就得直接回府。又叫了元寿过来叮嘱了两句，然后就动身回城了。年氏和耿氏则是等明儿一早再动身，有府里的人照看。

静怡自己带着元寿留在了园子里，元寿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感觉人少了，清净了许多。但随后，就带着小太监，就是之前那个叫王一成的，整天在园子里乱窜。

今儿爬树摘点儿桂花，明天去追赶两只鸡鸭，后天再去珍兽坊转一圈。

他小不点也还惦记着自家额娘，不管在外面玩儿多久，回来都要给静怡带点儿东西。甚至某天还抓了一只麻雀送过来，不过，被静怡让人送厨房了。

胤禛的两只狗没带回府，正好就便宜了元寿了。

到了九月底，静怡才叫了大夫来把脉。看大夫手指搭在自己手腕上，静怡很是提心吊胆，可别是空欢喜一场，到时候自己应付胤禛的说法可就站不住脚了。

她现在虽然在园子里住着，但外面的事情，多多少少也是听说一些的。比如，南山集案越来越复杂，现在光是被抓起来的人，就有一百多了。

从翰林院到刑部，再从刑部到户部，还有御史台，都有人被牵连进去。甚至，远在淮扬那边的地方官，也有被牵扯进来的，整个京城都开始风声鹤唳，小太监们出去采买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这事儿现在还没个决断，若是诊断出来她没怀孕，不光是她自己会失望，胤禛大约也是会有些不太好受的。她虽然觉得胤禛不会迁怒到外人身上，顶多就是失望一会儿，可在这案子上，就不一定会愿意出力了。

“大夫，如何？”等了一会儿，静怡按捺不住的问道。大夫摸着下巴笑道：“恭喜侧福晋了，这是喜脉，侧福晋这是有了身孕了。”

静怡又惊又喜：“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才两个月，侧福晋平日里要多加注意，万不能伸腰，也不要做剧烈活动，只每天散散步就好，吃食方面也多加注意。”大夫唠唠叨叨的说道，给静怡开了安胎的方子：“若是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就不用吃了。“

想了想，索性又开了箱子：“我这里有几丸保胎丸，侧福晋要不

要？”

静怡嘴角抽了抽，您老可是太医，现在这样子，倒像是外面卖狗皮膏药的。

“要！”静怡忙点头，大夫摸着胡子说道：“你自己放好，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先吃了药，然后赶紧让人去叫我就是了。啊呸，也是我乌鸦嘴了，侧福晋吉人天相，这一胎，定然是安安稳稳的。”

“多谢大夫吉言。”静怡忙笑着起身行礼，又让邱嬷嬷准备了大红包，这才让人送了大夫出门。

“这事儿得往府里说一声。”静怡笑眯眯的说道，邱嬷嬷则是迟疑了一下：“要不然，等够了三个月？”

“不用，之前我和王爷已经透漏了一些，现在既然是十拿九稳了，自是要和王爷说一声，免得他担忧的。”静怡摇头，要和胤禛说，就不能忘了福晋那边。

邱嬷嬷想想也是，就点头应了：“那奴婢亲自回去说一声，毕竟这也是大事儿，葡萄她们留在您身边伺候着，奴婢也能放心。”

静怡应了下来，邱嬷嬷顿了一下，又问道：“侧福晋，葡萄年纪也不小了，您是怎么打算的？按说，照规矩，您身边是应该有一个嬷嬷，两个大丫鬟伺候的。奴婢现在是伺候元寿阿哥的，这样算下来，您身边，还少个嬷嬷。”

“邱嬷嬷不是外人，我也就不隐瞒你，葡萄年岁不小了，我的意思呢，是先给葡萄找个人家，等葡萄成亲了，就还回来伺候。两个大丫鬟也不着急，毛丫和红丫做的不错，正好能提拔上来。”

毛丫和红丫年纪比葡萄还小三岁，还是能伺候个三四年的，到时候，小丫鬟就也调～教好了。

“侧福晋可看中了哪户人家？”嬷嬷忙问道，静怡眨眨眼，笑着问道：“怎么，嬷嬷可是有什么好人选要推荐给我？”

“奴婢有个侄子，今年二十三岁。”邱嬷嬷也不见外，直接说道：“原先是在内务府当差，整天也就是跑跑腿儿什么的，后来皇上训斥八阿哥，说他拿着内务府的东西行人情，这事儿牵连了一些跑腿的人，奴婢那侄子索性就辞了差事，自己开了个小铺子，现下手里也算有点儿钱，在京城南边，靠近城门那里，买了个二进的小院子。”

京城的房子可不好买，还是个二进的，虽说是靠近城门那边，也是要一大笔钱的。

“小伙子长的吧，不说是貌比潘安了，也是堂堂正正，性子老实。就是有些遗憾吧，我那兄嫂，十多年前，先后生了病……”邱嬷嬷小心翼翼的说道。

这会儿观念和现代的可不一样，现代人就盼着结婚以后小夫妻自己过日子，没有公婆在上面更好。在这会儿，上面没爹娘长辈，就有可能是命硬。

没父母这婚事就有些难办，因为也没人给操持。

不是谁都能像是邱嬷嬷一样热心的，若是她不说，这侄子估计就更难娶媳妇儿了。

“但他绝对是个会疼人的。”邱嬷嬷怕静怡嫌弃这一点儿，忙说道：“年纪大点儿也懂事儿。”

静怡沉吟了一下，笑着说道：“嬷嬷别着急，我的意思呢，是先让两个人见一见，这成亲的事儿，说白了是日后小夫妻俩自己过日子，咱们就是再看好，那俩要是没看对眼儿，日后日子怕是也不安生，你说是不是？”

邱嬷嬷忙点头：“是这个道理，还是侧福晋想的周到，那等回府了，老奴让我那侄子，给侧福晋您送点儿东西？他那铺子，是做吃食买卖的，正好您也尝尝味道。”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应了，邱嬷嬷这才慌忙起身：“时候不早了，老奴这就回城了，侧福晋您这些天要多注意身子，您可是有孕在身。”

“我知道了，嬷嬷快些走吧，再耽误下去，可别是城门关了。”静怡笑着摆手，目送邱嬷嬷出门。

下午元寿又出去玩耍，静怡自己扎了个小松鼠的杯子垫出来，拎起来欣赏了一下，就笑眯眯的放好，她已经扎了四个了，正好凑一套，能送给胤禛。

不过，放在他书房，是不是有些不搭？

“额娘！”正想着，就见元寿跑进来，他也知道自家额娘肚子里有小宝宝了，所以不像是以前都直接扑上来，速度放缓了靠近静怡，伸手抱着静怡的大腿：“额娘，小弟弟乖不乖？”

“乖，你自己乖不乖？”静怡揉一下他脑袋，将人抱起来，元寿忙挣扎：“不行，嬷嬷说了，额娘肚子里有小宝宝，我不能靠娘太近的。”

“谁说的？”静怡皱眉，元寿毫不犹豫：“王嬷嬷说的。”

元寿的两个奶娘，一个姓王，一个姓刘。说的话能让元寿记住的，估计也就这两个嬷嬷了。

“她还说了什么？？”静怡又问道，元寿啃着手指想了一会儿：“说让元寿乖乖的，不然额娘以后有了弟弟，就更喜欢弟弟了，要元寿听话。“

“王嬷嬷胡说呢，就算是有了弟弟，额娘最喜欢的还是你。”静怡揉着元寿的脑袋说道，静怡早早就想过有二胎的事情，到时候元寿说不定会有情绪。

她也早就考虑过要怎么安慰元寿，这会儿就忙扶着坐在自己腿上的元寿，盯着他的眼睛认真说道：“你是额娘的第一个孩子，以后不管有几个弟弟妹妹，都没有你重要，额娘最喜欢的，永远都是你。”

那个王嬷嬷，肯定是不能留了。

正常情况下来说，这些奶嬷嬷，到元寿六岁的时候，会送走一

个，留下一个伺候阿哥到大婚。胤禛当年也是如此，他出宫建府之后，那嬷嬷因为年老，就没跟到府里，而是回家养老去了。
　　元寿已经三岁，再过两年，必定是要送走一个奶嬷嬷的。
　　可静怡的打算是两个都送走，留下一个邱嬷嬷就行了。虽然元寿小时候也有吃奶娘的奶，但在静怡的控制下，元寿对奶娘并没有很依赖。
　　现下这嬷嬷又对着元寿说了些乱七八糟的，静怡就更是不想将人留下了。
　　“元寿担心额娘有了弟弟就不要元寿了，就问王嬷嬷，王嬷嬷教儿子要乖点儿。”元寿又说道，静怡愣了一下：“你自己问王嬷嬷的？”
　　“嗯，元寿想知道弟弟在哪儿，弟弟长什么样子。”元寿奶声奶气的说道，静怡想了想，就拿了桌子上的点心给他：“弟弟现在就跟这上面的豆子一样大，还在额娘肚子里，你看不见，等以后出生了才能见到，好了，玩儿了大半天，肚子饿不饿？”
　　元寿忙点头，静怡就让人摆了晚膳。
　　吃完饭刚哄睡了元寿，静怡打算自己去洗漱，就听见门外有急匆匆的脚步声，然后是葡萄的问安声：“给王爷请安。“
　　静怡呆了一下，赶忙往门口走，正巧房门被推开，胤禛出现在门口。静怡又惊又喜，扑过去抱住胤禛的胳膊：“你怎么来了？邱嬷嬷才回京城，你见着邱嬷嬷了吗？”
　　“见着了。”胤禛点头，带了静怡往里面走，顺便吩咐葡萄去弄些饭菜来。静怡忙说道：“要清淡一些的，好消化的，这大晚上的，荤腥就不用了。”
　　胤禛坐在榻上，看静怡肚子：“邱嬷嬷说了你怀孕的消息，我想了想，不太放心，就过来看看。”
　　“有什么不放心的？吃的穿的用的，这儿一应俱全，又有人伺候，我好着呢。”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听闻胤禛担忧，情不自禁的，心里就冒出一股子欢喜来。
　　胤禛端了桌子上的茶水，静怡忙说道：“都有些冷，你再等等，我让人换了热水进来。”
　　“不用，我骑马过来的。”胤禛说道，静怡却是握着他手腕不松开：“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更不能喝冷水，以为你自己肠胃多好啊？等等，很快的，我让人送热水过来。”
　　胤禛无奈，只好松手。红丫就在外面伺候着，听静怡要水，就忙端着托盘进来了。
　　喝了水，葡萄又正好送了饭菜过来。是炸酱面，闻着那香味，静怡就觉得自己肚子也有些饿了。忍不住就眼巴巴的去看胤禛的碗，胤禛吃了两口，绷不住笑道：“想吃就说，你这样看着就能吃了？”
　　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碗推到静怡面前。静怡忙摆手：“不行，你赶路大半天，肯定是饿了的，你先吃，我让葡萄再去厨房拿一些过

来就是了。”

“你吃就是了。”胤禛强硬的将筷子塞到她手里，“我出门前吃了点心了，刚才又喝了水，现在不是很饿。”

然而话音刚落，就听见胤禛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声音，静怡挑了挑眉，胤禛尴尬的伸手抹鼻子。

“你快吃，一会儿面就坨了。”静怡将筷子塞回去：“我不是饿，我就是馋的，我才刚吃完晚饭没多久。”

胤禛无奈，只好接了碗筷继续吃。静怡也确实是不饿，等葡萄送来了面，她只吃了两三口就又不想吃了，胤禛看她一眼，索性将她碗筷拿过去，自己将剩下的给吃完了。

静怡看的目瞪口呆，虽说胤禛也没什么洁癖，但这样吃人剩饭的，还真是她头一次见。还是吃的她的，居然有一种诡异的荣幸感。

“王爷，睡吧？”等胤禛吃完，静怡才笑着问道，点了点外面的天色：“时候已经不早了，明儿要上朝吗？”

胤禛摇摇头：“不用，明儿休沐，正好能陪着你们在这儿住一天，明天下午再回去。”不过，骑马大半天，确实是有些累了，胤禛也就跟着起身，随意洗了脸，就上床睡觉了。

元寿这两天是跟着静怡一起睡的，生怕静怡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他了。

今儿和往常一样，没睁眼就想亲亲自家额娘，结果一口亲上了胤禛的下巴，那上面还带着胡茬呢，差点儿没吓元寿一跳，赶紧的睁开眼，立马大喜：“阿玛！”

胤禛早已经醒了，不过是没睁眼，听见嫩呼呼的喊声，就笑着伸手将元寿抱在怀里：“这两天做功课了吗？”

元寿笑哈哈的小脸儿立马变成了愁眉苦脸，阿玛怎么这样啊，刚见面不问问人家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直接问功课！

“是不是光顾着玩耍了？”胤禛挑眉问道，元寿哈哈笑着慢慢往后蹭：“阿玛你什么时候来的啊？你肚子饿不饿啊？我还没洗脸刷牙呢，嘴巴臭臭，不能和阿玛说话了，我先起床。”

说着就想从胤禛脚下溜下床，胤禛也不阻拦，慢悠悠的跟着起床更衣。

等用完了早膳，就叫元寿叫到跟前，先让数数，再让背诗，然后让描红。元寿皱着小眉头，偷偷摸摸的看自家额娘，等着额娘给求情，他昨天可是和小狗狗说好了，今儿要去打猎的！

“再不认真，就多添两张。”胤禛说道，元寿吓的赶紧收回视线。

静怡坐在一边继续戳她的毛毡，胤禛凑过来欣赏了一会儿：“这有什么用？”

“可以放杯子啊，或者带在身上当个配饰。”静怡忙将自己之前弄出来的小松鼠拿出来献宝：“这一套是送给你的，我弄了很久的，你喜欢吗？”

胤禛翻来覆去的看了一下，神色有些难以描述，这东西，要放在哪儿呢？

“放书房，随时能看见。”静怡像是能猜出来他在想什么，忙出主意。胤禛嘴角动了动，点头：“挺好看的，你最近不做针线活儿了？”

“那个太费眼了，这会儿不想做。”静怡笑着说道，顿了顿，打量了一下胤禛：“要不然，给你做个荷包吧？”

“也好，不过不用赶时间，我明年再用。”胤禛忙说道，静怡笑眯眯的应了下来，抿了抿唇，又笑着问道：“戴名世那案子，已经判好了吗？”

顿了顿，胤禛点头：“南山集案，昨儿已经尘埃落定了。”

静怡眨眨眼，抬头看他，九月事发，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吗？

“原本刑部上了折子，要将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并株亲族，上至祖父母，下至儿孙，旁系叔伯也囊括在内，妻妾女儿以及姐妹皆判为奴。另有涉案的王灏方苞等人，全都斩立决。”

原本胤禛觉得这事儿有些血腥，不用给静怡说。但见她一直惦记着，索性就说个明白：“最终汗阿玛没应下来，只判了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已经死了，其子女只流放黑龙江，戴名世子女则是流放宁古塔王灏方苞则是免死罪，入包衣为奴，方正玉等人则是免职，令其迁徙边远地区。庶吉士王芬等三十多人则是贬职另等安排，还有一部分，免于治罪。”

胤禛说的轻巧，三两句话就总结了，但静怡能想象得到其中血腥残忍，寸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肢解，连死了的方孝标都要被拉出来鞭尸，刑部那些人，也是够心狠的了。

这么大的案子，康熙不可能说改变主意就改变主意，这其中，胤禛定是出了力气的。

静怡不太想去想胤禛为什么会出力，他可能只是将事情局限到某一个程度，也可能是听了静怡的话不想多牵扯无辜，更有可能是朝堂之争，恰好胤禛站在了另一边。

可能没她说的那些话，这些人的下场也照旧会改变。但她不后悔自己之前多的那两句嘴，万一就能多活几个人呢？

至少，满门抄斩的时候，连三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是逃不掉的。

“吓着了？”见静怡半天不吭声，胤禛忍不住抬手摸了摸她手背，静怡忙回神，笑着摇头：“没有，只是想着，人生在世，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儿，最好都是小心谨慎，这世上，除了亲爹娘，没人再会无条件的容忍你犯下的过错。”

做错了事情，就要受惩罚，说不定会牵连到身边的人。

静怡伸手摸了摸桌子另一边元寿的小脑袋，见他一脸迷茫，也没多说。只等过两天，就将这事儿当教材给元寿讲解一下，虽说元寿这身份，满门抄斩的可能性为零。

胤禛吃了午饭就打算回京，元寿这会儿倒是生出来些不舍，拽着胤禛的衣袖撒娇：“阿玛多住几天？我陪着阿玛写字好不好？”

“元寿回来，你阿玛有事儿呢，你阿玛要去办差，这样才能赚钱养活你。”静怡招手，抓了元寿到自己身边，又冲胤禛摆手：“你快些回去吧，晚上天冷，可别着凉了。”

胤禛点点头，又看了一眼静怡，再看一眼元寿，这才翻身上马。

静怡在庄子里一直住到十月底，她肚子已经三个月了，坐稳了胎，王府里才派了马车来接她。再者，园子里有些冷清，不如早些回府，也快要过年了。

府里倒是热闹，武氏看着静怡的肚子，很是羡慕，又有些失落，眼看着别人一个个的怀孕，她这辈子，怕是就没机会当额娘了。

“你是咱们府里的功臣。”福晋笑眯眯的说道，一手搂着元寿，一边和静怡说话：“我当初就说，你是个有福气的，果然是这样，日后可要再给元寿添个小弟弟才好。”

李氏撇了一眼静怡，略有些含酸：“我瞧着钮祜禄妹妹脸色不错，瞧着倒是比以往更漂亮了些，这一胎，说不定是个女儿呢。”

“女儿我更喜欢。”静怡笑着说道，看李氏：“对了，大格格现在如何了？”

提起大格格，李氏就眉眼带笑：“好着呢，那丫头像我了，这才成亲没多久就怀上了，定会一举得男，到时候可就站稳脚跟了。”

福晋皱眉：“瞎说什么呢，就是她生了个女儿，她也照旧在那拉家站的稳稳当当的，大格格可是皇上亲封的郡主，是咱们王爷的亲闺女，谁能慢待了她不成？”

李氏不会说话，被斥责了两句，不过福晋说的是为大格格好，她也就不好意思恼，只哼哼了两声就不提这一茬了。

宋氏一如既往的只笑不说话，年氏倒是问了两句在园子里过的如何的话，还是福晋发话，说静怡赶路辛苦，这会儿应当回去休息，大家伙儿这才散了。

第二天再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静怡就顺口说了要将王嬷嬷送走的事儿，福晋有些犹豫：“元寿现在还小……”

“不小了，翻过年就四岁了，再者，他身边也还有邱嬷嬷照看呢，小孩子一个，身边围着的人太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儿。”静怡笑着说道，福晋想了想，点头应了：“也好，你这个当亲额娘的都决定好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一会儿你让王嬷嬷过来，我这里也给她准备一些赏赐。”这也算是一种规矩，毕竟辛辛苦苦伺候了小阿哥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言谈间，这事儿就算是定下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 南山集这案子，真不是静怡插手影响了胤禛的决定，她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呢。历史上，原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静怡也一样，大家表高估了静怡。

☆、第 65 章

静怡也没亏待了王嬷嬷, 临行礼物准备了一大堆, 金银珠宝布料茶叶, 一样不缺，给足了王嬷嬷面子。毕竟, 王嬷嬷年纪不算大, 内务府若是再另外找嬷嬷，很有可能王嬷嬷会另外去伺候贵人。

静怡倒不是怕，王嬷嬷一个奴婢, 只要不是脑子有问题，该相信这种问题, 简直不用去想。识趣的，怕是还会将王嬷嬷给赶紧送走。

她就是觉得, 与人为善, 说不定哪天就有用得上的时候。小人物的力量也是不能小瞧的，那什么，托着大船前进的，可是千千万万的小水滴汇成的大海。

随后邱嬷嬷让她侄子往静怡这儿送了些年货，静怡特意让葡萄去接的。两个小年轻私下里见了一面, 彼此印象都还不错。静怡借了胤禛的人手打听了一下, 确定这人没什么坏毛病, 就为葡萄应下了这门亲事。

虽说年前事忙，但静怡一个孕妇也忙不到哪儿去，所以，她就腾出了时间为葡萄操持婚事。不光是置办了嫁妆, 另外给了二百两的压箱银子，另许葡萄从她这院子里出嫁。

别看只是个院子的事儿，这院子可是雍亲王府的，从雍王府出来的，日后谁也要给几分面子。

毛丫一开始就被提成了大丫鬟，现在只要将红丫给填补上来就行了。至于红丫是福晋的的这事儿，静怡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一来她对福晋并没有什么谋算，并不怕红丫去告状。二来，红丫若是聪明，就该知道谁才是她的主子。最重要的是，红丫年纪不小了，顶多三五年，就又该出嫁，静怡也不想再另外折腾了。

选小丫鬟的时候，静怡就上心了许多。特意挑选了清清白白，和福晋那边没多大关系的人进来。

过了年，胤禛又开始忙起来，五月康熙过寿，因着去年废太子的事儿，康熙心情一直不是很好，甚至连今年的选秀都给推了，许了八旗子弟私下婚嫁，只给礼部上个折子就行了。

这人上了年纪，心情不好，身体就跟着出问题。为让康熙开心些，胤禛就打算筹划个千叟宴，请七十岁往上的老人家进京，胤禛的打算是请三千人。

这可不是小数目，这会儿人的平均年纪也就是五六十，想找七十岁以上的，就不太容易了。京城里的是肯定不够用的，所以得往外找。

胤禛带了胤祥帮忙，因着兆佳氏怀孕，福晋就偶尔上门去帮着照看一下。静怡有时候也会跟着去，去年兆佳氏刚生了儿子，康熙给元寿小哥俩儿取名字的时候，也带上了胤祥家的这个，叫弘晈。

弘晈不到三个月，兆佳氏就又怀孕了，隔得时间短了些，所以兆佳氏面色有些不太好看，胤祥走的那会儿也才不放心，特意上门拜托

了四福晋来照看。

这会儿兆佳氏就是靠在床头，见着福晋进来，有气无力的点头示意：“四嫂，恕我不能起身给你行礼了。”

“上次不是说了吗？咱们妯娌，不用如此见外。”福晋笑着说道，伸手抱过奶娘手里的弘晈逗弄着，顺便问兆佳氏的情况：“今儿觉得如何了？身上可还有什么不舒服？”

前两天兆佳氏孕吐，折腾的厉害。兆佳氏摇摇头，苦笑：“还是那样子，这一胎，说不定又是个阿哥，这样的能折腾。”

“是个阿哥也好，女孩子你操心更多。再者，你又不是没闺女。”福晋笑着说道，十三阿哥府上，大格格是侧福晋所出，二格格才是兆佳氏所出，今年也才七岁，可爱的很，福晋每次见着都要问两句。

静怡也很是喜欢那小姑娘，见十三福晋想和福晋说悄悄话，就自己起身笑道：“也有很久没见二格格了，我出去看看二格格，正好，给她带了礼物呢。”

十三福晋忙笑道：“她这会儿是在院子里玩耍呢，小四嫂也不用去，我让人叫她回来就是了。”

静怡摆摆手：“不用，我正好出来走走，坐的时间长了，腿脚有些不太舒服。”

十三福晋这才没拦着了，让丫鬟给静怡带了路。

二格格在园子里摘梅花呢，见静怡过来，忙拎着小篮子来行礼：“钮祜禄伯娘，您怎么过来了？是不是来找我玩儿的？我摘了一些梅花，上次听伯娘说梅花饼很好吃，正打算试试呢。”

“这些吗？挺好看的，做吃的是不是太可惜了？”静怡看了看那篮子，笑着问道，二格格摇头：“不是这些，这些是拿来给额娘插花用的，额娘那屋子里太闷了，味道不好闻，她现在又用不了熏香，我就想给她弄点儿花花草草的，也就只有梅花了。”

他们阿玛已经好些年没正经差事了，汗玛法甚至每年都不让阿玛进宫请安，时间长了，内务府也懒怠送东西了，每年拨下来的份例也不太足。但又不会少到没办法生活，阿玛也不能进宫去找汗玛法说。

于是，这府上就过的有些艰难。

人吃的都有些不太好了，就更没钱去养暖房了。

“梅花更好些，味道不冲，又雅致清淡，你额娘看见，又想起你的孝心，定是更喜欢的。”静怡笑着说道，拉了二格格往回走：“你上次不说喜欢我做的那个荷包吗？我带了个给你，你看看喜不喜欢。”

二格格很是雀跃，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来。二格格的长相和兆佳氏有几分相像，却有带了几分胤祥的英俊，性子又是很坚韧，是个带着点儿英气的女孩儿。

静怡就盼着自己将来能生个女儿，和二格格这性子能有几分像就好了。

不过，她也有些不太想生女孩子，这世道，女孩子活的艰难。说不定日后就得抚蒙去了，所以，还是生个男孩儿吧。

“元寿弟弟没来吗？”二格格又问道，静怡摇头：“他正启蒙呢，你四伯出门前给布置了功课，写不完不许出门。”

二格格做了个同情的表情，静怡笑眯眯的捏了捏她的脸颊，圆鼓鼓的，实在是太可爱了些。

她和福晋在十三阿哥府也没停留多久，没用午膳就回去了。

“额娘，你怎么又不带我啊？”一进门，元寿就凑过来了，天申跟在后面，含着手指头看静怡。耿氏倒是心大，自从天申会走路，就直接让跟在了元寿后面。

静怡揉了揉元寿的脑袋，又招手叫天申过来，给他塞了个糖果，这才笑着说道：“不是不带你，你还想不想去郭罗妈妈家？”

元寿眼睛立马就亮了：“想去啊，咱们什么时候去？”

“你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做完的话，明天就能去了，没做完的话，就得过几天了，等你做完了再去。”静怡笑着说道，元寿忙点头：“做完了，不信额娘你自己检查。”

静怡就叫了毛丫，拿了元寿的功课，现下也就是描红认字，一天也就一张。静怡将前几天积攒的都拿过来看，她自己写字一般般，但是她会看，点了几个写的不好的，让记下来明天接着写。

“还行，完成的不错，那明天就带你出门。”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元寿大喜，转头搂着天申：“五弟，我明天要出门了，去我郭罗妈妈家，你不能去啊，明天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天申立马着急了：“我去。”

元寿摇头：“你不能去，耿额娘也不会答应的。”

“我去，哥哥。”天申会说的话不多，翻来覆去就这两个词儿，元寿只管叽叽咕咕的说自己的，静怡在一边笑着看，也不去插手。

临到天黑，有小丫鬟来接天申回去。

去钮祜禄府这事儿，静怡是早就和福晋说过了的，所以早上也不用去请安了。等给元寿穿好了一副，静怡就直接带着人出门了。

元寿还没睡醒，到了马车上就又趴到静怡腿上继续睡着了。静怡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就只能搂着元寿的脑袋靠在车壁上，身下铺了毯子，身上盖着小褥子，倒还挺暖和的。

快到钮祜禄府的时候，静怡就将元寿给叫起来了，元寿小爪子揉揉眼睛，一脸迷糊：“额娘，咱们是到了吗？”

“嗯，快了，一会儿就能看见你郭罗玛法和郭罗妈妈了，你可要听话点儿，懂事儿点儿，要有礼貌知道吗？”静怡小声叮嘱道，元寿忙点头。然后一脸好奇去掀窗帘，钮祜禄府是个三进的院子，说起来位置还算是不错。

当然，这院子里的来历有些不那么光荣。说起来，这京城，包括这皇宫，有七成的人家，那院子是来历不怎么光荣的。

“姑奶奶回来了！”这马车才刚停下，就有人迎过来，另一人飞快的往府里跑去。于是这边静怡刚下车，那边凌柱就领着一大家子出来迎接了。

看见静怡，钮祜禄夫人倒还好，毕竟偶尔也是能到雍王府见一面的。凌柱就有些没忍住了，眼眶当即就红了，但看见靠在静怡腿边的元寿，又有些欣喜，这样一来，表情就有些怪异了。

“阿玛，额娘，咱们先进去再说。”静怡忙扶了钮祜禄夫人的胳膊说道，钮祜禄夫人连连点头，又弯腰去抱元寿，但没自家儿子动作快，钮祜禄文浩率先一步将元寿抱起来放在自己脖子上，笑哈哈的抖动了两下：“这样看的远是不是？”

元寿先是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抱住小舅舅的脑袋，随即就觉得，这种感觉挺好，忍不住哈哈的笑起来。

“你小心点儿。”凌柱在一边交代，张着手在一边虚扶着。跟在静怡大哥身边的小孩子略有些羡慕的看元寿，拽着自家阿玛的裤腿眼巴巴的看。

钮祜禄文轩没办法，只好抱了儿子也放到肩膀上。

进了屋子，钮祜禄家两个儿媳就忙出来行礼，静怡抬手示意了一下，笑盈盈的赞道：“额娘之前只说大嫂端庄贤惠，弟妹漂亮温和，现在看来，大嫂也是貌美如花，弟妹也是淑惠明敏，大哥和二弟可是有福了。”

妯娌俩立即红了脸，她们都是静怡出门之后才嫁过来的，并不曾见过静怡，也不知道静怡的性子，之前心里还很是忐忑，现在见静怡面带笑容，总算是微微有些放心了，只要不是难缠的小姑子就好。

钮祜禄兄弟都有了子嗣，静怡就将人都叫进来，一个个问过去，也都给了见面礼。

钮祜禄夫人则是搂着元寿不丢手，怎么看怎么喜欢，就觉得和自家闺女小时候长的很是有几分相似、

“王爷不在京城，你这样出门……”凌柱迟疑着问道，他性子向来谨慎，静怡也是知道的，就笑着宽慰他：“不要紧，王爷之前说过，我若是想回来看看，和福晋说一声就是了。我们福晋性子宽和，前两天就允了。”

一边说着，一边让毛丫将自己带的东西都送进来：“这是我给阿玛和额娘的，就是一些药材布料什么的，阿玛这些年可还有抽烟？”

凌柱忍不住笑道：“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从四五岁就开始念叨，阿玛早就戒了。”

凌柱吸的是烟叶，庄子上就种着有，收了之后晒干，塞到烟杆里抽。虽然不是什么要人命的东西，但吸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静怡小时候就不许凌柱抽。

若是闻见他身上有烟味，是连抱都不让抱的。

凌柱就这么一个闺女，疼到心窝里，慢慢的，也就戒掉了烟瘾。

“我是怕我不在家，阿玛忍不住。”静怡笑着说道，钮祜禄夫人在一边笑道：“放心吧，有额娘帮你看着呢，他要是敢吸，额娘就找你告密去。”

凌柱无奈，只笑着看自家夫人和闺女。

“元寿弟弟，我带你出去玩儿？”钮祜禄文轩家的儿子年纪大了些，有七岁了，见大人们说话，就凑过来拉元寿的手，他已经懂事儿，也知道元寿的身份，就略有些好奇的打量元寿、

元寿转头看自家额娘，静怡点点头，元寿立马从软榻上滑下来，去拉小伙儿的手。

钮祜禄文轩笑道：“果然是妹妹的儿子，这动作，和妹妹小时候是一模一样。那会儿妹妹年纪小，我不愿意带她出门玩儿，她就这样从软榻上下来，阿玛额娘还以为是我抱了妹妹下来，害的我好几次挨骂。”

钮祜禄夫人也说几件静怡小时候的趣事，逗得大家都是哈哈的笑。快到用午膳的时候，大嫂和弟妹就说是要亲手做菜，很有眼色的先退出去了。

小孩子则是都被元寿他们带出去了，转眼这屋子里就只剩下凌柱夫妻和静怡兄妹几个了。

“你在府里，可有为难的地方？”凌柱率先问道，钮祜禄夫人也握着静怡的手说道：“以往在那王府里，说话多有不自在，现在是在咱们自家家里了，有什么话也不用掖着藏着了，你们府里那个年氏，我听说了，据说是长的十分漂亮的，当年选秀的时候，就被称为第一美人，她可有欺负你？”

“阿玛，额娘，你们就放心吧。年氏确实是长的挺漂亮的，就是我看着，都有几分想捧在手心里。不过，我们王爷这段时间忙，顾不上这些个事情，对年氏也就是一般般。”

说着，静怡忽然想到件事儿，一拍手：“对了，我和王爷说了文浩的事儿，王爷可曾派人来找文浩问话？”

文浩忙点头：“问了，王爷问我日后是想走文路还是武路，让我且仔细想明白了，等过了年，再去找他。”

“那你可曾想好了？”静怡忙问道，文浩点头：“自是想好了，我要走武路，若是文路能行，我早就下场科举去了，可咱们满人，在这方面，是比不过汉人的，这都多少年了，满人也就出了一个纳兰容若，我日后……”

顿了顿，有些尴尬的挠了挠脸颊：“我想为姐姐撑腰，所以，不能只做个中不溜，要做就要做最顶尖的那个。”

他是想要护住自家姐姐，想要护着自家外甥，想要让钮祜禄家走上辉煌。不说让钮祜禄家成为最大的家族，只要有佟半朝一半就行了。

佟家靠着一个玄烨成了大清第一的家族，他们钮祜禄家，为什么

就不能成为第二个？

当然，光有野心是不行的，看看佟家现在的光景，那辉煌的日子就好像泡沫一样。等日后……佟家的下场，还不知道会如何呢。所以，只靠后宫女人去争宠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有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长久。

“我现在在看兵书，王爷之前交代我的，过完年会考校我，若是可以，就给我找个差事先练练手。”文浩笑着说道，静怡抿唇沉默了一会儿才叹气：“既然你已经选好了，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上战场危险，你若是想去，就得先练好功夫才是。”

“我会请王爷给你找个拳脚师傅。”静怡摆摆手，打断文浩想要出口的话：“等你出师了，咱们再说下面的事情，你要时刻记住，咱们这府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与亲爹娘，有妻子，日后也会有儿女，你若是有个万一，你的这些亲人们该如何过下去。建功立业虽然重要，但你自己的性命却是更重要，你要明白这一点儿才好。”

文浩面色严肃的点头：“我知道了，姐你放心。”

气氛有些严肃，文轩笑道：“其实我倒是想和二弟一样呢，只是，人这一辈子，不能是光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二弟，我这一份儿追求，就放在你身上了。回头再给你找些兵书来？”

文轩是长子，素来有长子接管家业，照顾父母的说法，所以不能像文浩那样自由。其实这样的安排也不错，兄弟俩至少有一个留在京城，也能帮忙照看家小。

这话题略有些沉重了，钮祜禄夫人忙岔开了话题：“只盼着你肚子里这个，还是个阿哥，不过，是个格格也好，儿女双全，也是一种福气。”

“嗯，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我的宝贝儿。”静怡笑眯眯的点头，说着话，外面嬷嬷来报，说是饭餐已经准备好了，请众人移步。

钮祜禄家其实汉化的是很严重的，从静怡兄妹几个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家的饭菜，也就更偏向于汉人这边的。今儿准备的又特别隆重，元寿只尝了一口就忍不住眯着眼睛露出了笑容：“额娘，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小孩子倒是不用怕长太胖，日后长个子了，总会瘦下来的。

吃了饭娘儿俩就去睡午觉，院子还是静怡没出门时候的那个院子，布置的相当清雅，元寿有些好奇，趴在静怡怀里不停的发问：“额娘，你以前就住这儿？还没有海棠院大呢。”

“那是自然，王府可要比你外祖父家大多了。”静怡笑着说道，元寿点头，又说道：“额娘屋子里的东西真多，这些都是额娘自己做的？”

“嗯，你若是喜欢，等咱们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一两个。”那墙上

挂着的，桌子上凳子上摆着的，都是她的手工作品，有各种绣品，也有各种布娃娃。

她写字方面天赋不高，所以能写端正之后，就很少再练字了。手工方面倒是很有天分，也就偶尔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打发时间。

元寿倒是高兴的很，兴致勃勃的开始挑选，最后选了一个布偶猫，是静怡照着加菲猫做的，胖胖的憨憨的，很有几分可爱。

闹腾了一会儿才闭上眼睛，睡了一个时辰起床。

钮祜禄夫人亲手做了拿手的甜点，哄了元寿吃了两块儿。娘儿俩又凑在一起说了几句闲话，钮祜禄夫人提到佟家，面上就露了些不屑："佟家到这一代，已经是不行了，就隆科多弄出来的那个李四儿，那就是祸根，不定什么时候就连累了全家呢，说起来，赫舍里氏也是可怜，自打李四儿出面打理隆科多的内宅，就再没人见过赫舍里氏了，说是病了，我看呐，指不定是被关着了。"

"隆科多也是狠心，那岳兴阿还是嫡长子呢，上次我瞧着，倒是长的干瘦，和你二弟差不多的年纪，竟是差了一个个头，这没亲娘照看，也是过的艰苦。"

"李四儿那人，也真是……"停顿了一下，钮祜禄夫人才继续说道："张狂，上个月张夫人过寿，她一个侍妾，竟是大摇大摆的上门，想要和满屋子的诰命夫人平起平坐，张夫人自是不愿意，那李四儿竟是回家告状，隆科多亲自上门要为李四儿讨回公道呢，他以为这朝廷是……"

估计下半句有些大不敬，钮祜禄夫人就顿住没再说了。

静怡有些好奇："这位张夫人，是哪家的？"

"翰林院的一个小官儿，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是和张廷玉家有些远亲。"钮祜禄夫人摆摆手说道，看时间不早了，就说道："我给你准备了些东西，你等会儿带回去，你不是说福晋对你多有照顾呢？回头你再给四福晋送些，不是什么珍贵东西，就是自家的一些点心之类的。"

"你现在怀孕了，寻常日子就要多注意些，外人给的东西能不吃就不吃，我知道你们府里有四福晋坐镇，没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后宅之事，谁也说不准，说不定哪天就有人突然换了主意呢？你看看别人府上，这心狠手辣的，可也不少。"

钮祜禄夫人嘀嘀咕咕的说道，一边说，一边给静怡准备东西。小到要吃的点心，大到她亲手给静怡做的衣服，还有凌柱特意买的话本，还有大嫂和弟妹送的针线活儿，有十二扇的炕屏，也有巴掌大的团扇。

静怡也不推辞，都是家人的一番心意，她若是不要，才让她们失望呢。

正忙着，钮祜禄夫人身边的嬷嬷就急匆匆的进来了："夫人，快，王爷过来了。"

钮祜禄夫人还有些吃惊：“王爷？”

看一眼静怡，忽然就反应过来了，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来，王爷能亲自来，自然是看重她闺女的。这后宅里，除了孩子，就是男人的宠爱了。

她带着静怡迎出来，胤禛已经被凌柱亲自给领进来了。

这俩说起来是岳父女婿的关系，但在君臣面前就不够看了，胤禛走在前面，凌柱跟在后面，再后面才是文轩和文浩兄弟俩。元寿被胤禛牵在手里，正兴致勃勃的说自己中午吃了些什么。

“王爷怎么过来了？”静怡笑着问道，上前来行礼，胤禛抓着她的手扶了一下：“正好回京，想起来你今儿说要过来的，既然路过，就顺道来接你回去。”

“钮祜禄大人最近差事办的不错。”胤禛落座之后说道，凌柱脸上略有些激动，忙捧拳：“多谢王爷赞赏，都是奴才应当做的，奴才万死不辞。”

“刑部上次牵连出不少人马，还有翰林院，也有被贬职的，最近朝堂上需要动的职位也不少。”胤禛又说道，凌柱仔细想了下，面上就带了些喜色：“只要王爷不嫌弃，奴才日后，定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胤禛又问了文轩和文浩几句话，坐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就起身带了静怡出门。

“找了多少够年纪的人？”上了马车，静怡才好奇的问道，胤禛伸手：“才五百，还差不少，这事儿我就交给了胤祥，还有好几个月呢，足够他忙活了。”

“十三福晋气色尚好，十三阿哥倒是不用担心府里。”静怡笑着说道，“我昨天还和福晋一起去看了十三福晋呢，二格格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胤禛微微挑眉：“喜欢女孩子？“

“都喜欢。“静怡干脆的说道，瞧着天色还早，就有些蠢蠢欲动，她觉得，她都有好几年没逛过街了。

转头眼巴巴的看胤禛，然后再看看外面，戳了元寿来旁敲侧击：“元寿想不想下车去看看？街上有更多好玩儿的，还有卖面人和糖人的，还有杂耍，想不想看？“

元寿翻过年才四岁，哪儿有小孩子不喜欢玩耍的？当即眼巴巴的看胤禛，胤禛无奈，看一眼静怡，只好点头了：“行，让你到外面玩耍，只是，要听话才行，要不然就没有下一次了。“

元寿忙点头，哈哈笑着站在马车上往胤禛怀里蹦，被静怡扯了衣服领子，只好委委屈屈的规规矩矩的抬手搂住胤禛脖子。长这么大，元寿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元宵节还出来一次呢，只可惜，那晚上发生事情多，元寿还有些吓着了，就不能算了。

“这是做什么的？”

“这个能吃吗？”

“这些人穿这么破，是没钱买衣服吗？”总算是问了个能教育小孩子的问题，静怡当即来了精神，然而没她表现的机会，胤禛已经开始说了：“这种人叫做乞丐，乞丐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没有能力去赚钱的，就只能求大家伙儿施舍了，一种是手脚俱全，但太懒不愿意去赚钱养活自己的，想靠着百姓们的同情下活下去的，也来求大家伙儿施舍。你看这个，四肢俱全，大概就是懒了，那边那个，年纪太大，那就是没有能力了。”

接下来就是胤禛的独家演讲时间，从为什么没能力讲到为什么要偷懒，然后在往上发展，遇到乞丐了应该如何做。

本来按照这个趋势，是能说到要如何彻底解决乞丐问题的，但元寿听不懂啊，一脸迷茫，静怡伸手戳胤禛，让他看元寿神色，胤禛这才意犹未尽的顿住了：“现在听不懂没关系，记在心里，每天想一想，总是能想明白的。”

“日后……”说了两个字，胤禛就顿住了，静怡就当是没听见，元寿却是又被另外的东西吸引了视线：“阿玛，看，大黄牛！长的好壮啊。”

他在园子里是见过牛的，这会儿也就认出来了。

娘儿俩小的是看稀罕，大的则是嘴馋。

静怡以前就喜欢各种小吃，现在怀孕了，更是馋的不行，看见个小摊子就想过去买点儿东西吃。磨的胤禛实在是无奈，索性就找了酒楼，又让苏培盛亲自去买各种小吃。

晚饭也不用回府吃了，就在外面解决。

转眼就是五月，康熙的寿辰，每年都是五月初一就开始庆祝。今年也不例外，从三月开始，就有上了七十岁的老人开始进京。

胤禛负责的这事儿，也就要安排各种吃穿住的问题。

静怡的肚子是越发的大，原本是要六月才生的。然而，等中午胤禛和福晋进宫去为康熙祝寿，静怡的肚子忽然就开始疼起来。她一开始不觉得是孩子要出生了，还是葡萄，现在是王嬷嬷了，看见静怡后面的裙子有些湿了，众人才都知道，静怡这是要生了。

“怎么会提前了一个月？”静怡有些慌，产房还没准备呢，这段时间本来就忙，福晋的意思是等过了这两天，再从从容容的给静怡准备产房。

稳婆也没找，这会儿还得再去找。太医就更不要说了，不过这个倒是不用着急，因为今儿这日子，太医们肯定都是在宫里的，不用到处乱找了。

“提前一个月生也是有的，不过大多数怀胎十月。”邱嬷嬷忙说道，今儿元寿跟着福晋进宫，倒是不用邱嬷嬷伺候了，她才留了下来。

“不用急，虽然产房没布置，但咱们之前正好将被褥都晾晒过

了，毛丫，你现在就让人去请稳婆，我记得狮子胡同有个稳婆，经验十分丰富，你亲自去请。红丫，让人去宫里请太医。”

光是请了稳婆和太医还不行，还得有人在静怡这里坐镇拿主意。

静怡这会儿虽然是腹痛难忍，但也神志清醒，抓了邱嬷嬷的手吩咐道：“请李侧福晋过来，年侧福晋到底年纪小，自己也没生过，没什么经验。”

李氏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有弘时在，她就没必要去谋害静怡的子嗣。再者，她这些年也有些吃斋念佛的意思，总是比常人更相信因果轮回的。

邱嬷嬷忙都应了下来，又要吩咐厨房准备热水，还要给静怡准备吃食。海棠院当即开始忙碌起来，邱嬷嬷亲自去请的李侧福晋。

李氏大约也是怕担责任，毕竟这会儿就三个侧福晋在府里，若是静怡真出事儿了，她这个年长的有经验的，定然是逃不掉责任的。

“让人往宫里送信了吗？”坐在院子里，李氏绷着一张脸问道，王嬷嬷忙摇头：“正给皇上祝寿呢，不敢去打扰。”

康熙又不是没孙子，更何况头一次办千叟宴，这种时候，静怡还是自己悄摸摸的生吧。

一个时辰过去，武氏和耿氏也都过来了。两个时辰过去，稳婆还在里面喊：“使劲儿，侧福晋，再加把劲儿。”

李氏有些着急，主要是静怡生元寿的时候太过于顺利，所以这会儿时间一长，李氏就有些担忧心焦。

“生了！恭喜侧福晋，生了个小阿哥。”等李氏坐不住，站起身在院子里转了十来圈之后，屋子里猛然传出来一声啼哭，然后就是稳婆的道喜声，不光是李氏，所有人都微微松了一口气，人没在她们眼皮子底下出事儿就行。

作者有话要说：　　百度上说，凌柱是有四个儿子的，都是满名，但是花开嫌麻烦，就给改了人设，不符合历史，大家不要当真哈～～～～～

☆、第 66 章

“胤禛, 可是有事儿？”上面康熙看着有小太监往胤禛那边去, 随即胤禛脸色变了, 就放下手中的酒杯问道，胤禛忙起身行礼：“回汗阿玛的话, 儿臣府上刚有人来报信, 说是侧福晋钮祜禄氏，刚刚生了个小阿哥。”

太后大喜：“当真？这可真是巧了，竟和皇上是同一天的生辰。”

康熙也有些惊讶：“确实是巧了, 你府上这孩子，总算是多了些。”

底下一众兄弟也都端着酒杯恭喜胤禛, 胤祉则是有些阴阳怪气的：“四弟倒是好福气，为了赶上这时辰, 怕是费了不少功夫吧？”

胤禛皱了皱眉, 面不改色："三哥说笑了，你府上的几个小阿哥，不都是早产生的吗？这女人生孩子，哪儿有正正好的？提前几天或推后几天，不少常有的事儿吗？"

胤祉讽刺胤禛为了挑个好时候, 怕是用了什么手段, 胤禛也没客气, 当他自己府上就是好的？那妻妾斗的，都死了几个了，连后宅都管不好，还算什么男人？

三阿哥当即气的鼻子都歪了, 冷笑一声正想开口，胤禩却是在一边劝道："三哥，四哥，今儿可是汗阿玛大寿呢，四哥喜得贵子的事儿，咱们之后再庆祝。"

胤祉瞬间闭嘴，虽然还有些不甘心，却是不再开口了。

福晋那边，自然也是有怀疑静怡特意挑了这时候的，八福晋一脸刻薄的笑道："四嫂端庄贤惠，怕是连这府里的小贱人们都管不住吧？这一出出闹的，真传出来点儿什么，丢的可是四嫂你的脸面。"

福晋皱眉："八弟妹，嘴里留德，毕竟是当额娘的人了，张口闭嘴就是污言秽语，若是被孩子听见了，看你脸面往哪儿放，丢人倒是其次的，就怕带坏了孩子，这年纪的小孩儿，正是学话学事儿的时候呢。"

八福晋脸色白了一下，又慢慢涨红，眼神像是毒蛇一样的盯着四福晋。四福晋却是不在意，八福晋这样的女人，性子太极端了些，好像这一辈子的人生里面，除了男女感情就再没别的了。

自打胤禩那侍妾生了孩子，八福晋往日的爽利明艳慢慢的就变了，这些年下来，早就成了尖酸刻薄的妇人。她以往，怕是最不喜欢这样的人，可现在，却又让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

若是真看重感情，也应当知道，男人是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丢了芝麻，连西瓜也没抱住。

蠢这个字，最是适合八福晋了。

倒是钮祜禄氏，又生了个小阿哥，倒算是有福气了。

四福晋心里想这个想那个的，面上却是一派温和稳重，又微微带了些喜色，十三福晋凑过来笑道："四嫂，我瞧着小四嫂对你挺尊敬的，就是有了阿哥，也并不张狂，四哥毕竟是个亲王，就是没有小四嫂，也还有别人，这比较起来，还是小四嫂和相处些，你觉得呢？"

福晋知道十三福晋说的这些话是在劝慰她，就笑着拍了拍她的手："你放心，我这心里明白着呢，左右我不能生了，我就看着她们生就是了。"

反正，哪怕没有儿子，她也是嫡福晋，谁还能越过她不成？

到了老，他们若是还要名声，就得孝顺她这嫡母。不孝顺也没关系，她有钱有东西，还愁养活不了自己？

千叟宴总共办了三天，第一天就是吃吃喝喝，第二天康熙是召见了一些外地的老爷子，问一下各地的情况，像是种些什么粮食，平日里家里花销多少，赶路辛苦不辛苦之类的。

第三天则是让胤禛安排一下，给了众人赏赐，再休息一晚上，明儿让人将这些老爷子们都送回家。也不多，每个人就五两银子，却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财了，三千人就是一万多两了。

今儿就是最后一天，众人吃吃喝喝，一直到晚上才算是散了。

十三来找胤禛：“四哥，恭喜喜得贵子了，你先回去吧，这儿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胤禛点点头：“好，若是有什么为难的，只管让人去找我。”等胤祥应了，这才转身往外面走。千叟宴是在畅春园举行的，离王府还有段距离。

胤禛出门就见福晋已经在等着了，忙上前：“这两天你也是累了，不如在畅春园住两天？府里的事情，你之前不已经安排妥当了吗？”

福晋看了他一眼，笑道：“不用了，整天坐着的，也没多累，虽说早有安排，但我没预料到钮祜禄妹妹早产的事儿，还是回去看看才能安心。”

“也好，那上车吧。”胤禛沉吟了一下，点头，后宅的事情，他向来是不插手的，说不定还有让福晋帮忙的时候。

两个人赶到府里，已经是亥时末了。府里的人也都安歇下来，但他们一进门，自有人去找了李氏和年氏回报。

也就一炷香的时间，这两个人就赶过来了。

“给王爷和福晋请安。”李氏这年纪，也过了争宠的时候，就规规矩矩的上前请安。倒是年氏，那眼神就像是小钩子，一下一下的往胤禛身上戳。

“钮祜禄妹妹如何了？小阿哥如何了？”福晋也不耽搁，忙问道，李氏直起身子：“这钮祜禄妹妹身子很好，就是刚生完孩子，有些力乏，刚生了小阿哥就睡过去了，海棠院也没人来说钮祜禄妹妹醒过来了，我让厨房准备了小米汤，时时刻刻备着，若是钮祜禄妹妹醒了，也有东西能填填肚子。至于小阿哥，太医给把了脉，说很是健康，好好养着就是了。”

“太医可有说，为什么会早产了一个月吗？”福晋又问道，李氏飞快的扫了一眼福晋，又垂下眼帘说道：“太医说是钮祜禄妹妹多吃了几块儿西瓜，而且，已经九个月了，虽然早出生了几天，却也并不要紧。”

福晋有些无语，看胤禛，胤禛则是略有些尴尬：“汗阿玛赏赐了几个西瓜……”当然不是普通的西瓜，他想着静怡怀孕辛苦，就送了几个回来。却没想到，静怡嘴馋，竟是吃多了。

别的也没什么好问了，福晋笑着点头：“今儿怕是累着李妹妹了，多谢你帮忙。”

“毕竟是爷的子嗣。”李氏绷着脸说道，说完了正事儿就行礼告退：“既然福晋已经回来了，那海棠院那边的事情，妾身就不再过问

了，时候不早了，王爷和福晋也早些安置，妾身先告退了。”
福晋点点头，李氏就退出去了。
福晋又转头看年氏：“年妹妹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年氏怔了怔，忙笑道：“妾身看这么晚了，王爷和福晋才回来，就想问问，要不要让厨房备些热饭菜？再备些热水？”
“年妹妹有心了。”福晋似笑非笑的看了她一眼，转头问胤禛：“你是打算用点儿饭菜呢，还是打算用点儿热水？”
胤禛轻咳了一声：“一路奔波，倒是有些反胃，吃不进东西，年氏你早些回去安置吧。”
年氏略有些不舍的看了看胤禛，这才转身慢慢悠悠的走人。胤禛又看福晋，福晋摆摆手：“行了，快些去吧，只是可别在海棠院歇下了，到底是刚生了孩子，血腥气定然不小。”
胤禛点了点头，正打算转身，又叮嘱道：“你也早些安置了。”
福晋漫不经心的点头，等他出去了，才忙忙叫丫鬟进来伺候。明儿还得去看看钮祜禄氏，刚生了孩子，得赏些什么呢？不如拿些红枣过去？去年新疆那边送来的，有小孩儿拳头那样大，也算是珍品了。
胤禛到的时候，静怡才刚睡醒，她心里惦记着孩子，就没睡太熟，再者，生了大半天的孩子，也没吃东西，这会儿还真有些肚子饿。
王嬷嬷一边端着碗喂她喝粥，一边说道：“厨房的人说，是李侧福晋特意交代了，放了鸡蛋和红糖，侧福晋您多吃些。”想了想，又觉得不太对，忙说道：“还是少吃些吧，大夫要等等才能排尿的。”
静怡颇为尴尬，就算葡萄是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说这种话题也有些不太好意思。
“王爷！给王爷请安。”静怡正吃着，就听见外面邱嬷嬷的声音，她赶紧拽住葡萄的手腕：“我这脸上，难看不难看？”
葡萄忍不住笑在，抿着嘴摇头，见胤禛进来，就忙起身行礼。胤禛坐到床头，先是细细看了静怡的脸色，看的静怡忍不住抬手捂住脸：“看什么？是不是很难看？”
“不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早产的事儿……”胤禛皱了皱眉，静怡顿时尴尬了：“那个，天气太热，我一时没忍住，这才多吃了几块儿西瓜。”
大约也是快到了要生的时候了，心里烦躁，冰块儿也不能多用，于是就逮着西瓜吃了。
“马上就是端午了，也难怪你心里烦躁不安。”胤禛伸手揉了揉静怡的脑袋，又探头去看静怡里侧的小襁褓：“小阿哥长的像谁？”
“我还看不出来，若是王爷眼神好，不如先看看？”静怡笑着说道，伸手将襁褓从里面抱过来，让在胤禛跟前让他看，刚出生的小孩儿，本来就是黑黑瘦瘦，又是大晚上的，胤禛看了半天，也只好认输：“我也实在是瞧不出来，不过，倒有些是像你了。”

“定是有几分像我的，毕竟是我亲生的。”静怡笑着说道，又问千叟宴的事情：“那肯定有人说的不是官话，河南这些地方还好，能听得懂，若是川陕那边的，能听得懂吗？”

“自是有翻译的，四译馆的人可不是吃白饭的。”所谓四译馆，就是翻译馆，不包括理藩院的。理藩院多是翻译西洋那边的语言，四译馆则是翻译地方语言以及满蒙，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

有时候皇上会派钦差出巡，就多有官员会到四译馆借人。

两个人叽叽咕咕的说了半天话，胤禛又起身去看了看熟睡的元寿，这才出了海棠院往前面书房去安置。

六月，康熙一力研究的御稻出了最终成果，命苏州织造李煦记性推广，又提出试种双季稻。趁此机会，胤禛将套种的方式也送到了康熙面前，并表示自己已经试验过了，方法可行。

康熙大喜，忙命人在河南一带试种推广。

然李煦第一次试种并没有成功，康熙无奈之下，又另外派了人去辅助帮忙。

到了十一月，三阿哥胤祉终于进呈《律吕正义》。皇上大喜，复三阿哥亲王爵位。

这些外面的事情，和静怡是没多大关系的。和她有关系的，先是她二弟文浩的事儿，经过一年的考察，胤禛总算是认可了文浩的本事，将其送到了镶蓝旗军营，暂为战兵。

八旗子弟但凡到了年纪，都是能参加军队的选拔的，一旦合格，就为守兵，守兵是最低级的，但从守兵开始，已经有俸禄可以拿了。守兵上面是战兵，顾名思义，战兵就是能随军队出征的，比守兵危险，俸禄却也更高，能立功的机会也大。当然也不能全顾名思义，守兵也不是守城的兵。

战兵上面是马兵，马兵上面则是有职位的武将了。

若是有战争，那只凭战功升职。若是没有战争，就是三年一考核，合格的可以升一级，不合格的就是继续留下来了。

因为胤禛现在急着用人，所以，文浩并没有从最低一等级的开始，而是直接入了中间等级。日后只要抓住机会，那就是能建功立业了。

文浩自己的理想，静怡哪怕是亲姐姐，都不会去出面干涉。

偶尔胤禛和她说两句，她也只打听了弟弟的平安，或让人准备些止血或者止痛的药材送过去。并不会去求胤禛为文浩开个后门什么的。

对这一点儿，胤禛到是挺满意的。

若实在是担心，就和福晋一样，不许弟弟上战场就可以了。可又想要权势，又想要平安，天底下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然后是年氏的事儿，临近年底，年氏竟是被查出有了身孕，刚好两个月。

这也算是添丁的喜事儿，不过福晋转头就去求了德妃，说是年氏年纪小，不懂事儿，她自己身边也没个得用的嬷嬷，上次那孩子，就是年氏自己不小心给作没了的。

为着孩子着想，求德妃给年氏一个嬷嬷。

福晋自己身边没嬷嬷，自然是不能给了，李氏和静怡这边也都刚好够用，德妃考虑一天，第二天就从宫里派了个嬷嬷过来，正好赶在早上请安的时候，那嬷嬷先来给福晋见礼。

福晋也就没客气，直接对年氏说道："额娘体谅你年纪小，身边的人又糊涂，特意给你请的嬷嬷，这位嬷嬷姓白，以前额娘怀着十四弟的时候，就是这位白嬷嬷伺候的，你可得对白嬷嬷客气些才是。"

年氏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赶紧笑道："还是福晋想的周到，我原本就打算着求福晋帮我找个懂得照顾孕妇的嬷嬷呢，没想到，我都还没说，福晋就已经找好了，妾身多谢福晋了。"

"不用谢，你只要平平安安的为王爷生个小阿哥就是了。"福晋并不在意，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摆手送客了："正好，你也带着白嬷嬷回去，有什么话，你们两个商量着说说。"

众人忙起身，李氏也刚打算起身，福晋却是招手说道："你且等等，我有事儿和你说。"

等大家伙儿都离开了，福晋才说道："那拉府上送来的消息，怀恪又怀孕了。"

之前大格格怀孕，生了个女儿，只是没站住，养到半岁就去了。大格格过于伤心，大病了一场，福晋当时还特意让李氏去照看了大格格半个月。

现下还没一年呢，大格格又有了身孕。

李氏面上先是一喜，又有些发愁，这相隔的时间太近了些，女儿的身子弱，怕是……果然，又听福晋说道："怀相有些不太好，所以那拉府上特意派人来请，让你去照看大格格一段时间，你觉得如何？"

李氏只犹豫了不到一息时间就点头了，弘时已经大了，又住在前院，福晋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她倒是不用担心弘时的。她的孩子就只剩下大格格和弘时两个了，她必得照看好了才是。

"那行，我让人给你准备些东西，到底大格格要叫我一声嫡额娘。"福晋叹口气说道："你去了之后，多宽慰大格格一番，怀孕的时候最是忌讳心思重，让她开心些，别想东想西的，免得坏了身子。"

"是，多谢福晋关心。"李氏忙行礼，福晋摆摆手，就让李氏出去了。

李氏回了自己院子收拾了东西，也不等第二天了，叫了弘时回来叮嘱了几句，当天就出发往那拉府上去了。

静怡是在李氏出门之后才知道这事儿的，她好歹也看着大格格长大，心里也是有些惦念这女孩儿，就也收拾了一些东西，拜托了弘时

给送过去。
弘时下午也是要去那拉府上一趟的，正好能将东西带过去。
“额娘，阿玛说明年要给我请个先生。”下午元寿从前院回来，就靠着静怡说道，翻过年，元寿就是虚岁六岁了，也该是要入学了。
“请个先生？挺好啊，你阿玛每天要忙，也没空看着你学习，请个先生正好。”弘时也有先生教导，不过兄弟俩年岁差的大了些，所以不能用同一个先生。
“弟弟什么时候能长大？我想和弟弟说话。”元寿转转眼，就又换了话题，静怡一边将自己手里拿着的衣服在他身上比划了一下，一边说道：“明年这个时候吧，到时候你就能教弟弟认字了。”
“我想要个妹妹。”元寿笑嘻嘻的说道，静怡挑了挑眉：“那还真是可惜了，这个是弟弟。”
“额娘额娘，你和阿玛说一声，咱们出门玩耍吧？”元寿扒着静怡的腿央求，“明年我就要开始念书了，再不能和现在一样玩耍了，再不出门，以后就更没机会了。”
“这么想出门玩耍啊？”静怡笑着问道，元寿连连点头，静怡想了一下，就点头应了：“好，等你阿玛过来，我和他商量一下。”
也是凑巧，当天晚上，胤禛就过来了。
静怡忙说了要带元寿出门玩耍的事情，胤禛看了一眼元寿，沉吟了一下，居然点头应了：“也好，明儿正好休沐，我带你们娘儿俩出去走走。”
两人大喜，元寿嘴甜，他这一点儿也不知道是像谁了，明明胤禛沉默寡言，静怡也不是很擅长说好听话，这小子却是从小就会甜言蜜语，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去给德妃请安的时候，就使劲的夸德妃年轻漂亮。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说福晋和蔼可亲。对静怡这个亲额娘，更是每时每刻都在说好话。
就好像天生会运用语言一样，不管和谁说话，他都能将人说的哈哈大笑，开心起来。
“阿玛最好了，我就知道阿玛最喜欢我，我也最喜欢阿玛了。”元寿笑嘻嘻的说道，探着头又往静怡跟前凑：“我亲亲额娘，要不是额娘帮我说好话，阿玛肯定不会带我去的，额娘是天底下最好的额娘了。”
静怡笑着侧脸：“好，亲一下。”
然而没等元寿那嘟起来的嘴巴落到静怡面颊上，他就被胤禛给拎回去了：“坐好，吃饭呢，再乱动明天就不许出门了。”
元寿忙点头，乖乖的扒饭吃。
第二天一早，静怡还没起床呢，元寿就在外面敲门：“阿玛，额娘，快起床啊，要吃早饭咯，吃完了早饭要上街呢，快点儿起来了。”

静怡翻个身，抓住被子往脑袋上蒙，好不容易今儿不用去请安啊，她还想睡个懒觉呢。带孩子的人最是痛苦了，她半夜还起来喂奶来着！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在她背上拍了一下："起来吧，要不然他要一直在外面喊了。"

静怡无奈，只好掀开被子，伸手拽了床头的铃铛，外面丫鬟就忙拿着熏的热乎乎的衣服进来。

吃了早饭就上街，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静怡忽然就想到个好主意，忙拍了拍元寿的小脑袋："这样干坐着也不好玩儿，不如咱们来玩儿个游戏？"

元寿立马来了兴致："好，玩儿什么游戏？"

"你看啊，这街上这么多的人，咱们来猜猜，他们是干什么的，谁猜对了，对方就得给赢家一个金瓜子，行不行？"静怡笑眯眯的问道，元寿想了一会儿，摇头："不行不行，我又不会算卦。"

"谁给你说要算卦了？算卦这种东西，也多是骗人的，这个考的是眼力，额娘给你做个示范啊。"静怡笑着说道，这事儿就是为了个好玩儿，猜对猜错并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能让元寿学会看人。品性之类的东西，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看出来的，但看衣着打扮，也是能稍微猜出来一些东西的。

"前面那个人，面色红润，穿的很厚，说明家境不错，棉袄袖子上面没接头，也没补丁，看着也干净，说明不常干活儿，家境中等，再看他腰上，挂着一个荷包，用的时间很久了应该，看着有些破，他家境不错却没换新荷包，应该是很重要，或者很喜欢的人给做的，再看他年纪，三四十，十之□□，是女儿给做的。"

胤禛听着有意思，就叫了苏培盛："去问问，看侧福晋说的有几分准。"

苏培盛忙应了，过去塞了一块儿银子给那男人，然后才开口询问。其实他不塞银子也是可以的，因为苏培盛那嗓音那体态，一看就知道是个太监。

这京城里，能用得上太监的，也是数得着的。

很快苏培盛就回来了，笑嘻嘻的行礼："王爷，不得了了，侧福晋竟是全猜对了呢，那人家里开着一个小铺子，在这京城里能有一个铺子，也算是家境不错了，那荷包是他十五岁的女儿做的，用了五年了。"

元寿一脸崇拜的看静怡："额娘你好厉害啊。"

"哈哈，也是凑巧了。"静怡大汗，忙笑道："你若是仔细观察，也是能看出来的，现在知道怎么看了吧？要不要和额娘比赛一下，看谁猜中的多？"

元寿跃跃欲试："好，那阿玛当仲裁，为我们挑选对象。"元寿忙点头，眼巴巴的看胤禛。

胤禛笑着点头应了，为着方便，还让苏培盛定了个酒楼雅间，方便这娘儿俩扒着窗户仔细看。大冬天的，外面太冷了些，也总不能一直坐在马车上。

“元寿，你猜那边那个女人，静怡猜这边这个老婆婆。”胤禛随意扫了一眼，指定两个对象。静怡和元寿立马凝神去看，仔细的打量。

好一会儿，静怡先开口：“这老婆婆穿的虽然有些破，但是很干净，头上只扎了个布巾，没有别的东西，说明家里穷，但应该没种地，可能是做个小买卖，没有固定的摊子。”

见静怡说完，元寿就迫不及待了：“该我了，这个人看起来二十多岁，手里拎着药包，但她自己脸色还好，所以应该是家里人生病了，穿的比较素净，我猜之前家里有丧事。”

还是苏培盛去问，元寿猜的错了点儿，那女人虽然穿的素净，但家里没丧事。脸色虽好，但抓的是安胎药，家里也没病人。

静怡笑眯眯的伸手，元寿虽然不乐意，还是得乖乖的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来一个金瓜子放在静怡手心里。

下一轮就换了方法，同一个人，一炷香时间，看谁猜出来的事情多。还是静怡获胜。

第三轮，静怡获胜。第四轮，静怡获胜。第五轮，生怕打击的元寿没信心了，静怡就少猜了一些，让元寿获胜了。

玩了一个时辰，元寿就没兴致了，看来看去都是人，猜来猜去也就那么几种，有点儿没意思了。

正好快到晌午边儿，胤禛就叫了饭菜上来，一家子先吃饭，然后再下楼玩耍。

从一早出门，到天黑才回府。元寿玩儿的开心，但也累，回去的时候就趴在胤禛肩膀上睡着了，下午也跟着吃了不少点心小吃，所以晚饭静怡就没让他起来用了。

“有件事儿，要和你说一下。”用完饭，胤禛忽然开口。

静怡笑着问道：“什么事儿？”

“汗阿玛的意思，是想叫几个皇孙到宫里去念书。”原先胤禛这些阿哥们也是在宫里念书的，随着胤禛等人长大，现在那阿哥所，也就只剩下几个小阿哥了。

康熙虽说年老，身子还算是不错，去年宫里还添了个二十三阿哥。

“大哥府上，还有二哥府上，都有阿哥要进宫。”胤禛说道，静怡脸色有些僵硬，好一会儿才说道：“你的意思是？”

“咱们府里，我想让元寿进宫。”胤禛顿了顿说道，静怡眨眨眼，又是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

“有什么区别吗？”胤禛叹口气，伸手将静怡揽在怀里：“汗阿玛喜欢元寿，哪怕就是只看在汗阿玛是我阿玛的份儿上，为人子女，也不能拒绝了这事儿。”

更何况，康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阿玛，一个玛法。
“德妃娘娘那里……”静怡又问道，胤禛低头亲她额头：“你放心，额娘虽说有些偏心，却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亲孙子受欺负。再者，大哥已经被圈禁，二哥被拘在咸安宫，也没人敢欺负了咱们元寿。”
静怡知道，这事儿胤禛说出来了，那就是改变不了。
她鼻子有些发酸，虽然她知道，早晚要有这么一天的。
“那多久能回来一次？”静怡又问道，胤禛忍不住笑：“自然是每天都能回来了，你想什么呢，还以为元寿是要住到宫里去了吗？”
静怡又惊又喜：“真是每天都能回来？”
“自然的，宫里可没那么多地方给他们住。阿哥所那边，名不正言不顺的，他们现在可只是皇孙，不是皇子。额娘那里，地方也不算大，再者那是后宫，总不能让小阿哥们住后宫。”
六岁了，胤禛他们那会儿，可都已经住到阿哥所去了。
静怡欢喜的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我还以为是要住到宫里去呢，那我可就舍不得了。”孩子上一天的幼儿园，和孩子寄宿幼儿园十天半月才能回家一次，这完全不一样好吗？
“那你是应了？”胤禛挑眉问道，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应了应了，我就知道，爷你定然也是舍不得的。我相信爷，定然也不会让我们元寿吃苦的。”
“刚才哭鼻子的也不知道是谁。“胤禛没好气的说道，相信他还会哭鼻子？再者，进宫读书就是吃苦了。
“慈母多败儿。”胤禛说道，意味深长：“日后元寿总是要长大的，你不能一直将他当小孩子，拘在自己身边，那样对孩子不好，容易养的娇气，你看看元寿现在，吃饭要好的，穿衣服要好的，想当年我小那会儿……”
静怡无语的看他，他是皇子阿哥，天潢贵胄，难不成小时候吃的不好穿的不好？
“算了，元寿长大了，要开始念书了，日后我自会教导他的。”胤禛顶着静怡疑惑的目光，有些说不下去了，只能叹口气说道：“元寿聪明伶俐，可不能浪费了他这份儿机灵。”
两个人正说着话，门外王嬷嬷忽然说道：“王爷，侧福晋，年侧福晋那边派人来请，说是肚子有些不舒服。”
静怡有些无语，这是她第二次遇见这种情况吧？第一次是李氏派人来请的，好几年前了，还是弘昀在的那会儿，但李氏是没撒谎，那会儿弘昀确实是生病了。
就是不知道这次，年氏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假的不舒服。
静怡一脸看好戏的看胤禛，胤禛面上先是有些尴尬，又有些恼怒，扬声说道：“肚子不舒服就请了大夫过来看看，我去她就能好了吗？”
虽说有些幸灾乐祸，但静怡还是劝道：“毕竟是怀孕了，心情不

好也是能影响到孩子的，你还是过去看看吧。年妹妹看见你，心里舒坦了，说不定肚子还真就舒服了呢，快些过去吧。”

胤禛是有原则的人，年氏怀孕还不到三个月呢，胤禛能做点儿什么？这年氏，也是个傻的。平白让胤禛心里不舒坦了，也竖了自己一个敌人了。

难不成，她真当自己好脾气的什么事情都不在意？

静怡撇撇嘴，伸手推胤禛："快些去吧，今儿在外面玩儿了一天了，我也有些累了，要早些安置了，对了，元寿什么时候进宫去读书？我要给他准备些什么？"

胤禛当即摆手："去给年氏请大夫，就说我这边已经安置了。"又拉了静怡坐回去："明年开春就进宫，准备的东西，也就那么些吧，书袋，笔墨纸砚，笔盒之类的。"

☆、第 67 章

静怡听着胤禛说话, 却是有些不安心, 万一年氏是真的肚子不舒服呢？孩子到底无辜。不行自己就跟着胤禛去看看, 若是真不舒服，好歹也能救了孩子。若是装病, 说不定更得了胤禛厌烦, 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不对，不是一举两得，是怎么做不都不会错, 两者兼顾。

想着，她就出声打断了胤禛的话："我想着, 年妹妹那边，咱们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年妹妹身子一向弱, 若是当真不舒服，咱们在，也能让年妹妹安心些，有个主心骨，若是年妹妹没事儿, 咱们也就不用在心里惦记着了, 你说是不是？"

胤禛定定的看着静怡, 心里忍不住叹气，这人，都这么些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心软。

不过, 自己喜欢的，不就是她的心软，她的善良，和她的重情义嘛。若是跟福晋一样，做事情前，先将各种利弊给想明白，衡量一番才做决定，那早就"相敬如宾"了。

"王爷，去看一眼？"静怡起身问道，胤禛无奈点头，幸好吃过晚饭正在商量元寿上学的事儿，两个人还没换衣服，这会儿只披上披风就可以了。

刚进了年氏的院子，就听见屋子里有哼哼唧唧的声音，还有白嬷嬷略有些紧张的说话声："侧福晋，深呼吸，平静一些，您越是紧张，越是容易出事儿，不要想别的，多想点儿好事儿，高兴的事儿。"

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年氏慌忙问道："是不是王爷过来了？"

正好小丫鬟掀开门帘，胤禛带着静怡一起进门。

其实就是静怡不提要跟着来的话，胤禛都是要自己开口的。年氏

的这种做派，不能纵容。一次碰壁，日后就不会这样做了，就会规矩许多了。

以前府里也不是没有这争宠的事儿，可福晋每次都跟着，也才算是将这歪风邪气给止住了。

“王爷……”年氏看见胤禛，脸上本是露出了个笑容的，但又看见，跟在后面的静怡，那笑容，立马就僵住了，转瞬就是有些尴尬：“钮祜禄姐姐，这么晚了，你也没歇下啊。”

“是啊，听丫鬟说你不舒服，我也不放心，就过来看看。”静怡笑着说道，居高临下的看年氏：“毕竟，我也是生了两个阿哥的，和你比起来，还算是有经验，你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问问我。”

不等年氏回答，就转头看那白嬷嬷：“白嬷嬷，你应当知道，为了年侧福晋这肚子里的孩子，福晋特意去求了德妃娘娘。也是德妃娘娘信任你，这才让你过来照看年侧福晋的，若是年侧福晋肚子里的孩子安好，德妃娘娘和福晋定是会记住你的功劳的，可若是孩子出了事儿……”

静怡意味深长的看白嬷嬷，白嬷嬷脸色一变，忙行礼：“是，多谢钮祜禄侧福晋提点，奴婢知道应该如何做了。”

“无论如何，孩子要紧。”静怡又说道，看白嬷嬷点头了，面上神色才略微舒缓了一些，笑着问道：“年侧福晋刚才是怎么回事儿？肚子怎么就忽然不舒服了？是晚饭吃错了东西，还是怎么回事儿？”

白嬷嬷细细想了一下才回答：“年侧福晋本来身子就有些弱，用晚膳之前，又听丫鬟碎嘴了几句，心气不顺，吃饭的时候就有些没顾及到，吃的有些多了……”

“明知道年侧福晋怀孕，身子不好，还要在年侧福晋跟前嘴碎的，是哪个丫鬟？”静怡皱眉问道，问完了忽然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看胤禛：“也是我越俎代庖了，原本该是福晋来问这些事儿的。”

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传来福晋的声音：“钮祜禄妹妹问的挺妥当的。”话音落，福晋就掀了帘子进来，给胤禛请了安，略有些无奈的说道：“我刚打算歇下，听说年侧福晋身子不舒服，担忧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过来看看。”

静怡都有些同情福晋了，年氏怀着的又不是福晋的孩子，这一出事儿，福晋就得赶紧过来。说起来，福晋这名头虽然好听，但管的事儿还真不少，当年弘昀生病也是如此，现在年氏还是如此。

“在年侧福晋跟前碎嘴的是哪个？”不等胤禛说话，福晋就绷着一张脸问道，白嬷嬷扫了一眼一个丫鬟，那丫鬟脸色煞白，噗通一声就赶紧跪下了。

年氏大急，忙要起身：“王爷，福晋，不怪丁香，是我自己要问的，丁香一个丫鬟，哪儿能违背了我的意思？我只是，只是……”

有些哀怨的看一眼静怡，静怡挑眉，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旁边福

晋示意了一下，白嬷嬷忙按住了年氏的动作，让她安心的在软榻上坐着。

“听说王爷和钮祜禄姐姐出门玩耍了，有些嫉妒，吃饭的时候才没控制好。”年氏含羞带怯的说道，又坐在软榻上给静怡行礼：“姐姐，您别怪我，我实在是羡慕，这才耍了些小性子，您别和我计较。”

静怡还没说话呢，福晋就先说道：“大夫过来了，先让大夫把把脉？”

胤禛点头，他本来就不是很耐烦插手这后院的事情，福晋向来端庄贤惠，他是很信任福晋的。眼下又听年氏说是她自己嫉妒羡慕搞出来的事儿，更是不太想多停留了。

等听大夫说，只是有些积食，并无大碍时候，就冲静怡招招手：“既然无碍，咱们就先回去吧，元寿的事儿，还没说妥当呢。”

年氏原本是想展现一下小女儿情态的，毕竟男人嘛，对于妻妾，都是有些掌控欲的，有些甚至喜欢看见妻妾为之争风吃醋。胤禛虽说看着没这爱好，但若是有女人能为他吃醋，甚至宁愿伤害自己的身体，也应当是有些得意，进而是对她有些怜惜的。

却没想到，胤禛的反应，竟是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年氏心里有些着急，她生平所见的男人，第一是亲爹，第二是兄长，至于表亲什么的，实在是不能参考。所以也就只能照着这两个的喜好来。

阿玛喜欢的是娇娇弱弱的女人，二哥喜欢的是全心是他的小女人，大哥则是个奇葩，虽有妻妾，最喜欢的却是那一堆的书本。

她之前是照着第一个来的，弱柳扶风，一步三喘。偏胤禛看不见，每次过来也多是应付了事。甚至，都不经常过来。这次是照着第二个来的，可看来，胤禛还是不太喜欢。

眼睁睁的瞧着胤禛带着钮祜禄氏出门，福晋随意吩咐了白嬷嬷几句，也跟着走人了。年氏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胤禛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瞧着对福晋淡淡，对李氏不怎么喜欢，武氏和宋氏连个子嗣都没有，耿氏那儿十天半个月才去一次，钮祜禄那儿若不是有个孩子，胤禛定也是不放在心里的。

若非是看胤禛没有特别宠爱哪个女人，年氏怎么会选了娘家的女人来对比？

可现在想想，胤禛好像对钮祜禄氏，是有些例外的。会带着人出门玩耍，甚至连自己让人去请，也都记得带上钮祜禄氏，难不成，自己要学着钮祜禄氏那样子？

想着年氏就有些皱眉，胤禛喜欢的，是哪一点儿呢？

静怡可不知道年氏心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回去就换了衣服，和胤禛一起歇下了，这大冬天的，什么都没有被窝的吸引力大，她又是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的，早累了。

第二天胤禛上朝，静怡自己在被窝里暖和了一会儿，才不情不愿的起床，带了元寿去给福晋请安，顺便问了年氏的情况。晚上大夫给开了安胎药，后半夜年氏就没再闹腾了。

静怡就丢开年氏这事儿，专心为元寿准备起来。小书包是要有的，点心盒子是要有的，虽说永和宫不缺这点儿点心，但万一元寿吃不惯呢？多少准备一些，吃不了就赏赐了身边跟着的人就是。

对了，最重要的，伴读和哈哈珠子，还有侍卫。

若不然，伴读就选了娘家侄子？

下午胤禛回来，静怡就忙让人去请他。先说这哈哈珠子的事情，这个是不用静怡操心的，有弘昀的事情在前面，这次胤禛从年初就开始准备了，仔细衡量比较，经过大半年的时间，才选中了四个。

现下，正被苏培盛领着教导规矩呢。

“伴读我给元寿选了那拉家的人。”胤禛抿着唇说道：“福晋的娘家侄子，今年八岁。你娘家那个侄子，我打算选一个当侍卫，你觉得如何？”

静怡有些呆，她之前没想到伴读会选福晋的娘家人。但现在听胤禛说了，又觉得，这主意挺不错的。和钮祜禄家比起来，福晋家是真正的名门，福晋的额娘可是宗室女。

福晋在宫里，又向来得德妃的欢心。

若是得福晋的娘家侄子当伴读，元寿在宫里，福晋也是能照看到一些的。可若是换了自己娘家侄子，那可就不行了，一根手指头都伸不进去。

“好，我觉得这主意不错。”静怡忙笑着点头，“那还有三个名额呢，你是怎么打算的？”

“三个都是镶蓝旗的人，我掌管镶蓝旗。”胤禛顿了一下才说道，静怡这才反应过来，这样安排确实是很妥当，一个是她娘家侄子，剩下三个是胤禛的门人，这样一来，元寿的安全就算是安排妥当了。

不管是哈哈珠子还是侍卫还是伴读，胤禛自己都安排妥当了，静怡想了想，好像也没自己出力的地方了。但到底还是有些操心，就又问道：“那我能不能见见这些个人？”

“自然是能的，明儿我先让人将哈哈珠子给叫进来你看看，至于伴读，我再和和福晋商量一下。”胤禛笑着说道，静怡有些无语，原来是还没和福晋商量过！

就没想过，他在自己面前说的好好的，到福晋那边了，福晋却是没答应，回头要怎么周旋这事儿吗？

“今儿我前面还有事儿，就先过去了，你若是有什么事儿，只管让人去和苏培盛说。”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过年事儿多，她早就知道了，每年都不例外的。

等胤禛走了，静怡就开始发呆了，大事儿没她插手的地方，小事儿……正想着就听见一阵哇哇的哭声，静怡拍了一下额头，有些无

奈，这个小的，和元寿当年是完全不一样啊。

元寿打小就不喜欢哭，不管是尿了还是拉了或者是肚子饿了，都是哼哼唧唧的。可这小的，有事儿没事儿就喜欢哭两嗓子，吃饱了也哭，睡好了也哭。

静怡无奈冲外面喊道：“将阿哥抱过来吧。”

奶娘赶紧将孩子送过来，静怡接过来拍了两下，也幸好这小阿哥有个好的，静怡抱住了，他就好哄了。

果然，哼唧了两声，这小阿哥就止住了哭声，换上笑脸嘻嘻哈哈的去拽静怡的耳坠。静怡忙叫了丫鬟过来，先将耳坠之类的东西给她摘了，免得被小阿哥给祸害了。

“宝贝儿，吃饱了没有？”静怡笑眯眯的问道，小阿哥还不会说话呢，嗯嗯啊啊的算回答了，静怡转头看奶娘，奶娘忙回道：“刚吃了奶，应该是吃饱了。”

“吃饱了就好。”静怡笑眯眯的说道，抱了孩子到外面去转圈，小孩子就是要多看看外面的东西，这样眼睛才能长的好。正好元寿回来，忙过来自告奋勇的要帮忙照看弟弟。

“那我可就交给你了啊。”静怡挑眉，将小阿哥放到地上，示意元寿来扶着。

小阿哥虽然不会走，但腿脚也算是有力气了，一放到地上就开始蹦跶，当然，蹦不起来。

元寿笑哈哈的拽着小阿哥的腰带：“弟弟，往前走啊，快走快走，走两步让哥看看。”

静怡嘴角抽了抽，也不去阻拦，就站在廊檐看着。

冬天天黑的早，在外面玩闹一会儿，看天色黑沉下来了，静怡就领了两个儿子进屋。吃过饭先哄睡了小阿哥，然后再问元寿的功课。

她也就是随口问两句，比如说今儿先生夸奖了没有，阿玛责骂了没有。问完了再给讲个小故事，故事都是静怡瞎编的，偶尔会参考一下资治通鉴。

讲完了故事，元寿才会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静怡则是有些发愁，不光是要准备元寿上学要的东西，还得准备元寿搬出去住要的东西。胤禛之前就说了，打算将元寿迁到前院去住了，过完年就搬。

首先是这伺候的人，按照份例，元寿是能有四个哈哈珠子，两个嬷嬷，两个大丫鬟两个小丫鬟的。

哈哈珠子不用静怡操心了，但剩下的，还是要静怡操心。现在元寿身边伺候的，也就一个邱嬷嬷还有一个奶娘，丫鬟还是用的静怡身边的人手。

不如，将毛丫给了元寿？

还有之前提拔上来的两个小丫鬟，也调~教的差不多了，两个都送过去，自己再另外选人伺候？

这么想了半晚上，睡觉都没能睡踏实。

第二天中午，胤禛又带了四个小太监过来让静怡看，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七八岁，看着都是十分稳重的。其实，静怡觉得，小孩子用稳重这个词来形容，是有些诡异的，可这些个小孩儿给她的感觉就是如此。

“有名字了吗？”静怡问道，胤禛摇头：“原先有，不过，现在是元寿的人了，看元寿想不想重新取名字。”

元寿就在一边等着呢，听他阿玛这句话，忙摇头：“不要了不要了，就还用他们之前的名字吧，来，一个个上前，报上自己的名字，还有年纪。”

“奴才罗宝根，今年十二岁，给主子请安。”年纪最大的那个先上前回道，元寿点点头，他就又退一步回去了，然后是下一个：“奴才高德胜，今年十一岁。给主子请安。”

“奴才张金宝，今年九岁，给主子请安。”

“奴才胡世杰，今年七岁，给主子请安。”

元寿好奇的打量他们，然后略有些矜持的点头：“好了，我知道了，你们以后要听话，既然是当了我的哈哈珠子，那我说的才是第一重要的，哪怕是我阿玛和额娘说的，也得排在我后面，明白吗？”

还是罗宝根先应了一声，后面三个人才参差不齐的应了。

倒是胤禛和静怡，略有些哭笑不得，胤禛还抬手在元寿的脑门上敲了一下：“说这样的话也不说避着点儿，你阿玛和额娘还在呢。”

元寿回头做个鬼脸，抱着胤禛的大腿问他到前院要住在哪儿。

弘时现下住的是弘昀当年住的院子，元寿这个，就得另外安排了。

“住墨香斋，那边院子大些，将来你弟弟要念书了，也还能和你住在一起。”胤禛笑着说道，静怡想了一下才想起来这院子的位置，也笑着点头：“是挺大的，位置也不错，元寿若是想出门，那边是最近的。”

元寿面上立马露出笑容来，这哈哈珠子也见了，胤禛就摆摆手，示意他带着人下去了，先一道玩耍，看看能不能合得来，合不来的，也好尽早给换了。

等元寿跑出去，静怡又听到小阿哥的哭声，这才猛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忙笑道：“爷，小阿哥也有半岁了，你看，是不是该取名字了？和元寿那会儿一样，先叫个小名儿？”

胤禛笑道：“还用你提？我这两天已经在想了，叫福宜，你觉得如何？”

静怡有些呆，她再不了解历史也知道年氏有几个早夭的孩子叫福什么什么的，最长寿的那个，大约活到了□□岁？

这名字，实在是有些膈应。而且，她也觉得有些不吉利。

“王爷，我觉得吧，不太好，您看啊，小阿哥是您的亲生儿子，

这天底下，说到这福气，哪个比皇家的更多？能投胎成你的儿子，本身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事儿了，你说对不对？”

胤禛点头，静怡又说道：“可这人呐，一辈子的福气是有定数的，那什么，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王爷你比我有才华，定是有更多这方面的说法对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胤禛顿了顿，微微挑眉：“你是怕孩子福气太盛，所以不想用这名字？”

“是，我的意思呢，是因为咱们小阿哥福气足够了，所以不能张扬了，得给他从别的方面提一下，比如说，平安啊，喜乐之类的，王爷觉得如何？”

胤禛摸着下巴想了一下，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不如就叫安康吧。”

“也好。”静怡想了一下，好像没听说哪个阿哥有个这样的小名，而且，安康的寓意也算是不错，就点头应了下来，笑眯眯的摸小阿哥的脸颊：“宝贝儿，你有名字了哦，以后你就是安康阿哥了，喜不喜欢这名字？”

小阿哥咧着嘴笑，伸手要抓静怡的头发，静怡赶紧仰头，略有些抱怨的说道：“安康这性子，倒是活泼的很，看见什么都想上手抓一下，以后可得好好教才是。”

“性子活泼点儿好，元寿性子也活泼。”胤禛笑着说道，静怡笑眯眯的跟着点头：“对，能跑能跳的，身子也健康些，王爷不如教元寿打拳？”

“五禽戏，或者太极拳，王爷会哪个？”静怡问道，胤禛不和静怡的视线对上，底气有些不太足的说道：“软绵绵的拳法，学了有什么用？要学就学能制敌取胜的，回头我给元寿找个拳脚师傅。”

“王爷不如也跟着练练？”静怡笑着劝道：“这两年王爷太忙，早出晚归，吃饭也没个准时候，我觉得都比前些年瘦了些，练练拳脚一来强身健体，二来也能带着弘时元寿一起，你们父子也增加一下感情，不然每天见了孩子们就只是问功课，早晚孩子们得对你生出畏惧的心思来。”

“我是他们阿玛，畏惧父母不是应当的吗？”胤禛皱眉，静怡笑着摇头：“那可不行，太过于畏惧了，就想逃离了，慢慢的，感情就越发的淡了，畏惧和尊敬还是不一样的。”

胤禛没说话，静怡又说道：“再者，你给孩子们做好榜样，他们也会觉得自家阿玛很厉害啊，难道你不想让孩子们崇拜你吗？”

胤禛摆摆手：“回头再说吧，这两年我可能顾不上。”

“对，过两天我想带着元寿和安康到法源寺上香。”静怡忽然想到这个事儿，忙说道，胤禛点头应了：“你和福晋说一声就行了，不过，当天去当天回，安康毕竟年纪还小，不能在外面呆太久。”

静怡全都应了下来。

第二天静怡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福晋特意将人给留下来了："王爷和我说了伴读的事情，我昨儿就让人到那拉府上传话了，让人送了我娘家侄子过来，说是一会儿就能来，你正好也见见。"

"好，我对福晋的侄子，还是很放心的，日后还要请福晋多照看一下呢。"静怡笑着说道，福晋摆摆手："元寿也是要叫我一声嫡额娘的，在宫里得了什么好东西，也从来都没忘记往我这儿送一份儿，不瞒你说，我也是将元寿当亲儿子的，为元寿打算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不用多说。"

静怡忙点头，又说起安康的一些趣事儿，像是昨天晚上又尿床了之类的。

说着话，听月过来请安，说是小公子已经过来了。福晋忙让人带过来，轻声和静怡说道："是我最小的弟弟五格的嫡幼子，叫阿布凯，今年九岁。"

说着话，人就进来了，很是有礼貌的给福晋请安，又给静怡行礼。

静怡上下打量了一下，感觉特别满意，小孩子虽说才九岁，但长的特别壮实，虎头虎脑的，一看就知道能挡得住打，元寿若是惹祸了，也不用担心受责罚了。

这么想有点儿不太好，好像找了个伴读就是为了让他代元寿受过一样。回头可得好好交代了元寿，不能在宫里闯祸才是，到底是福晋娘家的侄子，若是真挨打了，福晋面上也不好看。

福晋很是和蔼的问道："你玛麽身子如何了？"

"姑爸爸别担心，玛麽的身体很好，今儿早上还吃了两碗饭呢，干的，不带配菜。"阿布凯很耿直的说道，福晋有些尴尬的用帕子在嘴角遮了下，又看静怡："这孩子性子就是这样直……"

"没事儿没事儿，我倒是觉得挺好，元寿心眼就够多了，再找个心眼不少的，哥儿俩还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呢。"静怡忙笑着说道，她确实是挺喜欢阿布凯这个性子的。

宁愿要个耿直的，也不要那能耍心眼的。

福晋又问了几句话，就示意静怡将人带走，先让阿布凯和元寿见见面再说。静怡也不客气，起身领了人往自家院子去。

元寿还在上学，静怡就让人拿了点心瓜果过来，笑着问几句闲话。

越问越是满意，原以为这小子是个耿直的，但没想到，一点儿都不傻。在福晋跟前说话的时候半点儿不遮掩，到她跟前说话的时候就很有分寸了。

虽然还是说大实话，但不该说的，就不张嘴。

"是个好孩子，日后你和元寿相处的时间长，他那性子，很是喜欢玩乐，你要多规劝他几分。"静怡笑着说道，阿布凯忙点头："是，侧福晋，我以后肯定会照顾好元寿阿哥的。"

到午时，元寿才从前院回来，看见阿布凯还有些吃惊。等知道是自己的伴读，就上下的打量阿布凯，又凑到静怡身边说悄悄话："是不是长的太高大了点儿啊？我站在他跟前，才到人胳膊那儿，以后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

"这是给你当伴读的，又不是给你找来打架的，你非得打得过他做什么？"静怡使劲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也压低了声音说道："到底是你嫡额娘娘家的侄子，你也客气点儿，别闹出来什么难堪。"

元寿点头应了，跳下软榻，去拉阿布凯的手："我叫元寿，我额娘说你叫阿布凯，你有汉名吗？"

阿布凯略有些紧张，身子僵硬不敢动："没有，我还得取个汉名吗？"

端着茶杯竖着耳朵的静怡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元寿也忍不住笑，看阿布凯涨红了脸，忙摇头："不用不用，阿玛给我找的侍卫，也有两个是满名呢，无所谓的，阿布凯哥哥，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吧？"

阿布凯有些犹豫："姑爸爸说让我去石榴院吃。"

"没事儿，让我额娘派人去说一声就行了。"元寿笑嘻嘻的说道，看静怡，静怡点头："好，阿布凯，不用担心，你姑爸爸会同意的。"

阿布凯想了想，还是点头了："好，那先让人去和我姑爸爸说一声。"

福晋那边肯定是不反对，胤禛听说，也赶过来了。用膳之后，还考问了阿布凯几个问题，倒是没想到，阿布凯的学识竟然还不错，静怡虽然听不懂，但能得了胤禛的夸奖，那肯定很好的。

再后来那四个侍卫，静怡就没有见了，只听元寿自己叽叽喳喳的说："有个大块头，力气特别大，能举起来咱们院子里的石墩，阿玛说那石墩有好几十斤重呢，我都搬不动，阿玛说，一般十来岁的小孩儿也是举不动的。还有个射箭特别好，百步穿杨，额娘是没看见，挂在树上的铜钱，这么小一点点儿，我都快看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射穿了。"

静怡笑眯眯的听他说，手轻轻的在他后背拍着，小阿哥安康今儿难得安生，自己抱着磨牙饼在那儿吭吭哧哧的用劲儿。元寿说到兴起，这小子也不知道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也傻乎乎的跟着笑。

元寿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累了，慢慢的就闭上了眼睛，静怡也跟着打个呵欠，顺手将安康手里的磨牙饼拿开，给这臭小子擦擦，啃了一脖子的饼渣。

转眼就是年底，宫里对和康熙同一天出生的小阿哥是很有兴趣的，特意吩咐了让静怡带着孩子进宫请安。静怡虽然不怎么想去，大年初一，三更就得起床，对她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可不去不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得抱着孩子上马车。

幸好，这马车布置的倒是不错，有褥子有被子，她倒是能搂着安

康眯一会儿。至于元寿，她照看不过来，就让福晋带着了。

弘时年纪大了些，可以跟着胤禛了，李氏也就不跟着进宫了。年氏身子不方便，耿氏也不想进宫，就将天申也交给了福晋照看。

元寿倒是挺喜欢天申的，哥儿俩就差一岁多，天申又得了耿氏交代，时常来找元寿玩耍，元寿也就对天申很不错。

给德妃请了安，德妃也是先招手："将小阿哥抱过来我看看，胤禛说，取了个小名儿叫安康？"

"是，王爷说盼着小阿哥日后平安健康，所以就叫安康。"静怡忙笑着说道，德妃点头："为人父母，都是这个心思，这明儿确实不错，你倒是个有福气的。"

"也是多亏了我们福晋照顾。"静怡很是谦虚的说道，十四福晋笑道："四嫂向来贤惠，对了，还有个年侧福晋，不也怀孕了吗？听说怀相不太好？"

福晋叹气："是啊，这年氏，大约是自己身子有些弱，三不五时的就有些不太舒服，我都恨不得让那大夫天天住在府里了。只盼着她日后能给王爷生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德妃脸色沉了沉，想到了宋氏那女人，瞧着不也是健健康康的吗？可生那孩子，一个都站不住。

偏偏这年氏是皇上做主赐的，德妃虽然不太喜欢，却也只是黑了下脸，福晋有眼色，当即引开了话题："年后元寿就要进宫念书了呢，十四弟妹，你们府上是哪个小阿哥进宫？"

十四福晋笑道："自是弘暟了，他年纪比元寿大些，四嫂你且放心，回去我就叮嘱他，让他照顾下弟弟。"

见她们妯娌和睦，德妃面色也舒缓了些。

时候还早，吃了早饭，德妃就让四福晋她们先在侧殿里休息。等太后那边召见了，婆媳几个再带着孩子过去。那会儿，康熙也应该是带着皇子们祭拜完祖宗了。

一直到巳时，太后那边才派人过来叫。德妃忙又整理了衣服，顺便让人帮四福晋妯娌几个整理一下，这才出发往慈宁宫。

"德妃姐姐来的挺早。"宜妃的轿子先一步在慈宁宫门口停下，扶着丫鬟的手，宜妃笑意盈盈，德妃微微点头："妹妹来的也不晚，外面天冷，还是快些进去吧。"

宜妃微微哼了一声，转身往里面走。德妃面色毫无变化，只扶了四福晋的手，挺直了腰背，也跟着进了慈宁宫。

☆、第 68 章

"长的倒是机灵。"太后命人将小阿哥抱到跟前, 笑眯眯的夸赞道, 又叫了康熙来看："倒是和你……"说了一半稍微停顿了一下才继续下

去：“可有了名字了？”
“他阿玛给取了个小名叫安康, 大名等着皇上呢。”德妃笑着说道，太后拍了拍康熙的手臂：“那你可得上点心, 取个好名字才是。”
这些年康熙的儿子们争斗的越发厉害, 太后就是想说句话也得多思量一番。安康虽然可爱，但太后看了一会儿，也就让人给抱下去了。
中午太后这里向来是不留饭的, 所以还得再回道德妃那边吃饭，这次胤禛和胤祯兄弟俩也都跟着过来了。
吃着饭, 德妃就忽然说了一句：“老十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进宫一趟。”
这都好几年了，不光是十三不能进宫, 十三福晋连带着孩子们也都不能进宫。不过, 康熙倒是没忘记给孩子们取名字了，虽然每次也只是顺带的。
胤祯笑着说道：“十三哥要是知道额娘还惦记着他，心里定是十分高兴的。”
胤禛也跟着说道：“下午我出宫了去看看他。”
德妃点头应了下来，又问了大格格的情况：“之前说是怀相不太好，李氏不是去照顾了一个月吗？现下如何了？”
“过了三个月了, 大夫说只要好好养着, 就没什么大问题了。”福晋忙笑着说道, 德妃点头：“老四就这么一个闺女，回头我让人送点儿药材过去吧。”
福晋肯是没有亲娘贴心的，亲娘却只是个侧福晋。若是德妃能出面，那那拉家就得高看大格格一眼了。
当然, 现在因着胤禛的身份，也没人敢小看了大格格。
吃完饭，福晋先带着人出宫，德妃只留了两个儿子说话。
“听皇上的意思，过段时间要派人出征，老十四，这次你老实些，若是再让我发现你偷偷跑去找你汗阿玛求着去战场，我定是饶不了你。”
德妃点着十四阿哥的额头说道，十四忙殷勤的给德妃捶肩膀：“额娘，儿子真想去。儿子这年纪了，孩子都多大了，总不能连个正经差事都没有，整天就在府里混日子吧？现在是我汗阿玛当家，有儿子一口饭吃，可日后若是……儿子难不成要去吃西北风不成？”
“有你四哥在呢。”德妃瞪眼说道，又转头看胤禛：“你给老十四找个轻省点儿的差事，别让他整天乱跑，不干正事儿，早晚要惹出祸来。“
胤禛皱眉想了一会儿，问十四：“不如我先求了汗阿玛，让你到鸿胪寺呆一段时间？眼下过年，各种祭祀不少，出了年还有上巳节，一年到头各种节日也不少，但除了这些节，平日里就不是那么忙，你觉得如何？”
十四立马摇头，扒着德妃说道：“额娘，我可不去干这些事儿，

又不是五六十的人了，没点儿追求，儿子我是想干大事儿的，将来出息了，额娘也是面上有光对不对？”

胤禛皱眉：“什么出息了，你出去一趟就带回来个姑娘，这就是你说的出息？”

上次十四跟着到战场转了一圈，回来带了个土族的小姑娘，现在还在他府里呢。

十四不高兴：“男子汉大丈夫，多几个妻妾怎么了？我又没少了她们吃喝！”

德妃也说道：“十四能喜欢她们，也是她们的福气，在贝勒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外面餐风饮露强得多，京城是什么样的条件，那塞外又是什么条件，女人只要不傻都知道应当选谁。这事儿啊，十四没错。”

胤禛嘴角抽了抽，不太想说话了。

德妃又说道：“鸿胪寺不行，还有别的地儿吗？”

胤禛无奈：“额娘，您儿子我现在，也还没什么正经差事呢。”再者，他要是当家作主了还好说，现在，还轮不到他拿主意的，为一个十四去惹了汗阿玛的气恼，不值得。

德妃虽然不高兴，但也没再继续为难胤禛了。虽说她偏心，可胤禛也是亲生子。

“好了好了，你们兄弟俩的事儿，我不过问了。十四，你以后对你四哥客气点儿，我听说上个月你又闹腾你四哥了？”德妃皱眉问道，十四干笑：“没，我就是找四哥借了点儿银子。”

德妃绷着脸问道：“借了多少？”

“也没多少。”十四含糊的说道，德妃伸手在他身上捶打了一下：“到底是多少？”

“也就两万两。”十四嘟囔的说道，眼神不敢对上德妃的视线，就只好转头去看门外，德妃气急，使劲的捶打他：“你倒是好意思，你四哥是开钱庄的吗？就是那钱庄里面的银子，也不是钱庄所有的，那都是别人存进去的！你四哥要养家糊口，要帮衬你十三哥，还时不时的往我这儿送点儿东西，你倒是好意思找你四哥要钱！”

十四忙讨好的对德妃笑：“额娘您别生气啊，我不是要钱，我是借钱！”

德妃不屑的看他：“那你打算还了吗？今儿就在我面前说，你打算还了吗？”

十四不说话了，德妃又使劲捶打了他两下，严厉声明：“必须得还！我告诉你，这事儿有一就有二，不能开这个口子，你现在就给我说个还钱的日子！“

十四支支吾吾的不说话，他穷啊，他老婆孩子一大堆，还有侍妾好几个，有喜欢吃好的喝好的，平日里的那点儿俸禄，还有内务府送的那些个东西，哪儿够用啊。

可德妃非得让他说个日子，十四没办法，只好说道："那明年年底吧。"回头和四哥商量一下，在额娘面前对个口供，就说还过了。

"那好，到时候你当着我的面儿还！"德妃说道，十四一张脸顿时苦了下来，要不然，到时候找八哥借点儿？八哥为人最是仗义，应当会帮忙的吧？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吧，别让我知道你又到处鬼混，喝酒伤身，不许多喝知道吗？"德妃又叮嘱了几句，就让十四自行走人了。

然后亲自到内室去拿了些东西出来，直接塞到胤禛手里："我知道你也不富裕，十四不懂事儿，你当哥哥的，多包容一下，毕竟现在就只剩下你们哥儿俩了。"

德妃生育了三子三女，可站住的，也就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偏温宪前些年又没了，现在可不就只剩下胤禛兄弟俩了吗？

胤禛低头一看，见手里的是一叠银票，忙又塞回到德妃手里："额娘，儿子不缺钱，这些您自己收着，平日里想吃点儿什么用点儿什么，自己手头上有银子，也自在些。"

"自在什么啊，你汗阿玛早些年就禁了宫里丫鬟内侍和外面的联系，我是有钱都没地方花，你且拿着吧，不用操心我这里，吃的喝的我都有。"

德妃又给塞回来，见胤禛还想推辞，就绷着脸说道："怎么，是不想要我的银子？"

胤禛愣了一下，只好无奈的收下了。随后才起身出宫，汗阿玛之前嘱咐了，要他往大阿哥府上走一趟，看大阿哥府上有没有什么缺的少的，这会儿时候不早，他也得去看看了。

过了正月十五，元寿就进宫念书去了。静怡和天底下所有当娘的人一样，从早上元寿出门就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在班上被人欺负？会不会饿肚子？会不会没水喝？

宫里的人给他准备了水果吗？中午吃饭的时候没人管着他，他又会不会挑食不吃蔬菜？

下午胤禛过来，瞧见她左立难安的样子，忍不住劝道："不用担心，他身边的侍卫都是会武功的……"

不等他说完静怡就反驳道："武功再高也都是小孩子，能和宫里的侍卫们相比吗？"

胤禛眉头动了动，又劝道："自然是不能和侍卫们比的，可侍卫们又不是没事儿了非得去欺负一下元寿。他们是不打算要差事了还是不打算要性命了？元寿的身份在那儿放着呢。"

"元寿只是雍亲王的儿子，那书房，还有几个是皇上的亲儿子呢。"静怡幽幽的说道，胤禛也是有些无言以对了，没办法，静怡说的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真不用担心，宫里能生出来儿子的，没哪个是傻的，就算她们

不会让小阿哥们巴结元寿，也绝不会让儿子们跟元寿动手的。”胤禛端了茶杯，抿了一口才接着说道：“至于其他人，你以为那宫里的先生，都是木头人，就会眼睁睁的看着小孩子们打架吗？哪个孩子不金贵，伤了谁他们都不敢担干系。”

见静怡还是不放心，又无奈的说道：“上有汗阿玛，中间有额娘，书房里我还交代了先生，身边又有侍卫和伴读，你有什么好操心的？与其想着元寿，还不如去抱一下安康呢，我都听见安康的哭声了。”

静怡凝神听了一下，赶紧起身：“大约是睡醒了？刚才我将他放在屋子里了。”

一边说着，一边就赶紧进屋去抱了安康，安康虽然爱哭，但也好哄，被静怡轻轻拍了两下，就憋着嘴不哭了，又眼巴巴的盯着胤禛手里的茶杯。

胤禛原先有些不解，这是想喝水了？转头看静怡，静怡忍不住笑道：“之前每次睡醒，我都喂他吃蛋羹的，蛋羹就是装在这样的茶杯里。”

胤禛了然，不过这会儿蛋羹没送过来，又被儿子眼巴巴的盯着，胤禛想了想，就将茶杯递到儿子面前，想喂他喝口水。

没想到，安康鬼精鬼精的，扒着静怡的胳膊往茶杯里看了看，发现不是自己喜欢吃的蛋羹的颜色，立马不屑的转开头，对着静怡啊啊了两声。

“这是嫌弃你了。”静怡忍不住笑，又叫外面的王嬷嬷。王嬷嬷很快就端来了蛋羹，静怡一手圈着孩子，一手托了那茶杯，当初就是觉得这茶杯正好能放在手心里，这才将蛋羹给放进去的，喂孩子的时候就很是方便。

“我来试试？”胤禛看一会儿，忍不住开口问道。静怡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想了想，就点头应了：“好，给你。”

胤禛伸手要接茶杯，安康却是以为自家额娘要将自己的口粮送人了，关键时候，忽然爆发出了大力量，伸手就抓住茶杯沿儿，死也不放开了。

“安康乖宝贝，快些松开，阿玛喂你好不好？”静怡劝道，安康听不懂呢，警惕的盯着胤禛，好像胤禛再往前伸伸手，他就能吐胤禛一脸一样。

胤禛夺了两回没夺回来，只好无奈的松手了：“还是你喂吧。”

“是你以前从没喂过，儿子不知道你会喂饭。”静怡笑着宽慰他：“等一会儿你拿了别的东西来喂他，过几次他就知道了，就愿意让你喂了。”

胤禛侧头看了安康一眼，并未多说什么。不过，等静怡喂他吃完了东西，胤禛就伸手将安康抱过去了。他以前也是见过静怡哄元寿和安康的，不过就是有些放不开面子，时不时的就瞅静怡两眼。

元寿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静怡也不急着问情况，只让人给他在他自己的院子里摆了一桌子酒席，让他自己招呼小伙伴儿们用膳。

她自己呢，就和胤禛一起用的。

都吃了晚饭，元寿才带着小太监过来。

静怡忙将人揽在怀里开始询问：“先生说的，你听懂听不懂？”

元寿略有些得意：“以前在府里的时候钟先生都讲过的，我还是能听懂的，先生也夸我聪明。”

“不可骄傲知道吗？你聪明别人也不蠢笨，先生夸赞你是看在你阿玛的份儿上，若是你不是你阿玛的儿子，看谁会夸奖你。”见元寿仰着小脸很是得意，静怡就赶紧戳他脸颊，生怕他养成了自大的毛病。

乾隆前期倒是不错的，很有明君的风范，要不然，这康乾盛世，也不会带上乾隆。可后期，就有些不怎么好了。静怡是打定主意要好好教导的，所以，这得从小就开始注意。

但还得有个度，万一打击的太狠了，元寿没了自信，那可就不妙了。

相比较之下，她倒是宁愿元寿自大一些的。

元寿嘟嘟嘴，不太高兴，静怡忙又安慰：“当然，元寿也的确是聪明，要不然，钟先生之前的教导，元寿说不定早已经忘记了，那今儿肯定就得不到先生的夸奖了是不是？但是先生的夸奖呢，是夸大了一些的，就是你原本有五分聪明，先生硬是说到了十分，你得明白这多出来的五分是从哪儿的。”

元寿眨眼，看静怡，静怡抬手点了点胤禛：“从你阿玛的身份上，从你玛法的身份上，从你玛麽的身份上，我相信和你一起读书的，也有能听懂今儿先生讲的课程的，那是不是有人没被夸赞呢？”

见元寿皱眉深思，静怡就不说话了。

“额娘，我明白了，我还不是最聪明的。”元寿好一会儿才说道，静怡点头，又问道：“你交了朋友没有？你十四叔的小弟弟，你喜欢不喜欢？”

“不太喜欢，弟弟更喜欢自己玩耍，不过额娘不用担心，我过几天就会有朋友的。”元寿忙说道，静怡又问道：“中午吃的什么？”

“中午吃的八宝米饭，甜滋滋的，特别好吃，还有鸡汤，还有红烧鱼……”掰着手指头一个个给静怡说，两个素菜两个荤菜一份儿汤，上午和下午，德妃都让人送了点心过去。

不光光是元寿有，别的小阿哥也都有，当然，是人家祖母送的。

静怡问完了就轮到胤禛，胤禛问的就是功课了，先生讲了什么，元寿自己的理解的是什么，今儿布置了功课没有，练字了没有，问的元寿脸色发青，这才大发慈悲，摆摆手说道：“时候不早了，明儿还得早起去念书呢，赶紧回去睡觉吧。”

元寿顾不得表达自己一天没见额娘的思念之情，赶紧的就行礼溜

走了。安康是早就被奶娘抱回去睡觉了，屋子里瞬间就只剩下胤禛和静怡两个人。

胤禛侧头问道："这下子总能放心了吧？我早和你说了，不用担心的，元寿在宫里好好的，不管是谁，这手都伸不到宫里去，汗阿玛会看好这些小阿哥们的。"

静怡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是不放心，虽然我知道元寿没什么事儿，但他没回家，我这心里就总是惦记着，当额娘的都这样，不独我一个瞎操心。"

胤禛伸手捏她脸颊："有空不如多操心我，多久没给我做过衣服了？"

静怡愣了一下，很是心虚，好像从安康出生……不对，从怀安康的时候就不怎么动针线了，动一下也就是做个小衣服或者做个小荷包什么的。

"我记着呢，王爷不用着急，明儿就给你做。"静怡忙说道，胤禛挑眉："说的好像爷很稀罕你做的衣服一样。"

静怡忙谄媚的给胤禛捏腿："爷不稀罕，是我非得给爷做，我就想让爷穿我做的衣服。"

捏着捏着，胤禛的呼吸就重了几分。静怡脸色微红，就像是三月桃花。胤禛起身，俯身将人抱起来，静怡忙将脸埋在胤禛怀里。

一晚上被翻红浪，早上静怡都有些不太想起床了。但还是得起，该去请安了。

日子就这么平平稳稳的到了三月，那拉府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是大格格早起不慎摔了一下，要早产了。

李氏当时就惊的有些发蒙，好半天连个声儿都发布出来，还是福晋稳得住，一边让人掐李氏的人中，一边吩咐人准备马车，再让人去请了太医。

最后叫了听月："我记得我那库房里还有一支三百年的人参，给带上，李氏，大格格可还在等着你呢，你快些收拾好了，咱们去看看。"

李氏被掐的回了神，猛然就叫了一声："我的女儿啊！"

福晋皱眉斥道："闭嘴，大格格还等着呢，你若是不去，就自己在府里等着吧。"

李氏慌忙摇头："不不，我去，福晋您带我去，大格格还等着咱们呢。"

福晋不出声，先带人到内室换了衣服，这才赶紧往外面去。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李氏连衣服都没去换，亦步亦趋的跟在福晋身后。

眼看马车要出发，李氏忙又喊道："等等，咱们要叫王爷一起去，大格格是王爷的亲生闺女，王爷可不能不管，那拉家肯定有问题，好端端的就会摔了一跤？"

一边说着，一边又往马车门口扑，打算亲自下车去找胤禛。

福晋拽住她："咱们先去，我已经让人去找王爷了，王爷一会儿肯定会去的。"

李氏这才闭嘴，脸色发白的坐回到马车中。静怡原本是送她们出门，现下看着李氏那脸色，也是有些同情，弘昀那会儿，李氏就有些挺不住，大病了一场。

现下，若是大格格有个万一……

静怡想了下，索性让人先去叫了弘时。却不料弘时竟是没在府上，静怡还有些疑惑，不过到底不是自己亲生，她也没多问，让人和弘时院子里的人说了一声。

出了这事儿，这一整天，静怡心里都不□□稳。时不时的就让人到石榴院去看看，交代了那丫鬟们，若是福晋回来，就和她说一声。

可这一等，就从上午等到了晚上。天色黑透了，福晋才带着李氏回来。胤禛也在。

只看她们三个的脸色，静怡的心就往下沉了沉。

"大格格本来还不到生的时候，这一摔，又是难产，大人和孩子都没能保住。"让人送了李氏回去，福晋才叹口气和静怡说道："你日后，在李氏面前，也不要提起来大格格，也是难为她了。"

又没了女儿，这日子可怎么过？

不过福晋想想，又忍不住摇头，还能怎么过？至少，李氏还有个弘时，弘时年纪也不小了，再过个两三年，也该成亲了。到时候就能抱孙子了，儿孙环绕，过个三五年，这丧女之痛也就能走出来了。

不像她，没了弘晖，就什么都没了。

"福晋累了一天了，也早些安置了。"静怡见她眉宇间一片疲惫，神情又带着几分悲哀绝望，就忙出口安慰道："妾身明儿就叮嘱一些其他妹妹，不会在李姐姐面前说这些的。"

福晋点点头，又摆摆手，静怡就忙起身回去了。

后来，静怡又找人问了一下大格格的事儿。之前说是大格格摔了一跤，这才早产的，这事儿，到底是不是意外？

胤禛也亲自让人去查问了，还将大格格当年的陪嫁全带了回来，逐一隔开审问。最后也只能确定，这事儿真是意外。本来太医都说了，大格格只要好好养着，就能平安生下来孩子。

大格格也很是注意，平日里也就早上出门走动一个时辰。大家也都知道她这习惯，那拉家也很看重这一胎，不光是提早让人打扫大格格要走的那条路，别说石子了，连灰尘都几乎看不见。

更是派了两个嬷嬷两个丫鬟时时刻刻的跟在大格格身边，按说，这样的安排，几乎是万无一失了。却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大格格往下坐的时候，竟是没坐到凳子上，而是直接坐在了地上。

对普通人来说，坐地上估计就是屁~股疼一下，可对大格格来说，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又正好大格格今儿外面穿了一件儿碧水晴天的外褂，她生怕坐皱

了，落座的时候就往后面撩了一下。以至于那些婆子丫鬟们也没注意到，这才让大格格坐了个结实。

既然只是意外，那就和那拉家没多大关系了。

胤禛恩怨分明，特意又叫了大格格的额驸过来安慰了几句。李氏却是放不开，觉得那拉家没照顾好自己闺女，闹腾了几次求着胤禛给那拉家一些颜色看看。

随后又是病了一场，静怡还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李氏原本就长的不胖，现下大格格猛然没了，李氏忽然就又瘦了一大圈，躺在床上，整个人就像是一根木棍，连被子都快撑不起来了。

到了八月，过了中秋节，大晚上的，年氏就开始发动起来。

福晋亲自去守着了，静怡在床上挣扎了半天，最后还是苦着脸赶过去了。福晋见她过去，还有些吃惊："安康晚上不闹腾？明儿你还得照看安康，不如先回去休息。"

"不用，有奶娘呢，我在这儿陪着福晋。"静怡笑着说道，福晋顿了顿，也就没再让静怡回去了。李氏是不愿意过来的，福晋也就不勉强。

年氏体弱，虽有白嬷嬷精心照顾，但也不像是静怡和耿氏那会儿，她半夜开始生，一直到早上，胤禛都要去上朝了，还没生下来。

静怡坐的浑身骨头疼，就起来走动几步，想了想，又叫了白嬷嬷过来说道："你去去劝劝年侧福晋，这样一直喊，倒是将力气耗尽了，还不如咬着牙一口气将孩子生下来呢。"

零零碎碎的受罪，不如一鼓作气受完了算了。

白嬷嬷忙进去，不过，想来年氏是没听进去的，因为那叫声，还是断断续续的在院子里飘着。

静怡无奈，转头看福晋："这等了一晚上了，福晋肚子饿不饿？要不然，先让厨房送些饭菜过来？"

福晋摆摆手："我没什么胃口，你若是饿了，就先回去吃点儿东西。"

"不如这样，我先去吃东西，等我回来，福晋就回去休息。"静怡想了一下说道，"福晋也不是铁打的身子，熬了一整夜了，王爷也知道您在这儿守着，年侧福晋这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生下来呢，您先去歇着。"

福晋想了想，就点头应了："也好，那你先去吃饭。"

静怡行了礼告退，王嬷嬷贴心，早就准备好了饭菜。静怡虽然也困，但是更饿，狼吞虎咽的吃了一碗粥，又吃了两个即有花卷，这才慢下来品尝那些小菜。

但也没敢多耽误时间，吃了八分饱，就又急忙去了年氏的院子。

倒也是凑巧了，胤禛正好下朝回来，他这边刚进去，屋子里稳婆就喊道："恭喜年侧福晋，生了个小格格。"

福晋忙笑道："孩子如何了？年氏如何了？"

“年侧福晋生的时间长了些，小格格略微有些虚弱，但好好养着还是能和常人一样的。”稳婆将孩子抱出来，太医就忙过去把脉，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不过要多注意些，不能受冷受热。”

胤禛先是皱了皱眉，然后才问道：“还有别的问题吗？”

太医摇摇头：“没有了，小格格其他都很好。”

又给年氏把了脉，年氏就是有些力乏，但她身子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生完孩子，连看一眼都没来得及，就直接昏睡过去了，胤禛也进去看了一眼，随后就出来了。

小格格身子不太好，所以洗三就没大办。到了九月，满月了，府里就准备小小的办个满月宴，毕竟大格格才刚去了半年，府里也不好太过于张扬。

静怡虽然不太喜欢年氏这人，但小格格满月的时候，见了小格格一面儿，也不得不承认，年氏在当额娘这方面，还是挺不错的。才一个月，就将小格格照顾的白白胖胖的，看着比刚出生那会儿倒是健康了许多。

“倒是个标志的，长大了定是和年妹妹一样，是个美人儿。”福晋笑着夸赞道，年氏略有些害羞：“我倒是只盼着她平平安安，有王爷在，哪怕长的不好看呢，将来也不用担心嫁不出去。”

静怡很是诧异的看一眼年氏，这话很不像是年氏说出来的。年氏说话一直是文绉绉的，听着就像是小仙女儿，刚才的话说的可就太接地气儿了点儿。

“那是肯定的。”福晋笑着说道，年氏又转头看静怡：“我这是头一次养孩子，也没多少经验，我瞧着元寿阿哥和安康阿哥都被钮祜禄姐姐养的很好，日后若是姐姐得空，我能不能去问姐姐讨教两手？”

“没问题，想来就来。不过，说实话，养孩子这事儿，我自己也是摸索着来的，多是听了邱嬷嬷的话，才能照顾好他们哥儿俩，年妹妹这身边，可是有比我更好的请教对象呢。”

静怡笑着说道，年氏则是有些惊讶：“白嬷嬷不是德妃娘娘借给我的吗？这眼下，孩子已经出生，白嬷嬷还不回宫吗？”

福晋沉吟了一下，问道：“你是想留下白嬷嬷还是不想留下？”

年氏有些支吾，福晋一看就明白了，点头笑道：“也好，回头我和额娘说一声，只是白嬷嬷照顾了你一场，这该给的，你也别不舍得。”

“那是自然。”年氏忙笑着应了下来，又给福晋倒酒：“这段时间，也多亏了福晋照顾，我敬福晋一杯。”

福晋也并不推辞，端了酒杯细细的品尝酒水。

自家人吃饭，也没那么多规矩，过了午时就各自散开了。胤禛下午回来，则是直接去了年氏那边，毕竟小格格满月，胤禛既然是错过满月酒了，怎么说也得私下里给点儿补偿什么的。

耿氏下午带了天申来聊天，说到小格格，就忍不住笑道：“现下

看起来，咱们府里，倒是格格更受宠一些呢，听说昨儿王爷私下里给了小格格一套首饰。”

顿了顿，又说道：“小格格现在能用什么？这首饰，估计就是便宜了别人了。”

“倒也没便宜别人，年侧福晋生育有功，本就是该赏的。”静怡笑着说道，她生元寿和安康的时候，宫里德妃，还有福晋，都给了赏赐。耿氏生天申的时候，也不例外。

现在年氏生了小格格，赏赐是照样有的，但比静怡和耿氏那会儿的少了三成。

胤禛喜欢女孩子，私底下补贴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小格格现在，是他唯一的闺女。

耿氏点头笑道：“也是，该赏的。对了，姐姐，天申也该念书了，只是我有段时间没见王爷了……”说着就有些无奈，放下了茶杯叹口气，“也不知道王爷是怎么安排这事儿的，我今儿来，也是想求求姐姐，能不能帮我问问王爷？”

静怡顿了一下笑道：“这事儿，还是自己亲口问比较好，你且放心，王爷心里，对几个孩子都是很看重的，天申的事儿，也定然是记在心里的，你不用着急。”

耿氏忙点头：“那我就不着急了，多谢姐姐了。”

静怡摆手：“谢我做什么，我可什么都没帮得上。”

又说了几句闲话，耿氏就起身告辞了。过了三四天，胤禛就去了耿氏那边一趟，说了大概一个时辰的话，就又起身离开了，不过估摸着就是说的天申念书的事情，

因为第二天耿氏就又上门来拜访了，说是咨询元寿念书那会儿，静怡给准备的东西。

静怡有些诧异，一边让人去列单子，一边问道：“天申读书的事儿，王爷是怎么说的？”

“王爷说，让天申跟着元寿一起进宫念书，府里也省了请先生的银钱了。”耿氏笑着说道，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堂堂雍亲王府，还能没请先生的银钱？

不过，天申能一起进宫念书，倒也很不错，至少有人和元寿做伴儿了。小哥俩儿以前就玩的不错，现下能一起念书，也挺好的。

作者有话要说：　　总觉得奔跑炒的CP太僵硬了ヽ(╯▽╰)ノ。笔芯，爱你们~~~不光是今天，以前也爱，以后也爱~~~

☆、第 69 章

既然天申也是要进宫念书, 这哈哈珠子, 还有伴读, 还有侍卫，也都要准备起来。耿氏是来问了静怡的意思, 按照耿氏的打算, 是想和元寿那会儿一样，在伴读的身份上面，动点儿心思。

静怡抱着的是福晋的大腿, 耿氏抱着的，就是静怡的大腿了。照推下去, 元寿的伴读是福晋娘家的侄子，耿氏就想求了静怡的娘家侄子当天申的伴读。。

然而静怡并不是很赞同, 一来伴读比较危险, 小皇孙们要是犯了错，先生估计是没胆子直接打的，那受过的就是伴读了。二来，她娘家大哥是当侍卫的，二哥上了战场, 摆明了以后要走的路是武将的道路, 那进宫读书可就要耽误练武的功夫了。当然, 宫里也有骑射的课程，但这课程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只是为了锻炼身体。但钮祜禄家的小孩子们, 练武学兵法才是主要的。

“所以不是我不愿意，而是这事儿，真不合适。”静怡笑着说道，耿氏呆了呆，有些为难：“那天申的伴读，我应当选谁家的？”

“王爷可说了要选哪一家的？”静怡问道，耿氏皱眉，略有些苦恼：“王爷什么都不和我说，就连那些哈哈珠子，我也都没见过 ，对了，天申今儿就要搬到外院去住了。”

静怡愣了一下：“今儿？是不是太快了些？”

耿氏摇头：“也不快，马上就该进宫念书了，王爷说，下旬就去。”

静怡算算日子，也没几天了，再过个两三天就是下旬了。顿时有些无语：“时间这样紧，那说明王爷定是已经将伴读的事情给安排妥当了，你这样，算是白费力气了。”

耿氏还有些惊讶：“这么快？”

“要多和小阿哥相处几天，性子合适，这才能当伴读，性子不合适就得另外选了，所以肯定是要早早就决定好。”静怡耐心的说道，耿氏愣了一下才说道：“那也就算了，王爷既然已经决定好了，我自然是不能插手的了。”

静怡点点头，笑着安慰她：“你也别着急，元寿进宫念书那会儿，我也是天天担心，生怕他在宫里吃不饱，现在你再看看元寿，是不是比以前还胖了些？”

以前元寿在前院念书，胤禛是很少让他半路再加餐的，顶多是吃点儿点心。现在，元寿一天要吃四顿饭，下午放学了，先是在永和宫吃一顿，然后回来了，再来静怡这边吃一顿。

这吃了小一年，整个人就像是发面馒头一样，不光是长高了，还长胖。

静怡还很是担心，生怕元寿就跟八阿哥一样，当年京城中数得上的美男子，也不过短短几年功夫，就跟吹了气的气球一样了。当然，美男子长胖了也不难看，就是没以前好看了。

至于胤禛，他倒是长不胖，整天恨不得长十八个心眼。

“对了，马上就是王爷的寿辰了，姐姐准备了什么贺礼？”自打胤禛过了三十，这生辰，就变成了寿辰。静怡初听还真是有些不习惯，深觉得这么一改，胤禛硬是像老了二三十一样。

静怡想了一下，笑道："还是和往年一样，准备一套衣服吧，大件儿的，有福晋准备呢。"

耿氏倒是不用准备的，就笑道："若是姐姐有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尽管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帮姐姐做个针线活儿，也能打发打发时间。"

说着，又说道了年氏："最近倒是稳重了不少，大约是有了孩子，说话什么的，也没有像是以前那样酸溜溜的了。"

"毕竟是当了娘了。"静怡笑着说道，就是不为自己着想，还能不为孩子着想吗？她自己就是个侧福晋，若是为了闺女着想，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将闺女养在福晋名下。

这样可不光是一个嫡母教养的名头，最主要的是，将来小格格出嫁的时候，这嫡出的和庶出的，在爵位上是有区别的。

嫡出的肯定是会被册封为郡主的，庶出的除非是想大格格那会儿一样，府里只她一个女孩子。当然，现在府里也确实是只有小格格一个女孩子，可大格格那会儿毕竟已经册封过郡主了，这第二个，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最重要的是，年氏能生下一个小格格，谁能保证以后就没人能再生小格格了？

可年氏舍不得，既然舍不得，那也只能从别的方面努力了。女孩子自己本身若是十分出色，这爵位，自然也是能往上提一下的。

年氏若是将全府的人都得罪了，那小格格就是再伶俐再聪明再讨人喜欢，也没有往上一步的可能了。

再说了，与人为善，将来说不定就能惠及子嗣呢？

"也是，不过小格格确实是乖巧可爱，长的也是可爱，我看着就喜欢呢。"耿氏笑着说道，静怡忍不住手伸手摸了摸肚子，若是她能生个闺女，大约也会长的不错吧？

但想了想，还是赶紧摇头了，这年代，女孩子活的苦，她还是不要生女孩子了。

虽然女孩子贴心，但女孩子能享福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些。只想一想她视若珍宝的女儿，以后要嫁给一个男人，要为她操持家事，为她管理妾室，甚至可能得用她的嫁妆去养那男人的庶子庶女，静怡就觉得，自己要心痛的不行了。

所以，还是别生女儿了。

大不了，她以后将儿媳当闺女宠爱。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闲话，瞧着元寿也快放学了，耿氏就先起身告辞了。

静怡特意吩咐人准备了羊肉汤，这天气越发的冷，晚上喝一碗这个，身体立马就变得暖呼呼的。当然，也是厨子的手艺好，不光是一点儿腥味也没有，反而是鲜的很，这样一来，胤禛也才愿意喝一碗。

元寿回来就扔了书袋，抽着鼻子使劲吸了两口："额娘，又是羊

肉汤？”
“嗯，多喝点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看天色，也不早了，就让元寿去净手，亲自给元寿打了一碗汤。元寿回来坐下，笑嘻嘻的给静怡道谢：“多谢额娘。”
“今儿上学感觉如何？先生讲的你都听明白了吗？”静怡笑着问道，元寿咽下一口汤，赶紧点头：“那是自然，你儿子是谁啊，汗玛法亲自夸奖过的聪明伶俐，先生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十分浅显的，我一听就明白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在他脑袋上使劲敲了一下：“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也就几天没叮嘱，你的尾巴就又翘起来了。我且问你，先生讲的那些东西，只你一个人都会了吗？”
元寿略有些泄气：“额娘你又问这些，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会了，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话是什么了，你肯定要说，那汗阿玛为什么没表扬别人，不是因为别人不聪明，是因为汗玛法要表扬的是我阿玛。”
静怡挑眉，臭小子，学会顶嘴了啊。元寿今年也有七岁了，有一句话，七八岁猫狗嫌，昨儿还记得元寿是那种听话乖巧的孩子呢，好像一转眼，就变成了不听话的臭小孩儿了。“
“明儿呢，额娘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静怡扯了一下元寿的耳朵，吩咐道：“赶紧吃，吃完了你自己回去准备一下。”
元寿半信半疑的撇她一眼，但还是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等第二天元寿去上学，静怡就忙去让人去找了苏培盛，问明白了胤禛不在忙，这才敢让人去请了胤禛过来。
等听完静怡的要求，胤禛也是有些无语：“你就是为了打击一下元寿？”
“不是打击，是为了让他看明白，这天底下不是只有他一个聪明人，要学会清楚的认识自己，这样以后才不会过于自大，你都不觉得，元寿现在膨胀的都快要爆炸了吗？”
静怡看着胤禛说道，胤禛摇头：“没觉得，小孩子嘛，聪明机灵些才能讨人喜欢，再说，元寿在汗阿玛面前，也从来都是懂事儿的很，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嗨呀，不是这个问题。”静怡瞪大眼睛，有些不太知道应该如何解释，总不能说要是元寿当了皇上，就会真的飞上天去和太阳肩并肩吧？
“人要学会谦虚。”静怡说道，抿了抿唇，斟酌了一番才接着说道：“聪明是好事儿，但你要是让他觉得他是天下第一聪明人，这就坏事儿了。”
看静怡费劲儿的想给自己解释，胤禛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机灵和聪明，从来不是一回事儿，你放心

吧，这事儿交给我了，晚膳之前，定是能给你准备好的。”

静怡这才放心，伸手在胤禛的肩膀上拍了拍：“那好，我可就全交给你了，若是做的好，回头……”说了一半儿猛然醒悟过来眼前这是胤禛，不是自己院子里的这些个嬷嬷丫鬟们，赶紧收住。

胤禛在她腰上掐了一把：“回头如何？”

“回头我亲自给王爷做一顿大餐！”静怡忙讨好的笑道，胤禛挑眉，在她脑门上戳了一下，算是放过了她。

等元寿下午回来，就发现自家额娘的院子里多了个小孩儿，也就五六岁，比他还矮一头呢，不过看着倒是长的漂亮，眉清目秀的。

“这是你阿玛让人找来的小孩子，是张大人家的小孙子，今年四岁，还没开始念书，也就刚开始启蒙。”静怡笑着说道，“你昨儿不说你自己聪明吗？额娘就帮你找了个更聪明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好了，我说一下咱们的游戏规则。看见了吗？院子里摆着的一条路。”静怡伸手点了点，特意让人在外面点了好几个灯笼，将整个院子都照的亮堂堂的。

“这一路上摆放的都是关卡，有写字的有四书五经上东西，也有猜谜题，还有对对子，谁先走到头，谁就是赢家。”静怡笑眯眯的说道，一拍手：“好了，现在都站好，我说开始就开始。做完了，才能吃饭，明白吗？”

元寿嘴角抽了抽，又打量了一下对面小孩儿，才四岁。要是自己赢了，那就是胜之不武，毕竟自己比人家大三岁。可要是输了，那可就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说不定，要被额娘嗤笑一辈子，他可是直到自家额娘的性子的。

不比还不行，既然人是阿玛帮着找来的，这关卡什么的，说不定也是阿玛的手笔，他要是不比……正想着，就见门口多了个人影，一看他就有些头疼了，正是他家阿玛。

天底下有这样当阿玛的吗？跟着自己媳妇儿胡闹，亲自出题来为难自家亲儿子！

“好了，开始吧。”然而元寿还没来得及对胤禛表示一下自己的怨念，那边胤禛已经大踏步走到了静怡身边，抬手示意了一下，立马有小太监将关卡，也就是桌子上摆放的东西给掀开。那桌子的高度都是正正好，元寿和那孩子站着就能看见上面摆放的试题。

按照静怡的说法，这是文试，光做个试题就行了，以后还要武试。等元寿再长几岁，就来个综合测试。

现代很多竞技之类的节目，她多少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丛林闯关啊，镇守大本营啊，乱七八糟的，就不信打击不了元寿这个臭小子。

元寿也是为了争一口气，虽然不太高兴对手比自己小好几岁，但也是认真的低头答题了，因为输了真的很难看。

一炷香时间过去，小孩儿先往前挪了一点儿，元寿就有些着急了。这一着急，正在写字的手就有些控制不住的抖了一下，当即毁了一张字。

元寿深吸一口气 ，将这一张纸拿开，另外换一张。不停的在心里念叨，不能着急不能着急，要不然出错更多，就更是赶不上了。

也幸好，元寿并不是绣花枕头，他是静怡亲自带着启蒙的，又有胤禛指点了两年，跟着府里的先生学了大半年，后来进宫念书，康熙给请的，也都是大儒。

偶尔，还能得康熙亲自指点一下。

他虽然骄傲自得，也是有骄傲的资格的。

很快，他就追上去了。然而，静怡怎么可能会让他轻而易举的获胜？要不然，也用不上胤禛了啊。静怡让胤禛找来的，那可是真正的神通，据说，一岁识字，两岁念书，三岁就能自己对对子，现在四岁，已经开始学四书五经的那种。

当年骆宾王，也是七岁写出了咏鹅。现在这小孩儿，都快比得上骆宾王了。

但到底是吃年纪小的亏，最后，堪堪和元寿齐平，两个人同时敲响了桌子最尾端的锣子。

有小太监急忙上前，将两边的答题卷子放在一起，胤禛亲自给打分。这打分也是静怡提议的，从最好到最差，十分到一分，最后看总和。

胤禛觉得这法子不错，毛笔圈的飞快，没一会儿就将分数都打出来了。静怡让两个孩子自己算，最后算出来的，元寿是拿了八十多分，那小孩儿则是拿了九十分。

“从时间上来说，你们两个打平了，但从分数上来说，明睿赢了，两项加起来，还是明睿赢了，元寿你是服气还是不服气？”静怡笑着问道，元寿当然是不服气的，然后就被胤禛拎着，将那些卷纸从头讲解到尾，为什么自己打那个分数，元寿是哪儿答的不好，明睿是哪儿答的好。

胤禛出马，最后元寿是心服口服，冲着明睿抱拳：“是我之前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能赢，我现在服气了，这一场你赢了，我输了，我甘愿认罚。”

最后一句是对静怡说的，静怡笑眯眯的揉一把元寿的脑袋：“现在你知道额娘之前说的话并没有错了吧？这天底下，比你聪明的人多了去了，你汗玛法为什么会夸奖你？因为你是一等一的聪明？还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你是你阿玛的儿子？”

元寿满脸羞愧：“儿子知道错了，汗玛法夸奖我，是因为爱屋及乌，学堂里的人崇拜我，也是因为我阿玛，额娘，我知道错了。”

说着，肚子咕噜噜的就叫起来了。

元寿眼巴巴的看静怡，静怡笑着揉揉他脑袋：“好了，认识到错

误就好，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别的。”
明睿算是小功臣，也被静怡留下来用饭。
用完饭，元寿才知道，原本认错还不知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戏码，永远是留在最后面的。
“所谓的检查呢，就是将你哪儿做错了，你现在认识到了错误没有，既然认识到了，以后要如何避免这种错误，要如何改正这种错误，你呢，就顺从本心的给我写下来，我要仔细检查的知道吗？”
静怡伸手：“不少于三千字。”
元寿一张脸顿时变成苦瓜样了：“额娘，能不能少点儿？”
“不能，要写的真情实意，否则，我是会打回去让你重写的，也不能因为写检查就耽误了功课知道吗？”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天色不早，也就没有多留元寿。
明睿这个大功臣，静怡也没忘记，特意让胤禛准备了不少礼物赏赐给明睿，金银珠宝有，笔墨纸砚也有。
“明睿这孩子，也是聪明，若不是年纪太小，我都想让他给元寿当伴读了。”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摇头：“伴读是不可能了，你若是喜欢，大不了，日后常叫明睿过来。”
静怡只知道张廷玉日后是雍正的重臣，倒不记得这个小孩子日后是个什么人物。
但只看这小孩子聪明机灵，多让他和元寿接触接触，说不定也能激励元寿一番。这天底下当父母的，果然都是一样的，只盼着自家孩子交往的，都是天才。
“过几天就是你生辰了，你想要什么礼物？”静怡岔开了话题，胤禛挑眉：“还有这样明着问的？”
“若非你不是外人，我怎么会明着问？”静怡笑嘻嘻的说道，正说着话，就听外面传来奶声奶气的喊声：“阿玛，额娘！”
胤禛有些惊讶：“我说刚才怎么没听见安康的声音呢，原来是不在屋子里，他去哪儿了？”
“我不是忙着打击……咳，不是激励元寿吗？怕安康在这儿捣乱，就送到了福晋那边。”静怡轻咳了一声说道，然后就忘记将人接回来了。
大概是天色太晚，福晋让人给送回来的。
说着话，外面奶娘就进来了。安康迈着小短腿走在前面，自打他会走路，静怡就吩咐了奶娘，不许一直抱着，能让走就得让他走着。
安康这奶娘，虽然不是个机灵的，但最是老实听话，当真是能不抱就不抱。
“阿玛，额娘。”进了门，安康左右打量了一下，扑往胤禛的方向：“阿玛不来看我，我肚子饿饿。”
胤禛有些不解，转头看静怡，静怡只好给翻译：“他意思是今儿一整天没见你了，吃饭都没胃口了。”

当然，这是胡扯的，一岁多的小孩子，你指望他有多好的逻辑？上一刻说吃饭呢，下一刻就能说拉屎了。

“嫡额娘给我吃蛋羹，蛋羹好吃，我想给阿玛，嫡额娘说阿玛有。”安康咕噜噜转着眼珠子，抱着胤禛的胳膊四处的看：“阿玛的蛋羹呢？安康肚子饿。”

胤禛噗嗤一声笑出来，伸手戳戳他脑门：“安康吃了阿玛的蛋羹，阿玛吃什么？”

安康很是吃惊：“阿玛不吃饭？”

胤禛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起来：“这小子倒是聪明，我看着，比元寿小时候还聪明些。”

“可不能这么说，元寿小时候还是挺聪明的，现在长大了不过是有些骄傲自大了。”静怡笑着说道，转头问奶娘：“小阿哥晚上都吃了些什么？这会儿怎么还说肚子饿？”

“小阿哥晚上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个奶饽饽，还有两个饺子，半碗蛋羹，福晋怕小阿哥积食，就没敢多喂。”奶娘忙说道，静怡伸手摸了摸安康的小肚子，果然是鼓鼓的。

小孩子吃东西没个准儿，喜欢的就一直吃，大约今儿是喜欢吃蛋羹了，所以就一直惦记着。但惦记着也不能给吃了，静怡就笑着哄道：“蛋羹吃完了，没有了，咱们明儿早上再吃好不好？”

能讲道理的就不是小孩子了，安康在他阿玛的腿上使劲蹦跶：“不行，要吃，要吃！”

一岁多的小胖子，蹦的胤禛腿疼，只能求救的看静怡。静怡虎着脸在安康的小屁~股上使劲拍了一下，反正这大冬天的，穿的也厚，并不碍事儿。

“你要是不听话，明儿就不让出去玩耍了，要是乖乖听话，明天早上让你喝肉粥好不好？”静怡问道，安康哪儿能听啊，就是嚷嚷着要蛋羹。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静怡只好让人弄了蛋羹过来。胤禛则是一脸无语的看静怡，还以为她有什么好办法呢，最后不还是妥协了？

“小孩子嘛，又不能讲道理，吓唬也不行，万一以后吓傻了怎么办？”静怡为自己辩解，胤禛挑眉：“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等懂事儿了才能讲道理？”

“也不是，不如从今天晚上开始讲道理吧。”静怡想了一下笑道：“以前元寿小时候，半岁多我就开始给讲故事，现在倒好，安康一岁多了，我还没正经讲过几个故事呢，王爷今天晚上自己睡？”

“我先听听你讲的什么故事。”胤禛伸手摸了一下安康的后脑勺，虽然那些故事，他以前也是跟着元寿一起听过的。

终于哄睡了安康，静怡瘫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了，实在是累。胤禛换了衣服，在床上坐下，顺便放下床帐：“过段时间，咱们再去园子里住几天？”

“好啊，有一年没去了，今年春天去的时候才发现园子里的景色真美，春天我看过来，夏天我也看过了，秋天也看过了，就是冬天还没看过。”

静怡笑着说道，胤禛侧头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那带你去看看。说不定，还能赶上今天冬天的第一场雪。”

静怡抬手圈住胤禛的脖子，微微挺起上半身，用饱满的胸～部去蹭胤禛：“为了表示感谢，王爷，今天晚上，妾身是完全属于你的。”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摸到她肚兜里：“这会儿不嫌累了？”

“有王爷在，自然是不会累的。”静怡笑嘻嘻的说道，都生过两个孩子了，害羞是什么东西啊，她现在不认识这两个字。

胤禛说去园子里，也就隔了一天，就和福晋说了这事儿。这次福晋倒是没推辞，跟着去了，女眷就只带了福晋和静怡。至于孩子，元寿和天申要去上学，不能跟着去，耿氏正好留下照顾他们兄弟俩。

小格格还不到三个月，也不好出门，年氏也放心不下，虽然很是不舍胤禛，却也选择了留下。

所以，孩子就只带了安康一个。

也是静怡幸运，到了园子里刚安顿好，就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而且，下的还不算小，晚上开始下，早上起来就已经堆积了有一指厚。

安康小孩子，看见下雪只会高兴，可胤禛看着就有几分烦闷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若是要下个三五天……”说着，叹口气，那可就成了雪灾了，京城之前也是闹过雪灾的，都不算大，但也是压毁了数百民房，冻死有几十乞丐的。

“应当是下不了那么久。”静怡笑着说道，看着奶娘带着安康在外面玩耍，就扬声说道：“别让他徒手抓雪，带上手套。”

小孩子容易生冻疮，这冻疮一旦患上，就很难治愈。所以静怡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很注意的，元寿在她的照顾下，就一直没生过冻疮。

对付安康这种不讲道理的，静怡就从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不戴手套不许出去玩儿。

安康哭闹了两次不管用，也就乖乖的带上手套了。

到了中午，雪就停下来了，胤禛总算是露出了笑脸，甚至主动的点菜：“中午咱们吃火锅？煮个山菌汤，或者大骨汤，你喜欢哪一种？”

“山菌吧，鲜。”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转头就吩咐了王嬷嬷去厨房说一声。

下午没什么事儿，吃饱喝足了，胤禛就想小资一把了，带了静怡往院子里散步。有小太监在往雪地上撒粗盐，这些个打扫院子的人也是为难，既得将这道路清扫出来，免得主子们出来滑一跤，又不能破坏了别处的景色。所以，能消的雪就给消了，不能消的，还得带个筐

什么的，给运送到别处。

来到梅园，苏培盛很是机灵，亲自上前，抓了梅树晃了两下，雪花噗嗤嗤的落下来，却又没有落下来太多，正好白雪压在红梅上，看着很是赏心悦目。

胤禛诗兴大发，当即现场作诗。静怡不管听不听得懂，只管鼓掌，胤禛也是看出她那点儿小心思，伸手捏她鼻子："就知道拍马屁。"

"我可不说别人的诗好，只说王爷的好。"静怡笑嘻嘻的说道，眼珠子转转，轻咳一声，一脸正经的背着双手："恭喜胤禛，获得此次诗词比赛的魁首，接下来我们有请诗人胤禛，再为我们作一首诗。"

胤禛忍不住哈哈笑起来，静怡也跟着笑。

看了梅园再去看冰湖，打眼望过去，一片雪白，也是很吸引人的。

冬天的动物都不怎么出来，不过不包括胤禛的那两只狗。胤禛特意让苏培盛给牵过来，他又拽着绳子遛狗。

原本静怡以为，这样闲散的日子，会和她前几次来园子里一样，能过好几天。但没想到，晚上竟然又开始下雪，又是下了一晚上。

昨天的还没消，今天又是一指厚，都不用胤禛说，静怡就知道，京城肯定是要闹雪灾的。说不定还不光是京城，连带着周边地区，都可能会有雪灾。

胤禛这人，最是忧国忧民，连早膳都没有吃，就直接骑马出了园子。

静怡是肯定阻拦不了的，只能在心里盼着胤禛能平安归来。也盼着，这雪灾能少死几个人。

"不如咱们也回京？"过了上午，福晋也知道胤禛回京的事儿，就来找静怡商量："过两天就是王爷的生辰了，咱们就当是为王爷积福，到城外去摆个粥摊？"

静怡则是有些犹豫："皇上那边……"

福晋摆摆手："这家里有钱的，谁没弄过施粥的事儿？去年九福晋不还为了她那儿子，在城外施粥了吗？这么大的雪灾，不光是咱们，怕是这城里，不少人家会布施的。"

"既然不少人家布施，那施粥的人不少，咱们不如换了别的？"静怡想了想说道，福晋笑着问道："你有什么主意？"

"我想着这大冬天的，天冷，受灾百姓们缺的，无非就是衣食住这三方面，但是咱们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大家也都不可能一窝蜂的只送一样，所以咱们最好是另辟奇径，这三样咱都不选，咱们送药材。"

雪灾之后，怕是得病的也不少，虽说天冷不容易患疫病，但其他的也是能要命的。

福晋笑着点头："倒是个好主意，那咱们府上就送药材。"顿了

顿，福晋又说道：“你还带着安康……”

静怡忙摆手：“这事儿我可没打算出面，福晋也知道，安康这孩子，最近是越发的离不开大人了，我就带着他还住在园子里吧，也免得福晋还要为我们操心。您只管自己回去，这事儿您再和王爷商量商量，得有个章程，比如这大夫要请哪些个，这药材要从哪儿来，这银子是走公中还是走哪儿。”

说着静怡一拍手：“不如不走公中，咱们姐妹凑一凑？妹妹让王嬷嬷跟着福晋回去好不好？”

出门在外，静怡也不用去买东西吃喝，这园子距离闹市又很远，静怡自然是一点儿银子也没带的。王嬷嬷是葡萄那会儿，就管着静怡的钱匣子钥匙，这会儿让她跟着回去，也能给福晋拿银子。

福晋有些犹豫，静怡笑道：“这事儿就当是咱们后院女人求的功德，姐姐可别推辞了。”

沉吟了一下，福晋点头应了：“也好，你先让王嬷嬷跟着我回去，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没等福晋说完，静怡就使劲点头：“福晋尽管说，我定不推辞。”

福晋忍不住笑，接着说道：“我自是不会客气的，若是用不着，我还得打发了王嬷嬷回来。”

“不用不用，这冰天雪地的，来回跑也是折腾人，就让她留在府里吧，偶尔给元寿做个点心吃，元寿还是挺喜欢王嬷嬷的手艺的。”静怡笑着说道。

福晋点头，这事儿宜早不宜晚，所以当天，福晋就带着人出了园子回京。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胖了很多很多，坐下肚子有三层哟，三层！果然是不能偷懒吗……

☆、第 70 章

康熙是很支持这民间的这种布施的, 当年山东大旱, 京城商人郑世昌曾主动找了衙门捐献三十万两白银, 康熙特意赐了郑世昌皇商名号，特允内务府供货。

京城根儿, 天子脚下, 人人都想表现的突出一些，所以但逢灾害，出面布施的人也都不少。福晋以前是做惯了这种事情的, 从出面收购药材，到请了大夫, 再定下行医的地点，不过两三天时间就搞定了。

因着静怡自己主动提出了要给私房银子, 福晋在众人请安的时候也就顺口说了一声这事儿。

年氏大约是为了和静怡比一下, 当即也点头应了，说是大家各自捐献一点儿就好，不用走公中的银子了。李氏则是有为弘时积福的意思，也忙应了下来。

她们两个，年氏是出身大家, 私房银子十分丰厚。李氏是资格老,

之前又受宠过很长一段时间，私房自然也都不少。于是，一个人出了五百两银子，再加上福晋的一千两，这就是两千了。

静怡叮嘱了王嬷嬷，不用太惹眼，所以静怡这边，王嬷嬷做主，和年氏李氏的一样。

耿氏倒是有些为难，但她到底是生了个阿哥，手里头也是有不少银子的。咬咬牙，就拿出了二百两。武氏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她自家也是官宦人家，不少这点儿银子，同样大方的给了二百两。

唯独宋氏，宫女出身，本身就没多少家底，又身子弱，时常要吃药，眼看着别人都拿出来了银子，她脸色涨红，就有些尴尬了。

“宋妹妹身子不舒畅，常年要吃药，手头上怕是不方便。”李氏一眼就瞧出宋氏的为难之处，她这两年性子改了不少，又有些怜悯宋氏和她几乎一同进府，现下却混的十分凄惨，就忍不住说道：“我给宋妹妹出一百两银子。”

福晋略有些惊讶的看了看李氏，李氏还有些不自在：“我也是想攒点儿功德，日后多做些好事儿，也好……”说了一半顿住了，福晋却是明白李氏的意思了。

这些年她辛辛苦苦为胤禛打理后院，从不许雍王府出现什么龌龊事儿，更不许有什么人命相关的事儿，一部分，或许是为了自己舒心，她也不愿意成天活在别人的算计之下。

索性，大家都别算计了，各自安安分分的，王爷喜欢宠着谁就宠着谁算了。

其次，也是为弘晖着想。她只盼着自己各方面都做的好了，让王爷满意了，将来，能给弘晖过继个香火，弘晖虽然是没成年就过世了，但也长了八岁。自己在的时候，她能给弘晖上柱香什么的，可等自己没来呢？

难不成，就让弘晖孤零零的自己在地底下受苦？

而且，她不沾带人命的事儿，也是和李氏这会儿差不多，只想着能积点儿德，能庇佑一下地底下的弘晖。

这为人亲娘的，总是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她只盼着，下辈子弘晖能投个好胎，看在自己为他攒的那些功德上面，也别有地府的人去为难他。

“我也帮宋妹妹出一百两吧。”福晋温和的说道，见宋氏想起身，就摆摆手：“不用道谢了，你若是真觉得过意不去，就帮我抄写几卷佛经。”

宋氏忙点头：“好，奴婢回去就抄。”

“也不用太着急了，来着了倒不好了。”福晋说道，见年氏要开口，就摆摆手：“这些银两应该是足够了，不用别的了。李妹妹，这两天，你帮我看看账本，我让人去办这事儿。”

李氏忙应了下来，福晋摆摆手，让众人都散了。

等胤禛从宫里回来，福晋就让人去请了胤禛过来，说了这事儿。

胤禛倒是不反对："只是你也小心些，莫要上当受骗，前些年，李家施粥，竟是弄了发霉的大米，这事儿可是京城里的笑柄，但凡提到施粥的事儿，谁不说李家的这龌龊？你既然是要买药材，就让信得过的人去买，宁愿贵一些，也要买那上好的药材。"

李家那事儿，就是一笔糊涂账。最重要的过失还是在那李家男人身上，若不是他宠妾灭妻，非得让个小妾管这施粥的事儿，那小妾怎么会换了那大米？

侍妾出身，能有多高远的目光？只想着那吃布施的老百姓都是没见识的，肯定是吃不出来的，却没想到就算是灾民，也是有那嘴刁的，陈米不要紧，关键时候能活命就行了。可发霉的大米，那可是要能要命的东西。

你不做这善事，那肯定是没人要求你这要求你那的，但你既然是做善事，就不能不将老百姓的性命不当回事儿，这灾民里多的是老弱病残，死了几个算谁的？

这事儿闹出来之后，李家那脸面可是丢大了。

原本李家算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商人家了，出了这事儿，这两年，李家迅速的就落败下去了。现在取代李家的，是郑家。人家做善事，那可是实打实的拿出银子来了的。

三十万两啊，都快比得上朝廷最鼎盛时候，国库内存的十分之一了。

当然，现在的国库，肯定是没那么多银子的。

"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吗？"福晋笑着说道："我肯定会派了信得过的人的。"

胤禛点点头，然后，夫妻俩就没别的话说了。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福晋先开口了："这两天你比较忙，要多注意休息，身体是最重要的，没了好身体，你就是想做什么都做不成了。"

"我会注意的，你也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胤禛点头说道，福晋是没话找话说："前院的炭火够用吗？要不要让人再送点儿？"

"不用，够用的，倒是元寿和天申那边，你多注意些，小孩子受不得凉。但也别太热了，这一冷一热的，对身体更不好。"胤禛说道，福晋笑了笑："放心就是了，我会让人注意的。"

然后，又没话说了。

福晋绞尽了脑汁的想话题："这布施的银子，是几位妹妹自己凑出来的，没有走公中银两，算下来，凑了也有三千两，能够买好几车的药材了。"

胤禛点头："也是福晋明理，她们才会听了福晋的话，不如我也捐献一些吧，一会儿我让人送些银子过来。"

"也行，是王爷的一番心意。"福晋点头。

然后，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等了一会儿，也不见胤禛说话，福晋就觉得有些没意思了，索性

端了茶杯送客："王爷定是有不少事儿要忙，我就不耽误王爷的时间了，王爷回吧。"

胤禛顿了顿，点头说道："有事儿就尽管让人去叫我。"

福晋应了，目送胤禛出门，忍不住叹口气，她其实也有点儿不太明白，怎么突然就走到这一步了呢？夫妻俩，除了正事儿，竟是连一句闲话都没得说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喜欢找胤禛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从弘晖过世开始？那会儿自己痛失独子，又怨恨胤禛宠着李氏，心里带了怒气，就时不时的和胤禛冷战。

也或许，是从胤禛一次次的错过自己的生辰开始？

男人大约是不在乎这些小事儿的，他们心里有大事儿，有整个天地，有整个朝堂，有天底下所有的百姓。可女人不一样，当她发现自己在男人心里的地位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份儿感情，大概也就走到尽头了。

或者，是从别的女人生了孩子开始？就觉得，这王府，好像不是自己的家了，而是胤禛和别的女人，别的小孩儿的家，她就是一个误入的客人，若不是还管着这府里的事情，她都要以为自己是外人了。

也可能是从她拒绝了胤禛用自己娘家兄弟的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之间就气了间隙的吧。

算了，别去想了，反正也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胤禛是个要脸面的，也是个重视规矩的，下面的侧福晋们虽然各自有小性子，自己也还是能压得住的。

她也没儿女要为之谋划，自己活的也算是舒心，就没必要再委屈自己去跟别的女人争宠了。情情爱爱这种东西，拥有的时候也并不觉得多重要。失去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又不是没了这种东西就不能活的，这天底下，又有多少女人是能拥有情爱呢？至少，她还算幸运，嫁给的是胤禛，而不是其他阿哥。

否则，怕是连正妻的体面都维持不住。

这世上，总有比她更凄惨的人。

其实弘晖没了的时候，她未曾没想过要跟着去了，可不行啊。她得为弘晖积攒功德，她得为那拉家着想。那拉家没了阿玛，兄长不顶事儿，弟弟不争气，她总得为那拉家谋划一条出路。

再者，还有额娘在呢。她若是真死了，自己倒是一了百了了，可对额娘来说，她却是十分不孝的。这世上，死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儿，难的是活着。

福晋心里乱七八糟的想了许多，然后起身到佛堂去跪着了，今儿的经还没跪呢。

静怡倒是不知道京城的这些事儿，她在园子里带着安康玩耍呢，找人做了雪橇，母子俩疯狂的玩儿了一整天。安康的小嗓子都喊哑了，晚上一边吃饭一边睡觉，脑袋一点一点儿的，静怡都担心他直接

栽倒到桌子上。

索性叫奶娘过来抱着他下去了，也没洗澡，大冷天的，就算屋子里暖和，但小孩子身体弱，万一有个不谨慎呢？

“你晚上多注意些，要是阿哥晚上饿了要吃东西，你就让人去准备。”静怡特意吩咐道，奶娘忙应了一声，小心翼翼的抱了安康去隔壁暖阁。

静怡吃着饭，就忽然觉得有几分冷清了，她也累，索性就不吃了。打着呵欠去梳洗，然后直接趴在床上睡觉。

这一场雪，一下就是五天。园子里的小太监，每天天不亮就拎着热水壶在屋顶上浇，静怡现下是十分确定，定是有雪灾了。胤禛那边，怕是忙的不得了的吧？

想着，她就有些坐不住。她倒不是担心没人会照顾胤禛，府里那么多人呢，就算是没人照顾，也还有年氏呢。她就是觉得，有些心不静。

就好像大家伙儿都在忙，只她一个人在享受，有些不自在。

要不然，明儿就回京了？反正这雪也停了。只是怕路不好走，只她一个人的话，她倒是敢冒险回去，可现在还带着安康呢，万一半路摔一下，那可就要命了。

静怡想了半天也没做好决定，后来还是安康开始闹腾了。他小孩子家，整天玩耍虽然高兴，但这冰天雪地的，能玩儿的也就那么几样，有些不安全的，静怡甚至都不让他看。

这么三五天，他早就玩够了。这儿没有哥哥没有阿玛没有天申哥哥，他都不想在这儿呆了。

“额娘，回家，咱们回家。”早上出去扑腾了一会儿，回来就抱着静怡的腿开始嘟囔，静怡伸手摸摸他脑门：“这么想回家啊，赶路可辛苦了，要坐一天的马车，颠簸的屁～股疼，不如等你阿玛来接咱们？”

“不怕，安康不怕，要坐马车。”安康忙说道，静怡想了一下，决定了，还是回去吧，正好自己也在想这事儿呢，既然安康要求了，那就不用犹豫了。

“嬷嬷，收拾东西，咱们今儿就出发，这会儿天色还早，说不定还能赶上一顿午饭呢。”静怡抬头说道，嬷嬷忙应了一声，赶紧去收拾东西。

静怡是雍亲王的侧福晋，又有安康小阿哥在，这护送的侍卫自然是不少的，都是胤禛之前留下来的。一路畅行，进了京城，静怡掀开窗帘往外看，一颗心就忍不住往下沉了沉。

往日里，这大街上最是热闹了，有开铺子的有摆摊子的，来来往往的路人不少，可现在，铺子都是关着，摊子一个没有，路边倒是有人，可不是乞丐就是死尸。

偶尔匆匆跑过去一个活人，还是身形消瘦，脸色发青的。

有点儿钱的人家都躲在家里，没钱的人家，还是要出门讨生活的。再者，几天的大雪，粮食什么的，应该也是缺了不少的，没有存粮的人家可就难过了。

安康想探着脑袋往外面看，静怡却是将人给塞回来了，倒不是她宠着安康，而是安康年纪小，还不是要知道这些的时候。

马车进了王府，自然是没人来迎接她的。福晋带着李氏出门了，说是三福晋搞了什么募捐的宴会，虽说福晋不太喜欢三福晋，但到底是嫂子，又是打着救灾的名义下的帖子，她也不好不去。

不用先去给福晋请安，静怡倒也轻松一些。这会儿也已经过了午时，怕安康饿着了，静怡就让王嬷嬷去厨房弄点儿面条好了，热汤面，暖呼呼的，又做的快，刚刚好。

她这边刚吃完饭，那边年氏就抱着小格格上门了，静怡还有些吃惊："这大冷天的，你怎么将小格格带出来了？"

年氏笑着说道："她不喜欢在屋子里闷着，每天总要出门走走才行，之前几天不是下雪吗？没能出门，今儿就一直闹腾，索性就带出来了。"

静怡哦了一声，仔细看了小格格，赞道："几天不见，倒是长大了一些，看起来和你很是相似，长大了定是个美人儿。"

"这话我都快听腻了。"年氏笑着说道，静怡摆手："这是实话，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的，不用费尽心思去想，你应该高兴才是。最近府里如何了？"

年氏倒是没隐瞒，将福晋弄的布施给说了一下。顿了顿，又问道："姐姐这几天不在府里，可惦记王爷和元寿阿哥？"

静怡有些无语，惦记不惦记的，还得和她打个招呼？

"姐姐别误会，我就是觉得，王爷这两天，瘦了许多，我曾让人去前面给王爷送补汤，可王爷……"说着，年氏脸上也有些尴尬，静怡更是无语了。

福晋曾说过好几次，没事儿不许往书房去给王爷送东西，有事儿了只许私底下找苏培盛。得空了，苏培盛自然会给王爷说的。

年氏以前也挺规矩的啊，怎么还会送东西过去？

年氏倒也机灵，看出静怡的疑惑，就更是尴尬了："我就是想着，王爷这几天太累了，福晋忙着外面的事儿，也很少关心王爷，所以……"

所以你就顶上去了？

静怡真是无语，但看年氏脸上有些惶恐，还是安慰道："王爷若是没有训斥你，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但日后，你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咱们府里，最是看重这些规矩了。王爷虽然忙，但他身边有人伺候，你不用太操心了。"

年氏眼底闪过疑惑，半点儿不关心？不说王爷很宠爱钮祜禄氏的吗？这样不将王爷放在心上，王爷是喜欢她哪一点儿？

规矩什么的，不都是说给别人看的吗？

可想了想，自己就是来打探一下，然后学学这钮祜禄氏的，说不定王爷就喜欢这一点儿呢？

“我知道了，倒是我鲁莽了。”年氏忙笑着说道，略有些不好意思，道谢之后就岔开了话题：“姐姐的针线活儿比我好多了，日后得空了，我想跟姐姐学两手，也好给小格格做几件漂亮的衣衫，姐姐能不能教我一些？”

“我倒是觉得你的针线活儿更好，更精致些。”静怡笑着说道：“再说，这做衣衫，哪儿轮得到你亲自动手？咱们府里的绣娘，又不是白养着不干活儿的。”

也没接年氏那一茬，年氏也不强求，就笑着点头：“也是，绣娘们的手艺更好呢。”

说了一会儿的话，安康都开始打瞌睡了，年氏就忙提出告辞了。她是打算来学静怡的，可不是来让人讨厌的。

坐了大半天的马车，静怡也累，索性就抱着安康到内室睡觉去了。也没敢睡太久，一个时辰之后就忙起来了，生怕睡太多晚上睡不好。

“这两天元寿如何了？”叫了邱嬷嬷过来，静怡开始询问：“还是和以前一样天天进宫念书？晚上什么时候回来？这几天大雪，没耽误功课吧？”

“伴读是住在咱们府上还是回自家去了？吃的如何？睡的如何？”

静怡一一问道，邱嬷嬷也不敢含糊，连元寿每天晚上什么时辰睡觉都说的十分详细。

“再过一个时辰，元寿阿哥也就该回来了。”看看天色，邱嬷嬷说道，静怡点头：“那一会儿让厨房准备个火锅，这大冷天的，吃火锅最合适了，对了，王爷每天什么时候回府？”

“王爷倒是回来的早，奴婢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情。”邱嬷嬷笑着说道，静怡点头：“也对，外面的事儿是不能打听的，这会儿福晋回来了吗？”

“奴婢正打算和侧福晋说呢，福晋刚回来。”

“那我过去请个安。”静怡起身，换了衣服，带着人去给福晋请安。福晋见了她还有些诧异：“怎么没在园子里多住几天？”

“福晋在府里忙活，我一个人在园子里享受，很是不自在。”静怡笑着说道，又问了布施的事儿：“那银子可还够？若是不够，妹妹这里还有一些银子。”

“倒是够的，不够就从公中出。你也是个笨的，也不想想，这大雪天的，咱们府里的吃食，肯定是比不上园子里的，你竟是不会享福。”

福晋叹口气说道：“现下咱们府里是一点儿新鲜的蔬菜都没有，天天只有肉干啊豆芽什么的，你倒是不要紧，就怕安康个小孩子吃不

惯。”

“没事儿，他阿玛都能吃得惯，他哥哥也能吃，他自然也是能吃的。”静怡倒是不在意，小孩子嘛，吃点儿苦不算什么。

“福晋也不用太担心了，这雪已经停了，说不定过几天，就有新鲜的蔬菜送过来了。”每个皇子开府，皇上都会赏赐一个皇庄的，专门种粮食蔬菜，大棚技术这个年代也有，不过是用的材料十分珍贵，所以一般人家用不起。

但胤禛这样的皇子，是肯定能用的。

皇庄都在京外，按照惯例，是每天都会往府上送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的，不过这几天，大雪封路，那边送不过来，这外面也没卖的，府上的吃食就艰难了些。

“只盼着过两天有人能送来。”福晋笑着说道，冲静怡摆摆手：“行了，看你也累了，早些回去休息吧，这会儿，元寿也该回来了，王爷大概也要回来了。“

静怡眨眨眼，不太明白胤禛怎么能回来的这么早，但她也没问，笑着起身行礼告辞。

回到院子，火锅已经准备好了，静怡看了一下那配菜，还真是有些简单。肉类是不少的，然后是鱼干，干蘑菇，木耳之类的干货，蔬菜也就一个白菜叶子，萝卜片，土豆片，还有豆芽，豆腐也算是素菜。

全都是容易储藏的，府里存着的有。

小锅子还坐在火上没开呢，算着时间，不过有些冒白气了。估摸着也是快了。

“额娘！”静怡刚将锅盖重新盖好，就听见外面元寿一声高喊，她忙出去，张开胳膊，然后元寿就扑过来了：“额娘，额娘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都想你了。”

“额娘也特别想你。”静怡笑眯眯的说道，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下：“这几天在家听你阿玛和嫡额娘的话了吗？有没有闯祸？功课有没有好好完成？先生有没有批评你？”

“额娘我一直都很听话的，阿玛这几天天天回来考问我功课，我都回答的很好，阿玛还表扬我来着，先生肯定不会批评我啊，我那么聪明，额娘，安康呢？”

“安康在屋子里睡着，咱们去交他，免得他睡太久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元寿连忙点头，静怡拉着他进了屋子，这才发现他身上还挎着书袋，忙帮他摘下来：“一回来就过来了？”

“嗯，邱嬷嬷说您回来了，我都没进屋子，就直接过来了。”元寿笑眯眯的说道，静怡捏了捏他脸颊：“晚上就在这边睡了，不用回去了。”

虽说元寿搬到前院去住了，但他原先住的屋子也还在。静怡的院子，本来就有东厢和西厢的，也足够住了。

元寿笑嘻嘻的点头应了，蹑手蹑脚的靠近床榻，伸手捏住安康的鼻子，安康就张开口继续睡。元寿又笑眯眯的捂住他嘴巴，安康躲了两下，终于不耐烦的睁开眼了。

被叫醒肯定是不舒服，安康瘪嘴就想哭，但一看见元寿，就又忍不住笑，伸手叫元寿抱："哥哥。"

"哎，乖乖，你怎么长胖了呢？"元寿抱了两下，终于将安康给抱下来了，静怡也不怕他摔了安康，就站在一边帮忙掀门帘。

"我没胖。"安康认真的说道，元寿伸手去摸他小肚子："真的？我怎么觉得胖了呢？"

兄弟俩也是无聊，就这个胖了还是没胖的问题，居然也能讨论，不对，争吵一炷香的时间。直到胤禛进门，小哥俩儿还不消停，安康被逗急了就要去抓元寿的头发，元寿肯定不给抓，两个人绕着桌子转圈。

但一看见胤禛进门，元寿迅速就站好了，乖乖的行礼叫人，安康则是扑上去抱大腿："阿玛，我可想你了，我特别想你。"

"阿玛也想你。"胤禛伸手揉揉安康的脑袋，笑着看静怡："怎么回来了？"

"还不是惦记你？"静怡挑眉，看火锅已经开始冒泡，一边将鱼丸什么的放进去，一边吩咐道："都去洗手，一会儿吃饭。"

胤禛领着两个孩子去洗手，一顿饭吃的热热闹闹。大约是静怡刚回来，元寿太过于兴奋，吃完饭也不说睡觉，非得带着安康去外面玩耍。

静怡也没拦着，让他们小哥俩儿自己玩儿去。自己到了茶坐到胤禛身边："回来的这么早，外面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嗯，这次救灾的事情，汗阿玛交给了五弟。"胤禛笑着说道，静怡不太了解五阿哥，但和八阿哥等人比起来，这个五阿哥，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就好，你也该这样了，不能什么事情都去管，人就两只手，你想什么都抓，那累死了也抓不完。"静怡笑着说道，胤禛点头："我知道了，你别瞎操心。"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你是我孩子的阿玛，就是为我自己着想，也得让你保重了自己才行啊。"静怡挑眉说道，胤禛伸手戳她额头："就只是为孩子着想？"

静怡脸红，白他一眼。胤禛伸手拉了静怡的爪子放在手心："我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有时候，明知道抓太紧不好，却还是不敢放手，因为一放手，说不定就连一个都抓不到了。"

"这天下事儿，就好像是一个鸡场，你想抓几只，别人也想抓几只，你不伸手，别人就要伸手了。"胤禛说道，静怡嘴角抽了抽，没想到胤禛会有这样接地气的比喻。

"但你要一个人抓，累死了也抓不完，还不如将事情交给别人去

办，你只要抓好了这鸡场的命脉就行了。看这鸡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鸡蛋还是饲料，是鸡肉还是银钱，你将这鸡场，给收在你名下，别人再伸手的时候，你也就能光明正大的给他剁掉了。”

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挑眉：“有些人的手，可不是你想剁掉就能剁掉的。”

“那还是因为你人手不够，剁掉一个，你能换上两个，那不是想剁哪个剁哪个了吗？”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无语了一下，伸手使劲揉了一下静怡的头发。

这事儿，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但静怡说的，也是有几分道理的。只要将让鸡场，名正言顺的属于自己了，那别人再伸手，要么就是偷，要么就是抢了，到时候自己再出手，也没人敢说什么了。

另外，这个人手，也是一个好主意。

静怡见胤禛发呆，就起身去翻找自己带回来的好东西，在胤禛面前晃：“看，好看吗？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带回来的。”

胤禛抓住她手腕，仔细一看，就忍不住笑，原本就是个冰坨子，里面冻着一支梅花。

“好看。”胤禛还是很给面子的，顿了顿，又说道：“你若是喜欢，回头我让人给你烧制一些，这种无色的琉璃，不值几个钱。”

静怡眨眨眼：“无色的琉璃？很好烧制吗？”

“也不是很好烧制，烧制出来的都是小块儿的。”胤禛说道，静怡叹口气：“我还想着，要是有大块儿的，能装到窗户上呢，或者做个西洋镜，我瞧着那西洋镜，就好像是透明的琉璃上面涂了什么东西，那东西那么贵，你说，咱们要是知道怎么做，是不是就能赚大钱了？”

胤禛挑了挑眉：“财迷。”

“财迷怎么了？这世上九成九的人都是财迷。”静怡撇嘴说道，胤禛点头：“倒也是，我回头让人打听一下，看这西洋镜，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西洋倒是有不少好东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胤禛也不反驳。

元寿带着安康在外面玩儿了将近一个时辰，在静怡的严厉控制下，才总算是让嬷嬷给洗漱，然后才滚到床上去。

至于胤禛和静怡，小别胜新婚，两个人也是折腾了大半晚上。

这一场大雪之后，老天爷总算是大发慈悲，一直到年前，就再没有下雪了。年后倒是下了一场小雪，正好能盖住地里的麦苗，康熙大喜，还特意在雪后办了个小宴会，留了几位大臣在宫中用膳。

到了二月，康熙前往热河巡视，打算四月底回京，正好能赶上五月初的寿辰。

一路回京，有各处送来的寿辰礼物。康熙这次并未打算大办，所以只见了几个儿子，受了诸皇子的贺礼。轮到胤禩，原本准备的是两

只上等海东青，然而，等小太监将笼子抬上来，掀开那罩着的布帘，却发现两只海东青已经死了。

康熙大怒，当场斥责胤禩，说他是想诅咒自己，又旧事重提，责骂胤禩出身低贱，心高阴险，又说他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背臣道，谋皇位，暗杀二阿哥。

越说越是生气，最后康熙怒极，直言：“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胤禩当场吐血昏迷，康熙却是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让人将胤禩给抬出皇宫，又过十来天，给内务府下旨，断了胤禩以及属官的俸银俸米。

不管谁去求情，康熙都不见，但凡提起胤禩二字的，都被赶出皇宫。

到了六月，胤禩就卧床不起了。旗人谋生的法子不多也不少，但没一个适合被训斥厌弃的皇子，就连大阿哥这样被圈禁的，都还有俸银俸米，偏胤禩没有。

八阿哥重病不起，日日汤药就是一笔不菲的银钱，不过短短一个月，胤禩府上，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第 71 章

康熙不许胤禩进宫, 八福晋就开始走门路了。不管怎么样, 若是能让康熙见胤禩一面, 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她最先上门的，就是隔壁的雍亲王府了。

也不知道福晋是个什么意思, 竟是叫了静怡起帮忙待客。

静怡进门的那一瞬间, 八福晋的脸色瞬间就变了，转头看福晋，面上带了几分不敢置信：“四嫂这是想要羞辱我？咱们妯娌说话, 你叫一个侧福晋来做什么？”

福晋微微皱眉，略有些不太高兴：“我怎么就是羞辱你了？我之前也和你说了, 我身子有些不太舒服，不能久坐, 你却是想要找人聊聊天, 我这身子撑不住，自然是要找个人来帮忙招待一番了。”

静怡有些尴尬，站在原地没动。

八福晋脸色又青又白，好一会儿才说道：“那是我误会了四嫂，还请四嫂见谅。”

福晋并未接话, 只垂下眼帘看自己的茶杯。八福晋心里暗暗恼恨, 她向来是最看不起侧福晋庶福晋一类的人, 哪怕侧福晋是上了玉牒的，她也很是看不起，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侍妾一流。

尤其是他们府上的王庶福晋, 只凭着一个养育弘旺的名头，就被册封了个侧福晋。看在弘旺的面子上，连胤禩都要给她几分脸面，更是亲自交代了自己不许去为难她。

自那之后，她但凡看见侧福晋之类的，就要讽刺几句。

尤其是隆科多府上的李四儿，在八福晋嘴里，那就是天底下最不知廉耻的女人，不过一个侍妾，连个品级都没有，竟是敢撺掇着隆科多，让她去贵妇们的宴会上，也真是脸大如盆。真以为，这佟府现在就是隆科多当家了吗？

既是看不起侧福晋，那静怡也是要包括在内的。以往，八福晋是绝不会看静怡一眼的，可现在，她有求于人，四福晋又是摆明了不想出声。

这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好像也是挺受宠的，若是她在老四耳边吹吹枕头风……

八福晋的脸色几经变化，终究还是带着些不甘心的说道："小四嫂见谅，我也是太着急了，脑子有些不太清楚……"

静怡忙笑道："既然八福晋身子也不舒服，正好我们福晋也身上不太舒服，不如改日再聚？"

福晋用帕子遮住嘴，对静怡微微挑眉，八福晋那脸色就简直了，青色都要变成黑色了，恨不能直接扑上来咬静怡一口。这钮祜禄氏，是在暗讽她脑子有病吗？

"钮祜禄氏，我给你脸面是看在四嫂的面子上，你别给脸不要脸。"八福晋到底不是能受气的人，脸上露出几分狠色来，"你以为你是谁？给你几分颜料你就想开染坊？别以为你生了小阿哥这身份就跟着金贵起来了，这府里生了阿哥的可不止是你一个。"

静怡很是诚恳的劝道："八福晋，不管我们府上谁生了阿哥，这事儿，您最好还是别在嘴里说来说去了，毕竟，我们家爷，是您大伯子，你一个弟媳妇，只要知道这府里的阿哥都叫你一声婶娘就是了，你说是不是？"

八福晋的脸色已经彻底的黑下来了，起身就想给静怡一耳光，静怡可不是能站着挨打的人，她这一辈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挨过打呢。

赶紧的一侧身子躲开了，转头给福晋行礼："妾身瞧着八福晋好像是不喜欢妾身，妾身这就告辞了，不能帮福晋解忧，是妾身无能了，等会儿妾身再来给福晋赔罪。"

见福晋点头，静怡忙转身走人了，她是看出来了，福晋本身就不想招呼八福晋。叫她过来，就是想打发八福晋，若是静怡不能受气呢，那就跟这会儿一样，将人死一通算了。若是静怡能受气呢，那就在这儿胡扯一通，反正福晋只要不张嘴，不让八福晋说到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她现在也算是成功了，那自然是要赶紧退出来的，不然等着挨打啊？

出了屋子，还听见八福晋那气急败坏的声音："四嫂，你也不说管管，你们府里的人，竟是嚣张到这个地步了，不过一个侧福晋，连

你坐在上面都能当没看见，不就是仗着自己生了两个阿哥吗？四嫂，不是我说你，你太软弱了些，长此以往，这府里，能做主的还不定是谁呢，你就等着当个傀儡吧。”

顿了顿，又嗤笑道：“说不定连个傀儡都当不了，人家什么时候嫌你碍事儿了，一脚就能踢开。”

福晋咳嗽了一声：“让八弟妹见笑了，不过你也看见了，我这身子不争气，前两天贪凉，有些不舒服，太医开了药我还正吃着呢，这钮祜禄侧福晋你也看不上……”

福晋特意停顿的一下，就是想让八福晋自己主动提出来告辞走人。可八福晋连自己的来意都还没说出来了，岂能就这么罢休了？再者，她自认为在雍亲王府受委屈了，怎么也得给自己讨个公道才是。

钮祜禄氏不是不识趣吗？这府里，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侧福晋。

八福晋略犹豫了下就说道：“四嫂府里不还有两个侧福晋吗？不如叫她们来说说话？”

福晋都有些无奈了，可她向来是老好人，不管是在府里还是在府外，贤惠大度的面具戴的时间长了，就已经是长在脸上了。哪怕是十分不待见的人，福晋也都是好言好语的。

这会儿，就只好吩咐了丫鬟去请年氏和李氏。

李氏现在可不想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者她也瞧不上八福晋，就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当年独得八阿哥宠爱，看见他们这些侧福晋，都只跟看见了蝼蚁一样，所以她就推说身子不舒服，没有过来。

倒是年氏，还有些欢喜呢，她年纪小，又是娇宠着长大，只以为能跟着福晋待客，就是让福晋认同了她的身份了。

然而八福晋是更看不上年氏的，只觉得她和自己府里的王侧福晋是一个德行，整日里作出弱不禁风的样子，只让男人来心疼，明明自己还什么都没说，她就显得是被人给欺负了。简直就是，太恶心了。

本来八福晋还想对年氏说几句不好听的话的，但忽然又想到，好像这年氏的兄长 ，是个有本事的，八爷之前好像提过要拉拢他的。

这样一来，八福晋面上就勉强带出了几分笑容来：“年侧福晋好相貌，难怪刚进府没多久就能怀孕呢，只是听说年侧福晋运气不是很好，第一个孩子没保住。”

年氏脸色僵了僵，这人会不会聊天啊？哪儿有一上来就戳人心窝子的！

“四嫂，我今儿来，是想求你一件事儿。”大约八福晋也猜出来福晋是不太想和她聊天了，索性就直接开口：“您大概也是听说了，汗阿玛对我们爷，有些误会，那死了的海东青，我们爷真是不知情，他又不是傻的，明知道这东西犯忌讳，会让老爷子不喜，还特意给送上去，这事儿，定是有人在栽赃陷害。”

说着，八福晋就觉得心里苦，想一下现在府里的生活，眼眶都跟着红了：“我们爷向来孝顺，年前额娘的忌辰，我们爷还亲自抄写了

七七四十九卷的往生经。他对汗阿玛，心里也是十分濡慕尊敬，怎么可能会做出诅咒汗阿玛的事情来？”

福晋有些头疼，还是没能阻止八福晋说出口，年氏则是有些吃惊，她这段时间都没出门，年家也没人过来探望她，她竟是不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些个事情。

什么死了的海东青？皇上和八阿哥，又有什么误会？

她倒是见过八阿哥的，长的倒是十分英俊，气质也很是温和，端方君子，竟是会诅咒自己的亲爹？

“我们现在，也不求着能让皇上消气儿，只求给有个机会见汗阿玛一面儿，将这事儿给说清楚，我们爷哪怕是死，都不能背着一个诅咒汗阿玛的名声。”

八福晋说着，起身给福晋行礼：“四嫂，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一边说着，一边手忙脚乱的打开自己带来的盒子：“我也不能让四嫂白走这一趟，四嫂看这些可能看得上眼？”

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套的翡翠首饰，只看那亮度和色泽，也知道是极品翡翠，八福晋倒是舍得给，可这东西，别说福晋是不缺了，她就是真缺，也不能要了八福晋的。

“还有年侧福晋，我知道，你在王爷心里，定是十分受宠的，毕竟，你可是生了我四哥唯一的格格呢，我四哥就是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总是要给你几分面子的是不是？”

见福晋皱眉，八福晋慌忙转头，不给福晋拒绝的机会，顺便再求了年氏出面：“若是年侧福晋能帮我这个忙，我就欠你一个人情，日后，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只要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没意见。”

年氏虽然单纯，但她不傻，转头盯着福晋看。

福晋无奈摆手：“你都出来大半天了，小格格向来是离不开你，你先回去看看，可别让孩子饿着了。”

年氏忙起身，行了礼要告辞走人，八福晋却是飞快的上前，一把拽住了年氏的手腕：“年侧福晋，你就当是做个好事儿，帮帮我可好？”

年氏有些为难，她和八福晋站在一起，比人家矮一头，这气势上，自然也就比不上了。

八福晋面带祈求，年氏只能求助福晋。福晋叹口气，喊道：“八弟妹，你也别为难她了，我们王爷那性子，最是容不得女人家说朝堂上的事儿的，这事儿啊，你求错人了。”

八福晋顺势就冲着福晋拜了拜：“求四嫂指点，我该求谁去。”

“汗阿玛正在气怒上，你与其天天求人去见汗阿玛一面，不如先将这事儿查明白了，求人将这事情缘由给送到汗阿玛面前。”

福晋笑着说道：“你不说这事儿，八弟是受委屈了吗？是被人栽

赃陷害了吗？你只要找到证据，汗阿玛难不成还能真不要亲儿子了？”

八福晋先是眼神一亮，马上脸色又暗淡下来了：“事情若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们爷连俸禄都没有了，九弟和十弟又被关在家里，这树倒猢狲散，哪有人能愿意尽心尽力的帮忙查这事儿？不火上浇油就是好的了。”

顿了顿，又说道：“若是四哥愿意帮忙，我愿给四哥提供个消息。”

福晋有些诧异：“什么消息？”

“这事儿不能告诉四嫂，四嫂不说了，四哥最是不喜女人讨论朝堂上的事情吗？”八福晋摇头，福晋脸色沉了沉，随即笑道：“只怕我们王爷也不愿意和个女人交易。”

“四嫂只问问四哥，想不想知道十四弟的消息就好了。”八福晋沉吟了一下说道，知道是绕不过福晋了，她到底只是胤禛的弟妹，平白无故的，哪怕只是为了避嫌，胤禛也不会单独见她的。

“好，我会帮弟妹传达这句话的。”福晋笑着说道，轻咳了一声：“八弟妹见谅，我这身子……”

知道福晋这是端茶送客，八福晋虽有些不虞，还是点头说道：“那我就不打扰四嫂了，四嫂好好休息，回头我有空了，就再来探望四嫂。”

说着转身要走，福晋忙说道：“八弟妹，你还忘了东西。”

八福晋转头看了一眼，笑道：“本就是送给四嫂把玩的，四嫂不嫌弃就好。”

说完就跟身后有狗追一样，亲自掀开门帘走人。年氏看福晋，福晋无奈的摆摆手：“行了，没事儿了，回去吧。”

年氏忙应了一声，她只是单纯，也不是傻。再者，进府这今年，又生了小格格，这单纯，也快被磨没了。

胤禛晚上回来，福晋特意让人去将他请过来，将今儿八福晋过来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儿。

胤禛看了看那翡翠，微微皱眉：“倒是好东西，只是咱们不能要，你若是想要，回头我再给你买几套就是了，这些，还还回去吧，八弟府上，怕是快揭不开锅了。”

福晋有些吃惊：“这么严重？”

“若不是有九弟接济，怕是更严重，他们府上，可没什么收入。”胤禛说道，福晋点头：“行，我回头就让人送回去，那八弟妹说的事儿……”

“我明天亲自去拜访八弟。”沉默了一下，胤禛说道。

福晋点头应了下来，夫妻俩说完了正事儿就没别的要说了，顿了顿，福晋就说道：“你不如去钮祜禄妹妹，或者年妹妹那边看看？今儿八弟妹过来，也是见了她们两个的。”

胤禛皱了皱眉，摇头："不用了，我前面书房还有些事儿，我先过去了。"

福晋起身送他离开，心里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过了两三天，胤禛才到隔壁胤禩府上拜访。胤禩卧病在床，也没能起身去迎接，八福晋还略有些尴尬，解释了一句："他是起不来……"

胤禛摆摆手："我明白，八弟妹，先让我们兄弟俩说说话。"

八福晋沉默了一下，转身出了门，只将胤禛留在胤禩房里。

胤禩还在睡着，胤禛也就没叫醒他，只在床边等着，从海东青死亡那事儿到现在，短短一个月，胤禩就瘦了一大圈，原本还有些圆润的人，现在看着就跟骨头架子一样。

胤禩身子不好，没多久就咳嗽起来，整个人也从睡梦中醒过来了。还没开口就被人扶起来了，嘴边也多了一个茶杯，不过，这人倒是生疏的很，喂水也不会喂到嘴里。

胤禩也没顾得上看，低了头使劲喝了两口水，一侧头，才发现身边坐着的是胤禛，脸色当即就变了，好一会儿才冷笑道："怎么，是来看看我是怎么样落魄的？"

"你福晋上门，说是要和我做个交易，我来问问你，这交易你自己同意了没有。"胤禛面无表情，顺手将茶杯放到一边，说起来，他和胤禩之前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不对，还是有的，弘昀的死，少不了胤禩在后面煽风点火，当然，他可能没想着要弘昀的命，只是想要弘昀病一场，可偏偏，弘昀身子本来就不好。

这两年，他大约是为了赎罪，对弘昀一母同胞的弘时，倒是很上心。

还有前些年那福～寿～膏的事情，也太过于不择手段了，这等人品，胤禛实在是看不上。

"你福晋要说的是十四的事情，她想要的是给你个机会，查清楚这海东青的事儿，是谁做了手脚。"胤禛盯着胤禩的眼睛，说出自己的来意："我是要给你个机会，你是还不打算认命呢，还是要为弘旺考虑考虑。"

胤禩神色大变："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你现在已经算是废了。"胤禛语气还是很平淡："你连弘旺的前途，也不打算考虑了吗？"

"你终于暴露了你的狼子野心！"胤禩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以前装的跟个什么一样，不是去种地就是去念经，还给自己弄了个佛珠天天带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清心寡欲是个圣人呢，现在，可算是暴漏了吧？"

胤禛没说话，胤禩脸上有些狰狞："你就不怕我到汗阿玛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

胤禛嘴角弯了弯："你还有机会喊一声汗阿玛吗？你以为，汗阿

玛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胤禩脸色瞬间惨白，额头上也有些冷汗冒出来，好一会儿，才惨笑了一声：“是啊，连一声汗阿玛，我也不能喊了，甚至都还比不上被圈禁的大哥，汗阿玛恨不能没有我这个儿子，现下，他总算是如愿了，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说，我再不是他儿子了，这几十年，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怕是一直如鲠在喉吧？”

胤禛没说话，从第一次废太子开始，汗阿玛对胤禩的态度，就变化很大。几次重用，又几次打压，每次都是将胤禩高高捧起，快到最高点的时候，再狠狠的摔下来。

也就这一次，摔的最惨。

这态度，倒不像是对待儿子，更像是对待仇人。

说是汗阿玛介意胤禩的出身吧，汗阿玛对良妃，好像也没什么忌讳的，偶尔也会到良妃那边坐坐。那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胤禩呢？真只是为了胤禩的人品？

好像，也就这么一个理由能说的过去了。

为了自己能出卖兄长，大阿哥被圈禁少不了胤禩的煽风点火。为了自己能谋害兄长，胤礽被废也是胤禩出力最多。还有拉拢朝臣，甚至能为了自己的好名声，差点儿将内务府给搬空。

这倒不像是个皇子了，更像是潜伏在爱新觉罗家的乱党了。

胤禛心里各种心思盘旋，面上却是半分不漏：“看样子，你是不愿意做这交易，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不，我做，不过，弘旺就不用四哥费心了。”胤禩咬牙说道，弘旺交给胤禛，他更不放心。他可没有忘记当年弘昀的死，他这个好四哥，最是睚眦必报。所以，他得长长久久的活着，自己来保护弘旺才行。

“不过换另一种交易。”胤禩说道，“我要知道，那两只海东青，到底是谁做的手脚，这事儿，对四哥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吧？”

说着，脸上露出几分讥讽：“四哥对十四弟，倒是兄弟情深，多好的筹码啊，竟是愿意为十四弟拿出来，可四哥就不怕自己养了个白眼狼吗？跟那东郭先生一样，最后被反咬致死，四哥可就白费心思了。”

胤禛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若非是十四弟随军出征，不在京城，他在军中的消息没那么快，他也不愿意来和胤禩做交易。

胤禩这人，最是信不得。汗阿玛说的，生性奸佞，阴险狡诈，真不是冤枉了他。

“你只想想，你将海东青送进宫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从海东青离开你眼前，到出现在汗阿玛跟前，这短短一个时辰，能有多少人接触到这海东青就好了。”

胤禛说道，胤禩挑眉：“四哥若是不想说就不说，何必这样绕着

我转圈呢？我的人又不是傻的，若非是……”

说到这里，胤禩脸色就白了，他直勾勾的盯着胤禛，胤禛却是不说话。

好一会儿，胤禩忍不住笑起来：“哈哈，我这一辈子，还真就是个笑话，我竟是眼瞎心瞎！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汗阿玛要这样做？难不成我就不是他儿子？”

“因为你心太大。”沉默了一会儿，胤禛说道：“因为你是个傀儡。”

胤禩顿住，直接栽倒到床上，喃喃自语：“傀儡？在汗阿玛眼里，我就如此不中用？”

“你，你太中用了，太能干了。只是，你没能摆正自己的立场，你让自己沦落成了傀儡，还是个能干的傀儡。”胤禛面上也带了几分讥讽：“若是日后，你真登上大宝，这爱新觉罗家的江山，会变成谁家的，谁也说不准。”

“不可能！”胤禩激动的喊道，刚才还惨白的脸上，现在带上了几分潮红：“我不可能让自己落到那种地步的。”

“好了，我能说的我已经说了，该你说了。”胤禛却是不愿意再听，胤禩自视甚高，只觉得是他自己掌握了朝廷官员，却不知道，是他被人给掌控了。

你看看，现在他落魄了，这八王府，还有谁登门？他不能出门，这朝堂上，还有谁为他说话？

胤禩面色灰败，从枕头下面抽出一封信递给胤禛，却是不再说一个字。胤禛也不介意，接了信转身就出门，到了门口，又说道：“好歹兄弟一场，我劝你，还是安分些比较好。”

胤禩面上露出冷笑，并不接话。

回了王府，胤禛才拆开手里的信。一目十行的看完，胤禛的脸色，也黑了。

“不能在京里孝敬汗阿玛，是胤祯的错。”

“若是汗阿玛身体不适，还请八哥尽早告知于我。”

“来日我若得大宝，定拜请八哥为贤相。”

这话，若非是胤祯的笔记，胤禛都要以为是胤禩特意拿来挑拨他们兄弟来的。伸手揉揉额头，胤禛将信纸放下，难怪前两年开始，胤祯和自己就再不亲近了。

以前就算是不亲近，面子上也算是过得去。可这两年，兄弟间相处，怕是连和是老五他们都不如了。

想了一会儿，胤禛又将信纸拿起来，翻来覆去的又看了两边，确定不是别人仿写的。这字迹，这印章，都是十四的。若非是胤禩亲自给出来，估计也是没人能知道这封信的。

胤禛脸上忍不住露出个冷笑来，十四那蠢货，信错了胤禩了。不过，也不值得高兴。亲弟弟生了外心，他这个当兄长的，面上也不好

看。

心情有些烦闷，胤禛索性起身出了房门，在院子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往静怡那边去了。

静怡正在领着安康踢沙包，两个人也没个什么准则，就随便踢，你踢给我我踢给你，踢的远了两个人就哈哈的笑，踢的近了就抢着去捡。

“元寿还没回来？”胤禛问道，静怡摇摇头：“没呢，这才晌午，还得一个多时辰才能回来，怎么，找他有事儿？”

“没事儿，就是问问。”胤禛摇头，蹲下身子招呼安康：“想不想哥哥？”

安康眨巴着眼睛看他，乖巧的点头：“想，阿玛要带我去找哥哥玩儿？”

“不找你哥哥，找你三哥，去不去？”胤禛问道，安康疑惑的看静怡，他没怎么见过弘时，有些不太想去，但见静怡点头，又想跟着自家阿玛，犹豫了一下就点头了：“好。”

胤禛转头看静怡：“我带他去玩会儿，晚饭回来用。”

静怡点点头，目送他们爷儿俩出门。站在原地有些疑惑，瞧着胤禛那脸色，好像有点儿不高兴，这是生谁的气了？

难不成，是前两天八福晋来的那事儿？或者，是去看了胤禩？

想了一会儿，静怡也没什么结论，索性就进屋去了。天气热的很，若不是安康闹腾着要出来玩儿，她才不愿意在这儿晒太阳呢。现在安康个小烦人精被领走了，自己正好到屋子里凉快凉快。

胤禛到了外院，却是没找到弘时。弘时身边的大太监说他早上出了门，现在还没回来，胤禛皱了皱眉，倒也没多问，十几岁的人了，总不能还当小孩子一直拘在身边。

看看抱在怀里的安康，正睁着大眼睛等陪着玩耍呢，索性就抱着人出门去了，随意逛逛，说不定能换个心情呢。

“安康，咱们出去逛街？”胤禛笑着问道，安康笑着拍手：“好啊好啊，买驴肉火烧去，额娘说可好吃了。”

胤禛嘴角抽了抽，静怡喜欢吃，现在安康也是光惦记着吃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闭上了，小孩子嘛，吃吃喝喝就好了，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呢，也不用操心别的。

“风车，阿玛买风车！”

“面人，阿玛买面人！”

“前面很多人啊，在看什么？阿玛，咱们也去看看。”

胤禛抱着安康玩儿了大半天，累的满头大汗，索性将安康放下来：“自己走好不好？”

安康连连点头：“好，阿玛休息一会儿，安康自己走。”说完就拽着胤禛的手，迈着小短腿儿往前面人群里面冲。

胤禛跟着过去，里面是玩儿杂耍的，大热天的，也都是不容易，

一会儿翻跟头一会儿喷火，安康看的十分兴奋，一直拍手叫好。

围观的人不少，可最后给钱的也不多。就看在安康喜欢的份儿上，胤禛倒没小气，给了十两银子，让那杂耍的欢喜的连连作揖。

“累了？”看完杂耍，胤禛本想带着安康继续逛呢，却见安康嘟着嘴抱着他腿不动，胤禛就弯腰重新将人抱起来：“咱们先去前面茶楼里面歇一会儿？”

安康忙点头，爷儿俩带着苏培盛和几个侍卫去茶楼。

要了雅间，胤禛坐在竹椅上休息，安康抱着盘子吃点心。

看太阳完全落山了，胤禛才带着安康回去。正好元寿和天申从宫里回来，见了胤禛忙过来行礼。胤禛索性带了人去书房，放了安康在旁边玩耍，自己考校元寿和天申的功课。

兄弟俩虽然年龄相仿，但元寿启蒙早，又有胤禛亲自指点过，功课是要比天申领先一些的。

“元寿的功课不错，但是这字，还是没进步，是不是很久没练过了？”问完功课，又让兄弟俩各自写字，胤禛自己的字是仿了董其昌的，元寿是胤禛亲自教的，写的也是董其然的字法。

只一眼，胤禛就看出来，字迹像是生疏了些。

元寿有些不安的磨了磨脚尖，低着头不敢出声，胤禛皱眉：“多长时间没练过了？”

“三天。”元寿小声说道，胤禛挑眉，再次问道：“多久没练过了？”

“五天。”元寿哭丧着脸老实回答，不是他胆子小，而是自家阿玛这会儿眼神太吓人，他要是再胡说，指不定阿玛就要发火了，所以还是老实点儿比较好。

“五天没练字，还撒谎。”胤禛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没敲一下，元寿都要哆嗦一下身子。胤禛盯着元寿看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一天十张大字，写不完不许睡觉。一个月，若是表现好，就可以减少一些，若是表现不好……”

元寿忙点头：“阿玛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肯定会好好写的，阿玛放心吧。”

“嗯，伸手。”胤禛点头，又说道，元寿目瞪口呆，不是罚过了吗？为什么还要伸手？总不会是要给自己好吃的吧？

“左手。”胤禛又说道，元寿那点儿侥幸之心立马就没了，偷偷摸摸的去看安康，给安康示意——快去叫额娘啊，搬救兵过来！要不然哥就要挨打了！

安康眼神懵懂，胤禛叫了苏培盛：“带安康阿哥到外面去玩儿。”

苏培盛机灵的很，麻溜的抱着安康出去了，远到听不见书房里面的声音。

胤禛再次看元寿，元寿不得不伸出右手来。桌子上放着有戒尺，胤禛是一点儿没留情，十板子下去，元寿的爪子就跟卤猪蹄一样了，

又红又亮，和完好无损的左手相比，厚了两倍有余。

一边的天申，光是看着就忍不住发抖。等胤禛放过了元寿，天申都要哭了：“阿玛，我我也没练字，阿玛轻点儿打我好不好？”

胤禛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能不能轻点儿，天申这字，写的比元寿的还要差。

但念在他比元寿年纪小的份儿上，可以少挨两板子。但是，八板子也不少了，那猪蹄照样是又红又亮。

“到你们额娘跟前，知道该怎么说吧？”收了戒尺，胤禛挑眉问道，元寿这会儿倒是机灵了，迅速点头：“知道，是功课没做好，在宫里被先生打的。”

天申抽抽搭搭的，有些不太明白，但好弟弟要跟着哥哥走，忙点头：“嗯，先生打的。”

胤禛微笑：“很好，天色不早了，都回去用膳吧，阿玛这里忙，就不陪着你们一起用膳了。”

作者有话要说：　　胤禛表示，心虚是什么鬼东西，本王会心虚吗？本王根本不认识那两个字！

☆、第 72 章

静怡本来正开心的和王嬷嬷盘算着开铺子的事情呢, 毕竟元寿和安康一天比一天大, 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总不能就靠着那么点儿月例银子过。所以，她这个当额娘的, 得先赚点儿银子, 将来也好补贴一下两个儿子。

前些年她虽然也有这打算，但犹豫来犹豫去的，总是拿不定主意, 这一年年拖下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额娘。”元寿这带着哭音的喊声, 吓了静怡一跳，一转头, 又发现元寿那爪子, 变成了卤猪蹄，就有些吃惊了：“你这是在宫里被先生罚了？”

肯定不是打架，小孩子打架，可不会老老实实的站那儿让人打手心的。

“被阿玛打的。”元寿哭丧着脸说道，静怡真有些吃惊了, 大约是前些年子嗣艰难的缘故, 虽然胤禛这人, 时常是冷着脸的，看见孩子们也多是考问功课，但实际上，他对孩子们还是很宠爱的, 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

元寿就能看透他阿玛的本质，哪怕胤禛冷着脸，元寿也能照常扑上去撒娇耍赖。

所以，静怡是绝没想到，胤禛会亲自出手教育元寿的。

“你做错什么了？”静怡挑眉问道，一边示意元寿在自己身边坐下，一边叫了王嬷嬷去拿了膏药过来，她亲自给元寿涂抹，顺便问道：“是你一个人挨打了，还是天申也跟着挨打了？”

看这伤势，应该是刚被打没多久。早上出门还好好呢，这会儿，距离放学的时间也近。

“我好几天没练字了。”元寿偷偷瞄静怡的脸色，静怡手指头使劲按了一下，元寿受疼，立马叫出声来，然后鬼哭狼嚎的：“额娘，轻点儿啊轻点儿啊，这是你儿子的手，不是石头板，你轻点儿。”

静怡哼了一声，放轻了力气继续给他揉擦：“天申也挨打了吧？”

元寿眼泪汪汪的点头，静怡给元寿摸完了药膏，吩咐了王嬷嬷：“将这个，给耿妹妹送过去，看看天申怎么样了。”

王嬷嬷忙应了，静怡转头捏了捏元寿的脸颊：“说吧，为什么不练字。”

“就是没空，阿玛这两天没来得及检查功课，我想出去玩儿。”元寿嘀咕道，静怡冷笑：“那你挨打也是活该了，不好好做功课，你阿玛可是最讨厌不好好学习的人了。”

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苏培盛的声音，静怡忙让人进来。

苏培盛先将安康放下，然后恭恭敬敬的行礼：“给钮祜禄侧福晋请安，王爷刚才让奴才带着安康小阿哥玩耍，这会儿安康小阿哥说是饿了，奴才就赶紧将人送过来了。”

“多谢苏公公了。”静怡忙笑着说道：“王爷这会儿还在忙？可有说了晚膳要在哪儿用？”

“王爷这两天有些忙，晚膳就在书房用了。”这到不是什么秘密，能说的，苏培盛也就不隐瞒。静怡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和王爷说一声，元寿没事儿，我已经给涂药了，明儿就能好，下次元寿要是还不好好完成功课，让王爷不用省力气，只管打就是了，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至于那什么不能打骂孩子的现代教育理论，在静怡看来就说不通，当然，她也不赞成无缘无故的打骂孩子，她信奉的是有错就要挨打。

毕竟，你当父母的不打，到外面说不定就要被别人打了。况且，年代不一样嘛，这时候讲究的是孝道大于天，还有棍棒底下出孝子。静怡自己都是被这年代规则压制的人，她总不能冲到胤禛面前喊打孩子这事儿不对吧？

到时候指不定胤禛要以为她失心疯了。

苏培盛应了一声，静怡又让毛丫给苏培盛拎了一盒子的点心。

毛丫去外面送苏培盛，这边安康就抱着静怡的腿疑惑的看元寿的爪子：“额娘，哥哥怎么了？”

“你哥哥不听话，放学之后不好好做功课，所以被责罚了。”静怡笑着说道，捏了一下安康的脸颊：“这可不是好事儿，安康以后不能跟你哥哥学，要当个听话的好孩子，知道吗？”

安康忙点头：“我听话，哥哥不听话，所以挨打。”

元寿很是郁闷：“额娘，就不能在弟弟面前给我留点儿面子吗？”

“面子是什么东西？能吃还是能喝？”静怡挑眉，“你现在还只是在我和你弟弟面前丢人，明儿还要在你那哈哈珠子，还有伴读，还是侍卫面前丢人，进了宫还有你那一帮堂兄弟，还有宫里的丫鬟太监，到时候大家一打听，哎呦喂，雍亲王家的那两个阿哥为什么挨打知道吗？知道呀，因为没完成功课。”

静怡捏着嗓子来两句对白，元寿那脸色就别提了，扒着静怡的胳膊求情：“额娘，你帮我和阿玛说一声，我明天能不能请假不去上学？”

“不能，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事儿了就要学会去面对。”静怡脸色一整，十分严肃：“只想着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这世上，纸包不住火，但凡发生过的事情，就肯定会被人知道的，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你现在不去上学，那是没人打听你为什么会受伤的事儿了。”

静怡撇嘴笑了笑：“可是啊，等过段时间，别人就会说，哎呀，你们知道雍亲王府的那个元寿阿哥吗？居然是个胆小鬼唉，还是个娇气包，就因为没完成功课挨打了，就连学也不上了呢。”

静怡嗓子好，又学过几句唱戏，这声音模仿的，十分有意思，安康听不懂，在一边嘿嘿的笑。

元寿则是有些无语：“就是不去上学而已……”

“这虽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你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做错事儿了不能逃避，要学会去面对，去应对，做错就该才是善莫大焉，你光会躲避，迟早要被人给嗤笑的。”

“若是普通人，被嗤笑一两句也没什么，可你不是普通人，你再想想，过两百年，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雍亲王四阿哥，是个没担当的软蛋，做事儿就只会逃避，你觉得是个什么滋味？”

元寿被吓一跳，有些结结巴巴吧的：“不至于吧，我就是个小人物……”

“你可不是小人物，你看唐太宗的孙子，史书上是不是连他喜欢吃什么都有记载？”静怡问道，又捏了捏元寿的耳朵：“就算正史瞧不上你，那还有野史呢，野史会写的更过分，就像是你这次不写功课的事儿。”

静怡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康熙大帝有孙元寿，从小贪玩不喜欢做功课，曾因此事被其父雍亲王毒打，然元寿不改其过，顽劣不堪，性情骄纵，可谓京城一大毒瘤……”

元寿那眼睛瞪的跟个铜铃一样：“这不是胡扯吗？”

“野史嘛，谁管你胡扯不胡扯，那些写野史的人，都是将各种事情给放大了说的，越是让人震惊越好，你若是逃避错误，不敢面对，他们就能将你写成天下第一软蛋王，你不是最崇拜你阿玛吗？你阿玛铁骨铮铮，难不成你要当个没胆色的小女子不成？”

不等元寿说话，静怡又摇头：“不对不对，怕是你连女子也比不过，女人做错了事情，也会主动认错，也会悔改的。”

元寿都快哭看：“额娘，我知道错了，我绝对不会逃避错误的，我明天就去上学，别人要是问了，我也会老老实实的说的，你可别说了。”他又不是小孩子了，哪儿能听不懂额娘话里的意思。

“你明白就好，额娘还是那句话，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你不想做功课只想吃去玩儿，那你就光明正大的说出来 ，哪怕是挨打了，也是因为顺从你自己心里的意思，自己也畅快了。”

静怡揉着元寿的脑袋，意味深长：“你若是做错了事情，就要勇敢的去承认，做错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不认错。前者是勇者，有一颗勇敢的心，后者是窝囊废，连自己的错误也不敢面对。你是打算做个勇敢者还是当个窝囊废呢？”

“我要当个勇敢者。”元寿忙说道，安康总算是能听懂一句了，忙拍手：“我也要当个勇敢者。”

“好，咱们的元寿阿哥，以后可要给弟弟做好榜样啊。”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元寿看了看安康，点头：“额娘，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教导弟弟的。”

话音刚落，就听见元寿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两声，元寿顿时涨红了脸颊，有些尴尬的伸手捂肚子。

静怡忙叫了王嬷嬷摆膳，又笑道：“是额娘疏忽了，元寿念书一天回来，很是辛苦了，肯定是很饿的，咱们先吃饭。”

安康也忙拍肚子：“吃饭吃饭，安康肚子也饿了。”

元寿伸手，飞快的在安康脸颊上拧了一下，安康不乐意了，追着元寿要拧回来，半路被静怡给拎起来放在凳子上：“快吃饭，元寿一会儿吃完了饭，记得找你阿玛去认错。”

元寿有些疑惑：“还要去啊？阿玛都打过我了。”

“你阿玛打你，那是惩罚，你自己认错，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是赔罪，不是一回事儿。”静怡给元寿夹菜，然后摆手：“别说了，快吃饭吧。”

元寿哦了一声，吃完了饭，又去找天申。天申倒是有点儿被胤禛吓着了，不过见元寿要去认错，他也就跟着去了，反正额娘说了，跟着四哥总是没错的。

就算挨打了……不对，这好像是错了？要不然怎么会去认错呢？

静怡是不知道外面的事情的，只察觉到隔壁的八阿哥府上，好像一夜之间就变的非常的安静。她暗暗的留意了半个月，竟是发现，八福晋居然有半个月没出门了。

奇怪了，她不是正为八阿哥的事情奔波的吗？怎么现在，没动静了呢？是找到了什么契机还是看没希望了，就不打算白费力气了？

不过她疑惑了两天就放下了这事儿，毛丫和红丫年纪不小了，她也该为这两个丫鬟打算一下了。毕竟伺候了自己这么些年，不能让人寒了心。

等这两个丫鬟嫁出去，她还得在下面提拔两个上来，现在也该开

始看了。
　　问了红丫和毛丫各自的意思，红丫是打算嫁到庄子上去，毛丫则是想出府，她也知道静怡的性子，也没怎么遮掩，大大方方的说道：“侧福晋不是打算开个铺子吗？奴婢想为侧福晋出个力，只要侧福晋有吩咐，奴婢定当竭尽全力。能伺候侧福晋一辈子，也是奴婢的福分。”
　　静怡有些吃惊：“你不想嫁人？”
　　毛丫摇头：“不想，奴婢就想为侧福晋赚点儿钱。”
　　“可我现在还没想好要开什么铺子。”静怡迟疑了一下说道，毛丫笑了一下：“奴婢不着急呢，正好能帮着侧福晋调~教一下小丫鬟。”
　　静怡想了想，就点头应了下来，她是个内宅女人，要开铺子的话，就肯定是要卖和女人有关系的东西了，到时候让女人看铺子，要比男人方便一些。
　　这会儿不嫁人不要紧，等日后她想嫁人了，自己再给挑选一个不就行了吗？
　　于是将毛丫的事儿放在一边，先为红丫盘算。胤禛的庄子不少，红丫当年又是福晋的亲信，这事儿，很快就看好了，到了九月，红丫就带着福晋和静怡给的嫁妆，风风光光的嫁人去了。
　　转眼就是颁金节，康熙的意思是这两年尽是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儿，所以颁金节想要大办一下，也是热闹一下。这事儿是交给十二阿哥去办的，十二阿哥也没辜负康熙的期望。
　　不光是将各项活动安排的十分紧凑，还请了专门的画师，将这颁金节上的盛况，全给画下来了。
　　康熙很是喜欢，又是一批大封赏，十二阿哥被封了贝勒，十六阿哥被封了贝子，十七阿哥也被封了贝子。
　　册封了儿子们，康熙的心情总算是好转了些。然后，就打算带着人到草原走一趟，好些年没去了，也应该去一趟了。然而没等出发，慈宁宫的大太监就一脸慌张的冲过来了：“皇上，太后娘娘病重。”
　　康熙脸色瞬间就变了：“怎么回事儿？前两天不还好端端的吗？”
　　颁金节的时候，还特意见了各家的小阿哥，发了不少礼物出去呢，这怎么说病就病了？
　　“前两天太后娘娘有些着凉，奴才本来劝太后娘娘早些让太医来看看，然而皇上正忙，太后娘娘不许奴才等人来扰了皇上，只说是着凉了，休息两天就好。”
　　然而没想到，病情越来越严重，今儿伺候的嬷嬷进去叫太后娘娘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太后娘娘陷入昏迷了，慈宁宫的人谁都不敢担这责任，就赶忙来找了康熙。
　　康熙连御辇都没等不及，出了乾清宫就大踏步直接往慈宁宫去了。嬷嬷已经让人去叫了太医过来，这会儿太医正在给太后把脉，见了康熙本打算起身行礼，却被康熙制止了：“先看太后。”

好一会儿，太医才起身行礼："回皇上的话，太后娘娘是寒邪入体。原本可以用驱寒辟邪的方子，然而太后娘娘年迈体虚，怕是受不住这药性。"

"那换个药性缓和的方子。"康熙沉着脸问道，太医迟疑了一下："只是怕拖的时间太长……"

"哪个把握大些？"康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太医忙回道："自然是缓和一些的法子，毕竟太后娘娘的身子太过于虚弱，用虎狼之药怕是会激起太后娘娘身体里的沉疴旧疾，不如缓缓拔了病根，再慢慢来调理身体。"

老人小孩儿，这两者是不能用虎狼之药的，一个怕激起身体最后的潜能，反而是将性命给赔进去，一个是已经没了多少潜能，激起来的怕是沉疴旧疾。

康熙自己多多少少也是知道一些医理的，沉思半天吩咐道："你且开了方子我看看。"

太医忙去一边开方子，这一会儿功夫，德妃等人也都收到了消息，忙忙的过来探望太后，康熙却是不耐烦的摆手："皇额娘正病着，让她们别来打扰。"

梁九功去外面传话，宜妃很是担忧的问道："太医是如何说的？太后娘娘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

不等梁九功说话，德妃就温婉的问道："梁谙达，你问问皇上，可否让我等进去侍疾。太后娘娘身体不舒服，我等心里也是时刻惦念，若是能进去侍疾，也能全了我等尽孝的心思。"

荣妃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德妃，惠妃却是木头人一样站着，并不插话。

等梁九功进去，宜妃就轻轻哼了一声："这有些人啊，想做什么就自己去做呗，非得将别人也拉上，显得自己很贤惠是不是？也不找盆水照照，想当家作主也轮不到她啊。"

德妃并不接话，倒是荣妃，好心的提醒了一句："太后娘娘宫前，你少说两句吧。"

宜妃哼哼了两声，倒也清醒了些，她刚才那话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让他以为自己是不想来侍疾，那可就糟糕了，本来老九的出境就够艰难了，自己这当额娘若是再倒下去，那老九可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这装模作样的本事，这宫里，就没人能比得上。"到底是心里不舒坦，这次又让德妃卖了个好，宜妃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怼了一句。

偏偏德妃很稳得住，不管宜妃说什么，她就是一句话也不接。宜妃自己说了几句，也嫌没意思了。

最重要的是，梁九功出来了，宜妃忙率先迎上去："皇上是如何说的？"

德妃不紧不慢的跟上，又抢在梁九功回答之前问道："太后娘娘可醒过来了？"

宜妃气的脸色发白，这问的话不一样，不就显得德妃更关心太后娘娘了吗？

"诸位娘娘操担忧了，太医说，太后娘娘一会儿就能醒。皇上说，暂且用不着诸位娘娘来侍疾，这两天，太后娘娘要静养，您几位暂且就不用来请安了。"

梁九功笑着说道，谁也没能讨得好，宜妃给了德妃一个白眼，率先转身走人了。惠妃也没多留，荣妃倒是还记得打个招呼："今儿三福晋要带孩子们进宫请安，我就先回去了，妹妹也早些回去歇着吧。"

德妃笑着点头："多谢姐姐关心，姐姐先走一步。"

荣妃点头，转头走人。德妃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很是担忧的看了慈宁宫半天，这才转身走人。到了永和宫，就吩咐了嬷嬷："给我准备一下，我要抄写佛经。"

嬷嬷也知道太后生病的事儿，她伺候德妃多年，也明白德妃的意思，忙就出去准备了。

原本受凉不是什么大病，然而，太后年迈，早些年也是吃了苦头的，身体也不算特别好。虽然有太医给开的方子，但身体还是慢慢衰弱下去。

康熙倒是发了几次火，可他也知道，太医开的方子，已经是最好的了。

于是，各府福晋都要进宫侍疾。

有额娘的跟着额娘，没额娘的就自己看着自觉点儿递牌子进宫。就连胤禛，下朝了也会到慈宁宫去转一圈。然而，这些都没能阻止老太太的病情。

皇太后躺了大半个月之后，忽然就好转了，整个人不仅是清醒了过来，还有了些胃口，竟是吃了一碗粥。正好那天是德妃带着四福晋在跟前伺候，德妃也不傻，看这情形就知道有些不太对了，赶紧让人去找了康熙过来。

老太太自己心里也有数，拉着康熙的手说道："玄烨啊，哀家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儿子，也算是值了，哀家这就要去找姑姑了，你别伤心，这人活一辈子，总要有这么一天的，我是去长生天了，是去享福了，你不用担心我，你以后啊，要好好的，长命百岁知道吗？可不能再那么不顾自己的身体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心不了那么久的，你好好的，我才能放心。"

康熙眼圈通红，握着皇太后的手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皇额娘放心，我定然会好好的，我将来也肯定长命百岁，皇额娘，你心疼心疼我，再多看着我几年好不好？"

皇太后一脸慈爱的摇头："皇额娘也舍不得你，可是皇额娘不得

不走了，姑姑还在等着我呢，等见了老祖宗，我也能告诉她，你这一辈子，做的很好，你很孝顺，你是个好皇上。”

说着话，皇太后的声音就越来越低，被康熙抓在手里的手，也变得僵硬无力起来，康熙一脸慌张：“皇额娘，求求你，你别扔下我，皇额娘，你别睡觉好不好？”

皇太后面上露出个微笑，想伸手摸摸康熙的脸颊，康熙忙自己凑过去，将脸贴在太后的手心。然后，就见太后闭上了眼睛，康熙大惊：“皇额娘！”

连喊了几声，皇太后却是半点儿动静也没有了。

德妃原本就在一边候着，这会儿忙上前安慰道：“皇上，让太医看看？”

康熙猛然想起来还在一边的太医，忙喊道：“快给太后看看！”

太医心里苦，不得不上前为太后把脉。磨磨蹭蹭了一盏茶的时间，噗通一声就跪下了：“请皇上节哀，太后娘娘，已经仙逝了。”

康熙眼前一黑，差点儿栽倒，幸亏旁边德妃扶了一把。

“皇额娘，您不能丢下儿子啊，皇额娘，您这一走，儿子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啊。”康熙痛哭出声，太医悄悄的退后，不敢出声打扰。

最后等了一刻钟，还是德妃上前劝慰：“皇上，节哀保重，现下，咱们是不是该先换了这宫里的摆设？”

康熙这才忍住悲痛，是啊，皇额娘没了，皇额娘的身后事儿，还得好好操持一番才是。万不能让皇额娘冷冷清清的走，得给皇额娘办个盛大的葬礼才行。

“这些事儿，你看着安排。”康熙沉声吩咐道，又叫了梁九功：“去报丧，然后着礼部，为皇额娘拟定谥号。”

德妃忙行礼应了，拉了四福晋出来，低声吩咐到：“你现在快回去，先将府里给安排妥当了，然后再带人进宫来哭丧，安康年纪还小，你让钮祜禄氏多上心些，可别吓着了小孩子。”

都说小孩子心干净，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丧事上，小孩子若是受了惊，就有些不太好收魂。所以德妃才多叮嘱了几句：“至于你们府上的小格格，你往常说她身子不好，可能来？”

福晋忙点头：“年氏将小格格照顾的很好，想必是能来的。”

“那就好，你让她们多照顾些，府里留个人照看，剩下的都带进宫。”德妃轻声说道，摆摆手，让四福晋先出宫去了。

府里也立马开始忙碌起来，不管是身上穿着的衣服，还是屋子里摆放的东西，大红大紫的全都收起来，换上素色的，针线房也开始抓紧时间做孝服。

胤禛先行进宫，康熙过于伤心，他怎么也得进去劝慰几句。

十二月的天气，已经是很冷了。这种天气下要哭丧，那真是一件儿十分痛苦的事情。静怡心疼元寿和安康，却又不敢乱动手脚，万一被发现，那可不光是会被康熙厌弃。

十四阿哥也匆匆赶回京，连带着胤禵和胤礽，都暂且被放出来。这两个人都出来了，那八阿哥胤禩，也能跟着进宫了。

十三阿哥胤祥，也被允许进宫了。

静怡带着元寿和安康，跟着福晋跪在人群中，有太监拿着白色的魂幡，喊一声哭，众人就都跟着开始哭，安康哭不出来，静怡就使劲在他身上掐了一把，掐的安康哇哇叫。静怡趁机将帕子往安康脸上盖，擦过洋葱的帕子，当即让安康眼泪直流。

弘时年纪大了，就跟在胤禛身边。耿氏不能进宫，就将天申交给了福晋照顾。

看时间差不多了，那小太监再喊一声停，众人就又收声。

说实话，头两天确实是挺伤心的，皇太后是个很和善的老太太，对小孩子也非常好，经常赏赐一些东西下来。可任谁被喊两天哭喊两天停的，都会有些麻木。

而且，哭丧也是个体力活儿，嚎一会儿就觉得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中午还不能出宫，那小太监会领大家去侧殿坐着，然后上点儿点心饽饽之类的，这个就当是饭菜了。

吃完了，下午就继续哭。

哭到天黑，众人才能各自回家，然后，第二天再接着进宫，一连七天，静怡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废掉了。

三阿哥府上有个侧福晋，哭丧哭到一半儿小产了。十四阿哥有个侧福晋，哭了两天就病倒了，又坚持了两天，回去就整个人都昏迷不醒了。

大冬天的，若不是皇上让德妃安排这宫里的事儿，怕是静怡他们也会坚持不住。

好不容易七天过去，礼部也定下了皇太后的谥号，终于，选好了日子，皇太后下葬。

康熙在棺材被抬出之前大哭，甚至都昏厥了过去。幸好这丧事是有固定的流程的，该定下来的，都已经定下来了，之后的事情都照着规矩来就是了。

静怡等人也跟着棺材出宫，跟到宫门口，最后一次跪拜。然后，各自散开回府。

“安康有些发热。”一进门，王嬷嬷就迎过来了，静怡皱眉说道，又伸手摸了摸安康的脑袋：“你和福晋说一声，请个太医过来看看，小孩子发热不能耽误了。”

王嬷嬷忙应了一声，元寿乖乖的趴在床边看安康，看一会儿又转头：“额娘，人死了是不是以后都见不着了？”

“是啊，人死了，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静怡顿了顿，伸手拉了元寿：“人有生老病死，生，就是出生，就像是你和安康，从额娘的肚子里出来，然后慢慢长大，直到变成你阿玛那样，再然后就会慢慢变老。”

“人活这一辈子，总要做点儿事情，等你老了，你才会觉得，你没有白活这一辈子，等你死了，这个世界也还有很多人会记得你。”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死了，也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在意。”

静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反正，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元寿年纪还小，对生老病死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正好她借着这个机会，也能说一些道理。

太医很快就过来了，说安康只是有些着凉和疲惫，开了方子，先让喝一副，明儿早上若是降温了，那就另外换方子，若是没降温，就再喝一副。

胤禛晚上留宿宫里，静怡怕元寿也受惊，索性就将他留在自己这边睡觉。

元寿还有几分兴奋：“我都好些年没和额娘一起睡了，额娘额娘，安康晚上会不会尿床？”

“不会，赶紧躺下，时候不早了。”静怡一边放下床帘一边说道，快过年了，一切不好的事儿，都带不到明年去。

然而平静了不到十天，河南那边送来加急密折，因宜阳知县张育徽横征暴敛，苛虐百姓，该县民人亢珽等联合起义，并劫了永宁知县，围困三个县城。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百姓起义不是头一回，但像是亢珽这样连攻下三个县城的却也不多。康熙大怒，命河南巡抚张胜佐查明事由。

随后要派兵去镇压，胤禛趁此机会，将静怡的弟弟文浩给塞了过去。文浩也不负胤禛期待，竟然亲自捉拿了亢珽亲弟弟亢珩，立下大功。

康熙随即下旨晓谕大学士等人，说此次百姓起义，是因为贪官横行，预先征收明年岁粮，又加派赋税，这才引发百姓暴动，要彻查河南官场。

河南巡抚张胜佐率先被免职，李熙亭等人则是被判死刑，宜阳知县更是被判绞刑。

又令内阁学士前往河南安抚百姓，亢珽等人被押送京城。但大抵是知道进京就没命了，半路亢珽等人就自尽了。

此次前往参加剿匪的多是立了功，尤其是文浩，有胤禛在背后操持，文浩在征西大军中，也谋了个从五品的千户职位。

过了年，康熙就打算用兵西藏，西征军就是为此做的准备。十四阿哥被封为抚远大将军，统率此次西征军。

静怡自然是舍不得的，但也知道，弟弟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她生怕阿玛额娘伤心，还特意和胤禛说了一声，带了元寿和安康到钮祜禄府上玩耍了一天。幸而钮祜禄凌柱夫妻都是通透之人，也知道自家儿子的志向，虽然担忧，却也是开始为文浩准备东西。

干粮药材，水囊棉衣，样样不落，最后就是收拾出来一个一辆马车都装不下的大包裹来。文浩是哭笑不得，忙亲自拆开："阿玛额娘，每个人就只能带一个小包裹，要不然马儿驼不动的，军队里什么都有，你们不用太操心了，等着我立功回来就是了。"

钮祜禄夫人在文浩脑袋上拍了一下，强忍着笑道："都听你的，你想带什么就带什么，大不了，我们再让人送过去。"

文浩的手立马顿住了，好一会儿才嘟囔道："好吧，我试试看，尽量都带去吧。"

作者有话要说： 清朝真的很危险啊，到处都是人民起义～～～～为什么呢？因为贪官多。为什么贪官多呢？

☆、第 73 章

最终还是都带去了, 军队是有运送物资的马车的, 以文浩的身份, 再加上胤禛的面子，还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儿的特权的。让人将那大包裹拿出去, 文浩红着眼睛跪在地上, 使劲的磕了几个头，然后才转身大踏步离开。

钮祜禄氏拿帕子揉眼角，凌柱则是飞快的背过身去, 不让人看到自己的眼睛。

静怡扶了钮祜禄氏，给元寿使了个眼色, 元寿就忙奔着凌柱去了："郭罗玛法，我额娘说你下棋特别好？我想学下棋呢, 我阿玛忙, 没空教我，郭罗玛法教我下棋？"

凌柱忙点头："好好好，我教你，走，咱们去书房。"至于安康, 年纪还小呢, 跟着表哥去玩耍就行了。

"额娘, 快别哭了，二弟必定能平安回来的，这两年二弟的本领可不是白学的，连王爷都说, 他那骑射功夫，在一群八旗子弟里面，遥遥领先，比绿营的那些人都强呢。"

绿营是所有军队里面最强大的那个，多是汉人。这年代，出身上，汉人是比不过八旗子弟的，所以就只能比八旗子弟更加的努力了。而八旗子弟多好逸恶劳，很少出有名的将领。

康熙前期倒是还有，毕竟那会儿满清刚入关没多久，可康熙后期，汉人将领就越发的多了。胤禛用人倒是不太拘束，本领高强就行。

"我就是……"钮祜禄氏说了一半儿忽然顿住，不敢说不吉利的话，静怡笑道："二弟吉人天相，额娘忘了当初有道士给二弟算卦，说二弟是极好的命吗？"

钮祜禄氏想了想，也跟着露出个笑容："也是，你们兄弟，都是极好的命，额娘得好好照顾好了你二弟妹，等你二弟回来，就有儿子抱了。"

二弟妹刚怀孕，也是凑巧了。

静怡引了钮祜禄氏往别处说，钮祜禄氏也知道自家闺女的心意，再者，若是哭哭啼啼的，倒是晦气了，还不如高高兴兴的说。钮祜禄氏是坚决相信，她这会儿有什么情绪，儿子也都是能感受的到的，所以，她得让儿子放心才行。

“元寿前两天说被王爷责骂了？”钮祜禄氏忽然想到这个事儿，忙问道。静怡忍不住笑，摆手：“额娘你是不知道元寿这孩子多气人，他前两天带他的去庄子上除草，他把麦子都给薅掉了。”

钮祜禄氏忍不住笑，但还是要为外孙辩解一句的：“他小孩子家家的，从小富贵，哪儿能分得清麦苗和野草？你们可别为难了他。”

“他分得清的，就是那会儿着急出去玩儿，走神了。”静怡笑着说道，胤禛偶尔带他们到园子里或者庄子上，都是要装扮成老农到地里走一圈的，哪次元寿没跟着去了？

要真是不认识，胤禛才不会责骂他呢。

“我看着元寿聪明机灵，也难怪宫里皇上喜欢了。”钮祜禄氏笑着说道，静怡摇头：“整天的调皮捣蛋，他阿玛天天恨不能打他一顿。”

“你可要多劝着王爷一些，小孩子不能打，身娇肉贵的，打坏了可怎么办？小孩子嘛，哪个不调皮？你小时候不也是很调皮的吗？一个女娃子，比男娃都要调皮，撺掇着你大哥到荷花池里去游泳，偏他金鱼能吃，和你二弟往你阿玛的鞋子里放虫子，恶心的你阿玛一整天没吃下饭。”

那鞋子穿上去，吧叽一下，再将脚拿出来，袜子上面全是黄绿水，凌柱当时没吐都算是给面子了。

旁边大夫人妯娌俩大约是没想到小姑子小时候竟然还有这一面，两个人嘴巴张的比眼睛都大。静怡忙窝到钮祜禄氏的脖颈上：“额娘快别说了，给我留点儿面子，大嫂和弟妹都还在呢。”

钮祜禄氏笑眯眯的拍了她两下：“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时候不早了，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静怡看看外面天色，摇头：“不着急，王爷这两天忙，他回府都比较晚，我晚些回去也是没事儿的。”

“到底不太好，府里又不是只你一个人。”钮祜禄氏笑着说道，拍了拍静怡的胳膊：“回去吧，额娘知道你心意，放心吧，额娘会好好的照顾好你阿玛和我的身体的，就等着文浩凯旋归来了，你早些回去吧。”

静怡一脸哀怨：“额娘是不想给我晚饭吃吧？”

钮祜禄氏佯装正经的点头：“是啊，咱们府里也没有余粮啊。”逗的静怡忍不住笑，眼看着时候真不早了，就起身打算告辞。

钮祜禄氏虽说是没留饭，但也给静怡准备了不少东西。

元寿上了马车还有些依依不舍：“郭罗玛法的棋术可真好，我都学会了！等晚上回去和阿玛下棋，要是下赢了阿玛，我是不是就能给阿玛提要求了？”

元寿这么一说，静怡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当年青春年少，她和胤禛赛马，她赢了还有个要求在胤禛那儿存着呢，这些年都没提起来，胤禛该不会是忘记了吧？

“额娘，额娘，你说我提个什么要求好呢？”元寿见她不回答，就性急抱着她胳膊晃，静怡伸手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没好气的说道：“等你赢了再说吧，小小年纪，还挺狂妄的啊，才学了一天就想赢你阿玛了吗？”

“额娘，我年纪小，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明年，明年不行还有十年后呢，总有一天，我会赢了我阿玛的。”元寿握着拳头说道，静怡冷笑：“挺有志气，那你慢慢的赢吧。”

自家额娘一点儿都不给面子，元寿有些气呼呼的，安康伸手摸摸他脑袋：“哥哥吃点心。”

元寿伸手搂住安康：“弟弟，还是你对我好。”安康傻乎乎的笑，这点心他刚才尝过了，放一天了，硬邦邦的不好吃了，等回府就能吃新鲜的了。

静怡还在想事情，这个要求要怎么用呢？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索性就扔到一边去了，另外还有个重要事情等她做决定呢，那就是开铺子的事情。

要不然，就开个绣品铺子？这个她熟啊，知道什么布料什么绣纹的。京城里也有好几家的绣庄，生意好像都挺不错的。

不过，绣娘到哪儿去找呢？总不能她亲身上阵吧？若是被人知道，那胤禛的脸可就丢大了。静怡不是没想过照搬一些现代的经商理念。

但是，她发现，都行不通。

最简单的，就说超市吧，现代超市为什么赚钱呢？因为便捷，选择余地大，商品种类多，吃食东西够新鲜。可在这古代，用的东西，杂货铺就能满足。吃的方面，未加工过的，有钱的有庄子上送，没钱的自家种着有。加工过的，百年老店的生意她抢得过吗？

还有什么服装店，内衣店，静怡一一想过之后，又都给排除了。

“要不然，开个杂货店？”静怡自己嘟囔道，元寿耳尖，在一边听见，忙转头问道：“额娘要开铺子？”

“是啊，你也快长大了，额娘得给你攒钱娶媳妇儿呢。”半大不大的小子，说懂不懂的，听见娶媳妇儿也会不好意思，扭捏了一下才说道：“有汗玛法和阿玛呢，额娘不用掏钱。”

“大的不用额娘掏，可还有小的呢，比如说，给你媳妇儿买个见面礼什么的。”静怡忍着笑逗弄元寿，元寿皱眉想了一会儿，一拍手：“这个不用着急，等我长大了，我给额娘赚钱。”

“你将来是干大事儿的人，可不能只顾着给额娘赚钱，额娘自己能想办法，你别添乱了。”静怡笑眯眯的揉了一把元寿的脸颊说道，安康在一边凑热闹：“哥哥要娶媳妇儿？娶媳妇儿是做什么的？能吃

吗？”

元寿捏他爪子：“你就惦记吃，媳妇儿就是冬天给你暖被窝，夏天给你扇扇子的人。”

安康呆了一下，转身抱着静怡：“额娘，我娶你当媳妇儿。”

元寿在一边哈哈笑，静怡拍了安康两下，也不去搭理他，继续盘算开铺子的事情。

元寿自己笑了一会儿，凑过来给静怡出主意：“不如开个卖西洋产品的铺子，九叔之前开的铺子不是挺赚钱的吗？现在关门了，正好咱们能将他们家铺子盘下来。”

静怡有些吃惊：“关门了？怎么回事儿？”静怡记得，九阿哥胤禟，那可是做生意的好手，开铺子从来只有赚钱的，没有赔钱的，咱们好端端的就关门了呢？

“能怎么回事儿，就是供不上货了呗。”元寿笑嘻嘻的说道：“自从八叔……然后九叔也受到牵连，若非是宜妃娘娘求情，九叔怕是也不能进宫了。但进宫也见不着汗玛法的面儿，这人都是势利的，眼瞧着九叔失意，可不就想要换个上家了吗？”

静怡皱眉：“你哪儿知道这么多弯弯绕绕的？”

元寿叹气：“额娘，你别总是拿我当小孩子啊，宫里的消息多着呢，该知道的事儿我都知道。”见静怡皱眉看他，元寿赶紧做了个捏嘴的动作：“我知道额娘担心什么，放心吧，这些个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来的，额娘放心就是了。”

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只和阿玛说。”

“乱七八糟的，宫里的事情，你也别瞎打听，前些年，宫里有个太监，往外送了个消息，不是什么大消息，惹的你汗玛法大怒，彻查宫中内侍和宫女嬷嬷，最后处死了三十多个人。”

静怡皱眉说道：“连二阿哥都被训斥……”

元寿飞快的接上去：“我知道这事儿，那是二伯自己往外面传递消息，我听阿玛说的，二伯用一种特制的纸写了消息让人传递出去，那纸非得用白矾水泡一泡才能看见上面的字迹。”

静怡还真没元寿知道的清楚，抽了抽嘴角，索性暴力镇压：“反正你就是不许瞎打听，有什么想知道的，只管问你阿玛就是了，你阿玛肯定比别人更清楚，问完了也不许拿出来胡说，除了我，谁也不许告诉，明白吗？”

不等元寿回答，静怡就又说道：“你要是不听话，回头我就告诉你阿玛了，你阿玛肯定和你说过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对不对？”

元寿赶紧点头，伸手往嘴巴上捏了一下，就再不吭声了。

倒是静怡，想着之前元寿说的洋货铺子的事情，就有些心动了。她倒不是想出海，这个虽然赚钱，但就连胤禛都不会轻易去插一脚的，她更是不敢了。

她是想自己弄一些洋货，比如火柴啊羽毛笔之类的，好歹她一个

理科生，火柴的成分又是初中就学过的。实在是不行，她还能让胤禛帮忙，找几个能人出来啊。

中国的工匠，那向来是不能小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方向，再给一点儿时间，什么东西研究不出来？当然，电啊网啊之类的，可能一二十年内是没戏的。

当然，四五十年也不一定有戏。

但像是一些小的生活用品，应该是能行的吧？

到了王府，胤禛竟是已经回来了。元寿今儿是好不容易能有一天假期，这会儿见自家阿玛在，也不敢进来说话，生怕被抓住考校功课，于是，悄摸摸的就偷溜走了。顺便，将安康也给拎走了。

静怡笑眯眯的给胤禛倒茶，又很是殷勤的给胤禛捶肩，胤禛眯着眼睛享受了一会儿才问道：“可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

“王爷英明，一看就看出来了，可见我这辈子，是别想在王爷面前耍什么心眼了。”静怡笑嘻嘻的说道，坐下来正要开口，又想到之前元寿说的那些东西，忙问道：“之前元寿说，二哥往外面传送消息了？”

“嗯，汗阿玛已经处置了那些人，朱天宝上了折子将二哥夸赞了一番，重提立太子的事儿，赞二哥人好聪慧，体恤属下，汗阿玛就问他，是如何知道胤礽人好的，又是如何知道胤礽聪慧的，问的马大人冷汗淋淋。”

胤禛今儿估计是心情好，竟是开了几句玩笑：“当场跪下来说是听他阿玛和姐夫说的，于是，汗阿玛让人捉拿朱天宝的父亲朱都呐和姐夫戴保。”

胤礽在咸安宫也没闲着，知道康熙责骂了胤禩，又听说康熙说胤禩的罪名的时候，是包括了一项谋害太子，就觉得这是个机会，认为是和第一次废太子之后一样，康熙心软了。

那会儿就是先圈禁了胤禔，然后复立的太子。现在，定是要先除掉胤禩，然后再次复立太子的。有一就有二，胤礽当即派人送出了消息。

太子虽然被废，但太子当了四十多年的太子，手上也并不是半点儿人脉都没有的。

于是，朱天宝就上了折子求重立胤礽，康熙连番问话，最后朱天宝供出了朱都呐翁婿，还有新泰，常伞等人。

经此一事，胤禛是觉得，胤礽是再不可能被重立了。

今儿听静怡问起来，这事儿也不算什么隐秘消息，就开玩笑一样讲解了一遍儿。静怡就当是听说书呢，这可别说书好听多了，一波三折的。

连胤礽是怎么写的密信，又是怎么送出咸安宫的，又是如何联系到新泰等人的，都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儿，比那话本有意思多了。

静怡听完都还有些不舍呢，居然这么快就结束了。

“对了，还有九阿哥的事儿。”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听故事，而是自己开铺子赚钱的事情，静怡当即一拍手：“听元寿说，九阿哥有个西洋铺子，打算关门了？”

这年代，能开的起西洋铺子的都不是普通人，能给西洋铺子供货的也都不是普通人。所以，胤禟落魄之后，自然是有供货商敢断了胤禟的货物的。

胤禛忍不住挑眉：“元寿那小子，给你说了多少事儿？”

“也没多少，就这两件儿。”静怡伸手：“自己说起开铺子的事情，元寿就给我出了个主意，爷，你说，我开个西洋货物的铺子如何？能不能赚钱？”

胤禛挑眉：“你打算从哪儿进货？”

“我不进货。”静怡笑嘻嘻的说道，胤禛有些无语，但看静怡一脸你猜你猜你快猜的表情，就问道：“那你打算卖什么？卖咱们大清自己的东西？”

“当然不是了，我打算自己找人研究一下，看我们能不能自己制造一些洋货。”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抬手去摸静怡的额头，好一会儿才说道：“也没发烧啊，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呢？”

“王爷，我没说胡话，我认真的。”静怡严肃着脸说道，“但是呢，我有事儿求王爷。”

胤禛嗯哼了一声，静怡凑过去给他捏手臂：“王爷帮我找些能干的道士什么的，能炼丹的。”

胤禛更是摸不着头脑了，皱眉看静怡：“你到底打算做什么？”

“就是让这些道士们研究一下怎么制造洋货啊。”静怡笑嘻嘻的说道：“道士们可有用了，你看，火药这种东西就是道士们先发现的。他们既然能炼制出炸药，那说不定也能造出来火柴？”

“什么是火柴？”胤禛问道，静怡立马顿住了，她完全不知道，这年代到底有没有火柴这东西。听胤禛的意思，是没有了？

“就是火折子的简化。”静怡好一会儿才解释道，火柴只能取代火折子，说明肯定是有其优点的嘛。选定了道路就要鼓足勇气走下去，不能瞻前顾后的。

“你自己给取的名字？”胤禛又问道，静怡尴尬的点头，不对，她记错了，现在不是有洋火的吗？记得元寿以前还从西洋铺子里面买到过，不过是和火柴的样子不一样。

反正，不是现代人常见的那种火柴。

那自己其实还是有改进的方向的嘛，静怡立马又振作起来了：“嗯，就像是点燃柴火一样，所以就叫火柴。”

这很废话，胤禛都没打算往下接，只伸手揉了揉静怡的脑袋：“不如你开个茶铺什么的？爷给你掏钱，你想开多大的？建个两层楼？”

静怡不傻，胤禛这意思，摆明了是不相信自己能搞出来什么火

柴。其实她自己也没多少信心，毕竟光知道理论是没用的，化学元素她提练不出来，她也不能告诉别人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么一种元素。

但放弃了又可惜，明知道前面是一片空白的商场，她只要进去了，整个商场就都是她的了，那钱也会哗啦啦的进来，她若是不抓住这次机会，岂不是日后要时时刻刻后悔了？

“王爷，我就试试嘛，要是做不出来，我就去开个茶庄。”静怡晃着胤禛的胳膊说道，胤禛摇头：“太危险了，再者，有火折子又有洋火这些东西，也犯不着再弄出来个火柴。”

静怡顿了顿，眼睛又亮了：“王爷还欠着我一个条件呢。”

胤禛记性多好啊，几乎是瞬间就想起来静怡说的是哪回事儿了，那脸色瞬间就变了，略有些无语：“我还以为你已经忘记这事儿了呢。”

“本来是忘记了，不过这会儿又想起来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胤禛无奈，又不想让静怡弄这些危险的东西，又想要保住自己男人的尊严。

顿了顿说道：“不如，我给你开个酒楼？”

“和茶楼有什么区别？”静怡反问道，胤禛皱了皱眉：“比茶楼更赚钱，再给你请个宫里出来的御厨，这名头出来了，那客人还不是摩肩擦踵？”

“不行，我现在就想弄个火柴出来。”静怡摇头，十分坚决，胤禛无奈：“你也说道了，倒是能造出来火药，若是让汗阿玛知道，这事儿怕是不好交代。”

静怡顿住，眼下快到关键时候了，她确实是不能给胤禛添乱。只要康熙起那么一点点儿的疑心，怕是胤禛这辈子，就可能没希望了。

想了半天，静怡只好叹气：“那现在先不弄，你先慢慢帮我找道士，等日后……”静怡含糊了一下：“你能做主了，就要答应我这个条件好不好？”

胤禛点头，说不定她过两年就忘记这事儿了？元寿再有五六年就能娶媳妇儿了，到时候她忙着相看，再忙着抱孙子，就算是还记得，估计也是顾不上了。

静怡也是想着，过两年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索性就先开个酒楼好了。这么和胤禛一说，胤禛都有些无语了，刚才不还说不开酒楼的吗？

总觉得自己亏本了，还得帮她开酒楼，还又答应了以后几年弄什么火柴的事情，一个条件可以提两个要求出来吗？

但看着静怡笑的花朵一样，眼睛乌黑发亮，脸上微微带了些粉色，胤禛就止不住有些心软，点头应了：“好，你选好地址了？要开在哪儿？这掌柜找好了？跑堂的伙计找好了？还有账房先生找好了？”

静怡忽然想到，还有毛丫呢，要是开个普通的酒楼，那毛丫可就

没地方安置了。不如，开个只允许女人进门的酒楼？当然，这样一来，就等于是直接将客源给砍掉了一大半。

但想想也不是没生意，女人虽然出门的少，可也不代表没有。

“就开个女人去的酒楼。”静怡迅速决定，一拍手：“让毛丫去当掌柜，账房嘛，邱嬷嬷的大儿媳是个能干的，听说算账特别厉害，这宫里出来的御厨，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太监？”

胤禛嘴角抽了抽：“你确定这样能赚钱？”

静怡点头：“能啊，要是赔钱的话，等过两年我就给卖掉好了。”

胤禛也实在是没脾气了：“好，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了，那你这两天有空的话，能不能陪去去买个铺子？”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胤禛想了想，点头：“若是有空就陪你去，若是没空你就自己带人去看看。”

静怡连连点头，胤禛又想到文浩参军的事情，就随口问了几句。静怡笑着摇头：“倒也不怎么担心，你不是说了，文浩现在的身手，少有人能敌吗？我就是不信文浩，也相信爷你说的话。”

胤禛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下去。

眼看天色不早，静怡就派人去找了元寿和安康过来，让人摆了晚膳。现在还没出孝期，吃了晚膳，胤禛就又去前面书房了，顺便将元寿也给带走了。

安康今儿和哥哥玩了一天，有些舍不得，闹腾着想跟元寿一起走。

静怡就问道：“那你去前院了，晚上就只能和哥哥一起睡了，今天晚上不能看见额娘了，还去不去？”

安康有些迟疑，元寿搂着安康的小身子撺掇到：“去，哥哥那里有很多玩具呢，今天晚上虽然不能看见额娘了，但是明天早上就能回来了啊。”

“额娘，不要想我，我明天就回来了。”安康迅速做了决定，静怡也就不留他了，叮嘱元寿：“照顾好弟弟，行了，快过去吧。”

元寿主意打的挺好，一会儿去书房，阿玛肯定是要考问他功课的。他虽然没耽误功课，但就怕有个万一，若是有安康在，估计阿玛看在安康的面子上，应该不会打自己。

这一步棋他还真走对了，就算是有个问题没回答上来，胤禛竟然也没说什么，更没有另外布置功课，而是摆摆手让他们兄弟两个回去睡觉了。

可第二天一早，元寿就又后悔了。

安康年纪小，猛的换了地方睡觉，不太适应，于是，给元寿的床铺，画了一个大大的地图。兄弟俩一个被窝，元寿身上的衣服，溻湿了一大半。

元寿欲哭无泪的拎着衣服闻了闻，也不知道安康昨天吃的什么，这味道还真不小。

安康什么都不知道，还兀自睡的香甜，元寿也是无奈，叫了嬷嬷进来："给安康换个地方睡觉，褥子拆洗一下，等会儿要吃早饭的时候再将安康送回去。"

一边说着，一边忙忙活活的换衣服，该进宫念书了，他可不能迟到，否则就不是光挨骂了。

等静怡听说了这事儿，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伸手在安康的小屁股上拍了两下："尿哥哥的床上了，知道羞不知道？"

安康傻乎乎的笑，扒着静怡的胳膊喊饿，静怡忙让人送了早膳过来。

吃了饭，本想立即找福晋说一声去外面找铺子的事情的，然而，前院有太监来送信，说是红枣糕那样子，像是怀孕了。静怡大吃一惊，她当初买这匹马的时候，那格格说的很清楚了，蒙古马，越是好的品种，到内地来就越是难以育种。

否则，朝廷也不会每年都要花一大笔的银子到蒙古去买战马了。

红枣糕也确实是很难配种，从开始发情到现在，好几年了，一直都没配上。静怡还以为，红枣糕这一辈子都可能没小马驹了呢，没想到，自己都不抱希望了，红枣糕倒是怀上了。

"我去看看。"静怡大喜，忙带了安康到前面马院。红枣糕正站在槽子前啃草料，见静怡过来，就立马将脑袋凑过来，使劲的在静怡胸前蹭了蹭，又伸舌头要舔静怡的脸颊。

静怡一边笑一边躲："你是马儿，又不是狗狗，怎么还学会舔人了呢？"

安康在一边看的稀奇，拽着静怡的裙子撒娇："额娘，我，抱我，我要摸摸红枣糕。"

其实胤禛是给取了名字叫赤霞的，然而静怡一直叫红枣糕，慢慢的，元寿和安康也都记住了，也是叫红枣糕，这马儿也就只对红枣糕这名字有反应了。

胤禛也是无奈，好好一匹马儿，还有名马血统呢，居然被叫红枣糕，若是这马儿会思考，肯定是会自己反抗的。

然而，这马儿也不会思考。

静怡将安康抱起来，安康立马眉开眼笑，伸出小爪子摸红枣糕的大脸。静怡则是往红枣糕的肚子看去，有点儿看不出来啊，还是老样子。

"侧福晋，红枣糕的肚子这儿摸着，会有一点点儿硬块。"伺候马儿的太监过来说道，静怡过去按照他的说法细细的摸，她是没什么经验，摸了半天也就模模糊糊的觉得，红枣糕的肚子里，大约是有东西的。

"多久能生小马驹？"静怡笑着问道，那太监算了一下时间说道："母马的怀孕时间是十一个月，大约会在明年年初生。"

静怡点头："红枣糕现在怀孕了，这吃的上面，你可别亏待了

它，多喂些好的，这些银子拿去，给红枣糕开个小灶，若是不够，我另外再给。”

她说着，王嬷嬷就忙递过来一个银元宝，十两重。那太监忙行礼：“这些就足够了，红枣糕也是运气好，这刚开春，草料正丰富呢，也就到冬天那会儿注意点儿就行了。”

静怡笑了笑，摆摆手，那太监忙识趣的退开，按照静怡以往的习惯，送了两桶净水，还有毛刷等东西过来，然后就将场地留给了静怡。

“安康，咱们一起来刷马？”静怡笑着问道，安康还没做过这种事情呢，高兴的连连点头，亦步亦趋的跟着静怡，等红枣糕被牵出来，就伸手去摸马腿。

静怡赶紧拽住他：“你太小了，红枣糕看不见你，还要以为是蚊虫咬它呢，然后一脚踢出去，可要将你给踢伤了的。”

安康就有些害怕了，静怡又忙安慰他：“不要紧，你听我话就行了，不要随意乱摸。你就站这儿，帮额娘喂红枣糕吃松子糖好不好？”

这个差事轻松，安康忙应了下来。

静怡也是做惯了刷马的事儿的，一边刷一边唱小曲儿。安康也高兴，被红枣糕舔了手掌，就时不时的惊呼一声。

娘儿俩玩的开心，就将胤禛给吸引过来了。静怡见他进门还有些疑惑呢，这也太早了些吧？算算时辰，这是刚下朝？今儿衙门就没别的事情做了？

“嗯，休沐一天。”大约是瞧出她眼里的疑惑，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就立马将这些给扔到脑袋后面了，兴奋的告诉胤禛：“红枣糕怀孕了，明年正月就能生小马驹了。”

安康在一边问道：“小马驹？我想要小马驹，额娘，能不能将小马驹给我？”

胤禛正要说话，静怡笑着问道：“那你哥哥也想要小马驹，这可怎么办？小马驹只有一个。”

安康有些为难，要去咬手指头，被静怡给拽下来了，刚喂过马儿怎么能去咬手指呢？

“那我不要了，哥哥年纪大，肯定等的时间更久。”安康想了好一会儿才难过的说道，十分低落：“我再等等，等红枣糕下一次有小马驹了，我再要。”

胤禛忍不住露出个笑容，静怡也笑，将安康揽在怀里：“傻孩子，咱们不用等啊，你阿玛有钱，咱们可以再买一个嘛，红枣糕肚子里的小马驹给你留着，让你阿玛给你哥哥再买一只好不好？”

安康眼睛立马就亮了，连连点头，踮着脚尖要去摸红枣糕的肚子，胤禛有些无奈，低声问道：“你就是这样教孩子的？什么都能用钱买到？”

“也不是全都能买到啊，不过小马驹是肯定能买到的。”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反正确实是买得起嘛，没必要让安康以为自家连个小马儿都买不到。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安康等着啊，等一年他下次就知道该选择什么了。

“既然今天休沐，咱们出门逛逛？”静怡岔开了话题，胤禛想了一下，点头：“好，出去逛逛也行。”

正好马儿也刷完了，胤禛起身，顺手拽了静怡一把。正要转身往外面走，忽然低头看了一眼安康：“连他也带上？”

静怡不太明白，胤禛仰着脸不看静怡，伸手摸了摸下巴：“福晋很久没见安康了，不如送去让福晋照看一天？”

静怡脸上露出些笑意来，想只和自己一起逛街就明说嘛，还说什么福晋很久没见安康了，明明前天请安还见了的。

但她不拆穿，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听你的。”

☆、第 74 章

难得出门一趟, 静怡自是要多带些银子的, 以免看见什么心仪的东西, 结果自己掏不出来银子，那可就太丢人了点儿。当然, 凭着胤禛的印信, 没钱说不定也可以。可静怡不太喜欢赊账这种事儿，总觉得是给人留了把柄一样。

“咱们先去哪儿逛？”两个人也没叫马车，就这么走路出了王府。这王府再加上隔壁的把阿哥府, 总共是占了一条街的，对面也没什么人家, 就是影墙。说是街，不如说是胡同。不过和别的胡同不一样的是, 不光是府门口站着有侍卫, 胡同口也是有侍卫守着的。

幸好不算太长，一刻钟就能走出来。

静怡兴致挺高：“我听说京城有专门的做绸缎生意的街道，还有做胭脂水粉生意的街道，既然是同一种客户群，不如咱们往这些个地方走走看看？”

胤禛有些不太愿意：“那些地方, 男人都是不好过去的。再者, 既然是女人常去的店铺, 暗地里定然也是有规矩，男人不能进的，那你开的酒楼，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开在闹市里, 说不定女人们还会喜欢这份儿热闹呢？”

静怡一拍手：“哎呀，还是你有主意，那咱们就往热闹的地方看看，不过热闹的地方，买铺子肯定更贵吧？”

“赚钱也多。”胤禛耐心的说道，虽然和九阿哥比起来，他是不太擅长做生意，但是和静怡比起来，胤禛的眼光不仅是好，看的也比静怡远，有远见有深度。

不像是静怡，做生意就完全凭兴趣凭一时的突发奇想，完全没想过，要是生意不太好到时候可怎么办。

不过，胤禛看了静怡一眼，有自己在，就是生意不好也没什么关系，他又不是养不起。

“咱们先去琉璃厂那边。”静怡兴冲冲的做决定，胤禛也不反对，但这就远了，总不能还走着去，索性就在路边叫了马车。租车行的生意，也是很好的。

静怡做上了马车就和胤禛嘀嘀咕咕的说道：“将马车弄大一点儿，多弄几个座位，然后从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专门设置一条路线，不管是第一个上车的还是半路上车的，不管是最后一个下车还是半路下车的，都要一个铜板，或者就按照路程收费也行，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马车了，街上也就不用太拥挤了。”

胤禛掀开车帘看了一会儿，点头：“倒是好主意，不过，有钱人家定是不会和那许多人做同一辆马车的，没钱人家大概是舍不得花那一个铜板的。”

静怡有些无语，背地里翻了个白眼说道：“如果说，全大清的百姓数量，就像是要个圆圈，那特别有钱的和特别没钱的，加起来就占一半儿，剩下的另一半，就属于有一点儿钱，也舍得偶尔吃顿肉的。”

顿了顿，静怡又说道：“再说，京城啊，又不是别的地方，若是京城的百姓都没一个铜板来坐车，我估计着……”大清要完蛋了，她现在还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领着元寿去搞个革~命军什么的。

胤禛忍不住挑眉，伸手捏了一下静怡的脸颊：“倒是没想到你还能有这样的见识。”

“爷说的好像我平时就是个傻瓜一样。”静怡笑呵呵的，将自己的眼神想象成小刀子，一下一下的往胤禛身上砍，胤禛当然是发现了她那小脾气，笑着拽了一下她的头发：“是爷小看了你，爷给你道歉，那你再说说，这路线应该怎么确定？”

“当然是人流量为主啊，比如说，从城东到城西，就可以设置好几条路线，谁京城在大街上，谁经常从那边绕过去，有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还能设置成站点。至于这路线，可以让马车行来买，谁给的钱多，就将这一条路线划给谁，五年或者十年为期限。”

静怡虽然不太懂，但她可以胡诌，反正她理不清楚的地方，胤禛这么聪明的人，定是能给补上去的。

公交车别看一人只有一块钱，但积少成多啊，这世上能赚大钱的，从来都是小东西，老百姓们能用得起的东西。当然，不是说贵重物品不赚钱，受众不一样，赚钱的方式不能比。

静怡只管胡说八道，查漏补缺就不是她的事儿了。

就好像当年弄的那个粮食套种，只要胤禛相信这事儿能成，他自会找人去办的。若是他觉得不行，那静怡就是说的再详细也没用。

“还可以定下规矩，比如靠左行驶……”静怡才说出来，胤禛就忍不住笑了：“你就没发现，你每次出门，马车都是走的右边吗？春秋

以来，这规矩就已经形成了，史上称之为左迎，历代以来，迎接客人多在左边，史上称之为左迎，马车走右边，迎接着在左边，正好分立路两边，既能相互行礼，又不耽误别的马车。”

静怡有些不太明白，眨了眨眼睛，又在心里好好的思量了一番才算是想明白了。有些尴尬，她以为是后世才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早就有了的。

“路上行走，还有什么规矩？”静怡认真的问道，胤禛想了一下才说道：“雨雪天气，若是有马车或者驴子骡子之类的撞了人，那带牲畜的要负全责，非官方信使，在路上飞速奔走的，也会罚钱，出了事儿的，还得将牲口赔给受伤者。另外还有打板子什么的，不过你不用知道这么多，反正也不需要你亲自驾马车。”

再者，以静怡的身份，就是在街上骑马快了些，也不用去挨板子的。

两个人说着话，马车就到了琉璃厂，这一路倒是平稳，静怡半点儿没觉得颠簸，就戳了戳胤禛：“不如将这一辆马车给包下来，咱们今儿一天，就坐这个了？”

胤禛自然是不反对的，当即掏出银子，和那车夫定好了马车。倒不用担心这马车夫得了钱会走，马车上都是有标识的，走了人也走不了庙。

再者这夫妻俩的装着，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马车夫就为了讨生活，怎么也不会去得罪一看就是贵人的客人的。

今儿倒是轻松，苏培盛带着侍卫就在后面晃荡，不远不近的跟着，静怡和胤禛身边可就清净多了。

“你打算买些什么？”胤禛笑着问道，静怡眨眨眼，摇头：“没打算买什么，就随意看看，我觉得，这边也不适合做生意，等会儿再去别处看看？”

“今儿一天，都听你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胤禛顿了顿说道，静怡忙笑眯眯的点头，偷偷的伸手捏了捏胤禛的手心：“好，多谢爷了。”

静怡说是不想买什么，但进去了，就想买东西了。看见这个，觉得挺适合胤禛的，看见那个，觉得挺适合元寿的，还有各种珍宝阁，也不是真的珍宝，而是一些小机关玩具之类的，她还是买买买，元寿不玩儿也还有天申和安康啊。

琉璃厂这边，适合女人用的东西不太多。但静怡照样能挑出来，比如说，这一对儿花瓶挺好看，摆在桌子上很是不错。那屏风底座看起来也不错，正好买回去给换个绣屏。

小玩意儿，静怡就挂在胤禛手上。大点儿的，就让人直接送到王府去。

没一会儿，胤禛手上拎着的小篮子里就已经是装满了东西了。

静怡结了账，一转头看见那店里摆着的机械钟，差点儿没吓一

跳，怎么觉得自己还没买什么呢，就已经十点多了呢？想着，静怡一拍手："哎呀，对了，我想起来我要做点儿什么了，王爷，咱们开个钟表店？"

胤禛看她："哪儿来的钟表？"

静怡笑眯眯的："要是买的话，肯定就不划算了，不如咱们自己造，买几个拿回去拆开研究研究，这个有样本，肯定好弄的很，王爷觉得怎么样？"

"主意挺好。"胤禛原本要摇头，但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主意正经还挺不错的，就又点头了："回头我找人问问看，若是没人能做这方面的东西，那就算了。"

静怡忙点头，那可不就是算了吗？总不能去西洋绑几个工匠过来吧？哎，说起来，这主意正经不错？

又转了一会儿，两个人就找了酒楼吃饭。静怡也是打算开酒楼的，就格外的注意这家酒楼的招牌菜什么的，胤禛偶尔也会提醒一两句。

上午就是纯玩耍了，下午静怡就打起精神来做正事儿了。首先，这地方要清幽一些，刚才胤禛说的什么热闹之类的，纯属无稽之谈。她这生意，面对的是女性，而来酒楼吃饭的女性，则又是另外一个范围了。

首先你得有钱，没钱的女孩子多是吃路边摊，这不是静怡歧视没钱的人，而是事实就是这样，重男轻女的社会，女孩子能跟着去酒楼吃饭的，本来就是少之又少，能自己去酒楼的，更是不多了。

既然有钱，那有八成，不管是真的本性还是装出来的性格，总是更愿意在清幽淡雅的环境里坐坐的。

再者，现在女孩子的名声也比较重要，静怡可不想将酒楼开在闹市里，万一有什么纨绔想闹事儿之类的，连累的可都是那些娇姑娘们的名声。

她将酒楼开在僻静之处，再多放几个守卫，就算有人敢闯，她也能将事儿给兜下来。

当然，这地方不是好找的，静怡转悠了一下午都没能找到合心意的。眼看天黑，只好和胤禛转头回府。

然而，大约是这两天日子太好过了，静怡这才刚回来，福晋就让人叫她过去了。她原先还以为是安康闹出了什么事儿，但过去就发现，元寿和他那伴读，那拉家的公子，正一左一右的站着。

两个人脸上还都有伤，静怡当即就变了脸色："这是怎么了？和人打架了？你们带的侍卫呢？"

福晋叹口气，摆摆手，让静怡先在一边坐下："你先别着急，我让大夫看过了，这两个臭小子身上，就是皮外伤，没有伤筋动骨。"虽然是这样说，但福晋脸上的神色，可是不怎么好看。

"他们没和别人打架。"顿了顿，福晋继续说道："他们两个自己打

的。”

静怡有些反应不过来，福晋又叹气：“就是他们两个彼此，将对方打成了这样子。我问过了，这事儿，是阿布凯的不对。”

静怡转头看元寿，元寿面上带着些不高兴，皱眉不去看静怡。

“我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呢。”静怡笑着说道，福晋面上忽然就有了些疲惫：“阿布凯说了些过分的话，元寿听着不高兴，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妹妹，你先带着元寿回去吧，我会说说阿布凯的。”

静怡很是摸不着头脑，但福晋说让回去，静怡也就不耽误了，起身行礼：“好，那福晋多多注意身体，早些休息才是，小孩子打架是常有的事儿，福晋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了，阿布凯年纪还小呢，福晋不要过多责备他。”

王嬷嬷带了安康出来，静怡伸手拉了元寿，娘儿个就回了海棠院。

等坐下，静怡吩咐了王嬷嬷去找药膏，又叫了人过来点了炭盆，二月底的天气了，已经不是很冷了，但要给元寿脱光了衣服检查，最好还是点个炭盆比较好。

元寿七八岁了，很是害羞，不愿意让静怡看：“我回去找人给抹就行了，额娘不用担心的，阿布凯那小子也就是白白长了个个子，根本打不过我，我没事儿的。”

静怡伸手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不管长多大那也是我儿子，我怎么就不能看了？快脱，不然我一会儿叫你阿玛亲自来给你涂药！”

胤禛本来就在一边坐着呢，往这边看一眼，元寿立马就老实了，乖乖的站在软榻上脱衣服，让自家额娘转来转去的看。说实话，小孩子穿的也不算薄，元寿身上的伤，确实是没有伤筋动骨。

可元寿本来就被养的好，白白嫩嫩的，这被打了一顿，身上就有一些青紫，看着就有些下吓人了。静怡自己安慰自己，小孩子不打架的不算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七八岁，恨不能飞上天的年纪。

但还是心疼，她一个指头没动过的孩子，被一个伴读给打了！阿布凯就算是福晋的亲侄子又怎么样？到底是姓那拉氏，元寿可是雍亲王的儿子，爱新觉罗家的子孙。

在爱新觉罗这个姓氏跟前，其余所有的姓氏，都是奴才！

平常静怡是很不喜欢说奴才这个词儿的，也很少对元寿说什么主仆之分，可现在气着了，就有些顾不得了。再说，这事儿她不说就算是不存在了吗？

“怎么回事儿？”静怡一边涂药，一边问道。元寿一开始还想打哈哈：“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不喜欢他，所以想打一架，没事儿的额娘，我都不觉得疼，我练功夫的时候，可比这个惨多了，摔一下整个胳膊都是黑的，额娘你不用担心的。”

静怡叹口气：“我知道你向来懂事儿，额娘以前也曾说过，对嫡额娘娘家的人好一点儿，你也从没对阿布凯不好过，所以你们这次打

架，定然是有原因的，可是阿布凯做错了什么？”
元寿有些吃惊：“额娘你不担心是我做错了什么？”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知道，虽然鼻孔朝天恨不能在脑门上刻着天下第一聪明人的字，但他向来讲道理，能听得进劝言。”静怡笑着说道，元寿黑着脸喊道：“额娘，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夸你呢，你虽然不算天下第一聪明，但也绝对能排的上前一百。”静怡笑着说道，看没了别的伤处，就给元寿将衣服穿上，抱着他放到地上，元寿踢腿：“额娘我都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要抱来抱去的，我自己会下来的。”
“你长大七老八十也得叫我一声额娘，也照旧是我儿子。”静怡戳他脑门：“好了，现在站好了，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不明白明儿就不用去上学了，你看你阿玛也没用，你阿玛教训你的时候我是从来不插手的，但我问话的时候，你阿玛也是从来不会管的。”
这也算是两个人的小默契，谁也不去干涉谁的教育方式。
“若是不老实，晚饭也别吃了，当然，点心什么的也是没有的，你今儿就和安康住一起，等你什么时候说了才能吃饭。”
安康在一边拍手：“好啊，和哥哥一起住。”
元寿瞬间想起自己被尿冲醒的早上，一张脸别提那表情多郁闷了。再看看胤禛，很明显，胤禛那表情就是不想搭理的。
左思右想，衡量了一番，又估摸自家额娘的武力值，然后才哼哼唧唧的说道：“阿布凯说我小舅是沾了阿玛的光，这才能跟着出征的，是占了他们家的好处。”
静怡想了想才问道：“他原话是什么？”
元寿又不想张嘴了，捏着手指头就是不出声。
“你不说那我就随意猜了啊。”静怡挑眉：“他是不是说你小舅没本事，吃软饭？拽着女人的裙子上来的？”
元寿一脸吃惊，静怡又说道：“还说你小舅现在享受的一切，该是他们那拉家的？说你现在享受的，也不该是你得的？还说了你额娘我的坏话？”
她一边说，一边看元寿的表情。元寿就算再聪明，也还是小孩子，所以静怡再教导他的时候，从来不说康熙胤禛还有福晋的坏话，向来是夸赞他们。
再说又是亲儿子，元寿抖抖眉毛静怡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于是，就将元寿精心修饰过的话，全都给还原出来了，看元寿还是一脸吃惊的表情，静怡忍不住叹气。
这事儿，其实她早有预料。
福晋没儿子，别说福晋是已经猜出来胤禛的前途了，就算是没猜出来，也还有个雍亲王的爵位在吊着呢。若是福晋有儿子，能享受外戚最好待遇的，定然是那拉家。
可现在，说不定是李家，说不定是钮祜禄家，也说不定是耿家。

然而，李家不在京城，耿氏还是个庶福晋，目前来看，能得胤禛照料的，也就一个钮祜禄家。

给文浩请了武先生，又找了文先生，特意栽培，在出征之前还特意找了个小的剿匪平乱战争让他去练手，去立功。这一桩桩，有心人定是能看在眼里的。

静怡不傻，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同盟，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拉家既然没得到，那肯定是不会甘心的。阿布凯那小子，向来是藏不住心事的，当初静怡看中他，选了他给元寿当伴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阿布凯是个直性子。

所以，别人都还没跳出来的时候，阿布凯就先跳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是越早解决越好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安抚福晋，以后继续抱着福晋的大腿。第二个就是抛开福晋，自立山头，反正她现在，也够资格独立了。

但是，做人不能没良心。静怡还记得当初福晋对自己的提拔，所以第二个选项，她有些排斥。可第一个，在猜了阿布凯的那些话之后，静怡自己心里也有些膈应。

虽说文浩确实是借了胤禛的势，可这东西，各凭本事啊。我能说动爷为文浩考虑，也是因为文浩本身出息，能让爷满意，王爷这才会愿意为文浩打算。

你若是不高兴，你在你娘家扒拉个出息人出来，也推荐给王爷不就行了吗？胤禛一个亲王，以后前途还会更往上的，会嫌弃自己手里能人多？

当年的事儿，静怡也是偶尔听胤禛说起来过的。

你自己不愿意给胤禛推荐你娘家人，背地里却又是觉得我钮祜禄家占了便宜，抢了你们那拉家的东西，这不是当了□□又想立牌坊吗？

既想要好处，又不愿意让娘家兄弟涉险，那就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吧？

静怡心里不高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就转头看胤禛：“王爷？”

“这事儿，看你自己是个什么章程，若是想换个伴读，回头爷就给你琢磨琢磨，要是不想换，那你再想想要如何解决这事儿，打了这一架，估计元寿是不能和阿布凯好好相处了。”

胤禛在一边说道，静怡将他这话琢磨了一遍儿，当即了然，胤禛的意思，更偏向于换个伴读，要不然怎么会有最后一句话呢？

她也是偏向于换一个的，但到底要怎么换，福晋那边如何应对，这就又牵扯到之前她的两个选择了。

但想了想，静怡咬牙，再委屈不能委屈了孩子，她欠了福晋的恩情，那日后她自己来还就是了，不能因为当初福晋照顾过她，她就将自家儿子的前程给赔进去。

伴读好不好，可是关系重大的，若是元寿不爱学习了，那可就坏了。

“换！”静怡当即点头，胤禛笑着招呼元寿过去：“你和谁家的小子玩儿的比较好？”

静怡则是在心里盘算该如何解决这事儿，但想了半天都没什么好主意，安康过来扒着她腿喊饿，静怡才猛然想起来，回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要不是安康提醒，她肚子咕噜噜叫都没听见。

至于伴读的事儿，现在先不想了，至少得先看看福晋那边的打算。若是福晋想维护一下元寿，那伴读的事儿也就不用她提起来了。若是福晋想斩断关系，她就是想再多也没用。

“对不起，是额娘饿着咱们的安康小阿哥了，额娘这就让人摆膳。”揉了一把安康的脸颊，静怡笑眯眯的说道，高高兴兴的陪着胤禛和孩子们用膳。

晚膳之后，胤禛也没放过元寿：“都有力气打架了，想必这功课也完成了，过来我问两句，若是回答的好了，就跟安康去休息，若是回答的不好……”

眼神足以表达一切，元寿哭丧着脸在胤禛跟前站好：“阿玛，您问吧。”

安康在一边凑热闹，坐在胤禛的脚面上，抱着胤禛的小腿晃了晃。爷儿俩以前也这样玩过，所以胤禛很有经验的将腿加起来，一下一下的颠着安康。

幸好，元寿还是有好好念书的，虽然胤禛问的仔细，他也就一个问题没回答上来，剩下的都回答的不错。然后才得了胤禛的准话，可以回去睡觉了。

悲剧的是，没能逃脱和安康一起睡的机会。幸运的是，晚上安康没尿床。

早上将上朝的上学的都送走，静怡就过去给福晋请安了。福晋大约也是不想在大家伙儿面前说这事儿，就等大家请完安了，这才单独留了静怡说话。

“阿布凯手上受伤了，写字不太行，我就想着让他回去休息两天，早上就没让他跟着元寿一起进宫。”福晋先笑着解释了一句，又问道：“昨儿，元寿想必已经和你说过了吧？”

静怡摇了摇头：“元寿倒是没说什么，只我自己猜出来了，元寿是直肠子，不会藏表情。福晋，这事儿，您可有什么章程？”

福晋笑道：“不过是小孩子吵架，阿布凯不会说话，我已经让人责罚他了……”静怡不用继续往下听就能明白福晋的意思了，这是打算和稀泥，以前如何，以后还是如何。

这意思，就是不打算和静怡撕扯开。若是静怡还想维持和福晋之间的情谊，这会儿就坡下驴是最好的。可静怡昨天晚上已经决定好了，绝不会为了自己那些恩情，就委屈了元寿。

再者，若是这事儿没个决断，日后文浩的名声也是要受牵连的。

文浩自己明明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军，去出征，去建功立业，去为她这个做姐姐的撑腰，她这个当姐姐的不说不维护自家弟弟，反而要任凭别人抹黑他名声，实在是不应该。

静怡打断福晋的话：“经此一事儿，怕是他们两个，日后也不好相处了。”

福晋脸上的笑容就收起来了，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给元寿换个伴读。”静怡笑着说道，起身，规规矩矩的给福晋行礼：“怕是福晋要以为我是白眼狼了，多年照顾，却换来现在的狼心狗肺，让福晋失望了。”

福晋不出声，静怡抿抿唇，继续说道：“只是，这事儿，我既然是知道了就不能当没听见，虽然是小孩子玩闹，但……”若是没长辈说，小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元寿能为他小舅舅出面讨公道，我这个当人姐姐的，也不好当个缩头乌龟。我感激福晋这些年来对我和孩子们的照顾，但这恩情，日后我自己来报就是了。”

言下之意就是不用牵扯到娘家了，福晋是聪明人，静怡想说的不想说的，她都能听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我原想着，阿布凯这两天不舒服，就换了我大哥家的孩子过来呢，不过看来你已经有了打算了，那这事儿，我就不插手了，元寿到底是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了，你这个当额娘的，也不好压着他做事儿。”

顿了顿，又说道：“报恩不报恩的话，日后也不要提了，都是一家人，我有一口吃的还能忘了你不成？行了，你先回去吧，这事儿，日后就不要再提了。”

静怡偷偷的去看福晋的脸色，说实话，并不怎么好，这最后几句话，听着也并不像是心情很好的样子。想来福晋是没预料到静怡今儿的做法的。

大约是觉得被驳了面子，又或者是觉得她和元寿没良心。

静怡心里其实也是有些难过的，可她真不能再换一个那拉家的伴读了。阿布凯耿直，说话不好听还能和元寿打一架，可再换个心机深沉的，元寿就不一定能玩儿的过人家了。

“福晋多注意身体，妾身瞧着福晋脸色有些不太好。”静怡再次行礼：“妾身这就不打扰了，您多多保重。”

说着退出门，门内的福晋良久才叹口气，当年若是听了赵嬷嬷的话，将孩子抱过来自己养着，怕不会像是今天这样吧？不过也说不定，到底不是亲生的，哪怕给再多好处，也都还是白眼狼。

也是自己当年太犹豫不决了，要么将孩子抱来，要么找个人去母留子，说不定现在的日子还会更好过点儿。不过，现在也还不算太晚。

静怡自是不知道福晋心里在想什么呢，她这刚回了海棠院，耿氏就过来了，一进门就赔礼道歉：“天申那孩子，一放学就自顾自回来了，也没跟着他四哥，没想到会有打架这事儿，要不然，他也能帮帮忙。”

静怡摆摆手：“天申就是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元寿那孩子，性子倔，说好了一个打一个的，可不能叫帮手。”

耿氏笑着点头：“这也是咱们四阿哥讲道理，有义气，做事儿有原则，和他阿玛一样，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对了，那这事儿，福晋可说了要如何解决？”

“换个伴读。”静怡简单的说道，耿氏有些惊讶：“福晋也应了？”

静怡笑着点头，仔细看耿氏的脸色。若不是耿氏自己过来说，她差点儿就忘记还有天申这事儿了。元寿这孩子，向来很有当哥哥的样子，放学若是没特殊的事儿，定是会和天申一起回来的。

可昨儿，在福晋那边就只见到了元寿和阿布凯，她原先还以为天申没掺和进去，所以福晋没留他呢。现下耿氏却是说，天申一放学就自己回来了，这就有些不太对劲了。

耿氏这是什么意思？还是说，她是有什么打算？

“你可想好要找哪家的小公子？你娘家的小孩子，年纪合适吗？”耿氏凑过来问道，静怡眨眨眼，摇头：“不合适，我那大侄子，现在才六岁，刚开始念书没多久，跟不上元寿的学习进度，怎么，你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给我？”

耿氏忙摆手：“我哪儿有合适的人选，这京城里，谁家的小公子多大年纪，学习如何，我可是半点儿不知的。”说着笑起来：“其实……”

说了两个字又顿住了，静怡也不催，就慢慢等着。耿氏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笑道：“我倒觉得，眼下换个伴读，怕是福晋面上不太好看。”

静怡挑眉看了她一眼，笑道：“我也知道，只是，小孩子不比大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元寿和阿布凯打了一架，日后若是相处，定是不太和顺的，总不能耽误了孩子功课你说是不是？”

耿氏点了点头，又摇头：“咱们这样的人家，功课好坏，倒是不用太在意的。”这人脉，更重要些，学的再好，还能去考状元不成？

静怡听出来这意思，只笑道：“年岁还小，除了读书也没别的事儿做了，咱们当父母的看重功课好坏了，他们也就能在这上面多花一些心思了，少出门去闯祸闹腾了。”

耿氏点头：“倒也是这么个意思。”

作者有话要说：　　手心莫名其妙长了个红痣，不痛不痒的，花开也就没放在心上。然而，昨天晚上突发奇想按了一会儿，发现这红痣居然有心跳！

难不成这里面养着个蛊？谁给花开下蛊了呢？会是个什么蛊呢？

☆、第 75 章

等元寿从宫里回来, 静怡就问了天申的事情：“往日里你们兄弟都是一起回来的, 昨儿怎么没一起？”

元寿摆摆手：“我让他先走的, 要不然打起来他碍手碍脚的，额娘, 是不是耿额娘来说了什么？”

“嗯, 就是替天申道歉，觉得没能帮到你。”静怡笑着说道，元寿撇撇嘴：“耿额娘是太小心了些, 天申也是我兄弟，和我是一个阿玛生的, 又不是什么打手小厮。”

静怡伸出大拇指：“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儿是很好的，不过, 不光是现在, 还有以后，你也一定要记住，天申是你兄弟，不是你手下，不管这府里和额娘一辈儿的人都是个什么关系, 但你和天申, 还有弘时, 还有小格格，都是一个爹生的。”

当然，元寿现在知道不一个额娘生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但他到底年纪小, 万一在胤禛面前露出了什么心思，说不得倒是要坏事儿了，索性静怡从小就教他，这府里的都是他兄弟姐妹。

对兄弟姐妹有关爱之心，总比什么都不认，只搞小团体来的强。

元寿笑嘻嘻的点头应了：“额娘，我又不傻，你不用总是这样交代我的，我前两天出门玩耍，还给小格格带了礼物呢，一套的琉璃玩具，有小房子小动物什么的，年额娘还给我送了点心当回礼。”

静怡有些吃惊：“我怎么不知道？”

“小事儿而已，不用特意和额娘你说。”元寿笑着说道，静怡细细的打量元寿，这才发现，元寿已经不是自己记忆中还抱着自己的大腿要吃的的小孩子了，他已经长大了。

虽然今年才九岁，但距离他进宫念书也有三年了。这世上，最能让人快速成长的地方，大概就是皇宫了。再者，又有胤禛亲自指点，若元寿还是那样懵懵懂懂的样子，估计早就被胤禛给放弃了。

说起来，安康的年纪也大了，是不是也该请先生了？

进宫读书的名额，好像是不能争取了，毕竟康熙那么多儿子呢，算下来，差不多年纪的小孙子至少有二三十个，读书的地方才有多大？

胤禛府上能去元寿和天申这两个，已经是老爷子对胤禛的特别照顾了。

元寿见静怡不说什么了，索性就领着安康出门玩耍去了。胤禛是天色擦黑的时候才回来的，一进门就被静怡拽去洗手：“苏培盛之前说你要过来，我特意将饭菜留到这会儿，时候不早了，赶紧先吃饭，孩子们也饿了。”

胤禛点头，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就先被静怡抓过去吃饭了。

眼看要到三月，外面柳树早就发芽了，静怡特意让厨房收拾了些野菜。这东西要是舍得放材料，也是能做的很好吃的，雍亲王府，当

然是不少材料的，油盐都是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胤禛向来注重养生，看见桌子上有几盘子野菜，就点点了点头："这个倒是不错，元寿也多吃些，整天在宫里大鱼大肉的，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长胖了些？"

元寿伸手捏了捏自己的肚子，不承认："阿玛看错了，我哪儿有长胖，长高了倒是真的，额娘，我衣服不能穿了，裤子都有些短了。"

"知道知道，刚过完年我就让针线房给你准备了，我自己也给你做了两身春衫，不过这会儿不好拿出来穿，你且等等，天气还有些冷呢。"静怡笑着说道，摆手："好了，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先吃饭。"

安康已经抱着肚子盯着桌子上的饭菜开始流口水了呢。

胤禛先给静怡夹菜，又往安康的小勺子里放了个肉丸子，给元寿挑了些野菜，这才开始吃饭。

吃了饭，胤禛先开口："元寿的伴读的事儿，我已经找好了人，说起来，倒是和你是本家。"这最后一句是对静怡说的，静怡有些吃惊："钮祜禄家的？"

"嗯，不过有些远了，他祖上是遏必隆。"顺治年间，遏必隆和索尼，鳌拜，还有苏克萨哈同为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因为和鳌拜作对，很快就被鳌拜除掉了。

剩下索尼和遏必隆，索尼是不用说了，康熙不满十二岁就将亲孙女给嫁进宫当了皇后。遏必隆则是一边将女儿给鳌拜当了义女，一边送进宫当了贵妃。

但不管怎么样，在鳌拜倒下之后，赫舍里家和钮祜禄家都是保住了的。在孝昭仁皇后过世之后，康熙已经是将朝堂上的权利都收回来了。

于是，遏必隆又将小女儿送进宫，也就是温僖贵妃了。

胤禛知道静怡对这些是不太清楚的，就顺便给静怡讲解了一下，静怡最后是略有些疑惑："也就是说，和十阿哥，是表兄弟？"

一个是遏必隆的外孙，一个是遏必隆的孙子。

静怡又点了点元寿："咱们元寿，是十阿哥的侄子。"

这伴读，一向都是平辈的，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位钮祜禄伴读，岂不是就比元寿高了一辈儿吗？

"不论这些。"胤禛笑着摆手："咱们满人，只从父系辈分，剩下的就都不算。"静怡想了想，点头，也是，姑侄都能嫁同一个人呢，这伴读什么的，好像也确实是不用算太明白。

"叫什么名字？"元寿问自己最关心的，胤禛笑道："叫讷亲，他阿玛是遏必隆最小的儿子尹德，曾跟着汗阿玛征葛尔丹，是个有本事的，现在是以政大臣，又是领侍卫内大臣。"

这些官职什么的，静怡是不太明白的，但既然胤禛说了，可见还是比较重要的。

“性子如何？”静怡又问道，胤禛点头：“是个不错的，性子很温和，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比元寿大两岁，也能照顾元寿，明儿我让人带进来你看看。”

静怡摆手：“不用了，你决定就好了，我若是特意见见，福晋那边也不太好看。”

她不见的话，也还能说是胤禛让换的伴读，她要是见了，估计就都猜着是她挑拨的换伴读了。

胤禛也知道她的顾忌，就点头应了：“也好，反正都是元寿说了算，元寿回头见见，若是不喜欢，阿玛再给你换一个。”

“嗯，我回头见见再说。”元寿很有范儿的说道，静怡又说起安康念书的事儿，胤禛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也好，正好张大人的小孙子，就是你上次见过的明瑾，就找来给安康当伴读吧，有个更聪敏的在，安康也能也被激励一些。”

静怡嘴角抽了抽，可别弄巧成拙，让安康受打击了，以后倒是不爱好学习了。

不过还是先试试，万一就是被激励了呢？

说完了正事儿，胤禛摆摆手，小孩子们就都回去睡觉了。

静怡看胤禛不动地方，就好奇的问道：“怎么，还有什么事情？”

“你之前不是打算买酒楼吗？正好我有个好地方。”胤禛笑着说道，静怡眨眨眼，昨儿一天都没找到好地方，今儿就遇上了好地方了？

“胤禟手里有个铺子，他现在不想做下去了，就让人送了地契和房契过来。”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吃惊的张大嘴巴，九阿哥让人送来的？开玩笑呢吧，九阿哥不是铁打的八爷党吗？

现在胤禩倒霉了，九阿哥也应该是很仇视胤禛的吧？

“有没有什么我能知道的消息？”静怡小心翼翼的问道，胤禛顿了顿，点头：“到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你也知道，胤禟向来亲近胤禩，现在胤禩不是有不舒服吗？急需用钱，胤禟这生意关了七七八八，没办法了，就只好卖铺子了。”

“卖给了你？”静怡挑眉问道，胤禛伸手捏了捏静怡的脸颊：“你这是什么表情？如何不能卖给我？好歹我不会刻意压价，给的很是公平，换了别人，哼。”

静怡有些无语，谁还敢对康熙的九阿哥压价啊，卖给你们这些兄弟才是倒霉的好吧？

不过，说不定这里面有其他的用意，静怡想了一下也就放开了，只笑着问道：“地址在哪儿？”

“西三街，右边有个胡同，出了明儿的女人坊，有卖胭脂水粉的，有卖布料香料的，来来往往的人不多也不少，你觉得如何？”胤禛问道，静怡忙点头：“听着倒是不错，不如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

“我怕是没空，回头我让人将东西送过来，你自己去看看，原先

的掌柜和伙计估计也还在，你到时候看看能用就留下来，不能用就辞掉，另外招些得用的。”

胤禛刚说完，又想起来什么，忙一拍额头：“都忘记了，你之前说是要开女人去的酒楼，那掌柜和伙计就不能用了，回头我让人给弄走算了，你另外找人，还是我帮你找？”

“我自己来，你整天还忙朝堂上的事儿呢，这些个小事儿，我自己就能做。”静怡笑嘻嘻的说道，眼看时候不早，就推了胤禛去休息：“明儿还得早起去上朝呢，快些安置了吧。”

胤禛点头，守孝期间，什么也不能做。

第二天静怡就琢磨着再做几件衣服，春天到了，夏天也就快了。胤禛那人最是怕热，不如做一身在屋子里穿的短褂子？

一边琢磨着，一边让人送了布料过来，正好今儿太阳不错，直接就将桌子搬到院子里忙活了。

“钮祜禄侧福晋在吗？”忙了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门口问话，静怡一抬头，瞧见是福晋身边的听月，听月这会儿也看见静怡了，忙过来行礼：“给钮祜禄侧福晋请安，万岁爷来咱们府里了，这会儿正在园子里散步，福晋叫您过去请个安。”

“是只有我还是都去？”静怡疑惑的问道，略有些忐忑，不年不节的，康熙过来做什么？而且，胤禛还没回府。

“李侧福晋和年侧福晋也都要过去。”听月笑着说道，静怡略微放心，只要不是让自己一个人过去就行。

“听月姑娘，你看我这身衣服……”静怡笑着拽了自己的衣襟让听月看，听月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侧福晋穿着显得很是漂亮，皇上说，今儿是一个当阿玛的到自家儿子府上坐坐，不用换礼服过去。”

静怡忙点头，送了听月出去，又叫了王嬷嬷帮自己检查，衣服得要素色的，首饰也只能用银的，浑身上下挑不出来半点儿错误了，这才赶紧带人往园子里去。

福晋已经在了，正陪着康熙说话。

静怡不是第一个到的，年氏赶在了静怡前面，李氏是落在了最后面。但也没差多少时间，几乎是前后脚。三个人上了台阶，一起行礼，康熙摆摆手，示意她们起身。

“汗阿玛，要不要吃点儿点心？”福晋笑着问道：“正好今儿府里准备了些杏仁酥，往日里几个小阿哥都挺喜欢吃的。”

康熙沉吟了一下，摆摆手，起身：“朕自己走走，你们各自散了吧。”

福晋有些不知所措，皇上是这么说的，不用让人陪着，可到底她也算是这府里的女主子了，不陪着会不会太失礼了点儿？犹豫了一番，最好还是决定走开了，她虽然是女主子，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连福晋都退开了，静怡等人也是不敢停留的，赶紧行了礼就告退了。

静怡继续回去做衣服，一边拿尺子在衣服上量，一边猜测康熙过来的用意，胤禛也不在府里。想了一会儿，忽然一拍额头，忘记问福晋让人去通知胤禛了没有。

但转念一想，福晋向来是很周全的人，定是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倒是用不着她多操心。

果然，一个时辰后，胤禛就急匆匆的赶回来了。康熙虽是偷偷摸摸的上门的，但福晋也不敢就这么扔着康熙一个人在园子里，好的景致，皇宫里多的是，他们府里的一点儿都不稀罕。

“你这府邸，装修的倒是不错。”等胤禛行过礼，康熙不紧不慢的说道，胤禛笑着点头：“多谢汗阿玛夸奖，儿臣自认为自己的眼光也还是不错的。”

康熙忍不住笑了笑，又问道：“弘时不在府里？”

“嗯，今儿说是要去理藩院看看。”胤禛点头：“他最近想学点儿西洋话，理藩院那边的大人们多是会的，他偶尔会过去请教一番。”

“倒是个上进的。”康熙点头，背着手走在前面，胤禛跟在后面，也不问康熙是为什么会过来，只闲话家常：“汗阿玛今儿留在我府里用膳吧？让您几个儿媳亲自下厨，咱们爷儿俩喝一杯？”

“她们可有拿手菜？”康熙挑眉，胤禛笑道：“福晋擅长做一些清淡的，钮祜禄氏擅长做点心，李氏擅长煲汤，年氏嘛，年纪小，也就会做点儿简单的。”

“那还不如让厨子做呢。”走着走着居然走到海棠院门口，静怡正做衣服呢，被丫鬟提醒了，赶紧出来行礼，康熙走过来抓着那布料看了看：“给胤禛做的？”

“是，天气渐暖，爷夏天出汗多，儿媳就想多做几件夏天的衣服备着。”静怡笑着说道，偷偷看胤禛，见他脸色没什么不对的，心里也是跟着松了一口气的。

“你用心了，照顾胤禛很妥帖。”康熙说道，看了一圈，顺势招呼人给他搬凳子：“我听元寿说，你曾经弄过一个什么比赛的小游戏，和张家的小孙子一块儿玩的？”

静怡有些无语，这算是来家访的？

“嗯，元寿那段时间有点儿小骄傲，我怕他养成坏习惯，就求了王爷找人来打压一下他的气焰。”静怡忙说道，胤禛也帮着解释：“效果倒是不错，元寿自那之后就没那么骄傲了。”

“这主意倒是不错，只不过你们也是运气好了，也不想想万一出了差池，将元寿打击的狠了呢？”康熙不太赞同的说道，静怡不敢说话了，胤禛笑着摇头：“汗阿玛您小看了元寿了，那孩子可不是这么不经事儿的。”

康熙不搭理他，转头看静怡：“来说说，你还有什么歪点子。”

静怡有些无语，但想了想还是说道：“找个大的地方，玩儿几场沙场游戏。”多了去了，密室逃脱什么的，还有萝卜蹲抢凳子……咳

咳咳，这些就不用了，能讲的道理元寿想必已经自己悟出来了。

“沙场游戏？”康熙挑眉问道，静怡再次看胤禛，胤禛继续帮着解释：“就是两军对垒，让元寿和另一个人，分别当将军，人多有人多的玩法，人少有人少的玩法。”

“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康熙继续点头，又问了几句元寿平日里的功课，静怡这就插不上话了，只能乖乖的站在一边听着。

眼瞅着快中午，康熙摆手：“你不是说让你媳妇儿准备午膳的吗？”

胤禛忙点头，冲静怡摆摆手，静怡就赶忙的跟着苏培盛出去了。静怡这边去厨房，那边苏培盛往各处去传话。没多久，府里的几个女人就都在厨房里聚齐了。

虽然老爷子点明了是要吃儿媳妇们做的，但也真不能是从头到尾都是她们自己动手。

年氏凑到福晋面前问道：“等会儿皇上是不是要在石榴院那边用膳？”

福晋沉默了一下才摇头：“不一定，可能是在海棠院吧，这会儿汗阿玛不正和王爷在海棠院说话呢吗？”

李氏轻哼了一声：“钮祜禄妹妹不过是个侧福晋，皇上既然来了，那定然是要在正院用膳的，哪儿有去一个侧福晋的院子用膳的道理？”

反正不管在不在石榴院用膳，她都不吃亏，当然也不沾光。若是在呢，她这几句话就当是给钮祜禄氏添堵了，若不在呢，就当是给福晋添堵了吧，反正这两个人她都不喜欢。

年氏犹豫了一下，又问道：“要是皇上吃了咱们做的菜，觉得好了，会不会见见咱们？”

福晋有些诧异：“刚才不是见过了吗？”

“福晋，妹妹的意思是，会不会找咱们问问话什么的？”年氏笑着说道，有些不好意思：“小格格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见过汗玛法呢。”

福晋这才明白年氏的意思，这是想带着小格格到皇上跟前转一圈。若是能得了皇上喜欢，说不定还能提前得到册封呢。

李氏也想到了这一层，脸色就忍不住变了变，心里略有些埋怨，老爷子哪天来不行，非得挑了弘时不在的时候来。倒是静怡不多担心，反正元寿就在宫里念书呢。

至于安康，这会儿也还在前院念书。

她却是不知道，在她们做饭这会儿功夫，胤禛已经带着康熙往前院去了。安康这才上学没几天，兴致正高呢，奶声奶气的跟着先生在背书。

康熙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问道：“这就是和我同一天生辰的那小子了？”

“嗯，他也是运气好，这孩子虽然没元寿那么机灵，但也乖巧听话。”胤禛笑着说道，康熙点头：“看着像是听话的。”

顿了顿，康熙又问道：“安康是你最小的孩子了吧？”

胤禛忙笑道：“还有个小格格，今年三岁。”

康熙就像是没听见，只说道：“你府里的子嗣，还是有些少了，等过两年选秀，朕再帮你选几个可心的。”

胤禛笑了一下没接话，康熙背着手慢悠悠的往前走：“才这么三四个儿子，日后就是想找人帮衬都找不着，子嗣多了才是福气。”

太多了就是灾祸了，胤禛在心里腹诽道，但面上是半分不露，只笑着听康熙说话。

“你看你们兄弟多了，这能办的差事也就多了。”康熙继续说道，胤禛继续在心里念叨，差事其实就那么多，分的太碎太小，才显得人多了够用，人少了不够用。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太少，自然是要想尽办法给自己多争取一些的。

最大的这一份儿，自然就是皇位了。谁都想要，谁都要争一争。于是，大哥被圈禁了，二哥被圈禁了，三哥倒是没事儿，老八废了，老九连府门都不太好出来了，老十像是无头苍蝇，十三别说差事了，连皇宫都进不去，十四看自己这个亲哥哥就像是看敌人。

剩下的，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他自己，好像也没过的有多好。

他若是真能再进一步，日后对儿子们，定不会像是汗阿玛现在这样。

“我想在郑家庄盖个园子。”康熙又说道，胤禛心思急转，问道：“汗阿玛的意思是？”

“你二哥，总不能一直住在宫里，现下有我在，自是不会少了他吃穿的，可日后我有个万一，谁会看你二哥顺眼？怕是都恨不能直接除掉的吧？”

康熙盯着胤禛的眼睛说道，胤禛皱了皱眉：“不至于吧，二哥性子虽然有些暴躁，但往年对弟弟们，也都还是不错的。”

“你倒是记挂着你二哥的情分。”康熙眯了眯眼睛，胤禛点头：“那是自然，我小时候，汗阿玛没空教导我的时候，都是二哥指点的，我这辈子，都会记得他对我的情谊。”

“你记住你现在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康熙叹气：“这差事，你觉得谁合适？”

“不如我去？”沉吟了一下，胤禛说道：“二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多多少少也是有些了解的。”

康熙看了看胤禛，见他是真心说的这话，就点头应了下来：“好，那这差事就交给你了，内务府那边，我会亲自吩咐一声的，有什么要用的，只管开口就是了。”

胤禛赶紧点头应了，怕是这事儿，才是康熙今儿过来的主要目

的。
胤禛心里又忍不住有些叹气，到了这时候，汗阿玛心里也是惦记着二哥的。
中午既没有在石榴院用膳，也没有在海棠院用膳，而是在胤禛的书房用的午膳，安康被胤禛叫去了。年氏倒是想将小格格送过去，不过福晋没应，年氏也只能作罢。
等胤禛亲自去送了康熙回宫，安康就捏着个玉佩兴冲冲的回来了："汗玛法赏赐我的，说我背书背的好，额娘，快看看，好看不？"
静怡赶紧点头："好看，既然是你汗玛法给的，那肯定是很贵重的，额娘让嬷嬷帮你收起来？等你长大一些了再佩戴？"
安康有些犹豫，静怡又说道："放在你房间里，你每天放学了都还能看看。"
安康这才点头，又抱着静怡的胳膊问道："额娘，我什么时候能搬到前院去住？"
安康虽然上学了，但他是虚岁六岁，实岁也才五岁，静怡担心他自己一个人在前院没人照顾，就用这理由，求胤禛再多宽限几个人，至少得等秋天了。
可偏偏，安康自己却是很想早点儿搬去前院的，每天回来都要问一次。
静怡被问的有些郁闷，想了一下就说道："三天后搬？但是咱们得先说好，要是你照顾不好自己，不听话，比如晚上不好好睡觉，白天不好好吃饭，我问过嬷嬷之后，还是要将你给弄回来的，你觉得如何？"
反正这臭小子自己想搬出去，她还是别阻拦了。
安康眼睛立马就亮了："好的，额娘你放心，我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那额娘我都搬去前院了，我能不能有自己的哈哈珠子和伴读，还有侍卫了？"
"哥哥的侍卫很厉害的，上次他们在校场打架，看着特别厉害，我能不能找个比哥哥的侍卫还厉害的侍卫？还有伴读，我不想要比我年纪大的，我也不想要张家的那个小孩儿，我想要比我笨的，这样就显得我聪明了。"
安康叽叽喳喳的说道，静怡总算是明白他为什么非要闹腾着搬到前院去了。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得去问你阿玛。"静怡敷衍的说道，原以为安康这样就会消停了。没想到，晚上吃过饭等不到胤禛回来，这臭小子竟是偷偷摸摸的想自己跑到胤禛书房去问。
嬷嬷哪儿真能被他骗过去，赶紧来找了静怡。静怡都有些无奈了，小孩子果然还是两三岁的时候最可爱，等到五六岁就开始觉得不可爱了，七八岁那真是狗都嫌。
哄骗了好半天，一再保证自己明白会帮他问，这臭小子才愿意回

房去睡觉。
第二天用过午膳之后，胤禛就过来了。静怡就顺口说了哈哈珠子和伴读的事儿，胤禛点头："我知道了，这事儿我自会安排的，不过，先让安康自己念几天书，我这两天要出门，暂时顾不上。"
"出门？"静怡有些惊讶："要去哪儿？去很久吗？"
"就在京郊那一片儿，不算远，不过来回不方便，就打算到庄子上住两天。"胤禛说道，静怡点头："那我帮你收拾行李？吃食虽然不用带，但衣服什么的，还是要带的。另外，伺候的人可要安排？"
最后一句说的略微有些忐忑，胤禛挑眉看了一下静怡，摇头："爷是去做正事儿的，伺候的人有苏培盛他们就行了，你不用多担心。"
静怡忙点头，有些尴尬的遮住自己的脸颊不让胤禛看："我就是随便问问，爷想带了谁去是爷的自由，我可管不着。"
胤禛挑眉："爷给你个权利，让你可以管。"
静怡疑惑的看胤禛，胤禛哈哈笑了两声，却是不再说这话题了："对了，这是酒楼的地契和房契，你看看，若是满意，回头就布置起来吧。"
说着，伸手递过来个小盒子，静怡打开一看，忍不住有些惊讶，不光是放着地契和房契，还放着一些契书，就是米面粮食供应，蔬菜供应，还有一些调料和点心的供应。
"厨师也找好了，过几天就能出宫了。"胤禛说道，宫里的御厨，随时都会变的，就看康熙是喜欢什么口味了。而且，御厨但凡是上了五十的，都会自动开始找退路。
要么是出宫，要么是留在宫里带徒弟。但基本上有门路的都会选择出宫这条路。
胤禛交代了一番，静怡全都点头应了，看时候还在，就去帮胤禛收拾要出门的衣服。胤禛自己说是四五天就会回来了，但最少还是收拾了十天穿的衣服，庄子上到底是不好买东西。
转天送了胤禛出门，静怡就带着毛丫去看那酒楼，既然是要做女人的生意，那现在酒楼的布置肯定是不行的，要全部换一遍儿。
三层高的小楼，实际上布置的还挺精致的，估计之前招待的也都是身份不一般的客人。
"将这些个字画留着，但那些盆栽换掉，换成兰花牡丹之类的。"静怡带着毛丫一边看一边说道："窗户上的纸也该换了，换成那种琉璃的，回头我找人去问问，那种小块儿的琉璃是什么价钱。"
"应该不是很贵，不过，琉璃的会不会遮住光线？"毛丫不解的问道，静怡皱了皱眉，没继续说，透明的玻璃，价钱肯定不低的，不过，也应该是买得起的。
上下转了一圈，静怡才带了毛丫回去："我今儿说的要修改的地方，你都记住了？"

毛丫忙点头："记住了。"

"那好，这事儿交给你了。先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毕竟日后你是要当掌柜的人，若是连这事儿都做不好，我可不敢将这酒楼交给你。"静怡笑着说道，毛丫脸上有些紧张，但想了一下，还是听着胸脯使劲的点了点头："侧福晋放心，奴婢定会将这些事情办妥当的。"

"你需要多久？"静怡又问道，毛丫在心里仔细盘算了一下，才伸出手来："半个月！"

"好，那我半个月之后再去看，明儿起，你就不用来伺候我了。"静怡笑着说道，毛丫脸上有些不舍，但也知道这事儿是她求来的，现下也没反悔的余地了，就行了礼，表示自己知道了。

葡萄现在变成了王嬷嬷，红丫嫁人了，毛丫要去当掌柜了。静怡就趁此机会，将身边的人又给梳理了一下。上个月提拔上来的两个大丫鬟，一个叫小鱼，一个叫小舟。

其实静怡是想选什么渔舟唱晚的，拆开就是两个名字，但后来嫌麻烦，开了这先例，日后再要丫鬟就得重新绞尽脑汁了，还不如简单点儿。毛丫和红丫她不也用了十来年吗？

小鱼和小舟又简单又朗朗上口，难道不比渔舟唱晚强吗？

二等的丫鬟一个叫荷花一个叫荷叶，等以后再有了丫鬟，一个叫小莲一个叫小溪。看，她多有远见，连以后要用的名字都给准备好了。

随后的几天，静怡就觉得自己过的特别自在，偶尔去给福晋请个安。回来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做针线活儿，来了兴致就亲自下厨给元寿和安康做点心。

若是能天天这样清闲，这日子可就舒坦了。

大约是因为阿布凯的事情，福晋现下也不是很喜欢静怡，就时常叫了年氏或者耿氏去说话。不过年氏傲气，并不愿意攀附福晋过活，再者，她膝下也就一个小格格，自觉得也没什么能帮得上福晋的，去了两三次就找了借口开始推脱了。

倒是耿氏，次次都去。大约也是觉得自己对静怡心里有愧，福晋那边赏赐了耿氏什么东西，耿氏偶尔还要分出来一些送给静怡。静怡自是看不上的，她现在不说是富婆了吧，至少是不缺钱花的。

不光是胤禛这边给的赏赐有不少，还有元寿和安康那边的收藏，她现在养活两个儿子就跟养活了两个聚宝盆一样，随时随地都能从里面掏出来银钱。

在宫里，德妃对几个孙子不好太过于偏颇，于是元寿能得不少稀罕玩意儿。在宫外，但凡有个年节，元寿年纪小，别人也是要给他一些礼物什么的。

再加上钮祜禄家给的，静怡现在可不缺钱。耿氏送了几次布料首饰，被静怡用价值相当的礼物给还回来之后，就忽然醒悟过来了，改送了点心荷包之类的，当然，都是亲手做的。

这就不太好推辞了，静怡只能是收了下来，隔三差五的又会叫耿氏来吃个饭什么的。

这样一来，她们两个人，就算是彻底联盟了。不管是在福晋眼里，还是在年氏或者李氏眼里，耿氏就是彻底的站在了钮祜禄氏这一边儿了。

静怡其实是有些小尴尬的，总觉得自己是被逼走到这一步了。她有点儿不太愿意去相信耿氏的人品，可这么些年，耿氏又好像是没做错什么，就好像是真的悔改了一样。

可后来再想想，虽说耿氏是用了些小心机，但若是她当真不愿意和耿氏联盟，她也不是做不到完全拒绝的。现下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两个人都有责任的。

所以，不能只说是耿氏用了心机。她自己，其实也是用了点儿心机的。要不然，元寿能和天申好的跟一母同胞一样？

耿氏利用的是她，她利用的是天申。真算起来，还是她压的筹码重了些。

想明白之后，耿氏再过来，静怡就愿意真心招待了，不过，该有的防心还是要有的。

定下了和耿氏之间的关系，静怡就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好像，这两年武氏是很少上门来找她聊天了吧？不想的时候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可现在仔细一想，岂止是很少上门啊，几乎就是没上过门。

静怡立马就有些不安了，毕竟在她心里，武氏算是她进了胤禛府里之后的第一个朋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朋友了，她竟是连朋友疏远了自己都没察觉到，这日子过得，简直是……太迷糊了。

想着她就忙叫了王嬷嬷："下午咱们去厨房，我亲自做些点心，你这会儿，到武庶福晋那边说一声，下午若是得空，我过去拜访她。"

作者有话要说：　　亲爱的们，加更哟，一万了～～～～月初万字，月末万字，这叫有始有终～～～～

☆、第 76 章

刚进了武氏的院子, 就听见个粗噶的声音："人面桃花相映红, 相映红, 相映红！"

然后是武氏带着笑意的声音："小绿，你就只会这一句吗？后面呢？快来背, 要是背出来了, 今儿就多给你一把瓜子吃，人面桃花相映红，下一句是什么？"

同样粗噶, 但和刚才的声音相比略有些低沉的声音迅速接到："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哎呀, 小翠，你真是太聪明了, 来, 这块儿点心就赏给你了。"武氏笑着说道，有小丫鬟上前轻轻提请："庶福晋，钮祜禄侧福晋过来

了。”

武氏转身，就看见正好进了院子的静怡。静怡也是正好看见站在廊檐下的武氏，面上带着笑意, 眼神也很是明亮, 冲她招手：“怎么今儿忽然有空过来了？快进来坐。”

等静怡进门, 武氏又笑道：“不用给你行礼吧？”

静怡摆手：“和我客气什么，倒是没想到，小绿和小翠被你调~教的这样聪明，说话居然这么顺溜, 你是不是喂它们吃什么能明智的东西了？”

“我要是有那种东西，定然自己先吃一顿。”武氏笑着说道，亲自给她倒茶：“倒是你，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我若是没记错，你好像一直挺忙的。”

“这是在责怪我很久没来找你聊天了吗？”静怡挑眉，来之前，她还有些慌张，但来了之后，她忽然就想起来了，虽然两个人很久没有单独相处过了，但平时去给福晋请安的时候，也还是见过的。

武氏这相貌，倒是没多大的变化，顶多是变得成熟了些。当然，静怡不能闷着良心说十来年了还是以前那样年轻，武氏本来和福晋也是没差几岁的，现下，眼角也是爬上了皱纹的。

“倒是你，怎么也不去找我了？”静怡笑着问道，武氏微微叹气：“到底是有孩子的人了，平日里忙的跟什么一样。”

静怡有些不解：“我吗？你若是去找我，说句话的功夫我还是有的啊。”

武氏摆摆手：“不是你，是我。”

静怡有些吃惊，看武氏的肚子，武氏笑着摆手：“别看了，我这辈子，估计就是没有儿女缘分了，我早就认命了，我说的孩子，是小绿和小翠两个，来让你见识一下。”

说着起身，亲自将鸟架子给拎过来，点了点小绿：“唱个曲子，唱的好了给你吃好吃的。”

小绿张嘴就来：“良辰美景奈何天~”

小翠在一边跟着唱：“赏心乐事谁家院？”

一唱一和，甚至两只小鹦鹉还能分角色，一个□□娘，一个唱张生，兴致到了还会挥舞着翅膀做姿势。看的静怡是目瞪口呆，这两只小鹦鹉还是当年她送给武氏的。

可当初，这两个别说是唱曲了，连个简单的问好都不会说。武氏这几年，难不成都是在调~教这两只鹦鹉？再想到刚才武氏说的话，静怡有些了然了，这是将鹦鹉当成小孩子养了吧。

“所以，你这段时间，都是在忙这个？”静怡有些无语的问道，武氏笑着点头：“是啊，它们可聪明了，会的东西也多，现在不光是会唱曲子，还会背诗，还会说话呢。”

“中午吃什么？”武氏笑着问道，小绿拍着翅膀喊：“吃豆腐，豆腐！红烧豆腐。”

小翠也在一边扑腾："吃肉！肉丝！"

静怡有些惊讶，这也太聪明了点儿吧？武氏很是得意："你看，我真心对待它们，它们也会真心回报我，原本，我是养着它们当消遣的，你也知道，咱们后院的女人，若是没个孩子……"

武氏抿了抿唇，静怡拍她手背："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你喜欢，那就继续养着呗，不过……"宠物的年纪好像都比较短，她不知道鹦鹉能活多少年，若是比武氏寿命长还好些，可若是走在了武氏前面，那武氏到时候岂不是又要伤心一次？

"什么？"武氏笑着问道，静怡摇摇头："不过你要照看好了才是，这种聪明的鹦鹉，可是不多见的。我看着都有几分喜欢，若是再有人看上……"

静怡挑眉，武氏想了一下，了然："你说的也是，你放心就是了，我不是那种有什么好东西就非得拿出来炫耀的人，若非你是来找我聊天，怕是你也见不着小翠和小绿的，你看我这几年，何曾将它们带出来过？我自有分寸，我不会让人在它们身上动心思的。"

"你知道就好。"静怡笑着说道，武氏又将点心盘子往静怡手边推了推："吃点心，说起来，之前元寿那伴读的事儿，我还是一知半解呢，也没找你好好问过，是怎么回事儿？你和福晋，现在是不是闹掰了？"

"我倒是不想闹掰来着，毕竟当年，福晋对我也算是有大恩的。"静怡苦笑道，可是，她们两个，不仅仅是胤禛后院的女人，福晋代表的也是那拉家，她代表的也是钮祜禄家。

这年代，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年代，这是一个个家族比拼的年代。个人和家族，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僧多粥少，或者说，天大的好处就那么一个，谁都想要。

"你是如何想的？"武氏干脆的问道，静怡顿了顿，点头："其实我倒是想和福晋再说说这事儿的，可惜福晋不给我这机会。"按照福晋的意思，那拉家日后，大约是不会再上战场了，可钮祜禄家已经决定好日后的道路了。

按理说，他们两个应该是没什么妨碍的。可福晋的阿玛，却是武将出身，若是那拉家走武将的道路，其实是更好一些的。福晋现在，大约就是在犹豫，一边想继续让那拉家捏紧军中的人脉，一边又想换一条路走，两边都不干脆，导致现在在胤禛面前不讨好，又将元寿给推开了。

其实这事儿对静怡是没多少坏处的，趁早撕开，也免得日后福晋挟恩求报，到时候元寿会更难过。可人又不是机器，哪儿能说断开就断开，更何况，静怡从不是个不知好歹的人。

帮过她的人，她永远会感恩，害过她的人，她也会疏远和警惕。

福晋正好就是帮过她的人，所以她才有些犹豫。之前也和胤禛说

过这事儿，胤禛对静怡的评价就是拖泥带水，做事儿不干脆，可静怡就觉得，反正自己也不是什么干大事儿的人，要那么利落做什么？

“这事儿我可不好给你出主意。”武氏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抿了一口，笑着对静怡说道：“不过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等等，我瞧着福晋最近，好像有别的主意。”

静怡眨眨眼：“你又发现了什么？”

武氏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本事，对新鲜事情，她向来敏锐。就好像当年打听八阿哥府上的事情一样，谁都没她消息来的快。

“福晋身边的丫鬟，长相不俗。”武氏笑着说道，静怡眨眨眼才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

“出生高门的，若是出了事儿，难免会麻烦。”武氏笑着说道，“这些丫鬟，可不是从内务府出来的。”

胤禛本身有原则，从不动丫鬟出身的人，除了宋氏。再者，丫鬟生的儿子，难免身份上有些不好看，看八阿哥就知道了。福晋计划深远，自然是要将各方各面都要考虑的清清楚楚的。

最好是清白出身，却又家世不高。这样算来，包衣最划算，这两年虽然没什么小选，但福晋若是想要人，也还是很简单的。

静怡有些无语，但想了想，只能叹气，她还能去阻止什么不成？

“多谢你告知。”静怡对武氏点点头，武氏摆手：“不算什么事儿，也是你最近没留意，若是你抽空见了，自然是会想明白的，我不过是白提醒一句。”

“这事儿也得看王爷的态度，福晋能不能成事儿，也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我是看出来了，这府里，王爷上心的，也就你一人了，你加把劲儿，争取让王爷将这事儿给放过去。”

武氏拍了拍静怡的肩膀说道，静怡嘴角抽了抽：“你从哪儿看出王爷是对我一个人上心来着？年妹妹青春貌美，王爷怎么会不喜欢呢？再过个两年，又该选秀了呢。”

“也就你一个人没看出来。”武氏撇嘴，看时间不早了，就摆手：“我可不打算留你用午膳的，你自己回去吧，且放心，得空了我会去找你聊天的。”

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我怕是舍不得我的小绿和小翠的，不若你自己过来？”

静怡忍不住笑，想了下才点头：“也好，我得空了就过来，对了，你喜欢热闹不？我将安康和元寿也带过来？这么聪明的鹦鹉，也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啊。”

“去去去，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可不是让你们来围观的。”武氏摆手，做驱逐的样子，静怡也笑，摆了摆手，这才转身离开。

“给钮祜禄侧福晋请安。”出了武氏的院子没多久，就碰巧遇见了个小丫鬟，那丫鬟拎着食盒给静怡请安，静怡刚打算抬手，却发现，

这小丫鬟有些眼生。

再仔细看看，啧，这相貌，估计是这王府里……也不算头一份儿，还有年氏在前面顶着呢。武氏虽然年纪大了，但风韵犹存，相貌也很是不俗的。

“你是哪个院子里的？”静怡笑着问道，那小丫鬟也不敢抬头，低声回道：“奴婢是石榴院的。”

静怡抿了抿唇，果然是猜对了。

“走吧，可别耽误了差事。”摆摆手，静怡也抬脚继续往海棠院去了。

既然福晋已经有了决断，她这边，也应当是放下了。拖泥带水的，可不是什么好评价，至少在胤禛看来，就是很不必要的。说起来，这也有半个多月了，那酒楼的装修，也不知道如何了。

大约静怡有想心想事成的金手指，这上午才刚想了一下，下午毛丫就进府了，笑嘻嘻的给静怡行礼，说酒楼已经是装修好了，请静怡得空了去看看。

若是觉得可以了，就该挑日子开张了。

正好下午没事儿，静怡索性就坐了马车过去。到了门口就发现，这酒楼和以前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原先酒楼门口两根柱子，柱子上贴着迎客的对联，中间匾额下面挂着红灯笼。

现在呢，那柱子上则是雕花，匾额下面的灯笼，也换成了牡丹花形状的。然而看着，静怡忽然一拍手：“对了，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这酒楼的匾额，是不是要换一个？”

毛丫愣了一下，也跟着拍手：“哎呀，若是侧福晋不提起来，奴婢都忘记了，那咱们换个什么样子的？这名字，也要换一换才行，叫什么名字比较好？”

静怡摇头，她哪儿知道该叫什么名字，不过，得通俗易懂，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酒楼才行。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摆手：“等我回去想想再说，现在想不起来。”

毛丫忙点头，又请了静怡进去看。这里面的装修，就几乎是按照静怡说的来做了，不管是桌椅板凳还是墙上面的挂饰，全都是文雅为主，要有格调，又要有情调。

上下转了一圈，静怡很是满意：“你做的很不错，这装修很好，花了多少银子？”

毛丫忙去拿账本，见静怡摆手，就只好站住：“总共花了一千两银子，这些雕刻什么的倒是不值钱，值钱的是墙上挂着的，还有多宝阁上放着的。”

静怡眼光还是有的，看一圈已经算了个差不多，这会儿就继续点头：“嗯，你做的很好，那账房和小二也都找好了？”

“找好了，账房是邱嬷嬷的大儿媳，一个月开三两银子就可以了，小二也都是女孩子，穷苦人家出来的，一个月开半两银子，按照

侧福晋说的，若是做的好，年底还有赏赐。”

毛丫笑着说道，静怡抬手拍拍她肩膀：“你好好干，这个酒楼我可是交给你了，日后赚钱了，你可分三成利。”

毛丫顿时睁大了眼睛，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忙激动的摆手：“不行不行，侧福晋，这就太多了，您一个月给我三五两银子就行了，不用那么多的。”

“不多，我是万事不管的，只偶尔看个帐，这酒楼日后要付出的心血可是多着呢。”静怡笑着说道，摆摆手，制止了毛丫再开口：“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明儿或者后天，我让人将名字送过来，你找人做了匾额挂上去。至于开张的日子，你先找人算算，算好了再和我说，到时候我再过来。”

毛丫连连点头，将静怡送到门外，亲自扶着送上了马车，目送马车走远，这才回了酒楼。自己站在屋子中间傻乎乎的将刚才静怡的话又给重新回想了一遍儿，脸上逐渐露出个大大的笑容来。真好，她这辈子，总算是没跟错主子。

幸好当年福晋找上的是红丫，也幸好她知道跟一个主子效忠一个主子的道理。

静怡回了王府，就开始绞尽脑汁的取名字，百味楼什么的，京城里有的是，她得取个非同一般的名字才好，还不能太俗气了。

元寿从宫里回来，静怡还在想。

“额娘，你这写的是什么？”元寿凑过来看了一会儿，疑惑的问道，静怡就将酒楼的事儿和他说了说，伸手扯了扯元寿的衣领：“你现在也算是大孩子了，能当半个大人用了，那你能帮额娘的忙吗？”

元寿瞪大眼睛：“额娘，我才八岁。”

“九岁了。”静怡纠正，大家都用虚岁的，她也习惯了。

“那给儿子一天时间，儿子想想。”元寿伸手，好吧，阿玛不在府上，自己也确实是该照顾额娘一些。一边在心里叹气，元寿一边仰脸问道：“额娘，阿玛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你阿玛说话不算数，他出门的时候说是三五天就能回来了，结果这都半个月了。”静怡捏了捏元寿的脸颊：“怎么，你想你阿玛了？”

“我明儿休沐，不如我去庄子上看望我阿玛去？”元寿眼睛亮闪闪的问道，他还没一个人去过庄子上呢。然而，静怡很残忍的摇头：“不行，你在府里陪着你弟弟，他盼着你明天休沐可是盼望了很久的。”

“那带上安康？”元寿转头看了一眼安康，又笑嘻嘻的凑过来问道：“额娘，你就答应吧，我都很久没见阿玛了，你有什么给阿玛准备的东西，我可以帮你带过去啊。”

静怡还是摇头，九岁，不，八岁的小屁孩儿，能出府去玩儿就不错了，还想出京，想太美了。

“我明儿一早就帮你将名字取好？”元寿又问道，静怡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这可是你刚才已经答应了额娘的事情，怎么，你还想反悔？”

安康也过来扒着静怡的腿：“额娘，让我们去吧，我们保证乖乖听话，不是有侍卫大哥的吗？又不是只我和哥哥两个人，额娘，答应吧，求您了，儿子求您了。”

安康无师自通的卖萌技巧，睁大圆溜溜的眼睛，小脸上满是祈求，让人很是不忍心拒绝他的人和要求。然而，静怡觉得，自己就是后妈，伸手摸一把安康白嫩嫩的脸颊，果断摇头：“不行。”

“额娘明儿带你们去找你们武额娘玩耍，你们武额娘有两只很聪明的鹦鹉，会说话……”静怡笑着说道，元寿撇撇嘴：“会说话的鹦鹉有什么稀罕啊，上次去园子里，那珍兽坊里的鹦鹉，十之□□都会说话呢，九叔也有一只特别聪明的鹦鹉，还会认字，写一些纸片，让它抓哪个它就能抓哪个。”

“你和你九叔，最近很是熟悉？”静怡挑眉问道，心里略有些忐忑，她恍惚记得，弘时好像就是因为和胤禩太过于亲近，然后直接被胤禛给过继了出去的。

元寿笑着点头“是啊，儿子以前都没发现，九叔是个那么有意思的人，不过，可惜了。”

“什么可惜了？”静怡问道，元寿眨眨眼：“九叔就是眼光有些不太好，所以可惜了。”

“你小小年纪，学什么高深莫测！”静怡在元寿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安康虽然听不懂，但看明白了这动作，立马嘲笑元寿：“哥哥挨打了！”

元寿瞪他：“小心我一会儿揍你！”

安康做鬼脸：“我不怕，有额娘在呢，额娘会帮我打你的。”

元寿伸手掐他脸颊：“你小屁孩儿，今儿我得让你知道什么叫哥哥。”说着就咯吱安康，安康最怕痒，这会儿衣服也穿的不是很厚，没等元寿用劲儿呢，自己就开始哈哈哈的笑起来。

静怡笑眯眯的坐在一边看这两兄弟玩耍，九阿哥的事儿，回头再和胤禛说说，若是胤禛觉得没什么，她也就不去干涉了。元寿这孩子，越大越不贴心了。

哎，她当初还说这辈子最好别生女儿呢，但这男孩子一天天长大，她就又觉得，这辈子最好还是生个女儿。男孩子都是臭狗屎，女孩子都是贴心小棉袄。

伸手摸摸肚子，静怡又想到福晋那边的漂亮丫鬟，有些心塞。虽然知道福晋这打算，很平常，九成九的后宅，嫡福晋不能生的，都是用的这法子。

当年年氏进门的时候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怎么这会儿就觉得福晋这举动有些膈应了呢？好歹年氏是个侧福晋，和自己地

位相当，威胁还是挺大的，而一个丫鬟，顶破天了就是个庶福晋，半点儿威胁没有。自己这是在不自在什么呢？

静怡也没敢深想，伸手抓了元寿：“好了，不许打闹了，时候不早，赶紧吃晚饭，这几天你们阿玛不在，也没人考问你们功课，你们倒是快玩儿疯了。”

在两个儿子的脑门上分别敲了一下：“我看等你们阿玛回来，你们要怎么办！”

元寿不害怕，一边跟着静怡往餐桌旁边走，一边笑道：“我不怕阿玛考问的，就是安康，怕是要惨了，我看他这两天都没练字。”

安康略有些心虚，不敢出声。静怡转头看他：“没练字？”

“就昨天没练，额娘你放心，我今天给补上。”安康忙举着肥爪爪说道，元寿笑嘻嘻的问道：“要不要我帮忙？”

安康撇嘴：“你不捣乱就好了。”

娘三个吃了晚膳，元寿去前院，安康则是拿了描红的本子过来，在静怡的眼皮子底下写大字。因为胤禛回来要看，所以得写好，一个字写不好整一张就浪费了。

安康大约是白天玩儿的太高兴了，手有些拿不稳，一连三张都给写废了。静怡还不许他浪费，就算写废了，也得将空白地方都给写满了才行。

不到半个时辰，安康额头上就开始冒汗了。

“不要着急，还有一个时辰才睡觉呢。”静怡看了一眼沙漏提醒道，安康哭唧唧：“额娘我能不能明天写？我今天累。”

“不行，你阿玛临走前交代了，写不完不许睡觉，谁让你昨天不写的呢？”静怡很无情，虽然心疼，但学业方面还是不能放松啊，小孩子就是要多教教才行。

安康只好委委屈屈的继续写，还不敢掉泪珠子，万一污了纸，就又是白费了一张纸。

差不多到半夜，安康才算是写完。静怡也没看，帮他放好了，亲自拿了帕子给眼睛都睁不开的他洗脸，然后直接塞被窝。自己也倒头就睡，很久没熬夜了，都不习惯了。

睡一半儿觉得身上有些冷，静怡没睁眼就伸手摸摸摸，要将被子给盖好，然而被子没摸到，居然摸到一只手！原本还迷蒙的脑袋，瞬间就是一激灵，心里一冷，赶紧的睁开眼：“谁！”

“是我。”床边有人回答，顺便躺上来，将被子给盖好：“别慌张，我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惊动旁人。”

说着话，按住静怡躺下，然而一伸手，搂住的居然是个小小的四肢肥短的小胖子，胤禛就有些无语了：“安康今晚上睡在这儿？”

静怡总算是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有些无语：“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知道吗？你叫个人来说一声，又不费什么事儿，差点儿没吓死我。”

“呸呸呸，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我还等着长命百岁呢。”自己说完又自己呸呸呸了两下，翻个身面对着胤禛，刚才胤禛将床帘掀开了一些，没拉好，这会儿就有月光透进来了。

“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静怡问道，胤禛将被子给她拉好：“忙完了，赶紧睡，三更半夜的，不要聊天了，明天起来了再说。”

静怡嘴角抽了抽，你也知道是三更半夜啊，好意思啊，自己将别人惊动起来，然后你自己去睡大觉！静怡恨不能拎着枕头给胤禛来一下，然而，胆子小，最后还是委委屈屈的自己憋着了。

“阿玛！阿玛！”第二天静怡还没睁眼，就听见身边安康叽叽喳喳的声音：“阿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阿玛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阿玛你想我了没有？”

胤禛的声音带着几分笑意：“昨天晚上回来的，阿玛很是想念安康，那安康在家，有没有好好做功课？”

安康顿了一下才说道：“有，安康功课都完成了！阿玛一会儿可以检查的。”幸好啊，要不是额娘昨儿督促，今天搞不好就要挨板子了。

“阿玛，哥哥想去庄子上玩耍，咱们去庄子上吧？”安康扒着胤禛的胳膊继续问道，静怡还有些困，就没睁眼，继续在一边听着这爷儿俩说话。

“去庄子上做什么？”胤禛问道，安康眨眨眼，凑到胤禛耳朵边上，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听哥哥和他的侍卫说，要去打猎，阿玛，庄子上有猎物吗？”

“没有，你哥哥骗你呢，这才三月份儿，哪来的猎物？要打猎也是秋天去。”秋天猎物肥，春天的没油水。两个人说着话，门外就响起安康的声音：“额娘，额娘，咱们出门去玩儿吧？”

胤禛拍了拍安康的小屁~股：“走，咱们先去吃饭，一会儿到外面去玩儿。”

不能去庄子上，能去逛街也是好的啊。安康笑的嘴巴大大的，转头就来推静怡：“额娘，额娘快起床！”

静怡无奈，只好睁眼，伸手捏一把安康的脸颊：“小八哥，光会吵人睡觉。”

但还是收拾收拾起床了，顺便给安康穿衣服。元寿原本心急，冲进来才发现胤禛也在，瞬间就将脸上的表情给收拢起来了，动作也规矩了，很是得体的给胤禛行礼：“见过阿玛，给阿玛请安，阿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就是这种表现？”胤禛皱眉，元寿忙给后面出来的静怡使眼色，但被胤禛瞪了一下，就忙收回来，站的更是端正了：“回阿玛的话，儿子就今天略微放肆了些，平时都还是很规矩的，白天都是在宫里的，儿子怎么敢丢阿玛的脸面呢？”

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者，在外面，那是在外人跟前，当然要

表现的十分懂事儿聪明，可在家里，又只有您和额娘，还有弟弟在，都是一家人，我就不用再和在外面时候一样端着了。”

胤禛在他后脑勺上呼了一下：“什么叫端着？那是表里如一，慎独慎微，平日里阿玛是如何教导你的？”

静怡忍不住偷笑，元寿越长越大，她的教导就很少有用了，还是得胤禛出面才行。

“君子当如一，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你都应当做到最好。”胤禛绷着脸说道，元寿垂手站立，恭敬听训，连安康也不敢胡闹，规规矩矩的站在静怡身边听着。

大约是长时间没见了，胤禛有些想念儿子了，所以这训话一开始，就有些收不住了。

静怡将这兄弟俩留到胤禛跟前，她自己出去洗漱，又命人准备早膳，又让人去前院准备马车，忙忙活活，半个时辰过去，回来一看，胤禛还在说：“有时候你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了，可若是有暗地里监视你的人呢？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不可有侥幸之心，要谨慎内省……”

静怡有些为难，这是打断他呢，还是不打断他呢？打断吧，万一等会儿迁怒到自己身上可怎么好？不打断吧，这早饭还吃不吃？

正犹豫着，就听安康肚子里咕噜噜叫了一声，安康还有些不好意思的伸手捂住了肚子，元寿忙说道：“阿玛，弟弟都饿了，咱们先用膳？等晚上回来了，您不是还要检查儿子的功课吗？”

所以，还有什么话要说，就等晚上吧。

胤禛轻咳了一声，点头，背着手走出房门，后面，元寿对安康做了个鬼脸，安康忍不住笑，笑了一声忙又伸手捂住嘴巴，冲哥哥挤眼睛。

静怡在一边看着忍不住笑，这种场景，是不是就算天伦之乐了？

“出门想去哪儿玩？”吃了早饭，胤禛笑着问道，元寿估计是早就打好了主意，忙伸手：“去琉璃厂，再过两个月就是汗玛法的寿辰了，我想自己给汗玛法买一件儿礼物。”

安康也忙点头：“我也自己买，额娘，我有银子。”

“嗯，知道你有银子，快吃饭。”静怡将最后一口饭给他塞嘴里，然后放下碗筷，起身：“中午在外面吃吗？对了，元寿，昨儿额娘交代你的事情，可有主意了？”

胤禛疑惑的看静怡，静怡就笑道：“酒楼已经装修好了，现下要开张了，我却是才想起来，还没取名字呢，就让元寿帮帮忙。”

“他一个小孩子。”胤禛摸了摸下巴说道，元寿不服气：“阿玛，取名字这事儿不看年龄大小的，不如我先说说，阿玛若是觉得不好，再另外取一个？”

胤禛带你头：“好，你说来听听。”

“额娘说了，这酒楼呢就是开给女孩子的，主要做的就是药膳，

为女孩子调理身体的，所以我觉得，不如叫素~女楼。”元寿笑嘻嘻的说道：“素~女，既是神女的称呼，又是医书的纲要，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胤禛摇头：“不能用。”

元寿还有些不太服气：“为什么不能用？”

“你如何知道素~女是医书的纲要？”胤禛问道，元寿眨眨眼：“不是有一本书叫素~女经的吗？那天我出宫，正好遇上九叔去接弘晸，九叔怀里掉下来的一本书，就是素~女经，我问他，他说是医书。”

弘晸是胤禟长子，比元寿大了四岁。十三岁，在这年代，也是该教导这方面的事情了，素~女经和玄~女经这一类的，都是教的房中术，这书大约就是给弘晸准备的。

胤禛心里猜测了一下，对元寿摇头：“算不上正经的医书，你这个年纪，还不能看，长大了才能看的。”

元寿不傻，听了胤禛的话，就有些尴尬了：“那好吧，确实是不合适，那阿玛觉得，取个什么名字好？”

“不如叫桃花斋，人如桃花，桃花如人。”胤禛毫不犹豫，静怡想了想，拍手：“这名字好，桃花又能吃又能入药，又能用来形容美人儿，确实是更合适些。”

最关键的是，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啊，她一开始就是想要个简单点儿的名字。

元寿在一边嘀咕道：“听着像是桃花债。”

“那就就桃花楼啊，反正桃花两个字挺好的。”静怡迅速说道，元寿有些无语的看自家额娘，怕是阿玛胡乱说两个字，额娘你也觉得特别好听对吧？

“楼字确实是更大方些。”胤禛点头，转头看静怡：“要不要我给你提个字？”

静怡瞪大眼睛，还有这惊喜：“当然要啊，正好我们一会儿出去，将这字拿过去，让毛丫找了人雕刻，能有王爷写的匾额挂上去，瞬间这酒楼的层次就又上去了。”

等以后胤禛成了皇上，那这酒楼可就是京城独一家了！到时候，她不赚钱谁赚钱？

静怡喜滋滋的起身去磨墨：“快些，咱们写完了就出门，不好再耽误时间了，一会儿都该用午膳了。”

胤禛笑道：“别着急，午膳还远呢。”说着也起身，到桌子旁边，接过静怡递过来的毛笔，沉思了一下，拉了袖子，落下笔尖，瞬间，纸上就出现端端正正的三个字——桃花楼。

透过这几个字，就好像是看见了三月桃花。静怡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些不太想将这字儿送出去了，只自己一个人看就好了，何必让别的……尤其是女人看呢？

“你若是喜欢，我回头再给你写一幅。”胤禛在一边笑着说道，静

怡忙点头：“好，那等回来了，你帮我写，我绣出来，做个屏风。”
她即将有更好的，那这个还是拿出去吧。反正胤禛的笔墨，她也不能全自己收着。
等墨迹干了，静怡就妥善收好。抬手招呼元寿和安康：“走了，你们不是等着出门的吗？先说好啊，既然你们决定自己给你们汗玛法买礼物，那等会儿我可不打算掏钱，你们自己带着银子知道吗？”
元寿浑不在意的点头，反正他也不少银子，安康则是跟着哥哥做。
总之，最高兴的还是能出门玩耍了。
石榴院，听说胤禛带着钮祜禄氏和两个小阿哥出门了，福晋面色就忍不住变了变。昨儿胤禛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是半点儿不知道，今儿，胤禛也没过来。钮祜禄氏这人，在胤禛的心里，怕是又偏重了些。

☆、第 77 章

胤禛带着静怡母子三个在外面玩儿了整整一天才回来, 到府里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几个人抹黑进的院子，原本苏培盛想通知丫鬟点灯来着, 胤禛却是没许。
静怡也想不太明白胤禛这样做的意思, 大概就是觉得好玩儿？反正，将安康送去跟元寿做伴儿，让他们两个宿在前院, 他们自己摸回后院，进了房间, 就忍不住对视着笑起来。
静怡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但就是想笑。
胤禛伸手摸摸她头发：“今儿玩的开心吗？”
“开心, 等你什么时候有空了, 咱们再出去玩耍？”静怡笑着说道，说着忽然一拍手：“我这脑袋，是个猪脑子啊，我之前想着开铺子的事情，总是在为难开个什么样的铺子, 现在才想起来, 还有个特别好的点子！”
这年代, 终归还是男人的钱多些。
胤禛忍不住挑眉：“什么好点子？”
静怡笑嘻嘻的抬手搂住他腰：“先不告诉你，我嫁妆里有个小庄子，过两天，我去住几天, 布置一番，然后请你过去玩儿，你觉得如何？”
胤禛挑眉：“你自己去住几天？就将元寿和安康丢在府里？”
“他们又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了，还得我这个当额娘的天天跟着不行？”静怡眨眨眼，反正，府里的人，再黑心的也没对孩子下手的情况发生，她肯定是很放心的。
再说了，又不是没人照看，王嬷嬷和邱嬷嬷，还有安康的奶娘，这些人的性命可都是在安康和元寿身上拴着呢，哪儿敢不尽心。
“你上次不答应了安康给他找哈哈珠子和侍卫的吗？”静怡又问

道，胤禛点头："别着急，已经在找了，好的哈哈珠子不是那么好找的。"

"我有个人选推荐。"静怡赶忙说道，胤禛很是诧异："你今儿晚上，倒是有不少主意啊。"

"那是当然，人高兴了，这脑袋也就活络了。"静怡笑着说道，照旧抱着胤禛的腰，仰头看胤禛："圆明园里有个小太监，叫王有成的，之前我带着安康在园子里住的几天，倒是伺候的不错。"

胤禛自然是不记得一个小太监的名字的，但听静怡说不错，想了想就点头应了："好，我回头看看，若是行，就带过来给安康用，若是不行就再说。"

说完伸手揉了揉静怡的头发："好了，时候不早了，早些安置了吧。"

静怡这才叫了人进来，蜡烛被点燃，两个人的面容在烛光里就显得特别的清晰了。两个人站在屋子中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胤禛面带微笑，静怡脸上的，就只能说是傻笑了。

洗漱完毕，静怡在心里默念三遍，守孝期间，什么都不能做。

算了，就当是养生了。清心寡欲有助于保养，当然，她其实是不相信这句话的，但这会儿得让自己相信。

第二天早上再醒过来，胤禛已经不在房间里了，静怡还以为胤禛是已经去上朝了，可等她穿戴好出门，就发现胤禛正在外面桌子前写字。

静怡凑过去，忍不住小声的念出来："小桃灼灼柳……"糟了，这个字不会念，丢人了。

胤禛听见动静，转头看她，见她半天就只嗯嗯嗯嗯，忍不住笑道："小桃灼灼柳鬖鬖，就是蓬松蓬乱的意思，明白了吗？"

静怡忙点头，不敢继续往下看了，万一再出现个不认识的字，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虽然现在也很丢人。

"怎么忽然想起来写字了？"静怡疑惑的问道："还起的这样早。"

"昨儿不是答应你，要写一张字给你的吗？这会儿有空，就正好这会儿写了，快去梳洗，一会儿用膳，用完膳，我还得进宫一趟。"胤禛笑着说道，正好将最后一个字写完，静怡探头去看了看，这些字她最后还是要绣出来的，最好还是要自己会念，要不然别人问一句你这屏风上写的什么，她回答不上来，那就不光是丢人了。

也幸好，后面的倒是简单，她都认识。

胤禛还好心的给她念了一遍儿，大约是不太相信她都认识，又给解释了意思。

"你若是绣成屏风，就按照这上面的意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回头再问我，别不好意思知道吗？不知道不可耻，可耻的是不知道还要装知道，那露馅了才是难堪。"胤禛劝诫道，静怡连连点头，推了胤禛往外面走："我明白的，我有什么不懂的，肯定会问你，你

不是还急着要进宫吗？咱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再说。”

早膳就准备的比较清淡，两碗八宝粥，四个小菜，再有几个豆腐包子。

出了热孝，就能用些带油星的东西了，但现在还不行。

静怡吃的不算多，胤禛讲究养生，八分饱也就放下了筷子。端了丫鬟送过来的茶杯漱口，又说道：“我中午应当是在宫里用了，你就不用准备了，晚上会回来。”

静怡愣了一下，心里忽然就冒出了一些欢喜。以往，胤禛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到她这儿不，从来都不会提前和她打招呼的。

以往的胤禛就像是风一样，今儿吹这边，明儿吹那边，来无影，去无踪。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能抓住这一缕的风，可现在，胤禛愿意和她打招呼，交代自己的去处，是不是说明，自己在胤禛心里的地位，也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好，那晚膳我们吃什么？”静怡一边起身帮胤禛换衣服，一边试探的问道，胤禛顿了顿才说道：“你看着准备吧，三月份时光正好，吃些清淡的吧。”

虽然静怡完全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但不妨碍她点头：“好，那听你的，我让人准备些清淡的。你路上小心些，我帮你准备了两块儿点心放在荷包里，你肚子里饿了就自己拿出来吃。”

胤禛噗嗤一声笑出来：“你以为爷是元寿那小子？时不时就要饿一下？再者，宫里那地方，能少了吃喝？”

静怡有些尴尬，自己又犯傻了。但胤禛笑过，就侧头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我先走了，你自己在家安心等着。”

静怡点头，送了胤禛到门口。

自己想了一下刚才的情景，又忍不住傻笑。她年少那会儿，还给自己定过规矩，就是不能对胤禛动心，毕竟，胤禛后院的女人，不止是她一个。

爱情向来是有独占性的，若是真爱一个人，那定是不舍得他另有他人的。

再者，静怡也受过现代爱情观的熏陶，往年里也觉得自己是那种君若无情我便休的类型。她进府之后，虽是看重胤禛，又表现的温柔体贴，但付出的感情，却不是爱情。

而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牺牲，保护自己能在这后院过的很好，觉得自己是牺牲了自己的感情的。

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短，还可以让自己不陷进去。是现在，都十多年了。静怡从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长成了现在二十四岁的大人了。

胤禛这人，英俊多金，不光是脸好，身材也好，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一种，又清冷自制，博学多识，本身就是个很容易让人喜欢的男人。

他又愿意宠着静怡，哪怕静怡说一些没营养的话，他也不会嫌静怡没见识，反而愿意解释，愿意指点，愿意教导。

静怡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时间长了，哪儿能真的半点儿不摇摆。可她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这年代的限制，所以从不愿意让这点儿摇摆，变成剧烈的心动。

但，若是胤禛也有那么点儿意思呢？

静怡靠着门框想了半天，一会儿脸色红红，那是害羞的，一会儿又脸色发白，那是吓的。终究，还是迟疑了，喜欢又如何呢？她还是不愿意让自己低到尘埃里，拉下架子去和别的女人争抢。

她天生不喜欢争执，性子温吞，两辈子了都不带改一下的，喜欢胤禛这种事情，附带的危险，附带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她有两个儿子呢，输不起。

抬手在自己的脸颊上拍了拍，静怡将原先心里冒出来的那点儿欢喜给按下去，强行扭转心思，绣个多大的屏风呢？若是放在书房，可就得注意一些了，不能带了那些情情爱爱的想法。

都说字如其人，但实际上，绣品也是能表现出绣者的心思的。

静怡找了绸缎，伸手比划了一下，心里渐渐的有了大致的底图。

“汗阿玛，这是儿臣带着人在郑家庄那边侦测的地形，郑家庄现有人口两百多人，儿臣已经让人去通知迁移的事情了，每户按人头发了补偿。”

胤禛一边说着，一边将折子递上去：“后面则是儿臣找人设计的庄园，汗阿玛若是觉得可行，明儿就可动工。”

康熙接过来翻看了一下，点头：“不错，你费了心思了。你很久没见你二哥了吧？”

胤禛瞬间明白，笑道：“是，儿臣很是想念二哥，求汗阿玛开恩，允许儿臣去探望二哥。”

康熙摆摆手，胤禛行了礼就退下了。

从外面看，咸安宫和皇宫里的其他宫殿是没什么区别的，然而进去就能发现，还是不一样。外面处处春景，生机勃勃，咸安宫却是一片冷清。

当然，康熙眼皮子底下，定是不会有人敢慢待胤礽的。但也仅仅是不慢待，用心却是没有的。地面时干净的，然而别说盆景，连根小草也是找不着的。

康熙哪怕是圈禁胤礽，也并没有磋磨他，所以咸安宫地方不算小，前面是胤礽和两个儿子的居住地，后面是太子妃和侧妃等人的居住地。

胤禛和侍卫打了招呼就直接进去，并没有小太监出面阻拦，或是去通报什么的。然而胤禛还是只站在院中喊了一声：“二哥？”

良久，正对着殿门的正屋房门打开，胤礽站在门口看胤禛：“四弟过来，可是有事儿？”

“来看看二哥。”胤禛往前走了几步，胤礽面上露出几分讥讽：“有什么可看的？是看我如何落魄还是看我如何可怜？不过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我过的还好。”

胤禛皱了皱眉，摇头：“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胤礽嗤笑了一声：“是不是这个意思，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我之前，早不是以往了，说吧，你来有什么事情。”

“二哥可知道，汗阿玛打算在郑家庄建庄子了？这庄子里的布置，一切都按照二哥的喜好来，汗阿玛将这差事交给我了。”胤禛说道，胤礽愣了一下，又笑道：“这又如何？”

“二哥可要看看图纸？”胤禛又问道，胤礽摇头：“看不看的，又有什么区别。”

“若是二哥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告诉我。”胤禛说道，胤礽挑着嘴角笑了笑，并未接话，只站在门口，不说让胤禛进门，也不说让胤禛赶紧滚。

胤禛也站在院子中间，沉默良久，才说道：“我将图纸留下，二哥看后，有什么意见，只管告诉弘晳或者弘晋。”

正说着话，外面忽然传来喧闹声，有小太监尖细的声音喊道：“不好了，三阿哥从马上摔下来了！”

胤礽脸色当即就变了，来咸安宫门口叫三阿哥，代表的也就只有一个人了，他目前尚存的二儿子，弘晋。

胤禛也迅速转头，就见门外冲进来个小太监，一进门就噗通跪下了：“爷，不好了，三阿哥刚才在校场学习骑射的时候，不小心从马儿身上摔下来了！”

“人呢？”不等胤礽开口，胤禛就直接问道，那小太监忙说道：“不知道三阿哥是伤了哪儿，所以奴才们没敢让人动，立马去请了太医，这会儿三阿哥还在校场那边。”

胤礽立马就冲了出来，然而到了宫殿门口，却是被侍卫们抬刀拦住：“二爷，对不住了，您不能出去。”

“让开！”胤礽红着眼眶喊道，侍卫们却是动都不动，胤禛忙上前：“二哥你别急，我去看看，一会儿让人回来告诉你。”

说完直接出门，侍卫们倒是没拦着，胤禛一出去就直奔校场。今儿上午既然是骑射，元寿和天申，也定然是在场的。

再者，胤礽就只剩下两个儿子了，若是这个真出了事儿，怕是汗阿玛那里也不好交代。最重要的是，就怕汗阿玛生了不忍之心，再对胤礽心软。

胤禛走的都快跑起来了，一边盘算着这到底是意外还是有人伸手了。宫里的规矩，说严也严，至少元寿进宫念书这么些天，是从来没出什么意外的。

可说不严，那动手的地方，其实也是能找到的。

“王爷别急，元寿阿哥和天申阿哥都没事儿。”迎面苏培盛急匆匆

的赶过来，刚才胤禛去咸安宫的时候，吩咐苏培盛去给元寿和天申送点心了，事情发生的时候，苏培盛是正好在场。

“怎么回事儿？”胤禛低声问道，苏培盛一路小跑跟着胤禛：“武师傅让众人按照年纪大小，依次上场骑马射箭，弘晋阿哥和弘昱阿哥一前一后，弘昱阿哥下马之后，就直接去喝茶了，弘晋阿哥先是嘲笑了弘昱阿哥两句，说弘昱阿哥射箭没力气，弘昱阿哥则是说弘晋阿哥是白斩鸡，看着花架子什么的，两个人争吵了两句，弘晋阿哥一生气，就在马腹上踢了一下，随即翻身上马，然而马儿当即发狂，将弘晋阿哥给甩下来了。”

弘昱是胤禔的儿子，嫡子，盼了很多年才盼出来的，往日里也很是娇宠。

胤禔和胤礽向来不对付，两个人的儿子也没多好的感情，反正都是被圈禁。两个人都二十多岁了，因为自家阿玛的事儿，连个差事都没，还照旧是在宫里混着日子。

弘皙年纪大了些，不喜欢掺和这些，平日里就是寡言少语，做完了功课就到一边当隐形人。弘晋和弘昱则是年龄相当，只差一个月，两个人互看不顺眼，不管是做什么都要别一下苗头。

“是弘晋先踢了马儿一脚？”胤禛皱眉问道，苏培盛忙点头：“是，校场上那么多人在看着呢，这事儿做不了假。”

“弘晋如何了？”胤禛问到，苏培盛脸色就有些不怎么好看了：“怕是不太好，摔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头朝下。马儿扬起身子甩的，弘晋阿哥朝后摔到了地上。”

这可不是不太好，简直是很不好，非常不好。

胤禛走的越发的急了，苏培盛跟在后面索性跑起来了。

两个人到的时候，校场这边已经被围起来了，康熙也赶过来了，正阴沉着脸盯着跪在地上的太医看。而太医，则是在摸弘晋的脉搏。

胤禛皱了皱眉，这都半天过去了，连脉象都还没看好？

“如何了？”胤禛走过去，压低了声音问一遍的胤祉，他今儿进宫是来对皇上说康熙字典的事情的，耗时八年，现在总算是初稿定下了，康熙审阅之后若是觉得可行，就能定稿去印刷了。

若是不可行，回头还得继续修。

“不太好。”胤祉摇摇头，略有些同情的看了一眼弘昱，弘昱脸色也有些发白，虽说不是他将人推下来的，可谁让弘晋上马之前，是和他有了两句争吵呢？

阿玛时常说，汗玛法的心偏的已经脱离正常轨道了，众多王叔，也只二叔才是汗玛法亲生儿子，孙子也是差不多，唯独二叔家的才是亲的，别的都是捡来的。

若是弘晋出事儿，怕是汗玛法不会饶过自己。

“到底如何？”康熙低声喝道，初春的天气，太医背后已经是湿湿一片，察觉到手指也有些发抖，就赶紧收了回来，转身冲康熙这边磕

头：“微臣无能，现下只诊断出弘晋阿哥脑后有淤血，若是今晚上能醒过来，有八成的可能会没事儿，可若是……”

晚上醒不过来，那可就糟糕了。

“给朕尽力治，若是治不好，朕看你们也不用在京城呆着了。”康熙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胤祉上前安慰康熙：“汗阿玛不用担忧，弘晋侄儿福大命大，定不会有事儿的，依儿臣之见，现在是不是先送了弘晋侄儿回去？这眼看中午，太阳也大，免得晒着了弘晋。”

康熙点头，胤祉忙问太医：“现在弘晋阿哥可能挪动？要如何挪动？”

“可以挪动，只要不是太颠簸就行。”太医忙说道，亲自示范，让人抬了弘晋起来。

人自然是要往咸安宫送的，康熙走到一半儿，却是忽然顿住脚步，胤祉有些不解：“汗阿玛？”

“朕就不去了，胤禛，你且跟着去看看。”康熙转头吩咐道，胤禛忙应了一声，胤祉也说道：“不如儿臣也去看看？儿臣比四弟去的早一些，若是二哥有什么要问的，儿臣也略微知道些。”

康熙点头应了下来，只转身往乾清宫的地方去。胤禛看了眼跟在后面的元寿和天申，他们两个没事儿，不过也知道事情严重，天申是略有些吓着了，脸色有些发白，元寿倒是胆子不小，眼看康熙转身走了，还很是狗腿的凑上去要扶着康熙。

胤禛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胤祉略有些讽刺的笑道：“四弟自己性子严肃，没想到生了个儿子，倒是机灵的很。”

“弘景也不差。”胤禛冷声说道，从出事儿到现在，弘景就没冒头，倒是和他阿玛一个德行，有事儿的时候就缩起来，没事儿的时候就上蹿下跳。

胤祉倒是还想说几句，胤禛却是不再开口，只急步跟上前面抬着春凳的侍卫。

胤礽虽不能出咸安宫，却也是在门口等着，眼见着一群人过来，也顾不上别的，扬声问道：“三阿哥如何了？”

弘皙一直在旁边照看，闻听自家阿玛的声音，眼眶瞬间就红了：“阿玛，三弟现在昏迷过去了，太医说若是今天晚上能醒过来，三弟就会无事，若是醒不过来……”

胤礽脸色瞬间就是惨白，等春凳到了跟前，连让开都忘记了，还是胤禛在旁边拉了一把：“二哥，现在你得镇定点儿，满院子的人都等着你拿主意呢。”

弘皙已经成亲，弘晋本来也早到了成亲年纪的，但一年一年事儿多，拖到现在，身边也只有两个侧福晋。女眷这会儿却是不能进来的，除了太子妃和弘晋的亲额娘林佳氏。

“无干人等先出去，太医留下。”胤礽摆手，连胤祉和胤禛也都拦在了门外，只让弘皙跟了进去。

胤祉略有些不忿："他以为他还是以前的太子殿下呢，什么人都得听他一声吩咐？"胤禛没接这句话，原地站着等了一会儿，胤祉就略有些不耐烦了："再怎么等太医难不成还能诊断出个不一样的结果？我看，还是去和汗阿玛说一声好了，该准备……"

没等他说完，胤禛就喝了一声："三哥！你之前还说的，弘晋福大命大，定是能醒过来的。"

胤祉顿了一下，不再开口。胤禛沉吟了一下，又说道："若是三哥事情繁忙，那就先回去吧，二哥这里，我守着就是了。"

胤祉嘴硬："不用，我也没什么重要事情，汗阿玛要我编写的字典也完成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去见汗阿玛。"

胤禛点点头："二哥怕是心情不好，等会儿三哥万不要再随意开口了。"

胤祉这人，你说他讲究，他能干出在敏妃过世不足百日就剃头的事情来。你说他不讲究，偏偏又和文人学子打成一片，编写出来的书也算是认真详细，几乎从未出过差池。

也是神奇了，除非这辈子是埋头修书了，要不然，尽是得罪人。

胤祉也知道自己这毛病，有些讪讪，过了一会儿才强行保留面子："怎么和你三哥说话呢？还有没有长幼之分？我做什么，还要你来交代？"

胤禛也知道他这张嘴，就不去和他争辩。

大约等了两刻钟，胤礽才从里面出来，直接伸手招呼胤禛过去："四弟，这事儿，到底是不是意外？"

胤禛沉吟了一下："二哥，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你这边，等我赶过去的时候，汗阿玛也已经在了，你现在问我，我说和别人说的也没什么两样，你倒不如直接问弘皙。"

"好，那我过两天再问你。"胤礽沉着脸说道，胤禛心头跳了跳，看胤礽，胤礽盯着胤禛的眼睛："现如今，我能相信的，也就只有你了。"

胤祉在一边十分不满："二哥你这什么意思呢？感情就只有四弟是你亲弟弟，别人就都不是了？"

胤礽嗤笑了一声："我不相信你。"

胤祉噎了一下，不忿："当初大哥镇魇你的事情，还是我帮你调查清楚的，这期间，我可有趁机对你做什么手脚？"

胤礽不耐烦这会儿还和这个弟弟打嘴仗，再者，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再来翻旧账有什么意思？难不成查出是谁做了手脚，他这个废太子，还能有翻身的机会不成？

"三弟，麻烦你来这一趟，现下我这边没什么事情，你尽可以去找汗阿玛汇报了，我就不留你了。"胤礽沉着脸说道，胤祉面色有些不太好看，嘴巴动了动，终究是没能说出什么来，转身就走人了。

胤礽又转头看胤禛："一句话，你能不能给我个结果？"

胤禛皱了皱眉，胤礽冷笑，压低了声音，近乎耳语的说道："四弟，你我之间，就不用遮遮掩掩了，你什么时候起的心思，我也不问，我只知道，你是踩着我得了汗阿玛的看重的，别否认，若是没之前闹的那一通起复，我也不会落到如今这下场。"

"二哥，若我真是踩着你才得了汗阿玛的看重，你觉得，我会帮你吗？"胤禛看着胤礽，认真的问道："再者，你觉得，汗阿玛就是如此好糊弄的人吗？"

胤礽沉默了一下才说道："你就说，能不能给我个结果吧，你放心，我不让你白忙活。"

"这些人，眼看着我被圈禁这么些年，上次那事儿，又砍断了我一只手，就觉得我再没什么用处了。"胤礽冷笑："现如今又想斩草除根，我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咱们做个交易，你给我查出来个结果，我将我宫里的密探送与你。"

胤禛沉默，这条件太诱人，但想了想，还是摇头了："宫里的密探，我不要，二哥若真是想做这个交易，不如换一个？我要京城防卫。"

胤礽挑着嘴角笑："你倒是敢要。"

"我有什么不敢的？"胤禛回视胤礽，也露出个笑容："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自然是要走出来个结果的，要不然，日后这下场，怕就和二哥一样，甚至，怕是连二哥的也不如。"

胤礽脸颊抖了抖，好一会儿才点头应道："好，这个交易，我答应了，三天时间，你觉得如何？"

"那三天之后，我再来探望弘晋侄儿。"胤禛点头，又指了指室内："我问问太医的意思？"胤礽也并没有拦着。问完之后，胤禛给胤礽行了礼，出了咸安宫就直奔乾清宫，果然胤祉是早已经到了，大约是已经说完了对胤礽的不满，老爷子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

"还是之前和汗阿玛说的一样，要是今天晚上能醒过来，就能好转。"见了礼，胤禛不等康熙问，就主动的说了起来："现下要用人参，最好是五百年的，三百年的也行，二哥那边没有，汗阿玛这里可有？"

康熙沉吟了一下："五百年的已经没有了，三百年的倒还有一支，朕等会儿让人给送过去。今儿这事儿，你是如何看法？"

不等胤禛回答，胤祉就笑道："汗阿玛是觉得这不是意外？我倒是觉得，估计就是巧合，大家都看见了，是弘晋先踢了马儿一脚，随后他就立即上马，却不料马儿发狂，若是他性子良善些，不拿那马儿出气，马儿可不一定会发狂。"

这话说的不太好听，至少，康熙就有点儿不喜欢听。

胤禛微微皱了皱眉："这马儿，早不发狂，晚不发狂，怕是有些蹊跷。"

"四弟说笑呢，谁说是早不早晚不晚的，我不已经说了吗？是弘

晋先挑拨，他自己踢了马儿一脚！”胤祉说道，康熙斥道：“闭嘴，朕没问你！”

“儿臣觉得，这事儿还是要查一查的，汗阿玛若是信得过儿臣，这事儿就交给儿臣吧。”胤禛行礼说道，康熙沉吟了一下，胤祉也忙开口：“汗阿玛，儿臣这几天正好也空着，不如交给儿臣？”

胤禛微微皱眉，却是没再多说什么。

“不用了，你们各自回去吧。这事儿，我自有主张。”康熙闭着眼睛往后躺了一下，摆摆手，胤禛和胤祉也不敢多说什么，两个人行了礼，就各自退出去了。

“你对二哥，倒是情深意重。”出了乾清宫，胤祉才低声说道，胤禛看了他一眼：“二哥对我也是情深意重。”

胤祉嗤笑了一声：“那你们可真是亲兄弟。”

“我和三哥，也是亲兄弟。”胤禛转头看他：“若是弘景出了事儿，我也定会和汗阿玛说，愿意查一查这事儿的。”

“你！”胤祉气急，胤禛不等他说完，就捧拳行礼：“我还要到永和宫去看看元寿和天申，三哥，咱们就此作别。以后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三哥也不用客气，毕竟咱们是亲兄弟。”

胤祉一甩袖子，正要开口，胤禛又提醒道：“三哥说话可得小心点儿，难不成，咱们不是亲兄弟？”

这话胤祉可不敢应，气的不行，又不能反驳，只好悻悻离开。

到永和宫的时候，元寿和天申正在用午膳，德妃见他进门，忙招呼道：“刚从你汗阿玛那儿回来？可用过午膳了？就在这儿用吧？我让厨房给你准备了。”

十四家的弘暄忙起身行礼，胤禛摆摆手，示意他坐下，德妃笑道：“弘暄年纪也不小了，再过两年就该娶媳妇儿了。”

弘暄脸红，很是不好意思的喊了一声玛嬷，又说自己吃完了，忙忙起身告辞，往侧殿去休息了。

“弘暄倒是比十四更机灵些。”德妃笑道，若是十四，明知道胤禛和德妃有话要说，也不会主动提起来避让的。胤禛也不会说十四不好，只点头说道：“是个懂事儿的，过两年额娘可得好好帮他相看一下。”

德妃笑眯眯的应了，又说道：“弘时年纪也不小了，你可有看中的人家？”

这人家，问的自然是家世。胤禛摇摇头：“并无，到时候额娘看着办就是了。”若是到时候有看中的，再让福晋或者李氏过来说一声就行了。

再者，这指婚，多还是要看汗阿玛的意思的。

“弘晋那事儿……”德妃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问，胤禛摆手：“汗阿玛要找人查，额娘日后不要问了。”

德妃忙点头，看给胤禛准备的午膳已经端过来了，就不再开口打

扰。元寿和天申也不出声，等胤禛吃完了，德妃知道他们爷几个也有话说，就让他们去了偏殿。

天申是有些吓着了，蹭到胤禛跟前抱大腿："阿玛，我下午能不能不念书？我跟着你回家好不好？"

元寿看一眼弟弟，很鄙视："五弟你太没出息了，不就是弘晋被摔下来了吗？还没……咳，有什么好怕的，你放心，哥哥罩着你。"

"你们两个，安生点儿，不管去哪儿，身边都带着哈哈珠子，一放了学，就赶紧回家，不许到处乱跑知道吗？别以为我不知道，前段时间你们是去了阿良家。"

阿良是元寿的侍卫，也是八旗出身，隶属镶蓝旗，他阿玛是胤禛门人。

有这层关系，胤禛才没有阻拦他们兄弟俩过去。元寿和天申也还天真呢，真以为自己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元寿做了个鬼脸，天申倒是听话，忙不迭的点头："阿玛放心，我们一放学就赶紧回家，不会在外面停留的，不过，我们听话的话，阿玛给不给奖励？"

元寿拍了下天申的脑袋："好啊，五弟现在有长进了。"

天申转头，对元寿露出个不好意思的笑容，元寿挤眉弄眼的夸他："跟着哥哥有长进，以后哥哥带你玩儿！"

胤禛在元寿脑袋后面拍了一下："你倒是会充大哥！皮绷紧点儿！你们要是听话，下个月休沐，我帮你们多请几天假，咱们去庄子上玩几天。"

后面几句是对天申说的，天申长这么大，也就去过园子里，这会儿喜的连连点头，恨不能一会儿就到下个月休沐。

胤禛又交代了几句，这才起身离开，德妃已经歇下，他就不用再过去说一声了。

回了王府，胤禛就叫了人进门，开了门窗商量事情。

胤礽一直守在弘晋床边，弘皙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阿玛，梁谙达过来了。"

胤禛嘴唇动了动，沉默了一会儿才点头："让他进来吧。"

梁九功抱着个盒子，进门给胤礽行礼，语气带了几分担忧："皇上很是担忧，听说弘晋阿哥需要人参，特意让奴才将这人参给找了出来，也是不凑巧，五百年份的那支，前段时间太后娘娘……"

顿了一下，梁九功没说完，又拐了回来："这三百年的也没多少了，太医院已经没了，也就皇上自己的私库里还有两支，皇上让奴才送过来一支，若是弘晋阿哥用完之后好转了些，那奴才再将另外一支也送过来。"

胤礽面色冷淡，示意弘皙接下那盒子，转身撩了衣摆，冲乾清宫的方向跪下磕头："孽子胤礽，多谢汗阿玛赏赐。"

梁九功忙过来扶了胤礽起身："二爷，皇上并非是……"说了一半

儿，对上胤礽扫过来的视线，只好顿住，良久，才叹口气，对胤礽行礼："奴才听闻二爷未用午膳，二爷自己也该照顾好身子才是，您若是倒下了，谁来照顾弘晋阿哥？二爷，多保重才是啊。"

说完，躬身退出门。胤礽目光冷淡的看着他出去，良久，才狠狠一闭眼，转头对弘皙吩咐道："去问太医，看这人参如何用。"

作者有话要说：　　我心里有你，我就是不说，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但我还是不说。

☆、第 78 章

静怡原以为胤禛晚上会过来, 毕竟他早上出门的时候也说了这事儿, 却没想到, 等到天黑，他都没回来。静怡让王嬷嬷到前院去看了看, 当然是不敢打听的, 但至少能看看前院是不是亮着灯，人有没有回来、

王嬷嬷转了一圈回来，略有些小心的回禀："屋子里的灯没有两者, 遇见看门的王公公，王公公说, 王爷下午回来了一会儿，但不到一个时辰, 就又带着人出门了。"

大约是怕静怡伤心或者生气, 王嬷嬷又劝道："想必王爷是有别的事情要做，侧福晋不要太担心了。"

宫里下午传出来的话，说是元寿和天申今儿晚上要宿在永和宫，不回来了。现下也就安康在静怡身边，也小大人一样的安慰静怡："阿玛是男子汉大丈夫, 要赚钱养家呢。"

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 揉了揉安康的脑袋："好了, 额娘没生气，既然你阿玛没回来，那咱们娘儿俩就先吃饭，今天晚上厨房做了你最喜欢的八宝饭, 允许你多吃小半碗。"

八宝饭放了不少糖，静怡怕吃坏了安康的牙齿，往日里晚上是不许吃的。今儿能多吃小半碗，安康立马喜笑颜开，忙忙点头："好，咱们去吃饭。"

静怡又看王嬷嬷："我没事儿，你让人去摆膳吧。对了，交代厨房留一份儿出来，若是王爷晚上回来，也不至于饿肚子。若是不回来，就让他们灶上用了吧。"

王嬷嬷忙应了，又扶了静怡起来，这才往厨房去传话。

静怡带着安康用膳还挺自在，尤其是安康，乐的恨不能眼睛都笑没了，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不用听额娘或者阿玛说这个不能多吃，那个不能多吃了。

"今天晚上要额娘给你讲故事吗？"静怡笑着问道，安康眼睛迅速就亮了，这个待遇，自从他开始去前院念书就已经被取消掉了，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么一个大惊喜啊。

"要的，额娘给我讲故事。"安康迅速说道，不等静怡说话，自己就赶紧跳起来往卧室跑："额娘，我今天晚上能和你一起睡吗？反正

阿玛也不回来了，咱俩一起睡好不好？”
静怡犹豫了一下，点头：“好，那咱们先说好，你不许尿床啊。”
安康脸色立马涨红，很是不好意思：“额娘，你怎么这样啊，这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那时候人家才两三岁，当然控制不住了，现在我已经不尿床了！额娘不许再说这事儿了！”
静怡憋住脸上的笑，很是认真严肃的点头：“好，额娘知道了，以后额娘绝不说这事儿了，咱们安康从小就是好孩子，从不尿床！”
安康虽然不太明白，但看自家额娘的表情就知道大约不是什么好话，有些着急了：“额娘！”
“好了好了，额娘不笑了。”静怡笑嘻嘻的说道，伸手点了点床铺：“你先好好躺着，额娘去洗漱，一会儿就回来，不许捣乱知道吗？”
安康赶紧点头，看自家额娘出门，就坐在被子上抱着自己的脚笑，笑一会儿，再起身，弓着身子在床上翻跟头，从这头到那头，大约三个跟头能完成。
翻了两圈，安康又坐回来，扭着小屁~股去抱上面的枕头，床上原本是并排放着两个枕头的，他给扯开，将里面的那个扔到床尾。那个一看就知道是阿玛用的，阿玛就喜欢用硬邦邦的枕头，额娘喜欢用软绵绵的。
“小鱼小鱼！”扔完了枕头扬声喊道，小鱼忙进来：“六阿哥可是有事儿吩咐奴婢？”
“去将我的枕头给拿过来。”安康喜滋滋的吩咐：“放这儿！”拍了拍自己挪出来的空地方，小鱼一侧头就看见被无辜遗弃在床尾的那个，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但还是行礼应道：“是，奴婢这就去。”
等静怡回来，安康已经穿着他最喜欢的静怡亲手给做的肚兜在床上躺好了，肚兜上面是静怡绣的鱼戏莲叶间，下面则是光溜溜的，静怡有些无语，伸手拍他小肚子：“怎么连裤衩都不穿？”
“不想穿，穿着不舒服。”安康笑嘻嘻的说道，踢腾了两下小肥腿。静怡摇头：“不行，必须得穿，你都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睡觉不穿小裤衩，别人说会笑话你的，不信你自己到外面打听打听，谁家六岁的小孩子还不穿裤衩的？”
安康翻滚着身子就是不想穿，静怡招手叫小鱼过来：“你家弟弟是五岁了吧？是不是睡觉要穿小裤衩的？”
小鱼看一眼安康，憋着笑点头：“是啊，奴婢的弟弟很听话的，那裤衩还是奴婢亲手做的呢，弟弟可喜欢了。”其实不怎么讲究的人家，六岁的小孩子，晚上还真是不用穿衣服的。
不过，自家的小泥猴能和安康阿哥比吗？
安康就有些迟疑了，人家才五岁呢就要穿了，自己都六岁了。
“过来，不然的话你就回自己房间去睡。”静怡威胁到，安康只好不情不愿的过去，任由静怡给他穿上小裤衩。

“好了，躺下，现在咱们可以开始讲故事了。”静怡笑着说道，安康忙点头，将被子盖好，只露出来一颗脑袋，眼睛闪亮亮的看着自家额娘。

这故事，一直到讲完，安康又缠着静怡问了几个问题，才算是心满意足的闭上了眼睛。

静怡帮安康掖了下被子，也跟着闭上眼睛，不过临睡前还是有些担心，也不知道胤禛这会儿是不是还在忙，他那人，忙起来别说是睡觉了，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光是糟蹋身体了。

明儿不如准备些药膳，帮他补补身子，毕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不比年轻时候了。

打个呵欠，静怡也跟着闭上眼睛。

然而，第二天等了一天，胤禛还是没回来。最后静怡准备的那些药膳没用上，索性就给隔壁耿氏送了一份儿，剩下的她带着两个孩子用了。

补的有点儿过头，元寿大半夜睡不着，又起来打了一趟拳才算是消停下来了。

吓的静怡第三天的时候不敢炖药膳了，可偏偏，今儿胤禛倒是回来了。

“可有什么饭菜？”胤禛面色很是疲惫，静怡赶忙点头：“有的，早上让灶上炖着鸡汤，想着你在外面忙几天了，回来该是要补补。你且等着，我这就让人去端过来。”

药膳虽然没有，但普通的鸡汤还是有的。静怡赶紧让人去端，又亲自去兑了温水过来，帮胤禛擦脸擦手，服务的特别周到，简直是将胤禛当元寿看待了。

“一会儿再给你揉一下脑袋？”忙完这一些，王嬷嬷就亲自拎着鸡汤回来了，静怡就遗憾的放下了毛巾，给胤禛拿筷子拿勺子，胤禛摇头：“等会儿我得进宫一趟，晚上回来再说吧。”

见他忙，静怡也没敢多问，又将王嬷嬷顺便带回来的几样小菜往胤禛跟前放，又叮嘱道：“多吃些鸡肉，汤少喝些，免得你进宫还得找净房。”

胤禛嘴角抽了抽，正吃饭的时候说这个真的好吗？

但还是没出声，垂下眼帘又喝了两口，放下碗筷：“我现在就进宫了，你在家里好好呆着，多休息。”

不等静怡起身，就又摆手：“不用送，又不是去什么龙潭虎穴。”

静怡默默的看着他出门，叹气，在她心里，这皇宫，还真跟龙潭虎穴差不多了。

胤禛一路进宫，先是去了乾清宫给康熙请安，康熙脸色有些不太好，摆摆手让他起身了，这才漫不经心的问道：“这两天忙什么呢？也没见你进宫给你额娘请安。”

“郑家庄那宅子，有些地方要用岩石，我去问了一下各类岩石的

价钱。”胤禛面无表情的说道：“总归是要住不少年的，还是要修建的舒服点儿好。”

“也是，你用心了。”沉默了一会儿，康熙点头：“那你这会儿进宫，可是定下来了？”

“尚未，儿臣想去问问二哥，看二哥想要什么样的。”胤禛看着康熙说道：“再有，上次我将图纸给二哥留下了，正好现下问一声，若是觉得图纸还行，那边也该动工了。”

康熙点头：“好，那你过去吧。”

胤禛行了礼，就退出门去了咸安宫。弘晋前些天已经醒过来了，不过情况还是不怎么好，一天也就能清醒半个时辰左右。胤禛是运气好，他到的时候，弘晋也正好醒过来。

“我是查出来一些事情，不过，得先问弘晋一些事情才是。”胤禛说道，胤礽跟着胤禛的视线，也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弘晋，点头：“好，你问。”

“弘晋，你往日里在校场，是不是经常骑那一匹马？”胤禛问道，弘晋点头，旁边弘皙代为解释：“马儿这种东西很是聪明，相处的时间长了，和主人也心意相通，所以为了更默契些，大家都是各自选中一匹马，只要不出问题，就只用那一匹马。弘晋的马儿，还是当年他十六岁的时候，阿玛给找的纯种蒙古马，很是宝贵。”

“那马儿是不是一个叫德坤的太监照顾的？”胤禛又问道，弘晋点头，弘皙继续解释：“毕竟骑马也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活动，所以照料马儿这种事情，必得是忠心之人才能做的。德坤以前是在毓庆宫伺候的。”

后来太子被废，毓庆宫的太监，就散到各处去了。

胤禛其实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就像是元寿，用的马儿也是他精心挑选的，伺候马儿的太监是从永和宫调过去的。天申也是同样如此，谁家的儿子谁心疼，这种最容易出意外的事情，肯定是要从根子上掐断的。

“二哥，咱们借一步说话？”胤禛问完，转头看胤礽，胤礽顿了顿，点头，率先转身，胤禛忙跟上。两个人去了左边书房，胤礽也不客气，自己坐下，冲胤禛点了点：“你也坐，现下，你就只告诉我一个答案就行。”

“是……”说了一个字，胤禛却又顿住，好一会儿才接着说道：“出主意的是胤禟，做事儿的是十四。”

不等胤礽说什么，胤禛就起身，对胤礽行礼：“二哥，十四年纪还小，他定是被人糊弄了，你……”胤礽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你自己信这话？”

胤禛顿住，他自是不信的。十四早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弟弟了，他给胤禩写的信，现在想起来，连某个字在什么位置，自己都还记忆犹深。

胤礽恨恨的问道："你定然还没说完，明面上，这算是谁出手的。"

胤禛声音有些冷涩："是我。"

胤礽哈哈笑起来，声音里充满了讥讽："看来，不光是我不会当兄长，你也不遑多让啊，竟是连自己的亲生兄长都能陷害，胤禛，你这个十四弟，可是够大丈夫的啊。"

胤禛面上的表情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刚查出来这结果的时候，他甚至想着，是不是要对胤礽隐瞒一部分，或许，十四做的那些事儿，就不要说出来了。

可最后，他还是没做多余的事儿，胤礽虽然落魄，却不是一点儿人脉都没有的。这事儿他胤禛不插手，胤礽也说能想办法查出来真相的，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现在胤礽还在宫里，不定什么时候，郑家庄那边修建好了，他就得出宫了。若是在这之前，他没能查出来，日后再查出真相的可能就比较小了。

所以，这事儿他才会拿来和胤禛做交易。

胤禛查出来的，不见得胤礽会全部相信，他私底下，也定然是会找证据来一一对照的。

"帮元寿养马的那个太监，是永和宫出来的。"胤禛接着说道，声音里半点儿情绪也听不出来了，胤礽满眼仇恨，面上却是带笑，看着很是有几分渗人。

"你那好额娘，可有参与？"他漫不经心的问道，胤禛摇头："并未，额娘什么都不知道。"

胤礽抬手拍拍他肩膀："你也是可怜，亲娘不疼，弟弟不爱的，也得亏你小时候是在佟贵妃身边长大的。不过，佟家当初，可也没认你这个'外孙'，哈哈哈，难怪当年我看着觉得同情呢，原来，是因为你比我更凄惨些。"

至少，他胤礽，还有叔祖父诚心相待。至少，汗阿玛当年，也曾是将他当眼珠子看待。

胤禛脸颊动了动，却是没说话，胤礽很干脆，伸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递给胤禛："第一页第二行第三个字，以此类推，第二页第三行第四个字。"

"多谢二哥。"胤禛接过那本书，扫了两眼，这记住书名和著书人，就又将书本还回去了，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的时候竟是带了一本书，这事儿定是会被上报到康熙那儿的。

胤礽现在，可是连一个消息都不准往外面传的，前些年那个戴保的事儿，可还历历在目。

"不用谢，若是日后，你能得偿所愿，我只有一个请求。"胤礽说道，胤禛点头："二哥请说。"

"只要你还活着，就保弘皙平安。"胤礽神色认真，声音里带了几

分庄重和祈求："我这一辈子，对你从未说过一个求字，四弟，若你还叫我一声二哥，那我就只有这么一个请求。"

胤禛沉默了一下，躬身对胤礽行礼："若是有朝一日，我能得偿所愿，必不会忘记二哥的请求。"

说完，转身往外走，胤礽并未送他出门，只站在原地看着胤禛出了咸安宫的门。想到十四，脸上又露出几分狠戾来，十四啊十四，你真以为我是虎落平阳，就能任由你欺辱了吗？

胤礽握了一下拳头，血债就要血偿不是吗？

胤禛出了咸安宫就直接回了王府，静怡正在犹豫呢，胤禛出门前说是很快就会回来，那自己要不要让厨房准备些药膳呢？万一再和前两次一样食言了呢？

想的入神，就没发现胤禛已经进门了。

"在想什么呢？"胤禛出声，还差点儿没吓了静怡一跳，静怡转脸看是胤禛，正想开两句玩笑，却见胤禛脸色不是很好，就忙拽了他在一边坐下："脸色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让大夫来看看？"

胤禛摆手："不用，只是有些累着了，这两天我没回来，你在府里做了些什么？"

"和往日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说起来，酒楼也该开业了，毛丫给我送了消息，说是明天，我打算过去一趟，你要不要去？"不等胤禛说话，静怡一摆手："算了，你还是别去了，招待女眷的酒楼，你去了也没地方坐。"

胤禛嘴角抽了抽，不太想说话了。

静怡又笑道："你这段时间，可有空闲？"

胤禛斜眼看她："你有什么事情要说？"

"就是上次我和你说的，我有一个好点子啊。"静怡笑嘻嘻的凑过来，伸手帮胤禛揉按脑袋，胤禛坐了一会儿觉得这姿势不太方便，索性转身换了个方向，躺在静怡的腿上。

静怡推推他："你先起来。"

胤禛无奈的再次坐起身子，静怡跪在软榻上，将上面的小茶几给搬走，然后才伸长双腿做好，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来，躺下吧，我给你按按，你看你那脸色，像是两三天没睡觉一样，这几天没回来，该不会是真的没睡觉吧？"

"有睡，不过时候不长。"胤禛说道，胤礽就给了三天时间，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自己亲自去求证的，这睡觉的时间自然就没多少了。

"那我不说正事儿了，我给你唱个曲子吧？"静怡笑着问道，胤禛闭着眼睛点头："好，唱吧。"

"嗯，唱个桃花扇吧。"静怡自己做了决定，轻轻的开始哼唱起来，她声音原本就好听，放低了之后就很有韵味，听着听着就让人犯困了。

胤禛也没多挣扎，后院本来就是放松的地方。于是，没多久，就

沉入了黑暗之中。

静怡听他呼吸逐渐平稳，就闭上了嘴，伸手将另一边的针线筐给拖过来，拿了荷包慢悠悠的绣着。王嬷嬷亲自守在门外，用眼神示意来来往往的小丫鬟们放轻动作。

胤禛这一觉真是十分好眠，睡到天色变成暖金色，这才动了动眼皮子，然后就听头顶传来一声轻笑："醒了？肚子饿不饿？晚上吃全鱼宴吧，庄子上正巧送来一筐新鲜的鱼，还是活蹦乱跳的呢。"

虽然已经醒过来了，但胤禛也懒得动，嗯哼了一声就算是回答了。

静怡也不介意，又开始唱自己的曲子，唱了几句停下来问道："这个喜欢听吗？不喜欢的话我再换一个？"

被问了两三次，胤禛终于无奈的睁开了眼睛："好听，都好听，只要是你唱的，元寿他们都还没回来？"

"没呢，不过看天色，也快了。"静怡笑着说道，低头抱着胤禛的脑袋，在他脑门上使劲亲了一下，胤禛无语："将我当成了安康了？"

"安康可比你懂事儿多了，至少知道困了要睡觉，哪儿跟你一样，困了也要强撑着，就是铁打的身子，也早晚有一天会受不了的。"静怡不太高兴的说道，胤禛沉默了一下，坐起身子。

静怡以为他是生气了，就凑过来又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怎么，我说一句就不高兴了？"

"不是，你是关心我，我知道。"胤禛笑着说道，"只是觉得，这世上，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心了，我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静怡忍不住笑："说的好像别人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一样，人心是长在身体里，当然不能让人随随便便的看见了，若是那么轻易就让人看见，岂不是很快就要死掉了？"

谁挖了心脏出来还能活？

胤禛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静怡只能当他是这个意思。

"不能看人心，你还能看别的啊，比如说眼睛，比如说嘴巴，比如说双手，比如说双脚。"静怡笑着说道，穿了鞋子在软榻前面走了两圈："这世上的事情，也只分两种，一种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一种是和自己没关系的，有关系的你仔细看，没关系的你就不用去看了，免得浪费了心思、"

顿了顿，继续说道："换一种说法，这世上的事情，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一种是对自己有坏处的，有好处的要抓住，有坏处的要避免。"

说完停住，对胤禛做了个鬼脸："再换一种说法，这世上的事情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为了名，一种是为了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特意站在胤禛跟前："我还有很多种说法，你要不要全听听？"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拉了她在身边坐下："你哪儿来那么多的说

法？”

“瞎想的，你想要多少种说法都可以，不过是看你觉得哪一种说法对你更有利。”静怡笑嘻嘻的说道：“再者，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空了些，所以你听听就好，不用太放在心上。”

这种鸡汤，她一天可以炖一二十碗。

“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胤禛笑着说道，静怡摸他脸颊：“好了好了，不要想太多，你想再多，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发生过了的呢，你就让他随风消散吧，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当时做决定的时候是没有后悔就行了。”

顿了顿，又补充：“就算是后悔了也没关系，顶多就是花费点儿心思，再给自己找个不后悔的理由。”

胤禛终于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再找个理由？也亏得静怡能想起来，找的理由多了，岂不是成了强词夺理吗？

“你看，就算是天气，也不能是一年四季都是晴天，你是人，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是开开心心的对吧？”静怡才不管他笑什么呢，她说的兴起，总觉得下一刻自己就能去写书印刷卖钱了，不就是鸡汤吗？她能张口就来。

“好了，我现在很高兴，没有不开心了。”胤禛搂着她肩膀笑道：“过两天才有空，你之前说的好点子，能先提醒我一些吗？可用我帮忙？”

静怡颇有些遗憾，鸡汤倒不出来憋得慌。

“不用帮忙，不对，可不可以找个得用的太监给我？”静怡忙问道，她这院子里，都是女人，要跑腿什么的，还是小太监比较方便些。

胤禛点头：“过两天我让刘玉过来，有什么事情，你只管吩咐他就是了。”

说着话，安康就先回来了，一见胤禛就冲过来了：“阿玛，你回来了？你做什么去了？好玩不好玩？”

“不好玩，你阿玛是去盖房子了。”静怡帮着打岔，安康一脸吃惊：“盖房子？还用阿玛你亲自去？”

“嗯，阿玛要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工减料什么的。”胤禛笑着说道，拎着安康抱了抱：“是不是长胖了些？才两三天功夫，你就长胖了？是不是没有跟着师傅练拳？”

安康怕热，不喜欢出汗，胤禛不在家，他自然是要偷懒了。静怡也不去管，在她看来这就算是小事儿了，她当年上学的时候，还千方百计的逃体育课呢。

再说了，这事儿，最后还有胤禛管呢，她就不插手了。

安康这会儿就吱吱呜呜的有些回答不出来了，又偷偷的去看静怡，等着自家额娘给求情，然而，他额娘□□，对上他的视线之后，就很淡定的转开了，当没看见。

安康哭丧着脸点头："这几天都没去……"

"你之前不还说，要打败你的侍卫的吗？"胤禛挑眉，安康挠挠脸颊："这个，我会智取。"

静怡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了，看这爷儿俩都看过来了，就赶紧收住笑容："那个，元寿也该回来了，我先让人去准备晚膳，今儿是全鱼宴，谁不喜欢可以不吃饭。"

说完就出去了，安康站在原地和自家阿玛大眼对小眼，好半天，胤禛戳戳他额头："来，说说你是怎么智取的。"

"我布置了陷阱，趁着他不注意，在地上安装了老鼠夹子。"安康忙说道，"然后又在老鼠夹子前面放了绳索，等他经过的时候就提起来，兵书上说了，这叫绊马索。"

胤禛忍不住揉了揉额头，正要说教良久，却是听见元寿在外面喊阿玛额娘的声音，只能暂且顿住，决定等吃完了晚饭，将哥儿俩叫到一块儿来教育。

静怡自然是不管这些事儿的，她忙着写帖子呢，酒楼明天开业，得找些人去撑撑场子才行，可她平日里出门少，也没几个能说得上话的。

自家府里，估计也就能带个耿氏，武氏最近是不太爱出门的。

或者，请五福晋？

想了半天还是做不了决定，因为全请侧福晋可能会有些没面子，请了嫡福晋吧又怕人家不给面子。而且，她总觉得，自己现在写帖子是有些太晚了，明儿就开业，今天这帖子肯定是送不过去的。

想了半个时辰，静怡将毛笔放下了，算了，不请人了，就自己过去好了。

虽然静怡去的时候很是低调，但有心人想打听，也是能打听的出来的。静怡的身份，也算是个保护符，至少不会有人不长眼的在这里闹事儿。

酒楼开业之后的第三天，宫里传出消息，说是弘晋没能挺过去，晚上闭上眼睛之后，第二天就没能再睁开了。

静怡颇有些吃惊，这种摔到脑袋的事情，按说，醒过来几天了，就应当是没事儿了啊，怎么连最危险的时候都熬过去了，现在反而是出事儿了呢？

可她不是太医，也没人特意给她解释这事儿，所以一直到弘晋下葬，她都是糊里糊涂的。

胤禛又开始忙碌起来，康熙让胤禛加快了郑家庄那边的建设。

六月底，郑家庄府邸建成。康熙命胤礽搬出咸安宫，迁至郑家庄。胤礽现在的身份，有些不太好说，当过太子，被废了，却又算正经的光头阿哥，身上也没爵位。

这府邸上面，胤禛是没给挂匾额的。然而胤礽搬进去，康熙却也不提这事儿，那庄子，看着就跟个普通庄子一样了。

不过，胤礽虽然搬出去了，弘皙却是没搬出去，仍旧住在咸安宫。

这事儿给了部分朝臣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就是康熙要隔过儿子，将皇位传给孙子。毕竟，弘皙是皇长孙，自幼就跟着胤礽，时常在康熙身边伴驾。

再者越过儿子将皇位传给孙子的事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

朝堂上的气氛，随着胤礽搬去郑家庄，就忽然又有了几分微妙。

然而，没等谁先冒头试探，西疆却是传来战败的消息。情况很是危急，清军不光是战败了，还被围困在喀拉乌苏。若是再无救援，半个月后就要弹尽粮绝了。

就连这次冒险送出来的折子，也是牺牲了将近百人。

原先这消息是瞒着静怡的，毕竟，静怡的亲弟弟文浩，也是在此次军队中。然而，元寿是小孩子，面上遮掩不住，放学回来就时常会发呆。

知子莫若母，静怡当即就觉得，元寿是有事儿瞒着她。就找了安康去打听，元寿没提防安康，和身边伴读说话的时候，被安康给偷听到了。

于是，这消息就瞒不住了。

静怡当即就有些头晕，幸好身边就站着人，要不然，怕就要摔地上去了。

“那现在是如何了？”等缓过神，静怡就赶紧问道，安康不知道啊，一脸为难：“哥哥没说。”

“去叫你哥哥过来。”静怡连忙说道，安康不敢耽误，忙去叫了元寿。元寿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见静怡眼睛红通通的，就有些了然了：“额娘是知道了？”

“要不是额娘自己觉得不对，你是不是就不说了？”静怡有些生气，元寿忙凑到她身边安抚：“额娘您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再说了，我小舅舅本领高强，必定会没事儿的，到时候小舅舅平安无事的回来的，我要是说了，岂不是让额娘白白担心一场？”

“我要是听别人说了，岂不是更担心？”静怡说道，元寿抿抿唇，拍静怡的手背：“不会的，阿玛说了，不让人讨论这事儿的。”

“咱们府里不讨论，别人府里总会讨论的，不要和我说那么多废话，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了？”静怡忙问道，元寿赶紧露出个笑容来安抚静怡：“额娘你真不用担心，这密折既然已经送过来了，汗玛法定然是要想办法派兵救援的，要不然，这事儿可不光是战败朝廷没面子的事儿了。“

那么多的官兵呢，这要是因为康熙没让救援就全军覆没，那这大清估计也要玩儿完了。

“可知道是要让谁去？”静怡忙问道，脑袋里一团乱，生平第一次痛恨自己不是学历史的，这段时间，最出名的将领都有哪些人呢？

“我也不知道，阿玛没和我说过这些事情。”元寿摇头，抱着静怡的胳膊安慰道：“额娘不用担心，小舅舅肯定会没事儿的，他本领高强，一定能平安回来的。”

抿了抿唇，又说道：“若是能平安回来，那小舅舅就是立功了的，额娘，你得往好处想。”

静怡点头：“对，我不能往坏处想，得往好处想。好了，你先回去吧，额娘去，去，去抄写佛经！”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朝堂上的事情，她插不上手，这会儿胤禛也没回来，她只能寄希望于这些飘渺的神佛。不对，也不能说飘渺，她能重活一辈子，说不定，这世上，真有鬼神？

她只盼着，满天神佛能听见她的祈求。

“不不不，还不能去抄写佛经，你果洛妈妈那儿，定是也知道了消息。”静怡有些慌：“她上了年纪了，万一被吓出来个好歹……不行不行，我得去看看。”

“额娘，别着急，我让人去套马车。”元寿知道阻止不了自家额娘，忙伸手拽住她：“你先收拾收拾，打扮好，不能让郭罗妈妈觉得有什么不对，万一她还不知道消息呢？就算知道了，你不是去安慰她的吗？你表现的好好的，郭罗妈妈也才能放心啊，你这个样子去，郭罗妈妈看了，定是会以为小舅舅已经出事儿了。”

静怡呸呸呸：“童言无忌，你小舅舅才不会出事儿！”

“对，我小舅舅好着呢，所以您赶紧梳妆打扮一下。”元寿说道，静怡觉得有道理，一颗心虽然因为担心弟弟，像是被扔到了油锅里，但想到要去安慰自家额娘，就强行将脸上的各种情绪给收拢起来，对着镜子露出个笑容，力求表情无懈可击。

“我陪着额娘到钮祜禄家一趟，你在府里好好呆着，若是阿玛回来了，就和阿玛说说一声。”元寿低声的嘱咐安康：“若是晚上我们没回来，就让阿玛去接我们，知道吗？”

安康忙点头，小脸上也带了点儿害怕：“小舅舅真的会没事儿吗？”

元寿迟疑了一下，很坚定的点头：“会没事儿的，我有送给小舅舅护身符，我们两个可是龙孙，身上带有大福气的，定是会保护小舅舅的。”

安康点点头，表情总算是镇定了些。

阿玛不在，元寿忽然就觉得，自己这会儿变成了额娘的主心骨，变成了弟弟的□□。他得坚强，他得先自己站起来，才能给额娘支撑，才能让弟弟无忧。

或许，这就是男子汉的长大过程。只盼着小舅舅真的会没事儿，要不然，哪怕他长再大，额娘也是会伤心难过的。

☆、第 79 章

“今儿你阿玛买了城东许家的卤猪蹄子, 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的吗？晚上留下来吃饭？”钮祜禄夫人笑着问道, 静怡忙点头：“好, 还是阿玛念着我。”

“小没良心的，额娘就没念着了？”钮祜禄夫人在静怡的额头上戳了一下, 娘儿俩都是强作笑颜, 还不能让对方看出来一星半点儿，也以为自己是成功的骗过了对方。

背过身去，却又忍不住露出些许焦虑担忧。

元寿和郭罗玛法坐在一起, 也是有些发愁，看郭罗玛法的样子, 很明显是已经知道了，那郭罗妈妈那儿估计也是隐瞒不下去的。哎,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何不摊开了说？这样遮遮掩掩的，再去背地里担忧，岂不是更耗神吗？

可他小孩子家，没说话的余地，只能托着腮帮子看额娘和郭罗妈妈坐在软榻上说闲话。说一会儿, 还因为心不在焉, 再出个神, 停顿一会儿。

若是换了别人，定是能看出来的，然而这两个都在走神，先自己心虚起来, 自然也是不会怀疑对方了。

“额娘。”最终还是文浩的媳妇儿忍不住了，一声哭音喊出来，钮祜禄氏眼圈当即就红了，章佳氏泪珠子落下来，哭着说道：“额娘，小姑子日后也是要知道的，小姑子问问王爷，肯定知道的更多，咱们，咱们……”

她有些语无伦次，但静怡却是听明白了，转头看钮祜禄氏，当即就明白了：“额娘也知道了？”

“哪儿能瞒下去，这次西征，去的人可不少。”原本，是西藏那边的喇嘛向皇上求助，皇上这才派兵西征，解救那些喇嘛，这事儿说起来，危险性并不大，出去一趟就能赚个军功回来，想求个机会的人并不少。

这一出了事儿，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全军被围困，多少人家的子弟都在那军队中呢，岂有不着急上火的？

就是钮祜禄氏自己不去打听，也有人会来他们家问情况，谁让钮祜禄家的闺女，是进了雍亲王府，还生了两个阿哥呢？在外面人看来，钮祜禄家的闺女，那是十分受宠的。

“不可为难你妹妹。”钮祜禄氏对静怡说完，又转头看章佳氏：“她若是能说，定然是会告诉我们的，她不说，那就是不能说。”

章佳氏用帕子捂住脸，呜咽出声。

静怡能理解她这种心情，若是胤禛……呸呸呸，胤禛好端端呢，胤禛那身手，皇上也不会让他独自带兵打仗的。

“额娘，弟妹，不用担心，现在宫中的消息是暂时被围困，粮草还能支撑一个月。”静怡私心里将时间延长了一些，只为了安钮祜禄

氏的一颗心："皇上过几天就会派兵救援了，二弟定是会没事儿的。"

钮祜禄氏忙点头："对对对，你二弟向来机灵，人又上进，肯定会没事儿的。咱们不说这个，这会儿时候也不早了，先用膳？用了膳，你还得回去呢，可别让王爷担心。"

静怡点头应了，看大嫂下去准备晚膳了，就拉了二弟妹来劝解。然而更多的东西，她也是在不知道的，所以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句话，元寿偶尔在旁边帮着说两句，倒是比静怡说的更让人信服一些。

"阿玛说这两天就能确定让谁带兵去救援了。"

"估计是要派兵去的，毕竟之前的那些是被围困的，冲不出来。要两面攻击才行。"

"我也不知道，我阿玛没说。"

就这么几句，竟是将钮祜禄氏给安慰住了，连章佳氏也收了眼泪。静怡但是有些不好意思，她倒是连年幼的儿子都不如了。这可不行，儿子连十岁都还不到呢，她可不能让儿子来保护自己，应该是自己去保护儿子的。

在钮祜禄家用了晚膳，上了马车，静怡就搂住元寿："今儿多谢元寿帮额娘说话，是额娘不对，遇见事情，一时慌张，连个章法都没有了，竟还是要你出面拿主意，额娘太过于懦弱了……"

"额娘这不是懦弱，额娘是以前没经过这种事儿。"元寿笑嘻嘻的说道，用阿玛的话说，那就是额娘从小被宠爱着长大，这辈子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事儿，大约就是很多年前他阿玛患了疫病的事情。

那事儿额娘都能处置好，那这次，就是慌乱，也只是暂时的，等她想明白了，也就能镇定下来了。

胤禛却是不知道，何止是这辈子静怡没经过什么大事儿，活了两辈子，她都没经过什么大风大雨。所以，她胆小惜命，步步谨慎，甚至连喜欢一个人这种事情，都得埋在心里，怕受了伤害。

照顾胤禛那一次，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赌，赌历史不会出现差池。也是因为怕历史出现差池，那会儿元寿才刚出生没多久，若是胤禛有个万一，她怕是会留不住元寿。

为母则强。

况且，胆小惜命什么的，其实也不算是缺点。什么情况都能让自己过的很好很满足，这也算是大大的优点，比很多人强多了。所以，静怡身上，还是有很多讨人喜欢的东西的。

"以后额娘会坚强起来的。"元寿笑嘻嘻的说道，静怡点点头，伸手捏他脸颊："是，你放心，额娘以后会坚强起来的。"

她有要保护的人，自然是要自己先坚强起来，才能为自己要保护的人竖起来护盾。

回了海棠院，让元寿自己出门去玩儿，静怡就叫了王嬷嬷过来，开了自己的库房去盘点。正好胤禛过来，见她抱着盒子来来回回的忙，就忍不住好奇："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变卖。”静怡转头看他，露出个笑容：“你说，我能不能私底下，送些银两到兵部当军费，或者，自己买了粮食送到西疆那边？”

胤禛忍不住诧异：“怎么想到这个？”

“行军打仗，总要粮草的吧？”静怡低头继续忙碌，首饰分成两个盒子，金银的放在一起，玉石的另外放。还有布料什么的，特别珍贵的，德妃赏赐下来的，是肯定不能变卖的，福晋给的倒是可以。

“那也用不着你这些……”胤禛笑道，静怡摆摆手：“积少成多嘛，我这些看起来不起眼，可若是能买了两三石粮食，也足够五六个人活命了。”

“五六个人虽然不多，可五六十呢？五六百呢？”静怡又转头去拿了几包茶叶过来，略有些惋惜：“可惜放了一年，陈茶的味道，是比不上新茶的吧？”

“有人就喜欢喝陈茶。”胤禛说道，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你认识这样的人？这些……”

胤禛摆手：“想都不要想。”堂堂雍亲王，居然要卖给别人陈茶，传出去他脸面还要不要？白送给别人倒是可以，就怕静怡舍不得。

“你刚才说的积少成多，是什么意思？”胤禛扯开话题，静怡忙说道：“你看，我一个人大约能拿出来一两千两银子，那和我身份差不多的，也应该能拿出来这么些吧？找十七八个人，是不是就能找到数万两银子了？”

胤禛吃惊：“你打算找谁要？人家的银子，凭什么白给你？“

见静怡打算开口，胤禛摆摆手：“我知道，你是想找了借口募捐？就跟你们女人弄什么施粥一样？”静怡能有几分本事，胤禛还是知道的，思来想去，估计静怡也就是打着这个主意了。

“可行吗？”静怡凑过来问道，胤禛摇头：“不可行，这和你们施粥布药可不一样，你见谁家施粥，是男人出面的？”

静怡皱眉想了想，不太服气：“上次你不说，有个叫什么昌的，因为捐献三十万两白银，得了皇商的资格吗？那不是男人？”

“这就是小钱和大钱的区别，你们女人有的，只能是小钱，做一些像是施粥一样的事儿，男人有的就是大钱。”捐献出来的，多是送进了国库，或者当了军费。最不济，也该是修路建桥。

若是女人有了大钱，那她必然是要花比男人多十倍，甚至更多的精力，才能够保住这一大笔的钱。

“那你出面……”说了几个字，静怡自己就停住了，怏怏的将手里的东西放下来：“那我就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了吗？”

“不用担心，还有我在，你只管每天开开心心的做件衣服，绣个屏风什么的。”胤禛抬手将静怡脸颊旁边的头发给往后顺了一下：“我向你保证，文浩定能平安回来的。”

静怡抿了抿唇，忽然想到，若是自己心里有的是担心害怕，那胤

禛心里，怕也是不怎么好受的吧？毕竟，文浩出征这事儿，也是胤禛做的决定。

但这事儿不能怨怪胤禛，上战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生死难料的。文浩若是真的有个万一，那也是能说是文浩命不好，钮祜禄家运气不好。

他们甚至还得感谢胤禛才是，没有胤禛，怕是连个上战场的机会都不一定能得到。

静怡抬手，搂住胤禛的腰，将脸埋在胤禛怀里，含糊的说道："我不担心，我知道有王爷站在我身边，王爷也别着急，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胤禛抬手摸摸她头发，并未出声。

第二天，元寿就给她带来个消息，皇上派出了援军，命岳钟琪领兵，即日出发。

岳钟琪这人，静怡总算是有印象了，因为清朝出名的将领，少有汉人，岳钟琪就是这少有中最出名的一个，相传岳钟琪乃是岳飞后裔。

静怡虽然对这名字有印象了，但实际上，还是没多大的信心，不过是见胤禛对岳钟琪赞扬很多，这才略微放了些担忧。

此后，静怡就一直关注着西藏那边的消息。

七月，岳钟琪到达西藏。并首次和叛军交锋，小赢了一场。

元寿放学回来，很是兴奋的给静怡讲："这位岳将军，倒是个人才，汗玛法说，这叫出其不意，直接将叛军打了个昏头，再来两次，说不定就能将被围困的军队给救出来了。"

八月，岳钟琪亲自擒住叛军头领兰占巴，并开始和叛军进行谈判。

到中秋节的时候，西藏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岳钟琪占领拉萨，并成功将之前被围困的人质给解救了出来。

然后是彻底的反扑，岳钟琪和十四阿哥合作，一举攻破喀拉河口叛军防线，平定西藏，救出拉藏汗。

"所以，大军很快就要回来了？"听元寿说完，静怡脸上就带了些激动："你小舅舅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其实静怡还不知道文浩是不是活着，虽说岳将军已经将人质给救出来了，但绝不可能是一个士兵都没少的，保守估计，能救回来一半儿就算是很不错了。

元寿虽然尽力隐瞒，但九月初的时候，静怡还是打听出来了，当初十四带过去的十万大军，到后来被岳将军营救出来，已经只剩下两万人马了。

两万啊，也就五分之一。

"嗯，大概十月初就能抵达京城了。"元寿笑着说道，静怡也跟着高兴，笑了一会儿，又叹气，元寿眨巴着眼睛问道："额娘还有什么

烦心事儿？”

“没有，只是怕这次，你小舅舅别说是立功了，不被降职就算是不错了。”静怡说道，领兵的虽然是十四阿哥，但康熙总不至于拿亲儿子开刀吧？

死了这么多人，总得有个交代，这时候就需要个替罪羊了。

大的替罪羊有了，别的人，估计也是不能幸免的。

元寿倒是觉得自家额娘想太多：“小舅舅能平安回来，就已经是好事儿了，额娘先别担心其他了。”

静怡想想也是，天大地大，保命最大，能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老天最大的恩赐了。功名利禄，只要有性命在，就总有一天会赢回来的。

“钮祜禄姐姐在吗？”正想着，就听见外面传来耿氏的声音，静怡忙起身：“在，耿妹妹怎么这会儿过来了？”

元寿刚放学，这会儿也该是用晚膳了。

“我娘家那边送来了两坛子好酒，我想着钮祜禄姐姐平日里对我多有照顾，就送来一坛给你尝尝鲜。”耿氏笑着说道，她好酒，酒量也好，正好娘家那边呢，和绍兴也近，所以那边但凡给她送东西，都是要捎带几坛子好酒的。

“多谢你了，是什么好酒？”静怡笑着问道，耿氏抬手让静怡看了一下：“花雕，咱们女人平日里喝一点儿，活血化瘀，对身体也是很好的。”

“闻起来就有一股酒香。”静怡笑着说道，说起酒来，耿氏就是眉飞色舞：“这花雕，做的最好的是古渡村的，他们村子里有一口好泉眼，那水清冽的啊，尝一口就像是放了糖，很是甘甜。这两坛子，不过十多年的年份，古渡村有几坛子是上百年的年份的，从不卖，只当酒曲用，对了，绍兴那边上供的花雕，就是古渡村出来的，不过都是要二十年以上的。”

静怡有些吃惊：“这么珍贵？”

“这两坛子不算珍贵。”耿氏眼珠子转转，笑着说道：“很是普通，姐姐尝着若是喜欢，我让人再送来一些。”

“你们家，能很轻易就买到这样的好酒？”静怡忽然想到个事儿，忙问道，耿氏点了点头：“我额娘有个表姐，就是嫁到了古渡村，怎么，姐姐想多买几坛？”

“你也知道，我在外面开了个酒楼。”静怡笑着说道，耿氏一拍手：“这个好办，我写封信，姐姐让人带过去就是了，不过，这样一来，成本就要高上不少，姐姐确定要从那边买？”

光是运送这一方面，就要花费不少银钱了吧？

“总有人能品出来好坏的。”静怡笑着说道，既然静怡已经做好了决定，耿氏自然是不会推辞的，就说了回去帮着写一封信推荐一下，剩下的就全看静怡自己了。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闲话，耿氏就忙起身告辞了。
静怡看看外面的天色，估摸着胤禛今天晚上是不会过来了，就招呼了元寿和安康用膳。
九月底，大军归来。静怡一早就出了门，直奔钮祜禄府上。从早上等到中午，若是文浩平安回来了，他自然是要回家的，若是没能平安回来，兵部也会派人来送讣告以及慰问银子。
不过，这个讣告什么的，会推迟一两天。
所以，人要是没能在第一天回来，以后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等的时间越是长久，钮祜禄氏的脸就越是紧绷，脸上神色也越发焦急。
章佳氏同样如此，连午膳也没吃几口，一会儿往门口看一眼的。
凌柱坐了一会儿坐不住，就找了静怡说话：“今儿元寿怎么没跟着过来？”
“元寿在宫里念书呢，今儿不放假。”静怡心不在焉的说道，凌柱也不知道听到心里没有，过了一会儿又问道：“安康呢？怎么也没过来？”
“也在念书，他小孩子家家的。”静怡抿了抿唇，也跟着往外面看了一眼。
文轩索性起身：“我到城门口去看看，若是回来，必定是要进城的。”
钮祜禄夫人摆手：“不要去了，免得错过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小丫鬟的声音：“老爷，夫人，二爷回来了！”
钮祜禄夫人迅速起身，直奔房门口，静怡也跟着过去，就见门外，一个黑瘦的青年大踏步过来，到了门口，一撩衣摆就噗通跪下了：“不孝子文浩回来了，阿玛额娘，儿子回来了！”
钮祜禄氏捂着嘴就哭起来了，凌柱也是眼眶红红，忙抬手去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文轩也是着急：“身上可还好？有没有哪儿受伤？”
“没有，别担心，我好好的回来了。”文浩笑着说道，扶了钮祜禄氏的手：“额娘，咱们先进去说话？”见章佳氏盯着他看，就对章佳氏露出和安抚的笑容，张嘴说道：“我很好，不用担心，我是真的回来了。”
章佳氏眼泪模糊的点头，跟着进门。
“原本我们很是顺利，但后来十四阿哥收到一封信，就决定要全面攻击，却不想，居然是个陷阱……”应凌柱的要求，文浩一边喝鸡汤，一边给众人将讲之前被围困的事情。
“十四阿哥就暴怒，说是被骗了，但已经被围困，就算是被骗也没办法了，十四阿哥就只能想办法让我们突围，然后将这消息送回京城。”

“安排了三路人马，一路去吸引叛军的视线，这些人，都……”文浩顿了一下，但大家都能听明白，这些就都是敢死队了，估计是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一部分掩护，一部分突围。”文浩继续说道，“也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总算是将消息给送回来了。不过，十四阿哥这次有些遭罪了，他腿上受伤，怕是……”

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静怡忙问道：“是不能再治好了吗？”

“终归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了。”文浩含糊的说道，也没说到底是不是残废了。静怡也没追问，看文浩全须全尾的回来了，就已经是十分满足了。

“既然文浩平安回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等日后得空了，我再过来。”静怡看看外面的天色，出声说道，钮祜禄氏忙点头：“也是，你出来一天了，也该回去了，让文轩送你。”

静怡倒也没推辞，点头应了，伸手揉了揉文浩的头发：“你这两天，就好好的在家呆着，休养一下，将身体给养好了才是，再者，也让阿玛和额娘宽心，还有你媳妇儿，你看看，这可是瘦了一大圈，你可得好好安慰她才是。”

章佳氏很是尴尬，文浩笑着看她一眼，点头：“姐姐放心，我都知道的，姐姐路上也注意安全。”

回到府里，胤禛也已经回来了，正站在桌边看地图。静怡凑过去看了一眼，是西藏那边的。

“这不是已经打完了吗？”静怡疑惑的问道，还看这地图做什么？

“拉藏汗已经死了，西藏那边，还不算安稳。”胤禛说道，静怡这段时间关注西藏叛军的事儿，也多少有些了解，原先康熙派兵往西藏，就是因为拉藏汗上了折子，说是有人作乱。

现在乱军已经被平定了，拉藏汗却没了，这西藏一带，还要有些忙。

“汗阿玛的意思是加强八旗驻防线，在喜峰口，罗文裕，山海关等地方，增添驻防点，设将军一人，护军统领两人，副都统四人，下面增设相应数目的兵丁。不光是在西藏这边，还有河南等地，河南这个地方，是十分关键的，和六省接壤，又是我朝最大的一个省份，前些年又有百姓起义，所以，这地方也要增强防御。”

静怡嘴角抽了抽，光是她知道的，这三年之内，河南就发生了四起起义了。

不愧是大中原地区，百折不挠。

胤禛说起这事儿，自然是想顺势往这些新的驻防点增添一些自己的人手的。想了一会儿，他转头问道：“可舍得让文浩在外面呆几年？”

静怡愣了一下，忙点头：“自然是舍得的，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吗？你随意用，只要将他打造成人才就是了。”
胤禛忍不住笑了一下：“我还以为，经过这次的事儿，你会后悔让他当兵呢，这武将，可不是好当的，这路不好走。”
“既然已经决定走了，那就要走到底，他那年纪，再换一条路已经来不及了，再者，读书上面，他可没有多少天赋。”静怡笑着说道，担忧害怕肯定是有的，但不能因为这个，就将文浩给困在家里。
那吃饭还能噎死人呢，走路也能摔死人，不小心也能天上掉花盆砸死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出现，总不能因为怕死，饭也不吃，路也不走吧？
想要获得什么，肯定是要先付出才行的。
静怡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毫不犹豫的就点头了：“你看哪儿合适，就让他去哪儿吧。”
胤禛顿了一下说道：“岳钟琪此次立下大功，估计要被提升成四川提督。”
一品大员啊，静怡忍不住吃惊的张大嘴，这升迁的速度，换了文官，估计花费十年时间也不一定能做到吧？她记得之前胤禛说过，岳钟琪好像就是个副将，顶破天了也才四品。
这跨度，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跨过去。
“嗯，那文浩也就交给你了。”静怡拍了拍胤禛的肩膀，一脸认真的说道，说完了正事儿又开始八卦：“我听文浩说，十四阿哥原本是占据上风的，后来收了一封信，这才……咳，是不是军中出了内奸？”
胤禛皱了皱眉，静怡忙说道：“不能说吗？不能说就算了。”
“知道太多对你也没好处，好了，时候不早了，赶紧休息吧，明儿有大早朝，我得早些起床。”胤禛收起铺在桌子上的地图，静怡忙过来伺候他更衣梳洗。
大早朝上最主要的事儿就是关于此前西征的事情来了，该赏的要赏，该罚的要罚。岳钟琪自然是不用说了，临危受命，又立了大功，四川提督的职位是跑不了的。
最为难的就是胤祯了，身为皇子，竟然犯下那么大的错，死了数万人，这次别说是大将军王的称号了，连身上原本有的爵位都没能保住。
而最惨的是，此前胤祯伤了腿，虽然走慢一下并不是很明显，和七阿哥胤佑的差不多，可到底是残废了。一下子，就将他所有的野心都给斩断了。
十四估计是受打击太大，连这次的早朝都没有出现。
散朝之后，康熙叫了胤禛过来问话。将手里的一封信递给胤禛：“这字迹，你可有印象？”
胤禛皱眉看了一会儿，摇头：“并无印象，汗阿玛的意思是？”
“十四此次如此大意，也是中了陷阱。”康熙叹气，过了一会儿说

道："我竟是不知道，我的儿子们，一个个，都是如此心狠手辣之人，他们可都是亲兄弟啊！"

胤禛没出声，这事儿，他是知道一些的。但他知道的时候，十四已经被围困了。

当初十四对弘晋下手，胤礽自然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他没了一个儿子，那十四也就别想好过了。若是胤禛提前知道胤礽的打算做的事儿，他定然会阻止的，毕竟，十四虽然活该，但那几万大军却是无辜的。

可他不知道，所以，事情就到了今天这一步了。

先是十四被围困，接着就废了一条腿。估计汗阿玛也是那会儿就知道的，要不然，岳钟琪怎么会正好赶过去？要不然，胤礽怎么会搬到郑家庄，却是将弘皙留在了咸安宫？

难不成汗阿玛自己不知道，如此一来就是将弘皙架在火上烤了吗？

弘皙被留在宫里，也是对胤礽的一个警告。胤礽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为了弘皙，他也不得不停下各种算计。

当然，这次算计十四，估计已经是胤礽最后的力量了。

"胤禛，你老实交代，这其中的事情，你知道几分？"康熙看着胤禛，一脸冷厉的问道，胤禛抿了抿唇，行礼："儿臣不敢欺瞒汗阿玛，二哥之所以要报复十四，是因为儿臣查出来，谋划弘晋的凶手，就是被十四指使的。儿臣原以为，二哥顶多了是会以牙还牙，却没想到……"

若是早知道，他如何会让胤礽做出这事儿来？

"儿臣有罪，还请汗阿玛责罚。"胤禛将脑袋磕在地上，低声说道："若是汗阿玛不责罚儿臣，儿臣也没脸面去见那些牺牲将士的家人了。"

康熙沉默，胤禛也不说话。

良久，康熙才叹气："你起来吧，既然如此，罚你闭门自省。"

胤禛忙行礼："是，儿臣定会认真反省，日后再遇这种事情，定会想到更周全的解决办法。"

康熙有些烦闷的摆摆手，一个个的，都不省心。胤禛的心思，他也是能看出来几分的。他并未阻拦，也未打压，一来是因为胤禛也算是他亲手教导出来的。

当年表妹过世，德妃因着十四，不愿意照看胤禛。倒是胤礽，同情这个四弟，就处处照顾，时常也会带了他到自己跟前，一起念书一起做功课。

所以，除却太子，胤禛这孩子，在他心里，也是有几分地位的。

二来，胤禛年少时候虽然性情急躁，有仇必报，但现在上了年纪了，也算是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了，办事儿认真，心怀百姓，为人清廉，不争不抢，性情淡然，又对兄弟们十分关爱，并不怎么计较。他

本身，也是很看好胤禛的能力和性情的。

这第三，也是为着胤礽着想。剩下的那么多人里面，怕是登基之后，都恨不得胤礽立马去死。唯独一个胤禛，可能会饶过胤礽。

还有胤禔，这些年，也就胤禛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会送些节礼过去了。还有十三，若不是胤禛处处照顾，十三府上怕是连吃饭的银钱都没有了。

他原以为，胤禛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做事儿能处处周全了，却没想到，还是有些疏漏。

如此重要的事情，他竟是没有想过后果，也实在是……还是不行啊，看来，自己日后，还得多多教导他才行。

康熙的这番心思，胤禛就算是猜不中全部，也能猜中个五六分。

既然康熙说让他闭门自省，回了王府，胤禛就命人关闭府门，拍了苏培盛去福晋那边传话，日后除非是庄子上送米粮蔬菜，否则，就不许再开府门了。

既不许众人出府，也不许别人进来。

当然，元寿和天申是例外的，他们两个还得进宫念书呢。暗地里，胤禛却是连连发出命令，让人必得照看好了元寿和天申，半点儿差池都不能有。时时刻刻，身边得有人跟着，不许他们单独一人。

胤禛这一关闭府门，外面就开始有各种猜测了。最多的一种说法，就是胤禛失宠了，因为很明显这不能出门的命令，是康熙给下的。

就和当年的胤禔一样，或者和胤禩一样，大约也是被圈禁了。

随着外面各种猜测，胤祉和弘皙，就显露出来了。胤祉是因为成年皇子里，就剩他一个平安无事了，胤禔被圈禁，胤礽不用考虑，胤禛被圈禁，胤祺连汉话都说不好，胤佑腿脚不好，胤禩被厌弃，胤禟被厌弃，胤䄉从来就没人考虑他，胤裪形同隐形人，胤祥被厌弃，胤祯这次也是伤了腿脚。

倒是胤祉，这些年和读书人来往，又编写出来好些书，功劳也是大大的。

至于弘皙，则是康熙明面上的宠爱了。之前胤礽被迁出咸安宫的时候，就有人猜测过，是要隔过儿子们，封皇太孙。现下，这种说法是越来越烈了。

到了十一月，果然有人跳出来，上折子求册封皇太孙。

应者居然还不少，当然，康熙也没客气。先抓着领头的判以死刑，剩下的要么流放要么夺去官职。前后一个月，算是将胤礽遗留下来的支持者，给全部挑出来剔除掉了。

胤祉被这次的事儿，也有些吓破胆子，他本来就是胆子不大，要不然当年也不会在胤禔和胤礽的争斗中时不时两边倒了。所以，很快，胤祉就也跟着缩回脖子，继续回翰林院编书去了。

胤禛虽然不出门了，但对外面的事情也还是了如指掌。

偶尔兴致来了，也会和静怡说几句："三哥这人，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眼前的一分地，若是有好处，立马就蹦跶出来了，可若是发现这好处他占不了，就又很识相的退回去了。好听点儿，叫识时务，不好听点儿，就是墙头草，随风倒。"

静怡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忍不住笑："这性子其实挺好的，虽然发不了大财，但也不会闯大祸。"

胤禛顿了下，点头："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过，三哥那性子，却不是个安分的。"

说完换了话题："你这做的什么？"

"冬天了，给你做个大氅。"静怡笑着说道，转头看胤禛："你这不出门，也不嫌在府里闷得慌？这都一个多月了！整天不是在书房看书，就是研究佛经。"

顿了顿，又忍不住笑："安康还以为你要出家了，害怕的要命，回来找我拼命说，要看好了你，可别让你出门找寺庙去了。"

胤禛无奈："这小子，过了年都七岁了，也不说长进些。"

"要那么长进做什么？我倒是觉得，现在挺好的。"静怡笑着说道，皇位只有一个，那只要元寿足够聪明足够能干就行了，剩下的，不用太出色了。

若真是十分出色，她也自有打算。

海外买几个岛屿也不是什么困难事儿。

"明年俄国会有使者过来。"胤禛忽然想到这个事儿，笑着问道："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既然是使者，带来的东西都是要上供的吧？"静怡眨眨眼问道，她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先说说，若是有机会，自然可以给你带回来，若是没机会，也能让你饱个眼福。"胤禛说道，静怡摇头："我都不知道带过来的都有什么东西，怎么能说出来喜欢什么呢？"

"折子上写了，会有显微镜，钟表，罗盘，望远镜，制图仪等。"胤禛想了一下说道，静怡忍不住惊讶："显微镜？"说完赶紧补充："那是做什么用的？这名字听着就有些古怪。"

"顾名思义，大约是看很小的东西用的？"胤禛也不太明白，就摆摆手："你若是好奇，到时候带你去看看。"

两个人本来就是闲聊天，说了这个，又换了话题："文浩的职位已经定下来了，到东北去，那地方虽然冷，但是龙兴之地，若是文浩能抓住机会，过个三五年，就能往上走一走了。"

静怡叹气："我也不能去送，说起来，什么时候走来着？他能来咱们府上和我道别吗？"

"你若是想，倒可以让他过来一趟。"胤禛想了一下说道，这都一个月了，汗阿玛那边也有得交代了，倒是不用太严格了。再者，只文浩一个人来的话，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静怡有些惊喜：“真的？我还以为不能让他过来呢，那什么时候能来？我得准备准备，对了，这大氅要不然先给文浩吧，东北那边特别冷啊，回头我再给你做一个行不行？”

胤禛有些无语，想摇头，但对上静怡的眼神，鬼使神差的就点头了，点完又后悔，早知道就说人不能过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　　好了，十四出局了！

☆、第 80 章

“这件大氅你试试, 原本是给王爷做的, 只是, 王爷衣服不少，倒是你要去东北那边, 可比京城冷多了, 这又是大冬天的。”静怡一边说着，一边将大氅在文浩身上比划了两下，塞给他让他自己去试。

文浩很是尴尬, 一边偷偷看旁边面无表情的胤禛，一边推辞道：“姐, 不用了，我有衣服呢, 额娘让针线房给我赶制了两身棉衣, 放了好几斤的棉花，足够暖和的，阿玛也让人打听了，那边虽然冷，但是火炕火墙什么的, 还是不少的, 我早晚要习惯的。”

“这衣服是王爷的……”文浩将衣服塞回到静怡手里, 静怡摆手不要：“你只管试，又不是外人。”

说着看胤禛：“对吧？”

胤禛点头，实在是不想看这画面了，就起身说道：“你们姐弟先说着话, 等会儿忙完了，文浩到前面书房找我。”

说完背着手走出去了，文浩立马轻轻的松了一口气，凑过来问道：“姐，你这样将王爷的衣服送人了，王爷就不会不高兴吗？我真不少衣服穿，你不用这样的。”

“没关系，王爷衣服多着呢，一年两件大氅。”静怡笑着说道，胤禛又不长个子了，每年大氅穿几天，一年积攒一年的，箱子里都塞不下了。

静怡早就想将这些衣服给解决了，只是胤禛用的东西，多是十分贵重的，静怡又有些舍不得，这才拖到了今天。

给文浩准备的，一件儿是今年新做的，还有三件是往年的，都是九成新。

“还有些酒水，那边天冷，听说百姓们都很是彪悍，能喝酒能吃肉的，你现在这样子，看着可是不太行。”静怡嘟嘟囔囔的说道，文浩哭笑不得：“姐，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

“问了王爷。”静怡笑着说道：“你外甥偶尔也说几句，朝堂上东北那边的官员不多，但每个，可都要比寻常男人高大，你这个子，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些瘦了，是不是上次打仗那事儿，还没缓过来？”

“也不是。”文浩脸上的笑容就收了收，静怡眨了眨眼，忽然想到个重要问题，文浩可是被围困在那边将近一个月的，又亲眼看着同袍们一个个……她就是没经过，也知道战争的场景是十分惨烈的。

文浩头一次经历这些，是不是心里，其实是有创伤的？

“有些话，你不想和姐姐说，那就不要说，等会儿，你去见了王爷，倒是可以和王爷说说。”静怡想了想，拍文浩的肩膀：“你也不用怕王爷，他看着面上冷冰冰的，但实际上最是心软的一个人了，你能有现在今天，王爷也是帮了很大忙的，若非是看重你姐姐我，他会无故帮你吗？”

“所以，你姐姐我，在王爷心里是很重要的。”静怡很不要脸的自吹自擂：“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有什么为难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尽可以告诉他。”

“一来，他说不定能帮你解惑，二来，你也不用担心他会嘲笑你什么的，你说出来了，自己心里也轻松点儿。”静怡笑着说道：“最重要的是，你日后有什么计划，打算怎么走下去，他都可以给你建议。”

“王爷眼界高，看的广，你的事儿对他来说，不值一提。”静怡笑着说道：“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麻烦到他，有什么只管说就是了。”

说着一拍手：“对了，上次耿妹妹送我两坛好酒，正好，今儿中午你和王爷就在前面用膳吧，顺便喝酒。”

说完就喊王嬷嬷：“让厨房准备几个下酒菜，算了，这大冷天的，要不然就准备个火锅吧，王爷喜欢味道鲜的，还是山菌锅子好了。”

一边说，一边去找酒坛子，文浩忙阻拦：“等会儿才吃午膳呢，姐姐不用着急。”

看静怡转头又去给他收拾东西，小到荷包香囊，大到衣服鞋子，文浩忙又说道：“额娘也准备的有，姐姐你就不用太费心思了。再者，章佳氏也要跟着去，少了什么，她也会做的。”

“章佳氏倒是个好的。”静怡笑着说道，既然衣服什么的，额娘已经给准备好了，静怡索性去拿了银票出来，直接塞到文浩手里：“你们少什么，自己买去，我也就不费心思了。”

“这么多！”文浩有些吃惊，静怡摆摆手：“不算多，我之前开了个酒楼，赚了些银子，再加上这些年积攒的，这些都是小意思，你若是觉得不好意思，那就赶紧长出息，日后好帮姐姐撑腰。”

文浩满脸认真的点头：“姐放心，我日后，定会十分有出息的，不光给你撑腰，也要给外甥撑腰。”

静怡笑着点头，抬手帮文浩整理了一下衣领，感叹道：“长大了，懂事儿了，这样很好。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快些去前面书房吧，记得我和你说的，王爷不光是王爷，他还是你姐夫，你对着他不用那么紧张的，有什么说什么就好了。”

文浩忙点头，出门跟着刘玉到前面书房去。

说是不紧张，但看见面无表情的胤禛，他还是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脑子一抽，就直接喊道：“姐夫。”

胤禛是有些惊讶的，哪怕是福晋的弟弟，在外面能说雍亲王是他姐夫，但见面的时候也从不会喊的，却没想到，静怡的这个，倒是挺有胆色的。

文浩看胤禛没变脸色，也没生气的样子，忽然就有点儿相信自家姐姐的话了——王爷这人，面冷心热，看着气势惊人不好接近，实际上最是重情重义。

这样一来，那些紧张什么的，好像忽然就消失了，文浩也多了几分自在。

“坐吧。”胤禛点头示意，文浩忙在一边落座，还没开口，就又听胤禛说道：“现在山东巡抚是李树德，三年前上任，是由布政使升任的，原本是奉天人，隶属汉军正黄旗。而按察使陈绮贞，则是江南人，前年上任，是汉人。”

文浩脸上神色也多了几分郑重，知道胤禛这是在提点自己，也就听的更认真了。

“巡抚这个位置，一般都是八旗出身，多是看军功，你之前的事儿，并不算是立功，但参加过战役，不管输赢，没当逃兵，就是很不错了。”

文浩忙点头：“是，我下次定会更努力的。”

“打仗的事儿，也不是说你努力了就能行的，但活命的事儿，努力了就有更大的希望。”胤禛说道，文浩连连点头。

静怡可不管他们在书房说什么，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让人送了火锅过来，正好安康放学，索性就将安康也丢过去。万一胤禛神色太冷，文浩太拘谨，有个安康在，也能调和一下。

静怡自己吃，也不想弄的太复杂，就要了两个小菜，吃着吃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往日里好歹还有个安康陪着，现在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日后安康长大，估计也是留在前面的时间比较多。习惯了孩子们陪在身边，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孤单。

要不然，再生一个？算算日子，孝期也快过了，她是不是该准备一下了？

文浩临走之前，又回来给静怡道了别，静怡虽说不舍，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亲自将文浩送到了门口。

回来略有些闷闷不乐，胤禛看的稀罕，伸手摸了一把她头发：“往年见的少的时候，也不曾见你如此低落过。”

“那是因为知道他们就在京城，就在跟前。”静怡叹口气，顿了顿，也觉得自己有些矫情了，刚进府的时候，她可是连着好几年都没见过家人呢。果然这人啊，是惯会得陇望蜀的，此前只觉得一年见一次就好的不得了了，现在又觉得家人时时刻刻陪伴在身边才是好。

“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静怡又叹一口气，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千方百计的想到外面去看看的，也就只有老年人，才会这个舍不得，那

个舍不得的。
　　胤禛挑眉："你意思是，我已经是老头子了？"
　　静怡忍不住哈哈笑，挑眉喊道："孩儿他爹，以后我就叫你老头子了好不好？来，应一声，老头子？"
　　胤禛无奈，没搭理她，静怡却像是上瘾了，一会儿叫一声，叫了十来声之后，胤禛猛地起身，将人抱起来往内室走去："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老头子。"
　　静怡倒是没空再去伤感离别了，晚饭也没吃，一觉睡到大天亮。
　　今儿是该去给福晋请安了，静怡一早起来也没看见胤禛，只当他是前院书房了，就再在意。稍微吃了些早饭填填肚子，随后就起身往石榴院去了。
　　李氏正和福晋说话："明年就该出孝了，弘时这年纪，房里也该放人，我瞧了几个，相貌很是不错，为人也很是恭谨知礼，一个是伺候弘时的丫鬟，叫红袖，一个是赵家的女儿。"
　　这赵家，静怡也是知道的，胤禛的门客之一。因着后世不出名，静怡也就没关注过。她唯一听说过的胤禛的门客，就一个邬思道。
　　但貌似这个人是杜撰出来的，反正她这些年都是没见过有叫邬思道的。
　　"你是弘时的亲额娘，你自己做主就是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过，我得提醒你，弘时毕竟还没大婚，他这身边，还是清静些好。"
　　虽说以弘时的身份，是不在意这个的，八旗子弟，但凡有点儿身份的，哪个婚前没个通房侍妾？真没有那才是让人笑话呢。不过，有归有，却不能太过分，到底传出去是不太好听。
　　"是，我记着呢。"李氏笑着说道，又叹口气："又要过两年才能选秀啊。"
　　"再过两年弘时也才十六。"现在也才十四，过完年十五，不算是大人呢。
　　说着话，见静怡进门，李氏不出声了，福晋笑着问道："昨儿文浩过来，可是说要今儿启程的？"
　　静怡行了礼，笑着点头："是，我前些天给他准备了一些衣服什么的，昨儿让他来拿，毕竟这一去就是两三年，我就想着多做些准备。今儿直接从钮祜禄府出发。"
　　"你弟弟也算是有福气的。"福晋笑着说道，那样艰险的情况，竟也是让他活着回来了。她但凡想起来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若是当初去的是她弟弟……不不不，五格是受不住这个苦的，再者，五格也不一定有这运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况且，文浩也不光是有运气，他还有实力。
　　但这话，静怡就没打算说出来，只笑着点头："是啊，他向来运

气不错。”

说着话，武氏等人也都过来了。年氏落在了最后，静怡看年氏脸色，就有些吃惊，前两天还是好好的呢，怎么今儿就觉得她那脸色有些枯黄呢？

“福晋，求您给请个太医吧，小格格昨天晚上有些发热。”匆匆行礼，年氏不等福晋开口就率先说道：“我刚过来的时候，嬷嬷说，小格格现在的体温特别高。”

福晋有些吃惊：“发热？你怎么不早些说？”

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吩咐：“快，拿了我的帖子，快去请了太医过来。”又吩咐另外一个丫鬟：“和王爷说一声。”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发热？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昨天怎么不说？非得拖到今天？”福晋皱眉问道，年氏脸色很是担忧，有略带了几分后悔：“王爷之前说，谁也不许出门，我就没敢让人去说……”

“糊涂！”福晋斥道：“王爷说不许出门，是没什么事情不许出门，小格格发热，这可是大事儿！你就是不敢找王爷说，也该回我一声，咱们府里另外有大夫呢。”

年氏拽着帕子，也是后悔莫及。她原是想讨好胤禛的，胤禛之前特意叮嘱了福晋，说是不许出门不许待客。

偏偏静怡来了家人，年氏就想着，利用一下这事儿，回头找胤禛表功，一个是不太听话，一个是很听话，想来胤禛也会给自己几分面子。

眼看出孝，她正觉得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太孤单了些。若是能利用此事，引的胤禛多往她那边去几次，再给小格格添个弟弟，那就是极好了。

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她就是耽误了那么一两个时辰，小格格身上的温度就跟飞起来了一样，初开始是有些发热，现在却是热的不行。

若是小格格有个万一，她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了。

之前也是猪油蒙了心了，争宠这事儿，能和子嗣比吗？小格格就算只是个女儿家，那也是她亲生的闺女，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肉！

福晋已经起身，打算去年氏那边看看了。李氏不愿意去，但凡这府里生了孩子的，她就没一个喜欢的。不过为着弘时着想，她也不会去做些什么黑心烂肺的事情。

武氏向来不喜欢年氏，自然也不去，宋氏自觉身上不祥，又怕触景伤情，也不去。

最后也只福晋带着静怡，还有耿氏一起去了。

小格格皮肤嫩，嬷嬷也不敢用酒水给她降温，只拿温水一遍遍的擦拭。大冬天的，连门窗也不敢开，生怕吹了冷风进来，擦身子换衣服，也不掀被子。

“怎么样了？”福晋凑过去看了一眼，没等嬷嬷回答，就忍不住皱眉了，小格格脸色通红，眉头紧皱，大概是身子不舒服，嘴里哼哼唧唧的，旁边静怡分辨了一下，喊的大约是疼。

也不知道是哪儿疼，嬷嬷揉揉这儿揉揉那儿，小格格就是一直在喊。

“大概是头疼？”静怡忍不住说道，嬷嬷忙伸手按了两下，果然小格格的声音就降低了些。

很快太医就赶过来，仔细诊脉。胤禛也赶过来了，等了片刻，太医就放下手：“小格格本来就有些体虚，昨天晚上忽然降温，小格格是有些着凉了。”

“可严重？”胤禛问道，太医忙起身行礼：“虽然耽误了一些时候，但并不是很严重，只要温度降下来就好，奴才先开个方子，小格格吃一副，看晚上这温度能不能降下来，若是降下来了，再换了另一幅吃，若是没降下来，到时候奴才再来看看。”

胤禛点头，等太医开完了方子，他拿过去先看了看。和康熙一样，胤禛也是稍微懂一些药理的。

他觉得没问题了，才让人拿下去煎药。

福晋见没她什么事儿了，就起身告辞，只叮嘱了年氏好好照顾小格格。

静怡悄摸摸的跟着福晋撤退，这可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虽说瞧着年氏站在胤禛身边，她心里是有点儿不太自在，但她向来心宽，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胤禛又不是她一个人的，再说，还有小格格呢，那到底是亲生的闺女，若是胤禛当真不闻不问，她才要觉得心寒呢。

等元寿和安康放了学，静怡就帮他们准备了些小礼物，让他们带着去探望小格格。

“小格格瞧着已经有些好转了，阿玛说，温度没早上那么高了，晚上应该是能好的。”等回来，元寿就笑着给自家额娘汇报：“年侧福晋一直很担心小格格，守了一整天呢。”

“肯定的啊，你和安康生病的时候，额娘也是要日日夜夜的守着呢。”静怡笑着说道，招呼他们兄弟坐下：“好了，咱们快些吃晚饭，天气冷了，吃完饭，咱们在屋子里玩会儿游戏。”

安康顿时来劲儿了：“额娘，玩什么？”

“就玩十二点吧，就是数字牌，咱们互相出牌，谁能先算出来十二点，谁就能将牌赢走。”顺便锻炼心算能力，现在算十二，过会儿算二十四，以后慢慢加，反正规则在，只是换个点数而已。

输了贴纸条，赢了有金瓜子，娘几个玩的还挺开心。

第二天静怡特意去福晋那边请了个安，问了小格格的身体，这才知道，小格格晚上退烧了，不过半夜又起来一波，幸好年氏一直在守着，这才及时叫来了太医。

这会儿估计已经没事儿了。

转眼就是除夕，康熙总算是开恩，允许胤禛出门了。

李氏自打弘时可以跟着胤禛去前殿，就不怎么跟着福晋进宫了。今年也照旧如此，所以，只静怡和年氏带着孩子们跟着福晋到德妃那边去拜年。

十四福晋以往性子很是爽朗，爱说爱笑的，可今年却是有些沉闷。除了行礼问好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其余时候就一直是沉着脸的。

德妃心情也是不怎么好，不过碍于过年，又有晚辈在，还是开口问了福晋两句："胤禛多日不进宫，现下身子可还好？"

"还好，王爷这段时间在府里，得空了就看看佛经，还亲手为额娘抄写了一部药师经呢。"福晋笑着说道，德妃点头："胤禛也是有心了。"

顿了顿，又问道："前阵子博西勒病了？"博西勒是小格格的名字，胤禛亲自给取的。

福晋忙将小格格生病的事儿详细说了一下，德妃点头："年氏还是有些太年轻了，连孩子都照顾不好。你还是要多提点她一下，毕竟，博西勒也是要叫你一声嫡额娘的。"

福晋心里有些无奈，当嫡福晋看着是风光了，可实际上，也是糟心，但凡府里的孩子出了点儿什么事情，不管她有没有功劳，都是要先被说两句的。

"是，儿媳知道的。"福晋笑着说道，德妃点点头，出了会儿神，转头看十四福晋："可有让人跟着伺候？他现在身子不方便，可不能多喝酒水。"

"有人跟着呢。"十四福晋笑道，又看了一眼四福晋，"汗阿玛如今多四哥多有看重，四嫂日后倒是有福了。"

德妃皱眉斥道："闭嘴！皇上对诸位阿哥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没有什么看重不看重的说法，你刚才酒水吃多了吧？"

十四福晋忙扶住额头："对不住，额娘，四嫂，我刚才确实是多吃了两杯酒水，若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额娘和四嫂就当我是在放~屁吧。"

福晋点头笑道："我刚才可没听清你在说什么，我走神来着，皇上之前让我们家王爷闭门思过，这都两个月没差事了，府里日日花费不少，我正想着明年春天的衣服是不是少做两身呢。"

十四福晋面色更是尴尬，她也是听十四在家胡叨叨了几句。这大过年的，一想到十四日后怕是连差事都不好找了，想想早些年的七阿哥胤佑，因着那腿脚，不仅在宫里，在朝堂上都形容隐形人。这才一时昏了头说了胡话。被四福晋这样给挤兑回来，又不好分辨，就只好干笑了一声。

"汗阿玛，等过了年，儿臣的身体也休养的差不多了，儿臣就想做点儿事情，也给汗阿玛分忧。"等众人都敬完酒，十四才出声说

道，康熙点头："也好，总不能一直呆在家里，不过是受了些伤，男子汉大丈夫的，总会好起来的。"

十四点头，又笑道："儿臣试过了，虽说是腿上受伤，但骑射什么的，也并没有多大妨碍，所以，儿臣还是想做将军。"

"好，有这志气就好。"康熙哈哈大笑："等过了年，咱们再说这事儿，朕定然给你个你满意的差事。"

十四还想说什么，康熙却转头对弘晳说道："你阿玛不能来，你也长大成人了，往年里不让你喝酒是为了你好，现下你也能喝几口了，你去给你叔叔们敬一杯酒，日后，他们也好代替你阿玛照顾你。"

弘晳面色一白，强笑道："多谢玛法为孙儿着想，只是，孙儿的阿玛，是谁都代替不了的，孙儿现在长大了，日后也该是孙儿照顾阿玛了，而不是等着阿玛来照顾孙儿。"

康熙停顿了一下，点头："倒也是，元寿，你说说，新年有什么愿望？"

这下下面的宗室们就有些不解了，以往问过弘晳，不就该换了宗室里面的人说话吗？怎么现在，倒是胤禛家的元寿出头了？皇上这一出，是个什么意思？

"回汗玛法的话，孙儿的新年愿望就是玛法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阿玛和嫡额娘平平安安，额娘还有弟弟妹妹们也都顺心如意。"说完，元寿眨眨眼，"在这么多的大愿望里面，孙儿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期盼，我想拥有一匹好马，安康都有自己的小马驹了，我却只有一匹普通的马儿，我很是羡慕的。"

安康那小马驹，还没生下来呢，不过也已经快了，现在安康天天一放学，也不回去吃饭，而是先到马棚，和红枣糕说几句话，这才回去。

"哦，安康有自己的小马驹了？"康熙疑惑的问道，元寿点头："是啊，我额娘有一匹马儿，快生小马驹了，额娘说小马驹是弟弟的，我想要马儿就得自己找。"

康熙笑哈哈的点头："不是大事儿，汗玛法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御马场还有几匹蒙古刚进上的马儿，回头你去挑一匹自己喜欢的。"

胤禛无奈："汗阿玛……"

"朕给自己的孙子东西，不用你开口。"康熙摆手，弘景等人看着十分羡慕，胤禟等人则是有些意外了。

虽然只是一匹马儿，但代表的意思可不一样。这么些年，皇孙里面，能得了皇上亲自赏赐的马儿的，唯独弘晳一个，现下又多出来个元寿，难不成，皇上是看好了胤禛？

胤祉向来是识时务的，将自己和胤禛的本事衡量了一番，心里就先生了些胆怯。胤祺和胤佑向来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胤禟想开口说什么，却是被胤祺眼明手快的给按住了："你先想想额娘再说话。"

胤禟停顿了一下，面上露出些颓废，终还是坐下了。
胤䄉左看看右看看，只垂下眼帘端起了酒杯。
兄弟众人各有心思，胤禛却也是有些不太明白康熙的意思的。但他小心谨慎惯了，并不曾因康熙对元寿的另眼相待就面露得色，只赶紧压着元寿谢恩。
这年宴上的事情传出来，原本误会雍亲王被皇上厌弃的人，自然是要有一番悔恨的，于是，趁着过年这借口，就打算上门拜个年什么的。
雍亲王府门口瞬间就跟菜市场门口一样了，人来人往的，这家的马车还没走，那家的马车就过来了，也不求能进王府，只要能将带来的东西给留下来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给福晋送礼的，也有给李氏年氏送礼的，静怡这儿，则是更多一些，因为康熙那会儿是明确的表示了对元寿的喜爱。
所以年氏和李氏那边加起来的，才能抵得上静怡这边的。
静怡颇有些心惊胆战，忙找了胤禛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收，王爷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处置一下这些事情？"
胤禛沉吟了一下："也不是不能，只是，日后也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你能每次都找人帮忙处置吗？你自己是这一辈子，都不打算沾手吗？"
静怡有些吃惊，又有些迟疑，是啊，自己真能一辈子都依靠别人吗？
瞬间，她就想到不少欺下瞒上的案例，连内务府那样的地方，皇上的私人口袋，都能被人以次换好，以假乱真，那她日后的私房钱，都交给别人，岂不是也很危险？
涉及到钱财的，都不是小问题。
静怡瞬间摇头："不行，我得自己学会打理这些，那王爷，能不能和我说说，谁家的礼能收，谁家的不能收？"
听静怡说的如此直白，胤禛也忍不住笑，招呼静怡在自己身边坐下："不能说能不能收，有些呢，是不想收，但推辞不得的，那就需要还礼，有些呢，是有求于你的，你再看看能不能收……"
静怡听的认真，恨不能拿一支笔记下来。
此次送礼的，一半儿是心里有鬼的，生怕前段时间避着雍亲王的事儿被记在心里，从此让雍亲王心里厌恶的，另一半儿呢，就是新年节礼。
并不是特别重要，就算是出了差池，胤禛也是能圆回来的那一种。
所以，看静怡有些明白了，胤禛就不打算给她派帮手了，全权让她自己处理，就当是一次锻炼了。
日后元寿长大，娶妻生子什么的，静怡这身份就不是普通的侧福晋了，总不能连相看儿媳，和元寿岳家走动什么的，都得去找人帮忙

吧？

幸而静怡以前是学过管家理事的，她是钮祜禄家唯一的嫡女，没选秀之前，谁也不知道她前程如何，这些个做人媳妇儿必备的功课，她也没敢耽误了。

不过是这么些年没碰过，再加上雍亲王府和钮祜禄府的地位肯定是不一样的，来往人家也不相同，所以静怡才需要再学一次，但也不用和第一次那样费劲儿了。

“这是我收下的礼单，这是退掉的，这是准备的回礼。”等过了正月十五，静怡就将三个册子一字排开放在胤禛跟前，略有些得意：“王爷看看，肯定是一点儿差池都没有的。”

胤禛随手翻看了两下，点头：“确实是挺周全的，等等，这个李四儿，是怎么回事儿？”

“哦，李四儿以佟家媳妇儿的身份送来的年礼，但没有赫舍里氏的印鉴，所以我就给退回去了。”静怡笑着说道，她当然知道现在隆科多那边是李四儿做主的，但她就是不太喜欢李四儿这人，也不愿意来往，正好就借着这个理由，将礼物给退回去了。

做的时候理直气壮的，但现在面对胤禛，静怡就微微有些心虚了：“是不是不能退？”

“也不是。”胤禛沉吟了一下，合上那册子：“无妨，你们女人家的来往，并不牵扯外面的事情。若是李四儿再送赔礼，你收下就是。”

说完看静怡脸上有些不太愿意，皱了皱眉，静怡赶紧说道：“好，我知道了。”

胤禛要头：“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回头找隆科多说一声。”

胤禛这样说，静怡倒是有些尴尬了，她虽然看不惯李四儿这人，但说起来，她连人也都没见过，所有关于李四儿的印象，都是听闻。这样只凭着几句话，就让胤禛为难的事情，换了以前刚进府的时候，她是绝对不敢去做的。

就是现在，因为自己的喜好，就要影响胤禛外面的事情，静怡这会儿也是觉得自己有些太过分了。隆科多这人，可是很有名的，据说胤禛能当上皇上，隆科多是至少占了六成的功劳的。

“对不起，我不该因为自己的喜好就耽误你的事儿。”静怡知错就改，忙道歉，轻轻地晃了晃胤禛的胳膊撒娇：“我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李四儿下次若是送了礼物过来，我定会接下来的。”

李四儿能活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定然不是个傻白甜的，回头指不定她还得想办法安抚一下李四儿才行。至于在现代看的野史中那个被做成人彘的隆科多的嫡妻，她是同情的，但这些同情，比不上胤禛在她心里的地位。

一个是自己日后的仰仗，一个是陌生人，她根本不用衡量就做出了选择。

作者有话要说：　　亲爱的们，儿童节快乐啊，花开要去过节了

～～～～～～～
么么哒，上个月的三更已经结束了，六月的更新是双更，也就是六千字，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今天多的这三千呢，是花开送给大家的儿童节礼物，大家看文愉快啊～～～么么哒，爱你们～～～～你们也爱花开～～～～

☆、第 81 章

到了二月, 俄国人进京, 宫中举行了比较盛大的迎接仪式, 当然，静怡是没资格参加的, 俄国那边带来的女眷也不多。各王府的嫡福晋过去, 就已经算是很给俄国方面面子了。

胤禛倒是带了元寿和安康过去看稀罕，两个孩子虽然不是头一次见外国人，但这么多的外国人一起出现, 还是挺稀罕的，回来兴奋的讲个不停：“穿的衣服上挂着很多的宝石, 他们就不觉得很沉吗？原本腰上还有这么长的武器呢，但是理藩院的大人说, 进宫不能带武器, 他们那边说只是个装饰，没开刃的。后来是十二叔亲自去谈的，他们这才卸下了武器的。”

“女人也长的十分高大，比嫡额娘还要高一头出来呢。”四福晋的个子，在妯娌里面, 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将近一米七, 比福晋还高的，这都快一米八了吧？

“不过穿的很奇怪，都是露着很多的。”元寿伸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我听见很多大人说什么伤风败俗的。”

“那是他们少见多怪，十里不同俗, 人家和咱们都隔着那么远了，风俗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女人的衣服，在他们国家，说不定才是正常的，咱们这样的在她们看来估计还不好看呢。”

静怡笑着说道，元寿顿了顿，点头：“也是，京城和蒙古两边的习俗就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带的首饰也不一样，吃的饭菜也不一样，京城和蒙古还是一个国家的呢。”

晚上胤禛回来，带了一个很古怪的东西，等静怡和两个孩子过去围观了，才介绍说，这就是显微镜了。

这会儿的显微镜，当然不像是后世那样的精密，体积也小一些，配置的东西也少，就一个台子，上面竖着一根铁杆子，铁杆子中间有个圆圈，正好能套进去一个铁桶。

伦理说，静怡是不会用这个东西的。

于是，胤禛就兴致勃勃的给两个儿子讲解：“在这上面放一点儿东西，咱们先放一滴水试试。”

两个小孩儿兴趣也大，一个个的凑过去看，惊叫声不断：“哎呀，这里面好多东西啊，还会动！天哪，那咱们以后还能喝水呢？阿玛，这水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活的还是死的？”

元寿脑袋转的快：“阿玛，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值钱？能用的地

方是不是也很多啊，比如说，破案什么的。这方面的发展，对我们大清，有没有什么好处？”

安康则是纯粹的好玩儿了，一会儿看看水滴，一会儿看看泥土，甚至在静怡的建议下，还撕了点儿白菜叶放在下面观看。若不是静怡阻止，他还想抓一只蚂蚁放进去。

胤禛和元寿说了什么，静怡也没去听，反正教导孩子这种事儿，她只能旁敲侧击，别的方面是插不上手的。

“阿玛，我喜欢这个，这个显微镜能放在咱们府上吗？”安康玩了一会儿，转头问胤禛，胤禛想了想，点头：“好，那元寿想不想要？”

“不想，给弟弟就好了，这个东西看个稀罕就行，我又不打算天天看。”元寿笑着说道，说着话，王嬷嬷就进来回话：“马棚的人来说，红枣糕要生了。”

安康连显微镜也顾不上了，赶忙的拽着元寿去看。

静怡也忙跟上去，最后剩下个胤禛，他对这事儿倒是没多大的兴趣，索性就留在海棠院这边等着静怡他们回来。

“额娘，红枣糕生小马驹得多久？”等了一会儿，元寿问道，静怡也不知道，马棚的人忙过来解释：“快了半个时辰，慢了一个时辰。若是不太顺利，估计就要半天功夫了。”

“什么叫不太顺利？”安康抬头问道，元寿按他脑袋：“笨蛋，就是难产啊，和人生孩子一样嘛，快的话就很快，慢的话就很慢，还很危险。”

安康眨眨眼：“额娘生我们很危险吗？”

“是啊，生孩子是很危险的，所以以后，你们一定要孝顺额娘。”静怡赶紧说道，两个小孩儿使劲点头：“额娘放心，等我们长大了，肯定会孝敬你的。”

“不光是孝敬我，还要孝敬你们阿玛，要不是你们阿玛赚钱养活你们，你们就得跟街上的小乞丐一样，天天吃不饱穿不暖了，还得被人打。”

元寿和安康也学了孝经，两个人就忙保证以后会孝敬长辈。

说着话，红枣糕一使劲儿，小马驹就生出来了。红枣糕还不太能动弹，但也使劲的转头，在小马驹的眼睛上舔了舔，小马驹还太小，几个人看了半天，也就只有红枣糕舔小马驹的画面。

元寿先有些不耐烦：“生完了，咱们可以走了吗？”

安康倒还想看，毕竟，这小马驹以后就是他的了，但静怡笑道：“你们阿玛还在等着呢，不如咱们先回去，先让阿玛给你的小马驹取个名字？”

“不要不要，我自己的小马驹，我要自己取名字。”安康连忙摇头，静怡揉揉他脑袋，也不反对：“也可以，但现在是不是该回去了？”

安康依依不舍，但还是跟着起身，回了海棠院。

“阿玛阿玛，红枣糕生了小马驹，吴公公说，是个小公马，以后长大了肯定是十分英俊的。”

“是一匹白色的马儿哦，阿玛，红枣糕是红色的，为什么小马驹是白色的？”

“阿玛，我想给小马驹取个名字叫白云，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听？”

“我能不能将白云养在我自己的院子里？”

胤禛倒是有耐心，安康问一个问题，胤禛就能回答一声，元寿听着没意思，就找了静怡：“额娘，我想出府。”

“出府做什么？”静怡问道，元寿笑嘻嘻的捏着自己的荷包让静怡看：“额娘给我装点儿银子吧，我没银子了，我和弘晈约好了，要去琉璃厂那边转转。”

“带不带侍卫？”静怡又问道，元寿忙点头：“带，肯定带，额娘就放心吧。”

“天申去不去？要不然，你再去隔壁院子问问，若是天申也想去，就带上天申？”静怡正打算去找银子，忽然想到耿氏，就忙又问道，元寿想了想，也不反对：“好吧，那我等会儿去问问天申。”

想着哥几个出去，吃吃喝喝，再买些东西，二三十两定是不够，静怡索性就拿了张大的银票，足足一百两。塞到元寿的荷包里之后又交代：“可别乱花钱，一笔笔的记清楚了，回头我若是发现你乱花钱，定是让你阿玛将你送到庄子上，让你讨饭过日子。”

元寿笑嘻嘻的凑过来：“额娘，儿子才不会去讨饭吃呢，最不济了还有弘晈他们接济呢，再给几个碎银子吧？这一张大的，不好破开。”

静怡想了想，就点头应了。

等元寿出门，就赶紧找了胤禛商量：“我现在瞧着元寿花钱很是大手大脚，上次带着侍卫们出门，吃一顿饭就要三十两银子！他一个小孩子家家，哪儿用得着那么多？我怕日后，他养成了奢侈的坏习惯，咱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治治他？”

旁边安康听着，眼珠子转转，不去插话。

胤禛问道：“你想怎么治治他？”

“得让他知道赚钱的不容易，这样，将他带到庄子上过几天？干一天活儿给一天的工钱，让他自己拿了工钱买饭吃？”静怡想了一会儿问道，自古两种方法最锻炼人，一种是种地，一种是当兵。

然而她就是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也知道八旗子弟不中用的多，多是拿了银子混日子去的，再者元寿这年纪，去了也锻炼不到哪儿去。

所以，不如先让他去种地。

实在不行还能卖力气，搬砖啊抗包啊，都是活儿，都能干。不过不到关键时候不能用这些，毕竟元寿还正在长个子，累的很了不长了怎么办？

她可不想要个小矬子儿子。
“我回头安排一下。”胤禛想了想说道，马上就是三月了，地里能干的活计可不少。
“还有，咱们……”记得乾隆好像还是个好色的，后院十分混乱？嫡子一个都没……不对，三四个嫡子就活下来一个？这方面也得加强教育才行，然而刚开口忽然才反应过来，元寿也才十岁，说这些还太早了点儿。
“咱们府里有没有合适他练手的庄子？不用地方太大，就二三十亩的。”静怡笑着说道：“让他学着管理一些，看种什么庄稼，收获什么，不说多了，就供一个酒楼的量，你觉得如何？”
民以食为天，这年代，种地还是很重要的，当皇上，就得跟康熙一样，能花费十多年功夫去研究一个稻种。
“先等等，欲速则不达。”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静怡眨眨眼，赶紧点头。养个孩子挺费劲，这三胎的事儿，自己还是往后拖一下吧，元寿这年纪，正是三观要定型的时候，她现在最主要的事儿，还是要盯住了元寿。
“最近，有个叫岳兴阿的，找人疏通，想见见我。”胤禛忽然开口说道，静怡疑惑的看他，不是很明白。
“岳兴阿是隆科多的长子。”胤禛解释道，静怡啊了一声：“赫舍里氏的儿子？李四儿竟然没要了他的命？”李四儿自己也是生有儿女的，按照一般的惯例来说，赫舍里氏都被做成人彘了，那为了永除后患，岳兴阿也应该是活不了的啊。
“他为什么想见你？”静怡好奇的问道，胤禛摇头：“不知道，我并没有见他。”
静怡其实是有些同情岳兴阿的，估计这孩子年纪也不算大，但额娘被困，阿玛不疼爱，日子应该是过的不算好的。
但这事儿，她帮不上什么忙。
“那你打算见吗？”静怡想了一下问道，胤禛侧头看她：“你希望我见还是不见？”
“若是从人情来说，我同情弱者，还是希望你能见一见的，万一能帮得上忙呢？但从理智来说，我是不希望你见的，现在隆科多是九门提督，他对你的帮衬，应该是挺大的。”
静怡很坦率的说道，总觉得这段时间，好像李四儿这个人出现的频率太高了些，不是李四儿本人，就是和李四儿有关的人。
“他这位置，自是十分重要的。”胤禛说道，静怡跟着点头：“那就是还得用着隆科多，既然如此，岳兴阿就不要见了。”
“但岳兴阿也是要见见的。”胤禛又接着说道，静怡正自己点头呢，猛然听见这么一句，有些没反应过来，张着嘴看胤禛：“见见？”
“嗯，日后总会有用的。”胤禛笑道说道，静怡脑袋里转了三圈，也没想到这日后是哪一天，只能摆手：“好吧，你说见就见。”

反正，岳兴阿一个男人，也不会到后院来。

“李四儿这几天该给你下帖子了。”胤禛又说道，静怡更吃惊了：“给我？”顿了顿，一拍手：“为了上次年礼的事儿？这都二月了，我还以为这事儿已经算是过去了呢。”

“你想不想见？”胤禛问道，静怡顿时明白，他问的是上次那事儿，她之前说过并不是很喜欢李四儿的。

“见吧，正好看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人。”这么传奇，长的该有多好。

果然如胤禛所言，不出三天，李四儿就下了拜帖。静怡想了想，就将日子定在了三月初一。福晋之前说，三月三打算去寺庙烧香，她打算跟着去呢。

用完午膳没多久，门房那边就来通报，说是李四儿拿了静怡的回帖上门来拜访。静怡忙让王嬷嬷亲自去迎接，福晋那边并不打算见李四儿，所以人是直接迎到了静怡这边。

“妾身李四儿，见过钮祜禄侧福晋。”人一进门，就直接对着上头的静怡行礼，静怡忙摆手：“不用多礼，请坐吧，王嬷嬷，送些茶水点心过来。”

等李四儿坐下，静怡才看清楚她的长相。

说实话，不是特别的艳丽，和静怡想象中的狐狸精长相是没有一点儿相像的。甚至可以说，李四儿这相貌，只能算是清秀。静怡正疑惑呢，就见李四儿对她笑了一下。

瞬间，静怡自己都想捂胸口，这笑容，实在是……有点儿形容不出来的味道，但真是很勾人，本来略有些平凡的五官，这一笑起来，就好像是忽然活了起来，变成了动人心魄的美貌。

“早听闻侧福晋相貌十分精致，今儿一看果然如此，难怪如此受王爷宠爱。”李四儿笑着说道 ，这语气略有些刁钻，静怡皱了皱眉，自打胤禛被封亲王，她听过的最刻薄的话，大约就是八福晋讽刺她只是一个侧福晋而已。

现在李四儿这话，就是在说她以色侍人了。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我们家爷总是担心我出门会得罪了别人，若是我说的侧福晋不喜欢听，还请见谅。”李四儿又说道，静怡的目光就忍不住冷了冷，这是用隆科多来威胁她呢。

“既然知道自己不会说话，那就要学会不说话。”静怡当年连八福晋都能怼两句，这会儿自然也不会平白受气，隆科多再能耐，他能比得上胤禛？

胤禛现在不过是没人可用，回头若是有了人手，隆科多算是哪根葱？

李四儿大约是被怼习惯了，也并不是很在意，只笑道：“只可惜我这人就是忍不住，不说话能憋死我。侧福晋这性子，倒不像是能受气的，难怪能生两个儿子呢，怕是四福晋都要避着你的锋芒吧？”

“隆科多让你来打听雍亲王的后院的？”静怡皱眉，再次断定，她不喜欢李四儿这样的女人。长相虽好，却是太刻薄了些。和八福晋的刻薄还不一样，八福晋只为人高傲，眼中只看得见胤禩一个。

李四儿则是言行无忌，说话没教养。

“我们爷自然不是让我来打听你们府上后院的事儿的，毕竟谁受宠谁不受宠，和我们爷也没关系，我就是自己好奇一下，侧福晋您不喜欢，那我就不问了。”李四儿照旧笑着说道，看着静怡，忽然就叹口气：“我还以为，你是侧福晋，应当对我有些好感的。”

静怡立马就明白了，李四儿是拢住了隆科多，将赫舍里氏踩在了脚下。所以，就自觉，这天底下当侧福晋的，当妾室的，都应该是羡慕她的。

毕竟，不是正室的，谁不想将嫡福晋给踩下来呢？

“真是不好意思，我非但对你没好感，还觉得你挺恶毒的。”静怡也笑，看着李四儿的目光不太友好，李四儿面上露出些吃惊：“我恶毒？侧福晋，您是道听途说，才觉得我是个恶毒的人吧？其实我这人最是善良了，我若是恶毒，岳兴阿还能活着？”

静怡皱眉，不接这话。

李四儿又笑道：“您啊，一看就知道是没受过苦的。我……”

“不管你有什么苦衷，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恶毒，但你这人，我确实是不太喜欢的。”静怡打断她的话，“你拜帖说，有事儿要说，是什么事儿？”

李四儿也不觉得静怡说的话不好听，脸上笑容半分未变：“并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手头上有一桩生意，若是做的好了，转手就能赚十万两银子，需要三万两的本钱，我自己当然是能掏得起这笔钱的，然而我们家爷惦记着雍亲王，毕竟是舅甥俩嘛，看在孝懿仁皇后的面子上，能帮衬几分，自然是要帮衬几分的。”

“若是侧福晋有意，那咱们对半分，本钱嘛，自然也是要对半出的，侧福晋觉得这生意如何？”李四儿笑着问道，静怡皱了皱眉，这天底下有这么好赚的生意？

“你说的生意，是什么生意？做什么的？”静怡追问道，李四儿看了静怡一眼，忍不住好奇：“有银子赚还不行，还得问问是做什么的？侧福晋这是怕我骗你？放心吧，雍亲王可比我们家爷位高权重，为着这么点儿银子，我可不敢骗你，不划算，你说是不是？”

“到底是什么生意？”静怡皱眉问道，李四儿面上的笑容收了收，沉吟了一下才说道：“是南北两边走货，从东北那边买了人参回来。”

静怡才不信呢，人参那么好买的话，不遍地都是富商了吗？再说，人参这种东西，价钱上真没多大的赚头，多少年份的，什么货色的，基本上出手的时候就是定好了的。你从药柜买可能稍微贵一点儿，但也绝不会有几万两的差价的，连几百两的差价都少见的很。

“你若是不想说，那就不说，不过，我不打算和你抢这点儿蝇头

小利，你既然看好这生意，你自己做去吧。”静怡也不打听了，总觉得这次见李四儿是一次错误的决定。

明明之前胤禛说了，若是不喜欢，也可以不见的。自己还以为能帮得上胤禛，所以抽空见了见呢，结果，还是闹的不好看了，别说是帮忙了，估计这是倒忙吧。

回头李四儿找了隆科多告状，还不知道胤禛要如何应对呢。

静怡略有些心烦，皱了皱眉：“时候不早了，你若是没别的事儿，就先回去吧。”

李四儿有些吃惊：“侧福晋这是在送客？”

静怡点头：“是，我觉得咱们俩话不投机半句多，看来是没有交好必要了。多谢你惦记着，只我没这赚大钱的运气，白费你心思了。”

李四儿有些无奈，但还是笑道：“既然侧福晋做了决定，那我就不打扰了，这次得了侧福晋的茶水招待，下次我请客，还请侧福晋到时候赏脸，我必会备了好茶好点心，款待侧福晋。”

这话有些阴阳怪气的，但静怡也不在乎，只抬手示意了一下，王嬷嬷忙过来，引了李四儿往外面走。

看着李四儿出了院门，静怡才皱眉，这生意，到底是什么生意？李四儿这是自己的主意，还是隆科多的主意？想着，静怡又有些忐忑，她这样将人赶走，不会误了胤禛的事儿吧？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回老家了，老家这边，花开的房间后面是一片树林，夏天房间里会特别凉快，别说空调了，连风扇都用不着。然而，缺点很致命，有树林就有鸟啊，花开又睡眠不好，一晚上就听那鸟儿叫了……真想打鸟。

☆、第 82 章

嘴快一时爽, 过后悔断肠。等李四儿走人, 静怡就越想越觉得忐忑, 生怕自己说耽误了胤禛的事儿。

晚上胤禛一回来，静怡就迫不及待的将今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儿, 最后才战战兢兢的问道：“我这样, 会不会惹恼了李四儿了？”

“你担心什么？”胤禛挑眉，捏了捏静怡的脸颊：“就算是惹恼了李四儿又如何？她难不成还能上门给你难堪？还是找了隆科多来打我一顿出气？”

静怡眨眨眼，没敢说话, 胤禛笑到：“还是你觉得，你家王爷, 就是个没用的人，离开了隆科多就什么都做不了？或者以为你家王爷是个人缘不好的, 除了隆科多, 就再没什么属下了？”

“当然不是。”静怡忙说道，胤禛点头：“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担心的？最严重的，不过是李四儿回去说你坏话，然后隆科多来我这儿

讨个公平, 可这公平, 也得看我的心情, 我若是觉得你没做错，那隆科多来了也得道歉，现在，你明白了？”

静怡赶紧点头：“明白了, 王爷的意思就是让我伺候好了你，你若是开心，这事儿就不算事儿了，可你若是不开心，那我估计就是要遭殃了，对吧？”

胤禛愣了一下，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伺候我？”

“我帮王爷揉肩膀？”静怡一边说着，一边赶紧抬手，这儿揉揉那儿捏捏的，顺便照顾一下胳膊和脑袋，胤禛点头：“手法越来越成熟了，不过，只这么两下子，我可不觉得和往日里有什么不一样。”

静怡眨眨眼：“那我帮你泡茶？”

“大晚上的，不喝茶，你以前不是经常这样说吗？”胤禛以前确实是挺喜欢喝茶的，但自从静怡胆子变大了些，就开始天天念叨，晚上不喝茶什么的，吃过晚饭，就绝不许海棠院再出现茶水了。

一开始胤禛是有些不习惯的，但现在，也已经习惯了。

“那我给你唱曲儿？”静怡又问道，胤禛摇头：“不要，最近没什么新曲子，你会唱的，我都已经听过了。”

静怡顶着胤禛的视线，明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可她就是不往那边说。

这男人，以前还真当他是天下第一的君子呢，没想到，也是如此不要脸。

“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胤禛笑着问道，静怡赶忙摆手，不用想她都知道所谓的提醒是什么，还是有些垂死挣扎：“要不然，我帮你做一件衣服？”

“说起来这个，你是不是欠着我好几件衣服呢？”胤禛挑眉，静怡干笑，“那个，我知道，我还没忘记呢，等明天有空了，我就立马开始做。”

“等你先将你的欠债给还上来再说。”胤禛笑道，静怡实在是没办法，一闭眼，凑过去亲两口：“天色已晚，好夫君，咱们是不是该安置了？”

胤禛眼里带着几分笑意：“我早就想安置了，只是你一直不提起来，我也只好陪着你再坐会儿了。那咱们，去床上？”

静怡赶紧点头，脸色带着几分桃色，抓着胤禛的衣袖往里面走，走几步再顿住，自己在前面好像不太好，有点儿急不可耐的样子，还是在后面吧。

“我抱你？”胤禛像是能看出来静怡在想什么，笑着问道。不等静怡回答，就一弯腰，将人给抱起来了，静怡也是脑子抽了，忽然说道：“看，我往日里让你多锻炼身体，现在可是派上用场了吧？男人若是连自己的女人也抱不起来，也实在是太无能了些。”

瞧着胤禛那一脸的无语，静怡忙补充：“当然，你还是很能干

的。”

然后，胤禛身体力行的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很能干了。

静怡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就发现胤禛已经去上朝了，立马有些懊恼的在枕头上砸了两下，自己明明是想问明白李四儿说的那个买卖的，这下好了，又得等晚上了。

“侧福晋，今儿不是打算去给福晋请安的吗？”王嬷嬷探头进来问道，静怡从枕头下面拽出来个怀表看了看时间，她去年还打算开个怀表作坊呢，所以这东西，她肯定要先买一个自己来用。

深感觉以前的自己有些脑子不灵光，看沙漏不习惯，居然也没想起来还有怀表这种神物。

说起来，她现在也有钱了，是不是要买个座钟放在屋子里呢？也免得总是要摸怀表出来了。

梳妆打扮好，静怡就往石榴院去了。今儿她倒是头一个来的，福晋也正好奇昨儿李四儿那事儿呢，就笑着问道：“这李四儿长的如何？可是三头六臂？”

福晋这地位，李四儿肯定是巴结不上的，福晋也从不掩饰对李四儿这一种人的不喜欢，所以，别看李四儿在京城贵妇中闻名已久，但福晋还真是没见过。

“三头六臂倒不至于，就是一笑起来，挺让人惊艳的。”静怡笑着说道：“我原先对她还有些好奇，想着能拿捏一个爷儿们好些年的女人，不说是温柔似水吧，也应该是会看眼色的，倒没想到，这个李四儿，竟是个混不吝的，说话没个章法，我听了几句就游戏诶恼，也没多留，让人送了客，日后我是再不打算见了。”

“说话没章法？”福晋有些吃惊：“不至于吧？听说是个会赚钱的，隆科多现在自己买了个大宅子，要和兄弟们分家呢。对外也说了，是李四儿自己赚的钱，他倒是有脸说，花着自家女人的钱，也怪好意思的。”

静怡忍不住笑道：“就说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了，李四儿也不像是个伏低做小的。”

说着话，李氏就进来了，行了礼就问了明天去礼佛的事儿：“我想着给弘昐弘昀他们点个长明灯，以前不知道有这事儿，现在我想问问，看点个要多少银子。”

福晋顿了顿，点头：“你若是愿意，那就去问问。”

长明灯的说法就是谁点的，日后这死者投胎，还会根据长明灯的提点，再和这点灯人重续缘分。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或者是友情，都可以。

福晋却是没给弘晖点，生在皇家太辛苦了些，她宁愿下辈子，弘晖能投胎到普通人家，想读书就读书，想玩耍就玩耍，不求他有出息，只求他开心快乐。

说着话，年氏也过来，她也是想跟着去上香的，小格格的身子一

直有些虚，晚上稍微冷些就能发烧，所以想求个平安符回来。她自己也抄写了佛经，正好明儿散出去，也给小格格祈福了。

耿氏也去，武氏不想去，宋氏也不想去，于是，去的人加起来就是五个了。

三辆马车，福晋单独一辆，李氏和年氏一辆，静怡和耿氏一辆。

耿氏一上车就念叨起来天申："现在是越来越不好管了，昨儿我说，咱们要去寺庙一天，晚上大抵是不回来了，让他自己做功课，他那表情，我一看就知道，今儿这功课大约是做不完了。"

"反正挨打的是他自己。"耿氏叹口气，又问道，"前两天他们兄弟去逛街，天申说买的小礼物都是元寿指点的，我先替天申说声谢谢，若不是元寿提醒，他也不会这么周全。"

"倒不用对我说谢谢，我可什么都没做。"静怡笑着说道："该元寿自己的功劳，我是不去占的，你回头自谢了元寿就行。"

耿氏笑着点头，又说道："姐姐这教导方法，可真是不一般，我瞧着元寿阿哥，可要比同岁的小阿哥们懂事儿多了。我能不能求姐姐指点两招？"

"我就是将元寿当成大人，有什么事情，但凡和他有关系的，都要和他自己商量。"静怡笑着说道，耿氏想了一会儿，一拍手："难怪呢，我瞧着就觉得元寿阿哥很是成熟的样子，那下次我也这样对待天申。"

静怡笑了笑没说话，耿氏嘴巴不闲着，一会儿说说天申，一会儿说说胭脂水粉，又说年氏的首饰："看着就十分的精致，也不知道是哪家买的，回头问问年姐姐，我也想去买两支簪子，很久没换首饰了，说起来，弘时是不是该迎侧福晋进门了？"

"李姐姐自有打算吧。"静怡没打算多说，就岔开了话题："今年春天多是穿着这种葱绿色的裙子，瞧着大街上的小姑娘，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我想着回头也做一身这样的裙子，搭配个什么样子的上衣比较好看呢？"

"嫩黄色的，显得人年轻，也看着皮肤白嫩。"耿氏忙说道，静怡想了想，点头："也是不错，你要不要做一身？"

说着闲话，一行人就到了法华寺。往日里福晋来上香，都是来的这边，也算是常客了，门口的小沙弥也认识他们府上的马车了，不等马车停下，就一转身跑回寺里去了。

那小沙弥长的白白嫩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福晋看着心里很是喜欢，就笑道："这孩子叫明智，是个弃儿，被法华寺的和尚收养了，人也是很聪明的，只可惜了这身世。"

李氏在一边笑道："日后若是有出息了，总是能还俗的。"

福晋摇摇头，却没多说。被收养的小和尚，还俗的少的很，十个里面能有一个就不错了。

没多久那小沙弥就又跑回来了，脸红红的给众人行礼，笑着说

道："方丈大师请你们进去呢，问方丈大师还问问福晋，今儿要不要先关了山门？"

福晋摆摆手："不用了，我们各自有事儿，只我自己去拜访大师。"

小沙弥忙双手合十念了声佛，带了她们往里面走。静怡就是来还愿的，当初文浩出征的时候，她拜佛求了平安，去年文浩平安归来，她没来得及还愿，就拖到了这会儿。

李氏去点长明灯，年氏去散佛经，求平安符，福晋是为弘晖念往生经，耿氏想了想，就跟上了年氏。

众人各自散开，只约定了中午在客院里见。

还愿还是比较简单的，静怡很是虔诚的拜了佛之后，往功德箱里面塞上银票，然后再听大师讲经，这就算是完成了。

正好是中午，也就没到处去转悠了，直接到客院那边等着福晋她们。

"难得出门一趟，下午在周边走走看看，法华寺的桃树林是很有名的，这会儿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呢。"李氏点了长明灯，心情好转不少，进了门就笑道："正好折两枝，回去养在花瓶里。"

年氏不认同："桃花在树上开的好好的，你何必折两枝下来呢？咱们只看看，欣赏到了这风景就好了，折下来没两天就死了，不划算。"

李氏轻哼了一声："就你心善！别人都是恶人。"

年氏脸色微红，有些尴尬："我不是这个意思……"

"年妹妹，你不是画画很好吗？倒不如下午好好欣赏一番，等回去了，画一张画儿出来，日后就是不来法华寺，也能时常欣赏一番了。"静怡笑着提议，年氏也知道静怡是为她打圆场，就点头："这个主意好，我下午定会多留意一些的。"

说着话，福晋也回来了，一众人吃了午膳，歇了午觉，这才起身往后山去。

"倒是巧了，钮祜禄侧福晋，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可见咱们之间有缘分。"刚到了后山，静怡乍一看见那遍山的桃花，正想感叹两句，就听见身后传来话音。

一转头，就见李四儿正笑着走过来。静怡立马就觉得自己的头有点儿疼，这根本不是什么缘分，就是运气不好！

想着静怡就略有几分警惕了，也实在是太凑巧了些，到底只是个意外，还是李四儿特意找过来的呢？可李四儿那脾气，不像是受了委屈还能回头来找不自在的啊。

"这几位，钮祜禄侧福晋就不介绍一下吗？"李四儿笑着问道，静怡皱了皱眉，先靠到福晋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这就是李四儿了。"

福晋上下打量了一下，笑道："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呢，这相貌，单看也确实是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福晋声音不大，但也没特意压低，李四儿还是能听见的。脸上的笑容就收了收，似笑非笑的看静怡，静怡皱了皱眉，继续说道：“这是我们福晋，你可是有事儿？”

言下之意就是没事儿就滚蛋吧，李四儿的脸皮却是比静怡想的厚多了，赶忙笑着行礼：“原来是王妃娘娘啊，听说雍亲王王妃是个贤良淑德，端庄大度的，早就想见见了，却不想竟是直到今天才有这缘分，给王妃娘娘行礼了，王妃娘娘安康。”

福晋扫了她一眼，并不接话，转身走了。

李四儿大约也是没想到福晋这动作，有些愣。但马上就又反应过来了，追了两步笑道：“王妃娘娘，奴才还想和您说两句话呢，昨儿奴才找钮祜禄侧福晋谈了个生意，不过钮祜禄侧福晋胆子小，一本万利的生意，她竟是不敢沾手……”

福晋转头吩咐身边的嬷嬷：“将人赶走，这好好的桃花，沾了铜臭味道，看着也失色几分，快些赶走。”

嬷嬷忙应了一声，转头去拦李四儿，李四儿微微有些吃惊，但眼看四福晋转身走远，也只能是叹口气，不敢在往前跟着去了。

静怡则是更好奇了，很明显李四儿今儿这一出，就是想将这生意和福晋做起来。到底是什么生意呢？她非得要扒着雍亲王府吗？就不能换个人试试？

“福晋，咱们的行程……”静怡想了一会儿，凑过去问道，她现下十分确定，李四儿这估计不是巧合，十有□□，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福晋微微皱眉，沉默了一下说道：“这事儿我知道了，咱们回去再说。”

有了李四儿这事儿，就是欣赏桃花也没尽兴。本来按照福晋的意思，是今天晚上宿在法华寺的，明儿早上听了经，下午再回去。可现在，福晋临时决定，现在就要回府了。

李氏有些不太愿意，她明儿还得点灯呢，今儿就光是说定了这事儿，这灯还得一天才能准备出来。

“那李妹妹自己在这儿等着？”福晋问道，李氏想了想，就点头应了：“也好，我自己留下来等一天，马车福晋也先带回去，明儿再叫了人来接我就是。”

剩下的都还是要回去的。

到了王府，胤禛还没回来。静怡虽然着急，想第一时间知道这内情，但也知道，福晋那边还有疑问呢，就只好是耐心等着了。福晋这边问完了，说不定就轮到她了。

然而这一等就是三天，胤禛头天回来确实是到石榴院走了一趟，但到底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福晋也是半句没透漏。

接下来的两天，胤禛就是一直在前院忙着呢，静怡也没胆子去打扰，就只好是等着了。幸好她耐心算是不错的，一边等，还一边很有闲情的给胤禛做了一身衣服。

等胤禛回来，就受到了静怡前所未有的热情的欢迎："要不要先换衣服？喝口水吧，肚子饿不饿？先吃两口点心？我给你捶捶背？要不要洗头发？我亲自帮你洗？"

胤禛拽住她："说吧，今儿是有什么事情求我？"

"没什么事儿就不能伺候你了吗？"静怡问道，胤禛挑眉，这女人，他还能不知道吗？那是能偷懒的时候就偷懒的，从进府开始，就只做自己应该做的，多的一件儿都不会沾手。

"不说可就没机会了啊。"胤禛直接说道，静怡赶忙谄媚的笑："那什么，我就想问问，李四儿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生意啊，为什么就非得找咱们家的人？"

"你倒是问到了点子上。"胤禛笑着拉了她坐下，不让她瞎忙活了："这生意确实是一本万利的，而且呢，还能用来控制人。依照李四儿的想法，我应该是很需要这东西的。"

静怡眨眨眼，看着胤禛脸上讥讽的笑容，一本万利，又能控制人。

"福~寿~膏！"静怡一拍手，低声喝道："这李四儿好大的胆子，连这个都敢沾，那隆科多知道这事儿吗？"

胤禛笑了两声，捏静怡的脸颊："你倒是越发的聪明了。"

静怡有些无语，难不成她以前就很蠢笨吗？

"隆科多是知道的，对吧？"静怡猜测的问道，胤禛点头："他是知道的，所以李四儿才敢上门来找你和福晋，这事儿，你不用操心了，以后也不用担心会再撞见李四儿了。"

"那李四儿是从哪儿进的货？"静怡皱眉："这害人的东西，你不打算一锅端吗？"

"自然是要一锅端的。"胤禛点头，又摆摆手："不过，剩下的，你就不用过问了。这事儿，还牵扯到西洋人，不是好查的。"

顿了顿，又说道："俄国大使这次前来，也有要求通商，并要求大清建立商事法庭，在京城建立东正教堂，还要在京城设立俄国总领事馆，原本汗阿玛也有些意动的，不过，现下看来，事情得往后拖一拖了。"

"和俄国有关系？不是英吉利？"静怡有些吃惊，说到鸦片，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英法两国，这会儿完全就是没过脑子，直接就问出来了，然后就见胤禛脸上有些惊讶："英吉利？怎么会想到是英吉利？"

静怡顿时语塞，但又不敢不回答，赶紧笑道："胡乱猜测的，恍惚听谁说过，英吉利那边很多种植虞美人的，就是那么随便听了一两句，并不知道真假。"

心里拼命的回想了一下地理，却没想起来英国有没有著名的毒~品产地。只好再心虚的补充一句："或者是法兰西？反正是三个字，我也没太记着，毕竟距离咱们大清这么远，和咱们也没关系，但若是有官员参与的话，怕就是所谋甚大了，这事儿你可不能轻易放过才

是。”

胤禛点头，面色也带了几分严肃：“隆科多一人，怕是做不成这事儿，我回头会好好查查的。”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照旧没去健身房，理由是天气太热了。

☆、第 83 章

胤禛怎么查的这事儿, 静怡是不太清楚的, 她只知道, 隆科多很快就从九门提督的位置上下来了，换上去的是十四。静怡对此是有些吃惊的, 她现在也知道九门提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了。

这样说吧, 要是哪天康熙没了，没来得及写下传位的圣旨，胤禛想要顺利继位, 那么首先就要有九门提督的支持，然后是京畿大营的坐镇。

皇宫的侍卫, 也很重要，这个是属于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的, 这个通常情况下是兼职。最出名的两个代表就是索额图和明珠, 但这两个现在都成灰了。在隆科多还是九门提督的时候，这个位置，是鄂伦岱的。

鄂伦岱是谁呢，隆科多的堂兄。佟国纲死的早，并且活着的时候, 也很是不待见这个嫡子, 所以鄂伦岱几乎是在佟国维府上长大的, 和隆科多的感情也很是要好。

鄂伦岱的亲生弟弟，庶子，有一个叫法海，是十四的先生。

原先佟家并不是很看好胤禛, 但也没能放弃胤禛，所以佟国维这边，是分成了两派的。一个就是隆科多，他是支持的胤禛，剩下的则是支持胤禩。

现下胤禩已经没了希望，所以隆科多几乎是完全掌握了佟国维这一支的话语权。

可现在胤禛不愿意用隆科多了，并且打算让十四顶替上去。鄂伦岱一时之间，就有些不好做决定了。要么，他继续和隆科多狼狈为奸，不惜去得罪胤禛，要么，他暂且放开隆科多，先抱好了胤禛这个粗大腿。

胤禛也不着急，反正佟家这几个兄弟，也并非是全都一条心的。

时间到了七月，康熙忽然说要打猎。静怡猛然听胤禛说这事儿，还有些不敢相信，康熙今年都五十多了！老年人，要不要这么拼了？明明这两年连蒙古也不怎么去了，怎么就忽然想到了去打猎？

“你也去？”静怡问道，胤禛点头：“嗯，弘时和元寿，天申，都要去。”至于安康，年纪还小，就不用去了。

“女眷要带吗？”静怡又问道，胤禛点头：“能带一个，你可是要去？”

静怡想了想，点头：“倒是有些想去。”毕竟，只胤禛一个人，怕是照顾不来三个儿子，她跟着去，至少能帮忙照看一下元寿。

胤禛正打算说话，却听王嬷嬷说道："王爷，侧福晋，福晋那边的大丫鬟来说，福晋有事儿请王爷过去。"

"你先等等，我用晚膳的时候再过来。"胤禛转头对静怡说道，静怡点头："好，你快些去吧，说不定福晋找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胤禛起身出门，静怡托着腮帮子开始盘算，要去打猎啊，带点儿什么过去呢？还得将安康糊弄过去，毕竟，自己和胤禛带着元寿出门，就只剩下他一个在府里，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盘算了一会儿，静怡又开始想晚上的菜单，七月的天气虽然不是那么热了，但也不算好过，总觉得空气还有些闷，静怡也有些没胃口，要不然，让厨房准备些凉菜？

看样子晚上说不定会下雨，静怡摸了摸下巴，叫了王嬷嬷来叮嘱："等会儿到元寿和安康他们那边吩咐一声，若是下雨了，可得准备稍微厚一点儿的衣服了，晚上也得照看的精心些，免得着凉了。"

王嬷嬷点头应下，正说着话，就见小鱼急匆匆的进门："侧福晋，不好了，王爷刚才不是去了福晋那边吗？好像是吵架了，这会儿王爷气冲冲的往前院去了。"

静怡有些吃惊："吵架了？"

小鱼点头："是，奴婢只打听到，王爷好像说福晋操心太多什么的。"

操心太多？福晋是嫡妻，这整个王府都是她在操心，胤禛也向来不是个宠妾灭妻的，有什么事儿，能他说福晋是操心太多呢？福晋关心了不应该关心的事儿？朝堂上的？

"那王爷晚上还会过来吗？"王嬷嬷小心翼翼的问道，静怡摇头，她也不知道。

"还是让厨房准备着吧，王爷向来说话算数，应当是会过来的，小鱼，你仔细打听一下，看福晋那边，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这两天可有什么人来拜访福晋，或者，福晋是不是出门去了？"

小鱼忙应了一声，出门去打听消息去了。

胤禛晚上确实是过来了，但脸色明显是看着有些不太好。静怡也不敢问，就绞尽了脑汁的给胤禛说笑话逗弄他开心："前两天我收拾房间，发现了安康小时候的涂鸦，你要不要看看？现在看着还觉得好笑呢，不会画人儿，就画了柱子代替，长的跟个树桩一样。"

胤禛点头应道："小孩子嘛，能画成那个样子，已经是很不错了。对了，你上次说，要找会做钟表的师傅，我给你找来几个人，就放在庄子上，什么时候你得空了，咱们去看看？"

静怡大喜，提出这事儿都快两年了，她原先还以为胤禛已经忘记了，还想着是不是等元寿长大了，将这事儿交给元寿办呢，没想到今儿倒是有惊喜。

"是咱们大清的人，还是西洋人？"静怡忙问道，胤禛微微笑了一

下："是咱们大清的人，是汉人，以前家里有钱，出于好奇，买了这东西拆卸，后来家道中落，就找了个修钟表的活计干着。"

以前研究过，现在练习过，应该是有水平的。

"这种人比较难找，你既是打算开作坊，这做钟表的人，首先就是要一个忠心。"胤禛又说道，静怡忙点头："我知道的，我会弄个契书，到时候你帮我看看。"

胤禛有些诧异："契书？直接签了卖身契不就行了吗？"

静怡嘴角抽了抽，看吧，这就是三观的不同，说到忠心，他率先想到的就是卖身契，她先想到的就是合同书。

"不用不用，卖身契这东西不一定能困得住人心，但利益是肯定能的。"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冲胤禛眨眼："这事儿你不许插手，嗯，看在你帮我找到了工匠师傅的份儿上，我以后赚钱了，分你四成。"

胤禛忍不住挑眉："你的东西，还不都是我的？"

静怡有些无语，但想了想，好像还真是这个道理，索性就不搭理胤禛了。

第二天一早，静怡刚起床，小鱼就过来伺候她熟悉，顺便小声的说自己昨天打听到的消息："福晋说，给王爷准备了两个丫鬟，让王爷放在书房伺候着，王爷就不高兴了，是福晋是在添乱，然后两个人就争吵了几句。"

静怡有些惊讶的张大嘴："福晋真是说让去书房伺候着？"

前年武氏确实是说了福晋身边新来了几个漂亮丫鬟的事情，只是后来皇太后过世，要守孝，这事儿就连个水花也没打起来就直接消停了。

那丫鬟，静怡还是见过的，长的确实是漂亮。没想到都这么久了，福晋竟是没死心啊。

"好了，先别说了，也该去给福晋请安了。"静怡摆摆手，示意小鱼停下，小鱼忙将簪子给静怡插上去："好了，侧福晋，头发弄好了。"

顿了顿又问道："昨天晚上下雨来着，天气有些冷了，穿这件水蓝色的衣服吧？"

静怡点头应了下来，换好了衣服，就带了小鱼和小舟去石榴院。

福晋还没收拾好，静怡就坐在外面等着。有丫鬟来上茶，静怡还特意打量了一下。是她之前见过的，也是福晋院子里最漂亮的那个丫鬟。以往也是送茶水的，静怡只当福晋是想看看美人儿，毕竟，有这么个好看的人端茶送水，也是件儿赏心悦目的好事儿。

现下想想，这端茶可真是个好差事。

静怡又有些想叹气，她之前还以为，她和福晋之间，因为元寿伴读起的裂隙，这两年已经填补好了呢，却没想到，福晋竟是一刻都没忘记，看着对元寿和天申还是一如既往，却也没放弃再找人生个孩子的打算。

想想也是，福晋总不能将娘家给丢在一边。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纷争。她不放弃，福晋也不可能放弃，那就只能是各凭本事了。

等人都来齐了，福晋才扶着嬷嬷的手出来，大约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眼睛下面略有些浮肿。说了几句闲话，就忽然提起胤禛之前说的，要去打猎的事儿了。

“本来我想亲自去的，一来照顾王爷，二来也照看一下孩子，可这府里，我也不能丢下不管，所以我思来想去，还是要劳动一下妹妹们了。”

福晋垂下眼帘，抿了一口茶水，才继续说道：“李妹妹这些年不怎么喜欢东奔西跑，再者，打猎到底是杀生的事儿，李妹妹念佛，就不要去了。”

李氏忙点头：“多谢福晋体谅，弘时年纪也不小了，我也不想总将他拴在眼前，所以我就不去了。”

“安康也不去，他年纪小，还得让人照顾呢，钮祜禄妹妹正好留在府里照看安康，也不用去了。”福晋笑着说到，不等静怡说话，就又看年氏：“不如年妹妹跟着去一趟，若是年妹妹不放心小格格，就将小格格送到我这儿来，说起来，我这辈子，也没养个小格格，正是稀罕闺女呢，年妹妹可放心将小格格交给我？”

年氏犹豫了一下，脸上挂了笑容：“姐姐亲自照顾小格格，我自然是十分放心的。姐姐也尽管放心，我定会照顾好王爷的，让王爷什么样子出门的，什么样子回来。”

福晋笑着点头：“我放心你，那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年妹妹收拾一下东西，王爷可是说了，后天就要出发了呢。”

这决定速度，简直是让静怡反应不过来。

“福晋，我……”静怡忙开口，昨儿胤禛可是答应了她，会带着她去的，怎么现在福晋就另外做了决定呢？

“钮祜禄妹妹对我的决定不满意？”福晋脸色微微沉了沉，静怡忙笑道：“自然不是，只是，这伺候王爷的人，是不是得王爷自己说了算呢？”

“男人嘛，只要顾好外面的事情就行了，这内宅的事情，男人哪儿能自己插手？谁家也没有这样的规矩。”福晋神色带了几分严厉的说道，这年代，侍寝这种事情，确实是福晋安排的。甚至详细到谁是哪一天之类的，甚至连当皇帝的，宠幸了妃嫔之后，都得是拿过去让皇后盖印。

静怡就是有再多的话，这会儿也不敢开口了。

等出了石榴院，武氏急走了几步追上静怡：“福晋今儿，好像是看你不怎么顺眼啊，怎么回事儿？”

不等静怡说话就又说道：“我昨天听说王爷和福晋吵架了，和你有关系？”

静怡忙摇头，她可不能担这样的名声，传出去就死定了。轻轻在武氏手背上拍了一下：“可别害我，福晋昨儿不知道做了什么惹怒了王爷，王爷也没和我说。”

武氏半信半疑，静怡却不再说了，只叹口气：“这事儿，可不好办了。”

总不能撺掇着胤禛去和福晋对着干吧，她说不定还得劝解胤禛答应这事儿呢，太窝囊了点儿。可她能怎么办？让胤禛带她去不是什么难事儿，难的就是这事儿传出去，对她的名声肯定不好。

福晋现在站的位置，是道德制高点，她暂时还不能和福晋彻底站到对立面去。

既不能背上挑拨离间的名声，也不能背上狐媚邀宠的名声，这么算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福晋说的来办。

可静怡偏偏有些不甘心，心里也有些不舒坦。明明胤禛已经答应了的，明明自己都开始盘算带什么去好了，可这一切，都被打乱了。

最关键的是，这打猎一去就是小半个月，只年氏单独和胤禛相处，她一想到这些，就满心不高兴。猛然意识到这个念头，静怡赶紧使劲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把，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呢？

不是早就和自己说过了吗？感情这东西，她碰不起。地位不相同，她能动心，却不能去干涉。

“钮祜禄姐姐？”正在心里调节自己的情绪，就听见身后传来声音，扭头就见耿氏追过来：“不开心？”

静怡伸手摸摸脸颊：“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耿氏点头：“确实是有些明显。是不是因为福晋之前说的事情？跟着王爷去打猎的事儿？其实，说起来，我倒是盼着姐姐能去呢，毕竟，年姐姐年幼，我担心她照顾不好天申他们。”

见静怡面色没多大变化，耿氏强调道：“但姐姐就不一样了，姐姐生养了两个小阿哥，照顾阿哥这方面，可是比年姐姐强多了，若是王爷从这方面考虑，定会让姐姐跟去的。”

静怡有些惊讶，没想到耿氏竟然会给她出主意，她自己就没想着去？

“我倒是也想去，只是，这事儿定是轮不到我的，与其让别人去，倒不如让姐姐你去。”看出静怡脸上的意思，耿氏就笑道：“只求姐姐多照看些天申。”

静怡只笑了笑，她已经决定了，这次就不和年氏争了，不就是一次打猎吗？等胤禛回来，自己再从别的方面找补回来。

这事儿，也不能让胤禛为难。一方面是嫡妻和爱女的额娘，一方面是儿子的额娘，他真不好选。索性，自己就别让他去选了。

“没事儿，年妹妹虽然不会照顾小阿哥，但跟着那么多的嬷嬷和太监呢，又有王爷在，倒是不用太担心了，再说了，男孩子嘛，吃点儿哭受点儿罪，也没什么坏处。”静怡笑着说道，不去看耿氏惊讶的

面孔，摆摆手：“我也到了，妹妹快些回去吧，这太阳也快大了，天儿还是有些热的，妹妹可别晒着了。”

不等耿氏说什么，静怡就径直进去了。

胤禛是午膳前回来的，一进府就被福晋请过去了。虽说昨天有争吵，但胤禛还是给了福晋面子。

可再从石榴院出来，胤禛的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甚至都没遮掩，也没给福晋留面子，出了石榴园就直奔海棠院来了。以往他可不会这样，但凡和福晋吵架，他都是要先到前院呆一会儿的。

“心情不好？”静怡见他气冲冲的进门，忙给他倒茶，顺手在他胸口抚几下：“可别生气啊，生气伤身的，不管什么事儿，犯不着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胤禛一口茶灌下去，转头看静怡：“福晋说的，你也是知道的？你放心就是了……”

“王爷。”静怡打断他的话：“福晋既然决定了，那我就不去了，我留在府里照看安康，安康这年纪，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呢，他早盼着去打猎了，若是知道你不带他，定是会不高兴的，说不定会干出来点儿什么蠢事儿，这府里，也就我能制住他了。”

“王爷，我知道您心里有我就好了。”静怡臭不要脸的说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过是小半个月，很快就过去的，我在府里给王爷准备洗尘宴。”

胤禛就是心情不好，这会儿也忍不住笑道：“倒是脸皮厚，再者，那诗是那么用的吗？可别胡乱说话，以免被人笑话。洗尘宴也用不上，你顾好你自己就是了。”

顿了顿，到底还是有些不高兴：“你放心，等日后有了机会，爷只带你和元寿安康出门，咱们到庄子上住两天。”

静怡愣了愣，忍不住露出个大大的笑容，原本她就是这么打算的啊，没想到胤禛自己提出来了，倒是省的她费心思了。脸上的高兴也懒得遮掩，忙不迭的点头：“好，那咱们可说好了啊，要去庄子上住两天，正好呢，你之前不还好奇说的那个赚钱的点子吗？我已经让人布置好了！咱们可以去试试。”

胤禛点头，看她半点儿阴霾和委屈都没有的神色，心里也跟着舒坦了些。但随即就皱了皱眉，福晋这表现，可是有点儿着急了，有失她往日里的水准。

看来，还是要敲打一下才好，也免得她一错再错。

这王府的后院，确实是她做主不假。可整个王府，却是他做主的，这整个王府的意思，也就是前院加后院。

等元寿和安康回来，静怡也和他们说了去打猎的事情，意料中的，安康有些不愿意了：“为什么不让我去啊？我年纪不小了，我都自己住了，我今年已经七岁了！”

“七岁也还是孩子，你在家陪着额娘不好吗？你看额娘都不能

去。”静怡开始装可怜：“你舍得让额娘一个人在家等着你们吗？一想到你们自己出去玩耍，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觉得凄凉啊。”

安康是个善良的小孩子，就有些犹豫了。元寿忙说道：“对啊，不能让额娘一个人在家，不如这样好了，这次呢，就我和阿玛去，等下次了，你和阿玛去，我留在府里陪着额娘好不好？”

“阿玛回来给你带礼物。”胤禛也说道，安康嘟着嘴，都快想哭，到底还是孩子呢，大家都去玩儿，连三哥弘时都要去，他却不能去，怎么可能会不委屈？

“额娘带你去逛街？让你去郭罗玛法家住两天？”静怡开条件，安康确定自己是真的不能跟着去了，就想了想，选择了第二项：“去郭罗玛法家。”

逛街有什么好玩的啊，都腻烦了，暂且不想去。

安抚好了小儿子，静怡就赶紧的打发这兄弟两个去做功课了，自己则是唠唠叨叨的开始给胤禛收拾行李：“山里肯定冷，你多穿两件衣服，披风要带，早上晚上还是能用得上的，多照看元寿一些，他早就盼着去打猎了，你别让他胡乱撒欢……”

胤禛笑着点头，看她忙碌，心里就是一片柔软和安稳。

“等我回来。”看静怡从身边经过，胤禛伸手捏了捏她手心，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要记得给我带礼物啊，不过你也要注意安全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

胤禛认真的点头，他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定是要活着才有以后的。

☆、第 84 章

“阿玛, 我看见前面有一只鹿, 我和五弟到前面去。”等康熙说完了话, 众人散开，元寿就兴冲冲的来找胤禛, 今儿是头一天, 家世比较出众的八旗子弟们，是有一场比赛的。

胤禛属于年纪大的，元寿和天申属于年纪小的, 整个雍亲王府，也就弘时一个人凑凑数, 能过去参加一下比赛。但他年纪也不算大，不到十六, 还没成亲, 所以若是能多打一些猎物回来，那自然是很好的，若是没能打到，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所以，胤禛很是放松的让侍卫跟着弘时走了, 他则是留下来照看天申和元寿, 省的这两个小崽子玩疯了, 自己带着侍卫往里面走。他们要是脾气上来，侍卫们也是拦不住的。

这不，胤禛才刚过来，元寿就开始提要求了：“我和安康说了, 要给他带礼物呢，要是能亲自抓一头小鹿就好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打猎的头一天的第一箭，应当是康熙射出来的，最好还是射一头鹿。但康熙年老，手也有些发抖了，所以今年就

取消了这第一箭。现在是各凭本事，谁抓到了猎物就是谁的，鹿这种东西，也包括在内。

元寿聪明，自然是能看出自家阿玛的追求和现在的地位的，既然大家都能争，他肯定也想为阿玛争口气啊。倒是胤禛自己，因为不下场，也不好和子侄辈的人去争夺。

“要是能抓到，咱们养到庄子上去。”元寿笑嘻嘻的说道，胤禛也知道是关不住他们的，大家都在外面打猎，就他们被关着，肯定不愿意啊。

“嗯，带好了侍卫，我也跟着。”胤禛点头应道，元寿为难：“阿玛，你看三伯和五叔他们，都不去的，你也别去了，在这儿和十二叔他们说说话好了。”

开玩笑呢，带着亲爹，那最后就算是打到了猎物，也会被人认为是作弊的啊。

胤禛皱眉，元寿忙撒娇：“阿玛，你还不放心我吗？我保证不会涉险的，带够了侍卫，量力而行，能打到就带回来，打不到也尽早回来，您别担心了好吗？”

天申也跟着撒娇：“是啊是啊，阿玛您别担心我们，我保证，我和四哥会好好的，一点儿事情都不会有的，我们给你争口气！”

胤禛瞪他，天申赶紧做了个鬼脸，元寿：“阿玛，不如咱们分开走，你往那边，我们去这边，您不是还答应给额娘带礼物的吗？总不能送一只兔子吧？”

兔子肉是挺好吃的，可惜今儿打猎打到的，也等不到围猎结束送回府去。这天气，到时候肯定是要发臭的。

“最好是有狐狸啊，对了，我听那拉大人说，真的是有狐狸的。”围场的一大部分猎物，是禁卫军们准备的，有什么没有什么，几乎也能说个差不多。

兄弟俩撒娇半天，胤禛终于松口，于是，兵分两路，胤禛自己往南边，元寿和安康则是往西边。

“今儿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天申，你也加油，不说做个披风了，你好歹给耿额娘做个围领什么的。”元寿笑着说道，天申吊儿郎当的：“不着急，好几天呢，今儿猎不到，咱们还有明天，明天不行，那还有后天，实在是不行，我就攒两三个月的月例，肯定能买一件的，要是买不起，到时候好哥哥，你可得资助我一点儿。”

元寿嘴角抽了抽：“你好意思？”

“我怎么不好意思？咱们兄弟，还分什么你我啊？我额娘可是早就说了，让我将钮祜禄额娘当亲额娘看的。”天申笑嘻嘻的说道，元寿白他一眼：“不行，买来的哪儿能体现自己的孝心？今儿可必须得猎个东西回来才行，就算是一只野鸡也行啊……”

话音未落，就看见一只野鸡扑腾腾的飞过去，估摸着是他们这群人动静太大，将野鸡给惊着了。

元寿眼明手快，弓箭已经拉开了。天申原本也摸着了马鞍上的弓箭，但见元寿动手，他就又给放开了。

胤禛这边是没多少打猎的心思的，不过，也还是留意了周边的情况。万一有什么比较好看的小动物，最好是给活捉了，回去送给静怡和安康。

不过，他倒是怀疑，这些动物到了王府，还能不能有命活着。静怡那性子，可不像是能养活动物的，她倒是喜欢吃肉，鸡鸭鱼肉，来者不拒。兔子不用说，鹿肉也吃过，山珍野味，她没吃过的不多。

“什么声音？”胤禛正骑着马瞎转悠，忽然隐约听见有什么动静，神色立马就有些紧绷，迅速转头问道，苏培盛也骑着马儿跟在旁边，听胤禛问，就侧头听了听。

又是一声传来，胤禛面色就变了变，苏培盛也有些慌张了：“王爷，听着像是猛兽……”普通的猎物，可没有这个动静。

“是西边传来的。”有侍卫犹豫着说道，胤禛立马拽了马缰：“走！”

然而为时已晚，就见有侍卫拎着铜锣，一边敲一边喊：“皇上有令，围场有老虎，通通撤回来！撤回来！”

有不远处的听见动静，已经开始往回撤。康熙所在的位置，是最安全的，也是守卫最为森严的。撤退的地方，自然是在那边。

“王爷，别去！”有侍卫跟在后面喊道，苏培盛也着急啊，他们家两个小阿哥可都在西边呢，万一是没听见这铜锣的声音，没来得及撤退……苏培盛赶紧打住，不能想不吉利的事情。

两个小阿哥向来机灵，在宫里念书的时候可从来没谁能在他们身上占便宜，两个小阿哥也都能护住自己，所以，定会没事儿的。

“王爷！”胤禛骑马飞奔了一刻钟，就被人给拦下：“那边有老虎出没，皇上有令，不许往那边去，尤其是王爷，还请速速回驻地，皇上在驻地等着呢。”

一听说有老虎出现，康熙第一时间就是让人找了几个儿子，听闻胤禛出去打猎，就立马派了侍卫来拦截。不管怎么样，必定要先将胤禛给平平安安的带回去。

“元寿和天申可是回了驻地？”胤禛沉着脸问道，那侍卫不敢撒谎，但也不敢说没回，万一雍亲王不愿意回驻地，他们可就糟糕了。

“王爷别急，两个小阿哥向来机灵，说不定一听见声音，就已经回来了。”苏培盛赶到，忙劝胤禛，事有轻重，人有亲疏，他苏培盛的主子，只胤禛一个人。

“王爷，说不定小阿哥已经回去了，您不如先去看看？”那侍卫机灵，也忙说道：“您可不能涉险，万一错过了小阿哥，岂不是让小阿哥跟着担心？”

又有侍卫说道：“弘时阿哥也回去了，王爷不用担心。”

这边胤禛被拦着，那边元寿和天申却是运气十分不好，兄弟俩背

靠背的站好，身边的侍卫围成一个圆圈将两个人护在里面。马儿早就被吓傻了，刚才半路就想摔掉身上的主人。

元寿和天申毕竟年纪小，撑不住，再者，那老虎一叫，马儿就发傻，腿也软，直接就趴下了，他们索性就弃了马匹。

“咱们到树上去。”元寿沉着脸说道，也是他们倒霉，元寿是认准了要打一只小鹿的，等着回去送给安康。可这一路都没看见，于是就越走越远。

小孩子也是胆子大，又听胤禛说，太大的猎物是没有的。于是，就算是看到了警戒线，两个人也没当回事儿。

然后，元寿就看见了一只小鹿，当即就兴奋的追上去了。这一追就是坏事儿了，直接将老虎给引过来了。

“对，上树。”天申也慌忙点头，推了推元寿：“四哥，你先上去。”

“不行，你是弟弟，我对耿额娘说过会保护你的，你快些上去，别耽误事儿，再说了，你的功夫可是不如我，留下来倒是拖后腿。”元寿冷静的说道，到了这地步，害怕慌张也没用了。

额娘说了，遇到事情，第一重要的就是冷静。因为你越是冷静，你做出来的选择就越是正确，你若是不冷静，一步错步步错，就越来越错。

“别废话！这是命令，你要不听兄长的话吗？”见天申不动，元寿又斥责道。天申眼圈一红，不再说话，转头就在侍卫的掩护下往树底下跑去。

那老虎见有人想跑，长啸了一声，身子一伏，就蹿了过来。那动作迅猛的，头前一个侍卫都没来得及反应，被一爪子拍到脑袋，人哼都没哼一声，白的脑浆，红的血液，就立马洒了一地。

元寿看的胃里翻腾，面色煞白，他到底只是个小孩子，这会儿就有些吓着了，然后，这动作就慢了一拍。再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往树上去了。

那老虎也不急着将拍死的人吃掉，而是优哉游哉的围着他们一行人转圈，视线不离开他们，就好像是在挑选，下一个应该拍死谁。

“咱们和这畜生拼了！”元寿喝道，论速度，他们肯定是跑不过老虎的，眼下他们又不能上树，距离太远了些。所以，只能拼死抵抗了，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活命，若是运气不好，也只怪自己命短了。

“阿哥，您先走，奴才拖住这畜生！”有侍卫在一边喊道，另几个侍卫忙点头：“是啊，阿哥您先走，就去树上等着，皇上那边发现您没回去，定是会让人来找的。”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们。咱们现在，是背水一战，成了，咱们就都好好的活着，若是不成，咱们也是拼过一回了，到了地府也不会后悔。”

元寿是从没想过让那些侍卫们引开老虎，自己逃走的。因为从小，阿玛就是教他，要保护住自己身边的人才行，尤其是忠心的下属，万不能寒了他们的心。

额娘也说过，你自己的性命是性命，别人的性命也是性命，万不能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就要身边的人去定罪的说法。人享受多大的好处，就该付出多大的责任。

这些侍卫效忠与他，他自然也该是要保护这些侍卫们的。再者，他也要为树上的天申着想，若是他这边逃走，用了那些侍卫们当饵，那保护天申的侍卫们该如何去想？会不会心寒之下，将天申给置于危险之中？

只有他自己拼命了，若是有个万一，这些人，也才会愿意拿命来护着天申。

阿玛说了，一个好男人，首先就是要有担当。额娘也说了，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能和自己的属下并肩作战的，而不是躲着别人身后当胆小鬼。

“上！”瞅准时机，元寿喊道，他自己也拎着刀过去。得亏今天身上带了刀，要不然，连个趁手的武器都没有。弓箭不能用，也只能用刀具了。

“四哥小心！”天申在上面看的着急，一边吩咐侍卫们拉弓，一边就想下去，却被另外一个侍卫给拽住衣领拖住了：“五阿哥，咱们不能辜负了四阿哥的好意，你下去了就只能添乱。”

到了这会儿，是能保住一个就保住一个。若是两个都没保住，他们这些人，才是一个都活不了的。

“四哥，后背！”天申继续喊道，元寿想都不想，一刀朝后面砍去。侍卫们也不敢耽搁，拼了命的去保护元寿，也拼了命的去阻拦那老虎。

虽然有苏培盛和侍卫们劝解，但胤禛还是没回帐篷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总觉得有些心慌。

耽误了一刻钟，那边就忽然有人来传消息：“皇上派了人过来，说是元寿阿哥和天申阿哥都还没有回去。”

话刚说完，就有一队侍卫过来，见胤禛在这边，就先过来行礼。胤禛却是着急：“不用行礼，快些进去找人。”

他自己也一马当先，想要进去，却是被鄂伦岱给拽住了：“雍亲王，皇上说了，您不能过去！”

康熙绝不会让胤禛出事儿的，若是必须选择一个，他只会保住胤禛。孙子没了还能再生，若是胤禛出事儿，这大清，说不定都要玩儿完了。

“放开！”胤禛斥道，鄂伦岱摇头：“不行，奴才现在只能听皇上的。王爷，您冷静，您决不能过去。”

“爷说，放开！”胤禛一脸杀气，怒瞪着鄂伦岱：“若是你现在放

开，爷将来还能保住你一命，若是不放开……”

鄂伦岱就有些犹豫了，苏培盛也在一边着急：“爷，您不能去……”

然而没说完，就被胤禛拿弓箭砸了一下，苏培盛揉着额头继续说道：“爷，您真不能过去，您想想三阿哥，定是被吓坏了这会儿，还有小格格，也还等着您回去呢。”

苏培盛越是说，胤禛就越是想到了静怡，临出门时，她说，要平安回来。他也答应了，会将元寿全须全尾的带回去的。

胤禛也不敢耽误了，一刀砸到鄂伦岱的马儿脑袋上，那马儿惊了一下，转身就往一边躲了躲，正好给胤禛腾出来地方，胤禛迅速骑马往西边赶过去。

他到的时候，却是发现，侍卫们围成一圈，空气中全是血腥味儿。

天申在树上瞧见他，一嗓子就嚎出来了：“阿玛！四哥，四哥……”

胤禛脸色煞白，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响，整个人好像都没知觉了。一个时辰前，元寿还在和自己说，要给安康带礼物，要给额娘带礼物。现在……他甚至都不敢往前走，就怕看见了元寿的尸体。

“阿玛！”忽然耳边传来声音，这声音太熟悉了，胤禛凝神一看，就见元寿，浑身是血的站在他面前。

胤禛翻身下来，伸手就抱住元寿：“你没事儿？你还活着？”

“我当然还活着了，阿玛，你看，我和阿良他们打死的。”元寿糊着血的脸上露出个笑容来，那白白的牙齿特别的显眼：“我厉害不厉害？”

胤禛将元寿紧紧揽在怀里，眼眶有些泛红，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有没有哪儿受伤？”平复了一下心情，胤拉开元寿，上下打量，元寿忙摇头，正想说什么，天申也下来了，拽着元寿的手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四哥你没事儿就好，是我没用。呜呜，四哥对不起。”

元寿无奈，伸手揉揉他脑袋：“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儿吗？我还和阿良他们将老虎打死了呢。”

其实他也是有点儿想哭的，打死那老虎，纯属侥幸，眼看着老虎又咬断了一个侍卫的腿，他又惊又怕，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死是不可怕的，但腿要是没了，那就太可怕了。

于是，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和冲动，居然一下子扑过去，将手里的刀给砍下去了。

侍卫们着急保护他，群扑上来，乱刀之下，竟然，还真的将老虎给砍死了。

元寿扑过去的时候没觉得多害怕，等老虎死了，却是开始害怕起来。胤禛按住他脑袋，将人抱起来，低头问天申：“可还能骑马？”

不等天申回答，就叫了侍卫过来：“带了阿哥骑马，受伤的人也带回去，还有……尸体也带走。”

老虎也有人拉着，胤禛亲自带了元寿上马。一路上也不问，只将人按在怀里。走出去没多久，就遇上了五阿哥等人，胤禛一直没回去，康熙也是放心不下，命梁九功亲自来寻。胤祺是自动请缨，不管找得到找不到，这都是个人情。

“元寿阿哥没事儿吧？”见元寿是被胤禛按在怀里，梁九功大惊，赶忙问道，胤禛扯出个笑容来：“没事儿，这孩子也是侥幸，竟是带着几个侍卫，将那老虎给杀了。”

梁九功愣了一下，随即大喜：“哎呀，元寿阿哥这可真是勇猛啊，今儿这头彩，绝对是元寿阿哥的。果然是雍亲王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元寿阿哥真是能干。”

元寿这一会儿，已经慢慢缓过来了，听梁九功夸赞自己，就不愿意再埋在胤禛怀里了，忙挣扎出来，笑着说道：“多谢梁谙达夸奖，咱们快回去吧，免得汗玛法担心。”

“对对对，咱们快回去。”梁九功能说道，拽着马儿侧开身子，让胤禛先过去。

胤禛拍了拍元寿的肩膀，低头看他，元寿仰头露出个大大的笑容。

刚到营地，还没下马，就听见了康熙的声音：“是胤禛回来了吧？”说着话，人就已经出来了，胤禛忙翻身下马，带着元寿一起给康熙行礼：“汗阿玛，儿臣知错，让汗阿玛担心，是儿臣不孝。”

康熙先是大喜，又是大怒：“君子不立危墙，朕往日里是如何教你的？你竟是胆大妄为，敢甩开了侍卫独自前往，就没想过你阿玛会担心吗？”

胤禛忙磕头：“是儿臣鲁莽了，汗阿玛您别生气，生气伤身，您打骂儿臣一番就行了，可千万别生气。”

梁九功忙上前，笑嘻嘻的行礼：“皇上，责备雍亲王的事儿，您且先放放，元寿阿哥可是了不得啊，竟是单独将那老虎给猎杀了！”

康熙惊了一下，往后面看，见侍卫们抬着老虎尸体，忙问道：“真是元寿猎杀的？”

“是啊，可不是一两个人瞧见的，还有原本跟着元寿阿哥和天申阿哥的那些侍卫们，都是亲眼瞧见元寿阿哥将那老虎给砍死的。”梁九功忙笑道，有跟在后面的侍卫作证，鄂伦岱也出面说道：“奴才赶到的时候，元寿阿哥已经击杀了这老虎，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元寿阿哥这般年纪，能有如此本事，可见皇上和雍亲王往日里的教导。”

“哈哈哈，好好好！”康熙大笑，又连喊了几声好：“不愧是朕的孙子！杀的好！”

顿了下又赶紧问道：“可有受伤？”

胤禛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让人将受伤的侍卫给抬下去，顺便叫

了太医过去了。这会儿虽然知道元寿没受伤，但他到底还是个小孩子，胤禛也担心他受惊。

毕竟，小时候元寿就因为受惊发热过。小孩子受惊吓这种事儿，可不能小瞧了。

赶紧就抢在元寿前面回道：“受伤倒是没有，只是儿臣担心他用力过度，所以能不能求汗阿玛赏赐，让太医帮忙看看。”

既然说了个求，又说了赏赐，那就不是求的一般的太医了，而是想求御医。

作者有话要说：　　别人家妈妈都是嫌孩子瘦，拼命给吃的，我家妈妈天天嫌弃我胖，花开一定是有个假妈妈。然而一边嫌弃花开胖了，还要喊花开吃东西……

☆、第 85 章

康熙叫了御医过来, 亲自将元寿抱进了帐篷。原先胤禛检查的时候, 并不见元寿身上有伤口, 就以为元寿是没受伤，等御医查看了一下, 却是发现, 元寿胸腹上有黑青，还有些许爪印，应该是被猛虎抓了两下, 不过元寿自己也没发现，估计是疼过头了, 他自己又惊又怕，这才没反应过来。

“这些抓痕不算严重, 就怕是内脏里面受伤。”御医看了一下, 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把脉，好一会儿，才有些惊讶的挑眉说道：“元寿阿哥运气好，内脏没受伤, 只有些受惊过度, 喝了安神药养几天就好了。”

康熙也从兴奋中回神了, 心里升起些后怕来：“元寿确实是运气好，竟然没有受重伤，可见是老天庇佑。”

“快去煎药。”转头就吩咐了梁九功，又拍了拍胤禛的肩膀说道：“你也别担心了, 刚才御医不是说了吗？没大事儿，只要好好养着就是了。”

胤禛点头，给康熙行礼：“汗阿玛，围场有老虎这事儿……”

康熙面色一寒，冷声说道：“朕自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先守着元寿吧。他毕竟年纪小，你多安慰安慰他。”说完转身出门，胤禛收了面上表情，神色也有些冰冷，不管是误伤还是目标就是元寿，这事儿，他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元寿，怕不怕？”胤禛摆摆手，示意众人先出去，这才抱了元寿问道，元寿眼圈就有些红了：“怕的，我怕我再也见不着阿玛和额娘，我也怕疼，我害怕那老虎咬掉我的胳膊腿，阿玛，我怕。”

“不怕不怕，阿玛在呢，你看，只要你坚持住，你就能等到阿玛去救你。当然，阿玛也还要表扬你，你今天表现的非常好，不光是救了弟弟，还救了自己。你看，你连老虎都能杀掉，你表现的太棒了。”胤禛夸赞道。

以前他考问元寿的功课的时候，就总是找不足之处，然后批评元寿一顿。但静怡说了，小孩子还是要适当鼓励的。以前他觉得无所谓，现在嘛，元寿受惊，那肯定是要安慰一下的。

“阿玛为你骄傲，你是阿玛的好儿子。”胤禛摸着元寿的脑袋笑道：“你做的很好了，就是换了阿玛，都不一定有你做的好，你先估量了双方力量，果断的让弟弟先逃上树保命，然后在发现自己逃不掉的时候，就爆发勇气，直接面对，对形势估计的非常正确，对局面也把握的很好，所言所行，都是十分明智的。”

胤禛之前已经听天申叽叽喳喳的说过了，这会儿表扬起儿子来是非常顺溜。

元寿原先还有些后怕呢，但听胤禛表扬自己，渐渐地，小胸膛就挺起来了。

“这次做的很对，但你也不能骄傲，要每次都做的很对才行。”胤禛看他骄傲，忍不住就想像是往常那样打击两句，然而话到了嘴边，还是咽下去了，先让他得意两天吧。

“王爷，安神汤送来了。”苏培盛在外面喊道，胤禛忙让人进来，亲自接了苏培盛手里的药碗：“你是想自己喝还是让阿玛喂你喝？”

“我自己喝，男子汉大丈夫，才不要人喂。”元寿忙说道，伸手拿了药碗，仰头，一饮而尽，然后，面上的表情就有些扭曲：“好苦。”

胤禛挑眉：“男子汉大丈夫，哪儿能怕苦呢？”

元寿做了个鬼脸，随后，神色就暗淡下来了：“阿玛，那些侍卫……”

“你放心，死了的，阿玛会安排人照顾他们家人，没死的，阿玛也会另外安排，你就别多操心了。”胤禛说道，元寿点头，外面苏培盛又说道：“王爷，三阿哥和五阿哥来了。”

胤禛冲外面应了一声：“让他们进来吧。”

随即弘时和天申进了帐篷，天申一进来就冲到床边：“四哥你没事儿吧？吓死我了，我现在都还在害怕呢，四哥你胆子好大。我以后一定要向四哥学习，我也会保护四哥的。”

元寿笑眯眯的点头，弘时则是站在床尾，先给胤禛行了礼，这才上下打量了元寿：“御医是怎么说的？元寿并未大碍吧？元寿今儿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刚才汗玛法让人在外面检查那老虎呢，说是致命的一刀在脖子上，正好和元寿的刀相吻合，元寿现在可是打虎英雄呢。”

“元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有胆子去砍那老虎呢？”弘时好奇的问道，元寿眨眨眼，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今儿要不是那老虎死，就得是我死，我活的好好的，肯定是不想死的，所以就想拼一把。”

其实哪儿来的想那么多，生死关头，谁都会爆发一下的。

“三哥，四哥当时很勇猛的，我在树上看见了，就是这样……”天

申比划了一下动作：“冲着那老虎就砍过去了，那老虎当时正咬着一个侍卫的胳膊呢，然后就被四哥给砍到了，后来那些侍卫们也都冲了上去，反正就是很快，四哥他们就将老虎给杀掉了。”

“今天的魁首肯定就是四弟了。”弘时笑着说道，冲元寿眨眼：“汗玛法定然要有赏赐的。那老虎肯定也是四弟的，四弟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分？”

“怎么分？”元寿有些迷茫，弘时点头：“对啊，虎皮虎骨什么的，可都是好东西啊。”

“阿玛做主。”元寿转头去看胤禛，胤禛点头，伸手揉揉他脑袋，笑道：“安神药也起作用了，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看看，弘时，你带了天申出去转转，别妨碍了元寿休息。”

弘时忙应了一声，转头拉了天申出门。

胤禛看着元寿闭上眼睛，稍等了片刻，见他呼吸平稳了，这才起身到门外，叫了苏培盛过来：“你亲自守着，若是阿哥做噩梦了，你就赶紧去叫我。其余的，都别让过来打扰了阿哥。”

苏培盛忙应了下来，胤禛这才去了康熙那边。

胤祺等人都在，见胤禛进来，忙先问了元寿的情况，得知元寿并未受重伤，一个个都是十分庆幸的样子，就是惯会说酸化的三阿哥，也都笑道：“元寿这运气，也着实是不错。”

“撒布素，这事儿，你怎么看？”康熙问道，撒布素是此次围猎的统领，这围场的守卫都是他负责安排的。出了这种事情，撒布素定然是第一个被责罚的。

“求皇上给奴才一点儿时间，奴才定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撒布素忙行礼，现在他就只求能找到凶手，好歹也让自己少担点儿刑罚。

胤祉忙说道：“汗阿玛，这事儿不如另外找了人来查，撒布素是护军统领，这事儿，按理说他应当是避嫌的，儿臣推荐舒常。”舒常是舒和德的孙子，舒和德曾任太子太保，现任步军统领。

只看舒和德曾任太子太保，在胤礽被圈禁的情况下，还能担任步军统领的职位，就能看出此人不是普通武将。

胤禛微微皱眉，有些不太明白胤祉为什么会推荐舒常。

顿了顿，还是说道：“汗阿玛，舒常的年纪是不是太小了些？”

胤祉笑道：“四弟，你可不要小看人，舒常年纪虽然小，但本事不小，这事儿若是交给舒常，舒常定然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的。”

十五阿哥忽然笑道：“三哥怎么说的如此笃定，是和舒常很熟悉吗？”

胤祉到底是老油条了，如何能让十五给问出来什么，只笑道：“虽然不熟悉，但久闻大名，想来如此出名之人，定不会是沽名钓誉之徒，所以才推荐了一把，若是十五弟觉得他不妥当，也可推荐一两个人出来。”

这就是欺负人了，十五阿哥也才上朝没两年，光是熟悉朝堂上的事情就差不多用了半年功夫，随后就是办差，辛苦的不成样，再者最后一次废太子也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上面的哥哥们争的最凶狠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呢，哪儿能知道这朝堂上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前面哥哥们的教训在，十五自打开始上朝，就从不敢胡乱接触朝臣，除了他办差需要，剩下的顶多是见过面，偶尔听人说了会知道个名字什么的。

朝堂上的人他能认出来一半儿，已经是很不错了，他上哪儿去找个人来推荐？

被胤祉挤兑了一句，就有些脸红，支支吾吾的，胤禛见此就帮忙解围道："汗阿玛，倒也不用麻烦，儿臣相信撒布素大人不会如此蠢笨，给自己找麻烦的，若是撒布素大人需要避嫌，倒不如找人和撒布素大人一起查明此事。"

两个人既能互相帮忙，也能互相牵扯。

康熙皱眉想了一会儿，就问道："你觉得谁合适？"

"儿臣不知。"胤禛摇头，顿了顿又说道，"张廷玉如何？正好张大人也该出孝了，这事儿若是办的好了，汗阿玛也可给张廷玉一个安排。"

"张廷玉是文人……"胤祉想反对，胤禛挑眉："文人如何了？老虎这事儿，又不是上战场，不过是查案子，文人如何就不能出面了？三哥这是瞧不起文人？"

胤祉本身就是文人，又喜欢拉拢文人，自然不会去接胤禛这话，就只能摇头："自然不是，只不过是觉得张大人年轻没经验，又久不在朝堂，怕张大人胆怯了。"

"张廷玉确实是出孝了。"康熙忽然说道，胤祉忙闭嘴，就见上面康熙摸了摸胡子，点头："既然如此，就先让张廷玉到刑部呆一段时间，若是这事儿能办好，日后自是少不了他的。"

"撒布素，朕再给你一次机会。"康熙看跪在下面的撒布素："给你三天时间，可行？"

"是，奴才定全力以赴，必会给皇上一个答复。"撒布素忙行礼，等了片刻，不见康熙有别的吩咐了，就躬身退出帐篷，到了外面才敢擦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今儿倒是承了雍亲王的人情了，若是皇上要换个人查明此事，那其中可动的手脚就多了。

事关性命，肯定是自己亲自动手才能更放心。

当天晚上，康熙果然是将元寿杀虎的事儿给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朕自幼至今，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豹二十五只，猞猁狲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二只，哨获鹿数百只。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野兽，不可胜数。今元寿始十岁有余，就能猎杀猛虎，有朕当年之勇。众多皇孙，唯元寿一人，

在围猎这事儿上，似朕颇多……”
一时之间，众人看向胤禛的视线，还真有些复杂难辨。
“今将虎肉炙烤，大家共聚一饮，庆我大清国泰民安，庆我大清风调雨顺，庆我大清诸位儿郎，勇猛多才！”康熙笑着说道，又举杯：“朕不过也是由学而能，哪有生而能者的人。你们年纪还轻，应当勤学。凡事没有学不好的。连元寿如此年纪，都能奋勇杀虎，你们还有什么好畏惧的？”
十七年幼，想着自己那十岁的侄儿都能猎杀猛虎，自己年长，又是长辈，岂能被侄儿比到尘埃里，当即端着酒杯应道：“汗阿玛一番教诲，儿臣记在心里，日后定会努力学习，勤练骑射，定要做出一番成就来！”
弘时等人也举着酒杯连连应声，八旗子弟一同振臂齐呼：“努力学习，勤练骑射！”
场面看着倒是热血不少，胤禛只垂下眼帘，盯着手里的酒杯思索康熙的用意。虽说元寿这样年纪能猎杀猛虎，也确实是很值得称赞，但皇家的事儿，向来是要被放大百倍千倍的。
如此一来，元寿就是被推上看风口浪尖。又有康熙之前的话在——众多皇孙，唯元寿一人，似朕颇多。传出去，元寿可就成了老爷子的心尖子了。
往年胤礽，也是这样被夸赞着过来的。
那汗阿玛他到底是很看中元寿，想要为元寿铺路，给他造势呢，还是想捧杀元寿？
这烤肉吃到临近午夜才算是结束，胤禛回了帐篷，就见元寿躺在床上睡的正香，天申和他头靠头。苏培盛压低了声音说道：“天申阿哥担心元寿阿哥，非得要留下来陪伴，元寿阿哥索性就让他留下来了。”
胤禛点点头，苏培盛又问道：“王爷，可要将两个小阿哥挪出来？或者，您到年侧福晋那边歇着？”
元寿和天申这会儿睡着的是胤禛的床。
“年侧福晋担心元寿阿哥，之前曾来探望，只是那会儿元寿阿哥已经安歇，年侧福晋就只进来看了看。”苏培盛又说道，胤禛皱了皱眉，略微犹豫了一下，说道：“不用了，就在地上铺上被褥吧，夜里也好照看元寿，免得他受惊。”
苏培盛大惊：“晚上天冷，地上寒凉，王爷万万不可不顾自己呀，您若是着凉生病，谁来照看两位小阿哥？”
指望不是亲额娘的年氏吗？
“多铺几层。”胤禛却是摇头：“我不放心元寿，你且去办。”
苏培盛着急，却是不敢多劝，胤禛的脾气再没谁比他更了解了，若是打定了主意，谁来劝都是不管用的，哪怕是康熙发话，也拗不过胤禛。

无奈之下，只好去外面找了被褥。担心胤禛着凉，就又在下面铺了木板，和地面稍微隔开些许，也省的地下寒气上升入侵人体。

却是一夜好眠，第二天没睁眼，就听见耳边有轻微的呼吸声。胤禛微微皱眉，转头一看，就见元寿笑嘻嘻的趴在旁边，天申则是盘腿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个饽饽啃着。

“阿玛你醒了？”看见他睁眼，元寿很是兴奋，忙笑着坐起来，又拉胤禛的衣服：“阿玛，我帮你穿衣服？”

“阿玛又不是七老八十。”胤禛说道，也翻身坐起来，拿了衣服自己套上，外面苏培盛忙进来收拾被褥。

胤禛梳洗之后伸手摸了摸元寿的脑袋：“昨晚上可有做噩梦？”

“有啊，梦见自己被老虎压着了，等睁开眼睛一看，天申一条腿压在我胸口。”元寿很认真的说道，胤禛无语，使劲揪了一下元寿的小辫子：“你就吓唬你阿玛吧，听你额娘讲过狼来了的故事吧？”

元寿做个鬼脸，忙说道：“阿玛你不用担心了，我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昨晚上虽有一些噩梦，但被惊醒后看见有阿玛在身边，我就又不害怕了，我知道阿玛会保护我的。”

没等胤禛说话，元寿就又问道：“阿玛，那只老虎，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

“已经吃掉了。”胤禛云淡风轻的说道，元寿一脸震惊：“已经吃掉了！我都没有在，谁让吃掉的？”

他自己打的老虎，他居然连一口肉汤都没有喝道？

“你汗玛法。”胤禛挑眉，元寿顿时泄气：“汗玛法怎么这样……那虎皮虎骨什么的，阿玛可曾带回来？”

“不曾，虎皮给你汗玛法做褥子了，他上了年纪，怕冷，虎皮最是保暖。虎骨送给御医，让他拿去给你汗玛法泡酒了。”虎鞭不适合小孩子听，胤禛就没提。

说不定过段时间他还能再添个弟弟？反正汗阿玛的身体，一向强壮，去年宫里还多了个小阿哥呢，虽然，当天就夭折了。但也说明汗阿玛宝刀不老。

觉得这样想对汗阿玛好像有点儿大不敬，胤禛就赶紧打住了。

元寿的表情是越来越委屈，等胤禛说完，他都快哭了：“那给我留了什么？”

胤禛仔细想了想：“老虎的牙齿？好歹是你猎到的第一个大型的猛兽，留个牙齿给你串个项链手链什么的，你若是不想带，还可以送给你额娘。”

元寿更怨念了，除了蒙古人，阿玛你见过哪个京城的男人，在脖子上或者手腕上带虎牙的？你就直接说，你想给额娘弄个虎牙项链好了，我又不会反对！

“好了，出去看看你那几个侍卫，还有那些受伤的，你也过去探望一下，身上带着些银两。”胤禛叮嘱道，“需要我陪着你去吗？”

元寿脸色凝重了些，考虑了一会儿才摇头：“不用了，阿玛，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胤禛点头，捏了一下他的脸颊：“好，那你去吧。”

天申也凑过来：“阿玛，我是不是也得去？”

“嗯，跟着你四哥。”胤禛点头，示意苏培盛去带路，昨儿他已经让苏培盛打听好那几个侍卫的帐篷所在了。再者，苏培盛出面，也是代表着他的，也算是雍亲王府给的一个承诺。

等他们都出了帐篷，胤禛刚打算让人送早膳过来，就听外面有侍卫回禀，说是年侧福晋过来了。

胤禛稍微一犹豫，年氏就自己掀开门帘进来了，脸上带了几分担忧：“王爷，昨儿睡的可还好？元寿阿哥呢？咦，这么一大早的，怎么就不在了？”

她来的和元寿出去的刚好不是一个方向，所以才错过了。

“元寿去探望一下那几个侍卫。”胤禛说到 ，年氏略有些失望，但还是露出几分笑容来：“我原本还担心元寿的身子，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些安神的药膳呢，既然元寿不在，那我就先放着，等元寿回来了用。”

说着示意丫鬟过去放食盒，又对胤禛示意了一下自己手里的：“我亲自给王爷准备的早膳 ，很是清淡，应该很合王爷的口味，听福晋说，王爷喜欢用些清淡的，王爷要不要尝尝？”

不等胤禛回答，年氏就自发自动的走到了桌子边，将她亲手拎着的食盒放在桌子上打开，再将里面的小碟子一个个端出来。看得出来，确实是用了心思的，不光是装的精致，摆放的也十分赏心悦目。

胤禛点点头，顺势在桌边坐下：“你也还没用吧？坐下用些。”

年氏大喜，忙笑道：“是，那我陪王爷用些。”

胤禛尝了两口，点评道：“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太淡了些，日后你也不用常下厨，膳食自有厨房的人忙碌。”年氏笑嘻嘻的点头，只当胤禛是心疼她。

作者有话要说：　　写着写着就忘记张廷玉什么时候出孝了……肯定比这儿早……但花开不想去翻前文了……

☆、第 86 章

静怡原本正在做针线活儿, 忽然就觉得有一阵心悸, 莫名的就开始烦躁, 针线活儿也做不下去了。反正她也不指望做这个赚钱，就是个兴趣爱好, 索性就扔到一边去了。

“也不知道王爷和元寿他们如何了,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静怡叹口气说道，王嬷嬷笑道：“侧福晋不用担心，王爷和元寿阿哥身边都带着侍卫呢, 定是会没事儿的。再者，皇上那边，也定然是带着太医的。”

静怡没说话，顿了片刻, 又叹气：“这都第几天了？还有十来天才能回来吧？”

“侧福晋, 今儿王爷和元寿阿哥出门才第三天。”王嬷嬷忍不住笑，静怡就有些尴尬了：“我脑子也是糊涂了，才两天啊，那至少还得十天才能回来。”

这围猎可不光是打几个猎物就算是完事儿了，还有蒙古那边的台吉参与, 也算是一种竞技, 展现大清实力的一种表现。

“侧福晋若是觉得无聊, 不如想想，等王爷寿辰了，送王爷什么礼物？”王嬷嬷提议道，静怡摇头：“这还有小半年呢, 不着急，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眼看快到颁金节，我得准备两身新衣服才行。”

说着，就又来了兴致：“开了库房，咱们去挑选一下布匹。”

王嬷嬷见她总算开颜，忙不迭的就应了，拿了库房的钥匙就跟着静怡过去了。等库房门打开，静看着里面的两排架子和一地的箱子，静怡心里就略有些复杂。

想当年，她刚进府的时候，也就带了一箱子衣服，和一盒子的碎银子，还有几张银票。现在，她这身价，算是翻了数百倍？应该不止的，这里面一件儿东西，就足以抵得住那几张银票了。

胤禛给的，福晋赏赐的，德妃赏赐的，还有逢年过节，看在元寿和安康的面子上送礼的。这加起来，她都能算的上是小富婆了。

王嬷嬷去打开了装着布匹的箱子，静怡伸手去翻了一下，又有些好笑，以前她想做件儿衣服，还得去针线房要布料和针线，现在呢，布料自己有，针线也不用自己去要了，针线房会主动送过来的。

“就这个吧，颜色鲜嫩些。”静怡笑着说道，王嬷嬷倒是有些犹豫：“侧福晋，会不会显的年纪太小了些？元寿阿哥也十来岁了……”您穿的还跟小姑娘家一样鲜嫩，是不是不太合适？

主仆多年，静怡不用揣摩就知道王嬷嬷没说的那半句话是什么。

撇撇嘴应道：“难不成我得穿的和……咳，一样老气才行吗？明明二三十的年纪，非得穿的像是四五十，王爷看见了能喜欢？再者，我这长相，穿颜色老的也压不住啊。”

不是静怡自得，静怡是真的长得好看，元寿就像了她了，小小年纪就能看出来长大后定是十分英俊的。

一说到王爷喜欢，王嬷嬷就不吭声了，反正她家主子现在最大的依靠也就是王爷的喜欢，只要王爷喜欢就行了，别人的看法完全不用当回事儿。

过去将静怡选好的布料给抱出来，王嬷嬷继续跟在静怡身后在库房里转悠。

反正时间一大把，静怡做衣服也不着急，今儿挑布料，明儿画图样，后天配绣线，大后天再来裁剪。五六天功夫过去，一件儿衣服都没做完，上面的绣纹还都是空白的。

偶尔武氏来找她聊天，还会嘲笑两句：“是不是太想念王爷和元

寿了，所以连针线也不会做了？”

静怡大大方方的点头：“是啊，元寿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离开我这么长时间呢，我这是白天也操心，晚上也操心，白天想他吃什么，会不会烤肉吃多了上火，万一拉不出来可怎么办。晚上想夜里冷，会不会盖不好被子，万一着凉了拉肚子可怎么办。”

武氏也是有些无语了：“一会儿担心拉不出来，一会儿担心拉肚子，你想的倒是挺多的，不过，你能不能说话文雅点儿？不要因为我不是王爷，就在我面前那么随意。”

“那我应当怎么说？”静怡也是无奈，拉肚子和拉不出来怎么了？人吃五谷杂粮，这些不都很正常的吗？武氏也是越来越矫情了。但是，好歹也是朋友，静怡也就不将这吐槽说出口了。

“你就说，肠胃失常。”武氏教导道，静怡也不和她争论，只点头：“好好，听你的，我下次就这样说。”

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偶尔耿氏也会来。她喜欢喝酒，但凡过来，就会带一小壶酒水，静怡就会让厨房做两个小菜，三个人喝两杯。

这样的日子，忽然就变得很舒坦了。若不是王嬷嬷提醒，静怡差点儿就忘记胤禛他们也该回来了。

“侧福晋，福晋说，让您到石榴院去。”这天武氏和耿氏都没过来，静怡找出来自己前两天做的衣服，正打算抓紧时间，将最后一点儿绣纹给做好，就见福晋院子里的丫鬟过来，行了礼，就笑吟吟的说道：“王爷回来了，这会儿已经到城门口了，福晋说要去迎一迎。”

“迎一迎？”静怡有些诧异，福晋可是很少让大家伙儿一起去门口迎接胤禛的，这十多年了，在她记忆中，也就有过五六次？反正，两个巴掌能数的过来。

这次有什么特殊的，还需要去迎接一下？

可福晋开口了，静怡也不能不去，让人换了衣服，就带了小鱼和小舟往石榴院去了。

福晋也没卖关子，看静怡进门，就笑道：“这次打猎，咱们元寿阿哥可是出了大风头了，他小小年纪，就能护得住天申，还打死了一只老虎，皇上很是高兴，很是夸赞了元寿呢。你这额娘，也是脸上有光了。”

静怡面色就变了：“打死了一只老虎？那元寿自己怎么样了？可有受伤？”

福晋笑着摇头：“你别担心，我已经让人问过了，元寿并无大碍，只身上有些抓伤，现下也已经好了，你想一想，若是元寿真受了重伤，王爷会不往府里送个信儿吗？会不将元寿送回来吗？就算是那边有御医，可药材什么的，还是京城里的比较全，品质也好，你说对吧？”

静怡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福晋说的确实是挺有道理的。元寿就算

是受伤，也应该是并无大碍的。可到底是亲儿子，哪儿就真能不担心，没有亲眼看到，她始终不能真正的放下心。

“好了，别担心。”福晋又笑着说道：“一会儿人就回来了，到时候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静怡点头，绕着帕子焦急的等待。

福晋大概是想让她分分神，别总是担心元寿，就笑着说道：“等王爷他们回来，你定是要忙碌起来了，皇上可是从不轻易夸赞皇孙的。”

静怡勉强笑了笑，这还说不准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当初弘晋的事儿她也还没忘记，弘晋为什么会从马上摔下来？不就是因为太子胤礽虽然被废，但还居住在咸安宫，让那些人摸不准皇上的心思，这才出事儿的吗？

虽说，那些出手的人也得了胤礽的报复了。但弘晋还能再活过来吗？

元寿现在年纪小，这样的盛誉，他不一定能撑得起来。先不说这外面的危险，就是元寿自己，静怡也担心他会骄傲起来，她始终都记得，乾隆在历史上，是有一个自大的名声的。

说着话，外面就有小丫鬟来传话：“福晋，王爷他们已经快到王府门口了。”

在城门口，康熙就让他们各自回府休整了。这又不是出去办差，回来还得去宫里回话。

福晋忙起身：“好，那咱们快去外面迎一迎。”

李氏也凑趣的笑道：“也不知道王爷带了皮毛回来没有，若是有上好的，我倒是想要一两张，回头给弘时做个大氅。”说着忙又笑道：“当然，最好的应该是给福晋，眼看着天气冷了，福晋要不要做个披风？”

福晋笑着摇头：“我就不要了，我那里上好的皮子也不少，你若是缺了，回头也可找我要几张。”

李氏忙应了，都知道是客气话，她若是少了，找胤禛要也不会找福晋要的。哪怕现在明面上，她们相处的还算好，但早年的裂隙，是根本填补不上去的。

她没了嫡子，她没了长子和次子。虽然不是对方动的手，可心里也是有怨恨的。福晋怨恨她当年受宠，让胤禛忽视了弘晖。她怨恨福晋不上心，在弘昐和弘昀出事儿的时候，福晋并没有尽了全力。

现在的相处，也是各自有各自的打算的，并非是真心想要缓和关系，或者交好对方的。

耿氏和武氏自然是不插话的，就安安静静的跟在后面，出了王府，站在门口等着、

一盏茶的时间都不到，就听见巷子口有哒哒哒的马蹄声，以及马车咕噜噜的声音了。静怡有些着急，但也还知道分寸，并不曾往前越

过福晋去，福晋则是面带笑容，等胤禛下马，就率先行礼："王爷，回来了。"

胤禛点点头，转身到后面马车旁边伸手，随着他这动作，静怡的心就提起来了，她是了解胤禛的，大庭广众之下，肯定不会抱着一个女人下马车。

那就是元寿了？

不是说没受重伤吗？连自己下马车都做不到了？

情急之下，静怡微微往前挪了一步，正好福晋转头，视线对上，静怡忙笑道："我是担心元寿。"

福晋点头，一脸理解："我明白。"

话音刚落就听见元寿的声音："给嫡额娘请安，给额娘请安。李额娘安好。"一一问好，元寿就扑过来了："额娘，你想我了没有？我可想你了。"

见他脸色红润，动作敏捷，不像是受伤的样子，静怡也就按下心里的担忧着急，笑着点头："想了，好了，先回府再说。"

又抬头看胤禛，就见他面色淡然，背着手等后面一辆马车上的年氏下来。年氏跟着上前，给福晋行了礼，就笑道："总算是没有辜负福晋的嘱托，妾身不敢说将王爷照看的很好，但也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

福晋笑着点头："你做的好，记你一个功劳。"

胤禛在后面皱了皱眉："先进去吧，一堆人堵在门口像是什么话？"说完率先迈步进门，等到了二院门口，又顿住转身。

"元寿先跟着你额娘回去。"胤禛吩咐道："将后面的箱子抬回去，前面两箱给福晋送过去，中间的那三箱，李氏年氏和钮祜禄氏，各自一箱，剩下的，武氏耿氏宋氏平分就是。"

众人忙行礼应了是，静怡直接带了元寿先回了海棠院，天申则是跟着耿氏回去。

福晋又转头吩咐年氏："小格格今儿早上给你送回去了，你且回去看看小格格。"

年氏忙行礼，转身告退。转眼间，就只剩下胤禛和福晋了。

静怡带了元寿回去，第一件事儿就是将元寿的衣服给扒了，元寿一脸的不愿意："额娘，我都多大了啊，你以后不能这样直接脱我衣服了，我自己来行不行？"

"你多大也是我儿子。"静怡说道，已经看见元寿身上的伤口了，御医用的药好，现在已经只剩下浅浅的疤痕了。但静怡想也能想的出来，那可是老虎啊，拍一下就能将人给拍死的，一爪子下去，哪儿有不疼的？

"真不疼了，额娘你看，已经好了，你不用担心的。"元寿笑嘻嘻的说道："你儿子可能干了，不仅保护了天申，还打死了老虎呢，你儿子福大命大，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

“那老虎是怎么回事儿？”静怡又问道，元寿笑着摇头：“我知道，阿玛没和我说，他倒是经常找张大人问话，张大人肯定是清楚的。”

“张大人？”静怡疑惑，元寿笑着点头：“是啊，张廷玉张大人。”

“你汗玛法最近可惩治了谁？”静怡又问道，元寿点头，“隆科多被捕，佟大人被摘了顶戴花翎。”

静怡有些吃惊，难道是隆科多动的手？他有那样的本事，将老虎这样的猛兽给放到围场中去？

“额娘，安康呢？我给你们带了礼物呢。”元寿笑嘻嘻的岔开话题，说着话，就听见外面安康的声音：“我在这儿，哥哥给我带了什么礼物？”

话音落地，人就已经冲进来了。

静怡挑眉：“你不是正在上课吗？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先生知道阿玛和哥哥回来了，就给我放假了。”安康笑嘻嘻的说道：“先生说，反正我也没心思学习了，索性就放假半天，明儿再去上课。”

说完转头抓着元寿的胳膊晃了晃：“哥哥你给我带了什么礼物？”

元寿忙起身：“在外面，估计已经送过来了，走，咱们去看看。”

安康跟着出门，看着这兄弟俩出去，静怡脸上的笑容就收了起来，换成了一片阴沉。若真是隆科多动的手，那这里面要说没有李四儿的功劳，静怡是不信的。

早听说李四儿是个睚眦必报的，想必之前自己拒绝的那两次，李四儿已经是心怀不满。再加上后来胤禛将隆科多从九门提督的位置上换下来……

只是，隆科多也是太大胆了吧？真以为这大清就是他佟家的后花园不成？

隆科多一个人，肯定是办不成这些事儿的。那其中还有谁的手笔？佟家以前可是支持的胤禩，虽说隆科多是个异数，一开始是看好了胤禛，但隆科多背靠佟家，两者真能决裂再不联系？

静怡想的入神，连胤禛进门都没发现。

“在想什么？”听见耳边有人问话，静怡没反应过来就先回答了：“佟家。”

说完才回神，忙起身给胤禛行礼：“怎么这会儿过来了？福晋那边，可说好了？”

“嗯，除了刚才的那两箱子，我还另外给你带了些皮毛。”胤禛说道，招呼苏培盛抬进来：“这几张更好用些，我特意求了汗阿玛赏赐下来的，你看看喜不喜欢，做个披风或者围领什么的，你随意处置就好。”

静怡忙点头：“好，多谢王爷费心了。”

胤禛挑了挑眉，略沉默了一下，伸手将人抓到身边：“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

“没有，你想多了。说，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心虚？”静怡斜眼看他，胤禛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没照顾好元寿？你之前曾有交代，我却让元寿受伤了，是我没尽到职责。”

“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还没来得及问呢，你先和我说说。”静怡重新坐下，亲手给胤禛倒茶，将茶杯塞到他手里：“幕后动手的，真是隆科多？或者是佟家？亦或者是都有？”

“都有。”顿了顿，胤禛给出一个答案，静怡抿了抿唇：“那我也不问都有谁了，我就问问，他们都得到报应了吗？”

胤禛沉默，静怡等了一会儿，有些着急：“还是说，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不是时候，佟国维病重。进京前，汗阿玛说，让我过去探望一下。”胤禛说道，若是佟国维死了，佟家这次，说不定就是全身而退了。

不是说康熙不看重元寿，而是康熙对佟家的感情，让他有所迟疑。佟国维若是没了，就等于佟家没了支柱，就算是不处置佟家，日后佟家也不会再有以前那种荣光了。

康熙给的，是留一线。

“不对，隆科多怎么知道元寿会往那边去？元寿身边的侍卫……”静怡猛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胤禛忍不住笑：“我还以为你会一直想不起来呢。元寿身边确实是有人不对劲儿，这个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不管是佟家还是隆科多，都不会去对康熙下手的，康熙才是他们佟家最大的靠山。只要有康熙在，早晚佟家会恢复到当年佟半朝的样子。若是康熙出事儿，往后的皇帝，对佟家可不会有这样的情分。

所以，这老虎，就只是针对胤禛或者元寿的。可他们俩又不是傻的，直接往老虎身上撞，必得是有人引了他们过去才行。胤禛这样的，肯定是不会上当的。所以，也就元寿，年纪小，容易被说动。

“你若是查出来，就不要瞒着元寿，得让他知道自己有多蠢才行。”静怡说道，顿了顿，又摆手：“不行不行，万一说了，他日后就变得多疑起来，连身边的人都不相信，那可怎么办？还是先别说吧。”

胤禛无奈：“我就不能换一种他能接受的方式说吗？”

静怡顿了顿，叹口气：“我刚才听元寿说，那几个侍卫，都是拼死保护他的。那种情况下，若是有人背地里捅刀，元寿不一定……啊呸，元寿福大命大，虽然肯定杀不了元寿，但难免会让元寿受伤。”

“说不定那人也不知道那边是老虎。”胤禛说道，但到底是失职了。

不管内情是什么，回头他总会查出来问个明白的。

既然胤禛说了他自有打算，静怡也就不多问了。正好安康捧着只狐狸进门，小小一只，眼神灵活的很，竟然还是一只比较罕见的白

狐。
“额娘快看，哥哥送给我的礼物。”安康笑哈哈的举着让静怡看：“我养在我自己院子里好不好？”
“好，不过得让人勤打理，要不然味道会很大的。”静怡笑着说道，狐狸看着可爱，但狐臊味也不小。而且，这种东西向来狡猾，少有对人忠诚的，所以静怡就有些不怎么感兴趣。
转头就问元寿：“不是说，还有我的礼物吗？在哪儿呢？”
元寿转头看胤禛，胤禛笑道：“尚未拿回来，好东西就得有耐心等不是吗？别着急，没忘了你那一份儿。”
“那我可就等着了。”静怡笑道，起身去看苏培盛后面送来的那些皮毛，竟是还有一张熊皮，静怡颇有些吃惊：“围场有熊？”
“有的，不过你放心，没让元寿动手。”胤禛笑着说道，这头熊明面上是康熙射死的，实际上，估摸着早就喂过药了。汗阿玛到底是年纪大了，有些力不从心。
作者有话要说：　　好多亲不知道营养液干啥用的，营养液就是你订阅一本书超过百分之三十还是多少来着，网站给你发的一种东西，用来送给你心爱的大大，帮她攀登栽培榜单的，就是首页有一个栽培榜。月初发，月底不用完的话会清零，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送出来～～～～

☆、第 87 章

过了两三日, 胤禛下朝回来, 就带了个小盒子, 进了海棠院就冲静怡招手：“之前元寿给你准备的礼物，我拿回来了, 你要不要看看？”
静怡忙过去：“要啊, 什么东西，还神神秘秘的，非得等过两天才能拿回来。”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拿过胤禛手里的盒子，打开, 露出里面放在锦缎上面的东西来，黑色的绳子下面带着个玉白的坠子, 静怡拎起来才看出来是一条项链, 那绳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虽然是普通的黑色，但黑的很有质感，四根编制在一起，很是细致, 上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就下面挂了三个坠子。
那坠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中间那个特别长，略有弯一些，两边则是两个圆珠子，像是同样的材质打磨的。圆珠子上面雕刻着有精美的花纹, 长的那上面也有花纹，但看着又不想是普通的花纹。黑白相称，黑的越发的黑了，白的也越发的白了，光看着就觉得很是漂亮。
静怡盯着半天，差点儿就将眼睛给放到那长条上面了，好半天，才犹犹豫豫的问道：“这上面的，像是字迹？”
胤禛笑着点头：“是啊，我让人雕刻了佛经在上面，保佑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这东西，是元寿打死的那老虎身上的虎

牙，四个大门牙，我自己留了一个，给元寿两个，再给你一个，这个就是那大门牙，这两个小的，是小的牙齿，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

“你自己做的，也是项链？”静怡笑着问道，胤禛摇摇头，将自己的辫子拉到身前让静怡看，原来是做成了辫子的坠饰。也是用的黑色的绳子，将绳子给编到头发里，下面就留着个坠子。

“倒是挺好看，很有气势的样子。”静怡笑嘻嘻的说道，伸手往自己脖子那儿比划了一下：“看着如何？是不是很好看？”

“是很好看，衬得你皮肤更白了些。”胤禛笑着点头，静怡又好气：“这上面的字，就两三天，雕刻好了？”

“谁说是两三天？自拿了这虎牙，我就开始想做个什么好，想好之后，就让侍卫送到京城找人来做了，花费了十多天功夫。”胤禛笑着说道：“不过，看效果是不错的，手艺挺好。”

“确实是手艺挺好啊，那么大一篇佛经，居然能抄写到这上面来，那是不是也能在米粒上雕刻文字？或者，用核桃做个建筑物什么的？”

记得小学还是初中，好像有一篇课文就是说这个核桃做的东西的，是什么来着？

“你说的是核桃雕？”胤禛想了一下才问道，静怡也不知道，胡乱点头：“好像是吧，有这种东西吗？”

“自是有的。”胤禛笑着点头，叫了门外的苏培盛：“我书房里有个黑色的盒子，装着有核桃雕刻的，你去拿过来，让你侧福晋开开眼界。”

苏培盛忙应了，静怡有些吃惊：“你有这种东西？”

“我去江南的时候，随意逛街的时候见着有人卖这个的，就随意买了几个回来，这东西，也是要用来盘玩的，就跟那文玩核桃差不多。”

胤禛笑着介绍，静怡心痒痒，迫不及待想见识见识。

等苏培盛拿来了盒子，静怡忙自己上手给打开，里面果然装着有四个核桃雕，一个是雕刻的十八罗汉，一个小小的核桃上面，有十八个罗汉像，一个是雕刻的九天仙女下凡。这两个呢，都是那种圆圆的核桃，剩下的两个则是狭长的，一个是核桃船，下面船帮，上面船舱楼阁，十分精美，最后一个则是雕刻成了送子观音。

“这么精美。”静怡简直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的看，和现代卖的那种工艺品，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些工艺品确实是十分精细的，就是少了几分味道。

“你若是喜欢，就送给你了。”胤禛笑着说道，静怡有些惊讶：“真的送给我啊？看着很是珍贵的东西，你平日里必定也是十分喜欢的，你看这两个，你都把玩出浆了。”

她往日里不玩儿这一行，所以也不知道那东西被把玩的有质感之后应该是如何表达的，就随意找了个词来形容。

然后就被胤禛嘲笑了："那叫上色，不光是核桃，还有玉石，都是能上色上光的。但盘玉和盘核桃，虽然都有一个盘字，方法确实很不一样的，盘核桃多是在手里把玩，盘玉的方法就多了，有急盘，缓盘和意盘，你若是想试试，回头我让人给你找块儿玉石来。"

静怡忙摇头："不用不用，我这种俗人，只买那种看着好看的，不要那种还需要盘玩的，听说这一行忌讳多，我可不敢去涉足。"

玉石有灵，万一运气不好，遇上个地底下出来的，那可就遭殃了，各种灵异小说玄幻小说轮番在脑子里上演。

"怕什么，自有我庇佑你呢。"胤禛笑着说道，静怡还是摇头："不要了，我也没那个耐心，不是说这种东西，要诚心的吗？我的心可不诚，我容易走神。"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胤禛忽然说道："佟国维死了。"

静怡有些吃惊："什么时候的事儿？"

"今天早上，我回来就是要换一身衣服，好歹，皇额娘当年养我一场。"胤禛面色略微复杂了些，静怡顿了顿，点头："好，我给你找几件颜色素淡的衣服。"

难怪今儿回来和她说那么多的废话呢，原来是佟国维死了。不光是康熙对佟家的感情很复杂，就是胤禛，对佟家，也是感情略复杂的。

说亲近吧，毕竟当年孝懿仁皇后养活他一场，他是佟皇后的样子，这身份上就占了好处，算是半个嫡子出身了。可说不亲近吧，自打佟皇后过世，佟家对他，可不见有什么情分。

甚至，前两年，佟家支持的，还是胤禩。

静怡起身，帮着胤禛找了两件衣服，有些许素淡，却也是平常能穿的，不是那种素到不能出门的那种。佟国维虽然是长辈，可也不是胤禛正经的长辈。

胤禛亲爹还在呢，哪儿能为个不相干的人穿素衣。

"你去吧。"亲手帮胤禛整理好了衣服，静怡拍拍他肩膀："早去早回。"

她对佟家，却是没什么好印象。不说别的，就说之前老虎那事儿，她就打定了主意，日后定是要报复回去的。现在佟国维死了，她顶多就是觉得，佟家又躲过去一次。

怕是康熙，对佟家又要怜悯起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随后康熙就没再说处置隆科多的事儿，当然，他也没法儿处置了，隆科多现在已经是白身了，他又不忍心要了隆科多的性命，就只能是将这事儿给放在一边了。

隆科多还有个兄长，是庶子，按说佟国维死后，康熙是应该荫封一下佟国维的子嗣的。但隆科多待罪在身，庆复又是庶子，这事儿就没人提了。

大约是为了补偿胤禛，领侍卫内大臣这个位置，落到了胤禛一个

门人的身上。至于张廷玉，也得了个刑部左侍郎的位置。一个刚出孝没多久的人，得了正三品的官位，几乎算得上一步登天了。

随后，胤禛又带回来个消息，岳兴阿，隆科多的嫡子，他打算送往东北去了，让静怡给文浩写封信，叮嘱一下文浩，等日后岳兴阿到了那边，要文浩照看好了这个岳兴阿。

静怡不知道岳兴阿做了什么才让胤禛对他伸出援手，但但凡对隆科多和李四儿没好处的事情，静怡都是很乐于看到的。

李四儿不是笃定了隆科多这府里的东西，都是她和她的儿女们的吗？那就将这些一一给拆了，看还能给李四儿留下什么东西。

“哎，不对，岳兴阿为什么会答应去东北？他不担心他额娘了吗？”若是岳兴阿想走，早几年前他就能走了。佟国维不可能将孙子扔下不管的，既然隆科多不给力，佟国维自己就不能出手为孙子安排个后路吗？

“赫舍里氏，已经不行了。”胤禛叹气说道，静怡眨眼：“现在，还在吗？”

胤禛摇头：“佟国维刚死了，赫舍里氏就自己咬舌自尽了。”

静怡想了一下，忍不住惊讶：“她这是用自己的性命，让岳兴阿平安离开京城？”整个佟家，能护住岳兴阿的，就只有佟国维一个人了，佟国维现在死了，那李四儿日后肯定会对岳兴阿出手。

她这个亲额娘，只要是还活着，那岳兴阿就肯定不会离开京城。所以，她得死了才行。

“不止，这个赫舍里氏，倒是个聪明的，一是为了保住岳兴阿，二是为了重创李四儿，只有隆科多和李四儿陷入麻烦了，岳兴阿才能顺顺利利的离开京城。”

胤禛给静怡解释了一下：“她是咬舌自尽的，自尽之前，曾写下血书，托了最后一个忠仆，将血书送到了汗阿玛案头。”

静怡一面是佩服赫舍里氏，一面是有些惊讶：“不是说，赫舍里氏被李四儿给弄成了人彘吗？没有手脚，如何能写字？”

“你整日里，不知道哪儿听来的闲话。”胤禛伸手戳她额头：“这里可是京城，天子脚下，赫舍里氏家族虽然倒下了，但之前有太子在，谁敢让赫舍里氏成了人彘？又不是不要命了。”

“顶多是残废了，手脚不利索。”胤禛说道，类似人彘，这才被以讹传讹，说是整个人成了人彘了。

“这血书，只赫舍里氏一个人，能送到皇上跟前？”静怡顿了顿，又问道，胤禛挑眉：“原来你也是有几分聪明的，只赫舍里一个人，定是没办法做到这事儿的，可看不上李四儿的人多了去，隆科多往年得罪的人也不少，再多的，你就不用知道了，你只要明白，这血书送上去，李四儿就没命了。“

然而，胤禛话说的太早了。他完全没想到，隆科多真是个情种。

康熙既然见了这血书，自然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不愿意去管这

内宅的事情了，毕竟，隆科多宠妾灭妻，李四儿收受贿赂，这些血书里写的，都还带上了证据。

于是，当天康熙就派了刑部逮捕李四儿。然而，隆科多却是不愿意李四儿被抓走，竟是要反抗那些来带人的兵丁。

这下子事情就闹大了，佟国维才刚死，连热孝都还没过呢，你隆科多这个当儿子的，连守孝都顾不上，只想着你那侍妾，是不是太不孝了点儿？

康熙生平最厌恶的，就是不孝子。

你隆科多不是不舍得李四儿吗？那就跟着她一起蹲大牢吧。

这两个进大牢了，倒是给岳兴阿一个便利了，让他清清静静的将自家额娘给下葬了，在胤禛的劝说下，热孝没过，就出了京城。

额娘用自己的性命给他谋了出路，他岂能因为一点儿明面上的名声，就将额娘的心血给扔在一边？

岳兴阿走了没几天，李四儿就被判了死刑。不光是因为谋害嫡妻这罪名，还有这些年李四儿或者瞒着隆科多，或者干脆就是和隆科多合谋做下的那些事情，收受贿赂这些都还是轻的。

李四儿甚至参与了当年为死刑犯换人这种事儿，就是收买个将死之人，或者是穷的要卖命的人，将要上法场的人给替换下来。

当年胤禛曾经查过这事儿，不过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加上除非挖坟否则不好找证据，又有康熙不愿意深查的原因在，到头来也就抓了几个狱卒顶事儿。

毕竟，康熙向来是觉得自己治下清明无垢的，出了这种大事儿，他第一个丢人。

再者，出钱买命的，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十来年积攒下来，这网铺的太大。一旦彻查，牵连进去的几乎要算上朝堂上三分之一的朝臣了。

所以康熙是宁愿息事宁人，将这事儿先给按下去，只处置了刑部几个官员。

李四儿一死，隆科多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能继续在大牢里呆着了。但他整个人就像是被抽掉了精神气一样，连李四儿的尸骨都没去收拢，就整日里吃吃喝喝睡睡。

庆复倒觉得，隆科多这样还不错，至少不惹祸，索性就任由他这样下去了。

李四儿死了，静怡就跟除了头号敌人一样，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然后，她就发现，福晋身边伺候的丫鬟，竟然又换了，之前那两个漂亮的不像话的，现在换成了相貌清秀的。

之前福晋不还着急想要借腹生子的吗？现在，是觉得胤禛不喜欢漂亮的，所以换了个类型？

这方面的消息，武氏一向是最早知道的，静怡索性就拿了针线活儿去找武氏，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做活儿，静怡之前打算做的那两身

衣服，眼看后天就是颁金节了，也才做成了一件儿，这第二件就还是个图纸呢。

“你真不知道？”武氏听明白她的来意，脸上就微微露出了些惊讶，静怡一脸茫然：“我应该知道什么？”

“年氏可能是有了身子了。”顿了下，武氏压低了声音：“算算日子，应当是在围场的时候怀上的。福晋既然想推年氏一把，这会儿自然是要给年氏几分面子了。”

一时之间，静怡都说不清楚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她原以为，自己将感情控制的很好，自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喜欢上胤禛的时候，就拼命的将这感情给压下去了。却没想到，听到这消息，竟还有些心痛。静怡皱了皱眉，又觉得自己有些矫情，早些年耿氏怀孕的时候，不也平平淡淡吗？

早知道的事儿，何必这会儿心里不自在呢？

“可年氏也不可能将孩子给福晋吧？”静怡压下心里的思绪，勉强笑着问道，武氏看出她心里的那点儿不舒坦，秉着好朋友还是希望她过好的打算，就拍拍她的手背：“你要时刻记得，这府里，不是只你有儿子，也不是只你才是王爷的女人。”

“王爷心怀天下，志在百姓，儿女情长只是调味剂，不是必需品，武姐姐，我明白这点儿的。”静怡顿了顿，笑着说道：“再者，福晋还在呢，哪儿有我说话的份儿。”

武氏点头：“你这说法倒是有意思，不过，你能看明白就好。”

“那福晋和年氏这是，打算联手了？”静怡问道，当年她自己和福晋也算是联盟，为什么会闹掰呢？就是因为钮祜禄家也不算是小门小户，胤禛愿意抬举钮祜禄家，愿意给钮祜禄家出头的机会。

福晋是觉得，原本该是那拉家的东西，被钮祜禄家得了，所以心里不满意。

可年氏这出身，却是比她静怡还要好些。虽说等年老爷子没了，年家这地位，肯定是要下降的，但好歹也是高门大户，到时候怕是年氏也更需要这些东西。她能甘心，将属于年家的东西，送给福晋？

到时候，不就又是一笔烂账了吗？

“年氏肯定不愿意，但是，关键是王爷啊，福晋弄来的丫鬟，长的再好看又有什么用？王爷照旧是看不上，与其留着等王爷发火，不如换了，让王爷心里自在些，也愿意到福晋那院子走走。”

武氏笑着说道，所以，福晋其实是并未和年氏联手？不过是趁着这个机会，换个丫鬟，给王爷示个弱，表明一下态度，挽回一下王爷的心思？

至于真正的手段，还没拿出来？

“明年该是选秀了。”武氏忽然说道，眨眨眼，凑到静怡跟前，压低了声音问道：“你说，那拉家会不会有适龄的女孩子？”

静怡吃惊：“福晋不会这样做吗？”

武氏点头："大概吧，我胡乱猜测的，你听听就算了，可别当真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低头继续做自己的针线活儿，可心里太乱了些，眨眨眼，就忍不住又想起武氏说的——年氏大概是有了身子了。

对了，那会儿元寿还受着伤呢，他这个当阿玛的，倒是心大，竟然还会去做这种事情！

恼一会儿气一会儿，一不小心，那针就扎到了手指头上，心里带气，所以扎的还不轻，静怡疼的嗞了一声，武氏忙凑过来："哎哟，流血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快些，先吸一下，我去拿药。"

说着就急慌慌的去找金疮药了，静怡甩甩手指头，不在意："不用了，就针扎了一下，不要紧的，一会儿就不流血了。"

"不行啊，毕竟是在我这儿受伤了，若是不撒点儿药，回头让元寿看见了，还不得怨怪我啊。"武氏笑着说道，没多久就回来了："来，伸手。"

静怡只好伸手，看武氏撒了药粉，又找布条给她缠上。实在是有些无语了，就一个针孔，用得着将一根手指缠成一个拳头那么大吗？

"好了，你自己注意点儿，别碰水就是了。"武氏很是得意："我这包扎，还是很不错的。你也开心点儿，人生短短数百年，你自己看不开，这一生可就要憋憋屈屈的过了。你看我，连个孩子都没有呢，我还不是天天都高高兴兴的？前些年还有些看不开，觉得这府里到处都是不要脸的贱人，现在嘛，我有我的小翠和小绿就行了。来小翠，唱个曲儿。"

挂在架子上的鹦鹉立马开始嚎，静怡颇有些受不住的捂住耳朵："你最近又教了什么啊？这唱的可真够难听的。"

"你懂什么，这是我特意找人教的广东那边的曲子。"武氏笑着说道，摆手："不爱听别听了，时候不早了，你可快些回去吧，安康也该回去用午膳了。"

静怡知道武氏的一番好意，笑着起身："也好，那我先回去了，你若是得空，就去找我聊天，也别整天在屋子里闷着，实在是放心不下你这宝贝儿鹦鹉的话，就带过去啊，我们家安康肯定会喜欢的。"

"再说再说。"武氏摆手："等过两天得空了我就去，你忙着去吧，眼看颁金节呢，年氏说不定想讨个好彩头，你可别破了人家的打算。"

母凭子贵，怀了孕的妇人最大，现在去得罪了年氏没好处。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天气不好，所以喂大家一口玻璃渣～～～～
接昨天，营养液在哪儿花开其实也没找到，但是，你想送给你心爱的大大的时候，在小说首页文章标题下面，有个"灌溉营养液"的选项，你直接点就行了，会显示你还有多少瓶剩余的营养液，你打算送几瓶之类的选项～～～～

☆、第 88 章

静怡回了海棠院, 原以为自己要烦闷呢, 结果, 安康那小子一回来就闹腾：“额娘，我也要去打猎！阿玛之前都说了, 从西山那边回来之后, 就带我去庄子上的，结果阿玛说话不算数，这都快颁金节了, 还不带我去！你和阿玛之前是不是哄我呢？就不想让我出去玩儿对不对？”

“没有哄你，这不是你阿玛忙吗？”静怡忙安慰这小祖宗：“你看, 他们打猎回来都九月了，然后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佟家, 还有隆科多，还有张大人，这一件挨着一件的，你阿玛也没空，总不能就咱们两个去打猎吧, 我倒是会骑马, 但是不会射箭, 你倒是会射箭，可是不会骑马，咱们去打猎呢还是让猎物打咱们呢？”

安康虽然不明白佟家的那些事儿和自家有什么关系，但也知道阿玛在外面忙的那些东西, 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这才嘟嘟囔囔的说道：“可这都一个月了，额娘，等过了颁金节，天气一冷，外面就没猎物了。”

人怕冷，动物也怕啊，要不是快饿死了，绝不会有什么动物出来找食物的。

“不要紧，冬天还能打兔子。”静怡想了想说道，安康都快哭了：“那有什么意思，还不是找个厉害的猎狗来帮忙？我根本就不用骑马就行了，额娘额娘，你问问阿玛啊，看阿玛什么时候有空。”

静怡心里正别扭呢，可架不住安康扭麻花一样围着她转，最后只能点头应了：“好好好，等你阿玛一过来，我立马就问好不好？你今儿上了一天的课，累不累？肚子饿不饿？”

安康被提醒了，这才摸着肚子点头：“饿啊，额娘，有什么好吃的？什么时候吃晚饭？哥哥还没回来吗？那我能不能先吃点儿点心？”

“吃点心是可以的，只能吃一块儿，你哥哥一会儿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咱们就吃晚饭，你先不要着急。”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安康忙忙点头，去桌子上抓了一块儿点心吃。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元寿就也回来了，笑嘻嘻的给静怡请功：“今天书房的先生表扬我来着，说我功课做的好，正好汗玛法过去，听到先生表扬我，就赏赐了我一块儿玉佩。”

说着拿出来让静怡看，静怡只能看出来这玉质很不错，笑眯眯的点头：“表现的很好，不过不能骄傲知道吗？学无止境，你只是今儿凑巧了表现好了，可不能以为这书房里，就你一个人能表现好。”

元寿点头：“是，我记着额娘的话呢，额娘总是说什么骄傲不好的话，好像我就是个特别容易骄傲的人一样。”

“你难道不是吗？”静怡挑眉，元寿撇嘴：“我当然不是了，我很谦虚的。”

“倒不是额娘觉得你是个容易骄傲的人，而是你所处的环境，可能会让你以为，你是高人一等的，你所有的话都会有人去执行，你所有的谋划都会让人帮你完成，这一点儿很不好，额娘提醒你呢，就是怕你哪一天真的被这些给迷惑住了。”

元寿沉默了一下，笑道：“额娘，你多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谁说只有小孩子才会犯错了？就是大人，被捧多了，也会骄傲自大起来，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你之前之前隆科多的事儿吧？那个李四儿，你也听说过吧。”

静怡笑着问道，元寿点头，安康见自家额娘是要教导哥哥，也不提自己肚子饿的事儿了，就靠在静怡身边跟着旁听。

“李四儿原先是个婢女，在她当婢女的时候，你在京城里可曾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号？”静怡问道，元寿摇头，一个无关紧要的下人，谁会去特意打听一下？

“后来隆科多将人纳妾，那佟家的人，是不是就知道了李四儿的存在？”

“再后来，隆科多宠妾灭妻，直接将自家的后宅给李四儿管着了，那是不是整个京城所有的后宅妇人，几乎都知道了李四儿这个人？”

“现在你汗玛法将人给判了死刑，那是不是整个京城，甚至京城外的人，也都知道了李四儿这个人？”

静怡一个问题跟着一个问题，元寿略有些迷茫：“额娘，这和骄傲自大有什么关系？这只能说是因为隆科多的关系，隆科多将人捧到了一个十分高的地位。”

“是，现在呢，你就相当于是李四儿，隆科多就相当于是你阿玛和你玛法。”静怡点头：“隆科多身份足够高，他给李四儿的，是他能给的。你阿玛和你玛法，他们也可以给你尊荣，给你地位，给你权势，让你能和李四儿一样，日渐膨胀起来。佟家的下人，是将李四儿给捧起来的。你的哈哈珠子，还有侍卫，还有一切身份没你高的人，是将你捧起来的人。”

“你周围的人给你的，是阿谀奉承，还有费尽心思的讨好，你说你今儿功课好了，他们就能夸赞你世界第一聪明，你说你今儿的衣服很不错，他们就能夸赞你相貌天下第一，你说你今儿有银两请客了，他们就能夸赞你天下第一有钱人，他们用自己的夸赞，自己的奉承，让你膨胀起来，就好像李四儿一样，若是佟家的下人不捧着她，她是不是就不会忘记自己侍妾的身份？”

“这一点儿，你和李四儿是一样的，你掌握着哈哈珠子和侍卫的性命，她掌握着佟家下人的性命，你的权势是你阿玛和玛法给的，她的权势是隆科多给的。”

静怡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现在，你可想明白了？”

元寿脸上的嬉笑全收拢起来了，现在就只剩下一片认真，他静静的思索了一番，点头：“额娘的意思我明白了，若是李四儿没有因为隆科多的宠爱就嚣张跋扈起来，她不会折磨赫舍里氏，也就不会得罪岳兴阿，岳兴阿也不会费尽心思的去收集她的罪证。若是李四儿没有被隆科多的宠爱迷了心智，她就不会去收受贿赂，甚至想插手朝堂上的事情，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李四儿死了，可捧着她的那些佟家的下人，却还都是好端端的，他们继续当着他们的下人，会去挑选下一个主子，然后，再去重复李四儿的这条路。”

静怡点头，但心里对元寿的说法还是略微有些不太认同的，李四儿收受贿赂这事儿，说不定真不是仗了隆科多的势，而是她本身就有这个野心。

但她没给元寿解释，反正元寿现在的理解，也正好和她之前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样。

“人得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你自己真正的本事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别人给的，你不仅不能骄傲自得，你还得去反思，去想，为什么会有人夸赞你，他们是想要从中得到什么。”

静怡笑着说道：“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你去还怀疑身边的人，毕竟，用人不疑，你自己的心腹，你若是还一个个去怀疑过去，那你的人生，定是要比别人辛苦许多倍的。这其中要有一个度，该怎么把握，你那么聪明，定然是能明白的吧？”

“实在是不明白的，你就去问问你阿玛。你阿玛当了这么多的皇子，比你更清楚，怎么去看穿一个人是真心在夸赞你，还只是想要利用你。”

“不过这些和咱们今儿说的没关系，那就属于如何看人如何用人的范畴了，额娘今儿说的，是人不能骄傲自大，要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看清楚自己的真正本事才行。”

静怡摸了一下元寿的脑袋：“好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安康肯定已经饿的肚子咕噜噜叫了。”

话音刚落，安康的肚子就开始叫起来了，安康小脸瞬间通红，静怡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元寿也笑，伸手将安康搂到自己身边：“都是哥哥的错，耽误了安康吃饭了，等会儿哥哥给你夹菜。”

静怡笑眯眯的吩咐王嬷嬷去拿了晚膳过来，娘三个说说笑笑的吃饭。随后，各自拿出功课，就在静怡这边做。正好安康有不会的，还能请教一下元寿。

静怡一边做衣服，一边偶尔往他们这边看看。

等时间差不多了，就让人送了他们兄弟去前院歇着。静怡自己洗漱了一番就上床睡觉了，大约是今儿教育元寿太费脑子了，躺床上竟然也没想别的事情，几乎一下子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早醒来，静怡这才忽然反应过来，原先还担心晚上会伤心呢，毕竟，胤禛也是自己两辈子唯一有过好感的男人了，也是自己

这两辈子，唯一能爱的男人了。

可没想到，倒是一夜好眠。

静怡忍不住笑了笑，是啊，人生百年，吃喝拉撒占了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再分给父母孩子一半儿，再分给自己一小半儿，能分给爱情的，实在是不算多。

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心情伤春悲秋的，都是闲的。

想想自己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钟表作坊终于有进展了，自己得去看看。之前打算的弄个冒险山庄的，也要尽快准备了，这都康熙五十九年了，再有两个月就六十年了，现在不抓紧时间，难不成还等进宫了再去盘算这开铺子的事情吗？

到时候就更不合适了。

之前和胤禛说的，有个开铺子的好主意的事儿，就是静怡现在打算的冒险山庄。也是教导元寿的时候想起来的，据说，男人骨子里都有寻宝冒险的喜好，女人的钱好赚，但男人的也不差。

之前她偷偷的让王嬷嬷去钮祜禄府上走了几趟，就是为了这庄子的事情，她打算和大哥文轩合作。

“嬷嬷，你今儿得空了，再去钮祜禄府上走一趟，问问我大哥，看对布置妥当了没有。”静怡在床上躺了半天，将要做的事情都给盘算了一遍儿，这才起身，一边伸着胳膊穿衣服，一边吩咐一边站着的王嬷嬷。

王嬷嬷忙应了，笑着问道：“侧福晋今儿可要过去给福晋请安？”

“去，明儿可就是颁金节了，说不定福晋有什么安排和吩咐呢。”静怡笑着说道，看小鱼拿了一套金首饰过来，静怡忙摆手：“不用这一套，换那套珍珠的。”

小鱼有些迟疑：“会不会太素净了些？”

“粉珍珠的。”静怡笑着说道，小鱼忙应了下来，去拿了珍珠首饰给静怡换上。静怡也不着急，慢悠悠的用了早膳，这才带着人往福晋那边去。

半路正好遇见了武氏，武氏先观察了一下她的脸色，这才笑道：“看来是我多心了，你看你这脸色，白里透红，粉粉嫩嫩的，可不像是受了什么打击的样子。”

“姐姐可别打趣我了，我能受什么打击？王爷现如今子嗣虽然不算稀薄，但儿子嘛，谁嫌多？咱们应当为王爷高兴才是。”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四个虽然不算少，但也得看和谁比。

和胤禩比，那肯定是多的，可和康熙比，那五分之一都比不过。

眼看到石榴院，武氏也就不多说这事儿了，只岔开了话题：“你之前不是说，你为颁金节准备了两身新衣服的吗？可都做好了？我之前瞧着那图纸不错，想和你做一身一样的，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挺好啊。”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回头我让人将图纸给你送过去。”

“不用，今儿下午正好没事儿，我带了布料过去找你。”武氏摆手，见了屋子，就见李氏已经好端端的坐着了，武氏还有些惊讶，给静怡使了个眼色。

静怡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大约是没什么大的欲~望了，李氏这些年是越发的随性了，有事儿了就早来一步，没事儿了就落到最后一个来，或者不来。

今儿来这么早，估摸着也是有事儿。

不过，看福晋都喝了半杯茶了，估计这事儿也已经说完了。

“额娘说是想念安康了，明儿你带上安康，还有年妹妹，将小格格也带上。”等人都到齐了，福晋就笑着说道：“耿氏也带上天申，咱们一块儿进宫给额娘请安。”

十四已经残废了，胤禛蒸蒸日上的苗头，是谁都能看出来的。早前还在人前夸赞了元寿，这段时间又将胤禛带在身边，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康熙现在，对胤禛是很看重的。

至于会不会又和当年的胤禩一样，只是个棋子，那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最关键的是，康熙年纪不小了。若是还能再活二十年，那说不定这下一个皇帝，真该在皇孙里面挑选了，这么算的话，元寿的胜算，其实也还是有的。

所以，德妃现在对胤禛的子嗣，也很有几分看重。

倒不是说德妃薄情，只看重利益，能带来利益就好几分，不能带来利益就淡漠几分。而是人之常情，当人长辈的，除了心疼小儿子大孙子，那就是更看重有出息的儿孙了。

再者，德妃一个女人家，若是康熙没了，能依靠的，也就是更有出息的儿孙了。这宫里带上太字辈的女人，日子都是不怎么好过的，除非，新皇能重用你家儿孙。

往年德妃心情好了，也是会见见三个生了孩子的侧福晋的，今年不过是多个耿氏。不那么较真的话，其实也并不算是很突兀。

“穿的鲜亮一些，娘娘说，她现在啊，就喜欢看鲜嫩的美人儿。”福晋又笑着说道，李氏先笑了一声：“那我还是别去了，免得碍着了娘娘的眼。”

“你若是不想去也可以不去，反正娘娘想见的是弘时。”福晋淡定的说道，李氏撇撇嘴，也不出声了。

“现下我给你们布料，怕是你们也来不及做衣服了，索性，就给你们一些首饰吧。”顿了顿，福晋说道，静怡略有些吃惊，福晋以前也给出来过首饰，不过那会儿是喜欢谁就给谁，而且一两个簪子什么的，也不值多少钱。

现在可这么多人呢，三个侧福晋加一个耿氏，一人一根簪子吧……好吧，福晋也是给得起的。

静怡刚这样想着，就见丫鬟端着托盘过来，上面竟是放着一整套的首饰，簪子步摇这些头上的不说，竟还有项链手镯耳坠之类的。

一人一套，那可就要四套了。

静怡约莫估算了一下这价值，就有些怂，难怪人家是福晋自己是侧福晋呢，就这钱，自己都花不起。就算是现在开了铺子，赚的那点儿钱，应该也是不太够的。

“王爷前些时候送我的，我这会儿倒是用来借花献佛了，你们各自看看，喜欢哪个，就用哪个。”福晋又笑着说道，李氏年纪大，自然是李氏先过去挑选的。

她这个年纪，用不得太鲜嫩的，就选了一套碧玉的，也算是能压得住。然后是静怡，静怡选了一套点翠的，这套做的很是灵动，显得人年轻。年氏则是选了一套白玉的，给耿氏留下了一套金的。但耿氏也是很满意的，将来缺钱了，也是能换些银两花用的。

“钮祜禄妹妹倒是有眼光。”福晋看了一圈，笑着说道，静怡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下那些点翠的首饰：“妾身以前也是少见这点翠的首饰，所以看个稀罕。”

“别看这点翠的首饰用的宝石黄金没有那别的上面的贵，但这套首饰却是最珍贵的。”福晋笑着说道，“这里面用的可不是寻常翠鸟的颈羽，用的是孔雀羽，选的最好看的孔雀。”

福晋这样说了，静怡反而是有些忐忑了：“要不然，妾身还是换一套吧？这个太珍贵了，妾身怕是不敢用。”

福晋摆摆手：“给你了你就用着，不过是一套首饰，不值得什么，你若是舍不得用，将来等元寿娶媳妇儿了，你也能送给你那儿媳妇儿。好了，时候不早了，也都散了吧。”

静怡回了海棠院，将那首饰放在桌子上，就有些发愁了，根据福晋的说法，这东西的价值，怕是超过她之前的想象了。在谁也没有见过凤凰的情况下，孔雀就是名副其实的百鸟之王。

这种东西，可不光是有钱就能用的。福晋的用意，静怡也有些猜不透，若真是孔雀毛羽做成的簪子，怕也就一国之母才能用吧？福晋这是什么意思呢？

“侧福晋，咱们明儿用这簪子？”小鱼在一边小心的问道，静怡忙摆手：“不用，这套先放起来，既然是福晋的一番心意，自然是要珍重的放着才是，免得磕碰坏了。明儿就用那套琉璃首饰吧，看着也鲜亮些。”

小鱼忙应了一声，她去找首饰，顺便搭配明天要穿的衣服，还有要佩戴的各种小玩意儿。王嬷嬷则是亲自过来，将那盘子托起来：“奴婢去给放起来？”

“嗯，放的隐秘些，也小心些。”静怡吩咐道，王嬷嬷应了下来。

静怡则是倒在软榻上，总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没一件儿都超出了她的意料。首先，是元寿受伤的事儿。其次是年氏怀孕的事儿，哦，不对，这个不能算，既然福晋安排了年氏去伺候胤禛，那早晚，年氏是能怀上的，历史上年氏好像还生了不少呢。然后是福晋换了丫

鬟的事儿，大约是觉得那丫鬟没用了。

最后就是福晋赏赐首饰这事儿，以己度人，静怡肯定不会送给和自己抢男人的女人特别珍贵的首饰的，哪怕是面子情。还一送就是四套，套！这算下来，得几千两银子了吧？光那个点翠的，估计就得两三千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福晋花这钱，肯定是要换取一些东西的吧？翻来覆去的想不明白，静怡索性叫了王嬷嬷："最近咱们府里，可有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王嬷嬷想了一会儿，摇头："也就年侧福晋怀孕的事情比较大了些，剩下的，也就是鸡毛蒜皮的，并没有什么稀罕。"

静怡皱眉，是自己想太多，疑神疑鬼了？说不定人家福晋就是觉得钱太多没地方花了？

作者有话要说：　　高考结束了，暑假也要到了，大家快嗨起来吧～～～～～～哎，花开要去游泳了，今天是真的要去！

☆、第 89 章

一早起来, 静怡将自己打扮的规规矩矩的, 今天进宫是先要见德妃的, 她一个侧福晋，没必要打扮的太显眼了。不过, 元寿和安康倒是被她打扮的十分精神, 一个穿着胤禛同款的石青色衣服，一个穿着大红色的衣服。不过，为着这颜色, 安康可是没少闹腾。

非得说自己不是四五岁的小孩子了，不用穿得这么鲜艳。然而, 人家贾宝玉十二三了还穿大红色呢，你一个六七岁的小屁孩, 为什么就不能穿大红色？

安康被静怡无情的镇压了, 只能不情不愿的穿的跟个珊瑚树一样的出门。

到了永和宫，十四福晋已经带着一个侧福晋和几个孩子们到了。见福晋进门，十四福晋扫了一眼福晋身后的几个侧福晋，忍不住笑了笑，嘴上却是说道："四嫂瞧着清瘦了些, 可是最近辛苦了？"

"有什么好辛苦的, 府里什么事情, 也都是吩咐一句就行了。"福晋笑着说道，十四福晋微微挑眉："看来，还是四哥体贴，这府里的事情, 也就只要四嫂拿个主意就行了。"

德妃笑道："你这是在抱怨十四不体贴？那府里的事情，桩桩件件都要你操心，是不是太累了些？"

十四福晋被噎了一下，忙笑道："是儿媳不会说话，额娘见谅。我意思是，四哥和四嫂很是恩爱，两个人有商有量的，这日子啊，就过的很是轻松了。"

"你那日子过的很是艰难？"德妃又问道 ，十四福晋再次被噎住，想辩解几句吧，又觉得德妃今儿的态度不太对劲儿，好像说什么错是什么，索性就直接认罪了："是儿媳嘴拙，额娘您别生气，十四对儿

媳还是很好的，儿媳这日子过的也很是舒心。”

德妃轻轻哼了一声，招呼四福晋坐下：“倒是有段时间没见你了，可是府里事儿多？让你都没空来请安？”

十四福晋原先还以为是自己得罪了德妃，却没想到，德妃这一开口，连四福晋也怼上了，十四福晋就有些了悟了，不是自己做错事儿了，怕是德妃今儿在别处受委屈了。

说起来，这宫里，能让德妃受委屈的可不多。早些年还有个皇太后在上面压着，但是皇太后是个性子淡然的，几乎是从不插手后宫的事情。

现在呢，位置最高的，就是这四妃了。老对头宜妃因为胤禟不被皇上待见，甚至不许胤禟进宫的事情，颇有些落魄了。惠妃早在大阿哥被圈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斋念佛了。荣妃因为三阿哥，也不好明着和德妃作对的。

那还有谁能给德妃委屈受？

十四福晋想着就有些担心了，可见德妃面上好像也没有特别愤怒，她就觉得，估摸自己是想太多。大约就是德妃今儿心情不太好，所以想发发脾气？

“也不是儿媳不想进宫给您请安，只是儿媳想凑个好消息，来给额娘请安的时候，也好让额娘高兴高兴。”四福晋笑着说道，德妃挑眉：“什么好消息？”

“前两天，年妹妹身子有些不太舒服，我瞧着这样子，怕是有了身孕了，昨儿下午特意请了大夫，年妹妹可是已经怀孕了两个月了呢。”四福晋笑着说道，德妃眼睛立马就亮了：“年氏有了身孕？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说着，很慈爱的看年氏：“你觉得身子如何？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别瞒着，在这永和宫，我还是能做主让你去休息一会儿的，想吃什么也尽管开口，你只管好好养着身子，将来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就好了。”

年氏面色微红，忙起身行礼：“多谢娘娘关心，妾身身子还好，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定会和娘娘开口的。”

十四福晋笑道：“还是四哥有福气，年氏这小模样，我看着就很是喜欢呢，小格格这相貌，定是随了年氏了，瞧这漂亮的，额娘，您这一群孙女儿里面，可就数得上小格格了。”

德妃笑着招手，示意小格格到她身边去，小格格也是懂事儿的，进门行了礼到现在才被注意到，心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平，依旧是笑呵呵的。

嘴巴也甜，靠在德妃身边撒娇：“玛麽，我可想你了，我这两天学做针线活儿，我给玛麽做个荷包，做的不是很好看，但玛麽可别嫌弃，等我以后长大了，肯定能做个特别好看的，到时候玛麽的荷包我就包了。”

“有你惦记玛嬷，玛嬷这心里就跟是喝了蜂蜜水一样，甜滋滋的。”德妃笑道，拉了小格格的手仔细的看：“只是你年纪还小，这针线活儿不用着急学，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女孩子，又不用靠这针线活儿过活。会那么一两手，能过得去就行了，可不要去下死力气的学，你得爱护自己的手，女孩子家家的，这手还是要白白嫩嫩才好，做多了针线活儿，容易长茧子。”

小格格软糯糯的点头：“我听玛嬷的。”

“得空了就念念书，会识文断字，会看账本会管家才是正经的，多跟你嫡额娘学学，你嫡额娘这样的，才是贤惠端庄的典范。”德妃又笑着说道，小格格忙点头：“我都听玛嬷的，等回去了，我就找嫡额娘学管家的本事。”

十四家的格格也忙来凑趣，小阿哥们闲不住，就一个个的偷空溜出去玩耍了。

四福晋带着静怡她们，陪着德妃说了一上午的闲话，吃了午膳，这才能得了自由。颁金节的玩耍活动比较多，有唱戏的有说书的有杂耍有各种比赛，谁愿意去看什么就去看什么、

福晋想去看戏，就带了李氏过去。年氏刚有了身子，德妃不放心她到处走，就留了她在永和宫休息。静怡想了想，索性就跟耿氏一起去逛园子了。

逛到一半儿，耿氏笑道：“刚才在娘娘那边用多了茶水……”

静怡顿时了然，忙说道：“也好，叫个宫女带你过去就是，前面有个亭子，我先到那边去等着你。”

耿氏也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劳烦姐姐等我一会儿了。”

静怡摆摆手，先带了小鱼往另一边走。耿氏则是招手叫了宫女来带路，换了另一个方向走。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十四阿哥，皇上确实是打算让雍亲王代替他前往泰山祭天的。”

“这事儿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半个月前，十四阿哥，这事儿可是老奴冒着性命威胁说给您听的，您看……”

“你放心，该你的少不了。这次也要多谢你提醒才是，九哥的恩情，我会放在心上的，回头你和九哥说一声，我若是能成事儿，少不了九哥的好处。”

“老奴定会将话带到，十四阿哥，这里人来人往的，您看……”

“知道知道，你赶紧走吧，躲着点儿，可别让人看见了。”

静怡听到这儿，就赶紧的招手示意小鱼跟着自己蹲下身子躲到了假山后面，只盼着十四阿哥也赶紧走人，可别在这儿耽误。也是倒霉，走哪儿不好非得走这儿，这下好了，又听见了别人的秘密了。

十四阿哥却像是在发呆，好半天静怡都没听见动静，她也不敢多呆，生怕耿氏回来弄不清楚状况发出了声响。想了想，索性就光明正

大出来，弄出了些动静，引起那边十四的注意来。
“小四嫂，你怎么在这儿？”十四猛然转头，脸上还带了些戒备，但看见是静怡带着个丫鬟在往这边走，脸上神色就松了松，静怡忙顿住，笑着给十四行礼：“十四阿哥安好，妾身和耿妹妹一起逛园子，她临时有事儿，让我往这边来等着她，没看到十四叔在这儿，是妾身打扰了，妾身这就换个地方。”
她出来的方向，和刚才那太监走的刚好是对着的，十四看她神色大大方方，也确实像是刚走到这儿的样子，就摇头笑道：“不用了，小四嫂在这儿等着吧，我不过是走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正好已经歇过来了，要打算走了。”
十四起身，冲静怡拱拳，然后就转身出了亭子。
看着人走远，静怡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她也是有些无语的，你要说悄悄话，要么就找个十分隐秘，绝不会让人误打误撞的进去的地方，或者就找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不管谁从哪边儿过来，都能一眼瞧见的地方，要么就找人在旁边守着才是。
就这么一个亭子，周围还有假山树木，不摆明了让人偷听的吗？
不过，十四那话是什么意思？事成之后，是什么事情？
静怡想着就有些紧迫了，她原先以为，十四的腿脚受伤了，日后大概就会帮衬着胤禛了，毕竟，一母同胞的兄弟，就算是再怎么闹腾，也应该是比和别人的感情深厚些的。
没想到，十四竟然还没放弃争位的打算？
“你刚才都听见了？”静怡转头问道，小鱼脸色有些迷茫：“只听见有人说话，但具体说什么了，奴婢就没听太清楚。”
静怡眨眨眼，就只自己听清楚了？
“钮祜禄姐姐。”静怡正出身，就听见耿氏的声音，忙起身冲她招手：“这边，我瞧着这天色也不早了，这园子逛来逛去的，也就是些花花草草，不如咱们先回去了？”
耿氏笑道：“也好，不过我记得，姐姐有段时间是很喜欢种些东西的？”
“早没了那兴趣了，我这人做事情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的，没个长久，这段时间，我更喜欢折腾些房间的布置。”静怡笑着说道，耿氏忙说道：“那我得空了可就要找姐姐讨教一番了，我那屋子布置的，天申都很是嫌弃，总说是看着太乱了些。”
“好，你得空了就去。”静怡爽快的点头，到了德妃那边，正巧，福晋也回来了，眼看天色不早，就和德妃提出了告退。德妃也没多留她们，只是又叫了人，给年氏抱来一堆的赏赐，这才派人带他们出宫。
李氏就算是现在性子平缓了很多，可也不是就真换掉了自己的性子，出了宫门就笑道：“年妹妹这次，倒是大收获，这好东西瞧着不少，你回去了可得多谢谢福晋才是，若不是福晋，你这事儿，哪儿能

赶的这么凑巧。”

年氏只是笑笑，并未回话，福晋也不在意，摆摆手：“快些上马车吧，这太阳一落山，温度就下去了，天儿有些冷，你若是想在这儿受冻，那就继续说着吧。”

静怡也不管那么多，只拽了耿氏到后面的马车上。

年氏怀孕这事儿，是昨天刚诊断出来的，今儿进宫和德妃说了一声，胤禛那边还不知情。所以，静怡是以为，胤禛今儿回来，定是会先去看年氏的。

却没想到，他竟是直接到自己这边来了。

静怡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说道：“年妹妹怀孕了，福晋没让人和你说这事儿吗？你不打算去看看？”

胤禛居然是愣了一下：“怀孕了？”

“对啊，算算日子，还是在围场的时候怀上的。”静怡说道，略有些小抱怨：“那会儿元寿还受伤呢，你倒是有心情。”说完猛然觉得不对，竟是将心里所想给说出来了？

这可真是……往严重了说，那就是善妒了，而且，本来还轮不到她妒忌呢。

“是元寿受伤之后的事情了，我猎了一只鹿，晚上吃多了鹿肉。”胤禛顿了下说道，静怡则是有些吃惊，这是在和自己解释？她刚才那样抱怨，胤禛竟是没生气？

这样一想，倒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但又忍不住在心里觉得怪异，放在现代，当媳妇儿的质问出轨老公，不上手就算是和善的了。自己居然还要低声下气，还因为人家一句解释就觉得对自己好，有个词语很合适，受虐狂。

但想想，好像自己也不是当媳妇儿的。心里那诡异感就略微减轻了些，一个年代说一个年代的事儿，她不能用现代的那些规则来衡量这个年代的一些事情。

胤禛就是不给她解释她又能如何？不照旧是要忍受吗？能解释一句，也确实算是给她面子了。

“那你这会儿过去看看？”静怡问道，“今儿进宫，娘娘还给了不少赏赐呢。”

“哎，等等等等，我还有事儿要说。”不等胤禛说话，静怡忽然一拍手：“特别重要，等我说完了你再去年妹妹那边。”

胤禛微微挑眉：“什么事情？”

“今儿我在宫里，不小心听到了一段谈话。”静怡压低了声音说道，摆摆手让小鱼出去：“守在门外，不许人接近。”

看小鱼出去了，这才轻咳了一声，捏着嗓子学那太监和十四说话，一字不差，将两个人的对话给重复了一遍儿：“后来我就出去了，看了一下，确实是十四弟。”

胤禛脸色有些沉，半响没说话，静怡也不敢去催。眼看着快到用

晚膳的时候了，静怡这才小心翼翼的问道："爷，在哪儿用晚饭？"
是留在海棠院还是去年氏那边，吭一声啊。
"就在这儿用。"胤禛沉声说道，静怡忙点头，出去吩咐了一声王嬷嬷，回来坐在胤禛身边，想了想，就抬手拍了拍胤禛的胳膊："这个，朝堂上的事情，我虽然不太明白，但我也能看出来，十四弟估摸着是没多大的希望了，可我就是有些担心八阿哥那边。"
胤禛挑眉："你觉得这背后是老八？"
"不是我觉得，我就是想着，九阿哥好像也没争夺皇位的打算，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头，之前弘晋那事儿，九阿哥可是赔了两个闺女进去了。"
连十四都被胤礽给算计的伤了腿脚，背后出主意的胤禟怎么可能会被放过？老爷子也是知道胤礽的性子的，所以，胤禟的两个女儿，前后脚被嫁到蒙古去了。
老爷子这人其实挺公平，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的，八成可能会留在京城，就像是当年的大格格。有两个的，那一个嫁到蒙古一个留在京城，有三个以上的，至少也会留下来两个。
就像是胤禔，四个嫡出的闺女，有两个留在了京城。
胤禟原本也想将小闺女留在京城的，可康熙一出手，前头三个闺女都没保住，全往蒙古去了。现下，府里就剩下一个嫡女，眼看也到了要出嫁的年纪了。
"我都是瞎说的，你听听就好。"见胤禛盯着她，静怡忙摆手："不过我倒是好奇，这个人能打听出来皇上打算让你去泰山的事儿，那应当是很受重用的吧？"
不等胤禛说话，静怡就又说道："算了，我不问了，知道太多不好，安康和元寿这是在宫里玩儿疯了吗？这会儿了都还不回来。"
"没事儿，有弘时照看着呢。"胤禛说道，伸手捏了捏静怡的脸颊："你倒是运气好，能选那地方，想必十四也是精心考虑过的，没想到还是让你撞上了。"
静怡见他面无表情，就想着是不是被十四伤了心，毕竟，之前胤禛为了十四，连隆科多都处置了……好吧，胤禛也不是为了十四，可那样一个重要的位置，胤禛都给了十四了，十四现在却还想着要捅胤禛一刀，实在是太过分了些。
到底是亲弟弟呢，胤禛这会儿，大约是伤心的笑不出来了？
想着，静怡就拍拍他肩膀："你也别太难过了，虽然十四和你不亲近，但还有十三呢，对了，十五和十六不也很崇拜你的吗？前两天还说要求了你的字帖去临字呢，你有这么多的好弟弟，就不要只想着十四了。"
胤禛挑眉："我有些难过，你安慰我一下？"
静怡有些呆，她刚才不就是在安慰胤禛吗？
"安康都那么大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再给我生个孩子？"胤禛忽

然问道，静怡还正在想要怎么安慰他，还有些反应不过来，好一会儿才说道：“看缘分，缘分不到，我着急也没用啊。”

不等胤禛说话，静怡就岔开了话题：“明儿不用上朝，咱们带元寿和安康到庄子上玩儿两天？”

胤禛点了点头：“也好，你之前说庄子上准备有好东西，现在能说是什么了吗？”

“不能，要爷自己去看才知道。”静怡笑嘻嘻的，忙又起身：“我去看看晚饭准备好了没有，王爷先等等。”

她也不能真去厨房看看，就叫了个小丫鬟过去。正打算就在院子里等一会儿呢，门口就出现了个小丫鬟，瞧见静怡就忙行礼：“钮祜禄侧福晋安康，奴婢是石榴院的，福晋说有事儿请王爷过去商量，奴婢能进去回个话吗？”

静怡笑着点头：“自是能的，进来吧。”

说完率先一步转身，先去找了胤禛：“福晋那边派人过来了，说是有事儿，你要不要过去看看？”然后招手叫那小丫鬟，小丫鬟忙上前，将福晋的意思一五一十的说了下。

胤禛微微皱眉，顿了下，起身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晚膳等等。”

不等静怡说话，胤禛就带着那丫鬟出了门。静怡眨眨眼，叹口气，拍拍脑袋转身进屋。原先呢，她觉得这王府里都是好人，从福晋到丫鬟，除非是府外的收买了安插了奸细，剩下的就都没什么坏心了。

可现在，她忽然觉得，人心易变。倒不是说现在府里就有人变成了黑暗系什么的，但和以前相比，还是有些变化的。最明显的就是福晋了，以前多淡然的一个人啊，可现在，明显浮躁起来了。

或许是因为胤禛的地位要变了，或许是因为福晋年纪大了，总之，福晋少了以前的那一份儿稳重了。就好比今儿这事儿，福晋可从没在侧福晋庶福晋这儿截过人呢，除非是有了生死大事儿。

静怡也说不清这事儿是好还是坏，毕竟，她已经和福晋撕开了，再不复以前的亲密。福晋若是失了分寸，对她是没坏处的。李氏也不可能坐看元寿压在弘时上面，年氏现在也有了身孕，年家不一定什么时候会起复。

哎，不光是朝堂上乱。这后院的平静，大概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第 90 章

不过, 后院就是乱也得有两三年了, 现在还算是安稳。再者, 福晋那本性在那儿放着呢，就是乱, 又能乱到哪儿去？不过是大家的心思多了起来而已。

所以, 静怡觉得，自己还是能多逍遥两年的。抱着及时行乐的念头，这去庄子上玩耍的事儿, 说什么也得成了才行。

既然胤禛说他晚饭还会回来吃，静怡自然也就要等着了。

元寿和安康倒是回来的早, 天色微微擦黑就进门了，静怡一边找了布巾亲自给他们擦脸, 一边问道：“今儿都玩了什么好玩儿的东西？”

“可多了, 额娘，三哥带我们去看了比武，还有赛马。”元寿兴冲冲的说道：“还有打马球，我也打了呢，不过我年纪小, 趴在马上不好动, 所以输了好几次。”

“不要紧, 等你长大就好了。”静怡安慰道，安康也很高兴：“汗玛法让人作画了，我也有，等过几天就能拿回来让额娘看了, 还看了歌舞呢，特别好看！”

两个人叽叽喳喳的，一个说比武的时候，一个勇士很丢人的被人拽了裤子，一个说看歌舞的时候有个大人看的太入神了，酒水都洒到身上去了。

静怡就笑着听着，偶尔问两句，再调动起两个人的兴致来。说的人开心，听的人也开心。直到安康肚子咕噜噜叫了两声，兄弟俩才意犹未尽的停下来：“额娘，肚子饿了，能不能先吃饭再说？”

“额娘先让人看看你们阿玛回来没，刚才他说，是要过来用膳的。”静怡笑着说道，抬头吩咐了小舟，小舟忙出门去打探。不多时，竟是跟着胤禛一起回来了。

“出了石榴院就见这丫头鬼鬼祟祟的往院子里面看，日后你还是要多教导一点儿，就算是去找人，也别这么……偷偷摸摸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胤禛随意的说道，静怡有些犹豫：“若是光明正大的去问，会不会让福晋觉得我是想……”

“我走之前不是说了会回来用的吗？”胤禛说道，顿了下，补充道：“你也不用太小心翼翼了，我之前既然留有话，你直接说就是了，不用担心会得罪了福晋，毕竟，就是福晋，也还是得听我的。”

这话说的有点儿太满了，但静怡也没办法反驳，只好点头：“我知道了，下次就不会如此了，那咱们先吃饭？元寿和安康玩儿了一整天，估计要饿坏了。”

胤禛点头，率先往饭桌旁边走去，元寿哥儿俩忙安安生生的坐好，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的打机锋。静怡伸手拽了一下元寿的小辫子：“不是肚子饿吗？不吃饭在捣什么鬼？”

“阿玛，今天可不可以不考问功课？”安康性子直，就这么直接问出来了。见胤禛不说话，就又胆怯的缩回去了，元寿忙说道：“阿玛，今天只顾着玩儿了，没有好好学习，功课可不可以等明天再问？儿子保证，明天定会好好完成功课的。”

“明天估计也没空。”静怡在一边插嘴，胤禛微微皱眉，静怡还是顾着勇气帮儿子说话：“那什么，一年到头，他们兄弟俩能玩耍的时

间也没多长，这大过节的，就不要逼迫的太狠了，明儿咱们去庄子上玩儿，等回来了再让他们将功课给补上，你觉得如何？”

“松弛有度嘛，总不能一天到晚，光让他们念书，到底还是小孩子呢。”静怡又说道，元寿和安康眼睛立马就亮了，根本就没听见静怡后面说的要补功课的事情，安康坐得近，就直接扒着静怡的胳膊：“额娘额娘你说的是真的？咱们要去庄子上玩耍？你总算要带我们去了？”

“说的好像我很苛待你们一样，不过，得看你们阿玛答不答应了。”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摆手：“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于是，元寿和安康要撒娇的话就先被堵上了。兄弟俩为了去庄子上玩耍也是拼了，吃饭的速度硬是比平时快了一倍，静怡在一边又是好笑又是担心，生怕他们噎着了，不停的劝道：“慢点慢点儿，你们阿玛又跑不了，今儿一晚上他都在海棠院，你们慢慢吃。”

然而，小哥俩儿就只是慢那么一会儿，然后就又筷子如飞了。胤禛轻咳了一声：“慢点儿，一口饭嚼十下，要不然，明儿就不许去庄子上。”

那哥俩儿的动作，立马就放慢了。这立竿见影的效果，静怡也是无语了。

等吃完了晚饭，元寿才兴高采烈的扒到胤禛身上：“阿玛，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是已经答应了？明天我们能一起去庄子上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吃了早饭吗？要不然别吃早饭了，咱们早点儿去，到庄子上去吃早饭？”

安康也高兴：“阿玛，咱们去住几天？多住几天好不好？我多带几身衣服，我能不能将我的小马驹也带上？对了，哥哥不是也有自己的马儿吗？哥哥能骑马吗？我也骑马行不行？”

“不行，你还太小，不能骑马，等你长到了十岁再说。”胤禛迅速拒绝，又看元寿：“虽然是去玩耍的，但功课不能落下了，你的课本要带上，晚上还是要念书的。”

元寿虽然有些失望，但想想一整天的功夫都能在外面玩耍，也就晚上需要念书，和平时比起来已经是好很多了，就又赶紧点头应了下来。

“行了行了，白天就玩耍了一天了，这会儿都还不累吗？”静怡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赶着两个人去休息。元寿和安康虽然舍不得，但天色是真不早了，两个人就一步三回头的出门了。

等两个闹腾孩子回去了，胤禛面上的笑容就淡了几分。静怡眨眨眼，略有些猜测，但她也没问，只笑道：“时候不早了，明儿要一早出门的话，咱们是不是早些安置了？”

“也好。”胤禛点头，但这话说的是爽快了，等去隔壁洗了澡回来，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静怡也被他折腾的有些心烦，但好歹理智还在，知道眼前这人自己吼不得。只好偷偷的翻个白

眼，温温柔柔的问道："可是心里有什么烦闷的事儿？说出来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个建议什么的。"

"也没什么事情。"胤禛说道，但顿了顿，又接着说道："福晋最近，对元寿和安康如何？"

"还和以前一样啊，元寿和安康去请安的时候，福晋嘘寒问暖，很是关心。"静怡笑着说道，"福晋心善，不管是元寿安康，还是天申，都是一视同仁，只弘时年纪大了些，福晋也不好太过于关心，就只问李姐姐。"

"福晋想将小格格挪到她跟前。"胤禛说道，叹口气："自打弘晖过世，她也是心灰意冷，不愿意抱养孩子。可到底是膝下冷清。"

一开始不愿意抱养孩子确实是因为心灰意冷，但后来自己自在惯了，又生怕抱养的孩子和自己不贴心。再者，亲额娘还在，等孩子长大了，会不会来怨恨自己当年要拆散他们母子呢？

福晋就更不愿意费力不讨好了，反正这府里的孩子，都得叫她一声嫡额娘。

可自从胤禛开始提携钮祜禄家，福晋就忽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以前呢，说实话，就算胤禛是亲王，她也不觉得胤禛对那拉家会有多大的帮衬。

但就算这帮衬没多少，也比完全没有强，她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该是那拉家的东西，全落到别人家里的。

再者，现在可是已经很明显了，胤禛的前途，很显然会不只是一个亲王。

这样一来，一个孩子就是很必要的存在了。要不然，等再过个一二十年，她越发的说不上话了，那拉家岂不是要被胤禛给彻底忘记了？

阿哥是先不要去想了，这府里的三个侧福晋，纵然出身微薄，却也都不是那无名无姓的人。

静怡也总算是明白福晋之前对年氏的一番帮衬是为了什么了，沉吟了一下才问道："那年妹妹愿意吗？"

"年氏现在怀孕，怕是会照顾不过来，女孩子到底不比男孩子，只要有吃的喝的就行了，教育方面，自有我这个当阿玛的，还有那外面的先生在。女孩子女红，琴棋书画，这些都能请先生，可管家理事，人情往来，却最好是长辈亲自教导。"

胤禛慢悠悠的说道，静怡很确定，这话大约是福晋拿来劝说他的，而不是他自己想起来的。

在胤禛的心里，他闺女就是一无是处，也是能有个好姻缘的。

"年氏本身，在管家理事这方面，就有欠缺。"胤禛又说道，这点儿静怡倒是不太赞同，虽说年氏进府之后，确实是有些伤春悲秋娇娇弱弱的，但那也说明人家年氏聪明啊。

人家是来当侧福晋的，不是来当嫡福晋的，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

讨胤禛的喜欢，然后生孩子站稳脚跟。没事儿表现自己的管家本事做什么？不是摆明了说要和福晋作对的吗？

再说了，年氏这出身，也就仅次于福晋了。年家的嫡出姑娘，会不学管家理事？

“这事儿，我也不好给你出主意，一个是福晋，对我有恩，又向来宽和待人，十分仁厚。一个是年妹妹，小格格的亲生额娘，我若是给你出主意，怕是两边不是人了。”

静怡沉吟了一下才说道：“不过，这事儿，你倒是可以问问小格格自己的意思，毕竟她才是当事人。”

“当事人？”胤禛琢磨了一下这个词语，又摇头：“她年纪小，也才三四岁，能分出好歹就算是不错了，哪儿能衡量如此重要的事情？”

静怡索性不出声了，这事儿她还真不能帮忙，福晋得逞了，不见得会念她的好，说不定会觉得她对胤禛影响太大，要出手压一压她呢。年氏若是保住了闺女，也不见得会念她的好，女人的妒忌可是不能小瞧的。

静怡闭上眼睛和嘴巴，就当自己睡着了。

胤禛听了半天没见她说话，只听见身边的呼吸声越发的平缓，又略有几分沉，稍微一想就明白了，有些错愕，又有些哭笑不得，抬手帮静怡拽了拽被子，也跟着闭上眼睛了。

第二天一早，静怡眼睛都还没睁开呢，就听见外面有吵吵嚷嚷的声音。

“小鱼姐姐，额娘和阿玛什么时候才起床？”

“王嬷嬷，昨天额娘让厨房给我们准备点心了吗？万一路上肚子饿了，还可以吃点心。”

“小舟姐姐，你先将阿玛和额娘要穿的衣服给准备好啊，免得他们等会儿还要耽误时间了。”

“哎呀，要不然将这一套的茶杯带过去？我记得额娘可喜欢用这个杯子喝水了，换了别的杯子，她说不定会用的不习惯呢，咱们小心点儿放，就能带到庄子上去了。”

“银子要不要带啊？庄子上没有卖东西的地方吧？”

“要啊，虽然没有铺子，但是庄户人家都有的鸡鸭鹅什么的，咱们可以买这些。”

两个臭小子自己商量也就算了，这声音还不小，静怡也是睡不下去了，只好睁开眼睛，然后，就对上胤禛略带几分笑意的脸，不等她反应过来，温温的唇瓣就落在她额头上了：“时候不早了，他们两个估计也等的着急了，这是故意的，还是快些起来吧，要不等一会儿该来砸门了。”

到底是亲爹，这估摸的一点儿都不错，话音刚落，就听见安康在敲门：“阿玛，额娘，起床了没有？”

胤禛一边穿衣服，一边又说道：“定是元寿撺掇的。”

静怡嘴角抽了抽："你的意思是，安康是个没脑子的？被元寿一撺掇就出面了。"

"安康可不是没脑子，他是太识时务，太有眼色了，也就是你我，换个地方，你看他能让元寿撺掇的动吗？"胤禛笑着说道，两个儿子谁都不是傻瓜。

不过他也不生气，儿子越是聪明，他才越是高兴呢。

但是元寿还是要教教的，聪明得用在正地方，做男人，就得正大光明，用阴招可不行。

静怡很快就收拾妥当了，这会儿外面天色才刚刚有些发亮，太阳都还没升起来呢。哥儿俩也着急，拽着人就往外面走："快些去，到庄子上还能用早膳呢，用了早膳咱们就去打猎，早先阿玛可是答应我的，不能说话不算数。"

反正人都起来了，两个人也就不挣扎的任由两个儿子将他们拽到了马车跟前。一人翻身上马，一人踩着凳子上了马车。马蹄哒哒哒，车子骨碌碌的，慢悠悠的就出了巷子。

静怡早上起太早，这会儿街道上还很是安静，连个走动的人都没有。于是，随着马车的摇晃，她索性躺下来闭着眼睛了。元寿和安康倒是兴奋，两个人出门的时候非得不坐马车，于是一个单独骑马，一个被胤禛搂在身前，这会儿倒是方便静怡睡回笼觉了。

"静怡，静怡。"正睡得香甜，忽然听人喊了两声，静怡慌忙睁眼："啊？"

看见马车前面站着的是胤禛，就又松口气："咱们是到了？"

"嗯，下来吧，饿不饿？"胤禛伸手，静怡扶着他胳膊下来，摇头："不饿，咱们来的突然，庄子上准备了早饭吗？"

"准备好了，我昨儿让人来吩咐了，房间也都收拾妥当了，先各自回房间，将东西放好，然后出来吃早饭。"最后几句，是对元寿和安康说的。

"你说的惊喜，在哪儿呢？"等两个小的暂时离开，胤禛才转头问道，静怡眨眨眼，被早上的冷风吹了一下，才算是彻底清醒过来了："不远处，我特意让我哥重新买的庄子，毕竟以后这生意，我是打算让我哥出面负责的，所以呢，场地都是他提供，我只出主意，然后分三成利。"

静怡笑嘻嘻的说道，胤禛伸手捏她脸颊："说的好像一定能赚钱一样。"

"赔本了也没关系，我将那庄子买下来就是了。"静怡不在意的摆手，胤禛笑道："倒是没发现，你现在是财大气粗啊。"

"爷没发现的事儿多了，你放心，我现在赚钱了，以后……"看胤禛挑眉，静怡赶忙轻咳一声，将剩下的话给咽下去了，咧着嘴傻笑道："以后爷想要什么礼物，我都能买得起了。"

胤禛嗤笑了一声，并未接话。

苏培盛凑过来问道："爷，侧福晋，这赵嬷嬷是庄头家的，这几天侧福晋若是有什么吩咐，只管叫她就是了。"

赵嬷嬷忙上前来行礼，又笑着说道："早膳准备了些野菜粥，还有鸡丝面，另有小菜，王爷和侧福晋不如先去看看？若是不满意，奴婢现下就去厨房让另外准备。"

"没事儿，随意吃点儿就行。"静怡笑着说道，跟着胤禛进屋，等元寿和安康过来吃饭。

虽然赵嬷嬷说是随意准备的，但也看得出来是花费了心思的，野菜粥咸香，鸡丝面鲜亮，就是静怡没多少胃口，也个子吃了半碗，肚子圆溜溜的。

刚吃饱饭，静怡不许他们出去打猎，元寿和安康虽然不高兴，但看自家阿玛都答应了，他们自然也不能闹腾了，只好跟着静怡在庄子里乱转。

走了小半个时辰，休息好了，静怡才许了他们去打猎。两个人立马就跟出笼的小鸟一样，头也不回的就飞奔走了。静怡也是无奈，只好扬声喊道："中午记得回来用膳！不许跑太远。"

然而，没人听她的。

倒是胤禛，骑马出来的时候，招招手，等她过去了才问道："不如你也去？好久没骑马了吧？"

静怡眼睛立马亮了："我也能去？我还以为你没打算带我呢。"

"去，反正也没别人。"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又回庄子里找马。既然出去玩耍，要不然，午饭也在外面吃好了，很久没吃过烧烤了。

"用早膳的时候王爷就吩咐了，厨房已经准备好了。"等静怡去问赵嬷嬷，赵嬷嬷忙笑道："肉片也腌制上了，到时候直接烤就行。"

静怡嘴角抽了抽，总感觉，胤禛什么都想到了，自己却什么都没准备，像是两个人的位置给颠倒了。随即静怡脑子里就出现胤禛穿裙子的样子，立马一个寒噤，身子哆嗦了一下，赶紧将这画面给扔出去了，实在是太惨不忍睹了。

"哥，额娘，为什么我不能单独骑马？"元寿跟着胤禛骑马飞奔出去，安康就很是委屈的转头，他现在被侍卫带着呢。静怡一脸淡定："之前不是说了吗？你年纪太小，等你长到了十岁再说，时间很快的，放心吧，再过两年你就能单独骑马了。"

安康不高兴，指挥那侍卫也赶紧往前冲。

静怡拽着缰绳，不紧不慢的，落到后面也不着急。难得出来一趟，哪怕周围就是树林子，她也觉得眼睛有点不够用，看什么都看不过来。

这个树叶长的好，那朵花儿开的不错，哎哟，这边竟然有这么大的虫子！那边的蘑菇长的不错，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看了半天，索性就下了马，拎着篮子慢慢往前走，看见有认识的

野菜，就顺手薅一把，等会儿烧烤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也得亏她带着人呢，要不然，估计一上午薅的也不一定能盖得住篮子底儿。
“侧福晋，前面有条河，不如咱们往那边走？”陈玉跟在后面提醒道，陈玉是之前胤禛给找的大太监，静怡在外面开了铺子之后，要用的人手多，还得要能往外面走动的，陈玉就是那会儿送过去的。不过静怡很少用，这次出门倒是给带上了。
“行，要烧烤的话，还是得找个有水的地方才行。”静怡点头，再者，说不定还能钓鱼？这季节应该是有螃蟹的吧，河蟹虽然不大，但野生的味道应该也挺好，最不济也有河虾吧？
吃喝玩乐嘛，有吃有喝了，这玩的也才能更开心。
作者有话要说： 高考一结束，外面的那些店铺就跟疯了一样，早上八点多就开始大喇叭，花开住二十二楼啊，天哪，这都阻挡不了魔音灌耳……怀念前两天的安静。

☆、第 91 章

临近中午, 爷三个才各自带着猎物回来, 安康一下马就迫不及待的冲静怡炫耀：“额娘, 额娘，快看, 我自己打来的猎物哦, 真的是我自己打来的。”
静怡转头看一眼，笑着点头：“确实是挺不错的。”
元寿笑嘻嘻的凑过来：“那也是阿玛的功劳，要不是阿玛教你射箭, 你哪儿能打到这只兔子？而且，兔子一向是很蠢的, 你能打到也是毫无意外的，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静怡都能想象得到, 安康本来是在侍卫的马上的, 刚才却是从胤禛的马上下来的，肯定是半路换人了啊。这样一来，胤禛也能近身指点了，说不定，根本就是胤禛亲自握着安康的手射杀的猎物呢。
不过, 儿子虽然年纪小, 还是要面子的。静怡也就没去拆穿。
“好了, 这些猎物先放着，等会儿让赵嬷嬷找人送到庄子里，晚上再吃，现在呢, 咱们吃带过来的这些东西，元寿，你带着安康去烧火。”静怡吩咐道，胤禛主动过来：“我帮你将肉都串好吧。”
静怡摇头：“不用啊，你看我都弄好了，我刚才闲着也是闲着，就先将这些给准备好了，我还自己钓鱼来着，可是运气不是太好，一个都没能钓上来。”
“想吃鱼？”胤禛挑眉问道，静怡点头：“是啊，没准备鱼肉，烤鱼味道也是很不错的。”
“那我来钓鱼，你先带着元寿他们去烤肉吧。”胤禛点头，静怡忙笑嘻嘻的应了：“好，我也帮你烤了，等会儿来替你钓鱼。”
胤禛摇头：“不用，钓鱼也不是非得要一直坐在这里的。”
元寿在一边喊：“额娘，火点起来了，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静怡就忙拎着小木桶过去，里面放着她已经串好的肉和蔬菜。元

寿探头看到有韭菜，顿时一脸的嫌恶："怎么还有这个啊？这个东西，吃饺子还是不错的，但是光吃这个，是不是太难以下咽了点儿？"

"哥哥你不喜欢可以不吃啊，我倒是可以试试，说不定会好吃。"安康倒是跃跃欲试，没吃过，当然会好奇。

另外还有蘑菇，都是静怡刚刚在树林里采摘的。还有玉米，这会儿才刚秋收，有些玉米长得慢点儿，不是很熟，嫩嫩的正好吃。静怡还让人弄了些玉米黑穗，这个东西其实算是一种病菌，嫩的时候可以吃，稍微老一些就不能吃了，因为吃了对肠胃不好。

有的地方叫黑穗，有的地方叫乌米，还有霉包灰包之类的称呼。

静怡上辈子年幼时候，曾经在村子里住过，那会儿百姓们粮食不够吃，这个也能拿来填肚子。后来大家条件好了，就很少人吃了，但城里人却开始买了。大约是物以稀为贵，这东西还正经不便宜。

这些是庄子上的人送来的，也是赵嬷嬷之前想着王爷和侧福晋山珍海味吃多了，说不定就想吃点儿乡野稀罕物之类的，这才找了庄子上的佃户弄来的。

元寿和安康看着十分稀罕，围着静怡叽叽喳喳的讨论："里面全都是黑乎乎的啊，那吃了之后嘴巴里面会不会也变成黑乎乎的？额娘，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的？"

"玉米上长的？那长了这个东西，还会长玉米吗？"

"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掰开啊？这么大一块儿，不好烤啊，上面要涂点儿什么？"

静怡也有些犹豫，她就吃过炒的，她老家算是条件还不错的，所以放油也舍得，再弄点儿蒜白，味道其实挺好。若是生啃，也有一股子甜味，不过口感可能会不怎么好。

转头看赵嬷嬷，赵嬷嬷忙笑道："若是小阿哥着急尝尝，奴婢这就给做成一盘菜？"

静怡有些吃惊："你带了炒菜锅？"

"是啊，奴婢还让人带了汤锅，还有茶壶之类的。"赵嬷嬷笑眯眯的说道，过来将那黑穗拿到河边去清洗。静怡忍不住挑挑眉，这样一个周全的人，竟然没到府里当管事嬷嬷。

不过想想，府里的那些个，也都是人精，赵嬷嬷在这庄子上很是突出了，但到府里，也不一定就能比得过那些个人精了。再说了，人各有追求，说不定人家赵嬷嬷还不愿意去府里勾心斗角呢。

"胤禛，尝尝，我亲自烤的。"静怡转头去翻烤肉，看色泽像是烤熟了，就忙拿到胤禛跟前显摆，却是见胤禛扫她一眼："叫我什么？"

静怡懵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忙干笑："那个，王爷，尝尝？"

胤禛微微挑眉，伸手拿了一串儿烤肉，细细尝过，毫不留情："味道也就一般，倒是可惜了这肉，原本腌制的挺入味的，只是你这火候不到，瞧这里面，还有些不太熟。"

静怡看了一眼，果然是，略有些心虚："那什么，不太熟的时候才是嫩呢。"人家吃牛排的时候，不都要七分或者八分熟的吗？

"不太熟的会拉肚子。"胤禛说道，不过又安抚静怡："你这个还算是不错了，虽然不太熟，但吃了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你且在这儿看着，我去给你烤一串。"

静怡很是吃惊："你会？"

胤禛只笑了一下，并未点头，但很快，静怡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她看着鱼竿也不专心，时不时的就要回头看看。闻到这香味就更是忍不住了，恨不能立马冲过去尝一口。

但又有些疑惑，分明是一样的烧烤架，一样的作料，一样的肉，为什么胤禛烤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呢？难不成连这火苗也是认人的？

再说了，自己好歹也算是做过好些年饭菜的，当年待字闺中的时候也是学过厨艺的。结果，这烧烤上面，竟是输给了怎么看也不像是学过做饭的胤禛？

真不是老天在开玩笑？或者是她鼻子坏掉了？

她一边想着，一边心里痒痒，这味道也实在是太诱人了点儿。

"尝尝。"好一会儿，胤禛才拿着肉串过来，静怡迫不及待，没等托盘到自己跟前就伸手，胤禛忙拦着："慢点儿，才刚烤好，还热着呢，你小心烫着了。"

生怕在胤禛心里落下个吃货的形象，静怡忙笑道："不用担心，我会先吹凉的。"糟了，这话说了还不如不说，越发显得自己心急嘴馋了。

静怡有些懊恼，胤禛笑道："那也要慢点儿，吃太快对肠胃不太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已经在你跟前了，只不过是稍微等等，总是会吃到的。"

那边元寿伸手捅捅安康，示意安康往这边看。安康年纪还小呢，哪儿像是元寿这样，心眼多的胸腔里都快装不下了，跟着看了一眼，就疑惑不解的等着元寿开口。

"阿玛和额娘怕是都忘记咱们俩还在这儿了。"元寿撇撇嘴说道，不过，阿玛喜欢额娘，这确实是件儿好事。他在宫里看过的听过的可多了，他现在这样，也算是庶子，亲生额娘不得宠的庶子，在府里过的日子可不怎么好。

年额娘还年轻，又长的漂亮，眼看也要生小弟弟了。若是阿玛不喜欢额娘了，他和安康的日子，说不定就要变成额娘故事里的小白菜了。

有好日子过，谁会愿意去过苦日子？

当然，阿玛这脾气，也不太可能会让他们受委屈，就像是三哥，也没见李额娘多得宠，还有天申，耿额娘还只是个庶福晋呢，可三哥和天申的日子过的也不算差。

但是，人都是有野心的啊。能做最好的，就不去做那第二好的。

“阿玛，额娘！”元寿还在心里各种感慨呢，好像自己多忍辱负重一样，也好像已经看到了额娘不受宠自己的日子会多难过一样，到时候还得照顾傻弟弟安康，人生简直不要太辛苦。

然而傻弟弟完全没感受到亲哥哥的这番苦心，听哥哥说阿玛和额娘将自己忘记了，就忙彰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我这个熟了没有啊？阿玛，你烤的我吃完了！我还想吃。”

元寿嘴角抽了抽，使劲拽了一下安康，压低了声音问道：“你想不想要小弟弟？”

安康一脸疑惑：“小弟弟？你说年额娘肚子里的那个？不是还没生出来的吗？你怎么就知道是小弟弟？”顿了顿，又说道：“我不想要啊，年额娘生的小弟弟，自有年额娘照顾，我要来有什么用？”

静怡平时总是说让他们和府里的兄弟们亲近亲近，所以安康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说年额娘生的小弟弟和他没关系，就迂回着去提醒元寿：“哥哥你也是，有我就够了，还要别的弟弟啊？”

元寿翻个白眼，趁着胤禛没过来，继续说道：“当然不是年额娘肚子里的弟弟了，是咱们额娘，你就不想多个亲生的小弟弟？”

重重强调了一下亲生这两个字，安康眼睛立马就亮了，但过了一会儿又犹豫：“那有了弟弟，阿玛和额娘就会更喜欢弟弟了吧？还有你，是不是也就只和小弟弟玩耍了？那还是算了，我不要了。”

安康还小，在意的是阿玛额娘还有哥哥对他的喜欢看重。元寿年纪大了些，知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意思，也知道兄弟扶持的好处。所以两个人才有不同意见。

“你瞎想什么呢，就算有了弟弟，我肯定还是和现在一样喜欢你啊。”元寿安抚自家傻弟弟，那边胤禛已经走过来了：“什么弟弟？”

“在说额娘会不会给我们生个小弟弟的事儿。”元寿笑嘻嘻的说道，凑到胤禛跟前去问：“阿玛？”

胤禛伸手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你个小孩子，管的事儿倒是不少，这也是你能操心的？既然有这闲心，那也是有空做功课的吧？今天晚上我考问你功课，做好准备。”

元寿立马苦了一张脸：“阿玛，我知道错了，功课这事儿，还是放一放吧？”

“不行，一言九鼎，说考问就是要考问。”胤禛面上带了几分笑意：“若是没过关，后面几日的功课就翻倍。”

“额娘！”见静怡走过来，元寿忙叫道，想让额娘给自己求情。然而他家额娘是个胆小鬼，见他家阿玛摇头，就立马闭嘴不言了。元寿只能哭唧唧的表示晚上一定尽力答题，争取过关。

一边吃一边玩儿，等吃完，静怡看一下怀表，也已经是快三点了。

“咱们还去那边的庄子吗？”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你都这么

惦记着了，那就过去看看吧。”

“王爷。”刚到了庄子门口，文轩就忙上前来行礼，胤禛翻身下马，冲他点点头。静怡过来笑着问道：“大哥，可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按照你说的布置的。”文轩笑着说道，又给元寿和安康行礼，不过他们是小辈，就只是微微捧拳。

胤禛转身，招呼静怡到自己身边，笑着问道：“到底是什么惊喜？都要进庄子了，还不打算说？”

“就是一个冒险山庄。”静怡笑嘻嘻的说道：“里面设置了一些关卡，然后每闯过一关，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根据这些线索，可以找到藏在山庄里的宝藏。”

元寿和安康先兴奋起来：“寻宝吗？这个好玩儿！阿玛，咱们不如进去玩玩儿？”

胤禛挑眉：“什么样的关卡？”

“什么样的都有，文的武的猜谜题的。”静怡笑着说道，还有密室逃脱呢。进去就是密室，能出来了才能进行下一步，出不来了就没后面了，等着叫赎金吧。

元寿和安康更是有兴趣了，眼巴巴的看胤禛。胤禛想了想，也没应下来：“先进去看看，让安康和元寿自己去玩儿，你再给我讲讲这里面的安排，既然是拿来赚钱的，那肯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静怡忙应了，让大哥文轩带了两个孩子去玩儿，她自己则是拉着胤禛到处闲逛。

说这个有个陷阱，那儿有个安排，树上安排两个守卫，打败了才能过关，吊桥上贴着对联，对上了才能过去。书房里摆着笔墨纸砚，回答上了问题才能出门。

从庄子的大门口到最里面的密室，一路上总共有九关。文的是四关，武的是三关，还有一关是猜谜题和脑筋急转弯，最后一关是看运气猜数字。

寻宝嘛，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倒是挺有意思的，只是这宝藏，你要如何安排？太贵重了，怕是你赚的这门票钱也不够补贴的，不贵重的，可吸引不了人。”胤禛笑着问道，静怡摆手：“我也没打算用普通的金银珠宝一类的，过两天开门，这第一次上场的宝藏，是雍亲王亲笔写的字一副，你猜，有多少人会想要？”

胤禛有些愕然：“打算用我当噱头？”

“别生气嘛，赚钱了分你一半儿？”静怡笑嘻嘻的晃胤禛的胳膊：“门票钱才多少，这个算不上贿赂的吧？”

门票是不值钱，可一个人十两，一百个人就是一千两了。

胤禛沉吟不语，静怡也不敢打断他思绪，就抱着胳膊盘算什么时候开业比较好。

“既然赚钱是要分我一半儿的，这宝藏的事儿，就由我来定

吧。”胤禛忽然开口说道，静怡正想的入神呢，猛然被吓一跳，反应过来就拍拍胸口应道：“好啊，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吧。”

说不定赚回来的钱有多少呢，宝藏的价值，自然也得是胤禛来定才合适。

“你觉得这个庄子能赚钱吗？”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还行，不过，这种赚钱方式，本来也就不适合一般人去做，你这身份还算是可以。”

有胤禛在背后撑着，这庄子才能经营起来。若是没了胤禛，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被人砸了。

静怡也明白这一点儿，忙冲胤禛作揖：“多谢王爷照看妾身的小本生意，等妾身赚钱了，就给王爷买个贵点儿的鼻烟壶。”

胤禛点头笑道：“好，那我可就等着了。”

胤禛自己是不太想去玩儿的，就和静怡在外面等着元寿和安康。这两小孩儿玩到天黑都没能出来，他们对什么文武之类的关卡不感兴趣，就对密室逃脱感兴趣，出了一个屋子再进去另外一个屋子，半天功夫就破了三个屋子的机关。

静怡进去找的时候，兄弟俩正研究一个纸条呢，静怡直接将人拽了出来：“等你们什么时候得空了再来玩儿，现在天黑了，要去吃饭了，元寿可别忘记了，你阿玛还说今天晚上要考问你的功课呢。”

只这一句，元寿满脸的笑容就变成了哀怨：“额娘真不能给我求情？”

“你也知道，你阿玛决定了的事情，额娘可是从不敢反驳的。”静怡笑着说道，元寿嘟嘴：“是不想反驳吧？”

“臭小子，反正额娘是不会给你求情的，你自己看着办吧。”静怡说道，一手一个，先将人给拽出来了。文轩说这边庄子上已经准备了饭菜，胤禛和静怡就索性在这边用了。

晚上元寿的功课果然是没过关，胤禛刻意问的难了些，只好接受过几天功课翻倍的惩罚。

在外面玩了三天，胤禛这才带着静怡和两个孩子回京。

“明儿下午带你到钟表作坊去看看。”晚上胤禛没宿在海棠院，而是去了前院书房，临走之前留下这么一句话，静怡大喜，之前就说钟表作坊已经出产品了，她早就说要去，可一拖再拖，到现在都还没去过呢。

“好，我知道了，我定会等着的。”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冲胤禛摆手：“你也早些歇着才是，公事是办不完的，别熬夜太久，对身体不好的。”

胤禛点头，背着手出了海棠院。

第二天下午，果然是说话算数，从宫里回来已经是用过午膳了，就直接到海棠院去领了静怡出门。这次，就只有他们两个了，安康和元寿都还在苦兮兮的上学呢。等上学回来，还有大把的功课要补。

虽说这钟表铺子，是静怡要开的，但实际上，这作坊一直是胤禛在管着的，包括找工匠师傅，提供样品研究，还有磨制各种精细零件，静怡也就是偶尔听胤禛说一下进展。

一进门，她就有些吃惊了。她原先以为胤禛说的已经做出来样品，就是做出来一两个。却没想到，竟是装满了一个屋子，三面靠着墙都放着架子，每一层都有一个大座钟。中间桌子上则是铺着一个个的小怀表。

样式还全都不同，圆形的有方形的有镶嵌钻石的有完全金银打造的，看的静怡眼花缭乱。

“居然全都做出来了？”静怡很是不敢相信，探头看看，发现这上面摆放的，不是她猜测的空壳，一个个的，都还有指针，也都在走动，那上面的时间也是对好了的，竟是没多少差错。

“嗯，只要研究出来怎么做了，再做成品就比较简单了。”胤禛点头说道，伸手点了点：“这个，就摆放到你院子里去吧，剩下的几个给福晋，看福晋如何安置。”

“对外这铺子还是你的，你也别说漏了。”胤禛叮嘱道，静怡忙点头，她还是能分得清轻重的。

“这得是多少钱啊。”静怡感叹道，胤禛挑眉：“大约几万两？我也没算过，不过我知道，你现在是小富婆了，光是这钟表铺子，就足够你在京城横着走了。”

“还横着走呢，我又不是螃蟹。”静怡笑嘻嘻的说道，抓了一下胤禛的胳膊：“谢谢王爷，若不是你，我估计得好几年呢，还不定能折腾的出来。”

“和我还用说谢？”胤禛挑眉：“就当是我给两个儿子攒的娶媳妇儿钱了，你若是能再给爷生个闺女，爷回头还得再想个营生给闺女赚嫁妆。”

静怡脸红红，斜一眼胤禛，嘟嘟囔囔的说道：“生孩子得看缘分啊，缘分没到呢。”

胤禛笑了笑，拉着她继续看那些钟表：“你若是想送人，就看看相中了哪些个，剩下的，回头就送到铺子里去，掌柜我也帮你找好了，你只得空看看账本就行。”

静怡忙点头，摆明了胤禛送钱给自己嘛，不要的是傻子。

这两个人在这儿说悄悄话，那门口站着的苏培盛就当自己是聋子。反正这院子里也没别人，主子想要谈个情什么的，也还算方便。

没两天，胤禛就接了圣旨，说是要代替皇上到泰山去祭天。

胤禛临出门也没放过元寿兄弟俩，将功课布置妥当了才出府走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静怡的错觉，胤禛一出门，这府里忽然就变得安静了几分。年氏有孕在身，福晋就免了她请安，她轻易连自己的院子也不出。

李氏忙着给弘时相看媳妇儿，明年三月就该选秀了。这几天就求了福晋，得以天天出门参加各种宴会聚会。

武氏最近迷上了花茶，不是喝茶，是自己制茶。正好春夏两季晒了不少干花，足够她这个冬天折腾了。

也就耿氏闲着，偶尔会拎了酒壶来找静怡喝两口。不过静怡实在是不爱这一口，多是看着耿氏喝，自己则是在一边吃菜或者看书什么的。

☆、第 92 章

但没过几天, 静怡就也开始忙碌起来 。胤禛派来的掌柜已经上门, 她正忙着开钟表铺子的事情呢, 还有那冒险山庄，也要赶在年前开业, 所以这府里的事情, 一时之间，她还真有些顾不上。

开铺子不光是她一个人的事情，之前得了胤禛吩咐, 还要准备一些送礼。她除了往自己的院子里放了一个雕刻着海棠花的座钟，还得另外为福晋选一个合适的当礼物送过去。

早上去请安的时候, 特意让人给带了过去。

“之前就想开个钟表铺子，找了工匠师傅研究了两三年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就先拿了最珍贵最精美的送给福晋。”静怡笑着说道, 示意丫鬟放到一边桌子上。

那钟表的底座是盛开的牡丹花，金光闪闪的，雕刻的十分细致，连中间的花蕊都是根根分明。上面则是两只展翅的小鸟儿，眼珠子用的黑珍珠, 很是灵动, 栩栩如生。

福晋并不缺座钟, 石榴院本来就放着一个座钟，是四年前福晋生辰的时候德妃赏赐下来的，很是珍贵，平日里福晋都舍不得拿出来, 连静怡也只是见过一次。

此时见了静怡拿过来的座钟，就很是有些吃惊：“你自己要开钟表铺子？”

“是啊，还要多谢王爷帮忙呢，若不是王爷帮我找了几个工匠师傅研究，我也开不了这铺子，从外面买就实在是太贵了些。”静怡笑着说道，点名了这生意是有胤禛的份儿的。

李氏很是羡慕：“你倒是运气好，也得亏王爷愿意帮你。既然你打算开铺子，那这样的一个座钟，你打算卖多少钱？”

“唔，这样的就三千两，因为这不光是一个座钟，上面的雕刻什么的，也要花费不少功夫，光是这装饰，就要一千多两银子了。”

静怡迟疑了一下才说道，李氏咂咂嘴：“怕是咱们府里，谁都比不上你有钱了吧？”

“我若是有钱，也不会想各种方法去赚钱了。这种东西，也不过是看个稀罕。”静怡忙笑着说道，福晋摆摆手：“你有心了，这个东

西，我还是挺喜欢的。”

“福晋喜欢就好。”静怡忙笑着说道：“若是福晋出外面参加宴会的时候能帮我说几句话，那可就更好了。”

福晋忍不住笑道：“感情这东西还不是白送的？”

“不不不，就是白送的，妾身感谢福晋这些年的照顾，所以这只是妾身的一番心意。”静怡赶忙说道，剩下的就是小孩子了，弘时和天申，还有小格格，都是一人送一个怀表。这怀表的金壳，雕刻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弘时的是一只雄鹰，天申的是一只豹子，元寿的是一只老虎，安康的则是一匹奔马，小格格的就是锦绣花开了。

李氏见她准备的十分妥帖，这才点头说道：“多谢你还惦记着弘时了，回头我让他去给你道谢。”

耿氏也笑道：“天申一早就想要个怀表了，今儿放学回来看见了，定是要高兴疯了。”

年氏也是客客气气的道谢：“多谢钮祜禄姐姐，等会儿让小格格去给你道谢。”

几乎是人手一个，但只少了武氏和宋氏。武氏和静怡一向要好，静怡私底下也是准备的有的，至于宋氏，虽说落下她一个有些不太好，但她也没孩子，静怡也找不到借口去送，索性就装傻吧。

送给武氏的也是个怀表，不过不是金子做的，而是玳瑁雕刻的外壳，玳瑁虽然比不上金子，却也算是价值不菲了。

“李氏这次倒是没说错，你要成为咱们府上最有钱的人了。”武氏笑眯眯的说道，将那怀表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爱不释手：“多谢你了，没白和你做一场姐妹。”

“说话不好听，难不成没有这东西，咱们俩就算是白做了一场姐妹吗？”静怡翻个白眼说道，武氏开玩笑一样点头：“说不定，到时候我瞧着别人都有，就我没有，心里难免会有疙瘩，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啊，可是经不起折腾的，你看看王爷和福晋，刚成亲的时候，能说是没有半点儿感情吗？”

就算不是爱情，也是相伴了那么些年，亲情总是有的吧？

可现在呢，倒也不是仇人，可也就是熟悉对方而已。

静怡挑了挑眉：“我倒是发现，你越来越通透了，就好像下一刻就要看破世俗，剃发出家了。”

武氏怔了怔，忽然叹气：“说起来，我还真有过这想法。”见静怡变了脸色，赶紧摆手：“你且放心，我又不傻，无缘无故的就出家，那岂不是给福晋和王爷难堪吗？就是宋氏，在府里吃斋念佛的，但出门不还是赶紧穿的精神些吗？”

“你自己知道就好。”顿了顿，静怡才叹气，多的她也不好去劝解，总不能说，回头我让王爷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到你这边来几次吧。

她又不是缺心眼，哪怕和武氏的感情再好，除非是胤禛自己想要到武氏这边来，否则，她是绝不会相劝的。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李姐姐和年姐姐，不都说要让孩子过去道谢的吗？”武氏摆手，赶静怡出门：“等得空了，我再去找你聊天，回见啊。”

静怡只好起身：“那我先回去了，你若是想聊天就找我去，可别自己瞎想，什么事情都憋在自己心里。”

“知道，我不是那想不开的人。”武氏摆手，送了静怡到门口，见她身影转弯了，这才幽幽叹口气，这人和人啊，果然是不一样啊。她这出身也不算差，相貌也不差，不说学富五车也算是个小才女，针线也能做一些，可偏偏，进府这么些年，就没能讨到胤禛欢心。

而静怡，虽然出身不错，长的不错，针线挺好，可看着就是个傻乎乎没心眼的，却是莫名其妙的就被胤禛给宠着了。

或许，自己和静怡的差别，就在这一份儿傻上？

当年，若是她自己胆子大些，勇气足些，能抢先说出去照顾患了疫病的胤禛，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再早些，若是她能放下清高，处处奉承福晋，是不是也能多一些机会？

可偏偏，她自诩为才女，将那不伦不类的清高摆在了明面上，却不想想，这府里谁是傻子？谁看不出来她那点儿故作清高？不愿意说，只是不想理会而已。

静怡回到海棠院没多久，弘时就先过来了，他到底年纪大了些，在静怡面前也很是沉稳，行了礼就开始道谢：“多谢钮祜禄额娘送的怀表，我很是喜欢，早先时候见弘景身上也有一个，当时还很是羡慕呢，没想到现在自己也有了，回头我也拿出去显摆显摆。”

“你喜欢就好，我也是听你阿玛说你喜欢猎鹰，这才选了猎鹰的图案。”静怡笑着说道，弘时眼睛就亮了：“是阿玛说的？”

“嗯，你阿玛还夸奖你很是聪明呢。”静怡点头，胤禛那人是很少当面夸奖孩子的，就是元寿和安康，也是静怡多次要求，他才偶尔夸赞那么一两次的。弘时这个，估计被夸奖的次数就爱更少了。

“也没那么聪明。”弘时都高兴的有些傻了，静怡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弘时这才尴尬的摸摸脑袋，忙起身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钮祜禄额娘日后有什么事情，元寿和安康不方便的话，不妨让人去吩咐我一声。”

“好，我记着你一番心意呢，快些回去吧。”静怡笑着点头，送了弘时到门口，这才转身回来。

弘时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小格格就过来了。年氏没跟着，年氏的贴身嬷嬷跟着。

“钮祜禄额娘好，给钮祜禄额娘请安。”小孩子奶声奶气的请安，年氏眼光好，给小格格打扮的十分上心，粉色的薄袄下面镶着一圈白白的兔毛，衣领也是兔毛，下面的小裙子上绣着百蝶穿花的图案，小

格格走动起来，那蝴蝶就跟活了一样，很是可爱。

本身小格格的相貌就是定好的，她也是会长，全挑了父母的优点，静怡往日里就很是喜欢小格格，此刻更是恨不能将人搂在怀里亲两口，然而看见小格格身后跟着的嬷嬷，静怡就又赶紧压制下了这冲动。

实在不行，她就自己生个闺女。反正，这年代也没计划生育，想生几个就能生几个。

只是，生孩子太疼，而且，也太危险，她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又有胤禛宠爱，几乎可以说是下半辈子再没有什么忧愁苦难了，所以，这生孩子的决定，还真不是好下的。

她现在也不太相信历史了，毕竟，历史早就不知道在哪儿拐弯了，万一下一个孩子就是难产了呢？

“哎，快起来。”这些东西也就是在静怡脑子里出现了一下，瞬间就又消失了，静怡回神就赶忙招呼小格格：“要不要吃点心啊？喜欢吃什么点心？钮祜禄额娘这里有核桃酥，还有萨其马，葱油桃酥，糯米糕，你喜欢哪一个？”

没等小格格说话呢，那嬷嬷就上前回道：“钮祜禄侧福晋，我们侧福晋不许小格格吃太多甜食呢，她今儿已经吃过了两块儿糕点了，就不能再多吃了，以免坏了牙齿。”

小格格有些不太高兴，她原本已经张开嘴准备说要哪一样了，但被嬷嬷打断，她就又委屈的闭上了嘴巴，只眼巴巴的看着静怡。

静怡顿了顿，笑道：“那也无妨，葱油桃酥是咸味的，这个可以吃吧？”

那嬷嬷又有些为难：“这个油炸的东西，怕是不太好消化……”

静怡皱了皱眉：“你是主子还是她是主子？她的事情，你全都能代替她拿主意？”

这话说的有些重，嬷嬷瞬间就变了脸色，赶紧行礼：“奴婢不是这个意思，格格年幼，尚不知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奴婢也是一片好心，钮祜禄侧福晋还请息怒。”

静怡忽然就觉得有些没意思，又不是自己闺女。她这边训斥了嬷嬷，回头年氏还要觉得她是多管闲事儿呢，小格格也不见得会以为她是在帮忙。

“既然如此，那这点心就不吃了。”静怡摆手，又笑着问小格格：“可喜欢喝什么茶饮？钮祜禄额娘这儿有梨子汁，还有羊奶杏仁露，你想喝别的，钮祜禄额娘也可以让人去做。”

小格格重新高兴起来，身后的嬷嬷还想说什么，然而静怡一眼扫过去，她又赶紧闭嘴了。拒绝一次两次的，倒还可以说是为小格格着想，但是次数多了，就是不给钮祜禄侧福晋面子了。

反正就是喝茶而已，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

“钮祜禄额娘，我想喝梨子汁。”小格格笑着说道，静怡忙让人去

拿，考虑到小格格是小孩子，还是女孩子，这梨子汁就只有半杯，还是加热过的，免得小格格拉肚子了。

静怡可是知道，年氏将小格格当眼珠子看呢，小格格身子又一向比较弱。

喝了梨子汁，嬷嬷就说年侧福晋还惦记着呢，要早些回去用午膳了，静怡也没拦着，笑眯眯的冲小格格摆摆手，就放他们走人了。

想到之前胤禛说的事儿，静怡就忍不住叹口气。其实她也说不准哪种方法对小格格最好，福晋品行不坏，若是能得她教养，将来婚事上必定十分顺遂。而且，这嫡出的公主，和侧福晋样的，可不是一个爵位。

可设身处地的想想，若是将来她有了闺女，哪怕这前程再好，她也是不放心让别人来养着的。

想了一会儿，静怡又摇头，目前这事儿，和自己也没多大关系，何必一直想着呢？有这功夫，不如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元寿前两天就惦记火锅了，今年这一冬天还没吃过呢，不如就让厨房准备这个？

胤禛是一直到年底才回来的，整个人好像是瘦了一圈，也好像是黑了一圈。静怡乍一看到，还有些吃惊，又不是夏天出的门，怎么还能黑了呢？

等胤禛洗完澡，静怡才后知后觉的发现，不是黑了，而是一脸尘土，显得人沧桑了，现在洗完了，就又恢复往日的英俊潇洒了，好吧，英俊，没有潇洒这两个字。

“累不累？”等胤禛坐下，静怡就亲自拿了布巾过来帮他擦头发，问完了才发现自己是问了一个傻问题，忙又说道：“最近京城可是出了不少事情呢。”

胤禛挑眉：“是吗？都有什么事情？”

“十四阿哥府上死了一个侍妾，说是难产死的。”静怡想起来一件是一件：“不过我听说，那侍妾好像是他之前打仗的时候从外面带回来的，我没见过，福晋也只是让人去送了些银两。”

“三哥府上的田侧福晋病了一场，三阿哥和三嫂吵架来着，宫里荣妃娘娘都知道这事儿了，叫了三哥过去训斥。”

“九阿哥府上的管家要告老还乡，九阿哥不许，说起来也奇怪啊，那管家不是个进士吗？怎么会去给胤禟当了管家呢？好好的谋个官身不行吗？”

静怡对这人也实在是无语了，进士啊，多年寒窗，好不容易考上了，去当了个管家！

“秦道然？”胤禛问道，静怡想了想，点头：“好像是姓秦吧。”

“秦道然给胤禟当过师傅，也曾在礼部担任给事中。”胤禛爆料，静怡吃惊的嘴巴都合不上了：“那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给胤禟当管家？”

应该像是十三和十四的师傅那样，当个官儿吧？法海现在可是在

南书房行走，是侍讲学士！

最不济了，像是人家八阿哥的师傅何焯，当个谋士也行啊，现在不是官，但以后胤禩出息了，还能少了何先生一个官职？管家这种职位，说起来好听，但和奴才也没什么区别了。

“不过一小人。”胤禛嗤笑了一声，静怡立马明白，胤禛对此人印象十分不好。

于是，迅速换了话题：“说起来，有传教士经常到九阿哥府上啊。”

“胤禟那人，和胤禩交好，品性也是十分相似，胤禩喜欢结交朝堂上的官员，胤禟则是僧侣喇嘛，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员之家奴，都会留心施恩，以备后用。”

胤禛面色略有几分不屑：“贿买恶棍，到处称誉，和胤禩不相上下。”

得，静怡是看出来了，这会儿胤禛就胤禩和胤禟的印象就不怎么好。

“结交人脉也是一种本事啊，没本事的，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想利用人家，也就不会上当了。”但到底没忍住，静怡还是嘟囔了两句：“想要心甘情愿让别人为你付出，那肯定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八阿哥和九阿哥能做到这一点，也说明是有本事的，这也是可取之处啊。”

胤禛没出声，静怡也不敢多说，只好将话题往内宅换了：“我送给福晋一个座钟，福晋看着是挺喜欢的，我又让人给你留了一个，等明儿你放到书房去。”

“留的是哪一个？”胤禛问到，静怡笑眯眯的给他揉按头上的穴位：“是那个底座是麒麟神兽的，怎么样，还行吧？”

胤禛嘴角抽了抽，良久才点头：“你喜欢就好。”说实话，他觉得麒麟这个底座，太张扬了些。不过既然是静怡的一番心意，他就觉得还算是能接受。

“时候不早了，安置了吧？”静怡忙完，扔开布巾，笑眯眯的问道，胤禛转头看她一眼，点头：“好，安置了。这顿时间我不在府里，你可曾受什么委屈了？”

“王爷开玩笑呢，谁会给我委屈受？”静怡笑着说道，眼睛闪亮亮的看他：“我这段时间，除了想念王爷，就再没别的了。”

胤禛点头：“难怪看着瘦了些。”

静怡大喜：“真的瘦了些？”大约也是老了，以前她不管怎么吃，身材都能保持的特别好，可前段时间，胡吃海塞了几天，竟然发现有小肚子了！

简直晴天霹雳，她赶紧的就给自己制定了饮食计划，还打算多运动运动呢，不过碍于海棠院场地不算大，她自己又不是个喜欢跳绳的，顶多能踢踢毽子，索性就只在室内练几个瑜伽动作了。

“嗯，不过你不要刻意去减肥，现在这样就挺好。”胤禛伸手捏了捏她脸颊，顿了下又说道：“长胖点儿也好看，胖乎乎的，摸着舒服。”

静怡笑着推他：“我才不要长太胖，对身体不好，行了，不说了要睡觉了吗？赶路几天，就不觉得累吗？”

胤禛反手握住她手腕，和人并肩到内室去休息。

胤禛一回来，静怡忙碌的重点就又换了。原先是操心铺子的事情，总是担心会不赚钱，现在就好像有了主心骨，不赚钱也没关系了，反正胤禛应该是还能养活的起自己的。

她现在忙的，是给胤禛和两个孩子做衣服了。前些时候胤禛打猎带回来的那些皮毛，现在都还没做成衣服呢。正好这段时间有空，就顺便给做了。

元寿和安康还在长身子，倒是没必要做太多。另外，她出嫁多年，也没给亲爹娘做过太多东西，索性趁着这东西在眼前，也给阿玛额娘做两身。

忙忙碌碌的，翻过新年，就又是一年了。康熙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忽然就想南巡了，胤禛是也要跟着去的。听闻这消息，静怡就觉得有些焦躁。

今年都是康熙六十年了，康熙应该是……再者这个年纪了，能受的住奔波劳累？万一半路出个什么事儿，这责任到时候算谁的？而且，胤禛不在京城，若是京城再出了乱子，胤禛要如何应对？

“不能不去？”静怡犹豫了半天还是问出来了，胤禛摇头：“汗阿玛做好决定了，车马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反悔，这次，你跟着我去？”

年氏有孕在身，当然是不能再跟着去服侍了。

“弘时和元寿也都要去。”不等静怡回答，胤禛就又说道，静怡深吸一口气，点头：“王爷不提，我也要想办法跟着去呢，下江南这种好事情，怎么能便宜了别人？我还没去过江南那边呢。”

唯一一次去浙江，还是去照看胤禛了，那会儿浙江又是旱灾疫病的，她连个上街的机会都没有，算是白去了一趟，不对，也不算白去，至少照顾好了胤禛。

作者有话要说：　　现在花开一不想去游泳，就会对自己说，再不去的话今年夏天都没机会去了，等小学生放假了那泳池里就都是饺子了！然后花开就会打起精神去，反正离放假也没几天了，到时候就又有借口偷懒了……

☆、第 93 章

临出发前, 诸王贝勒以及文武百官, 联名上奏, 为庆康熙御极六十周年，恭请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

帝。

然而, 康熙再一次的推拒了。这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 十年来一次，几乎已经是惯例了。不过此次, 康熙说的话就略微有些重了。

因为有官员上折子，为庆祝这六十周年, 求大赦天下。

这点儿康熙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朝堂上就摔了折子："现在西藏用兵，官兵冒暑冲寒，人民负重跋涉，再加上有许多地方受灾，百姓更加受累, 此种情况下, 只有修省图治, 使百姓受益，哪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有些无耻之人，以为举行庆典必有殊恩，想有所得；又有人以为六十年庆典必定实行宽大政策, 乘机故意杀人犯法。你们不想着杜绝这犯法之事，竟还想着弄一些歪门邪道，是不是这日子过的太舒坦了？"

当即将上折子的官员给吓趴下了，也幸好康熙心情不算太坏，也没过重处罚，只透漏了南巡的事情。本来他年纪大了些，文武百官也是有不少不同意他南巡的，但这种情况下，反对的人就变少了。

于是，三月初，康熙带着文武百官，还有胤禛，十五十六兄弟，离开京城，一路往南。

这次是胤禛提前说了，福晋那边也没什么借口阻拦了，所以，静怡得以顺利的跟着胤禛出门。前些是走的官道，到后面就换了水路。

静怡这辈子坐船的机会，两个手掌就能数的过来了。刚上船的时候还稀罕，带着小鱼和小舟到处走动："这江面上的风景也是挺好的，正好春天，春江水暖鸭先知，快看，那边还真有鸭群啊。"

"不如咱们钓鱼？"看小鸭子游走，静怡就又兴致勃勃的提议，两个小丫鬟阻拦不了，只好满口应下："好啊，钓上来两条大鱼，咱们中午就吃这个。"

正说着话，就见个漂亮女子从另一边船舱出来，见着静怡，忙行礼："小四嫂，你也出来走动？"

这个倒是认识的，十五福晋。

静怡笑着点头："是啊，你若是闲着无聊，不如也来钓鱼闲聊。"

十五福晋忙应道："若是小四嫂不嫌弃，那自是很好的，我带了些茶水，咱们也可以烹茶。"说着就带着丫鬟过来，她估摸着是个喜欢喝茶的，坐下来就开始讲解自己带来的茶叶："这个是雨前茶，用山泉水冲泡是最好了，不过现在没有山泉水，听说江心水也是很甜美的，等到了江心，咱们可以打些水来试试。"

静怡脸色就有些变了，谁知道这江水里面都有点儿什么呢，河边洗衣服的人可不少。再者这江面宽广，一天走不完，那能一天都不方便吗？讲究点儿的就像是他们，肯定是带了马桶的，但不讲究的，反正下面都是水。

她刚才就问过了，他们船上吃的水，也从不用将江里的，都是到了渡头之后另外上岸去买的。现在居然要喝这个江水泡的茶，静怡怕

自己到时候忍不住吐了，这会儿就赶紧摆手：“不用了，给我就是糟蹋了，我这人，品尝不出来什么茶叶的好坏的，往日里也多是喜欢花茶，你一番心意，还是找了同好茶道的人品论吧。”

“没关系，喝不出来好坏就当时是解渴了。茶水这东西，品茗是一回事儿，解渴也是很重要的。”十五福晋笑着说道，静怡还是摆手：“不用不用，我估摸着是有点儿晕船，上船之后就闻不得茶水的味道，我还是喝一些白开水吧。”

十五福晋很是担忧：“晕船？可找太医看过了？”

“不严重，就没必要找太医看了。”见十五福晋要开口，忙抢先说道：“毕竟咱们出来，主要也是伺候自家爷的，没得他们安安稳稳，你这边却是病歪歪的，既然不能伺候，下次可就不一定能出来了。”

十五福晋也是女人，当即就明白了，抿抿唇笑道：“那小四嫂若是真有不舒服，可别硬撑着。”

“多谢关系。”静怡很识好歹，忙道谢。两个人就又说起了别的，十五福晋出身大家，她亲爹是石文炳，说这个估计没多少人知道，但说起太子妃，那就几乎是人人知晓了。

太子妃瓜尔佳氏，是十五福晋嫡亲的姐姐。两人一母同胞，相差十岁。太子妃三年前郁积于心，病重过世，随后胞妹瓜尔佳氏就被赐婚十五阿哥。

这点儿，算是康熙对石家的一个补偿。因为无论如何，十五阿哥都不会卷入到夺嫡的风暴中，只要他安安分分的，将来必定能得给亲王的爵位，最不济也是郡王。到时候，也能护住石家一些。

十五福晋这看着柔柔弱弱，但大概是有太子妃在前面，石家教导这个女儿的时候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实际上为人很是和善知礼，性子也坚韧许多。

两人说着话，就绕到孩子上面去了，十五福晋赞道：“元寿阿哥很是聪明机灵，这几天皇上几乎是离不得元寿阿哥呢，天一亮就叫了元寿阿哥去跟前。”

“皇上也是念着元寿年幼。”静怡笑着说道，礼尚往来，夸赞十五福晋的嫡亲闺女：“你家小格格，长的漂亮，又懂事儿听话，有这么一个孩子，你以后也是要享福的，不都说女儿是额娘的小棉袄吗？“

“我只盼着她平平安安的长大，将来找个疼她宠她的夫婿。”十五福晋笑道，静怡刚要张口说宗室的女孩子将来定是不愁嫁的，但想想宗室女孩子的下场，她就又闭嘴了。

十个宗室女孩儿，有七个要抚蒙去的，这日子过的，还真不好说。

说到临近中午，两个人才各自告辞，回了自己的船舱。然后静怡就体会到了话不能乱说的严重后果——她真的晕船了。午膳不管是看着还是闻着，都是很诱～人的，偏偏静怡吃不到嘴里，总觉得有一股子江面上的水的味道。

尝试了两次，还是吃不进去，只好让人给撤下去了，小鱼有些担忧："也不能一直不吃饭啊，这一顿还好，两顿三顿的，就是铁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住的，不如找太医开个治晕船的方子？"

"先不着急，说不定等晚上适应了也就好了，再说，没饭吃不还有点心的吗？说不定吃了点心就没事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小鱼忙点头："那奴婢亲自去厨房做些点心，侧福晋想吃什么味道的？"

"随意，甜的咸的都行。"静怡想了一下说道，小鱼就忙忙出了船舱往下面去了。

也是静怡运气好，这点心好歹还能吃几块儿。到晚上胤禛带着弘时和元寿过来，见桌子上干干净净的，就有些诧异："已经吃过晚饭了？"

皱眉想想，好像自己也没说晚上不回来的吧？船上不比家里，房间多，想睡哪儿就睡哪儿，胤禛要是不想在船板上打地铺，就只能是到静怡这边来歇着。

所以，应该不会不给自己留饭吧？

"没呢，怕放冷了，就特意叮嘱了厨房先别上，你们先洗手，一会儿就好了。"静怡忙说道，招呼丫鬟过来倒水。弘时虽说是大孩子了，但还没成亲，胤禛也不能将他一个人丢到别处去用膳，也就只能是带过来了。

静怡早料到了，所以这晚饭就准备的特别丰盛，足够三个大男人吃的。之所以说是三个大男人，是因为元寿这会儿也开始长身体了，饭量也快比得上胤禛了。

也得亏他和弘时出生在富贵之家，要不然，还真不一定能养活的起。

"你怎么不吃？"胤禛落座，就又发现个问题，静怡忙摆手："我下午吃多了点心，这会儿肚子不饿，你们只管吃就是了，不用管我。"

胤禛皱了皱眉，也没多问。等弘时告辞去休息，元寿也跟着退下了，才起身坐到静怡身边："胃里不舒服？"

静怡有些诧异："看得出来？"

胤禛挑了挑眉："不管什么时候，没见过你不吃饭的，吃不下那唯一的原因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倒是瞧不出你脸色哪儿不对，十之□□，晕船？"

静怡笑嘻嘻的挑起大拇指："是啊，不过不严重，也就吃不下饭菜，点心还是能吃的，下午吃了不少，这会儿肚子还是饱饱的呢，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胤禛伸手摸了摸她肚子，确定不是扁扁的："要不然，找太医开个方子？"

"不要，能吃能喝的，没必要麻烦太医。"静怡笑眯眯的摆手："再说了，我也不喜欢吃药，是药三分毒呢，你看我现在脸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哪儿是用得着看太医的？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在外面照顾

好了皇上就行了。”

“今儿外面可有什么稀罕事儿发生？”静怡笑着问道，岔开了话题，胤禛看了看她，也跟着转了话题：“朝堂上每天都有新鲜事儿，以前你不是不爱听这些的吗？”

“现在爱听了，你说几件我听听。”静怡给他倒茶，十分殷勤。

“西藏那边要派驻军了，之前十四他们去过一次的，后来还是岳钟琪打了胜仗，还记不记得？”胤禛问道，静怡点头，肯定记得啊，十四就是那次伤了腿脚了。

“但是新的拉藏汗不是已经上位了吗？”静怡有些疑惑的问道，胤禛摆手：“拉藏汗虽然已经上位，但准噶尔一直没平定下来，去年汗阿玛第二次对西藏派兵，延信为平逆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从西宁那边出发，再次用兵西藏。”

静怡听的有些头晕，西藏那边的地名，她向来是有些分不清楚的，什么柏克河，齐嫩果尔，楚马拉，她就算是以前听过，现在再听起来，也还是觉得陌生。

还有那出征将军的名字，汉人的还好说，至少岳钟琪她就记得很清楚，可满人将领的，她向来分不太清，这会儿也就是听个热闹，抓个重点，知道康熙第二次对西藏用兵了。

“上个月，噶尔弼上了折子，请求在西藏派遣驻兵。另外，台湾那边的驻军制度，也要改变一下。”胤禛一边说，一边沉思，静怡偶尔问两句，胤禛也不嫌烦，因为十次里面，静怡总会忽然有一次问到点子上，他也能多一种想法。

“台湾那边？你上次说要增加海军，和这个有关系吗？”静怡眨眨眼问道，胤禛摇头：“上次增加海军是福建那边的，为了抵制倭寇，现在这个，是台湾那边，皇上的意思，是想派御史每年一次，前往台湾巡查，另外派遣的将领，三年一换。我觉得这个三年一换，对将领来说很容易，但对兵丁来说，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若是兵丁在台湾当地成亲，又怕会有外心。毕竟，台湾和内陆隔着海，不太好管理。

“让人专门管台湾那边的事情吗？”静怡问道，胤禛挑眉：“专管？”

“嗯，就跟理藩院一样，专门负责外国的一些事务。”静怡点头说道，想了想，又摇头：“我就是随口一说，外国是外国，台湾还是咱们大清的，情况不太一样。“

看看怀表，时候不早了，就催着胤禛去洗漱：“明天还得去见汗阿玛呢，可不要熬夜太久，有什么事情，白天去想，晚上就是要专门睡觉的，耽误了睡觉，身体也会不好的。“

胤禛无奈，被她拽着起身，又被她推着去洗漱，只好暂时将心里的各种盘算给放下了。

第二天一早，胤禛醒来，竟是发现静怡不在床上了！差点儿没吓

一跳，幸好小鱼就在外面守着，听见动静忙进来伺候：“侧福晋说是要看看江上的日出，半个时辰前就起来了。“

胤禛吃惊的嘴巴都快合不拢了：“半个时辰前就起床了？“

他可是知道她有多懒的，不用去请安的时候，就没在八点之前起过床。进王府这么些年，也就头两年还偶尔起来伺候他更衣上朝，次数加起来还是能数的清的。

所以猛一听说静怡早就起了，胤禛就惊讶极了，随后想到一个可能：“是不是她半夜肚子饿了？”晚上没吃饭，所以受不住了，就早早起来了？

“这个，侧福晋没说，不过，刚才确实是要了一盘点心。”小鱼忙说道，胤禛摆摆手：“好了，打水吧。”

等洗漱之后，就到甲板上去找静怡。早上还是有些冷的，静怡裹着披风站在船头，眼巴巴的看着江面，胤禛走过拍她肩膀：“看错方向了，那边才是东方。”

静怡立马尴尬了，再没有比这更糗的事儿了，为了看日出起个大早，结果看错了方向……没脸见人了。

但在胤禛面前，还是要嘴硬一下的：“江面辽阔，也没什么遮挡，这边那边都是一样的，都能看见。”

胤禛点头：“你高兴就好，真不用找个太医看看？不如这样，早饭就算了，中午若是还吃不进去，就请了太医来把把脉？说不定有不用喝药就能治晕船的办法？反正瞧着你这脸色，晕的也不是太厉害。”

静怡犹豫了一下，点头：“好，不过你不用操心了，等中午我自己会注意的，你多操心自己就好了，用过早饭了？”

“到前面船上，陪着汗阿玛一起用。”胤禛说道，伸手揉了揉静怡的头发：“我先过去了，你一会儿记得进去用早饭，吃不下就多吃点儿点心，不能饿肚子知道吗？”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目送他上了小船，往康熙那龙船那边去了。

早饭静怡还是没能吃下去，中午饭，好歹多吃了两口，但也就两口。小鱼还记着胤禛那吩咐呢，就提出请太医的事儿，静怡估摸着胤禛晚上回来还要问，索性就让人去请了太医。

太医一过来，静怡就忍不住笑，还是个熟人，经常往他们府里去的。

“侧福晋就只是吃不下饭？没有恶心晕眩的感觉？”太医笑眯眯的问道，静怡摇头：“倒是不恶心晕眩，睡觉也挺好，喝水也没事儿，就只是闻着饭菜的味道觉得有些恶心。”

太医伸手搭在静怡手腕上，过了一会儿，脸色就变了变，静怡很是担心：“难不成是很严重？”

“是好消息。”太医收回手，冲静怡捧拳：“恭喜侧福晋，您啊，这是有了身孕了，两个月了。”

静怡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真的？我怀孕了？"

"是，已经两个月了，侧福晋身体好，所以之前路上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只是到底是有了身孕，船上摇晃，针线盒饭菜又多是鱼虾为主，所以侧福晋才觉得不想吃。"

太医笑着说道："也得亏微臣之前没当晕船给开了方子。现下也不用开方子，只吃不进东西这个，不如吩咐厨房换了饭菜，面条什么的，应当是能吃的进去的。"

静怡之前也怀过两胎，多少算是有经验了，让人给太医封了大红包，就开始琢磨着让厨房准备什么饭菜了。

"奴婢到厨房看了，鸡鸭这些不太多，距离下次到码头得三天时间，这些应当是足够用了，奴婢也和那师傅说了，咱们这边的饭菜，就不要鱼虾了，多准备些猪肉鸡肉之类的，这是刚做出来的鸡丝面，侧福晋先尝尝，看能不能吃的进去。"

小鱼唠唠叨叨的说着，将碗端出来放在静怡手边。这鸡丝面也是用足了料，闻着就香喷喷的，静怡原本没胃口的，但现在，忽然就觉得肚子空荡荡的，赶忙先挑了一筷子面条塞嘴里。

吃完了，就捧着肚子发呆，对这一胎吧，她之前虽然是犹犹豫豫不想生，但孩子真来了，她也只有高兴的。毕竟，每一个小孩儿，都是天上降临的小天使，是上天送给当父母的宝贝儿。

不光是她盼着，她知道胤禛心里其实也是盼着再有这么一个宝贝的。

她现在担心的是，胤禛会因为她怀孕，不让她跟着继续南下了。毕竟，怀孕辛苦，孕妇又娇气，指不定胤禛就要将她送回京城，或者是留在当地。

所以她现在得想个法子，让胤禛能继续带着自己南下才行。

要不然，这怀孕的消息，就先别说出去？太医那边是不用担心的，他们向来守口如瓶，除非皇上问，可皇上也不是闲得慌，没事儿问问儿子的侧福晋怀孕了没。

她这边犹豫了一整天，然而等到晚上吃饭，胤禛竟是没回来。胤禛不在，弘时就不好过来吃饭了，就在自己房间用了，只元寿欢欢喜喜的，一边吃饭一边汇报自己今儿的行程："阿玛昨天晚上留下的功课，我上午就做完了，下午去汗玛法那边玩儿了，啊，对了，额娘，阿玛今天不回来了。"

静怡伸手敲他脑袋："说话说重点，你阿玛为什么不回来了？"

"他拐道去山东了。"元寿忙说道："今天有官员上了折子，说是山东那边出现了乱党，有什么仁义王，还是义勇王之类的，劫掠村庄，堵塞南北要道，正好距离不算远，汗玛法就让阿玛过去看看，顺便处置了这事儿。"

"你阿玛什么时候走的？"静怡问道，元寿略有些心虚："吃过午饭就出发的。"

“所以，这一下午，你都没想着让人和我说一声？”静怡伸手扭住他耳朵，还以为这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没想到，还是个熊孩子！

“儿子这不是怕您担心吗？”元寿赶忙说道，伸手捂住自己耳朵：“额娘，疼疼疼，快松手，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早点儿和您说。”

静怡冷笑：“下雨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额娘我现在正好没事儿干。”伸手抓了桌边放着的团扇，追着元寿打，元寿抱头鼠窜，挨了两下也不敢叫疼。

静怡有孕在身，也不会拿自己身体开玩笑，闹腾了两下就顿住了：“好了，既然你阿玛不回来了，那你赶紧回去做功课吧，免得你阿玛回来问你你又是不会。”

嗯，老天帮忙，等胤禛回来，船行太远，他估计就不会送自己回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　　嗯，这一章就是多写一点儿朝堂上的事情……按照历史的话，第二次出兵西藏，也是十四当的将军，不过，花开将他换掉了╮(╯▽╰)╭，十四的大将军王是没戏了。

其实第一次出兵西藏，十四是作为援军领兵出征的，并且大获全胜。为了胤禛，花开也是委屈了十四了。

另外关于作者点数，是我是我就是我～～～～就是花开送的呀，亲们的评论超过二十五个字就有的送，好多年前就有的，所以亲们评论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字数啊～～～～

☆、第 94 章

之前不知道怀孕的时候, 没胃口也就不吃饭了, 反正吃点儿点心也饿不死人, 再者吃得少了说不定还能瘦下来一些呢，可现在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静怡就特意在意这吃饭的事儿了、

小鱼和小舟也是聪明, 两个人变着法儿的想菜单，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少什么, 她们两个怕是比大厨都清楚。

不过，大约是越在意, 就越是有反应。原本静怡还只是有些吃不下饭，点心汤水什么的还是能吃的, 可现在, 连点心也不想吃了，汤水喝下去就有些反胃。

这样折腾了两三天，不得不又将太医给请回来了，太医摸着胡子一脸的无奈：“侧福晋这是孕期正常反应，多少也有些晕船的缘故, 若是侧福晋不能适应, 最好还是下船休养……”

静怡就皱了皱眉, 她才不愿意下船呢。可是，总吃不进去东西也不是个事儿，总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她不吃，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营养长大？

“额娘有小弟弟了？”一边的元寿很是吃惊, 之前额娘可没说啊，怎么一转眼就有了小弟弟呢？

“嗯，高不高兴？”静怡挑眉问道，不等元寿回答，就又转头看那太医：“不能想办法缓解吗？”

“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有些酸菜之类的东西，倒是可以缓解一下反胃呕逆的情况，眼看要到码头，不如侧福晋让人买点儿小菜试试。”

“能不吃药还是不吃药的好，侧福晋身体底子好，也用不着大补。”太医又叮嘱了几句，这才让元寿亲自给送上了小船。

等元寿回来，静怡正躺在软榻上摸肚子呢。元寿赶忙凑过去：“额娘，真的有小弟弟了啊？”

静怡无语：“这事儿还能做假？就之前你阿玛去山东的那天，太医才过来诊断出来的。”

“太好了，安康那小子，长大了就不好玩儿了。”元寿笑嘻嘻的说道，也盯着静怡的肚子看，好一会儿才说到：“我喜欢弟弟，可也想要个妹妹，额娘，你觉得这是个弟弟还是个妹妹？”

静怡挑眉：“我也希望是个妹妹，不过，现在说不准。”

“额娘，你确定不要下船吗？”元寿靠在静怡身边：“坐马车一样可以过去的，若是还在船上，太医刚才说了，你这至少得吐两个月呢。”

“马车也是很颠簸的，再说，你们都在船上，我自己坐马车，那还不如我现在打道回府呢。”静怡有些不甘心，元寿忙点头：“好好好，那就坐船，下次到了码头上，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你尝尝看，若是能撑得过去，那就继续坐船，要是还恶心，那我跟你一起坐马车行不行？”

静怡皱眉，元寿忙受到：“阿玛之前可是叮嘱我了，一定要照顾好你的，若是阿玛回来知道你好几天没吃饭，那还不得将我扔到江水里去啊，额娘，你可得保护儿子才行。”

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伸手揉了揉元寿的脑袋：“好，听你的，实在不行，那我就去坐马车。”就算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儿，那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呢。

同住一条船十五福晋还有十六福晋知道她怀孕，就忙过来探望。十五福晋很是有心，带了自己做的点心：“小四嫂尝尝，若是能吃得下去，我下次再给小四嫂做。”

十六福晋带的则是一些酸梅：“我怕自己晕船，就特意准备了一些，小四嫂若是喜欢，我那里还有一些，回头给小四嫂送过来。”

静怡也没客气，都尝了尝，除了酸梅有些作用，那点心还是和之前一样吃不下去。

十六福晋像是很高兴自己能帮上忙，不等自己回去，就忙让丫鬟将剩下的都给送过来了。

说来也奇怪，静怡吃了几颗，竟然还真不觉得饭菜的味道不好闻了。

有了这酸梅做参考，到船靠岸之后，元寿就带着侍卫太监去了集市。不光是酸梅，什么酸黄瓜，酸菜叶子，酸酿丸子，但凡沾个酸子的，他全给买了。

一样一大坛子，最后人手不够用，还叫了马车给送回来，甚至，还买了一缸米醋。

“我也是打听过的，大家都说他们家酿的陈醋是最好的，百年世家，所以我特意买了些，下面的大厨做菜的时候，就试试这个，说不定额娘就吃的进去了。”

元寿这么孝顺，静怡也心情好，又有酸黄瓜等配菜调味，晚上竟然吃了一碗饭！元寿一边高兴静怡能吃得下饭了，一边哀叹：“看来又不是妹妹了，嬷嬷说了，酸儿辣女，估计是个弟弟，不过弟弟我也喜欢，额娘好好养着身子，将来生了弟弟，我帮忙教他认字读书。”

元寿也不是每天都守在静怡身边的，偶尔也要到康熙那边去露个脸卖个乖。

这样过了半个月，胤禛才算是回来。先去的康熙那边，然后才来静怡这里。山东那边的事情，原本说是有叛乱起义，但胤禛去了才发现，不过是盗匪勾结。

那边知府折子上报的是一千多人，实际上胤禛过去，也才抓了一百多人。将那边的情况上了折子过来，康熙很快就给了批复，为首两个自然是要判监斩了，有五个是被流放，剩下的就多是□□。

胤禛简单的将这事儿给静怡讲了一下，也算是解释了之前他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人。叛乱嘛，那肯定是十分严重的，胤禛自然是不能回来打招呼的。

元寿也在一边听着，等胤禛说完，立马凑过去：“那知府夸大了这事儿，是不是有问题啊？”

“并不算有问题，那盗匪抢劫了几个盐商。”胤禛说道，盐商自然是不甘心的，就勾结了知府，夸大了说法。康熙现在的性子，很是宽和，这种事情在他看来就不是大事儿，所以那知府就轻拿轻放了。

元寿撇撇嘴：“贪污受贿，然后为了一己之私，就夸大说法，就不怕朝廷因为他那折子人心不稳吗？反正我是觉得，这知府做的是不对的，不说夺官了，至少也要罚俸禄贬职的。”

静怡点头：“元寿说的对，我赞同元寿的看法。”

胤禛并未接话，只伸手拍了下元寿的脑袋：“我这段时间不在，你功课有好好完成吗？”

元寿就有些心虚了：“我帮忙照看额娘了，你看，额娘是不是脸色特别好？阿玛，我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就能不能别考问我的功课了？”

胤禛挑眉：“什么好消息？”

“我额娘怀孕了！我有小弟弟了！”元寿笑嘻嘻的说道，胤禛愣了一下，随即一脸喜色，转头看静怡：“真有了？”

静怡也是无奈，怀孕这种事情还能做假？

“是啊，才两个月……不对，到现在就是两个多月了。”静怡笑着说道，瞄了一眼元寿，还是为他求情了：“元寿这段时间确实是帮忙了，我有些晕船，还有些孕吐，也亏得元寿上岸帮我买了不少酸菜，这是个功劳。”

“好，算你一功。”胤禛点头，元寿忙说道：“我每天也有过来给额娘讲笑话，让她开心，太医说了，心情好了，就不会觉得胃里不舒服了，也就能吃下东西了，这样一来，额娘自己的身体好了，小弟弟也能长的好了，这也是个功劳。”

胤禛挑眉：“不要得寸进尺……”

元寿瞬间怂了：“是，那就只有一个功劳吧，那阿玛能不能看在我这个功劳的份儿上，别考问我功课了？”

“不行，不过，倒是能延缓两天，后天我再问。”胤禛说道，元寿叹气，他都长大了，阿玛还当他是小孩子呢，延缓两天有什么用啊，半个月的功课也不可能在两天时间里完成啊。

胤禛确实不管元寿要如何应对呢，都这会儿了，他瞧着元寿也有些碍眼了，摆手赶人：“快些回去休息吧，和你三哥说一声，明儿我要先问他功课。”

有比自己更惨的，元寿瞬间就觉得自己心情舒缓了不少，忙行礼告退，笑嘻嘻的去找弘时分享这个喜讯。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还有晕船吗？”等元寿出去，胤禛才问道，不等静怡说话，就又说道：“若是有，就不要忍着，实在不行，我就让人护送你走官道。”

静怡笑嘻嘻的捏着自己的脸送到胤禛跟前：“你看我这脸色，像是身子不舒服的吗？行了，你别操心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还能不清楚的吗？我肚子里的，可是我亲儿子呢。”

胤禛噗嗤一声笑出来：“难不成你肚子里的，还能不是你的亲儿子不成？”

顿了顿，又细细打量静怡的脸色，有些不解：“怎么我瞧着别人怀孕，就像是十分艰难，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你怀孕却最多就是胃里不舒服？”

静怡挑眉：“你看过很多人怀孕？”说完一拍自己的脑袋，也是傻了，可不就是很多人吗？府里六个女人，也就武氏没怀过。

“都说一孕傻三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静怡嘟囔道，靠在胤禛身边：“我没有不舒服的，说明我儿子孝顺啊，不舍得折腾我啊。”

笑了一会儿，摆手：“说玩笑话呢，怀孕这种事儿，和孩子没关系的，和各人体质有关系，大约是我身体太好，一点儿毛病也没有，所以才没什么大的反应吧。”

两个人也有大半个月没见了，来来回回说的都是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话，却谁也没觉得烦，念叨到静怡犯困，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两个

人才算是闭上眼睛入睡。
　　到了江南地界，康熙就打算在这边多停留一段时间。然而胤禛却又忙起来了，几乎天天一大早就出门，静怡都快睡着了才回来，两个人一天也就能说上一两句话。
　　元寿也是玩儿疯了，跟着弘时到街上乱窜，回来给静怡讲各种好玩儿的事情。
　　于是，静怡也有些按捺不住了，反正胤禛也没空，不如自己约了十五福晋她们到外面走走？
　　打定主意，和胤禛说了一声，胤禛也不反对，反而是很大方的塞给静怡一叠银票：“看中了什么就买，带上丫鬟婆子，侍卫我明儿给你送来几个，玩儿的开心点儿。”
　　静怡笑眯眯的应了，银票也收下。回头就亲自去找了十五福晋，十五福晋原本有些犹豫呢，十六福晋却是撺掇道：“去吧去吧，早听说江南这边的胭脂水粉，还有衣服首饰，和京城的都很不一样，咱们去看看，自己买一些，也带一些特产回去送人。”
　　这俩是亲妯娌，十五福晋耐不住十六福晋撒娇，不到一刻钟就缴械投降了：“好，去去去，你等我换一身衣服啊，穿这个怎么出门？一看就知道是外地人，那些掌柜不宰你宰谁？换了这边的服饰出门吧，正好前两天十五让人送回来一些。”
　　十六福晋笑道：“十五嫂可真幸福，十五哥出门办差，还想着给你买衣服，哪儿像是十六啊，别说衣服了，连个点心都没给我买过。”
　　十五福晋有些脸红，看一眼静怡，忽然笑道：“我这算什么啊，买衣服也不是你十五哥亲自去的，还不是吩咐的别人，倒是小四嫂，我可是听十五说了，四哥跟着汗阿玛在前面用膳，吃着一碗羊肉羹很不错，特意让人给小四嫂送到后面来了呢。”
　　静怡忍不住脸红，在十五福晋身上拍了一下：“不是说要换衣服的吗？还不赶紧去，再拖拖拉拉的，咱们到中午都不一定能出门，元寿早先可是我和说了，江南有一家酒楼，饭菜的味道特别好，你们就不想去尝尝？”
　　就算带个小字，静怡也算是长辈了，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也不敢很拿她打趣，就忙忙的进去换衣服了。静怡怀孕之后本就喜欢穿宽宽大大的汉装，这会儿倒是不用另外换了。
　　三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出门，十六福晋性子活泼，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哎呀，他们这边的女孩子，长的可真是娇小啊，看着个子也有些矮矮的，不过这相貌，可真是不错，我看着都喜欢。”
　　“看那边，那个是什么东西？菱角？生吃吗？这个季节有这种东西吗？”
　　“那边是什么啊？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难怪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不出来看看，可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多自己没见

过的东西呢。”

十五福晋偶尔答两句，三个人先是去逛了胭脂铺。静怡怀孕，不爱往脸上用这些，就没买。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分别买了些，她们出来的晚，这会儿买胭脂又花费了些时间，出了胭脂铺子，索性就直接往元寿推荐的酒楼去了。

这边的饭菜，和京城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光是这菜名，就很是不一样，也或许是这家酒楼的特色，文绉绉的让人看不太明白。

什么千里雪山啊，一点红啊，三个人凑在一起研究了半天，还是叫了个伙计过来解释。

千里雪山其实就是生鱼片，江南这边特产的一种鱼，鱼肉雪白，所以才叫千里雪深。只听这一个，三个人就忍不住哈哈的笑，索性将菜单上剩余的名字都给问了一遍儿。

静怡提前给了赏钱，那伙计倒是没什么怨言。

“你们先吃着，我先去……咳，那个一下。”等饭菜的时候，静怡忽然觉得肚子里有些涨，就忙起身，十五福晋赶紧跟着起来：“我陪你一起去吧，你现在身子重……”

静怡忙摆手：“不用不用，有小鱼在呢，再说，在同一个酒楼里，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们且坐着等我就是了。”

十五福晋见她坚决不要，就又坐回去了：“那好，我们等着你，你慢一些，不用急。”

静怡点了头，扶着小鱼的胳膊出门。

这酒楼的茅厕是在后院，她下了二楼，又过了一片院子，这才走到。她刚进去蹲下身子，就听见不远处有说话声传来。

“明天他会去江南书院，那些学子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咱们在那儿动手最好！”

“打听清楚了？确实是去江南书院？”

“是，说是带了这位，到时候可能是和前些年一样，让他出来应对学子。”

“那位当年多风光，那送上门的文章，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这位也不知道有这福气没有。”

“回去让兄弟们警醒点儿，一会儿咱们混进去打探一下地形。”

静怡皱着眉，不敢出声，心里又有些忐忑，生怕外面的小鱼等着急了会叫她。也不敢释放肚子里的存货了，慢悠悠的起身，轻手轻脚的将衣服重新穿好，就站在那儿不动了。

但想了一下，她刚进来的时候，木门的响声好像不是特别大，至少，外面的人就没听见，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讨论了。所以，咬了咬唇，她大着胆子伸手，一手还要死死的提着木门下面的转轴。

只推开一条缝，就立马伸手对外面站着的小鱼嘘了一声，也亏得小鱼机灵，忙捂住嘴巴。

静怡又静静的站了一会儿，听见那边脚步声都没了，这才赶紧挤出来，冲小鱼招手：“咱们快些回去。”

出来就简直饭菜已经上桌了，静怡很是焦心，一方面她觉得她听到的可能是个大秘密，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的，她这会儿得回去让胤禛拿个主意。而且，万一那两个人反应过来，想来查探一下谁偷听了，她难免会暴露，毕竟那个时间点，去茅厕的就她一个人。

若是暴露，说不定会有危及性命。

所以，她觉得，她应该这会儿就回行宫去。

可另一方面，她又不能惊动了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万一吓着她们，出了差池，那更是糟糕。再者，饭菜才刚上桌，这会儿就走也太引人注意了些。

这样一来，她就有些坐立不安，难以做决定。十五福晋心细，见她吃饭也心不在焉，就问道：“小四嫂可是身子不舒服？”

静怡眼睛一亮，忙点头：“是啊，觉得肚子有些不太舒服，不如，我先回去，你们在这儿吃着？”

十五福晋忙起身：“小四嫂说的什么话！你肚子不舒服咱们不早说？就是不为着你自己，也得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啊，咱们先回去！快，让个侍卫……”

静怡忙摆手：“不用不用。”不能打草惊蛇，她这边刚偷听了大秘密，那边就有侍卫迅速回行宫，那不是摆明了说自己这边有猫腻的吗？

这样一想，静怡就迅速做好了决定：“我估计是饿的，这饭菜有些不太合胃口，我另外叫一些，你们不介意吧？”

十六福晋也有些担心：“小四嫂，你真的没事儿？咱们还是先回去吧，你肚子里可是有个小阿哥呢，你若是出事儿，四哥可是饶不了我们的，还有汗阿玛，也早说了等你生个阿哥呢。”

之前胤禛从山东回来，就和康熙说了静怡怀孕的事儿。康熙很是欣喜，还赏赐了静怡一个玉如意呢。

“真没事儿，就是饿了。”静怡笑着说道：“你们也知道，这怀孕的人，最是经不住饿的，我刚才就有些心慌，你们看，我要是真不舒服，还能吃的进饭菜吗？就是这味道，和咱们京城的差太多了，我有些不习惯。”

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细细查看静怡脸色，确定她是真没事儿，才笑着附和道：“是啊，这味道是有些不太习惯，小四嫂不是说要另外点一些的吗？那我叫了小二过来？”

静怡摆摆手：“让小舟去就是了，也好交代一些用什么调料。”

面上是控制住了，但心里还是在焦躁，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都是机灵人，也明明看出她有些不对劲儿，却因为之前问过，就没再多问了。

只是吃过饭，两个人都说是逛街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一下。静

怡心里感激，忙说道："这次是我坏了大家兴致了，回头我定要请客，你们到时候一定要赏脸啊。"

两个人也没推辞，都笑着应了。于是，出了酒楼，三个人就上了马车，转回行宫。

作者有话要说： 嗯，又是好几天没去游泳了……

☆、第 95 章

等静怡赶回行宫, 却是听说, 她们这边出门没多级, 康熙就带着胤禛等人，也跟着出门了。静怡立马急了, 可她一个女人家, 别说是找侍卫统领了，这会儿连个侍卫都不好找。

记得静怡在屋子里转圈圈："这可怎么办？这事儿比较重要，我得尽快告诉王爷才行啊, 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也不在吗？"

还是小舟提醒了她："咱们出门前，王爷不是找了几个侍卫跟着咱们的吗？派来保护侧福晋的, 定是王爷十分信任的人吧？若只是传个信，他们应当是能办到的。"

虽然不知道自家侧福晋在急什么, 但要找王爷这点儿, 小舟还是听明白了的。

"对啊，送个信而已。"静怡一拍手，但她也知道，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调派人马过去，万一那些人发现康熙和胤禛出门, 觉得这就是个好机会, 然后等不及明天就出手了呢？

正说着话, 就见元寿进来："额娘，送信做什么？往哪儿送？"

"你过来，额娘有个重要事情问你。"静怡想了一下，招手, 元寿笑哈哈的凑过来："什么事情？额娘是要问我上午去哪儿玩了吗？我和三哥去淘宝了啊，江南这边有个很大的古玩市场呢，我们过去看了看，这个可是阿玛允许的，额娘不能让阿玛回来训斥我。"

"你汗玛法和阿玛去哪儿了？"静怡忙问道，元寿眨眨眼："早上去和阿玛要钱的时候，好像听阿玛说，要去江南书院。"

"今天就去了江南书院？"静怡脸色大变，元寿也察觉出来静怡的态度不对，脸上的笑意也收敛起来了："是啊，阿玛说，本来是打算明天去的，不过钦天监的大人说，明儿的天气怕是不太好，所以就决定今天去了。"

"你身边的侍卫，可都是可靠的？"静怡想了一下问道，她也不想让元寿去冒险，可现在，除了元寿，她就再找不到另外可用的人了。这行宫的侍卫，她是调动不了的。

再者，元寿福大命大，将来的真龙天子，应该是能保护好自己的吧？

"额娘刚才在外面，听了几句话，你现在带着人，去找你阿玛，将这话重复给你阿玛听。"静怡一脸严肃："这行宫里的侍卫，你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必得是可靠之人，明白吗？"

元寿点头，神色也认真起来：“额娘你只管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不说是让必须完成任务，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静怡太清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句话的意思了，若是康熙出事儿，那作为康熙看好的继承人，胤禛也定然是要跟着有麻烦的。

历史上，康熙可是完好的活到了六十一年的，若是今年出了事儿，谁知道胤禛还能不能顺利的继承皇位。没登上皇位的继承人，参考胤礽，能有什么好下场？

胤礽这下场，还是因为上面当皇帝的是亲爹，正好这个亲爹当年对他也是十分宠爱，至少有八分宠爱之心。

可胤禛若是失败了，数数那剩下的几个皇子，谁和胤禛没点儿嫌隙？三阿哥被胤禛怼过，八阿哥被胤禛给拽下来了，九阿哥被胤禛给训斥过，十阿哥……他登基的可能性太小了。

所以，元寿是必得走这一趟的。不光是为了胤禛，也是为了他自己。再者，静怡还是愿意相信一下元寿的身手的，胤禛也是曾经夸过的。

“就是这么几句话，你可记明白了？”静怡一个字不落的将之前听到的对话给重复了一遍，元寿的脸色也是阴沉沉的，就算这对话里的指代不明确，但谁都不是傻子，汗玛法明天要去江南书院的事儿，虽然知道的人不多，但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大街上随意一个人就知道的。

“额娘你放心，我知道该如何做。”元寿点头说道，正要起身，静怡忙拽住他：“等等，额娘这里还有个东西给你拿着，你阿玛之前收集了几个火铳，我要过一次，但他没给，不过我知道他放在哪儿了，你等会儿拿了带过去。”

静怡起身，去内室翻找。

“这东西容易走火，你用的时候要小心。”静怡千叮咛万嘱咐，“对了，知道怎么用吧？”

元寿忙点头，伸手拿过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摆手：“额娘，时间比较紧张，我就先过去了，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你不用担心，汗玛法和阿玛身边都带着侍卫呢，我这会儿就过去，一定将阿玛保护好的。”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必得平平安安的回来才行。”静怡一边说一边急急说的追上去，可等她追到门口，元寿已经出了院门了。静怡叹口气，正打算回屋，就见之前胤禛派来给自己的几个侍卫还在，当即瞪大了眼睛：“你们没跟着去？”

几个侍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个站出来行礼回道：“回侧福晋的话，阿哥刚刚说了，让我们留在这儿照看好侧福晋。”

“不用你们照看，这行宫里里外外多少人呢，你们赶紧的跟过去。”静怡忙摆手，现在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儿力量，她可不能将人手都留在自己这边。

“侧福晋，这恐怕不行，王爷之前吩咐了，今儿这一天，奴才等人都不能离开您半步。”那人摇头，他们既然是王爷信得过的侍卫，自然也是了解王爷的性子的。

哪怕他们这次跟着去是立功了，但只凭着不听差遣这个罪名，就能将他们给打入大牢了，那点儿功劳怕是还不够抵罪的。王爷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听话，他们也算是兵丁了，那就更应该听从命令了。

“我这儿安全的很，行宫周围还有官员带来的兵丁家丁什么的，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你们还是赶紧去王爷那边吧，王爷回来，我会说这是我的命令的。”静怡又说道，但那几个侍卫就像吃了秤砣，连个地儿都不挪的。

静怡也是无奈，只好转身回屋了。

但她也坐不住，就怕两边正面遇上了。康熙出门，也不知道是带了多少侍卫的，胤禛身边，有苏培盛在，他应该是会拼命的保护胤禛的吧？

那说话的人，是乱党还是怎么回事儿？若只是乱党，那应该是打不过那些侍卫们的，毕竟，野路子出身的乱党，肯定比不过正规军。这又不是梁山好汉水浒传之类的话本，就算话本里，那也是朝廷腐败没前路了，才使得叛军实力大增的。

可康熙也算是个好皇帝了，江南这边又是盛世太平，那叛党能成型的几率就太小了。

但若是京城那边的谋划，这事儿可就有点儿难说了。从龙之功，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

康熙现在年老，哪怕只是受惊吓，身体说不定都会出点儿问题。胤禛正好又不在京城，若是这边出事儿，那边紧跟着□□，指不定就真能成功了。

静怡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啃起了自己的手指甲，要真是京城那边的事儿，那安康可还在府里呢，福晋她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安康。

“小四嫂。”正想着，就听外面十五福晋喊了一声，静怡忙放开手指，面上露出几分笑容：“你怎么过来了？”

“中午瞧着小四嫂吃的不多，就特意做了些点心送过来。”十五福晋笑着说道，一边将食盒放在了桌子上，一边带了几分疑惑的看静怡：“我听说，元寿阿哥带着人马出去了？”

抿了抿唇解释道：“我也不是故意要打听什么的，只是听说元寿阿哥面色不太对，他是不是在外面受委屈了？就这样带着人出门，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不如等汗阿玛和四哥回来了，让他们出面给元寿出口气？”

静怡知道她是误会了，这是生怕元寿带人去外面当纨绔呢。

“没事儿，他不是去外面闹事儿了，是我今儿在外面丢了东西，就让他去找找。”静怡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真话，没必要让十五福

晋跟着着急。

再者，还不知道康熙明天去书院的消息是怎么泄露出来的，这偷听来的消息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最重要的是，十五福晋，那可是原太子妃的亲妹妹。虽然自从太子妃过世，石家就一直表现的很低调，但谁能确保石家就已经和胤礽彻底划分开了呢？自打胤礽十几岁定下瓜尔佳氏，到二十六岁成亲，这期间，石家可是一直都支持的胤礽。

“丢了东西？”十五福晋有些吃惊，但瞬间就了然了：“难怪我瞧着小四嫂你吃饭的时候脸色不太对呢，是很贵重的东西吗？要不然，让弘时阿哥到知府衙门说一声吧，弘时到底年纪大了些，说话也有些份量。”

元寿还是个孩子呢，他出面能有几分作用啊？

“也不是很贵重，就是胤禛之前送我的，正好我瞧着元寿整天出门玩耍，没个正行，就算是找点儿事情让他忙活忙活，别整天瞎鼓捣。”

静怡笑着说道，十五福晋总算是放心了，笑着说道：“那就好，我还想着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呢，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用操心了，小四嫂身子重，还是要多休息才好。”

说着起身：“那我就先告辞了，小四嫂若是有事儿要帮忙，只管让人去叫我就是了。”

静怡笑着点头应了，亲自送了十五福晋出门。

元寿出了行宫，骑着马一路飞奔去的江南书院，也幸好这大中午的，街面上的人不算多，再加上元寿的骑术还算可以，倒也没出什么祸事来。

到了书院门口，却是发现这边十分热闹，小摊子非常多，又有穿着学子服的人来回穿梭，元寿心里就微微松了一口气，赶紧翻身下马，找人去给胤禛汇报。

胤禛原本正陪着老爷子说话，可听人说是有重要的事儿，他还以为是静怡出事儿了，就忙忙出来见元寿。元寿这会儿却是已经发现有些不太对了，那些个小摊贩，大部分，都时不时的会往书院门口看。

正经做生意的，难道不是只关心自己摊子前的买家的吗？

“阿玛，怕是有人要行刺汗玛法。”元寿压低了声音凑到胤禛耳边说道，胤禛比元寿更精明些，一眼扫过去就察觉出不对劲儿了，迅速拽着元寿返回书院。

然而为时已晚，那边估计也是知道出了差池了，有个卖包子的摊主一掀盖笼，从下面抽出来一把长刀：“兄弟们，操家伙！”

然后，整条街都乱起来了。有一部分刺客，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学子，还有一部分是附近的百姓。有往胤禛他们这边冲过来的，也有往外面想逃命的，还有想躲到书院里去的。

书院门口，更是有十来个穿着学子服的，直接就冲进学院去了。

胤禛大急，忙喝道："快关闭大门！"

那些刺客的目标肯定是康熙，那只要关闭了大门，他们定是要往这边来的，百姓们也就可以安全了。

但关门也没用了，书院里面，竟是已经混进了刺客。

"学子们都进屋！不许出来！"胤禛再次喝道，真正的学子和刺客假扮的学子混在一起，还真是不太好区分。胤禛估计也算是目标，有刺客也往这边来了。

整个书院里是一团乱，有喊抓刺客的，有喊杀的。胤禛一边担忧书院里面的康熙，一边还要保护元寿，有点儿手忙脚乱，元寿赶紧从自己怀里掏出来静怡给的火铳："额娘给的。"

胤禛顾不上问话，抬手对着喊声最高的人射过去。

书院里面的刺客有三十多人，书院外面的有五六十人。康熙此处带过来的侍卫有三百人左右，只这数量上，那些刺客就没什么胜算。

刺客的身手虽然算是很不错的，但可惜的是那些刺客好像是临时起意，在院子里转了一圈都没能找到康熙。

又有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出来帮忙，不到一个时辰，竟是单方面的压制，将那些刺客都给抓了起来。胤禛这才去见了康熙："汗阿玛，你没事儿吧？"

康熙面色淡定的点头："没事儿，元寿怎么赶过来了"

"哦，是我额娘去酒楼吃饭的时候听见了几句话，让我来找阿玛报信的。"元寿也没瞒着，毕竟自家额娘这也算是立功了，将来阿玛就是看在这功劳的份儿上，也不会亏待了额娘啊。

"酒楼叫什么名字？"既然是在那边说的，那很有可能，刺客的窝点就是在那边了。

"叫天香楼，还是我推荐给我额娘的。"元寿忙说道，康熙点头，转头看胤禛："将书院里的学子们都召集到一块儿，出了这事儿，必要安抚一下那些学子们才行。"

"汗阿玛，说不定还有刺客……"毕竟那些刺客有一部分还是穿着学子服进来的，若是有没被抓到的刺客隐身在学子里面，那还是很危险的。

"不要紧，周围有同窗，大家都不认识的，那肯定就是有嫌弃了。"康熙微微笑了一下说道，胤禛顿了顿，点头："还是汗阿玛想的周全，那儿臣这就让人召集了那些学子们出来。"

让侍卫敲锣在书院里转了三圈，这人就都出现在书院前面的空地上了。

十五负责此事，这会儿就站在廊檐下，绷着脸看那些学子："都看看身边的人，若是有超过三个人不认识的，那就推出来。"

这一招也是有效，不到一炷香时间，就有两个刺客被推出来了，大约他们自己也知道，被认出来的下场肯定不是什么好下场，于是一被推出来，就直接扑到十五跟前想要刺杀。

十五的功夫也很是不错，侧身避开，一刀子将人给拍趴下，然后抬手招呼侍卫："带下去审问，看有没有同伙。"

又等了几乎半个时辰，确定这里的学子们都是互相认识的，这才进去请了康熙出来。

"你们受惊了。"康熙站在前面，扫了一圈下面的侍卫，慢吞吞的说道："今儿这事儿……"一句话没说完，就听旁边猛然冒出来一句："昏君！受死吧！"

然后就有个淡蓝色的身影扑了过来，站在康熙后面的十五瞬间脸色惨白，刚才可是他在外面负责搜查这事儿的，却没想到，竟然还有漏网之鱼。

若是汗阿玛出了事儿……他几乎不敢往下想。

正要扑过去将为汗阿玛挡住那刺客，却见眼前一花，再看清楚的时候，就见四哥胤禛正张开手臂抱着汗阿玛，将汗阿玛严严实实的挡在了自己前面。

那刺客一击不成，也没了第二次机会了，因为侍卫们也不是只吃饭不干活儿的。

胤禛背后，则是差着一把匕首。

因为匕首足够小，方便隐藏，所以，刚才才没有搜出来。

"阿玛！"元寿猛然叫了一声，他看的分明，在那刺客冲过来的时候，自家阿玛正好就在这一侧站着，一个转身，就将汗玛法给挡住了。

"快叫太医！"康熙立马说道，元寿慌的眼睛都红了，他之前可是和额娘保证过，会平平安安的将阿玛给带回去的。现在好了，阿玛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受伤了。

"不要紧，不是重伤。"胤禛脸色有些发白，摆摆手安慰康熙和元寿："我撑得住。"

刚说完，就见十五一脸惊恐："匕首有毒！"

康熙面色瞬间就变了，正好太医赶过来，康熙连话都没说，直接示意他上前给胤禛诊断。

"幸好不是扎到了肺腑。"太医一边庆幸，一边拔下匕首，拿了金针先在伤口周围扎了几下，然后直接低头为胤禛吸出毒血。他是想的明白的，若是救不了胤禛，指不定一家子都没活路了。若是豁出去救了胤禛，那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少不了了，反正，只要小心些，他也有五成把握能活命。

"现在赶紧回去，药材都在行宫。"一炷香之后，那太医说道，康熙立马点头："好，现在就回去，十五，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这个刺客是谁，和谁联系，你要一一查清楚。"

十五忙应了下来，知道这算是将功补过的机会，自然是不会放松的。

静怡等了一下午，眼看太阳都要落山了，她更是坐不住了。她现

在是越发的觉得，书院那边肯定是出事儿了，要不然，元寿也不会不派人来说一声。

难不成，就和自己想的最坏的情况一样，刺客已经赶过去了？

“侧福晋，要不要喝口水？”小舟在一边问道，静怡不耐烦的摆摆手，哪儿有心情喝水啊，要不然，再让弘时过去看看？

正想着，就听外面有急乱的脚步声，静怡忙冲到门口，就见元寿一脸焦急的回来，身上的衣服也有些脏，下摆居然还扯破了，静怡心里就是一沉：“真出事儿了？”

“是啊，阿玛受伤了，汗玛法说留了阿玛在前面养伤，等明儿再送阿玛回来，额娘你别急，阿玛就是背上被人扎了一下，太医都说了没大碍的。”

元寿忙说道，静怡脸色沉了沉：“既然是背上受伤，又没大碍，那应当是不妨碍行走的吧？”

“阿玛是护着汗玛法受伤的，汗玛法不放心。”元寿挤眉弄眼：“额娘你也知道的，救驾的功劳啊。”

静怡面色这才好看了些：“真的没大碍？书院那边，是不是真有刺客了？去了多少人？你到的时候，刺客去没去？”

元寿就将他到之后的情况详细的给静怡解释了一遍儿，只隐瞒了那匕首上有毒的事情。静怡总算是稍微松了一口气，康熙还活着，胤禛也没大碍，剩下就都好办了。

“没事儿就好。”静怡说道，然后，肚子就咕噜噜叫了两声，她之前神经紧绷，就没察觉到肚子饿，现在放松下来了，肚子立马就开始抗议了。

中午没吃好，下午没吃点心，又是双身子，自然是有些受不住了。

“额娘，我也饿了，跑了一下午呢，咱们吃晚饭吧？”元寿忙说道，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儿子了，静怡立马点头：“好，那咱们吃晚饭，等会儿我让厨房准备些乌鸡汤，炖一晚上，明天早上正好能喝，你阿玛受伤了，正好要补血。”

☆、第 96 章

然而没等静怡开始用饭, 那边梁九功就亲自过来了, 笑着给静怡行了礼, 温温和和的说道：“皇上想见见您，问问今儿中午的事情, 侧福晋不用紧张。”

不紧张才怪, 静怡捏着帕子忙笑道：“请公公稍等片刻，我换身衣服就来。”

梁九功应了一声，站在门外和元寿说话：“元寿阿哥今儿的表现很勇敢啊, 皇上刚才提起来的时候还夸赞了几句呢，说是要赏赐元寿

阿哥呢, 元寿阿哥若是有什么想要的，尽管和奴才说, 奴才回去给皇上透露一下。”

元寿笑嘻嘻的摆手：“可不是我的功劳, 我就是去送个信，又正好给赶上了。报信是我额娘的功劳，救了汗玛法是我阿玛的功劳，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成，不值当汗玛法赏赐。”

两个人说着话, 静怡换好了衣服从里面出来, 元寿不太放心, 就打算跟着去，梁九功也没拒绝，只笑道：“正好，雍亲王这会儿估摸着也是醒过来了, 他背后有伤，不好动手吃饭，元寿阿哥也能去照顾一下。”

等到了康熙那边，梁九功进去禀告了一声，然后才又出来领了静怡进去，静怡胆小，一进门就赶紧行礼，也没敢抬头看上面坐着的康熙。

“元寿说，你今儿是提前知道了会有人行刺的事情？”康熙示意她起身了，就直接开门见山。

静怡忙笑道：“儿媳原先也是没听出来，只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毕竟，江南书院是江南这边最大的书院了，若是出事儿，那必定是十分严重的，所以就想早点儿回来，和王爷说一声，看王爷能不能查出来些什么，正巧元寿也回来，儿媳才知道，王爷竟是和皇上一起去了江南书院，这才将两件事情给练习到一起的。”

“你听到的原话是什么？”康熙又问道，静怡记性不错，再加上之前也给元寿重复过，所以现在，还是能大致不差的给复述出来的，为了让康熙听的更清楚明白一些，她还掐着嗓子学了两个人说话。

康熙眉毛动了动，笑道：“只有这几句？”

“是，儿媳当时十分紧张，听着外面没什么动静了，这才赶紧的带了丫鬟去前面，也是儿媳运气好，那会儿也没别的人去后院，这才让儿媳安生的出了那酒楼。”

若是运气不够好，当场有人喊出来，那指不定就不能活着回来了。

康熙点头：“你这运气，也确实是不错。”

“你去外面街上，是你自己想去的，还是有人撺掇你去的？”康熙又问道，静怡愣了一下，有些迷茫，但很快就又反应过来，忙说道：“并不是别人撺掇的，是儿媳自己想出门走走，特意去找了十五弟妹和十六弟妹的。”

“也没人在你耳边说什么逛街的事情？”康熙再次问道，静怡摇头：“并没有，确实是儿媳自己想出门的。”

元寿虽说过外面的事情，可多是说他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从没提过让静怡自己出门去看的。

“那你从那酒楼后院回来，你身边的人，都是什么反应？”康熙又问道，静怡绞尽脑汁的回想：“当时儿媳身边就带了个叫小鱼的丫鬟，那丫鬟是忠心的，儿媳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不曾惊动外面的

人，而且，她那耳朵，也没儿媳的灵敏，大约是连外面说了什么都没听太清楚。”

“儿媳自己心性差，回去的时候大约是面上带了些不自在，十五弟妹和十六弟妹十分担忧……”静怡不知道康熙怀疑的是谁，就尽可能客观的将当时的情况给描述了一下。

康熙听完有将近一盏茶的时间没出声，静怡连动也不敢动，只瞧着地上的青石板。十五福晋和十六福晋都是女眷，应当是不会参与进来的吧？

若是这两个真有嫌疑，她倒是觉得十五福晋的嫌疑更大些，毕竟，十五福晋可是石家出来的嫡女。可这种没凭证的事情，静怡才不会说呢。

康熙当年为什么会给太子挑中太子妃？前些年太子做事儿荒唐的时候，宫里为什么没人为难太子妃？甚至德妃还为太子妃感叹了几句，那后宫的人精们，谁会平白无故的说太子妃的好话？

这已经很能证明太子妃的人品了，同是石家出来的嫡女，十五福晋的教养，也定然是很不错的。康熙当初既然能将十五福晋赐婚给十五阿哥，说明也还是很信任石家的。

静怡在这儿心里胡思乱想，那边康熙沉默完毕，笑着说道：“行了，你去看看胤禛吧，他刚才醒了过来了，你看完了，也好放心些，毕竟是怀着身孕呢，可别胡思乱想了。”

静怡吓一跳，差点儿以为康熙是看穿自己刚才的小心思了，忙低着头行礼：“是，那儿媳告退，皇上多保重身体。”

恭敬的退到门口，再次行礼，这才赶紧的出了门，梁九功已经在外面安排了小太监等着，见静怡出来，就直接带着她往胤禛暂时住的那地方去了。

元寿还真在喂胤禛吃饭，见静怡进来，就笑嘻嘻的说道：“阿玛好福气呢，我来之前，好几个漂亮姐姐想喂阿玛吃饭，我可是很辛苦才抢到这份儿差事的。”

胤禛喝道：“元寿！功课完成了？”

元寿脸色就是一僵，回头做了个鬼脸，忙说道：“那我先回去做功课了，额娘，服侍阿玛的事情可就交给你了，对了，阿玛回来这么久了，连身上的衣服都还没换呢，也还没洗脸。”

说完不等胤禛反应，十分敏捷的起身，将手里的饭碗塞到静怡手里，鱼一样窜出去了。

静怡坐到胤禛床头：“很多人抢着伺候？”

其实她是知道江南行宫这边的情况的，江南繁华，多产美女，康熙每次到这边行宫的时候，地方官员就会安排不少美貌丫鬟过来，甚至不乏出身十分优渥的。

像是现在宫里的密嫔，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的第亲额娘，还有庶妃张氏，刘氏，都是当年江南当地官员送上来的。

胤禛几乎已经是明确的继承人了，又相貌英俊，正值壮年。现在的他，和康熙比起来，是更受欢迎的，自然会有不少人想扑上来。

静怡之前是从不过问的，一来她信任胤禛的品性，连福晋亲自安排的丫鬟他都不屑去宠幸，更不要说这行宫里莫名其妙的女人了。二来，胤禛从来都是分得清轻重的，目前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着康熙办差，而不是沉溺在后院美色中。

该放松的时候，他自然会放松的，可现在，很明显不是该放松的时候。

“她们的本分。”胤禛板着脸说道，静怡噗嗤一声笑出来，将饭碗放到一边：“能转过身吗？让我看看伤口。”

胤禛面上这才略有了些心虚，随后就皱了皱眉，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怎么忽然就心虚了，自己可没做什么对不起静怡的事情。

“没什么好看的，太医说了，三五天就能结疤了，一点儿都不严重，你放心就是了，有这空，你让厨房多做些好吃的，你自己也吃点儿，你现在可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不能饿着了我儿子才行。”

静怡撇嘴：“你知道是儿子？就不能是女儿了？明明我更喜欢吃酸的，酸儿辣女！”一边说，一边自己跪到床头，伸手去扒胤禛的衣服。

胤禛从回来到现在，虽然还没换衣服，但上半身的衣服是已经被剪开了，要不然不好处置伤口。所以静怡没费多大劲儿就将伤口给露出来了，有纱布包着，虽然看不见伤口，但只看那纱布用了多少，静怡就能猜出来这伤口肯定是不小的。

“疼不疼？”大约是以为怀孕，现在静怡的情绪很是敏感，连碰都不敢碰胤禛的后背，眼圈红红的问道，胤禛就有些头大了，他是很少见静怡哭的，但静怡哭起来，可真不好哄。

“不疼，真的，你不是要喂饭吗？快些，我都有些饿了，从中午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呢。”胤禛迅速岔开话题，静怡一边端了碗继续喂饭，一边嘟嘟囔囔：“怎么可能会不疼，那么大一块儿，你又不是铜皮铁骨！我早就说过了，你要保护好自己，你又不是一个人，你有妻子有儿子，还有女儿，你也要想想，若是你有个万一，你的妻儿可怎么活？你就是不将我的话放在心里！平日里让你跟着练武你也不练，真觉得自己的身手是天下第一了？你现在，估计连元寿都快打不过了，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救皇上，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在救皇上的时候，也保护好自己！”

胤禛皱眉，他要是有那时间，还能让自己受伤了？但刚张嘴，就被静怡塞了一口粥进去，胤禛只好先将嘴里的粥给咽下去，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他张嘴要说话的时候，静怡那勺子总是飞快的塞进来，三五次之后，胤禛算是明白了，静怡这根本就是故意的。

静怡喂完一碗还不停，招手叫了丫鬟要了第二碗，但想了想，还是放下了：“喝粥太多了，晚上就容易起夜，你现在不太方便，还是

少喝点儿吧。我帮你擦身？”
胤禛总算是能开口了，但张张嘴，忽然又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要说的，静怡之前说的多是在关心自己，自己总不能再给一一反驳回去吧？
沉吟了一下，还是摇头了：“让苏培盛来就是了，你有了身子，不好弯腰，也不好用力，还是回去歇着吧，时候也不早了，今儿担心了一下午吧？回去睡一觉，缓缓神，明早再过来伺候我用饭？”
静怡抿了抿唇，唠叨了半天，她总算是将心里的惊惧和担忧给发泄出来了，这会儿心情也算是平坦了，也就没反对：“好，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晚上多注意些，侧身睡，可别躺着压了伤口，若是有什么要的，就叫了人进来伺候。”
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门口，两个漂亮的小姑娘正守在那儿呢。
静怡原本是想打趣胤禛的，胤禛却是以为静怡心里吃醋，皱了皱眉说道：“我现在这样子，能要什么？你放心就是了，赶紧回去吧，明儿也不用来太早，我估计十五十六他们会先过来，你且等等，快中午的时候再来。”
“那我叫苏培盛进来伺候你。”静怡笑眯眯的点头，起身到外面去叫了苏培盛。
早上特意让元寿将乌鸡汤给送了过来，之前特意让厨房的人放了红枣和枸杞，胤禛看清楚那碗汤，就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别以为他没见过月子汤。
不过，到底是静怡的一番心意，胤禛还是喝了一碗。
□□点那会儿，先是康熙亲自过来看望了胤禛。然后是十五十六，再然后才是朝中大臣。静怡掐着时间，看怀表上的指针走到了十一点，这才急忙带了汤水过来。
胤禛背上受伤，倒也不用整天都躺着，早上康熙过来那会儿就已经起床了。静怡进门的时候，胤禛正坐在软榻上翻看折子，腰后放了垫子，姿态倒是挺轻松的。
“看什么？”静怡也没避讳，等看见那折子的颜色，就忙岔开了话题：“我带了鸡汤，你先喝一碗？”
“好。”胤禛点头，放下折子，静怡给他端了碗，凑过来问道：“刺客的事儿，调查清楚了？可有在酒楼那边查到什么蛛丝马迹？不是还有个刺客被活捉了吗？审问出什么来了吗？”
顿了顿，补充问道：“这事儿，是个什么性质的？民间起义，还是朝中……”静怡伸手往天上指了指：“有人看不顺眼？”
“暂时没查清楚，说不准。”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你最近没事儿也别出门了，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带你到外面看看，难得来一次江南，总闷在行宫也太不舒服了。”
静怡忙点头，又问道：“那元寿和弘时呢？这两天还让他们出门自己玩耍吗？会不会有危险？”不管是起义还是刺杀，目标就那么几

个，不是康熙就是胤禛，若是连胤禛也躲过去了，那拿胤禛的儿子开刀也是说不定的。

“他们倒是不要紧，你放心，我会安排侍卫的。”胤禛说道：“多到外面走走看看，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静怡向来分得清自己和胤禛的区别，她对元寿的教育，都是小方面的，勉强算得上是当君子的教育。胤禛教的，则是帝王之道，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她从不插手胤禛对孩子的教育。

两个人说了会儿话，胤禛还要看折子，这又是行宫前面，是康熙的居住之地，胤禛只是暂时在这边养伤，静怡不好过多停留，所以很快静怡就告退走人了。

吃饭的时候来一趟，大约是胤禛总绷着脸，静怡后面也没发现哪个丫鬟来对胤禛献殷勤了。

一连三天，胤禛才从前面回来。但是伤口还没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胤禛还是得侧着身子。他本身是很不习惯的，晚上就总睡不好，老觉得一边胳膊被压的疼。

静怡捣鼓了两天，给他弄了个大大的枕头和颈托，只让受伤的那地方悬空着，这样一来胤禛倒是能睡个好觉了。

刺客的事儿，胤禛后来也没对静怡说过什么，不过元寿倒是会偶尔说几句。

“大概是京城那边出的事儿，汗玛法处置了几个官员，另外派人回京城了。”

“不过，应该不是大事儿？要不然，汗玛法应该是早就回京了，怎么还能安心在江南这边呆着？”

“过两天就能出门了吧，额娘你若是实在闲不住，不如帮我做一件衣服？江南书院的那个学子服挺不错的。”

静怡没好气的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我看你都快玩儿疯了，心里还有我这个额娘吗？”

“有的有的，额娘你看，我还帮你买了江南这边的小吃呢，你尝尝看，要是觉得喜欢，我去给你请个江南的大厨，咱们带回京城，你以后就能经常吃了。”

元寿笑嘻嘻的说道，静怡摆手：“那倒是不用了，偶尔吃吃还行，常吃倒是有些腻了。”她已经习惯京城那边的口味了，江南这边的，也就偶尔尝个鲜。

说着话，胤禛进门，静怡看着他撇撇嘴，明明身上没养好伤，非得要逞强一早就去前面上朝。康熙也算是勤政，到了行宫也得上朝办差。所以行宫外面的房子可就值钱了，不管是租还是买，大家各自想办法。文武百官几十号人呢，大家都是有钱人。

“还没消气呢？”胤禛过来揉揉她脑袋，转头看元寿：“今儿的功课做完了吗？”

元寿都快抓狂了："阿玛你下次能不能闻我别的问题啊？一回来就问我功课……"胤禛顿了顿，问道："那今天练武了吗？跟着师傅射箭了吗？"

元寿有些无语，几乎想翻白眼了，练武和学习，哪个都不是他的心头好啊。

"明天带你出门走走。"胤禛转头看静怡："有什么要买的吗？"

静怡眼睛立马就亮了，但顿了顿，还是问道："你身上的伤……"

"不要紧，太医说了，只要不是使劲撞击，基本上就没事儿了。"胤禛笑着说道，当时也是太医果断，立马将毒血给吸出来了，要不然，怕是至少也要在床上躺一个月了。

太医倒是个不错的，回头可以重用一下。

"额娘去吧，我阿玛真没事儿了，我亲自问过太医了。"元寿在一边兴致勃勃的说道："咱们可是好久都没一起出门了，明儿我带着额娘去江南这边最好的铺子里买东西，我这些天已经转遍了，心里有数了。"

"不行，你不能去。"静怡立马拒绝，元寿一脸受伤："我为什么不能去？"

"你三哥也没去，你不如约了你三哥，去给你玛麽，还有你嫡额娘，还有小格格买一些礼物。"静怡说道，开玩笑呢，多久没有过两人世界了？元寿臭小子又不是四五岁萌萌哒的时候了，带着这么大个儿子出门，耽误两个人约会，静怡一想就觉得不高兴。

元寿多精啊，他娘那点儿小心思，时不时的瞄一眼自家阿玛的，呵呵呵，他还不乐意去呢，还不是看额娘身子重了想帮帮忙吗？现在看来，有阿玛在，自己就不用费心思了。

"那好吧，我和三哥出门去玩儿。"元寿点点头，冲胤禛伸手："阿玛，买东西得要钱啊。"

胤禛想了想，掏出来两张银票："你和弘时年纪还小，不用买太贵重的，就买些有特色的好了，少的自己补上。"

元寿也是无语了，当他没看见上次阿玛给额娘塞钱？那一叠的银票，一千两都打不住吧？轮到儿子了，就一百两？

还好静怡没彻底将儿子给扔到脑袋后面，忙去拿了银票过来："知道要买什么呢？用不用我给你讲讲？"

"不用，我自己的心意，当然是我自己想了。"元寿笑着说道，将银票塞进荷包，赶紧的给静怡捶肩膀："额娘，时候不早了，那咱们先吃饭吧？等会儿我去找三哥，我们自己商量商量。"

静怡也不反对，倒是胤禛，面上带了几分赞赏，兄弟和睦，他往日里可是常说的。

晚上为证明自己身子已经没事儿了，胤禛还特意将静怡带到床上敦伦了一番。虽然顾忌静怡怀孕，动作略有些缓慢，但也表明了胤禛那身体，是真没事儿了。

静怡早上醒来，胤禛已经梳洗好了，正在外面听苏培盛说些什么。见静怡出来，苏培盛就打住了，胤禛冲静怡招招手：“快些梳洗了，江南的早饭也是很有特色的，咱们到外面用。”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等我一会儿。”反正，能让她知道的，胤禛也会说的。胤禛不说的，那就是不能让她知道的，她问也问不出来，何必白费力气？

这才四月份，江南春光正好，她还不如多想想，江南都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地方呢。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刚查了一下栽培榜，哈哈哈哈，已经榜上有名了～～～～～多谢亲们的灌溉哈～～～～虽然暂时是一百多名，但总共才二百个呀，花开都能占一个，亲们也是很给力了～～～～么么哒，爱你们哟～～～～

☆、第 97 章

到了四月底, 康熙就另队伍开拔, 往更南一边的地方去了。原本胤禛是想让静怡留下来休养身体的, 但静怡不愿意，反正也不用坐船了, 她还是想跟着走的。

这行宫里, 有胤禛在的时候，她这个侧福晋还能算是个主子，可大家伙儿都走了, 她这个侧福晋，也就是个伺候人的。

胤禛还特意请了大夫来给静怡把脉, 确定静怡这身体，是能跟着走的, 这才答应了下来。

但说实话, 静怡和胤禛相处的时间也并没有多少。估计康熙因为上次刺客的事情，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之前虽然也带着胤禛见各地方的官员，但并不是很刻意，就随意安排的那种, 现在, 则是时时刻刻将胤禛带在身边。

不光是见那些官员, 还要跟着康熙看折子，现在不管什么事儿，康熙都喜欢问问胤禛的意思，还是当着那些官员的面儿问, 摆明了架势，是要将胤禛当继承人栽培的。

康熙的态度算是彻底的明朗起来了，胤禛自然也就比以前更加的繁忙了。

至少以前，静怡睡觉之前，还能见胤禛一面儿，但现在，几乎连晚上也见不着了。她睡下的时候胤禛还没回来，她起床的时候胤禛也已经出门了。

不过她倒是没怨言，反正她怀着身孕呢，也不好伺候胤禛。再说了，胤禛这人，本身就是更注重朝政的，她可从没奢望过胤禛会为了女色就耽误正事儿的。

男人嘛，事业为重，可以理解。

就算是胤禛不过来陪她，她自己也是有不少事情做得，比如说约了十五福晋十六福晋在当地逛街啊，或者看着元寿做功课啊，或者给

没出世的孩子做衣服啊，或者是自己琢磨点儿当地的小吃啊，学会了以后自己就能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了。

元寿倒是有福气了，因为每次静怡做完，都让他当第一个品尝者，几次下来，但凡静怡让人拿吃的出来，元寿都要想尽办法的逃走。

没办法，这头一次做，总是要有点儿不尽人意的。

一直到八月，天气都快凉爽起来了，这一圈才算是走完，康熙才打算回京。

大家伙儿都是风尘仆仆的，所以康熙就让各人先带着家眷回府了，不用着急进宫。福晋得了消息，带着全府的人在门口迎接。李氏一双眼睛只盯着弘时，静怡也是当娘的，当然是先看安康了。

安康这段时间长高了不少，这会儿看着自家额娘，眼圈都红了。

“王爷总算是回来了。”福晋笑着说道：“王爷不在府里，我就总是不安心，又惦记着王爷的平安，又要料理府里的事情，恨不能自己这一颗心分成两瓣用呢，如今王爷回来了，我倒是能放心松口气儿了。”

“你辛苦了。”胤禛点头，转头看弘时：“你给跟着你额娘回去吧。”

又冲静怡摆手：“怀着身子，就不要在外面一直站着了，带着元寿和安康回去吧。”

福晋这才将目光落到静怡身上，先是惊讶了一下：“钮祜禄妹妹这是有了身子了？这可真是大喜事儿，恭喜钮祜禄妹妹了，钮祜禄妹妹好运气。”

说着看胤禛：“还有个喜事儿呢，年妹妹上个月生了个小阿哥！这会儿年妹妹还在月子里，这才没能出来迎接王爷。”

静怡抿抿唇，笑着说道：“王爷，年妹妹千辛万苦生了阿哥，您回头可得多赏赐年妹妹一些才是，那妾身就先告退了？”

转头看福晋，福晋忙点头：“也是我疏忽了，钮祜禄妹妹这会儿确实不能一直站着，那你就先回去吧。”

静怡才不管福晋是什么心思呢，反正，这一府的女人，对福晋来说，都是和她抢男人的狐狸精。偏偏她这个嫡福晋还得大度，还得贤惠，这日子也是太艰难了。

回了海棠院，安康就抱着静怡的胳膊撒娇：“额娘，你怎么才回来啊，我每天都可想你了，你和哥哥都不想我的！”

“谁说我没有想你了？”静怡挑眉，安康嘟囔道：“我都没有打喷嚏，额娘以前不是说，一个是有人在骂你，两个是有人在想你，三个可能就是受凉了吗？”

静怡有些无语，怎么总觉得元寿六七岁的时候，要比这会儿的安康聪明呢？

“额娘每天都想你了，不过距离太远了，所以你才没有接收

到。”静怡糊弄道，一拍手：“好了，额娘和你哥哥都给你准备了礼物，你要不要看看？”

安康立马高兴了，兴致勃勃的去看礼物。元寿还挺忙，他得将自己买来的各种东西都分类，有些得要他亲自去送，比如说宫里的玛麽，有些则是让小太监去送就行了，比如说隔壁的天申。

静怡则是不忙着整理，她有些肚子饿了。

幸好王嬷嬷准备的齐全，海棠院就有小炉子，上面煨着红豆粥。

“最近府里可有什么事情？”静怡一边吃，一边轻声问道，王嬷嬷忙将府里的事情一一的汇报给静怡，包括年氏上个月生孩子，也是倒霉，这孩子竟然生在七月十五。

“看福晋的打算，本来是想抱养小格格的，后来小阿哥出生了，福晋就再没让小格格到她院子里去住过了。”之前打着年氏怀孕没办法照顾的借口，福晋可是不止一次让人将小格格带过去住在石榴院了。

静怡皱眉：“小阿哥这生辰，和小格格有什么联系？两个人是姐弟，又不是同一个人。”再说了，七月十五生的怎么了？封建迷信……咳，她自己就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

但小孩子出生这个，真是和这个日子没什么相关啊。

“奴婢也猜不出福晋的心思，但大约是怕克着了？”王嬷嬷犹豫了一下说道，静怡叹气，她觉得，福晋实在是太没有魄力了。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弘晖过世之后，就赶紧的抱养一个孩子。

那会儿胤禛还在怜悯福晋，哪怕福晋是想抱养李氏的儿子，估计胤禛也是有八成的可能会答应的。就算是不答应，也肯定会想办法给福晋弄一个孩子的。

可偏偏福晋重情，一心扑在弘晖身上，生怕别人占了弘晖的位置，这才拖到现在。

现在既然是想明白要抱养了，那你走正路啊，你到底是嫡福晋，这府里除了王爷就是你了，你说要个孩子，王爷还能狠心拒绝了？偏偏，福晋要自己想办法。

先是宋氏，结果运气不好，宋氏生的孩子都没站住。然后是她，可福晋还是运气不太好，让静怡立了功，福晋又不想得罪了胤禛，这抱养静怡孩子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府里的人不行，你找府外的人啊，谁家会给没落选的秀女？看不中出身高的，那总能找个出身低的，花点儿心思，还愁找不到借腹的女子？

偏偏福晋要剑走偏锋，弄了两个丫鬟，明知道胤禛不喜欢！

这下好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弄得胤禛也不太想让她抱养孩子了，结果她自己倒是看上了年氏生的。小格格嘛，当初胤禛犹豫，就说明已经是有些心动了，你干脆的加两把劲儿，孩子不就到你院子里了吗？

结果呢，拖拖拉拉的，到现在，竟然又不想要了！

真以为年氏会将小阿哥给你送过去？

想到这一句，静怡忽然明白了："福晋不想要小格格的原因，是不是想要年氏的儿子？"

王嬷嬷有些吃惊："年侧福晋能答应吗？年侧福晋的娘家，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家。"再说了，王爷能答应吗？

静怡想了想，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儿悬，就摆摆手："算了，福晋的心思太难猜，猜来猜去咱们也猜不明白，除了这事儿，还有别的事情吗？"

"耿侧福晋不小心摔了腿，估计得将养几个月。"王嬷嬷又说道，静怡有些吃惊："好端端的怎么摔了？"

"她自己在亭子里喝酒，估计是喝的有些上头了，不小心从亭子里滚下来了。"那亭子周围都是台阶，不小心就磕着了，磕的太狠，腿就伤着了。

"我早说了，她这样喝酒是不行的。"静怡叹口气："既然知道了，怎么也得去看看，收拾一些药材，我明儿先去给福晋请安，然后是年侧福晋那边，再去耿妹妹那边，最后是武姐姐那边，李氏和宋氏那边的，你亲自将东西送过去就是了。"

王嬷嬷忙应了一声，眼好时候不早，就叫了元寿和安康进来用晚膳。

吃饭的时候，静怡见安康虽然还是唠唠叨叨的，但和她说话的时候，眼神却是避开了她的肚子，就有些疑惑了："安康，额娘有了小弟弟，高兴吗？"

本来正兴高采烈的安康瞬间就红了眼圈，静怡赶忙将人揽在怀里："这是怎么了？额娘不在家的时候受委屈了？还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或者，你哥哥刚才欺负你了？"

元寿在一边撇撇嘴："额娘，我可没欺负安康。"

"额娘有了小弟弟就不要我了！"安康开始哇哇的哭："不让我跟着出去玩儿，就是为了要小弟弟！额娘只喜欢哥哥和小弟弟，都不喜欢我了！"

这逻辑静怡也是服了，也难为他小小脑袋里还知道要孩子这回事儿。

"额娘没有不要你，额娘喜欢你和喜欢你哥哥是一样多的。"静怡忙说道，可不能让小孩子心里有阴影，本来安康这孩子，小时候看着是挺聪明的，没想到长大了是越来越二了。再落下心理阴影，指不定就会越来越蠢了。

"那额娘为什么不带我出去玩儿？"安康继续哭，静怡就说到："因为外面太危险了，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不信你问你哥哥，我们路上还遇见了刺客呢。"

胤禛之前也没说保密，再说这事儿，估计京城里的人也都早知道

了。

安康正哭呢，立马瞪大了眼睛：“真的？”

“对啊，你阿玛还受伤了，你太小，万一带出去，我和你阿玛，还有你哥哥，没能保护好你，你岂不是要受伤了？所以额娘就不想带你去，让你自己在府里吃好的喝好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有本事了，才能跟着阿玛和额娘一起出门。”

静怡说道，又拉他爪子摸摸自己肚子：“小弟弟也不是额娘存心要的，但是，你不能不喜欢小弟弟，你看你哥哥有不喜欢你吗？等弟弟长大了，弟弟也会喜欢你的。”

安康看看元寿，再看看静怡的肚子。

元寿忙在一边说道：“等弟弟出生，你可以带着弟弟玩耍啊，就跟着带着你一样，弟弟肯定听话，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

说着，将安康拎下来：“你先去给我倒一杯水。”

安康忙过去倒水，等他端过来，元寿就又说道：“等弟弟长大了，你也能让他给你倒水。”

安康想了一会儿才说道：“那好吧，我不讨厌弟弟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跟着额娘出院门啊？”

“等你长到和你哥哥一样大的时候。”静怡说道，安康转转眼珠子，点头：“哥哥十岁出远门，我今年七岁了，再过三年，我就也能出远门了。”

静怡挑眉，这次倒是算的怪清楚啊。

“好了，时候不早了，额娘累了一天了，让额娘先休息，咱们先去前院，我给你带的礼物可不止这几个呢，叫上天申，咱们晚上一起睡。”

元寿帮着自家额娘分忧，安康瞬间兴奋起来，连连点头：“好啊，那咱们赶紧回去，哥哥你的房间已经收拾过了哦，你还带了什么礼物回来？”

送走了两个小孩儿，静怡就有些撑不住了，她没等胤禛，反正今儿晚上，胤禛要么是留在福晋那边，要么就是去探望年氏……不过，应当是留宿在福晋那边的，毕竟年氏正坐月子，照规矩来说，胤禛也是不适合留下来的。

大约是太疲惫了，这一觉睡的十分沉，早上还是被王嬷嬷给叫起来的：“时候不早了，侧福晋吃了早饭，就该去给福晋请安了，再不起来就该迟到了。”

静怡懒洋洋的伸胳膊，闭着眼睛让人伺候梳洗，果然好日子让人堕落啊，她现在已经快不会自己穿衣服了。

到了福晋院子里，福晋竟是还没出来，只李氏等人过来了。

“弘时前段时间，有劳钮祜禄妹妹照顾了。”李氏笑着和静怡寒暄，静怡忙摇头：“哪里，我该谢谢弘时，若非是他帮忙照看元寿，我肯定是忙不过来的，元寿越大越调皮，我一个人可看不住他了。”

“元寿是乖孩子，哪儿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弘时也和我说了，元寿很是机灵聪敏呢。”李氏笑着说道，又抬着下巴示意了一下：“年妹妹生的小阿哥，你可知道了？”

静怡点点头，李氏笑道：“是个身子弱的，不过，太医也说了，若是精心照看，也是能站得住的。”

静怡有些吃惊，王嬷嬷昨儿可没说。李氏又补充道：“福晋不让往外传，说是怕年妹妹心里不舒坦。”

难怪福晋现在不愿意要小格格了，若是小阿哥体弱，长不大，那年氏肯定是不会放下小格格的。到时候，福晋估计就又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自己昨晚上也是猜错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就听见珠帘声响，转头就见福晋扶着小丫鬟的手走出来，面色看着挺好，就是看见了静怡的肚子，也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神色。

“李妹妹和钮祜禄妹妹来的挺早。”福晋笑着说道，两个人赶忙起身行礼：“给福晋请安，哪儿能迟到，福晋昨晚上休息的可还好？”

“挺好的。倒是钮祜禄妹妹，恭喜你了，既然是有了身孕，日后这请安，也可以免了的，你自己多多注意些身体。”福晋笑着点头，又说道：“给你们说个好消息，明儿，咱们府里就要多个妹妹了，李妹妹和钮祜禄妹妹也是咱们府里的老人儿了，到时候，还要你们多指点指点新进门的妹妹。”

“王爷知道这事儿？”李氏愣了一下问道，福晋点头：“王爷已经应了，你们到时候只要吃酒庆祝就行了。”

福晋这意思就是拍板决定了，李氏和静怡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忙挂上笑容：“那就恭喜福晋了，又要多个妹妹进门帮福晋分忧了，不过，是哪家的妹妹这么有福气？”

福晋笑道：“我本家的一个妹妹，可怜见的，十来岁没了亲娘，前些年又没了阿玛，眼看岁数大了，又错过了选秀，我这个当姐姐的就想为她找个出路。”

静怡忍不住在心里笑了一下，这出路就是让人来做妾？

不过，胤禛既然已经应下了，这事儿估计就没回转的余地了，这姑娘可怜不可怜的，她也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看李氏的样子，好像也就两三分惊讶，估计她不在京城这段时间，这位那拉家的姑娘是已经上过门了？静怡忍不住皱了皱眉，昨晚上王嬷嬷可是什么都没说。

她倒不是怀疑王嬷嬷的忠心，毕竟，王嬷嬷是十来岁就开始伺候她了，这都快二十年了，应当是不会背叛她的。再者，王嬷嬷的父母兄嫂可都还在钮祜禄府呢，她也该为家人着想。

皱了皱眉，静怡将这事儿暂且给压下来了。

“妾身在江南那边买了不少特色的东西，特意为福晋挑选的，虽不值什么钱，但也是妾身的一番心意，还请福晋笑纳。”静怡转身从

小鱼手里抱了那盒子，亲自递过去。

福晋哪怕真嫌弃，面上也不会显示出来的，打开看了看，就笑着点头：“不错，一看就是费心思了，我都挺喜欢的，谢谢你了，想来你刚回来，还有不少事儿要做，我就不多留你了。”

静怡忙起身告退，按照昨儿的计划，先去年氏那边。

年氏是难产，这会儿脸色还是有些苍白。见静怡挺着肚子进门，年氏脸色就微微变了下，但很快就露出个笑容来：“钮祜禄姐姐回来了？抱歉，我昨天没能出门迎接。”

静怡心里叹气，才走了半年，就总觉得像是过了三五年，福晋要弄个妹妹进来，年氏也是长进了。不过，长进了也挺好，至少活得长久。

“没事儿，你正坐月子，若是你出去迎接，我才要责备你呢。”静怡笑着说道，探头看了一下：“这就是小阿哥了？这眉眼，果然是长的好，和你有四分相似，剩下的就是和王爷相似了。”

年氏略有几分高兴：“真的和王爷很是相似吗？”

“是啊，你看这脸型，还有这鼻子，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静怡面不改色的说道，反正小孩子长着长着都会变，年氏将来总不能因为这个找她麻烦吧？

“钮祜禄姐姐好眼力。”年氏笑着说道，静怡笑着摇头：“我也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对了，小格格呢？”

“正在念书呢，等我出了月子，想教她作诗，这会儿就先让她自己看看。”年氏说道，静怡点头：“倒是不错，小格格像你，性子文静，学点儿诗词也是挺好的，对了，我在江南那边，给你带了些礼物，你现在看，还是等之后再看？”

年氏犹豫了一下，摇头：“之后再看吧，我现在躺着，也不太方便，等日后能起身了再看，多谢姐姐了。”

“没事儿，还有小格格的，回头我让人送来。小格格若是喜欢，下次我再给她买。”静怡笑着说道，又闲话了几句，这才起身告辞，到底是没见着小格格。

静怡一边走一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只盼着自己也能生个小格格，儿女双全，这辈子就算是圆满了。就算生不了小格格，也只求孩子能性子安静些，再跟元寿和安康一样闹腾，她也是受不了的。

接下来是去探望耿氏，这个距离海棠院近，几乎是抬脚就能到了。耿氏脸色倒是还好，心情也不错，满脸笑容的招呼静怡：“快坐，只是我今儿不能给你行礼了，姐姐勿怪。”

静怡摆摆手，顺势在她床边坐下：“我又不是那不讲理的，你说你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天申就没笑话你？”

作者有话要说：　　从四月说到六月的新文，终于要开了！亲爱的们，明天中午十二点，看完太后去看新文哟~~~~~

☆、第 98 章

从耿氏那边回来, 静怡也没急着去武氏那边, 而是叫了王嬷嬷过来。她也不说话, 就盯着王嬷嬷看，王嬷嬷先还是有些神色迷惑, 但慢慢的就有些紧张了："侧福晋, 可是奴婢哪儿不对？"

说着，就忙上下检查自己的衣服首饰，静怡摇摇头, 王嬷嬷就松了一口气，但见静怡还是盯着她看, 心里就更紧张了："那可是有事情要吩咐奴婢？"

"王嬷嬷，若不是知道这段时间酒楼和山庄, 还有钟表铺子那边送来的账本还能对的上, 我就该怀疑你的忠心了。"良久，静怡才叹口气，她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这些每个月送来一次的账本，就都是让王嬷嬷帮着看了。

静怡之所以断定那些账本没问题, 是因为这些铺子里, 胤禛也是占着几分股的, 胤禛那边都没说有问题，那肯定就是没问题了。

王嬷嬷脸色一白，神情就带了些惊恐："奴婢对侧福晋向来忠心，侧福晋明鉴, 若是奴婢做错了什么，还请侧福晋明说，看着奴婢伺候侧福晋多年的份儿上，给奴婢一个辩解的机会。"

静怡忍不住摇头，这算什么？非得要提起多年功劳苦劳？就算是她真做错了，也得卖个面子给她？

"你聪明了几十年，怎么现在……"静怡忍不住叹气，也不多说："你只说说那拉家姑娘的事儿，还有小阿哥体弱的事儿吧。"

王嬷嬷抿了抿唇，噗通一声跪下："奴婢也是为了侧福晋着想，您现在怀着小阿哥，若是有这些事情烦恼，怕是会对身体不好。奴婢伺候您多年，前些年的时候，奴婢自然是不怕这些的，因为侧福晋您能看的清楚，明白什么才是对您最重要的，绝不会为了别的事情就伤害了您自己和小阿哥。"

"可这两年，奴婢不敢赌。"王嬷嬷说道在，使劲的给静怡磕了个头："奴婢生怕您对王爷的感情，会超过您对自己和小阿哥的看重。"

静怡忍不住笑："所以，你就要隐瞒这些事情？你就没想过，既然福晋已经将人带到府里来了，那早晚是要露面的？我心里没个准备，到时候你就不怕我受刺激更大吗？还有年氏的小阿哥，我若是不知道小阿哥体弱，万一将来让我自己的小阿哥去和他交好了呢？到时候出了事儿算谁的？"

不是静怡冷血，而是当父母的，都想为孩子遮挡住外面的伤害。若是早知道小阿哥身体不好，她将来肯定不会让自家儿子多接触小阿哥的。不光是怕小阿哥出事儿会连累到她的儿子，也是怕小阿哥多病，会传了病气过来。

"你的隐瞒，到底是从哪方面为我着想的？"静怡皱眉，盯着王嬷嬷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奴婢，奴婢……"王嬷嬷也有些慌张，但她真的是为侧福晋着想

啊，怎么换了一种说法，就成了她隐瞒伤害侧福晋了？

“你仔细想想，这些事儿，到底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有人撺掇你的。”静怡深吸一口气问道，她相信王嬷嬷的忠心，所以愿意给王嬷嬷个机会。

王嬷嬷皱眉想了半天，一拍手：“奴婢想起来了，确实是有人在奴婢耳边说的，说是侧福晋身怀有孕，有些事情就不能着急说，免得侧福晋你着急上火，得慢慢来，所以奴婢昨天晚上才瞒着你，打算侧福晋休息几天，身子缓过来了，再慢慢的给您说的。”

“奴婢想着，不过是晚说几天，若是能让侧福晋慢慢知道，对侧福晋也没什么坏处，所以这才暂且隐瞒了下来，是奴婢的错，还请侧福晋责罚，奴婢知道错了。”

静怡面色沉了沉，她有点儿想不能明白，就是缓两天说这些事儿，对她又有什么影响呢？再者，王嬷嬷不说，也还有别人会说，她自己长着眼睛也会看，这两件事儿也不算是什么大秘密，为什么就不能说呢？

“谁撺掇的？”静怡冷声问道，王嬷嬷忙磕头：“是咱们院子里的小丫鬟翠玉。”

像是王嬷嬷这样的主子心腹，下面多的是小丫鬟想巴结，小鱼小舟也是这样，下面的三等或者不入等小丫鬟，多会来表现一番，以求将来能到主子跟前伺候。

“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查明白翠玉身后是什么人。”静怡沉着脸说道：“再给你半天时间，今天晚上，你再来给我说一次，我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府里究竟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王嬷嬷忙磕头应了一下，等她出去，静怡微微闭眼，王嬷嬷虽然忠心还在，但这人是不能留在府里了，好心办坏事儿，这才是最让人郁闷的。

这次还好，只是隐瞒了两天消息，可下次呢？指不定会犯下更大的错误，她得在有更大的纰漏发生之前，先将王嬷嬷给送出去，以免她再次被人利用。

静怡叹口气，到底是伺候了自己将近二十年的，若是将人送出去，怕是自己要很久都不习惯了，毕竟，估计也没人比王嬷嬷更了解自己的喜好了。

下午吃了饭，她就去探望了武氏。武氏是越发的淡然了，静怡进门的时候，她还拿着一本道德经在翻看。

“怎么想起来看道德经了？”静怡有些疑惑，因为胤禛喜好佛法，偶尔会请高僧讲经，胳膊上也时常带着佛珠，所以这府里的女人，得空了基本上都会念几句佛号，抄写几卷佛经。

武氏就是要看，也应该是看佛经的啊。

“不想和她们看的一样，说来说去都是什么因果报应的佛法故事，听腻烦了。”武氏笑着说道，看静怡的肚子：“你倒是好运气，这

一个接一个的，又是个小阿哥吧，瞧这肚子尖的。”

静怡叹气：“我倒是盼着是个格格呢，可估摸着，还真是个阿哥，我喜欢吃算的，肚子又是尖尖的，连太医都说，脉象很是强壮。”

武氏安慰道：“阿哥也好，多生几个儿子总是没错的，生了女孩子，虽然没出阁之前是尊贵了，可等嫁了人，照样受委屈。你看咱们福晋，当然，将来小格格嫁的人，肯定是不如王爷身份尊贵的，但当了媳妇儿肯定是没当闺女的时候舒坦。”

“听说你们在外面遇见了刺客，到底怎么回事儿，来，给我讲讲。”说着武氏又兴致勃勃起来：“这可比话本好看多了，你讲仔细些。”

静怡嘴角抽了抽：“难道你不该是先关心我们一下，看有没有受伤的吗？”

“你人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其他人，我有关心的必要的吗？我只要知道，王爷是活着回来的就行了。”武氏笑着说道，胤禛只要活着，这王府就倒不了。

静怡也是无奈了，只好将之前的事情给武氏讲了一下。武氏本身就是江南那边的人，对静怡所说的民俗风情什么的，倒是不感兴趣。

静怡则是问了些京城里的事儿，武氏摇头：“这个我知道的还真不算多，你也知道，福晋还在府里呢，我也不好天天出门，不过，咱们府里的，你不管问什么，我都知道。”

顿了顿，静怡摇头：“最大的事儿，我也已经知道了。”

武氏知道她说的是那拉家那姑娘的事儿，就忍不住笑了笑：“福晋也是着急了，弘时一成亲，元寿也要长大了，天申和元寿差不多的年纪，马上这府里，就该有下一代了，你觉得福晋能眼睁睁的看着这王府的一切利益，都属于李氏的孙子，或者元寿天申吗？”

大约是为了给弘时脸上好看，弘时的郭罗玛法，去年被胤禛弄了个知府的位置。李家儿子年纪大了没多少前进的余地了，所以，胤禛通过自己的关系，给弘时的两个表哥请了好先生，若是没意外，来年春闱，怕是也要榜上有名的。

静怡家就不用说了，今年文浩就该回来了，之前有战功，又在外面历练几年，将来肯定是会被重用的，就连静怡的长兄，也和胤禛多有接触。

还有耿氏，虽说耿家现在还没受多少好处，可只要天申在，耿家还能真被胤禛给忘到脑袋后面去吗？早晚的事儿，耿家也会出头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胤禛现在给这几家的东西，那拉家也根本就看不上，可那拉家要不要，和胤禛给不给，是两回事儿。

若是胤禛将这所有的东西，都换一样，给了那拉家，那福晋肯定不会着急啊。

再者，福晋心里还隐隐有另一个念头呢。所以，这时候，一个有

着那拉家血脉的阿哥，就是很有必要的了。福晋现在也算是明白了，她想抱养孩子，不说胤禛会不会答应，静怡和年氏，也根本就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你也别着急，别人这人进府了能不能生下阿哥，就算生下了，那他前面可还有五个……不对，记上你肚子里的，这就是六个哥哥了，福晋那点儿算计，总不能凭空冒出来个大阿哥吧？”

说到大阿哥，武氏就忍不住叹口气：“弘晖阿哥是个好孩子，只可惜命薄。”

静怡也微微叹了一口气，弘晖是好的，但弘昀和弘盼也不差。都是当额娘的，谁将自家的儿子往坏处教？

她不也是这样吗？和福晋李氏也不是关系多亲厚，可教育元寿安康的时候，也是特意交代了那是长辈。只要不是那目光特别短浅的，谁不希望自家儿子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

静怡略有些心烦，索性不去想这些了，就像是武氏说的，哪怕真有个七阿哥，那也是七啊，除非上面皇子死绝了，否则这清朝的传承，定是轮不到福晋插手的。

再说了，福晋再用劲儿也没用啊，不管是现在的王府还是日后的皇宫，胤禛才是说了算的那个人。

没有那拉氏也还有别人，静怡还记得，历史上可还有个圆明园阿哥呢。年氏现在也生了阿哥，历史早就开始改变，说不定这个小阿哥也能活下来？

她要做的，还是教导好元寿才行。只凭借别人的支持，那就算是登上了皇位也是傀儡。日后要看的，还是自己本身的实力。

眼看时候不早，静怡就起身告辞了，武氏也没多挽留，反正就在一个府里，日后想说话聊天什么的，也不过是抬抬脚的事儿。

静怡回了海棠院，王嬷嬷就忙过来了：“侧福晋，奴婢已经将府里的事情都打听好了，奴婢现在和您说说？”

静怡靠在软榻上点头，王嬷嬷就一五一十的开始说，从静怡出京的那天开始，这府里哪个院子里的人出王府了，或者是哪个位置上的人换了，详详细细，生怕静怡再误会她有什么隐瞒。

而静怡，还真听出来有几分不对。

耿氏自己去喝酒的时候，也就拎着一坛子，依照她的酒量，不该是自己喝多了啊。再说了，她出去喝酒，竟是连个丫鬟都不带的吗？就不怕自己栽到水池子里去？

可无缘无语的，耿氏能将自己给摔了？若真是如此，她又是什么打算？或者说，是在躲避什么？你看，这腿伤着了，是不是就该静养了？连请安都不用去了。

静怡左思右想，总觉得现在这王府，好像自己出京一趟回来，就和以前的王府再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算计，偏偏她这里，是半点儿头绪也没有。

晚上胤禛过来，静怡就随口说了想将王嬷嬷送出去的事儿，胤禛皱眉："眼看你肚子大了，若是将王嬷嬷送走，你身边岂不是就只剩下两个丫鬟伺候了？"

"临时找来的人，你能放心？"胤禛问道，看静怡愣住，又问道："到生孩子的时候，没个有经验的伺候着，你也能放心？"

"你的意思是，这事儿就是给王嬷嬷设的局？不是针对我的？"静怡惊讶，胤禛叹气："王嬷嬷后面是谁？针对一个嬷嬷有什么意思？"

静怡尴尬，王嬷嬷一走，可不就是只剩下自己了？到时候想做什么手脚，肯定比现在简单容易啊。最重要的是，她生孩子，肯定不能让小鱼小舟两个没成亲的姑娘一直伺候着，得找嬷嬷吧？怀孕时候精力不济，若是一个疏忽，就找了个有异心的人呢？

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是准备好人了，就等着她将王嬷嬷给送走呢。

"一孕傻三年。"胤禛说道，静怡不高兴："我现在还怀着孩子呢，你明儿就打算当新郎了！我还没说你什么呢。"

胤禛挑眉，顿了顿才捏住了静怡的手："不过是个侍妾，我也是不想让福晋再闹腾下去了，等人进了府，再怎么折腾，福晋也不会将脸面丢到外面去了。"

静怡还是有些不太高兴，白天的时候倒没感觉，就觉得这府里事儿多，现在却忽然觉得有些委屈了。自己又要为这个男人生孩子，又要提防着这个男人的妻妾会谋害自己，简直太辛苦了！

然而这个男人呢，坐享妻妾之福！

"不高兴？"胤禛挑眉，静怡眼圈就红了，当然不高兴，这才回来呢，就事事不顺心，真想出府再回到江南那边，至少那会儿，就只他们两个人在，可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过是个侍妾……"胤禛微微皱眉，轻拍她手背："你若是不高兴，一会儿我就去拒了这事儿。"看在静怡的肚子的份儿上，他还是愿意为静怡妥协一下的。

毕竟，一个还没进府的侍妾，是肯定比不上子嗣重要的。

再者，静怡也是伺候了他多年，好歹也是要给些面子的。胤禛将心里的不舒坦给按下去，只以为是静怡吃醋不合规矩，自己心里不高兴了，也没有继续往深处想。

静怡却是摇头："不用了，你都答应福晋了，这会儿若是反悔，不光是福晋难做人。"那拉家的姑娘估计也不好做人了，好好的姑娘，若是日后都嫁不出去了，那可就是作孽了。

"你倒是好心。"胤禛嗤笑道："她若是没有攀附之心，何必听从福晋的安排？"不就是嫁人吗？这错过选秀的女子，还真没有熬成老姑娘的，和礼部说一声，核实了情况，该嫁人也是能嫁人的。

蹉跎至今，要么是看不上别人，要么是别人看不上，可福晋既然能将人找来，想必相貌是不错的，那应该不存在别人看不上的情况。

那就是第一种了，她自己既然有心，那就算是被拒绝了，也不过是自作自受而已，有什么值得可怜的？

可这些胤禛都没说出来，他一直都知道静怡心善心软，她自己既然不愿意去想太黑暗的东西，他也就不勉强。这府里，聪明的人太多，不少静怡这么一个假聪明的。

静怡就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但理智回笼，她就有些尴尬了，肯定是孕期多敏感，所以她才会红眼圈的！

“那王嬷嬷，就先不送走？”静怡岔开了话题，胤禛沉吟了一下，点头：“先留着，你再看两天，若是还会被人给撺掇了，那就送走吧。”

“实在不行，你先将邱嬷嬷叫回来用一段时间。”胤禛说道，静怡摇头：“邱嬷嬷正照看元寿呢，还是别染给她回来了，免得元寿身边被人钻了空子。”

“我这段时间也得留意一些，毕竟，等小阿哥出生，还得要嬷嬷照看。”静怡说道，胤禛揉揉她脑袋：“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回头到内务府挑选几个过来就是了。”

“时候不早了，先安置了？”胤禛又问道 ，静怡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了：“还有个事儿，我有些想不太明白。”

“说说看。”胤禛问道，静怡也是实在没人商量了，以前吧，还能和王嬷嬷唠叨几句，但现在，忽然就有些信不过王嬷嬷了：“你之前不是说，耿妹妹的酒量很大的吗？”

胤禛点头，寻常男人都喝不过耿氏。

“那她怎么轻轻松松的喝多了，然后还不小心摔了呢？身边还正好没丫鬟婆子照看呢？耿妹妹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吧？明知道自己要去喝酒了，还将身边的人给指使开？”

静怡一脸疑惑，胤禛无奈叹气，伸手拍拍她脑袋：“她若不是坏心要谋划什么，你何必非得弄明白她为什么要摔了自己呢？说不定就是没站稳？只是一个意外？”

“行了，别想那么多，本来就不聪明。”胤禛挑眉，起身：“你不能熬夜，还是早些休息了吧。”

静怡却是撇撇嘴，没人说摔坏了腿就不能做坏事儿了啊？不过想想这些年耿氏也确实是安分，自己也不好没有什么证据就胡乱猜测，静怡也就放下这事儿了。

福晋估摸着是早就和那拉姑娘家说好了，第二天下午，一顶小轿就抬进了王府。这样无媒无证的，也没长辈开口的，顶多了，也就是个侍妾。连庶福晋都算不上。自然也就没资格，让静怡等人去观礼了，只福晋有要求，大家伙儿也就随意在福晋这边吃了些酒菜。

一个满族出身的女孩子，落到这地步，想想也觉得可悲，明明是有更好的选择的。

静怡想着，忽然就抬手往自己额头上拍了一下，这两天简直是见

鬼了，看什么都觉得悲伤，情绪太悲观了些。昨晚上这样，今天还这样，有这功夫想办法保护好自己不行吗？

管别人可不可怜啊，人家自己选的路，你哪儿来那么多同情心去好心？

静怡皱眉，这情绪太不对劲儿了，她以往可不是这样心思敏感伤春悲秋的人。

“钮祜禄妹妹这是怎么了？”福晋笑着问道：“无缘无故的，打自己脑袋做什么？”

“没事儿，多谢福晋关心，只是忽然想起来，竟是没给新妹妹准备见面礼。”静怡忙笑着说道，又有些不好意思：“福晋，能不能明儿再让新妹妹过来见礼？这没个准备的，也是不好意思。”

福晋笑道：“你啊，今儿本来就不用见礼啊，等明儿来请安的时候见见人就是了，见面礼也不用准备。”不过一个侍妾，原本连请安都轮不上的。不过，看在那拉这个姓氏上，福晋还是得为她撑个面子。

作者有话要说：　　猜猜胤禛还有几章能登基～～～～～～另外，新文传送门送上，欢迎大家围观跳坑哟～

☆、第 99 章

那拉姑娘的名字挺好听的, 叫香叶。那姑娘自己说出来名字之后, 武氏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了：“香叶？你不是满人家的闺女吗？”

这名字, 怎么取的像是个丫鬟？闺阁女孩子，正经点儿的, 谁家会用香啊艳啊这一类的字眼当名字？

香叶姑娘也没察觉出来有什么不对, 只笑道：“我听我额娘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香山枫叶红, 所以才叫了香叶这个名字，武姐姐觉得这名字不好听吗？现在就是满人家的姑娘, 也多是用的汉名，少有用满名的呢。”

武氏摇头：“不, 我觉得还算好听。”

福晋却是聪明的, 武氏那笑意，就刺的福晋有些不太舒坦，不过面上倒也没表现出来，只笑道：“她年轻，又是刚进府, 日后若是有什么疏忽的, 大家就多多包涵, 多指点她一番，行了，时候不早了，也都各自回去吧。”

于是众人起身, 各自回自己的院子。

出了石榴院，武氏对静怡笑道：“福晋倒是能拉的下脸，就差没直接明白的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是她做错事儿了，你们也多原谅她几次吧。”

后面学着福晋的语气说话，静怡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但赶紧的就又收住：“你可别惹事儿，那到底是福晋呢。”

武氏点点头：“我知道的，你放心吧，我何曾摆在明面上说过什

么？咱们府上虽说别别人府上宽和些，但祸从口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静怡笑着点头，又和武氏嘀咕了几句那拉香叶的长相，到了武氏那院子门口了，两个人才摆摆手，各走各的了。

一回到海棠院，就见王嬷嬷有些紧张的看她，静怡忍不住挑了挑眉：“怎么，可是有什么事情？”

“没，侧福晋您别伤心，王爷心里也是有您的。就算那拉姑娘后面有福晋撑腰，可王爷要是看不上，照样是白搭了，你放宽心，等生了小阿哥，王爷定是会更看重您的。”

王嬷嬷忙过来安慰道，静怡也是哭笑不得，感情王嬷嬷是怕自己伤心了？

不对，伤心是肯定有的，难过也是有的，但伤心归伤心，难过归难过，她还没有失去理智。她比谁都清楚，现在的这些，不过是小问题，日后胤禛进宫当皇帝，可还要选秀呢，三年一次，要是每次她都伤心一次，哪儿有那么多的心让她去伤？

所以呢，该想开还是要想开点儿，这世上，爱情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都是生存，不管是哪个年代。

再说了，那拉姑娘和福晋可不跟你讲什么爱情，她们更看重的是子嗣，是家族，是利益。和人家比起来，静怡还差得远了，当然她也没打算向这两位学习，可人家正正经经的嫡妻都能看得开，她计较个什么劲儿？

静怡一边在心里找各种理由来安慰自己，一边有点儿犹豫不决。本来呢，走到这个地步了，爱情什么的，好像就不能要了，自己应该是想办法去舍弃掉的。

可是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生存，她现在已经能生存，是不是就该开发点儿精神粮食了？那保存点儿爱情，好像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胤禛这个人，也确实是很有吸引女人的资本的。高富帅这三个字就不用说了，他工作认真，心怀天下，大公无私，他越是品格高贵，就越是吸引人。

想了半天，静怡还是觉得，要不然，这份儿爱，自己还是保存着吧？倒也不用藏着掖着，反正胤禛本来就是她的男人，是她儿子的阿玛。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这爱情蒙蔽了她的理智，不要让这份儿感情影响了她正常的思维。

爱就爱吧，爱一个合适的人是没错的，只要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就行。

“您还有两个小阿哥呢，等将来小阿哥长大了，肯定会孝顺侧福晋的。”王嬷嬷还在唠叨，静怡摆摆手：“忽然觉得肚子饿，你让厨房给我做一份儿酸辣粉。”

王嬷嬷有些懵：“酸辣粉？”

“川黔那边的特色小吃吧，你先问问府里的大厨会不会，若是不会，我回头再找人问问。”静怡说道，有她这说法，估计那大厨就算是不会，也肯定要想办法会的。

王嬷嬷忙应了，有心情吃东西就是好事儿啊。

也是赶巧了，中午厨房刚送来了酸辣粉，那边胤禛就到了。酸辣粉那味道是有些霸道的，胤禛刚一进屋，鼻子里就猛窜过来一股子酸辣味道，呛的他立马就是一个喷嚏，皱着眉看静怡：“你弄的什么？”

“酸辣粉，偶尔吃一次还挺带感的，王爷要不要尝尝？”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胤禛细细看了一下静怡的脸色，略犹豫了一会儿，点头：“好，让厨房再送一碗过来。”

刚才他还担心静怡在意那拉氏的事情，毕竟她现在怀着身子，最好是不要动气。所以，一下朝他就赶紧回来了，打算安慰一下静怡，可现在看静怡一点儿不在意的样子，还有心情琢磨吃的，胤禛就觉得，自己心里感觉略复杂。

不过，等酸辣粉送来，他就没空去计较心里的那点儿不自在了，俄国对西藏那边用兵，虽说是打着攻打准噶尔的名号，但也是居心不良，他得考虑一下，看谁适合往那边走一趟。

文浩到底还年轻，而且，他是打算将文浩留在京城的……要不然，就让文浩去西藏那边？可京城这边，没了隆科多，他本来就有些放心不下。年氏的二哥年羹尧倒是个有本事的，只可惜，有点儿墙头草，摇摆不定，当年还曾给胤禩卖好。

不过，年羹尧一向聪明，现在胤禩是没什么可能了，说不定年羹尧会机灵些？

十三去年已经去了京郊大营，但只这一处，还是不太保险。

“王爷在想什么？”正发愁，忽然听静怡问道，不等胤禛说话，静怡忽然一拍手：“对了，咱们刚刚回京，你说，我要不要进宫给额娘请个安？寻常时候，我肯定是没这个资格的，可现在，额娘应该是想问问你江南那边的事情？”

静怡犹豫的问道：“我怀孕的事儿，也还没和额娘说吧？”

“这事儿要问你，还是我回头再问问福晋？”静怡小心的问道，胤禛顿了顿，点头：“我一会儿带你进宫给额娘请个安。若是凑巧，还能见着元寿。”

元寿可是一天假期都没有的，从江南回来，第二天一早就又赶紧进宫念书去了。

静怡有些迟疑：“那福晋那边……”

“不用管，她倒是胆子不小，什么事情都能自己拿主意。”胤禛面色有些不怎么好的说道，静怡眨眨眼，估摸着是这位那拉姑娘的事情，让胤禛不喜欢了。

不过，她现在可不打算给福晋说好话了。

两个人吃了饭，胤禛本来还打算去前院书房的，静怡却是非得他

留下来午睡：“我知道你事情多，整天不是惦记这个就是惦记那个，可这人也不是铁打的，就算是铁打的，你长时间不保养，光使劲用，也会出现缺口是不是？就半个时辰，我保证，到时间了一定会叫你。”

胤禛也确实是累，在江南遇见刺客之后，他就一直是忙忙碌碌的，就连回府之后，也没怎么休息，昨儿到那拉氏那边，一方面是不高兴，一方面也确实是身体太累，他也没动那那拉氏。

估计，这那拉氏会去找福晋告状？

但胤禛也没多想，他若是不愿意，福晋还能做什么？

“快睡吧，我陪着你。”静怡笑眯眯的说道，伸手轻拍了胤禛两下：“闭上眼睛，心里什么都不要去想，暂时放空大脑，等你睡醒，说不定你的烦心事儿就自有解决办法了。”

胤禛闭上眼睛，原以为他会睡不着的，然而没想到，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整个人就陷入黑沉梦乡了。

静怡特意吩咐了王嬷嬷掐好时间，半个时辰后，她先被叫醒，然后再叫了胤禛。梳洗之后，胤禛也不去书房了，直接带了静怡出门，直奔皇宫。

正好赶上元寿也午睡好了，正在吃点心。他现在正长身体呢，在宫里肯定是不能甩开膀子吃个五六碗的，所以，这点心加餐就是很必要的了。

见胤禛带着静怡进来，臭小子立马过来行礼：“阿玛，额娘，你们怎么过来了？”

然后就笑嘻嘻的撒娇：“阿玛，额娘，今儿先生可是夸奖我了，说我出去这么些天也没忘记功课，表现很好呢。”一边说，一边去拽静怡的衣袖：“额娘，我晚上想吃烤鸭，让厨房准备烤鸭好不好啊？”

“好了，你就惦记着吃。”静怡见他总是看着自己，心里略一思忖就明白了，估计是在担心自己呢，笑着揉了揉元寿的脑袋，就赶紧的跟着胤禛进去行礼。

德妃笑着摆手：“起来吧，今儿怎么想起来进宫了？是来看我的，还是有事儿？”

“额娘，王爷可是专门来探望您的，刚才用午膳的时候，王爷还在担心，生怕他昨儿送来的礼物，额娘会不喜欢。王爷是个性子急的，心里惦记着，就坐不住，这才带了妾身进宫，若是您喜欢什么，王爷回头让人再给你送来。若是不喜欢，王爷就另外准备一些。”

静怡忙笑着说道，德妃挑眉：“你倒是嘴甜。”她自己的儿子，她能不知道吗？就算是真的心里想了，嘴上也肯定不会说的。

“妾身也是忖度着王爷的心思说的。”静怡忙笑着说道，德妃点头：“你顾着他，这是好事儿，但也万万不能过线，明白吗？”

“是，妾身明白。”静怡忙行礼，德妃又问道：“我听说你们府里新进了个姑娘？”

静怡有些惊讶，德妃这是事先不知情，今儿才知道的？

“元寿刚才说的。”大约是怕胤禛多想，德妃忙补充了一句：“是那拉家的姑娘？”

胤禛皱着眉点了点头：“是，昨儿进府的，儿子也没仔细看，额娘若是想见见，下次让福晋带进来，您给看看。”

德妃摆手：“不过一个侍妾，我用得着见吗？只是，额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

静怡忙笑道：“元寿是该去上学了吧？娘娘，额娘，妾身送了元寿到门口？”

德妃点头，静怡就起身拉了元寿出门。说是到门口，但也能出了永和宫再往前走走。元寿压低了声音说道：“额娘，玛麽要嬷嬷去请了乌雅家的姑娘进宫。”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所以儿子刚才的担忧，是针对这乌雅氏的？

若只是福晋的同族，那还好应付，毕竟福晋再怎么厉害，也得听胤禛的。可若是德妃的同族，那就有点儿不太好对付了，德妃可是胤禛的亲额娘，哪怕是看在德妃的面子上，乌雅家的姑娘，至少也得是个庶福晋的位置了。

“额娘，这事儿行不通。”室内，胤禛却是摇头，德妃忍不住皱眉：“如何行不通？巧慧可是你嫡亲的表妹，她明年就要小选了……”

“额娘，若是她不想小选，让她阿玛上个折子，儿子也能找人帮她疏通一下。可若是进府……”胤禛看了一眼德妃：“额娘，你何曾见过宜妃她们，将自家的侄女儿，送到儿子的府上当妾室的？”

德妃愣了一下，心里有些不太舒坦：“你是看不上乌雅家？”

“额娘，这和看得上看不上乌雅家没什么关系。这事儿，是内宅的事儿，若是乌雅氏和那拉氏有争执，我该是看在额娘的面子上宠妾灭妻呢，还是护着那拉氏，让额娘没脸面？”

胤禛索性说的更明白了些，德妃脸色有些不太好：“巧慧不是那样的人……”

“额娘，人心难测。”胤禛还是摇头，“再者，这种时候，儿子也不好沉迷女色，就是这那拉氏，若非是福晋先斩后奏，儿子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儿子现在，必得先让府里安稳了才行。”胤禛又说道，起身，单膝跪在德妃身前：“额娘，儿子这时候不能有差池。”

良久，德妃才叹气：“也是我想岔了，好，这事儿，我就先不提了，你起来吧。”

十四一双腿残废，日后若是想有出息，除非这上面坐着的是他亲哥，否则换了谁都不会重用一个残废的，就像是七阿哥胤佑，早些年，可是连他亲阿玛都不愿意给他差事的。

德妃想的很明白，胤禛好了，她才能好，她好了，十四才能好。

所以，胤禛现在，还真是半点儿差池都不能有。

静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这娘儿俩已经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好了，正和乐融融的说一些江南那边的风情习俗。见静怡进门，德妃就摆摆手："知道你忙，能进宫一趟让我瞧瞧你好好的，我就高兴了，你且去忙着吧，我和钮祜禄氏说说话。"

胤禛这才起身："是，额娘若是有事儿吩咐，只管让人去叫我一声就行了。"

"皇上遇险那次，是你报的信儿？"德妃忽然问道，静怡有些懵，那次之后，胤禛忙碌起来了，康熙也没再见过她，她还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呢，毕竟，她也没帮上忙，元寿去的时候，也正好是赶上刺客了。

至于后来在那酒楼后面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胤禛也没说，她也没问。

没想到，现在竟是德妃先开口了。

"妾身也没帮上什么忙……"静怡忙说道，德妃摆摆手："你帮了大忙了，皇上昨儿过来还说，要我赏赐你呢，正好你今儿进宫了。"

德妃笑眯眯的招呼她近前来："皇上说的没错，你可真是个有福气的，这肚子里的，是个小阿哥吧？"

"妾身不知，太医也没说过。"静怡忙说道，万一是个小格格，德妃到时候就该别扭了。别说什么唯一啊，府里可还有个小格格呢，再说，德妃又不是没孙女儿。

"日后你若是得空，就多进来瞧瞧我，我也是老了，这辈子，别的也不图，就图个热闹。"德妃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是，妾身得空了就进宫来陪着您说话。"

"你们福晋，哎，"德妃叹口气，"最近也是有些着急了，这府里的孩子，哪个不要叫她一声嫡额娘？元寿和安康，小时候也还得过她照顾呢，现下弄的这一出，倒是让人看笑话了。"

静怡没敢接话，她一个侧福晋，非议嫡福晋，传出去别人可不会说是德妃的错。

"那拉家的那姑娘，长的如何？"德妃又问道，静怡忙笑着点头："长相很是出众，柳叶眉杏核眼，脸颊白净细腻，嘴唇红润，一看就知道是个好生养的。"

德妃笑道："若真是好生养，你们福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对了，弘时的亲事，你们王爷可有章程了？"

静怡摇头："王爷倒是不曾和妾身说过这个，大约是有了？妾身也不太清楚。"

德妃和静怡可没什么推心置腹的话要说，聊来聊去都是府里的一些闲事儿，等时候差不多了，就让丫鬟抱来了布匹和盒子，布匹是贡品，特别珍贵，就连德妃，一年也不过一匹，现下连拿出两匹来赏赐给了静怡。

静怡忙推辞，德妃却是笑道：“你这也是立功了，不说别的，光是这肚子里的阿哥，就是一大功劳，本宫给你的，你接着就是了。再者，本宫也是传达皇上的意思，皇上之前也夸赞了你一番。”

一边说着，一边不着痕迹的敲打静怡：“你现在身子重了，日后呢，不管什么事情，就只管照看好自己的肚子就行了，争取给本宫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

也就是说，府里的事情，别随意乱插手显摆你自己本事了，就关门养胎去吧。

静怡恭恭敬敬的起身行礼：“是，妾身日后定会注意身体的，多谢额娘指点。”

剩下的盒子里装着的呢，就是一些首饰之类的，算下来也是一大笔钱了。这内宅妇人，包括后宫的，赏赐人的时候，就喜欢用布匹和首饰。

收了礼物就该告辞了，静怡出宫回府，刚到海棠院坐下，那边福晋就派人来请了。不出静怡的预料，果然是问的静怡进宫的事情：“可是娘娘叫你的？”

“是王爷的意思，王爷从江南回来，尚未去给娘娘请安，心里惦记，今儿就带着妾身走了一趟，让妾身将江南那边的事情，也给娘娘解释一下。”

静怡笑吟吟的说道，反正福晋也不会亲自去问胤禛，所以这个锅，胤禛是背得起的。

“娘娘可曾问起别的事情？”福晋手指在茶杯上摸了一圈，面上表情倒是半分未动，静怡也看不出福晋的意思，元寿说的那些，静怡是肯定不会说的，所以沉吟了一下，只摇头：“娘娘并不曾说别的，只说让妾身好好养胎。”

“我听说，今儿乌雅家有个几个没出阁的姑娘，进宫给娘娘请安了？”福晋又问道，静怡就是无语了，这年头，各种消息，真是传的飞快啊，上午才发生的事情，下午福晋就知道了。

福晋这是在德妃宫里安插了眼线，还是乌雅家收买了下人？

“妾身不曾见到乌雅家的姑娘。”静怡面上略带了些惊讶：“福晋是听谁说的这事儿？”

福晋脸色终于僵了僵，反应过来自己这问题不太妥当了，忙笑道：“好像是听谁说了那么一两句，我也没记住，行了，既然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娘娘说的对，你现在啊，别的都不重要，就是要养好身体，将来生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吃的用的，少了什么，尽管开口就是了。”福晋笑着端起茶杯：“你也是知道我性子的，可不要出门一趟，就忽然生分了。”

静怡心里琢磨了两遍，笑着起身行礼：“是，福晋只要不嫌妾身烦，妾身肯定不会和福晋您客气的。”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去看异形，带着3D电影看了大半场，花开老

公提醒花开——这不是3D电影啊……

☆、第 100 章

金秋十月, 静怡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瓜熟蒂落, 生了大半天，早上胤禛上朝之后开始发动, 下午胤禛回来了, 这孩子大约也是知道自家阿玛到了，也才赶紧跟着出来。

元寿一早进宫念书不在府里，安康中午回来吃饭知道自家额娘要生了, 就死活不去前面念书了，这会儿比谁都着急：“我额娘生了个小妹妹还是个小弟弟？”

胤禛接着问道：“刚才怎么没听见里面侧福晋的声音？侧福晋如何了？”

“侧福晋还好, 就是有些力竭，恭喜王爷, 侧福晋生了个小阿哥。”接生嬷嬷上前回话, 安康倒是高兴：“真的？那我就有弟弟了？快，让我看看我弟弟。”

嬷嬷忙弯下身子，让安康能看见襁褓里的小孩子，安康立马就嫌弃上了：“怎么长的这么丑？”

胤禛打击他：“你小时候，比弟弟长的更丑呢。”

说着话, 就往前走, 打算进产房去看看, 却是被福晋拦住了：“钮祜禄妹妹刚生了孩子，怕是这会儿正歇着，你可别进去打扰了钮祜禄妹妹，再者, 产房也还没收拾，一股子血腥味，冲撞了你倒是不好了。”

胤禛微微皱了皱眉 ，福晋招手叫了接生嬷嬷：“快些将孩子送进去吧，这会儿外面有些凉了。”

吩咐的十分妥当，但心里却是十分不得劲，这钮祜禄氏，也实在是太好命了些，接二连三的，光生阿哥了，她这好运气，若是能分给自己……算了，反正自己这会儿也不能生了，若是能多分些给香叶就好了。

“爷，该往宫里送喜讯了吧？”福晋侧头问道，胤禛想了想，点头：“好，我亲自去送。”

静怡醒过来的时候，身边是静悄悄的，她伸手摸了摸，襁褓就在身边放着。王嬷嬷听见有动静，忙过来看，见她睁眼，脸上立马露出笑容来：“侧福晋您醒了？要不要先吃点儿东西？”

“是阿哥还是格格？”下午那会儿她实在是太累了，就没顾得上看，这会儿才想起来这个重要问题。

王嬷嬷脸上都快笑出来花了：“恭喜侧福晋，是个阿哥。”

静怡就有些无语了：“又是个阿哥？”虽然之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她肚子里的这个就是阿哥，但是，现代做检查都不一定是百分百准确呢，更不要说古代这个条件了。

她一直盼望着，孩子出生的时候说不定会有奇迹，她能称心如愿，得个格格呢，没想到，老天爷根本就没给她出谜题，送子观音送

孩子的时候，就早早的将孩子的性别给定好了。

“侧福晋，阿哥好啊，阿哥以后孝顺。”王嬷嬷见她脸上没笑意，忙劝道：“将来小阿哥长大了，还能帮元寿阿哥的忙呢，您可别伤心，小孩子敏感，要是小阿哥知道您不喜欢他，小阿哥肯定会难过的。”

“别叫小阿哥了，就叫……”本来打算说八阿哥呢，但想到胤禛很是厌恶隔壁的胤禩，就又顿住了，“王爷可回来了？可说了要取个什么小名？”

王嬷嬷摇头：“王爷没说，也是凑巧，王爷刚回来，小阿哥就出生了，王爷就去宫里报喜了，这会儿还没回来。”

“大约是被皇上或者娘娘留下来了吧。”静怡也不在意，胤禛这段时间确实是忙，偶尔抽空回个王府，不到一个时辰，康熙那边就又会让人来叫。

静怡是巴不得胤禛更忙点儿呢，反正她也不能伺候，与其便宜了别的小妖精，还不如让胤禛将精力放在正事儿上呢。

“这会儿几点了？”静怡问道，王嬷嬷忙去看了看外面的大座钟：“已经七点了。”

“元寿也还没回来？”静怡又问道，王嬷嬷摇头：“也没有，安康阿哥倒是回来了，想闹腾着来看小阿哥，奴婢将安康阿哥拦住了，哄着他吃了晚饭，这会儿正在东厢房做功课呢。”

静怡点头：“嗯，我今儿就不见他了，元寿来了也是如此，等明儿屋子里的味道散开了再让他们进来。”

她原本以为胤禛今天晚上大概是不会过来的，因为王嬷嬷之前将福晋拦着胤禛的事情说了说，福晋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刚生了孩子，屋子里确实是一股子血腥味。

但是没想到，等她吃好喝好了，胤禛竟然进来了。

“刚从宫里回来？”静怡惊讶的问道：“晚饭吃了吗？和元寿一起回来的？”

“嗯，我将元寿留在前院了，让他明儿来看你。”胤禛点头，顺势在静怡床边坐下，先看了看小阿哥，这才抬手抚了抚静怡的头发：“你辛苦了。”

静怡都不是吃惊了，而是有些震惊：“你怎么了？生孩子不是我应当的吗？”在男人看来，女人生孩子确实是应当的事情，她可没想着去宣传什么人权自由。

“但也是辛苦了。”胤禛说道，静怡笑着摇头：“我不觉得辛苦，能为你生孩子，我觉得我很幸运。”

“倒是让你失望了，不是个小格格。”胤禛又笑：“不过，阿哥也挺好的，你可不许嫌弃我儿子。”

“你听谁说我嫌弃他了？”静怡撇嘴，“这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肉呢，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偏心的，对元寿安康和小阿哥，必

定一视同仁。”

又说了几句闲话，胤禛这才起身走人。

第二天元寿和安康一早就来看小弟弟，王嬷嬷觉得不能扰了静怡休息，就在外面拦着。刚好静怡被小阿哥的哭声吵醒，就让王嬷嬷将外面闹腾的兄弟俩给带进来了。

安康出生那会儿，元寿已经记事了，但这些年也没刻意去记，所以，还是有些模糊。安康呢，则是头一次见刚出生的小孩子，昨天嫌弃丑，今天还是嫌弃不好看，哥儿俩热热闹闹的吵了几句，最后得出结论，丑也没办法了，谁让是亲生的呢？以后大不了多照看一下，免得他被人欺负了就行。

静怡也是哭笑不得，看时间不早了，赶紧赶着两个人各自去上学。

到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年氏的小阿哥，也是府里的七阿哥，终于有了小名，叫长寿。这名字也是直白的很，大约是胤禛觉得那小阿哥身体有些不太好。

跟着，静怡的小阿哥，也得了属于他自己的小名，叫长宁。

静怡先是有些疑惑，年氏的儿子，不都是福字开头的吗？怎么现在，变成了长寿呢？但很快她就没空去想了，因为长宁这孩子，实在是比元寿和安康小时候更难搞定。

元寿和安康有奶娘照看，静怡好歹能松口气。可长宁则是认准了自家额娘，吃奶就只吃静怡的，醒着的时候也只让静怡抱着，折腾的静怡出了月子没多久，整个人就瘦下来了。

转眼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出了年康熙又要往京畿一带巡视，胤禛自然是要跟着的，现在作为康熙第一看重之人，胤禛几乎除了晚上，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康熙跟前了。

静怡这次没跟去，福晋安排了那拉香叶去伺候。不过胤禛很是嫌弃，根本没让人跟着，只自己单独跟着康熙出发去了新城，到赵北口登舟。

二月底才回来，然后就是选秀。

弘时年纪已经到了，本来胤禛是将这事儿交给了福晋的，但后来那拉香叶进府，胤禛就将这事儿给揽过去了。李氏自然是巴不得的，让福晋来选，说不定福晋还会有私心，但让胤禛来选，那肯定是对弘时好的。

选秀刚一结束，康熙的赐婚圣旨就下来了，不光是只给弘时一个嫡福晋，另外还有一个侧福晋。按照规矩，侧福晋先进门，福晋特意安排了挨着前院和后院的交接处的百合院拨给了弘时。

百合园比较大，四月初侧福晋进门，就直接安排在了东厢。

五月，弘时的嫡福晋进门。静怡也跟着去看了看，不说长相是特别出彩，但身子略有些丰满，脸蛋也是圆乎乎，看着倒是十分讨喜，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身材，是传说中最容易生孩子的那种。

反正，李氏是挺满意的，因为弘时的嫡福晋董鄂氏的阿玛可是四川总督！一品大员哦，从侧面也反应了自家王爷对弘时是寄以厚望的。

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四月底，康熙要往热河避暑去，胤禛跟着去了，就没留下来参加弘时的婚礼，倒是个遗憾了。

这次去热河，静怡倒是跟着去了，因为长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天气一开始热，他就胃口不好，又哭又闹的，这一哭闹，身上就出汗，一出汗就长疹子。又不吃奶，没几天就瘦了一大圈。

胤禛看着心疼的要命，特意请示了康熙，将静怡母子四个，还有年氏母子，再加上小格格，都带到了热河。

避暑山庄的环境好，刚进去没多久，长宁就安生了，不哭不闹的，静怡忙轻轻拍了两下，不到一刻钟，他居然睡着了！静怡大喜，难怪这地方要叫避暑山庄呢。

“没听见长宁的声音，睡着了？”正高兴，就见胤禛掀帘子进来，静怡忙伸手做了个嘘的动作：“刚睡着，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像谁了，这么不耐热。”

胤禛这人是特别耐热的，大夏天还要穿三层，要不是静怡看不过去，他就是在海棠院，估计都要穿的整整齐齐。

元寿和安康，一个是随了静怡，寒热感觉就是常人，一个则是随了胤禛，也特别耐热。没想到到了长宁，忽然变得特别不耐热了，静怡都有些手忙脚乱的。

“趁他睡着，给他扑点儿药粉，王太医亲手做的，能消疹子。”胤禛将一个盒子塞给静怡，静怡忙点头应了，两个人轻手轻脚的进去，一个扶着长宁，一个拿着布包轻轻的往长宁身上拍。

“长寿阿哥那边有了？”等弄完，静怡跟着胤禛到外面花厅，这才放开了声音问道。胤禛点头：“我让苏培盛送了一盒过去，你照顾着长宁就行了，不用管那么多。”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那晚饭在我这儿用吧？安康都好些天没见你了。”

胤禛挑了挑眉：“昨儿闹着让我骑马带他的是谁？”

静怡也不尴尬，笑嘻嘻的：“我听说争宠就要这样争，我学的难道不像吗？”

“不像，以后可别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胤禛伸手揉揉她头发：“天气太热了，你让厨房准备些凉菜和凉面之类的。”

静怡一拍手：“好，那吃炸酱面吧，好久没吃了，再要点儿凉拌木耳，还有皮蛋，还有猪头肉之类的，你觉得如何？”

胤禛点头，静怡就忙吩咐人去准备了。

大约是康熙那边也需要休息，今儿倒是没再叫胤禛过去。吃了饭，胤禛就带着元寿和安康到外面散步去了，静怡也想去来着，可惜，长宁睡醒了。

“侧福晋，奴婢看见年侧福晋带着小格格出门了，往王爷走的那方向去了。”正在喂长宁吃蛋羹，小鱼就蹑手蹑脚的过来，轻声给静怡汇报。

静怡顿了顿，摆手：“不用管，王爷要去哪儿，咱们可管不着。”

小鱼应了一声，静怡兴致勃勃的逗弄长宁：“你也七个月大了，该会叫人了吧？来，跟着额娘学，阿玛，阿玛。”

长宁给她啊啊了两声，等吃完饭，长宁也不愿意在屋子里呆着，静怡看着天色还早，索性就带他出门了。

也是凑巧，她这边进了亭子，那边胤禛带着元寿和安康又绕回来了，后面则是跟着年氏和小格格。

“转到哪儿？”一群人全进了亭子，静怡笑吟吟的问道：“年妹妹也出来走走？要我说，你平日里，还是要多出来走走，这样身体才能更好些，小格格看着更漂亮了呢，之前你生辰，你元寿哥哥给你准备的礼物你喜欢不喜欢？”

小格格六岁了，文文静静，和年氏像了个十成十，虽然声音稚嫩，但规矩礼仪是十分到位的，先给静怡行了礼，这才回话：“我很喜欢，我打算做个荷包谢谢元寿哥哥，元寿哥哥你喜欢什么图案？”

静怡就瞧见胤禛略微皱了皱眉，她大概是知道原因的，胤禛之前说过，小格格是他亲闺女，尊贵无比，没必要小小年纪就学女红。就是长大了，顶多学个缝衣服就差不多了，也不用学的特别精细。

可看小格格这会儿的表现，估计这女红，也是十分拿得出手的，那私底下定然是没少自己练习了。

不过，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儿，胤禛也并不曾说什么。元寿倒是大大咧咧的，笑着说道：“你看着做就是了，不用太费心思了，小孩子家家的，长时间坐着对身体不好。”

小格格略有些羞涩的笑着应了一声。

当着胤禛的面儿，静怡都那么客气了，年氏自然也不会闹什么幺蛾子，同样客客气气的问了长宁的身体，又问了元寿和安康的功课，看着天色黑沉下来了，才转头看胤禛：“长寿今儿很是惦记你呢，吃饭的时候还非得要给你留个茶叶蛋，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胤禛看了一眼静怡，又看了看小格格，缓缓点头：“也好，我一会儿过去看看，你先带着小格格回去吧。”

年氏忙起身行礼，带着小格格出了亭子走人。

胤禛又看静怡，静怡笑眯眯的说道：“那明天中午，是不是不用等你用膳了？晚上呢？”

“中午我和汗阿玛一起用，晚饭还是到你这儿用，元寿，安康，你们两个可不许懈怠了，我明天会问你们功课的。”见静怡面色如常，胤禛也略微放松了些，又细细交代道：“要是长宁晚上还闹，你就让人去叫王太医，总不能一直这样折腾，孩子累你也累。”

等静怡一一点头应了，胤禛这才起身，静怡还以为他这是要走人

去年氏那边呢，却没想到，胤禛伸手：“走吧，我先送了你们回去。”
　　静怡伸手搭着胤禛的手掌，顺着力道起身，走了两步，又将长宁塞到胤禛怀里，都是当爹妈的，凭什么这个爹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和美人儿约会，自己就得辛辛苦苦将小猪仔一样的孩子给抱回去？
　　胤禛被长宁塞了个满怀，一低头就对上长宁的眼睛，长宁这相貌，是随了胤禛的，别看还小，那五官，就是十成十按着胤禛的长的。
　　之前抱着他去永和宫的时候，别提德妃多喜欢了，恨不能将整个永和宫搬空了给长宁带走呢。
　　就连康熙，也因为听德妃说了几句，很是好奇的又让静怡带着孩子进宫了一趟。
　　“啊啊。”长宁对胤禛也不陌生，啊啊了两声，自发自动的扭动身子，找了个挺舒服的姿势，然后趴在胤禛的肩膀上。胤禛则是略有些僵硬，他寻常抱孩子都是在屋子里，没人看得见的，现下，周围可都是人。
　　但看看静怡，胤禛也没将孩子给还回去，反而伸手拉了静怡的爪子，目不斜视的继续往前走了。
　　安康在后面捏了捏元寿的胳膊，挤眉弄眼的示意元寿看前面。元寿摸着下巴，装出高深的样子来：“看来，咱们明天晚上，也不用太紧张了。”
　　就算回答的不好，额娘求求情，阿玛就应该会不计较了吧？浑然忘记了，不管什么时候，胤禛考问他们功课的时候，静怡是从来不插嘴的。
　　晚上静怡很是留心长宁，她自己都没睡太好，然而长宁则是睡的小肚子一鼓一鼓的，别提多香了。
　　他睡的好了，就吃的香了，吃的香了就又慢慢的长成了胖乎乎的模样。
　　到了八月，康熙又提出来要打猎，静怡也是无语了，老爷子你还记得你多大岁数了吗？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打什么猎！然而，就连胤禛都没能劝住老爷子，只好时时刻刻的跟在身边伺候着了。
　　没想到，康熙虽然年纪大了，这功夫倒是没落下，身子骨也还行，接连进行了三场围猎，他都骑马开弓了，居然还能打的到猎物。
　　高兴之下，就又在避暑山庄多停留了一个月，然而，乐极生悲。
　　避暑山庄本来就比京城凉快，到了九月底，就是京城那边，也都了深秋，天气转凉，更不要说避暑山庄了，于是，康熙竟是病倒了。
　　他这年纪，他这地位，但凡生病，上下都是人心惶惶。这次他又没有带宫妃出来，胤禛就只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康熙床前伺候了。
　　端茶倒水，擦身喂药，从不假手于人。
　　虽说胤禛千防万防，令人死守了此事，但康熙病重的消息，还是

传出去了。京城那边的胤祉，胤禩，胤禟等人，都急忙递折子，表示要过来伺候汗阿玛。

这事儿胤禛做不了决定，他若是不让来，那些人就该编排他包藏祸心了，但他要是让来，康熙这病情……

从康熙那院子出来，胤禛也没急着回去，而是转道去了枫树林，等了大约一刻钟时间，才见个小太监拖着个大大的笤帚，慢吞吞的往这边扫地来了。

苏培盛忙过去："哎，我们王爷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你且绕一个方向去。"

那小太监忙弯腰行礼："是，奴才这就换一个地方。"

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比划了一下，苏培盛皱眉看他走远，这才进去，凑到胤禛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孙御医那边的信儿，说是有八成把握。"

"八成？"胤禛挑了挑眉，面上露出些笑意来："既然三哥他们想过来孝敬汗阿玛，我这个当弟弟的，自然也不能阻止。回头将那几份折子找出来，我亲自拿给汗阿玛看。"

康熙看到折子，自是十分生气的："朕生病这事儿，什么时候传到京城去了？"

"儿臣也是纳闷儿呢，本来这前前后后，儿臣都已经吩咐过了。"胤禛皱眉说道，顿了顿，又劝解康熙："汗阿玛，您别生气，您现在正病着呢，生气伤身，您先养着身体，不管什么事儿，等您好了再说？"

"你说得对，朕得先养好了身子。"沉默了一会儿，康熙点头。他这还没死呢，身边就成了筛子了，儿子们又都是各有心思，要是他死了，那些人岂不是要闹翻天了？

☆、第 101 章

随着胤祉等人的到来, 整个行宫忽然就戒严了, 静怡为着省事儿, 等闲连院子门都不出了，就连长宁闹腾也不行, 还拘了元寿和安康在自己跟前念书。

头天, 是听说康熙训斥了三阿哥。第二天，听说康熙是将身边的人，除了梁九功, 剩下的都给抓起来了。静怡很是留心，再加上元寿偶尔也能听到一些消息。

娘儿俩就发现, 其实不光是康熙身边的人少了几个，这行宫上下, 好几个小太监还有小宫女, 都无缘无故的失踪了。

静怡也不去打听，这种事情，胤禛那边自会处理的。

又过了两天，就又听说，胤祉等人被侍卫们护送回京, 但说是护送, 静怡到觉得有几分像是押送, 毕竟，他们来的时候，可没人护送，

就是自己带着侍卫过来的。现下, 则是被御前侍卫给送回去的。

“魏珠死了。”元寿出去半天功夫，就打听回来个大消息，静怡原先还有些懵：“魏珠？”

“就是汗玛法跟前的御前公公啊。”静怡有些分不太清这些太监的职位，元寿就给她解释：“汗阿玛跟前，最看重的肯定是梁九功，梁公公也是乾清宫大总管，汗玛法跟前第一得意人，梁公公下面，则是有两个副总管，一个就是魏珠，还有一个是陈福。”

“额娘，我有一次，还偷偷听见弘暲叫魏珠干爷爷呢。”元寿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凑在静怡耳边说的这句，静怡还真是惊讶的张大嘴，虽然她受上辈子影响，对阶级概念并不是特别看重，但这些年也是耳闻目染，连她自己都是深受影响的。

那原本就是皇子的胤禟，这方面，应该是更在意的吧？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让自家儿子，喊一个太监干爷爷？要是康熙知道了这事儿，会怎么想？

“九叔还亲自给魏珠送过东西，我正好去找阿玛，就瞧见了，是个这么大的瓷瓶，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元寿笑嘻嘻的说道，静怡拍拍他脑袋：“行了，好奇完了，是不是就该去念书了？等你阿玛回来，可就有空来考问你功课了。”

元寿表情立马变得有些哀怨，很是无语的看静怡——明明刚才还很愉快的和自己八卦呢，这会儿你自己听完了，就将辛辛苦苦出去打听的大功臣给扔到一边不管，这样真的好吗？

静怡默默点头，这样当然很好啊，难道刚才说八卦的时候你自己不开心吗？开心过了，当然是应该好好学习了啊。

等胤禛回来，看见的就是端端正正坐在桌子前面练字的两个儿子，就忍不住挑了挑眉，什么时候这两个捣蛋鬼这么自觉了？凑过去看看，还真没糊弄人，写的都挺不错。

“回来了？”静怡拎着长宁从外面进来，长宁咧着小嘴就往胤禛身上扑：“啊啊，啊！”静怡顺手就将他塞给了胤禛，然后去换衣服，顺便喝茶。在外面玩耍半天，真有些渴了。

一边啊，一边伸手使劲推胤禛的脑袋，让他往门口的方向转。胤禛现在也是有经验了，知道他想出去玩儿，就摇头：“不行啊，一会儿该吃晚饭了，长宁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蛋羹？”

长宁能听懂蛋羹两个字，嘴边立马就有口水往下流。胤禛拽着他脖子里掖着的小不巾，动作很是轻柔的给他擦了擦，正好静怡过来，递给胤禛一杯茶，又将长宁抱过去了：“皇上的身体，已经好转了？”

“是啊，估计再有几天，就该启程回京了。”胤禛笑着说道，若不是康熙身体不太好，估计这会儿就打算走了。

“那魏珠，是不是就是我上次听到的人？”静怡凑过去，小声问道，胤禛看她一眼，点头：“你这才倒是聪明了，居然猜对了，说说是怎么猜对的。”

“能传递出那么重要的消息，肯定是一个很接近皇上的位置，除了梁九功，剩下的还能有几个人选？又要和九阿哥走的比较近，所以……”静怡笑嘻嘻的说道：“一猜就猜出来了。”

元寿在一边偷听了半天，伸手拍静怡的胳膊：“额娘，这是我的功劳。”

“好好好，你的功劳，没人和你抢，反正猜对了也没奖励。”静怡笑着说道，吩咐门口的小鱼：“去拿了晚膳，今儿早上我不是让人卤了鸡肉，你看看入味没，若是好了，就也带过来吧。”

胤禛的估计是没错的，又过了三四天，刚到九月下旬，康熙那边就命令启程回京了。幸好，他们要带的东西也不多，几乎不用收拾就能上马车了。

因为顾忌康熙的身体，所以马车就走的特别慢。到京城的时候，太阳都已经落山了。静怡先带着元寿和安康，顺便抱着长宁，去给福晋请安。

年氏自然也没落下，福晋倒是大方的很：“想必你们赶路一天，也着实累了，就是你们自己不累，孩子也定然是累的很了，明儿早上，就不用来请安了。”

静怡也就没推辞，笑着应道：“多谢福晋体恤，那妾身明儿就不来了，只是，元寿和安康还是得来，不管什么时候，这给长辈请安的事儿，都是不能糊弄过去的。”

静怡是绝不许元寿身上出现什么瑕疵的，福晋既然是早有打算，那对元寿，想必也不会和以前一样宽和慈爱了。只要胤禛没开口，元寿就得规规矩矩的来请安，否则日后，保不住有个不敬嫡母的罪名。

福晋可不知道静怡的这些小人打算，不过她也没多说什么，摆摆手就示意静怡她们先回去了。

不用请安的意思就是可以睡个懒觉，这些年静怡也确实是累，长宁这孩子，太闹腾了些。幸好，这会儿慢慢长大了，偶尔也会让静怡清净一会儿。

“侧福晋，不能继续睡了，福晋那边来人，说是宫里来人了，有圣旨要宣布。”小鱼说道，一边找衣服给静怡换：“您快些，福晋那边正和传旨的公公说话呢，您可别迟到了。”

要接圣旨，还得准备大礼服。

静怡有些迷茫，这会儿有什么圣旨要宣布？但她也不敢拖沓，自己飞快的扣扣子，示意小鱼给她梳头发。带了帽子，踩了花盆底，这才扶着小鱼的胳膊往前院去。

静怡是来的最晚的一个，一进门就赶紧的告罪：“对不住，早上起来有些头晕，就又回去躺了一会儿，这才耽误了些时间，还请福晋恕罪，给公公添麻烦了，请公公见谅。”

来宣旨的是陈福，陈福忙摆手：“无妨，还请诸位各就各位。”

福晋冲静怡摆摆手：“先听圣旨。”

众人按照各自地位跪好，弘时夫妻也在，还有安康，长宁，全都被带过来了。

“……雍亲王胤禛，人品贵重，心怀百姓，友爱兄弟……册封为太子！……”

后面再念的什么，静怡已经听不进去了，要是她理解的没错，这是册封太子的吧？胤禛混上了太子？是她记忆出现了混乱，还是这世界疯了？胤禛要真是太子，那胤禩等人，还能用弑父这个借口，来给胤禛泼脏水吗？

再者，康熙是怎么会想通了这事儿的？经过胤礽的事儿，他不是被伤害的狠了，不打算再册封太子了吗？

静怡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懵的。连什么时候陈福走人都不知道，只机械的被小鱼给扶起来，等回神，就见福晋面上挂着笑容，两手捧着圣旨说道：“我要先将这圣旨给供奉起来，你们且各自回去吧。”

这种大事儿，就适合自己回去单独高兴，不适合大家坐一块儿议论。

静怡几乎是梦游一样回了海棠院，安康满脸兴奋，走路都不稳当了，又蹦又跳的：“额娘，额娘，阿玛真的当了太子吗？”

静怡摇头，她也不知道啊，按说，康熙应该是没那么轻易松口才对的啊，哪儿发生了改变呢？

“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额娘，你以后是不是就是太子侧妃了？以后……”安康说着，嘿嘿笑了两声，静怡伸手使劲揉他头发：“以后的事情还远着呢，现在要说的，是眼下的事儿。”

“眼下什么事情？”安康眨眨眼：“阿玛被册封为太子，不是应当高兴吗？应该要庆祝一下吗？我就不说放鞭炮烟花了，咱们什么时候出门去玩耍一番也行啊，额娘你觉得如何？”

长宁被王嬷嬷抱过来，嗷嗷嗷的伸手的要静怡抱。

“都快一岁了，还不会说话。”静怡捏了捏长宁的小鼻子，王嬷嬷忙替长宁分辨：“女孩子才是说话早，男孩子说话晚说明聪明，民间都是这样说的。”

安康还想凑热闹，静怡伸手赶人：“赶紧去念书，要不然晚上你阿玛回来，我可是要告状的。”

安康虽然郁闷，但还是赶紧的走人了。

王嬷嬷笑着给静怡行礼：“恭喜侧福晋，日后啊，侧福晋定是个娘娘的。”

能被称为娘娘的，都是嫔以上了。静怡忙摆手：“王嬷嬷，该有的小心谨慎，你可是忘记了？不过是册封太子的圣旨，你还记得二阿哥吗？”

王嬷嬷脸色当即就变了，呸呸呸了两声：“是奴婢说错话了，但侧福晋您说的也是胡话，咱们王爷，不对，现在已经说太子爷了，咱

们太子爷向来兢兢业业，办差刻苦，绝不是二阿哥那一类的人，太子爷日后，也定然是会站到最高处的，您可别胡说，坏了太子爷的运道。”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也是无语了，说两句就能坏了运道了？指不定这会儿，隔壁的府上，是在心里怎么诅咒胤禛呢，那诅咒岂不是更有效果？

她一会儿想想，觉得册封太子是好事儿，这样一来，就算康熙没来得及留下传位的圣旨，那胤禛也是能光明正大的继承皇位的，再不会有人说他这皇位是弑父篡来的。

一会儿又觉得，小事儿和历史上的不一样没关系，可这样的大事儿都不一样了，是不是以后，还会有什么转变？胤禛这个皇位是定下来了，那元寿的呢？

元寿聪明不假，可弘时才是实际上的长子。

若是元寿不能得到那个位置……不行，不能有这个假设。要不然，她会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元寿的，就算乾隆后半辈子的党政生涯有污点，可也不能说他前半辈子没干好事儿。

静怡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为胤禛，也为元寿。

想了好半天，脸上的神色终于慢慢的坚定起来，以后的事情，都还没发生，谁也说不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她现在不能怂，就是要干，为了元寿，必得将胤禛拉拢到身边，确保以后元寿会是继位者才行。

握拳挥舞了一下，上吧静怡！首先呢，是不能再掩饰自己对胤禛的爱了，假清高没什么好处。其次呢，还是要将元寿给先教导好了，还是那句话，靠山山倒，靠水水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能靠得住的。

只要元寿能经得住胤禛的考验，这位置，基本上就没什么疑问了。

晚上胤禛回来，当即就被福晋给请过去了。静怡也没计较，人家可是未来的皇后，得罪不起，再说，这么大的事儿，胤禛先去给福晋说一声，也是应当的。

第二天开始，投到府里的拜帖就开始增多，虽然以前也不少，但现在出现了个小高峰，一天能收五六个箩筐的拜帖。李氏有些得意，就想出门走走，然而没到门口，就被福晋派人给拦住了。

胤禛的意思，让府上这两天安生一些，拜帖不接，外人不见，最好是也别出门。

福晋虽说不明白胤禛的意思，但在胤禛的一再吩咐下，还是很认真的执行了这个命令。

胤禛自己，则是更忙碌了，自册封太子，接连一个月，都不曾进过后院，别说静怡了，连福晋见胤禛的次数，一个巴掌就能数的过来。

到了十一月，康熙上早朝的时候，忽然晕倒在地，当时就急招御医。康熙过后也是清醒了些，但身子不便，只能卧床。于是，命胤禛代替他主持南郊大祀礼。

胤禛放心不下，就每天令侍卫太监往返于南郊和畅春园，十月底的时候，康熙从宫里搬出来，住到了畅春园。胤禛日日请安，康熙也每天让人过去传谕旨，说是身体已经好转。

可到了第五天，康熙就撑不住了，忙传令斋所，命胤禛急归。

之前康熙病倒的时候，京城里的气氛就略有些不太对了。现下，福晋更是让人紧闭府门，连采买都不许出门了，反正这大冬天的，府里的储存也是足够用的。

朝堂上的大人们，连夜被叫进宫。胤祉，胤禩，胤禟等人，也都出府往畅春园那边赶去。

“汗阿玛！”给胤禛送信比较早，所以胤禛是第一个到的，他进去的时候，康熙脸色已经开始起金色了，御医守在一边给康熙扎针，见胤禛进来，忙让开地方，将身子藏在床边帐帘后面，给这父子俩留下说话的地方、

“胤禛，来了啊。”胤禛喊了四五声，康熙才睁眼，有气无力的转头，胤禛忙握着康熙的手点头：“是，汗阿玛，儿子来了，求求您，快些好起来，儿子还等着汗阿玛指点儿臣看折子呢。”

康熙摇头：“怕是不行了，朕虽舍不得你们，却也是不能不走了。日后，这天下，这大清江山，这黎民百姓，这苍生社稷，朕就都交给你了，你勿忘本心，切记汗阿玛之前的叮嘱。”

胤禛眼圈通红，眼泪跟着往下掉：“儿子知道，儿子绝不会忘的，汗阿玛，您别说了，让御医给你看看？”

康熙摇头：“不用了，朕知道，朕要走了，只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你二哥是个糊涂人，你别和他计较，你就让他和你大哥一样，别出来就行了。胤祺胤佑，都还能用。胤禩也是个能干的，只不过以前没将聪明放在正路上，胤禟性子倔，你别和他计较，胤䄉是个缺心眼……”

说着，康熙大喘了两口气，胤禛忙说道：“儿子知道，汗阿玛您别着急，儿子知道您的意思，以后，儿子定会善待兄弟，大哥二哥那边，儿子会时时让人问缺什么少什么，胤禩胤禟他们，儿子也会照看，您放心就是了。”

康熙点头，想了想，觉得什么要说的了，就点头：“你让他们进来，我再吩咐他们几句话。”

到底都是亲儿子，身子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有大把时间，还能再磨砺他们一番，现在感觉到大限将至，就有些放心不下了。

胤禛也不反对，示意了一下梁九功，梁九功忙红着眼睛去叫人了。

胤禟一进来就喊道：“汗阿玛，您可得好好的啊，您还在，儿子

以后不管犯什么错都不怕，可您要是不在了，儿臣以后可怎么办啊？四哥这人向来不讲情面，又小心眼，睚眦必报，汗阿玛您还记得他那只小狗吧？”

胤禛忍不住气闷，要不是不想气着了康熙，他这会儿就想将胤禟给踹出去！

胤祉是想看着两边闹起来，他最好要是能来个渔翁得利就好了。可胤祺不傻，知道他家汗阿玛早就选定了继承人了，到底是亲弟弟啊，就算没脑子，那也是一个妈生的。

当即扯着胤禟跪下，一边捂着他嘴一边说道：“汗阿玛您别和他计较，九弟就是太担心您了，您别太放在心上，孙御医的本事，咱们都是知道的，等您好了，您亲自揍九弟一顿。”

胤禟还想说什么，胤禩一眼扫过来，微微摇头，胤禟就顿住了。胤祺顿时气结，他这个亲哥哥百般护着他，他还不领情，老八那个狐狸一个眼神他就恨不能将命给出去，简直怀疑当年额娘生了个胎盘下来。

康熙确实是生气，斥道：“知道朕以后护不住你了你还瞎干？你就作吧，早晚有一天，作死你自己。”康熙不傻，现在胤禛能看在他面子上容忍胤禟几分，可情分这种东西，本来就没多少，胤禟自己折腾没了，胤禛忍不下去了，早晚是要收拾他的。

但想想，康熙又觉得自己没办法管了，自己都要死了，还管他们闹腾什么？反正没了老九，还有十六十七他们呢。

被胤禟一闹腾，康熙原本要说的话，忽然就不想说了，只神色淡淡的绷着脸说道：“日后，听你们四哥的，有他护着你们，我也就放心了。”

强调了一下护着这两个字，康熙就觉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了，知道时间快到了，忙吩咐道：“叫张廷玉，李光地，马齐，鄂伦岱进来。”

那边也已经等了不少时间了，几乎是眨眼间，四个人就跪在床榻前了。

“念吧。”康熙微不可见的点头，李光地忙起身，从梁九功手里接了卷轴，打开扬声念起来，先是满语，然后是汉语，再然后是蒙语。

三遍念完，给康熙行了礼，又拿着卷轴到外面去宣读，同样是满汉蒙三种语言。

这边李光地刚念完，就听见里面胤禛喊了一声：“汗阿玛！”

随后是诸位阿哥们的惊呼声，停顿片刻，就换成了哭声，李光地将圣旨卷起来，吩咐一边的侍卫：“龙驭宾天，敲丧钟！”

须臾之后，浑厚的钟声就在京城的天空上响起来了，连着九声，敲了一次又一次。

室内，张廷玉等人先给康熙磕了头，转身面对胤禛：“还请皇上节哀顺变，先皇的丧事，还要您来拿主意。”

胤禟呼的一声就站了起来，然而还没说话，一把刀就横在他面前了，胤禟面色变了变，转头看去，就见十三冷着脸拿着刀站在他面前：“九哥，汗阿玛刚去，我可不想让他老人家走的不安宁。”

胤禩在一边说道：“十三弟，既然你想要汗阿玛走的安心些，那这会儿，你是想做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我就想让汗阿玛的丧事顺顺利利的，四哥，还请你主持大局。”十三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胤禩，收了刀，恭敬的给胤禛行礼：“万事皆以汗阿玛为重。”

不光是康熙的丧事重要，康熙的圣旨也很重要。

这言下之意，谁都能听明白。胤禟动了一下，十三立马转头：“九哥，我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真以为我是自己一个人进宫的？”

☆、第 102 章

胤禟正要开口, 却被胤禩从后面拽了一下, 压低了声音问道：“这宫里, 什么时候能这么容易将刀给带进来了？”更何况，这还是在康熙跟前, 十三进门的时候, 汗阿玛可还没咽气。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宫里，里里外外，怕是都已经被把持住了。

老四好盘算啊, 只十三的这一把刀，就能镇住不少人了。

胤禟不傻, 他刚才只是冲动，现下被胤禩点名, 瞬间就想明白了, 脸色就有些发白了。可到底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即就冲胤禛说道：“四哥，汗阿玛过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是我糊涂了, 你可别和弟弟我计较。”

十四嗤了一声：“就你心里难受, 就你一个人是汗阿玛的儿子啊？”

胤禛摆摆手, 打断了十四的话：“先让人进来给汗阿玛收敛吧。”趁着人刚没了气，正好能换寿衣，再耽误下去，人都要僵硬了, 这寿衣自然是不好穿了。

众人也都明白胤禛的意思，这宫里宫外，胤禛指不定已经布下了多少人手了，这会儿闹腾起来也是没好处的，还不如先安安生生的将丧事给办了。

大家伙儿都是聪明人，尤其是胤禩，当即就跟着胤禛出了房门，外面大臣们自然也都是知道康熙已经宾天的事情，见胤禛打头出来，就齐刷刷的跪下了。

胤禛摆摆手：“汗阿玛走的匆忙……”声音哽咽了一下，忍不住抬手往脸上盖了一下，最近这两年，康熙对他，也是用了心思的，毕竟是亲生的爹，哪儿能真不伤心。

下面众人忙跟着劝解，但一时之间，也又不少事儿要胤禛拿主意。比如说确定哭灵的时间，让针线房准备孝衣，要将之前康熙已经预备好的棺材给抬出来，还要让人暂且在乾清宫收拾出来一间屋子住下。

继位的圣旨已经下来了，胤禛最好是不要出宫了。因为康熙的丧事，宫里宫外都是一团乱，现在等着要胤禛性命的，可不是那么一两个人。

这一长串的事情忙下来，几乎就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胤佑等人晚上也没出宫，监督着宫人将灵堂给搭起来，兄弟几个在康熙灵前跪了半晚上。

“四弟，你说，大哥和二哥那边……”眼看天色发白，胤佑忽然开口，胤禩忙在一边敲边鼓：“总不能让大哥和二哥连汗阿玛最后一眼都见不着吧？汗阿玛临终之前，心里可还是惦记着咱们兄弟一场的，毕竟大哥和二哥，以往也是老爷子的心头肉，要不然，让人叫了大哥二哥进宫？”

胤禛眼神沉沉，胤佑是个墙头草，一方面是不忿胤禛能继位，自己还是兄长呢，结果汗阿玛个偏心的，竟是隔过自己将这皇位便宜了老四。心里不高兴了，就想给胤禛添些堵。

可现在，被胤禛这么一看，胤佑又猛然想起来，汗阿玛已经走了，日后再没人能护着自己了，这个老四，向来是心眼比针尖小的，要真是想收拾自己，现在都不用和谁打招呼。

忙又说道：“当然了，这事儿得四弟你拿主意，汗阿玛当年也曾下了圣旨，遇赦不赦，绝不许大哥和二哥出来，四弟你虽然是继位了，要当皇上了，但汗阿玛的意思，你也不好就这么罔顾了，你说是不是？”

胤禩也是有些无语了，他是看出来了，这会儿不管是谁，他都用不上了。暂且，也只能先将眼前这一关给度过去了。

日后时间长着呢，还怕没有机会做别的手脚？

“我已经让人去接了弘昱和弘晳，至于大哥和二哥，汗阿玛的意思是，让他们在府里哭一场就是了。”胤禛沉声说道，转头吩咐了十三：“现下宫里也该换防了，你去看看。”

十四有些不忿：“你就惦记着十三，到底谁是你亲弟弟？“

圣旨都已经下来了，十三也已经把持住了皇宫，现在他不管做什么都迟了，也还是不要去硬碰硬了。就是再不甘心，这皇位，日后也和他没多大关系了。

与其等别人上位，还不如就这个老四呢，至少，还有额娘在。

最重要的是，他手上半分兵权也没有了。自打上次西藏那事儿之后，他就再不是个将军了。

宫里众人心思不提，胤禛这一晚上没回来，福晋和静怡她们，也都一晚上没睡着，昨晚上那丧钟，只要不是耳朵有问题的，都是能听

得见的。
数着钟声，就知道宫里是皇上宾天了。
静怡是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的，毕竟这已经是康熙六十一年了，但福晋等人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以往康熙身体多好啊，今年九月还打猎来着，这就忽然没了？
但不管心里如何担忧，福晋倒也没失了分寸，连夜就让人换了府里的摆设，门口挂上白灯笼，还要紧闭府门，胤禛不回来，这王府的门就不能打开。
早膳也没人有心情吃，都是胡乱对付了两口，接下来该是进宫哭灵了吧？胤禛是什么打算呢？只嫡福晋和阿哥们进宫呢，还是侧福晋和格格们也去？
“不管怎么说，这衣服先准备好。”福晋先吩咐道，孝衣好做的很，就是两片白布一缝，掏出来个脑袋，再来一块儿当腰带就行了。
昨天晚上就吩咐了针线房，这会儿不管是大人小孩儿，都是准备的有的。
“皇上命奴才来接福晋和侧福晋，还有几位阿哥格格一起进宫。”七点左右，苏培盛亲自来的，带着胤禛的腰牌，虽说胤禛还没正式登基，但这称呼在宫里是已经改过来了。
福晋一时是有些想笑，但又得死死压住，还得表现的十分悲伤，这脸上就有几分扭曲了。
静怡则是有些担心，长宁才刚一岁，还不懂事儿呢，万一到了宫里他哭不出来可怎么办？这还是小事儿，就怕他受了惊吓。小孩子魂魄不稳定，最是忌讳这种阴气重的地方。
“永和宫太后娘娘已经安排好了，侧福晋放心就是。”苏培盛瞧出她心思，忙安慰道：“还有长寿阿哥，也一块儿送到永和宫去。”
静怡这才松了一口气，换了孝服，跟着福晋一起进宫。
宫里现在最要紧的是哭灵，宫务这些，胤禛先拜托给了德妃。福晋虽然不太高兴，但也不敢提出异议，胤禛也没说留她住在宫里。
于是，她就只能和静怡她们一样，早上进宫，哭一天，晚上再出宫。
弘时和元寿，还有天申，安康，则是被胤禛带在身边。只长宁长寿年纪小，还离不开亲额娘，每天下午要回去的时候，德妃还是会派人将他们两个给送过来的。
整整哭了七天，这哭灵才算是结束。礼部也拟好了康熙的谥号，钦天监算好了下葬的吉时，康熙的棺材，才被抬出了皇宫，往皇家陵园送去。
早在十来年前，康熙就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墓园了。
送葬这种事情，女眷是不能跟着的。于是，她们就被先送回府了。倒是静怡还在奇怪，德妃上辈子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这辈子，好像没说出口？

还有宜妃等人，居然也没闹腾，康熙的丧事，就这样风平浪静的给办完了？都脱掉了孝服了，静怡还是有些恍惚呢，也实在是太顺利了些。

一个太子的名号，居然这么有份量？

不过，不管怎么说，康熙的葬礼也算是结束了，胤禛该准备继位的事情了。福晋也是要进宫的，皇后这个位置，根本不用想，绝对是福晋的。

静怡就有些紧张了，自己会是个什么位置呢？历史上，好像先是个熹妃？这次该不会还是熹妃吧？

不管静怡是怎么紧张，胤禛继位的事情，是一直按部就班的进行着的。康熙的葬礼之后，张廷玉等人率先上折子，请胤禛尽快登基，国事耽误不得，胤禛早日登基也是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

因着康熙才过世，登基大典并没有很隆重。只早上祭告天地，祭拜祖宗，然后，胤禛就成了皇上了。乾清宫那地方，胤禛并不打算长住，到底是康熙久居之地，胤禛暂且也没打算用这地方。

于是，让人将养心殿收拾出来，胤禛就住在那边了，前殿办公，后殿休息。

随后，命苏培盛亲自接了福晋和静怡等女眷进宫。随着来的，还有册封的圣旨。福晋就不用说了，只会是皇后。然后就是静怡了，静怡自己也没想到，她一上来，就得了贵妃的位置。

然后李氏和年氏，一个被封为齐妃，一个被封为慧妃。剩下的，则都是和静怡记忆中的差不多，武氏被封为宁嫔，宋氏被封为懋嫔，小那拉氏被封为贵人。

接完了圣旨，静怡才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好像历史上，年氏是初封为贵妃的，所以说，自己这位置，其实是和年氏的换了？

想着就略有些心虚，但心虚着，静怡就又挺胸抬头了，又不是自己想阴谋诡计抢来的！更不是自己用了龌龊手段，现在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生孩子生来的！年氏自己身体不好，没像历史上一样接二连三的生孩子，这总不能怪到自己身上吧？

至于年羹尧，他确实是有才能，只可惜，太善变了些。胤禛还没倒霉呢，他就先去找了八阿哥投诚，等八阿哥倒霉了，这才折返回来，胤禛能放心的用他吗？

“皇后娘娘，皇上的意思是，您先进宫，这宫里，还要您来安排，太妃们尚未搬出来，诸位娘娘的住处，还要皇后娘娘您来安排呢。”苏培盛恭恭敬敬的说道，又说道：“请熹贵妃娘娘也跟着进宫，皇上身边，也得有人伺候着才行。”

这话一出来，大家伙儿的脸色可就都跟着变了变，尤其是福晋的，不，尤其是皇后的。原以为她是个独一份儿，却没想到，她是进宫当大内总管的，静怡是进宫伺候胤禛的，这谁更亲近皇上，不就是很明显的事儿了吗？

李氏脸上也有些负责，活了这么些年，让个小年轻踩到头上来了。

“那长宁……”静怡则是有些犹豫，能离着胤禛近一点儿当然是好的啊，可长宁那讨债的娃离不开自己啊。

“皇上说了，熹贵妃娘娘带着长宁阿哥进宫，太后娘娘心里悲痛，若是能有长宁阿哥承欢膝下，想必太后娘娘也能暂且开怀。”

在册封皇后的圣旨之前，当然先册封的是德妃了。现下，德妃是已经搬到慈宁宫去了，但宜妃等人都还没动，要等着福晋进宫去安排。

元寿和安康本来就在宫里，静怡让人去抱了长宁过来，就立马跟着皇后上了马车，直接进宫。

皇后的住处是胤禛亲自安排的，就在长春宫，东六宫那边还住着康熙的嫔妃呢，所以就只能先安排在西六宫这边了。再者西六宫这边距离养心殿也近，长春宫地方是最宽大的，安排皇后住进去也挺合适。

静怡则是直接被苏培盛领到了养心殿。

后殿空荡荡的，静怡抱着长宁很有些胆怯，她总觉得皇宫这地方，大概是死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些阴森森的。好吧，她自己吓唬自己呢，哪个地方不死人？

不过是因为这宫里，康熙才刚没了而已。好歹那也是一代大帝，要真是闹鬼，想必要比寻常的鬼怪更厉害些。

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想的太大逆不道了些，静怡忙在心里念了两声佛，然后细细打量这养心殿的布置。热孝期还没过，这屋子里的装饰就有些过于素淡，多宝阁上面都没摆满。

长宁一觉醒来，看见自己换地方了，就有些不□□宁，哼哼唧唧的，静怡只好抱着拍：“别害怕啊，这是你阿玛住的地方，你阿玛一会儿就过来了，想不想念你阿玛？”

正低声的哄长宁，就听见门口有脚步声，一抬头，正好看见胤禛掀帘子进来。

“忙完了？”静怡忙起身问道，胤禛先是凑过来看了看长宁：“刚才又闹了？”

“换了新地方，不适应呢。”静怡笑着说道，将长宁交给旁边的小鱼，伸手给胤禛换衣服，胤禛却是摆摆手阻止了：“等会儿还要到前面去，事务繁忙，就今儿有空，所以过来看看你，你这几天，就先住在永寿宫，安排一下我这边的饭菜，再关照一下元寿他们那边。”

元寿和安康都是静怡的儿子，天申又一向和静怡亲近，弘时成了亲是大人了就不用管。所以，要照看这几个儿子，还是得让静怡进宫才行。

交给别人，胤禛是不放心的。就是福晋，他也不放心，要不然，那小那拉氏是用来做什么的？

至于长寿和小格格，跟着年氏，又在府里，只要不出门，倒也不用太担心。

静怡瞬间觉得，自己之前真是自作多情了，还以为胤禛真是想念自己，想让自己过来照顾他呢，没想到，就是给孩子们找保姆来了。

“是，我明白的，你放心就是了，我定会照看好元寿他们的。”静怡忙笑着点头：“不如这几天，我就在永寿宫做饭？永寿宫有小厨房吧？”

“有是有，不过这样太刻意了些。御膳房那边……”胤禛挑眉，略笑了一下：“你倒是可以放心用，只在其他方面多注意一些即可。”

静怡忙点头，忽然觉得自己肩膀上担子好重，心里虽然有些忐忑，但为了元寿，静怡还是鼓足了勇气。

胤禛事情确实是多，能抽出来这么点儿时间和静怡说几句话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交代完毕，他就又匆匆忙忙的往前殿去了。

静怡抱着长宁颠了颠，决定先去慈宁宫请个安。到底是太后呢，就算不讨好，也不能得罪了，所以这规矩，还是要遵守的。胤禛既然是用让长宁陪伴太后的说辞将静怡叫进了宫，那长宁怎么说也该去给太后请个安。

再者，静怡还打算先见见永寿宫伺候的人呢，带着长宁也不太方便，所以要是有可能，想请了太后先照看长宁一会儿。

到了慈宁宫门口，自有嬷嬷进去报信，也是熟人，很快就笑吟吟的出来迎了静怡进去。德妃一身月白色穿着，头上就简单的插了个银簪子，见静怡进门，就放下了手里的茶杯，笑着招手：“哎呀，玛嬷的心肝儿啊，这几天想玛嬷了没有？”

哭灵的那几天，都是太后照看长寿和长宁，所以长宁也不陌生，张手喊道：“玛嬷！”

“哎，玛嬷的宝贝儿。”太后笑眯眯的说道，伸手拿了点心给长宁吃，又看静怡：“倒是让你跑一趟，我也是实在想念长宁，皇上孝顺，今儿早上来请安的时候，我顺口这么一说，他就让你们进宫来了。”

静怡忙笑道：“说起来，应该是妾身谢谢太后娘娘呢。”

“叫额娘吧。”太后摆手：“你照顾元寿安康也算是辛苦一场，我也不拿你当外人看。”

静怡打蛇随棍上，赶紧喊了一声皇额娘，德妃笑着点头：“行了，你刚进宫，想必永寿宫也还没收拾妥当，长宁你且放在我这边，你回去收拾好了，再过来接他就是了。”

德妃简直太贴心了，静怡一句话都还没说呢，人家就已经都安排妥当了。

静怡满怀感激，真心实意的行礼道谢，这才忙忙的去永寿宫。

说是没安排，但也不是真的半点儿没安排。她这边带着小鱼刚进门，那边陈玉陈公公，以及王嬷嬷，就带着几个小宫女出门行礼了。

陈玉是以前胤禛给她找来的小太监，忠心是不必说的，不过是以前在府里的事情，静怡没多少事儿让他做，顶多了是跑跑腿，送个账本，送个口信什么的。

现在这宫里，没个太监跑腿，那可就不行了。

“按照规矩，咱们这永寿宫，能有多少人手？”静怡先到屋子里转了一圈，里面的床铺什么的，都是准备好了的，但寻常摆设就只有那么两三个。

王嬷嬷还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奴婢也拿不动太多，就先带了这么几个，回头奴婢就带着人去潜邸那边将库房挪过来。”

那库房里装着的，可都是静怡这些年的积攒，还有元寿和安康以及长宁的东西，足足一屋子呢。

听静怡问话，王嬷嬷就有些不太懂了，转头和静怡一起看陈玉，陈玉忙上前回话：“按照规矩，娘娘身边伺候的人手，有一个殿内总管，还有一个副总管，两个跑腿太监，一个管事嬷嬷，四个大宫女，四个小宫女，两个粗使嬷嬷。”

“这总管一职，你能不能担的起来？”静怡盯着陈玉问道，陈玉面色有些激动，噗通一声跪下，声音也抬高了些：“能！承蒙娘娘看得起奴才，奴才日后，定为娘娘肝脑涂地！娘娘只管放心，奴才定能当好这个总管。”

“剩下的人，可都是内务府安排？”静怡又问道，陈玉忙点头，“是，内务府那边先送上来，若是有不满意的，娘娘可退回去，责令内务府再送新人过来，不过，退回去的，多会被刑罚。”

一般上只要出来的，都会尽心当差。因为退回去不但会受罚，内务府那边，可不会让你吃饱闲躺着。

若是宫女太监做错了事儿，则是要送到慎刑司。若是生病，则是要送到安乐堂。可一旦送到安乐堂，那几乎就是等死了，没大夫没药，就自己熬着，熬过去了，要是主子没想起来你，那就只能重回内务府。

所以，投生成太监宫女，简直是连生病都生不起。想要过的好，那就要拼命往上爬，成为主子身边最得用的，最好是主子离不开的，说不定这生活才能有点儿转机。

静怡心情有些沉重，可现在，她也帮不了这些人，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先将人都叫过来，我认认再说。”

陈玉应了一声，又，磕了头，这才躬身退出门，到外面去叫人了。

☆、第 103 章

静怡挺直腰背, 面色肃然, 盯着下面磕头行礼的人, 视线一一扫过去。天气寒冷，跪在青石板上, 那森寒的冷气顺着膝盖一缕一缕的往

身子里面窜, 冻的整个人都是僵硬的，然而上面贵妃娘娘不开口，下面也没人敢动。
谁都明白, 这是个下马威。
“表忠心的话，我也不用你们说, 我只看日后。我想你们也都是聪明人，也该知道, 我好了, 你们才能好，永寿宫才能好，我若是不好，可要是处置一批奴才，还是轻而易举的, 都明白了吧？”
静怡见他们脸色开始有些发白, 这才慢吞吞的出声。下面几个人忙行礼, 连胜应了是。
“永寿宫的大总管是陈玉，管事嬷嬷是王嬷嬷，领头的大宫女是小鱼和小舟，若是有什么事情, 你们就找了他们汇报。”至于王嬷嬷，静怡之前本来打算留了她在宫外的，可一来是找不到合适的代替的人选，二来，匆忙之下，谁知道王嬷嬷会不会被人套了什么话出来。
所以，经过考虑，她还是暂且将王嬷嬷留在了身边。顶多了是日后多指点一番，若是能改正，那自然是好的，若是改正不了，也能留出一段时间，让小鱼和小舟成长起来。
长宁身边的人，也该准备起来了。不过，他暂时年纪小，还离不开自己，索性就让他先住在永寿宫。
阿哥所那边的院子，都是四四方方一进的小院子，一个挨着一个的，反正元寿年纪也还不大，也不着急娶妻，不如安排了他和安康住在一起？
可胤禛之前的意思，貌似是将天申也交给她照顾了，若是落下了天申，倒是不太妥当。
她正盘算着，就听见外面安康咋咋呼呼的声音：“额娘，额娘，我放学了！”后面跟着元寿，背着一双手，进门的时候还拎着安康的衣服领子：“你慢一点儿，额娘就在屋子里，又不会跑掉，你这样急慌慌的干什么？小心摔跤了。”
安康傻乎乎的笑，正要伸手抱静怡的大腿，忽然想到了什么，动作顿住，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一声，然后拱拳：“儿子安康，给额娘请安，额娘安康。”
元寿也在一边笑嘻嘻的凑热闹：“儿子元寿，给额娘请安，恭喜额娘，唯一的贵妃呢，额娘日后可就不用再怕别人说什么酸话了，该她们来讨好额娘了。”
静怡忙嘘了一声：“还在孝期呢，你阿玛只不过是给了名号，并没有举行册封仪式，也没有金册和印章，所以你们也别声张。再者，贵妃上面，还有个皇后娘娘呢。”
只要金册和印章没到手里，这事儿就不算是落到实地了。不过，只要静怡没做错事儿，日后，该有的肯定都会有的。
“你们两个昨晚上是在哪儿歇着的？”静怡拉了人到身边坐下，笑着问道，元寿忙说道：“在永寿宫，额娘没去看吗？东厢还有我们的铺盖呢，对了，天申说是肚子饿了，先去御膳房找点心吃了，一会儿

才过来。”
　　但静怡立马就明白过来了，这孩子大约是知道人家亲母子有话要说，所以暂且躲出去了吧？
　　“傻瓜，额娘都已经来了，那这永寿宫还会少他一口点心吃？下午你们放学回来了，就将天申也带过来。”静怡忙交代道，又忙叫人准备了饭菜，“等天申回来了，你们赶紧吃饭，吃完饭就去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也是刚进宫，你们照规矩必得去一趟的。”
　　两个人忙应了，又叽叽喳喳的围着静怡说些别的事情。安康本来是在王府上课的，但康熙的葬礼之后，胤禛就直接将人留在宫里了，今儿一早跟着元寿去的书房。他头一次来宫里念书，看什么都新奇。
　　元寿感觉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他阿玛是王爷，现在他阿玛是皇上。以前那些堂兄堂弟们有拉帮结派的，对他这个王爷的儿子也不一定放在心里。现在，哪怕以往十分讨人厌的十四叔家的堂弟，看见他们兄弟都要露出个笑容来。
　　孩子确实是这世上最单纯最天真的，可宫里的孩子，却不一样，他们比大人更敏感些，更不会遮掩自己的心思。那种天真，更直白些。
　　说了一会儿的话，天申就也回来了，静怡忙招手将他招呼道身边：“以后放学了，可得和元寿安康他们一起回来，要不然我心里也不放心，你额娘之前可是将你托付给我了，我必得将你照顾好了才行。”
　　“你们吃着，我先说说你们以后住宿的事情，这两天，就暂且还住在永寿宫，等我先让人去将阿哥所给清理一番，你们自己去看看，要挑选哪个院子，回头我让人给你们布置去。”
　　反正也不用她掏钱，定了单子，内务府自会将东西送过来的。
　　“伺候的人手，原先王府里的，下午估计就能送过来了，我的意思是暂且不添人，等宫里忙完了这两天再说，你们也都知道，太妃她们，尚且还没搬离原住所，宫里这人手就有些紧张了。”
　　“吃食方面，不是我或者你们玛麽送过去的，就不要入口，到了饭点，也都到永寿宫来用膳，知道吗？”
　　静怡一点点儿的同他们解释清楚，元寿和天申年纪大，知道好歹，安康半懂不懂，但他听话。
　　吃完了饭，静怡就带着他们去给皇后请安了。皇后正忙着呢，皇上将太妃们的事情交给了皇后，还有梳理这宫里的下人，要裁剪的，要替换的，还有这宫里历年的账本，里里外外的花销，各处的负责人，她通通都要做到心里有数才行。
　　虽说以前也是管家的，可王府和皇宫能一样吗？王府她自己随意做主，这宫里，还有个太后娘娘压在上面呢，万事不能出错，所以等阿哥们请了安，皇后根本没多留，直接就打发静怡带着他们走人了。
　　下一站是太后娘娘宫里，还得要将长宁给接回去。

德妃正逗弄长宁说话，见元寿他们兄弟三个进来，笑的满脸开花：“吃了饭了？玛麼这里有点心，御膳房刚送的，味道也挺好，元寿和天申喜欢什么口味我知道，可安康喜欢什么口味的，我倒是有些说不清了，不如安康自己和玛麼说说？”

“玛麼我喜欢咸的。”安康笑嘻嘻的说道，德妃笑着点头：“有，都有。”

其实刚吃了饭，兄弟仨也没多少胃口，但也都给德妃面子，最少也吃了一个尝尝味道。说了几句闲话，静怡就笑道：“以往皇上常说，皇额娘有喜欢午睡的习惯，这时候也不早了，妾身就不打扰娘娘了，午睡歇的不好，可是一整天都会没精神的。”

德妃笑着点头：“这点儿小事，也难为他还注意到了，那也行，我就不多留你们了，元寿他们，回去最好也睡一会儿，下午还得念书呢。”

“是，皇额娘放心，妾身已经让人给他们准备好了。”静怡笑着行礼，亲自上前抱了长宁，带着元寿他们出了慈宁宫就又会永寿宫了。

长娘是刚才在慈宁宫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要不然也不会见了静怡也不闹腾。元寿等人也困，守灵这几天，他们晚上也是要熬到半夜的。

静怡亲自看他们入睡，这才蹑手蹑脚的出去，将房门给他们关好了。

“嬷嬷，你这两天，先问问咱们这永寿宫里的人，以前都是在哪儿当差的。”静怡倒是不困，一边想，一边和王嬷嬷说道：“阿哥所那边……你倒是不太方便，陈玉呢？”

陈玉就在外面候着呢，听静怡叫，就忙进来。

“阿哥所那边，你借着挑选屋子的由头，多过去几趟，将那边的人手给摸一边，阿哥们都金贵，可别让人浑水摸鱼了。”除了王府里带过来的人手，阿哥所肯定还有原先留下来的。

御膳房那边，既然胤禛说了不用操心，想必都是能信得过的，她也就不多费心思了。

几个孩子身边，能下手的无非也就是那么几方面，吃的喝的，衣服上撒点儿□□？这个估计有难度，撒少了没作用，撒多了味道太大不好遮掩。

元寿和安康在她的带领下，衣服上向来是不怎么用熏香的。

“跟着阿哥们上学的哈哈珠子和侍卫们，你一会儿就去吩咐一声，我要见见。”沉吟了一会儿，静怡再次说道：“下午留了他们在宫里用膳。”

哈哈珠子还好说，住在宫里的，侍卫们则是每天都要回家的。

陈玉忙都应了下来，静怡又叫了小鱼和小舟：“我贴身用的东西，暂且不要让人插手，等我留意几天再说，饭菜什么的，你们两个结伴儿去拿，万不能让饭菜离开自己的手上，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如何

做，不用我多吩咐吧？”

两个人忙行了礼，表示明白。

下午胤禛倒是过来了一趟，但还没说两句话呢，皇后那边就派人来请了，说是要请教关于安置太妃们的事情。这个胤禛也知道皇后有几分为难，因为先皇的嫔妃太多，寿康宫和慈安宫，还有寿宁宫这三处，肯定是住不下的。但又不能将她们留在东西六宫，所以这事儿，必得有个章程才行。

“皇上可有主意了？”静怡忍不住好奇的问道，胤禛点头：“嗯，有子嗣的，若是能表现的好，就让子嗣接出宫。没有子嗣的，公主也行。”

可嫁在京城的公主，一个巴掌都数不完。

“好了，晚上我再过来，你看看这里有什么缺的少的，一会儿列个单子，让苏培盛帮忙去找找。”胤禛拍拍静怡的肩膀，转身出门，打算去皇后那边看看了。

静怡跟到门口，看他转身了，这才返回来。

毕竟守孝呢，这摆手其实也没多少挑头。静怡盘算了半天，还是决定暂且不动了，等她的私库入宫了再说。

三个阿哥的哈哈珠子和侍卫加起来，总共二十多号人了，乌泱泱的站在永寿宫，恭恭敬敬的给静怡请安。静怡忙抬手：“今儿叫你们过来，也就是想多叮嘱几句话，你们都是跟着阿哥的老人儿了，也都是阿哥们能信得过的，不仅是日后，就是现在，也都是阿哥们的左膀右臂，我先谢谢你们。”

静怡笑道，下面的人都赶紧鞠躬，连连说不敢。

“没什么不敢，你们当得起。”静怡笑道：“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比较重要了，你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才行。你们日后的荣辱，是和阿哥们的系在一起的，所以，该如何帮衬阿哥们，该如何保护阿哥们，你们自己，心里也该有个章程才是。”

不轻不重的敲打了一番，静怡又忙给了赏赐。原本还打算留了他们在永寿宫用膳呢，现在看来是不可行了，就赐下了酒席，令他们到阿哥所那边去用了。

元寿他们放学也知道了这事儿，并没有很放在心上。静怡这还是头次敲打这些人呢，换个人，至少也得三五天一次的，又要不能带坏他们孩子，又要照顾好保护好，事情多的很。

用晚膳的时候，胤禛就过来了。他虽然繁忙，也没忘记考问功课这回事儿，问的三个儿子都靠墙站了，这才一摆手，让他们都赶紧滚蛋了。

“事情很多？”静怡伸手帮胤禛揉按额头，胤禛点头：“是啊，还得册封胤祉等人，毕竟……”

康熙当时留了话，再者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胤禛也得先拿出来个态度。

“另外，国库空虚，就剩下八百万两银子了。”说到这个事儿，胤禛就忍不住叹气，他知道国库可能会空很多，但他不知道，居然就剩下八百两银子了。

八百万两银子是不少，但是！还有亏空啊，各处的窟窿一大堆，这些钱，连填窟窿都不够的，更不要说别的了。

这若是随随便便有个天灾什么的，或者是边境哪儿稍微打个仗，不说大了，就是几百个人的争斗，估计他都掏不起这钱。战马不要钱？盔甲不要钱？粮草不要钱？武器不要钱？打赢了给不给封赏？打输了要不要重新纠集人马？

他愁死了都，这又是年底了，指不定哪个地方有个雪灾什么的。

“这么少？”静怡也是吃惊，顿了下说道：“钟表铺子那边也赚了不少，你要是用……”

胤禛摆摆手：“私库和国库可不一样，国库进账，每一笔都是要记录在册的。”若是要花用钟表铺子的钱，这铺子就不再是静怡的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抓几个肥羊抄家了吧？”历史上好像雍正帝就是靠这个起家的？这么说起来的话，乾隆肯定是胤禛亲儿子，因为乾隆的儿子，也是靠抄了和珅起家的。

“肥羊？”胤禛挑了挑眉，静怡忙摆手：“口误口误。”

“不光是国库啊。”胤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气：“汗阿玛十月初的时候，曾说要查勘各地粮仓，怕是这粮仓……”

静怡也无语了，要是粮仓也出了问题，简直没法过了这日子，要钱没钱，要粮食没粮食的。胤禛这算是接手了个烂摊子，朝堂上那蹦蹦哒哒的，还有糟心的兄弟们，静怡都忍不住为胤禛掬了一把同情泪。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也别太操心了，你也是个普通人，也就这一条命，要爱惜身体才行啊。”静怡一边给他倒茶一边说道，倒完了茶水，本来想继续给他按摩的，却是被他拽着手拉到了身边坐下。

“你之前不是说，宫里的太妃们，都要放出宫吗？那你就可着劲儿的用你的那些兄弟们，一旦有一个太妃被放出来，那剩下的肯定都要加把劲儿的。”

不加把劲儿不行啊，先不说孝顺这回事儿，只说面子和名声，你不努力，别人会不会说你是不想奉养亲额娘，这才不愿意好好办差的？

“你十几个兄弟呢，就算有那么两三个不能用，那剩下的还有十多个呢。”静怡笑着说道，胤禛嗤笑了一声：“他们不添乱就行了。”

“我瞧着十三弟十四弟，还有十五十六十七，这都是挺不错的，五弟也一向老实，七弟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但往常先皇也会让他去办差，还有十二弟，也一把年纪了，总不能一直赋闲在家吧？”

静怡苦口婆心：“我知道你事事爱操心，可你也得顾着你自己身

体，你就想想，万一你倒下了，还有谁能像是你这样，对这大清天下，对这黎民百姓，对这江山社稷如此上心？”

“我知道有些话我不该说，说了就是大逆不道，可你不光是皇上，还是我儿子的阿玛，还是我的男人。”静怡悄摸摸的捏了一下胤禛的手，被胤禛反手抓住。

“我若是不说，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熬坏了自己身体，那别人我不管，我以后可怎么办？”静怡拖着胤禛的手，将自己的脸贴在他手背：“我就是不问我也知道，你昨晚上没睡觉吧？”

胤禛挑眉：“这你可猜错了，睡了。”

“呵，睡了一个时辰还是半个时辰？”静怡又问道，胤禛不开口了。静怡跟着叹气：“你真当自己铁打的身子不成？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睡吧，你放心，我守着你。”

胤禛还没开口呢，就被静怡扯起来推到了床边，然后那双芊芊素手，就冲着他胸口来了。再然后，他身上就只剩下亵衣了。屋子里生着地龙，暖和的很，倒是不用担心着凉。

“抬腿。”静怡说道，胤禛忙抬腿，静怡亲手帮他褪掉袜子，外面苏培盛端了热水过来，静怡伸手将他脚按到水盆里。水有些烫，静怡却不管，只使劲的在他脚上揉了几下。

然后就没什么然后了，胤禛确实是累了，躺倒在床上，几乎是瞬间，就已经陷入到梦乡里面了。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静怡就知道前面朝堂上，胤禛册封了诸兄弟。和她记忆中的几乎没差错，并且宣布了可以接太妃出宫的消息。

这事儿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紧跟着宣布的密折制度，当然更详细的静怡就没敢打听了，她知道个底线。再说了，密折什么的，听名字也知道什么意思啊，不就是上密折吗？告小状打小报告的最佳道具。

到十二月，宫里太妃们算是搬完了，宜妃惠妃和荣妃这三位，分别居住在慈安宫寿安宫和寿康宫主位正殿。剩下的嫔分局正殿两侧，贵人答应之类，则是居住在侧殿。荣妃等人还能得个两间屋子，嫔是一间屋子，贵人答应之类的，就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住一个屋子了。

以前是一个宫殿，现在是两间屋子，谁心里都会不自在。宜妃性子本来就是那种不憋气的，心里不高兴，就找了德妃算账，然而现在的太后娘娘，可不是她说见就能见的。

闹腾了两次，太后娘娘心里也是不耐烦，就让皇后去安抚了几句。也不知道皇后说了什么，反正宜妃暂时安静下来，过了两天，五福晋和九福晋就相约进宫来了。

再之后，宜太妃就安生多了。

胤禛随后就将勘察各地粮仓的差事，交给了胤祺。

赶在十二月之前，李氏等人也都进宫了。长春宫和永寿宫已经有主了，李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打算跟着争宠闹腾，所以距离养心

殿近点儿远点儿，对她来说没区别，倒是可以考虑离阿哥所那边近些，最后就选了延禧宫。

年氏则是选了和永寿宫长春宫挨着的翊坤宫，小格格是跟着年氏一块儿住的，长寿阿哥年纪小，也住翊坤宫。

耿氏想离静怡近点儿，然而西六宫能住人的本来也就只有这三个宫殿，剩下的太极殿要空着，万一胤禛要用。储秀宫和咸福宫往年是住秀女的，以后说不定还是这用途，所以剩下的就只能在东六宫选了。

耿氏选了承乾宫，武氏选了景仁宫，宋氏选了钟粹宫。剩下一个小那拉氏，身份不够地位不够，没资格单独住一个宫殿，本来皇后最照应她，可皇后那边可没住人，尤其是住低位妃嫔的先例。

这事儿不好找胤禛拿主意，最后就是太后给拍板决定的，就住在永和宫侧殿。

☆、第 104 章

“侧福晋, 今儿穿哪一件儿衣服？”一早起来, 小鱼就过来问道, 虽说还没有册封仪式，也没有金册和印章, 但大礼服和东珠都已经送来了, 今儿又是大家伙儿进宫之后头一回给皇后和太后请安，自然是要隆重些的。

静怡想了一下，摇头：“就寻常衣服吧, 到底还是孝期呢。”

小鱼忙去准备，又配了首饰, 等静怡出来，直接梳洗就可以了。早膳是随便用了一些, 元寿安康是要先去念书, 并不用跟着去请安。等他们自己下午放学，若是功课不繁忙，胤禛也没召见，那他们自己过去请个安就行了，也并不用非得跟着自家额娘去。

倒是长宁, 年纪小, 还得跟着静怡。

收拾妥当, 正要出门，就听陈玉笑道：“下雪了，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呢。”往年一到十一月就会有第一场雪，然而今年, 自打胤禛继位，一直到这会儿，都还没下过雪。

不过是胤禛自己心里着急，朝堂上也是有不少人在着急。现在这雪一下来，万事就都好说了。

“挺好。”静怡抬头看了看天空，将身上的大氅裹紧了些，又吩咐陈玉：“让厨房准备些姜汤，往阿哥们那边送一些，皇上那边，就送到苏公公手里就是了。”

当然，以苏培盛那谨慎的性子，十有□□，是不会主动和胤禛提的。

但胤禛知不知道是一回事儿，自己送不送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虽说贵妃也有轿子，但静怡并没有用，她特意早起一些，就是想自己走着过去，也锻炼锻炼身体。日后，指不定她的活动，就仅限于

走路了。

哦，也不对，在自己宫殿里踢踢毽子或者跳跳绳什么的，也还是可以的。

“贵妃娘娘没坐轿子？”见静怡进门，福晋身边的嬷嬷忙迎出来，自打赵嬷嬷过世，福晋身边就没再添置嬷嬷，这个嬷嬷，是长春宫原有的，巧了，也是姓赵。

“刚才瞧见下雪了，心里欢喜，就想在雪地里走一走。”静怡笑着说道，由着小鱼过来帮她将大氅给解开，环视了一下殿内，笑道：“今儿我倒是占了头筹了，第一个过来给娘娘请安的，娘娘可还是在用膳？”

“是，贵妃娘娘您稍等。”赵嬷嬷笑眯眯的，亲自给静怡倒茶，然后就躬身退下去了。

大殿门口站着两个小太监，正殿和旁边屋子连着的地方，是一扇屏风的，屏风前面站着两个宫女，穿着青色的二等衣服。几个人都是含胸低头，面上没什么表情。

宫里的丫鬟都是有严格的穿着打扮规定的，一等就只能穿蓝色的衣服，二等的就只能穿青色的衣服，三等的则是灰色的衣服，上面不许有大片的明显的绣纹，头上也只能梳辫子，得了主子赏赐的，倒是能带个绢花或者耳坠什么的，手上就什么都不能有了，免得服侍主子的时候不方便。

不过，都是女孩子嘛，爱美的心思还是有的，大面上的规矩做到了，小地方只要不引人注意就行了。所以会有那手巧的，在袖口啊，衣襟上啊，衣摆上啊，绣个不起眼的花朵什么的。尤其是鞋子，上面能绣的东西可就多了。

静怡倒是很鼓励这种做法的，毕竟，伺候自己的人长的好看了，打扮的漂亮了，自己看着心情也舒爽啊。不过，好像皇后娘娘不太喜欢，那两个小宫女的衣服，可真是素净的很，别说衣服了，鞋子上都没个花纹。

等了一会儿，皇后没出来，倒是将李氏和年氏盼来了。李氏大约还在计较贵妃的名头，见了静怡也只是哼哼了一声，不情不愿的行礼，年氏的表情倒是控制的好，一边行礼一边笑道：“姐姐来的挺早的，不过我瞧着外面没有姐姐的轿子，姐姐可是自己走过来的？”

“嗯，看着下雪了，就想自己走走。”静怡笑着说道，年氏顺势在静怡身边落座，李氏挑了挑眉，索性就坐到静怡对面去了，虽说左边为尊，但她能在右边占了第一，还能和钮祜禄氏面对面，心里也算是有点儿安慰了——至少不是下首啊。

“姐姐倒是好兴致。”年氏笑着说道，又转头去看静怡身后让奶嬷嬷抱着的长宁：“长宁这两天可好？”说着脸上就带了些愁绪：“也不知道是不是新换了地方，长寿不太习惯，昨晚上哭闹了大半夜，今儿早上起来就发现微微有些发热。”

静怡忙问道：“可要紧？请了太医了吗？”

“请了，太医也开了方子，不过，他这样一来，我倒是不好带着他出门了。”年氏叹口气，略有些羡慕的看长宁：“同一年生的，也不知道长寿那身体，怎么就比不过长宁，姐姐，我想向你请教一下，你看元寿安康还有长宁，你养了三个阿哥，个顶个的健康，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静怡点头：“有啊。”

年氏眼睛立马就亮了：“真的有？姐姐可不要诳我。”

“自然不会诳你，你随意找个人一打听就知道了，我养元寿安康长宁他们，向来都是一样的，半岁上面可是添加别的吃食。”静怡笑着说道，她说的都是真的，不过，年氏信不信，她就不保证了。

“自打会走开始，除非是特殊情况，就不许奶娘抱着，要自己在地上走，六岁开始学五禽戏，八岁请了武师傅。”静怡继续说道，年氏一边听一边点头。

正说着话，就见赵嬷嬷从屏风后面绕出来，笑着说道：“皇后娘娘来了。”

几个人忙起身，等皇后扶着宫女的手出来，就忙忙行礼请安：“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安康如意。”

皇后笑着抬手示意了一下：“不用多礼，都起来吧，就你们三个过来了？”说着微微皱了皱眉，正好殿外小太监通报：“裕嫔和宁嫔到。”

耿氏和武氏结伴进的大殿，一进来就赶紧行礼：“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安康如意。妾身来迟了，还请娘娘见谅。”、

耿氏忙补充道：“都是妾身这腿不争气，外面一下雪，就疼的走不快路，宁嫔姐姐在路上遇见妾身，好心好意扶了妾身一把，受了妾身拖累，这才来的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皇后摆手笑道：“我又不是那等十分严苛之人，只是，下不为例。”

说着就皱眉了：“宋妹妹怎么还没来？”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小太监通传，说是懋嫔到了。宋氏急慌慌的进门，脸上妆容都好像有些没收拾好，皇后看着那脸色就忍不住又沉了两分。

宋氏行了礼就忙忙请罪，说是昨晚上没睡好，早上起的晚了。

静怡心里却是微微疑惑，就算是她自己起的晚了 ，那伺候她的宫人，就没一个去提醒她吗？要知道，宋氏要是挨了刮落，她那宫里的人，能得了好？

再说谁不知道宋氏是个不得宠的，也就靠着福晋才能安安生生的在这后宫里活着，谁会想办法去陷害宋氏啊？

不过皇后也没多问，因为宋氏这一耽误时间，基本上就没说闲话的时间了，皇后示意宋氏落座，就开始训话：“日后，你们少说也是

一宫之主了，日后这行事，就得谨记着自己的身份，不光是要管好自己宫殿里的下人，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让人抓了错处，到底是宫妃，若是处置了谁，面子上也都不好看。”

“咱们在王府里的时候，你们做错了什么事儿，我也还能帮着遮掩一番，可在这宫里，里里外外，上有太后娘娘，下有御史盯着，你们若是做错了事儿，可别怪我不给你们情面。”

“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只是，现在不同以往，一朝登天，有的是趋炎附势的，你们可都要把持住了，别弄的自己没了脸面，到时候可别让我去给皇上和太后娘娘求情。

小那拉氏就是个贵人，没皇后开口，暂且还没资格来请安。

训了几句话，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皇后才说道：“多的我也不说了，若是那听不进去的，说的多了你们也嫌烦，时候不早了，咱们也该去给皇额娘请安了。“

说着起身，率先往外走去。众人跟到门外，静怡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不坐轿子，实在是个很失策的决定。皇后不用说，那是凤轿，又显眼又宽大，走在最前面就是个领头羊。

然后呢，按照地位来分，应该是她这个贵妃的轿子跟上去了。后面才能跟李氏和年氏的轿子，可现在，她是走着的，李氏和年氏又不好越过她去。

三个人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氏忍不住哼了一声：“要不然，贵妃娘娘您走轿子前面？”

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走轿子前面像是什么话！领路的太监吗？不对，领路的宫女吗？

皇后原本已经走到轿子旁边了，见她们三个不过去，就忍不住扫了过来，这一看就看出来问题了，忍不住挑眉问道：“怎么？可是谁没坐轿子过来？”

“钮祜禄妹妹觉得在这冰天雪地里走一走更有意境些。”李氏笑着说道，这话说的就有些不太客气了。年氏也有些为难：“要不然，先让人去抬了轿子过来？太后娘娘那边，妹妹帮你说一下？”

皇后略一沉吟，笑着说道：“李妹妹说的也有道理，正好下雪，咱们走一走，或许更有意思些。我也正好想伸展一下胳膊腿儿，咱们走着去给皇额娘请安吧。”

李氏的脸色就变了变，看了一眼皇后，又扫了一眼静怡，然后笑了一声，倒也没多说什么。年氏倒是笑着点头了：“好，还是皇后娘娘想的周到，那咱们就走着去吧。”

按说，皇后如此为她着想，静怡该是深感荣幸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静怡总觉得心里发毛。皇后娘娘和她不是已经算是撕破了脸皮的吗？为了她就不坐轿子什么的，是不是太给脸面了些？

事情也不是没解决的办法，年氏刚才说的，也是个法子，她在后面领着武氏她们去也行。为什么，皇后就选了这么一个办法？

不等静怡深思，皇后已经摆手示意小太监们将凤轿给抬走了，转身冲静怡招手："走吧，时候不早了，可别让皇额娘等着咱们才行。"

静怡忙跟上，走到皇后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很是忐忑的说道："连累娘娘，妾身实在是心里不安……"

"不用在意，正好我自己也想走走。"皇后笑着说道，又问道："元寿和安康如何了？这几天可还适应？长宁今儿倒是乖巧，也没哭闹，往日里他可是不许别人抱的。"

"元寿和安康还好，有吃有穿他们就高兴了。"静怡忙笑着回答："长宁今儿是因为没睡饱，昨晚上和安康闹腾来着，早上又起的早，这会儿正没精神呢。"

皇后笑道："日后你来请安，倒也不用带着长宁，这天儿有些太冷了，他小孩家家的，万一着凉了倒更糟糕，不如等天气暖和了再说，小孩子也不受罪，你也不用担心。"

"这可不行，他虽然年纪还小，但是孝顺长辈这事儿，可是不管大小的。"静怡笑着说道，皇后挑眉，转头看她一眼，叹道："你啊，倒是像个后娘了。"

静怡只笑了一声没接话，然后皇后又问了长寿的身体情况，这样一路说着话，到太后的慈宁宫的时候，太后身边的嬷嬷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只远远瞧见娘娘们的身影，还想着娘娘今儿怎么没坐轿子过来呢，这天儿可有些冷，娘娘快些进来坐吧。"嬷嬷笑着说道，一掀门帘，一股子热气就扑出来了。

众人在隔壁花厅先解开了大氅，然后才跟在皇后后面进到正殿里面去请安。

太后先是摆手示意众人起身，就赶忙冲小格格招手："让玛麽看看，这也有好些天没见了，你可想玛麽了？"

小格格腼腆的笑着点头："想了，本来昨天就该来给玛麽请安的，只是等孙女儿收拾妥当，天已经晚了，怕玛麽已经休息了，就没敢过来打扰。"

"你不管什么时候来，玛麽这里都是有空的。"太后笑着说道，又问道："早上吃了什么？用的可还习惯？"

小格格一一回答，等小格格说的差不多了，太后才摆手笑道："玛麽让人给你做了几件衣服，你先去试试看，若是喜欢，玛麽回头再让人给你做几件。"

毕竟下面一堆都是胤禛的妻妾，太后想说什么也不好当着小格格的面儿，就只好先将小格格给支走了，小格格也是聪明，忙笑着起身应了一声，跟着太后身边的嬷嬷下去了。

至于长宁，小孩子家家的，就算听也听不明白，留着就是了。太后一向知道分寸，只有一个孙子在跟前的时候，她自是十分宠爱的，可若是儿子的妻妾都在场，她就不会表现出对哪个阿哥十分偏爱。所

以，等小格格走了，也就问了长宁两句，也就长宁放到一边儿去了。
“今儿是走着过来了？”太后端着茶杯抿了一口，这才笑着问道，皇后忙点头：“是，正好下雪，儿媳心里也是想着要欣赏一番雪景，这才走着过来，没想到耽误了些时间，让皇额娘等急了，是儿媳的错，还请皇额娘见谅。”
皇太后摆摆手：“没事儿，你们有这个雅致，也说明彼此之间处的好。你们和和乐乐的，我看着也高兴，心里也舒坦。”
皇后笑道：“还要皇额娘为我们操心，也是儿媳做的不够，皇额娘日后就看着吧，儿媳定不会让您操心的。不过，儿媳要是做的好了，您有没有赏赐？”
太后笑道，伸手点了点皇后：“你看看，这倒是伸手来要了，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不过，皇额娘这儿别的不多，就布料首饰不少，你若是真做的好，皇额娘自是有赏赐的。”
说说笑笑的，小半个时辰之后，太后露出了些疲惫，皇后是个机灵的，忙起身说要告辞，太后也没留。
等众人都走了，嬷嬷才上前来回话：“说是贵妃娘娘没坐轿子过去请安了，等出来的时候，就有些不自在了，皇后娘娘为顾着贵妃娘娘的面子，就跟着步行过来了。”
太后面无表情，端着茶杯抿了两口，这才慢吞吞的问道：“你觉得，皇后到底是真心实意想顾着钮祜禄氏的面子呢，还是有什么打算呢？”
“这个，奴婢也不知道，毕竟皇后娘娘少时就有贤名，这些年也从未出过差池，想必，是为顾着贵妃娘娘的面子吧，毕竟，齐妃和慧妃都有轿子，总不好让贵妃落到两位妃子的后面吧？”
嬷嬷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太后摇头：“你啊，这话已经是偏着皇后了。”
“也是娘娘您看重皇后，要不然奴婢也不敢开口啊。”嬷嬷忙笑道，太后点点头：“贵妃也确实是有福气的，不过，今儿这一来，倒是显得有些骄纵了。”
别人都坐轿子，你为什么不坐？你不坐就算了，还带累的皇后为了你一个贵妃，都要放弃凤轿，也实在是太脸大了些。
慈宁宫这主仆俩的对话，静怡自然是不知道的。她这人，没太多优点，但对别人的喜好，也还算敏感。回了永寿宫，又将皇后的行为从头到尾的思索了一遍儿，心里不太对的感觉就越发的重了。
她心里也是后悔，不就是下雪了吗？又不是没见过下雪，怎么就没更谨慎点儿，随大流呢？这宫里，随大流做事儿，总是不会出错的。
到了下午，静怡就知道皇后的用意了。
小鱼和小舟一起去拿的午饭，回来就有些欲言又止。静怡等了一会儿，两个人才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自己刚才路上听来的话：“都说

是贵妃您因为生了三个阿哥，就骄纵起来了，连皇后娘娘都没放在眼里，还得让皇后娘娘照顾你的面子。”

静怡气的脸都白了，谁让你照顾了？

“贵妃娘娘，咱们得想个法子啊，要是这话传的厉害了……”小鱼赶忙说道，皇上才刚登基呢，外面朝堂还不怎么稳定，肯定没空搭理后宫的事情。

若是再传出来贵妃仗着三个阿哥压在皇后头上的话来，指不定皇上一生气，就将小阿哥抱给皇后娘娘了。或者，皇上亲自去给皇后娘娘撑腰。

“说这话的人，是特意说给你们听的呢，还是宫里确实是有很多人在说？”事到临头了，静怡忽然就沉稳下来了，她得先确定一下，这事儿是不是皇后在算计。

若是的话，皇后是不是太心急了些？这才刚进宫没多久，就冲着她下手，就不怕皇上和太后真看在三个阿哥的面子上，将这事儿冷处理吗？

若不是的话，那这事儿背后，又到底是谁？

小鱼和小舟认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现下想想，也确实是太巧了些，十之□□，是特意说给奴婢们听的，就正好是在奴婢们回来的路上。”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宫里的人都在议论这事儿？”那就是还有补救的措施，静怡起身：“王嬷嬷不是将私库里的东西都带进宫了吗？咱们去挑挑，给皇后和齐妃慧妃赔罪去，我亲自去。”

这样一来，谁能说她目中无人？

若真是皇后在算计，也该换一换计划了。因为元寿日后的前程，所以，静怡不光是很在意元寿的名声，她也是很在意自己的名声的，她绝不会让自己拖累了元寿的。

“另外让陈玉仔细注意一下，看外面，都是哪些人在传这些流言。”静怡沉声吩咐道，小鱼忙出去传话，小舟则是赶紧跟着静怡去东厢，从府里带回来的东西，暂且搁在东厢了。

不过，也该抽个时间弄个库房了。

给皇后的，自然是要贵重一些。静怡选了翡翠雕刻的盆栽，大，显眼，贵重，占了这三项就可以了。至于齐妃和慧妃的，就不用太贵重了，谁让她们不能和皇后比呢？

☆、第 105 章

“妾身是来给娘娘赔罪的, 今儿早上, 因着妾身一个疏忽, 就带累的娘娘为顾全妾身的面子，也要不行过去请安, 实在是妾身的错, 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静怡到长春宫见了皇后，立马就弯下身子行礼，皇后一开始还有

些惊讶, 忙忙的亲自过来扶她，等听到她说了缘由, 面上诧异就更浓了些：“就是为了这事儿？”

“是，不来陪个罪, 妾身心里也有不安。”静怡笑着说道：“妾身日后想事情, 定是要更周全些才行，这次还要多谢主子娘娘帮着圆场，妾身也要给您道谢。”

“一点儿礼物，不成敬意，娘娘可别嫌弃。”静怡让人抬着那翡翠摆件招摇了一大圈, 目的已经达成, 这会儿心情就颇好：“娘娘若是不怪罪妾身了, 就一定要收下这礼物才是，这礼物，又是赔罪又是谢罪的，意义十分重大, 娘娘可千万不要推辞。”

话说到这份儿上，皇后也就不好推辞了，只好笑着点头：“也好，既然是你的一番心意，我也不好推辞，那就收下了，只是你可别心疼。”

“送给主子娘娘的东西，妾身是再不会心疼的。”静怡笑着说道，两个人又说笑了一番，静怡这才起身告辞。李氏和年氏那边，她倒是不用亲自过去，只要将东西送到了就行。

皇后不傻，静怡郑重其事的来这么一趟，她心里定是要有疑惑的。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她做的，现在，她都得赶紧收尾了。

原本，静怡还以为，自己这一招用的是十分光明正大，十分的聪明机灵呢。

然而没想到的是，到第二天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皇后娘娘就很严肃的说了这事儿：“儿媳之前只忙着看账本，竟是忘记梳理这宫里的下人了，昨儿若不是钮祜禄妹妹提醒，儿媳居然不知道这宫里，这么随意一件儿小事，也是能传的沸沸扬扬，还坏了钮祜禄妹妹的名声，所以儿媳就想着，腾出来两天时间，将这宫里的下人给梳理一遍儿，皇上本身看重朝政，在后宫花费心思不是很多，这后宫的主子，也就没几个，和先皇那会儿比起来 ，所用的人手也不是太多。”

皇后含蓄的请示太后娘娘：“您看，儿媳先从长春宫开始，咱们按照规矩来？”

这宫里很大一部分的人手，都是康熙的妃嫔们用惯了的。可是胤禛登基，这些人的存在就不一定是好事儿了，至少有一件儿，宫里的消息，是没办法保守秘密的。

太妃们在一天，这宫里就要跟筛子一样。

可是，皇后毕竟是晚辈。所以要解决这事儿，就只能从太后这边入手。

静怡这才算是想明白了，感情人家算计的不是自己，自己就是个附带的，人家的根本目的，是在这后宫的人手上面！

这样一来，既是帮了胤禛的大忙，又能排除异己，更能明确皇后的地位，让这满皇宫的人都能认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主子，顺便还能收拢心腹。若是再细致些，还能在别的宫殿安插自己的人手，一举，这是几得来着？

静怡有些灰心，自己自觉地想了个高明的方法来反击，结果没想到，连自己的反应，竟也是被皇后算计在里面的。皇后娘娘不愧是皇后娘娘，原先自己还以为胤禛登基，皇后会着急分不到外戚利益这个大蛋糕，所以着急了，这人一着急，就容易生昏招。

没想到，福晋的智商，竟然是一直在线的。

相比起来，自己的那点儿心眼，就是完全不够看了。这样的自己，还能打败皇后吗？静怡偷偷的掐了自己一把，不行，不能就这么认输，是人就总有缺点的。

皇后在算计人心这事儿上，能说是百无遗漏，可偏偏，皇后就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孩子。她没孩子，那不管这块儿蛋糕，皇后咬下来多大一块儿，都没人能送给那拉家。

自己这次，也算是鲁莽了。

静怡抿抿唇，皇后这事儿既然是这么多的算计，那自己在计划中的用途，不应该只是个导火索。还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呢？

这边她正认真的想着，那边太后娘娘就深深的看了皇后一眼，良久才笑道："哀家竟也是疏忽了，一直没想到这事儿，不过，这宫里的人，确实是不太像话，竟是敢非议主子，这事儿可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

"你回头让人注意一下，该收拾的就收拾了，太妃那边，自有哀家为你担着。"太后娘娘明确点出来的两个字，也是为了说明白点儿，就皇后的这点儿小算计，她老人家看的清清楚楚。

皇后却是面色坦然，笑着起身行礼："能有皇额娘在背后撑腰，儿媳就更多了几分胆量了，皇额娘您放心，儿媳定会清理出来个干干净净，清清明明的后宫出来的。"

太后笑着点头，垂着眼帘抿了一口茶。

等皇后领着大家伙儿都出去了，太后才叹口气："以前这见面的次数不多，大家伙儿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可现在，大家搁在一块儿住着，什么好的坏的，就都看的明明白白了。"

"皇后娘娘也是为皇上着想，毕竟，宜太妃她们心里，可不一定是想看这后宫平平稳稳的。"嬷嬷忙笑着说道，太后沉默了一下才说道："原以为钮祜禄氏是个骄纵的，却没想到，咱们的皇后，倒是个算无遗策的。"

也亏得……太后耸然一惊，赶紧将剩下的心思给按捺下去了。

静怡回了永寿宫，靠在软榻上，又将皇后的心思给揣摩了一遍儿。越是想，越是觉得皇后对她，应该是不怀好意的。盘算了好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忙拍手叫了王嬷嬷："之前皇后送给我的那一套点翠首饰呢？"

王嬷嬷有些疑惑："贵妃娘娘是要找出来带用吗？"

"不是，你拿过来我看看。"静怡吩咐道，王嬷嬷忙出去翻找，好

一会儿才捧进来一个漆金的盒子，外面有锁扣，王嬷嬷小心翼翼的放下了盒子，这才从腰间磨出来一串儿的钥匙，拧了两下将那盒子给打开。

“之前贵妃娘娘交代，要小心的给放着，奴婢就特意给锁上了，娘娘您看看。”王嬷嬷一边说，一边让人打开了盒子，然后，主仆两个就是目瞪口呆。

记忆中应该是好端端的点翠首饰，这会儿竟然是碎了！说是碎了也不准确，就是上面的点翠，一片片的都掉下来了，只剩下个光秃秃的架子。

“这，这，这……”王嬷嬷也有些慌了，脸色煞白，腿一软就跪在静怡面前了：“奴婢发誓，奴婢自从将这首饰给锁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打开过了，那库房，除了侧福晋和奴婢，还有小雨小舟，就再没人进去过了，奴婢每次进去，也都看见，这盒子是好端端的在架子上放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静怡摆摆手，示意王嬷嬷噤声。

她就说，福晋竟然会这么好心，送她好几千两银子的首饰的，还说是孔雀羽的。孔雀羽那种东西，是寻常女人能用的吗？就是翠鸟羽毛，也分野生的和家生的呢，再细致点儿，也还分死的和活的。据说活鸟的羽毛更鲜亮些，对这个说法，静怡是嗤之以鼻的，但架不住相信的人多。

因着这说法，她自己倒是不怎么喜欢点翠首饰。不过，先皇在的时候，这种首饰，忽然就变得特别流行了。就连年氏，也有一套点翠的首饰。

她也相信，自己的院子里，是没人能轻易接触到这首饰的。

所以，九成的可能，这首饰，原本就是会出问题的。

“不可能就这么点儿招数。”今儿在慈宁宫的事儿，也是给静怡提醒了，福晋但凡要算计一件事儿，肯定是走一步看三步的，所以，这首饰，不可能就只是坏了这一件事儿。

当时福晋还不是皇后，所以首饰就算是坏了，顶多也就只能说静怡对福晋赏赐下来的东西不经心而已。

“你让人打听打听，看这首饰，有没有什么来及，既然是孔雀羽的，那定然是有数的。”孔雀羽这种东西不好找，静怡沉着脸吩咐道：“看这京城里，都是谁有这首饰。”

王嬷嬷忙应了一声，脸色还是惨白一片：“那这个……”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回头找人问问。”静怡伸手揉揉额头，将能用的人从心里过了一遍儿，然后就发现，除了胤禛，她还真不知道要找谁帮忙。

皇后的人脉，可不是她能比的。她若是今儿让人拿了这首饰出去修补，那明天，皇后说不定就要问起来这事儿了。

“对了，这两天先不要去问，皇后正要彻查后宫呢。”若是王嬷嬷

撞在枪口上，静怡可不觉得皇后会给她面子。静怡想了想吩咐道："等快过年的时候，我求了皇后娘娘，让你出宫一趟，你再仔细看看这首饰，将这花样给记清楚了。"

王嬷嬷应了一声，赶紧上前，仔仔细细的看，不光是看样式，还要看这首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标记。但凡是名家之作，都会有自己的标记的，或者，会有佩戴之人的小名闺名一类的。

"对了，你刚才去拿这首饰，可有人看见了？"静怡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忙问道，王嬷嬷已经将这首饰当成头等重要的事儿来看了，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回想。

"只有一个二等宫女看见奴婢从库房出来了，不过盒子里装着的是什么，她定然是不知道的。"因为装盒子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去的库房。

"那就好，这几天，你让咱们宫殿里的人都小心注意些。"静怡沉声说道："不要去外面问小道消息，也要往外传笑道消息，若是有人被皇后娘娘那边的人给抓了把柄，那我可是不会去求情的。"

"小鱼和小舟那边，你要再交代一遍儿，我带进宫的人手可不多。"静怡说道，看王嬷嬷一一应了下来，这才摆手示意她将盒子给抱下去。

略有些头疼，果然随着胤禛的身份不一样了，这整个后院，不对，后宫，就再也不一样了。以前的利益就那么点儿，大家不一定能看得上，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

这利益，是看得见摸的着的，比以前扩大了十倍百倍，不动心的是傻子。

有喝汤的好处，也有吃肉的好处。若是有朝一日撞了大运，说不定这整个天下，就能握在手里了。就是静怡自己，不也盼着将来是元寿能登基，自己日后能当个高高在上的太后娘娘的吗？

弘时是长子，皇后是嫡妻，皇上今年又有些看重年羹尧。虽然年羹尧是墙头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本事还真是有的。

静怡越是想越觉得烦恼，日后，自己再也不能和以前一样傻了。可是整天勾心斗角的，说不定等元寿登基，自己就变成老太婆了，动心眼太多，可是十分耗神的。

"娘娘，午膳想用些什么？"小鱼进来问道，这会儿去报给御膳房，中午再去拿就正好了，要不然临时去说，就还要等了。

"昨儿元寿和安康念叨着要吃羊肉，不过孝期不好吃这个，就让他们做个素羊腿吧，再弄点儿菌菇汤，干面饼。"静怡想了一会儿说道，顿了顿，又补充道："长宁还在长身体，不好干吃这些素菜，就让另外准备一些鸡蛋羹吧。"

鸡蛋到底是荤还是素，还是有点儿说不清。不过宫里没这么严苛，长宁还是能吃点儿的，大人就不好吃了。

小鱼应了一声，静怡忽然想起来从慈宁宫回来就还没见长宁呢，

忙问道："长宁呢？"

"奶娘抱着到御花园里了。"小鱼说道，静怡点头，她去请安之前应下来的，他之前一直憋在永寿宫，早就不耐烦了。

"时候不早了，该叫回来了。"静怡说道，小鱼到外面和陈玉交代了一声，陈玉就急急忙忙去找了。

中午元寿和安康回来，叽叽喳喳的说了课堂上的一些事情，听的长宁很是闹腾，非得要跟着元寿和安康去上学。静怡百般安慰，又答应带他堆雪人，这才是将人给安抚下来了。

昨儿早上开始下雪，一直到昨天半夜才算是停了，不大不小，既不用担心田地里的庄稼，也不用担心会有雪灾。这也算是胤禛登基之后的第一件儿顺心事了。

所以，胤禛过来的时候，面上竟还是带着几分笑容。

看长宁在玩耍，还很有耐心的上去帮了一把。静怡看他们父子推出来一个圆球，脑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抽了，笑眯眯的上去，一拳头将那圆球砸成开花状态了。

长宁都惊呆了，一脸懵的看静怡，胤禛也是有些呆住了。

好一会儿，长宁就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胤禛面上也带了几分谴责："你看看，哭了吧？"

"哎呀，别哭啊，额娘刚才是觉得那雪球有点儿不太圆，所以砸坏了咱们再弄一个，这次不用你动手，阿玛和额娘自己弄，保证弄一个更大的更圆的好不好？"

静怡也觉得刚才那一瞬间，自己是傻了。忙蹲下来将开花的圆球又重新给拢起来，一边侧头哄长宁："要是不哭的话，额娘一会儿就让人给你拿窝丝糖吃，好不好？"

小孩子的通病，都喜欢吃糖。静怡却是从小就控制他们不让多吃，要不然长虫牙了，这年头可没办法治。虽说到了七八岁，小孩子还是会换牙的，但长了虫牙会影响小孩子的食欲，不好好吃饭，怎么能长大个儿？

关系一辈子的事情，静怡是从不敢疏忽的。

"真的？"长宁抽抽噎噎的问道，静怡忙点头："当然是真的，额娘什么时候骗过你？这样，你去吃窝丝糖，额娘在这儿帮你堆一个大雪人？"

王嬷嬷很有眼色，忙上来拉长宁："阿哥跟嬷嬷去拿糖好不好？挑自己喜欢的拿。"长宁忙点头，屁颠颠的跟着王嬷嬷进去。

胤禛是任劳任怨，一边帮着堆雪人一边问道："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儿？"

"我就是想逗逗长宁，没想到搞砸了。"静怡叹气，胤禛打量了她一下，摇头："不是实话，心情看着不太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静怡抿抿唇："能看出来？"

“嗯，逗弄孩子可能是真的，但手砸上来的时候有几分怒气。”胤禛点头说道，静怡有些无语，自己都没发现，胤禛倒是观察的挺仔细啊。

不过这也说明自己做的不好，首先是自己的情绪没遮掩好，在这后宫，一个人的情绪越是容易被人看出来，也就越是危险，越是容易会被人给算计。

再者，就算是心情再怎么不好，也不能在小孩子面前给表现出来。气着你的是别人，可孩子是你亲生的，你吓唬孩子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是我错了。”静怡也是干脆，自己做错了就认，“日后我会注意的，绝不会在孩子面前发火儿。”

“说说是怎么回事儿。”胤禛将小雪球放在大雪球前面，然后招手让苏培盛去拿了竹刀过来，他蹲在那两个雪球跟前，一点点儿的开始雕刻。

“皇上知不知道皇后娘娘可是梳理后宫人手的事情？”静怡顿了一下问道，她自己既然是宅斗技能点的不够亮，那就只能求外援了。这世上，还有谁比胤禛更强大？

胤禛点头，之前皇后统计这后宫下人花名册的时候，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就算是皇后没想起来，他也会让皇后想起来的。只是没想到，皇后倒是聪明 ，根本不用他找人提点。

“这事儿，我被当枪使了一回。倒不是我觉得梳理后宫这事儿不能做，就只是觉得，皇后娘娘的心思，实在是太难猜了一些。”静怡苦笑了一声，将事情从头到尾的给胤禛说了一遍儿。

“然后我就觉得，皇后娘娘的心思，不是我能估摸的，她大概对我，是没什么好印象，正好我想起来之前皇后娘娘送给我一套首饰，就想拿出来看看，却是没想到，这首饰竟是也出了问题。”

静怡一脸苦涩：“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若是传出去，岂不是又要被人说我对皇后娘娘不敬了吗？所以我就想着，偷偷摸摸的，找人将这首饰给修补好，皇上可认识什么做首饰的大师？”

静怡说话的时候，胤禛手上动作也没停，这会儿等静怡说的差不多了，胤禛手底下的东西，也逐渐有了七八分相貌。正好长宁拿着一团糖出来，看见胤禛跟前的东西，立马瞪大了眼睛：“这个是……”

小孩子年纪小，见识少，没看过狮子。

“这是狮子。”静怡忙笑着说道，“等你长大了，额娘就带你去看狮子，好不好？”

长宁忙点头：“好，要看狮子。”

“对了，你那两只狗，打不打算送宫里来？”静怡侧头看胤禛，胤禛摇头：“暂且不送，玩物丧志，现在还不是时候。”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往屋子里走：“去暖和暖和，在外面蹲半天了，你也不觉得冷。”

“有皇上陪着，哪儿会冷？”静怡挑眉说道，拉了长宁，长宁却不

愿意进去，静怡就只好叫奶娘看着他。

“将那首饰拿出来我看看。”胤禛吩咐道，王嬷嬷忙又去了库房一趟。胤禛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首饰，是被动了手脚的，点翠的首饰，是中间稍稍涂了一些胶水，然后将翠鸟羽毛用镊子，一点点儿的排列在衬托上的。就是脱落，也顶多是脱落一两根，不可能是全部掉落的。”

“所以，很大的可能，是一开始，这翠羽，就不是被胶水给固定在衬托上的。”胤禛说道，静怡眨眨眼：“那皇后娘娘怎么知道，我会一直放着这首饰不去带呢？”

“带不带有什么区别？当众掉了，和现在在盒子里掉了，有什么分别？”胤禛挑眉，既然是算计了，那不管什么时候掉，皇后不是都会有说辞的吗？

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胤禛觉得，皇后可能是早就摸清楚了静怡的性子，她虽然不太聪明，但总归是还有些谨慎，这么贵重的东西，她定然不会轻易使用的。

“你放心吧，我回头找人给你重新做一下。”胤禛笑着说道，不光是静怡松了一口气，就连旁边站着的王嬷嬷都松了一口气。和静怡不一样的是，王嬷嬷不光是替这首饰松口气，还替静怡松口气。

明知道是皇后在算计贵妃娘娘，却还愿意为贵妃娘娘描补，说明在皇上的心里，还是贵妃娘娘更为重要写的。

当然，这想法若是让静怡知道，定是要嗤之以鼻的，就修补个首饰就算是更重要了？若真是将她看的比皇后更重，那应该是揭穿皇后的真面目啊。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情，朕不好插手，更别说现在皇后对你没做出什么事情来。”胤禛沉吟了一下才接着说道，“除非是皇后已经做了，朕到时候才能为你撑腰，可那会儿，你说不定是已经受了什么伤害了，伤害这种东西，事后不管怎么弥补，它都是已经发生过的。”

“所以，最好了，是你自己长点儿心，别那么轻易被人给算计了。朕不可能时时刻刻跟在你身边，你得自己睁大了眼睛，明白吗？”胤禛问道。

静怡点头，她再不说在胤禛心里自己没那么重要了。

“我知道，皇上忙，而且我知道皇上的志向，这天下的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为着天下苍生，已经忙的自己都快顾不上了，能稍微有那么一刻钟想着我，我就已经是很知足的了，也是很幸运的。”

静怡笑着说道，她是真心的，胤禛的心里，九成是装着这天下。还剩下这一成，能再给她三分，她就已经是很满足了，因为这世上，胤禛还有兄弟，比如十三，还有额娘，还有孩子，这么多的人，她能得三分，已经是超过很多人了好吗？

她最大的优点不是会体贴人，而是容易满足。

☆、第 106 章

这次宫里梳理人手的事情, 一天之内就结束了, 根本让人连反应的的机会都没有。可见皇后那边, 早已经是准备好了，谁能留, 谁不能留, 谁要去哪个位置，这些，估计是早已经在花名册上记着的。

太后那边也送了两个宫女出宫, 李氏这边则是有个嬷嬷告老，年氏这边有个小太监被调往别处。唯独静怡这边, 半个人手也没动。

这结果一出来，静怡就知道, 自己之前果然还是想的有些少了。皇后不光是拿她当棋子用了, 还将原先的那坑，又给挖深了点儿。太后那边都送了人出宫，你一个贵妃，倒是半个人手也没动，是不是面子比太后的还大了？

静怡简直想将脑袋往墙上撞一下, 她倒是很愿意安慰自己说是想太多, 但这种情况下, 她没办法不去想太多啊。

“贵妃娘娘，咱们现在怎么办？”王嬷嬷听了她的分析，也是有些惶恐：“总不能咱们自己主动将人给送出去吧？”

永寿宫里的人手，本来也就不是特别多。

静怡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冷笑：“送什么送，皇后的意思不就是想要往我头上扣个骄纵的大锅吗？既然人家送来了，咱们接着就是了，骄纵又怎么了？本宫有资格，本宫生了三个阿哥，为什么就不能按照规矩有这么些伺候的人？”

本来她已经送了赔礼过去，在皇后那边也算是折腰了。现在皇后没主动要她这边的人手，但她要自己将人送过去，那就真是将自己的脸皮往地上放去主动让皇后来踩了。

太后为什么要主动送人出来？因为太妃那边皇后不好主动开口，太后是给皇后面子，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胤禛好过点儿是为了帮助胤禛。

李氏和年氏是妃嫔，静怡也是妃嫔，可皇后主动为李氏和年氏那边伸手了，静怡这边呢，却是要拿来当靶子用，静怡心里能舒坦了才怪。

她都想不明白自己是哪儿招惹皇后了，要让皇后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她下绊子。泥人都还有三分火气呢，她又不是泥捏的，上赶着让人去踩一脚。

“咱们宫里的人数既然是符合规矩的，那说明咱们一开始就是规规矩矩的，根本不用皇后她老人家费心操持，能为皇后娘娘减轻负担，我高兴的很呢。”

静怡扯着嘴角说道，王嬷嬷倒是有些迟疑：“皇后娘娘若是觉得您在和她作对……”

“作对就作对啊，昨儿皇上也只说让我自己小心些别被人算计了，可有说让我别惹事儿规规矩矩的让人打压下去？”静怡挑眉问道，王嬷嬷忙摇头，但还是有些与忐忑。

静怡瞪眼：“你听我的就是了，不过嬷嬷年纪确实是不小了，实在是不行，嬷嬷就自己主动点儿，自己去求了皇后娘娘出宫去？”

自己这个当主子的都不怕和皇后对上，天塌了也还有自己顶着，你王嬷嬷害怕个什么劲儿？

再说了，皇后没主动开口，自己不过是没送人出宫，这算是什么错误？就算是错，那也是皇后自己做错了。

其实静怡心里也是有点儿没底的，自打进了贝勒府伺候胤禛，说真的，十几年过来了，她违背福晋的事情，这还真是……哦，算是第二次吧。

但上一次呢，福晋还只是福晋。这一次，福晋已经是皇后了，从称呼上就能听出来改变了——主子娘娘。普天之下，只有皇后一个人能当得起这称呼。

静怡也怕太后会给皇后撑腰，也怕胤禛会觉得她顶撞皇后。所以她这会儿不停的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怕什么，做错事儿的不是她。

就算是闹到太后和胤禛跟前，她也是有话要说的。

这样在心里说了两三遍，静怡总算是镇定下来了。她不是真的傻，她也清楚，早晚有一天，她和皇后，会站在对立面上，但她没想到，竟然会这么早，明明这会儿小那拉氏还没怀孕。

皇后的算计，是不是太早了点儿呢？

再说，现在最有威胁的，难道不是李氏的儿子吗？弘时可是长子呢。就因为自己孩子多，就先将矛头对准自己，这也太扯了点儿吧？

更悲哀一点儿的想法，或许，皇后是觉得自己比李氏好对付，所以在做正经事儿的时候，顺便就坑自己一把，反正不坑白不坑？

而对于李氏，就要深谋远虑，思虑策划，计划周详，然后才能动手？

总觉得这个想法对自己来说有些不太友好，静怡宁愿相信是自己对皇后的威胁超过了李氏对皇后的威胁。正想着，就见门口长宁扒着门槛要翻身进来。

后面奶娘早就得了静怡吩咐，只要不是非得抱才行，奶娘就不许抱。所以这会儿也只张着手跟在后面，看长宁平安落地了，奶娘才偷偷的松了一口气。

“额娘！”长宁扑到静怡身边，静怡脸上忙挂了笑容：“哎，睡好了？”

“嗯，睡醒了，额娘，花园！”长宁伸手指外面，扯着静怡的手往门口走，静怡无奈：“御花园里什么都没有，咱们不如就在永寿宫玩耍？额娘再给你堆个雪人？”

“不要，去花园！”长宁主意很正，扯着静怡往外走，静怡也是无

奈了，想想自己确实是好几天没亲自带着长宁去玩耍了，就点头应了：“行，去花园，但是你得让额娘换一件儿衣服啊，穿这个太冷了点儿。”

长宁转头看了看，松手，点头：“好，快点儿。”

静怡忍不住无语，小屁孩儿说话挺溜的。虽然就是一个词一个词的蹦，但表达的也特别清楚，安康小时候可没这样。不过，元寿小时候，倒是比长宁这会儿还聪明点儿。

母子俩换好了衣服到园子里，静怡陪着长宁玩了一会儿扔竹球捡竹球的游戏，竹球就是竹子编的，里面塞着有铃铛，一滚动就叮当当的响，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尤其是长宁。

“额娘累了，让小鱼先陪着你？”静怡起身，敲了敲腿，蹲太久了，腿都要麻了。

“好，额娘休息。”长宁很好说话，只要确定他能一转头看见自家额娘，他就满意了。

刚坐下不到一刻钟时间，就见一个穿着紫罗兰色的丽人慢慢走近。外面是同色的大氅，绣着一圈的白色兔毛，衬得那人脸白如雪，难怪当年先皇十分宠爱呢，就宜太妃这份儿长相，就能说是先皇后宫的头一份儿了。

“原来是贵妃娘娘在这儿。”宜太妃笑着上了台阶，又往外面看了一眼长宁：“远远瞧着，有点儿没分太清楚，长寿阿哥也是这个岁数。”

静怡笑道：“宜太妃今儿怎么有心情出来走走？”

宫人被送出来一半儿，里面肯定也有宜太妃的心腹，她这会儿还能心情甚好的出来走动，也是没谁了。

“没心情又如何？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后宫啊，早就不是我和你那皇额娘的天下了。”宜太妃笑着说道，挑眉看静怡：“倒是你，这风口浪尖的，竟然还能带着孩子出来玩耍，也是心宽。”

“不心宽又怎么样？日子不是照样要过吗？”静怡笑着说道，她知道胤禛十分不喜欢九阿哥，就没打算和宜太妃多说，打开怀表看了看时间，就笑道：“出来时候不短了，长宁还小，受不住冻……”

“反正我过段时间总是能出宫的，可你，这如花年纪，还不知道得熬多少年呢。”宜太妃笑着说道，冲静怡挑眉：“你就甘心一直被皇后这样当靶子用？”

这是挑拨离间来了？好好的等着胤祺办好差事，然后来接你出宫不行吗？眼看着美好的明天就能到来了，何必再来淌这后宫的浑水呢？

还是说，舍不得九阿哥受苦？

心思急转间，静怡就笑道：“皇后娘娘贤惠心善，太妃是不是对皇后娘娘有什么误解？”

宜太妃嗤笑了一声：“我看，你倒是比她还心善。”

静怡毫不客气的点头，笑着问道：“对了，这段时间也没见五福晋进宫，可是因为恒亲王不在京城，所以要在府里照看孩子吗？若是太妃闲着无聊，不如让五福晋带了孩子进宫来玩耍。”

宜太妃脸上神色不变，但嘴角微微动了下，略顿片刻，点头说道：“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还得请皇后娘娘准了才行。”

“那我先告辞了，太妃也早些回去吧，毕竟，外面有些冷。”静怡笑着说道，宜太妃微微点头，目送静怡离开。她身边的嬷嬷上前一步，伸手扶住了宜太妃的胳膊。

长宁还有些不太想回去，但静怡抱了他，又小声的许了蛋羹，长宁犹豫来了大半天，还是选择了吃。

接下来的几天，静怡就照常去给皇后太后请安，对于宫里下人的调整，她从不说一句话，别人来问，她也都只说单凭皇后娘娘做主，皇后娘娘做的都是对的。

慢慢的，这话就消停下来了。

到了十二月中旬，胤禛忽然下了圣旨，要各地官员填补亏空。许三年时间，若是三年之内填补满额，那就暂且不追究，只要日后不再犯就行了，日后再犯，就绝不姑息。

若是三年之内没有填补完，则是定行从重治罪。另外，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

圣旨下来之后，一开始，并没有人当回事儿，三年时间呢，时间长着呢，指不定三年后自己就会被调派到别处去了，何必在这地方花费心思呢？

胤禛也只是在年内下了个圣旨，剩下的事情也暂时没有定下来。礼部的官员上了折子，要定下新皇年号，马上就是年底了，出了年，就该换新年号了。

胤禛挑选了几次，最终定下了雍正二字。

十二月下旬，有刑部上了折子，说是有八旗子弟醉酒之后砸了街道上百姓的摊子，还没给赔偿，天子脚下，这事儿就是十分恶劣了。

胤禛令人重重严惩，将当日喝酒闹事之人全给抓了起来，罚了银两之后，又夺了身上职位。八旗子弟从出生开始，就享受朝廷俸禄，年满十八，就可以直接参军。但没有圣旨，不许离京，更不许经商。

朝廷的那点儿俸禄，养活一个人是足够的，但肯定是不能大富大贵的。现在又被夺了身上爵位，就等于连这点儿俸禄也没有了，几个人自是不干的。

于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朝堂上就有不少人上了折子，表示这处罚太严重了些，不就是砸了几个摊子吗？赔钱了就完事儿了，夺了职位那些人就没了活路，实在是太严苛了些。

胤禛这人，只能是顺毛摸。他刚登基一腔热血，这会儿偏偏有人上来泼冷水，他自然就不干了，当即向八旗都统下了一道禁令，要求他们认真清查所属八旗官员兵丁中酗酒不肖之徒，能痛改前非则不予

追究。
否则，一经查出必严惩，属官员者，即行题参，其中应袭者令他人承袭；属兵丁者，则即行革退，不得纵容。
一时之间，京城很是鸡飞狗跳，康熙在的那会儿，八旗兵丁问题其实已经是很严重了。
喝酒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现在胤禛忽然要掐断这条路，甚至要革退兵丁，夺爵销职，这事儿就严重了。
找门路的找门路，送礼的送礼，冷冷清清的冬天也忽然闹腾了几分。
然而，胤禛坚持到底，到底是夺了三个爵位，革退了四五十兵丁。
朝堂上的事情，有是胤禛过来说的，也有是元寿偶尔打听来的。静怡也都是听听就算了，反正她又出不了主意，帮不上忙。
到二十六日，按照惯例，朝堂上封笔，大家伙儿就都开始准备过年了。
胤禛从养心殿回来，还带了两个盒子过来，得意洋洋的让静怡猜测里面装着的是什么。
静怡只看他那表情就知道，在朝堂上和大臣们的争论，绝对是胤禛赢了的。
“第一个我知道，你之前将那点翠带走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盒子，是已经修好了吗？”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胤禛点头，静怡手指头在下巴上点了点：“第二个嘛，是首饰？盒子一样大小，正好能装进去一套首饰，对不对？”
胤禛哈哈笑了两声，点头，示意静怡打开。
她先看的第二个盒子，反正胤禛出手，绝对能行，那点翠肯定是已经修补好了的，她倒是不用着急，她现在就想知道胤禛送了什么首饰过来。
“哇，是黄玉？”静怡立马惊喜的瞪大了眼睛，黄玉这东西，十分罕见，她长这么大，也就是听说过这种东西，还从没见过呢，眼下忽然出现了一盒子的黄玉首饰，这简直就是，发大财了！
“嗯，还算是有点儿见识。”胤禛点头，伸手拿出来一根簪子在她头上比划了一下：“能看出来什么是黄玉吗？”
“这个倒是不能了，我就觉得这个是黄色的，所以应该是黄玉。”静怡老老实实的摇头，又有些迟疑：“真是送给我了？”黄玉这么珍贵，佩戴者有没有什么忌讳啊？
“朕说给你的，自然就是你的了。”胤禛点头，给静怡科普：“这个是鸡油黄，在黄玉中只属于中上，最上等的为黄侔蒸梨……朕亲自画图设计的，你看可还喜欢？”
静怡差点儿因为这最后一句话跳起来，这会儿的心情别提多好了，胤禛亲自设计的啊，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首饰！现在，是她的了！

“真的是给我了？”静怡再次问道，胤禛点头：“朕何曾骗过你？你还没说，喜不喜欢呢。”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静怡笑眯眯的点头，从胤禛手里将那支簪子夺过来，重新放到盒子里，抱着盒子不撒手，一遍遍的看，小心翼翼的伸手摸：“太好了，我可得保存好了，皇上的一番心意，我以后只要心情不好，只要拿出来看看，心情肯定就立马好了。”

胤禛轻咳了一声：“你是觉得这黄玉贵重，所以你十分喜欢……”

没等胤禛说话，静怡就立即摇头：“当然不是，再贵重又能贵重到哪儿去？皇上以前送给我的东西，加起来比这黄玉肯定要贵重数十倍吧？我喜欢的，是皇上亲自帮我设计的样式，皇上还记得我喜欢海棠花，这个，才是最让我高兴的。”

胤禛靠在软垫上笑，看静怡拿这个看看，拿那个看看，喜的简直不想丢开手。

好一会儿，胤禛才问道：“前段时间宜太妃找你聊天了？”

“嗯。”静怡点头，也不隐瞒：“大约是挑拨离间来着，不过我没上当，后来又见了两次，宜太妃也太死心眼了点儿，我都拒绝了两三次，她那么聪明，应当是看出来了呀，为什么不换个人去游说呢？”

静怡有些疑惑的问道，胤禛又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大约她想不到你会如此耿直吧。她许了你什么好处没？”

静怡嘴角抽了抽，这才是最可气的，宜太妃又想利用她，又不给好处，她钮祜禄静怡看着就是脑袋缺根筋的吗？

“大约是看我被皇后当枪用，就觉得我是很好用的吧。”静怡叹气，胤禛伸手揉她头发：“谁说你很好用？你上次的事情，解决的很不错，皇后……”

胤禛脸上的笑容收了收，但看静怡的眼神还是很温柔的：“我原先还以为你当真是半点儿脾气也没有的，还想着等你受委屈了，朕为你出头，却没想到，你也是会反抗的。”

“你做的决定很明智。”胤禛又赞道，静怡喜滋滋的，这是不是说明在胤禛眼里，自己是没那么蠢的？

说着话，元寿和安康就回来了，听说胤禛已经封笔，俩孩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为什么我们还得上学？就不能现在放假吗？还要早起！”

安康刚进宫念书的时候还稀罕了两天，现在经过了每天早上四点钟上学，念书要念一百二十遍的摧残之后，一提到上学，整个人就恨不得变成褥子跟床板相亲相爱了。

而且，大冬天的，四点起床去念书！

元寿也是很有怨念的：“汗阿玛，能不能晚点儿去啊？早上真是太冷了啊。”

“不能，吃苦能锻炼你们。”胤禛简短的说道，先点了元寿：“过来，今天先生讲的是什么？你背来我听听。”

安康悄悄的往后挪了挪，不要怪他没兄弟爱，他和元寿根本不是一个先生教的，他也是爱莫能助啊。得先趁着汗阿玛在考问自家哥哥，他先逃命要紧。

“安康！”然而，没等他再后退，他家汗阿玛眼观八方，已经发现了他的企图：“去将你这两天练的字拿过来我看看。”

静怡抱着长宁轻手轻脚的出门，省的之后的画面太血腥，对年幼的长宁带来心理阴影，以后抗拒上学。

等她再带着长宁回来，仔细打量了元寿和安康，果然是挨打了，安康的倒是不严重，只轻微有些红痕，元寿的都已经肿起来了。

胤禛让奶娘抱走了长宁，拉了静怡解释了两句：“元寿的心思，这段时间有些浮躁，书房的先生也和我说了，他静不下心来，还带着安康闹腾。我之前没顾得上，今儿才过来询问。”

静怡眉头就皱了皱眉：“心思浮躁？那你方才问了没有？”

“不用问，只想也能想明白，大约是终于出头了。”以前胤禛没登基的时候，对元寿的要求就是低调，不能闯祸，现在，胤禛可是皇上了，整个皇宫，没人比元寿兄弟几个更尊贵了。

就连胤禛，这段时间对政务的热情都上升了八个点。元寿还是个孩子，自然是更按捺不住的。

“那怎么办？”静怡问道，胤禛伸手在她额头上弹了一下：“你以前不是挺有主意的吗？怎么现在还要问？心思浮躁了，那回头再教教不就行了吗？若还是不行，那再过几天，我带在身边。”

静怡忙点头：“好，那我回头找他谈谈。这年龄段正学习呢，耽误了功课可不好。”但转头一想，元寿又不用高考，耽误了再补上去不就行了吗？

顶多了别人十六岁上朝堂，他十八岁，只要他自己不觉得丢人就行。

☆、第 107 章

静怡是头一次在宫里过新年, 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太准确, 她往年也是曾是进宫过过年的, 但那会儿是进宫，重点在进这个字上, 那会儿, 她只能算是客人，还是那种没什么身份的客人。

现在，她是住在皇宫里的, 就算还称不上是皇宫的主人，至少也能说是永寿宫的主子了。这次过年, 她就不是来做客了，皇后那边开恩, 她还有了招呼客人的机会。

当然, 她能招呼的，也就是钮祜禄一家人了。

文浩是今年秋天回京的，胤禛已经将人安排到京畿大营那边去了。十三王爷则是换了地方，现在忙着亏空的事情。

钮祜禄夫人一进来就是激动，但还是强忍着, 先给静怡行了礼, 这

才领着两个儿媳规规矩矩的在静怡下手坐下了。静怡让王嬷嬷将屋子里伺候的人都带下去了, 才像是以往一样，扒着钮祜禄夫人的胳膊撒娇：“可算是见着额娘了，我这段时间特别想念额娘以前做的那道酒糟鸭子呢，额娘这次可给我带了吗？”

钮祜禄夫人忍不住笑, 连连点头：“放心吧，给你带着呢，王嬷嬷之前出宫的时候特意提了，额娘就是将别的忘了，也没将这个给忘记。”

静怡眼睛一亮，忙说道：“还是额娘惦记着我，额娘，那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你放心，有额娘出马，什么事情打听不出来？”钮祜禄夫人压低了声音：“你也知道，点翠这种首饰，虽说早年就有，但汉人更喜玉石珍珠一类的，这种点翠手法，还是先皇早期的时候，因着孝庄文皇后喜欢，这才开始流行起来，当年孝庄文皇后，曾有一套特别喜欢的点翠首饰，底座衬托是做成了牡丹花开的样子，有步摇，有簪子，有钗环，最为贵重的，是这一套。里面，有一个头冠，是凤凰衔珠，用的是最好的东珠。”

钮祜禄夫人说的越是详细，静怡的面色就越发的沉，因为一样样的，全和皇后当年赏赐给自己的点翠对上了。

所以，皇后赏赐下来的，就是孝庄文皇后曾用过的？但很快静怡就摇头了，若真是孝庄文皇后用过的，皇后肯定不舍得赏赐给别人啊，再说，前段时间胤禛也是见过的，为什么不曾听胤禛说过？

“因为带着特别好看，所以，宗室贵女中就有很多人仿造，可凤凰这东西，不是谁都能用的，所以多是用了孔雀，或者蝴蝶之类的代替。皇后的额娘觉罗氏，是杜度的孙女，杜度又是□□哈赤的孙子，褚英的儿子，褚英当年在战场病逝，太宗皇帝就让孝庄文皇后赐下了不少东西安慰褚英的福晋。”

“所以，皇后手上的那一套，可能真是孝庄文皇后用过的？”静怡有些不敢相信，刚才她还想着为什么胤禛没认出来呢，若是这东西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赏赐给别人了，别说胤禛了，估计康熙也是认不出来的。

但是，静怡还是拒绝相信皇后会那么大方。

这东西若是真到危急时候拿出来，那可是能保命用的。孝庄文皇后用过的啊，光是这一个名头，就价值不少银子了。

“等我说完啊。”钮祜禄夫人轻轻拍了一下静怡的手背：“不要着急，你现在都是贵妃了，以后性子可就不能那么着急了，得端得住才行。”

“孝庄文皇后最喜欢的东西，肯定不会随意赏赐别人的，就命人重新打造了一套，送给了褚英的福晋，随后褚英的福晋，是给了自己闺女的，但杜度的福晋又特别喜欢，褚英福晋又不好太过于偏心，生怕日后闺女不好做，就特意照着那模子，又打造了一套，送给了杜度

福晋，再然后，估计就是到你们福晋手上了。”

钮祜禄氏说完，静怡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所以，皇后手里的这一套，肯定就不是孝庄文皇后用过的？”

钮祜禄氏点头：“是啊，不过，到底是沾着个边儿，若是有损坏，还是不太好的。”

静怡抿了抿唇，已经损坏过了！不过幸好有胤禛在，不至于没办法描补。

“我知道了，皇后送我这样的大礼，我实在是惶恐。”静怡叹气，钮祜禄氏眨眨眼：“不如，你再送一套价值差不多的？若是娘娘为难，就让我来想办法。”

“额娘你可别胡来。”静怡吓了一跳，忙说道：“皇上刚下令要填补亏空，这时候要是有人贪赃枉法，皇上定然是不会饶过的。”胤禛最是厌恶贪官污吏，若真是钮祜禄家做错事儿，她可不觉得自己的面子能让胤禛将这事儿给放过去。

“额娘，大嫂，弟妹，今儿这话，我可是只说一次，回去之后，你们自己好好想想。丑话我先说在前面，若是不听我的，回头你们哪个真出事儿了，我可是帮不上忙的。”

“皇上最是容不下贪官污吏，现下国库空虚，朝廷艰难，皇上又让各地填补亏空，若是这事儿闹出来不好看的事儿，就是杀鸡儆猴，皇上也得严肃处置了。”

“你们别以为自家出了个贵妃，就能高枕无忧，沾沾自喜，觉得能在这京城横着走了，别说皇上看不上这行为，就是贵妃，也并不是这宫里最拿得出手的，上面可还有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呢。”

“眼光不可放在眼前这点儿银钱利益上，子孙后辈的前程才是最重要的，一念之差，就可能毁了钮祜禄家整个家族。当然，我知道阿玛和大哥二弟都不是那样的人，只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家里下人，额娘和大嫂还有弟妹，你们可要多多约束，切莫让人糊弄了你们。”

钮祜禄氏脸色严肃，忙带着两个儿媳起身应是。

眼看到出宫的时辰，静怡也不好多留她们，就亲自送到了门口：“有什么事情，我会让王嬷嬷回去说一声的，你们也别惦记我，我好着呢，得空了我让元寿和安康去给阿玛额娘请安。”

钮祜禄氏忙不迭的点头，脸上笑意盈盈：“好，娘娘不用出来了，天气冷，快些回去吧。”

等钮祜禄氏她们身影走远，静怡这才回转，又让王嬷嬷将那点翠的首饰给拿出来，可若是杜度福晋的东西，那就等于是皇后的传家宝了——传了三代，价值不菲，必须得是传家宝啊。

那福晋怎么会舍得动了手脚，然后送给她呢？就为了算计她一把？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反正，静怡觉得若是换了她自己，她肯定是舍不得的。

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就又将这首饰给收起来了。

她虽然是个贵妃，但上有太后，下有皇后，这宫里的事情，几乎没她能做主的，大过年的，来请安的，也就钮祜禄家几个，剩下的就不用过来了。

往年在王府，还来来往往的有各家客人，但现在，大年初一朝廷诰命和宗室福晋就都请过安了，所以，静怡很快就空下来了。

正好有段时间没见武氏了，索性就带了人去找武氏谈天。

武氏心情也是极好的，因为今年胤禛刚登基，各地官员都要进京朝贺，武氏的家人也是要进京的。

“定了是哪天进宫吗？”静怡也为她高兴，好歹自家额娘还能一年见个两三次，武氏就可怜了，三五年都不一定见一次。

“估计就是这几天，到时候我额娘会递牌子进来的。”武氏笑眯眯的说道，又有些感叹：“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家里人如何了。”

“再过几天就能见着了，到时候什么样子，你自己不就能看见了吗？”静怡笑着说道，武氏摇头：“可我阿玛，还有兄弟，这些都是没办法见的。”

“也不一定，若是皇上愿意带着他们过来，你还是能见一面的。”静怡说道，武氏斜睨她：“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在皇上面前特别有脸面吗？进宫也有一个月了，我连皇上的面儿都还没见过呢。”

虽说是要守孝，什么都不能做，但吃个饭，说个话，这总是可以的吧？偏偏，胤禛唯独见过的人，就是皇后，静怡以及年氏了。

皇后不用说，有不少事儿要和皇上商量呢。年氏呢，是因为之前小阿哥生病了，皇上主要是过去探望小阿哥的，也就静怡，估计皇上是看在她的面子上去的。

“难怪皇后看你不顺眼呢，有你在，皇后的心愿怕是难以实现了。”武氏笑着说道，静怡忍不住叹气：“小那拉氏都还没怀孕呢，皇后是不是太着急了些？”

“等小那拉氏生了孩子就太晚了。”武氏摇头，伸手戳了戳静怡：“说你聪明，别人对你的算计你也能看的明白，可你又不是特别聪明，被算计了也就是这样了，你竟然也没想着算计回去。”

静怡脸上的笑容就彻底消失了，好一会儿才摇头说道：“我倒是想快意恩仇来着，只可惜，人在屋檐下，皇后可是一国之母，是主子娘娘，我若是算计成功了，岂不是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

被算计她肯定恼恨啊，可一来她拳头不硬，二来她地位不高，除了忍耐，还能有什么办法？

“说的好像你现在受委屈了，就对你有好处了一样。”武氏笑着说道，说完一拍手：“也对，你这样忍气吞声，倒还真是有好处的，至少，皇上一颗心就是彻底偏向你了。”

“若是被算计的次数多了，皇上指不定就要为你出头了。”武氏挑眉看静怡：“倒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样的谋略，我小看你了，你

原来也不是很蠢。”

静怡绷着脸吓唬她：“你可别忘了我现在是贵妃娘娘，你才是个嫔，小心我治你个犯上的罪！”

谁都不是傻子，她受的委屈，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的。一次两次的不要紧，次数多了，还能有什么理由为皇后开脱呢？

不争就是争嘛，胤禛当年用的纯熟，并且也获得了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么有用的法子，她拿来用用也不侵权。

武氏哈哈的笑了两声，又摇头：“不过你这姿态，怕是有人以为你是胆小怕事儿了。”

“到底有身份在呢，就算是胆小怕事，还有人敢欺负我不成？”静怡耸耸肩，并不当回事儿。

说了一会儿的话，静怡就告辞回去了。陈玉过来将外面的事情略说了一下：“前面皇上召见百官的时候，接连下了十一道谕旨。”

静怡简直惊呆了：“十一道？”

“是，前前后后，总共十一道，不过，不算是密旨，奴才还是稍微能打听一些的。”陈玉笑着说道，静怡挑眉：“那都说了些什么？”

“就是训诫百官，告诫总督，告诫巡抚，告诫布政司，告诫提督，告诫督学，告诫总兵官，告诫按察使，告诫道员，告诫副将参将游击将，告诫知府，告诫知州知县。”陈玉掰着手指，总算算够了十一道圣旨的去向。

静怡也是无语了，这大年初一的，胤禛就来这一套，估计是会吓着不少人吧？不过，这十一道圣旨，也是充分说明了胤禛整顿吏治的决心了。

等过了年，胤禛又下令加恩科，并且重设翻译科。并非是翻译西洋语言，而是满译汉，满译蒙。

这朝堂上的事情，静怡是管不着的，反正钮祜禄家也没人参加科举。文轩是荫荫，文浩是走武将一路，小辈儿还没长成，至少六年之内，这科举是和钮祜禄家没关系的。

静怡要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元寿过了年就猛的蹿高了几分，以前的衣服就穿不上了。静怡特意去找了皇后，皇后在大事儿上向来是做的面面俱到的，一边吩咐了人去针线房传话，给小阿哥们全部量体裁衣，一边又给静怡找了些布料，让她自己先赶制两身衣服出来。

有元寿的就得有安康的，有安康的就得有长宁的，三个孩子的都有了，胤禛那边也就不好落下了。胤禛这边也有了，静怡就想起来她还没给太后做过几身衣服呢。

人家穿不穿是一回事儿，她做不做就是自己的心意了。现在皇后摆明了是要和她站在对立面了，她也总不能每次都盼着胤禛出来解救，所以，讨好一下太后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每天请安回来，她都是躲在自己房间里做衣服。

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到了四月，耿氏就忽然来找静怡了，静

怡听了王嬷嬷的传话还有几分惊讶呢，自从进宫，耿氏可还从没单独找过她呢。

“耿妹妹过来，可是有什么事儿？”等人进来行了礼，静怡也没停下手里绣花的动作，一边飞针走线一边随意问道，耿氏抿了抿唇，脸上略有些尴尬：“姐姐可是怪罪我前段时间没来给你请安？”

“这有什么可怪罪的？你来我也没空见啊。”静怡撇她一眼，她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耿氏这人，这是信不得。

当然，这次耿氏也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可这莫名其妙的疏远，又莫名其妙的找上门来算是怎么回事儿？

还有，静怡可还没忘记耿氏之前摔断腿的事情呢，虽然不知道当时耿氏是打着什么主意的，但不妨碍静怡觉得那事情有鬼。

“姐姐可知道外面有人上书，请皇上选秀的事情了？”耿氏沉默了一下问道，静怡愣了一下，摇头，她还真不知道。不过，胤禛不是正守孝的吗？这就要选秀了？

想着，她就问了出来，耿氏摇头：“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当皇上的守孝守满三年的，政事为重，热孝过了就行了。”

“再者，就是皇上愿意守，大臣们也是不愿意的。”耿氏说道，静怡点头：“这样啊，那选秀不选秀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姐姐不着急？”耿氏愣了一下问道，静怡脸色微微有些诧异：“我着急什么？选秀这事儿，不是皇上拍板决定，然后皇后娘娘出面选的吗？和我有什么关系？”

耿氏忙笑道：“是我说错话了，姐姐别生气。”

“没生气，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事儿？”静怡摇头：“要只是这个的话，那就不用说了，选秀这事儿，我可插不上手。”

“不是这事儿，选秀是惯例，这种事情，咱们都插不上手。”耿氏忙说道，压低了声音：“我这次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求姐姐帮我拿个主意。”

“你说。”静怡笑着点头：“若是我能帮忙，自然会帮你的，若是帮不上，你也别失望。”

“不会不会，就是拿个主意，不是什么大事儿。”耿氏忙说道：“姐姐可知道，皇上要下令废除贱籍的事情？”

静怡点头，这个她真知道，前几天胤禛过来，随口唠叨了几句。原先这事儿是张廷玉提出来的，胤禛大约是想考问元寿，就问了他对这事儿的看法。静怡就跟着在旁边听了两句，反正她觉得这是好事儿。

“我娘家嫂子有个远房表姐，嫁到了浙江，后来浙江发生旱灾，王爷当年曾亲往赈灾，有不少官员被下了大牢，这个表姐的相公，也因为贪了赈灾粮，所以……”

耿氏脸上有些尴尬，静怡算了算这关系，有些晕。也有些奇怪，既然是和耿氏扯上了关系，当年怎么没人给耿氏送礼，求耿氏帮帮忙

呢？
　　但立马就想到，耿氏就是想帮也帮不上，她那会儿在京城呢，也就是个庶福晋，说话也没分量。
　　“所以她女儿，就被卖到了乐坊。现在皇上要废除贱籍，可这姑娘一辈子，也已经算是完了，她娘就求了我嫂子，想将人送到宫里，当个嬷嬷，姐姐你帮我拿个主意，看这事儿，我能不能帮把手。”
　　静怡皱了皱眉，有些疑惑不解的看耿氏：“若是我没听错，这算是你的家事？”
　　再说了，既然是良籍了现在，找个人嫁了，或者自梳当个姑子，还怕没出路吗？干嘛非得要进宫当个嬷嬷？
　　“她想学点儿规矩，将来出宫当个教养嬷嬷什么的，也能赚点钱。”耿氏看出静怡的疑惑，忙解释道：“就算是良籍了，可之前的事情，也不能当没发生过，她自己也是不想嫁人的，她娘家已经成那样了，自保都不成，更护不住她的，就她那长相，当个姑子也不安全，所以……”
　　进宫转一圈，彻底换个身份，将来也才有一条活路。
　　静怡能理解这种做法，既然有耿氏在宫里，能求到帮助自然是好的。可她不明白，为什么耿氏要让她帮忙拿主意？
　　“宫里不是随随便便能进人的。”耿氏有些尴尬的说道，静怡算是明白了，所以，还是求自己帮忙来了？
　　“这事儿，我拿不了主意。你也知道，不管是嬷嬷还是宫女，全都是皇后娘娘说了算的。”静怡沉吟了一下说道，“你若是想帮这个忙，就应该去找皇后娘娘，找我是没用的。”
　　“可姐姐若是开口，皇后娘娘应该会给您一个面子的。”耿氏忙说道，静怡坚决摇头：“不行，我帮不上忙。”
　　耿氏略有些失望，但沉默了一会儿，也没强求，笑着起身：“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勉强姐姐了，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告辞了，姐姐留步。”
　　静怡点头：“好，慢走。”
　　等耿氏出门，静怡才放下手里的针线，微微皱眉。这事儿，不像是耿氏的风格啊，她可不是那种会往自己身上揽麻烦的人，一个娘家嫂子的远房表姐的女儿，十万八千里的关系了，值得她跑来自己这边求人情吗？
　　“王嬷嬷，眼看要端午了，你出宫一趟，送几个粽子回去。”静怡想了一会儿，招手叫了王嬷嬷：“顺便问问这个人，看是什么来头，和耿氏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嬷嬷忙应了一声，看静怡没别的吩咐了，这才悄摸摸的出去，打算到御膳房要几个粽子去。

☆、第 108 章

静怡做好了几套衣服, 也已经是到五月份了, 下午三四点, 天气凉快了，她就拿着衣服往慈宁宫去了, 先将太后的给送去, 也就能少这么一件事儿了。

可不巧，她到的时候，慈宁宫的嬷嬷一边出来迎接, 一边笑道：“十四福晋刚来，正在里面陪着太后娘娘说话呢, 贵妃娘娘来的巧，正好也能开解太后两句。”

静怡就忍不住蹙了蹙眉, 开解两句？太后不开心？太后一向不是很喜欢十四阿哥, 然后爱屋及乌，对十四福晋，也应该是很满意的吧？

“给皇额娘请安。”进了门，静怡面上就挂了笑容，规规矩矩的行礼请安, 等太后让起了, 才对对面的十四福晋笑道：“不知道十四弟妹进宫, 若早知道，我就该换个时间过来请安，也免得打扰了皇额娘和十四弟妹亲香的时间，现在我还得留在这儿瞧着, 这心里实在是酸的厉害，皇额娘，您等会儿可不能只疼十四弟妹才是啊。”

太后忍不住笑道：“就你会说话，你且放心，皇额娘心里最疼爱的还是你，任谁在皇额娘这儿，都是越不过你去的。”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皇额娘这样说，妾身可就放心了，不过皇额娘也别冷落了十四弟妹，要不然十四弟妹瞧着是怪可怜的。”

说的十四福晋都忍不住笑：“看来我得多谢贵妃娘娘给我脸面才是。”

静怡很大方的摆手：“不用谢不用谢，反正等你回去了，皇额娘还是向着我的。”

说了两句，静怡也知道人家亲婆媳大概是有事儿要说的，就忙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皇额娘也试试，若是不合适，妾身回去再给改改，若是合适，下次妾身再多给皇额娘做两件。”

太后笑着点头：“你有心了，我这就看看。”旁边嬷嬷忙上前来伺候，不得不说，静怡的针线活儿，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深紫色的衣服，看着很是雍容华贵。

那嬷嬷连连夸赞太后，又是说显得太后年轻了，又是说衬着太后的气质了，夸的太后也是满脸笑容。

“皇额娘喜欢就好，这也是妾身我的一番孝心，皇额娘喜欢了，妾身也就高兴了。”静怡笑着说道，看了下十四福晋，就起身打算告辞了：“长宁那小磨人精，若是长时间见不着妾身，定是要闹腾的，奶娘不一定能哄的住，妾身就先告退了，皇额娘得空了想找人聊天，尽管让人去叫妾身就是了。”

太后也没多挽留，让人送了她出门。

随后听说十四福晋又去了皇后那边请安，静怡也没放在心上，只想着是不是让人给胤禛传个话，回来试试衣服什么的，新衣服刚做

好，要是不试试，她总觉得这事儿没做完，心里放不下。

大约是心有灵犀，她还没来得及让人给胤禛递话呢，那边胤禛就自己送上门了。

静怡忙伸手招呼他：“快将外面衣服脱掉。”

胤禛还有些没反应过来，脸上带了些吃惊：“这会儿脱衣服？”

静怡眨眨眼，忍不住笑起来：“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给你做了新衣服，所以让你试试来着，快点儿，要是不合适我等会儿就得给改改，正好你明天能穿，这天气越发的热了，我特意用的之前江南那边进贡的碧云纱，十分透气凉快。”

碧云纱虽然带着碧字，但颜色多样，静怡选的就是石青色，胤禛向来喜欢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等胤禛换上了，静怡就忍不住皱眉，她是照着去年夏天胤禛的身量做的，现在这衣服，竟然是宽大了一整圈。她伸手在胤禛腰上掐了一把：“你每天都没吃饭？”

胤禛摇头：“吃了，一日三餐，晚上还有宵夜。”

“那怎么瘦了这么多？”静怡不满：“我老早就和你说过了，身体为重，不管你多忙，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你是不是没将我的话放在心上？”

胤禛皱眉：“每天事情多……”

“我知道事情多，你心里是有大志向的，脑子里装着的全都是国事，睁开眼就念叨黎民百姓，但是，你只是一个寻常人，不是铁打的，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你这样，早晚有累垮的一天。”

静怡招手叫门口的苏培盛：“本宫问你，皇上一天休息几个时辰？”

苏培盛偷偷的看胤禛，静怡伸手将胤禛的脸转到另外一边去。苏培盛犹豫了一下说道：“多了三个时辰，寻常都是两个时辰左右。”

静怡脸色更难看了，掐胤禛的手臂：“两个时辰？”

胤禛脸色也不好看：“朕有正事儿要忙。”

“皇上，我给你算一笔账，依照你现在的状态，一天能看几本折子？”静怡问道，胤禛眉头皱的更紧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假如，你现在一天能看八十本折子。”静怡掰着手指给他算：“十年你能看多少？你现在一天只休息两个时辰，早晚有一天会累垮，若是你多活十年，你又能看多少本折子？”

胤禛叹气：“朕自然是能算的明白的，只是有些事情是等不得的，你多等一天，可能就有数百，甚至数千数万的百姓因此丧命，早一天，他们就能活着，朕怎么能将这些事情给拖下去？”

不等静怡说话，胤禛就摆摆手：“这些事儿，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静怡抿唇，心里叹气，胤禛这性子，是有些执拗的，认准了一件事几乎就不会去改变。这拼命工作的作风，她一时半会儿的，是劝解

不了的。
“我说了你也不听，我就不说了。”静怡赌气：“也免得你厌烦。”
胤禛沉默了一下，伸手摸她头发，她刚从太后那边回来没多久，一字头还没解开。胤禛摸了两下大约是觉得手感不太好，毕竟上面都是首饰，摸着应该是有些扎手的，所以就又将手收回来了。
“一会儿皇上在我这儿用膳？”静怡面上重新挂了笑容，又说了在太后那边遇见十四福晋的事情。胤禛微微挑了挑眉，轻哼了一声：“她倒是会想办法。”
静怡眨眨眼，有些好奇：“十四福晋是有事儿求皇额娘帮忙？”
“想给十四找个差事。”胤禛说道，科举已经结束，他已经确定好了这批新进举人的用处。年前就曾经下旨让各地官员补上亏空，但到现在，收效不是很大。
所以，他打算让人组成钦差团，直接去各地差亏空。若是当地官员有贪污等行为，就从这钦差团里直接选了人提拔上去。简单的说，新进举人是候补，用候补去查现任的亏空。
若是现任能填上，那他就能继续在位置上坐着。若是他填不上，候补就能代替了现任。这样一来，既能让候补用心查办，又能督促各地填补亏空，一举两得。
这领队的，他一开始看中的是十三。但不凑巧，黄河南岸河水陡长，中牟县以及十里店等地河堤冲决，河南巡抚石文卓上了折子报灾情，胤禛打算派人去那边查探一下。
另外又有罗卜藏丹津叛乱，他打算启用年羹尧，却不太信任年羹尧的人品，打算再派一心腹当副将。还有策妄阿拉布坦派遣使者进京，朝堂上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天天都有事情发生，哪儿有休息的时间？
“十四弟打仗的本事不是挺好的吗？”静怡笑道：“不如让他去带兵？或者练兵也行啊，你是他亲哥哥，随意给他找个差事就行了。”
胤禛揉了揉额头：“哪儿有那么简单，他虽然本事不错，可眼高手低，心气还在朕之上，这寻常的差事，他可看不上，不寻常的，又怕他担不起。”
静怡抿了抿唇，伸手帮他揉按额头：“那你也不用太着急了，一件件来，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胤禛点头：“对了，你上次说的事儿，有眉目了。”上次耿氏来找静怡帮忙，那事儿有点儿古怪，所以静怡就让王嬷嬷去找了钮祜禄家来查。
然而查来查去，都没查到耿氏的亲戚里有这么一个人，钮祜禄氏亲自进宫来找静怡说的。静怡觉得这事儿有古怪，索性就说给胤禛听了。
这会儿听胤禛说有眉目了，眼睛立马就亮了：“怎么回事儿？”
“人确实是从耿家送过来，不过，并非是什么乐坊出来的，而是

扬州那边养出来的瘦马。”胤禛说到，静怡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那也应该找清白的女儿家吧？怎么不是乐坊出来的，就是养出来的瘦马？再者，耿氏伺候胤禛这么多年，难道还会不知道胤禛的性子？

他要是喜好女色，这后宫的嫔妃，还会只有两个巴掌就能数的过来了？

“当然是清白女儿身，不过是吹拉弹唱都会而已，而且，也不是冲着我来的。”胤禛只看静怡的脸色就知道静怡心里想的是什么，皱了皱眉，提醒道：“元寿也有十多岁了，你得空了还是要提醒一下他这方面的事情。”

静怡简直惊呆了：“元寿也才十二岁……”放到现代，那就是小孩子好吗？她都顾不上问既然不是冲着胤禛来的，那是冲着谁来的。

“爷十三岁就知人事了。”胤禛说道，静怡嘴角抽了抽，但还是觉得有些太早。可又担心就像是胤禛说的，万一元寿真长大了呢？

没个人给他说这方面的事情，他自己好奇心旺盛，会不会自己去尝禁果？

“我回头会招人和元寿说这事儿的。”静怡顿了一下说道，胤禛点头：“耿氏之所以出面，是因为收了一笔银子，这事儿你就不用多问了。”

静怡伸出手指：“我还有一个……不对，两个问题。”

胤禛挑眉：“问。”

“一个是耿氏缺钱吗？还有一个，就算是我答应了帮忙，这人要进宫，皇后娘娘那边不得让走一下正常的程序吗？那人的身份，是经得住查探的吧？那她背后，是什么人？”

耿氏既然敢来找静怡帮忙，就是确定静怡会查不出来的，当然，最后钮祜禄家确实是什么都没查出来，还是胤禛自己查明白的。那至少，这人的本事，应该是很不小的。

“还能有谁？这世上不盼着朕好过的，也就没几个了。”胤禛说道，脸色不怎么好，静怡还等着他回答第一个问题呢，然而等了一会儿，胤禛也没说。

静怡只好又问道：“那耿氏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她难道不知道这事儿一旦查出来了，她也是跑不了的吗？”

胤禛皱眉，好一会儿才说道：“人心大了，想要的就多了。”

那笔钱可不是小数目。

静怡也并不是什么心理专家，既然弄不清楚耿氏是怎么想的，她索性就不去问了，本来还想问问别的，但胤禛已经摆手了：“你都已经问三个问题了，足够了，这会儿元寿和安康是不是该回来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元寿和安康的说话声。两个人见胤禛也在，脸上立马露出高兴来，兴冲冲的扑过来和胤禛亲热。虽然胤禛总

是考问他们功课，偶尔还会体罚什么的，但那是亲爹，得空的时候也是会亲手指点他们学习，还会关心他们生活，喋喋不休的交代各种事情的人。

所以，打完了，照样还是亲父子，该怎么亲近还是怎么亲近。

等吃完了饭，胤禛就说了南三所已经整修好的事情：“元寿和安康年纪也不小了，该住到南三所去了，之前在府里，他们不都已经开始住前院了吗？这宫里和府里是一样的，你看着帮他们收拾一下东西，择日不如撞日，明天就送过去吧。”

静怡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这是规矩，从胤禛那会儿就开始有的规矩，她也反抗不了，就只好点头应了下来：“行，我明天就让人将东西给他们送过去，天申也住到南三所去吗？”

“嗯，只长寿和长宁不去，他们两个年级还小。”胤禛说道，那哥儿还高兴呢，住南三所就不用在爹娘眼皮子底下了，自己想做点儿什么事情也方便了。

晚上胤禛是留在静怡这边休息了，第二天去请安的时候，静怡特意仔细观察了一下耿氏，耿氏神色一如既往，根本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样子。静怡也没多做什么，跟着到慈宁宫转了一圈。太后留了皇后说话，剩下的人就都各自回去了。

惦记着元寿和安康搬家的事情，静怡特意亲自带着王嬷嬷给收拾的。

“南三所那边有报了单子过来吗？”静怡一边看人将衣服等装箱，一边问王嬷嬷，王嬷嬷忙点头：“今儿早上，阿哥身边的大太监来报的，桌椅床架都是有的，茶壶茶杯，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没有，还有多宝阁也是空着的……“

静怡一边听，一边让人去翻库房，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式两份儿，她是半点儿都不偏心的。

都收拾完了，就亲自带着人送过去。元寿和安康还在上课，静怡自己过去看了看院子，两个院子是挨着的，都是一斤的小院子，有正房有东厢西厢。

正房是住人的，东厢就给改成书房和库房，西厢暂时空着，日后万一有了侧福晋，这地方才能用的上。

光看一下那地方，静怡就能想象出来胤禛刚成亲的时候，过的是有多憋屈。他成亲自之后的前两年，可都是在阿哥所过的。两个格格，一个嫡福晋，这么点地方，再加上下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住进去的。

但再想想毓庆宫，静怡就觉得胤禛应该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花瓶放在这边，这一卷画挂在书房，这个挂在正厅，还差两盆植物，书房放点儿东西比较好，陈玉，你找植物园的人问问，选两盆好养活的。”

“王嬷嬷你也帮我看看，缺什么要早点儿补上才行，可不能到用

的时候才想起来要。”

忙忙活活的，等元寿和安康中午下课过来，就发现已经是布置的差不多了，安康还到内室床上打了个滚儿，笑眯眯的抱着静怡的胳膊晃了晃：“还是额娘知道我喜欢什么，这床就布置的特别舒服，我晚上一定睡的可好了。”

元寿撇嘴：“我就没见你哪天睡的不好了。”

看到元寿，静怡就又想起来昨天晚上胤禛说的话，就忍不住抬手比划了一下，然后才有些吃惊，自己居然从没发现，元寿这个子几乎和自己一样了！

她身高一米六多一点点儿，元寿……自己看他的时候居然要平视！

看着静怡就有点儿慌，孩子真是长大了，胤禛说的，自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

“今儿下午记得过去吃饭，额娘还有事儿要交代你们。”考虑了一下，静怡认真交待道，两个人忙点头，又咋咋呼呼的喊肚子饿。午饭早就准备好了，但静怡不放心长宁，就只留了他们自己用饭，她则是匆匆赶回永寿宫。

一整个下午，她都在想该如何开口。想半天想的头疼，又有些愤愤，这种事儿，难道不该是当爹的开口的吗？这当爹的倒好，事情推到当娘的身上，他就彻底撒开手不去管了。

静怡有心想找嬷嬷，后宫有专门教导这个的，但又担心那嬷嬷说的太好会引小孩更上心。

晚饭静怡都是吃的心不在焉的，等王嬷嬷带着人收拾了饭桌，元寿才问道：“额娘，你有什么事儿要说？我瞧着你吃饭都有些走神，可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嗯，确实是很重要，安康，你先带着弟弟出去玩儿？”反正安康还小，将来自己就可以将这事儿推到元寿身上了，让元寿负责教导下面的弟弟们。

“最近你身边，可有什么异常？”想了想，静怡先问道，元寿摇头：“并没有什么异常，怎么，额娘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你耿额娘，前段时间找过我，想要我帮个忙，但这忙我帮不上，就找了你汗阿玛。”静怡慢慢的说道，将胤禛查出来的扬州瘦马的事情说了一遍儿：“你是男孩子，所以今儿额娘要和你说的，就是关于这美色方面的事情。”

“你越来越大了，现在可能是没发现，但以后你会发现 ，你身边服侍的宫女，可能会有对你特别上心的，但凡你想不到的她都能帮你想到，还有那打扮的比别人出色的，在别的方面引你注意的……”

“额娘给你讲几个故事。”静怡决定从另一方面讲，生理知识什么的，反正以后有嬷嬷教导，她还是将重点放在别的方面吧，貌似历史上的弘历还是挺好色的。

“你小时候，额娘带你上街，是不是看过卖身救父的？”

“还有被恶霸欺负的？”

“还有身世凄凉，走投无路，要自卖自身的？”

这一类的故事，静怡脑子里可多得是，哪怕没有，她都能现场给编出来几个。

“额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元寿连听了几个故事，有些哭笑不得的问道：“是不是在告诫儿子，以后离女色远点儿？”

“对，你也知道，你现在这身份，就是个香饽饽，想扑过来咬两口的多的是，而且，你年纪小，分不清她们的真心假意，若是这时候表现出对你一番心意，说不定等你长大，还真将这女孩子记在心里，你得知道，人家看上的可不是你本人，人家是在做投资。”

说着静怡就想到了乾隆后宫著名的“初封即贵妃”的高氏，目前元寿身边还没发现有个姓高的丫鬟呢，日后这事儿可得注意点儿。

“你现在年纪小，还不能对女色上心，否则很容易伤身的。你总不愿意以后一直就这么矮吧？”静怡吓唬他：“或者病怏怏的？所以这会儿不能惦记，至少得等到十六岁，我说的你可都记住了？”

元寿一脸无奈，点头：“我记住了，额娘放心就是了。”

静怡也略有些尴尬，赶忙摆手赶人：“那就赶紧带着你弟弟回去吧，若是有什么事情不明白，回头你问你阿玛去，今儿这些，也是你阿玛交代的，你若是违背了你阿玛的意思，回头他训你，我可是不会帮着求情的，所以，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第 109 章

为了防止有人带坏元寿, 静怡特意将伺候元寿的人都叫过来训话。他那院子, 外面负责的是来运, 胤禛登基之后特意给元寿准备的人，里面负责的是耿嬷嬷。

耿嬷嬷是老人儿了, 从元寿刚出生就开始照看他, 忠心自是不用说的。另外还有两个大丫鬟，也是耿嬷嬷亲自调~教出来的，静怡看了一下, 相貌并不是很出众，一看就是那种十分老实的。

但现在吧, 静怡忽然就有一种焦虑症。看着老实但长的不怎么好的，也不一定就没存着勾搭元寿的心思啊。而且, 现在元寿天天看着长的不好看的人在眼前晃, 那以后看见了张的好看的，会不会挣扎一下都没有的，就掉进去了？

她是应该现在找点儿好看的提高一下元寿的审美水平呢，还是先放些不好看的让元寿静静心？

等胤禛过来，静怡就拿了这事儿和他商量, 胤禛也是无奈了：“现在他都不懂人事儿呢, 长的好看不好看的, 又有什么区别？你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回头就让人教教他，堵不如疏，你越是压着, 他说不定就

越是好奇，你让他知道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不定他就不好奇了。”

“还是你上次说他年纪小，不应该这么早接触这个的。”静怡差点儿喊起来，胤禛顿了顿，挑眉：“朕的意思是，元寿年纪不小了，这方面，你也该准备起来了。”

静怡张着嘴有些呆滞，胤禛说道：“难不成你想等过个两三年，元寿要成亲了，才想起来这事儿？”

“其实你倒是不用担心元寿会食髓知味，宫里都是有规矩的，没成亲的小阿哥，一个月才能有一次，这事儿，管事嬷嬷都是要记录在案的，若是有丫鬟坏了规矩，管事嬷嬷也不会视而不见的。”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瞎操心？想太多了？

但转念一想，静怡又觉得自己没做错了，元寿确实是年纪还小，不应该接触这方面的事情的，至少也得等元寿十五六了才能提起来这事儿。

“算了，和你说不明白，你以后就不要管元寿房里的事情了，你是做大事儿的，这种小事我自己来处理就行了。”静怡笑着摆手说道，胤禛点头：“好，那我日后就不过问了。”

“钦差出京的事情，你已经定好了带队的人选？”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点头：“嗯，正好老五上次的差事办的不错，这事儿就交给他，十二也跟着去，若是能办好了，明年就许他接了宜太妃出宫。”

当初圣旨一下来，众位阿哥就都上了折子，连胤禩都上了折子求接惠妃出宫，现如今胤禔那条件，能养活他自己就不错了，若是让惠妃过去，那是吃苦去了，不是享福。

正好呢，惠妃又是胤禩的养母，于情于理，都该是胤禩出面的。胤禟也上了折子想接宜太妃，当然，以胤禛对他们两个的厌恶，这两个折子胤禛就看了一眼，然后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胤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朕想改税收。”

静怡眨眨眼：“你想怎么改？”

“汗阿玛在世的时候，曾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旨在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现在土地兼并严重……”胤禛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上个月，山东巡抚上了折子，求按地摊丁，朕当时并不曾应允，这个月，直隶巡抚再请按地摊丁，朕就有些犹豫。”

静怡知道在历史上，这个摊丁入亩好像是被夸赞的，但那什么，改革总是很艰难的。占了大多数土地的人，也不一定会愿意将吃到嘴里的肥肉给吐出来，所以这事儿，有点儿艰难。

“先不要急，一步步来。”静怡安慰道，胤禛也并不是要找静怡给出什么建议，他就是想找人说说话，静怡这人的嘴巴还是挺严实的，从他这儿听来的事情，静怡是从不会往外说的。

就连钮祜禄家那边，静怡也从不曾泄露过什么。所以，胤禛才能

放心大胆的在静怡面前说朝堂上的事情。

若是换了皇后，他是连半句都不会提起来的。

“丽江那边的事情也是挺乱的。”胤禛又说了一句，这个静怡就更不了解情况了，眨眨眼，索性不去接这话了，只给胤禛倒了一杯茶，表明自己是有在听。

“木氏在丽江树大根深，康熙四十年那会儿汗阿玛就提过改土归流，却遭到木氏的百般阻挠。若是这事儿再不解决，怕是丽江就不好统治了。”

“木府现在是谁当家啊？”静怡好奇的问道，胤禛顿了顿才说道：“木兴。”

“木兴多大年纪了？还能活多久？他有几个儿子？他死了之后这木府该谁掌管了？”静怡兴致勃勃：“实在不行，咱们就让人去弄个内乱，看谁愿意支持朝廷的决定，谁愿意，就将木家交给谁。”

胤禛有些诧异：“你居然还能想到这种办法？”

静怡都有些无语了，忍不住偷偷的翻个白眼：“这个办法难不成是很难想吗？三十六计里面不是有个隔岸观火吗？他们闹腾起来了，咱们就能跟在后面拾取好处了。”

胤禛点头：“是个好主意，是我小瞧你了。”

说了一会儿的话，静怡总算是抓住机会问了出来：“之前不是有人上折子，催你选秀的吗？”

胤禛摇头：“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朕哪儿有空去选什么秀！如今国库空虚，各地又不太平，台湾那边又有人造反，朕忙的连睡觉时间都快没了，还选什么秀！哪儿有钱选秀！”

胤禛不耐烦的摆摆手：“这宫里可没有米粮养活更多的人。”

虽说伺候宜太妃的宫人能裁剪一两个，但吃食穿衣上面，胤禛却是不能克扣的，要不然，一个亏待先皇妃嫔的帽子就要扣上来了。

单说一个宜太妃，一年银两三百，什么织锦一匹，妆缎一匹，各种各样的布料，加起来至少得要二三十匹，还不包括各种毛料。这一年加起来，光是穿的，就要将近两千两银子。

还有这吃的，一天的用度，猪肉九斤，羊肉一盘，鸡鸭半只，米面油茶，零零碎碎的鸡蛋啊面筋啊白糖啊面酱啊，还有什么白蜡烛黄蜡烛羊油蜡烛，加起来一个月也得二三十两了。

养一个就够费劲儿了，这宫里同样条件的还有六个！上面还有静怡这个贵妃，还有皇后，还有太后，这需要的银两就更多了。然后下面的嫔，贵人，答应，一串串的，胤禛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头疼，恨不能直接将人都赶紧的送出宫算了。

也不要九阿哥他们办差了，只要将人接回去养着就行了。

可偏偏，还不能这样做，哪怕将来九阿哥等人将宜太妃接出宫了，这吃穿用度，还是得从内务府走。胤禛一算这个帐，就更不愿意选秀了，他担心自己养不起，就算走私库，他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两个人正说着话，就听外面有人急匆匆的跑进来，大约是被苏培盛拦着了，但很快，苏培盛的声音就在外面响起来了：“皇上，太后娘娘忽然晕倒。”

胤禛迅速起身，静怡也忙跟上，他们两个赶到慈宁宫的时候，太医也已经到了，正在给太后把脉。胤禛面上着急，但也不敢打断了太医的动作，就只在一边站着。

静怡则是招手叫了太后身边的嬷嬷过去，压低了声音问道：“怎么回事儿？今儿早上来给皇额娘请安的时候，皇额娘不还好好的吗？”

嬷嬷眼睛微红，同样压低了声音回道：“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本来太后娘娘正和奴婢说话呢，说是十四阿附上的弘映到了年纪，该成亲了，不知道哪家的姑娘年纪相当，奴婢还说请皇后娘娘给个册子，话音没落下，太后娘娘忽然就往后倒下，奴婢慌了手脚，喊了两声，却不见太后娘娘应声，就赶忙让人去找了皇上。”

正好胤禛在静怡那边，两个人就一起过来了。

静怡这边问完，那边太医也得出了结论，这会儿正起身给胤禛行礼：“微臣诊断出太后娘娘可能是脑出血，现在最要紧的是先为太后娘娘针灸，止住颅内血压升高，清楚血肿，微臣针灸方面并不是很擅长，还请皇上让陈御医来试试。”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叫人！”胤禛迅速转头吩咐道，这会儿皇后也赶过来了，进门都没顾得上给胤禛行礼，直接就去了床边探望太后，紧接着就转头问了太后身边的嬷嬷：“怎么回事儿？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就倒下了？”

嬷嬷只得再过去解释了一番，皇后满脸着急，又问了太医，最后去胤禛身边安慰道：“你也别着急，皇额娘吉人天相，定是能好转的。”

胤禛并没有出声，皇后扫了一眼静怡，也不再做声。

静怡心里却是有些不祥的预感，脑出血这种病，在现代估计能治好的都不多，更何况，最合适的方法应该是先开刀吧？可这个时代，哪儿来的开刀？

果然不出她所料，哪怕是陈御医，都没办法扭转局面。他只能让太后清醒了一会儿，估计太后也是心有预感，一睁眼，就说了要见十四阿哥。

这会儿，胤禛也顾不上去想太后的偏心了，一边让人去叫了十四，一边眼眶通红的跪在太后床前：“皇额娘，您别丢下我，汗阿玛才刚走没多久，儿子都还没孝顺您，您就这么狠心，要将儿子丢下吗？”

太后吃力的抬手摸了摸胤禛的脸颊：“你别伤心，哀家是去找你汗阿玛去了，哀家会在天上好好保佑你的，你好好的，以后好好的……”

说着就有些累，胤禛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哪怕德妃以往偏心，可有额娘和没额娘是两回事儿。他甚至想到当年皇额娘的死，那种全世界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感，还有被抛弃的惶恐，这会儿竟是在他心里一一重现了。

汗阿玛死的时候，他当然也是悲痛的，可悲痛过后，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料理。他原本以为，他还能照顾皇额娘很多年，现在皇额娘成了后宫最大的一位，再也不用像是以前那样，什么委屈都闷在心里了。

子欲养而亲不在，只想想日后连个能孝敬的人都没有了，胤禛就觉得心里像是被挖走了一块儿，痛的直不起腰来。

皇后也是眼眶通红，跟着胤禛跪在太后床前："皇额娘，您疼一下儿媳，若是没了您照顾，儿媳以后可怎么办？"

屋子里一片悲声，十四和十四福晋进来的时候，太后的脸色已经是开始有些发青了。十四都没给胤禛行礼，直接扑到床前，挤开了胤禛和皇后："皇额娘！儿子来了，皇额娘，您睁开眼睛看看儿子啊。"

十四的惶恐比胤禛更甚，他太清楚太后在和不在对他能有多大的影响了。

再者，太后当年对他的偏疼，他也是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

太后心里惦记的也是十四，但她还算是清醒，交代了几句，就气喘吁吁的冲胤禛招手，将兄弟俩的手放在一起："你们好好的，我，我也才能放心，一定要好好的，听见了吗？"

胤禛和十四都拼命点头，只太后还眼巴巴的盯着胤禛，胤禛沉默了一下，保证道："皇额娘您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天，就绝不会亏待了十四。"

太后强撑着弯起嘴角，然而，还是没能成功。

当太后的手从胤禛和十四的手背上落下的时候，兄弟俩都没忍住，同时疾呼了一声皇额娘。但是，床上躺着的人再也没能应他们一声。

六月十五日，皇太后过世。

胤禛悲伤过度，守孝七天，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自从他继位，本来就已经瘦了很多了，现在都快变成纸片人了。静怡看着心疼的不得了，但她却不能开口去劝。

本来这就是一种孝道，死后哀荣在常人眼里也是很重要的，静怡若是去劝，岂不是拦着胤禛尽孝？

而且，又有皇后天天在慈宁宫守灵，甚至晚上都不离开，静怡就更没办法开口了。

等葬礼过后，胤禛又让人在慈宁门内设倚庐，缟素居丧，朝堂上下莫不感动，连连上折子表明胤禛是他们的榜样，这种情况下，谁开口谁就是罪人，打扰胤禛尽孝的罪人。

静怡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让御膳房的人在吃食上尽心了。虽

然是素斋，却也得搭配妥当，青菜菌菇豆类，每天还要再加一道药膳。

六月二十八日，礼部官员上折子，恭请四后同附圣祖庙，并尊太后谥号加仁字。

随后胤禛谕旨：“恭惟孝诚仁皇后元配，宸极……一元后、一继立、一本生，以次并列。今母后升祔位次，当首奉……次奉孝恭仁皇后……”定下太后谥号，然后令合葬景陵。

胤禛实在是瘦的太过，这次不光是静怡在担心了，朝堂上文武百官也担忧哪天胤禛撑不过去，十三领头上了折子，求胤禛保重身体。

在百官劝慰之下，胤禛才勉强只结庐百天，等热孝过了，才算是搬回到养心殿。

这会儿也已经是九月底了，热孝之后，胤禛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乌雅家抬旗，只太后这一支，抬到了镶黄旗。大约是没了亲娘，十四阿哥心里也是难受，来宫里找胤禛喝了几次酒，兄弟俩感情倒是比以前更要好了些。

胤禛原本是觉得十四安分了，想给十四找个差事呢，但十四阿哥自己倒是拒绝了，说是想守孝一年，差事日后再说。他这一态度，倒是让胤禛跟赞赏了，于是就暂且将差事给押后了。

太后这一去，宫里的氛围和以往也是有些不太一样了。胤禛悲痛，皇后就得跟着悲痛，于是就免了妃嫔请安，自己在长春宫弄了个小佛堂，为太后日夜念往生经。

康熙大孝未过，又添了太后新孝，一时之间，宫里安静的像是个空殿，谁都不敢大声说话，就连静怡，也不去才窜门了，整天就握在用永寿宫里抄写经书。

不管什么时候，抄写经书这种事儿，永远都不会出错的。

胤禛一边忙着朝堂上的事情，每天晚上还要去慈宁宫上柱香，整天不见人影。皇后那边倒是派人请过两次，但大约是有正事儿，每次胤禛停留的时间没超过一个时辰。

别问静怡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她刚发现，陈玉实在是人才。以前在王府的时候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个天赋呢？难不成是因为活动范围太小了，没什么值得他打听的？

一边胡思乱想，静怡一边告诫道：“你打听消息的本事虽然高，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谨记小心为上，万不能让人发现了什么端倪，要不然，再给你个假消息，那咱们说不定就要翻船了。”

陈玉忙笑着保证：“娘娘放心，奴才定会小心谨慎，绝不会让人发现的。”

静怡点头，她也确实该培养几个这方面的能手了。这会儿宫里人多了，大家住的远了，不像是以前谁有个什么事情，隔着院墙就能听得见了，她若是没个能打听消息的，恐怕哪天栽倒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那以前王府里发生的事情，你可还能打听出来？”静怡犹豫了一下问道，陈玉眨眨眼，点头：“有六七分把握，娘娘让奴才打听什么事情？”

“你就……”静怡手指头在下巴上点了点：“打听一下耿氏之前摔断腿的事情，看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陈玉忙应了一声，顿了一会儿，又笑道：“先太后娘娘宫里，有个叫陈福的，之前曾是乾清宫副总管，皇上登基之后，就自请去了慈宁宫，现下……”

太后没了，陈福就又没了着落了。

“原先是乾清宫伺候的？”静怡还有些吃惊，那可不得了啊，康熙身边得用的大太监总共是三个，梁九功就不必说了，康熙过世，丧事办完，眼看要下葬的时候，他就在景山自缢。胤禛感念他的忠心，就将他随康熙棺材下葬了。

魏珠是为着之前泄露康熙消息的事情，被康熙亲自给处置了。还剩下一个陈福，当年胤禛册封太子，就是陈福亲自跟着去念的圣旨。

“他是有什么打算？”静怡好奇的问道，陈玉点头：“陈公公想告老出宫。”

静怡眨眨眼：“那他不是应该去找皇上说的吗？”

毕竟是伺候过康熙的，后来又到了慈宁宫伺候太后，虽说没几个月，但也是尽心尽力了。这种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胤禛向来是不会亏待的，想出宫也应当不是什么难事儿才对。

“奴才拜了陈公公当干爹。”陈玉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静怡瞪大眼睛，好一会儿，冲陈玉伸出大拇指比划了一下，真行啊，这才进宫不到一年，连陈福这样的太监中的大能都巴结上了。

“那你是想去送送？”静怡问道，很大方的点头：“也好，回头你去王嬷嬷那儿支一千两银子，就当是我给陈公公送行的盘缠。”

陈玉忙说道：“奴才和娘娘说这个，并不是想要娘娘的盘缠，奴才是想求娘娘一个恩典，皇上已经许了干爹出宫，奴才明天想告假一天，也好去送送干爹。”

“可以，本宫允了。”静怡点头，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这盘缠你也带去，你干爹定然也不少这份儿银子，但之前他伺候汗阿玛和皇额娘多年，也是辛苦一场，本宫看他忠心，特意感谢于他的。”

陈玉忙跪下谢恩：“奴才多谢娘娘赏赐，奴才也替干爹多谢娘娘赏赐。”

静怡摆摆手，看陈玉出去了，这才皱了皱眉，这么轻易就勾搭上陈福大总管，陈玉是不是也太能干了点儿？但陈玉在府邸的时候就是跟着她了，静怡也实在是不想去怀疑他。

作者有话要说：　　亲爱的们，月底了，营养液该清仓了～～～～

☆、第 110 章

虽然心里略有疑惑, 但一时半会儿间, 静怡也没打算让人去查探。毕竟, 除了陈玉，永寿宫剩下的小太监, 就全都是宫里原先有的了, 相比较之下，还不如陈玉得她信任呢。

让王嬷嬷她们去，也有点儿不太合适, 静怡也就只能暂且将这事儿给放下来，打算再等等看。说不定, 陈玉就真是走了狗屎运，被陈福给看中了呢？

今年的颁金节, 因为还在康熙和太后的孝期中, 也就没有大办，只祭告了天地就算是完事儿了。十月中，直隶巡抚再次上折子摊丁入亩，胤禛叫了户部来讨论此事。

最终决定，先在山东和直隶两地进行, 并打算派了七阿哥过去统计。

五阿哥胤祺又上了折子, 请求接了宜太妃出宫。这次胤禛就没有拦着了, 定了十月二十日，让胤祺进宫将宜太妃给接走了。

胤祺出宫之后，胤禛就到静怡这边来喝茶了，长宁又长大一岁, 小嘴也更利索了，吧嗒吧嗒的和胤禛说话：“武额娘的鹦鹉特别好，我喜欢，可是额娘说不让我养，汗阿玛你和额娘说说，让我养一只鹦鹉吧。”

“不行，鹦鹉会咬人的。”静怡在一边淡定的拒绝，长宁不相信：“小翠和小绿就不咬人。”

“那是因为你武额娘厉害。”静怡伸手摸了一下胤禛的手腕，皱了皱眉，一个大男人家，身高一米八多，这手腕居然都快和她的一样粗细了！再过几天，大概就要变成骨头架子了吧？

“我天天说让你多吃点儿多吃点儿，你是不是就没记在心上啊？”静怡不去搭理长宁，有些抱怨的看胤禛：“你非得让我天天担心你才满意了是不是？”

胤禛无奈：“朕太忙……”

“我知道你忙，可你吃饭能占多长时间？”静怡抿了抿唇，历史上关于胤禛的死是有很多猜测的，有一成人猜测是死于吕四娘之手，相信这个说法的，都是看了电视和野史的，有四成猜测是死于丹药，这个大约是看了雍正王朝的。剩下的，是估摸着死于过劳，相信这个说法的，估摸就是小说看多了，然后再结合胤禛每天批改的奏折数量推断出来的。

现在静怡就觉得，这最后一种说法，估计是有些可靠的。胤禛以前就有想这苗头，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睡觉，不过那会儿还要表现出自己无欲无求，所以都是康熙有吩咐了，他才去忙。

可这会儿没人能管他了，胤禛就彻底的放开了，别人放飞自我是享受去了，他放飞自我就是忙着批改奏折去了。

“这样，咱们做个约定？一天当中，你几个时辰用来和大臣们商讨事情，几个时辰用来批改奏折，几个时辰用来吃饭散步？”其实静怡想的是定个时间表，就跟上课一样，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休

息，一天八节课，晚上再来个晚自习。

但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胤禛大概是不会喜欢的。而且，静怡也怕自己提出这种要求，会让胤禛觉得她心大了，想插手他的事情了。

所以，静怡只能委婉的建议一下，胤禛想了想，摇头："这个方法怕是不妥当，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同，哪儿能硬去规定要讨论几个时辰？有时候不需要讨论那么久，那时间就是浪费了，要是需要更多时间，那规定时间不够用了可怎么办？"

"可你这样，身子早晚有一天会累垮了。"静怡抿唇，拉着胤禛的胳膊让他自己看："你胳膊都没我的粗了，身上没肉，你自己就不觉得硌得慌吗？"

长宁好半天没能插上话了，这会儿赶紧点头："硌得慌！"

胤禛忍不住笑，伸手揉他头发，过了一会儿，侧头看静怡："我知道你担心，放心吧，没事儿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静怡都想爆粗口了，好个毛线啊，除非是地球停止转动了，否则这世界上哪一天不发生什么事情啊，朝廷上不可能是没事儿做的，只要有事儿，胤禛就别想空下来。

"对了，昨儿我额娘进宫，给我说了一件事儿，户部侍郎的夫人，往钮祜禄府上送了些宝贝。"静怡忽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个重要事情，到了年底，胤禛抓贪官的决心更大了，从八月份开始彻查朝堂上的官员，已经有两户被抄家了。

一个是内务府的，一个是户部的。到九月，胤禛又添设刑部现审司，专门审讯贪污案。

之前有奏折，河南有个知县贪污了三百两银子。报到河南巡抚那儿，经查证是实情，折子就送到胤禛案头，请胤禛批改如何处置。

胤禛批的就是一个处斩，不过倒是饶他家人一命。

"户部侍郎？"胤禛挑了挑眉，静怡点头："嗯，这是礼单，我额娘特意留下来让我看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处置？"

"你阿玛倒是舍得，这些东西，我看着都有些心动。"胤禛看了一遍，笑着说道，静怡摇头："我阿玛那不是舍得，他是胆子小，压根就不敢要。"

"朕回头让人去看看。"胤禛说道，并不打算多提，只一直皱着眉，良久才叹气："这天下贪官，如何才能杀尽呢？"

"天下贪官杀不完的。"静怡说道，看长宁呆的不耐烦了，就摆摆手，示意他自己出去玩儿，长宁乐的立马飞一般的冲出去，奶娘在外面看见，忙跟上，生怕小阿哥碰着了或者摔着了。

"皇上不如再增加个部门，专门调查贪官。"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挑眉："你以为部门是好增加的？"

但顿了顿，胤禛摸了摸下巴："专门增设个部门。"

"嗯，就叫监察部门，只负责检查，不负责判刑，要不然就该乱了。"静怡死命的回忆现代的那些体制："为了防止陷害，除了调查，

别的事儿都不能沾手。”

胤禛微微皱眉：“和督察院一样？”

“都察院那叫捕风捉影……不对，是我胡说呢，有不少御史还是挺好的。”静怡赶紧补救：“我的意思就是，将都察院分开，都察院现在做的事儿，是监察，弹劾和建议，我的意思是将监察和弹劾分开，专门的部门，只监察，监察完了将证据送上来，然后另外有关部门再去审查，然后判定罪名。”

说到最后，她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胤禛却好像是有所得，略挑眉笑道：“这主意倒是不错，虽然麻烦了些，却能少了冤假错案。”

“恩恩，至于贪污这事儿，既然十之□□都会贪，不如你将俸禄提高些。”静怡继续说道，胤禛有些错愕：“高薪养廉？你是如何想到这方法的？”

静怡有些疑惑：“高薪养廉？”

她想到个什么啊，这是听别人说的。胤禛估摸是觉得这方法可行，沉思了一会儿，忽然起身：“朕还有事儿，就先去养心殿了，晚上再过来。”

然后，在静怡眼巴巴的注视下，转身走人了。静怡也是无语了，深恨自己多嘴，但想想，自己就是不多嘴，估计胤禛也不会在这儿多停留，他那样子，分明是早有高薪养廉的打算，不过是被自己提早一步说出来了而已。

高薪养廉这事儿吧，静怡觉得有点儿悬。她也忘记是从哪儿看来的说法了，想要贪的人呢，不管你给多少薪俸，他照样有借口去贪的。而且，这高薪从哪儿出？国库空虚，发放基本的薪水还可以，高薪的话，估计是发放不起的。

胤禛召集了张廷玉等人议事，开口就是高薪养廉的办法：“将各地税收并入国库，这样一来，朝廷税收也能增加，地方官员则是补贴养廉银，你们觉得这主意可行？”

张廷玉皱眉想了一会儿，摇头：“微臣觉得，怕是不可行，各色税收若是都收到国库，就相当于是地方上的财税给收住了，地方上财政从何处伸手？养廉银给了官员，可不是给了地方官府。”

“那爱卿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胤禛问道，张廷玉微微躬身：“养廉银可行，但要怎么行，如何规定，还得多加考虑，目前来说，还不能实行。”

“即便要用这方法，养廉银该用多少，该如何用，都得另外商讨。”另一大臣出来说道，胤禛点头：“朕觉得，十倍即可，你们觉得如何？”

养心殿在商量大事儿的事情，静怡就显得有些无聊了。她皱着眉趴在软榻上想事情，胤禛的身体，在她心里总是个疙瘩，得想办法让胤禛改了现在的很多生活习惯才行。

一个健康的人，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能熬夜，三餐要按时，这基本的两点，胤禛都做不到。

还有那悬在头顶的丹药两个字，不对，胤禛应该不会那么傻吧？历史上死于丹药的皇帝可不少，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了，就是现在还有小日本是秦始皇寻仙丹的的岛屿呢。就是前朝，也有死于丹药的，最出名的就是红丸案了，有这么多的前例在，胤禛又向来只喜欢佛法，对道家不怎么亲近，怎么会无缘无语的去吃丹药呢？

静怡想不太明白的，但下定了决心，日后得多多留意，一旦发现胤禛有吃丹药的迹象，就得赶紧阻止了才行。

“娘娘，皇后娘娘那边来了人。”正想着事情，王嬷嬷忽然进来说道，静怡微微皱眉，起身稍微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这才点头：“请了进来吧。”

来的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笑吟吟的给静怡行礼请安，这才说道：“皇后娘娘请贵妃娘娘过去说话，若是贵妃娘娘得空，这会儿去就行，若是贵妃娘娘不得空，明儿去也行。”

既然是皇后请，那没空也得有空，静怡忙起身：“这会儿就有空，只稍等片刻，我换一身衣服。”

说着进了内殿，王嬷嬷留在外面，一边给那宫女拿点心，一边问道：“这不早不晚的，皇后娘娘找我们娘娘可是有什么别的事情？”

那宫女笑道：“我也不知道，主子娘娘的心思，奴婢可不敢随意猜测。”

王嬷嬷也没塞银子，反正就是塞了，估计那宫女也是不敢要的。

静怡揣测着皇后的用意，坐了轿子到长春宫。进门就发现，李氏和年氏居然也在。皇后靠坐在椅子上，脸色略有些疲惫，年氏则是眼神放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听见静怡进门的声音，几个人都转头往门口看，看的静怡差点儿左脚拌右脚。

进门给皇后行礼，李氏和年氏又起来给静怡行礼，然后众人重新落座，皇后就扶着头说道：“今儿叫你们过来，是有事情和你们商量，本宫这两天觉得身子有些不太方便。”

静怡忙关心的问道：“娘娘是觉得哪儿不舒服？可有请了太医诊脉？太医是如何说的？”

李氏也忙说道：“娘娘可得多注意身体，这几天天气转凉，娘娘要保重才是。”

皇后摆摆手：“并不是很严重，太医只说是太过于耗神，有损心脉，所以本宫就想着，将这宫务暂且交由你们，本宫想休息两天。”

静怡条件反射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头，是皇后在算计什么，可看皇后的脸色，好像还真是有点儿不太好，蜡黄蜡黄的。这宫里也没太后，最闹腾的宜太妃也出宫了，按说也没什么人压在皇后头上了，皇后也没必要借由宫务脱身，所以，大约是自己想太多？

“妾身是很愿意为娘娘分忧的，只是娘娘也知道，长寿的身体不是很好。”年氏有些歉然的说道：“昨儿太医刚过来给长寿看了看，一到这秋天，长寿身子就不舒服，不是发热就是着凉，妾身实在是没太多的精力做别的，所以，妾身怕是帮不上娘娘的忙了，还请娘娘见谅。”

李氏也忙说道：“娘娘也知道妾身吃斋念佛好多年了，早就不过问外面的事情了，您虽然信得过妾身，但妾身信不过自己我，万一将这宫务弄的一团乱，岂不是要让娘娘更费心了？”

这两个人都推辞掉了，皇后就只看静怡了。

静怡也忙要推辞：“长宁还小，安康又向来调皮……”

皇后面色有些黯然：“妹妹也不愿意为本宫分忧吗？哎，本宫难不成就是劳碌命？”

这就不好往下接了，若是不接下这事儿吧，那传出去该说没点儿风度了，可接下来……不对，接下来也是有好处的，她不是正觉得自己人手不够用的吗？

皇后能安插人手，她为什么就不能？说不定，顺便能将皇后安插的钉子给找出来？

“既然皇后娘娘身子不方便，那妾身就暂且帮着娘娘打理两天宫务，尽些绵薄之力，只求娘娘早日康复。”静怡笑着起身说道，皇后微微点头：“那就劳烦妹妹了，也幸好，这颁金节过了，妹妹只要照例行事即可，也不需要多花费心思。”

静怡笑着点头，等皇后让人送了管事的对牌和账本，至于钥匙，那是没有的，静怡也没敢想着拿到手。

回了永寿宫，静怡就叫了王嬷嬷：“皇后真是生病了？”

王嬷嬷愣了一下，摇头：“并不曾听说长春宫请了太医，奴婢这就让人留意一下？”

静怡点头：“好，若是皇后娘娘有用药，就让人看看是治什么病的。”

等到了第二天，静怡正打算去请安，皇后那边又来人，说是皇后不舒服，今儿就不用过去请安了。

中午那会儿，王嬷嬷也打听出来消息了，忙过来和静怡汇报：“昨儿下午，太医到长春宫走了一趟，昨儿晚上和今天早上都有用药，只是那药渣已经被送走，奴婢没办法拿到，所以……”

宫中药渣都是要送回到太医院的，另外保存三个月。若是到时候没什么意外，这药渣才可以处置了，若是有什么意外，这药渣说不定就能用得上了。

静怡微微皱眉，是真的生病了？

“请了……”静怡开口，但说了两个字就顿住了，她原本想请了武氏和耿氏过来，帮着她一起打理宫务的，但想想武氏不太喜欢沾这些事情，耿氏又不太可靠，所以就将剩下的话给咽回去了。

想到耿氏，静怡就有些焦躁了。耿氏平时倒是够小心谨慎的，几乎从不出错，可一旦出错，那就是大错，像是刚进府时候被人给引诱买了福~寿~膏，还有几个月前想要弄个人进宫的事儿。

不管哪一件，在静怡看来，都是大事儿，然而，胤禛和皇后，居然都没什么表示。

那福~寿~膏的事儿，就只是关了几个月的禁闭。静怡后来还给自己找了借口，一来耿氏当时年幼不懂事儿，犯了错也应该给一次改正的机会，二来她也是被人糊弄，这才犯了错，不算是主谋，所以不用惩罚的太狠。

可之前那弄个人进宫的事儿，这可不是小事儿，胤禛居然又是轻飘飘的放过去了。

有时候静怡想想，都觉得耿氏才是胤禛的真爱了。或许，这次是看在天申的面子上？

想了一会儿，静怡略觉得有些心烦，就又将耿氏的事情给放到一边去了。等会儿陈玉就该回来了，指不定耿氏的事情，他也已经查明白了。

皇后既然说了凡事照着前例来，静怡也就不给自己找太多事儿。她只拿着花名册翻看了几天，又叫了陈玉去打听，弄明白了这花名册上大部分人的动向。

原先是在哪儿伺候的额，现在又被分配到哪儿了，老家是哪边的，和宫里的丫鬟太监有什么来往。

还真让她梳理出来两条线，一个是年氏那边的，一个是她自己这边的。她这边有个三等的小宫女，认了个干姐姐，那干姐姐是在浣衣局当差，这个干姐姐呢，又有个同乡，是在长春宫当差。

静怡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个线埋的太浅了，她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到底是真的还是故弄玄虚呢？还有，皇后既然敢将花名册交给她，早算到她会看的吧？

真真假假，还真不好判断。

“娘娘，陈玉回来了。”翻看了大半天的花名册，王嬷嬷急匆匆的进来汇报，静怡捏了捏眉心，这才点头示意：“让他进来。”

前两天陈福生病，陈玉特意来告假三天，今儿正好是最后一天。

“你干爹的身体好了？”等人进来，静怡率先问道，陈玉忙行礼回话：“多谢娘娘惦记，干爹的身体已经好转了，今儿奴才回来的时候，干爹已经能自己下床走路了。”

“太医说是什么病？”静怡又问道，胤禛对陈福的态度十分好，连生病也赐下太医，静怡估摸着陈福在夺嫡时期，应该是给了胤禛不少帮助。也或许，是康熙身边的三大总管，就只剩下陈福一个人，胤禛大约是为对着他缅怀康熙。

反正，胤禛看重，静怡就得给几分脸面，别看人家就是太监，大总管也是有品级的。

“太医说是着凉了，前两天变天，干爹仗着身体好，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病了。”陈玉忙说道，又忙讨好的对静怡笑：“奴才这几天也没闲着，伺候干爹的时候也打听了些事儿，娘娘就当个消遣听听？”

静怡点头：“你说。”

“在潜邸的时候，主子娘娘曾和裕嫔单独聊天。”陈玉压低了声音：“主子娘娘说了一句话，七活八不活。”

静怡一开始还有些疑惑，但猛然间脸色就白了一下，耿氏摔断腿的时候，她正好回府，当时，正好是八个月的身孕。她记得清楚，是因为年氏七月生了长寿，她十一月生了长宁。

九月，胤禛带着她从江南那边回府。

她一直都觉得，福晋是个很和善的人，她有自己的原则，哪怕当初李氏在府里受宠的连她这个嫡福晋都要后退三分，她也没对李氏的孩子下手，所以哪怕后来静怡和福晋撕破脸皮，她也从没想过，福晋竟是动过这样的念头。

“所以耿氏是不愿意对我下手，就自己摔断了一条腿？”静怡问道，陈玉不敢抬头，低低的应了一声。

静怡皱眉：“可福晋，为什么要这样做？”

若是不想要她生孩子，那对安康下手不更容易吗？没她在府里护着，对付安康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吗？还有元寿，哪个不比她好对付？

还是说，福晋其实并不想要她生孩子，而是想要她的命。

“福晋明知道，我对她，应该是没有半点儿威胁的。”静怡喃喃的说道，她往日里也是这样表现给福晋看的，她不争不抢，胤禛宠爱谁她也从不敢多话，对福晋一如既往的恭敬尊敬，福晋为什么要对她下手？

还有耿氏，她对耿氏向来很是戒备，因为她觉得耿氏人品不好，进府的时候就巴结上李氏，但弘昀一死，李氏势颓，耿氏就立马转头抱了静怡的大腿，又有买福~寿~膏的事情，静怡就觉得耿氏不可信。

那耿氏为什么宁愿自己摔断腿，也不对她下手？若是耿氏想巴结福晋，只要一伸手，就能完成福晋交代的任务了吧？

还有，她既然这样做了，为什么没拿出来到自己跟前邀功呢？

“皇后娘娘生病了，你去查查。”静怡想了一会儿，吩咐道，陈玉忙应了一声：“是，奴才这就去，娘娘还有别的吩咐吗？”

静怡摇摇头，陈玉就躬身退到门口，这才静悄悄的出去了。

静怡还是有些想不明白，福晋在她心里，是恩怨分明很有原则的人，是她心里最符合这个年代嫡福晋形象的人，端庄贤淑温柔大方，可是，连李氏她都能容忍，为什么会指使耿氏对她下手？

这种感觉就像是福晋原本在她心里是个神，完美无缺，然而忽然

有一天发现这个神是带着面具的，下面是一张恶鬼的脸，有恶心，有惊吓，有不解。

静怡看着还放在茶几上的账本和花名册，就觉得这两样东西像是张开了嘴巴要将她给吸进去。她以为的好人不是好人，她以为的坏人却是宁愿摔断了自己的腿也要救她。

那是不是她印象中别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另一面的？

比如，耿氏想要往宫里塞个人的行为？再比如，李氏就真的是只吃斋念佛吗？年氏就真的是只关心儿子女儿吗？她知道自己在宅斗宫斗这方面，技能点没点亮，所以她有什么事情，向来都是老老实实的跟胤禛交代的。

可现下这事儿，她要如何去交代？

明说福晋要杀她？胤禛能信吗？

静怡想的入神，连元寿和安康回来了都不知道。还是长宁扑到她身上喊了一声额娘，她这才回神，转头就看见元寿拉着安康正站在跟前，脸上忙露出笑容来："放学了？肚子饿不饿？"

元寿皱了皱眉："额娘是遇见了什么烦心事儿？"

安康也点头："额娘看着不高兴，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该不会是我吧？我这两天可安生的很，先生还表扬我了呢，对了，今儿汗阿玛过来吗？"

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这种脚步声，在宫里，除了侍卫就只有胤禛了，但侍卫是不可能闯到永寿宫的，所以，只能是胤禛了。

元寿机灵，忙迎了出去："汗阿玛，您回来了？累不累？儿子给您捏捏肩膀？"

胤禛挑眉："今儿怎么这么殷勤？说，是不是想要什么东西？"

一边说着一边进门，静怡忙起身行礼，胤禛摆摆手阻止了她的动作，笑着将长宁拎起来晃了晃："长宁去哪儿玩了？身上怎么都是泥土？"

长宁笑呵呵的："我去御花园了，地里有虫子，我抓虫子。"

说着还招手叫跟着他的小太监，那小太监捧着个茶杯，长宁兴匆匆的拿到胤禛跟前打开："汗阿玛你看，我自己抓的虫子，很多很多哦。"

胤禛看了一眼，面不改色的拍了拍长宁的脑袋："长宁真能干。"

元寿已经摸着胳膊躲一边儿去了，安康倒是和弟弟很有共同语言："这种虫子太小了，没意思，等夏天了，我领着你去捉磕头虫，你没见过磕头虫吧？按着它尾巴，它就会一下一下的磕头，可有意思了。"

胤禛教育元寿："连虫子都害怕，日后怎么能做好别的事情呢？都是你额娘这两天太惯着你了，回头跟着我去收庄稼去，该让你知道劳作之苦。"

静怡也觉得胳膊上起鸡皮疙瘩，忙哄了长宁："快吃饭了，先让人将虫子给拿下去？要不然，虫子吃进肚子里，它会啃你的肠子的。"

这会儿哪还有空去想福晋为什么会态度大变的事情，胤禛和儿子才是最重要的。

看长宁一脸怕怕的捂着肚子，静怡就忙示意那小太监将装着虫子的茶杯给端下去了。屋子里闹哄哄的，安康叽叽喳喳，胤禛又在问元寿功课，长宁闹腾着要吃点心。

静怡恍惚中就觉得自己刚才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就好像是一幅沾了水的水墨画一样，蓦然间就模糊的再也看不出来什么形状了。

好不容易等吃了晚饭，将三个儿子都给打发了，静怡和胤禛这才得了单独聊天的时间。

"刚回来的时候瞧见你脸色不是很好，是心情不好？"胤禛一开口也是这句话，静怡忍不住有些无语，她养气的能力该是有多差，这才一个两个的都能一眼就看出来？

"看出来了？"静怡明知故问，胤禛挑眉："你这脸色，我都看了几十年了，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我还能看不出来？"

"是有点儿事情没想明白。"静怡叹气，但又摇头："我没想明白之前，不太想和你说，你再等等好不好？"

胤禛伸手捏了一下她脸颊："长本事了啊，现在连我都想瞒着了。"

"也不是要瞒着你。"静怡往前一趴，胤禛赶紧抬手将人抱住："是很大的事儿？"

"嗯，很大，性命相关。"静怡点头："我还没想明白，你给我一点儿时间好不好？我保证，我不会让自己受伤，也不会伤害别人，我会好好的。"

沉吟了一下，胤禛点头："好，既然你需要时间，那我就等等，等你想明白了再说。"

反正，女人家的事情，估摸着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原以为知道这样颠覆自己印象的事情，晚上会睡不好呢，却没想到，抱着胤禛的胳膊，竟然一觉睡到大天亮。睁眼的时候，胤禛已经去上朝了。

静怡梳洗之后，才猛地一拍脑袋，哎呀，竟是忘记问胤禛只知道皇后生病的事情了，若是胤禛知情，应该也能问一下皇后是生了什么病吧？

现下好了，胤禛上朝去了，依照他那工作劲头，十之□□，又可能是得再过两三天才能见着人了。

"贵妃娘娘，广储司的人来问，今年冬天的炭火，应该购买多少。"王嬷嬷进来说道，静怡揉揉脸，换上笑容："让人进来吧。"

宫中用度，都是从内务府走的，内务府分七司三院，广储司是七

司里的领头，掌管宫中库藏用度，又分为银皮瓷缎衣茶六库，银就是银两。

冬天宫中炭火要用多少，需先算个数，然后报到皇后这边，皇后准了，内务府就开始准备银子购买。在静怡接了账本之前，内务府应该是将用度递到皇后跟前了。

静怡也不知道皇后是准了还是没准，叫了人进来，那太监不慌不忙的行礼，不等静怡询问，就先说了自己之前报的数字："往年用碳都是八千斤，顶级的碳木三千斤，皇上那边是两千斤的用度，皇后……"

说着轻咳了一下，静怡就明白了，往年宫里没皇后。

"一等的木炭两千斤，是妃嫔用度，二等的两千斤，是贵人答应的用度，剩下的则是小主们的用度。"还有宫中有头有脸的太监嬷嬷们的用度。

再剩下的一千斤，就是备用了，哪儿炭火不足就往哪边送。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静怡实话实说，"我得去问问皇后娘娘，看她是怎么打算的。"

那太监就皱了皱眉："贵妃娘娘，这事儿比较急，您这边若是准了，奴才还得吩咐人去买炭火，这炭火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买的着的，可宫里十一月就得用上炭火，怕是耽误不得。"

静怡也跟着皱眉："连半天时间也耽误不得？"

"是，今儿可都已经是十月二十二了，就剩下这么几天功夫，若是错过了，奴才也不能凭空变出来炭火啊。"那太监脸上带了几分焦急，"您行行好，给奴才一个准话？"

静怡深吸一口气，招呼王嬷嬷："你且在这儿陪着这位公公说会儿话，我到长春宫一趟。"无论如何，这个准话，她是不能给的，她怎么知道皇后定下来的是多少斤？

就算有前例在，可先皇那会儿和现在能一样吗？先皇的后宫小一百人，胤禛的后宫这么五六个人，光是人数就差了一大截。还有木炭的等级问题，几千斤的木炭，差一等的，这中间银子可能就要数千两银子了，这么大的数目，她可不敢做主。

然而等了长春宫，是赵嬷嬷出来回话的，说是皇后娘娘刚用了药，已经睡下了，赵嬷嬷脸上很是担忧："娘娘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难得能睡下，贵妃娘娘若不是天大的要紧事儿，就先等等？"

静怡总算是明白了，难怪之前皇后娘娘特意交代，遇事儿要是拿不定主意就按照前例来呢。

真要是按照前例来，这多出来的银子谁来掏？买多了炭火要怎么处置？别说放到下一年，木炭这种东西，放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再者，陈碳烟大，就算是过一年还能用，到时候给谁用？

静怡也是无语了，这事儿就算是自己办砸了，皇后还能让自己赔一条命进去吗？这念头一闪而过，静怡迅速给按下，伸手在额头上拍

了拍，自从昨儿听了陈玉的话，就总觉得皇后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是在谋算自己的性命。

这样不好，风声鹤唳的，皇后都还没动手呢，自己就要将自己给吓死了。再者，自己也不能打草惊蛇，淡定淡定，以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在心里念叨了几遍，静怡又开始着急了，这木炭的预算可怎么办！

要不然，去问问胤禛？不行，不能问，胤禛本来就忙，这种小事自己都办不好的话，日后还怎么当太后？而且，她也有些不太服气，凭什么皇后想算计自己就算计自己？

她这次，若是能将这事儿给办妥当了，也是往皇后脸上甩了一巴掌了！

“既然皇后娘娘刚睡下了，那我就不打扰了。”静怡面上挂了笑容，微微点头，起身告辞：“待娘娘醒来，替我问安。”

看着静怡的身影出了长春宫的大门，赵嬷嬷才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躬身进了内殿。皇后靠在床头，面色确实是有些苍白：“走了？”

赵嬷嬷点头：“走了。”顿了顿，略有些迟疑：“贵妃娘娘该不会去找皇上吧？”

皇后笑了一下：“她不会，她是个有分寸的。”

作者有话要说：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哈哈，你们没看错，今天就是一万字！！！咳，因为更新量大，花开还在更现言那边，所以亲爱们的留言，花开就暂时不回了，但亲爱的们放心，花开还都是有看的，积分也照常送的~~~~~么么哒，花开爱你们~~~看在花开这么勤劳的份儿上，亲爱的们要多多留言哦~~~~

☆、第 111 章

“顶级木炭三千斤, 一等木炭四千斤, 二等木炭三千斤, 三等木炭两千斤，贵妃娘娘, 您确定？”书办再次问道, 静怡点头：“我确定。”

她虽然不知道皇后的打算是多少，但她自己会算，不就是加减乘除吗？有名册在手, 平均一下往年的用量，然后再用今年的人数乘一下, 再加起来，这答案不就立马有了吗？

不过为迷惑皇后, 一等的木炭, 静怡特意多要了两千斤。顶级木炭是那种无烟的木炭，烧起来会带点儿香味，可能是竹子的味道，也可能是梅花的味道，这种的特别贵, 五两银子一斤, 寻常人家别说用了, 估计是连见的机会都没有的。

一等的木炭就是上好的银丝碳了，无烟无味，又特别耐烧，内务府报上来的价格是三两银子一斤, 静怡一下子要了四千斤，比往年多了一倍，这算来，就是六千两银子了。

剩下的和这个比起来，就都不算事儿了。

那书办看着静怡的眼神略有些古怪，又忍不住再问来一次，静怡的答案还是那样，已经确定。顺便拿了对牌给书办，还有批下来的条子，用这个，就可以到内务府领银子，然后准备收购木炭了。

木炭是得在进入十一月之前买好的，所以，这书办一离开，就等于这事儿是彻底的定下来了。王嬷嬷还有些着急："娘娘，咱们是不是定的太多了些？皇后娘娘之前只说是按照旧例来，咱们刚才就是按照旧例，若是出错，皇后也是不能说什么的。"

毕竟，有这句话在前面，皇后顶多就是能责备一句静怡不堪重用，她自己也是要背一些责任的。

然而，静怡就觉得，不堪重用这四个字，自己是决不能承受的。不管皇后是打着什么主意，她现在要表现的，是自己管家理事的真正本事。

她想要再和府里一样，处处避着皇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然，她也没打算将皇后怎么样，别说她现在没这个本事，就算是有，她也不会出手的。

她永远都记得，若是没有福晋，她就没有得宠的机会。哪怕那机会在皇后看来，并不算是什么，只是一两句话的事情，可在静怡看来，这一个良好的开端，能省下她至少三五年的拼搏。

就算是用现代法律来衡量，皇后也不过是一个挑唆的罪名，耿氏也没出手，她自己最后也没事儿，所以，皇后也远远不到要判死刑的地步。

但这不代表她就要永远被皇后压着打，该还的恩情她会还，但是吃了的亏，她也会还。恩情是恩情，怨憎是怨憎，她向来恩怨分明。

"皇后既然是想让在这事儿出错，那这事儿，我就更得给办好了。"静怡面上没什么表情的说道："这样，我才能彻底摸清皇后是什么打算。"

王嬷嬷还是有些焦虑："那么多的银子……"

"放心，若是咱们用不了，这些木炭，我自会找个好用处的。"静怡抿抿唇，脑子里搜索着各种木炭的用途。想来想去，最简单的，好像就是赏赐给别人了。

或者，她应该列一下名单，等木炭买好了，就借着胤禛的名义，将木炭赏赐到大臣家中去？

再或者，她是不是应该盼着今年冬天更冷点儿？

前者的话，她还得去找胤禛帮忙，这样一来，在胤禛面前，自己岂不是就是无能的代言人了吗？哎，说不定皇后的目的就是这个啊，让胤禛知道自己是个没本事的？

但是后者的话，太飘渺了点儿，谁知道今年冬天会不会更冷啊，万一是更暖和了呢？

静怡想着想着，脑袋里忽然就冒出来四个字——土法炼钢，这事儿，她还是听自家爷爷说的，那个时代，为了支援国家炼钢，家家户

户连个铁锅都要贡献出去，吃饭都得用陶的。

那会儿好奇，还查了一下土法炼钢的详细方法。

但这念头刚升起来，就又被静怡给按下来了。若是土法炼钢真是个好办法，为什么后世的课本上连提都不提一句？而且，不过一两年，这方法就被弃之不用了？

这方法，一来是耗费铁器，二来是需要大量的木材。为着这多出来的两千斤木炭，就要用这种方法破坏环境，实在是得不偿失。

静怡决定立即忘掉这四个字，就当是自己从来没想起来过。

所以，还是第一个办法稳妥些，反正，自己在胤禛面前，好像也从来不是什么勤劳能干的人设。她就是个需要伺候胤禛讨好胤禛的妾室啊，贵妃也是妾。所以，她要那么能干做什么？

还不到要她能干的时候呢，至少，也得是等皇后没了，她才能展现自己的能干。

静怡脑子里一圈的能干，下定决心之后，就将这事儿给暂且放在一边了。条陈已经被拿走，对牌也已经被拿走，她只能继续等后面的发展了。

“皇后那边，到底什么情况，陈玉还没打听出来吗？”静怡忽然问道，王嬷嬷刚才见她想的入神，就没敢出声打扰，这会儿听她询问，忙上前：“奴婢去问问陈玉？”

“直接让陈玉来见我就是了。”静怡说道，王嬷嬷忙去叫人，陈玉很快进来，听静怡又问了一遍儿，赶紧行礼回答：“奴才找了御膳房的人打听，皇后娘娘这两天的饭菜，还是和以往一样，并没有什么忌口之类的。所以奴才有八成把握，皇后娘娘并没有什么重病。”

“另外，长春宫的人，这两天也不见慌乱，都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连药也是她们自己熬制的。”陈玉说道，眼皮耷拉了一下，陈玉继续说道：“奴才猜测，皇后娘娘应当是体虚。”

体虚就不是多大病，吃点儿补药就行了，言下之意就是没病。

静怡笑了一下，她之前就是这样猜测的。

“皇后娘娘……”最近可是有什么异常？然而没问出来，静怡停顿了一下，摆摆手：“你多多关注一下长春宫那边，若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早些来告诉我。”

宫里和府里不一样，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在府里的时候，这个王府就像是一个牛肉饼，大家吃几口虽然能享受一下，但没这几口也不会饿死。

可自打胤禛登基，这个宫里，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的是一个天下。能在宫里抢得主位，就能在这个天下掺一脚，那就不是一个牛肉饼了，而是成千上百的牛肉饼，得到了之后不光是自己可以吃饱，还可以送给别人，还可以拿来换钱，还可以用这个换取性命。

王府没什么好争的，因为就算是当不上世子，也还能有别的爵位。胤禛不偏心，对孩子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他又十分能干，谁也

不用担心胤禛老了之后自己会吃不上饭。

可现在，要争夺的是皇位。

这个谁都能明白，所以以前大家不争，现在你就是不想争，你身边的人也会推着你去争。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既然一开始往上走了，那就只能一直走下去，直到走到最顶端，走到一半儿不想走的，十之□□会被人推下来。就算是侥幸没摔死，也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踏脚石。

哪怕静怡不想让元寿当皇上呢，这事儿也轮不到静怡来做主了。一来皇后没儿子，二来，弘时也不会很安分的等着胤禛将皇位留给他。

昨儿还听元寿说，弘时是出宫喝酒去了，据说，是被胤禩邀请去的。

而且，就算是将来胤禛愿意将皇位留给弘时，那弘时能容得下元寿兄弟几个？若是她只生了一个元寿那还好说，可她偏偏生了三个，兄弟三个抱团，弘时将来就不会顾忌吗？

静怡想的入神，都没发现胤禛进门了，胤禛又摆手示意王嬷嬷噤声。所以，静怡是被人给抱起来了，受惊惊呼了一声，这才发现是胤禛回来了，她赶紧伸手搂住胤禛的脖子：“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怎么，不高兴我回来？”胤禛挑眉，将人放到床上，倾身压下，伸手往她衣服里面摸去，静怡动了动身子：“今儿心情很好？”

“嗯，很不错。”胤禛含糊的说道，亲了个过瘾，两个人衣服都解开了，胤禛却又顿住，伸手将静怡揽在怀里拍了拍：“朕先忍忍吧，避子汤喝多了多身体也不好。”

他当初既已经发誓要为康熙守一年，自然是必须要做到的。

静怡伸手往下：“我帮你。”

胤禛也是憋的时间有些长了，才一刻钟，就喘着气释放了。满足之后也不起身，就躺在那儿抓着静怡的手把玩：“刚才看你在出神，可是在想什么事情？”

“我有个事儿，得求您帮忙。”静怡眼珠子转转，笑嘻嘻的趴在胤禛怀里：“你先保证，等会儿不许生气，不许冲我发火。”

胤禛皱了皱眉：“惹祸了？你先说说是惹什么祸了，若是朕能帮你摆平，那就不会生气。”

“你肯定能帮我的，就是今儿上午，内务府广储司的书办来找我拿主意，问买木炭的事情。”静怡说道，胤禛皱了皱眉：“找你拿主意？”

“是啊，皇后娘娘前两天生病了，就将账本对牌什么的，先送到我这儿来了，只说让我按照旧例来，我却是没想到每年的木炭都还要有个预算，我本打算找皇后娘娘问一声的，然而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说娘娘安睡下来了，我只好自己拿主意了。”

静怡一半儿是给胤禛解释，另一半就是在告状了，见胤禛眉头皱

的更紧了一些，就没继续往皇后娘娘身上攀扯了："我将一等木炭的份量给翻倍了，刚才我就是在发愁，这么多的木炭，到时候要是宫里真用不完，内务府的人会不会上折子参我一个奢侈浪费的罪名？"

胤禛似笑非笑的捏了捏静怡的爪子："就是在担心这个？若只是这样，你倒不用发愁，用不完就想办法用完，用不着你在这儿使劲担心。"

"不是我使劲担心，我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了，不过是需要皇上你帮忙。"静怡忙说道，胤禛挑眉："你自己想到解决办法了？说来听听。"

"木炭这些东西，都是用到一月左右，十二月的时候我就找内务府问问，若是还剩余很多，你就赏赐给下面的官员。"静怡眨眼："我这个是不是好主意？"

胤禛有些哭笑不得："宫里用不完的东西，赏赐给下面的官员？你生怕他们不知道是你用不完的吧？"

这主意当然不行，赏赐东西哪儿有用自己剩下的东西来赏赐的？

"你别担心，若是真有剩余，朕自有办法处置。"胤禛戳戳她脸颊："不过，你当时为什么想着翻倍要了？"按照旧例来不行吗？或者就自己算一下，该是多少是多少。

胤禛是知道的，静怡的算数还不错，她之前教导过元寿和安康。在寻常妇人中，静怡的算数算是顶尖的了。要用多少木炭这种事儿，应该还是能轻易算出来的吧？

"我说了你不许生气。"静怡抿了抿唇，胤禛点头："好，你说，我保证不生气。"

"皇后娘娘等着看我笑话呢，我呢，就先让她笑一笑，然后再让她笑不出来。"静怡做出赌气的样子来："扎她一下，她下次就不会想着看我笑话了。"

木炭多了，内务府肯定是要上折子说静怡预算不对的，静怡被训斥，皇后自然是要笑的，然而胤禛出面帮解决了，也没有训斥静怡，那皇后就该是笑不出来了。

这点儿小心思，胤禛根本不用想就能看得出来。只是他没想到静怡还有当刺猬的一天，面上就带了些愕然："现在不打算忍着了？"

以前静怡对皇后，可是十分恭敬的。

静怡早就想到了这一步，嘟着嘴不高兴："我原打算忍着的，不就是被人看个笑话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念着皇后娘娘以前对我的恩情呢。只是，我若是一直这样忍让，皇后娘娘会不会觉得这后宫里她就是无敌的了？人没了忌惮，那说不定会做出什么错事来，我也是为了皇后娘娘好，现在扎她一下，她知道疼了，以后就不会飘的太高了。"

静怡一边说着，一边在心里为自己竖起大拇指，这个白莲花的形象表演的实在太好了。别人要伤害她，她还要为那凶手着想，实在是

太圣母了。
　　若不是胤禛多疑，自己不能破坏在他面前的形象，她两句话就能解释完了——皇后都要害我了，我为什么不能还个手？
　　可她不能，因为她不能让胤禛觉得她是在和皇后争锋，不能让胤禛误会她是想为元寿开路，不能让胤禛把她当成那个膨胀的要飞起来的人。
　　“你倒是为她着想。”胤禛笑了一声，盯着静怡看，看的静怡有些心慌，就怕自己刚才的表演哪儿露了破绽。强忍着镇静下来，伸手摸摸自己的脸：“皇上看什么呢？我脸上写着有字？”
　　“是啊，写着傻瓜两个字。”胤禛点头，煞有其事的在她左右脸颊上分别点了一下：“若是没有朕护着你，你可怎么办啊？”
　　“没有皇上护着我，我当然就得是自己坚强起来了啊。”静怡理所当然的说道：“到时候，我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元寿，保护安康，保护长宁，我肯定是谁来欺负我我就欺负回去，跟个刺猬一样，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胤禛忍不住低声笑了一下，点头：“也是，合该遇见了朕。”
　　“是啊，老天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些。”静怡也笑眯眯的点头，换个人，不一定能比胤禛更好，这年头，家暴不犯法，八旗男人不打老婆的，也并不是很多。
　　说了一会儿的话，胤禛大约是太累了些，闭着眼睛就睡着了。静怡轻手轻脚的将被子拉开，将胤禛给盖好，她虽然睡不着，但也没离开，就躺在胤禛身边睁着眼发呆。
　　元寿和安康今儿没过来，说是功课比较多，就直接在南三所那边用饭了。长宁估计是比较稀罕，他还没在永寿宫以外的地方吃过饭呢，刚才就闹腾着要去找两个哥哥了，静怡眼不见心不烦，就让人将他给送过去了。
　　所以这会儿，屋子里倒是难得的清静，就只有他们两个在。
　　“皇上，皇上？”看到了用午膳的时候，静怡就轻喊了两声，胤禛睡的略微有些沉，静怡想了一下，就又顿住了，胤禛难得能睡个好觉，午饭倒是可以推迟一点儿。
　　过了两天，皇后的身子一直没有好转，静怡也逐渐沉稳起来，开始算了冬天的布料。冬天是有两次布料发放的，一次是十月，这个皇后已经算过了。一次就是十一月，十月底报上数目，十一月中旬发下里。之前是薄棉袄，这次是厚棉袄。
　　这个倒是有旧例，静怡也就不用太费心。她要费心的是另外一项，眼看年底，宫中妃嫔按理说，都是有赏赐的，要么是布料，要么是首饰，要么就干脆是银两。
　　也是要提前和内务府打招呼，这个没有旧例。去年的这个时候，康熙还没过世，等康熙过世，大家又只能穿素的，首饰也不能带，所以这事儿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当然，今年也还是要守孝，可热孝已经过去，年底的封赏就不能再糊弄过去了。

静怡静心将康熙朝前些年的赏赐给算了一遍，为求个平均数，她连着算了三年的。然后才定了个标准，再往胤禛后宫的人数上套一下，决定今年还是给银子算了，有了银子，想买首饰买首饰，想买胭脂水粉买胭脂水粉，也免得这个满意了那个不满意。

这次她主动让人去内务府叫了书办，提前将这事儿给吩咐了下去。毕竟是新年封赏，这银子也得是新的才行。

忙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已经是十一月初三了，静怡早上还没醒，就听见长宁叽叽喳喳的声音："额娘，下雪了！你快起来，外面下雪了！"

静怡心里还想着下雪有什么稀罕的，每年冬天都会下雪，然而下一瞬，她就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这才十一月初，这就下雪了？往年最早的，也是十一月下旬才会下第一场雪的啊。

难不成，今年冬天会特别冷？

静怡迅速的穿衣服起床，王嬷嬷帮她掀开门帘，然后一股冷风就打着旋儿的吹了进来。静怡忍不住抱住胳膊，明明昨天还没这么冷的，今儿怎么忽然就降温了？

"去让内务府将木炭往各处送去。"静怡不是天文学家，她就是感叹了一下这天儿变的太快，然后就笑眯眯的吩咐了陈玉："尤其是皇上那边，要多送些。"

老天爷真是对她太好了，就这样的天气，今年的木炭，铁定是能用得完的！就算是用不完，那些大臣们若是按照往年的旧例来买，估计是不够用的。

那胤禛再赏赐下来，就不算是用"剩下"来赏赐了。

但转瞬，静怡就又有些发愁，她那木炭确实是不用愁了，可是这大冷天的，估计外面百姓们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了。

静怡坐在屋子里一边和长宁玩儿九连环，一边看着外面的天色发愁，这雪的阵势，看起来不算小啊。

"娘娘，内务府送的木炭到了。"王嬷嬷一边说着，一边端了木炭的盆子进来，里面装着的是已经点着了的木炭，暖烘烘的，立马将屋子里的冷气给赶跑了。

"各处的都送到了？"静怡问道，王嬷嬷笑眯眯的点头："奴婢刚才往各处走了走，正好遇见内务府送木炭的小太监，娘娘放心，各处都有了。"

"走，咱们到太妃那边去看看。"静怡想了想，起身，王嬷嬷忙跟上："娘娘，您等等，先穿好大氅。"

长宁跟在后面："额娘，我也去，等等我！"

除了一个宜太妃已经被接出宫了，剩下惠太妃荣太妃还有太嫔太贵人等，都还在宫里。静怡过去的时候，惠太妃正在念经，听静怡问

木炭，就侧身让静怡进去看了看。一路上，惠太妃一句话都没说。

荣太妃那边的也都送到了，可能是长宁长的可爱，也可能是荣太妃想讨好一下胤禛的妃嫔，总之，长宁在荣太妃这儿收获了一把松子仁，刚剥好的。

太贵人们倒是还没送来，静怡又让人去催了下，看着木炭送来了，这才领了长宁回去。

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多了个人，静怡忍不住笑："怎么这会儿过来了？前面事情忙完了？"

"嗯，外面下雪了，就想出来走走，你去宁寿宫那边了？太妃们都如何了？"胤禛问道，静怡点头："都还不错，不过我想着，过两天让太医过去给她们把把脉，这大冬天的，若是身子有不舒服，早些发现也好早些预防。"

静怡她们是有太医三天请一次平安脉的，但太妃们就没这个待遇了。这妃嫔们只要以带上一个太字，除非是太上皇还在，要不然，这待遇就是一个天差地别了。

胤禛点头："好，你看着办就是了。"

顿了顿，又说道："既然皇后身子不舒服，怎么没将凤印给交给你？"

静怡吃了一惊，赶紧摆手："我可不想要。"那就是个烫手山芋，有了那东西也不能说明她是皇后，没了那东西她现在照样有胤禛撑腰，静怡实在是想不出那凤印有什么好的。

"这一下雪，你那木炭就算是派上用场了。"胤禛没继续这话题，只笑着看外面的天色，静怡叹气："相比之下，我倒是更愿意不下雪，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

每年光是冻死的老百姓，就是京城周边，也有好几十呢，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康熙在的时候，有一年京城大雪，那次死的，都有小一百人了。

胤禛有些惊讶，静怡侧头看他："现在在宫里了，还不能施粥什么了？"

"你可以吩咐人去做。"胤禛顿了顿说道，静怡想了一会儿，摇头："还是算了，我不想出面，要不然，我将银子捐给你，你帮我找人做这事儿？"

她不适合出风头，万一被人说是替元寿收买民心呢？胤禛才给刚登基，还不需要继承人呢。

"我帮你？"胤禛问道，静怡点头："嗯，你或者放到国库里，或者你自己出面找人施粥，都可以，就是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许用我的名义。"

"为什么？"胤禛疑惑的问道，静怡笑着捏了捏他胳膊："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福气太多了些，不用别人再对我感恩戴德了，要不然，这些福气会将我压垮的。"

“人能承受的福气是有数的，太少了就是命苦，太多了就会转成别的，那什么，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你肯定比我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吧？”

静怡笑着说道，她原本是开玩笑来着，但说着说着，倒是觉得这方法十分可行了，雍正皇帝初开始的名声，可是不怎么好的，若是能有什么办法给他掰回来一点儿，静怡觉得，花点儿银子就算事儿了。

“用皇上的私库！”静怡拍手，面上带了几分认真：“赈灾救民，为皇上你自己换一些名声回来，你觉得如何？”

胤禛伸手抓了一下她的头发，这女人，想事情一向是这么简单，那脑袋瓜就像是装的都是水一样，不过，偶尔还真有几个好点子。

果然，这十一月初的第一场雪就是个预兆，随后的日子就是越来越冷，一天一盆木炭根本不够烧。和往年相比，像是李氏年氏这样的妃，就要多出来三分之一的用量。

之前静怡多买的那些，其实算下来，还是有些紧张的。但省着点儿用的话，也并不会缺太多。

大约是胤禛之前问的那句话传到了皇后耳边，十一月十五，皇后就身体大安了，特意请了静怡过去说话，静怡去的时候，就直接将账本和对牌都带去了。

皇后脸色还是有些发白，脸上的神情略有些疲惫，见静怡进来，就笑着招手：“这段时间，可真是麻烦钮祜禄妹妹了，也是我这身体不争气，本来三五日就能养好的，偏偏这天气一冷，变得太快，硬是又拖了几天才算是养好。”

“娘娘身体好转，妾身也就放心了，不然妾身总是挂着心，做什么都心不在焉的，看账本的时候就是差点儿出错呢，娘娘等会儿可得将这账本再重新看一遍，免得我哪儿疏忽了，耽搁了娘娘的大事儿。”

静怡笑着说道，示意身后的王嬷嬷将账本和对牌送上来，皇后叹口气：“我叫你过来，本是想谢谢你来着，你怎么将这些都带来的？就不愿意再多帮我几天吗？”

“妾身自然是很愿意帮忙的，只是娘娘也知道，妾身一向懒散，这么些天都是战战兢兢的，若是再拿着这些，妾身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错事儿，惹了麻烦呢。”

静怡忙说道：“娘娘身子若是不舒服，就暂且将这账本放一放，反正到了年底，凡事都有旧例，娘娘也不用花费太多心思。”静怡特意强调了一下旧例，皇后面上的笑容微微收了些，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又露出和善的笑意来：“也是，都有旧例，确实是不用太费心。”

“你前前后后辛苦一场，本宫也不好亏待了你，这些是本宫的一番心意，你可别嫌弃。”皇后招招手，有宫女端着盘子过来，特意打开了让静怡看，是一套红宝石的首饰。

静怡第一个念头就是这红色也太正了些，非嫡妻，能用这样正的

红色？

但貌似记得德妃以前，也是用过这样的大红色的，所以，妃嫔应该是不用太忌讳这些？

“多谢娘娘，妾身很是喜欢。”静怡笑着起身行礼，将这谢礼给收下了，不管能不能用，她是打算拿回去压箱底了，万一用的时候，不小心半路摔坏了呢？皇后娘娘的赏赐，得务必上心才行。

又说了几句话，静怡就起身告辞了。

皇后看着静怡出了大殿，忍不住叹口气，身边的嬷嬷上前来压低了声音问道：“娘娘，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良久，皇后摆摆手：“暂且不要动，皇上那边，怕是已经有所不满了。”之前那句凤印的话，不光是提醒，还是一句警告。皇后皱了皱眉，也不知道钮祜禄静怡，是哪儿来的好福气。皇上到底是看中了她哪儿呢？长的漂亮？年氏和武氏也不差。能生？李氏也能，年氏也能。

温柔体贴？年氏更温柔。会做针线活儿？宋氏不会还是武氏不会？

想了半天，皇后都有些想不太明白，但除掉静怡的心思，却是越发的坚定了。

“小那拉氏那边，可调理好了身体？”皇后问道，嬷嬷点头：“是，生子方已经吃了一个月了，已经能承恩。”

“让她继续吃，多吃些是没坏处的。”皇后说道：“等过了年，我自有安排，让她不要着急，这段时间，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了，安安生生的养着身子。”

静怡刚到了永寿宫，外面就开始下雪。她盘算着今天晚上是不是吃个火锅，虽然不能吃荤的，但也能吃素的啊，这宫里做的素鸡素鸭什么的，还是挺好吃的，不比真的差。

“娘娘，慧妃那边来了人，说是长寿阿哥病了。”小鱼进来，一脸无奈：“奴婢说您去了长春宫，这宫务的事情，还给皇后娘娘了，慧妃娘娘那边说，皇后身子不舒服，怕是不好管事儿。”

静怡也是无奈了，皇后不好管，她这个贵妃就好管了？还正好是已经将账本都送回去了，年氏这不是来添乱的吗？

但想想长寿那孩子，静怡就觉得还是有些不忍心，长寿也就比长宁大几个月，长宁都快比长寿高一个脑袋了。

“找了太医吗？”静怡问道，幸好身上的大氅也还没脱呢，静怡转身继续往外走：“让王嬷嬷收拾一些小孩子用的药材，咱们到慧妃那边去看看。”

“已经找了太医了。”嫔位以上的，都还是能自己叫太医的，嫔位以下的则是要上报给一宫主位，等着主位里的嫔妃做主请太医。

所以说，这古代的女人要是进了宫，真的不能不去拼搏，要不然，就是生病了，也没个大夫来给看病，那就是等死了。

进了内殿，就见年氏眼圈红红，静怡吓了一跳："长寿如何了？"

"太医刚给看过，说是着凉了，我已经让人去煎药了。"年氏泪珠子跟着掉，静怡就有些头疼，以前年氏还有些小性子，略高傲，略别扭，但现在就是十分爱哭了，长寿不舒服她要哭，小格格不舒服她还哭。

"哭有什么用？"静怡没好气，进去去看了长寿，长寿小身子躺在床上，脸色潮红，眉头微微皱着，一看就是不舒服的样子，静怡皱眉："怎么会着凉？之前是谁伺候的？"

年氏抽噎了一下才说道："我找你来，就是想说说换个奶娘的事儿，之前是奶娘带着丫鬟伺候的，长寿身体原本就不好，这个我知道，可太医也交代了，若是小心看顾，日后也能健健康康的长大。"

难怪这次年氏非得让人去请了她过来，换奶娘可不是小事儿。

"你打算让我去皇后娘娘那边说？"静怡顿了一下问道，年氏摇头："长寿是我亲儿子，没有让个外人为我儿子出头的说法，我只是想请你帮另外一个忙。"

"你说。"静怡点头，年氏抿抿唇，起身给静怡行了个礼，静怡赶紧抬手扶住她："你这样一行礼，我倒是有些忐忑了，难不成是什么特别难办的事儿？"

年氏慌忙摇头："不是特别难办，就请姐姐帮我做个证，这奶娘偷了长寿的东西。"

静怡眨眨眼："你为何不直接说是照顾小阿哥不精心？皇上向来看重子嗣，若是知道奶娘照看阿哥不上心，定是不会轻饶了奶娘的，何必绕这么个圈子？"

年氏迟疑了一下才说道："我生长寿的时候有些难产，这奶娘，是福晋帮着找的。"当时胤禛并不在府里，年家也插手不上这种事儿。

静怡嘴角抽了抽，福晋安排的人，年氏还能放心用了这么些年，也是心大的很。

大约是她表情太明显，年氏忙辩解道："之前这奶娘也是很尽心的，也就这一两年……"进了宫，才开始有些怠慢轻忽的。她要直接说是照顾不好小阿哥，那福晋的脸面往哪儿放？

静怡对她这种逻辑也是有些无语了，那说奶娘偷东西，福晋，不对，皇后面上就有光了？而且，年氏还真聪明啊，她自己不开口，得罪人的事儿，就该她钮祜禄氏出马吗？

"这忙我帮不了。"静怡摇头，年氏有些惊讶："可是，这宫务，最近不是你管着的吗？我听说，皇后娘娘身子好转，想要收回宫务？你不想继续管着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上下打量了一下年氏，没想到啊，原先想什么做什么都摆在脸上的年氏，竟然也学会用心计了啊。她要还想将宫务抓在手里，那么找个皇后的错处，就是最有利最简单的办法了。

不过这样一来，她和皇后，可就彻底成了对立的两面了。

年氏这算盘倒是打的挺好的，可惜，她现在不想抓着宫务。静怡笑眯眯的摇头："又累又不讨好，我何苦抓着不放？你应该不知道，我刚将账本和对牌，给皇后娘娘送去吧？"

年氏呆了一下，面色忽然涨红："我，我……"她虽然知道，但是并没有放在心里啊，掌管宫务这样大的权利，拿到手了，谁还会轻易的丢开手？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肚疼去医院检查，医生按着花开的肚子好一会儿，叹气："你这肚子上肉太多……"

☆、第 112 章

静怡并不傻, 她虽然和皇后已经是站在对立面了, 但她和皇后的事情, 只是她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年氏想利用她来对付皇后,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长寿虽然可怜, 但长寿自有亲娘在，她一个没什么关系的贵妃没有那么长的手来管。

让王嬷嬷放下了药材，静怡就带着人走了。年氏木呆呆的看着静怡出去, 良久，才微微叹气, 若非逼不得已，她实在是不想去得罪皇后。

"将何嬷嬷送到长春宫去吧。"现下, 已经是逼不得已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儿子重要。若是长寿出事儿，她杀了自己都没办法补偿。

"年氏派人将何嬷嬷送过来了？"皇后原本正在翻看账本，听赵嬷嬷说了这话，就忍不住皱了皱眉眉头，赵嬷嬷点头："是, 慧妃娘娘说, 何嬷嬷照看小阿哥不经心, 昨儿气温骤降，何嬷嬷却是忘记给小阿哥装热水袋了。"

长寿请太医的事儿，皇后这边也是知情的。

"成事不足。"皇后面色沉了沉，摆手："我就不见了, 直接送到慎刑司吧，皇上也就这么几个儿子，若是真出了事儿，谁来承担责任？"

赵嬷嬷忙出去吩咐了一声，何嬷嬷怕的要死，进了慎刑司还能出来的人她真没听说有超过一个巴掌的。当即就开始挣扎起来："娘娘饶命，娘娘……"

话没喊完，就被人拿帕子堵上了嘴巴："消停些吧，现在娘娘好心，送你去慎刑司，只一个照顾不周的名头，顶多是挨顿打，若是让皇上知道了，你还能有命在？"

何嬷嬷脸色一白，不敢再出声。

赵嬷嬷料理完了这事儿，就进去给皇后行礼："刚才贵妃娘娘去慧妃娘娘那边探望了一下小阿哥。"

"她倒是走的快。"皇后说道，合上了账本："走吧，咱们也去看

看。”

皇后带过去的也是药材，看了一下小阿哥，很是忧心：“太医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孩子还小，这样发热，对孩子也不好，要不然你试试用冰块敷一下？”

年氏低着头回道：“太医说，吃了药晚上就能醒过来了，阿哥年纪小，天气又冷，用冰块怕是内热外冷，会更伤身的。”

“是我见识浅薄了。”皇后点头说道，看年氏：“贵妃娘娘刚才来过了？”

“是，贵妃娘娘关心小阿哥，来探望一下长寿，并留下了些药材之类的。”年氏说道，皇后转身往外面走了几步，又转头看年氏：“听说你二哥已经去西疆那边了？”

年氏点头：“是，承蒙皇上看重，二哥初次领兵，能直接得封将军，二哥很是感激呢。”

“贵妃家里也有个弟弟，曾听贵妃说过，也是要领兵打仗的。”皇后说道，看着年氏笑了笑：“贵妃娘娘钟灵毓秀，想必她的兄弟，也是十分有本事的。”

“当武将嘛，都是靠打仗有军功，这才能升职的，你说对不对？大家都是拿命在搏出身，不过 ，你二哥这运气，可就没有贵妃的兄弟好了，贵妃的兄弟，好几年前就得了皇上看重，只不过是在山东那边呆了两三年，回来就能去了京畿大营了。”

京畿大营是什么地方？那是皇上的心腹军队，非皇上信任之人，根本连京畿大营的边儿都摸不着。

“年妹妹，以前本宫和你说过的话，现在还算数，你若是想明白了，不妨得空了来找本宫谈谈天儿。”皇后笑道，又往外走了几步：“时候不早了，本宫就先回去了。”

顿了顿，又说道：“你说，孩子还这么小，若是用的这药材出了点儿问题，那可怎么办？”

年氏脸色变了变，送走了皇后，转回来就坐在床边盯着长寿看。她身边的邱嬷嬷过来压低了声音喊了一声：“娘娘？”

良久年氏才叹气：“皇后娘娘说的话，果然是很有诱惑力的。”先从娘家利益说起，又说到从前的约定，若是换个心智不坚定的，怕是就要咬上钩了吧？

只是，在王府的时候她都没应下皇后的话，现在进宫了……年氏伸手扶住额头，进宫之后这利益就更大了，这鱼饵也换了，若是，若是长寿将来……

“不，我不能拿长寿去冒险，我就这一个儿子，若是长寿出了事儿……”年氏拍拍额头，将手放下，脸上神色坚定了几分：“将皇后娘娘送来的药材都锁起来吧，日后就不要拿出来用了。”

冷静下来了，年氏就又忍不住冷笑：“皇后娘娘还真当我和刚进府的时候一样好糊弄啊，小那拉氏都进宫了，皇后娘娘还以为我会继

续相信她吗？”

就算是事情真成功了，钮祜禄氏被扳倒了，那皇后下一个要扶起来的，肯定不是她年氏，而是小那拉氏吧？

年家想要的东西，难道那拉家就不想要吗？二哥是武将不错，可那拉府上三个兄弟，有三个都是武将呢。

年氏这边发生的事情，静怡自然是不清楚的。她将宫务交出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十分轻松了，想着好些天没陪着长宁玩耍了，就领着长宁在屋子里踢毽子。外面正下雪，长宁个小孩子抵抗力差，可不许到外面去玩耍。

中午时候，元寿领着安康从外面回来，给静怡行了礼，就说道：“我想出宫去瞧瞧，这雪下的挺大，钦天监那边的话，说是可能要下两三天，刚开始就这么大了，两三天那估计得失到小腿那么深了。”

“所以呢？”静怡问道，元寿皱了皱眉：“我去外面看看那些乞丐什么的，是不是被安置好了，还有京郊的民居，是不是能承受得住这大雪。”

“你和你汗阿玛说过了？”静怡问道，元寿点头：“汗阿玛说我可以出宫，并且派了几个侍卫给我。”

“既然你汗阿玛应了，那我也不反对。”静怡笑着说道，伸手揉揉他脑袋：“今天下午出宫？”

“额娘，我也想出宫。”安康凑热闹说道，元寿伸手秃噜了一下他脑袋：“我是有正事儿，你出宫做什么？”

“我帮着哥哥你啊，你做什么我就在一边帮忙。”安康瞪大眼睛说道，静怡摇头：“不行，你年纪还小，跟着你哥哥出宫就是添乱去了，帮倒忙，所以不许出去，你下午继续上课，等你长大了，你就能出宫了。”

安康还想说什么，静怡挑眉：“或者，下午你在永寿宫帮忙照看长宁？”

长宁歪着脑袋看安康，一脸期盼，安康头皮都有些发麻了，赶紧摇头：“那我还是去上课吧，先生说下午还要给我布置功课呢。”

别看长宁年纪小，长宁身体太好了，精力十分的旺盛，陪他一下午就等于练拳一整天，累的要命，所以不到不得已，安康是绝对不愿意选这个选项的。

元寿叹气：“你小时候比长宁还捣蛋呢，我嫌弃你了吗？你看看你现在，都没个当哥哥的样子，长宁多喜欢你啊，你这样让长宁伤心，咱们长宁以后是不是就不喜欢二哥了？”

长宁犹豫了一下，摇头：“还是喜欢二哥吧，要不然就没人喜欢他了。”

元寿一脸感动：“你看看长宁多懂事儿啊，再看看你自己，越大越不懂事儿。”

安康也是无语了，伸手捏长宁的脸颊：“你怎么知道没人喜欢你二哥？”

长宁做了个鬼脸：“因为大家都喜欢长宁，最喜欢长宁。”

说了会儿的话，胤禛就也过来了，静怡忙让人摆了午膳。胤禛这几天估计是更忙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真是特别的明显，本来他忙的就没空出去晒太阳，皮肤很是白，现在呢，就像是一盆面里面放着两个煤球，白的更白，黑的更黑。

“你也不能忙起来就不要命啊，你看看你才多大的年纪，正值壮年呢，就瘦的跟骷髅一样了，后面几十年你打算怎么过？”静怡照例开始唠叨，说着说着，叹气：“人家都说，女人一旦开始唠叨，那就是变老的预兆，我就发现，我现在一看见你我就想唠叨，是不是说明，我已经变老了？”

元寿忙安慰她：“额娘不老呢，额娘看着还十分年轻。”

安康也来拍马屁：“额娘是这宫里最好看的人了，年额娘啊，武额娘啊，都比不上额娘你，你最是漂亮的，一点儿都不显老。”

长宁跟着嘟囔：“额娘年轻。”

倒是胤禛，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番，点头：“确实是有些老了，所以，不要操那么多的心，该吃吃该喝喝，照顾好自己就行了，遇事儿也不要想太多。”

静怡想翻白眼，这人可真是啊，连个甜言蜜语都不会说的吗？

下一秒，就见胤禛拍了拍她的手背：“不过你放心，就算是你老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静怡心里感觉略有些复杂，面上却是翻个白眼，很是不雅：“我是不是该感恩戴德的说谢主隆恩？”

胤禛考虑了一下，摇头：“还是不用说了，反正你也不是真心想说的。”转头去吩咐了元寿：“出宫之后就多听话，要做什么事情，也要先问一声，若是纳鲁说能去做了，你才能去做，他虽然就是个侍卫，但也是阿玛身边的侍卫头领，他懂的东西，要比你多多了，你虽然每次上学的功课都能让先生夸赞，可功课是功课，做事儿和功课不一样。”

他教育儿子的时候，静怡是从来不插手，也不插嘴的，就抱着长宁在一边安安静静的听着。长宁现在也有点儿懂事儿了，知道什么时候能撒娇，什么时候不能出声。

安康也和元寿一样，规规矩矩的束手站在胤禛面前听训。

随后，元寿带着侍卫出宫，安康主动领着长宁去南三所了。虽然安康要上课，但也有侍卫太监陪着长宁，倒不用担心长宁会无聊。

这会儿静怡才说了将宫务还给皇后的事情：“我也一向不怎么喜欢操心这些，既然皇后娘娘好转，我就赶紧给还回去了，正好趁着这两天有空，我打算给皇上做个帽子。”

一边说，一边拿了软尺，在胤禛头上示意了一下，屋子里有炭

盆，所以刚才一进来，胤禛就将帽子给摘掉了。

到现在，静怡看着胤禛那发型都觉得有点儿辣眼睛。也幸好，清朝的男人，大多数时候是戴着帽子的，若是日后自己能长长久久的活着，她一定会建议元寿换一个发型的。

“帽子前面用上次皇上赏赐给我的绿翡翠？”现在翡翠还不是那么贵，但也不算便宜，胤禛赏赐的那个，是帝王绿，特别的通透好看，静怡舍不得给打磨做了首饰，就一直留到现在。

“你随意，朕给了你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了，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胤禛笑着说道，犹豫了一下，静怡还是说了长寿生病的事情，却没想到，胤禛竟然点了点头：“长寿那边一请大夫我就知道这事儿了。”

“若是年氏糊涂，那朕就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将长寿给挪出来住了，幸好，年氏倒是不糊涂。”胤禛说道，静怡简直是惊悚了啊，她虽然早知道胤禛多疑，掌控欲强，好像还有什么暗地里的探子间谍之类的，野史上不说了，雍正帝是有个叫粘杆处的间谍组织的吗？

但没想到，年氏那边上午发生的事情，胤禛这会儿就一清二楚了。

哎，也不对，这会儿好像距离时间也并不是很短了，都一个上午了，就算是自己要人去打听，也应该是能打听出来了吧？

不过，胤禛知道的更详细些。

说年氏不糊涂，那大约是后来年氏又做了些什么？皇后那边去探望年氏，也说了些什么？静怡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但她现在更明确了一点儿——在这后宫，哪怕现在管事儿的是皇后，但凡事，她也别想瞒着胤禛。

她之前选择的那条路——在胤禛面前将自己当成是透明的，是正确的道路，她得一直沿着这条路才能继续走下去。

“年妹妹也是关心则乱。”静怡笑着说道，胤禛拍了拍她的手：“你别管了，这宫务既然还给皇后了，你自己平日里想做点儿什么就自己做点儿什么，剩下的就别掺和了。”

静怡应了一声，又和胤禛闲聊：“长宁长的太快了点儿，我秋天做的棉袄，这会儿穿着就感觉有点儿紧了，晚上我得给放宽点儿，免得他穿着不舒服。”

胤禛昏昏欲睡，刚吃了午饭，这屋子里又是十分暖和，他忙了几天，确实是累了。

精油说话的声音就慢慢的变低，看他眼睛彻底闭上，呼吸都平缓了许多，就轻手轻脚的拿了毯子过来给他盖上。

下午两点左右，胤禛就又是精神饱满的去养心殿了。外面大雪飘着，静怡一边担心外面的元寿，又要做针线活儿，就更是懒得出去了。

不过，她不出门，倒是有人找上门来。武氏身边的丫鬟，神色带

了几分焦急，说是武氏生病了，她自己却是不愿意请太医，那丫鬟是想请静怡过去帮忙劝劝武氏。

在这宫里，静怡也就和武氏感情最好了，闻言就忙起身，急急的赶往武氏那边。

武氏是有些着凉，静怡进去的时候，武氏正靠在软榻上，低着头直愣愣的看着自己手里抱着的盒子。静怡过去一看，就忍不住呆了呆，那盒子里，装着的是两只鹦鹉。

那两只鹦鹉还是静怡送给武氏的，她自然是认得的。现在那鹦鹉，毛色暗淡，身子僵硬，只看着就知道应该是没气儿了的。再看看武氏那神色，静怡心里忽然就变得特别酸，酸的她都觉得自己的呼吸要被堵住了。

“你……”静怡拍拍武氏的手，她是知道，武氏是将这两只鹦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养的，平日里喂食洗澡，教鹦鹉说话，从不假手于人。

现在这鹦鹉忽然没了，武氏心里如何能受的住？

“都怪我，我晚上若是多问两句，它们就不会冻死了。”武氏喃喃说道，静怡皱了皱眉：“是冻死的？平时照顾小绿和小翠的丫鬟呢？她没将鹦鹉架子拿进来？”

再者这大冬天的，武氏也是很少将鹦鹉拿出去的吧？

“我让人打死了那丫鬟。”武氏面色木然的说道，静怡有些着急：“已经打死了还是正在打？”

一边说，一边吩咐了武氏身边的嬷嬷：“快让人去拦着！”她理解武氏的心情，她知道武氏是将这两只鹦鹉当成孩子养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啊，在别人眼里，这就是两只鹦鹉，这两只鹦鹉再怎么贵重，也定然是比不上一条性命的。

嬷嬷忙出去，武氏眼睛通红，转头看静怡：“你要拦着我？我恨不能……”

“我知道你恨，但你不能将自己给赔进去。”静怡忙说道：“你就不想为小绿和小翠报仇呢？那丫鬟照顾鹦鹉几年了，怎么会突然将鹦鹉给忘到外面去了？”

“而且，这大冷天的，鹦鹉受冻，竟然也没有叫出声来，这些，你都问过了？”静怡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这事儿是有蹊跷了，她之前将鹦鹉给武氏的时候也是问过的，鹦鹉的寿命，最长了有二十年左右，刚抱过来的时候，那鹦鹉才出生没多久。武氏又养的精心，不可能这会儿自然暴毙的。

可谁会跟两只鹦鹉过不去？武氏这性子，又向来深居简出，可以说除了给皇后请安，她平时就只呆在房间里，这样总不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吧？

这事儿，处处有古怪。

“你最近可有得罪人？”静怡直接问道，武氏低着头，沉默良久都

没说话，静怡有些焦急：“这次对鹦鹉出手，是给你的警告还是怎么回事儿？你别不当回事儿，你好好的问问，那丫鬟背后是谁指使的。”

若是将人送到慎刑司，顶多了是挨一顿板子。还是那句话，在别人眼里，鹦鹉是没有人命贵重的。

“这事儿你别管了。”良久，武氏开口，静怡皱了皱眉：“你知道是谁做的？”

“还能是谁？咱们潜邸里的人，谁不知道我这张嘴？”武氏冷笑了一声，但也没多说：“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就行了，这事儿你不许插手。”

“你不拿我当姐妹？”静怡叹气：“你也知道，这宫里，我最要好的人就是你了，你的事儿，我如何能不管？你是打算要做什么？先和我说说，不管怎么样，你得先保护住你自己才行。”

武氏摇头：“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放心就是了。我也不会那么鲁莽的，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还打算好好的活着，长长久久的活着，然后沾沾你的光，将来你儿子接你出宫了，我跟着你走好不好？”

静怡忙点头：“好，那可就太好了，也有人陪着我说话聊天了，到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可没那耐心来应付我一个老婆子了，我也就只能找你玩儿了。”

见武氏面上带了些人气，静怡也总算是微微有些放心了：“你丫鬟说你身子不舒服，可请了太医了？”

武氏摇头，好像才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太舒服一样，身子软了软，就靠在软榻上了。静怡忙伸手将装着两只鹦鹉的盒子给拿走，眼神示意旁边的嬷嬷，那嬷嬷赶紧的端着盒子，悄摸摸的溜走了。

然而武氏还没忘记这一茬呢，忙喊道：“先放着，等我身子好了，再亲自将它们给安葬了。”

静怡伸手摸了一下武氏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吓了一大跳，赶紧的让人去叫太医。太医过来把脉之后说了一大堆，又是着凉又是气急攻心，又是郁气堵塞，这才导致有些发热。

静怡叹气：“这大冬天的，一个接一个的，都是发热。”

武氏有些疑惑：“还有谁发热了？”

“长寿阿哥，年氏之前刚请了太医了。”静怡说道，按着她躺下：“你好好躺着，等会儿喝了药就睡会儿，可别起来，发发汗，身体就好了。越是有人想要打击对付你，你越是要好好的。”

武氏勉强笑了笑：“你放心，我知道了，我刚才只是太生气了，一时没想明白，这会儿我已经想开了。”

静怡点头，顿了顿，又问道：“到底是谁和你结仇了，要用这种办法对付你？”

武氏不出声，静怡皱眉：“我知道你是不想将我拖进来，可你是我的好姐妹，咱们不是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的吗？你和我还

要这样见外不成？”

“是小那拉氏。”良久，武氏才说道，静怡差点儿就忘记这宫里还有个小那拉氏了。因为位分低，给太后请安都没她的份儿，所以连带着给皇后请安的时候，她也很少出现。

之前皇后生病，免了请安，小那拉氏就更不出现了，胤禛也没宠幸过小那拉氏，静怡慢慢的，就将这人给遗忘了。

“她有这么长的手？”听武氏说完，静怡有些吃惊：“你一个嫔，连她一个贵人都奈何不了？”

武氏摇头：“我不是奈何不了她，我是根本没反应过来，我怎么知道就那么几句话，小那拉氏就会用出这样的手段？”见静怡还皱眉在看她，武氏也是有些尴尬：“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静怡点头：“我不生气，看你这样子，这事儿，还和我有什么牵连？”

“我带着鹦鹉出去踏雪寻梅的时候，正好遇见了小那拉氏，”武氏说道：“我是不喜欢惹事儿，可架不住这事儿找上门，她出口就说我是你的一条狗……”

静怡也是尴尬了，她和武氏感情好，在她自己和武氏看来，那就是姐妹，可地位不相同，到底这别人是怎么看的，她们两个就不知道了。

现在被小那拉氏给扔一脸，武氏那脾气，又最是受不住气的，当年她连李氏都能怼两句，现在她比小那拉氏位置高，自然是不会平白忍下这一口气的。

于是两个人就起了口角，静怡甚至不用听就知道后面的事情了，武氏那嘴巴，饶得了谁？

“我是狗的话，她连狗都不如，将来生了孩子还不知道是给谁生的呢，她就是个召之即来的通房丫头，浑身上下，也就一个肚子能看，将来生完了孩子，指不定连命都没了，就她这样的，活一天是一天的，还不赶紧好好的珍惜自己现在的性命，居然还有空在外面乱转，我自然是要指点她两句的。”

这一指点，小那拉氏可不就记仇了吗？你武氏不说我是活一天是一天吗？那我就让你看看活一天是一天的到底是谁。

动不了你，我还动不了你心爱的宠爱？

于是，武氏说两句嘴倒是痛快了，人小那拉氏也是个暴脾气，这就被点燃了。这事儿，站在武氏的立场上，那肯定是小那拉氏做错了啊，不站在武氏的立场上，还是小那拉氏的错。

先撩者贱，她不吭声谁会闲着没事儿做去讽刺她？地位低就该有低人一等的自觉，上赶着找不自在，真以为皇后能给你撑腰了？

静怡捂着脸颊有些牙疼，这事儿，武氏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些，但真闹开了，武氏也不一定能讨得好。还是那句话，武氏看重的，在别人严厉，一点儿都不重要。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静怡问道，问完了不等武氏说话，就伸手按住她被子：“行了，不管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就只能是好好的躺着了，等你养好了身体再说。”

至于小那拉氏，静怡决定先帮着武氏出口气再说，省的真将武氏给气着了。

而且吧，这事儿追根结底，还真是和静怡有牵连。首先小那拉氏为什么会怼武氏？因为在外人看来，武氏和静怡是一伙儿的，小那拉氏那是皇后的人，皇后现在已经差在明面上她看不上静怡了。

小那拉氏想要巴结讨好皇后，那自然是看不上静怡的。但她不敢对静怡出手，那么，就差一个等级，还没有圣宠的武氏，就成了小那拉氏的首选了。

然后呢，武氏也是为了维护静怡，这才回怼了小那拉氏。

静怡一个贵妃，收拾一个贵人，还是很方便了。出了武氏这院子，静怡就让人去找小那拉氏了：“就说宫里最近有些不太平，先是皇后娘娘生病，然后是长寿阿哥，再然后是宁嫔，所以本宫就想找几个人抄写一些佛经。宋氏体弱，李氏要照看弘时，年氏要照看长寿阿哥，思来想去，这宫里，也就她一个人是闲着的了，所以，这事儿就交给她了。”

王嬷嬷特意选了最厚的一本佛经，亲自带着人去给小那拉氏送，然后，王嬷嬷还忘记带笔墨纸砚了。

“若是皇后那边……”看王嬷嬷出门，小鱼有些担心的问道。静怡笑着摇头：“皇后娘娘可是十分贤惠呢，武姐姐既然病着，皇后怎么会劳动武姐姐呢？这抄写佛经的事儿，有小那拉氏一个人就够了。”

果然，皇后听说这事儿之后，也并没有说什么。

小那拉氏本来就被皇后勒令安安生生的养身子，出了这事儿，皇后没责备她就算是好的了。

笔墨纸砚还得掏钱买，小那拉氏若不是出身贫寒，也不会听了福晋的话进府当个侍妾了。要好的笔墨纸砚，一年的月例银子，立马就花了三分之一出去。

要不然怎么说这年头穷人家孩子连念书都念不起呢？不光是书贵，笔墨纸张也都不便宜。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静怡越发的确定，这宫里，日后怕是没多少太平日子了。不过，鉴于现在是孝期，胤禛又发誓要守足一年的孝，暂且，还是让静怡能有几分喘息的日子的。

转眼就又是新年，元寿出宫一次之后就上瘾了，隔三差五的就要出宫去走走，胤禛竟是也不拦着，只派了人保护好人，剩下的就不多问了。

静怡生怕元寿学坏了，就自发的将这差事给揽在身上了，但凡元寿出宫回来，她就要三五遍的问外面的事情。

问的多了，元寿也有些烦了，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儿，本来就是半

大不大，自以为自己很大，实际上却还是有些天真的。连胤禛都放手让他自己去混了，静怡还当他是小孩子，元寿就不高兴了。

“额娘，我真的长大了。”等静怡又一次询问，元寿脸上就带出了些不高兴：“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知道什么不能做，你这样一直问……”

抿了抿唇，到底是还记得眼前的人是亲额娘，没说出什么太不好听的话来。

“额娘，你别总当我是小孩子好不好？”看静怡面色凝住，元寿也觉得心里有些不太自在，就靠过来说道：“有汗阿玛身边的人跟着呢，我不会出事儿的。”

静怡伸手揉揉他头发：“元寿，既然你年纪不小了，我问你，你可曾想过你的将来？”

元寿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并不说话。

“皇家的小孩子，向来早熟，是我忘记了这一点儿，总是还将你当小孩子看。”静怡端正身子，摆出要详谈的姿势：“这点儿是我不对，我道歉。”

元寿就有些慌了，父母是长辈，就算是做错了，那也是长辈，从没听说过有当长辈的给晚辈道歉的。

“不是额娘的错，是我错了，我没和额娘说。”元寿忙说道：“我忘记额娘也是会担心的，我没将额娘放在心里，是我的错，额娘您别生气，我以后会改的。”

“你是有错，但额娘也有错。现在，额娘很认真的和你谈一谈，将你当成大人，咱们，大人和大人之间，谈一谈？”静怡笑着问道，元寿迟疑了一下，也上了软榻，盘腿坐在静怡面前：“好，额娘要谈什么？”

“刚才额娘问你，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想做什么？你想要什么？”静怡重新问道，元寿面上先是有些惊慌，但很快就按捺下来了。

面前的是他亲额娘，这世上，谁都有可能会害他，但只有额娘不会。

“额娘，我是皇子。”元寿抿了下唇，看着静怡说道：“我有两个弟弟，现在有汗阿玛照看，所以我和弟弟们，日子过的还算好。”

“但是等将来有一天，这天下换了主人，我和弟弟们，过的肯定不会像是现在这样如意了。”

“我想过了，不愿意屈居人下，将来的某一天，不管是吃饭还是穿衣，都等着别人去施舍。”

“所以，我想要那个位置，我想要将来的某一天，我的额娘是最尊贵的，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也不用被别人去算计。我想要将来的某一天，我的弟弟们，自由自在的活着，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去做什么。”

静怡摇头：“所以，你想要那个位置，就只是为了自己，为了额娘，为了弟弟们吗？”

元寿脸上先是有些迷茫，但瞬间就明白了静怡的意思，赶紧摇头：“不是，最重要的是为天下百姓，额娘，我最佩服的人汗阿玛，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汗阿玛，汗阿玛能为了这天下，将自己放到最后，我也能。”

“汗阿玛能为了这百姓，当了皇帝也是吃苦，我也能。”

“汗阿玛能做的，我也能。”

元寿再次说道，静怡还是摇头：“除了为了你自己，为了额娘和弟弟，除了向你汗阿玛学习，你想要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有，我想让这天底下的百姓都有饭吃，想要这天底下的百姓都穿得上衣服，想要这天底下的百姓都住得起好房子，想要这天底下的百姓都能读书。”

元寿认真的点头，这两天他在外面转悠，也并不是一点儿心得都没有的。

“可是你将先后顺序给弄错了，你想要这天下，最应该想的，就应当是这天下百姓。”静怡认真的说道，“什么是帝王？什么是黎民百姓？什么是江山社稷？你的先生，可有给你讲过？”

自然是没有的，汗阿玛并未选定继承人，怎么可能会随意让人传授什么帝王的东西？

“你想要这位置，你有想过要如何将位置拿到手吗？你上面有兄长，下面有弟弟，你有什么资格，让你的汗阿玛去选你？”

静怡只负责问，因为，她也不懂什么帝王心术。她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上辈子连个官儿都没当过。但是，她听过政治课啊，每年也都学了思想教育啊。

所以，忽悠起人来，静怡还是很有一套的。

“你知道你阿玛是怎么得到这个皇位的吗？你觉得你应该用什么手段得到这个皇位？”静怡再次问道，这次停顿的时间长了些，元寿想的时间也长了些，最后，元寿认真的点头：“阿玛是靠自己的本事得到了这个皇位，他让汗玛法看到了他的能力，我将来要做的，不是去和哥哥弟弟们争抢，而是要让汗阿玛看到我的本事，觉得我能行。”

“男子汉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你还小，你懂的看起来多，但你不懂的，也有很多。”静怡笑着说道：“你现在才十二岁……”

元寿打断她的话：“十三岁。”

“好，你现在才十三岁，你阿玛还正值壮年，那你应该做的是什么？”静怡问道，没等元寿回答，静怡就说道：“是学习，学习如何处事，学习如何用人，学习如何看待外面的事情。你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你不用着急。有目标是好的，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你要先

学会，让自己如何接近这个目标，而不是直接去抓这个目标。”

“通往目标的路上，有很多的荆棘，你得先学会如何挖掉这些荆棘，明白我的意思吗？”静怡问道，元寿沉默良久，点头：“额娘，我明白了。”

就像是额娘说的，汗阿玛正值壮年，所以，他很有很长的时间去学习，而不是现在就开始着急表现，这会儿他表现在汗阿玛面前的，更多的是缺点，而不是优点。

☆、第 113 章

被静怡教育过后, 元寿就收敛了几分, 反正一直到过完正月, 他都没再往宫外跑了，认认真真的完成先生布置的功课之后, 就去翻看宫里的藏书, 当然不是看什么四书五经，而是找一些起居注之类的书看。元寿看的多是康熙时候的起居注，没两天, 胤禛那边就得知消息了。

找了时间，就让人宣了元寿过去。

元寿这两天也有些沉稳了, 听胤禛问，就不好意思的笑道：“儿子天天听额娘念叨您又瘦了, 精神看着不太好什么的, 儿子也心疼汗阿玛，所以想早点儿长大，能早点儿帮汗阿玛的忙，为汗阿玛分忧解难，但是额娘总觉得儿子年纪还小, 不懂这朝堂上的事情。”

抿了抿唇才继续说道：“儿子就只能自己多找点儿事情做, 这样汗阿玛想要儿子做事儿的时候, 儿子就不用另外再花费时间去学了。”说着，又有些忐忑：“汗阿玛不赞成吗？”

胤禛沉吟了一下问道：“那你可看出来些什么？”

“儿子才刚看了几天，只觉得汗玛法是个英明神武的人，批折子的时候时常关心那些官员们。”元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儿子愚钝, 让汗阿玛失望了。”

“既然你有心学，那从明儿开始，课堂上的功课完成之后，就到养心殿来，朕先带着你看看。”胤禛说道，弘时今年春天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上朝了。

弘历的年纪是还有些小，不过想想当年，他自己也是十四五就开始上朝，早点儿开始锻炼弘历也是没什么坏处的。

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元寿就更没空出宫了。他自己亲爹就是个工作狂，有时候工作起来都忘记他还在一边等着了，元寿也只能是一边看胤禛给他布置的功课一边等胤禛工作结束了。

没几天，原本元寿还有些小胖的身体，就变得有些精瘦了。

本来元寿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会儿太累了指不定以后就长不高了，于是和胤禛商量了之后，静怡决定亲自往养心殿那边送饭。当然她的意思不是御膳房不能送，而是她主动的话，能掌握好这个时间，

以及元寿的喜好。
　　顺便，还能给胤禛补补身子。
　　但有后宫女人不能干政的说法，所以静怡也不能真就送到养心殿去，只能让人送到后殿。元寿自己得空了去后殿用膳，前殿那样的地方，别说宫女嬷嬷了，永寿宫的人连大总管陈玉都进不去，这还是个太监呢。
　　但这样静怡已经很满足了，晚上元寿回来，静怡就一遍遍的重复："你自己回去加餐，也记得要给你汗阿玛带一些，你看看你汗阿玛那身体，都快被他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让他动一下他都不乐意，这个吃上面要是再不注意，身体早晚是要垮掉的。"
　　元寿听静怡的吩咐，主动给胤禛带了两次饭，回来就给静怡反馈："带汤汤水水的不行，汗阿玛要一边看折子一边吃，不能污了折子，干的掉渣的也不行，最好是将那饭菜弄成一口一个的，不干也不带汤的，还要拿着方便的。"
　　这个简单啊，米饭的话就弄成饭团，中间裹上鸡蛋啊肉啊之类的。面条的话就缠成圆球，蒸面也是挺好吃的。静怡和御膳房那边一说，那边也就明白过来了。
　　那都是干了一辈子厨师的活儿了的，对吃食的研究，比谁都好，也讲究个灵活运用。
　　于是，这吃上面，静怡总算是不担心了。但没过两个月，她就又有别的要担心的事儿了。从二月初，将元寿送到养心殿开启一对一教学之后，胤禛的伙食水平也上了一个档次，每天加餐的次数超过三次。
　　中午十点有一次，下午三四点有一次，晚上□□点还有一次。元寿倒还好说，他本来就是长身体容易饿，这个加餐也有七八成是为了他，再加上元寿的运动量也大。
　　除了在胤禛这边学习，还要去书房，还要学骑射，早上还要练拳。
　　但是胤禛不一样啊，他早上一起来就去上朝了，上完朝就继续和大臣们在养心殿前殿召开会议。比如说，很多静怡后世也听说过的决策，就是在这小会议室诞生的。
　　比如说，建立军机处。全面实施摊丁入亩政策。丽江那边的改土归流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接下来就是贵重那边的了。乐籍完全解放，剩下的贱籍还有浙江惰民，广东疍民之类的，也该废除这一类的贱籍了。废除之后呢，还有参加科举的事儿。
　　原本贱籍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现在呢，胤禛改革了，废除了之后都能参加，不光是这些人能参加，以前还有个奴仆后世三代才能参加科举的，现在也给改成商户子嗣也能参加科举。
　　还有开海上贸易的事儿，胤禛真是穷啊，穷的连过年都要借口是在孝期给减少了不少饭菜。真的，自从胤禛登基，静怡就觉得那年节

上的饭菜，真是一年不比一年。

好歹康熙在的时候，过年那会儿还会赏赐给重臣们一些肉菜。到了胤禛，纯素的，他守孝不吃肉，别人也不能吃了。

上午开完了小会议，下午胤禛就该专心批折子了。晚上呢，还是批折子。

可以说，一天十二个时辰，两个时辰用来睡觉，剩下的十个时辰，有九个，他是坐着的。坐着不动还吃，吃吃吃，两个月下来，胤禛那肚子，就像是怀孕了一样。

原本胤禛自己没多注意，可他往永寿宫一来，静怡一比划他那身量，立马就发现了，很是有些惶恐：“怎么才两个月，这腰围就不对了？我还想着今年少给你做一件儿衣服呢，这可怎么办？”

布料都裁好了！

“加宽一些不就好了吗？”胤禛浑不在意，靠坐在软榻上，笑道：“不就是长胖了些吗？不用在意，你是不知道，老八和老九那两个，更是胖啊，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怎么吃的，一个……”

胤禛伸手比划了一下：“这么胖，另外一个……”两只手再张大一些：“更胖！”

“这样不行啊。”静怡很是担心，长的太胖对身体不好，可看着胤禛这会儿的脸色，静怡又觉得，不能不让他吃。之前胤禛干瘦干瘦的，脸色也有些发黄，现在虽然有些胖，但脸色红润啊。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脸色好看些，但又不会长胖呢？

静怡简直愁死了，总觉得自己为胤禛操的心都快比得上元寿了。

“你问问太医，长太胖了真不好。”静怡苦口婆心：“你每天也不用多，就抽出来一个时辰，在宫里走走，或者练练拳什么的，也不能一直坐着不动。去年夏天都长了疹子了，今年你还想长疹子不成？”

坐的时间长了，屁股下面不透气，肯定会长疹子。

“朕自己的身体，朕知道。”胤禛笑着说道，拍了拍静怡的手背：“你不用太担心了。”

然而，静怡能不担心吗？她这边说过胤禛长胖了，到了六月，胤禛去年做的衣服，就全都穿不上了。比四月份那会儿，又是胖了一圈。

以前是小肚子，现在是大肚子。四月那会儿像是怀孕三四个月，现在像是怀孕五六个月。

静怡苦口婆心：“你总不愿意等人给你画像的时候，听着这么一个大肚子的吧？那等你的画像流传到后世，别人一看，哎呀，这个雍正皇帝居然是个大胖子！”

胤禛摸摸下巴：“这个倒是不要紧，大肚能容，你看看历史上皇上的画像，哪个不是胖子？胖子是有福气。”

“但是对身体真不好。”静怡嘟囔道，她好话坏话说尽了，胤禛就是不愿意动弹，一个时辰说起来不多，但他要是用来批折子，至少能

批七八本！
　　到了六月底，太后娘娘的孝期也算是过去了。就好像是一夜之间，宫里的女人们，就变得鲜活起来了，换了新衣服，梳了新发型，带了新首饰，各个都是十分耀眼。
　　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众人面上也都是带着很舒心的笑容。
　　趁着皇后没来，大家就聚在一起胡乱聊天。李氏带了儿媳过来，这会儿正说董鄂氏养身的事情："之前是孝期，我也就没说什么了，但现在孝期过了，你们夫妻也都不小了，该要个孩子了……"
　　年氏托着腮帮子在发呆，小格格原本按照年纪，是应该自己搬去西三所的，可因为宫里就这么一个小格格，身子又弱，胤禛就从没提过这事儿了。
　　但之前二嫂进宫的时候，带了二哥的口信，说是皇上蒙古那边，有不少适龄的台吉，明年估计会选秀。这两个加起来，意思就很明显了，宫里的公主虽然不够，但皇上的意思，好像是要收养别的王府的格格。
　　这样一来，小格格说不定就也得跟着搬去西三所。毕竟，在明面上，大家应该是同样的待遇才行。可年氏不放心，这会儿正想着是不是能想办法将小格格还留在自己身边。
　　耿氏也正在发呆，天申也快十四了，这年纪，身边是应该安排侍寝的宫女了。可好像元寿那边是没什么动静，想着，耿氏就又偷偷的看了静怡一眼，也不知道这位贵妃娘娘是有什么打算。
　　静怡则是在和武氏聊天，这段时间武氏总有些消沉，静怡就劝道："不如再养个宠物，这次养个能活很久的，要不然，养一只乌龟？"
　　武氏叹气："我总觉得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养什么宠物，万一再出了意外，我可就受不住了，与其等着日后伤心，倒不如我现在就断了这个心思，至少也清净些。"
　　正说着话，就见皇后扶着赵嬷嬷的手出来。例行的步骤，众人起身请安，皇后抬手示意大家伙儿起身。
　　正常的程序，接下来应该是大家伙儿随便聊聊天，说说身上的衣服，再说说头上的首饰，然后就可以解散了。但今儿，皇后一开口却是笑道："那拉贵人可过来了？"
　　静怡还有些没反应过来，但旁边武氏已经绷紧了身体。门外宫女忙进来汇报："那拉贵人一直在外面等着，没有主子娘娘宣召，那拉贵人就没敢进来。"
　　"让她进来吧。"皇后点头，那宫女忙应了一声，躬身退开一步，然后，小那拉氏就进来了。静怡看着门口进来的人，心思差点儿恍惚了一下，几乎都快忘了小那拉氏的长相了。
　　对了，叫什么来着？红叶？香叶？
　　"那拉香叶给主子娘娘请安。"那拉贵人细声细气的行礼，等皇后

抬手了，又给静怡请安：“给贵妃娘娘请安。”

静怡也忙抬手，一圈下来，那拉贵人在宋氏下手落座了。皇后笑道：“那拉贵人很是有心，之前的大半年一直在抄经，本宫看她也算是虔诚，就将她那佛经给供到佛前了，估计也是佛祖慈悲，这宫里果然是太平了许多。”

这话是针对静怡说的，当初静怡让小那拉氏抄经的时候，用的就是宫里不太平的说法。

被皇后提起来，静怡也是面不改色：“那可就太好了，我听皇上说，今年夏天特别热，外面百姓的日子过的怕是不太舒服，既然那拉贵人抄写的佛经这么有效果，不如就再多抄写几卷？就算是外面的百姓们用不着，咱们自己宫里凉快些也是好的啊，也能省些冰块，这省下来的钱，也能造福百姓嘛，皇后娘娘您觉得妾身说的对不对？”

“钮祜禄妹妹越发的伶牙俐齿了，你说的又对有不对，那拉贵人不过一个后宫嫔妃，她呢，顶多是在这后宫尽一份儿心思，外面的事情，可不是她一个女人能插手的。”

皇后笑吟吟的看着静怡：“贵妃也是明事理的，该知道女人不能干政的说法，日后贵妃可不要随意开口了，免得让人以为，咱们后宫的女人，都是不懂规矩的。”

静怡笑道：“多谢皇后娘娘提点，妾身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的。”

“那拉贵人年轻，性子又腼腆，日后你们还要多照顾几分。”皇后笑道，“就好像当年，本宫照顾你们一样。本宫也希望，咱们这后宫，日晖都是太太平平的，也好让皇上少操一份儿心，皇上事务繁忙，些许小事儿，咱们能不让他操劳就别让他操劳了，你们说是不是？”

静怡忍不住挑眉，皇后这话，可就是有意思了，若是不提携这那拉贵人，是不是就是忘恩负义了？

“天气越发的热了，慧妃妹妹，小格格和长寿阿哥如何了？”皇后笑着问道，年氏忙微微躬身：“多谢娘娘惦记，他们姐弟还好，只略有些胃口不好。”

“小孩子都这样，脾胃弱，天气一热就不喜欢吃饭，回头你让御膳房多准备些绿豆汤和酸梅汤一类的，饭菜也多用些凉拌爽口的，好歹多用些，多身体也好。”

年氏忙应了，接下来皇后又问了宋氏的身体，宋氏越发的显老，皇后四十多的人保养的跟三十多一样，宋氏同样四十多的人，看着就跟五十多一样。

一个个问遍了，皇后才说了让她们个子回去。

陈玉很快就打听了事情回来：“皇后昨儿下午见了皇上，说是要重开敬事房，准备绿头牌。敬事房那边，已经将绿头牌给准备好了，今儿晚上就能送到皇上面前了。”

静怡也是无语了，胤禛那性子，想要在这事儿上勉强他，皇后好

像有点儿太过于自信了。不过，静怡想想，又觉得有点儿危机感，胤禛若是懒得从养心殿回来呢？那不就该让敬事房准备人去侍寝了吗？

四妃肯定不会那么没尊严的被人用被子裹着送过去，那不就轮到小那拉氏了吗？再者，她不喜欢皇后，但胤禛好像对皇后并没有太大意见啊。

“还有一件事儿，皇后娘娘刚才让人去打扫西三所了。”陈玉又说道，所以，胤禛是真打算接两个宗室女进宫吗？

会是谁家的闺女？

到下午静怡就知道了，皇上选了胤禔的闺女，胤礽的闺女，以及十三的闺女和十四的闺女。这进了宫的，肯定就是要册封公主，然后将来和亲蒙古的。

静怡一开始还觉得，胤禛怎么光挑着自家人坑啊，胤禩胤禟家里不也有闺女的吗？

胤禛晚上过来的时候，静怡就小心翼翼的提问了：“既然将来是要和亲蒙古的，那胤禩他们……”

胤禛冷哼了一声：“他们也配？这进了宫，是朕的闺女了，日后至少也是一个和硕公主。就是和亲蒙古，那也是有身份的，站出来那腰杆子也是笔挺的。那么多的蒙古人，几个公主是不够的。”

剩下的，还得在宗室里面挑，就像是当年胤禔的三女儿一样，同样是和亲蒙古，亲王的女儿，和皇上的女儿，可不一样。

收养十三十四的闺女，也是一种抬举，至少，他们的女儿将来出嫁，会有个公主的称号。虽然，他们不能再叫自己的亲爹一声阿玛了。

静怡想想也觉得难受，得亏自己没生闺女，要不然，要真有这么一天，她得多难受啊。

“那就不能不和亲吗？”静怡叹气，胤禛皱了皱眉，伸手戳她脑门：“越发的天真了，蒙古可是咱们大清在北边的一个屏障，若是不安抚好了蒙古，那就是内忧外患了。”

蒙古人骁勇善战，蒙古外面还有沙俄。若不安抚好了蒙古，说不定哪天，蒙古的利剑，就要对着大清来了。

现在，大清还压制不住蒙古。若是想不和亲，只能等日后了，大清哪天比蒙古更强大了，不需要蒙古了，这才能停止和亲。

“等她们进宫，你看着若是有喜欢的，日后不妨多叫过来陪陪你。”胤禛也知道静怡之前是有点儿想生闺女的，不过是一直没能得偿所愿，这会儿就许诺到：“若是投缘了，记在你名下也是可以的。”

反正四个女孩儿呢，不可能全记到名下的。

静怡忙摆手：“不用了，若是处出来感情了，到时候我怕是舍不得的。”

胤禛抢了人家闺女，居然还大发慈悲，给了三天时间和家人告别。四个姑娘进宫的时候，刚好是七月初一。胤禔和胤礽府上的，都

是自己拎着个包袱，带着个嬷嬷进宫的，连个宫女都没有。十三和十四府上的，则是十三福晋和十四福晋送进宫的。
当然，直接就送到了长春宫，这事儿，静怡也插不上手。
不过，她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倒是见着了。最大的那个是胤礽府上的，今年十三岁，最小的那个是十四府上的，今年十一岁，还是一团孩子气呢。
十三送的是嫡女，今年十二岁。剩下的三个，就都是庶女了。
就算是年纪再小，这会儿也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的，给皇后行礼的时候，就都透着一股子惶恐和不安。哪怕现在静怡对皇后很是不满，但不得不说，皇后若是想要一个人喜欢自己，还是很轻松就能做到的。
她笑着招手，示意几个小姑娘到身边去，一个个拍了拍手背："既进了宫，叫我一声皇额娘，那你们就是皇额娘的亲生女儿，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皇额娘就是了。"
说着，又给介绍下面坐着的一群人："这是贵妃娘娘，你们叫贵额娘就行，这个慧额娘，这是齐额娘……"
重点介绍了小格格："这是你们妹妹，今年才八岁，她身体弱，暂且跟着你们慧额娘住，等明年再到这西三所去。日后你们姐妹当多多来往。"
那四个就忙对小格格很和善的笑了笑，谁都不是傻子，一个是干闺女，一个是亲闺女，皇上只要不是脑子坏掉了，还会偏着干闺女不成？
见完了面，皇后就赶人了："你们且都回去吧，格格们才刚进宫，本宫事儿不少，就先不和你们闲聊了，日后你们得空了，也可以去探望一下格格们。"
格格们身边带的人不多，皇后要全给补上，再有一年四季的份例，还有赏赐。宫里是每年年初发放银子，然后按照四季发放布料，蜡烛等日常用品则是按月来发，粮食是报到御膳房，御膳房会每天调整菜单分配粮食。
现在才年中，但银两也不能少了，四季布料还有衣服首饰，皇后要忙的事儿确实是不少。
大约中午皇后留了四个格格用膳，下午她们才过来给静怡请安。
胤禔家的叫淑惠，胤礽家的叫宝悦，十三家的叫明馨，十四家的叫敏敏。
四个人一起行了礼，静怡就忙让让人坐下："昨儿在宫里住着，感觉如何？屋子里的东西，可都够用？若是有不够用的，皇后娘娘那边也忙着的话，就尽管来找我。"
宝悦年长，忙先开口："多谢贵额娘关心，屋子里的东西都还是够用的，住宫里总觉得比住家里清静些，宫里规矩要更严一些。昨儿晚上我本来是有些害怕的，但皇额娘安排了宫女陪着，我就觉得很

好。”
淑惠也笑道：“宫里的点心比府里的要好吃些。”
敏敏偷偷笑了笑，她虽然伤心离开父母，但也知道有个公主的称号，对她其实是很有好处的。再者，十四福晋也不是嫡亲的额娘，所以小姑娘昨晚上伤心过了，今儿就调节过来了。
她以前也是常进宫的，并不认生，笑嘻嘻的问道：“贵额娘，元寿哥哥中午不回来吃饭吗？”
静怡笑道：“他中午要陪着你们汗阿玛，等会儿你们就能瞧见人了。”
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鞭声，往日里胤禛过来是不用甩鞭的。但今儿估计是早知道几个格格在，就让人甩了鞭子。屋子里的人听见动静，都忙起身，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口等着迎接。
人一进来，就忙行礼。
胤禛挺着肚子摆摆手：“不用如此多礼，都快快起来吧。”
宝悦心里则是有些惊讶，刚才她们在皇后那边的时候，皇上都没过去，现下却是在贵妃这边见了她们，果然是阿玛说的那样，贵妃娘娘才是最讨皇上欢心的那个？
淑惠心里也是有些盘算，看样子，贵妃在皇上心里的地位，可是要比皇后的还要重要一些啊。
“今儿感觉如何？”胤禛坐下后问道，还是宝悦先开口：“刚才淑惠姐姐还夸赞宫里的点心呢，吃穿用度，都是挺好的，女儿觉得宫里很好，多谢汗阿玛照顾。”
淑惠脸色微微红，有些不好意思：“昨儿晚上多吃了些点心……”
胤禛点头：“好吃就多吃些，但也不能吃太多了，点心吃过了就吃不下正餐了，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是要多吃饭才好。往日里若是闲着无聊，就来陪你们贵额娘聊聊天儿，或者带着长宁玩耍，那臭小子可调皮了，他要是捣蛋了，你们当姐姐的就只管教训。”
“女儿看着长宁弟弟，倒觉得他听话乖巧呢。”敏敏笑嘻嘻的说道：“汗阿玛，长宁弟弟启蒙了吗？我教弟弟念书好不好？”
明馨看了一眼敏敏，也赶忙笑道：“汗阿玛，女儿平日里也挺无聊的，就和敏敏一起教导弟弟吧？弟弟会描红了吗？”
静怡偷偷的捏了一下胤禛的腰，她都说了不敢和这些小姑娘们走太近，胤禛居然还主动帮她牵线。再者，小姑娘们这个年纪了，万一要是比她还聪明，她岂不是就丢大人了？
胤禛拍拍她胳膊：“不要紧，她们给长宁启蒙，足够用了，用她们帮你的忙，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那倒要多谢皇上了。”静怡暗地里翻个白眼，但已经到这一步了，静怡就只能接受了，笑眯眯的安抚有些紧张的小姑娘们：“你们若是愿意，那可真是太好了，我求之不得呢，回头我就让人备上笔墨纸砚，你们只要得空了，就随意过来。”

元寿也笑道："妹妹们可别偏心，只顾着带弟弟玩耍，我听说淑惠妹妹的针线十分不错，得空了给我绣个荷包吧？"

淑惠忙点头："只要元寿哥哥不嫌弃，我回头就给元寿哥哥绣个荷包。"

宝悦也忙说道："我女红虽然不太好，但我阿……二伯说过，我写的字还是不错的，我写几张，元寿哥哥指点我一下？"

元寿也都应了下来，胤禛在这边坐了半个时辰，这才带了元寿走人。小姑娘们接下来还要去年氏和李氏那边，静怡也就没多留她们。

随后几天，静怡还真想着淑惠她们过来的时候，她要准备些什么点心茶水呢。但没想到，几个小姑娘居然也有功课，还是胤禛特意在内务府叫了资深嬷嬷来教导的。

静怡闲着无聊，就去听了两节课，然后就觉得……公主果真不是好当的。

寻常女孩子学管家，看个账本，学会算账，知道怎么用人就差不多了。但公主们要学蒙古各部落的关系，粮草安排问题，养牛羊的问题，马匹战略有多少的问题，还要学和各部落交换物资的时候怎么将主动权握在手里。最重要的还是蒙古语，甚至还有沙俄那边的语言。

用不用得上是一回事儿，但都是必须得学的。

然后，寻常女孩子要学的管家的本事，这些公主们同样还得学习。

静怡想了想，就去找了胤禛，提出建议，反正要学的东西也已经很多了，不介意再多点儿，不如让她们学学骑马射箭？身体好了才能做更多的事儿啊。

各种小说里不都说清朝的公主命短吗？身体不好肯定命短啊，身体好了，说不定就能活很久了。到底是鲜活的生命，静怡自己只不过是说几句话的功夫，若是能稍微改变一下这些公主们的命运，她就当是为元寿积德了。

胤禛几乎都没怎么犹豫，立马就同意了这个提议，并且，当天就安排了教骑射的谙达。

倒是年氏有些着急，这些功课都太累，她怕小格格撑不住。不过后来陈玉打听了，听说以前的公主们都是不用学这些的，只要那些嬷嬷们知道就行，公主们出嫁的时候，带上嬷嬷就可以了。

难怪公主们都短命呢，静怡忍不住摇头，自己不会，就等于是将性命身家都交给了身边的嬷嬷。若是嬷嬷忠心还行，若是嬷嬷不忠心……那后果简直不敢想。

七月中，皇上下旨追封皇后的阿玛为承恩公，封皇后的额娘觉罗氏为多罗格格。因为皇后的阿玛费扬古已经过世，所以这爵位就顺下来，给了皇后嫡亲的兄长。

同时，静怡的阿玛也跟着升官了。之前是从品的典仪，现在升成从三品的光禄寺卿了。

年羹尧还在外面打仗，年氏的阿玛也没了，所以年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封赏。李氏的阿玛也过世了，李氏的兄长得了知府的位置，虽然地方并不是上等，但中等府城，也能算是从四品的官员了。

这些封赏就像是一个信号，果然到了八月，胤禛就提起当年进宫的时候因着要守孝，后宫就没有册封的仪式，现在孝期已经过了，这个仪式就该补上了。

不过，国库空虚，一切从简。皇后就是跟着胤禛去祭拜了一下天地和祖宗。凤印之前她早已经拿到手，金册和印章在胤禛登基之后也跟着制造出来。所以，其实要补上仪式的，也就只有静怡她们。

礼部上午来念了圣旨，并带上金册和印章。下午她们自穿上大礼服，再去给皇后请个安，这仪式就算是完成了。

静怡有些无语，这样的仪式，还不如没有呢，就直接让礼部将金册和印章送过来不就得了吗？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她是名正言顺的贵妃了，心里忽然就一下子有了底气了。也不是说以前没底气，就是现在吧，觉得自己走路的时候腰板挺的更直了些。

更重要的是，随着金册的发放，居然还带来了一些福利，比如说，不是年节的，钮祜禄家也能进宫给静怡请个安。

钮祜禄氏看着有些老了，她一进宫就给静怡带了个大消息：“皇后的额娘病重，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

“这么突然？”静怡有些吃惊，钮祜禄氏点头：“本来老太太年纪也不小了，听说晚上贪凉多吃了些冰，然后身子就不行了，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

难怪胤禛会忽然追封承恩公，皇后那边肯定是知道了这消息的。

“你阿玛说，元寿阿哥开始跟着皇上学处理政务了？”钮祜禄氏压低了声音问道，静怡忙摆手：“并没有，你回去可一定得提醒阿玛，元寿还小呢，什么都不懂呢，所以，咱们家不要瞎掺和，等日后元寿长大了，需要什么，他自己开口了，阿玛和大哥再帮忙，现在就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去管，还和以前一样，安安静静的保持低调就行了。”

钮祜禄氏应了下来，但还是有些迟疑：“弘时阿哥都开始上朝了……”

“没事儿，皇上正值壮年呢。”静怡笑着说道：“就算是将来皇上看重的是弘时，我也自会为元寿另外谋出路的，额娘你不用担心了，以后啊，你就吃吃喝喝抱抱孙子就行了。”

钮祜禄氏没好气：“我这是为了谁啊？辛辛苦苦一场居然连句好都得不到。”

“我错了，额娘对我太好了，我最喜欢额娘了。”静怡忙抱着钮祜禄氏的胳膊撒娇，钮祜禄氏绷不住，伸手戳她脸颊：“多大的人了，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撒娇！”

静怡做鬼脸："就是一百岁了，那也是额娘的女儿。"说着，略微严肃了些："我不求额娘帮我多大的忙，我只要额娘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就高兴了。知道有阿玛额娘在我不远处活着，我就能安心，额娘明白我的意思吗？"

钮祜禄氏鼻子一酸，点了点头："你放心，额娘和阿玛好着呢，定要长长久久的照顾着你呢。"

时间过的飞快，钮祜禄氏出宫之后的第三天，那拉府上的老太太就不行了。

皇后的大嫂亲自进宫说的这消息，皇后当场就晕过去了。醒来之后就去求了胤禛，想出宫见自家额娘最后一面，到底多年夫妻，胤禛最后也允了。

觉罗氏过世之后，皇后就病倒了。这次不用皇后开口，胤禛先提出将宫务分给别人。首选当然是静怡，但皇后没答应，她提出让四个公主分管宫务，也好练练手，将来出嫁了也才不用慌乱。

"若是你不放心，就让李妹妹和年妹妹在一边帮衬。"皇后面色发白的躺在床上，很认真的提出自己的建议："长宁年幼，元寿明年是不是该选侧福晋了？我怕钮祜禄妹妹没空，所以，就不耽误钮祜禄妹妹的时间了。"

胤禛微微皱眉，良久才点头："既然你开口了，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静怡那女人，大约只会觉得管理宫务太麻烦，不要她接手她说不定更开心呢。

"皇上，那拉贵人前两天为你做了一身衣服，妾身看着挺不错的，你要不要试试？"抿了抿唇，皇后岔开了话题，胤禛皱眉："你既然病了，那就好好养病，别的事儿就不要多操心了。"

皇后本来就白的脸色越发的白了，再开口的时候，语气里就带了几分期盼和哀求："皇上，您当年答应过我的，我现在就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胤禛摇头："当年你已经拒绝了。"顿了下又说道："你好好养着身子，只要你不出错，这宫里，就没人能威胁到你的地位，所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说完不再多停留，起身走人，皇后看着他出门，眼神慢慢的沉了下来。

☆、第 114 章

虽说明面上是四个公主在打理宫务, 但皇后身边的大宫女也没闲着, 时常过去指点, 所以，实际上这宫务, 还是掌握在皇后手里的, 四个公主不过是看看账本，知道一下办事儿的流程，真正要拿主意的时候,

她们都是排不上用场的。

皇后估摸着也担心时间长了胤禛会不耐烦，所以养病一个月, 到了中秋，身子就好转了, 她自己也能起身到外面去转转了。今年中秋是出了孝期之后的第一个中秋, 所以，皇上还是比较看重的。

早上就发了一批赏赐下来，大多是给他看重的朝臣的，包括胤祥和胤祯府上，还有钮祜禄府上, 那拉府上大约是看在皇后的面子上, 也没拉下。

中午还让人请了胤祉等人进宫吃饭, 宴席的位置就放在乾清宫后面的昭仁殿和旁边的弘德殿，胤禛领着众兄弟们在昭仁殿，皇后则是带着静怡，还有三福晋等人在弘德殿。

两殿相隔不远, 那边说话的声音大一些，也对面的人也是能听见的。

三福晋更显老了一些，也不怎么喜欢说话。胤祺最近虽然是春风得意，但五福晋看着并不怎么在意，也是一脸淡然的坐在那儿不出声，七福晋则是病歪歪的，靠在椅子上，偶尔会转头问五福晋几句话。

八福晋还是和静怡以前见过的一样，脸色很是骄傲，身边带着个小姑娘，是胤禩唯一的女儿，今年十四岁，看着有些瘦弱，和八福晋虽然是坐在一起，但也不是很亲近。

静怡有些不解，八福晋不是因为爱屋及乌，对胤禩感情太深，所以最后抱养了胤禩的女儿的吗？怎么现在看着，也不像是母女俩啊。

不过她就是诧异了一下就将这事儿给丢下了，九福晋则是微微有些不自在，看着淑惠她们坐在皇后下首，就笑道：“皇嫂向来仁慈宽和，淑惠她们现在可算是掉到福窝里了，也家妱妱就没这个福气。”

她连生了三个闺女，都快比得上胤禔先前的福晋了，但人家虽然没了，还留下了个儿子能给前面的四个闺女撑腰，她却是连个儿子都没有。

头一个闺女就抚蒙了，第二个虽然留在京城了，但胤禟这人一向喜欢和皇上对着干，若是三闺女也要抚蒙……九福晋知道自己是拒绝不了的，也只能是为闺女求个更好的条件。

“妱妱以前和敏敏感情要好，日后得空了，敏敏让妱妱也进宫来陪你说说话？”九福晋笑着问道，敏敏转头去看皇后，皇后笑道：“若是妱妱闲着，那就让她进宫来玩儿吧，本宫现在就喜欢看她们小姑娘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看着她们，就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九福晋忙笑道：“四嫂本来看着就很是年轻。”

“娘娘，明年可选秀？”十二福晋笑着问道：“我想给我们家王爷求个侧福晋呢，我这些年没个身孕，也是愧对我们家王爷……”十二福晋脸上还真有些愧疚：“若是明年选秀，还请皇后娘娘给我留个好生养的。”

八福晋冷哼了一声，七福晋则是面色更白了些，五福晋安慰的拍

了拍七福晋的手背。

就是静怡，也好奇的打量了一下十二福晋，她还真是头一次见这么贤惠的女人啊。就是以前皇后娘娘贤名在外，可也不曾主动到德妃跟前求个侧福晋。这十二福晋可真是……哎，对了，十二福晋好像是姓富察氏的、

再想想历史上弘历的福晋，啧，那位好像也是贤名在外的，还是经过乾隆盖章认定的。倒不是静怡对富察家的女人有什么偏见，只是想想那个著名的高氏，她就觉得，要么是富察皇后本性软弱，拿不住这高氏，要么就是太贤惠了，贤惠的……说不定根本就不喜欢乾隆，半点儿不在乎的那种。

当然，不喜欢乾隆不是错。乾隆就算真的是金元宝，也不一定是人人都喜欢的。

只是这皇后命短，静怡就觉得有些不太喜欢。她若是能活的长久点儿，指不定还能给乾隆留下个好的继承人。可她死太早，就只活在了乾隆的记忆里，半点儿好作用都没起到，这点儿就不讨人喜欢了。

说起来元寿也十四岁了，明年要真是选秀，这侧福晋就该定下来了吧？

说到选秀，众人就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这个说府里的哪个阿哥到了成亲的年纪了，那个说谁家的亲戚也该指婚了，反正说来说去，好像这选秀就是必须要进行的了。

静怡心里也有数，就是那些小阿哥们不成亲，朝堂上的大臣们也该上折子求胤禛选秀了。胤禛年纪又不是很大，他后宫人数也少，要是谁家的闺女有福气，进了宫当了妃子，那可就是鸡犬升天了。

不过，她也并没有放在心里，新进宫的妃嫔再受宠，还能一口气生个三胞胎来压过她的地位？现在对于她来说，什么年龄啊，什么美色啊，都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她和胤禛的情分，以及她生了三个儿子的功劳！

等到了九月，皇后居然请了圣旨，要进行小选。宫里上了年纪的宫女，都要放出去了，也算是做好事儿了。

静怡这边，小鱼的年纪正好就在皇后画出来的那条线上。小舟倒是还差一年，可这一年也并不算很多。静怡颇有些烦恼，若是一次放出来两个，她身边的人，可就真不够用了。

可若是这次不放小舟出去，下次……下次她自己做主啊，也没规定必须皇后开口了才能让宫女出宫的对不对？大不了到时候，她去求求胤禛？

拿定主意再留小舟一年，静怡就找了她们两个来商量：“你们两个伺候我这么些年，功劳也有，苦劳也有，所以我不会委屈了你们两个，现下我就是问问你们的打算，若是家中定下有婚事，那我给你们备下嫁妆，若是没有定下婚事，我帮你们挑一下？或者你们自己可有喜欢的人选？”

最后一一句说出来，两个人都吓的赶紧趴下了："我们整日里伺候娘娘，来来往往见的不是宫女就是太监……"

总不能找个太监吧？

静怡一拍脑袋，也觉得自己是有些犯傻了，忙笑道："那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我让王嬷嬷这两天帮你们留意着？眼看皇后那边要小选，你们最晚了，也得年底之前出宫，所以这段时间，你们也得辛苦一些，将那小宫女给调~教出来。"

两个人忙应了下来，静怡有过给丫鬟找婆家的经验，又让王嬷嬷出宫，去找了钮祜禄家打听了一番，最终定了两个汉人，一个是钮祜禄家的坐馆先生，之前开恩科的时候他落榜了，所以找了教书的差事先干着，正好就找到了钮祜禄家。

以后呢，这先生也是要走仕途的，若是能高中，小鱼也能凤冠霞帔在身了。

另一个是兵丁，文浩手底下的，虽然现在就是个小兵，但据文浩说，还是很有潜力的，日后定能高升。

人定下来之后，就是该准备嫁妆了。这个静怡更是有经验，一天就将两张嫁妆单子给列出来了，两个大丫鬟，不偏不倚，同样是银子二百两，首饰两套，衣服四身，另外一些零零碎碎的，则是要她们自己出宫之后置办了。别看东西少，但衣服和首饰都是内务府出来的，尤其是那首饰，有内务府的标志，拿出来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谁都要高看一眼的。

小鱼和小舟两个对这亲事也是十分满意的，调~教小宫女的时候就越发的上心了。

小选总共两轮，一个是看身体健康状况，一个是看品性。不像是大选还要看出身，反正小选出来的都是要伺候人的，出身高低都没什么用。

所以，小选用的时间短，半个月就全搞定了，南三所那边也被送去了几个新丫鬟。那边伺候元寿的邱嬷嬷很快就送了名单过来，元寿那边添了四个，两个大丫鬟，两个小丫鬟，安康那边同样是四个。

弘时那边有董鄂氏，再者，胤禛的意思是让弘时出宫建府，所以弘时那边就没添了。

静怡这边则是一下子来了八个，四个是给长宁的，皇后的原话是长宁年纪也不小了，都启蒙了，再过两年该去南三所了，现在先将人给配置好了，也省得到时候忙乱了。

剩下四个是给静怡的，两个顶替小鱼和小舟的位置，另外两个是补上空缺。

八个人站一排，都低着头不敢出声，静怡站在台阶上，一个个打量过去。良久才说道："永寿宫的规矩，等会儿王嬷嬷会说给你们听的，本宫只有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是犯了错，就要被送到慎刑司，本宫不会手下留情的，所以你们以后自己掂量着办。"

晚上胤禛过来，看静怡这边多了几个生面孔，还有些惊讶：“这就已经送过来了？”

“嗯，总觉得忽然一下子变得特别的拥挤。”静怡叹气，胤禛皱了皱眉：“不习惯？要不然，再送走几个？”

“算了，既然是规矩，那就留着吧，若是还要你开口，那后宫的规矩不就乱了吗？”静怡笑着说道，胤禛顿了顿才说道：“朕让你当贵妃，不是让你受委屈的，你若是觉得不喜欢不高兴，就尽管换了，规矩不规矩的，不都是要让自己舒服的吗？”

静怡心里忽然就像是触电了一样，又酥又软的，良久才笑道：“我知道皇上对我的一番心意，只是，我对皇上的心意，一如皇上对我，皇上不愿意我受委屈，我也是不愿意皇上为我操心担忧的，更不愿意皇上为了我难做……”

胤禛打断她的话：“谁能让朕难做？”

“是是是，你都不难做。”静怡笑道，伸手拍了拍他肚子，胤禛恼羞成怒：“算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朕是管不着你了。”

“皇上别生气啊，你要是不愿意管我，那我受委屈了可怎么办？”静怡忙笑道，抱着胤禛的胳膊撒娇，胤禛表情有些难以描述：“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还这样做小儿状态……”

静怡挑眉：“难道我看着很老吗？”

胤禛打量了她一下，摇头，不是敷衍，静怡整天里没什么可操心的，顶多就是烦恼一下元寿长大了不好教育了，或者是皇后不知道要闹什么幺蛾子了，但操心也就是那么一会儿，向来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不主动想办法出击，再加上吃得好睡得好，脸上用的东西也好，三十多的人了，看着就像是二十多，那张脸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

“既然我不老，为什么不能撒娇？”静怡奇怪，顿了顿，又说道：“就算是我老了，我也照样能撒娇啊，皇上到时候只要不嫌弃我就是了。”

胤禛想象了一下，白发苍苍的静怡对自己撒娇的样子，立马打了个寒噤，一转眼静怡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看呢，话到了嘴边就又换了：“不嫌弃。”

静怡这才笑出来，又去显摆自己前段时间弄的布艺画：“记得很早以前给皇上做过一个，不过那会儿皇上说是小道，不让多做，妾身就没再弄过了，现在想起来就重新做了，皇上觉得如何？”

以前做的比较小，现在做的特别大，放在软榻上，还要将茶几给搬开才能装得下。

胤禛一眼看过去，脸上就带了些惊讶：“你这做的是，战船？”

“是啊，皇上不是要开海禁吗？那海军就很重要啊，妾身做这个，可以给皇上当纪念。”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参照大航海时代做出来的，虽然不太像，但也很是震撼了。

“做的挺不错。”胤禛站起来欣赏了一会儿，点头：“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天赋，这个布局很好，船也很逼真，不过，这边是不是有点儿空？”

“这边要不然放两只海鸟？”静怡笑着问道，胤禛摇头：“不妥，算了，就这样空着吧，空着倒是更有意境一些。”

“皇上喜欢吗？”静怡笑嘻嘻的问道：“妾身做的这么辛苦，皇上喜欢的话，是不是要给妾身一些赏赐？”

胤禛挑眉：“你想要什么？”

静怡张张嘴又顿住了，她还真是不知道应该要什么。想了想，索性笑道：“明年咱们出宫避暑？”

在宫里守孝两年，一到夏天就快被热死了。她很是想念圆明园，也很是想念畅春园，或者避暑山庄也行啊，反正都比宫里强。

“好，明年带你去避暑。”胤禛很爽快就应了下来，静怡喜笑颜开：“那我可要带不少东西呢。”

“还早着呢，到时候再收拾不晚。”胤禛说道，看时间不早了，就拍了拍静怡的手背：“安置吧？”

静怡点头，叫人送了热水，突发奇想，主动凑过去帮胤禛搓背。胤禛那肚子，真是有些伤眼睛。静怡一边搓一边绞尽脑汁的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胤禛意识到胖了对身体真的不好呢？

该怎么给他减肥呢？减肥这种事儿，不外乎两种办法，一种节食，一种运动。节食不要提了，胤禛肯定不会愿意的，再说这种办法对身体也有伤害。

运动……静怡暗地里叹口气，以前还真没发现胤禛就是传说中的骨灰级宅男，还是喜欢批奏折的宅男。

“皇上，咱们在宫里弄个游泳池吧？”静怡笑着问道，胤禛皱眉：“怎么想起来弄这个了？”

“夏天的时候泡一下是很舒服的。”胤禛是会游泳的，他们兄弟，听说八岁就要学这个。元寿和安康八岁的时候，也被带着去学了，长宁还小，暂时就不会。

“夏天不是要去避暑的吗？”胤禛说道，又摆摆手：“只为着夏天游泳就挖一个，实在是太过于浪费了。”

静怡撇撇嘴，将毛巾扔进水里：“好了，我去给你拿布巾。”

服侍着胤禛换了睡衣，已经是快九点了。但静怡一点儿都不困，侧身躺着继续唠唠叨叨的和胤禛说话：“元寿那边也添置了几个丫鬟，我打算明儿去看看，若是有长的太出挑了，是不是给换了？”

胤禛无奈：“换了做什么？他年纪不小了，有个长的出挑的伺候着，他自己心里也舒畅，总不能让他身边都是些磕碜人吧？看着就不舒服。”

“他还小呢。”静怡嘀咕道，胤禛挑眉：“不困？那就先别睡觉了。”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将静怡揽在怀里，然后一翻身，男上女

下，标准体位。

静怡也是小看了胤禛的体力，哪怕胤禛变胖了，但收拾起来她还是不在话下的。将她像是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折腾，估摸着是前段时间憋得狠了，这次竟是没顾着什么养身的说法了，一晚上要了三次，第二天他上朝走人的时候，静怡竟是半点儿没察觉。

她醒过来之后就觉得腰背酸软，实在是不想动弹，却又不能不起床，今儿得去给皇后请安呢。

皇后身边也添置了新宫女，是个圆圆脸的，比之前那个讨喜多了。不过，静怡也就是看了两眼，反正和她也没什么关系。倒是年氏，脸色越发的不好了。

“年妹妹可是身子不舒服？”静怡看着她走路的样子都忍不住有些担心，那脚步虚的，都快飘起来了。年氏忙弯腰要行礼，静怡赶紧摆摆手：“不用多礼了，你身子不舒服，就好好养着，咱们主子娘娘向来宽和仁慈，定是不会和你计较的，你何必再这样来回的折腾？”

“娘娘宽和，但我也不能失了体统。”年氏笑着说道：“只要我还能起身，我就该过来给娘娘请安。姐姐脸色看着倒是好，难怪皇上喜欢呢。”

李氏哼了一声：“现在这宫里，也就贵妃娘娘能见着皇上了，剩下的咱们都是那枯树叶子，皇上都不耐烦看一眼的。”

武氏在一边笑道：“你想做那枯树叶子就自己去做，何必带上我们呢？我觉得我自己还年轻呢，我这相貌，比贵妃娘娘你都强多了，贵妃娘娘您觉得呢？”

静怡忍不住笑，连连点头：“是啊，宁嫔这相貌，当年就是咱们府里数一数二的，这么些年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讨人喜欢。”

说着话，皇后就出来了，看见年氏的脸色，就忍不住皱了皱眉：“让太医看过了？”

“太医只说是有些体虚，多养着就是了。”年氏忙上前回话：“多谢娘娘关心，妾身无碍的。”

“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多注意些，长寿年纪还小，你就是不为自己，也要为他想一想。”皇后不咸不淡的说道，又看了看静怡：“钮祜禄妹妹，永寿宫里的两个大丫鬟，你打算什么时候送出宫？”

“娘娘别急，等她们教好了新来的丫鬟就可以出宫了。”静怡笑着说道：“若是娘娘觉得她们占用了宫里的粮食，那她们两个的一切开销，就从妾身的账上走就是了。”

两个宫女都养不起，说出去可不是静怡丢脸。

皇后笑道：“不至于连饭都让她们吃不上，只到底是规矩在那儿，钮祜禄妹妹虽然得皇上欢心，但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本宫身边尚且就只有四个大宫女呢，贵妃妹妹可要多上心些才是。”

若是不守，那就是仗着圣宠不将后宫规矩放在眼里了，到时候皇后就多的是手段来收拾静怡了。

静怡忙起身行礼："是，多谢皇后娘娘提醒，妾身明白的。"

小那拉氏在一边笑道："贵妃姐姐春光满面，可见昨儿伺候的皇上很好，难怪皇上很是宠爱贵妃姐姐呢。"

话音刚落，静怡上去就是一巴掌，拍的小那拉氏一脸不敢置信，看着静怡根本反应不过来，静怡冷笑道："那拉贵人是在说皇上是个沉溺女色的人？"

又转头冲皇后说道："娘娘，这事儿若是不给妾身一个交代，妾身就该亲自到皇上跟前问问，什么叫做伺候的好了。"

皇后脸色阴沉下来，她向来聪慧，分得清轻重，一抬手就说道："将那拉贵人拉到外面去跪着，让那拉贵人静静心，好好想想这话应该怎么说，不会说就去学怎么闭嘴。"

那拉贵人迅速被拽出去，直接让人按在了外面的青砖上。

静怡看了一眼，冷笑一声："皇后娘娘，妾身身子不舒服，这就告辞了。"

说完不等皇后反应，转身就出去了。李氏在后面笑道："贵妃娘娘可真是……这性子太耿直了些，娘娘，时候不早了，您看……"

皇后面色疲惫的摆摆手，示意众人都滚蛋。等人都走了，这才转头问赵嬷嬷："那拉贵人是怎么回事儿？"

"回娘娘的话，那拉贵人怕是熬不住了。"那生子方吃的多了，是有一些催~情的作用的，皇上却是一直不去小那拉氏那边，这都几年了，小那拉氏就有些忍不住了。

"压压她这脾气。"皇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原先她挑中小那拉氏，一方面是因为小那拉氏出身低微，将来不怕她反噬。二来也是看她不是那种心思深沉的，将来生了孩子，也不会跳出自己的手掌心来。

现在看看，小那拉氏不光是不聪明，还有些不听话。

皇上看着不像是喜欢小那拉氏这样的，明年若是选秀……皇后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面上神色越发的阴沉了——钮祜禄氏越发的势大，皇上还又十分看重她。

若是再容忍下去，怕钮祜禄氏绝对会和自己做的那个梦一样，最后成为最大的那个赢家的。她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钮祜禄氏家，休想压过那拉家。

就算是将来元寿登基，那钮祜禄氏也绝不能活着当了太后。

她得为那拉家争一条出路。

元寿已经长成，不好再除掉了，那就只能从钮祜禄氏身上动手。等钮祜禄氏死了，自己就将元寿放在名下，再给元寿找个那拉家出身的福晋，这样就不怕钮祜禄家做大了。

当然，若是能现在就让那拉家的女孩子生下个皇子，将来也不一定非得让元寿站在那最高处。

可惜那梦太短了些，只那一个画面出现，要不然，她也能知道胤

禛是什么时候没的。这样才有更多的把握去布置自己的计划，也才能更周全一些，更万无一失一些。

皇后按按自己的额角，反正，钮祜禄氏是不能留的。想当皇太后，要么做梦去，要么等着追封。她死之前，必将带走钮祜禄氏，绝不会让她活着当太后。

静怡出了长春宫，身边的小鱼就忙安慰道："娘娘您别生气……"她没进大殿，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静怡是怒气冲冲的出来的，这会儿要安慰也找不到话，犹豫了一下就接着说道："那些娘娘都嫉妒您呢，这宫里，谁也比不上您得皇上的欢心，她们定然是不高兴娘娘您得宠，肯定会说您几句闲话的，您别放在心上，她们都是吃不这葡萄说葡萄酸。"

"我生气什么？笑一笑十年少，我啊，才不会和一群傻子计较。"静怡挑眉，扶着小鱼的手往前点了点："咱们不回去，去南三所转一圈。"

皇后给阿哥们送了宫女，她得过去看看才行。昨儿邱嬷嬷送来的名单上，好像有个姓高的？

静怡去南三所的时候，只元寿一个人在。他现在倒是不用一直去上课了，先生只布置功课，他自己能完成就行。听外面小太监说静怡过来了，元寿就忙迎出来，还有些惊讶："额娘怎么过来了？"

"昨儿皇后不是送了几个宫女过来吗？叫过来我看看。"静怡笑着说道，元寿从门边站着的小太监点点头，那小太监就忙去叫人了。

四个宫女，个顶个的漂亮。一个叫苏如玉，一个叫高馨月，一个叫红梅，一个叫何翠。昨儿元寿给改了新名字，苏如玉还是原来的名字，叫如玉，高馨月因为冲了公主的馨字，所以改名叫了怀玉。红梅还是红梅，何翠变成绿梅。

这取名字的水平，和静怡相比，真是亲生的。

"这个怀玉，长的是最漂亮的。"静怡笑着说道，看元寿的脸色，元寿瞬间就反应过来了，有些无奈，这两年他额娘几乎每次见了他都要说一些宫女不坏好心的故事。

"额娘，儿子没那心思呢。"元寿说道："最近特别忙，有位大人上了折子，要重修黄河河堤，汗阿玛让儿子找一些黄河河堤的消息，儿子今儿还打算出宫一趟，晚上都不一定能回来呢。"

静怡抬手往下压了一下："你先去书房吧。"

等元寿走人，静怡才看那四个漂亮小姑娘："本宫丑话先说在前面，不管你们存着的是什么心思，若是让本宫知道你们哪个敢勾引了阿哥，打死不论，明白吗？"

几个小姑娘脸色发白，忙蹲下身子行礼："是，奴婢明白。"

"别想着到时候阿哥会护着你们，本宫若是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那本宫就可以一头碰死了。"静怡着重看了那个高馨月，那姑娘一张小脸白的都快透明了，低垂着眼帘躬身行礼，这礼仪倒是十分标

准。
训了话，静怡才起身去元寿的书房。元寿正忙着，静怡也就先没打扰他，而是在书房转了两圈，看元寿放下手里的毛笔了才开口：“你这书房里伺候的是谁？”
元寿摇头：“我若是在，就不许别人再进书房，我若是不在，顶多是来运来帮我拿个东西什么的，收拾书房也都是来运亲自做的，除此之外就没人再能过来了。”
顿了顿，补充：“当然，额娘和弟弟们都不是外人。”
“这规矩，你日后可得坚持下去才行。”静怡笑着说道，元寿点头应了：“我知道的，额娘放心就是了。”
“新来的宫女，你最好多留意一下。”静怡说着就叹气：“皇后最近对我很是不满，我估摸着，她在我那边下不了手，说不定就在你这边下手。”
元寿笑着摇头：“额娘不用担心，你只照顾好你自己就行。她就算是皇后，也只能是在后宫用一些手段，南三所这边，她插不进人手。”
“就像是这次的四个宫女，苏如玉的父亲是内务府银库的，高馨月的父亲是内务府郎中，主管苏州织造。红梅和何翠则是汗阿玛皇庄出来的，若非是有迹可循，汗阿玛怎么可能会许她们进南三所？”
“安康那边您也不用担心，我都查过的，和皇后那边扯不上关系。就是我自己不查，汗阿玛也会出手的，您可不要小看了汗阿玛。”
静怡有些无语，自己果然是瞎操心了？不过想想也是啊，胤禛向来看重孩子，这种小选，要往孩子们身边放人的事情，他那种事事亲办的性格，肯定会先出手调查一番的。
“再者，谁是哪家出来的，她家里是做什么的，汗阿玛也都会注意到。”元寿说着，露出个略有些狡黠的笑容：“苏如玉和高馨月这两个人，就是汗阿玛给我安排的人手。”
静怡脸色就有些复杂了：“你汗阿玛给你找通房？”
“不一定非得是通房。”不过，正好长的漂亮的话，收用了也是可以的。但想到自家额娘可能不喜欢，元寿就没说这话了，反正这世上女人多的是，额娘既然不喜欢宫女出身的，那他换个别的出身的也是可以的。
可纳为侍妾的女人千千万，额娘就这么一个，他可不会为了女人就去忤逆自家额娘，让额娘伤心难过。
“额娘，我这边您真不用担心，不管皇后想做什么，只要不是汗阿玛允许，她都插不上手。”元寿又说道：“只是您自己得多注意些，明面上，皇后定是不会对您做什么的，毕竟，我已经长大了，眼见该领差事了，您身边又有长宁。皇后没儿子，她就永远直不起腰来。”
“但私底下她说不定会做些什么。”元寿脸色略有些严肃：“不管是

吃的还是穿的，你都要多加小心才是。”

就像是汗阿玛说的，额娘有点儿傻，他日后可得多出息点儿，也才能护得住额娘。

静怡被儿子反过来教育了一番，有些哭笑不得，伸手戳了戳元寿的脑门，然后就发现，元寿又长高了点儿！才十四岁，居然都超过她了！

她今儿可还穿着十厘米的花盆底呢，这会儿都还得抬头才能看见元寿的眼睛。

“你放心吧，我留意着呢。”静怡点头，自从知道皇后对她有杀意，她吃穿方面就小心了很多，原先去御膳房领饭菜是要两个人同行，现在静怡又加上了个小太监。

寻常她也不出门，像是落水之类的事情，估计是找不上她的。

娘儿俩说了几句悄悄话，静怡对高馨月的戒备也略微降低了些，她不是没想过将高馨月给换走，就怕没了高馨月还有王馨月或者张馨月李馨月之类的。

今儿又听了元寿的话，知道是胤禛示意的，静怡索性就不打算插手了。

接下来是颁金节，过了颁金节，静怡才将小鱼和小舟送出宫。顶替她们两个的，给改了名字叫小唱和小晚，另外两个叫小雁和小阵。

渔舟唱晚，雁阵惊寒，日后还能有云销雨霁等等等，这么长的一篇滕王阁序，足够她用一辈子的了。

陈玉负责打听这几个宫女的出身，都是经过小选刚进宫的，倒也不用另外查之前是在哪儿当差的。只查她们父母兄弟和谁走的比较近就是了。

不过这工作量大，静怡就特意给了陈玉几天假，一来让他出宫探望一下陈福，二来也正好给小鱼小舟送嫁。

忙完这些，静怡就忽然觉得有些惫懒了，整天就想躺着不动弹，连饭都不想吃了。王嬷嬷立马就着急了：“娘娘是不是身子不舒服？要不然找太医过来把把脉？”

静怡摆手：“不用了，应当是没什么大事儿，若是叫了太医，十有□□会开个养身的方子，苦药汁我可不想喝。”

王嬷嬷张嘴还要劝，忽然想到什么，一拍脑袋：“娘娘上个月没来葵水！”

静怡吃了一惊，一回想，好像还真是没有来。难不成……她要变成老女人了？以后就没葵水了？这可不行啊，女人一旦停经，就会老的特别快的。虽然她现在也不指望胤禛能看在她的美色上多照看她几分了，但要是变老变丑，她还是要拒绝的。

“赶紧叫太医来看看。”静怡赶紧坐起来，王嬷嬷忙伸手按她肩膀：“哎哟喂，我的娘娘啊，您可小心点儿吧，您肚子里说不定是有了小阿哥呢，您起身的时候慢着点儿。”

静怡眨眨眼，伸手指自己："我都三十多了……"

王嬷嬷点头："是啊，老蚌含珠。"

静怡嘴角抽了抽，还是带了个老字。不过，她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能再怀一个，她还以为，胤禛老了……不不不，不能这样想，胤禛其实也不老，胤禛才四十六岁！不能因为他这两年太忙，外表显老，就觉得他老了。

自己也才三十三岁，人家有到了四十岁还能生的呢，三十三还年轻的很，为什么就不能怀孕了？

"奴婢去找太医来把脉？"王嬷嬷小声问道，静怡点头，是得看看，要是怀孕了，自己以后可得多注意一下身体了，若是没怀孕，那就得赶紧开方子调理一下了。

她可不想才三十三就停经当老女人，明年还要选秀呢，难道要眼巴巴的看着一群小~妖~精进宫吗？

虽然来不来葵水都阻止不了那些水嫩嫩的少女们进宫，但至少她能安慰一下自己她还没老啊。

太医很快就过来了，也是凑巧，胤禛正好带着元寿回来，爷儿俩看见有太医在，一模一样的眼睛都瞪圆了："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静怡摆摆手："先让太医把脉，你们两个先别出声。"

太医擦擦额头的汗，他是被永寿宫的小太监小跑着给拽过来的。给胤禛行了礼，就忙伸手搭在静怡手腕上，好一会儿，面上就带了笑容："恭喜皇上，恭喜贵妃娘娘，脉象如盘走珠，是喜脉，一个月有余。"

静怡面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来，太好了！有了身孕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她没老啊，说明胤禛也还健壮啊。胤禛也是呆愣了一下，还是元寿说恭喜汗阿玛，他这才回神，盯着太医，又问道："确定是喜脉？"

太医点头，十分确定："恭喜皇上，是喜脉。"

作者有话要说：　　好了，万更结束了~~~~~累瘫花开了~~~~~

☆、第 115 章

胤禛大约是惊喜过度, 从太医走就开始不停的念叨："有什么想吃的就吩咐御膳房给你准备, 要是御膳房也没有, 就和我说，我让人去给你找。"

"也别做衣服了, 衣库那边会准备的。 做衣服伤神, 你年纪也不小了，就不要花费这个心思了，不如好好的养着身体, 你好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好。"

"太医刚才也交代了, 你年纪大了些，所以不光是吃食方面要注意, 平日里也要多走动走动, 多带些人，陈玉是个忠心的，王嬷嬷也是忠

心耿耿，你出门了就带上他们两个。”

“长宁年纪不小了，既然要启蒙, 不如我给他找个启蒙的先生？”

静怡忙打断他的话：“不用了, 之前淑惠她们说要帮着长宁启蒙, 后来淑惠她们有自己的事情做，没空来照看长宁，我就打算让元寿负责这事儿。”

胤禛微微皱眉，有些不解：“元寿也忙……”

“启蒙又不要多少时间, 每天抽出两个时辰就行了，元寿，你愿意吗？”静怡转头看元寿，元寿忙点头：“我自是愿意的，汗阿玛，额娘说的对，启蒙又用不了多长时间，再者，长宁性子调皮，若是换个人给他启蒙，指不定他会怎么捉弄人呢，不如放在我跟前。”

长宁这会儿也在屋子里，靠在元寿身上点头：“我跟着哥哥学习，额娘说哥哥的功课是很好的。”

“那行，择日不如撞日，今儿元寿你就开始给长宁启蒙吧。”胤禛摆摆手说道，元寿也是无奈了，每次汗阿玛想和额娘单独相处的时候，都是要想办法将他给打发走的。

两个孩子走了，胤禛才往静怡身边挪了挪，继续话唠：“这孩子来的可真是时候，长寿和长宁年纪都不小了，宫里能再有个小孩子，也是喜庆的事儿，你可要好好养着身子才行。”

静怡想了想，伸手点了点外面：“那新来的……”

胤禛皱了皱眉，点头：“你放心吧，我回头让人查一查，若是没什么问题，你就继续用着。”

静怡忙点头，她原本是吩咐了陈玉去查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她现在有了身孕，就不能让陈玉查了，不是说陈玉不可靠，而是陈玉不一定能查到最根本的。

胤禛就不一样了，他想要查的事情，绝不可能有查不出来这一说的。

而且，陈玉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上次她怀长宁的时候，皇后都能去蛊惑耿氏做事儿，虽然没成功，静怡也不明白为什么皇后接下来就没有出手，但这次，说不定皇后就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又有胤禛的交代，所以静怡身边是决不能少人的。

“这次你想生个阿哥还是个格格？”胤禛笑着问道，静怡抿了抿唇：“我当然是想生个格格的，女人嘛，都是盼着儿女双全的，可若是没这个缘分，我也就不强求。”

以前只是听说公主的日子不好过，现在亲眼所见，她真觉得，这个年代生闺女不如生阿哥，因为女孩子的日子，实在是过的太辛苦了些。

不过，生男生女这种事情，不是静怡能决定的，所以，她也就是想想，笑着转头看胤禛：“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老天赏赐给我们的珍宝，我都是很喜欢的。”

胤禛笑着点头：“也是，不过，终归是会有些遗憾。”

若是静怡能生个和她一样贴心懂事儿听话的女孩子，会和静怡一样对他撒娇，其实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他们两个在这儿心情舒畅的讨论还没出生的小孩子的事情，长春宫等地方，却都是已经知道了静怡怀孕的消息了。一来是静怡并没有遮掩，喜脉被诊断出来，胤禛一高兴，就赏赐了永寿宫上下一个月的月例。二来静怡这边，本来就是宫中所有人聚焦的地方，所以永寿宫的消息，总是传的最快的。

皇后脸色自是不怎么好的，李氏只是嘟囔了几句，回头就打算给弘时挑选几个能生养的，弘时福晋看着能生，但到现在都还没怀孕，李氏也是觉得有些不满的。

年氏正靠在枕头上喝药，闻听消息，只是叹气："我到底是比不上贵妃娘娘的福气。"说着，面色又有些愁苦："也是我拖累了小格格和长寿，若非是我自己身子不好，他们姐弟怎么会……"

嬷嬷忙安慰道："娘娘别伤心，太医不是说了吗？只要尽心照看，格格和阿哥都会没事儿的。"

年氏脸色却还是十分愁苦担忧，太医确实是说了这话，可长寿之前因为照顾的不尽心，还生了一场大病，身子本来就差，那会儿之后就更差了。

眼看这天气一天天变冷，她现在整日里都在担心，生怕……正想着，就见照顾长寿的宫女急慌慌的进来："娘娘，长寿阿哥有些发热。"

年氏慌忙起身，因为太快，眼前一黑，差点儿没一头栽倒，旁边嬷嬷忙伸手扶住。年氏也顾不上说别的，忙扶着嬷嬷的手去了东厢房，因为她自己也是病着，长寿身体弱，她怕传了病气过去，就将长寿给挪到东厢房去了。

小格格是住在西厢房的，可皇后的意思，年后就想将小格格给挪到西三所去。一想到这事儿，年氏就跟一颗心被人给挖掉了一样的疼，只盼着二哥在外面能干些，自己也能去求求皇上，将小格格留到自己身边。

"怎么会烧起来？"年氏进了房间，伸手一摸长寿的额头，立马有些恼怒："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之前不是已经交代了，要你们精心照看的吗？"

"回娘娘的话，并非是奴婢等人不上心，阿哥是忽然就发热的，原本还正好好的吃着点心呢。"一个胆大的丫鬟上前回道，年氏冷笑一声："这么说本宫还该谢谢你不成？来人，拖下去掌嘴！"

静怡正和胤禛说着话，年氏那边就有人来求见了，说是长寿阿哥发热了。胤禛向来看重子嗣，就有些为难的转头看静怡，静怡忙抬手推了推他："你快些去，小孩子生病了心里难受，定是想要看见阿玛额娘在身边的，你过去多安慰几句，小阿哥心里好受，说不定就好的快一些。"

胤禛点头："朕也是知道年氏正病着，这宫里一大一小都不舒服，格格又是个小孩子，那边没人坐镇怕是没个章法，所以……"

静怡笑道："你不用解释，我明白你的意思的，你快些去吧，不过，我晚饭可就不给你准备了。"

胤禛抬手捏了一下她的脸颊，点头应了，然后转身出门。静怡微微笑了笑，若是从前，胤禛大概是想去就去了，现在倒还会想起来给她解释几句，也是有心了。

刚进入十一月，西疆那边忽然传来噩耗，清廷战败，而且还是大败，竟是死了两万士兵。战报一送上来，胤禛当时就血气上涌，差点儿没气晕过去。

当即下令，将主将年羹尧押解回京。

朝堂上的事情虽然后宫嫔妃是不能参与的，但若是想打听，还是能稍微知道一些的。年氏本来就身子不舒服，这下听了消息，更是直接晕过去了。

这次胤禛就没去探望，他忙着西疆那边的事情，之前一年，年羹尧次次大胜，本来他还以为，到今年年底就能收服西疆，他甚至连派去西藏驻边的人选都考虑好了，只等着最后的捷报送来了，却没想到，竟是大败一场！

这事儿必须得查个清楚，这时，弘时主动请缨，想要往西疆那边去。胤禛考虑了两天，没答应，另派了七阿哥胤佑和十阿哥胤䄉过去查探。

十一月底，年羹尧被押解回京，胤禛连见都没见，暂时将人给关押到大牢里去了。

到十二月，胤佑和胤䄉回来，带了年羹尧战败的原因。

年羹尧是很有才能的，这点儿胤禛也知道，要不然，就凭着他之前在胤禛和胤禩，甚至胤禵之间反反复复的事情，胤禛就绝不会用他。

所以年羹尧到了西疆之后，接连几次出兵，次次都是大胜。于是，他就自觉天下无敌了，这次战败，也是因为年羹尧做错了决定，本来副将胤禵已经劝着年羹尧了，但年羹尧觉得胤禵就是拖累，没有采纳胤禵的意思。

于是，踩中陷阱，拖累了几万大军，若非是十四及时救援，怕是要全军覆灭了。

看完前因后果，又有西疆诸位将士的联名上奏，胤禛大怒，当即命人抄斩年家，年羹尧被处以死刑，当即判决。

圣旨传到后宫，年氏没撑住，一口血吐出来，整个人就滑到地上去了。

小格格大急，忙上前搀扶，但年纪小力气弱，不仅没将年氏给扶起来，她自己也一下子坐到地上去了。

"嬷嬷，扶我起来。"年氏却是没晕过去，很是虚弱的伸手，嬷嬷

脸色惶恐：“娘娘，娘娘咱们可怎么办？”

这嬷嬷是年家出来的，这会儿也是十分担忧：“大老爷也被发配南疆去了，二老爷若是没了……年家可就要彻底不行了啊，娘娘，咱们能不能去求求皇上？”

大老爷是年希尧，是个醉心研究文学的人，之前一直在外面当知府，胤禛对此人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就只是被流放了。年羹尧就不行了，不杀不足以抚慰军心。

年氏摇头：“不行，不能去求皇上。”

虽然她不得宠，但皇上的性子，她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这会儿她去求情，就只能是雪上加霜。再者，她也得为年家的子嗣着想，还有她自己的儿女。

“也别去找太医。”皇上那边刚下了圣旨，她这边就找太医，不摆明了对皇上的圣旨不满意吗？

“嬷嬷，你出宫一趟，找了大哥。”年氏被嬷嬷扶到床上，急喘了几口气，伸手点了点床尾方向，嬷嬷忙过去，在床尾摸索了一下，打开暗格，拿出来里面的东西：“给大哥，等日后，年家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皇上盛怒之下……”一边说着，那冰冰凉凉的眼泪就从脸颊上落下：“我若是去求情，怕是年家会更糟。让大哥暂且蛰伏起来，日后，日后只要长寿好好的……”

年家总是还会再有站起来的机会的。

嬷嬷虽然着急，但年氏硬是压着，她也没办法。只好先带了年氏给的东西出宫。这事儿倒是轻松的很，年氏没去求情，胤禛反而是有些怜惜，所以不过些许小事儿，他就没阻拦。

但小格格担心年氏身体，就算是年氏说了不许去请太医，小格格熬到了下午，还是偷偷的让人去请了太医过来。

太医一把脉，这脸色就变了：“娘娘大悲之下，心脉受损，又少壮吐血，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你先出去开方子。”年氏硬撑着说道，太医赶忙躬身退出。但这事儿，他可不敢自己顶着，忙给药童使了眼色，让那药童去找人报信了。

“额娘自己也有感觉，额娘怕是不会好了。”年氏说一句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额娘唯独放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弟弟，你没了亲额娘，若是你汗阿玛喜欢你，你说不定还能留在京城，若是你汗阿玛忘记你了，日后感情生疏，你怕是就要被送到蒙古了，所以，你万不能对你汗阿玛心里生出什么怨恨来，这事儿，本就是你舅舅做错了，你明白吗？”

“等会儿你汗阿玛过来，你什么都不许说，就只能哭，你要记住，额娘不能一直护着你们了，你以后，不光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你弟弟，你弟弟身体不好，他吃的用的，都要十分精细，若是你不受

宠，你弟弟就要跟着吃苦了。”

“再者，只有你得宠了，也才没人敢对年家落井下石，你明白吗？”

小格格哭着点头，握着年氏的手不松开：“额娘，额娘我都知道的，额娘你别说话了，等太医开了方子你赶紧吃，你一定会好的，额娘既然放心不下我和弟弟，那就亲眼看着我们长大啊，额娘你不能丢下我们。”

静怡原本正在给胤禛捏肩膀，胤禛心情十分不好，连着好几天眉头紧皱，面上别说笑容了，戾气长存，吓的长宁都不敢靠近他了。

王嬷嬷站在门口，从静怡招手。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不用遮遮掩掩的。”静怡很坦率，反正她是真的从没什么事情隐瞒过胤禛。

“慧妃娘娘那边来了人，说是惠妃娘娘吐血病重。”王嬷嬷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的看胤禛的脸色，但见胤禛视线扫过来，就赶忙弯腰低头。

“年氏这是想做什么？”胤禛怒气不消，一听这话就更气了：“是想为年家求情还是想要挟朕？”

“皇上息怒啊。”静怡忙说道，帮他抚胸口，将那一口气给抚下来：“年妹妹这两天本来就身子不舒服，又日夜照顾长寿，乍然听闻这种消息，肯定是受不住的，再者，吐血这种事情是能作假的吗？”

说着，转头看王嬷嬷：“是谁来送信的？”

“是李太医身边的药童。”王嬷嬷忙说道，静怡看胤禛：“看吧，年妹妹自己岂能指使的动太医院的药童？皇上还是去看看吧，就是不看在年妹妹的面子上，也要看在长寿和小格格的面子上啊。”

说实话，这会儿静怡是很同情年氏的。兄长侄子侄女，被自家夫婿给灭了，自家的家族因为自家夫婿就散了，这种事儿，换谁都承受不住。

“皇上就去看看吧，就算是安安小格格和长寿阿哥的心，免得他们太过于担心。”静怡又说道：“再者，年家出了事儿，年妹妹又生病，我怕那翊坤宫里人心浮动，皇上你去走一趟，至少能压压人心。”

胤禛确实是不放心小格格和长寿阿哥，被静怡劝了几句，就顺着台阶下了，起身往翊坤宫走去。

至于皇上是怎么安慰年氏的，静怡也没去打听。

让她惊讶的是，过了三天，年氏竟是派人来请她了。静怡想了想，也没推辞，年氏的脉象陈玉已经打听出来了，最长了，年氏也还能再活半个月。

和个将死之人，静怡没必要太计较。

进了门，绕过屏风，又掀开内室的帘子，静怡这才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年氏，小格格正在坐在床头给她喂药。见静怡进来，小格格忙起

身行礼："贵额娘安。"

"去看弟弟吧。"年氏拍了拍小格格的手背，小格格忙起身出去，静怡站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累，索性就在床边坐下了："你叫我过来，可是有事儿？"

"我想将小格格和长寿托付给你。"年氏勉强笑了一下说道，静怡微微皱眉，顿了下，还是直接摇头了："你也知道，我刚怀了身孕，再加上长宁年幼，这事儿，我怕是没办法答应你。"

"也不用你亲自照顾，吃喝穿衣，都有嬷嬷丫鬟，他们毕竟是凤子龙孙。"年氏咳嗽了两声，好一会儿才顺过气，接着说道："我只求你，日后多多提醒皇上，若是他们被奴仆怠慢了，你也和皇上提一声就是了。"

静怡笑道："这你就放心吧，皇上对子嗣向来看重，他定是会亲自在小格格和小阿哥身边放人的，定不会有人敢怠慢了他们。"

说完又觉得这话好像有点儿不太近，就好像是在说你放心的去吧，你的孩子会有人照顾的。

静怡赶紧轻咳了一声："你若是不放心，你就好好的养着身体，日后你自己照看着孩子。想必你也听说过，这民间有句话，叫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你真放心将你的两个孩子，孤零零的留在这世上？他们现在，可是连个能撑腰的外家都没了。"

年氏苦笑："若是我能亲自照顾，我又何必请了姐姐过来呢？"

"还有皇后呢。"静怡又说道，年氏面色沉了沉，好一会儿才说道："我不信皇后娘娘。"

"当初，皇后娘娘和我做了约定，说是要将小格格养在她身边，我并未答应，然后，我生长寿的时候，就早产了……"年氏有些愤怒，静怡更是吃惊："是皇后做的？"

皇后疯了吗？

"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年氏摇头，静怡一口气憋在嗓子眼，那感觉，简直了，就像是吞了个冰淇淋球，但里面裹着一块儿臭豆腐。

"可若非是皇后没照看好小格格，让小格格摔了一跤，我又怎么会因为着急担忧，就早产了呢？"年氏冷笑了一声："她自己答应照顾小格格的，可她是如何照应的？我还在呢，她就能那样疏忽我的小格格，我若是死了，还敢让她来照顾我的儿女吗？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皇后以前对你有恩，所以你事事退让，从不和皇后争锋，可你要知道，皇后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福晋了，自从皇上被先皇看重，皇后想要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你是她想要通往的道路上的绊脚石，她早晚是要除掉你的。"

"况且，你真以为她以前对你的提拔是恩情吗？她是要用你来压制李姐姐！她想要维持一个平衡，不是你就是耿氏，可惜耿氏之前犯过大错，所以才会选择你，你只是顺势被选上的一个棋子，而不是一

个必须存在的人，你明白吗？”

年氏压低了声音说道，情绪过于激动，说完就开始咳嗽，静怡忙帮着她顺胸口，万一这会儿年氏出了事儿，她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我用一个消息，换你对小格格和长寿的照顾，如何？”年氏平顺了气息，再次开口，静怡眨眨眼：“你就不怕我听了之后，并不去遵守约定吗？”

“我不怕。”年氏微微笑了一下：“你是不是猜测过，为什么皇后对你的态度忽然就变了？还有皇后为什么忽然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变得急迫起来，变得不择手段起来。”

静怡面上的笑也收敛了起来：“你知道？”

“是，我知道，我用这个消息，换你一个承诺，你觉得如何？”年氏对上静怡的视线，露出的笑容和她刚进府的时候一样，腼腆，又有几分羞涩：“我真的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啦，你不要嫌弃，好不好？”

作者有话要说：　　实际上这场战争是赢了的，然后萝卜就逃走了……

☆、第 116 章

静怡沉思良久, 觉得这生意还是能做的。长寿身体弱, 这点儿谁都知道, 而且非嫡非长，日后肯定是碍不着元寿的。至于小格格, 有缘分了就体验一下有闺女的感觉, 没缘分了也就是一副嫁妆的事儿。

“好，我给你一个承诺，日后, 我即使不会将长寿和小格格当自己的亲生儿女，就算我说会将他们当亲生的, 怕是你也不会信。但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他们被人欺负了。”

静怡点头说道：“我以我自己的性命发誓。”

年氏定定的看了她一会儿, 点头：“我信你, 其实这事儿，我也是偶然得知的。福晋原先说要将小格格养在身边，正好那段时间我怀着长寿，孕相不是很好。所以，就暂且应了福晋, 将小格格送到石榴院住了几天。”

静怡之前, 也时常将元寿或者安康送到福晋跟前。所以年氏觉得,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若是福晋不愿意养了，等她自己生了孩子，再将小格格给接回来就是了。

小格格去了石榴院, 年氏心里也是放心不下的，偶尔就会亲自到石榴院那边走走，说是给福晋请安，但实际上就是探望一下小格格。

有一次她过去的时候，却见小格格十分惊慌，她这个女儿是她放在手心里如珠如玉的养大的，当时还以为她是受了委屈，差点儿就要去找福晋要个说法呢，却是小格格自己将她拦住了。

那会儿小格格才五岁，又有些懂事儿，又有些懵懂的时候。

年氏细细询问，才知道是今天福晋午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儿，忽然就想起来小格格了，于是让人带了小格格和她同睡。

“嫡额娘做了噩梦，不知道是不是在生气，睡梦中拍了我一巴掌，将我打醒了，我不敢吭声，就往里面躲了躲。”

“然后听见嫡额娘说，胤禛，你太狠心！”

“又听嫡额娘说，贱人，胆敢占了本宫的位置。”

“过了一会儿，又听嫡额娘喊弘晖哥哥，说无人祭拜，被人连亲生父亲都没将他放在心上什么的。”

小格格吓的不轻，又不敢动，她虽然不懂事儿，直觉中也知道，她不能让嫡额娘知道她听见了 ，于是装作熟睡，滚进床里。刚刚闭上眼睛，那边福晋就睁开眼睛了。

“小格格？”福晋猛然坐起身子，看见床里的小格格，就轻声喊了一句，小格格装没听见，继续闭着眼睛。福晋抬手又轻轻拍了拍她：“小格格，时候不早了，该起来了，睡太久对身体不好哦。”

小格格抬着小胖手使劲揉揉眼睛，这才慢吞吞的转身：“嫡额娘，我还困。”

“嫡额娘刚才做了噩梦，可有吓着你？”福晋笑着问道，小格格不敢动，歪着头问道：“嫡额娘做噩梦了？梦见什么了？大老虎还是黑熊精？我额娘说，要是遇见了黑熊精，装死就能逃过去了。”

“那你听见嫡额娘说梦话了吗？”福晋又笑着问道，小格格摇头，又支支吾吾的：“嫡额娘，我想吃杏仁奶酪。”

“好，让听月带你去吃。”福晋仔细打量小格格的脸色，见她不像是说假话，这才叫了听月进来伺候，又给听月使了眼色，小格格又惊又怕，勉强吃了一碗杏仁奶酪，就借口还要睡觉，将听月赶紧的赶出去了。

然后，年氏就过去了。

年氏大约是要表现自己的诚意，每一句话说出来，静怡都能在眼前构建出来当时的场景，甚至连福晋当时的动作神态语气都能描述出来。

说胤禛太狠心是什么缘故？胤禛是对皇后做了什么还是对那拉家做了什么？又说是有人占了她的位置，难不成皇后是梦见自己被废，又有人成了新的皇后？

关于弘晖那句，静怡倒是能有些理解的。皇后向来将弘晖放在心里第一的位置，哪怕是弘晖没了，为了不让人占据嫡子这个位置，当年福晋甚至都能忍着不去抱养孩子。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若是以往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给你赔礼，但孩子是无辜的，你既然应下了，以后，我就将他们拜托给你了。”

年氏主动伸手，拉着静怡说道：“我不求他们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日后各自婚嫁，成家立业，我就满足了。”

静怡抿了抿唇，点头应了：“好，你放心。我答应了的事情，我

就绝不会反悔，你只管安心就是。”

年氏说了半天话，精神不是很好，不光是脸色发白，嘴唇也快没了颜色。静怡也不好多留，给年氏盖了一下杯子，就起身出门，正好遇见小格格。

她大约是不放心自家额娘，就一直在大殿门口站着，这会儿身上已经落了一层雪花了。

静怡抬手帮她拍了一下肩膀上的雪花：“你额娘累了，你进去照顾她吧。”

小格格眼眶通红，屈膝给静怡行礼，然后才进了大殿。

静怡心里也有几分难过，她以前，还将年氏当过假想敌呢。但后来见年氏一派天真，她就又将这事儿给忘到脑袋后面去了。反正不管年氏受不受宠，她只要知道自己才是最后的大赢家就好了，没必要和年氏争风吃醋，再做了什么让胤禛厌烦。

从她进了王府的第一天开始，她就知道自己要走的是什么路。

前有端庄贤惠出身高贵的嫡福晋，中间有连生两女三子备受宠爱的李氏，后面有传闻中雍正皇上的真爱年氏贵妃。她钮祜禄氏唯一能依仗的，是生了个好儿子。

所以，她不能太出风头，以免让福晋不喜。她不能争宠吃醋，以免让胤禛不喜。

她不争不抢，在胤禛面前当个透明人，在福晋面前当个听话的人。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应该依靠的是谁，所以在胤禛和福晋明显不和的时候 ，她选择的只能是胤禛。

而在她和福晋出现争端的时候，她选择退让，不光是因为福晋以前给的那些恩惠，还因为地位的差别，还因为胤禛的多疑，还因为名声的重要性。

福晋骤然发难的时候，她还真是有些迷茫的。现在听了年氏的话，倒像是福晋就只是因为一个梦，所以对她不满了。而且，这梦还牵扯到了胤禛和弘晖。

只因为这个的话，是不是太扯了点儿？

皇后向来理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梦就做出变了性子？占了她的位置……占了她的位置……占了她的位置……静怡脑海里反反复复都是这句话。

难不成，皇后真梦见了胤禛册封新皇后？而且，这新皇后，十之□□还是她钮祜禄氏？所以皇后才要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她？

年氏心里，估计也是这么想的吧？要不然怎么会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她呢？只出于对人品的信任的话，也应该是有更好的选择的，比如说，当年进宫照顾胤䄉的钮祜禄贵妃，年家虽然被抄斩了，但年氏若是想要个女孩子进宫，也应该还可以的吧？

静怡想着就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现在不是想年氏的事情的

时候，她该想的是皇后的事情。就因为一个梦，皇后就对她打下杀手，也实在是太荒谬了点儿。

除非，这个梦很真实，真实到皇后不得不信。

那她到底是梦见了什么呢？静怡好奇的抓心挠肝的，等回了永寿宫，见元寿竟然也在，静怡忽然就想到了一个可能——皇后会不会是梦见了她当了太后？

所以，才会说是自己占了她的位置。

可也不对啊，元寿既然继位，她钮祜禄氏肯定就是太后啊，这个谈不上是占据了她的位置的吧？就算皇后没早死，那也是两个皇太后并立，谁让自己有个好儿子呢。

或者，其实自己分析的重点错了？静怡又将年氏的话回想了一遍儿，然后，抓住了一个词，弘晖，还有一句话，无人祭拜。

静怡也有些头皮发麻，胤禛登基之后，兄弟侄子都册封过了，可亲生儿子都还没追封。若是胤禛自己不记得这事儿，元寿登基之后，说不定也会将这事儿给忘到脑袋后面去。

所以皇后才觉得胤禛绝情，觉得是自己占了她的位置。

静怡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真的，但胤禛没追封弘晖真不是她的错啊，弘昀和弘盼不也没被追封吗？也没见李氏恨的牙痒痒啊。

静怡深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但又想到自己后来真是太后了，又略有些心虚。

“额娘，不舒服？”元寿凑过来问道，静怡挥挥手：“没，你怎么忽然过来了？”

“阿玛要另外派人去西疆，我想跟着去。”元寿说道，抱着静怡的胳膊撒娇：“但汗阿玛不允许，额娘帮我求求情？”

静怡虎着脸使劲在他身上拍了一下：“我帮你求情？我不打死你就算好的了，你这年纪还打算去战场凑热闹啊？知道什么是战场吗？一个不注意就会死人的，就算是注意了也有可能会死人，你是去添乱的吧？”

元寿不服气：“我怎么是去添乱的呢？我六岁可就跟着师傅学武术了，骑射也是所有兄弟里面，包括堂兄弟他们，最好的，汗阿玛也觉得我做的特别好，我是去帮忙的。”

静怡直接摇头：“不行，没得商量，不得十八岁不许上战场。”

“可三哥这次也没能去。”元寿不满意，静怡点头：“对，你看你三哥都去不成，你也就别瞎折腾了。”

顿了顿，又叹气：“再者，这宫里事情也多，你年额娘怕是撑不了几天了，你汗阿玛这人，看着很是冷硬，其实心肠最软，他现在都是每天去探望你年额娘，若是你年额娘没了……”

胤禛当然不会自责的，年羹尧既然犯了错，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他只是有些同情心发作，又有些怜惜弱小。

“这些事儿我也帮不上忙啊。”元寿摊手，静怡拍了他脑袋一

下："所以你也别添乱啊，就好好的跟着你汗阿玛学习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你汗阿玛是早有决定的。"

元寿叹口气："一会儿说我长大了，一会儿又说我还是小孩子就只会添乱，我现在多大年纪，都是你们说了算的，我自己说了不算。"

静怡点头："知道就好，行了，不要在这儿捣乱了，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或者你真闲的话，就去找长宁，你不是答应了要给长宁启蒙的吗？"

元寿沉默了一会儿，叹气："我堂堂皇子阿哥，现在要沦落到给奶孩子启蒙的地步了，我的雄心壮志，我的理想……"

没说完就被静怡一巴掌拍在脑袋上了，元寿颇有些委屈："我都快娶媳妇儿了，额娘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打我了？"

静怡挑眉，抬手，元寿慌忙笑道："我错了，额娘我知道错了，我就算是有孙子了，也还是你儿子，你想打就打，我绝没有二话。"

逗笑了静怡，元寿才微微松口气，笑嘻嘻的说道："额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今儿外面又下雪了，你还是好好的在屋子里养胎吧，别到处乱走了。"

"知道了，你可不要和你汗阿玛一样唠叨。"静怡也笑，笑完再次郑重声明："我会和你汗阿玛说，坚决不许你去战场的，所以，你这心思，还是尽早打消了好。"

"好吧，那我就不去了。"元寿点头，他这样干脆，静怡倒是有几分诧异了，元寿笑道："我连怎么打仗都还没学过呢，我有自知之明，额娘不是一直教导我，做事之前至少得有七八成的把握才能去的吗？我慢慢学，到有了八成把握，我再去。"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你能记住就好，眼看年底，我还有事儿交代你去做呢。"

元寿好奇："什么事情？"

"盘账啊，钟表铺子那边已经两年没盘账了，还有冒险山庄那边，还有桃花楼，额娘现在身子不舒服，没办法看，这账本就交给你了。"

顿了顿又说道："钟表铺子那边，额娘和你汗阿玛是合作的，但桃花楼和冒险山庄，就是额娘自己的，回头你看过了账本，这两处生意，就交给你了。"

元寿有些吃惊："给我？"

"我知道你可能看不上这点儿小钱，但你看看账本什么的，也多少能学点儿东西。"静怡笑着点头："但是，先说好，等安康长大了，你也该给安康置办点儿产业。"

元寿有些哭笑不得："额娘用两处产业，换我照顾两个……不对，三个弟弟一辈子？"

静怡点头："对啊，这生意你做不做？"

元寿赶紧点头："做做做，额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都听额娘的。"顿了顿，又说道："汗阿玛开了海禁，我打算将这两处赚来的银子，投入到海上，额娘你可有什么建议？"

"这倒是好主意，我听说外面有金矿银矿……"静怡刚说到这儿，外面就响起胤禛的声音："你从哪儿听说的什么金矿银矿？"

"我忘记了，你看咱们大清都还有金矿银矿铜矿煤矿呢，外面怎么就没有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若是运气好，能找到那么一两个，咱们可就发财了。"

"你既然知道有矿产，也该知道这矿产不是好找的。"胤禛说道，又转头看元寿："正好你也在，有个差事给你。"

说着微微挑眉："还真是和矿产有关系。江西那边发现了个银矿，但那铜矿周围的村子，将矿源据为己有，甚至打杀了一个县令，想要谋反，你过去看看。"

静怡有些吃惊："因为一个矿源就谋反了？"

胤禛点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那个矿源还不算小，元寿，你可有把握？"

元寿这会儿看着就十分精神，忙起身应道："汗阿玛你放心，儿臣绝不会给您丢脸的。"连臣都用上了，可见这要去办差的决心有多大了。

"朕让你……"胤禛停顿了一下，好一会儿才说道："让钮祜禄文轩跟着你去，你要记住，安全最重要，若是拿不下那叛贼，就去找当地驻军，万不能逞能。"

元寿忙应了下来，钮祜禄文轩是元寿的亲舅舅，到时候肯定会拼命保护元寿的。再者他自己本事也算不错，胤禛这样安排，也是费了苦心了。

事情紧急，晚一天过去那叛贼可能就会杀害更多百姓，所以第二天，元寿就出发了。静怡自然是不太放心的，可儿子长大了，她总不能一直将儿子拘在身边当个开心果。

他应该展翅高飞，他的前程在更远大的天空里。

年氏那边，也确实是没拖多久。大雪下了三天，雪停之后，翊坤宫就传出了一阵哭声。先赶过去的是皇后，胤禛还在前朝听政。接下来赶过去的是静怡，然后是李氏等人。

年氏眼睛还没闭上，小格格趴在床边哭的伤痛欲绝，小阿哥年纪小，还不太明白死亡的意思，一手紧紧拽着亲姐姐的衣服，一手抓着年氏的手指头，一脸惶恐的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你额娘临终之前，定是最担心你们姐弟了，你忍心看她死不瞑目吗？"皇后上前拉了小格格起来，小格格悲痛的声音就顿住了，皇后拉了她的手盖在年氏眼睛上面："你和你额娘说，你会好好的，你弟弟也会好好的。"

小格格忍不住，又是一声悲啼，但很快就硬是忍下去了，抽抽噎

噎的照着皇后的话说："额娘，您放心吧，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能照顾自己，也能照顾弟弟，你放心吧，我们姐弟定会好好的。"

静怡想到自己之前的承诺，也上前一步，站在小格格身后说道："年妹妹，我答应了的事情，就绝不会食言，你放心的去吧，我会多照看他们姐弟俩的。"

等小格格的手拿开，年氏的眼睛就已经闭上了。

她的身体这段时间已经被病魔给折磨的瘦了一大圈，手上几乎是皮包骨了，脸上自然也是没肉的，就算是五官生的好，这会儿面色青白，身子僵硬，看着也是有几分恐怖的。

静怡不敢多看，她虽然无愧于心，但就怕年氏不放心晚上再继续托梦。

那边胤禛匆匆赶来，静怡就忙拉了小格格和长寿阿哥出门，皇后也没那么没眼色，只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胤禛。

年氏的丧礼办的很盛大，应当也是为了给小格格和小阿哥撑腰，是要告诉后宫，告诉前朝，哪怕是年家犯了错被抄斩了，但年氏是他的妃嫔，年氏的儿女是他的血脉。

下葬之前，胤禛又下了圣旨，追封年氏为贵妃，谥号敦肃。

小格格本身体弱，这些年能养的好，也是年氏精心照料的缘故。经过这么一场丧事，心里又悲又痛，身体上又累又虚，于是，毫不意外的，葬礼之后，小格格就病倒了。

小阿哥失了额娘，姐姐又昏迷不醒，又惊又吓，再加上之前身子也没养好，于是，也跟着病了。

年氏刚去，这姐弟俩自然是没人敢怠慢的。皇后找了太医轮班倒，一天十二个时辰，半步不离翊坤宫。胤禛得空了就会过去照看，为防止有人打扰，甚至亲自下了口谕，不许妃嫔到翊坤宫去探望。

就连静怡，也不好违背了圣旨。但她之前又应承了年氏，只好一天三遍的让人去太医院问情况。

幸好小格格是个性子坚强的，新年到来之际，小格格的身体开始好转。然后，现在面临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小格格还好说，年氏临终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小格格前往西三所的事情。

可小阿哥年幼又体弱，现在还不到去南三所的时候，势必会在众妃嫔中挑选一个人来暂时抚养小阿哥。那么，选谁合适呢？

本来，养活一个小阿哥，应该是大家都求之不得事情，可偏偏，这小阿哥正值病重，能不能养得活还是个问题呢。养得活了，自然是皆大欢喜，可若是养死了呢？

作者有话要说：　　如果静怡对历史十分清楚的话，应该是想要暴揍皇后一顿的，因为胤禛登基之后，三个儿子谁也没追封，但是，弘历登基之后，追封了弘晖。

皇后只梦见了一段，没梦见后面。

☆、第 117 章

静怡不知道皇后是怎么想的, 但是, 既然之前年氏将两个孩子交给她了, 她觉得，自己是有责任为这两个小孩儿考虑一下的。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让皇后来养, 毕竟是嫡母嘛, 名正言顺。再者，皇后不也是一直想养个孩子的吗？有了长寿，也省的她去找小那拉氏折腾了。

可惜, 办完了年氏的丧事，皇后就又病倒了，这倒是不好找上门去了。

静怡有些发愁，想着要真是没人接手的话, 大不了就自己辛苦点儿, 和长宁养一处，也好让兄弟俩互相影响一下，让长宁性子变得更安静些，让长寿性子变得更开朗些。

打定主意，静怡就打算找了小格格商量一下, 虽说小格格年纪小, 但没了亲娘, 她就得被迫长大了，事关亲弟弟，说不定她自己也有什么打算？

然而没等静怡去找小格格，武氏就先找上门来了：“皇后娘娘那边不愿意养长寿阿哥？”

“你怎么知道？”静怡疑惑的问道, 随即抬手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下：“我也是傻了，皇后娘娘这一生病，可不就是摆明了立场的吗？哎，不过今儿倒是稀罕，你居然会来我这儿。”

平时可都是静怡去找武氏的。

武氏笑着说道：“我今儿来，是有事情求你。”

静怡有些吃惊，犹豫了一下才问道：“什么事情？你想开了，又想养宠物了？除了皇上身边的那两只狗，你想养什么，尽可以告诉我，我帮你弄过来。”

“不是宠物。”武氏认真的说道，静怡抿抿唇，好一会儿才说道：“你可是已经想好了？你该知道，长寿的身体弱，一个错眼不见，就会生病，连皇后都不愿意接手，你未曾生养过孩子，更是没经验。”

武氏点头：“我都知道，我已经想过了，我反反复复的想了三天，我想过要是长寿在我身边出了事儿会是什么后果，我也想过我也只能养活长寿三年，他现在都已经三岁了，我什么都想了，然后，我下定了决定。”

女人能求的东西不多，一个是名分，一个是孩子。武氏自从进了王府，就不再求名分这种东西了，然而，老天对她真的有些残忍，连孩子她都求不着。

皇后折腾到现在，不就是想要求个孩子吗？可她至少，还养活过一个弘晖。

“再说了，我要是有什么不懂的，我不还可以来请教你吗？”武氏笑着说道，眼下这个机会，很可能就是她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人生

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事情，若是长寿身体健康，就算是皇后心里不待见年氏的儿子，也可能会宋氏李氏等人出面。

她怕自己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福分了。身体不好没关系啊，太医都说了，好好养着，也是能养大的。再者，指不定会买一送一呢？

若是她诚心照顾长寿，那小格格会不会也对她有几分感激？一下子儿女双全了，以前武氏可是连想都没敢想过的。

“你该知道，这事儿我做不了主。”静怡停顿了一下说道，武氏笑道：“但是我知道，若是你觉得可行，这事情，总是能办成的。”

“好，我帮你问问。”沉思良久，静怡点头，她是真的有些精神不济。大约是上了年纪，怀的这一胎，她总觉得累，一天恨不能睡十个时辰。连长宁她都顾不上了，之前是元寿带着，现在是安康带着了。

若是长寿放到自己这边来，就怕小格格和长寿心思敏感，觉得她是在嫌弃他们姐弟。

虽说将他们推给武氏，也可能会让他们有这种想法，但若是武氏能精心照顾，指不定他们心里也会放下这嫌隙。

送走了武氏，静怡索性让人去叫了小格格，还是那句话，小格格就算年纪小，现在没了亲娘，又要照顾幼弟，多少也应该是长大了些，这种事情，最好是让她自己做主。

“贵额娘。”小格格一身月白，知道静怡怀着身孕，连鞋子和手帕都换成了月白色的。行了礼之后就乖巧的顺从静怡的意思，在静怡身边坐下了。

“我叫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你也知道，长寿年纪小，还不到去南三所的时候，再者，他那身子，我还想着，等他八岁了再去上学的。”

生于皇家，将来又不指望他想法子养家糊口。

“你去了西三所，长寿就不能一个人住在翊坤宫了。”静怡说道，小格格点头：“贵额娘说的，我也明白。”

她低头看了看静怡的肚子，面上也有些为难。顿了一会儿才说道：“那贵额娘能不能帮我求求汗阿玛，让我不要去西三所？”

静怡点头：“我自是可以帮你求这个情的，可是，你小小年纪，知道该怎么照顾小孩子吗？你还要不要学别的东西？你打算出嫁的时候，连管家理事也不懂吗？”

“贵额娘可有什么法子？”小格格听她这样问，心里就有了几分明白，忙起身行礼：“贵额娘只管说，我额娘临终前和我交代了，这宫里，我只能信任贵额娘，只有贵额娘说的话，我才能听。”

静怡愣了一下，伸手拉了小格格，叹气：“你额娘也真是……”太想不开了些，年家虽然没了，但只要她自己活着，再养大了小阿哥，日后还愁年家起不来吗？

偏偏她心眼子小，将自己给逼近了死胡同，一方面是家族，一方

面是夫君，选择不了，索性就不去选了。

若是这事儿换到静怡身上，她哪怕心里再怨恨，也会先将孩子们给养活大的。到时候那男人岂不是要落到她手里了吗？想杀想剐，也就是她说了算的。

“既然你信我，我也不瞒你了，我现在这身子，怕是不能全心照顾长寿，所以，我想另求了人照顾你们姐弟。”静怡说道，见小格格身子抖了一下，静怡忙拍了拍她手背：“你别担心，先听我说完，这宫里的形势，想必你额娘也和你说过了，皇后娘娘呢，最是倚重小那拉氏，懋嫔喜欢念佛，齐妃一心只顾着你三哥，寻常人她不喜欢搭理。裕嫔身边又有你五哥要照看，只宁嫔，向来和我交好，她这人，虽然偶尔说话不好听，但从未有过害人之心。”

小格格垂着眼帘，捏着帕子不吭声。

静怡将武氏大大的夸赞了一番，又说道：“今儿她是亲自求到我跟前的，我看在以往她和我交好的份儿上才开了这个口，现在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你若是觉得可行，我就帮你去求了你汗阿玛，玉牒上不会改的，你们姐弟永远都是年氏的孩子。若是你不愿意，我也不强求，只求了你汗阿玛将长寿放在我这儿，让他和长宁做个伴儿。你也不用担心我会亏待了长寿，但凡长宁有的，长寿都有。你回去好好想想？”

小格格沉默了一会儿，点头：“好，我回去想想，多谢贵额娘为我们姐弟打算。”

“没事儿，我也是受了你们额娘的嘱托，这事儿，总得先安排好了才行。”静怡笑着说道，起身亲自送了小格格出门。

小格格一边走一边想，一会儿愤愤的流泪，觉得贵妃娘娘很是不可靠，明明自家额娘将长寿托给她照顾了，她现在却想要将长寿给推出去。

一会儿又觉得，贵妃娘娘说的也在理，毕竟她身子重。再者，她自己也知道一点儿，明年怕是要选秀，元寿哥哥年纪不小了，到时候贵额娘应该是要操心这个。

还有长宁，这抱养的孩子，总是比不过亲生的。两个人不在一处还好，在一处说不定就会被比较，她可是最知道这宫里的下人了，看碟下菜。

就算贵妃娘娘要她们一视同仁，她们估计也会阳奉阴违。长寿本就性子敏感，被慢待了若是心情不好，郁结于心，那更是对身体不好。

可宁嫔娘娘就不一样了，她没有儿女，若是长寿去了，她指不定会将长寿捧在手心里。

没走到翊坤宫呢，小格格就做好了决定。但这会儿天色已晚，她也就没再转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小格格就去了永寿宫拜访。静怡正监督长宁吃饭，

他现在大了，倒是会挑食了，连安康都管不住，所以静怡才亲自出马的。

小格格正赶上，看着静怡训斥长宁，心里就越发的觉得，自己这决定是对的。若是长寿犯了错，贵妃娘娘碍于情面，应该是不会这样训斥长寿的吧？

虽说这样长寿不用受苦了，但同时，亲疏远近也就分的出来了。养在宁嫔身边，若是宁嫔有亏待长寿，自己到时候还能找贵妃娘娘做主。可若是贵妃娘娘亏待了长寿，自己找谁做主去？总不能去找皇后娘娘吧？

静怡可不知道小格格的这番心思，挥着手将两个儿子赶走，忙让人给小格格端了热腾腾的杏仁奶过来。小格格也没客气，端着一口气喝了半杯子，这才说了自己的来意。

既然两边都有这意思了，等着胤禛过来，静怡就说了这事儿。她说的时候还有些忐忑呢，后宫之主皇后娘娘都不曾开口管这事儿呢，她这样会不会是逾矩了些？胤禛会不会觉得她是心大了，手伸太长了？

“你说，武氏想抚养长寿？”良久，胤禛又问了一遍儿，静怡忙点头：“是，武氏的性子，我还是有几分了解的，早些年她还有几分争强好胜的心思，但这些年，她寻常连门也甚少出来的，还是安分守己。”

“长寿是年妃所出，武氏现在，还只是个嫔。”胤禛说道，从没有低等妃嫔养活高阶妃嫔子嗣的道理。

静怡抿抿唇，没敢出声。

“待朕问问皇后。”沉思了一番，胤禛才说道，静怡忙点头：“应当的，怎么说也该是皇后娘娘来操心，若非是娘娘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我也不敢随意过问这事儿，毕竟，长寿现在还病着。”

静怡说完，就见胤禛的脸色沉了沉。后宫的这些事儿，胤禛若是想知道，那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对了，马上就是皇上寿辰了，今年可要大办？”往年也有上折子求办的，不过胤禛都以还在孝期给推掉了。今年……好吧，年氏刚过世。

果然，下一秒，胤禛就摇头了：“不办了，西疆那边伤亡那么多士兵，朕于心不忍。另外，之前山东巡抚上了折子，说是孔庙因大雪积压坍塌了，朕想重修孔庙，这银子啊……”

胤禛叹气，哪儿哪儿都要用，国库进银子的速度比不上出银子的。

“今年十三弟该回来了吧？”静怡忽然想到这个事儿，去年年初，十三就因为填补亏空的事儿出差去了，一出就是一整年，但今年年初刚回来，就又因为福建暴动的事儿出去了，现下年底了，总该是要回来了。

胤禛点头，又笑道："前两日你总是嫌弃朕长胖了，现下十三回来，才真应该让你看看什么是长胖了。"

静怡才不相信怡亲王会长胖，人家天天在外面跑着办差，胤禛是天天坐在书房批折子，一个整天运动，一个光吃不动，谁会长胖根本就不用猜好吗？

"皇上也该动动，不如咱们蹴鞠吧？办个蹴鞠比赛？"静怡忽然就想到了一个点子："皇上不是说国库没钱吗？妾身有个法子。"

胤禛皱了皱眉，转头打量了一下静怡："你有什么法子？"

"就是蹴鞠比赛啊，可以让户部弄个……嗯，投票的东西，两个蹴鞠队比赛，大家伙儿可以买这个投票的东西来支持自己喜欢的蹴鞠队。"

静怡喜滋滋的说道，自己穿越一回，总得在某方面改革一下吧？提高一下国足的地位，好让将来的国足不那么难看，算不算是做了贡献了？

"那是赌博。"胤禛皱眉，静怡摇头："就一个铜板两个铜板的事儿，全民参与！也还能让百姓们锻炼身体呢。"

静怡也才是知道，宋朝时候，蹴鞠还是一种选拔将士的办法，高俅就是因为蹴鞠踢的好，这才当了官儿的。哦，还有相扑，摔跤，都是一种选拔方式。

不过到了清朝，这将士十之□□都是从八旗里面出来的。久而久之，蹴鞠这东西，就不太盛行了。

静怡细细的将现代的体彩给解释了一遍儿，她自己虽然没买过，但每到奥运会的时候，到处都有这种东西的身影，办公室里还有体彩的忠实拥护者，所以了解的也不算少。

"这歪点子，也算是有几分用处。"胤禛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不过最终还是摇头了："现下却不是合适的时候，回头朕再找人商量商量。"

静怡赶紧拐回最初的目的："皇上自己也弄个蹴鞠队，隔段时间踢一次，一来对皇上身体也好，二来，上行下效，也能让外面的人都喜欢蹴鞠，这喜欢的人多了，蹴鞠队也就出来了。"

胤禛伸手摸摸肚子，皱眉："果真很胖？"

静怡胆大包天的说实话："是有些胖，不过也不是特别胖。颁金节那会儿见了廉亲王，他更胖。"

二十年前京城出了名的美男子啊，现在变成了大胖子，也不知道八福晋心里是什么感受。哦，人家夫妻是真爱，估计胤禩就是长的再胖，八福晋也是不嫌弃的。

哎，这样一说，倒显得自己对胤禛不是真爱了。不不不，自己对胤禛也是真爱，自己嫌弃胤禛长得胖，不是因为胖了不好看，而是因为胖了不健康！

静怡在心里为自己辩解了两句，又赶忙安慰胤禛："你现在很有

天子威仪，胖了也很英俊潇洒。”

胤禛冷哼了一声，吃晚饭的时候特意少吃了半碗，静怡立马就是忧心忡忡：“身子不舒服？感觉哪儿不对？叫太医来看看吧？吃这么少，万一半夜肚子饿了怎么办？”

胤禛似笑非笑的看了她一眼，摇头：“朕不会饿的，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安置吧，我刚才可是瞧见你打了三个呵欠了。”

静怡干笑，她就是困啊，没办法啊。

胤禛也不知道和皇后是怎么沟通的，但是，三天后，武氏忽然从宁嫔变成了宁妃。圣旨上特意点出，让宁妃代为照顾长寿阿哥，重点是两个词，一个代为，一个照顾。

不是抱着抚养，也就是说，玉牒上，长寿还是年氏所出。

这圣旨一出来，小格格特意过来拜谢了静怡，正好武氏也过来道谢，两下里撞在一块儿。小格格是有些忐忑，武氏是有些紧张，生怕小格格对她印象不好，耽误了照顾长寿的事儿。

静怡不慌不忙的倒茶，又叫了两个人赶紧坐下：“你们既然碰见了，有什么话，也都说说，日后也好相处。”

“你放心，我日后，定会将长寿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照顾。”顿了下，武氏先开口：“我虽说没有年姐姐那样丰厚的身价，但我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钱财，长寿吃的用的，我定会让他和以前一样的，不会让他吃苦。我给你也收拾出了一间屋子，你得空了，就去看看长寿，也在我那儿住几天。”

等武氏说完，小格格就忙点头：“我信得过贵额娘，贵额娘说您是好的，我就信你是好的，日后，长寿就交给您照顾了，多谢宁额娘费心。”

“不费心不费心倒是我该谢谢你们姐弟，让我这后半生，也算是能有个期盼。”武氏忽然就红了眼圈：“我等这一天，等了半辈子了，老天总算是让我如愿了。”

说着，转头看静怡：“这次，你可是不如我了，我都已经是儿女双全了。”

静怡无语，没闺女是她的错吗？生男生女这事儿，完全是男方的责任啊。伸手摸摸肚子，还真盼着这一胎是个闺女呢。

“你且带着小格格去看看你收拾的房间，长寿喜好什么，她可是最清楚了。”静怡笑着说道，武氏起身，郑重的给她行了礼，然后带着小格格出门。

静怡原以为这事儿一完，自己就能跟着放松，只等过年了。

没想到，皇后那边却还没完。过了两天，皇后就派了赵嬷嬷来请静怡。

“贵妃娘娘请稍等，奴婢进去通报。”到了大殿门口，赵嬷嬷笑着回身说道，静怡点头。前几天的雪早已经化完了，不过今儿天气不太好，有些阴沉沉的，大约是还想下雪？

静怡抱着暖手炉站在廊檐下想着，也不知道元寿到哪儿了，既然是谋反了，应该是有几分难搞的吧？要不然，之前怎么还死了个知县呢？可是，元寿带的人手也不算多。

明年元寿就该十四了，前两天居然忘记问胤禛关于侧福晋的事情了，回头和他商量一下，要不然先不要侧福晋等再过三年，直接迎娶嫡福晋进门？

三年后元寿就十七了，这年纪也应该是可以了。

东想想西想想，好一会儿，静怡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扔在门外大半天了。她皱眉转身往大殿内看了看，四个宫女面无表情的站在里面，再往长春宫宫门口看看，两个太监微微躬身守在那边。

静怡有些心慌，想到之前皇后让耿氏做的那事情来了，但又有些不敢相信，这青天白日的，皇后能做些什么？而且，就只是让自己在门口站着？

“赵嬷嬷？”顿了下，静怡喊道，冲王嬷嬷招招手，王嬷嬷忙近前紧紧扶着她胳膊，小晚和小唱就站在台阶下。若是静怡有个万一，她们是绝对能将人给扶住的。

“若是皇后娘娘正在休息，那妾身就先回去了，等娘娘得空了再过来。”等了片刻没听见回音，静怡直接说道：“赵嬷嬷替本宫给娘娘回句话，日后再来。”

说完，抬脚往台阶处走。

然而，才走一步，就见赵嬷嬷匆匆从里面出来了：“贵妃娘娘稍等，奴婢刚才正伺候主子娘娘更衣，这才让贵妃娘娘久等了，还请贵妃娘娘见谅。”

静怡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原谅她了，不原谅也没办法啊，人家是主子娘娘，她就是个贵妃。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老公天天说花开胖，花开忍无可忍了，于是，胖揍他一顿，总算是老实了。然后，胖一点儿还是有优势的。

☆、第 118 章

皇后穿着明黄色的衣服, 端着粉彩的杯子坐在上首, 听见脚步声也并未抬头, 只专心盯着自己的茶杯看。赵嬷嬷无声的行了礼，就赶紧的退出去了。

静怡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躬身行礼：“妾身见过皇后娘娘, 给皇后娘娘请安，前几日听说皇后娘娘身体不舒服，今儿可是已经好了些？”

皇后恍若未闻, 静怡蹲了一会儿，自己站起身子来, 面上带了些疑惑的问道：“娘娘？”

皇后这才转头，面上半分表情也没, 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 这才问道：“年妃临去世前，曾和你说了几句话，你现在可还记得？”

静怡眨眨眼，笑着点头："妾身自是记得的，年妹妹说, 她最不放心的就是两个孩子了, 本打算求皇后娘娘多照看几分的, 但皇后娘娘事务繁忙，怕是没空，所以就想求了妾身。妾身看着年妹妹挺可怜的，又很是喜欢小格格和长寿阿哥, 就应下了这事儿，娘娘是觉得妾身做的不对？"

"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对？"皇后问道，静怡想了一下，面上带了些惶恐："妾身是做错了，这后宫里的事情，本该是娘娘您做主的，尤其是诸位阿哥格格，都要叫您一声嫡额娘，他们该谁来照顾，也应当是您说来算的，年妹妹考虑不周，只顾着体贴娘娘，竟是忘记这个了，妾身一时也没想起来，实在是罪过，还请娘娘恕罪。"

一边说着，一边屈膝跪下，将额头放在手背上，诚惶诚恐的请罪。

静怡这样做派，倒是让皇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原以为静怡不会认错的。

"让武氏帮忙抚养小阿哥的事儿，可也是你做的主？"皇后皱眉再次问道，静怡忙摇头："这个不是妾身做的主，是皇上担忧小阿哥的身体，自己做主让武氏帮忙照顾的，为着这个，皇上还特意问了妾身武氏是什么性情，娘娘也知道，这宫里，妾身和武氏也是向来要好，所以皇上就只问妾身了。"

皇上要问，那静怡作为武氏的好朋友，自然是要大大的夸赞一番了，这言下之意，皇后也是能听的出来的。

静怡反正是准备将什么锅都扣在胤禛身上，别说皇后没这个闲情逸致去问了，就算是有，胤禛也会将这锅给认下来的。应该会的吧？静怡心里略犹豫了一下，但瞬间就坚定起来了，不认也行啊，回头皇后要是恼怒责罚她了，大不了她就闭门自省。

"你倒是好算计。"好一会儿，皇后才说道，静怡抬头看皇后，脸上微微迷茫。皇后又低头看静怡的肚子："有两个月了吧？"

静怡忙笑道："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

"你倒是有福气，这满后宫的女人，加起来也比不过你一个。"皇后说道，若不是那语气略带有几分阴森，静怡就该真以为这是夸奖的话了。这会儿虽然知道皇后心情不算太好，静怡还得谢恩："都是娘娘有先见之明，若非娘娘抬举，妾身也不会有今天。"

这话就像是一把刀子，狠狠的扎在了皇后心里，是啊，当初若不是皇后抬举……其实就是没皇后抬举，静怡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出来一条路来。

可现在，皇后却是不愿意去想这个可能。

"你一向是本宫的心头肉，本宫能将你挑出来，也是本宫自己有眼光。"皇后笑着说道，少顷就又严肃了面孔："我叫你来，是另有一事儿。"

"你既然已经有了身孕，就不该缠着皇上不放，天大地大，你肚

子里的孩子最大，你是个当额娘的，该知道什么才是对孩子好的。贵妃，你该劝着皇上雨露均沾才是。”

“本宫年老，皇上又向来对本宫不耐烦，若是本宫说这话，皇上定是不喜欢听的，可贵妃就不一样了，贵妃可是皇上的掌中宝，你说一句，能顶本宫说十句。你看长寿阿哥的事儿，皇上不也是听了你的意见吗？”

“所以，今儿本宫就厚着脸皮，将这事儿交托给你了，你若是能劝得皇上雨露均沾，本宫就记你一大功劳，若是……”未说完的话带着几分威胁，皇后面色冰冷的看着静怡。

静怡心里深觉憋闷，胤禛只是去别人那儿一晚上自己就不开心，这还要主动去劝，自己难不成是贱得慌吗？可皇后都将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她若是不应下来，岂不是正应了皇后的心思，让自己落个独占皇宠的名声？

这宠妃，尤其是独占皇宠的宠妃，哪朝哪代都容不下，都是祸害！若只是在宫里说说就算了，就怕传到宫外，那到时候，自己别说是有三个儿子了，就是有十三个儿子，估计都要悬了。

“娘娘，皇上对妾身多有容忍，是因着妾身生了三个阿哥，实际上在皇上心里最看重的还是皇后娘娘。再者，皇后娘娘是主子娘娘，您若是劝说皇上，那才是名正言顺，妾身虽然是个贵妃，可妃也是妾啊，妾身一见着皇上就气短心慌，万不敢干涉了皇上的行程。”

“所以，这话，妾身不敢去说，妾身觉得，还是由娘娘开口比较合适。”

静怡恭恭敬敬的说道，将问题再推到皇后身上。皇后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你倒是个机灵的，以前就觉得你伶牙俐齿，现在看来，本宫果然是没看错。”

“既然如此，你就先退下吧。”皇后摆摆手，示意静怡滚蛋，静怡一边起身一边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这就完了？

皇后叫她过来不是为了刁难她的吗？三两句话就结束了？没出现小说里的什么下了药的点心啊茶水之类的？也没出现个丫鬟不小心撞她一下？

想到这个，静怡就赶紧抓住了站在门口的王嬷嬷的手，这还没出长春宫呢，皇后就是想让人撞她，也该是在长春宫外。

可一路上战战兢兢的，竟然真是办个人影也没出现，静怡直到坐下，还有些诧异呢，自己真的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皇后居然没动手？

然而，静怡还是放心太早。

第二天一早，陈玉就面色沉沉的来请安了：“前朝有大人上了折子，参奏娘娘孕期还独占皇上。”

静怡一脸懵，完全没想到，皇后居然真的将这形势给扩大到宫外去了。

“钮祜禄大人让人送了信给奴才，娘娘，咱们现在该如何？”陈玉略有些惶恐，他就算是只是个太监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办啊。要是皇上觉得这折子有道理，他们家娘娘说不定就要失宠了。若是皇上觉得这折子没道理，那些御史台的人，可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若是事情闹的太大，娘娘的名声可就完了。

娘娘自己名声完了不要就，怕的就是会连累到元寿阿哥。有这么一个宠妃额娘，元寿阿哥很可能会被人放到放大镜下面看，稍微有点儿出格的事情，都会被那些大人们当成十恶不赦的罪过来看待。

“等，你交代下去，从今儿开始，咱们永寿宫关门谢客。”静怡面色有些发白，她抿抿唇，盯着陈玉：“你想办法，偷偷的给钮祜禄大人送个口信，让他按兵不动，不管别人怎么说，钮祜禄家不许出声，也不能求了别人家出声。”

越是这个紧要关头，她越是要低调，不能表现出自己能插手朝政这一点儿。当然，本来她也没这个本事。但钮祜禄家在外面，说不定就会被人利用。

本来就有人想往静怡身上栽罪名，钮祜禄家要是还上蹿下跳的想洗白，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先等着，看形势。”静怡又喃喃的说道：“若是顺利，元寿年底之前该回来了。”

可以说，元寿现在是静怡最大的筹码了。元寿的差事办的好了，让人看见元寿的能力了，这朝堂上，才会有支持元寿的人，那么，作为元寿的额娘，她身上的罪名，不用自己想办法，也自会有人去想办法的。

而且，她想要看的，是胤禛的态度。

胤禛要是护着她，她这次就会没事儿。若是胤禛不愿意护着她，那她也就能死心了。

静怡两手交握，心神不定，现在，朝堂上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这意思，是说朕荒淫无度了？”胤禛面无表情，将折子扔在地上，御史台王大人脑袋磕在地上，立马出现一道青紫痕迹：“微臣不是这个意思，微臣是想说，皇上太过于宠幸贵妃娘娘，长此以往，贵妃娘娘或能左右皇上的决定，七阿哥的事儿不正是如此吗？七阿哥生母已逝，按照规矩来说 ，该是由皇后娘娘照看抚养，皇上却是听信了贵妃娘娘的话，将七阿哥交给宁嫔娘娘。”

“这等大事儿，贵妃娘娘都能自主决定，日后是不是该插手朝堂上的事情了？”

“皇上应当雨露均沾，不可偏宠后宫，不可沉溺女色，不可……”那大人还想不可下去，但是被胤禛一个茶杯砸在脑袋上，立马收声了。

胤禛哼了一声：“朕何曾偏宠后宫？照你们这样说，朕合该一年到头，最好连后宫都不要进了？贵妃娘娘是有大福气之人，连先皇都

先后三次夸赞，你觉得先皇也是看错了？”

“微臣不敢！”王大人忙行礼，胤祼和胤禟互相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另一处大臣，立马就又有人站了出来：“皇上自然不是那等沉迷女色的昏庸君王，相反，皇上十分勤政爱民，臣等也都看在眼里，并且十分挂念皇上龙体安康。只是，皇上对贵妃娘娘过于看重，贵妃娘娘今儿能插手皇嗣的事情，明儿就能插手立储的事情，所以微臣等求皇上，万不可独宠贵妃娘娘。”

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劝胤禛远离贵妃，另贵妃插手皇嗣之事，也有罪责在身，应当处罚。

胤禛原本是很生气，还摔了个杯子，但越听面色就越是平静，看着御史台出来两个，另有内务府出来两个，还有户部工部礼部各有人插手，他心中慢慢就有了决定。

退了朝，胤禛就吩咐了苏培盛：“让胡光来见朕。”

苏培盛悄无声息的退下去，很快，一个穿着三等侍卫衣服的人进来给胤禛行礼，胤禛抬手：“给朕查查，今儿上折子的人，这些天都接触过什么人，这背后是谁在捣乱。”

胡光低低的应了一声，躬身退出门。

胤禛坐在御书案前皱眉苦思，过了一会儿，又叫了苏培盛：“去叫胤誐进宫。”

静怡一直在永寿宫等着，连武氏过来她都没见，只让王嬷嬷去说了一句话——稍安勿躁。武氏不是蠢笨之人，当即就起身告辞了。

剩下的，皇后不出声，宋氏也不出声，耿氏很早之前就和静怡没了什么来往。至于李氏，向来和静怡不和，静怡这出了事儿，李氏高兴的特意让御膳房准备了火锅，叫了弘时福晋过去作陪。

挺意外的是，弘时福晋吃东西的时候有些反胃，请了太医来把脉，然后就发现，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是在年氏过世之前有的，倒是没有什么忌讳。

李氏高兴之下，大把的撒钱，不光是给自己宫里的人多了两个月的月例，连弘时福晋身边的人也没少给。

小晚回来和静怡说着那边的动静，很是不满：“齐妃娘娘这明显是在幸灾乐祸，这才刚检查出来呢，连三个月都不到，有什么好庆祝的……”

说完对上小唱的视线，小唱示意她看了一下静怡的肚子，小晚就立马闭嘴了。

贵妃娘娘刚诊断出来怀孕的时候，皇上可是亲自下令大大的赏赐了永寿宫的人呢，那会儿也不到三个月。

“没事儿，有了身孕是好事儿。”静怡笑着点头，小晚忙将功补过：“娘娘，奴婢听说裕嫔娘娘给五阿哥送去了两个宫女，长的都挺漂亮的。”

一说漂亮，就该知道这宫女是做什么用的了。

天申比元寿还小一岁呢，静怡现在都开始动摇了，大势如此，她还要坚持要元寿等十七八岁吗？万一他忍不住了可怎么办？历史上，元寿活的好像也挺长久的啊，那是不是说明，十四五其实也没关系？

但想了一会儿，静怡就又将这念头给按下去了，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让元寿别沾染太多女色，身体健康方面有太医院呢，这个倒不是……好吧，其实也重要。

为了让元寿的后院以后别闹出那么多幺蛾子，这个十七八，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正胡思乱想，就见王嬷嬷一脸喜色的进门："娘娘，皇上赏赐了牛肉汤，派了苏公公亲自送过来的。"

静怡眼睛也亮了，赶紧起身："让苏公公进来。"

苏培盛亲自拎着个大食盒，进来就给静怡行礼："贵妃娘娘安好，皇上惦记贵妃娘娘，怕贵妃娘娘吃不好，特意吩咐了御膳房准备了牛肉汤，炖了一下午，又酥又软，娘娘等会儿可要多用些。"

静怡笑着点头："有劳皇上费心了，皇上今儿可忙？"

苏培盛眨眨眼，笑着说道："娘娘不用担心，皇上今儿要追查一些事情，怕是晚上赶不过来了，这才吩咐了奴才来说一声，您用了晚膳早些安置了就行，等这外面的事情忙完了，皇上自然会来探望娘娘的。"

苏培盛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胤禛说的了。

静怡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点头笑道："多谢公公，我知道了。"

苏培盛临走又说道："娘娘肚子里还有个阿哥呢，请多多保重。"

就是看在这个阿哥的份儿上，胤禛也不会对静怡怎么样的，以前如何，以后也还如何。静怡听明白了这里面的意思，之前的那些忐忑啊担心啊恐慌啊，就全都没了。

只要胤禛还愿意护着她，她就不用走那最后的一条路。

果然第二天下午，胤禛早早忙完前面的事情，就从养心殿过来了。静怡正忙着给长宁准备小书包，过了年长宁就四岁了，她明年生孩子不一定能顾得上长宁，就打算暂且让他跟着安康，弄个书包带东西也方便。

"不是说怀孕的时候不能动针线的吗？"胤禛见她在忙，就忍不住皱了皱眉，静怡忙笑着将书包藏到后面："也没多忙，就是偶尔动两针，都做了一个月了，也才刚缝好，你忙完了？"

胤禛点头，伸手摸了一下她手背："太凉了些，今年的木炭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让人多烧些。"

"我没觉得多冷，你是刚从外面回来。"静怡笑着说道，木炭烧多了也不好，她就怕煤气中毒，就算她自己没事儿，万一肚子里的孩子受伤了呢？

"外面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胤禛顿了顿说道，静怡点头："有皇上在呢，我自然是没有放在心上的。只是，我略有些疑

惑，这宫里的事情，如何那么迅速，就传到了外面去呢？”

胤禛眼神冷了冷：“自是有人不想过好日子了，别多问。”

静怡撇撇嘴，又是这句，算了，既然不让问，那就不问了，反正这可疑的目标也就那么一两个，皇后的可能性占了八成。要不然哪儿有这么巧的事儿呢，皇后前一天找她谈话，后一天就是满朝堂参奏她的折子了。

“对了，元寿写了折子过来，年前元寿回不来了。”胤禛又说道，静怡有些吃惊：“是差事不顺利？”

一边问还一边胡思乱想，这差事也算是前面朝堂上的事情吧？她连这个也能知道，为什么就不能知道参奏她的事情呢？胤禛这划分标准是什么？

难道是和元寿有关的，她就能知道，和她自己有关的，她就不能知道？

“倒不是差事有问题，只是元寿疏忽了，让那叛贼首领逃脱了，他需要时间重新搜捕。”胤禛说道，略微皱眉，有些不太高兴，在他看来，这差事应该算是挺简单的了。

毕竟，造反的人也算是乌合之众了，一群山民，能有多大的杀伤力？却没想到，元寿还是让领头的给跑了。

“那他可真是笨啊。”静怡叹道，胤禛也有些无语了，看静怡：“你这当亲娘的……”难道不该是来求朕开恩的吗？给亲儿子说两句好话啊，这落井下石的态度，可真是亲娘。

“我也没说错啊，他就是办砸了。”静怡挑眉：“元寿那性子，有点儿骄傲自大，等他回来了，你也别夸赞他，就敲打一番，正好这差事他办的也不是十全十美。”

胤禛无奈：“元寿性子已经很不错了，早年你教的那些，他现在还记着呢，也还有用，你就不用一直惦记这事儿了。”

说了会儿的闲话，胤禛就带了静怡回内室休息。

一连十多天，胤禛得空了就来静怡这边。于是，朝堂上参奏静怡的折子就更多了，冒头的人也越来越多。

钮祜禄夫人递了牌子想进宫，但在皇后那边就被拦下了，说是贵妃娘娘最近杂事缠身，不好再见外人。静怡也没去找皇后要说法，只让王嬷嬷拿了永寿宫的牌子出了宫，这个皇后就管不着了。

等王嬷嬷回来，就给静怡带了个消息，钮祜禄家虽说是听了静怡的话按兵不动，但私底下也是多有留意，现下总算是查出来一些东西，就赶忙让王嬷嬷给带回来了。

“那拉家曾派人往江西一带去过，弘时阿哥最近去了廉亲王府上三趟。”只两句话，但内容可不少，弘时的大舅舅，是在江西当知府。所以，皇后这是和齐妃联手了？

静怡微微皱眉，难怪皇后能说动朝堂上那么多的官员呢，若是有弘时在，这事儿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只是后宫争斗，现在，

大约是夺嫡之争了。

“娘娘，不好了，元寿阿哥遇刺！”静怡正想着，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静怡猛地起身，正要开口，却忽然觉得肚子剧痛，她脸色瞬间惨白，额头冒出冷汗，王嬷嬷吓的连连喊道：“快叫太医！太医，快，叫太医去啊！”

☆、第 119 章

不能晕, 不能晕, 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元寿必定会没事儿的。眼下这事儿，定然是阴谋, 若真是她永寿宫的人, 难道会不知道她怀着孩子，不能受惊吓？

所以，这一声, 肯定是故意的！

“将来报信的人给拿下！”静怡白着一张脸说道，用尽全身的力气站稳了, 死死的抓着王嬷嬷的手：“看看今儿守门的都是谁，还有, 尽快去找苏培盛, 将这边的事情说给他听。”

王嬷嬷迅速点头，她自己亲自守着静怡，让陈玉去找了苏公公，又让小唱将报信的人给抓起来，并且严守永寿宫, 除了皇上, 剩下的谁来都不许进, 至于小晚，则是亲自去请太医。

静怡吩咐完这几句，才顺着王嬷嬷的力道躺下，一边给自己揉胸口。这事儿若是皇后策划的, 那她现在一定是在等着听好消息呢，自己可不能让她如愿了。

元寿日后可是要当皇上的人，康乾盛世，乾隆还要有个结尾呢，他怎么可能会出事儿呢？再者，还有文浩在一边守着呢，皇上早些年就派人指点文浩的武艺，他自己又是上过战场的，不可能保护不了元寿的。

元寿福大命大，他就算是一时没注意受伤了，也肯定是能很快就好转起来的。现在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

她年纪不下了，若是这次没能保护好孩子，怕是她自己……那可就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所以，她自己不能出事儿，首先，要心平气顺，其次，不要去想最坏的情况，凡事都要往好处去想。

王嬷嬷一会儿则是着急，一会儿让人去找药材，生炉子，一会儿自己往门口去看看：“小晚怎么这么慢，都这会儿了还没回来！往日里一炷香时间，今儿怎么……”

静怡算了一下时间，忍不住苦笑：“怕是皇后娘娘早就安排好了。”

要不然，怎么就那么凑巧呢？太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呢，小晚不管去叫了谁过来，一炷香的时间都是很够用的，除非，是太医院的大夫都没空。

不过不要紧，不就是安胎药吗？她背过药方的。当年赐婚的圣旨下来，进王府之前，她就听额娘的吩咐背过几个药方子，其中就有安胎药。

原想着这辈子都会用不上的，没想到，临到头了，还是要用一下。

“让人去准备……”静怡低声吩咐道，钮祜禄氏当年选的是最常用最普遍最安全的安胎方子，现下她这种情况应该也是能用的。

没等那边安胎药熬好，胤禛就带着苏培盛过来了，一进门就直接往屏风后面的卧室里去，也没搭理旁边行礼的王嬷嬷等人。

见静怡惨白着脸色躺在那儿，胤禛先出声斥责道：“别人胡乱说的话你也信？若是元寿真出了事儿，我难道会不知道吗？我这边既然是没说，那元寿就是没事儿人，我何曾骗过你？”

说完转头问道：“娘娘身子不舒服为什么不请太医？”

王嬷嬷一脸愁苦：“奴婢已经让人去找了，这都快半个小时了，也不曾见人回来。”

胤禛面色沉了沉，吩咐苏培盛：“去叫了孙御医过来。”

皇后能指使的动整个太医院的人，但御医，她却是不能指使的。苏培盛应了一声，也不敢叫小太监帮忙，只叫了他自己的徒弟王一成，急慌慌的吩咐了下去。

胤禛撩了衣摆坐在静怡床边：“你听了消息就不会自己分辨一下的吗？这种在后宫叽叽喳喳喊出来的事情能当真吗？前朝可是半点儿消息都没收到，难不成后宫女人的消息比前朝的还要早一步？钮祜禄家可有进宫和你说过这消息？”

静怡心里略有些平稳：“元寿真没出事儿？”

“自是没有，你放心就是了。”胤禛黑着脸：“你且放心，这事儿我定会差个清楚的，谋害皇嗣，这可不是寻常事情。”

静怡伸手拉了一下他手指：“我也是瞧出这事儿有异常，不过到底是和元寿相关，关心则乱，你别生气了，我已经让人将喊话的人给看起来了，你让人去审审。”

胤禛点头，另一只手揉了揉她头发，面上露出个笑容来：“你若是觉得烦，就暂且将永寿宫给封起来，你自己好好养胎就行了，外面的事情不用多管。”

虽然他没说不封闭永寿宫会如何，但静怡也能猜出他的意思了，最好还是听话点儿好。

“那我暂且封了永寿宫。”静怡抿抿唇：“你放心，我知道轻重的，现在什么都比不过我肚子里的孩子。”

她年纪不小了，对她自己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过以前是要她自己各处小心，不要惹麻烦，现在是有人会帮她将麻烦给杜绝在门外。

静怡笑着亲了亲胤禛的掌心：“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孙御医过来，给静怡把了脉，只说是受惊动了胎气，但并不是很严重，只需要喝三天的安胎药就行了。也得亏静怡以前身体养的太好，事后又反应迅速，知道先让自己平静下来。

安胎药里面有安神的成分，静怡喝了之后就有些犯困，胤禛一直守在床边，看她睡着，这才起身到外面去。

“报信的人呢？”站在廊檐下，胤禛面无表情的问道，苏培盛一摆手，有两个小太监就拽着一个宫女进来了。这宫女原本就是永寿宫的，不过是连三等都算不上的小宫女，往日里连静怡跟前都到不了。

胤禛和静怡两个人都是疏忽了，他们只查了身边大宫女的身份，却是疏忽了这三等以下的小宫女。反正不能近身，他们也就没放在眼里了。

“谁让你来喊这话的？”胤禛沉声问道，那小宫女哆哆嗦嗦：“奴婢，奴婢送净桶回来，半路听见有人说的，奴婢对贵妃娘娘一片忠心，想着娘娘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若是娘娘知道了，定会让人去救助元寿阿哥的，所以奴婢才喊了出来，奴婢也是为娘娘着想，只是奴婢忘记了娘娘还怀着身孕，还请皇上恕罪，奴婢一片好心……”

胤禛摆摆手：“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朕就让别人来问。苏培盛，将人带下去吧。”

苏培盛应了一声，在那宫女的求饶声中，叫了两个侍卫来将人带走。不光是这小宫女，还有当时守门的两个小太监，也都被带了走。

静怡一觉睡醒，这永寿宫的大门果然是已经关上了。若非是静怡怀孕之后闻不得油烟味，怕是连膳食都不用去御膳房领了，而是直接在永寿宫开小厨房。

不过现下，这领取膳食的事儿，也被胤禛另外吩咐人去做了，永寿宫的人只等着吃就行了。

十二月初三，胤禛在朝堂上训斥胤禩等人，说他不孝，令皇考生前伤心难过，以致肌体清瘦，血气衰耗。又指责胤禩胤禟等人不知感恩，他登基之后优封胤禩亲王爵位，胤禩等人本该感恩报效，以事君事兄为重，然而胤禩胤禟勾结缠连，怀挟死心，毁废朝堂诸事，奏事不亲到，草率付他人。

十二月初五，胤禛令人拿下苏努，革去贝勒爵位，苏努乃□□哈赤四世孙，掌管内务府。削爵的同时撤去职位，关于右卫戍所。可惜的是苏努命不好，不到两天就死在了戍所之内。

十二月初九，胤禛下旨斥责七十，马尔哈奇，常明等人，说他们与胤禩结党。该流放的流放，该关大牢的关大牢，该革职的革职。

十二月初十，有人上了折子，请求胤禛立太子。胤禛就又将胤禩和胤禟拎出来责骂了一顿，说他们插手皇嗣的事情，想要搞起内乱，不怀好意，当场将上折子的大臣给革去职位。

十二月十五，因着裕亲王为胤禩等人求情，胤禛恼怒之下，将裕亲王的爵位也给革掉了。

静怡一开始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呢，胤禛之前不说要给她报仇呢？怎么来来回回，听见的都是胤禩和胤禟的消息呢？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幕后之人，和胤禩胤禟有关？

或者，就直接说，是胤禩和胤禟捣鬼了？

但是，明明是皇后和李氏，说不定还有弘时，他们弄的鬼啊。

“人人说一孕傻三年，朕以前还不信，现下却是不得不信了。”胤禛听了静怡询问，忍不住笑：“皇后一深宫妇人，就算是加上那拉家，她能指挥得动半个朝堂上的人？”

“再者，弘时虽然已经成家，以前却没有办过差事，到底年幼没经验，一时被怂恿迷惑了也是有的。”到底是亲儿子呢，又是最年长的儿子，胤禛还是为弘时辩解了一番。

“不过你放心，朕既然是保证过会为你出口气的，自然是会做到的。”胤禛很认真的保证，然后，胤禩的亲王爵位成了贝子，原本是总理事务，管理工部，现在也被撤职了。

同时，于宗人府下令，胤禩撤出佐领。胤禟原本是贝勒，现在成了光头……连阿哥也算不上了，胤禛还派了人手与胤禩胤禟宅院周围防守。

但凡胤禩胤禟出门，总有四个侍卫跟着。明面上，胤禛说这是保护，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

胤禩胤禟这边处置完了，就该是那拉府上了，那拉兄长本来已经继承了承恩公的爵位，原本是一等公，现在被胤禛给削成了三等公。受牵连的则有那拉家的姻亲，以及那拉家旧交。

和前朝相比，后宫里的动静就小了些。

先是弘时搬出皇宫，本来之前胤禛就有让他出宫建府的打算，但一直在挑选建府的地点，就一直没定下来。现在，胤禛随意指了个旧址，说不上好坏。

好消息是这王府是二十多年前某亲王的府邸，建的还算是宽阔大气。坏的是这王爷后来被削爵了，府邸就被康熙给收回来了，后来一直没用上，这才留到了现在。

至于李氏，既然以前喜欢念经，现在还照旧去念经吧，没有胤禛的圣旨，再不许出门，连请安都不用去了。

本来胤禛是打算将皇后的凤印给收了的，宫务暂且交给静怡打理，但后来想到静怡怀着身孕，之前还动了胎气，这事儿就不能给静怡了。

正好，武氏除了养孩子就没别的事情做了，耿氏又安分了很多年。于是凤印就暂且给皇后留下，但借口皇后身子不好，要静养，就将宫务交给了武氏和耿氏。

事情至此，就算是全结束了。

随着胤禩和胤禟被削爵革职，朝堂上参奏静怡的折子就忽然销声匿迹了。钮祜禄夫人特意递了牌子进宫给静怡请安，略有些得意的笑

道："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阿玛出门，都是被人躲着走的，现下这事情解决了，那些个人就递帖子要拜访，那帖子每天都要装两箩筐。"

静怡笑道："世人都是如此，趋利避害，您和阿玛可不能一朝忘形，就好像那拉家，原先也是多显赫啊，一等公呢，连家里的孩子都跟着出息了，现在呢？"

一等公成了三等公，家里有三个后辈被退回去了，以后前程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皇上现在正逢壮年，最是厌恶别人插手不应该插手的事情，这事儿既然过去了，你和阿玛也就当没发生过，别落井下石，也别趁机出手。"静怡笑着说道，钮祜禄氏点头："放心吧，你一遍遍的交代，若是你阿玛还记不住，我就大耳刮子提醒他了。现如今身子觉得如何了？可还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孙御医开的方子，我吃了三天就感觉好多了，本来皇上还打算让孙御医再给开个方子的，是我推掉了，是药三分毒，我宁可自己慢慢养着身子。"

静怡笑着说道，又低头摸摸肚子："这孩子和他哥哥们相比，倒是受罪了。"

怀着元寿的时候，是静怡抱着对以后最美好的希望的时候。所以，元寿是静怡最大的希望，最好的期盼，以及最美好的未来。

怀着安康的时候，是静怡对胤禛有爱的时候，带着静怡最纯粹的爱和期待。

怀着长宁的时候，是静怡心情最好的时候，天朗地阔，有江南的小桥流水，有黄河的奔腾咆哮，也有苏杭的园林美景，长宁的到来带着静怡对这个世界的欣赏和赞美。

然而到了这孩子，静怡看见的是年氏的艰难，遇见的是皇后的刁难，甚至，还被吓的动了胎气，静怡是真心觉得，她对这孩子有些愧意的，因为她没能给这孩子最好的条件。

"受什么罪？我倒是觉得，他可比他哥哥们幸福多了。"钮祜禄氏笑着说道："皇上越发看重你，这孩子能得到的，也比他哥哥们要多。"

"我宁愿他得到的没那么多。"静怡叹气，不过想想，胤禛若是能多疼爱他几分，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就又笑着说道："但愿他日后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他上面有那么多的哥哥们了，哪怕日后他自己一事无成，我倒也不用担心他的生活了。"

说着，静怡又有些担心元寿："眼看要过年了，也不知道元寿现在如何呢。"

"不用担心，你二弟让人送信了，阿哥好着呢。"钮祜禄氏压低了声音说道，静怡前两天就听胤禛说过了，这会儿就笑着点头："他平安就好。"

娘儿俩又说了几句话，钮祜禄氏才要起身告辞，刚站起来行了礼，忽然又想到一件事儿，忙问道：“皇上既然说是让皇后娘娘静养，那今年过年……“

“过年就不用进宫来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胤禛本还打算让她出面呢，她觉得太麻烦，再加上身体也不允许，所以就没应。皇后不能出面，她不想出面，也不好让武氏和耿氏出面接待。

毕竟，有些诰命的等级，是比妃子的还要高一些的。索性，胤禛就决定今年不用诰命们进宫拜年了。这事儿扫的是皇后的面子，静怡自然是很开心的：“额娘今儿来过了，下次就等过完年再来吧。”

钮祜禄氏有些惊喜：“真不用来了？”

“是啊，不过皇上还没说 ，你出宫了可别说漏了。”静怡交待道，钮祜禄氏点头：“你何曾见我多嘴过？放心就是了。”

顿了顿，又忍不住压低了声音说道：“那元宵节呢？”

“元宵节也不办了，只皇上赏赐几盏花灯就行了。”静怡笑着说道，反正往年也没办过元宵节。不对，反正是胤禛登基之后，也没大肆办过元宵节。

“那春耕……”钮祜禄氏的声音就更低了：“皇上可要带上你？”

自打胤禛登基，每年二月二，他都要带着大臣们到圆明园去耕田。圆明园那边有一块儿地，还是胤禛很多年前让人开的，静怡和元寿也曾在那地里挥洒过汗水。那个地方就叫一亩地，当然，肯定不止一亩，有一亩多呢。

当然，静怡也就是洒洒种子什么的，真正劳动的，也就胤禛和弘时以及元寿几个。

前两年，都是皇后跟着去的。胤禛领着大臣们在一亩地那边种地，皇后就带着诰命们在另一边养蚕和纺织。

“今年皇后去不了了。”静怡控制不住嘴角的笑容，看钮祜禄氏要说话，就摆摆手：“额娘不要想太多，皇后虽然不能去，但我也不能代替皇后娘娘去。不说我身子不允许，就是我身子能允许，我也不能去。”

钮祜禄氏面上略有些可惜，静怡倒是不太在意。若真让她替了皇后去，估计皇后也不会这么安安静静的养身子，她要真闹起来，怕是胤禛那边也要有些压不住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还得给皇后留三分余地。

但其实这三分也没多少，过年的朝拜取消了，二月二的养蚕取消了，这宫里的风向，到时候可就要变了。

静怡深觉得有些遗憾，若她这会儿没怀孩子，指不定她就能夺得两三分权利了。低头摸摸肚子，哎，算了吧，总不能为了这些权柄，就伤了自己身子吧？

送了钮祜禄氏出门，静怡就开始抄写佛经了。求的平安经，一是为元寿，一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现下她都已经给肚子里的孩子取好小

名了，就叫长平。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能用，和胤禛说了一声，胤禛也觉得挺好。

顺带着，长寿和长宁也都有了自己的大名。不过，叫的人不多，长寿是身体不好，所以得多叫叫小名，不叫大名就不会惊动了地府，这样长寿就能活的更长久了。长宁就是顺带的，为了让他跟长寿做个伴儿。

平心静气，静怡十分虔诚的抄写了一个时辰，然后起身活动身体。她现在也不爱出门，当然，也是不敢。皇后虽然“静养”了，但皇后管理宫务两年多，手里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现下她怀着身孕，一旦出事儿，就有可能是一尸两命。皇后想必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之前那事儿若非是胤禛护着，再加上静怡自己心智还算是坚强，早就被皇后给得手了。

这段时间呢，皇后相当于是被关禁闭了，等皇后出来，估计就是明年三月了，那会儿有选秀，正好将皇后的心思给引开。等过了三月，她就求了胤禛，带上孩子到圆明园去住着。什么时候生完孩子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历史上还有个圆明园阿哥呢，她这也算是照着历史轨迹走一走了。

静怡想的美滋滋的，王嬷嬷过来给静怡端上点心：“娘娘，裕嫔娘娘求见。”

静怡反应慢了一拍，吃了一块点心才想起来，裕嫔就是耿氏，耿氏就是裕嫔，武氏都升级了，耿氏还在嫔的位置上坐着。她倒不是可怜裕嫔，她是有些同情天申。

“不见，就说我身子不舒服，什么人都不见。”静怡摆摆手，连武氏都不上门了，耿氏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居然还想上门来。

☆、第 120 章

新年朝拜皇后果然是没出面, 头一次, 静怡觉得这宫里过年过的很清静, 大年初一再也不用三更就起床了，上午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接待那些进宫的诰命夫人了。

她自己五更起来吃了一碗饺子, 回头又睡下了, 这一觉睡醒，就已经是中午了。

胤禛特意吩咐了乐坊准备了戏曲，还有杂耍, 还有说书。吃了午饭，静怡就带着丫鬟婆子去抱香楼那边观看了, 武氏和耿氏也都在，李氏不得出门, 宋氏不愿出门, 这抱香楼里面坐着的就只剩下她们三个了。

连小那拉氏，都因为受皇后牵连，现在正闭门思过呢，估计正月

十五之前，也是没什么机会出门了。

武氏将长寿放在自己身边, 时不时的就要问一句饿不饿, 渴不渴。四个格格, 再加上小格格格佛贺，五个女孩子凑在一起唧唧喳喳的。

安康坐不住，看了一出戏，就凑到静怡身边撒娇：“长宁说是想去放鞭炮, 额娘你就让我们去吧，汗阿玛都说了，好不容易过年，一年就这么几天不用念书做功课，我保证会带好弟弟的。”

长宁跟着凑热闹：“额娘，我想去放炮，你昨天晚上还答应我放烟花呢，结果就只放了一个！”

静怡被缠的没办法，只好点头：“好好好，让你们去，只是，咱们先说好，安康要照看好弟弟……”顿了顿，看见旁边的天申，就问道：“天申要不要出去玩儿？”

天申一脸笑：“好啊，贵额娘就放心叫安康和长宁交给我吧，我保证会照看好他们的。”

说着就起身，静怡转头看安康：“第一个条件，听你们天申哥哥的话，谁要是不听话，我下次就不许谁出去玩儿了，第二个条件，不许闯祸，谁要是闯祸，我就打谁手板。第三个条件，不许故意将炮竹什么的往树上或者房屋上扔，只能在箭亭那边玩耍，谁要是跑别处了，我就去找你们汗阿玛罚谁抄书，听明白了吗？”

箭亭是在南三所附近，他们一般练习骑射布库什么的，就都是在这边。

安康和长宁小机灵，两个人忙都应了下来。长寿看着羡慕，伸手拉了一下武氏的衣服：“额娘，我也想去。”

武氏有些犹豫，转头去看静怡，静怡其实是不太想给这个建议的，毕竟长寿的身体才刚养好没两天，这天寒地冻的……但是对上小家伙那满是期盼的眼神，静怡就有些拒绝不了了。

再说，现在可是武氏带着长寿的。

“也带上长寿，那天申就得多废些心思了。”静怡笑着说道，武氏忙转头去看耿氏：“耿妹妹，你看，是不是让天申辛苦一些？你放心，咱们天申阿哥这么照顾弟弟，回头我给天申阿哥准备谢礼。”

耿氏懵笑道：“姐姐这话可是不给我脸面了，不过是带着弟弟玩耍，这本就是天申当兄长的责任，若这都得要点儿谢礼，回头我可是饶不过天申的，姐姐尽管放心使唤他就是了，长寿喊一声五哥也不是白喊的。”

天申也笑道：“宁额娘放心吧，长寿弟弟我怎么带出去的，一会儿就给您怎么带回来，来来来，长寿，跟哥哥去玩儿了。”

长寿满脸喜色，从凳子上跳下来，转头看武氏，武氏伸手帮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去吧，不过要注意身体，让嬷嬷时刻跟着，不可将嬷嬷甩开，知道吗？”

长寿忙点头，年氏本就将他教育的很好，再加上他身体不允许，所以这孩子还是很安静听话的。

格佛贺看着虽然有些不太放心，但瞧着天申连侍卫都叫上了，也就只好眼巴巴的看着几个人出了门往箭亭那边去了。

“说起来，咱们只看这唱戏也没意思，不如，咱们来踢蹴鞠？”静怡瞧着几个女孩子很是羡慕的眼神，就给出主意：“或者踢毽子？咱们来个比赛，你们姐妹几个一块玩儿，谁要是赢了，贵额娘这里有奖励。”

一边说着，一边吩咐了王嬷嬷：“去将我那一套红宝石的首饰给拿出来。”

淑惠先反应过来，忙笑道：“贵额娘真大方，这一出手就是一套首饰，我虽说踢毽子不是特别好，但看在贵额娘这首饰的面子上，我今儿也要全力以赴，咱们可先说好了，我到底是大姐，你们要让着我点儿，知道了吗？”

敏敏性子开朗，笑着说道：“就算你是大姐，我也不会让着你的，贵额娘的首饰我也很喜欢呢。”

静怡这一开口，武氏和耿氏也都各自送上了赏赐。于是，五个小姑娘手拉手的下楼去踢毽子。武氏和耿氏看的兴起，也下来参合一脚。

唯独静怡，只能坐着看热闹。

最后赢的是敏敏，她虽然年纪不大，但身子灵活，估计早年在自家府里的时候是常常玩的。

除了那红宝石的首饰，静怡又拿出来不少好东西，反正重在参与，大家伙儿都开心就好了。

一转眼，这年就过去了，正月初九，静怡就打算让人给弄些做花灯的材料，准备自己亲自动手给长宁弄个花灯，然后就见王嬷嬷一脸高兴的冲了进来：“娘娘，四阿哥回来了！”

静怡一呆，手里捏着的竹枝咔吧一下就被她自己给掰断了：“元寿真的回来了？这会儿到哪儿了？”

“四阿哥先去了养心殿了，娘娘别着急，阿哥一会儿就回来了。”王嬷嬷忙说道：“奴婢刚才去给六阿哥送斗篷的时候见了四阿哥身边的来福，他正将四阿哥的行礼放回去吧，说是四阿哥先去见了皇上，等会儿定是要到永寿宫的。”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静怡笑着点头，也不想去做花灯了，站在那儿往门口看：“也不知道元寿是胖了还是瘦了，应当是瘦了，毕竟要办差，这差事中途还险些出了差池，而且，这在外面住，哪儿有在宫里方便，吃的穿的用的，没人给他操心，他肯定是瘦了一大圈了！”

说着又吩咐王嬷嬷：“你去御膳房要一些点心过来，不不不，还是不要点心了，点心吃多了腻味，要一些鱼汤鸡汤之类的，再准备些药膳，一会儿该天黑了，晚上皇上若是过来也能多用点儿。”

“我记得库房里还有一支人参？给御膳房送过去。”

王嬷嬷看看外面的天色，再看看屋子里放着的大座钟，现在才下午两点钟，刚吃过午饭没多久。不过，这会儿将人参送过去，晚上还正好能用上。

于是，王嬷嬷也没劝，赶忙的去开了库房找钥匙。

静怡身边离不了人，王嬷嬷出去了，就换了小唱和小晚进来。静怡又将碗面的小雁和小阵指挥的团团转：“小雁去南三所，让那边的丫鬟们赶紧收拾一下，屋子该打扫就打扫，这会儿天气还有些冷，让她们赶紧生了炭盆，要穿的衣服也找出来用熏笼给蒸蒸，被子该晒就要晒晒……”

“小阵去将我之前给四阿哥做的鞋子拿出来，让我看看还有没有哪儿没做好，再者，跟着伺候四阿哥的人，你也去打赏一番，该赏赐饭食的就赏赐饭食，该给银两就给银两。”

元寿还没成亲，他自己虽然有月例，但一个半大的阿哥，要花钱的地方真不少。虽然静怡将那钟表铺子还有冒险山庄都给了元寿，但当娘的就是喜欢操心，能补贴的还是要补贴一些的。

她自己月例虽然不算多，但架不住身后有个有钱人胤禛。

之前胤禛打算开海禁，静怡还想着要参一成股呢，不过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因为船队不好找。

“娘娘，您要不要先坐下？四阿哥估计要等一会儿才能到呢。”小唱劝道，静怡每走一步，她就要赶紧跟上，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万一不小心摔了呢？万一不小心撞在哪儿了呢？

贵妃娘娘可是皇上的心头肉，肚子里又有小阿哥，金贵的很，半点儿都是不能疏忽的。

但静怡坐不住，这还是元寿头一次离开她身边这么久呢。

“额娘！”到了三点多，静怡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第几次看钟表了，反正她刚回头看一眼，就听见外面又人喊了一声，那声音实在是太熟悉了，她甚至连想都不想，就已经开口应了：“哎，元寿回来了？”

话音刚落，元寿就掀开帘子进来了，噗通一声跪在静怡面前：“额娘，不孝儿回来了！”

静怡眼眶瞬间就红了，伸手去摸元寿的脸颊：“怎么瘦了这么多啊？在外面是没吃饭吗？还是银子没带够？”走之前脸上还带着婴儿肥呢，这会儿别说是婴儿肥了，连正常肉都快没了。

原本挺合身的衣服，现在都宽大了一整圈，大冬天穿得厚，就这看着还都是空荡荡的。

静怡伸手捏了捏：“连买衣服都没钱吗？这样空荡荡的，冷风一吹就不全跑进来了吗？那穿着不冷吗？”说着就是一脸愤怒：“你身边的人都是怎么伺候的？你当主子的没注意到，他们这些伺候的人也是没注意到吗？”

元寿忙笑道：“额娘别生气，是我不让他们烦我，我是去办差来

着，可不是去享福的，再者，额娘以前不也是一直教育我，该吃苦的时候就得吃苦的吗？再说了，我也不是瘦了，是长高了，额娘看我是不是比以前高了些？”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伸手比划了一下，静怡看了一下衣服下摆，还真是有些长高了，就笑着点头：“衣服更不合身了，这也没人给你买吗？”

“没这必要，反正就是一两件衣服，我将就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再费心思去买新的，再者，那边王仁贵造反，百姓生活也不是怎么好，我既然是去平反了，就不好一直穿的锦衣华服，给人印象也不好，额娘真不用担心我受委屈了，我这么大年纪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您不用一直为我担心，我听说，宫里发生了些事情？”

这自然是钮祜禄家的人写信给文浩，文浩说给元寿听的。

静怡微微点头：“不过你不用担心，事情已经解决了，你汗阿玛一出手，别说是后宫了，就是前面朝堂，该闭嘴的也都已经闭嘴了，剩下的事情也就没什么了。”

元寿皱了皱眉：“皇后那边……额娘，皇后娘娘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一方面是人心不足，一方面大约也是不甘心吧。”若是弘晖还活着，这天下之主，就该是弘晖了吧？再者，那拉家现在也就一个承恩公的爵位，实权是没有的，这让皇后如何甘心？

“不要说她了，这人心改了，以前的情分就算不上什么了。”静怡叹气：“咱们娘儿俩不主动去算计她，就当时报答以前的恩情了，只是她若是想再来算计咱们娘儿俩，咱们也不能当那泥捏的小人儿，该怎么反击就怎么反击回去，额娘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和你弟弟们了，动了你们，比动了我都要让人生气，你日后也要万般小心才是。”

“你之前遇见刺客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静怡反问道，元寿伸手挠了挠脸颊：“额娘您不用担心……”

“我怎么不担心！”伸手在元寿身上拍了一下：“因着这消息，我差点儿就中了皇后的计了，你现在给我好好说说，事情经过到底是如何的。”

皇后一出手，那向来是从好几方面下手，就好像当年放宫人出宫一样。这次的计策，先是煽动朝堂上官员，然后选了李氏和弘时当替死鬼，又和胤禩胤禟合作，最后才是刺杀元寿。

若是能成功，元寿死了，这后宫自然要重新洗牌了。若是没成功，只这消息用来对付静怡，能一尸两命也算是达到了目的。朝堂上的那些，是用来扰乱静怡的心神的，又要担忧朝堂，又收到元寿遇刺的消息，静怡能撑着没晕过去，简直就不是正常女人。

皇后千算万算，大约也没算到静怡竟然会这么坚强的吧？

“也没多大的事儿，本来叛军已经被抓的差不多了，但是王仁贵买通了看守的士兵逃跑了，后来他不知道打哪儿找来的江湖人，在半

路埋伏了我，我没受伤，额娘真的不用担心。”

元寿虽然是轻描淡写，但静怡也能想象得到其中凶险，就忍不住又红了眼圈，元寿赶紧哄：“若是让汗阿玛看见，定是要责备我的，额娘快开开恩，别哭啊，可别让汗阿玛看见了。”

“您这一哭，您肚子里的弟弟说不定也要心情不好了，您为弟弟想想？”元寿亲自拿了帕子给静怡擦眼泪，静怡听他说的越来越不像话，伸手就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别胡说。”

“额娘和我说说这段时间宫里的事情吧。”嬉笑了几句，元寿转回正题，静怡点头，将这后宫还有前朝，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件不落的说给元寿听。

“对了，眼看三月要选秀，裕嫔那边，说是要给天申挑两个庶福晋，你看你这儿……”静怡挑眉问道，元寿哭笑不得：“额娘这是又打算来考验我吗？我一切都听额娘的，额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顿了顿，又叹气：“我知道额娘是担心我，生怕我怕沉溺女色的，你以前说的那些话，我也都放在心上呢，额娘不用让二舅带着我……”

说着面上就带了些尴尬：“刚才汗阿玛也问我来着，这事儿，汗阿玛也知道？”

“你汗阿玛什么不知道？你头一次办差，他能不在你身边放着人吗？”静怡反问道，乾隆好色这事儿，她几乎是已经刻在了心里了，每次看见元寿都要担心这事儿，都成了心魔了。

以前元寿一直在宫里，她也不敢用太出格的办法来教育元寿。毕竟，这京城就连城墙都是没秘密的，万一让人发现元寿出入一些不太好的场所，回头那折子就能飞到胤禛的桌子上了。

所以，趁着元寿这次出京，静怡特意拜托了自家二弟，将元寿带到某些不能明说的地方，去看看什么叫做逢场作戏，什么叫做只敬衣裳不看人，再听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又撺掇着元寿换了寻常百姓的衣服，领他去看人间百态。

估计胤禛也觉得这方法挺不错的，所以不光没拦着，中途还帮了不少忙。

元寿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出来什么不对劲儿，但经历了三次“卖身葬父”的美女在他和有钱人家公子哥之前选择了后者的事情之后，就慢慢的发现些不对头了。

但这会儿，文浩已经将静怡说的各种套路都差不多实验完了。什么卖身葬父啊，卖艺不卖身啊，多才多艺小美女的偶遇啊，温柔贴心小肚兜的谋算啊。

静怡耗费十多年编纂的套路之书，总算是完成了她的心愿了。

“那你可有什么心得体会？”静怡挑眉问道，元寿揉揉鼻子：“女人的智谋，还真是不可小看，额娘让二舅说给我听的那些后宅之事，也算是……”

顿了顿，才补充说道："触目惊心了，我原以为小孩子年纪小，身体弱，站得住少的，却没想到，天灾比不上人祸。"

"你知道就好，就像是皇后娘娘，以前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还记得你三岁的时候，还闹着要给皇后娘娘当亲儿子呢。"元寿忙打断静怡的话："额娘，小时候不懂事儿的话您就不要再说了。"

静怡呵呵两声，元寿无奈扶额，小时候就说错这么一句话，他额娘要打算记一辈子了吗？

"是人就有私心，有贪念，不过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有的人不能。"静怡意味深长的说道："一个人呢，也只有一颗心，你分的多了，那别人拥有的就少了，她们慢慢的，就会想要更多，那怎么才能要更多呢？自然是杀了别的拥有这点儿心的人。或者，就是干脆不要，另外去找一个更大的更完整的单独属于她的心。"

这次，元寿并没有装作自己听明白了，而是认真的将静怡的话记在了心里。

"三月的选秀，额娘不用急着帮我挑选庶福晋，额娘不是说了，太早那什么，对身体不是不好吗？"元寿有些不自在的动了动身体："我现在也忙呢，汗阿玛打算让我跟着上朝了，这些儿女私情，就暂且放到一边去。"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你自己想明白了就好，那这次的选秀，可就和咱们没什么关系了。"

"你看我，也是糊涂了，你回来之前我还惦记着让人给你准备吃食呢，这会儿说了半天话，我竟是忘记这一茬了。"静怡猛的一拍额头，转脸就要去叫王嬷嬷，元寿忙拦住："额娘，您别麻烦了，我在汗阿玛那边吃了些东西，这会儿并不饿，还是等晚饭再吃吧，晚上汗阿玛要过来，让我先和您说一声。"

说完转头四处看："长宁呢？"

"跟着安康呢，我现在可是顾不上他。"静怡笑着说道："也幸好安康能制住他，要不然，他就要成为后宫小霸王了，天天遛狗逗猫的，猫狗房的人都怕了他了。"

"长宁年纪还小呢，再说，男孩子调皮一点儿对身体也好，这不还是额娘你自己说过的吗？"元寿笑道，静怡点头："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调皮点儿也是好的，总比长寿那身体强装些，对了，你是当哥哥的，日后，对长寿也要多几分照顾，一来他额娘临终之前将他们姐弟托付给我了，二来，你武额娘和我向来交好，你也就当时给你武额娘几分面子。"

元寿点头应了下来："就是额娘不说，我也知道该如何去做的，额娘放心就是了。"

胤禛经过兄弟们之间这种不死不休的争斗，所以，他绝不许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的儿子们身上。元寿只有对兄弟们友爱了，胤禛对他也才能放心。

之前因为弘时被胤禩和胤禟撺掇的事情，胤禛大年初一特意下了谕旨，宣布了秘密建储的方式。这下子，大家都不用跟斗鸡一样死命的去弄死自己的对手了。

作者有话要说：　　恭喜我们小格格，终于有名字了～～～～顺便同情一下长寿长宁安康三兄弟，至今还只有个小名～～～

☆、第 121 章

才刚进入二月, 朝堂上就多了许多的奏折, 是请胤禛准备选秀填充后宫的。除此之外, 还有一大群的八旗子弟等着婚配，胤禛这儿没挑选, 他们也都不能婚配。

静怡肚子挺大了, 胤禛就不好让她出面了。因为之前的选秀已经停了有两次了，一大堆的人都在等着赐婚，事情太多, 怕静怡忙不过来。

于是，就将皇后给放出来了。但也不是皇后一个人说了算, 武氏和耿氏从旁边协助。

钮祜禄氏特意进宫来一趟，钮祜禄家也有两个秀女要参选, 钮祜禄家自家的意思是指婚得了, 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是嫡妻正房就行。这事儿好办，静怡和武氏说了一声，武氏自会帮着好好挑选的。

反正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皇后也是不会放在心里的。

“娘娘, 皇后娘娘那边, 像是要给四阿哥挑选侧福晋。”静怡原以为自己不插手, 这一场选秀就能顺顺利利的过去了，没想到，皇后倒是死心不改，动不了静怡, 就要往元寿身边安插人手了。

静怡一开始还有些恼火，但想了想，又忍不住嗤笑了一声：“只要她能说得动皇上，那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人家是嫡额娘呢，想给庶子安排个侧福晋还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陈玉忙笑道：“还是贵妃娘娘明白，只要皇上那边不许，这事儿就没门。”

“你去叫了来福过来。”静怡想了想吩咐道，陈玉忙亲自过去找人。来福是元寿身边第一得用的大太监了，听说贵妃娘娘叫，就赶忙过来了。

规规矩矩的行了礼，束手站在旁边等问话。

“这段时间，可有秀女到阿哥跟前去献好？”静怡开门见山，来福忙摇头：“阿哥除了去养心殿，以及来永寿宫，就再不去别的地方了，秀女又只能在储秀宫那边活动，和南三所距离甚远，并没有人敢违背了规矩的。”

“和你们阿哥说一声，这段时间能不去御花园就别去了，在宫里也要绕着储秀宫那边走。”静怡叮嘱道：“皇后娘娘那边，明面上的不行，估计就要用别的办法了。”

来福忙应了，静怡又说道：“南三所的那几个丫鬟，你也多敲打

敲打，谁要是不安分，你直接来回了我，我自会处置，或者，你和阿哥说一声也行，阿哥明辨是非，应该是自有章程的。”

说着话，元寿就跟在后面到了：“我刚从养心殿那边出来，就听说额娘找了来福过来，想着今儿还没给额娘请安，就顺便过来了。”

看了一眼旁边的来福，元寿挑眉：“我就是不问来福，我都知道额娘刚才说的是什么了。”

静怡有些尴尬，前段时间还刚说相信元寿在女色方面不会栽跟头了呢，这立马就又叫了来福来叮嘱，还真是没办法狡辩。

“额娘不过多两句嘴，就因为知道你不爱听，这才叫了来福来叮嘱两句。”静怡讪讪的说道，儿子大了，不能还当小孩子那样教训了，有些事情说一两次是提点，说多了就不好了，

毕竟，少年郎也是要面子的，谁愿意天天被自家额娘揪着耳朵教育防范女色啊。

“没有不爱听，额娘说的话，我向来都是牢牢记在心里的，只是额娘你也要对我多点儿信心，不要总将你儿子当成色中饿鬼，好像你一个错眼不见，你儿子连个稍有姿色的女人都不放过一样。”

元寿笑着说道，然后从袖子里拽出来一个细长的盒子：“当当当当，额娘请看，这可是儿子亲自给你挑选的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

“给我的？”静怡挺高兴，伸手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条项链，黄金的，很精致的锁扣链子，下面坠着白玉雕琢的牡丹花，触手细腻温热，静怡更惊讶了：“这是暖玉？”

“是啊，我特意找的，虽然过了冬天了，送这个不太合适了，但我作为儿子的一番心意，额娘可别嫌弃。”元寿笑着说道，静怡拿出来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不嫌弃，我儿子的孝心，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好看吗？”

“好看，额娘永远貌美如花，青春年少。”元寿夸赞道，静怡笑眯眯的将链子收起来：“等天气再凉快点儿我就带上，让你汗阿玛羡慕羡慕。”

元寿从小嘴甜，只要他愿意，不管是谁，都能被他哄的开开心心的。静怡也是，之前还在恼恨皇后不消停呢，和元寿说了一会儿的话，就变得眉开眼笑了。

知道元寿还有正事儿做，静怡也就没多留他，让王嬷嬷将之前御膳房送的点心都装在食盒里，交给来福拎着，这才放元寿回去。

从永寿宫到南三所，要么是往南经过乾清门路过保和殿再走景运门，要么是往北穿过御花园从北五所前面经过一条路走到南三所。从距离上来说，两边是差不多远近的。

因为光是乾清门，就能比得上一个北五所了。再经过景运门，走箭亭那边方向，路宽且长。后者是除了御花园，各种小道，一路僻静，不用东拐西走。

元寿本打算走后面那条路的，因为一路上有树荫，有宫墙，小路两边宫墙高立，没什么阳光，又清净又凉快。

但想了想静怡的话，还是决定走前面那条路了。顺便，经过养心殿的时候还能将这点心给汗阿玛送去一些。拿定主意，他就转头往养心殿那边去了，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有人喊道：“四哥！”

元寿转身，就见天申急匆匆的过来：“四哥你去哪儿？”

“回南三所，你今儿没去上课？”元寿挑眉问道，天申一脸苦恼：“我不喜欢上课啊，四哥你能不能和汗阿玛说说，让我别上课了，我想出宫玩儿去，阳春三月，天气正好，四哥你要不要出宫玩玩儿？”

“我就不要了，十三叔前两天上了折子，说是京郊那边有人立生祠书院，原本他就只是在地方上见过，却没想到连京郊那边也有了，可见这风气已经传到京城来了，汗阿玛觉得这风气不好，所以命我跟着十三叔去查探一番，我怕是没空跟着你去玩儿了。”

元寿说道，说完一拍手：“正好，你不是不想去上课吗？跟着我走一趟吧，这事儿不危险，你就到处去问问，看看这生祠书院是怎么回事儿，占地多少，耗材多少，收取的学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家里情况如何，你若是办的好了，回头我自然会和汗阿玛求情，让你不用去念书的，你若是办的不好……”

元寿的眼神很有几分威胁，天申哆嗦了一下，赶紧应道：“四哥放心，我肯定会办好的！”

元寿这才点点头，拍了一下他肩膀：“也不用太紧张，若是人手不够用，就来找我要，或者找十三叔要。行了，该怎么办你自己琢磨琢磨，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亲弟弟现在还用不上呢，天申又是从小跟在他身后，兄弟俩一起长大的，对天申的性子元寿也是有几分了解的，所以，他愿意给天申一个机会。

至于自家额娘不喜欢耿额娘的事儿，这都不算事儿。有自己给额娘撑腰，再加上天申又在自己身边做事儿，耿额娘若是聪明，就该知道要如何做。

嗯，这样一来，就又替额娘解决了个事儿，感觉自己真是棒棒哒，十分孝顺。

元寿志得意满，点心也不给胤禛送了，直接拎回去自己吃了。

静怡虽说对元寿管教的比较严格，但是，她还是很有分寸的，外面的事情，她就不怎么过问，所以天申跟着元寿去办差的事儿，她还真不知道。

她现在烦恼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元寿前脚走，小格格格佛贺就过来了，还带了敏敏等人。姐妹五个花骨朵一样的年纪，大的端庄漂亮，小的机灵活泼，一水儿的小美女，排排坐在静怡面前，静怡看的恨不能都抱在怀里亲香亲香。

“所以，你们是想出宫？”等听完格佛贺的话，静怡就有些惊呆了，淑惠有些不好意思的点头：“是，在宫里时间长了，各处风景也都看过了，正好这段时间□□好，就想出门走走，我们也不走远，或者皇庄，或者园子，贵额娘觉得哪儿能去，我们就去哪儿。”

静怡忍不住伸手摸摸下巴，总觉得这几个格格的胆子是越发的大了啊。以前刚进宫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会儿就是最活泼的敏敏，也顶多是言语机灵些。

“谁出的主意？”静怡挑眉问道，五个女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出声了。

静怡点头：“你们姐妹感情好，不愿意让一个人受罚，这出发点儿是好的，不过，你们误会贵额娘了，贵额娘问这个可不是要罚你们，而是想夸赞一下提出这个点子的。”

她刚说完，敏敏就笑道：“贵额娘，那你要怎么夸奖我？”

“贵额娘给你个簪子？”静怡笑眯眯的问道，这就好解释了，胤祯那性子，向来是胆子大混不吝，当年在康熙跟前都敢胡言乱语，现在当皇帝的是他亲哥哥，十三还要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十四就是但凭心意了，反正他哥不可能将他打发去守皇陵的。

“你们几个不能单独出门，这样，回头我问问你们汗阿玛，若是能行，我带你们去园子里住几天。”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说不定看着女孩子的时间长了，自己就也能生个漂亮的小格格？

“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敏敏忙兴奋的问道，静怡摇头：“这说不准，现下宫里正忙着，你们乖乖听话，可别调皮，表现的好了，回头我在你们汗阿玛跟前也好说话是不是？”

几个人忙都应了，又叽叽喳喳的说了几句，看静怡面色疲惫了，这才赶紧起身告辞。

出了门敏敏就笑道：“看吧，我说贵额娘脾气温和，十之□□会答应我们的，现下你们信了吧？”

明馨有些犹豫：“咱们直接来求贵额娘，那皇额娘那边……”

宝悦不吭声，格佛贺笑道：“怕什么，皇额娘能比得过汗阿玛？只要汗阿玛应了，咱们就能如愿了。”而汗阿玛又十分宠爱贵额娘，这事儿，已经有九成的把握了。

“对了，今年九月份，应该是会有围猎的，到时候蒙古台吉什么的都会进京……”格佛贺一边说着，一边看了一下淑惠，她们几个人里面，就淑惠年纪最大，若是赐婚，淑惠绝对是头一个。

而且，好几年没有往蒙古那边赐婚了，所以今年，势必会有一个公主下嫁过去的。

淑惠笑道：“所以，得趁着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咱们赶紧的出宫玩玩，以后说不定就没机会了。你们放心，若是我真去了蒙古，我会给你们送信的，咱们姐妹不管去哪儿，可都要时时联系才好。”

元寿不配合，静怡这边又防的紧，胤禛那边又不同意，于是，皇

后想给元寿挑选侧福晋的事儿，就无疾而终了。不过，胤禛这后宫里，倒是添了两个秀女。

不是胤禛自己要的，而是皇后给留了牌子的。一个姓顾，汉军旗出身，一个姓陈，同样是汉军旗出身。因为出身不算高，所以只封了答应。

皇后本来是还想挑选那拉家的人的，只可惜，这宫里已经有了个小那拉氏，所以，她现在只能是换一条路走了。小那拉氏不得用，没本事，她不能一直指望着小那拉氏。

大约因为天申的事儿，耿氏投桃报李，和武氏将那些秀女们看管的严严实实，谁也没能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于是到四月，这选秀结束，元寿也就平安了。

静怡立马就开始筹划出宫的事儿，天气越来越热，她肚子大十分怕热，又还不到用冰的时候，也就只能是想办法出宫提前开始避暑去了。

和胤禛一说，胤禛立马就应下来了。甚至，他自己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跟着静怡一起转移了。

目的地，圆明园。

后宫不能没人坐镇，于是皇后被留了下来。胤禛就只带了静怡长宁，还有武氏和长寿，以及五个格格。哦，阿哥们也都去，弘时元寿天申这三个，是要办差了，不能不跟着去，安康则是打滚撒泼非得要来，说是只剩下他一个不公平之类的，静怡想想，也确实不放心。于是求了胤禛，将这个小魔星也给带上了。

剩下的就全都留在宫里了，皇后据理力争，说一个孕妇，一个年老，不能伺候胤禛，非得让带了新册封的答应一起，然后就被胤禛训斥了一顿。

现下，胤禛终于开始对皇后不耐烦了。

若是换了以前，不就是带个女人吗？胤禛也愿意维护一下皇后的面子。就像是很早之前，胤禛想带静怡，福晋却是定了年氏一样。

可这会儿胤禛就是明明白白的不给福晋面子了，说不带就不带。

皇后大约是想着在人多的情况下，胤禛会给她几分面子的，所以，特意是等胤禛快出宫的时候，亲自带了顾氏过来的。却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光是没能如愿，还让胤禛在大庭广众之下拂了面子，那脸色瞬间就变了。

静怡在一边看着，都觉得身上有些发冷。然后，冷不丁的，就对上了皇后的视线，那里面深刻的厌恶和恨意，让静怡看的一清二楚。

她以前一直都觉得，小说里写的那些目光中带着什么什么感情之类的话，都是胡编乱造的。现在，却真实的感受到了，静怡忍不住想后退一步，但一想，自己又没有做错事情，凭什么要后退？

皇后对她好的时候，她也尽可能的和皇后亲近，让元寿和安康都去亲近皇后来着。

可最先放弃这个联盟的，是皇后。

皇后对她出手的时候，她也退让过很多次，可退让的越多，皇后对付她的次数也就越多，静怡又不是那种泥捏的没脾气的人，她的性命难道就是一文不值的吗？

就算是，那她也得为自己的孩子们想想。

该做的她都已经做了，皇后却还是要将她当敌人，那静怡自然也是不需要再将皇后当同盟了。

“娘娘体贴，为皇上着想的心思，咱们都是明白的，只是娘娘也该知道，皇上去圆明园是为了避暑，并不是去放肆玩乐去的。所以这身边有人伺候就行了，没必要带太多人去，否则，那就不是避暑了，倒要给皇上的名声抹黑了，娘娘您说是不是？”

静怡笑着问道，皇后皱眉，想开口辩解两句，胤禛却是不给她这机会，伸手拉了静怡一下：“快些上车，也不看看什么时辰了，再耽误下去，午饭之前可就到不了圆明园了，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可不能饿着了。”

静怡冲皇后笑了笑，转身上车。

到了圆明园，院子是早已经安排好的，胤禛还是九州清晏那边，静怡则是茹古涵今，和九州清晏就隔着一座吊桥。武氏带着长寿住在武陵□□，几个格格住在杏花春馆。

一应摆设布置，在他们到达之前，就已经收拾妥当了，静怡他们只要进去就行了。

胤禛也没急着去九州清晏，反正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等吃完再去那边看看也行。长宁年纪小，还跟着静怡一起住，剩下的元寿和天申还有安康，都是住在十三所。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静怡里里外外的看了一遍儿，将长宁也给安置妥当了，这才转头问胤禛。今儿胤禛可有些不太对劲儿，从下马车到现在，他那目光就没有离开过静怡。

胤禛摸摸下巴，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静怡：“看你今儿忽然发威了啊，怎么，是受什么刺激了吗？”

静怡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她之前对皇后说的那几句，追究起来，那就是对皇后不敬了。

“还不许我反击一下？”静怡撇嘴：“她都要想办法破坏我和你的感情了，我为什么还要忍着不出声？”

“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胤禛挑眉，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是啊，我若说我丝毫不嫉妒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这话明显不是真的。世俗可恶，要求女人对相公从一而终，又要求女人不得善妒，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嫉妒？能不嫉妒的，是理智压得过感情的，也就是说，在感情之外，她还能追求别的。”

“我只是个寻常女人，我喜欢你，我自然是盼着你眼里心里也只有我一个人的，不过是明知道不可能，所以要自己压下去，从不说也

不敢表现出来罢了。”
静怡叹气：“天底下女人，没有不盼望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胤禛挑眉：“那为何等到今天才表现出来？”
“以前也有表现出来，不过是皇上你没看出来而已。”静怡撇嘴，顿了顿，还是解释道：“以前皇上要宠幸什么人，那是皇上自己的决定，我不能去干涉。可这次，是皇上已经拒绝了，皇后却非要勉强，我自然是不能再忍下去了。”
“皇上自己愿意的，我再嫉妒也会让自己去笑，皇上自己不想的，我宁愿当个妒妇。因为我在乎的，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皇上的心意，我这样说，皇上能明白吗？”
静怡眼睛闪亮亮的看胤禛，胤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摸了摸她脸颊：“我明白。”说的再直白点儿，就是以夫为天。
这份儿感情，太过于纯粹，太过于直白，胤禛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皇后对他可能也是有感情的，但在此之外，皇后还喜欢别的东西，比如，那拉家的昌盛，她自己的地位权势，明知道他会不喜欢，可若是对皇后有利，皇后还是会去做。
像是耿氏武氏这样的，对他估计就属于没感情的，他高兴不高兴，和她们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像是小那拉氏这样的，也应该是对他有感情的，可她们和皇后一样，除了这点儿感情，她们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子嗣，比如荣华富贵。
唯独静怡，他高兴了她也跟着高兴。他不高兴了，她也跟着不高兴。他喜欢的，她就宁愿自己难过也要忍着。他不喜欢的，她就宁愿牺牲自己的名声挡在他面前。
胤禛叹气，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傻啊。
作者有话要说：　　忽然想起来了，那就走走感情线吧~~~~

☆、第 122 章

住到园子里, 静怡就发现自己忽然轻省多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每天只要吃吃喝喝睡大觉就行了。这园子从康熙赏赐给胤禛那会儿起, 就一直是彻彻底底的掌握在胤禛手里的, 福晋连住都没住过几次，自然是插不进手的。
短短半个月时间，静怡一开始因为怀孕胃口差而显得有些蜡黄的脸色, 就又重新红润起来了。
早上睡到□□点才起床，吃了早饭, 淑惠她们几个偶尔会过来，上好的胎教人选, 不用白不用啊。
于是, 今儿淑惠弹琴，明儿宝悦念书，后天明馨跳舞，大后天敏敏作画，大大后天格佛贺作诗。静怡开心了, 肚子里的小宝宝也会闹

腾两下, 几个小姑娘看的十分稀罕, 就越发的卖力。
表演完了还要来个评比，今儿我弹琴的时候小宝宝动了三次，说明小宝宝更喜欢我，剩下的人不服气, 就更加的努力的去表现，胤禛得空了过来，还会评点一下。
大约宫里长大的小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自觉的，以皇上的夸赞奖励为荣。在静怡这儿能更频繁的见到胤禛，几个女孩子来的也就更勤快了。
静怡倒不觉得自己是被利用了，反正她也喜欢这些女孩子在跟前闹腾闹腾。生了三个儿子的她真的很想体验一下有女儿的感觉，还能省掉前期养育过程，现在直接就开始享受女儿们的贴心孝顺过程了，简直就是太幸福。
幸福之后，太医就来报警了：“娘娘这段时间……吃的有点儿多……”
太医也尴尬，不敢去看静怡：“娘娘还是控制一下比较好，以免将来胎儿过大，到时候不好生，娘娘还是要受罪。每天吃完了饭，娘娘最好到外面走动走动。”
“可我控制不住啊。”静怡也是烦恼，心情一好，再加上不用保持警惕心了，静怡忽然就开始觉得饿了，现在她一天都得四五顿饭，除了吃饭，还有点心，还有汤汤水水。
而且，很多次，她都是吃过了饭，忽然想到某种小吃，然后就吩咐厨房去做。什么肉夹馍啊，鸡蛋煎饼啊，炒凉粉啊，甚至还有鸭脖子，鸡翅膀，都不是什么金贵东西，但静怡却特别想吃。
她自己也控制过几次，可就是控制不住啊，想吃的时候就是抓心挠肝，要是吃不到，感觉自己都坐不住了。而且，一张口说话，就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再然后，就要自暴自弃了，必须得吃。
一来二去的，可不就是胖了起来吗？
静怡摸着自己的肚子很是惆怅，果然是上了年纪吗？以前她怀孕生孩子，可从没担心过会长胖的事情，年轻多好啊，新陈代谢多快啊，可现在……生完孩子自己是不是就得减肥了？
“娘娘可让人用麦芽做一些磨牙棒之类的，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这个不会长太胖。”但顿了下，太医又补充道：“不过，吃太多的话，还是会长胖的。”
“或者娘娘将平日里走动的时间增长些，不要总是坐着不动弹，走走路，或者踢毽子什么的，或者游泳，不过，娘娘怀着孩子，最好是在温泉水里游泳。”
这位是贵妃娘娘，可不是寻常病患，他能直接怼一句必须减肥什么的，只能是小心提醒，要是贵妃娘娘能听得进去，那自然是皆大欢喜，要是贵妃娘娘听不进去，他也只能去研究一下因为胎儿过大难产的后续救治办法了。

静怡叹口气，让人送了太医出去，反正一句话，要么是不吃，要么就是加大运动量，反正是必须要减肥。

眼珠子转转，静怡就找上了胤禛："太医说怕到生的时候有危险，所以我得减肥，可我总是控制不住我自己，要不然，皇上来监督我吧？我也监督皇上，咱们两个一起减肥？"

胤禛就算是肚子已经很大了，也并不觉得自己胖，皱眉摇头："朕没空，青海那边平定下来，岳钟琪他们领兵回来，朕要犒赏三军，又要安置棚民，还有孔庙的修建，还有威远土州的改土归流，事情一堆一堆的，哪儿有空陪着你玩耍？实在不行，你叫淑惠她们几个陪着你？"

静怡抱着胤禛的胳膊撒娇："每天也不要很长时间的，就一天一个时辰，晚饭之后，晚上火烛的光亮本就不是很好，你要是天天这样，早晚眼睛要坏掉的，你陪着我多动动，对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不信你找太医问问，看你这两年是不是肝脏已经有些不太好了？"

胤禛还是皱眉，静怡又笑道："而且，瘦一些也显得年轻啊，你现在走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膝盖疼？会不会觉得喘不上气？会不会觉得弯腰都是个很累的事儿？"

静怡是下定决心了，胤禛看她连说了半个时辰都不停歇，最终只能无奈点图："好好好，听你的，一天一……不，一天半个时辰，等朕处理完了政务，就来监督你减肥。"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忍不住给自己擦一把汗，总算是说动了胤禛，也算是个大好的开局了。

胤禛这人，若是不想做一件事情，你怎么逼迫都是没用的。可若是答应做一件事情，不管千难万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两个人一起减肥，倒显得静怡是那个不上心的人了。

古往今来，减肥方法就两种，少吃，多动。

静怡自制力不算太好，明知道不能多吃了，还是会忍不住再吃一口再吃一口，一口口下来，不知不觉得，就又是一顿了。可运动方面她倒是不含糊，今儿跑跑步，明天游个泳。

园子里有个温泉，胤禛特意让人将这地方给圈起来了，晚上吃了晚饭，两个人就一起过来扑腾几下。

转眼又是一个月，在静怡身上是看不到减肥成功的效果的，但在胤禛身上，还是有些明显的。至少，那肚子是下来了一圈，穿衣服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松散地方。

胤禛大约是体会到减肥的好处了，不说身轻如燕吧，至少走路的时候没那么累了，而且也觉得自己体力好了不少，所以就愿意坚持下去了。

至于静怡，她倒是想继续，可惜，身子越来越重，她就是自己敢去扑腾，太医也不敢放她去了。

静怡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得了生产恐惧症。她自己都这么胖

了，孩子会不会更胖 ？到时候会不会难产？这次生完了万一伤到了身体可怎么办？以后还能再生吗？

不对，她现在都三十多了，估计以后还真没可能继续生了，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吧？

都要是最后一个了，老天爷不会当真让她连个闺女都没有的吧？

胤禛见她整天心神不定，索性就将前面的折子带回来处理，隔着一张桌子，也算是陪伴在静怡身边了。这样的办法，还真有些凑效。至少，静怡不用担心自己若是真难产了，自己留下的孩子会被人给欺负了。

“今儿感觉还好吧？”早上起来，胤禛一边穿衣服，一边问了一句，静怡懒洋洋的点头，她现在翻身都困难，躺一晚上也是累得不行，所以早上也醒的早。

“你等会儿自己吃早饭，我先去上朝，等上朝回来了再陪你。”胤禛叮嘱道，顿了顿又说道：“可能今儿回来的会有些晚，你也不用太惦记了。”

静怡继续点头，艰难的扶着腰要坐起来，旁边伺候的小晚忙过来帮忙。

“我到门口送你出去。”静怡笑着说道，给胤禛递了个帕子：“天气越来越热了，你自己也当心些，不可贪凉，屋子里的冰盆少放两个，也别总吃凉的东西。“

胤禛点头就算是应下了，出了院子门，转头见静怡还站在那儿，就冲她摆摆手。

静怡也不耐烦在外面站，大早上就热的人一身汗。王嬷嬷过来问道：“娘娘早上想用点儿什么？奴婢让人准备了些凉面，过了一次凉水，不太冷，也不热，娘娘要不要尝尝？”

静怡刚想点头，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忽然又觉得有些不想吃，就摇头：“还有别的吗？”

王嬷嬷一连说了好几样，凉拌菜，奶香馒头，静怡却越发的没胃口了，她自己也是奇怪：“前两天是不管什么都想吃两口，今儿倒是不愿意吃了。”

“大概是天太热了？”王嬷嬷猜测道，想了一下建议道：“要不然，奴婢让厨房准备些开胃的饭菜？”

静怡摇头，刚打算坐下，却又皱眉，王嬷嬷看的仔细，忙问道：“娘娘怎么了？”

静怡犹豫了一下，摇头：“没什么。”

不过不到一刻钟，她脸色就变了，肚子抽痛的越来越频繁了，王嬷嬷在一边看着，都有点儿吓坏了，忙扶着静怡的胳膊：“娘娘是哪儿不舒服？小晚，快去叫太医！”

静怡刚开始是没反应过来，但她毕竟是有很多次经验了，这会儿也已经想起来了，咬着牙扶着王嬷嬷的手站起来：“嬷嬷，我怕是要

生了，快叫稳婆。”

产房早已经收拾妥当了，静怡硬是不让人抬，自己扶着王嬷嬷的手一步步往前挪。太医之前可是说过，她肚子太大，怕是孩子长太胖，多走走有利于生产。

她平日里人比较娇气，受不了苦，挨不了饿，所以这次怀孕才没能管住自己的嘴也没能迈开腿，可事关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这点儿痛，她还是能忍受得住的。

“娘娘您慢一点儿。”王嬷嬷一边扶着她走，一边拿帕子给她擦汗，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忙活开了。有人去烧热水，有人去准备干净的布。

静怡连话都不想说了，太疼了。感觉这一次，要比之前她生的那三个加起来都要疼。

很快太医就过来了，静怡却是这会儿忽然觉得饿了。她自己都有些无语了，不疼的时候没胃口，疼成这样了，居然还能饿！但王嬷嬷听见她说要吃东西，面上立马就露出些笑意来：“能吃东西就好，能吃东西就有力气，奴婢这就去拿，娘娘您稍等。”

王嬷嬷不知道静怡会吃多少，但她特意多弄了些面条过来。鸡汤是早上四五点就熬好的，这会儿正好是温温的，不冷不热，面条飘在鸡汤里，闻着就有一股很诱人的香味。

静怡吃了一碗不满足，可外面太医又交代，吃太多不好生，她就只能是打住了。

“要生了。”来了感觉，静怡咬牙切齿的躺在床上，拽着床头挂着的两根带子，接生嬷嬷伸手进去摸了两下，摇头：“不行，宫口还没开全，娘娘再等等。”

“太疼了。”静怡面色发白，觉得自己都快没力气说话了：“要不然，我再走走？”

“娘娘若是能走，再走走是更好的。”接生嬷嬷说道，扶着静怡起身，让她按照床板，蹲着身子学鸭子走路。走了将近一刻钟，静怡是头一次有生了这一胎就绝不要再生了的念头。

多子多福是挺好的，可要是没命享受了，那可就太凄惨了。

“好了，娘娘快躺下。”接生嬷嬷一直注意着，看静怡的神色不对劲儿，撩开裙子看了下，忙叫了同伴，将静怡给抬到床上放好，然后指挥着静怡用力。

“娘娘，吸气！”

“娘娘，用力！”

淑惠姐妹几个本打算和往常一样来玩耍的，进了门却是见大家伙儿忙的都顾不上和她们行礼了，就赶忙抓了个丫鬟问道：“怎么了？”

“娘娘要生了！”小丫鬟忙说道，正好屋子里传出静怡的惨叫，淑惠几个脸色就白了。

武氏正抱着长寿过来，见状忙轰淑惠她们几个：“你们快些回

去，女孩子家家的，不好在这儿，格佛贺你先带着长寿走，这边我看着，等贵妃娘娘生了你们再过来探望，快走快走，别停留。”

格佛贺忙伸手拉了长寿，给武氏行了礼，就赶紧的走人了。

“静怡，你加把劲儿，生孩子很快的，你以前生元寿的时候，那才两个时辰……”武氏在外面安慰静怡，说着又觉得不太对，两个时辰的话，静怡这才刚进去啊，那就还有得煎熬了。

“咳，你不是想要个格格的吗？你快些生出来，看是不是个女孩子。”武氏换了说辞，静怡在里面听的哭笑不得。生孩子这事儿吧，还真不是她能控制的，哪怕是要她努力才能生。

“皇上来了！”静怡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反正，她是疼的快晕过去了，但还必须得坚持着。王嬷嬷已经将参片给准备好了。正送进来的时候看见胤禛急匆匆的进门，就忙给静怡报告：“皇上担忧您呢，您再加把劲儿，早点儿生了，也好让皇上放心。”

静怡翻个白眼，这时候了谁还管他放心不放心？

咬着参片，静怡憋着一口气，拽着两根带子，再次用力，大约是父子之间心有灵犀，这次倒是顺利，静怡就觉得有东西从肚子里滑出来了，她微微松口气。

然后，就听见接生嬷嬷喊道：“恭喜皇上，恭喜贵妃娘娘，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阿哥！”

静怡真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她这辈子，真的没有生闺女的命？这都第四个了，居然还是臭小子！她虽然平日里一直说，清朝的公主命苦，她宁愿一直生男孩子。

可到底，没个闺女，心里也是有些遗憾的。

实在是太累了，又知道了孩子的性别，静怡就想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了。然后，她这才刚闭上呢，还没进入梦乡呢，就听见接生嬷嬷喊道：“娘娘不能睡，娘娘肚子里还有一个！”

静怡要惊呆了，太医之前不都说只有一个的吗？还总是说她吃的太胖了，怕不好生……而且，钮祜禄家好像没有生双胞胎的前例吧？这个双胞胎基因，难道不是遗传的吗？

“娘娘快，再用一把劲儿！”接生嬷嬷忙喊道，又皱眉：“胎儿有些小……”

静怡心里一突，当即有些恐慌，太医只说有一个孩子，那是因为这第二个的脉象，实在是太弱了，所以把不出来吧？

不行不行，她不能让这孩子……静怡额头上的青筋都要跳出来了，王嬷嬷忙送上第二个参片。静怡拼命的使劲，一会儿想想外面的胤禛，一会儿想想刚出生的小阿哥，一会儿再想想元寿他们兄弟。

她不能倒下，要再坚持一会儿才行，必须得先将孩子给生下来才行……

“恭喜皇上，恭喜娘娘，这次是个小格格。”良久，静怡都觉得自己疼的已经麻木了，才听见接生嬷嬷说了一句，静怡想要抬头去看

看，然而，脑袋太沉，她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别说是抬头了，连个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是个格格啊，这次，她总算是儿女双全了，得偿心愿了，老天果然是待她不薄的。
　　没想完，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了。
　　胤禛在外面也是大喜，一男一女，龙凤胎啊，这可是大大的吉兆！
　　“赏！”胤禛很大方，开口就是撒银子，撒完了就忙问道：“太医呢？快给小阿哥和小格格把脉？”又忙问道：“贵妃娘娘如何了？怎么没听见娘娘的声音？”
　　接生嬷嬷忙笑道：“娘娘力竭，昏睡过去了，皇上不用担心，等娘娘休息好了，自会醒过来的。”
　　胤禛到底是不放心，等接生嬷嬷们将产房里收拾妥当了，就忙让太医进去把脉。太医得出的结论也是累瘫了，胤禛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既然是确定没事儿了，就该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胤禛对太医很是不满：“之前竟是没发现是双胎吗？竟还撺掇着贵妃娘娘减肥，不许多吃，若不是贵妃娘娘……”
　　胤禛也有些说不下去了，太医说不许多吃，可静怡还真没做到。
　　太医心里苦，忙说道：“小格格身体弱，胎相不明显，小阿哥身体健康，脉象过于强盛，所以微臣才忽略了，微臣知错，还请皇上恕罪。”
　　“小格格体弱？”胤禛皱眉，太医忙说道：“皇上不用担心，小格格虽然体弱，但若是好好养着，也是能养大的。毕竟贵妃娘娘向来身体好，并没有什么大病，所以小格格也就是底子差。”
　　“不过，到底是不能和小阿哥相比。”太医又补充道，也就是说，比一般的早产体弱胎儿强，但又比一般的健健康康的胎儿弱。精心养是能养活的，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
　　胤禛皱眉：“可能吃药？”
　　“最好是先别吃药，小孩子胃口小，若是吃了药，就吃不下别的东西了，并不是好事儿。”太医犹豫了一下才说道：“可以让奶娘吃些药膳，然后来喂小格格。”
　　这倒是个办法，胤禛点头应了下来。
　　“汗阿玛！”送走了太医，胤禛才让人放了元寿和安康他们进来，带上长宁，这兄弟三个是在静怡一发动的时候就知道了的，但他们进不来，被苏培盛领着侍卫给拦住了。
　　这会儿一进门就急忙问道：“我额娘呢？额娘怎么样了？”
　　“你们额娘累了，正睡着，你们可别吵吵闹闹的。”胤禛笑着招手，心情特别好，“来看看你们小弟弟和小妹妹，你们额娘这次可算是如愿了，得了个小格格。”

“两个？”元寿有些吃惊，凑过来，安康对小弟弟也不感兴趣，他最近带长宁已经快被折磨疯了，所以这哥儿俩先凑过去看小妹妹。

长宁跟着兄长行动，哥三个看完了之后脸上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妹妹了？长这么丑？以后能嫁的出去吗？”

胤禛黑脸：“你们小时候更难看呢，妹妹只是小，在你们额娘肚子里的时候有被哥哥抢东西吃，这才瘦弱了些，等以后长大了，自然就会变好看了，你们额娘多漂亮啊，小妹妹以后肯定和你们额娘一样的。”

元寿这才转头去看小弟弟：“弟弟长的很不错，和安康小时候倒是有些像的。”安康和长宁也凑过来，对小弟弟和小妹妹评头论足。

作者有话要说：　　爱新觉罗家是有很多双胞胎的，不过多是公主~~~~~~

☆、第 123 章

静怡睡梦之中忽然觉得有些冷, 她想抬胳膊拽一下被子, 却是浑身没劲儿, 根本动弹不得。想出声叫个人进来，但嘴巴张开, 那声音就只是在喉咙里打转。她有些着急, 怎么回事儿，大夏天的，怎么会这么冷呢？

对了, 她刚生完孩子，孩子这会儿应该是在她身边躺着的吧？连自己都觉得冷, 那孩子岂不是会更冷？

她自己冻着了倒没关系，可孩子不能受冻, 尤其是小公主, 身体弱，静怡就越发的着急了。她拼命的想睁开眼睛，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是太冷了吗？

这样不行，小孩子体弱, 大人吹一天冷风没关系, 可到小孩子身上, 那就是要命的事情了。

静怡原本混混沌沌的脑袋，忽然就变得清醒起来。她知道自己现在的状况太不对，她记得之前所有的事情——她在生孩子，听到接生嬷嬷说最后一个孩子是女儿, 她觉得很开心，但太累了，又想着有胤禛在外面，所以，她就放心的睡下了。

然后呢？然后就是现在了，冷，为什么身边没有伺候的人？为什么没听见两个孩子的哭声？整个屋子安静的像是坟墓！再者，她不可能睡的那么沉，意识已经清醒，身体却是没办法动弹。

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儿，她想到了宫里对自己抱着恨意的皇后。之前她还想着，远离了皇宫，在这圆明园里，皇后是伸不进来手的。

可现在，是不是皇后出手了？

她不能出事儿，她不能死，她不能认命。她才刚生了孩子，她连小女儿都还没见过，她若是没了，元寿年纪大了不用担心，安康懂事儿了也能活下去，长宁最不济了也能跟着安康去南三所，可刚出生的

一双儿女，难道指望胤禛来亲自抚养吗？
　　她若是死了，孩子就是别人的了，胤禛也是别人的了，永寿宫也要是别人的了。
　　她决不允许，她来古代几十年，战战兢兢的活了几十年，小心翼翼的活的几十年，绝不是为了给别人生一双儿女出来的。
　　一边想着，静怡就觉得，身体内陡然升起来一股斗气，她非得要活下来才行！这世上，没人能安排她的生死！
　　静怡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反正，最终，她是成功了。
　　睁开眼睛的第一时间，就发现床边上放着许多冰块。圆明园树种的多，哪怕是最热的六月份儿，这边也是不用用冰的，再加上静怡怀孕生子，她在茹古涵今这个院子里，是从没见过冰块的。
　　难怪刚才，她就觉得屋子里十分寒冷了。
　　再伸手摸摸床里，没被子，她身上自然也是什么都没盖的，衣服倒是换过了，生之前穿着的水红色衣服，现在换成了白色的里衣。
　　静怡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躺在这儿了。坐月子的时候都是不能见风的，她才刚生完孩子，这寒气入体……就算是侥幸能活下去，估计这寿命也是不会长久了。
　　她可是等着当皇太后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生完孩子就没性命了？
　　“来人！”静怡喊了一声，外面没人应，静怡抿抿唇，她有些疑惑，就算是有人想害她，也没这本事将她院子里的人都给调走的吧？
　　王嬷嬷去哪儿了？小唱和小晚去哪儿了？
　　唯一让静怡松了一口气的是，两个孩子并不在产房，倒是不用担心他们会被冻着。可她又悬着心，孩子不在产房，那是在哪儿呢？
　　静怡挣扎着要起身，但下面立马传来撕裂一样的剧痛，不能说撕裂一样，本来就是撕裂。肚子也有些不舒服，就好像有东西在里面使劲的搅合。
　　静怡稍微一动，那痛觉就顺着肚子往上走，甚至传到脑袋里，让她整个脑袋都像是被人用锤子使劲的砸着。
　　“来人！”静怡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
　　她咬着牙从床上滑下来，弓着身子一点点的往门口挪。近了，近了……
　　就好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静怡总算是摸着了门扇。她能看见自己下面的裤子上，已经是血红一片了。静怡脑袋有些懵，就像是灵魂已经从身体里面飘出来了。
　　眼看要成功，她不能晕过去，要不然，就真会没命的。
　　“来人！”用尽浑身的力气拉开门，静怡又喊了一声，外面明晃晃的阳光洒进来，以往静怡都会觉得这阳光太毒，她从来都是躲着这太阳走的。
　　现在，静怡却觉得这阳光，实在是太让人欢喜了。她能看见院子门口站着两个丫鬟，她能看见远处走廊上站着的是王嬷嬷，她能看见

小唱拎着一个盒子从外面进来，她能看见小晚从另一间屋子里出来……

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静怡猛的要坐起来，然而，身下的疼痛让她只能微微抬了肩膀，静怡忍不住呻~吟了一声，然后视野里就出现胤禛的脸："感觉怎么样了？身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静怡抿抿唇："之前，是怎么回事儿？"

为什么产房里会突然多出来一盆冰？为什么产房里没有一个人守着？为什么她叫了几次，外面都没人应？

"孩子们呢？"静怡忙又问道，急的她又想坐起来，胤禛忙伸手抚摸她脑袋安慰她："不用担心，孩子们那边有元寿在守着呢，你昨天刚生完孩子就昏睡过去了，元寿很是喜欢弟弟妹妹们，就缠着我将孩子安置在你产房的隔壁了。"

静怡张嘴要说什么，胤禛伸手在她嘴唇上按了一下："我知道，你要是弄不明白，估计也就没办法养身体了，所以别着急，我慢慢和你说。"

"王嬷嬷我已经让人给带下去了，这事儿，是耿氏和王嬷嬷联手做出来的。"

"你昨天上午十一点多生的孩子，生完之后就昏睡过去了，王嬷嬷说你午饭没用，怕是会饿，就去厨房准备了鱼汤，并且是亲自喂你用下了。"

静怡昏睡之中，并没有察觉到这事儿。

然后，王嬷嬷借口静怡需要休息，将院子里的丫鬟们都安排了出去。她是静怡的心腹，当年静怡进府的时候带着的就是她，甚至早些年她做错事儿，静怡看在以往的情分上，也没有追究。

这样一个人，谁都不会去怀疑她会对静怡不利的。

连胤禛都没想到，胤禛政务繁忙，在这边守到静怡生完了孩子，又关心了孩子的身体以及静怡的状况，听闻他们母子没什么大事儿，就又去九州清晏那边办公了。

顺便，将元寿给带走了。

长宁年纪小，呆不住，不可能时时刻刻的在院子里等着。安康又怕他吵闹着要静怡，索性就带他出门玩耍了。

主子们一走，这院子里就是王嬷嬷说了算的。

下午两多点，耿氏那边派人送了个大食盒，说是给静怡补身子用的，若是静怡用不了，就赏赐了茹古涵今里面伺候的人。王嬷嬷亲自接的食盒，说是先给静怡送进去。

那食盒是分两层，一层放的冰块，一层放的食物。

冰块给静怡留着，食物则是又拎出去了。

屋子里没人，是王嬷嬷怕吵着了静怡，反正静怡也只是在昏睡，就是不守着也是没什么大事儿的。至于喊了没人应，那是因为静怡声

音太小了，她自觉地声音挺大的，实际上刚生完孩子没力气，那声音就是蚊子嗡嗡叫。

也得亏静怡自己醒得早，要不然等到用晚膳的时候，那些冰块就化的差不多了。王嬷嬷先进去用布给擦干净了，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

静怡自己开了房门的时候，是四点多。然后她力气不济，开了门就又晕过去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我不明白。”静怡听完，面色发白：“我对王嬷嬷，也算是有情有义了，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还有耿氏，我和她又有什么冤仇？”

胤禛叹口气，伸手摸摸她脸颊：“不要生气，为着一个奴才不值当，你多想想小阿哥和小公主，从他们出生，你还没怎么看过呢。你月子里不好好养着身子，是打算以后不亲自抚养他们吗？”

“当然不，我的孩子，自然是要我亲自抚养的。”静怡忙说道，要不然，她费这么大的劲儿醒过来是为什么？

“时间太短，昨儿一晚上，我只查出来了动手的人，至于为什么，我还没查出来，你先不要急。”胤禛说道，顿了顿，补充道：“你院子里的几个丫鬟，不够忠心，昨儿竟是没守在你身边，我让人给打了二十板子，现在你身边伺候的，是我另外挑选的丫鬟，你暂且用着，若是不趁手，等你出了月子，再自己另外挑选。”

小唱和小晚其实也不是背叛了静怡，也有忠心，但就像是胤禛说的，忠心不够。王嬷嬷说让她们出去，她们就赶紧出去了，完全没顾着静怡。

虽说没成亲的大姑娘也不好一直守在产房里，可她们毕竟是静怡的贴身大丫鬟，既然当了丫鬟，那还有什么成亲不成亲的忌讳？

只要静怡有需要，她们哪怕是死，也得守在静怡跟前才行。

对小唱和小晚的惩罚，静怡听过就算了。毕竟之前胤禛查过她们，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而且，这两年看着也算是能干忠心。日后若无意外，她们就是静怡最信重的人了。

可对于王嬷嬷，静怡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说两个人多年的情分，就只说王嬷嬷的娘家人，还都在钮祜禄府呆着呢，她为什么会背叛自己呢？

为了钱财？静怡觉得自己给的也不少啊，寻常赏赐就不说了，逢年过节，也各有打赏。光是一年的赏银算下来都要有好几百两了，还有些首饰啊布料啊点心之类的，加起来也不算少了。

为了权势？可别人能给的，静怡也能给啊。王嬷嬷的相公，现在在静怡的庄子上当庄头呢。王嬷嬷的儿子，现在在钟表铺子当掌柜呢，王嬷嬷的小儿子，静怡当初还想过要给安康当个玩伴儿呢。

她能安排的，也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那王嬷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别想了，回头我让人问问，就什么都弄清楚了，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养着身子，太医说，幸好你醒来得早，那些冰块放太多，太过冰凉，你又刚生完孩子……若是弄不好，怕是就要落下病根了。”

胤禛皱眉，脸上神色还是有些不怎么好看。静怡知道，他大约是在恼怒，心疼自己肯定也是有的。可自己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事儿，这脸打的，若不是顾忌自己是产妇，大约他早就发火了吧？

“下午你出了产房，惊动了小唱她们，她们随后就叫了太医，又赶紧去找了我过来。”胤禛将剩下的事情说完：“当时两个孩子就不在产房，王嬷嬷到底是没动那两个孩子。”

胤禛说这些，也是想让静怡别那么难过，王嬷嬷虽然背叛了她，但至少，没伤害两个孩子。

可他这样说，静怡却更是郁闷了，目的不是孩子，那就只是自己了？和王嬷嬷有情分的人，应该是自己吧？

“朕随后就让元寿亲自守着两个孩子了。”胤禛说到：“奶娘朕也让人重新去查了，你且放心，孩子不会有事儿的，你安心养着身子，等养好了，自然是能见孩子的。”

静怡有些着急：“我还打算喂奶呢……”

胤禛皱眉：“不行，你身体里有寒气，太医说了，也不合适喂奶，你安生的养着，等寒气祛除了再说自己喂奶的事情。”

静怡抿了抿唇，也没强求，就是有些难过。元寿和安康还有长宁，她都是亲自喂养过的，可到了这两个小的，连一个亲娘的奶都喝不着……也不对，静怡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小孩子至少要吃一年的奶呢，一年时间，她都不能养好身体吗？

不过是不能第一个喂，也不算是一点儿母乳都吃不上。

“好了，一醒来就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的，赶紧的先吃点儿东西。”剩下的胤禛就不愿意多说了，静怡也是真饿，从昨天到现在，就吃过一碗鸡汤面，那还是生孩子之前的事儿了。

生的过程中，这一碗鸡汤面就已经消耗掉了。

胤禛亲自喂的饭，静怡连吃了三碗。要不是胤禛担心静怡消化不良，她还能继续吃第四碗。吃完了之后就开始犯困，胤禛拍了拍她：“睡吧，多养两天。”

静怡想说什么，然而刚才想王嬷嬷那些事情已经很费神了，这会儿不过是眨眨眼，眨完了眼皮子就掀不起来了，算了，那就不掀了，先养着吧。

这一养，就是三天，静怡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头一次一睁眼就是见着胤禛外，剩下的时间，要么见的是元寿，要么见的是安康，还有一次是武氏。

长宁年纪太小了，胤禛不让人放他进来，生怕他闹腾。

三天时间，也足够胤禛将整个事情查个底朝天了。

耿氏是为了父母，王嬷嬷是为了子孙。

耿氏的几个侄子，不管是嫡出的还是庶出的，一个月前，都忽然消失了，而他们贴身带着的东西，则出现在皇后手中。皇后给了耿氏，然后吩咐耿氏屯了冰块，等静怡生完孩子就送过来。

皇后应承，事成之后，让王嬷嬷的小儿子改头换面，给他弄一个前程。王嬷嬷身在奴籍，但王嬷嬷的大儿子，已经被静怡给放为良民了。

按照朝廷的规矩，父母身在奴籍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可也不是静怡当初不放王嬷嬷，静怡也问过王嬷嬷的意思，打算放了她出去的，是王嬷嬷自己不愿意走，说是要一辈子伺候静怡的。

“我想见见王嬷嬷。”等胤禛说完，静怡沉默了大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胤禛皱眉：“你现在还在坐月子，不该劳神，这些事情，你也别多想，等出了月子再说。”

“可是我有很多事情不明白。”静怡皱眉：“皇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只是为了要我的命？王嬷嬷又怎么知道皇后会给她儿子一个什么前程？我这边给的，难道就一定是比不上皇后给的吗？还有，耿氏的爹，是当官的吧？孙子们丢了，他不说自己去找，竟然将希望放在皇后身上？”

这一个个的疑点，静怡觉得，整个事情都快成为一个儿戏了。

深宫争斗，难道抢的不是皇位吗？两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多好对付啊，要是两个孩子出事儿了，也不用耿氏和王嬷嬷放冰块，她钮祜禄静怡就能没命了啊。

皇后她，该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

“皇后娘娘，到底是什么打算？只要我一个人的性命？”静怡再次问道，胤禛犹豫了一下，摇头：“本来是想要你一尸两命的，不过，这接生嬷嬷什么的，都是朕亲自找的，外面又有朕守着，她们没找到机会下手。”

“等你生完了孩子，皇后那边也得知是龙凤胎了，就改变了主意。”胤禛又说道，静怡脑子里有了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她该不会是想抱养两个孩子吧？”

“对，她放弃了小那拉氏了。”胤禛不去宠幸小那拉氏，皇后总不能强行去按着胤禛和小那拉氏同房生孩子吧？所以，小那拉氏这一步棋算是废了。

若是再等宫里的新人，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关键是，皇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胤禛对静怡的情分，实在是太重了，若是静怡反对，胤禛十之□□就不会去宠幸那宫里的新人。

没看静怡两句话，胤禛连顾氏她们都不愿意带到圆明园去吗？

所以，皇后觉得，自己可能等不到再有别的出身低微的妃嫔们生小阿哥了，正好龙凤胎是难得的吉兆，皇后这才起了心思。

这计划一变动，容易抓的破绽也就多了。耿氏和王嬷嬷就只打算对静怡动手，却没料到静怡运气好，就算是力竭昏迷，被冻一下还能

冻醒。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静怡特别想撬开皇后的脑子看看她是在想什么，她害死了孩子的亲娘，还打算抱养孩子，难道就没想过，孩子长大了可能会复仇的吗？

元寿和安康可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连自己的弟弟妹妹都照看不住吗？还有胤禛，在皇后眼里就是死的吗？她说抱养，胤禛就能答应吗？

“皇后娘娘……”静怡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胤禛沉着脸：“她偏执成狂，已经……”疯了，到底是没说出最后两个字，但静怡能听得出来。

“我还是不太明白，皇后是怎么将耿氏的侄子们给抓起来的？还有王嬷嬷，皇后到底是许了什么？我给不出来的，皇后能给的，是什么？”静怡想了想，还是绕回了原来的话题。

出了这事儿，估计皇后真是要玩完了。她不会去落井下石，但也不会给皇后说好话了。

既然做了，那就要承担后果。

“那拉家是军伍出身。费扬古当年，是汗阿玛最看重的将军。”胤禛叹口气说道，虽然后辈子孙没出息，但家里还是有些得用的人手的。

“拼命一搏，若是成功了，那自然是皆大欢喜。若是失败了，王嬷嬷和耿氏的一面之词，怎么能推到皇后身上呢？”若非胤禛早知道皇后是什么性情，怕是他也不会信这事儿是皇后指使的。

“也就是说，没证据？”静怡瞪大了眼睛问道，也就是没办法处置皇后了？天哪，她之前还想着皇后倒下了，宫里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的，权利又会如何分配呢，然而到头来，居然是白想了？想多了？

“自然是有证据的，若是没证据，朕如何会说给你听？”胤禛挑眉，伸手拍了她一下：“你继续歇着，要不是你追着问，朕本来是不打算和你说这些的。好好坐月子，身体养好了，才能照看两个孩子，你难道放心将他们让别人照顾着？”

静怡眨眨眼，乖乖的躺好，自然是不放心的，前有狼后有虎中间有豺狗，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照看才能放心。

作者有话要说：　　有个问题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可能有的亲会疑惑为什么之前叫小格格而不是叫小公主～～～～那是因为，格格是满洲常用称呼，公主没册封前，基本都是叫格格的，加上排行，就是三格格啊四格格之类的，类似于一个小名称呼。现在换成了小公主，因为花开觉得之前年氏的小格格已经叫习惯了，所以为了区分，就叫小公主了～～～再者，一个是胤禛登基前生的闺女，一个是登基后生的，其实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第 124 章

太医说之前静怡生了双胎, 本就有些伤了身体, 之后又受冻, 没大出血就是静怡运气足够好了。也得亏她醒得早，要不然, 就算没出血, 只是受冻着凉，也够她受的了。所以这月子，最好是坐双份儿的, 也能彻底的调养一下身体。

胤禛索性就半点儿不让静怡操心外面的事情了，就是王嬷嬷和耿氏的事儿, 也是胤禛看静怡好奇心实在是大，一副不弄明白就决不罢休的样子, 这才愿意稍微的给她透漏一些。

但也就是大致的说了一下, 其中详细情节，以及之后的处理结果，胤禛是一个字都没提的。

大约也是得了胤禛的叮嘱，不管是武氏还是淑惠她们，或者是元寿安康兄弟, 来探望静怡的时候, 也都是一个字都不提的, 哪怕静怡主动问，他们也都是说不知道。

问了几次，静怡也没办法，只好先安心的坐月子了。

大半个月后, 太医宣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上次受冻之后也没留下后遗症，可以开始喂奶了。元寿这才敢将弟弟妹妹们送过来。静怡也是生完孩子之后第二次见自己的一双儿女。

小阿哥没啥说的，就是和元寿小时候一模一样，连肚子饿了噘嘴的动作都是完全相同的。静怡最感兴趣的就是小公主了，连生个四个儿子才得了这么一个闺女，稀罕的她恨不能将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这小女娃。

孩子刚出生，别说是大名了，连个小名儿都还没有，所以大家也还是和以前一样，只小公主小阿哥的叫着。

“汗阿玛说妹妹长得和额娘像，不过我倒是没看出来。”元寿笑着说道，凌空比划了一下：“这么小，也不知道汗阿玛是怎么看出来的长的一样了。”

“汗阿玛说额娘长的好看，所以小妹妹和额娘一样，长大了肯定也是很好看的。”安康在一边补充道：“额娘，小妹妹什么时候才会说话？”

“长宁什么时候才学会说话的？”静怡挑眉，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这段时间你照顾弟弟辛苦了，额娘特别感激你，等额娘出了月子，给你奖赏，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要什么奖赏了。”

说着，看到安康的手腕，忽然就一拍手：“想到了，额娘给你弄个手表？”

“什么手表？和怀表一样吗？”安康问道，静怡摇头：“功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手表可以戴在手腕上。”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虽说钟表作坊现在已经弄出来很多的座钟啊怀表之类的，可手表还是没弄出来的。

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怀表就算是再小，放在手里也是能有掌心那么大的，甚至还有巴掌大的，可手表才多大一点儿啊，那么精细的零件，暂时还打造不出来。

但是，上个月，元寿说铺子里的师父已经有眉目了，静怡这会儿才敢应允了安康。

“那倒是挺有意思的，我就等着额娘送给我礼物了。”安康笑眯眯的说道，说着，又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儿：“淑惠姐姐的婚事有眉目了。”

静怡有些吃惊：“已经定下来了？”

淑惠今年才十五，在静怡看来还是个小孩子呢，但在这个年代，却是已经能嫁人了。

“嗯，察哈尔部落的檫撒葛郡王，今年十九岁，以前因为国孝耽误了亲事。”元寿在一边解释道：“他亲祖母是汗玛法的妹妹，出身也算是显贵，并不算是辱没了淑惠姐姐。”

“到九月的围猎，檫撒葛会进京，额娘到时候还可以见一见。”元寿又说道，静怡点头：“那你阿玛准备给淑惠个什么封号？”

“和硕淑惠公主。”元寿笑着说道，圣旨过两天就会下来了，所以也并不用隐瞒。

李氏的女儿，胤禛亲生的大闺女，封号也是和硕，所以对比起来，淑惠其实并没有吃亏。反而因为胤禛收养她一场，得了公主的封号，受到的好处更多些。

想到淑惠，就又想到自家闺女，现下还小小一团呢，还没有她胳膊长，等以后长大了，也不知道会嫁到什么地方去。若是近一些还好，至少她能时不时的召进宫看看。若是和淑惠一样，被嫁到蒙古去，那三五年说不定都见不着一次面。

不过，静怡觉得，自己也不用想的那么可怕，胤禛对儿女们是真的挺看重的。当初大格格不就是被胤禛想办法给留在京城了吗？这小公主，自己以后多指点一下，让她成为胤禛的心头肉，那到时候就是自己舍得她远嫁，胤禛应该也是舍不得的。

可想想上面还有个年氏的闺女，静怡就又觉得有些糟心。年氏那闺女，身子骨也不怎么强健。

若是能选择的话，她肯定是想将两个都留在京城的，年氏当年的嘱托她还没忘记呢。可若是只能选择一个的话……静怡眉头皱的更厉害了，自家闺女舍不得，别人家闺女又放不下这良心。

“额娘？”安康叽叽呱呱的说了半天，不见静怡回应，就喊了一声，静怡这才回神，看看自家闺女，忍不住笑，想太多，现在闺女就寸把长，婚嫁的时候还是等过几年再考虑吧。

说不定到时候，胤禛已经将蒙古给收服了，就不用嫁公主过去联姻了？

“额娘是累了吧？那我带弟弟妹妹们出去，额娘快些休息吧。”元寿笑着说道，静怡点头：“好，他们两个就先交给你照看了，安康，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长宁知道吗？”

安康小鸡啄米一样点头：“我知道了，额娘你好好养着。”

两个月其实是挺难熬的，幸好，七月份的天气已经开始有些凉意了，八月份就正好是冷热适宜了。静怡慢慢熬着，也总算是将这两个月给熬过去了。

出月子之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狠狠的搓了一下午，用掉了五六桶热水，这才披散着一头湿哒哒的头发出来。

胤禛正在逗弄小公主呢，见她这样出来就忍不住皱眉："太医不是说了，你现在这身体，最好是不要着凉的吗？头发怎么不擦干就出来了？觉得自己身体太好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听见你在外面说话，想早些见你。"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胤禛略有些不自在的咳嗽了一声："坐了个月子，倒是更会说好听话来哄人了，过来，我给你擦擦。"

静怡有些吃惊，但瞬间面上就带了惊喜的笑容："你真的帮我擦？那可太好了，我正觉得那些小丫鬟们没力气呢。"

静怡是刚发现的，她这院子里，现在除了小唱和小晚，剩下的人都已经被换掉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原先伺候的人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不过静怡也不打算去问，那些人本就是圆明园里原先有的，本来就不是她的心腹。

当初，还是她自己想的太简单了，真以为这圆明园是胤禛的地盘，皇后又没来过几次，就以为这里的人不会对她起什么坏心思了。却不知道，皇后哪怕是一次没来过，只要她是皇后，就有的是愿意为她办事儿的人。

再者，正因为皇后没来过几次，这些人整天在圆明园里，也不知道宫里的情形，自然不知道宫里谁受宠谁不受宠。皇后是一国之母，常人心里，她自然是要比静怡更高贵一些，更值得巴结些。

就连静怡，不也是将更多的防御力量，包括陈玉和小雁小阵姐妹俩，都放在了宫里吗？要不然，王嬷嬷岂会那么轻松就得手了？

她能指使的开小唱和小晚，是因为院子里能用的人手少，若是人多了，她有什么借口将人全给指使走？

"皇上，王嬷嬷怎么样了？"在胤禛给静怡擦头发的时候，静怡忽然问道，胤禛声音听不出喜怒："你之前不是说想见见的吗？所以，人还给你留着。"

"那剩下的人呢？"静怡又问道，胤禛叹口气："耿氏送回宫，因御前失礼，贬为答应，以后就和齐妃一样，只念经诵佛就行了，看在天申的面子上……"

也只能是这样了，贬位分再关禁闭。日后天申的事情，耿氏是一点儿都不能插手了，就算天申还叫她一声额娘，可她一个答应，也没资格去管天申的事情了。

也幸好是天申年纪大了些，若是天申年纪小些，就该给天申换个额娘了。

不过，这惩罚对耿氏来说，也已经足够了，就算还是母子，但天申以后都不能亲近她，不会去给她请安，甚至连娶妻生子，也都用不着她，跟天申不是她儿子一样了。

和康熙比起来，胤禛的儿子们真不算多。再加上有个康熙那样的爹，胤禛对自己的孩子们就很上心了，天申又向来很懂得如何讨胤禛欢心，虽然闹闹腾腾的，可到底是亲儿子。

就算是想弄死耿氏，也要看在天申的面子上保留几分。

静怡很理解，所以点头道："这样就很好了，她现在是答应了，以后就没办法插手天申的婚事了，不是我对耿氏有意见，实在是她太小家子气了些，天申才多大啊，她这次选秀就给留了两个庶福晋了！"

若是天申有出息，日后自是能将耿氏给接出来的，母子俩也还能再续缘分。若是天申不争气，耿氏哪怕是老死宫里，估计也是见不着天申一面了。

"等下个月咱们回宫，皇后体弱，又生病了，朕想封你为皇贵妃。"胤禛说道，他对福晋也算是尽到责任了，情分不是没有，可福晋自己一次次的将这些情分给折腾没了。

少年夫妻，本该是互相陪伴到终老的。可惜，福晋从没将他当成最重要的人，一开始福晋心里最重要的是弘晖，这并没有什么，胤禛也不会觉得奇怪，毕竟，这世上女人，九成九都是将儿女当成最重要的人的。

可没了弘晖，胤禛在福晋心里，还是排不上号。一开始是福晋自己，再然后是那拉家。甚至为了那拉家，福晋能对胤禛的困境视而不见。胤禛就是有一颗再热的心，没人捂着，也会逐渐变冷的。

他看在少年时候那拉氏和他在宫中艰难度日的情分，愿意给那拉氏机会。可他给出来的机会，并不是让那拉氏来伤害他的儿女们的。

折腾到现在，胤禛也累。

将擦头发的布巾放到一边，胤禛绕到静怡身边坐下："你觉得如何？"

静怡有些懵："什么？"

"册封皇贵妃，你掌管宫务。"胤禛重复道，也幸好，老天对他还算是可以，没有福晋和他举案齐眉，也有个静怡能陪伴他左右，温柔贴心，该傻的时候就一直是傻乎乎的，该聪明的时候……胤禛轻咳了一声，也不见得有多聪明。

虽然自己要费心去护着她，可也从不用担心她会为了别的什么而去背叛自己。

有一个那样的福晋，已经是足够了，所以胤禛宁愿静怡笨一点儿，呆一点儿，也不愿意她太过聪明。

"我觉得，不太好吧。"静怡想都没想，喃喃说道："接管宫务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毕竟……"以后本宫是要当太后的人，若是连这点

儿本事也没有，那岂不是会让人看笑话？

“毕竟皇后娘娘身子不舒服，要静养，所以最好是别操心外面的事情了。”皇后娘娘管的事儿太多，出手的机会也就越多，静怡可不打算再有第三次了。

“可封皇贵妃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等一等。我知道皇上是为我着想，觉得我这次受委屈了，想给我一些补偿，可我若是封了皇贵妃，那弘时可怎么办”

弘时是长子，虽然因为上次胤禩挑拨的事情，胤禛对弘时略有些失望，也不并不是说，胤禛已经放弃了弘时了。

皇贵妃相当于是副后，她当了皇贵妃，就相当于元寿他们兄弟几个的身份不一样了。

就算她现在是贵妃，比李氏齐妃的地位要高，可贵妃也是妃。皇贵妃却已经不算是妃了，两者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你倒是想的周全。”胤禛轻哼了一声，但顿了顿，也并没有再继续说这事儿了。

“承恩公府的爵位，朕已经夺回来了。”胤禛又开口，皇后的兄弟，这次的事情里面，出力不少，胤禛是个赏罚分明的，犯了错就得承担。

于是，一个被夺爵，一个被削职，现在兄弟两个都成了无业游民了。

静怡是丝毫不同情他们的，堂堂国公府，居然连绑架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也做，可见本身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早晚是要闯祸的，现在他们自己跌下来了，静怡只有拍手叫好的份儿。

另外这圆明园里，胤禛也给彻底的收拾了一番，但凡不是那么忠心的，根据情节来判断，严重的，自然是进了慎刑司就再也没出来了，不太严重的，要么流放要么发放到辛者库一类的地方。再轻一点儿的，就直接放到外面皇庄上去了。

在园子里还是能见到主子几次，表现好了，说不定就鸡犬飞升了。可到皇庄上，还是犯了错被赶去皇庄上的，那就是一辈子见不到主子的面儿了。

日后就只能辛辛苦苦的种地耕作，求个温饱了。

“园子里少了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朕觉得现在的人手也算是够用，就不打算再添了，回头朕让人将花名册之类的东西送过来，你得空了看看，日后这园子了的人，也归你安排了。”

静怡先是一惊，然后就是惶恐：“这么大的地方……”

“和宫里也没什么差别，实在不行，你就只管好你自己这一点儿地方。”胤禛也不强求，但他这样说了，静怡却生出了一股勇气，雄心壮志的握拳：“我觉得我能行，不过，咱们不是要回宫了吗？”

“离的也不远，你只吩咐人先将园子给看好就行了。”胤禛不在意的说道：“吃穿用度，还是内务府那边送的，账本回头我也让人给你

送过来，你有空了看，没空了就先放着，这个不着急。”

静怡想了想，点头应下来。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的话，元寿就带着安康和长宁回来了，长宁很久没见静怡了，一进门就往静怡身上扑：“额娘额娘，你身体好了吗？六哥说你在养病，现在是不是已经好了？”

“是好了，你这段时间听话吗？”静怡笑眯眯的想将儿子抱起来，然而，一下，没起来，再一下，还是没起来，静怡忍不住仔细打量了一下长宁，半响，很是无语的看安康：“你给他一顿吃几碗饭？”

安康笑嘻嘻的伸手：“两碗，我用的那种碗。额娘别担心，汗阿玛说了，长宁以后肯定会长个子的，到时候自己就瘦下来了。”

“那也不行，万一瘦不下来了呢？”胃撑大了，吃的比消化的多，就算再怎么长个子，也不可能会瘦下来的。

再看看胤禛，静怡总算是略有些欣慰了，好在胤禛这段时间还是没有长胖的，反而是更瘦了一些。胤禛略有些得意：“朕这段时间，每天都有坚持在锻炼，你若是觉得长宁长胖了，回头我锻炼的时候，带着他一起。”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啊，就算是小孩子也不能长太胖的，回头必得让他减减肥才行。”

长宁嘟着嘴不高兴，静怡安慰他：“长的太胖了，等你长大就娶不上媳妇儿了，别人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到时候多吃亏啊，所以现在少吃点儿，知道吗？”

“我才不要媳妇儿，我就想多吃点儿。”长宁嘟囔道，静怡摇头：“不行，媳妇儿必须要。不然，等你长大了就要变成小狗狗了。”

长宁一脸震惊，元寿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等长宁看过来，忙又绷着脸点头：“额娘说的对。”

安康不等长宁看过来就忙说道：“还是那种长的特别丑的小狗狗，都没人会愿意养你的那种。”

吓的长宁哇了一声就往胤禛那边扑，胤禛拎着他胳膊让他站远点儿：“以后吃多少饭？”

“吃少点儿。”长宁委委屈屈的说道，静怡这才满意，眼看时候不早，正打算叫一声王嬷嬷让摆膳，忽然想到王嬷嬷已经被抓走了，脸色就略微黯然了些。

她不是没心的机器人，到底是二十多年感情在里面，现在……哎，算了，人心易变啊。

吃了晚饭，哥三个围着弟弟妹妹们逗弄了一下，就又赶紧起身告辞了，长宁自然是被安康给带走了。

静怡还想和胤禛商量，晚上将两个孩子留在这边睡觉呢，谁知道她才刚开口，胤禛就叫了奶娘：“将孩子带走吧，晚上多注意些，可别饿着了小阿哥和小公主。”

奶娘连头都没敢抬，安安静静的抱着金贵的小主子们撤退。

静怡眨眨眼，正要开口，却见胤禛起身走到她面前，她坐着，胤禛站着，她仰头往上看，胤禛低头往下看。胤禛的目光有点儿太奇怪了，看的她有些心慌。

“你……”静怡张嘴，才刚说了一个字，就见胤禛弯腰，伸手扶住她肩膀，侧头亲了上来。静怡身子哆嗦了一下，两个月没亲密接触过，她都有些不习惯了。

“长大了些。”胤禛亲完，意味深长的说道，静怡脑子还有些混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胸前衣襟已经被拉开了，有些凉，她赶紧抬手盖上，胤禛笑道：“又不是没见过，何必遮遮掩掩呢？”

静怡脸色爆红，总觉得，胤禛今儿好像是特别放得开？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朕抱你。”胤禛又说道，不等静怡反应过来，一弯腰将人抱起来，大步往内室走去。静怡眨眨眼，柔顺的将脑袋靠在胤禛胸前，听着那一颗心在胸腔里使劲的跳动，咚咚咚的声音，很强壮，很有力，也略微有些急促。

不管是受什么刺激了，目前看来，他对自己还是有心的，这就足够了。

☆、第 125 章

静怡在回宫之前, 还是见了王嬷嬷一面。两个月时间, 王嬷嬷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 面上手上都有伤痕，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和以前那个富态圆润的王嬷嬷, 差的实在是有点儿远，静怡差点儿就没认出来。

“我就想问嬷嬷一句，我对你不够好吗？”静怡不出声, 王嬷嬷也趴在地上不出声。良久，静怡才出生问道, 王嬷嬷手指抖动了两下，然后身子慢慢蠕动, 整个人总算是跪坐起来了。

“娘娘对我不是不够好, 而是娘娘不愿意再对我好了。”王嬷嬷大约也是很清楚自己的下场，说话也就带了几分不客气：“娘娘敢说，您没有想过要将我换掉吗？早先在王府的时候，娘娘就想送我出去了吧？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这才将我暂且留下了, 可娘娘之前, 是不是答应了小鱼和小舟, 等她们生了孩子，就让她们重新进宫伺候您的？”

“贵妃娘娘身边能有几个嬷嬷？来了两个，那我是不是就成了多余的？那我是不是就该出宫养老去了？”王嬷嬷根本没想着来让静怡回答这些问题，她只管说自己想要说的。

“我若是出宫了, 还能做点儿什么呢？我男人可怎么办？我儿子可怎么办？”王嬷嬷声音略微低了些，静怡皱眉：“你就算是出宫了，看在往年的情分上，难道我会待你很差吗？你看看毛丫和红丫，她们出府之后，我安排的难道不够妥当吗？”

“妥当是妥当了，可是之后呢？”王嬷嬷抬头看静怡：“一个只能整

天在家看孩子，一个天天呆在铺子里，这都三十多岁了，连嫁人都没办法，这样的日子算好过？”

静怡沉默了一下：“那你想要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呼奴唤婢？穿金戴银？这些也不是不可能，你伺候我这么些年，难道积攒下来的银钱，还不够你过这样的生活吗？“

“不够不够，我要的不只是这些！皇后娘娘答应我，若是我能做到她吩咐的事情，她就给我那小儿子一个差事，让他去当官儿！我自己一辈子伺候人，我不想我的儿孙以后也是伺候人的，我想要当人上人！”

静怡沉默，这个她好像还帮不上忙，她向来守规矩，这辈子唯一在胤禛面前提出的要求，就是给文浩要了个差事。剩下的，胤禛愿意给，她就接着，胤禛不愿意给，她也从来不会去要。

哦，铺子什么的，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她连给自己娘家要东西都还要前前后后仔细考虑，怎么可能会主动开口给王嬷嬷的儿子要一个官位？除非是王嬷嬷的儿子特别优秀，自己倒是能放了王嬷嬷出去，让她儿子有资格参加科举。

然后，虽然她不用开口，可有她的面子上，王嬷嬷儿子的仕途，也不会走的太差。

王嬷嬷跟着她时间长了，很是清楚她的脾性，所以，王嬷嬷自己也知道，她绝不会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就去求胤禛给个官位的。

可皇后敢给，皇后和静怡看重的，倚重的，从来都不一样。静怡更看重胤禛对她的感官，更倚重胤禛对她的宠爱，所以向来安分守己，不该说的从不说，不该做的从不做。皇后看重的则是她自己的权利，她家族的发展。更倚重的，也是娘家的力量。所以，不经过胤禛，她也是能让那拉家出手的。

“所以，为了一个官位，你就能对我下手了？就想要我的命了？”静怡觉得有些悲哀，她能给王嬷嬷银钱，能给王嬷嬷安排以后的生活，但很显然，王嬷嬷不愿意走静怡安排的那条路，她想要的是一条更轻省更快速的捷径。

静怡能给的，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以后，皇后承诺的却是一场富贵荣华。

不是静怡给的不够多，而是王嬷嬷想要的更多。

“我没有想要你的命，那么点儿冰块，不会让你死的，只会让你身体虚弱，不能亲自照顾孩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怎么会让你死呢？娘娘，我没有想要你死啊……”

王嬷嬷呆愣了一会儿，忽然开始哭嚎，还要往静怡身边扑：“娘娘，我知道错了，你绕过我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是娘娘您先抛弃奴婢的，您进了宫之后，就更倚重别人了，奴婢是心里不甘啊，以前陈玉连您的面儿都轻易见不着，凭什么现在他一来，奴婢都得退让？”

“奴婢是她想要您的信任了，奴婢并没有想要你死……”王嬷嬷语无伦次的说道，静怡却是不想听了，摆摆手，立马有人上来按住了王嬷嬷。

“看在往年的情分上，我不要你的性命，你和你的家人，往西北那边去吧。”西藏刚刚平定，北边向来荒芜，王嬷嬷不是想要过好日子吗？那就去西北体验一番吧。

王嬷嬷还想说什么，但门外守着的两个嬷嬷动作更快，堵了王嬷嬷的嘴就将人给拖走了。

中午胤禛过来，见她神色郁郁，又问了她对王嬷嬷的处置，忍不住冷哼了一声：“那奴才为什么敢对你动手？还不是因为你心太软！重感情！她就是掐准了你日后定是不会要她的性命的！要朕说，你这心软的毛病，就该早点儿改了才是。”

静怡讪讪的：“那毕竟是……伺候我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若是这天底下的主子们都和你一样的想法，那这天下就要大乱了。”胤禛恨铁不成钢，瞪着眼睛看静怡：“规矩就是规矩，她一个当奴婢的，应当是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主子愿意用，那是给她脸面，她就该感恩戴德，主子不愿意用，那就是她有不足，该反省自身才对，就因为伺候了主子几天，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不给就心存怨恨，这样的奴才，谁敢要？”

静怡叹气，她当然也知道自己是心太软，可是，她也没办法啊，杀人的命令要真是从她自己口里说出来，晚上她保准会做噩梦的。从小到大，她见过的最残酷的事情，就是钮祜禄氏让人将偷了她首饰的奴才给打了个半死然后发卖了。

她知道古代难混，她亲眼见过的事情不少，奴婢被打死甚至都只能算是小的不能小事情。就算是闺阁千金，命运也是不掌握在手里的。

当年她有个交好的朋友，因为选秀前和自家表哥暗生了情愫，两个人情不自禁了一下，然后，她就再也没见过那女孩儿了。这事儿放在现代，不就是男女朋友没结婚前亲热了一下吗？

可放在这个年代，那就是要命的事情。

她听大哥说过，京郊有个村子，有个二十多岁就守寡的女人，因为想要改嫁，就被婆家给沉塘了。

她见过钮祜禄氏的族姐，因为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没生下儿子，就被休弃了，隔天，那族姐就自己上吊死了。

她所见过所听过的，还不是最悲惨的。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有更吓人的事情发生。所以，她一直都活的是小心翼翼，万般谨慎。同时，她也愿意自己当主子的时候，更宽和一些，更善良一些。

她知道胤禛说的很对，王嬷嬷背叛了她，想要她的性命，她就该出手狠一些，不说是将王嬷嬷的家人全都弄死了，就只要了王嬷嬷的

命，也是应该的。
　　可她就是下不了手，哪怕是有慎刑司来将人给带走，她也能装作自己看不见，可这命令，不能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
　　说她伪善也好，说她胆小如鼠也好，她就是觉得，今儿她留了一线，明天别人也会留她一线。
　　再者，胤禛喜欢的，不就是她的安分，她的心软吗？
　　静怡垂着头，心里苦笑，她还是变成了她最不想要成为的人，虚伪，狡猾，假仁假义。若真想放过王嬷嬷，为什么不将她留在京城呢？
　　她心里还是有怨恨，还是不痛快，所以，才将王嬷嬷给送到西北去。
　　想一想，原本生活小康的大儿子夫妻俩，知道王嬷嬷是为了小儿子才做下错事才连累了他们夫妻，他们会不会怨恨王嬷嬷？还有原本就算没有大权力，可管理一个庄子的王嬷嬷的男人，会不会觉得王嬷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有那小儿子，他会不会觉得王嬷嬷给他强加上的前程，是一个负担呢？他会不会觉得是王嬷嬷自作主张，反而坏了他的前程呢？
　　“我也不是那么好心。”静怡叹口气，看胤禛，很是不自在：“我是觉得，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了，可活着，要背负着罪名活着，还要被家人怨恨，被亲人憎恶，众叛亲离，晚景凄凉，这才是最难的。”
　　胤禛嗤笑了一声：“你若真是这样想的，就该将人送到煤窑去。”
　　静怡动了动身体，左顾右盼：“哎呀，我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咱们时候回宫呢？”
　　胤禛抬头揉了下她脑袋：“明天回宫，今天太晚了些，宫里刚传出来的消息，皇后病重，朕已经让太医院去给皇后诊断了，到时候，怕是要你辛苦了。”
　　“没事儿，我不辛苦。”静怡笑眯眯的：“反正万事都有前例，我只要照着旧例来就行了。”
　　胤禛笑眯眯的点图：“过两天是围猎，朕本打算带你去见识一番的，不过，你又要管理宫务，又要照看孩子，估计是不能去了，真是有些可惜了。”
　　静怡目瞪口呆，忙拽着胤禛衣袖撒娇：“我现在能不能反悔？宫务的事情交给武氏，她以前做过，也是有经验的。小阿哥和小公主也有两个月大了，应该是能受的住颠簸的吧？再说，有你在呢，也不会让他们过的艰难了对不对？”
　　胤禛摇头：“不行，你不能去，太医说了，你得好好养着。”
　　“我养过了啊，月子都坐了两个月的。”静怡忙伸手表示，胤禛挑眉：“孩子太小，不适合远行，再说了，朕是带人去打猎，围场事儿多，你也放心？”
　　想了一会儿，静怡就泄气了，她还真是不放心，哪怕外面有侍卫

守着，但万一有个虫蚁之类的呢？大人会没事儿，可小孩子就不行了，身体娇弱，得万般小心才行。

“但是我很想去啊。”静怡叹气，胤禛安慰的拍了拍她的手：“没事儿，还有下次，到时候一定会带你去的。”

“你这次，都打算带谁过去？”静怡自己郁闷了一会儿，又赶紧的问道，胤禛摇摇头：“还没定，你不能去……要不然，就武氏和陈氏吧，我打算将淑惠她们都带去。”

所以，必得有个女性长辈跟着去，武氏现在是宁妃，位置也足够高，资格也足够老，所以最合适不过。

这个静怡还是有些理解的，但带上陈氏，静怡就有些小郁闷了，她也不说，就坐在那儿，时不时的瞄一眼胤禛，神情略有些几分哀怨。

胤禛挑眉：“不高兴？”

“是啊，不带我去，还要带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去！”静怡酸溜溜的说道：“也是啊，男人嘛，谁不喜欢更年轻水嫩的小姑娘呢？我这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早就成了黄脸婆了，你能偶尔想起来我一回，我就该感恩戴德了。”

静怡嘀嘀咕咕的说道，胤禛却是听的一清二楚，忍不住戳她脑门：“胡说什么呢，朕是那么好色的人吗？”

静怡赶紧抱着胤禛的胳膊撒娇：“皇上当然不是了，皇上英勇神武，绝不是好色之徒。我只是担心皇上的身体，皇上本来就不擅长骑射。”

这根本不是秘密，皇宫里几乎人人都知道。

“每天围猎回来，肯定很累很累的，皇上要好好休息，第二天才能有精神继续下去对不对？妾身也是为了皇上着想。”静怡忙说道，一脸正义：“皇上该好好保重身体才是。”

胤禛挑眉：“你意思是朕不行了？”

“那当然不是，皇上龙精虎猛，妾身今儿早上差点儿起不来床呢。”静怡脸色通红，十分害羞，看的胤禛十分想笑，已经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好害羞的？

“反正皇上就是要多注意身体。”静怡强调道，胤禛点头：“你且放心吧，带着陈氏，也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朕……”顿了顿，到底是没给出什么承诺来：“你只管好好在宫里呆着就是了，回头朕会给你带礼物的，想要什么皮毛？”

“皇上亲手猎来的，妾身都喜欢。”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武氏一个人太单薄了，再加上胤禛已经很久没宠幸过武氏了，所以，这次武氏的任务不是照顾胤禛，而是照顾四个格格。这样安排，那肯定得是另外再带一个过去了。

静怡早习惯了这事儿，刚才不过是略微矫情一下，毕竟刚生了孩子，又受了大罪，所以想要个安慰罢了。

她得懂事听话，才能让胤禛更喜欢她。

第二天一早启程回宫，这都八月底了，天气十分凉快。元寿在外面骑马，安康带着长宁和静怡挤在一辆马车上。另一边躺着小阿哥和小公主。

两个月，足够小红皮猴子变成白胖婴儿了。

长宁趴在桌子上一个劲儿的看："妹妹变好看了，额娘，妹妹什么时候能和我玩耍？我以前有个怀表，是汗阿玛给我的，我可喜欢了，等妹妹长大了，送给妹妹。"

安康也是时不时的就看看小公主，然后，静怡就发现了个大问题——只要是小阿哥和小公主在一起，大家伙儿就只关注小公主，甚少问起小阿哥来。

这时候孩子还小，他们不记事儿，自然是分不出来什么好不好的，可若是等孩子们再长大一点儿，小阿哥会不会觉得大家都不喜欢他呢？

两三岁的小孩子，可能对性别分的也不是很清楚。同样是小孩子，这样厚此薄彼的，会不会给小孩子造成阴影？

这样一想，静怡就赶紧问道："那你只给妹妹准备了礼物，就没给弟弟准备吗？到时候，弟弟可也是要叫你一声哥哥的，你可不能偏心啊。"

安康到底是大了些，平时虽然胡闹，但也不是真的二缺，听静怡这样问了，就明白了静怡的意思，笑着说道："额娘放心吧，弟弟妹妹都是一样的，等他们长大了，我带他们看书写字，绝不会偏心的。"

不太偏心，可以稍微偏那么一点点儿。

比如说，培养弟弟额男子汉气概，让他将来能保护妹妹。

"你知道就好，以后可不许疏忽了弟弟。"静怡点头说道，安康连连点头，又去教育长宁："弟弟也很好啊，等弟弟长大了，你就能带他到处去玩儿了，妹妹就不行了，妹妹不能跟着你出门，吃的穿的用的，都和你一样。"

长宁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有些犹豫，弟弟能和自己玩儿，妹妹只能看着，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啊。

静怡拍了安康一下："光会糊弄你弟弟，本来挺聪明一孩子，被你整天糊弄来糊弄去的，都快成了傻子了。"

"我才不傻。"长宁反驳道，静怡赶紧点头："对对对，你不傻，你最聪明了，我的儿子，岂会是蠢笨的？"

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进了宫，胤禛要先去养心殿。静怡按照规矩，先去给皇后请安，哪怕胤禛说了皇后病重要静养，但规矩就是规矩，静怡要自己先做到不给别人刘把柄才行。

元寿他们暂且不用去，等静怡这边请过安了，他们再去也是来得及的。

静怡换好了衣服，刚从永寿宫出来，就见武氏也过来了，武氏从轿子上下来，笑着给静怡请安：“这是打算去给皇后请安？正巧了，我也要去，咱们结伴同行？”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咱们一起去。”

耿氏被关禁闭，就不用走这一趟了。

赵嬷嬷看着也是比之前瘦了些，面容也更严肃了些，不过，向来挺直的腰背，倒是略有些弯曲了。

这次，皇后也没让人拦着她们，赵嬷嬷进去一禀告，立马就又出来请了她们两个进去。

原先静怡觉得，是胤禛说皇后生病了的，现下看了皇后的脸色，倒觉得她是真的病了——脸色发黄，脸颊略有些下陷，和静怡记忆中的那个福晋，真是差太远了。

那会儿，就算是没儿子，福晋也将自己保养的特别好，可现在，连妆容都懒的画了。

“武氏先回去吧。”两个人躬身行了礼，皇后就开口了：“本宫想和贵妃娘娘说几句话。”

武氏有些担忧的看看静怡，静怡笑了下，从她微微点头。武氏转头笑道：“是，那妾身就先回去了，皇后娘娘也保重身体才是，您还年轻，可不能疏忽了。”

皇后没说话，示意了一下赵嬷嬷，赵嬷嬷就赶紧躬身请了武氏出门。

“坐吧。”皇后盯着静怡，静怡左右看了看，只床尾那边有两个圆凳，她自己去搬了一个过来，就放在床边，然后落座：“娘娘只留了我，可是有什么吩咐？”

“这次，是我棋差一招。”皇后一直静静的看着静怡，等她坐好了，这才说道：“以前我就说过，你是个有福气的，不光是我说，皇上也说过，先皇也说过，现下看来，或许，你还真是有大福气之人。”

“娘娘过奖了，妾身能有这福气，也是多亏了娘娘庇佑。”静怡笑着说道，这话是往皇后心里扎刀，当年若不是她提拔，静怡说不定就没今天这荣华富贵了，虽然明知道就算没她的提拔，静怡最多也只是多等几年，但皇后还是觉得心里憋的慌。

“所以，你就是这样报恩的？”脸色憋的发红，看起来总算是有些血色了。静怡微微侧头：“报恩？难道妾身还没报完这恩吗？娘娘是不是记错了？”

若不是她报恩，皇后的后位能做的稳当吗？若不是她报恩，皇后头一次出手的时候，就该被责罚了。若不是她报恩，那拉家早就被处置了好吗？

“我不知道娘娘想说什么，提起以往的恩情，让我心存愧疚，然后既往不咎？”静怡微微笑了一下：“那娘娘可打错主意了，机会我不

是没给过，是娘娘你自己没抓住，龙有逆鳞，娘娘你也不该对我的孩子存着别的心思。若是娘娘没别的吩咐了，妾身就先告退了？”

作者有话要说：　　输入法不知道抽什么风了，惯用词汇都消失了……于是，花开效率大大降低……

☆、第 126 章

静怡也并非是真的在询问皇后的意思, 事已至此, 皇后就是说她有苦衷, 有不得已，那又怎么样？发生过的事情, 还能当是没发生吗？雁过尚还要留痕, 生死面前，再多的无奈，也都是借口。

笑着起了身, 静怡规规矩矩的行礼：“娘娘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好好养着吧, 这后宫的一切事物，娘娘就不用担心了, 妾身虽说这二十年来并不曾怎么管过这些, 但有前例在，又有皇上指点，又有武氏等人帮衬，妾身自觉还是能打理妥当的，绝不会让娘娘病中还要操心这些事情。”

说完, 再次福了一下：“妾身告退, 娘娘且歇着吧。”

不等皇后开口, 静怡就转身走人了。皇后面色青白，张了张嘴，却是没出声叫住静怡。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再说什么恩恩怨怨，还有怎么用呢？

她是万般不甘心，钮祜禄氏却也绝不是任人欺负的主儿。

只能说，自己时运不济，接连几次出手，都让钮祜禄氏给躲过去了。她有时候也很奇怪，怎么钮祜禄氏的运气，就这样的好呢？为什么皇上，就愿意护着钮祜禄氏呢？

如此蠢笨之人，却将自己这个自诩聪明的嫡妻给斗倒了。皇后忍不住去想自己和钮祜禄氏到底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自己一开始看着，只觉得堪当棋子的人，怎么忽然就翻身成功了呢？

静怡面色平静的从长春宫出，神色淡然的回到永寿宫，还没坐稳呢，陈玉就忙过来：“二格格的册封已经下来了，一会儿就该宣旨了，皇上的意思，是请贵妃娘娘到二格格那边安抚一番。”

册封的圣旨一下来，接下来的就该是和亲的圣旨了。若是有亲娘，那自然该是亲娘去安慰去欢喜的，可淑惠自打进宫就算是认了胤禛当阿玛，算是没有额娘了，若是皇后没病，就该是皇后出面。

可现在皇后不能出面了，也该是静怡了。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体面。

“知道了。”静怡点头，叫了小唱和小晚过来，让两个人去搭配了衣服首饰。陈玉那边则是时不时的来汇报一些动静：“圣旨已经从礼部出来了，正往宫里来。”

“再有一刻钟就到了西三所了。”

“这会儿大约是已经宣读完毕了。”

“娘娘？”陈玉提醒道，静怡回神，忙起身：“走吧，咱们到西三所

去看看。”

几个女孩子正围着淑惠，表情有高兴也有担忧还有惶恐，高兴是因为终于被册封了，和硕公主，这身份在公主当中，算是很高了。有时候，身份是一层很好的保护，有这一层保护膜在，就算是和亲了，那些蒙古人也要善待她三分。

担忧的是以后的道路，蒙古都是住帐篷的，蒙古吃的是牛羊肉，蒙古出门都是骑马，蒙古男人身上一股子汗臭味，蒙古的饮品都带着腥味，蒙古甚至连个好大夫都没有。

这些都是听说来的，谁也没亲眼见过蒙古是什么样子的。可越是听说来的东西，才越是吓人。她们会担心自己吃惯了京城的饭菜，会不会不适应蒙古那边的，习惯了这边的风俗，会不会过不惯那边的日子。

而且，远离父母亲人，远离好友姐妹，未来的日子，好像就只能是自己一个人过了，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决定。她们自然是满心惶恐，再想想往年里嫁到蒙古的公主们，更是害怕担心。

见静怡进来，几个女孩子就赶紧的起身行礼，静怡抬手免了她们礼仪，笑着摸了摸淑惠的头发：“转眼就是大姑娘了，过几天就该陪着你们汗阿玛去打猎了，等回来了，我给你们办个宴会？”

淑惠有些不好意思：“贵额娘每日里要忙……”

“这点儿空还是能抽出来的，到时候叫了你……”静怡有些卡壳，淑惠是胤礽的女儿，胤礽早些年就被圈禁了，照淑惠这年纪，是她没出生前胤礽就被关了的，所以，还真没机会出过门，既然没出过门，自然也是没几个手帕交的。

静怡下瞬一转弯儿：“叫了你们堂姐妹进宫来玩耍，都是咱们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合该亲亲热热，日后出嫁了，姐姐妹妹们也好有个走动之处。”

淑惠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汗阿玛会允吗？”

“他自是会允的。”静怡笑着说道，摸了摸淑惠的头发：“都是大姑娘了，可别掉泪珠子，这段时间，我就不让嬷嬷教你算账管家之类的事情了，你学了两年，也该懂了，回头嫁了人，自己摸索几次，也就知道了，我找了人教你学骑射，你觉得如何？”

淑惠有些不好意思：“我能学吗？”

“自然能的，你们汗阿玛之前不也说了，让你们多学点儿东西的吗？只要你愿意，想学什么，尽管和我说，就算现在学不成，我也能送了先生过去，让你成亲以后继续学。”

淑惠忙点头，又给静怡道谢，静怡又笑眯眯的逗弄另外几个小姑娘：“你们日后，就和你们二姐姐一样，想学什么，都尽管开口，只要贵额娘能找到先生，就绝不会亏待了你们的。”

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静怡说等她们成亲后，会送人过去教

导，既然能送先生，那别的人也是能送的吧？那自己想要送信回来什么的，也是很容易的吧？

说了大半天的话，静怡这才起身走人了。她现下忙着呢，内务府已经将账本和花名册给送来了。她以前没这心思，那自然是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了，可现在她是要大展身手的，就该是认真对待了。

第一件事儿，先将各处人手给调换一下。别看皇后只管了三年的事情，但三年足够她将自己的人手给安插一遍儿了。静怡要做的，是先将皇后的钉子给□□。

然后，各个关键之处，放上自己的人手。她现在十分确定，永寿宫是有胤禛放的眼线的，可到底是谁，她也只是有几分猜想，并没有证实。

反正她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言的，胤禛想放就放吧。他自己放心，她也能松口气，免得胤禛不了解情况将来会误会了自己。

至于皇后宫里，静怡觉得是没的，就算有，也大约是在外围，要不然，皇后搞出来这么多事儿，胤禛能不提前控制一下吗？

这样一对比，静怡就觉得自己心脏上被射了一箭——智商对比太明显了，人家皇后连胤禛放的眼线都能给挑出来，她这儿呢，连是谁都还不确定呢。

捂着心口郁闷了一会儿，静怡就又赶紧打起精神来了。反正日后，皇后是要落魄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皇后身边的人手，也会逐渐的散开的。

相对的，她这个皇上的宠妃，能得到的忠心就会越来越多。那什么，有一句话来形容是特别贴切的——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这话她忘记从哪儿见过了，不过，说的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九月初，胤禛带着武氏和陈氏，以及五个女儿一起往西山去了。留下静怡守着皇宫，守着孩子。当然静怡想的挺美的，正好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一番，然而内务府盘根错节，内服务的总管又都是有官职在身，算是朝中之人，静怡还真不好直接处置。

宫女嬷嬷们也是各有关系，静怡除非是抓到了实打实的证据，要不然，还真不好下手。

于是，她熬了几天，耗费了不少精力，总算想到了一些点子。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账看账本了，小的既然暂时没头绪，那就搞个大的，一招制敌，然后直接镇住那些想打歪主意的人。对账这事儿，算是她老本行了，内务府的人送来的账本抹的再平，她也是能稍微看出来一些端倪的。

又有陈玉帮忙，他偶尔会出宫请教一下陈福，静怡看的还算是顺利。

去年一年，这宫中的账本上，就多出来三千两银子的花销。别看不算多，可胤禛这后宫才几个人啊，小猫三两只，三千两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九月下旬，胤禛才从西山回来。半个月的围猎还是很有收获的，不是猎物皮毛一类的，而是胤禛居然瘦下来一大圈。静怡一时没看见那肚子，还有些不太习惯。

不过，瘦下来看着可是精神多了。

“有一些是我亲自打的，你回头看看喜不喜欢，喜欢就自己留着，不喜欢了就赏赐下来。”胤禛见静怡时不时的就看一眼自己的肚子，自然也是明白静怡的意思了，心里略有些得意，但面上还要绷住，一本正经的说正事儿：“诰命福晋，回头我给你个名单，你照着赏赐就行了。”

赏赐后院妇人，就是给外面男人的脸面，胤禛在前面夸，静怡在后面负责给赏赐。分工合作，搞定一个家庭。

“皇上如何瘦了这么多？”静怡还是没忍住，等胤禛说完一件事儿，就忙开口问道，语气还带了几分羡慕，她月子坐的好，再加上年纪不算小了，新陈代谢不如以往，这会儿就有些胖了，以前的衣服穿着都觉得有些勒得慌了。

她还以为，等胤禛打猎回来，她能继续和胤禛做伴儿一起减肥呢。没想到，胤禛自己居然偷偷的瘦了！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当胖子！

“也没什么，就是每天吃的少了点儿，骑马射箭的时间多了点儿。”胤禛轻描淡写的说道，实际上，这是他登基之后第一次举行围猎，围猎说是一个打猎取乐的活动，不如说是一个军事比拼活动。

参加的人有满蒙汉三族，八旗子弟，绿营士兵，以及蒙古勇士。各出奇招，谁能拿下围猎第一名，就算是给本族争光了。一来互相较量，二来也是镇压威胁。

向来围猎的时候出彩的都是八旗子弟，但康熙后期，八旗子弟就有些不中用了。胤禛未免让满族八旗落于人后，这次围猎就亲自上阵，十分拼命。

虽然他打猎的本事实在是不高，但有他出马，还是能让八旗子弟那边有几分优势的。

所以，他真是一天到晚都没歇着，前三天是必须参加的，后面就是照顾元寿安康他们了，再后来就是带着蒙古亲王等人一边围猎一边商谈事情了。

大清要给蒙古那边提供一批粮食，蒙古那边则是要送些战马过来。这个交易的比例是多少，应该是谁出面负责，战马送来之后的伤病死亡又应当如何解决，粮食要多少粗粮多少细粮，这都不是小事儿。

打猎比往日他坐在御书房看折子要累的多了，所以这半个月下来，人就瘦了一整圈。

静怡很羡慕，但这个方法不能复制，她只能哀怨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准备回头自己另找合适的办法了。

“对了，我给你写了折子。”静怡忽然想到正事儿，一拍手起身，

胤禛则是有些惊讶：“你，写了折子？”
“嗯，我觉得我这个主意挺好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不能这么干巴巴的说出来，写在折子上就很认真了。”静怡解释道，胤禛嘴角抽了抽：“好，你拿过来我看看。”
静怡忙去拿，这折子是她自己私人制作的。前朝的奏折是分三种颜色的，一种明黄色，一种深蓝色，一个暗黑色。静怡这个为了和正经的奏折区分，就弄了个大红色。
胤禛原本还没当回事儿，但翻看看了两行，就忍不住皱眉了：“改革内务府？”
“还有一事儿，我查了宫中去年的用度，账目上有些不对。”静怡忙说道，让人将她之前标记好的账本拿出来，“这儿写的瓷器，若非是送到我宫里的，我也不会察觉到不对，这上面写的是八十两，可实际上那一套的青花瓷，也就价值三十两。”
瓷器分官窑和私窑，官窑的当然是要贵很多了，那都是皇家出品，偶尔还有胤禛亲自画的图纸，静怡就收藏着一套粉彩的，就是胤禛亲自制定的图样和样式。
私窑的就便宜一些了，基本上都不会送到宫里的。
可静怡要的这一套，是用来发豆芽用的，本就说了要不怎么贵重的，送来的也确实是不怎么贵重，然而这账本上记着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若这个可以说是疏忽了，那还有些是写着送往某小主处的份例是什么，静怡可都是让人去一一打听过了。现下宜太妃被接出宫，剩下的几个太妃可不是愿意受委屈的。
“总共查出来三千两银子的虚假账目。”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这还只是宫中用度，剩下的每年修葺宫殿啊，还有各处的话费，零零总总加起来，少说也该有两三万吧？还有那替换下面的瓷器古董，这说不定就是四五万了，内务府所有的部门要是全都动了手脚，一年十来万，甚至二三十万，也还是有的吗？”
而且，那一套瓷器不一定要三十两呢，指不定就是一文钱一个。
“这不是个小事儿。”胤禛皱眉，内务府里伺候的人都是包衣，一代一代的，从顺治皇帝就开始了，盘根错节，不是那么好拔的。再者，管理内务府的，多是皇亲国戚，像是胤祺，以前就当过内务府总管。胤禛年轻的时候，也曾管过内务府。
除此之外，还有宗室里面的人，若是按照静怡的说法，将内务府给裁掉三分之一，光是宗室这边，就不太好说话了。
“不过，内务府确实是要整顿一下了。”康熙三十年的时候，也曾下令整顿过内务府。可贪污这事儿，是杜绝不了的，人人都有侥幸心理，说不定就不会被发现呢？
不就是这儿写多了点儿，那儿写少了点儿吗？然而积少成多，这一笔笔加起来，可就不是小数目了。

“我只是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后宫花销太大，若是皇上觉得可行，就想办法慢慢整顿，要是不可行，那就暂且只查账，皇上觉得如何？”

静怡笑着问道，胤禛沉吟了一下，终于点头：“那就先查账吧。”

静怡这才微微放心，若是她这一炮打不响，那她就得另外想办法立威了。

胤禛行动很快，这边和静怡说要查账，过了颁金节，就立马调派了人手过去。他性子向来较真，既然知道这账面有猫腻，那自然是不会留情了，硬是将十年之内的内务府账目给查了个底朝天。

这不查还好，等查完了，胤禛都要气疯了。

实际情况比静怡说的还要严重许多，一年起止是会有十万两的贪污了，五十万两都有了！十年积攒下来，内务府至少贪污掉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胤禛刚登基的时候，国库也才八百万两银子！

这下子都不用静怡撺掇了，胤禛雷厉风行，今儿查抄某个总管家里，今天流放某个包衣世家。眼看过年，京城里的气氛却是十分紧张，风声鹤唳，生怕哪天胤禛就派人上门了。

原本掌管内务府的是胤祼，但后来出了弘时的事儿，内务府就交给了恭亲王次子满都护，现在，满都护也跟着被夺爵了。

因着胤禛查的严，朝堂上反弹的也厉害。这么说吧，内务府的基本功能，就是给皇家，包括宗室，提供各种服务的，衣食住行是基本的，像是皇庄的收成租税啊，畜牧产业啊，盖园子盖房子啊，都归他们管。

现在胤禛这么一查抄，很多事情就都包不住了。被牵连进去的占了整个宗室的一半儿，这些人要么是自己上折子辩解，要么就是托人出面求情。

更有仗着老一辈情面，说胤禛刻薄寡恩的。比如某些享受，你爹康熙在的时候亲自允许的，怎么到你上位了就不行了呢？你爹都会体谅长辈，你为什么就非得要将长辈给气死？

反正就是软的不行来硬的，胤禟甚至抱着自家的饭锅上朝，让文武百官看那饭锅里的东西：“皇上现如今卡着内务府，我那府里可是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我们家就是吃这个野菜饱腹的！”

然而，他们却是错估了胤禛的脾气。你越是哭惨，越是反抗，胤禛就越是不耐烦，这一场查抄，一直持续到雍正四年二月，整整持续了四个月。

但成效是非常明显的，胤禛抄了四个包衣世家，回收银两二百多万，还有各种瓷器古董玉器之类的，至少能维持后宫十年的开销了。

这也是为静怡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的，一来是内务府官员被清洗了一遍儿，她想用人的时候，内务府就再不敢推诿。二是她自己也趁机，将这宫里的宫女嬷嬷给调换了一批。家里出了错的，就将闺女给放到不重要的职位上，或者就是干脆送出宫。

自然，也有聪明的人，赶紧的到静怡跟前投诚。但这样上赶着过来的，静怡也不放心，不过，目前来说，还是能用一用的。
到了四月份，她就是彻底的将后宫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皇后那边有个风吹草动，她这边都是能收到消息的。
就连顾氏和陈氏，也战战兢兢的来示好，还表示自己以后可以每天来请安。十六七的小姑娘，看着也真是可怜，不过，再可怜静怡也不会将胤禛给推过去的。
她很是和蔼的安抚了顾氏和陈氏，赏赐了一些首饰，然后十分义正言辞的拒绝了她们来每天来请安的请求。表示自己只是个贵妃，不敢受礼，还请她们别陷她与不义。
静怡说的这么严重了，那两个自然是不敢再强求了。
五月初，赐婚的圣旨下来了，淑惠被定于八月下嫁与蒙古郡王。听了这圣旨，静怡才猛然想起来，她之前还答应了淑惠，要在宫里办个宴会呢，之前事情繁忙，竟然给忘记了！
一想到淑惠八月就要出嫁，静怡就急忙找了胤禛商量这事儿：“也是让她们姐妹高兴高兴，毕竟日后成了亲，还都是要走动的。”
说不定就全都抚蒙去了，姐妹们感情好些，将来也才更团结些。
这种事儿，胤禛是不太放在心里的。淑惠虽然叫他一声汗阿玛，他也疼爱淑惠，但他现在有亲闺女了，那淑惠和胤礽府上联系亲密点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也好，不过天气越发的热，咱们去园子里住着吧，那边松散些。”胤禛一边说着，一边伸脖子看内室：“朕的小公主还没睡醒吗？”

☆、第 127 章

皇宫和圆明园并不算是太远, 但一些要当天决定的琐事, 静怡还是交给了武氏。其实算下来, 也并没有多少事儿要处理，每天的吃喝各处主子自己决定, 只要没超出份例, 御膳房一般上都是不会去为难人的。
宫里的奴才们可少有蠢笨的，人家自己的月例，想怎么花用就怎么花用, 若是得宠，超出一点儿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若是不得宠，只要没超出, 那就一切好说。
毕竟, 谁也不知道这咸鱼哪天会不会翻个身。所以，既然上面没吩咐过要为难哪一个，他们自己何必去出力不讨好呢？
若是有重要事情，永寿宫那边留着陈玉的两个小徒弟，还有小雁和小阵两个, 只要让他们往圆明园这边送个口信就行了。
“这举办宴会的事情, 我是打算交给你们自己来办的, 写帖子，定时间，定饭菜，定点心, 全都是你们自己来，想要在哪个园子里玩耍

呢，也只管和我开口，我吩咐一声，你们自己带人去布置，要什么东西，也只管开口。”

安顿下来，静怡就叫了淑惠她们姐妹五个过来：“就当是我对你们的一次考验，若是办的好了，淑惠出嫁之前，咱们就再办一次，若是办不好，那下次就只能是等宝悦出嫁了。明白我意思吗？”

淑惠到底是年纪大了些，忙点头：“贵额娘放心，我们定会办好的。”

“好，那这事情，我就交给你们姐妹几个了，谁负责点心茶水，谁负责器皿用度，我就不过问了，你们自己商量着来，行吗？”静怡再次问道，淑惠点头，几个小丫头都有些兴奋，当即就叽叽喳喳的开始商量了。

一个说自己存着有好茶叶，可以拿出来待客，一个说想要穿今年刚做的那一身衣服，姐妹们都穿同一批次的，静怡就只听着不插话，等她们商量好了，就只负责点头。

圆明园这边的事情，胤禛原本也说是给静怡管着了，但这边的情况可比宫里的简单多了，静怡没用半个月就上手了。于是，这日子就又清闲了下来，正好小阿哥和小公主是好玩儿的时候，□□个月，不会说话，整天啊啊啊的，闹腾起来让人头疼，但笑起来又跟这样的天气在屋子里放了冰块一样，让人浑身舒爽。

“这是怎么了？”静怡正在教孩子们学说话，就见胤禛怒气冲冲的进门了。她愣了一下，忙上前帮胤禛擦汗，顺便让人去拿了一身干爽的衣服过来：“又有谁惹你生气了？”

胤禛腮帮子动了下，却是没说话。

静怡将一边放着的绿豆汤塞到他手里：“笑一笑十年少啊，和那些蠢笨之人生气不值当的，下次谁再惹你生气，你就在心里默念十遍他是猪，然后就不生气了。”

胤禛没绷住，笑了一下，但随即脸色又有些难看了：“朕竟是不知，外面将朕的名声给传成那样了！”

静怡眨眨眼，猛然间想起来一件事情，她历史学的不好，但有个东西还是听说过的，那就是雍正皇帝让人出版的大义觉迷录，她当时还觉得写这个东西的雍正皇帝很可爱啊，被民间非议了，就要弄个辩驳书出来，可惜的是，他儿子很明显不太认同这种手段，乾隆登基之后，就将这些给销毁了。

然后，就更坐实了雍正的弑父杀子篡位逼母的名声。历史老师讲的时候，还说乾隆这一招不行，你要是不心虚你干嘛要销毁呢？但静怡倒是觉得，乾隆也是为难，不销毁难道让那些酸儒拿着这东西嘲笑他爹吗？

这世上有些人，就是眼瞎心瞎，他们要是认准了一件事情，你就是辩解再多，他们也只当是听不见的。雍正这一招，原本就是走错了。

不就是舆论战吗？现代哪个人没见过舆论战啊？网络上每天那么多的事情，民生的，明星的，十件里面有八件和舆论有关系。所以这会儿，静怡忽然就觉得，自己有很重要的使命了！

那就是保护胤禛的名声，就算不为胤禛着想，也是为了她自己，男人品性差，不就是变相的说她眼光差吗？明明她觉得胤禛是个好男人来着。再者，她也是为了让元寿以后不为难。

“外面？皇上可知道谁在幕后操作？”静怡忙问道，胤禛皱眉不出声，静怡眼珠子转转：“外面是不是都在串传皇上刻薄寡恩，还有皇位来的不当之类的？”

胤禛皱了皱眉，脸色越发黑沉：“竟是连后宫女人也都听说了？”

“我没听说，不过我能猜出来，你是皇上嘛，能从名声方面说的，也就这几样，孝顺啊，好色啊，贪财暴敛啊，横征苛役啊，但皇上后宫小猫三两只，汗阿玛和皇额娘也已经过世，每顿饭就六菜一汤，这样一来，还有别的好说吗？”

静怡挑眉：“再想想近来发生的事情，皇上抄了内务府，这些人却也都不是干净的，他们不能说你滥杀，也就只能从刻薄寡恩上说了。毕竟，内务府多是宗室任职，剩下的包衣世家，也是伺候了先皇的，功劳没有，苦劳还是有的。”

还有摊丁入亩的事情，大前年胤禛答应了山东巡抚，先在山东那边定点试验了一下，前年山东那边的税收就上来了。于是前年秋天，胤禛就让全国开始实施摊丁入亩政策。

这摊丁入亩，说白一点儿，就是丈地计赋，丁随田定，意思就是说，你家有多少地，你就交多少税。你家有几口人，你家就有几亩地。

但在康熙朝后期，土地兼并的很严重，更多的土地资源，是在少部分人手里的。

这少部分人，多为举人进士，还有富商官员。

胤禛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要这些人将土地给吐出来，不吐出来的，那就多缴税。反正大清人口不算多，荒地也不少，实在不行，就给百姓们多分几口荒地，种个十来年，也能成良田。

但这样一来，那些大户人家说不定就连仆役也没有了？百姓们有自己的田地了，谁还会去当个受欺压的佃户奴才啊？

这政策前面年底开始实施，但现在，还没有彻底落实，有不少地方，胤禛得亲自派了钦差去才行。

胤禛面色不太好看，静怡笑道：“皇上也是气糊涂了，他们既然能说，咱们难道就不能辩驳了吗？”

胤禛眼神一亮，拍手说道：“确实，朕竟是糊涂了，他们能说，朕自然也能说，朕这就去写谕旨……”

静怡嘴角抽了抽，大义觉迷录的出版时间她记不住了，但有一条，胤禛辩解的时候，好像有个罪名是杀子，能说的上杀子的，唯一

一个弘时。
毕竟元寿都活的好好的，弘晖他们又都是胤禛登基之前就生病死了的。
可现在弘时活蹦乱跳的，胤禛也暂时还没有将弘时给过继出去的打算，所以大义觉迷录，也绝不是这会儿就发表的，难道因为自己几句话，胤禛就要将这本书的面世时间给提前了？
她赶紧伸手拽住胤禛："先别，我还没说完呢，谕旨是不能下的，你甚至不能亲自出面去辩解，这么说吧，现在在外面讨论你名声的是什么人？是普通百姓，再高级点儿，就是秀才举人了，你堂堂一个皇帝，要和一个老百姓去讨论你有没有被冤枉，这不是掉份儿吗？你看给你造谣的那些人，那幕后操作的，人家主动露面了吗？"
胤禛大怒："他们是怕朕将他们给砍了！"
"人家那叫会用人，你堂堂一个皇帝，手底下就没几个能用的人吗？"静怡恨铁不成钢："这就跟打仗一样，士兵对士兵，将军对将军，你现在一个将军，要去打对面的士兵，你是不是……"
傻？
胤禛皱眉，他这人，就喜欢实干家，像是岳钟琪啊，田文镜啊，张廷玉啊，油嘴滑舌的人他是不太看得上的。这和人辩解的事儿，不得找能言善道的人吗？这样想的话，好像没一个合适的啊。
"先坐下先坐下，今儿我有个好主意，你不让我说我就觉得憋得慌。"静怡笑嘻嘻的说道，难得有她施展拳脚的时候啊，简直就是，好像发现自己忽然从一个残疾人变成了田径选手。热血沸腾，又很有荣耀感，以及责任感。
当然，压力也是有那么一点儿的，但是没压力就没动力啊。
"你能有什么办法？"胤禛皱眉问道，静怡瞪大眼睛："瞧不起我怎么的？"
胤禛那表情太明显了，静怡哼哼了两声，撇嘴："我这主意肯定好，现在外面传播皇上坏名声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满族八旗子弟，甚至有宗室，还有朝堂上的大臣。第二部分，举人秀才乡绅之流。"
"前者呢，我就不瞎出主意了，皇上随便想个政策，卡住了八旗子弟的钱袋子和口粮，他们就是想说也要先衡量一番了。"静怡笑着说道："关于乡绅富户，这一类更好解决，谁给他们银子赚，他们就说谁的好话，皇上不如搞几个赚钱的项目，像是咱们那个钟表，可以找人合作，现在这铺子有些小，只京城这一块地方都满足不了，然后就是海运什么的。"
"第三类人，举人和秀才，这一类其实是最不中用了，我觉得皇上都不用搭理他们。"静怡笑着说道，能跟着传闲话的，在静怡看来都是酸儒。要么是特别想当官儿的，要么就是蠢笨到家的。
不管哪一种，静怡都觉得不是好人。

“皇上现在最看重的，因为是最底下那一层。”静怡笑着说道：“这大清，宗室有多少人？朝堂上的官员有多少人？乡绅富户有多少人？秀才举人有多少人？普通百姓有多少人？前面那一群加起来，有普通百姓多吗？”

胤禛摇头，别说是加起来了，就是再翻十倍，也比不上普通百姓多。

“水能载舟，皇上只要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是个盛世明君，那不管别人怎么泼脏水，你都能给自己洗干净了。”静怡笑着说道，现在胤禛烦恼的事情，再过个几百年，就不算事儿了，那会儿，到处都有为他洗白辩解的人。

说完，静怡深觉得自己今天特别聪明，脑袋上简直是顶着智慧的光圈啊，但再仔细想想，好像自己说的那些东西，全都是纸上谈兵？没点儿能实际实行的？

忍不住偷眼去看胤禛，就见胤禛一脸沉思，她自己都吓一跳，还真将胤禛给糊弄住了啊？

他听粘杆处的人说外面那些流言的时候都气蒙了，光想着要怎么去给自己辩解了，竟然没想到直接去掐断这些流言。

“还有更好的办法呢。”静怡想了想，就又凑过来：“要让群众忘记一个新闻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另外一个新闻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皇上手上有特别会打听消息的人吧？”

胤禛很矜持的点头，若论打听消息，谁能比得过粘杆处？

“那皇上可以让人创造一种小报啊，和邸报不一样，这种小报呢，就专门写别人家的八卦事情，比如说八福晋今儿又打了八贝勒一顿，或者谁家八十岁的老头子要纳妾，纳的还是十四五的小姑娘，再或者就是某某官员贪污受贿，抄家的时候在他府上发现有明朝的字画，宋代的瓷器，汉朝的玉器，秦朝的青铜之类的。”

说到这些，静怡一拍手：“皇上不是老觉得国库没钱吗？咱们搞个拍卖会啊。”

她也是才刚想起来的，每次抄家弄来的东西，像是田产铺子以及古董玉石之类的东西，都是给户部了，然后户部估价出售。但向来都是压低了价钱在官员当中内部消化了。比如价值三百两的铺子，在户部有熟人了，大概一百两就能拿下了。

对朝廷官员来说，这都是好事儿，你好我好大家好，可对胤禛来说，好像就是赔钱了啊。他这边发着养廉银，那边官员们压价买他的东西，有点儿欺负人哦。

静怡早些年是学过一点儿经济学的，拍卖这种机构的成熟和发展，是出现在十七世纪的近代欧洲，也就是说，现在说不定西洋那边已经有了这种制度了，她也就不用担心被胤禛追问怎么想到这法子的了。

“面对全国，有钱就能买，分期搞，第一次拍卖古董，第二次拍

卖庄子，第三次拍卖铺子，每次拍卖之前，先在报刊上登一下，通知想买的人来参加。”

静怡滔滔不绝的说道，她其实还想搞个银行来着，只可惜实施难度太大，她早八百年就给打消了这主意。

“皇上？”说的太嗨，等发现胤禛眼神有些不太对的时候，静怡瞬间收口，一脸的可怜：“怎么了？我逾矩了吗？”

“没有，倒没想到，你还有几个歪主意。”胤禛说到，静怡尴尬：“平常没事儿就喜欢瞎想，皇上若是觉得有用，赏赐我几个花盆就行了，我最近想养花，若是觉得没用，那我回头再想想别的主意。”

胤禛点头：“有用，回头朕先想想，不过，这些赏赐是不是太少了？”

“不少不少，我又不愁吃穿，还能要什么？”静怡赶忙说道，笑眯眯的看胤禛，觉得他是真没生气，才又说道：“皇上那打听消息的人多不多？”

胤禛皱了皱眉：“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就是想给皇上出个主意。”静怡又控制不住了，没办法，被压抑了这么些年，总算是有个机会能显摆一下了，她觉得嘴巴已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了。

“又有什么主意？”胤禛问道，静怡笑一下：“还是和刚才创办报纸的事情有关系啊，皇上不如将那打听消息的人遍布全国，各地都放几个头领，然后让他们挖掘各地的大消息，隐蔽消息，不拘泥在京城这一个地方。”

那样，她以后就有八卦杂志看了啊。

这古代她看的进去的书真不多，等以后她成了太后，总不能一直吃斋念佛吧？总要给自己找点儿乐子的。

“我就随口说说，皇上听听就行了。”静怡忙笑道，然后，旁边小公主被爹娘忽视已久，自己不耐烦玩耍了，啊啊了好几声了，没得到亲娘一个眼神，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静怡赶忙伸手要去抱，然后半路就被人捷足先登了，胤禛先将小公主给抱起来了，并且很熟练的哄了起来：“朕的小公主为什么哭了？是不是肚子饿了？还是想出去玩耍了？”

妹妹一哭，小阿哥也开始跟着嚎，不过他是干打雷不下雨，静怡不能抱闺女，只好将这臭小子给抱起来：“别哭了，额娘给你蛋羹吃？”

小阿哥瞬间止住，眼巴巴的看静怡，就连小公主都忍不住这边伸手。

院子里就有小厨房，只做一些小孩子吃的东西，所以静怡一吩咐下去，很快就有丫鬟端了蛋羹过来。静怡亲自喂的小阿哥，胤禛本打算将小公主交给奶娘的，但瞧见静怡动作，就也自己拿着勺子，准备

亲自喂小格格了。

静怡抽空瞅一眼，赶紧喊："还有些热，你让她吃之前先吹一下。"

"一勺不能那么多，那么多她咽不下去，容易憋着。"

"不能太少，你家闺女性子急，太少了她不愿意。"

好不容易吃完，胤禛放下僵硬的胳膊："喂个蛋羹也实在是累。"

"你头一次，不习惯，次数多了，掌握住这个量了，就不会太累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胤禛也没说会不会有以后了，又抱着小公主开始教她说话了："叫阿玛，阿玛。"

静怡忍不住笑道："我都脚了一个月了还不会呢，你也别着急……"话没说完，就听自己抱着的小阿哥叫了一声："阿玛！"

声音特别响亮清楚，静怡呆了呆，然后拍了小阿哥小屁股一下："光会叫阿玛吗？会不会叫额娘？个小没良心的，这会儿可是额娘抱着你呢。"

"额额。"小阿哥笑嘻嘻的喊道，踩着静怡的腿蹦了两下，他可是比小公主壮实多了，踩的静怡生疼。胤禛冲静怡招招手："放他站在这儿，不用经常抱着，都快会走路了，天天抱着像什么话？"

静怡默默地看了一眼小公主，兄妹俩一样大的年纪，这会儿胤禛抱的十分稳当。

小公主大约也是受了小阿哥影响，扒着胤禛的肩膀看了一会儿自家哥哥，扭头也对胤禛喊道："阿玛。"有些含糊，不是特别清楚，但足够让胤禛惊喜了。

"咱们家小公主这是会叫人了？你刚才听见了吧？她叫我阿玛了。"胤禛笑着说道，静怡点头，伸手戳小公主的脸颊："叫额娘，来，叫一声，叫了今天晚上就让你和额娘阿玛一起睡。"

小公主叫的也是一声额额，娘这个字还不会发音。

这已经足够静怡欢喜了，胤禛也是特别高兴，两个人就像是得了什么新奇玩具，一会儿哄着小阿哥喊两声，一会儿再哄着小公主喊两声。

大约是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感染了胤禛，反正，逗弄了孩子们一会儿，胤禛面上就没有那么生气了，中午心情很是不错的吃了一碗半饭，搂着两个孩子睡了个香甜的午觉，这才慢慢悠悠的往九州清宴去了。

静怡没睡午觉，她忙着做衣服，不是给她自己，而是给小公主和小阿哥，两个孩子的贴身里衣，反正她这段时间也是闲着，不如给自己找点儿事情做。

小阿哥和小公主是不缺衣服穿的，不光是静怡会给他们做，淑惠她们得空了，也会做几件针线活儿，多是送给小阿哥和小公主的。

静怡向来是别人对她好，她也会对别人好的人，所以，淑惠她们的心意，她也不会去推辞。暗地里，倒是给淑惠添了不少嫁妆，毕竟

远嫁蒙古，这辈子回来的次数不一定有一个巴掌多呢，所以，能带的，她都给放进去。她能为这些女孩子们做的不多，可能力范围内，她还是愿意多给一些的。

☆、第 128 章

淑惠是要从宫里出嫁的, 所以八月中, 胤禛就又带着他们回宫了。淑惠回宫之后就不再出门了, 每天只在西三所做些针线活儿，当然, 嫁衣什么的, 是不用她操心的，内务府自会准备符合品级的大礼服的。但一些荷包啊，香囊啊, 小衣之类的，就得淑惠自己做了。

宝悦她们也经常会过去帮忙, 她们姐妹感情要好，胤禛看着也是很是舒心, 接连赏赐了几次。

九月初十, 淑惠一身大礼服，先到长春宫宫外磕了头，然后来静怡处拜别。最后是去了养心殿那边，和前来迎亲的郡王三跪九叩，拜别了胤禛, 才坐上早已经准备好的轿子, 出了皇宫, 一路往城门口而去。

送亲的是胤祯和弘昱，之前胤禛登基的时候，康熙已经说过，不许放了胤礽和胤禔出来, 所以肯定他们两个是肯定去不成的。不过，胤禛也算是好心了，还让弘昱亲自去送了。

淑惠这一走，没个三五年，估计是不会再回来京城的了。宝悦她们几个就有些低迷了，总有一天，她们都会和淑惠一样，出了皇宫，出了京城，一路走往荒凉的蒙古去。

静怡知道这几个女孩子们烦闷，就找了人过来，笑眯眯的说道：“眼看要到颁金节，我就想着，让你们几个，组建两个蹴鞠队，到时候呢，咱们在你们汗阿玛跟前踢蹴鞠，也好让他看看你们的本事，你们觉得如何？”

宝悦现在成了最年长的了，就有些犹豫：“汗阿玛会喜欢吗？毕竟，嬷嬷们往日里教导我们，都是说些什么贞静贤淑之类的话……”蹴鞠会不会太热闹了点儿？

“不会，我早些年就和你们汗阿玛商量过，不单单是你们，元寿和天申也要组建蹴鞠队呢，到时候一起比赛。”静怡笑着说道，她原先还以为胤禛已经忘记这事儿了呢，毕竟她也是两年前提出来的，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可不少，没想到昨儿一问，胤禛居然还没忘记。

所谓的上有所好，下下必效焉，有元寿和宝悦这些天家子女们的带头，蹴鞠肯定会成为国□□动的。

敏敏性子本来就活泼，听说是胤禛允了的，立马就高兴了：“我觉得这个好，咱们组成两队，或者从大臣家中的女孩子里面挑选，或者从宗室女孩子里面挑选，到颁金节来分个胜负，哪一队若是输了，就得答应赢家一个条件，我要和格佛贺一个队，格佛贺年纪最小，但

是我蹴鞠挺好，可以相互弥补一下，这样和你们两个比较起来，就算是旗鼓相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格佛贺和年氏简直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喜欢看书不太喜欢运动的，但宝悦她们都答应了下来，就只剩下格佛贺一个人，她也只好勉勉强强的点头了，从年氏身上，格佛贺学到了不能没有好朋友的教训，所以，她愿意稍微迁就一下。

至于蹴鞠队里面要选谁，静怡就不插手了，让她们自己想好了决定就行。为着方便她们踢蹴鞠，静怡特意让人给她们弄了出宫的牌子，每天都可以出宫，但下午六点之前是必须要回来的。而且每次出宫，都要带够了侍卫和宫女才行。

宝悦她们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好处，要知道，自打进宫之后，她们几个，除非是跟着去园子里，要不然就再不能出宫了，倒是没想到，静怡竟然会让她们随意出宫。

“汗阿玛……”格佛贺小心的问道，生怕这事儿是静怡自作主张，到时候怕是要被皇上责骂。静怡自己摆摆手笑道：“不用担心，我已经和你们汗阿玛商量好了，咱们满人家的姑娘，本就不用遵守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破规矩，以往我还没选秀之前，也是时常跟着兄长出门逛街的，你们只要自己小心些，不要出了什么事儿就行。”

敏敏大喜，忙点头应道：“贵额娘放心，我们知道好歹的，肯定不会闯祸让您为难的，我们保证乖乖的，若是想出宫，就找了四哥他们相伴。”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看时候不早了，就让她们自己回去了。

胤禛估计是想到办法对付那些背后传闲话的人了，这两天总算是看着没有那么生气了。今儿过来，竟还有心情和静怡说外面的事情：“我打算大兴宗学，宗室子弟越来越多，前两天，胤祥刚得了孙子，我本打算让他将小儿子送进宫，跟着元寿他们一起念书的，不过胤祥没答应。”

人家答应了才是奇怪呢，十三对胤禛向来是忠肝义胆，重情重义，但他这人又十分的守规矩，哪怕得胤禛看重，甚至有朝鲜使臣说过，十三王总揽天下事。这句话连后宫的静怡都听说过，胤禛不可能不知道。

若是换了常人，定要对胤祥有疑心的，可胤禛没有，反而是更加信任十三。十三的儿子，都能叫胤禛一声汗阿玛。

换了别人在这种处境，不说是会给自家谋点儿好处吧，也会稍微的有那么点儿出格的。可偏偏，胤祥却是越发的谨慎，半点儿规矩不错。

“宗学原本是汗玛法那会儿就建立的，不过八旗子弟当兵者众多，这宗学就日渐落魄，现在也就只剩下个破园子了，朕打算让人重新修葺，分满学和汉学，让宗室王公担任总领，设正副教长之位。”

胤禛随意的说道：“到时候每年进行一次考试，若是考的好了，

朕自然会有赏赐，若是考的不好，那就不能从宗学出来，什么时候考过了再说。”

静怡嘴角抽了抽，连奖学金都有了？

“皇上既然打算大兴宗学，还不如另外开办学校，不单单是八旗子弟能上学，汉人子弟也该能上学，各地设立学院……”

静怡笑着说道：“对皇上的名声也好，这天下舆论，多是书生一支笔控制，若是皇上能将这块儿全抓到手里，还怕日后没有人为你说话吗？”

胤禛皱眉：“各地现在已经有府学了，这也是朝廷建立的，何曾见那些书生们说过朝廷的好话？一个个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

静怡有些无语，仔细一想，这古代的科举，和现代的考试制度还真是有七八分相似。小时候的启蒙就类似于幼儿园，乡试就像是小学毕业考试，府试就像是初中毕业考试，院试就像是高中毕业考试，考过了，就代表你有考大学的资格了，没考过，就只能去念个大专，或者直接去找工作了。

会试就是大学考试了，考上了就能当官员预备役了。殿试就是毕业面试了，要是能在大老板面前留个好印象，那就有好差事在等着了，要是没能留下好印象，那就只能去下面部门奋斗了。

小地方有学堂，县里有县学，府里有府学，京城有国子监，可以说，这会儿的朝廷，还真是已经提供了初中高中和大学了。

静怡深觉得自己的上学制度，好像这会儿就拿不出手来了。

但想了想，还是嘀咕了两句：“所以说，要从小培养啊，乡试之前，就让免费上学，这个是最难的阶段，读书花费银子不少，普通百姓家里，能承受得起的，不过十之二三，可就算是能承受得起，没有好先生，也是白搭了，若是朝廷能负担起这一部分，那读不起书的百姓，可不得将皇上给供奉起来了吗？”

“你可知道，建立一所府学，要多少银子？然后维持下来，一年要多少银子？”胤禛挑眉问道，静怡还真不知道，老老实实的摇头，胤禛叹气：“你想的倒是好的，可惜，国库却没银子。”

静怡愣了一下，也跟着叹气，还是国家发展的不行啊。就是现代，国家那么昌盛了，不照样有很有地方，连个学校都盖不起来的吗？更不要说请教师，买课本之类的了。

她原本说的那些地方，就是普通村庄乡镇。太穷的盖不起来，太富的地方，人家宁愿请先生单独教导的吧？

还是她自己太想当然了点儿，静怡抿抿唇不出声了，胤禛看她一脸受打击的样子，忙又问安慰道：“日后若是国库银子多了，这倒是个好主意，目前来说，还是宗学最重要了。”

“皇上还不如开设两个大学呢，一个只教导文的，一个只教导武的。”静怡嘀咕了两句，胤禛伸手摸摸下巴，这个想法倒是挺不错的。文的还好说，全国各地到处有学堂。可这武的，基本上就只是家

学了。
　　有本事的将领，多是几代传承。草根当将军这种事儿，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就是那些将军们对家族的看重，更甚于对朝廷。
　　胤禛越是想越觉得开办个武学院挺好的，只是，让谁去教导呢？将家族立足的本事交给万千学子，这些人愿意吗？而且，他们会不会直接将学的更好的，直接拉拢到自家家族里面？
　　胤禛摸着茶杯，皱眉想着，连静怡起身出去了都没发现。等他好不容易将这事情暂时给按下了，一抬头就发现屋子里没人了，院子里倒是有稚嫩的欢笑声。
　　小阿哥和小公主正学走路呢，屋子里都是铺着青砖的，万一摔了就特别疼，所以静怡都是带着他们在院子里活动，有一块儿地方是泥土地，摔跤了也不会太疼。
　　“额额！”小阿哥被放到墙根底下，然后静怡站在三米远之外，冲小阿哥招手：“长福快些过来啊，来额娘这儿，额娘有好吃的。”
　　小公主被奶娘扶着，一个劲儿的伸手去静怡旁边抓，那边放着点心盘子，兄妹俩龙凤胎，喜欢的口味也很是相似。眼看点心要被妹妹抓着了，小阿哥就急了，一边喊一边冲过来，脚步不太稳当，但好歹是没摔跤。
　　静怡笑哈哈的抱着他亲一口：“额娘的长福真是好样的！”
　　因为长宁长寿兄弟俩都是用了长字，所以为省事儿，小阿哥的小名就直接叫了长福，长长久久的福气。这是小儿子，胤禛不盼望着他有大本事，只盼着他有福气。
　　至于小闺女，小名叫塔娜，就是东珠的意思，代表着尊贵和宝贵。
　　长福完全不理会自家额娘的亲亲，只伸手去抓点心，幸好这盆子里有两份儿，兄妹俩能一人一个，要不然，指不定要打架呢。
　　胤禛过来拎着小公主掂量了一下：“塔娜最近又长胖了些吧？”
　　“年纪小嘛，胖点儿没关系，等会儿我们玩儿飞盘游戏，你要不要玩儿？”静怡笑着问道，胤禛还不知道什么飞盘游戏呢，就暂且站在旁边打量，然后，就见静怡从小唱手里接过来个飞盘，又让奶娘将小阿哥和小公主抱远点儿，她自己坐在廊檐下扔飞盘，然后让小阿哥和小公主去捡。
　　胤禛脸颊抽了抽：“你拿自己的闺女儿子当小狗训练？”
　　“谁说是训狗了？”静怡反驳：“我是为他们着想呢，你看，这样是不是能他们多跑两步？一来锻炼了身体平衡能力，跑起来就不怕摔跤了，二来他们自己也喜欢啊，不玩儿还不乐意的。”
　　胤禛也是有些无语了，但看着闺女和儿子好像还真是挺开心的，反正那笑声就没停过，他索性也就不去管了。静怡养孩子还是很有一手的，不管是元寿还是安康，还是长宁，都被她养的健健康康，从小

到大，连生病都少有，所以她说这法子好，说不定就是真的好。
　　玩到用午膳的时候，胤禛亲自抱了小公主喂饭，之后陪着孩子们小睡了一会儿，就又到前朝去办公了。
　　平平淡淡的，颁金节就到了。元寿和天申还真组建出了蹴鞠队，一边是元寿带着安康，还有张廷玉的嫡子，章佳家的嫡长子，以及静怡的娘家大侄子几个人，一边是天申带着十三家的小儿子，还有胤祺胤佑家的儿子。
　　弘时推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好参与，就只跟在胤禛身边等着看热闹。
　　蹴鞠比赛分两场，一场是元寿和天申他们的，一场是宝悦和敏敏她们的。大家伙儿的热情还挺高的，看台是胤禛让人给搭建的，前面低后面高。
　　分左右两边，男人们在胤禛的带领下坐在左边，女人们在静怡的带领下坐在右边。
　　下面有人吹螺号，然后两边站立的队伍就开始蹴鞠比赛了。静怡看的特别认真，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家元寿居然不是她记忆力的那个不成熟的少年了！而是长成了很雄壮……不对，也不能说雄壮，就是很结实很高大的那种身材了。不能说青年，是因为他年纪还不到。
　　以前穿着衣服还不明显，现在穿着马褂露着胳膊，看的就特别清楚了。
　　“有刺客！”静怡正看的开心，忽然听见一声吆喝，她猛地转头，就见有侍卫冲胤禛那边去了，胤禛身前，已经有个侍卫被扎了个对穿，死不瞑目的躺在那儿了。
　　现实和小说电视完全不一样，那些刺客，穿着的根本就不是很显眼的黑衣服，而是和侍卫们一模一样的铠甲，甚至连手里拿着的武器都是一模一样的。
　　周围人都有些受惊，尤其是女眷，有不停尖叫的，还有起身想要往外跑的。
　　静怡心里着急，一方面担忧胤禛的情况，她刚才一眼看过去，就只看见了地上躺着的尸体，却并没有看见胤禛。一方面又担心下面的元寿，他光膀子穿着马褂，要是有刺客去针对他，那可是十分危险的。
　　被身边一个妇人尖叫声吵的头疼，静怡怒声斥道：“闭嘴！都给本宫安静下来，不许叫，不许动！站在原地！”
　　因为蹴鞠比赛要的场地大，他们就是在太和门这一块儿的，前面是金水桥，后面是太和殿。太和殿向来侍卫很多，刚才有人喊了一声，已经有侍卫队往这边来了。
　　若是我昂日历，静怡一声喝令，那肯定是没人敢动的，可现在，周围有刺客，不动就是等死，静怡话音落下，倒是没人尖叫了，可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了。

静怡索性不去管她们了，扶着小唱的手就往胤禛那边去，这时候，哪个地方都没胤禛身边安全。

“娘娘您不用急，皇上定会没事儿的。”小唱低声安慰道，看见有侍卫冲着静怡过来了，上去一脚，直接将人给踹翻了，静怡简直要惊呆了，她知道小唱是胤禛的人，但不知道小唱居然还是个高手！

那刺客身高至少要有一米八了，手里还拿着长刀，居然被小唱一脚给踹翻了！

但吃惊是吃惊，静怡也没傻到停下来询问，而是继续跟着小唱往前面走。这会儿小唱要在前面应对那些刺客，所以她只能自己拎着裙子了。

颁金节头一天，她穿的还可隆重了，脚上还是花盆底！她只能庆幸，她往日里不习惯穿太高的，所以这会儿鞋子就只有三公分高。

“静怡！”走了没多久，就听见胤禛的声音，静怡惊喜的抬头：“皇上你没事儿吧？我刚才没看见你，就赶紧往这边来了。元寿呢？我看见他也往这边来了。”

刺客的主要目的是胤禛这边，女眷其实并不是特别危险，所以元寿才第一时间往胤禛这边来。

静怡刚问完，就看见元寿从胤禛身后方向过来：“汗阿玛，小心！”

静怡也看见，一把刀冲着胤禛的后背心来了，她瞬间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条件反射的拽着胤禛一个转身，瞬间爆发的力气，竟是将胤禛差点儿给拽倒了。

“静怡？静怡？”眼睁睁的看着静怡帮他受了那一下，胤禛脸色都跟着变了：“不用留情，但凡刺客，不能生擒的全都就地格杀！”

一边说着，一边揽着静怡往另一边走去，这会儿才有一队侍卫赶过来，直接护在胤禛身后，让他们往太和殿那边走去了。元寿则是气恼的很，额娘竟然在他眼前受伤了！

“这刺客是怎么回事儿？”静怡虽然疼的要命，但也没晕过去，强撑着问道：“皇上身上可有受伤？幸好敏敏她们还都没出来，对了，你快让人去保护元寿和天申他们。”

“你就别操心了。”胤禛说道，转头吩咐人去找太医，这会儿胤禛脸色阴沉的可怕，就是静怡，被他喝了一声也不敢再开口了，悄摸摸的坐在一边为外面的元寿等人担忧。

太医很快过来，静怡的伤口并不是很重，她是将胤禛给拽开了，可没有自己往那刀上扑，站的距离刺客又有些远，所有并无大碍。

撒了止血药，用赶紧的布条给系好就算是完事儿了。

她这边伤口刚处理好，那边就有侍卫来汇报了：“皇上，刺客已经拿下，死了十二个，活捉三个。请皇上下令，将所有侍卫聚集，各处点名核对，以免还有刺客混入其中。”

胤禛点头：“查，宫中各处，一查到底！”宫中必然是有内应的，

要不然，这些刺客怎么可能会进到宫里？
就算是一模一样的侍卫服，那还有腰牌呢，想到那侍卫服，胤禛脸色就又是狠戾了几分，侍卫服可不是谁都能弄出来的。看来除了宫中有内应，侍卫里面，怕也是出了奸细了。
那侍卫刚出去，元寿就普进来了：“额娘怎么样了？太医是怎么说的？汗阿玛呢？没受伤吧？”他不知道从哪儿找的衣服，这会儿也算是穿戴整齐了，静怡根本没办法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天申呢？”胤禛问道，元寿忙转头给胤禛行礼：“五弟去了宝悦妹妹她们那边，那边都是女孩子，外人不好去，我就让天申过去了，这会儿也该过来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传来天申的声音：“汗阿玛，贵额娘，我将妹妹们都带过来了了。”
门被推开，宝悦几个脸色惨白，神情惊慌的扑进来：“给汗阿玛请安，汗阿玛您没事儿吧？贵额娘您受伤了？严重吗？”
她们哪儿经过这样的事情，正在后面商量要不要去偷看一下前面的蹴鞠比赛呢，就猛然听见前面乱了起来，几个小姑娘差点儿没吓的晕过去。

☆、第 129 章

静怡安慰了一番几个女孩子, 胤禛让苏培盛亲自将人给暂时送到永寿宫去了。宫中尚未经过排查, 西三所不一定安全, 万一有刺客逃窜到那儿，几个女孩子可是没办法抵抗的。这会儿宫中最安全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的养心殿, 一个是静怡的永寿宫。养心殿不好让她们多呆，那就只能送到永寿宫去了。
再者，小阿哥和小公主还在永寿宫, 胤禛也是怕外面吵吵闹闹的会吓着了他们兄妹俩，索性就将宝悦她们过去安抚一下。静怡现下受伤, 暂时也不好回去，她那血淋淋的样子, 更会吓坏小孩子了。得等着小唱她们拿了衣服过来, 静怡换过了，才能回去。
元寿被安排了排查刺客的活儿，到这边来看胤禛和静怡都没有大事儿，就赶紧的又带着人出去了。
“得亏你瘦下来了，要是再胖一些, 我今儿怕是拉不动你了。”静怡忽然开口说道, 人一个接一个的出去, 现下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胤禛心情很不好，脸色黑漆漆的，静怡看着觉得有些压抑, 就又说道：“说明皇上还是还有福气的，要不然，前段时间怎么忽然就瘦下来了呢？”
胤禛对上她关怀的视线，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这会儿静怡穿着的还是受伤那会儿的衣服，衣服上有个大口子，露出里面的纱布来。
“疼不疼？”胤禛问道，静怡笑着摇头：“不疼了，太医的药很有

用，你回头可得多赏赐太医一番。”

“这是自然。”胤禛点头，其实他有点儿想责备静怡太傻，只看见他身后的刺客，就没看见他身边的侍卫和朝臣吗？他一个当皇帝的，身边还能少了救驾的人？

可他又说不出来，他又不是头一天知道静怡傻了。这女人一向傻，谁对她有一分的好，她十倍百倍的给还回去。皇后是，耿氏也是。

皇后能借着当年对她的提拔之恩，就三番四次的想要她的命。耿氏因为不愿意要她的性命而自己摔断腿，她就当耿氏真是好人了，提防再不如以前。

“这次的事情，是不是……”静怡想问问，到话到了嘴边，又不知道该如何问了，她就算是再不懂外面的事情，也知道这皇宫的守卫，向来是在胤禛最信任的人手上的。

以前是十三，现在十三忙别的事情了，就交给了十四了。好歹十四以前当过大将军，本身骑射也是很出众的，不过是因为伤了一条腿，这才耽误了前程的。

可现在出了事儿……静怡都不太敢往下面想。

“别担心，朕不会让你们受伤的。”胤禛勉强笑了笑说道：“朕以前一直觉得元寿年纪还小，让他办差的时候，就总派人去指点教导，现在看看，元寿其实已经长大了。”

静怡笑了笑没敢接话，她不知道这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元寿确实是年纪大不，胤禛自己才登基三四年，又正值壮年，想想康熙三四十的时候搞出来的事情，胤禛会愿意在这会儿就让儿子绽放光芒吗？

“你也该早些给他相看起来了。”胤禛忽然说道 ，静怡眨眨眼，胤禛叹气：“你以前总说要等元寿十八岁了，朕实在是不明白，怎么就非得差这两年呢？”

康熙十四岁生了承瑞，他自己生弘晖确实是有些晚，但那个没长大的小格格，却是他十六岁时候就有的。宗室之中，十五六生孩子才是正常的，十七八成亲的，那可就太晚了点儿。

上次没给元寿赐侧福晋，朝堂上都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猜疑呢，一个是怕元寿不受宠，所以胤禛不打算操持，一个是怕元寿太受宠，好的都要留在最后。

若是这次元寿再不成亲，那就该有人上折子催了。天家无家事，子嗣是大事儿。

“就因为年纪太小……”所以那些小孩子都没能活下来啊，但静怡说了几个字就赶紧打住了，指不定会让胤禛伤心，所以到了嘴边又换了：“女孩子成亲太早对身体不好，你看我，十八岁才生了元寿，以后一个接一个，孩子是不是都站住了？耿氏生孩子也晚了，天申也是健健康康的。“

胤禛皱了皱眉，其实女孩子太早生孩子对身体不好这事儿，大家

也并非是不知道的，太医也知道。可女人在这种社会，天生处于弱势。

女子一旦嫁人，趁着夫妻新婚情正浓，赶紧的生了儿子，就能站稳脚跟了，若是想自己养好身体，三五年之后再生，那谁敢保证三五年之后这情分还在？三五年之内，又会不会有侧福晋或者侍妾，生了庶长子？

一时的身体不舒坦，能比得上一辈子的安稳吗？宁愿折寿几年，女人们也是要赶紧的生了孩子的。

于是天长日久，谁还管这生孩子的早晚问题呢，都是巴不得一成亲就赶紧怀上，然后先生了嫡长子最好，生不了嫡长子的，那就继续努力，反正早晚有一天能生到的。

却是没人想过，亲娘怀孕时候身子都不好，这怀着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好？

“那你可挑一些年岁大些的。”胤禛毫不当回事儿的说道，选秀的年龄段是十三到十七，静怡相不中年岁小的，那不还有年岁大的吗？

静怡嘴角抽了抽，深觉和胤禛说话太费神。只好点头敷衍道：“后年才选秀呢，我现在就是看中了……”

“先给挑选两个格格。”胤禛理所当然的说道，相比起来，静怡就好像是后妈。瞬间想到还在南三所伺候的高氏，静怡瞬间摇头：“不行，未免早生庶子，必得先等嫡福晋过门再说其他。”

胤禛见她态度十分坚决，再看看她肩膀上的伤口，很好说话的后退一步：“也行，那你先相看着，若是有相中的人家，朕也好考察一番。”

静怡忙点头，打算回头就让人弄个册子过来。

过了一会儿，元寿带着人回来：“汗阿玛，太和殿那边已经搜查完毕，后宫可还要搜查？”

“自然是要的。”胤禛点头，又叮嘱道：“别吓坏了你弟弟妹妹们，早去早回。”

后宫比较好搜查，因为侍卫没有前宫的多。不到一个时辰，元寿就带着人回来了，该查的地方都已经搜查过了，确保了后宫的安全。前面的刺客也都解决了，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现在就等着胤禛去提审了。

静怡很自觉，忙起身告辞，她心里也惦记小阿哥和小公主，刚好陈玉那边亲自带着小唱送来了一身衣服。胤禛让她在后殿换了，又让元寿亲自送了他额娘回去。

进了永寿宫，静怡才敢开口：“这次的事儿，你觉得会是谁出手的？”

“一个人肯定是做不成这些事儿的，除了统领皇宫守卫的十四叔，应该还有不少其他人。”元寿说道，看静怡还盯着他，犹豫了一下，含含糊糊的说道：“三哥最近和八叔九叔走的特别近，八叔曾掌

管内务府。”

保护京城的部队总共有两种，一种是事亲军营，由领侍卫内大臣掌管，这个职位都是皇上心腹，同时也是个兼职。就像是历史上乾隆的小舅子傅恒，就担任过领侍卫内大臣。这些亲军营的人呢，就是配合侍卫们的行动。

另一种就是八旗精锐组成的护军营，平时是守护门殿担任侍卫，出行的时候就是御营警卫，又分为三等，一等近身守护，二等附近守卫，三等就是看门了。

这其中，有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守紫禁城城内，下五旗是紫禁城城外。

护军营和亲军营的衣服，是不归军营管的，而是都出自内务府。他们的俸禄则是从国库走。

静怡有些呆，好一会儿才说道：“你三哥，倒是好胆色。”

元寿神色颇有些厌恶：“汗阿玛对他不薄，他竟然做出这样狼心狗肺的事情，简直就是白眼狼一个，这样的三哥，我真是羞于提起，额娘，这事儿您就不要再过问了。”

静怡不傻，牵扯到胤禛的另一个儿子，静怡去问的话，那是该求情呢还是不求情呢？求情了就怕胤禛更生气，然后外人觉得她是假惺惺，是去火上浇油了。不求情吧，又让人觉得冷心，回头胤禛后悔了，会不会迁怒到她身上？

“好好好，我不问，你赶紧的去前面吧，你也学聪明点儿，你就是再厌恶他，他也是你三哥，是你阿玛的儿子，该退让的时候就退让。”

静怡叮嘱道，元寿点头表示明白，又到内室去看了弟弟妹妹，这才转身走了。

刚才宝悦几个格格看他们娘儿俩在说话，就没敢来打扰，这会儿见元寿走了，才一个个的过来给静怡行礼，静怡脸色有些白，就算是伤的不重，那也是被刀砍了一下，她自己看过了，伤口足有十几厘米长，一个指肚那么深，流血也不少。她这辈子娇生惯养，受过最大的罪就是生孩子了。

但生完孩子有收获啊，看着宝贝儿子会觉得疼这一场是很值得的。可现在，疼完有什么？她就算是不疼这一场，也照样是宠妃。就胤禛那么理智的人，难不成她疼了这一场，还能晋级什么的吗？或者，从宠妃变成奸妃？别开玩笑了，还不如做梦更实际点儿。

“贵额娘脸色看着不好，那我们就先告退了，贵额娘您多休息，好好养着身子。”格佛贺聪慧，见静怡面色不好，就忙提出告辞，大家都是有眼色的人，在静怡一点头之后，就赶紧的撤走了。

静怡到内室看了看，也得亏刚才宝悦他们帮忙，将小阿哥和小公主给哄睡下了，要不然，她还得操心孩子。

“让奶娘先抱出去照看，我睡一会儿。”静怡吩咐道，小唱忙应了

一声，过来小心的帮她脱掉衣服。

“娘娘，先别睡，先喝了药，太医之前开的方子，奴婢一拿到就赶紧回来煎药了，这会儿正好能喝。”扶她上了床，小唱才低声说道，静怡点点头，勉强靠在软枕上，等着小唱端回来一碗黑漆漆的药。

就算是喝了这么些年，闻着这味道，还是有些恶心，每当生病的时候，她就特别想念西药。

大约是这药里面有安神的作用，静怡一躺下去，就觉得眼皮子发沉，脑袋里甚至没来得及去想什么东西，转眼就进入了梦乡。

再次醒来，外面天色还是大亮着的，她睁着眼睛反应了一会儿，慢慢的清醒了才有些疑惑，难不成是只睡了一个时辰左右？这会儿是下午了吗？

想着，她伸手拽了一下床头的铃铛，进来的是小晚，一边笑着扶了静怡起身，一边叽叽喳喳的说道：“娘娘可算是醒过来，您睡了一天一夜了，晚上皇上过来的时候，见您还在睡着，急得不行，赶紧让太医来看了，太医说是您最近累着了，又受伤失血，所以才会睡不醒，并不是很要紧，只要今儿醒过来就行了，娘娘您昨天都没吃饭，这会儿肚子饿不饿？”

静怡点头，当然是饿了，她刚才已经听见肚子咕噜噜了几声了。

“小唱去拿早膳了，您先等等，奴婢伺候您梳洗。”小晚笑着说道，给她梳妆打扮好，这才说了小阿哥和小公主的事情：“昨天下午就闹着要找您，是八阿哥哄了他们，并且带着到御花园里玩耍了。晚上又吵着要您，然后皇上过来哄了哄，这才安心的去睡下了，这会儿估计也该行2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有叫额额的声音，静怡忍不住扶额，这额额叫习惯了就不打算改了？

“公主慢一些，慢一些……”后面奶娘低低的劝道，然后没效果，小公主还是迅速的扑过来抱住了静怡的小腿：“额额昨天睡大觉！”

小阿哥也过来凑热闹：“不和我玩儿，额额坏坏。”

这幸好伤的不是腿，要不然静怡还真真不一定能撑得住。

小孩子忘性大，等静怡喂他们吃了点心，两个人就开始分享昨天长宁带着他们玩儿的游戏了。小唱拎了早膳回来，静怡一鼓作气，连喝了三碗粥。

吓得小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担心：“有没有觉得肚子不舒服？”

静怡摆摆手，淡定的又将那一碟子的水煮花生给吃掉了。因为昨天刺客的事儿不光是惊扰了后宫，还惊扰了前面诰命宗室，皇上负责调查这刺客的事情，静怡就得将后面的安抚工作给做好。

先叫了武氏过来，问昨儿有没有惊扰到她，然后让武氏帮着自己去探望了被关起来的李氏和耿氏。宋氏那边，小唱带着静怡的慰问过去。顾氏和陈氏那边，小晚带着静怡的慰问过去。

“这些是怡亲王府的……这些是醇亲王府的……这些是张大学士府上的……”

东西也不多，一家最多了也就四样，少了也有一样，但架不住人多，静怡看着东西一件件的抬出去，心痛的无以复加，就算这私库不是她自己的，但等胤禛日后有了个万一，那就是元寿的了啊。

不过，很快她就又想开了，送出去的东西就是人情，这人情将来也是要记在元寿头上的。

“娘娘，懋嫔那边，皇上派人过去了。”小唱回来，就压低了声音给静怡汇报，奴婢瞧着，懋嫔不太好了。

“怎么不太好了？”静怡心头一跳，忙问道，小唱声音更低了：“奴婢瞧着王公公手上端着的是一壶酒。”无缘无故的，胤禛怎么可能会赏赐宋氏一壶酒？他早八百年就不去宋氏那屋子里了，自打登基，宋氏也一直是安安分分的在念经，胤禛十之□□可能早就将宋氏给忘记了。

所以，这一壶酒，肯定不是好东西。

静怡有些惊，难不成，宋氏还能和刺客的事情扯上关系？

她抓心挠肺的等了半个时辰，宋氏那边果然来了人报丧，宋氏没了。一时之间，静怡也有些说不清楚自己的心里的感受。不过她和宋氏，也并没有什么深厚感情。

就是在潜邸，也顶多是请安的时候见见面而已。进了宫，静怡见宋氏的次数，两个巴掌都能数的过来了。所以，就是再复杂的感情，也就是片刻。

既然胤禛没下旨斥责宋氏，也没派人去申饬，那就说明胤禛并不打算继续追求。这丧事，也就还是要按正常程序来办的。通常情况下，人死了，会升一个等级的，就像是年氏，死了之后被封为贵妃。

不过宋氏这个，胤禛虽然没继续追究，这个福利却是给取消了，甚至下了正规的口谕给静怡——国库空虚，能省就省，不能铺张浪费。

“那就简单办吧。”静怡也是无语，这丧事又不走国库的钱，这个该走内务府好吗？

停灵连五天都不到，只三天时间就匆匆的抬出宫去了。甚至因为之前颁金节大家受惊的缘故，哭丧也没有了。

这是静怡见过的最简陋的丧礼。虽然是她亲手操办的，但这后面，几乎每一件，都有胤禛的吩咐。静怡也是无语了，见过小心眼的，没见过小心眼到这种程度的。

人都死了，给正常办个丧礼能花费多少功夫和银子啊？

可惜她怂，不敢对找胤禛说教，于是这事儿就算是这么过去了。

到了十一月，胤禛忽然下旨斥责胤禩和胤禟，胤禩本来就只剩下个贝子的爵位了，这会儿也保不住了，胤禟早就是白身了，所以这斥责也就不痛不痒。

但接连一个月，胤禛每天上朝都要斥责这兄弟俩。十二月初，胤禛忽然下旨，将胤禩和胤禟圈禁起来。因为还要调查胤禩之前任上的错漏，所以只命胤誐将胤禟送往辽宁，让胤禟去劳动改造。至于胤祯，到底是亲兄弟，斥责的时候没有他，但胤禛也没开恩放过他，而是让他去守皇陵去了。

原本守皇陵的是十五阿哥，现在用十四去换了十五回来。

没过几天，胤禛就过来和静怡商量："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卑鄙无耻了，根本愧对汗阿玛给他们取的名字，根本不配当爱新觉罗家的人！我打算让人给他们改名字……"

静怡嘴角抽了抽，来了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改名字事件，历史书上那么多的皇上，做出改名字，还是改成猪狗之辈的名字的，估计就胤禛一个了吧？

为什么当年她就没选择学历史呢？

"皇上打算给改成什么名字？"静怡小心的问道，胤禛皱眉苦思了一下："朕打算给他们改成畜生之流的，他们这为人，这品性，所做出来的种种事情，根本就是畜生不如！不过，朕还没想到合适的，明天上朝了召集群臣问问。"

静怡简直无语，你自己想还不算，还打算让大家伙儿跟着一起想？

她现在越发的觉得，胤禛是开始释放自己的天性了，难道前些年是因为有康熙压在头上，压抑的太狠了，所以现在反弹的就特别的厉害吗？

只是，这放的也太飞了，都快冲出云霄去了。

"皇上，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妥当。"静怡想了想，还是想劝阻一下："不管你打算将他们的名字给改成什么样子，甚至，就算你剥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剔除玉牒，当个庶民，可终归，你们身体里，还有一半的血脉是一样的，这天下的百姓，也全都知道胤禩和胤禟是先皇的儿子。"

"若是他们的名字改的太难听了，难免会有人牵扯到皇上身上。"静怡笑着说道："折磨人的方法多了去了，皇上何必选这个呢？万一胤禩和胤禟都不在意，那你不是白白取了名字吗？"

胤禛冷笑道："胤禩向来自傲，胤禟则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出身高贵，改了名字，定是会打击到他们的。就算不行，那他们还有儿子女儿呢，一个个改过去，还怕他们不难过？"

"可是，就怕会让人觉得，皇上的手段太幼稚了些。"静怡迟疑了一下说道，她不是同情胤禩和胤禟，而是真的在为胤禛着想，这种外在的狠毒，最是会被人苛责了，还不如胤禛表面上看着大方些，内地里用些手段呢。胤禛之前的坏名声哪儿来的？历史上这些名声，甚至逼的他不得不写书自辩，再次将自己弄成了一个笑话。

现在，她想让胤禛保持一个好名声。

☆、第 130 章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他们若不负朕, 朕再不负他们！”胤禛怒气不减：“朕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人看法, 与朕何干？”

见静怡还想开口，就率先摆摆手：“这事情, 你不用过问了, 朕痛恨胤禩和胤禟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早先汗阿玛还在的时候，就说过, 胤禩是奸佞小人，别人只当他是温润如玉, 八面玲珑，实际上不过是拿着国库的东西给自己拉拢人手, 撬了朝廷的墙角还要卖乖当是为朝廷出力了, 朕生平最厌恶的，就是这样两面三刀，明面君子实际上比谁都小人的货色！”

顿了一下，静怡笑道：“我也没打算继续劝解皇上，就像是皇上说的, 你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情, 我劝你的话, 你一时听在心里，可能手下留情了，但回头再想想，心里说不定会更觉得憋屈, 所以倒不如让你一次将心里这口气给撒出去，日后的事情，日后再说。”

她也是想当然了，她自己重视名声，就想着帮胤禛也维持一个好名声，却不想想两个人的性格和身份，本就是不一样的。

她是不得不重视名声，若是换了她当皇帝，她早就废除各种看不惯的事情了，奈何空有想法，实际上却只是个前面朝政都不能过问的贵妃，上有皇上，中间有皇后，下面有礼法宗室，上中下织成一张网，她若是不安安分分，规规矩矩的，这张网就可能将她给勒死算了。

可胤禛是皇帝，这整个大清，没有谁比他更大。他的政令，可能会有人发对，但只要不牵扯到黎民百姓，政权利益，基本上，还是能安安稳稳的推行下去的。

就算是牵扯到了政权之类的东西，胤禛手上有兵丁，他也能直接武力镇压啊。胤禛不遵守规矩，大臣们顶多是上个折子规劝一下，自大明之后，撞死的御史就已经绝种了。清朝的制度，那就是皇上最大，皇权集中的特别严重，胤禛几乎能算是说一不二了。

这样的地位，胤禛还用顾忌别人的看法，还有在乎外面的名声吗？

哦，民众之间的名声可能还是要在乎一点儿的，但老百姓谁管你朝堂上今儿谁改了个什么名字啊。

胤禛这口气，也是憋了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了，现在终于能出口气了，她若是拦着，胤禛心里会痛快了？

“今儿我让厨房准备了些烤羊肉，你等会儿……”静怡顿了顿，摆手：“算了，你现在火气就这么旺了，若是再吃了烤羊肉，我怕你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吃点儿下火的东西吧？”

这次胤禛倒是不反对了，静怡再次提醒道：“我说的那个八卦小报，你考虑好了没啊？”

既然胤禛要一意孤行，她劝阻不了，就只好想个办法收尾了。朝廷大臣，宗室王爷的看法算什么啊，民众千千万，他们说好，那才是真的好。他们觉得胤禛是明君，那胤禛就绝对是明君。

“这个事儿，朕打算交给天申去做。”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好啊好啊，但是我有几个设想，我回头自己找天申说说？”

胤禛点头应了，午饭既然不能吃烤羊肉了，静怡就让人做了田鸡汤。胤禛本来有些没胃口，毕竟，气的很了。可见静怡吃的香甜，小阿哥和小公主也在一边闹腾着要再来一碗，他也跟着添了一些，最终，吃的也不算少。

吃完饭，胤禛到前面养心殿去了。静怡抱着小阿哥和小公主哄了一会儿，就自去暖阁看账本去了。

第二天中午九点多，元寿和天申一起过来请安。顺便说了些朝堂上的事情：“汗阿玛今儿在朝堂上责骂了三哥，说他认贼作父，和八叔九叔狼狈为奸，三哥性子倔强……”

弘时那孩子，和胤禛是很有几分相似的，但又不是特别像。像的是性子，两个人都挺执拗小心眼的，比如说，胤禛能为着康熙一句喜怒不定的评价，就保持一张冷脸二十多年。弘时呢，被胤禩忽悠了之后，就坚定不移的觉得胤禩是一心以为他着想的好人。

可胤禛虽然执拗，却是能屈能伸，审度时事，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和意见。康熙不喜欢他的时候，他也不去上赶着找不自在，只慢慢的展示自己的长处，让康熙改善对自己的想法。等康熙觉得他能干的时候，又十分低调平静，不争不抢。

弘时就不一样了，死不认错。一条路走到黑，别人再怎么和他说，胤禩是利用他的，他也是听不进去的。只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这世上所有和他作对的，都是错误的。

静怡忍不住叹口气，伸手揉了揉元寿的脑袋：“你们是亲兄弟，你三哥就是一时糊涂识人不清，你们下次多劝劝你们三哥，至少别惹你汗阿玛生气。”

元寿点头应了，静怡又笑着看天申：“昨儿刚和你汗阿玛说了我有点儿事情要和你商量呢，今儿你就跟着来请安了。”

天申笑嘻嘻的拿了桌子上的点心吃：“贵额娘这里的点心好吃啊，我好久都没吃了，特别想念，所以想跟着四哥来蹭一顿。”

“你若是喜欢，下次我让人多给你送些过去。”静怡笑着说道，又问：“你汗阿玛有没有和你说八卦小报的事情？”

“说了，还要多谢贵额娘，有这等好事儿还能想着我，我实在是……”天申眼圈微微有些红，自从出了那事儿之后，他都觉得自己没脸来给贵妃请安。

四哥那儿，原本也是没脸去见的。可他躲了几天，反倒是被四哥给拽出来了，只说，长辈做下的错事是长辈们自己承担责任，他一个晚辈，就不要瞎掺和了。
后来四哥又帮着他在汗阿玛面前说了好话，还给他讨过几次差事，他的日子这才算是没有变的十分艰难。他可是记得齐妃被圈禁的时候，弘时过的那日子的。
就算这后宫在贵额娘的管理下，份例什么都的不会短缺，但是更好的，却是没有了。
“那你可要好好干。”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然后招手让小唱去自己房间拿东西：“我帮你做了一份儿规划，你看看有用没有，若是有，那我就不算白忙活了，若是没用，你也不用客气。”
小唱过来将一张纸递给天申，天申看一眼就忍不住笑，但笑完，又觉得，还真有几分意思。那纸上横七竖八的画着几条线，每一个区域里，都写着几个大字。
什么乡野趣闻啊，朝廷时事啊，奇闻杂谈啊，美食汇编啊，看着乱七八糟的，但每个名字却都是给天申带来了一些启示。
“多谢贵额娘，这些十分有用呢。”天申赶忙笑道，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有用就行啊，你可以先在京城试试水，要是能赚钱，再往外面铺，这东西得自己赚钱盈利才行，不能让朝廷掏钱，要不然就做不长久。”
“你要是弄好了，这个一代代传下去的，百年之后，说不定还能当史书看呢。”静怡开玩笑的说道：“日后谁提起来这创办人，可都是要抬头才能看的。”
天申也有些激动，忙点头：“贵额娘放心，我定会好好努力。”
“对了，你们哥儿俩年纪也大了，你们汗阿玛的意思呢，是下次选秀就帮你们定下嫡福晋，你们可有什么要说的？比如，喜欢什么样的女子？”静怡正打算让他们走人，忽然想到这个重要的事情，就赶紧问了一句。
今年元寿已经十五了，下次选秀他就十七了，定下嫡福晋，再准备婚礼，这一忙碌，就差不多到十八了。婚事自然是应该要考虑起来了。
天申这个，耿氏是不能出来的，皇后也病着，自然也是要交到静怡手里的。
元寿脸皮厚，他额娘几乎每一个月都要给他上一堂课，名字就叫做好男人不应该沉迷女色，他从八岁开始听，听到现在也有将近七年时间了，早就练成了铜皮脸。
这会儿听静怡问，很顺口的就回到：“端庄贤惠的，额娘满意就行。”
天申少年脸红红，支支吾吾了一下，很老实的回答：“我没有别的想法，就老实听话，不会自作主张的那种。”再来个跟自家额娘一

样的，他这辈子就算是彻底没希望了。

“又不是我娶媳妇儿，哪儿能我喜欢就行啊？”静怡不满意，伸手拍了元寿一下：“娶妻是一辈子的事情，还得是要你们自己喜欢，未来的几十年，你们是要和自家媳妇儿一起过日子的，不是和自家额娘一起过。”

“别想着不喜欢嫡妻还能抬个侧福晋什么的，那都是乱家之源。额娘觉得，汉人的规矩还是很有道理的，该是正妻就是正妻，除了正妻其余的都是侍妾，能打能卖，这样一来，正妻地位稳固，能保证嫡子的利益。”

静怡说到这会儿，忽然顿住了，剩下的说出来可就是大不敬了，因为满人从祖上开始就是这样的规矩，尤其是在草原上的时候，那嫡福晋和侧福晋，几乎地位还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到康熙时候，才被影响，侧福晋的地位略有些下降，但也还是比寻常侍妾更尊贵。

“反正，你们先说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回头额娘帮你们琢磨琢磨。”静怡笑着说道，元寿熟知自家额娘的性子，想了一会儿，认真回答：“端庄贤惠之外，也得长的漂亮，毕竟，相貌好看了，我自己看着也舒心。若是相貌不好看，就算是我愿意给她脸面，也自有人是想要取代她的。”

静怡嘴角抽了抽，实在不知自己之前的教育到底有没有效果，不过，自己能活八十多，应该还是能压得住的吧？

天申也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我喜欢那种看起来十分健康的，不要那种弱柳扶风的。”

静怡都认真的记了下来，准备认真的帮儿子们相看一番。

胤禛十分雷厉风行，不到三天，就给胤禩和胤禟确定了新名字，一个叫阿奇那，一个叫塞斯黑。一个是砧板之鱼的意思，一个是水桶腰的意思。

静怡简直是无语了，对胤禩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本来失败就很让他伤心了，现在又称了砧板上的鱼，估计这心里，是恨不得抓死胤禛的吧？

至于胤禟，想想胤禟近些年越发肥肿的身材，静怡只觉得，胤禛实在是太会挑了。

大约是静怡的劝解还是有些效果的，原本胤禛是连胤禩和胤禟的儿子们也给改名字的，但在胤禩跪了三天太庙之后，胤禛就将这主意给打消了。

这事儿对静怡来说，听过就算了，和静怡有最直接的关系的，是另外一件事儿。

弘时要真的要被过继出去了。

之前胤禛在朝堂上责骂弘时认贼作父，弘时大概是破罐子破摔了，每天都要去胤禩被关押的地方探望胤禩，甚至还直接去胤禩府上

安抚八福晋。

胤禛这怒气越憋越足，等弘时再次从胤禩府上回来，胤禛就直接下旨，将弘时过继给胤禩了。

后来的事情，静怡是听元寿说的。弘时那性子，本就十分别扭，他破罐子破摔，一来可能是真的怜悯胤禩，二来大约也是为了气气胤禛。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胤禛竟是直接将他过继了出去。

圣旨是元寿亲自带过去的，弘时听完，就直接一口血吐出来了。少年吐血，本就十分伤身，弘时又性子倔强，到了这会儿，都不说赶紧认错算了，还强撑着面带喜色，将元寿给送走了。

可传旨的不光是元寿一个人啊，随行的还有胤禛身边的大太监。再者，弘时府上，也不是没有胤禛的眼线，于是，他那表现落到胤禛眼里，就是巴不得赶紧的认了胤禩当亲爹了。

可将胤禛给气的，在养心殿发了一通火，这事儿又不好和朝臣们吐槽，总不能说我养个儿子不孝顺，非得要认贼作父，我这个当爹的太伤心吧？

所以就直接来找了静怡抱怨：“从小到大，朕缺过他什么？他们兄弟几个，吃穿用度从来都是一样的，他竟是怨怪我偏心，我偏了谁去？”

“父母养育之恩不说要报答，竟是听信无耻小人的挑拨之言，将我这个当阿玛的，当成仇人来看待。还指责我对胤禩太过于狠戾，我若是不下手狠一些，等着胤禩来谋朝篡位吗？真当胤禩是真心帮他的？胤禩打着的是摄政王的心思！老十四也是个蠢笨的，这么些年都没有长进，那脑子就是石头疙瘩，他就没想过，胤禩一招得势，他是我的亲兄弟，胤禩能放过了他？不过几句好话，连点儿实际好处都没有，他就上当了！”

静怡乖乖听着，时不时的应和一声：“对，十四弟就是太蠢了。”

“弘时年纪还小……”

“女儿都有了，还小什么小！”胤禛更生气：“我就没见元寿和天申那么犯蠢呢？说到底，还是脑子不管用，又有了野心贪心，想要走捷径！”

等他说了小半个时辰，静怡忙端上茶水：“先润润嗓子，你派了人在弘时身边时时劝解，说不定弘时什么时候就想明白了呢？”见胤禛迅速放下茶杯还要说，静怡赶紧的岔开话题：“昨儿安安还想着你呢，这会儿估计该回来了，你可别生气了，要不然吓着了安安，她以后怕了你可怎么办？”

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嫩呼呼的嗓音：“额娘，额娘，我给你摘了花儿回来。”

说着话，两个小小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口，也不让奶娘抱，自己骑在门槛上翻身过来，献宝的将手里抓着的梅枝给静怡看：“好看的花

花。”

安安眼尖，看见胤禛也在一边坐着，忙将自己的花枝分成两份儿，塞给胤禛一根：“给汗阿玛的，可好看了。”

胤禛原本满心的怒气，现在对上小女儿那稚嫩的脸庞，纯真的眼睛，就觉得那怒气瞬间被喜爱给取代了，自家闺女怎么能生的这样聪慧，这样好看，这样懂事儿呢？

“喜欢不？”安安笑嘻嘻的问道，胤禛点头：“喜欢，汗阿玛十分喜欢，咱们安安辛苦了。”

小阿哥也赶紧挤过来：“还有我，还有我，我也摘了，送给你。”

“嗯，汗阿玛也喜欢，不过，你是当哥哥的，可得保护好妹妹才行。”胤禛例行叮嘱道，小阿哥很懂事儿的点头：“我知道的，我会保护好妹妹的。”

一双小儿女叽叽喳喳的，不多时，胤禛竟是觉得自己在弘时身上得到的伤心恼恨，竟是被抚平了不少。这个儿子不孝顺不听话，他还有别的听话孝顺儿子呢。

雍正四年的新年，过的并不是怎么热闹，宫里少了很多人。宋氏没了，胤禩胤禟被圈禁了，胤䄉被派出京城了，这三家的子嗣也不能进宫，弘时一家子也不能进宫。

就这么两三家，静怡就觉得，好像是少了一半儿人一样。

大约是年前胤禛发的那顿火，竟是连上来敬酒的人都没几个，还好元寿脸皮厚，别人不说话他就自己说，再有天申一唱一和的，又有长宁长寿带着两个小孩子玩耍，还有安康领着宗室里的孩子们放鞭炮，总算是太太平平的过了这个年。

静怡本以为，胤禛既然是除掉了心腹大患，那雍正五年，应该是很顺遂的一年。

然而，刚过了正月，静怡还盘算着到今年的春耕要给胤禛准备几件衣服，陈玉就面色苍白，十分慌张的跑了过来：“贵妃娘娘，不好了，有宫女撞死在养心殿门前了！”

静怡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养心殿是什么地方？胤禛办公和休息的地方，连她这样自封的宠妃，住在养心殿后殿的次数，两个巴掌都还能数过来，那地方戒备森严，哪个宫的宫女能随便撞死在养心殿门口？

“那宫女说是被四阿哥奸污，她不堪受辱，所以以死保清白。”陈玉将剩下的说出来，静怡面色瞬间苍白：“什么？和四阿哥有关？”

“是，那宫女，本身是乾清宫的洒扫宫女。”陈玉低声说道，乾清宫是什么地方？康熙生前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胤禛登基之后，就以不敢惊扰先皇，抱着怀念敬仰的态度，将这乾清宫给封起来了。他自己宁愿住和乾清宫比起来，有些偏僻和狭窄的养心殿，可想而知，这地方对胤禛来说，是有多少的重要了。

元寿若真是……

“当时在场人多不多？”到了这会儿，静怡却越发的冷静了下来：“元寿不是这样的人，这事儿定然是陷害，皇上是如何说的？”

“当时刚下早朝，皇上叫了张大人等去养心殿议事。”见静怡不哭不闹，还能清晰的问话，陈玉也略略平静了下来：“在场的有怡亲王，淳亲王，礼部何大人，户部张大人数十位大人。”

其实，不用陈玉一个个数过去，若无意外，能去养心殿议事的，俱都是有实权的心腹大臣。

能选在这样的时间撞死在养心殿门口，那宫女定然是图谋已久。然而，也不是找不到漏洞，胤禛回养心殿，定是有静鞭提醒的，静鞭的意思就是所到之处，皆跪地保持安静，不得惊扰圣驾。

养心殿就连守门的太监，也应当是胤禛的心腹，若是有宫女出现，他们怎么可能会拦不住？所以，这宫女必定是事先就藏在附近，只等胤禛带着人经过，就立马撞死的。

那喊话是什么意思？有这个喊的时间，那些侍卫们就都是傻的吗？

“皇上让人将那宫女的尸体给抬下去了，当时并未说四阿哥什么，只脸色有些不太好看。”陈玉仔细回想了一下说道，静怡脸色不怎么好：“去给本宫查这宫女，是什么时候入宫的，家里人是做什么的，现在在哪儿，入宫之前可有什么特别亲近的人，除了家人，入宫之后又是经常和谁走动。”

“现在就派人去搜查这宫女的住处，同屋之人，也仔细搜身。”静怡冷笑了一声：“本宫不信这事儿她一个人能做成，必有同谋，你仔细去查，拿本宫的令牌，若有阻拦，视为同党，一律拿下。”

作者有话要说：　　哈哈哈，终于用到这一句话了！！！是不是超级可爱？简直傲娇到萌啊～～～

☆、第 131 章

大约是静怡行动太快, 或者是那宫女计划的太慌张, 居然还真被陈玉在住所搜出了一些东西——一叠银票, 还有几件旧衣服，那衣服很明显不是宫里出来的, 有大有小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

“是她家人的？你去内务府查一下, 看这宫女是什么来头。”静怡绷着一张脸说道，这会儿已经将近中午，陈玉这边刚出去, 那边胤禛就领着元寿回来了。

“额娘你让人去查了？”见桌子上扔着东西，元寿稍一思量就明白了, 心里有些小感动，没人比他更了解自家额娘的懒散了, 这些年她不是没办法掌管宫务, 机会多着呢，可她一次次都给推掉了，直到皇后将手伸到他和他的兄弟们身上，额娘才打定了主意接手这些在她看来就是“麻烦”的事儿的。

现下这事儿就发生，额娘就让人查探起来了, 可见, 自己在额娘心

里, 还是很有地位的。

“是啊，你老实和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破身？”静怡扭了一下元寿的耳朵，元寿一边哎呀喊疼, 一边哭笑不得的说道：“额娘，这词儿是好用到儿子身上的吗？”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现在还是不是童子身？”静怡又加大了一些力量，元寿忙喊道：“是是是，额娘的话我敢不听吗？你之前交代什么，我可都是做到了的，我绝对还是童子身。”

说着他自己也有些尴尬，五弟比他年纪还小呢，就已经有两个格格了，结果，他这个当哥哥的还是童子身，也真是……说出来多没面子啊。

“皇上，这个童子身，太医能检查的出来吗？”静怡转头问胤禛，选秀的时候，女人不也有这么个检查环节的吗？静怡可是听钮祜禄氏说过，康熙早年的时候，那会儿静怡还没出生，有一次选秀，某家的格格就想糊弄过去，结果被查出来，女孩子当天就在宫里病逝了。

这还不算完，那整个家族，贬职，流放，很快就散了。

这也是后来那个和自家表哥偷情的姑娘，会被偷偷弄死的原因了。因为不死不行，不死拖累的就是全家族。秀女不能装病逃避选秀，宫中会派太医来诊脉的。这次不去，下次还得去，反正在嫁人之前，是必须得去一趟的，除非是打算一辈子不嫁人了。

可不嫁人也是不行的，朝廷鼓励生育，无缘无语的会将能生孩子的女人给白白留着吗？

所以这女子，若是失了清白，那真是要命的事情，不管是八旗女子还是汉人女子，都是一样的。当然，若是家里有位高权重的人，也不是没有挽救的办法，可越是高门大户，越是规矩森严，出现这种情况的事情这也几乎是没有。

“这个，朕也不知道。”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这世上只有关心女子是不是清白之身的，谁会去检查一个男人是不是童子身？再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与娶妻没妨碍，与当官没妨碍，与生孩子没妨碍，谁会闲得慌？

“这事儿，朕会查个分明的，你不用太担心了。”胤禛安慰道，弘时被过继出去，元寿就是实际上的长子了，再加上这孩子天生聪慧，做事情也有章程，胤禛前些年心里就略有些盘算了。

若非看重元寿，他也不会催着静怡赶紧的挑选儿媳妇儿了。能力很重要，子嗣也很重要，元寿有了儿子，不管是自己还是朝臣，也都能更放心些。

“这次的局布的有些仓促了。”元寿在一边说道：“我可不曾单独去过乾清宫，这都是有记录在案的，只要一查就能查明白了。再说了，就算是闹大了，也不过是个风流韵事。”

胤禛看他一眼，元寿忙说道：“汗阿玛若是不追究，御史顶多参我一个好色风流，额娘实在是不用担心，我和阿玛心里都是有数

的。”

胤禛点头，表示赞同。静怡皱眉，这说话，和自己想的，好像是不太一样啊。好色风流是什么好名声啊？多少皇储就是栽在这个罪名上的，就算胤禛不追究，那些御史们也不是干吃饭不干活儿的。

“好了，该用膳了。”不等静怡说什么，胤禛就开口，静怡只好叫人准备午膳，顺便将在外面玩的不亦乐乎的兄妹俩给拽进来。

两个孩子倒是不认生，一个去爬自家阿玛的膝盖，一个去拽自家四哥的袖子：“四哥，六哥说你有个摇摇马，能不能借我玩玩儿？我保证不会弄坏的。”

这还是元寿小时候，静怡给弄的玩具，元寿向来爱惜，长大之后就给珍藏起来了。见弟弟要，就有些为难，舍不得是一方面，可弟弟也很可爱啊，不忍心他失望。

“回头额娘让人给你做个，你四哥有，你六哥也有，你八哥也有，你自然也会有的。”静怡转头说道，不就是玩具吗？一人一个，不患寡患不均，她这个当额娘的，信奉的是一碗水端平。

弟弟不能去抢哥哥的，哥哥也不能去抢弟弟的。

有新的谁还要旧的啊，长福立马欢呼一声，又去拽自家妹妹：“我的也给妹妹玩儿 ，妹妹高不高兴？”

妹妹高兴着呢，刚从胤禛身上拽了一串佛珠，玉雕的，这会儿十分臭美的缠在自己胳膊上显摆：“我的，好看不？”

静怡知道胤禛信佛，生怕他生气，忙说道：“快还给你阿玛，你要是喜欢这个珠子，额娘回头给你用珠子串一个小兔兔？那个更好看，这么大，你能自己抱着玩儿。”

小公主犹豫了一下，挺通情达理的，就愿意归还了，胤禛摆摆手笑道：“既然她喜欢，拿着就是了，回头让嬷嬷给她弄个绳子挂在脖子上，这个可是了然大师开光过的，能保佑人身体健康。不过一个佛珠，朕还是给得起的。”

他的宝贝闺女，难不成连个佛珠都带不起吗？

静怡也是无语了，算了，爱给就给吧，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买。

陈玉第二天早上才送来了自己追查的结果，这个宫女是包衣，包衣里有因为军功而成为世家的尚家一族，有因为出了妃嫔甚至太后，然后被抬旗的乌雅一族，也有当了皇上保姆而成为诰命的曹家一族，还有因为才干走科举当了文官的高家一族。

这些都是包衣里出类拔萃的一类人，但不管怎么出类拔萃，该小选进宫的，还是得当个宫女伺候人。

可包衣里面，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

这年头，不管是在哪儿，都是讲究个人情关系的。家里有本事了，就能到个好去处当差，比如高家的女儿高氏，就能到元寿那边当个大宫女，以后若是有福气，指不定就是下一个乌雅氏了。

家里没本事的，就会被分配到不太好的地方去，比如乾清宫，因

为封闭之后，估计一年也就能见皇上一次，皇嗣就更不要说了。元寿还是听了胤禛吩咐，在康熙祭日的时候才去过一趟。

这撞死的宫女，就是属于后一种的，家里没钱，本该是被分到更边缘些的地方的，偏家里有个远方的叔叔，走了一趟关系之后，就被分到了乾清宫，虽然也少见人，可活儿不算重，只要好好熬着，到了年岁出了宫，就能嫁人生子，顺顺当当的过后半辈子了。

“奴才去的时候，她的爹娘已经死了，是中毒死的，死了有两天了。”陈玉有些尴尬，这人一死，她弟弟妹妹们又都是失踪，就有点儿不太好查了。

“她叔叔一家只说是很久没联系过了，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来。”见静怡皱了皱眉，陈玉忙又说道：“但是奴才打听到，五天前，她那叔叔是去过她家里的，并且带走了个小包裹，十之□□，那包裹里装着的就是这几件衣服了。”

用来威胁那宫女，若是她不死，她的家人就要死。然而就算是她死了，她的家人也是没能活下去。

那失踪的弟弟妹妹们，这会儿估计也已经没命了吧？

“娘娘。”静怡正皱眉想着事情，就见小唱急匆匆的过来：“齐妃娘娘病重，想要见见您。”

静怡想了一下，还是去见了李氏。李氏比静怡还要大十来岁，静怡现在都三十多了，李氏也就是四十多了。而且她的生活条件可没静怡的好，再加上被圈禁，不过短短两年，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老了十岁。

现在她和静怡面对面，看着就像是两辈人。

“姐姐身体如何了？”明面上的客气还是要维持一下的，静怡看了看李氏的脸色，温和的笑道：“瞧着姐姐脸色不是很好，可请太医看过了？太医是如何说的？若是姐姐需要好药材，也尽管开口才是，万万不可耽误了病情。”

李氏紧紧的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眼神很是复杂，脸色也微有些不甘。但很快，这些表露出来的情绪就又沉寂下去了：“成王败寇，当年也是我一时糊涂，被人撺掇，心里又有贪念，这才走了错路。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

静怡抿了抿唇，笑道：“姐姐知道错了就好，我定会和皇上说的，皇上最是重情，看在往年情分上，姐姐日后说不定就自由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姐姐该高兴一些，好好养了身体，得空了也好到外面去转转。”

“我不要你给我求情。”李氏说道，静怡顿了一下，继续笑道：“姐姐可是信不过我？还是说，心里还有怨气？”

“不，我并非是信不过你，这宫里，若非得要挑选一个人帮忙的话，我也只能找你。”李氏脸色略有些古怪：“毕竟，无论我信不信你，都不是很重要，只要皇上信你，那就可以了。”

“你刚进府的时候，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你会超过我，甚至超过福晋，更没想过，最终，这后宫，会是你的天下。”李氏短促的笑了一声：“几乎算是，一步登天了，一个庶福晋，现在成了贵妃，以后，还会是太后，若是我早知道你有这么一天，定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姐姐慎言，皇上身体强壮，现在才是壮年，日后还有三四十年呢，姐姐这话，可是有诅咒皇上的意思。”静怡静静的听她说完，这才认真回了一句。

“再者，姐姐当年，也并非是没有出手过，不过是我运气好，得当时福晋的照看，这才避过去了。”静怡叹气：“后来姐姐就没了下手的机会，若是有机会，姐姐是照样不会放过我的，对吧？”

“可别叫我姐姐了，我受不起。”李氏摆摆手说道：“谁让你运气足够好，就那么凑巧的救了弘昀呢？我不是那等糊涂人，这种恩情，我还是愿意还一下的。”

说着讽刺的看静怡：“倒是你，皇后娘娘对你可是恩重如山，你就这样毫不留情的将皇后娘娘给关起来了，就不觉得良心会痛吗？”

静怡也忍不住笑：“我是个没良心的，你也不用给我戴高帽子，皇后娘娘这事儿，我可插不上手，从头到尾，都是皇上自己查出来，然后做出决定的，我做的，就只是等着而已。”

“若是齐妃就想和我讨论一下恩情不恩情的，那我就不奉陪了，毕竟，我现在管着宫务，又要照看两个孩子，天天忙的恨不能一个人分成两个用。”静怡挑挑眉：“可没空陪着齐妃回忆往昔。”

李氏脸色沉了沉，她性子也不算是好，从不愿和人说软话，就是当年被福晋百般刁难，她也只找胤禛诉苦，对面福晋的时候是绝不会弯腰的。

之前被圈禁的时候，她也没找胤禛求情。若是去求，她有八成的把握会成功，可她没去。

现下为了弘时，必得先弯下腰了，这种感觉，真是很糟糕。李氏垂着眼帘，可人都已经被请来了，若是再惹怒了钮祜禄氏，那弘时可就真的完了。

“我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情。”良久，李氏才再次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开口的时候就带了几分恳请：“之前弘时被过继出去，我知道是他犯了大错，惹怒了皇上，活该被过继出去，其实这样也挺好，总比让他留在皇上身边，被人挑拨的心思越来越大，最后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好。”

过继出去了，就没了继承皇位的权利了，不光是别人不会撺掇他了，连元寿母子，也不会去为难他了。甚至，元寿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好名声，也得将弘时给照看好了。

所以，过继的圣旨下来的时候，李氏也顶多是伤心了一下，还不是为了弘时，而是为了胤禛的狠心。她更多的，是为弘时感到高兴。

可她被圈禁着，连弘时的面儿也见不着，这份儿喜悦，也就不能和弘时分享了。她原以为，只要她慢慢熬着，终有一天，母子还是有见面的机会的。

你看胤禛登基，不就放了宫里的太妃们出去吗？

等元寿登基了，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恩泽的。

却没想到，弘时竟是钻了牛角尖。昨天刚听说那宫女撞死的事情的时候，她还怀着几分侥幸心理，觉得弘时已经被过继，宫里又是静怡掌管宫务，弘时定是没这个本事做下这样的事情的。

然而，她想错了，这事儿，还真是和弘时有关系。

“我有证据，能帮四阿哥证明这事儿是栽赃陷害，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你一件事儿，让弘时活着。”李氏忽然伸手抓住静怡的手腕，哀切的看她：“我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我保证，他以后绝不会给元寿带来麻烦的。”

静怡沉默了一下：“我其实已经查到了一些东西，昨天，皇上和我说，不用我去操心这些事儿，他自会让人去调查的。”

所以，有没有李氏，都是一样的。

“我，我……”李氏也有些懵，但她得宠十多年，也并非是没有一点儿脑子的，瞬间就又想到别的办法：“你想不想知道耿氏当年，为什么要弄一个那样的人进宫？她还单单只是求了你？”

这事儿，后来胤禛也查了，其实并没有太复杂的算计。耿氏一个是为了钱，第二个是为了天申，打算先坏了元寿的名声。可听李氏的意思，还有别的内情？

“你知道？”静怡问道，李氏点头：“我自然知道，不瞒你说，弘时是长子，有些事情，我也是想过的。”说完，又勉强笑了下：“我若是说没想过，你才不会信的，对吧？”

静怡点头，那可是皇位，天下之主，她就不信没人会不想。

“所以，该关注的，我那会儿，还是要多关注几分的。”李氏接着说道：“皇后那边有什么动静，你那边有什么动静，耿氏那边有什么动静，我不说完全掌握吧，五六分也还是有的。”

“你先说说。”静怡想了一下，点头。

“耿氏其实那会儿，就已经和皇后联系上了，跟着你有什么出息呢？你自有亲儿子，若是有什么好处，难不成不想着亲儿子，还会想着她耿氏的儿子不成？而皇后，没有亲儿子，若是她能看中天申，那天申能得的好处可就多了去了。”

李氏脸上有些讽刺：“就像是皇上，当年曾被孝懿仁皇后抚养过，所以，算得上是半个嫡子。若是天申能得皇后抚养，就算不改玉牒，也是要比元寿更的身份更好一些的。”

“那人说是耿氏找来的，实际上，却是皇后找来的。”李氏嗤笑了一声：“你倒是好运气，竟是会让皇上亲自出手。”

胤禛若是想查，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呢？但胤禛没给静怡说实情，

一来是皇后并没有想要谁的性命，她就是想让元寿沉迷女色。二来，静怡和皇后，当时还不算是彻底撕破脸。

若是让静怡知道实情，她和皇后就该彻底破裂了，一个皇后，一个贵妃，那会儿后宫还不算是特别稳当，有宜太妃等人在捣乱，胤禛肯定是不放心让自己后宫位置最高的两个先斗起来的。

所以，他自己暗地里处置好了，才敷衍了静怡一番。

“皇后做事不算隐秘，宜太妃大约也是察觉了一点儿，本想和你合作的，没想到你倒是个死心眼。”李氏又说道，静怡抿抿唇，就算那会儿她知道宜太妃的打算和皇后的算计，她最后还是不会和宜太妃合作的。

宜太妃可不会管胤禛的后宫如何，胤禛的江山如何，她甚至是巴不得将胤禛的江山给祸害掉的。若是，和她合作，那就是和胤禛作对。

可皇后不一样，她就是再疯狂，她也不会让胤禛丢了江山的。

“耿氏说的人选，可不光是个扬州瘦马，那人是皇后找人□□了好些年的，据说，妖媚入骨，沾上就离不开了。”李氏摇头：“可惜，这么好个东西，却是被耿氏给办砸了。”

她那样的蠢人，若非是天申和元寿走的近，静怡看在天申的面子上会对耿氏有几分宽容，皇后根本不会用这么个蠢货的。

这么好的一步棋，李氏事后都有些感叹。若是皇后能铤而走险，自己将人给弄进宫，或者，是找了武氏来过手，那就肯定不会查出来的。

结果倒好，钮祜禄氏傻人有傻福，还真将这事儿给胤禛说了。

这宫里的女人，谁有什么事儿不是自己解决的？但凡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就去找男人帮忙，到底是让你伺候男人呢还是让男人伺候你的？

不过，这事儿也算是给皇后提醒了，再算计静怡的时候，就要绕过胤禛那边。

“这次的事情，弘时也是被人给撺掇了。”李氏是真的身体不舒服，说这么半天话，脸色都有些发黄了，神情还有些疲惫：“那宫女，我是有印象的，虽说，这事儿皇上肯定会追查到底的，但你若是帮弘时求情，保住了弘时一条性命，我就再给你指个方向，你觉得如何？”

静怡考虑了不到五秒钟，这生意好像也能做，于是点头：“好，你说。”

作者有话要说：　　李氏和皇后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还留着有希望，一个则是彻底没了希望，所以她们的路也是完全不同的。

☆、第 132 章

“宜太妃虽然已经出宫, 可你确定, 宜太妃的人手都已经被清干净了吗？”李氏笑着问道, 静怡皱了皱眉，良久才摇头：“你可有证据？若是没有, 这事儿也就不能只听你一个人说。”

一来是这后宫的大清洗, 自打胤禛登基，是有过两次的，一次是皇太后还在的时候, 皇后特意借着静怡给收拾了一番，有皇太后的支持, 宜太妃能保留自己人脉的可能性就太低了。

第二次是静怡亲自做的，这次是靠着胤禛背地里的支持, 她就不信了, 胤禛有一整个粘杆处呢，会连宫里谁是钉子都查不出来吗？

经过两次大清查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人手，没有在刺杀胤禛的时候出力，反而要弄个不痛不痒的事情来栽赃元寿，宜太妃是脑子进水了吗？

“我自然是有证据的。”李氏坚定的点头, 压低了声音：“那宫女的出身, 明面上的, 你肯定是能查得到的，我的证据就是这暗地里的，她那叔叔，和她爹并非是同胞兄弟。”

静怡微微惊讶了一下, 随即点头，难怪一个有本事往宫里送人，一个穷的连衣服上都是层层补丁呢。

“她叔叔的亲娘，谁也没见过，宜太妃身边，曾有个二等的小宫女，在早些年的时候，因为得罪了太后娘娘，打了板子之后放出宫去了。”

李氏说道：“当年，我才刚开始伺候皇上。”

那时间就远了，但静怡还是有些不太相信，主要是这付出和得到的利益不匹配，若真是宜太妃的人手，不应该是要了胤禛的命吗？陷害元寿有什么用？

“我不求别的，只求保住弘时的性命。”李氏又说到，脸上带了些哀求：“看在以往，我对你也并没有下杀手的份儿上，给弘时留一条性命，我保证，日后他绝不会对元寿有什么妨碍的。”

静怡叹口气，这消息说了和没说差不多，自己还要答应人家的条件，总觉得是有点儿吃亏了。

“你安心养着吧，你活的好好的，才能亲自照看弘时，你若是有个万一，这世上，可没人再惦记着弘时了。”静怡无奈的说道，看李氏没别的事儿要说了，就起身：“我会和皇上说的，只是皇上的性子你也了解，能不能成，我可不敢保证。”

“不管能不能成，我都谢谢你。”李氏忙说道，静怡面无表情的出来，宜太妃的事儿暂且放下，她有些在意的是之前胤禛隐瞒皇后弄的那瘦马的事情，居然还为皇后遮掩！

总觉得有些憋屈，难道不该是为自己做主，训斥皇后一顿的吗？

但想想，又觉得训斥也不妥当，毕竟是一国之母，又没做下什么大错事，而且，这个犯错未遂，若是皇后在胤禛面前真心忏悔了一番，胤禛也定然是会给皇后留一些情面的。

可还是有些气不顺，越是想越是觉得胤禛不太在乎自己。

自己闷头生了半天的气，然后，忽然就又开窍了，胤禛确实是隐瞒了皇后要伤害她的事情，可同时，胤禛也保护了她啊。就这两年她所经历的事情来说，前两年，她身边也定然不是那种十分太平的。

她却是安安生生的活到了现在，不仅半点儿伤害也没有，反而将皇后给斗倒了。凭良心说，她觉得，若是只她一个人的话，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就能做成。

再者，胤禛就算是告诉了她又能如何？让她和皇后直接对上吗？一个贵妃，一个皇后，将本就不安稳的后宫，给斗个血雨腥风，万一误伤了孩子们，那可怎么办？

那会儿长宁和长寿都还年纪小，静怡能保证自己会照顾好他们，绝不会误伤了他们吗？

很明显，胤禛是划出来了一个保护圈，不让她走出来的同时，也将那些伤害给拦住了。所以，隐瞒消息其实对她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若是胤禛当真半点儿不在乎她，何必劳心劳力的将她保护起来？

不过现在嘛，自己却是不能再躲着了。保护圈再好，也已经被皇后给扎出来一个洞了，她若是继续蹲在里面，那元寿和安康他们，可就要遭殃了。

“陈玉，你去查查惠太妃最近的动静。”静怡沉思良久，再次吩咐道：“不光是惠太妃，还有别的太妃太嫔，看谁这几天，忽然反常了些。”

陈玉领命，忙去查探。

这次倒是简单，刚了下午，就查探明白了：“惠太妃还是和以往一样吃斋念佛，有一个勤太嫔，最近倒是活泛了不少，五天前在御花园东边转了转，三天前又出门转了转，不过这两天倒是没什么动静。”

这些太妃太嫔们向来是深居简出，除非是胤禛有圣旨，否则她们是连宴会都不参加的。绝大部分和惠太妃一样，还有少部分，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的。

短短时间内出来两次，也确实是有些异常了。

“她可曾和谁接触了？”静怡问道，陈玉皱了皱眉：“和陈贵人。”

静怡还是反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胤禛的后宫，还有两个贵人，一个姓顾，一个姓陈。

勤太嫔，也是姓陈。这两家有什么联系？

“惠太妃确实是一点儿异常都没有？”静怡暂且将这两个给放到一边，陈玉皱了皱眉，忽然一拍手：“奴才想起来了，刚才奴才去查探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事儿，惠太妃最近抄写的佛经多了许多本，她往日里的佛经，都是供奉在慈安宫的佛堂的，这段时间抄写的佛经，却是被送到了乾清宫。”

毕竟惠太妃是先皇妃嫔，她若说是为先皇祈福，谁也不敢去拦

着。
静怡心里转一圈，这事儿，总算是联系上了。李氏说那宫女是宜太妃留下的钉子，然而宜太妃早已经出宫，经过两次大清查，她那手也伸不到后宫来了。所以，后宫之中，必定有人和宜太妃联手。
宜太妃提供人脉，那人负责联络，然后，这事儿就成了。
可大家都是聪明人，谁也不愿意就只当个太妃被圈在这宫里。像是荣太妃，就会鞭策儿子赶紧办差，将来立功了将自己给接出去。所以，除非是不得已，否则，谁会铤而走险呢？
明明有更平坦的道路，为什么非得要去走要命的荆棘小路？
除非，是这平坦的道路她走不得。静怡思来想去，也就觉得惠太妃有点儿符合，一来是胤禔被圈禁，和胤礽一样，康熙临死之前可是下了圣旨，这兄弟俩要圈禁到死，遇赦不赦。
亲儿子靠不上，惠太妃能依靠的，也就只有胤禩这个养子了。可现在养子也废了，惠太妃也没办法翻盘了，索性就来恶心胤禛一把算了。
静怡前前后后将事情一串联，自觉十分圆满，等晚上胤禛过来，就迫不及待的和他分享。胤禛还真是有些诧异：“你猜的，有七八成是正确的。”
静怡有些不满：“什么猜的，我是查出来的！有证据的！”
“证据在哪儿？”胤禛挑眉问道，静怡沉默了一下，又赶紧说道：“给我两天时间，陈玉马上就能将证据给找出来了。”
“再等两天，元寿身上这罪名就坐实了。”胤禛戳戳她脑门：“你也别白费心思了，该拿走的证据，我都已经让人拿走了，明天你就等着好消息就是了。”
顿了顿，又说道：“你给那陈贵人找点儿事情做，别让她到处去晃悠了。”
“勤太嫔和陈贵人，有没有什么联系？”静怡忙提出自己的疑问，胤禛笑了一声：“若是有共同利益，那自然就有关系，若是没共同利益，那不管什么关系，都可以当是没有。”
“他们不过是想趁着水浑做点儿事情，你不用太放在心上。再者，她们那身份地位，也就是凑在一起说说话，能做出什么事情来？”胤禛又说道，静怡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陈氏和顾氏不得宠，才十几岁的年纪，肯定不甘心在这深宫里生生的苦熬一辈子。
若是元寿出了事儿，静怡这边要么是顾不上，正好给了别人出头的机会。要么是静怡被胤禛斥责，一时慌张，招人固宠，不管哪一个，陈氏就都能找到机会了。
勤太嫔的目的大约也挺简单，她这个年纪了，九成九是为了儿子着想。但又不能明着得罪静怡，毕竟静怡也是根深叶茂，儿子众多 ，所以，估计就是瞎捣鼓几句。
这两个人，纯属于有贼心没贼胆，就会瞎嘀咕几句的。

静怡深觉得自己这两天殚精竭虑，又为元寿担惊受怕了，所以被胤禛一安慰，第二天自然就起晚了。她醒过来的时候，早朝已经结束了，陈玉很快就为她带来了最新消息。

弘时被贬为庶人，但他带着妻儿子女，都还能住在原先的府邸。静怡深觉得这是胤禛在给弘时留后路，若是将来弘时悔改了，弘时的儿子，就还能继承弘时以前的爵位和身份。可若是他不知悔改，他也就只能是留个院子了。

胤䄉因为押送胤禟不尽心，被斥责了一番，然后削了郡王爵位，成了一个贝勒。胤禟则是又因为让传教士散播消息，又让门人买通看押他的官员，罪加一等，判终身圈禁。

胤禩因为不知悔改，又栽赃陷害四阿哥弘历，其心可诛，也判了终身圈禁。

勤太嫔被胤礼用爵位换了出来，若是没意外，本来胤礼是给封亲王了，但接了勤太嫔出来，就还是郡王。

宜太妃则是又被押送回宫，一来是胤祺等级不够，去年因为胤禟的事儿，胤祺已经被夺去爵位，现在就是个贝勒了，自然是不能奉养太妃的。

惠太妃既然喜欢念佛，那日后就只呆在佛堂吧，吃睡都不得再出佛堂一步。正好，宜太妃被送进来和她做个伴儿。

两个人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凑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要联手，现在计划失败，对对方怎么可能会没有怨恨？

该责罚的责罚过了，剩下的就是安抚了。

首先是静怡，这次虽然还是没能升职，但是，凤印被送到她手里了。刺客的事儿，宋氏死的太干脆，所以胤禛和静怡都没能查出来这事儿和皇后有没有关系，可他们又都知道，宋氏一向是皇后的人。

没证据，就只好放过皇后一马。

现在这事儿也找不到皇后出手的证据，很可能她是清白的，但胤禛已经决定不再给她情面了。

元寿则是得了册封，从光头阿哥变成了贝勒，虽然现在爵位低，但他爹是皇上啊，早晚有一天能得封亲王的。

然而，宫里就迎来了第三次的大清洗。这次，静怡也不用遮遮掩掩了。甚至借着给太妃们养身的借口，在畅春园圈出来两个院子，将太妃太嫔们全都挪出宫去了。

畅春园是康熙最喜欢的一个园子，甚至康熙去世之前，都还是住在畅春园的。后来胤禛登基，他自己有圆明园，这畅春园就算是封存不用了。

这些人一搬出来，静怡就觉得整个皇宫都好像是空了三分。然后，这伺候的人手，就显得多了起来。

同时，胤禛在前朝也推出了一些关于内务府，以及宫女小选的一些规定。比如，若是包衣家中有人科举当官，那家中女儿就可以免除

小选，同时，从内务府撤出来。家中有人在内务府当差的，就不许科举当官儿。后宫嫔妃，未经过大选的，不得册封嫔位以上。

但胤禛也有些顾忌前朝的宦官之乱，所以，有些改动就不是特别大。

整整一个月，两个人一对内一对外，两个人齐心协力，总算是将内务府这一块儿给整治好了。不过现在的制度好不好，反正，现在里面的人是忠心的了。

过完年，就又要准备选秀了。这次静怡亲自负责，因为元寿和天申年纪都差不多了，也该娶妻了。胤禛一早就交代了几个人选，让静怡好好看看，若是觉得还行，选秀完毕就能下旨赐婚了。

那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富察家的格格，今年十四，比元寿小两岁。静怡捏着那名单想了好几天都没能做决定，一来这格格出身确实是很不错，二来，这人本身也是品性端庄，温柔善良，也很是貌美。

但静怡就担心她是个短命的。

可富察家的人，好像也没什么遗传疾病，像是马齐他们兄弟几个，活的也挺长久的。

考虑了几天没下定决心，索性就先放下了，等秀女进宫了，再仔细看看就是了，万一有更好的呢？

秀女三月份儿进的宫，静怡让小唱亲自去了那边安排布置。每天储秀宫那边发生的事情，静怡这边都了若指掌。半个月后，几乎每个秀女的品性，她都摸的差不多了。

当然，若是有人特别会演戏，静怡也是没办法了。

“去叫了这几位格格过来。”静怡一次将名单上的人给叫全了，小唱很快就带着人过来。富察氏是出身最高的一个，走在最前面，静怡只看一眼就忍不住点头。只说长相，那绝对是大美人级别的。

“这段时间，在宫里，可都还习惯？”赐了座，静怡笑着问道，富察格格微微倾身：“多谢娘娘挂念，宫中的饭菜都准备的十分精心，床褥也很是柔软，臣女并不曾觉得有什么不习惯的。”

“这段时间学规矩可辛苦？”静怡又问道，富察格格没开口，另外一个瓜尔佳氏笑道：“回娘娘的话，学规矩不辛苦，臣女等人都是从小就学规矩的，现下不过是再学一遍儿，并不曾觉得累。”

“那就好，吃住方面，若是有不习惯的，就来找我说，或者觉得不方便了，和嬷嬷们说一声也是可以的。”静怡笑着说道，又照顾小晚送上点心：“御膳房刚做好的，你们也尝尝，若是喜欢，等会儿就带些回去。”

地位高就是有这么个好处，你说好就是好。几个姑娘尝了尝，都说觉得味道很是不错。静怡就准备了几个盒子，每个人都给送上一份儿。

等秀女们出了永寿宫，静怡才叹口气，要不怎么说胤禛眼光好

呢？这个富察格格，她自己也是越看越喜欢，人不多话，但又很细心，处处周到，这样的性子，很是适合当皇后。

“四阿哥可得空了？”静怡转头问道，小阵赶忙上前回话：“这会儿应该是已经下朝了。娘娘可是要找四阿哥说话？”

“嗯，叫他过来，还有天申。”静怡点头，好歹是他们两个娶媳妇儿，也得听听他们自己的意思。

大约真是姻缘天注定，那么多的画像，元寿还真是一眼就相中了富察格格。拿起画像那眼睛亮的，静怡这亲妈都觉得有些刺眼了。

“你可确定了？若是真心喜欢，日后成了亲，可要好好对人家才是。”静怡忍不住多唠叨了几句，元寿点头：“偶然在宫外见过一次，这女子，很是聪慧。”

好了，元寿自己喜欢，那这事儿静怡也不好再倒腾了。

不就是短命吗？短命的原因多了去了，她日后自己多注意些，总能让她活的更长久一点儿的。

同时，天申的嫡福晋，也被胤禛给圈定下来了。

选秀一结束，这赐婚的圣旨就立马下来了。先是册封嫡福晋，元寿这个不用说了，天申的嫡福晋是吴扎库氏，这姑娘身份也不低，阿玛是盛京副都统，正二品了。

然后是侧福晋，按照规矩，侧福晋是要比嫡福晋先进门的。元寿这边，被静怡给推掉了，在胤禛看来这也不算大事儿，若是嫡福晋进门两年没生孩子，到时候他再给一个就好了。

天申这边，耿氏不能出面，静怡不好做主，于是就得了个侧福晋章佳氏。

这赐婚的圣旨一下来，胤禛就迫不及待的带着静怡和几个孩子们去了圆明园避暑。然而，他们这边刚安顿下来，宫中就传来消息，说是皇后病重。

胤禛这会儿对皇后实在是没什么耐心了，一开始还有些怀疑皇后是装病，叫了太医来问，才算是相信皇后真的生病了，但他还是不太愿意折回去。

一来夫妻情分早已经消磨干净，现在胤禛看见皇后就能想起来她的各种龌龊手段，不愿意见。二来天热，这才刚到圆明园，再回去也太费事儿了，皇后不值得胤禛去折腾。

静怡也不想回去见，只派人送了药材等回去慰问。为了表示自己很关心皇后，还每天让人去太医院问皇后的脉象和病情。

然而，过了半个月，皇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发严重。太医院那边的反应，也是越来越不好。静怡就有些担心了，皇后这次，难不成会熬不过去？

“若是皇后没熬住，元寿和天申的婚事，就又要推迟了。”胤禛心情也有些不太好，略有些烦躁的将茶杯推开，和静怡商量：“不如，将元寿的婚事提前一些？”

原本定的是九月，现下才六月。
“不好推，一来钦天监查好的日子，若是要换，他们那边不一定能找到不错的吉日。二来，富察家估计也没准备妥当，太慌张了不太好。”
静怡叹口气：“二来，若是皇后真的……倒显得元寿薄情了，只顾着自己成亲，不如，我明儿带着元寿安康他们回宫吧，毕竟，元寿他们也该给皇后请个安。”
皇后那边病重，胤禛带她这个贵妃在享乐避暑，回头指不定就有折子上来了。所以，哪怕她万分不想见皇后，也必得回去一趟。
“朕不想回去。”胤禛脸色略有些几分阴沉，静怡笑道：“皇上事务繁忙，自然是走不开的，妾身将您的心意带过去就行了。再者，长福兄妹俩年纪还小，也不好来回折腾，皇上闲暇时候，可要多照料他们兄妹几分。”
胤禛叹口气：“这个你自是不用担心的，算了，你回去一趟吧，若是皇后真有个万一，宫里也得有个能主持大局的。”
于是，当天下午，静怡就又坐车回宫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出，她宁愿之前没去圆明园，也省得折腾这一趟了。

☆、第 133 章

静怡到宫里的时候, 已经将近天黑, 但她还是第一时间就去请见皇后了。出来招呼的, 依旧是赵嬷嬷，不过和半年前相比, 赵嬷嬷明显瘦的多了, 原本还有些富态的人，现在瘦的都快成竹竿儿了。
“给贵妃娘娘请安。”赵嬷嬷脸上没多少表情，恭恭敬敬的给静怡行了礼, 就退后一步让开了：“正好主子娘娘这会儿醒着，听闻贵妃娘娘回来, 就命奴婢在这儿候着了。”
这是早知道静怡会过来，也是, 静怡那性子, 向来胆小谨慎守规矩，既然是因为皇后病重才回宫的，那回来的第一件事儿，也应该是来请安。
静怡只微微点头，就跟着赵嬷嬷进了内室。
若说赵嬷嬷是瘦成了竹竿儿, 那皇后就是瘦成了麻杆儿, 脸颊上连一点儿肉都挂不住了, 头发甚至都显得有些花白了。脸色也有些灰败，因为躺着不动弹，一瞬间，静怡都差点儿以为这不是个活人了。静怡心里竟是有些难过, 也不知道是为皇后，还是为这世道。
现下，皇后也不过才四十多而已。
“你来了。”皇后原本是睁着眼盯着床顶，听见脚步声，微微转头，静怡忙上前一步行礼：“妾身给娘娘请安，听闻娘娘身子不舒坦，皇上十分担忧，特令妾身回来探望。皇上事务繁忙，暂且赶不回来，还请娘娘勿责怪。”

“事务繁忙？怕是不愿意见我吧？”皇后勉强笑了一下，她是真的生病了，瘦就算了，脸色也是难看的很。

“娘娘病中，心思过重了，皇上确实是事务繁忙。”静怡笑着说道，又很是关心的问旁边的赵嬷嬷：“太医是如何说的？方子开了吗？皇上记挂主子娘娘，回头让太医院将方子给送过去，皇上想亲眼看看。”

不等赵嬷嬷说话，就又问道：“娘娘平日里三餐如何？休息如何？”

皇后打断静怡的问话：“你也别问她了，我这病，我自己心里有数，皇上挂念不挂念的，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就是你，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是在埋怨我，病的不是时候吧？”

“看娘娘说的，您就是不生病，妾身过两天也该回来的，不过是提早几天而已。”静怡笑着说道，皇后脸上略有些讽刺：“我估摸着，我是没有多少日子了。”

“娘娘可别乱说，您福大命大，定是能长命百岁的。”静怡笑着说道，皇后脸色沉了沉：“我死了，对你来说，是一件儿大好事儿吧？这满宫上下，谁能比得过你？论皇宠，你是头一份儿，论子嗣，你也是头一份儿，我若是没了，你不正好能取代我了吗？”

静怡没说话，只静静的看着皇后，她现在若是说，她从来就没想过会取代皇后，怕是皇后也不会信的吧？静怡有些不太想继续说下去了，能说什么？说皇后你已经钻进了牛角尖，你自己出不来了？

说皇后你想太多，我从一开始就只是想安安静静的熬到元寿登基，不管这中途能不能当皇后，就想着将来当个太后？若到时候你还活着，那咱们也能当个姐妹相处。若到时候你没活着，那拉家我也可以帮忙照料几分？

“皇后娘娘都是开始说胡话了。”静怡脸上的笑意收起来，叹口气：“看来，真是病的不轻，也幸好是我回来了，要不然，就没人能照顾皇后娘娘了。现下时候不早了，娘娘也该歇着了，妾身一路奔波，也有些累，回去休息好了，明儿才能伺候好娘娘。”

说着就打算走人，皇后又说道：“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静怡的脚步顿了顿，但随即，就又继续往前走，她当然知道皇后做过一个梦，甚至因为这个梦，本来就歪了的心思，更歪了些，竟然偏执成狂了。

“我原本以为，你是我最大的敌人，然而，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皇后接着说道：“我梦见，弘晖本该是有祭享的，可因为我，他成了孤魂野鬼。”

“都是当娘的，你可明白我的心思？”皇后问道，静怡顿住，她原先也是不信鬼神的，可现在，她也信，她也怕自己有一天死了之后，没人给自己烧纸钱。那到地府该多穷啊，买得起房子吗？

“娘娘想说什么？”静怡终于回头，皇后苦笑一声：“我想说，我知

道我做错了，我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所以，我以死谢罪，看在我已经赔罪了的份儿上，你就绕过弘晖一回好不好？”

静怡皱眉：“和弘晖有什么关系？”

“我原先的梦里，你是等元寿……才成了最尊贵的女人的，我现在，愿意助你一臂之力，让你早日得偿所愿，我只求你，将来有了机会，追封弘晖，给弘晖过继个子嗣，好不好？”

皇后努力的想要坐起来，可偏偏身子弱，动弹不得，就勉勉强强的将脑袋撑起来，也费了她不少力气，额头上都冒出来汗水来了。

静怡将之前皇后的话飞快的串联了一下——又做了一个梦，然后说是她误了弘晖，难不成以后，胤禛或者元寿，会追封弘晖什么的？

若是胤禛的话，这事儿应该是早就办好了的，毕竟胤禛是弘晖的亲爹，追封死去的亲儿子，应当是在胤禛刚登基的时候的。而且，皇后又是对着她认错的，所以，很大的可能，是元寿以后登基了，会给弘晖追封，或者过继？

好像是听说过乾隆的儿子们挺悲催的，不是被骂死了就是被过继了，可能是过继了？

“若是我不愿意让步，凭着我早些年的贤名，还有为皇考和皇额娘守过孝，再有那拉家的势力，还有觉罗氏的势力，你觉得，你能在名正言顺的当皇后吗？”

皇后最大的依仗就是当年康熙赐婚，又为两个长辈守孝三年，曾经诞育嫡长子。她早些年又有贤名在外，胤禛那性子，十分爱脸面，会将这两年她做错的事儿给公布出来吗？

不能，只要胤禛还要维持这明面上的脸面，她只要不死，顶多了就是一直养病不出来，可这皇后的位置，她坐的稳稳当当。

就算是钮祜禄氏将来能当太后，可儿子登基之后册封，和现在光明正大的登上后位，哪个诱惑力更大一些？她就不信，有这么个诱饵，钮祜禄氏会不答应她的条件。

所以，在做了那个梦之后，她就想好了，用她自己这条命，将弘晖原本该有的东西，再给要回来。后悔也没什么用了，这两年做过的事儿，别说是胤禛了，钮祜禄氏这个当亲娘的，更是不可能会原谅她。

赔礼认错就只是表面上的和气，能让钮祜禄氏有耐心听完她的话的一个条件。为了弘晖，不就是给钮祜禄氏认个错吗？她豁出去这张脸不要，也要达成心愿。

“以前的事儿，真是我做错了，我给你赔罪好不好？”皇后又说道，急促的喘了几口气，自从决定用性命换条件，她就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说了这么一会儿的话，眼前都有些发黑。

“我知道了。”静怡沉默了一下，点头：“你身子不好，先好好养着吧，等你养好了身子再说。”

“我身子好不了了。”皇后说道，面色有些焦急：“就是能好，我也

不会好的，我现在没了，明年，皇上就能册封你了，没有我碍眼，又能凤临天下，你就不心动吗？”

静怡想了想，摇头：“还是有些心动的，不过，你也该知道我的性子，不是我的，我就不会伸手。”

“不用你伸手，我给你，我亲自送到你面前。”皇后急促的说道：“我所求，就这么一件事儿，不管我做错多少事儿，弘晖是无辜的，他从未得罪过你，也从未得罪过元寿，我要的不多，就是一个追封，一个嗣子，好不好？”

看静怡还有些沉默，皇后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翻身就要往静怡跟前来，不过她没力气，翻一下就要掉到床下了。旁边赵嬷嬷忙上前去扶着，静怡也皱了皱眉：“你别急，若是弘晖的追封和嗣子，我是做不了主的，不过，我可以帮你和皇上说一声，若是皇上心里惦记……”

顿了顿，静怡又说道：“皇上若是不答应，那我就没办法了。”

“不要和皇上说，只等以后元寿登基了，让元寿去追封。”皇后急慌慌的说道，胤禛的性子，她也是了解几分的，因为她这个当额娘的，胤禛怕是不会愿意追封弘晖的。

况且，梦里，也是元寿追封了的。再者，钮祜禄氏是元寿的亲额娘，元寿总得给钮祜禄氏几分面子的吧？钮祜禄氏只要和元寿开口，那这事儿就有九成能办妥当，和胤禛说，只有三分把握。再看看弘时的下场，傻子都知道该选择哪一个。

静怡也是有些犹豫，万一元寿儿子多，想要多过继几个出去，好像这事儿也是留到元寿登基了再去办才行。她就算不知道历史，也知道爵位这种东西，对朝廷来说，并不是越多越好的，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从汉朝就开始有各种削藩的说法了。

清朝这爵位虽然没有藩地，但朝廷要供给粮食银钱，还有各种差事，也是个很耗钱的东西。元寿未来要真是儿子太多，不可能全都封亲王的，所以过继其实是个挺好的办法。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过继也能避免夺嫡争斗。

“元寿的事情，我也不能做主。”顿了顿，静怡说道，皇后急忙摇头：“不用你做主，只等以后，你有机会了，和元寿提两句就行了。”

“这事儿我能提，但并不需要你用性命来交换。”静怡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能提早当个皇后她当然是很开心的了，可历史上的熹贵妃好像也没能当皇后，所以，哪怕那拉氏死了，她也不一定能当皇后。

为这么个不确定的事儿，就要了皇后的性命，她有些下不去手。

皇后勉力笑了一下：“你可知道，要是我没死，你还要再等多少年？”

静怡摇摇头：“我不想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只要问心无愧，我就能活的潇潇洒洒，将来到底能如何，我也并不想要去过问，得之我

幸，失之我命，我不会怨怪谁。”

就是元寿当不了皇上，她也能撺掇着元寿去海外谋生啊。那什么鲁滨逊漂流记，她初中念过之后，还曾幻想过自己独自在岛上的生活呢。

“你倒是想得开。”良久，皇后才说道，有些疲惫的闭上眼睛：“你回去吧，天色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反正，该说的她也说了，就算钮祜禄氏不赞同，她将来当了皇后，也是要承自己的这份儿情的。

静怡可不知道皇后的这番心思，她真的是很用心的让人为皇后诊治的。倒不是同情皇后什么的，那样一个对自己和孩子下杀手的人，她又不是圣母，临了还要同情可怜一番。

她就是做给大家看的，给宫里的宫女太监们看，给外面大御史大臣们看，给圆明园的胤禛看。

可皇后已经是心存死志，才过了两天，太医那边就给下了病危通知书。这事儿静怡可不敢自己做主了，当即将这脉象和太医开的方子给送到了圆明园。

然而，没等到胤禛回来，赵嬷嬷就找过来了：“主子娘娘不好了！还请贵妃娘娘前往探望。”

静怡都来不及换衣服，急匆匆的跟着赵嬷嬷过去。皇后竟然是靠坐在床上的，眼神明亮的就像是在发光，脸上也带了几分红晕，静怡一颗心就往下沉了沉。

她不是大夫她都知道，这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了。

“你来了。”皇后笑着给她打招呼，示意她到跟前来：“我怕是不行了，临走之前，我想再求求你，弘晖是个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向来心肠好，哪怕是过继个女孩子呢，只要让他在地下别那么孤单就行。另外，那拉家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日后，只要元寿愿意用他们，那拉家必定听从元寿调遣。”

“你歇歇吧。”静怡也是无奈了，都这会儿了还算计着呢，那拉家眼看不行了，将来元寿要是登基，若是不用那拉家，那拉家也就差不多完蛋了。可元寿若是愿意用，那拉家说不定还有个再次起来的机会。

这人，临死惦记的，除了儿子，就是那拉家了。

再想想年氏，静怡也忍不住叹气，那个临死前，惦记的也只有孩子和年家了。这年代的女人，果然是离不开家族的，受委屈的时候离不得，受宠了，也离不得。

“你答应我，不然，我死不瞑目。”皇后死死抓着静怡的手，静怡有些慌乱的点头：“好好好，我答应你，你不要说那么多话了，好好歇着，我已经让人去圆明园了，皇上马上要回来，你不想再见见皇上吗？”

皇后摇头，到了这会儿，还有什么好见的？

少年夫妻，本该是恩爱一生，白头到老的，可偏偏走到了这一步。她心里怨怪胤禛，胤禛心里，怕也是憎恶痛恨她的。既然夫妻情分不在，见不见的，又有什么紧要的呢？

皇后松开静怡的手，含笑看望门外，她有多少年，没注意过外面的风景了呢？她竟是不知道，长春宫的石榴花，竟然也是这般绚烂，和当年王府里的那颗，几乎一模一样。

“娘娘！”赵嬷嬷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哆嗦着手去摸皇后的手背：“主子娘娘！”

静怡惊了一下，皇后已经闭上了眼睛，手垂落在身边，也逐渐变的僵硬起来。赵嬷嬷摸过了皇后的鼻息，嘶哑着声音，机械的说道：“主子娘娘，您走好。”

说完，起身就要往床柱上撞。也是静怡自己足够小心，她来皇后这边的时候，向来是丫鬟不离身的，小阵本身有点儿三脚猫的功夫，忙窜出去将赵嬷嬷给拽住了。

人是没死，就额头给撞成青紫色的了。

“胡闹！主子娘娘丧礼未过，你就不打算让主子娘娘安心上路吗？”静怡斥责道，她事儿多着呢，一边吩咐人看好了赵嬷嬷，一边让人去圆明园报信，还有宫里：“该换掉的就换掉，通知内务府，给几个格格阿哥准备孝服。”

还有棺材，灵堂，还要通知外面大臣，定下诰命进宫哭丧时间。若是没之前掌管凤印的基础，估计这会儿她都要忙晕了。也幸好有武氏在旁边帮忙，宫中各处，不到一下午，就全换了装饰摆设，到处是一片素白。

到了晚上，静怡也有些心焦，按照路程，这会儿胤禛也该回宫了啊。她派出去的是快马，一个时辰定是能到圆明园的，胤禛当时起身，这会儿就该到了。

可现在都还没看见人影？是在路上耽误了？

正想着，就听见外面小唱的声音：“娘娘，阿哥和格格们回来了。”

话音刚落，元寿打头进来，恭敬的给静怡行礼：“额娘，汗阿玛一听说皇额娘病逝的消息，就身子有些不舒服，太医说是伤心过度，暂且赶不回来，就让儿子先带着弟弟妹妹们回来了。”

静怡有些慌：“你们汗阿玛怎么了？可还严重？”

元寿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凑到静怡耳边：“汗阿玛没事儿，儿臣瞧着，倒像是汗阿玛不愿意回来。”

静怡皱了皱眉，过了好一会儿，叹气：“既然如此，咱们就先顾着这边的丧事吧，你领着弟弟妹妹们先换了衣服去灵堂，丧钟刚才已经敲过了，从今儿开始，你们就得守灵了，我让人传了口信，诰命们明天一早进宫哭灵，你们也都准备好。”

元寿忙应了，长福和安安年岁虽小，却也得跟着去守灵。也幸好

这宫中早已经是静怡的天下了，下半夜若是实在熬不住了，还有小太监带着他们到后堂去稍微休息一会儿。
　　哭灵是个力气活儿，从早上八点开始，一个大太监守在殿门口，掐着表喊：“哭！”
　　众人举帕子揉眼睛，呜呜啊啊的哭，头一天没眼泪还不行。哭两刻钟，小太监喊停，大家伙儿就可以休息那么几分钟，等喊了哭就再继续。
　　一上午就这么哭哭听听，午饭时候能得一个小时在殿内稍微走动走动，顺便吃个饭补充一下水分。然后下午继续，元寿和天申他们在外面，宝悦她们带着女眷在内殿。
　　得此机会，李氏和耿氏也能出来透透气。
　　静怡看着这小猫三两只，都有些替胤禛委屈，好歹是个皇帝呢，这后宫死的死圈的圈，剩下两个地位稳固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两个小花骨朵儿又是不喜欢的，这皇帝当的……太可怜了点儿。
　　胤禛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全靠静怡将这丧事给办妥当了。不过，下葬的那天，胤禛倒是让人送来了圣旨，全都是夸赞皇后的话，最后给了皇后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的谥号。
　　这长的，静怡反正是没反应过来，不过她也知道，这谥号里面的字，意思都是挺好的。
　　等整个丧礼彻底完成，已经是七月底了。静怡忽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皇后是嫡母，她这一死，宫中的阿哥格格们都该守孝的，元寿和天申的婚礼一个是定在了九月份儿，一个是定在十二月，这下子，要全都往后推了。
　　想到这事儿，她就忍不住皱眉，三年呐，今年元寿十六，三年后就该十九了。
　　十九可真不算小了，到现代也能当爹了。现下静怡该担心的就不是元寿过早行房会伤身了，而是要担心这三年时间，元寿会不会憋伤了身体？
　　毕竟是大小伙儿了……大约是静怡看元寿的目光太诡异，他直觉不能去问，就只好岔开了话题：“汗阿玛说让您也到圆明园去，上了年纪了……”
　　看静怡目光不善，忙修正一下自家汗阿玛的话：“操劳一场，合该休息几天，到圆明园正好养养身子。”
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领饭盒的比较多……

☆、第 134 章

　　静怡到了圆明园才知道, 胤禛这段时间, 还真是身体不舒服。因为贵州那边的改土归流遭遇抵抗, 胤禛命鄂尔泰直接用兵西南，从长寨首起, 攻克九村寨, 占谷隆关，但苗人彪悍，到现在, 事情还没完结。

胤禛的意思是反正元寿和天申暂时也不能成亲了，不如到外面办差积累一下经验, 正好这苗人的事情也差不多要收尾了，就让元寿过去蹭一点儿军功, 顺便将这改土归流继续推行下去。贵州以南, 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没收拢呢。

至于天申，孔子庙已经修建完成，让天申过去主持一下揭幕仪式。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是太机密，所以胤禛是特意来和静怡说的，静怡自然是没意见的, 她巴不得元寿多出去几趟, 顺便锻炼一下的。

反正现在正在孝期, 元寿就是想做点儿什么，也多少要顾忌一些。再者，还有文浩等人跟在他身边，想必他是能安安分分的来回一趟的。

现下已经是七月底, 宫中还是有些燥热的，但圆明园这边就凉快多了，静怡现在也不用每天担心皇后那边会出什么幺蛾子了，这心情跟着一放松，整个人就懒散了起来。

仗着没人说自己规矩方面的事情，不到八点钟绝不起床。晚上则是带着长福和安安到处玩耍，今儿让人弄点儿萤火虫进来，明儿来也月下垂钓。玩了一段时间，整个人不说胖吧，反而还瘦了几斤。

对静怡来说，这可是意外之喜。等胤禛过来的时候，就掐着自己的衣服给胤禛展示：“看看，我衣服又宽松了些，再这样下去，过几天，我说不定就能穿上我十年前的衣服了。”

胤禛有些吃惊：“你十年前的衣服都还没扔掉啊？”

静怡有些无语，重点是这个吗？

“有几身好看的，我特别喜欢，就没扔掉，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漂亮？”静怡笑眯眯的问道，既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自己主动问好了。

胤禛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点头：“还是一样漂亮，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你准备好了中秋宴？”

静怡顿了一下才说道：“今年要在宫里过还是在园子里？”

“在园子里吧，今年可以在园子里多住一段时间，等十月底了再回去。”胤禛说道，静怡点头：“在园子里的话，我想着就小办一下，只咱们自家人随意过一下好了，大臣们你赏赐一些月饼下去就行了，你觉得如何？”

她就是随便问问，反正，最后做主的还是胤禛。

“也行，你让厨房多准备些月饼。”胤禛想了一下应道，过了一会儿，伸手拍拍她胳膊：“皇后临走之前，曾给朕一个折子，想求了那拉家的姑娘给元寿当侧福晋，这事儿……”

静怡皱了皱眉，皇后之前是给她透漏过这事儿，她当时没答应也没拒绝。可既然她已经选定了富察家的姑娘当元寿的嫡福晋，这个侧福晋……好吧，也是避免不了的，元寿这身份，怎么可能会只守着嫡福晋一个人过？

那这样一来，元寿的后院，岂不是和历史上是一样的格局了吗？

“这次选秀不是没有那拉家的姑娘吗？福晋选的是哪家的姑娘？”静怡问道，胤禛笑着摇了摇头：“那拉家的姑娘才十岁，就是要选秀，也还得再有三年。”

原本，富察氏是今年进宫，三年后，定是能生下嫡子的。

“那就选秀的时候再说吧，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品性。”静怡笑着说道，反正只要她还活着，元寿的后宫她总是能插得上手的，就算是这后宫格局和历史上的一样也没关系。

反正，朝政上历史上的乾隆还算是十分精明的。他只要不当个昏君，静怡就很满意了。

等胤禛去前面办公，静怡这边就将心思转到月饼上面去了。每到这会儿，就十分想念前世的超市，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都可以，甚至韭菜鸡蛋的都能来一发。

可这会儿 ，宫中的御厨擅长做的是北方月饼，南方的也不是做不出来，就是有些不太地道。

静怡一边回想，一边列单子，蛋黄的必须有，她的最爱。然后是酥肉的，这个尝个鲜，哦，五仁的是经典，这个不能少。其实静怡觉得，五仁月饼还是挺好吃的，前提是五仁的馅料足，是真真正正的五仁，而不是用青红丝来代替的五仁。

“拿去让御膳房准备，一样先准备个五十斤。”静怡吩咐了小唱去办这差事：“每一样馅料用不同的模子，做好之后先一样送过来一个，我先尝尝味道如何。”

小唱忙应了，拿着单子去找大厨商量。

不得不说，大厨就是大厨，静怡随随便便写的名字，人家经过研究，做出来的月饼那叫一个好吃，就连静怡开玩笑一样写出来的酥肉的，居然也是满口肉香，吃的人十分满足。

胤禛亲自写了几十张合家团圆一类的祝福语，让人将月饼给包好了赏赐下去。胤禛看重的，像是怡亲王，那就是一种口味的来两斤。胤禛不看重的，想起来了就给，想不起来了就不给。

十来种月饼，总共五百多斤，最后差不多就是被分完了。

过完中秋，静怡原本以为，该准备过颁金节了。这个属于满人的盛大节日，哪怕皇后过世了，都不影响的。但她这边还没想要组织什么活动，那边胤禛就脸色复杂的过来了。

静怡还有些疑惑：“你这是怎么了？朝堂上的事儿有困难了？还是哪儿出什么事情来？”

“郑家庄那边来信儿了。”胤禛说道，静怡一时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废太子胤礽，是被圈禁在郑家庄的，那庄子还是胤禛当年建工盖起来的。

“是二哥出了什么事情？”静怡犹豫了一下问道，胤禛点头：“二哥病重，太医说，怕是熬不过去了，弘皙代写的折子，说是二哥想见见

我。”

这事儿静怡不好随便给建议，万一胤禛自己想见呢？

“朕打算去看看。”过了一会儿，胤禛果然这样说道，静怡点头：“好，要我帮你准备什么吗？”

“不用，朕明儿一早去，晚上就能回来了。”胤禛沉吟了一下说道：“你先做好准备，怕是二哥，这次估计是真的……”

静怡点头，虽说胤禛说不用准备什么，但静怡还是给收拾了两身衣服让苏培盛带着。胤禛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带了胤祉，胤祹和胤祥三个人。

静怡是不知道胤礽和胤禛说了些什么的，但胤禛从郑家庄回来，脸色是有些不太好看的，然后，就隔了一个晚上，郑家庄那边，就传出了胤礽过世的消息。

胤禛叹了一天的气，最后下旨，让胤礽以和硕亲王的例下葬，丧事之后，追封胤礽为和硕理亲王。

理亲王过世不到一个月，宫中宜太妃病重，静怡不得不再次赶回宫中，幸好，这也快十月了，倒是不用纠结丧事办完之后还用不用再会圆明园了。

一年办了三次丧事，这到了新年，也就不能大肆庆祝了。雍正五年的新年，很低调很平淡的，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年，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河南巡抚、山东巡抚等人先后奏报黄河水清，清澈见底，这可是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黄河水那是出了名的浑浊。有一句老话，一斤黄河水半斤是黄沙。所以，眼下这种情况，不约而同的被人说成了是吉兆。

胤禛往日里虽然理智，可遇见这种事儿，还是兴奋的很，连着和静怡唠叨了好几天，一会儿感叹从未听说黄河还有水清见底的时候，一会儿又说，这定是上天赐福，定是赞同他往日里的政令的。

静怡也只管跟着点头，她的反应半点儿不影响胤禛发挥。

然而，到了三月，胤禛就不得不停止这种自我吹嘘了，因为广州发生了抢米案。若只是普通百姓参与的话，那顶多算是有民乱，官府出面镇压了就行，可参与的人还有驻防士兵，这情况就有些严重了。

广州巡抚自己不敢擅自断定，忙上了折子，胤禛也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官兵参与一方面是说明情况严重，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兵丁监管不力。

于是，元寿回来不到两个月，就又被胤禛给塞到钦差队伍里面，跟着兵部侍郎一起去调查这事儿了。

大约是因为正好出现吉兆的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胤禛觉得有些打脸，接下来就再不提吉兆的事情了。甚至，在山东巡抚上了折子说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龟，这个是吉兆的时候，胤禛就下旨狠狠的斥责了山东巡抚一顿。

说的也非常直白——朕给你们俸禄是让你们找吉兆的吗？拿钱干

事儿，给朕干点儿事实！不要天天就想着走捷径，就算你真找到了吉兆，朕也不会认的！

瞬间，那找到吉兆的折子就清空了，胤禛案头的折子山，也少了一层。

每提起这事儿静怡就忍不住憋笑，总觉得胤禛是被老天爷给耍了一次。不过，老天爷这一招倒是用的挺好的，好好一励精图治的皇帝，不说看政绩如何，居然要看吉兆，这简直就是当昏君的前兆好吗？

也幸好胤禛反应的快，将这股歪风给掐了，要不然，日后说不定还会有白色的天鹅啊，白色的猫狗啊，乱七八糟什么都能当吉兆了。

记得这古代，好像还有因为找到了吉兆就被赐官的人？胤禛要也来这么一手，静怡就觉得，雍正皇帝在自己心里的印象，是要轰隆一下的了。

时间不紧不慢的过了五月，按照往年习惯，该是去圆明园避暑了。静怡都准备吩咐人收拾行李了，却是一直没听胤禛说启程的事儿，眼看天气越发的热，静怡就打算找胤禛问问。

不过，没等她换好衣服出门，小唱就进来了："娘娘，针线房的人过来了。"

静怡微微皱眉："针线房？我没让人做衣服啊，夏季的衣服，不也已经早早吩咐下去了吗？"

"不是给宫人做衣服的，是造办处针线房。"小唱又说道，内务府所有的作坊都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造办处负责，就只专门给主子，包括胤禛还有后宫的娘娘阿哥格格们做衣服的，一部分是宫中管事嬷嬷负责，只给宫女太监们做衣服。

这来的是造办处的人，那显然就是给静怡做衣服了。

静怡还是有些疑惑："我并未说要做衣服啊。"

"造办处说是皇上的意思。"小唱笑着说道："皇上惦记娘娘，大约是想给娘娘做几身好看的衣服，等过几天去圆明园的时候穿吧。"

静怡想想，挺有道理的。胤禛内心里其实是住着一个设计师的灵魂的，去年不还亲自画样子，让造办处给她打造了他亲自设计的首饰吗？

还有他自己用的，以及静怡用的茶杯碗碟什么的，胤禛也是亲手画过图样的。

"让她们进来吧。"静怡点头应了，小唱出去掀帘子，几个嬷嬷拿着尺子绳子就进来行礼了。静怡也不多问，伸开胳膊任由她们量体。不过这次倒是特别精细，不过是量了身体，连脑袋都给量了一下。

静怡又有些疑惑了，难道不是做夏装，是要做冬装，还带个帽子吗？

"你们这准备的是冬装？"静怡问道，为首的嬷嬷忙笑道："回娘娘的话，不是冬装，是朝冠。"

静怡皱了皱眉，朝冠？她的朝冠不是好好的吗？每年也就戴那么两三次，每次丫鬟们都会仔细保存，应该还不用换新的吧？再说了，这朝冠可不是光一个帽子的，上面还有东珠，宝石，珍珠以及金饰，价值昂贵，换一个得多少钱啊？

不过，她也就是想想，问一个嬷嬷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显得太小家子气了些，好像内务府多贫穷，连个朝冠都做不起一样，丢的不是静怡的面子，而是胤禛的面子。

毕竟，经过改革的内务府，现在几乎算是胤禛自己的钱袋子了。

等量完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朝冠都要重新做，那鞋子也不例外。甚至连手指头都被测量了一番，静怡估摸着是，是要连指甲套一块儿给做新的了。

胤禛原本就送过静怡不少好东西，所以静怡初开始惊讶了一下之后，就变的很坦然了，不就是从头到尾的一身衣服吗？胤禛心情好，愿意给，她就接着嘛，她要是推辞掉了，胤禛还不知道要去讨好哪个别的小妖精呢。

晚上胤禛过来，静怡也没提起这做衣服的事情，赶紧的问起去圆明园的事情，胤禛叹气："不是朕不想去，而是今年事情有些多，朕没办法去，难不成你要自己一个人去？"

静怡心里使劲的点头，我一个人去也行啊，那还更自在些呢。然而，面上她只能微笑着摇头："皇上若是不去，妾身自己去有什么意思？皇上去哪里，我也是要跟着去哪儿的，只要皇上不嫌弃我就行。"

"朕自然不会嫌弃你，你这段时间也别闲着了，元寿再过半个月就该回来了，你若得空，不如给朕和元寿做两身衣服，这别人做的，就是比不上你做的，朕穿着你做的衣服才有几分舒坦。"胤禛笑着说道，静怡忙点头："好，那我先帮着你做，既然要做就多做两身。"

她掰着手指数，胤禛一身，元寿一身，安康长宁长福以及安安，加起来就得六身了。哎，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做完。

这一忙起来，静怡就顾不上过问外面的事情了。

所以，她错过了很多提前得知消息的线索。

直到八月初，一颗炸雷在她脑袋上方炸响——胤禛册封她为皇后了。这简直就是……静怡是恍恍惚惚的接完了圣旨的，她从没想到，自己会用这样的方式走上人生的巅峰。

皇后啊，她哪怕是最受宠的时候，也没敢想过这种待遇。

她现在，居然一转身，从贵妃变成了皇后？从一个侍妾，变成了正妻？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元寿，你掐我一下。"静怡伸手戳戳旁边端着茶杯的元寿，元寿哭笑不得："额娘，您都问三遍了，这圣旨是真的，汗阿玛是册封了您当皇后，明儿就有册封大典，以后您就是皇后了！"

说着话，小晚笑眯眯的进来："娘娘，造办处送了礼服过来。"

不等静怡说话，元寿就冲小晚点头：“让人送进来，你服侍额娘换上试试，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趁着今儿还有时间，赶紧的给修整一下，明儿可是大典，万不能出错的。”

说着转头看静怡：“额娘，恭喜您当了皇后，儿子还有点儿事情找汗阿玛，先去养心殿了，晚上再过来陪您一起吃晚饭。”

静怡忙点头：“行，那你先去忙。”

等元寿出去了，静怡又挥挥手：“你们先出去，我先自己喝杯茶。”

屋子里的人都清出去了，静怡才总算是不用绷着脸了，瞬间那笑容就露出来了，嘴巴越张越大：“哈哈哈，我是皇后了！我真的是皇后了！天哪，这简直就是，中大奖了！”

原本她以为自己是要靠儿子的，没想到，最后居然是靠男人了。当然，儿子还是能靠的，不过是现在又多了一层保障而已。而且这两件事情兴致也不一样啊，靠儿子那说明自己肚皮争气，靠男人说明什么？说明自己眼光好，说明男人心里有她啊。

静怡觉得心里的兴奋要控制不住了，浑身都充满了喜悦的力量，她想做点儿什么发泄发泄。但是，好歹理智还有那么一丝丝，不好弄出太大的动静来。

索性就抱起软榻上的抱枕，塞到嘴里使劲的咬了几口。

哈哈哈，她是皇后了！名正言顺的站在胤禛身边的人，从此就是和胤禛夫妻一体了！

发泄了好一会儿，静怡无声的狂笑到自己脸颊都觉得酸痛了，这才勉强收住了几分喜色，伸手揉揉脸颊，轻咳了一声，确定声音还算是平稳，就出声喊道：“小晚，进来吧。”

小晚忙推门进来，笑着给静怡行礼：“娘娘，咱们先试试礼服？”

静怡点头，笑眯眯的起身。小晚回头招呼一声，永寿宫的几个丫鬟就全聚过来了，帮忙换衣服，拆头发，忙忙活活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算是将静怡全身上下，全给换了一通。

头上是总共十只金凤一颗大东珠，七十八个小东珠，以及数百珍珠，沉甸甸的，静怡刚一戴上就觉得脑袋上像是压了十斤重物，感觉脖子都快要断了。

幸好，用朝冠的机会并不算是很多。而且，一想到这朝冠代表的意义，静怡就觉得，宁愿脖子受累，她也要带着。

之前那些嬷嬷测量的尺寸是很精确的，静怡一身穿戴好，是分毫不差，衣服十分贴身，朝冠也十分合适，连鞋子，也是一分不差。静怡扶着小唱的手在屋子里走了两圈，稳稳当当，花盆底的底面做的略有些宽，她踩着并不费力。

“针线房的嬷嬷们辛苦了，你回头送些赏赐过去。”静怡笑着吩咐道，小唱忙应了下来。

“好了，换下来吧。”虽然很是不舍，可这衣服穿着实在是太热了

点儿，八月份的正午，那阳光也是十分毒辣的。静怡伸手摸着朝冠，喜欢的恨不能就放在自己床头，今天晚上抱着睡觉好了。

“额娘，额娘，你是皇后了？”静怡正笑眯眯的观看自己的朝冠，就听见外面咋咋呼呼的声音，一转头，就见长宁领着长福和安安进门。前面长宁懂事儿了，笑眯眯的给静怡行礼：“恭喜额娘了，以后要叫皇额娘了。”

安安是女孩子，一眼看见的就是桌子上放着的朝冠：“哇，好漂亮啊，额娘我能摸一下吗？”

静怡很大方：“摸吧，不过小心点儿，这上面的金凤都是金片子，小心些手指。”

长福也靠过来凑趣：“额娘额娘，你是皇后娘娘了，那一会儿我能多吃一盘窝丝糖吗？”静怡有点儿不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但原则问题不能随便动摇，静怡很坚决的摇头：“不行。”

长福小大人一样叹气：“哎，那当皇后有什么好处呢？”

静怡哭笑不得，伸手给他一个脑瓜崩：“以后可不能随便说这话，要不然，好处不好处的我不知道，我倒是知道你汗阿玛什么时候会打你板子。”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脸肿了……肿的眼睛都只剩下一条缝了，花开向来觉得自己是大眼美女的……

☆、第 135 章

册封皇后的仪式其实是很复杂的, 首先是胤禛通知礼部钦天监以及内务府等处, 一方面要挑选吉日, 一方面要造金册玉印，一方面要上玉牒, 还要编写撰文宝文。

这些事儿是能瞒着静怡进行的, 不光是胤禛不说，元寿等人也不说，静怡又向来是胤禛不说她就不打听的性子, 所以，一直等到圣旨下来, 她才算是知道自己被册封为皇后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需要她配合了。

圣旨下来的第二天, 太常寺的人去祭告天地, 并将圣旨送到太庙。然后，胤禛亲自去奉先殿行礼，告诉他们爱新觉罗家的祖宗们，他爱新觉罗胤禛，要扶正皇后了。

下午则是各种准备, 布置册封现场。

再过一天, 才是正式册封。銮仪卫在太和殿外陈设法驾, 就是天子车架，分为大驾，法驾和小驾三种。其中，法驾最为隆重。另外设有皇后仪驾, 这个是放在宫门外的台阶下的。大殿之上，有专门的礼乐班，接近吉时的时候，吏部和鸿胪寺的官员再在太和殿内设置节案。

静怡穿着大礼服，在庄重肃穆的乐声中慢慢走到太和殿宫门外，顺着台阶上去，就能看见胤禛站在了香案后面等着。

三跪九叩，恭敬的从胤禛手中接过凤印。这大典，才算是完成。

接下来，静怡会单独去奉先殿祭拜。下午，则是朝廷命妇进宫拜贺。

钮祜禄家是静怡的娘家，来的最早，静怡穿着一身大礼服，带着朝冠，只觉得自己脖子都已经快压断了。看钮祜禄氏被大儿媳搀扶着进来，颤颤巍巍的要行礼，刚打算起身，却被身边小晚按着提醒了一下，忙又坐下，不等钮祜禄氏跪地就忙喊道："钮祜禄夫人请起。"

她都快四十了，她额娘也将近七十了，在这个年代，七十已经算是很长寿了。

钮祜禄氏却硬是行完了礼才起身，笑眯眯和静怡说道："你现在是皇后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照着规矩来才行，咱们钮祜禄家，可不是那种骨头轻飘飘的，就是因为你当皇后了，咱们才应该更谨慎。"

一边说，一边拍了拍大儿媳的胳膊，大儿媳忙恭敬点头："额娘说的是，皇后娘娘自己不易，咱们别的帮不上娘娘，但至少能不给娘娘拖后腿。"

静怡眼圈微微红了下，但赶紧的就忍住了："你们没有拖后腿，阿玛和大哥还有二弟，都帮了我不少忙，你们都很好。"

至少，和那拉家比起来，静怡对自己的娘家人，真是太满意不过了。至少，自家兄弟有真本事，有上进心，愿意去拼搏奋斗。

"好好好。"钮祜禄氏笑眯眯的，总算是走到这一步了，不管是子嗣还是皇宠，闺女全都占齐了，日后，她就再也不用担心静怡一个人在深宫里，会有什么不自在的地方了。

其实就算是亲母女，这会儿说话的时间也没多少，刚说了两三句，就又有别的人进宫了。赶在钮祜禄家后面的，是三福晋和五福晋。

胤禛向来不喜欢胤祉，觉得他眼高手低。胤祺则是被胤禟拖累，好好的亲王，现在就是个贝勒了。两家的福晋却都不是糊涂的，眼瞧着胤禛的江山越来越稳当，自然是要早早来给静怡示好了。

一下午，这永寿宫人来人往的，就再停歇过。

一天下来，静怡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压成照片了，只想贴着地面出溜，脚都不想抬，实在是太累了些。

胤禛却是轻松多了，下午处理完朝政就过来了，看静怡一脸疲惫的趴在软榻上，长福脱了鞋子踩在她背上，就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你倒是挺会享受的。"

"养儿防老嘛，我养活他这么大，就是让他踩踩背，已经是很轻松的了。"静怡笑眯眯的说道，作势起身行礼，然而动作慢吞吞的，十分不走心，胤禛无奈的摆手："行了，别起来了。"

以为他看不出来吗？就是不想起！

"今儿感觉如何？"顺势在静怡身边坐下，胤禛伸手拿了一颗葡萄剥皮，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感觉很好啊，若不是身上的大礼服和头上的朝冠太重了，我觉得我都能飘起来了。"

真的，这种感觉，和册封贵妃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有人来拜贺，但册封贵妃之后，她明确的知道自己上面还有皇后，贵妃就是再带一个贵字，领的也是妃的月例。

而且，只从称呼上就能听出来。这后宫，只有两个主子，一个主子爷，一个主子娘娘。一个皇上，一个皇后。贵妃算什么东西？

今儿她可是被人喊了好几次主子娘娘的，这感觉太爽快了，若不是还有理智在，当众她都想哈哈大笑几声了。

静怡冲另一边正在玩儿七巧板的安安招手："给你阿玛也踩踩。"

胤禛皱了皱眉，静怡猛然反应过来，好像是有点儿不太妥当？这个，有冒犯龙体这个说法吗？

"还是算了，安安力气小，要不然，我给你捏捏吧？"静怡迅速反应过来，笑眯眯的将长福从自己身上下来，翻身跪在胤禛身边，伸手捏住他肩膀，用力捏了两下："你放松些，要不然我捏不动。"

胤禛面色舒缓了一些，笑着拍了拍静怡的手："你歇着吧，刚才不还说累的吗？过了这两天就好了。"

今儿这册封典礼虽说是已经完成了，但静怡相应品级的摆设还有首饰衣物什么的，也都得要跟上来，还有这伺候的人手，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这些事情之外，还有长宁和长寿年纪大了些，该搬到南三所去住着了，二格格年纪不小了，也相看人家了，哦，这个静怡插不上手，二格格照旧是抚蒙，得胤禛出面亲自挑选额驸人选。

长福和安安也该启蒙了，接下来一转眼就是中秋节了，静怡只想一想这一堆的事情，就觉得头皮发麻，当皇后的喜悦也随之变成了紧张感。

这可是她头一次以皇后的名义做这些事情，若是以前，做不好就做不好了，反正她就是个贵妃，没经验，做错了也没人会责怪她，毕竟，有多大的脑袋戴多大的帽子。

可现在，她地位提升了，不光是她自己，就是胤禛，对她的要求也肯定会相应提升的，还有外面的那些朝臣们。贵妃娘娘顶破天了就是个宠妃，可主子娘娘是国母，要求肯定不一样。

"别着急。"大约是静怡脸上的神色太过于明显，胤禛抬手摸了一下她的脸颊："你身边的几个丫鬟都是能干的，你想不到的事情，她们会提醒你的，若你还是不放心，就到内务府挑选几个嬷嬷过来。"

静怡想了想还是摇头了，她现在不喜欢用嬷嬷，总觉得那些人一旦上了年纪了，有了子孙，想要的东西多了，软肋也多了，就受不住诱~惑和威胁了。

当然，也不是说小丫鬟们就能受的住了，可这半道上过来的嬷嬷，静怡确实是有些信不过的。

"我先试试看，不过，先说好了，我若是有做错的，你可不许当着人给我难堪。"静怡笑眯眯的扒着胤禛的肩膀说道，胤禛点头："行，我不给你难堪，不过，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能做到吗？"

做到让自己变成一个合格的皇后，万事安排妥当，逢年过节十分周全。礼仪规矩从不出错，内宫前朝但凡提起都会夸赞。

就像是那拉氏，不管她背后做过多少错事，可她明面上遮掩的好，早些年经营的名声也好，所以就是胤禛，也轻易不会去动她。

“我能做到！”静怡并没有立马回答，而是仔细想了想，才认真的点头：“你放心，你信得过我，我自然不会给你丢脸，一年时间，我保证，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过了一会儿，静怡又叹气：“只可惜，元寿没早些成亲。”

要不然，她就能多个信得过的帮手了。元寿的媳妇儿，天生就是和她一个战壕的。嗯，仔细想想，好像现在的后宫，也没什么大危险，她也不用过分小心了。

只看这两年胤禛给元寿安排的那些差事，就能猜出胤禛的用意来了，现在元寿是既嫡也长，所有的阿哥里面，没有比他更出色更合适的人选了。

“很快的。”顿了顿，胤禛挑眉笑道：“之前你不还说，要让他晚点儿成亲的吗？现在能再拖两年，你岂不是如愿了？”

“我的规划中，元寿十八成亲就可以了，但现在……”静怡眨眨眼，又笑道：“好吧，过两年就过两年，男人嘛，只要有出息，二三十成亲都不算晚，晚上想吃点儿什么？”

“吃点儿素斋吧，天气热，不想吃荤腥。”胤禛说道，再说，忙了一整天，只觉得有些疲惫，倒不觉得有肚子饿的感觉。静怡想了想就问道：“让人弄个青椒豆干，草菇玉米笋，芥菜炒毛豆，芝麻海带结？”

胤禛点头应了下来，静怡一边吩咐人去准备，一边问道：“元寿和安康他们呢？早上还露面来着，下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晚上是在南三所那边用了？”

“应该是，不要去叫他们了，人多了闹腾。”胤禛说道，静怡只是略有些惆怅：“孩子们长大了，就跟小鸟一样，一个个都飞走了。”

“飞的再远，也是会回来的。”胤禛安慰道，长福和安安凑过来奶声奶气的安慰道：“额娘，我们不飞走，我们陪着额娘。”

胤禛笑哈哈的伸手拦住了安安：“安安可真是汗阿玛的贴心小棉袄。”

说说笑笑间，饭菜就端上来了，胤禛估摸着这两天也是累了，晚上并没有折腾静怡，倒是让静怡很松了一口气。

册封皇后的喜悦，从八月初一直延续到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胤禛特意说了要大办，静怡提前五天就开始准备，宴会上的菜单一遍遍的核实，要用的瓷器也提前和库房那边打好招呼，还有安排座位，安排歌舞。

乐坊最近编排了新舞蹈，给静怡递了牌子，想请静怡指点一番。静怡这方面还真是没天分，她顶多就是能看出来好看不好看，然后在

服装上稍微给放宽点儿条件。

“皇嫂准备的酒水倒是挺特殊，果味很是醇厚，可是西域那边的葡萄酒？”十三和胤禛向来亲厚，十三福晋和十三是夫唱妇随，对静怡也就很是热络，坐在右侧，抿了一口酒水，笑着问道，静怡摇头：：“我看书的时候见上面有酿酒的方子，就让造作坊的匠人试了试，三年前开始酿造的，前两天拿出来尝了尝，觉得味道还算是不错，所以今儿就特意拿出来，让诸位尝个新鲜。”

“皇嫂玲珑心思，味道确实是挺好的，也不知道臣妇有没有这个荣幸，求皇嫂多赏赐一些？”十三福晋笑道，十六福晋也忙开口：“皇嫂，可别忘了我，我最是喜欢喝这果酒了，依我看呐，西域那边的美酒，和这个比起来，也是差远了的，皇嫂怜悯我，多赏赐我一些？”

“好好好，都有都有。”静怡笑眯眯的说道，偏十七福晋不会说话，别人夸赞完了酒水，她既不想落入俗套，又不想落与人后，就赞道：“皇嫂治下有方，臣妇这次进宫，只觉得处处都妥帖，来往宫人一抬手一抬脚，全都是规规矩矩，可见娘娘天生的威仪，怪不到臣妇以前见您，就总是觉得您气势非凡呢。”

一下子，众人就都安静了，这是将以前的皇后给放到哪儿去了？以前静怡就是再有气势，她不也得在那拉氏面前恭恭敬敬的吗？

还是十六福晋圆滑，忙岔开了话题：“今年这舞蹈倒是不错，可是乐坊新编排的？以前倒是没见过。”

十二福晋忙笑道：“这舞蹈确实是好看，不过啊，我还是更喜欢今儿这饭菜，看着就赏心悦目，吃着更是美味，娘娘心疼我，不如也赏赐我一些菜肴？”

有十七福晋这样不会说话的，也有十六福晋这样能言善辩的，场面瞬间就又和谐起来了。静怡自己倒是不太放在心上的，她走自己的路，没必要非得和不懂事儿的人计较。

除却十七福晋不会说话这一点儿，整个中秋宴会，其实还是很圆满的。宴会嘛，只要让大家伙儿吃的好喝的好，再加上有好节目看，就算是差不多了。

中秋节一过，静怡的名声就算是树立起来了。夸赞的最多的就是性情温和，待人亲善。和那拉氏略有不同，但也都是好名声，静怡也不知道胤禛和元寿有没有插手，反正，好名声对她来说是好事儿。

九月，胤祹上了折子，说弘时病重。能闹到让胤祹上折子的份儿上，其实就一个意思——弘时要不行了。

当时元寿和天申也都在场 ，眼瞧着胤禛看完折子脸色就变了。兄弟俩对视一眼，一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还是胤祹开口他们俩才听出来。

“庶人弘时已经认错，他求人给臣弟送了口气，臣弟念在到底是皇上血脉的份上，就去探望了一次，弘时枯瘦如柴，大夫说他郁结于心，又连番吐血，怕是……命不久矣……”

胤禛皱着眉没出声，元寿想了想，就上前行礼：“汗阿玛，不如儿臣先去探望一下？”

弘时已经是庶人，他不好喊三哥，可也不能直接叫名字，索性就不指明了。

“他虽然已经是庶人，可小阿哥和小格格比较无辜，他们还是汗阿玛的孙儿和孙女儿，儿臣去看看两个孩子。”元寿思绪转了转，又换了一种说辞。

良久，胤禛才点点头：“也好，你去看看，顺便带上太医给两个孩子诊断一番，他自己想不开要找死是他自己的事儿，可别拖累了两个孩子。”

元寿恭敬的行礼，等议完事情，就到太医院找了两个太医带着去弘时府上。弘时的府邸是没有被收走的，但他已经是庶人，府邸的规格不合规矩，府里的院子就被封了一大半。

现下一家子，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儿就住在一个院子里，伺候的人手也就三四个。

不过一两年，看着这院子，就觉得有些破落了。

“你来做什么？”进了门，元寿尚未开口，躺在床上的弘时就冷冰冰的问道，前面引路的弘时福晋忙转头陪笑道：“我们爷就是这个狗脾气，四贝勒别和他计较。”

弘时脸色更难看，他福晋却是不管他，亲自给元寿搬了凳子，满怀希望的问道：“汗……皇上那里，可知道我们爷生病的事情了？”

“汗阿玛已经知道，我特意和汗阿玛说了，过来看看你。”元寿是真不生气，他又不是不知道弘时是什么脾气。不过，要让他热脸贴冷屁股，他也是不愿意的，就直接示意了太医过来把脉。

太医说的和胤禛说的几乎没两样，都是郁结于心。

“你好好养着身子。”元寿空泛泛的叮嘱了几句，又留下些药材，这就打算起身告辞了，弘时福晋略有些失望，大约是看胤禛并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送了元寿等人出门，无精打采的回来，皱眉和弘时叹气：“你和四阿哥说话何必这样硬邦邦呢？咱们现在已经成这样了，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孩子们想一想，难不成，你就愿意让他们和大伯的孩子们一样，一辈子就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天地里？四阿哥若是能在皇上面前为你求情几句，说不定皇上还会愿意认回你。”

弘时抿了抿唇，并不搭理福晋。他了解自家汗阿玛的脾气，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管那人做什么，他都能觉得是做得好，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是死了，汗阿玛也会觉得他是在博取同情，十分可恶。

以前，汗阿玛是喜欢他的，现在，汗阿玛是厌恶他的。

所以，认回去是绝不可能的。可若是，他死了呢？汗阿玛就算是再厌恶他，也会看在他已经死了的份儿上，对他的两个孩子，多加照看的吧？

“三哥身子确实是很不好了。”元寿回去，一点儿也没隐瞒，详详细细的和胤禛说了一下弘时的情况，胤禛面无表情的听着，等元寿说完就摆摆手：“你额娘今儿中午准备了酒酿蟹，你自己回去吧。和你额娘说一声，朕晚上再过去。”

元寿也没多问，转身出了御书房。吃饭的时候就顺便和静怡说了一声：“估计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了，估计宫里不会为三哥办丧事的，但三哥的两个孩子，还是要妥善安排一下的。”

静怡点点头，想了一下，还是没忍住，压低了声音问道：“这会儿，你汗阿玛是不是去探望弘时了？”

元寿摇摇头：“大约是，但您别问。”

静怡叹口气：“就是觉得有些可惜了，你小的时候，你三哥还抱过你呢，那会儿他也小，果然，这小孩子长大了，就变得不可爱了，他是，你也是。”

长大了，想要的东西就多了。也不像是小时候，对父母撒撒娇就能得到想要的糖果或者点心或者玩具了，而是要拼命，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势和金钱。

胤禛回来，静怡在他面前也绝口不提弘时，就当是不知道这事儿。

九月二十，弘时过世。这消息还是胤禵送上来的，胤禛并没有将弘时给认回来的打算，所以丧事是很简单的办了一下，对宫里是半点儿影响都没有的。胤禛甚至还开恩，允了弘时的福晋和两个侧福晋各自归家，日后婚嫁互不相干。其中一个侧福晋未生育，接了圣旨就果断的走人了。

弘时福晋有一个小格格，另一个侧福晋有一个小阿哥，这两个倒是选择了留下。

李氏得知此事，哭晕过两次，可到底弘时还留有两个孩子在，李氏她还不能彻底撒开手。日子再艰难，还是要继续往下走的，李氏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在雍正六年的新年要到来的时候，还是慢慢的好转了起来。

作者有话要说：　　其实清朝的守孝并不是很严谨的，至少，从顺治到雍正前期，都不是很严谨，有很多的皇嗣都是孝期出生的。后期，被汉化的严重了，这个守孝的制度才算是完善起来，所以那拉氏没了，元寿要不要守三年，花开其实是犹豫过的……但后来想想还是守了吧，毕竟他又不算年纪大……

另外，花开真的是大眼美女，花开妈妈说过，花开的眼睛就跟铜铃一样~~~~~

☆、第 136 章

虽说之前因为那拉氏的过世, 元寿和天申的婚事推迟了, 但是, 康

熙二十一阿哥胤禧和二十二阿哥胤祜的婚事还是要照旧办的。胤禧和胤祜的生母虽然都还活着，但位分太低, 没资格主持他们的婚事, 长嫂如母，虽然静怡不算长嫂，但是国母, 这婚事就该是静怡做出了。

胤禛趁此机会，先册封了他们两个, 年岁小，说起来是比元寿还要小一岁左右的, 还没怎么办过差事, 所以初封是贝子。

雍正七年，这两个阿哥就一前一后的成了亲。然而，康熙还有两个阿哥，胤祈和胤祕尚未成亲，不过他们比元寿还小三岁, 暂且是不用太着急的, 但下一轮的选秀也该是轮到他们了。

这两件事情办妥当, 静怡是难得的放松了下来，真的，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放松。一来宫务已经走上了正轨，她只要在大事儿上表示一下就行了, 剩下的小事儿基本上不用操心。二来这后宫也没有需要提防着的人了，外面命妇来觐见，也都只有捧着她的份儿上。

第三点呢，长宁终于去上学了，长福和安安年纪大了，被格佛贺领着启蒙，有宝悦这些个姐姐们照看，静怡甚至都不用操心他们两个的吃喝睡觉问题。

这样一来，她就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了，什么都不用操心，跟着胤禛住在圆明园里，每天早上睡到七八点，吃了早餐就去游湖，兴致来了，就叫宝悦她们来投壶。下午则是看看戏，或者听听说书，偶尔自己拎着锄头跟着胤禛到一亩地那边除除草。

当然，她也就是当个兴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出来走走，要不然，大夏天的，傻了吧唧钻到地里去劳动，她又不是脑袋缺跟筋。

悠闲的日子总是过的特别快，静怡觉得自己还没享受够呢，就又到了九月了，该回宫了。

胤禛从九州清宴那边回来，和静怡商量事情：“福建那边又有倭寇，这次，我打算让元寿去看看，你先别担心，并没有太大的危险，我会派人保护元寿的，四年前朕命阿桂训练海军，这会儿也该出成效了，正好让元寿去查看一番。”

静怡则是吃惊倭寇的事情：“海军不是一直在福建那边的吗？倭寇还有胆子直接去福建那边？”

“诱敌之计，朕也想看看海军的本事。”胤禛说道，静怡了然，笑眯眯的点头：“好，让元寿多到外面跑跑，也省得他精力旺盛，整天在宫里折腾安康。”

“安康也去。”顿了顿，胤禛又说道，恐怕之前那些都是铺垫，这句才是最主要的。元寿还好说，之前也自己单独带兵镇压过叛乱，可安康还没开始办差呢，这一上来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会不会将孩子给吓着了？

“让他帮衬一下元寿。”胤禛又说道，静怡张开的嘴巴又闭上了，很显然，胤禛已经决定好了，她就是反对也来不及了，不光起不到任何作用，指不定会让胤禛心里不舒坦呢。

再说了，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出去扑腾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天高地

厚。有元寿照看着，也能锻炼一下安康。

“什么时候出发？”静怡问道，胤禛伸手摸摸胡子：“明天就出发。”

静怡点头：“那我得让人给他们收拾一下衣服行礼什么的，对了，咱们明儿不还要回宫的吗？他们直接从圆明园出发？”

“嗯，也省得再回宫折腾一趟了，东西也不用收拾太多，衣服干粮和药材，就这三样。”胤禛说道，说完又有些发愁：“十三弟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也不知道现下如何了。”

“十三弟妹是个细心体贴的，定能照顾好怡亲王的。”静怡一边在心里盘算要给元寿和安康带的东西，一边敷衍的和胤禛说话，极力让自己的视线不要落到胤禛的胡子上面。

今年也不知道胤禛是怎么想的，忽然开始蓄胡。静怡是不太喜欢男人留胡子的，总觉得有些不干净，万一吃饭的时候掉了饭粒或者滴点儿汤水，那更恶心呢。

所以在她眼里，胤禛一个好端端的美大叔，现在忽然就变成了胡子拉碴的颓废汉，实在是不忍直视，她就总是避免去看胤禛的胡子。

可不是她不想看就看不见的，静怡又说了两句，实在是无奈，伸手拽了一下胤禛的胡子：“你就不能给刮掉吗？看着真是不好看。”

胤禛赶紧拍开静怡的手：“胡说什么呢，哪儿不好看了？昨儿胤祹还说很是羡慕朕的胡子呢，打理的黑亮有光泽，还问朕要了朕常用的头油呢，这是男人成熟的象征你明白吗？”

静怡嘴角抽了抽，胤禛对他这胡子，真的是特别上心。年初还让内务府特意制造一种没香味的头油，就为了保养他那胡子。一天要梳七八遍，偶尔心血来潮还会编个小辫子。

“张廷玉和李卫他们也夸赞朕的胡子好，你女人家家的懂什么？”胤禛一边伸手摸自己的胡子，一边嫌弃静怡没见识。静怡也觉得自己是无语了，总觉得胤禛是越来越“潇洒不羁”了。

索性不去和他讨论关于胡须的话题，静怡直接叫了小唱她们，亲自去给元寿和安康准备行李。

九月正午的天气还是有些热的，所以兄弟俩为了赶路，一早就要出发。甚至都没来给静怡辞行，圆明园的人都知道，皇后娘娘不到八点钟是不会起床的，元寿和安康都是孝顺孩子，生怕打扰了静怡睡懒觉。

以至于静怡起床之后，听说两个阿哥已经走了，心里别提多郁闷了。今儿就要回宫，她哪儿来的时间睡懒觉啊？

“算了，既然走了咱们就不管了，收拾东西，咱们也回宫去吧。”静怡摆摆手，让人去通知胤禛。

刚到宫中，还没安置下来，苏培盛就急匆匆的进来：“皇上，怡亲王府传来信儿，说是怡亲王怕是不太好了。”

胤禛霍的一下起身：“怎么回事儿？可让太医去看看？”

“太医说早些年怡亲王身子受损严重，这些年又十分劳累，没有好好养着，所以这次生病，是身子实在是撑不住了。”苏培盛压低了声音说道，胤禛面色不太好看，想了想，索性张开胳膊：“给朕更衣，朕亲自去看看。”

静怡有些慌，忙喊道：“皇上……”

“你别担心，有朕在那儿坐镇，那些太医们定会更尽力的。”胤禛说道，静怡抿了抿唇，点头：“好，那我收拾一些药材，一会儿让人直接送过去。”

胤禛点头应了，静怡伸手揉揉额头，她是真心希望怡亲王能早日好转的。虽说，她和怡亲王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要说什么感情，那是完全没有的。

但有怡亲王在，至少胤禛是不会那么累的，有这么一个左膀右臂，胤禛在朝堂上也不会孤军奋战。再说，只看在十三往年里对胤禛的忠心，还有在胤禛继位之后的辛劳，静怡也是觉得，老天爷不该对怡亲王那么残忍。

心里惦记胤禛，又担心怡亲王的病情，静怡让人收拾房间的时候也有些心不在焉的。

幸好，天黑之前，胤禛就赶回来了。大约是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不等静怡询问，胤禛就唠唠叨叨的说了起来：“十三弟脸色很差，朕看那些太医们就都是废物，连忙让苏培盛亲自去找了御医来把脉，又是扎针又是吃药的，现在，情况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孙御医说了，若是明天早上十三弟能醒过来，这情况就算是过去了，日后只要好好养着，还是能多活几年的，可若是明天早上没醒过来，估计也就是……”

这十来天的事情了。

胤禛说着眼圈就有些红：“十三弟是个命苦的，少年时候，因为敏妃地位不高，不能亲自抚养，十三弟就是在皇额娘跟前长大的，但皇额娘那会儿一心扑在十四弟身上，若非是我偶尔照看几分，十三弟的日子怕是比胤禩的还要难过。”

胤禩的情况静怡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小说，都是略知一二的，出身低微，皇上那会儿不看重，惠妃又有亲儿子，胤禩少年时候的日子，过的也确实是不算好。

“到了青年，眼看成家立业，该办差了，又出了那样的事情……我不是说皇考是非不分，只是他对十三，确实是太冷淡了些，十年冷落，十三再热的心肠，也要被冻起来了。”

“这些年，胤禩和胤禟又十分荒唐，恨不能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给糟蹋完了，我身边能全心信任的，也就一个十三，他陪着我早早晚晚的处理政务，日夜不休的当差办事，我说句实在的，若非是十三，我自己一个人怕是斗不过胤禩和胤禟。”

“眼看这以后的日子就要轻松了，十三却是……”说着都开始掉眼

泪了，静怡吓了一跳，忙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你若是担心十三弟，日后多叫了十三弟进宫陪你说说话，也别处理政务，你们哥儿俩去钓鱼或者赏花，你是皇上，真龙天子，身上是有大福气的，定是能给十三弟带来好运的，就像是今天，你一去，十三弟不就好转了些吗？"

"你说的有道理。"胤禛思考了一下，认真点头："改日十三弟身体好了，我就让他多多进宫来。"

大约也真是十三还没享福，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朝刚散，胤禛就立马让苏培盛亲自去问候十三了，苏培盛战战兢兢的去，满脸喜色的回来："有皇上为怡亲王赐福，怡亲王今儿一早就醒过来了，还吃了一碗粥呢，若不是奴才死命的按着，怡亲王都要起身进宫给皇上请安，也好让皇上放心了呢。"

胤禛大喜："孙御医是如何说的？"

"孙御医说，现下怡亲王身体还是有些虚，最好是静养，两个月之后才能下床。"苏培盛笑着说道，胤禛心情一好，又想到昨天静怡说他有福气的话，立马起身："走，正好这会儿得空，咱们去探望一下怡亲王。"

静怡那边知道怡亲王好转的事儿，也是松了一口气，忙又搜刮了一下自己和胤禛的私库，给怡亲王府送了一大堆的养身的药材过去。

剩下的，她就不去多过问了。

只是，没过半个月，她就发现了一件事儿——英华殿那边，竟是住进来了两个道士！英华殿位于皇宫的西北角，最最角落里的一个宫殿，平日里都是锁着门的。

若非是她看宫人名单的时候，发现那边多分过去四个洒扫太监，还有两个粗使婆子，她都不知道那边的殿门已经打开了。

让陈玉亲自去看过，她才发觉，那里面竟是住着两个道士。

一时之间，静怡觉得自己那颗心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从头冷到脚，甚至忍不住哆嗦了两下。胤禛不信道，他信的是佛，可现在，为什么会有两个道士出现在宫里？

她不敢去想那个可能，但她又忍不住去想——胤禛是开始糊涂了吗？前朝的红丸案，她还特意找史书翻过，胤禛熟读史书，难道不知道这事儿吗？

秦始皇长生了吗？甚至，唐太宗都是吃丹药死的！

元寿不在宫里，她连个能商量事情的人都没有。她甚至不敢去问胤禛，若是胤禛真的吃了，她应该如何劝解？说的多了，胤禛会不会发怒？

静怡愁闷了不到一天，下午苏培盛就过来传话，说是胤禛晚上会来。静怡这会儿只恨自己身体养太好，连突然生病的机会都没有，她现在才刚发现这要命的事情，还没想要如何和胤禛面对面呢。

不对，她这边发现了道士，那胤禛，是不是也知道她知道了？要

不然，豁出去赌一把？那道士才刚进宫，趁着胤禛还没陷进入太深，若是自己能将胤禛给拔出来，那自然是皆大欢喜。

若是拔不出来，那就只能是另外想办法了。

静怡当然是怕死的，万一胤禛生气，她说不定会没命。可这种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因为她有最大的底牌——元寿。撕年前胤禛已经将元寿当继承人培养了，这会儿就是想换……也没得挑了，安康也是她儿子。除非他选长寿，可惜长寿身体不好，今年虽然开始上学了，碍于身体，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总不能选天申吧？别说耿氏心思不正，就是天申自己，也是混不吝的。这可能性太小了，所以静怡觉得，自己还是有八分的把握能保住性命的。

好歹夫妻一场，胤禛对她，也还算是不错的。锦衣玉食，尊贵地位，全都是胤禛给的。所以就算会被胤禛厌恶，她也得伸手拉一把。

晚上胤禛过来，静怡特别贤惠的给端茶倒水，胤禛却是十分诧异：“不是你自己说的，饭前不要喝茶的吗？”

静怡愣了一下，抿了抿唇，索性不去想那么多了，直接开口问道：“皇上，我今儿让人去英华殿了。”

胤禛皱了皱眉，静怡微微挪过去一点儿，伸手拉住胤禛的手指：“皇上之前，不都是信佛的吗？什么时候，改信道了？”

“朕何曾信道了？”胤禛摇头：“不过是看这些道士们说的各种神奇，所以想见识见识罢了。”

“皇上，可曾记得张明德？”静怡又问道，张明德在拉胤禔下马这事儿上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而后又给胤禩挖了大坑，临死前又给胤祯找了点儿小麻烦。

当然，张明德自己也没落个好下场——凌迟处死。

“江湖术士。”胤禛皱眉说道，连个正经道士都不是。静怡心里有些惊，胤禛这反应，明显是为道士开脱了，难不成，他还真被那些道士给忽悠了？

“皇上，我就直接问了吧，你是不是打算让人炼丹？”静怡憋着一口气，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她在胤禛面前，向来是耍不来心眼的，但凡说句谎，都能被胤禛给迅速拆穿了。

现下东绕西绕的，只怕会让胤禛不耐烦，还不如开门见山。

胤禛没说话，只脸色有些不好看，静怡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泄没了，继续追问道：“皇上，前些年，我看史书的时候曾向你请教过红丸案，你自己也曾笑说，唐朝二十一个皇帝，有五个死于丹药……”

“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昏聩吗？”不等静怡说完，胤禛就斥道，脸上隐隐有些怒气，静怡生怕他生气走人，忙伸手抱着他胳膊：“当然不是，皇上在我心里，向来是英明神武，我这辈子唯一佩服过的人，就只有皇上你。”

好话一筐筐的往外搬："皇上身高八尺，长相英俊，是我心目中长的最好看的男人。皇上为了政务废寝忘食，很多时候晚上就只睡两个时辰，我往日里和元寿说起来，也从来都是让元寿向你学习，为国为民，皇上从来都是殚精竭虑。"

"皇上不仅长的英俊，人也聪明，运筹帷幄……"

胤禛本来是很生气的，也略有些心虚。自十三生病，他自己处理政务就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一来是能信任的人太少，二来也是上了年纪，体力不足。三来，也是担心元寿年纪尚幼，自己是三十多岁登基，又有胤祥张廷玉等人忠心扶持，就这还生生的忍了三年多才处置了胤禩和胤禟。若是自己有个万一，元寿能否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他也是听那道士说，有些丹药是能让人精神更好的，他不傻，所以，他求的不是长生，他只求身体更好些，更有精神些，能多做些事情。

一方面能让胤祥多休养一段时间，一方面也能尽快将元寿给教导出来。再一方面，他想留给元寿一个忙忙当当的国库，以及太太平平的天下。

而不像是他自己那样，从皇考手里，继承一个空荡荡的国库和千疮百孔的天下。

刚才被静怡说穿，胤禛心里一是恼怒，一是难堪，这才生气想发火，但他没想到，静怡竟也会有这么不要脸的时候。好歹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又是皇后，又是元寿的嫡亲额娘，自己若是甩开她走人，传出去静怡还能好吗？

况且，这女人这会儿颇有心计，居然将自己整个吊在他胳膊上。胤禛就是想甩，也颇有些费力气。

"你放开！"胤禛斥道，静怡的话被打断，她也不生气，只挑眉说道："那你先答应我，不生气走人？也不会生气打人？更不会大声的骂我，让外面的人也都听见？"

胤禛嘴角抽了抽，他从未见过如此直白的——蠢蛋。

"朕不走，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胤禛憋着气说道，静怡略有些犹豫，胤禛的脾气她还是了解的，这会儿承诺的虽然好，但万一气爆炸了，他照样会骂人的。就像是胤禩和胤禟，多惨啊，连死了都得背着那两个很有侮辱性的名字。

"放开！"胤禛又说道，静怡胆子小，忙松手，胤禛气的大约有点儿狠，说起话来连个停顿都没有："你也一把年纪了，这么多年下来就没长脑子吗？既然觉得朕不是那样的昏君，又要将朕和那昏君泰昌帝相提并论？朕何曾说过要吃丹药了？"

反正这事儿是打死不能认的。要不然，就是静怡不唠叨，外面那些御史也都不是哑巴。这朝堂上下，可并没有随着胤禩和胤禟的死亡，就变得安安分分。

"你真没打算吃？"静怡就只挑中了这一个重点，胤禛皱着眉盯着

她看，不得不说，胤禛这样看人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有压力的。静怡哆嗦了两下，但视线照旧盯着胤禛，很是执着：“你发誓，你现在没吃，你以后，也绝对不会去吃。”

胤禛沉默了一会儿，一甩袖要起身，然而，静怡再次使出了秤砣大法——直接挂在胤禛胳膊上，谢天谢地，前段时间她过的太悠闲了，又长胖了十斤。

胤禛也是无语了，低头盯着挂在自己身上的人：“松开！”

静怡犹豫了一下，认真问道：“还没吃晚饭呢，你肚子不饿？”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不是过敏，而是长痘痘，然后手贱自己给扎了，处理不当脸肿了……大夫给开了热敷的药，昨天敷一天，将花开给敷中暑了……因为大姨妈期间嘛，空调没敢开太低……也是倒霉……

☆、第 137 章

胤禛从未见过如此厚脸皮之人, 打不得, 骂不得, 现在自己还走不得了，简直是……低头看看连双腿都盘在自己身上的人, 胤禛也是无语了。

这样站着也不是办法, 好一会儿，胤禛才说道：“你松开，朕不走。”

静怡还是有些怀疑的, 但看胤禛脸上像是有了些不耐烦，见好就收, 反正今儿她说的这些，就算胤禛没放在心里, 但也是听在了耳朵里的, 一次不行自己就说两三次。胤禛若是因为这个就不来永寿宫，那大不了……她再另外想办法、

“我伺候皇上用膳？”静怡开始讨好卖乖：“皇上先坐着，我看看外面饭菜是不是已经摆好了。”绕开了屏风，到外面看了两眼就赶紧回来，还装模作样的要搀扶胤禛：“您慢点儿走。”

“撒手, 朕又不是七老八十！”胤禛毫不领情, 静怡却是很能拉的下面子的, 不仅不撒手，还笑嘻嘻的说道：“我当然知道皇上不是七老八十，皇上身体强壮着呢，不过是我想献献殷勤, 皇上就给我几分面子，让我表现一下？”

不等胤禛说话，静怡一拍手：“对了，长福和安安也该回来了，皇上可别绷着脸，等会儿万一吓着了安安就不好了。”为了劝说胤禛，苏培盛来通知的时候，她还特意让人将安安和长福给领出去了。

小孩子嘛，万一看见大人吵吵闹闹的场景，有了心理阴影可怎么办？

胤禛对这个小女儿还是万分宠爱的，这会儿心里就算是生气，看在安安的面子上，也都给按下去了。随着静怡到了外面大厅，安安就扑过来了：“汗阿玛，皇额娘说让我和哥哥钓鱼，明天早上可以用来给汗阿玛煮鱼片粥，我可能干了，我钓了好大一条鱼的，肯定够明天

吃的，汗阿玛，明天早上咱们吃鱼片粥哦。”
　　长福也凑过来：“还有我还有我，我自己钓的，虽然不是大鱼，但也不小了，这个可以做糖醋鱼吗？我喜欢吃糖醋鱼。”
　　胤禛忍不住斜眼看静怡，连明天的早饭都预定好了，是明知道会惹怒他，然后还得必须想办法将他留下来？
　　“好了，别闹你们汗阿玛，洗手了吗？”静怡问道，两个小孩儿忙伸出手放到静怡眼前：“洗过了，皇额娘，现在能吃饭了吗？你答应我们，今天晚上会有炸鹌鹑的。”
　　“自然是有的，都快坐好。”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安安胆子大些，又向来受胤禛喜欢，转身就往胤禛右边的位置去了，静怡坐在胤禛左边，长福则是挨着静怡坐的。
　　“皇上，这个味道如何？”
　　“明天早上除了一个鱼片粥，皇上还想吃什么？不如我让人做点儿玉米面馒头？”
　　“元寿也该回来了吧？”
　　“马上就是颁金节了，乐坊准备了一场大戏，皇上要不要看看戏本？”
　　静怡自己吃了一点儿就放下了碗筷，一边照顾长福和安安，一边唠唠叨叨的和胤禛说话。胤禛被问的有些不耐烦了，硬邦邦的提醒她：“食不言。”
　　虽然有这个规矩，但往日里，只要嘴巴里没有食物，也是能在饭桌上说几句话的。
　　静怡知道今儿自己惹恼了胤禛，刚才也就是想看在安安和长福的面子上，逼着胤禛和自己说几句话。毕竟是夫妻，就算是生气，只要一方脸皮厚点儿，还是很容易就能化解开的。
　　但没考虑周全，现在直接被勒令停止说话了，静怡也只好暂且顿住，一心一意的照看两个孩子用饭。
　　饭后，胤禛还没说要走，静怡就又出幺蛾子了：“长福和安安前两天学会写几个字了，皇上要不要看看？”胤禛一低头，就对上两个儿女那期盼的眼神。
　　小孩子刚学会几个字，正是想要炫耀的时候，这会儿就眼巴巴的盯着胤禛，只等他一点头，就立即去表现的。胤禛对儿女们，那是真没话说。
　　他没当皇上的时候，都能想尽办法将大格格给嫁在京城。当了皇上，也是对儿女们很是宽容的。
　　“这个写的不错，就是有点儿太用力了，你下次可以轻一点儿。”
　　“安安用的是董其昌的字帖？你决定的？”看见安安的字，胤禛转头问道，静怡摇头：“不是啊，她自己挑选的，非得要和长福的一样，我就是没阻拦而已。”
　　“女孩子家家，这个字体，有些太硬了。”胤禛说道，静怡摇

头："这有什么，她又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她是皇上的女儿，字体硬一些，反而更好。"

胤禛想了想，点头："你说的是，朕的女儿，自然是想用什么字体就用什么字体的。"

这一讨论，胤禛心里的怒气就少了两三分。等指导完两个孩子的功课，时间早已经到九点多了，都这个点了，胤禛就不好直接起身离开了。

静怡十分殷勤的亲自给他更衣，伺候他洗澡，然后拿着梳子给他梳头发："我知道皇上生我的气，可是，皇上是我的天，我必得让皇上好好的，我的天才也能好好的。皇上若是有个万一，可让我怎么活？"

一边梳着，静怡一边慢吞吞的说道："我有个主意，皇上要不要听一听？"

胤禛没好气的侧头看了她一眼："你又有什么歪主意？"

"才不是歪主意，那些道士在皇上面前，必定是将自己的本事夸的上了天，若不然，皇上也不会将他们安置在宫里。"若是在宫外，人多眼杂，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大臣们发现了。在深宫之内，也就只静怡一个能发现。

而且，在胤禛心里，静怡还是有些蠢笨的，就算是发现了，也十之八九不会提起。

胤禛却是没想到，静怡是真傻，她身上自有一股傻气。她难道不知道这事儿捅破了，自己这个当皇帝的没面子，会迁怒于她吗？可她还是说了，还用上了这样赖皮的办法。

胤禛一边想着，脸色就沉了沉。但心里也不能否认，静怡的这种傻气，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给惯出来的。

"怎么能说是歪主意呢？只要有用，那就是好主意，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静怡嘀咕道，看头发干的差不多了，就盘腿坐在胤禛身边："他们不是想给你吃丹药吗？这样吧，他们自己也吃，你吃一个，他们吃三个，道士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身边也有亲近的人吧？不管是师父还是师兄弟，或者是别的朋友，通通抓来，也跟这个吃丹药，既然是好东西，那大家一起分享嘛。"

胤禛脸色别提多古怪了，好一会儿才说道："炼丹的材料如此珍贵……一炉丹药指不定才出来一两个，哪儿来那么多可以让这许多人一起吃！"

"看吧，这就是他们忽悠皇上的说法了。"静怡抓住漏洞，忙说道："皇上富有天下，这五洲四海，什么珍贵东西不是皇上的？他们当道士的，能让别人永生不老，难道他们自己就不追求长生吗？"

天底下哪儿有这么大公无私的人，若真是有长生的丹药，为什么不自己找材料自己炼丹来吃，还非要来忽悠别人？

"他们是不是又要说，皇上是真龙天子，他们是普通凡人，所以

皇上能承受这仙丹之力，他们凡夫俗子是没这个福气的？”这次不等胤禛说了，静怡自己问道，她好歹一个理科生，这种逻辑问题，分分钟能给你找到一百个漏洞！

胤禛面色更是古怪，这个问题，那道士们还真说过。

“这是胡扯呢，唐太宗难道就不是真龙天子了吗？秦始皇的成就难道不是所有帝皇中最伟大的吗？他们怎么就没能承受住这福气呢？不是我贬低皇上，皇上也是明君，可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这明君多了去了，怎么不见他们这福气，别的明君也能承受？”

“再者，他们就算是凡夫俗子，可若是皇上这个真龙天子下一道圣旨，允许他们承受这福气呢？当年武则天令百花盛开，百花仙子不也听令了吗？皇上现在不过是分他们一些长生的福气，他们怎么会受不住呢？”

胤禛很不想说话，静怡的道理听起来是歪缠，可真要仔细想，却又是有几分道理的。

“张百忍因为政绩好，被仙界挑中去当玉帝，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是皇上，你的政绩，要比张百忍好的多，你若是得道，你身边的人也该受惠才是，为什么那些道士就不能跟着沾你的光，也吃些丹药，将来能长生不老？”

“除了材料不足，以及福气不够这两点，他们还找了什么借口？”静怡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总算是想起来问胤禛了，胤禛这会儿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了，良久才硬邦邦的说道：“时候不早了，你不睡觉了吗？”

静怡眨眨眼，忙伸手在自己嘴巴上捏了一下：“睡觉，那咱们安歇吧？”

慢慢来，现在胤禛心里该是已经有了些想法了，回头自己再弄点儿小白鼠……不行，钻了牛角尖的人，说不定还要觉得小白鼠不是人，不能相提并论呢。

反正，就是找那些道士们的亲朋好友。

胤禛若是不行动，那自己就找元寿帮忙。反正，她得想办法将胤禛的这个吃丹药的想法给捏死在他肚子里才行。

“皇上，睡着了吗？要不要我给你讲个故事？”等躺下了，静怡心里忽然又冒出来个念头，就轻声喊了胤禛一句，胤禛略有些不耐烦：“朕明天还要早朝。”

静怡哦了一声，总算是消停了。

第二天等静怡睁开眼睛，胤禛已经上朝去了。大约是怕了静怡了，或者是生气了，再或者是恼羞成怒了，反正，自打这之后，胤禛就不来永寿宫了。

但他也不是冷落静怡，偶尔吃饭的时候有觉得味道特别好的，就会让苏培盛亲自送过来。还亲自画了一套衣服的图样，送到内务府让给静怡做新衣服了。

反正，对外的信息，静怡还是很受宠的。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月，胤禛整整一个月都没来永寿宫了。小唱和小晚这些贴身的丫鬟，也逐渐察觉出有些不对劲儿了，皇上就是再忙，也不可能连过来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而且，他没时间来永寿宫，却有时间叫人带了长福和安安过去玩耍？
“娘娘。”服侍静怡更衣的时候，小唱就有些担忧的问道：“您和皇上……”是不是吵架了？皇上最后一次来永寿宫的时候，你们两个关着房门说了半天话，你惹怒皇上了？
“没事儿，皇上闹别扭呢。”静怡面上不当回事儿，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忧的，这都一个月了，她是不是得想个办法，赶紧的和胤禛和解才行啊。
“四阿哥那边可有信儿过来？”静怡问道，小唱忙点头：“苏公公那边说，四阿哥那边的差事办的挺好，估计年底就能回来了。”
静怡点点头：“回来就好，走，咱们到御膳房转转，今儿本宫要亲自下厨。”
赔罪第一招，亲自做饭。
做完之后也不让丫鬟们去送，而是让长福和安安亲自拎着食盒，两个小人儿护送自家额娘的爱心餐去给汗阿玛。这样一来，胤禛就拒绝不了。
赔罪第二招，亲自做衣服。
这次倒是没用长福和安安亲自去送，而是直接叫了苏培盛来拿。顺便交代苏培盛，尽早让皇上试试，若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还要尽快修改。
赔罪第三招，那什么，这事儿往大了看，那是静怡以下犯上，对皇上不恭敬了。可往小了看，那就是夫妻吵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床头打架床尾和。
只要放得下脸面，放得下身段，静怡觉得，没有翻不过去的坎儿。这边新衣服一送过去，静怡就开始请太医，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胤禛若非是心里有静怡，早在她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就怒斥静怡了。被儿子闺女送了几顿饭，本来就开始慢慢消气了，又得知静怡不舒服，犹豫了半天，还是让苏培盛带着新衣服去了永寿宫。
静怡早已经洗白白等着了，她本以为胤禛过来了，就是明白她的意思了，谁知道，胤禛这人，脾气特别臭！一进门就问道：“不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还穿的这样单薄？不怕受凉了？”
静怡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并不是很单薄啊，因为屋子里还有别人在，她准备的根本不是那种风情衣服，所有秘密都是藏在衣服里面的。
“我前两天给皇上做的衣服，皇上穿着如何？”静怡索性不去接胤禛这话，笑着上前接了苏培盛手里的衣服，摆摆手，吩咐屋子里的人

都出去。

苏培盛看了一眼胤禛，见他家主子不出声，心下了然，就赶紧的躬身退出门了。剩下永和宫的奴才，自然是看静怡的眼神行事的，早在静怡摆手的时候，就一个个的出了门。

“你试试，若是不合适，我还得赶紧改一下。”静怡拉了胤禛起身去内室，胤禛皱眉：“试衣服还要去内室吗？”

“皇上让人新给我做的衣服，内务府刚送来的，我也打算让皇上看看啊。”静怡笑眯眯的说道，伸手先帮胤禛换衣服，然而，脱掉了外面衣服，她却不急着去拿新衣服，而是转头去脱自己的衣服了。

胤禛微微挑眉，嘴角弯了一下，这算是，色～诱？他不是没经过这样的场景，只是，在静怡身上，还真是头一次见。

等静怡脱的只剩下一件里衣了，她却不继续了，转头冲胤禛笑：“皇上，我帮你按摩一下？我前两天刚学的新手法，你这段时间太忙，都没空到永寿宫来坐坐，我担心你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就找太医请教了。”

说完捋袖子：“皇上您先趴着。”

胤禛无语了一下，但想了想，还是趴着了，就看静怡今儿想玩什么花样。

然而静怡什么花样也没玩，她是认认真真的帮胤禛按了半个时辰，累的满头大汗，四肢摊开躺在胤禛身边喘气：“觉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儿？皇上看在我这样卖力的份儿上，就别生气了？”

胤禛被按的舒坦了，这会儿看着静怡脸色通红，娇喘吁吁的样子，反而是来了几分兴致，侧身将胳膊搭在静怡身上：“只这样就想让朕原谅你了？”

“那皇上说，还要什么条件？”静怡也侧头，笑着看胤禛，这姿势她可是研究了好几天的，衣领微微扯开，几根头发贴在侧脸上，应该是很有风情的！

就是这样自信！

“那就看你表现了。”心里正得意，就见胤禛趴下来，正好将她整个人都压住，她刚张口要说话，胤禛的唇就堵上来了。

接下来自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了。

静怡哼哼唧唧的伺候了胤禛一场，等再出来，两个人都是换了新衣服。静怡做的是正正好，内务府送来的也是漂亮雅致，很符合胤禛的审美。

晚饭自然是留在永寿宫吃的，长福和安安年纪小，还不知道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长宁和安康却是有些了解，一看情报解除，两个人跟着来蹭了一顿饭，饭后还特意将长福和安安带走了。

一个带到南三所，一个送到西三所，好留下整个永寿宫让自家额娘和阿玛说话。

这刚和好，静怡也不好问那两个道士的事情，就讨论些别的事

情："宝悦的封号可是已经订好了？"

宝悦的婚事是三月份的时候定下来的，毫无意外，也是抚蒙，今年十一月要出嫁。

胤禛点头："定好了，宝悦的嫁妆你可准备好了？"

"嗯，和淑惠当年是一样的。"静怡点头，又叹气："这一转眼淑惠也嫁出去好几年了，今年过年，她能不能回来？"

"你想念她了？"胤禛问道，不等静怡回答，就点头："若是想了，就让人送个信儿，宝悦的额驸进京迎亲的时候，让淑惠顺便回来一趟，等过完了年再让她回去。"

"对了，十四福晋前两天给我递了牌子，说是弘映的媳妇儿的媳妇儿怕是不行了，后年选秀，该给弘映也留一个。"静怡忽然想到这事儿，忙说道，胤禛点头。

静怡心里其实是有些不太自在的，虽说是快不行了，但到底还活着呢，这就立马开始找下家，也实在是太无情了些。不过，弘映不是十四福晋的亲生子，十四福晋能惦记着给他娶个继妻过门就不错了，多的还真考虑不到。

"安康后年，你也给留意一下。"胤禛说道，静怡点头："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呢，我觉得章佳家的格格就很不错，听话懂事儿，安康是当弟弟的，他的福晋没必要太出挑，但也不能太差了。"

要安安分分，不能挑拨兄弟感情。也不能太蠢笨，跟个木头人一样，至少，得会管家理事才行。看起来条件不高，实际上，比元寿这个还难搞。至少，元寿的福晋是要优秀就行了，一群女孩子你挑不出低调内敛的，难道挑不出最优秀的吗？

想想这事儿，静怡就觉得麻烦。幸好，也不是马上就要成亲。

说着话就有些犯困，她这两天只想着怎么和胤禛和好了，晚上睡的有些不踏实，下午又闹腾了一下午，这会儿就有些撑不住了。

胤禛伸手抓了一下她头发："困了就去睡觉，朕和你一起。"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跟着胤禛去内室。等胤禛躺好了，她才熄灯，然后摸黑上床。趁着黑暗，伸手摸摸胤禛的肚子："胤禛，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这辈子的人生中，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胤禛没出声，但反过来拍了拍她的手背。

静怡安安分分的闭上眼睛睡觉，若是没有胤禛，她这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她也不会去想，反正，命中注定的，她就是遇上了胤禛。

她身边，胤禛等着她呼吸平稳了，才伸手捏了捏她脸颊，她大约，也是他最重要的人吧。之所以是大约，是因为，放在他心里的人和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些。这江山，这天下，这黎民百姓，这继承人，以及，这妻子儿女。

☆、第 138 章

过了年, 静怡就发现, 住在英华殿的那两个道士, 忽然消失了。她留心了一下内务府的采购单子，并没有炼丹的材料, 又见胤禛的脸色神态和往日里差不多, 就觉得是自己之前劝说胤禛的话有了效果了。

那两个道士，应该是被胤禛给送走了，那接下来她也就不用去担心胤禛吃丹药的事情了。

她还忙着呢, 八月元寿成亲，十二月天申成亲。虽说聘礼都是内务府准备的, 但单子还是要她自己给列出来的。而且，胤禛的意思是元寿成亲之后, 也并不会搬出南三所, 所以她还得让人将南三所那边给重新收拾一遍儿。

在此之前呢，还有一次小选。上次小选还是那拉氏在的时候，雍正二年那会儿的事情了，现在都雍正八年了，有不少年纪够了的宫女, 也该放出宫去了。

各处的名单静怡都是有的, 小唱和小晚本来也是年纪正好赶上的, 但是小唱说是要自梳，不打算嫁人，静怡拗不过她，也只好暂且将小唱给留下, 等她日后自己想通了再给她找个好人家。

元寿那边的丫鬟，有两个年纪到了，包括高氏。对别人，静怡都是直接勾选名单的，可对于这个女人，静怡就总是有些犹豫，万一元寿真喜欢这样的女人呢？自己现下将人给放出宫，那日后元寿会不会再将人给接回来？

她这一犹豫，就从三月犹豫到了五月，小选都结束了，选中的包衣女子都在内务府等着安排职位。

可该放出宫的还没放出宫，静怡还真有些焦头烂额，索性就直接去问了元寿：“你院子里，这两个年纪都到了，我打算给放出去，你看看可有舍不得的？”

元寿看一眼名单：“年纪到了？这我还真没注意过，那皇额娘直接放出去就行了，就是怪麻烦的，新进来的还要另外调~教。对了，富察氏进宫，是不是也带着有丫鬟宫女？要不然，皇额娘你这边先别补上来？日后若是不够用了，儿臣再找您要去。”

“那可不行，给你补上来的人是伺候你的，她带进来的人是伺候她的，哪儿能互相掺和？”静怡摇头，细细看他脸色，见他对名单并没有半点儿不解和不满，当即就决定要将高氏给送出去了。

诚然，高氏长的好看脾气温和人也能干还有学问，但偏偏命不好，谁让她就是个包衣出身呢？静怡不是看不起包衣，而是对包衣女子有提防。

“我听说你上个月，又给富察家送东西了？”静怡笑着问道，元寿有些不好意思：“就是一些皮子，额娘你自己又不用，放着也是白放着，我就挑选了几张送过去。”

静怡斜眼看他：“这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呢，就先挖额娘的东西去

补贴了。”

“哪儿能呢，我以后去打猎，再帮额娘补上来！”元寿忙说道，他之前带着安康去福建那边，还给自家额娘带了不少稀罕的西洋宝贝呢，额娘这样冤枉他可是不对的。

“行了，讨好媳妇儿是应该的，身为男人 ，就该宠着自家女人。”静怡可不是那种苛待儿媳妇的，她能陪伴元寿多少年啊，元寿可也是出了名的长寿皇帝，等她死了，陪伴元寿的不就是他福晋了吗？

“额娘，明年选秀没你的份儿，你这些年，只管安安心心的和你福晋生孩子，什么时候嫡长子出生了，我什么时候再给你挑选侧福晋。”静怡又说道，元寿略有些尴尬：“额娘，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分得清轻重的，您放心就是了。”

静怡想了想，觉得自己可能真是被记忆里的历史给影响太深了。现在的元寿，在自己的教育下，也还是好孩子嘛，自己确实是应该多多放心才是。

她这边事情多着呢，也不好多留元寿聊天，摆摆手将人打发了，就重新开始整理名单了。

“这两份名单送到内务府，该出宫的出宫，该进宫的进宫。”小选进来的宫女，在内务府也不是白吃饭的，还要重新学规矩，这一个月时间，也应该学的差不多了。

名单刚送过去，第二天，就有一大批的宫女被送进来。，永寿宫这边分到了四个，元寿那边分到了三个，安康那边也分到了两个。剩下的宫殿，各有人手分配过去。

进宫一批批进来的，出宫则是一个两个的出的。

小晚也在出宫名单上，她在临走之前，还得帮着静怡教导一下新来的，所以这大概的出宫时间，是定在九月之后的。

八月初，胤禛册封元寿为宝郡王，封天申为贝勒，封安康为贝子。

八月中，元寿大婚。就算是胤禛之前设立了秘密建储制度，但大家心知肚明，若是没意外，元寿就该是下一任的继承人了。所以这婚礼，办的是十分盛大。

富察家给的嫁妆有一百六十八台，打头是静怡之前准备的聘礼，中间是富察家准备的摆件家具布料之类的，后面是压箱子的银两以及砖瓦土地。这些是在婚礼的前一天就送过来的，按照规矩，还有一个晒嫁妆的环节的。这嫁妆是摆在南三所，堂妯娌们也不敢太过分说什么酸话，这个过程倒是十分平静，几乎全都是在夸赞富察氏嫁妆丰盛的。

元寿穿的是郡王礼服，身下的马儿脖子上缠着大红花，吃过午饭，先去给胤禛和静怡行礼，然后才春风得意的带领着迎亲的队伍出门了，下午四点多才带着新娘子和送亲的人回来。

这之后的事情就暂且和静怡他们没什么关系了，不过她心里好奇，陈玉他们还是一趟趟的跑腿给她将这婚礼上的事情。

什么嬷嬷喂四福晋吃饺子了，什么天申闹着他们喝交杯酒了。听的静怡越发的想去看热闹了，然而却是被身边的胤禛给压着衣摆不能动弹："小孩子家家闹腾，你一个皇后，过去了当木桩子吗？"

"哎，这一转眼，我就要当祖母了。"过了一会儿，静怡忽然感叹道，胤禛嘴角抽了抽，元寿这才刚成亲！

"也不知道我是会先抱孙子还是先抱孙女儿。"静怡又说道，转头看胤禛："元寿一成亲，我就感觉，他以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了。"

胤禛没好气："不是你儿子是什么？"

"是富察氏的相公，是他儿子的阿玛。"静怡撇撇嘴："反正，他人生中重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这个当额娘的，还不知道要被塞到哪个犄角旮旯呢。"

胤禛挑眉："你放心，他以后要是敢因为有了媳妇儿子就不孝顺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这个倒是不至于，我儿子我还是放心的。"静怡说道："就是有些心疼我儿子，以前是只要孝敬父母就行了，现在还得养活妻儿。"

胤禛也是有些无语了："这世上男人，哪个不是如此？你今天怎么回事儿？一直胡思乱想的。"

"这不是儿子成亲，我高兴的吗？我是发现了，这人到老了，谁都指望不上，还得是夫妻才行。"静怡大着胆子看胤禛："你以后可得对我好点儿，要不然，哪天我不想搭理你了，你可就是一个人了。"

"我哪儿对你不好了？"胤禛问道，静怡想了一下，摇头："这会儿还没有，但万一以后会有呢？所以，我先和你说明白了，你以后可要对我更好点儿才行。"

说着话，安康就领着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们回来了，静怡还有些疑惑："你们不是说，要给你们四哥闹洞房的吗？这会儿天才刚黑吧，怎么就回来了？"

安康摇头："别提了，我四哥可真是……"嘴角抽了抽，像是有些郁闷，长宁在一边补充道："他居然让人先将新房给搜查了一遍儿，害的我们藏不住，只好都出来了。"

安安笑嘻嘻的扒着胤禛的膝盖往上爬："四哥考问六哥他们的功课了，六哥脸都黑了。"

可不是要黑吗？安康向来不怎么喜欢学习，这从福建回来，又自觉自己能办差当大人了，课本指不定是一页都没翻过。

"既然被赶回来了，那吃过晚饭了吗？"静怡问道，长宁点头："吃过了，今儿准备的喜宴还是很丰盛的，我们就是来给阿玛和额娘请个安，将安安和长福送回来，时候不早了，阿玛和额娘也该早些用膳才是。"

静怡刚才只顾着想元寿成亲的事情了，肚子不饿也就没想到晚饭

这回事儿，被儿子一提醒，忙点头："好，我们一会儿就用膳，你们不如也留下来，早上我让厨房准备了药膳，你们都喝一碗汤再回去。"

自家额娘，也用不着客气，就算是吃饱了肚子，一碗汤还是能喝的下去的，于是，哥儿几个又留下来喝了汤。

看着长宁和安康回南三所，长福和安安被带下去，静怡忍不住叹气："总有一天，他们都会长大成亲，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到那之后，就是我们俩相依为命了。"

胤禛不是那种伤春悲秋的性子，一边宽衣一边说道："你到时候要觉得孤单，就将孙子孙女接到身边养着，再者，操心一辈子了，等他们长大了，不正好能歇歇了吗？我看你啊，就是那劳碌命，一天到晚操不完的心。"

看静怡还想说什么，胤禛摆手："赶快安置了吧，明儿新媳妇儿还要来敬茶呢。"

静怡向来爱睡懒觉，到时候要是起晚了，可就是让儿媳妇看笑话了。

早上静怡难得不用丫鬟们叫就自己起床了，胤禛已经去了养心殿，今儿是小早朝，倒是不用太忙碌。八点钟，胤禛从前面回来，元寿也正好领着富察氏过来。

静怡先看的是富察氏，脸色粉嫩，眉眼水润，但一举一动都十分端庄大方。再看元寿，请完安之后虽说是在和胤禛说话，但时不时的就往富察氏这边看一眼，看样子，夫妻关系还是很和谐的。

"额娘，新嫂子在哪儿？"静怡刚让富察氏落座，就听见外面安安叽叽喳喳的声音，小丫鬟掀开帘子，长福和安安就扑腾进来了，然后，兄妹俩就一起看见了富察氏。

"你是新嫂子？你长的真漂亮，你喜欢吃点心吗？"

"我额娘说你是四哥的媳妇儿，媳妇儿是干什么用的？"

"你会不会踢毽子？以后能不能陪我踢毽子？我额娘说她年纪大了，踢不动了。"

"你有小马吗？我四哥以前说要送我小马的。"

两个人都顾不上行礼，围着富察氏你一句我一句的发问。富察氏虽然是新媳妇儿，但显然也听元寿说起来过这一对儿弟妹，脸上虽然带了些羞涩，但也是笑意盈盈，不慌不忙的回答："我喜欢吃点心，不过，不喜欢吃太甜的点心，因为会让牙齿长虫子的，一旦牙齿长虫子了，以后就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不能吃了。"

"我会踢毽子啊，以后我带你玩儿，还可以跳绳，或者玩九连环什么的。小马我没有，不过你四哥有，你可以问他要，但是你现在年纪太小，我估计你四哥不会给你的。"

静怡微微挑眉，看了一眼元寿，这姑娘的脾性，还算可以啊。

"咳咳。"眼看两个小的又要发问，静怡忙轻咳一声，打断他们两

个："嬷嬷教的规矩都忘记了吗？看见阿玛和额娘了吗？"

两个小孩儿虽然在宫里十分受宠，但静怡生怕宠出来两个小魔王，所以教育上还是十分费心的。两个小孩儿也聪明，忙转过身给胤禛和静怡行礼，也乖乖的给元寿问好。

静怡笑着看富察氏："既然进了宫，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和元寿是夫妻，以后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相互扶持，相互体谅，相互信任。"

富察氏忙起身，面色认真严肃："是，儿媳明白。"

正好安康和长宁也过来了，格佛贺姐妹几个领着长寿也过来了。毕竟是新嫂子第一天敬茶，他们这些小辈儿也该是过来见一见新嫂子的。

"好，那就敬茶吧。"静怡笑眯眯的点头，立马有丫鬟上了托盘，元寿也跟着起身，和富察氏站在一处，恭恭敬敬的端着茶杯，再恭恭敬敬的跪地行礼，然后将茶杯送上。

先是胤禛，抿了一下茶水，胤禛给了两个玉如意。

再是静怡，同样是抿了一口茶水，给元寿的很直白，就是一个装着银票的荷包，给富察氏的则是略微含蓄了些，一套价值不低的首饰。

然后是富察氏给下面的弟弟妹妹们准备的见面礼，静怡细细观察了一下，不得不承认，富察氏真是一个很周全的女人。包括安安在内，宫里五个女孩子，马上要出嫁的宝悦收到的是黄金首饰。格佛贺性子和年氏相似，收到的就是一本诗集，前朝人抄录的李清照诗词集。安安年纪小，喜欢玩耍，收到的就是一套黄花梨木雕琢的鲁班锁。

男孩子们的也同样，都是符合自己性子的。

当然，富察氏是周全了，可也得是有人给她详细的说过才对。天申他们还好说，时常在外面走动，只要费心打听，也是能打听出来的。可格佛贺她们，因为静怡规矩重，胤禛也曾几次彻查后宫，不许随意外传宫中事情，所以根本打听不到。

那也就只有一个可能了，静怡看了一眼元寿，估计是富察氏没进门，这家伙就开始讨好了。

"你们自在说话，朕先走了。"说了几句话，胤禛起身，元寿虽说新婚三天假，但亲爹都要去办公了，他也不好这么留下来，忙也跟着起身走人了。

天申安康赶紧跟上，长宁和长寿还要去念书，于是呼啦啦走了一堆，就剩下几个女孩子了，哦，还有长福，不过他闲不住，领了小太监去御花园捉知了去了。

"日后你们姐妹也有了去处了，得空了就找你们嫂子聊聊天儿。"静怡笑眯眯的说道，格佛贺率先点头："听说嫂子文采很好，到时候妹妹还要多多请教，还请嫂子不吝赐教。"

“不过是外人夸大了，怕是到时候我一张口，倒是要让妹妹笑话了。”富察氏笑着说道，却并不显得不自在。敏敏也凑过来：“四嫂可会打牌？咱们得空了打牌吧？”

富察氏摇头：“不太会，妹妹到时候还要指点我一下才行。”

静怡笑眯眯的看一眼富察氏的肚子，元寿都十九了，富察氏也十八了，夫妻俩若是感情不错的话，那孩子应当是快有了吧？

当然，她却是不会开口催促富察氏的。怀孕这种事儿，压力越大越不行，得让他们小夫妻自己来。

九月宝悦出嫁，十二月天申成亲。

静怡原以为天申和元寿一样，成亲之后会在宫里住段时间的。但没想到，十二月初天申刚成了亲，十二月底胤禛就在京城给天申圈了一块儿地方，让他自己建工去盖府邸去了。

这下子，元寿的地位就是更明显了。静怡虽不知朝堂上的事情，却也能察觉出来，往元寿身边靠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她倒是不太担心元寿，因为元寿年纪不小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了。

就算是犯错了，那也没关系，趁着胤禛还在，教训几次，就能给掰过来了。若是元寿不犯错，那静怡才要觉得可怕呢，到时候没了胤禛压制，她不一定能镇得住元寿呢。

她担心的是钮祜禄家，特意让人往钮祜禄家送了信儿，让他们千万继续低调下去。凌柱倒是聪明，接了传话，当即就上了折子要告老。

他本身年纪真不小了，胤禛挽留了几次，静怡也给吹了枕头风，说是想让凌柱多享享福。于是，劝慰几次之后，胤禛也就允了。

静怡本以为，自家爹娘接下来就该享天伦之乐，安安生生的当着钮祜禄家的镇宅太岁了。却是没想到，钮祜禄氏因为上了年纪，正月里吃多了油腻之物，竟是坏了肠胃，拖到三月，人就没了。

凌柱本身年岁也不小，又和钮祜禄氏恩爱一生，有些受不住，虽说有儿孙在床边孝敬照应，但钮祜禄氏走了没两个月，他也跟着去了。

一时之间，钮祜禄家连没了两个老人，静怡都有些受不住。虽然她早知道父母年岁不小了，可那拉氏的亲额娘，人家不都活了八十多吗？自家爹娘也才七十多，怎么就没了呢？

当即大病一场，胤禛怜惜静怡，特意追封了凌柱为承恩公。

自此，钮祜禄家就全部蛰伏起来了，一来是要守孝，二来正好也将家族里面再梳理一遍儿，就算是帮不上四阿哥的忙，也不能给四阿哥拖后腿了。

元寿每次带着富察氏来请安，就总是劝说一番，又有安康他们体贴关怀，还有胤禛在一边劝解，静怡慢慢的，也就从丧亲之痛中走出来了。

也不单单是因为元寿的劝解，还是因为富察氏怀孕的事儿。钮祜

禄氏没过世之前，就查出富察氏怀孕两个月了，现下富察氏的肚子已经是很明显了。

静怡不搭理元寿，忙招呼富察氏坐下：“你肚子大了，不是和你说了吗？日后就不要来请安了，安安生生的养着，等再过几个月，就能给本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了。”

富察氏扶着肚子坐下：“额娘不用担心的，儿媳问过太医了，太医也说是要多走走才好，就这么近一点儿路，若不是怕扰了皇额娘休息，儿媳巴不得一天来个两三趟呢。”

静怡笑道：“那你得空了就过来吧，正好陪着我说说话。”

元寿在一边拆台：“额娘，您今年不打算陪着汗阿玛去圆明园了吗？我可是听汗阿玛说，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后天就出发呢，您真不去？”

静怡瞪他一眼，转头看富察：“正要和你说这事儿，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吧，宫里太热，你怀着孩子，更是不耐热，去园子里住两三个月，你自己舒坦了，孩子也舒服。”

元寿忙问道：“汗阿玛没说要我去啊，你们是打算只留我一个人在宫里的吗？”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是啊，你可要听话啊，你媳妇儿还怀着孩子，你要是乱搞，回头我让你阿玛打死你算了。”

元寿忙讨饶：“额娘可别胡乱坏我名声，我是那样狠心的男人吗？我对媳妇儿好着呢，额娘，看在我媳妇儿的面子上，让我也去园子里吧？”说着，又转头看富察氏：“媳妇儿，你现在可是额娘手心里的宝贝了，你帮我求求情？”

有元寿插科打诨的，静怡面上的笑容也越发的多了起来。

胤禛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声音，心里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静怡年纪也不小了，若是一直这样伤心下去，对身体可是很不好的。缓过神就好了，日后她还得长长久久的陪着自己呢。

元寿这小子，看来也还是个孝顺孩子，静怡将他教的很好。当然，安康他们也很好。

作者有话要说：　　跑完步后有个美女来邀请我上瑜伽课，因为凑不够人数，看在美女长的好看的份儿上，花开就去了……然而，太胖，好多动作都做不起来，只能躺那儿睡会儿……

☆、第 139 章

到了十月底, 富察氏经过一整天, 终于生下来个小阿哥。这是元寿嫡长子, 也是胤禛嫡长孙，不光是后宫一片欢喜, 就是前朝, 也是欢腾的很。

静怡几乎天天去南三所，看着那红皮猴子一天天变得白白净净起来，心里的满足感简直能比得上她当年被册封为皇后的幸福感了。

孩子还小, 胤禛就没给起大名，只让元寿自己给取了个小名儿, 叫静圆，取自静以思远和事缓则圆这两句。听着像是个法号, 不过胤禛觉得挺好, 静怡不反对，于是这小名就定下来了。

孙子出生之后，静怡要忙的事情就更多了。另外还要给安康相看媳妇儿，淑惠和宝悦已经出嫁，接下来就该轮到明馨了。因为康熙的儿子们, 所以这孙子孙女也都是一大堆, 就算是静怡开恩, 许他们自家相看，但相看好了，还有赐婚这事儿呢。

雍正九年又是个大选之年，静怡还是不得闲。

在她终于定下安康的婚事和准备好明馨的嫁妆之后, 怡亲王忽然病重。而且这次来势汹汹，就连御医，去看过之后也只说是没办法了。

胤祥的身子毕竟是太差了些，又经年劳累，早在前年就有些撑不住了，还是胤禛用上好的药材，又给了胤祥半年的假期，这才让他慢慢缓过来了一些。

可底子毁掉了，这段时间朝堂上又确实是忙了些，胤祥体内暗疾一并爆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胤禛和怡亲王感情深厚，连着几天每天下午都要出宫去探望怡亲王。可他就算是帝王，也阻止不了凡世众人的生来死往。怡亲王在拖了三个月之后，雍正九年九月初，在胤禛面前，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胤禛大痛，气怒之下竟是吐血。幸好御医本就守在胤祥身边，忙给胤禛施针，这才没让他悲痛之下中风瘫痪。生怕胤禛看着怡亲王的尸身会再来一次，怡亲王福晋也不敢担这责任，忙忙的就让儿子亲自护送了胤禛回宫。

自然是将人送到了静怡这边。

静怡看着床上的人，也忍不住叹气，怕是胤禛醒来，还有一场要闹。他原本交好的人就没几个，别的人在他登基之后就自动划分了君臣，像是张廷玉和田文镜。只有十三，既能保持初心，又能将他当亲兄弟，连十四都想着要谋算他的皇位，十三却是忠心耿耿，一心辅佐，怕是在胤禛心里，怡亲王这个兄弟的份量，甚至比自己这个皇后的还要重几分。

可人有生老病死，胤祥本来身子就不是很好，这一天的到来，也是早晚的问题。

现下自己该想的是如何安慰胤禛，总不能让他沉浸在悲痛中，万一他自己也病倒了那可怎么办？

静怡亲自守了胤禛两个时辰，看胤禛眼睫毛动了动，就忙俯下身子轻声喊道：“皇上，皇上？”

胤禛费了好大劲儿才睁开眼睛，愣愣的盯着静怡看了一会儿，竟是眼眶发红：“十三弟他，十三弟……”

胤禛的语调太过于悲痛，静怡也忍不住跟着红了眼睛：“皇上，我知道您伤心，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十三弟向来对您一片忠心，您

稍有个病痛，他都要念叨您两三天，您若是因为十三弟而坏了自己的身体，十三弟岂不是又难过又自责的吗？您得让十三弟放心的走才行啊。”

胤禛盯着床顶默默的流泪，说实话，静怡自从进了王府伺候胤禛，这都已经二十多年了，元寿都娶妻生孩子了，她这还是第三次见胤禛流泪。

头一次，是康熙过世的时候。第二次，是太后过世的时候。连弘时过世，胤禛都没流过眼泪，当然，也可能是没让静怡看见。这是静怡所见过的第三次，可见他对胤祥的感情有多深厚了。

“皇上，十三弟的丧事，还要您给恩典呢。”静怡又说道，胤禛却是不接话，只唠叨道：“佟额娘过世的时候，皇考命德妃照顾朕，那会儿十四弟才一岁多，皇额娘满心满眼都是十四弟，对我几乎是连看都不看一眼的。”

静怡心里一揪，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胤禛的脑门，那会儿胤禛才多大啊，十一岁，刚死了养母，康熙又是只看重胤礽，自觉得德妃是亲额娘，肯定能照看好胤禛的。却是没想过，佟氏当年，也算是强抢了德妃的儿子，后宫女人，哪儿来的情分？

只看胤禛的性子，就能将德妃的性子给揣摩出来两三分了。那样的别扭，又听胤禛为佟氏守孝，又见胤禛为佟氏伤心，怎么可能会扔下小儿子去关心胤禛？

“我去给皇额娘请安，十四弟正在哭闹，我生生在太阳底下站了半个时辰，那会儿十三弟还小，摇摇晃晃的捧着冰碗出来，非得要让我吃。”

“我再去皇额娘那边请安的时候，也会给十三弟带一些点心什么的，十三弟是个有良心的，次次都记在心里，但凡我有什么为难的，他绞尽脑汁也要帮我想办法。”

“皇额娘不喜欢我，他就帮我在皇额娘面前说好话。皇额娘看重十四弟，他就拉着十四拼命的来找我，好让十四到皇额娘面前也能说就几句好话。他却是不知道，十四就是个白眼狼。”

“等他长大能办差了，别人都是想着自己发展些势力，将来就算不参与皇位的争夺，也能站在有利的一方，只有他，明知道我那会儿处于低谷，却是义无反顾的跟着我，我帮着太子，他也跟着为太子出谋划策，我打算脱离太子，他就跟着和太子疏远，我想杀人，他就帮着望风。我想放火，他就帮着递柴火……”

胤禛也不管静怡有没有在听，只喃喃自语的说着他和十三的交情。

静怡跟着默默的掉眼泪，胤禛重情，连那拉氏三番四次的犯错，他都能看在少年夫妻的份儿上，给那拉氏留一条明，留一些颜面，更不要说，十三一辈子对他忠心耿耿了。

“他怎么能离我而去呢？他就这么狠心，将我一个人留在了这世

间！”胤禛忽然暴怒，静怡忙伸手将他抱在怀里：“皇上别生气，十三弟也是没办法了，御医不也说了吗？若不是十三弟心智坚强，怕是这两年都熬不住的，十三弟想来也定然是舍不得您的，您就是不为了自己，为了十三弟的一片心意，也不该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

静怡百般劝解，胤禛却还是耿耿于怀，但幸好，他闹腾一整天，到了晚上就有些筋疲力尽，静怡又给他吃了些安神的汤药，晚上就是睡的不安稳，也是能安分一些了。

等第二天再醒来，天大的怒气，也已经散了些。时间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很奇怪的，胤禛虽然还是伤心难过，却也已经有些恢复理智了。

追封怡亲王为铁帽子亲王，丧礼大办。胤禛大约是怕十三到了地府会被其他人欺负，竟是陪葬了自己惯用的鼻烟壶，因着是明黄色的，也只胤禛一个人能用，也能代表一下胤禛的身份。

等怡亲王下葬，胤禛又发了追忆十三的圣旨。不过，只要他没有将那股悲痛憋在心里，哪怕他发十道圣旨去追忆呢，静怡都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十三福晋后来亲自上了折子，表示要将怡亲王的爵位留给小儿子弘晓。胤禛很大方，立马就准了这圣旨。

明馨按说是十三的亲生女儿，是该守孝的，不过因为被过继给胤禛，就不用守三年孝期了。但一年还是要的，于是这婚期就略微推迟了些。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胤禛虽然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来胤祥，但时间能带走一切，再大的悲痛，也会慢慢变成思念的。一年过去，在安康成亲之后，胤禛再提起胤祥的时候，就能面带微笑了：“他向来是个洒脱的，若是朕天天以泪洗面，每提起他就伤心欲绝，怕是他要笑话朕小女儿姿态了。”

这种变化，静怡自然是高兴的。可她对胤禛的担心，却并没有减轻。

大约是因为少了十三这个左膀右臂，胤禛处理起公事来更加的废寝忘食了。以前除了每天晚上休息两个多时辰，白天还时常能来找静怡吃个饭，睡个午觉，说会儿闲话什么的。

现在，静怡有时候一连三五天都见不着胤禛一面。

她想尽了各种办法，让人研究药膳，每次见着胤禛就劝他休息，有时候还抱了大孙子逗胤禛笑，可收效甚微，胤禛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来。

原先她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折腾，都没能让胤禛的大肚子完全的消下去，可现在，距离胤祥过世不过是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胤禛前年的衣服，再穿在身上就已经变成了空荡荡的了。

静怡有些心慌，她模糊记得，胤禛过世的时间，好像是雍正十几年来着。

“皇上，您不能这样下午了，您自己看看。”好不容易抓到一次胤禛过来的机会，静怡再次劝道：“瘦了一大圈！再这样，今年开春做的衣服，到秋天就又不能穿了，您是打算累坏了身体吗？”

“朕忙过这段时间就不忙了。”胤禛老一套的说法哦：“海军训练的效果很好，元寿上次提出建议，命海军保护商船，从而赚取佣金，朕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皇上！”静怡打断他的话：“还没和皇上说呢，有个好消息，安康福晋有了身孕了。”

胤禛面上露出些喜色：“是吗？章佳氏倒是个有福气的，这才嫁过来没几个月就有了身孕了，那出宫建府的事情，就再往后拖一拖，等安康福晋生了孩子再说。”

“敏敏和格佛贺年纪也不小了，皇上是如何打算的？”静怡笑着问道，这些事儿都比较简单，能让胤禛多想点儿家事儿少想点儿朝政，静怡觉得这办法还是很可行的。

可惜，胤禛下一瞬就又转到朝政上了：“蒙古那边又上了折子想求娶公主，这次还是个郡王，朕觉得敏敏的年纪正好，格佛贺嘛……”

亲生的闺女，他是舍不得送到蒙古去的。再者，年氏也没了，长寿身体也不好，他总觉得对年氏留下的一双儿女有些亏欠，要不然，就在京城给格佛贺选一个额驸？

可是，那安安该怎么办？安安现下年纪小，可再过个十来年，也该成亲了。

胤禛想着，忽然一拍额头，姐妹俩相差的岁数有些大，等安安能成亲，格佛贺早就嫁人十多年了，到时候谁还会计较是不是姐妹俩都留在了京城这事儿。

再说了，他现在都是皇帝了，就想为亲闺女谋点儿福利怎么了？

“朕回头挑一下，定能给她们选个人品端正的好额驸的。”胤禛笑着点头，静怡又想起来一事儿：“上次选秀，皇上都没在后宫留牌子，我就想着，是不是该将后宫的位分都给提一提了？”

这个是为了她自己名声着想，又不给后宫添加新人，也不提拔后妃，传出去该说她是善妒了。

再说，位分这东西，真不算什么事儿。胤禛这些年，几乎都没碰过后宫的这些个女人，静怡连醋都不用吃了，也就不会吝啬这几个位分了。

最重要的是，就这么两三个人，再提拔还能提拔到哪儿去？

“这个你决定就是了，回头写了折子，朕给你批一下。”胤禛浑不在意，明明闲聊着呢，忽然又想到朝政：“苏州那边又气了叫歇事件，这次怕是不能只安抚一下就完事儿了，整个苏州的纺织匠人，全都停工了。”

这个事儿静怡是知道的，雍正七年就开始了，苏州那织造业十分

发达，有很多的纺织机器，但因为剥削过重，机器属于机主，纺织工人属于机匠。机匠辛辛苦苦纺织出来的布料，只能拿到一点点儿的劳动费，剩下布料赚的钱，全都是机主的。于是，纺织工人进行了大罢工，称之为叫歇。

之前两三次都是朝廷出面镇压下来的，静怡忍不住问道："这次很严重？"

"整个苏州的纺织都停工了，你说严不严重？"胤禛问道，静怡想了想，点头，那确实是挺严重的，就好像扬州那边是靠盐收税一样，苏州这边则是靠纺织收税赚钱的。

若是整个城市都罢工，一来是百姓没得吃，二来是朝廷没有钱赚。三来，这海上贸易怕是也要受影响。还有个最普遍的，全国的布料，大概都要出现价格晃动了。

布料和盐一样重要，在大清，甚至往前的大明大宋，都是能用这两样东西来以物换物的。所以布料价钱若是动荡的太厉害，估计就会影响全国的经济了。

"那皇上打算怎么办？"静怡问道，胤禛皱眉沉思，静怡摇摇头："机匠们要的不就是钱吗？让人制造更多的纺织机，各家干自己的，咱们将布料给卖到海外去不就行了吗？"

"不懂就不要瞎出主意了。"胤禛斜睨她一眼，静怡撇撇嘴，没再继续说下去。

"皇上，你看，你登基之后，咱们每年也就是去圆明园住一段时间，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宫里的，要不然，过两天，咱们选个好日子，出去走走？你亲自到苏州去看看？或者咱们下江南？"

静怡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个绝好的主意，到处走走，说不定胤禛看了风景心胸开阔了心情好转了，然后能稍微的将朝政给松松手，让他自己放松一下了。

胤禛皱眉："谁说没出过宫？八年前不是曾经去过围场吗？"

静怡嘴角抽了抽："你也说了，八年前，而且，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只带了陈氏去？"

胤禛有些无语："元寿他们不也去了吗？你怎么就只记住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静怡光明正大的不满："我吃醋不行吗？想想你宁愿带着无关紧要的人出宫打猎，都不愿意带着我出门走走，我这心酸的啊，就像是泡在了醋缸里。况且，读完卷是不如行万里路，皇上年轻的时候，还每年都跟着皇考出门呢，现下长宁他们也不小了，除了京城就再未去过别处，是不是你这个当阿玛的太不负责了？"

胤禛皱眉："朕没空……"

"时间这东西，挤一挤就会有了，再说，皇上到各处看看也不是去游玩了，而是要看看各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官员欺上瞒下，这也是处理朝政了，皇上觉得是不是？"

静怡发挥三寸不烂之舌，将胤禛给说的也了几分动摇。
他登基之后，还真是连京城都没出来过几次。虽说有粘杆处，他对各地的事情也是了若指掌，朝堂上也没有官员敢欺瞒与他，但亲眼看看，也确实是能更放心些。
不过，虽然有些心动，但一时之间，胤禛也没做下决定。
可静怡还有后招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胤禛偶尔来静怡这边，就总会遇见几个儿女，要么是被格佛贺用期盼的眼神注视着，要么是被安安抱着胳膊撒娇，或者是被长宁或者长寿耍赖，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出宫游历。
“你想想，格佛贺马上就该嫁人了，你不让她到处走走，以后嫁了人，又是被圈在那一小片地方，那日子过的有几分意思？女孩子家家，本来就活的艰辛，在她没出嫁之前，你这个当阿玛的，该给她更好的生活才行。”
“还有静圆，从小到大也没出过宫呢，你问问咱们静圆，要不要出宫玩耍啊？”静怡熟练的逗弄大孙子，静圆奶声奶气的点头：“要，玛法带我出去玩儿～”
这小声音，听的人恨不能将全世界都捧到他面前来。
被这么忽悠了一整个夏天，到了九月，胤禛终于做了决定了——下江南。
静怡高兴的简直要疯了，不等胤禛吩咐，就让人迅速收拾了行礼，后宫的女人，她一个都没打算带。作为补偿，将各处的位分给提升了一下。
武氏终于从宁妃熬成了宁贵妃，李氏从齐妃熬成了齐贵妃。顾氏和陈氏则是从贵人熬成了嫔。耿氏戴罪之身，位分不变，继续圈在自己的宫中苦等，等哪天胤禛蹬腿儿了，等元寿登基了，能大赦一下天下。
元寿要坐镇京城，就没带去，富察氏是留下来照看元寿，上次选秀，因为富察氏又有了身孕，静怡就又推掉了一个侧福晋，现下元寿那后院，还是只有一个富察氏。
哦，还有个通房丫鬟，是富察氏自己安排的，这个静怡就不插手了，人家自己愿意，她插手反而不讨好。
天申要帮衬元寿，也没跟着去，安康媳妇儿怀孕，就只他一个去，下面从长宁长寿到安安长福，包括敏敏和格佛贺两个，也都跟着去了。
按照静怡的想法，是想挑风景优美的路线走。然而胤禛这性子，大约是一辈子都改不掉了，他是按照朝堂上的事情来安排路线的，比如说，去年有折子说黄河河堤有些松动了，他去年安排人修筑了，今年就打算过去看看。年初有折子说浙江大旱了，虽然已经救过灾了，但既然出宫了就顺便去看看。
山东三月份有百姓聚众闹事儿了，他就打算去暗查一番，看当初

事情有没有冤枉谁。

这路线安排下来，静怡也是绝望了。但她心态好，转瞬就又安慰自己，黄河有大鲤鱼啊，浙江有大佛寺啊，山东有孔庙啊，只要有心，到处是风景嘛，何必只拘泥那一条路线呢。

“我曾想过，等你老了，咱们就在江南的某个地方买个小院子，不带元寿他们，只咱们两个，清早一起看日出，晚上一起看落霞，白天种花垂钓，晚上闲谈下棋，可没想到，你越来越忙。”

静怡坐在船上，透过窗户看着河面：“不过没关系，现下能这样出来走走，我也已经很满意了。”

胤禛沉默了一下，伸手捏了捏她脸颊：“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这样撒娇，不过，朕愿意给你一个面子，等再过几年，等朕忙完了，就带你走遍三川四海，带你看遍天下美景，这样高兴了吧？”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高兴，那皇上要说话算数才是啊，对了，还要多保重身体，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要不然，再过十来年，我怕皇上没力气带着我到处走了。”

胤禛挑眉：“又说这个了，好吧，朕应了你，日后会好好保重身体的。”

毕竟，朕也想多陪着你几年，走遍这天下，看遍这美景。

☆、第 140 章

看过河山壮丽, 秀美风景, 静怡觉得, 胤禛好像确实是心情好转了不少，连带着每天都能抽出来一个时辰和她到处走走了。他们南巡的路线是从山东到浙江, 再从浙江到湖南湖北, 过个黄河再回京城。

不过胤禛胤禛心情好转，索性就从湖北再转了个弯儿，到蒙古草原又溜达了一圈。静怡见了淑惠, 也见了宝悦，淑惠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日子过的还算是美满。大约是因为她现在掌握着部落的钱财，看起来气势也是很足的, 和以往那个温温柔柔的闺阁女儿的形象差别有些大。

宝悦倒还是老样子, 见了静怡还会撒娇，她才刚刚怀孕，挺着个肚子来找静怡聊天，又带着敏敏她们到处玩耍。

一直到十二月初，胤禛才打算回京。出来三个多月了, 再不回去, 大臣们就该有意见了。

回程就比较紧张了, 白天赶路晚上才能休息那么一会儿。再加上天气寒冷，静怡几乎连忙马车都不出来了，只偶尔趁着胤禛空闲的时候去聊聊天儿。

她已经问过了太医，胤禛最近的身体状况还是挺好的, 就是略有些劳累，应该是上了年纪，连日赶路所致。这个倒是不太要紧的，回头只要好好休息两天就行了。

回宫之后，这日子就又慢慢的变得平淡起来。安康的福晋生了个小格格，静怡生怕她多想，特意赏赐了小格格不少东西。反正他们夫妻还年轻，这才是第一个孩子，日后总是会有小阿哥的。

安康都有了孩子了，长宁和长寿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武氏这些年一直将长寿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的，他的婚事，武氏也是能做主的。静怡就偶尔叫了她来商量，最终定下的是钮祜禄家的姑娘。

武氏家族不显，长寿的外祖家年家现在还处于落魄期，长寿自己身体又弱，武不能安邦，文不能上朝，诗词文章倒是极好的，可惜身体不允许，将来的前途实在是很难说。

所以为着长寿好，还是要找个娘家比较强势些的妻族才好。不光是武氏自己这么盘算的，就是胤禛，也是这个打算。静怡向来是不会违背胤禛的意思的，所以这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是文浩家的长女，比长寿小三岁，现下才十一岁，还不到选秀年级，所以长寿要多等几年才行。

至于长宁，他两个亲哥哥，一文一武，只要静怡活的好好的，他哪怕是什么事儿都不做，也是富贵荣华一辈子，所以这妻族就不用太强势，只要他自己喜欢就行。

最后长宁选的是石家的姑娘，和胤礽的福晋略微有些关系，但关系也不算很大。这石家的姑娘性子文静，并不算是特别出彩，唯独一点，长相十分漂亮。

静怡还有些担心，生怕元寿不好色了，长宁变成了好色的人。可后来见他对比石姑娘更漂亮的宫女也并未动心，平日里也不曾见个美人就没了理智，静怡这才算是放心。

雍正十二年八月，明馨和亲蒙古。同年九月，格佛贺被册封为和硕公主，指婚孔文祥，孔子后人。

虽然不是和亲蒙古，但远嫁山东，照旧是不能留在京城。不过，之前南巡的时候，两个小儿女也算是见过面，彼此之间也略有好感，所以这门亲事对格佛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一转眼，这宫中的女孩子就只剩下安安一个了。静怡略有些伤感，就是安安，也要搬到西三所去住了。现下那西三所，空落落的，也不知道安安自己住着会不会害怕。

来给静怡请安的安安听着自家额娘嘀咕，就忍不住笑："额娘可是想岔了，这宫里的女孩子怎么就是我一个人呢？还有我大侄女图铃啊，您要是想抚养女孩子，五哥家里也有个，六哥家里的还是嫡长女呢，再过两年七哥八哥就要成亲了，女孩子还担心会少吗？"

"西三所虽然空旷，但来来往往的下人也不少，我还时常会带了大侄女儿在那边玩耍，额娘就不用担心我了，倒是额娘自己，要多注意些身体，我瞧着你最近脸色有些发黄，可是身子不舒坦？"

安安关怀的问道，静怡伸手摸摸脸，摇头："没觉得哪儿不舒

服。”

“额娘脾气也有些怪，好像一直在压着脾气一样。”安安伸手摸摸静怡的手背：“额娘可是心里有事儿？”

静怡愣了愣，伸手在心口处按了两下，不是安安提醒，她自己都没发现，最近好像是很想发火啊，不过因为理智还在，这才每次都给压下去了，但是心里有火气，多多少少行为上还是能带出来一些的。

但很快静怡就给自己找到了借口，大约是更年期到了吧，她都四十多岁了，该是到停经的时候了。

“没事儿，回头我让太医看一下。”静怡笑着安慰自家闺女，安安想了想又摇头：“还是现在就找太医来看看吧，择日不如撞日，若是改天，指不定额娘你又忘记了。”

静怡拗不过女儿，就应了。也是凑巧，正好胤禛过来，听静怡说请太医，就有些疑惑：“身子不舒服？是哪儿不舒服？”

“没事儿，是闺女关心我，正好请个平安脉。”静怡笑着问道，顺便给胤禛倒一杯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你过来，顺便也给你看一下，我瞧着你脸色不太好。”

胤禛叹气：“事情太多，朕就是想好好休息一下都没时间。”

“皇上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朝政，你身体要是不好了，那那么多的事情，可等着谁来做呢？元寿还年轻呢，没你在旁边看着，他性子定不下来。”

静怡老生常谈，胤禛不爱听，摆摆手示意她闭嘴。

静怡撇嘴，你不爱听我还不喜欢说呢，谁说到了更年期女人就喜欢唠叨了？本宫就是个例外，到了更年前，要做个冰雪美人！

安安赶紧出来打圆场：“四哥说等三月份儿了带我们去打猎，汗阿玛要不要去？汗阿玛，我还没参加过围猎呢，明年您要不然举办一次？”

胤禛摇头：“你四哥也是个糊涂的，三月的猎物瘦骨嶙峋的，打个什么？不如等七八月，草盛猎物肥，那才是打猎的好时候。既然你想去，等明年朕看看，若是有机会，就举办一次。”

毕竟他登基这么久了，围猎也才举行过一次。这种武力展示，还是不能停的，要不然，蒙古那边说不定又要闹什么幺蛾子。胤禛一边和安安说话，一边就又想到朝堂上的事情了。

太医过来把脉，果然，静怡这个是心烦气躁，因为要停经了，要到更年期了。太医给开了调理的药方，但终归还是要自己调节心情，不能将怒气憋着，要不然会憋出来问题的。

至于胤禛，还是劳累太过，要多多休息。

静怡忍不住想唠叨，但想到之前胤禛不让说，索性就又闭上嘴了，回头这人自己累病了，就该知道自己的唠叨是没错的了。至于现在，他自己爱累就累着吧，不想管了，反正自己劝说了好几年也没见他放在心上。

既然太医说要放松心情，静怡就给自己找了些事情做，今儿给大孙女做个衣服，明儿给大孙子弄个玩具，后天再叫了闺女来谈谈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过年的时候，瞧着下面的一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即将要成亲三儿子，静怡笑得有些合不拢嘴。

刚过了三月，她就去找了胤禛商量，表示想到圆明园去住着，皇宫的春景看了十几年了，有些烦了，倒是圆明园，往年只夏天去避暑，今年能不能换个景色看看？

胤禛想想挺有道理，于是，今年就提前出发去圆明园。

圆明园的春景果然是不同凡响，静怡以前也不是真的没见过，就是见得少而已。然而这次看见，还是有些震惊的，为了更好的感受这美景，她还特意给自己制定了计划表，今儿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带谁去，不带谁去。要不要在那边用午膳，或者晚膳什么的，那计划表看的胤禛嘴角抽抽，最后就是随她心意了。

本来按照静怡的想法，到夏天了再换个地方居住的，可到了四月，贵州苗匪叛乱，当地宣传有苗王降世，不到两个月，攻陷黄平旧州、清平、余庆等县。

胤禛就又忙起来了，连着元寿和安康都不见踪影，整天跟着胤禛在前面九州清宴处理朝政，静怡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换地方住的事情了。

静怡原以为，这次苗匪叛乱的事儿，应该和前些年别的地方平民叛乱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然而，貌似是清军内部将领不和，这场战争，居然一直拖到了八月底。

同时，葛尔丹策零卷土重来，攻打哈密城。蒙古台吉诺儿布又背叛大清，和葛尔丹策零联手造反。

胤禛本来忙的连睡觉时间都快没有了，得闻此消息，更是大怒，白日里的早朝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一点多。上完了早朝，诸位大臣们还是不能回家，就在圆明园里胡乱对付一口，下午要继续议事。

胤禛这种拼命的做法，静怡是很不赞同的，可她劝不了，不光是她劝不了，元寿和安康也是劝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胤禛偶尔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要么给揉按一下放松身体，要么是给点儿吃的让他自己补充一下体力。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医开的方子不太管用了，静怡觉得，自己又开始莫名的焦躁和烦闷了。

但是胤禛没空来开解她，她只能自己将这些情绪都给闷在心里。

八月二十三日，静怡用晚膳的时候发了点儿火，因为饭菜有些不合口味，若是以往，不合就不合了，她也不是那种挑食的人，可今天，就是忍不住发火了。

她本身是个软性子的人，这一辈子，发火的次数少的两个巴掌就能数的过来。所以这次发完火之后，她又有些小后悔，一方面是觉得御膳房的人有些小冤枉，那些饭菜，她以往还是很喜欢吃的，可最近

口味有些变化，他们没跟上而已。

一方面，她又觉得自己脾气太大了，她自己都快控制不住了，这有点儿可怕。

所以烦闷之下，她索性早早就睡下了。只盼着一觉醒来，那些怒火就赶紧消散了，她也能恢复正常。

然而，刚睡到半夜，她就被人给叫醒了，静怡有些迷糊的问道："怎么了？"

"四阿哥让人来传话，皇上……"小唱声音有些惊慌，静怡瞬间清醒，若非是重要事情，这深更半夜的，元寿不可能让人来叫她的。

"皇上怎么了？"静怡厉声问道，一边问一边迅速起身，不等小唱来服侍，自己抓了衣服随意穿上，也顾不上梳妆打扮，光着脚就往往外走。

小唱急忙拽住她："娘娘别急，御医已经过去了，皇上福大命大，吉人天相，定是会平安无事的，您别着急。"

静怡却是不能不着急，她早知道，雍正皇帝当皇上的时间也就十几年。她原先以为，有自己在一边照看，胤禛这辈子也没吃丹药，应该是能活更久的。

"你汗阿玛呢？"进了九州清宴，静怡就迅速问道，安康一直在门外等着，这会儿就忙扶了静怡进去："汗阿玛这会儿醒着呢，额娘您……"

安康话没说完，静怡已经看见在床上躺着的胤禛了，他脸色蜡黄，唯独眼神，明亮的有些吓人。静怡心里却是更慌了，急扑到胤禛床前："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御医呢？不是说已经叫了御医吗？"

胤禛摆手："御医就在外面，刚才已经看过了，朕自己的身体，朕自己明白。朕怕是不能再陪着你了，以后的日子，就要你一个人过了，朕对不住你，以前答应过你的事情，现在怕是要食言了。"

"不行，不行，你不能食言。"静怡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她抓着胤禛的手："我十三岁嫁给你，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没了父母，元寿他们自己也已经成家立业，我就只剩下你了，你不能将我扔下，你是皇上，你一言九鼎，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你不许食言！"

胤禛伸手摸摸她脑袋："朕本来，是不想让你过来的，可我临走之前，想见见你，对不住，没听你的话，没照顾好我自己，也不能再陪着你了。"

"不要说对不起，你明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静怡能感觉到自己脸上冰凉一片，这大夏天的，她却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是冰凉一片。从心里，一直冷到外面。

明明，她从一开始想的就是当太后。可现在，她却是觉得有些后悔，她想当皇后。

胤禛摆摆手，示意安康过来将静怡给带走，静怡却是不愿意离开。她怕，她怕自己再回来，胤禛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她。她后悔，后

悔自己早些时候没强硬点儿，明知道太医几次诊脉都说胤禛是太过劳累，她只因为自己心里那点儿烦躁，就不愿意再去劝解胤禛。

安康虽然也眼圈红红，但还是上前将静怡给扶起来了。静怡想挣扎，但她身上没力气。

“传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胤禛转头吩咐元寿，元寿忙应了一声，急急出门，背对着胤禛了，这才使劲擦了一下眼泪。

“朕不行了，今天，朕叫你们过来，是要说继位的事情，朕看中的是宝亲王弘历，他年纪轻，日后，还要你们多多扶持……

胤禛这会儿，已经有些气力不足了，说一句话，中间要停顿五六次。

又交代了圣旨所在的位置，胤禛费力的转头去看元寿。元寿带着哭腔跪在床边：“阿玛！“

“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胤禛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元寿一边掉眼泪一边使劲的点头，胤禛又转头去看屏风，刚才静怡死活不离开，安康就暂且将人带到了屏风后面。

“照顾好你额娘，要孝顺。”胤禛又说道，元寿大痛：“阿玛！”

静怡也顾不得了，推开安康就往外面扑，安康也不忍心阻拦，这才让静怡顺利的挣脱了他。

“胤禛！你不能这么狠心！”静怡又气又急，胤禛微微笑着看她，面上有些不舍，又有些愧疚，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

“胤禛，你醒醒，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过的话要算数啊，你是皇上，你怎么能骗我呢？”静怡拽着胤禛的手不放开，元寿也是悲痛难忍，一边要伤心胤禛过世，一边还要担心静怡。

“额娘，阿玛临终之前还担心你，你别……”剩下的话，元寿自己也说不出口，怎么可能不伤心？阿玛和额娘这么些年过来，他看在眼里，也是知道的，他们虽然没说过什么山盟海誓，但彼此心意相通，感情至深。阿玛现下走了，额娘怎么可能不伤心难过？

“皇上，还请节哀顺变，咱们得先回宫……”静等了半个时辰，张廷玉才躬身往前站了站：“先皇的丧事还要您做主呢，万请保重龙体，不可伤心过度。”

元寿强忍悲痛起身：“好，你们传令下去……回宫！传令于宫中，先准备丧事，待我回去，再敲响丧钟。”

“额娘，额娘！”刚吩咐完，就听见安康一叠声的喊道，元寿心里一紧，忙转身，就见静怡面色灰败，唇边还沾着些血迹，静悄悄的趴在胤禛床边。

“快叫御医！”元寿险些魂飞魄散，疾步过去抓住了静怡手腕，见她脉象虽然有些虚弱，但还在，才略微放心了些，弯腰将静怡抱起来放在一边软榻上：“去叫安安来照看额娘。”

毕竟安安是闺女，贴心小棉袄，额娘应该会稍微给安安几分面子

的。

四位顾命大臣相携去太和殿光明正大匾额下拿了圣旨，元寿和安康则是带了胤禛的尸首先去养心殿，着内务府送来棺材和灵堂布置所需。

安置好胤禛的尸身，朝堂内外大臣们也都到齐了。

“……朕之四子，宝亲王弘历温文端正，人品贵重……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张廷玉拆了圣旨，站在太和殿宫门外大声宣读。

随后，鄂尔泰宣读了满文圣旨，果亲王宣读了蒙文圣旨。最后请了宗室族长来鉴定，三张圣旨同一内容，一字不差，印章也完全相同，是胤禛亲手所写。

确定之后，这些人才躬身后退，一起跪下行礼：“恭请皇上登基。”

元寿点点头，一件件事情吩咐下去，然后就急急忙忙的让长宁去接静怡回来。倒不是他自己不想去，而是他暂时离不开，他需要亲自守灵。

静怡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木的，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坏掉了，不能去自己思考问题了。都是别人说什么，她才能反应过来去做什么。

元寿担心她身体，连丧礼都只是让她出现了一两次，一次是头天诰命们进宫哭灵，一次是封棺下葬。

随着胤禛下葬，静怡像是才终于明白了，胤禛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这世上，再没有胤禛这个人了。她大哭了一场，神智才逐渐的回笼。

人已经死了，她能怎么样呢？能上天入地的再将人给找回来吗？她和胤禛有感情，胤禛生前放心不下的，除了元寿就是她了，就算只是为着胤禛的这份儿不放心，她都该好好照顾自己。

再者，她一直以来的梦想，不就是当个皇太后吗？现在已经快要实现了，她若是还只沉浸在悲痛中，又如何能让元寿和安康他们放心？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三，弘历登基为帝。为先皇定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随后尊封静怡为崇庆皇太后，移居慈宁宫。

搬入慈宁宫之后，静怡就决定暂且闭门谢客，她要吃斋念佛为胤禛祈福，只盼下辈子，他能为自己而活，不要再那么累了。

作者有话要说：　　嗯，最后一个饭盒了～～～～正文到此算是完结了，接下来是番外～～～

☆、第 141 章

乾隆二年初春，静怡念完了一卷佛经，诚心诚意的对上面的佛像磕了头，又呆呆的坐了一会儿，才转头招呼了小丫鬟，让她扶着自己慢慢起身。

大约是这两年一直在佛堂呆着，她总觉得腿脚变得有些僵硬了。也或许，是上了年纪了，毕竟，她现在也快五十岁了，这年代，六十算平均岁数，七十算长寿。

“太后娘娘，皇上来给您请安了。”门口小唱掀着帘子，笑着说道：“和亲王也亲自送了这个月的小报过来。”

元寿来倒是不稀罕，他是个孝顺的，天天下朝之后都要来请个安，晚上得空了还要来陪着静怡用晚膳。和亲王弘昼则是一个月来个两三次，他毕竟已经出宫建府，又不是静怡亲生子，所以来个两三次就不错了。

至于他带来的小报，也称八卦报纸。是当年静怡提议，后来胤禛应允，交给天申去办的小报。上到京城，下到周边府城，但凡有八卦，这上面都记载着有。

“让他们进来吧。”静怡笑着说道，她自己也换了一身衣服，这才扶着小唱的手出来，小唱当年选择自梳留在静怡身边，在胤禛过世之后，她就换了发型，将大辫子换成了盘头。现下，静怡身边的人经过两次大换，也就只剩下小唱一个熟人了。

“皇额娘，您最近身体如何了？”弘历和弘昼进门，一起行了礼，分主次坐下，弘历坐在静怡身边，弘昼则是坐在下手。

“还好，弘昼，听说你媳妇儿前两天着凉了？可让太医看看？”静怡笑着问道，弘昼笑眯眯的点头：“已经请太医看过了，皇额娘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贪嘴吃了些凉的，这是这个月的小报，皇额娘看看。”

顿了顿，又补充道：“皇额娘，您得空了就多出来走走，现下御花园的风景正好，您若是看的腻味了，咱们就去……”被弘历一个眼神扫过来，弘昼立马就顿住了，他反应也算是快的，又赶紧笑着接上前面的话：“到城外皇庄上住几天，现下早春，皇庄上处处是春柳，还有迎春花，别有一番趣味呢，皇兄要忙朝政，儿臣陪着您去，您觉得如何？”

静怡笑眯眯的摇头：“老了，走不动了，我啊，还是更喜欢留在宫里。”

说着转头看了看弘历：“你也不用瞪弘昼，这都两年了，我也看开了，圆明园……”静怡顿了顿，面上说是看开了，但一想到胤禛就是在那里过世，她心里就是一阵钝痛。

“风景很好的，等夏天了，咱们再去避暑。”静怡笑着说道，弘历忙说道：“这可不行，儿臣打算带您去承德山庄呢，儿臣都已经让人布置妥当了，您要是不去，这不是白白浪费了儿臣的一番心意吗？”

弘昼也忙点头：“皇额娘，还是去承德山庄吧，说起来，六弟到

五月能回来吧？”

胤禛过世的时候，准噶尔策零造反，又有苗人造反，还有大金川那边造反，年底又有京城雪灾，元寿初登基，还要提防因为胤禛过世就闹腾着要回京的胤祯，简直是焦头烂额。

胤禛的心腹他自然是能信任的，可人太少啊。安康那年也有十七了，他想帮元寿的忙，就自请上战场，静怡自然是舍不得的，可安康一天到晚的缠着元寿，元寿最后也是没办法。

当然，更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没人可用，安康是他亲兄弟，他自然是十分放心的。

于是，乾隆元年刚出了正月，安康就带兵往克木克齐去了。整整一年，今年正月，策零上了折子求和，并愿意亲自带着岁贡进京，安康自然也就能跟着回来了。

“一年多没见了，也不知道六弟长高了没？”弘昼笑着说道，弘历点头：“应该是长高了些的，变成男子汉了，皇额娘，您就应了吧，咱们去承德山庄？”

很明显自家额娘还没走出来呢，圆明园暂且还是别去了。

静怡耐不住他们劝说，最后也只能应了下来。说了一会儿的闲话，弘昼面上就带了些犹豫，静怡看了一眼，笑着问道：“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就是了，你从小到大，我都是将你和元寿一样看待的，在我面前，还用吞吞吐吐吗？”

“皇额娘，儿臣想接了额娘出宫。”弘昼面上闪过挣扎，然后忽然起身跪地：“儿臣知道，额娘是犯了错，皇考当年亲自下旨，命额娘不得踏出承乾宫一步。儿臣若是能接了她回去，也定然不会让她踏出王府的，还请皇额娘恩准。”

弘历的脸色立马就有些不好看了，耿氏谋害静怡的时候，他已经是懂事儿了，能看在弘昼的面子上不去和耿氏计较，已经是款和大度了，可若是再不计前嫌将人给放出来，他就不愿意了。

可他还没开口，就被静怡在手背上拍了两下，弘历转头，略有些疑惑的看自家皇额娘、

“你不说这事儿，我也要和你提的，长宁和长寿本来是早该成亲的，可正遇上……”胤禛过世，于是这两兄弟不得不守孝三年。现下才一年多，还要继续守着。

但耿氏和武氏就不用守孝三年了，弘昼若是愿意接耿氏出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我原是打算让你额娘和宁太妃一起出宫的，不过，既然你心急，那你就先接了你额娘出去吧。”静怡也不是那种一招翻身就想折磨死对手的人，再说了，她也没翻身啊，她一直是很得宠的。耿氏更是连对手都算不上，反正都是圈禁嘛，不在宫里反而不用碍眼了。

弘昼脸色有些尴尬，静怡笑着说道：“再者你额娘这两年身体也有些不太好，我就想着，若是让她跟着你们，指不定心情好转，身体

也能好些，弘历，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回头挑个日子，让裕太嫔出宫去吧。”

弘历登基之后，先是尊封了静怡为太后。过了三个月，才又封了武氏为太妃，裕嫔为太嫔，位分基本上都没有动。静怡那会儿正伤心欲绝，也不管这些事儿。

所以，一直到现在，裕嫔也就是个嫔。顶多是加了个太字，长了个辈分。

弘昼还想说什么，弘历却是没给他机会了：“你今儿先去给裕太嫔说一声，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明天正好是上巳节，过完了上巳节，你就来接她出宫吧。”

说着就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弘昼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起身行礼，告辞走人。

他一走，就只剩下弘历了。

弘历放下茶杯，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皇额娘，那两个道士，已经找到了。”

胤禛刚过世的时候，元寿是忙着登基还有处理内内外外的事情，毕竟胤禛走的急，光是没处理完的折子都还有两大箱，安康他们又年幼，静怡自己在外面也没什么眼线。

所以，竟是没察觉到雍和宫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雍和宫原先是胤禛府邸，胤禛登基三年之后，就将那府邸改名雍和宫，弄成了个寺庙一样的地方，不过是封存着的，等闲没人能进去。

后来元寿处理完登基的事情，打算将雍和宫收拾一番，弄几个喇嘛过去念念佛经什么的，然后才发现，雍和宫里面竟是有炼丹的材料，还有炉鼎之类的东西。

静怡一听这事儿就炸了，她原以为胤禛之前是将那两个道士给送走了，却没想到，胤禛竟是为了不听她唠叨，将人给转移了！知道圆明园那边静怡也有人手安排，居然将人给塞到了雍和宫！

虽然之前胤禛过世的时候，御医也只说胤禛是操劳过度，可静怡就是觉得，胤禛定是背着她吃了丹药了。

她一腔悲痛转化成怒火，却又顾及到胤禛的名声，只能憋着这火气，让元寿暗地里去查这事儿了。

那两个道士一听说胤禛过世的消息就连夜跑路了，又因为胤禛之前保密工作做的太好，甚至元寿都没亲眼见过这两个道士，追查的事情自然是有些难度了。

不过，终究还是被元寿给找到了。

“人呢？”静怡脸色先是沉了沉，随后问道，元寿压低了声音：“关进了天牢，皇额娘是想见见？”不等静怡说话，元寿就继续说道：“我已经亲自审问过了，汗阿玛之前并不曾吃他们炼出来的丹药，他们炼出来的丹药汗阿玛也只是看看，只最后一个月，因为朝政繁忙，汗阿玛精力不济，所以……”

元寿又年轻，胤禛终归是没忍住，可就这一次，就要了他的性命。当然也有他当时劳累过度身体免疫力差的原因，丹毒一入腑脏就立马要了性命。

也或者，是那丹药激发了他身体里本来就没剩下多少的生机，激发完了，剩下的补不上，胤禛也就一口气没过来，跟着走了。

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道士，是绝对不能留的。

静怡面色变换了几分，最终还是摆手了："我就不见了，你将人暗地里处置了吧，这事儿不能宣扬出去，你汗阿玛一辈子英明，只错了这么一次，却也是为了这个朝廷，为了这个国家。这些污点，不该出现在他身上。"

元寿应了一声，抓了静怡的手晃了晃："皇额娘，您还有儿子和弟弟妹妹们呢，汗阿玛也走了一年多了，您该放下了。"

静怡笑了一下，她也想放下，可她该怎么才能放下呢？

作者有话要说：　　总感觉花开是在黑自家的男主角……另外，花开是不是红了？下面忽然多了很多广告……举报都举报不过来，花开回评的时候还要慢慢挑选~~~要是有没回的，亲爱的们也表着急，可能是花开挑选的时候没看见， 再留一次就肯定能看见了~~~么么哒，爱你们~~~

☆、第 142 章

乾隆三年十月, 长宁和长寿一前一后的成亲。随后, 长寿将武氏接出宫奉养, 转眼间，偌大一个皇宫, 胤禛的妃嫔们, 就也就只剩下陈氏和顾氏了。她们无儿无女，位分也不高，也幸好富察氏不是那种严苛的人, 否则这日子估计就不好过了。

哦，不对, 还有个齐太妃，不过她整天吃斋念佛的, 存在感实在是太低, 连静怡都时常想不起来她。

待长宁带着新媳妇儿前来给静怡磕过头敬过茶，弘历特意留下来劝解静怡："皇额娘这几年一直在佛堂里呆着，身子现下也有些不太好了，您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长福和安安着想, 难道皇额娘就不打算看他们成婚生子了吗？"

"皇额娘, 您怜悯一下儿子, 给儿子个机会，让儿子能孝顺您一番，咱们不去佛堂了好不好？"弘历恳求的说道，甚至做出小儿姿态, 蹲在静怡身前，仰头看静怡："您若是非得要念经，至少，这膳食，咱们用些别的？佛祖并不会因为您吃了荤腥就觉得您大不敬的，不是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吗？心中自有佛祖，这酒肉就不用太过于忌讳了。"

这几年他抓住机会就要劝解几句，静怡一开始根本都不听，这次竟然还让他说完了，指不定这次就能成功了？弘历心里大喜，又说道："皇额娘总是在佛堂里，都不知道您大孙女儿现在已经三岁了

吧？”

静怡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长长的叹口气：“你汗阿玛，可真是个狠心的，这么些年了，竟是连个梦都吝啬于我。算了，他既然狠心，我也就不惦记着了。”

说着，拍了拍弘历的肩膀：“我想出宫走走。”

弘历原先脸上还有些欣喜，但听了这一句，又有些吃惊，两种表情交织在一起，差点儿没让一张英俊的脸扭曲成邪恶的脸：“您要出宫？”

“嗯，我和你汗阿玛说好了的，要看遍这大好河山，要吃遍这天下美食，要赏玩这秀丽风景，现下他不在了，我就自己去看，眼馋死他。”静怡点头，她的前十三年窝在钮祜禄府，后面三十年不是王府就是皇宫，或者圆明园，出京城的次数真是一个巴掌都能数的过来。

现在她都是太后了，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了，还不能到处走走看看吗？

“你若是不放心，我就带上长福和安安。”静怡继续说道，弘历有些无奈：“皇额娘，不安全，长福才几岁啊？还带上安安，安安一个女孩子！你一个老人，她一个女孩儿，长福一个孩子，你们三出去，那就是给劫匪送……”有些不吉利，弘历就没继续说下去了，只是摇头：“不行，我不放心。”

“那就再带上安康，他那功夫，你是信得过的。”静怡打定了主意要出宫，弘历三言两语的肯定是说服不了她的，索性就将兄弟们全都叫了来，想着总有一个能说服自家皇额娘的。

却没想到，兄弟六个，加上弘昼和长寿，包括他自己，居然有四个倒戈的，也就弘历和长宁两个不同意。一个因为自己是皇帝，不能随意出宫，就想将静怡留下来照看。一个是因为刚成亲，想劝静怡过两年再出发，到时候他就能跟着去了。

剩下的全都赞同静怡出门走走，长寿还很热心的提供路线：“我额娘也说想出门走走，正好能和皇额娘一起，你们做个伴儿，皇兄不是不放心吗？我跟着一起去，一路上我也能跟着享享福，看看风景吃个美食什么的。”

安康用实力鄙视长寿：“你一个弱鸡，跟着去是等皇额娘保护你呢还是让你去保护皇额娘的？这事儿还得我来，皇额娘，我跟着您去，至于路线，您说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坚决不反对。”

弘历就有些着急了：“你们也想想皇额娘的身体，她这两年一直呆在佛堂，佛堂潮气重，湿气大……”

没说完就被长福拽了一下，扒在他肩膀上压低了声音：“皇兄，我倒是觉得，让皇额娘出去走走，说不定皇额娘心情就能好转了，要不然，这天天在宫里想着汗阿玛，就算是出了佛堂，也不见得身体一定就能好了。”

安安也点头：“宫里和圆明园，到处是汗阿玛存在的痕迹，皇额

娘一看见就伤心，若是能出去走走，说不定就能看开了些。”

兄弟们都不支持他，弘历也是有些恼怒的。然而等他去了长春宫，皇后竟然也是支持太后出去走走的，劝说的也很有几分道理：“你若是不放心，就多派些人手跟着去，长福眼看就要成亲了，让他也跟着，到时候皇额娘难不成还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回来？还有安安，女孩子多出门长长见识也是有好处的，眼界宽了，将来才不会将自己困在内院这一片小地方。”

弘历就有些动摇，自己考虑了两三天，终是拗不过静怡，不得不答应了让静怡出宫走走。

路线可以随着静怡自己心情定，但每到一处，都要给弘历写信，让驿站送过来。安康带着媳妇儿跟去，正好他媳妇儿还能照顾一下静怡。

安安才十三岁，暂时还是指望不上的。

武氏原本也想去，可长寿的媳妇儿进门两个月就有了身孕，武氏大喜之下，就只能遗憾的表示去不成了。

乾隆四年，正月刚过，静怡就坐着马车晃晃荡荡的出了京城，一行人打扮的十分低调，应静怡的要求，准备的衣服也都是颜色不起眼，布料中等的那种，她们一群老弱妇孺，一路上还是小心谨慎为好。第一站是山西，然后从山西绕道山东，走沿海一带，绕个圈子，最后从四川那边去内蒙古，最后再回京。

同时，乾隆下了圣旨，说崇庆太后思念先皇，要去五台山为先皇祈福。并且真有一队十分豪华的车队从宫中出发，安排的侍卫也是不少的。

当然，车中也是有人的，去五台山那边的是齐太妃李氏。作为一种交换，弘历将弘时的女儿给送到了齐太妃身边。这个小姑娘比和安安差不多大，一转眼也该婚嫁了。倒是她兄长，身为男人，就算是年纪大点儿也没事儿，日后乾隆想起来了也会是给指婚的。

胤禛是个好皇帝，乾隆也是个好皇帝，盛世太平，再加上一路上有安康保护，静怡她们的行程还算是平安。

只是每到一个地方，静怡都要自己呆一会儿，原先安康他们还有些不放心，特意悄摸摸的跟在后面偷听了一回。

静怡只专心嘀嘀咕咕的和手里的瓷娃娃说话，那还是胤禛当初亲自设计瓷器图案的时候，顺带着烧制的两个瓷娃娃。代表静怡的那个，已经随着胤禛下葬了。

静怡手里这个，则是个男娃娃，代表的胤禛。

“以前说过要走遍这天下的，既然你自己看不到了，我就帮你看看。这盛世太平，繁华天下，是你的功劳，看着百姓们安居乐业，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山西这边的饭菜挺好吃的，可惜你吃不到了，我中午帮你多吃了两口，只能多吃两口，要不然就要撑着了。”

“明天我们打算去爬山，若是你还在就好了，我若是爬不动了，还能让你拽着我走，可现在我若是爬不动了……呵呵，我让安康背着我走，你个糟老头子就只能在地底下眼巴巴的看着了。”

安安最是感性，听着听着就红了眼圈，安康一手拎一个，将她和长福带走：“额娘和阿玛说悄悄话呢，咱们就别偷听了，走走走，咱们去买点儿特产什么的，带回去送给皇兄和皇嫂他们。”

静怡却不是像安康他们想的那样，在自己一个人伤感怀念，哦，也不对，怀念还是有的，但伤感已经淡的几乎看不见了。时间能抚平一切，三年前她怎么都接收不了胤禛的死讯，但三年后的这会儿再去想，已经没了那股子怨恨了。

至少，胤禛生前，给了她爱，给了她尊重，给了她自由。

曾经拥有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快乐更多一些，就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她自己唠叨一番，还能笑着炫耀：“以前你总觉得我唠唠叨叨的烦人，可现在，我还是能唠唠叨叨，你却是阻止不了了，就算是你觉得烦，也只能这样听着了。”

回想了一下以往场景，静怡笑得更加开怀：“若是有下辈子，我定要你知道，女人唠叨起来，也是能要命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违背誓言，将我独留在这世上。”

“好了，今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我要去和安安他们一起用膳了，你个老头子就自己在地底下吃吧。”静怡说的口渴了才停住，起身拍拍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明天的行程。

呜，山西的美景已经看的差不多了，明天下山之后再休息两天，然后就往下一个地方去。她可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太后呢，不怕这时间不够用。

其实想想，现在的日子，好像也还挺好的，至少，不用担心胤禛会生气发火了，他生起气来其实还是有些可怕的。

若是他还能生气……静怡皱皱眉，将这心思给按下去了，人死不能复生。她还有大把的好年华，万不能只沉浸在悲伤中，那才是浪费了半辈子呢。

☆、第 143 章

“娘！”一大早, 安安就过来叫静怡起床, 守夜的丫鬟开了房门, 安安进来就发现自家额娘还躺在床上，脸上就露出了些惊讶：“娘今天怎么了？这会儿都还没起床。”

“昨晚上睡得好了, 早上有些不太想起。”静怡笑眯眯的说道, 安安凑过来帮静怡拿衣服：“额娘晚上是做好梦了吗？”

“嗯。”静怡点点头，却也没多说，她知道自打胤禛过世, 安康他们就一直担心她，还尽量不在她面前提起胤禛, 生怕她会想起来什么

再去伤心难过，所以, 做梦梦见胤禛什么的, 还是不要说了。
不过现下看来，出宫走走还真是有好处的。以前做梦的时候也会梦见胤禛，可梦醒了，梦里的内容也都几乎忘完了。可昨晚上的梦，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呢。
明天不如走河道吧, 当年她跟着胤禛去江南, 走的可也是河道。
静怡心情大好的和安康他们一起用了早膳, 就带着人去爬山了。回来休息一晚上，安康负责去找船，第二天就直接坐船离开，继续往南边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 春来秋去，看遍大江南北的好风景，尝遍各色美食，到了冬天，弘历的信就过来了，通知了静怡两件事情——第一，齐太妃李氏病重，估摸着是好不了。第二，原直郡王胤褆病重，估摸着也是好不了了。
真说起来，这两个静怡都不用回去看，可元寿在心里将自己写的可怜巴巴的，说是什么非常惦记额娘啊，安康不在没人帮忙了啊，还有想念长福和安安，等等等等，念叨的静怡心软，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去看看。
她到达宫中的时候，李氏已经被从五台山接回来了。她身边跟着个小姑娘，静怡之前只听元寿说过，并未见过。李氏强撑着病体来给静怡请安：“咱们姐妹多年，有恩有怨，我这辈子也就求过你一件事儿，虽说弘时也没能……”
静怡抿抿唇，没做声，她当时是答应了保住弘时一条命，她也确实是做到了，可弘时自己想不开，最后将自己给憋屈死了，这就怨不得别人了。
也幸好弘时还有一儿一女，要不然，静怡都不敢保证李氏会不会和福晋一样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
“我现在也不行了。”李氏顿了顿，叹气：“我这一辈子，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儿孙，先是弘时，现在是云晴兄妹俩。”
弘时福晋当年自愿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但一个相公被皇家除名，自己娘家也不怎么敢伸手帮忙的女人，那生活自然不是太愉快了。她又要照顾两个孩子，若不是有李氏让人暗中照顾，怕是连嫁妆都保不住。
三年前花费了大部分的积蓄给弘时的儿子娶了妻之后，她身子就彻底坏下来了，没过两个月就过世了。剩下这么个闺女，若还是留在府里，怕是日后也没什么好前程，所以就求了李氏，将人给送到李氏身边来了。
可现在，李氏也撑不下去了。
“我不求她日后富贵荣华，只求你让人好好教导，将来能嫁个有出息的人，别和她额娘一样过的那么苦就行了。”李氏很是认真的起身给静怡行礼：“就这么一个女孩子，我求求你了。”
静怡叹口气，伸手扶了李氏起来：“这事儿，我应了你了，就像

是你说的，不过是个女孩子，我还是能照顾的起的。你且放心就是了，只是你日后可不要再说自己身子不好的事情了，好好养着，我等着你长命百岁，再过三十年，咱们姐妹还能喝一杯酒庆祝一下咱们的长寿呢。”

李氏只笑着点头，等再回去，就起不了身了。不到三天，那边就来了人禀告李氏过世的消息了。

静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反正人总有一死的，李氏她能撑这么些年，已经很了不起了，该安排的她都已经安排好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

静怡让人将弘时的女儿带到慈宁宫，那女孩子文文静静的，性子很是腼腆，和活泼可爱的安安比起来就是完全相反的性子。不过，这也没什么意外。

安安是受尽父母宠爱，上面又有几个兄长照顾的，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与一身，自然是有资格天真可爱，活泼娇俏的。可云晴，亲爹是个被皇上厌弃的人，亲娘是个脾气温吞，甚至有些畏缩的人，祖母虽然疼爱她，但大约是吃过苦头，也多是教育她听话懂事儿之类的。所以，她就是想活泼也活泼不起来，一句话恨不能在脑子里想十来遍，一个动作得先在脑子里排练上三五遍。就是笑起来，那唇角的弧度，也和嬷嬷们教导的一模一样——绝不露出牙齿来。

这样一个女孩子，是很讨人喜欢的，静怡也不例外。

她一来是同情李氏，二来也确实是想给安安找个同伴。主要是安安这年纪，皇室中适龄的就太少了，就算有，阿玛不受宠，也是难得能进宫的。

云晴这身世养在宫中正好，也能为元寿带来几分好名声。

然而，等听见下面的人对云晴的称呼的时候，静怡差点儿一口水喷出来，忙放下手里的茶杯，疑惑的问道：“晴格格？这谁想起来的称呼？宫中什么时候能直接叫格格的闺名了？”

胤禛还在的时候，大伙儿都是叫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之类的，后来元寿登基，直接封了安安为固仑长公主，宫里对安安的称呼就变成了长公主。

元寿自己的女儿则是被称为大格格。

静怡这么一问，她身边的嬷嬷也有些为难了，不叫名字叫什么？总不能为了云晴格格，就将大格格的排行给换了吧？云晴现在能称一声格格，可日后顶破天了也就是个多罗格格，或者是郡主之类的，岂能随意和皇上的女儿论排行？

而且最近李氏刚过世，云晴要为李氏守孝，这期间弘历也不好册封，没有封号，也没有排行，那不就是只有一个叫名字的选择了吗？

“那也不能叫晴格格，格格的闺名岂是能让人随意叫的？”静怡摇头，而且，这称呼，总是会让她想起来青春年少时候特别热火的清宫戏，她从来都只觉得自己穿越的是正经历史，而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

电视啊小说剧本。
所以，晴格格这个称呼，绝对不许在宫中出现。
“那叫云格格？”嬷嬷小心的问道，静怡嘴角抽了抽，这个更难听啊，我还风格格呢。
“就叫大格格吧。”静怡停顿了一下说道：“日后云晴是要养在哀家身边的，哀家身边的女孩子，日后自然是有出息的。”历史上乾隆不还抱养了弘昼的女儿吗？
弘时虽然是庶民了，但到底血脉还在，将来也不过是一份儿嫁妆的事儿。
嬷嬷忙应了下来，传令下去，不到半天功夫，宫里上上下下的称呼就都改过来了，云晴被称之为大格格，弘历的嫡长女被称之为二格格。
乾隆二十六封笔之后，胤禔过世了。弘历下旨，丧事上的一切规矩，按照亲王份例来办。当年胤礽就是如此，现在轮到胤禔了，弘历自然也是愿意大方些的。
李氏和胤禔都算是长辈，年底过世，这新年就不好大办了。静怡也不在乎这个，她现下的日子轻松着呢，每天和闺女说说话聊聊天，再叫了孙子孙女儿来玩儿，或者宣十六福晋她们进宫打打牌什么的，短短几天功夫，就觉得自己又长胖了些。
吓得静怡开始克制，人家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她现在可是上了年纪的人，万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
出了年，皇后就来找静怡商量选秀的事情。按说，年前刚办过丧事，选秀不着急。乾隆登基这都第五年了，一次选秀都没办过，就是弘历自己不好色不着急，那宗室里面还有大把的未婚青年等着安排呢。
所以这次的选秀，是肯定要办的，顶多是胤禔那边的子孙的婚事稍微推迟那么一点点儿。
“这些事情你来办就是了，我已经老了，别的事情就都不爱插手了。”静怡随意看了一眼那册子，笑眯眯的摇头：“长福年岁还小，等下次选秀了再说。”
富察氏忙恭敬的笑道：“儿媳听皇额娘的，回头秀女进宫，若是皇额娘有喜欢的，和儿媳说一声，儿媳定会留牌子的。”
这说的就是弘历了，弘历大婚到现在，先是赶上富察氏怀孕，静怡压着没让他选侧福晋，后来赶上胤禛过世，那更是不能选侧福晋了，耽误到现在，后院也就两三个人。
除了富察氏，剩下的两个，一个是婚前胤禛给指的伺候宫女，一个是富察氏怀二格格的时候主动给找的通房丫鬟。
原先静怡还担心弘历会染上好色这毛病，现在看了五六年，也还算可以，至少守孝就是规规矩矩的守了整三年的。现下弘历的大阿哥也有六七岁了，看着也是站住了，那这后宫进不进人，静怡就不太想

插手了。
　　她也没打算让弘历只守着富察氏一个人过，就算是她能说动弘历，那朝堂上的人也不愿意啊，这清朝的规矩和明朝的可不一样，明朝你一个皇上死守着一个皇后，那是深情不好色。
　　到了清朝，那就成了不识好歹了，要孤军奋斗了，要孤家寡人了。清朝本来就是草原上的民族，从一开始，联姻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联盟，除了联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你和弘历看着办就是了。”静怡摆摆手：“哀家原先就不太喜欢管这些事情，既然这宫务哀家已经交给你了，日后有什么事情，你都自己拿主意吧，哀家不插手。”
　　皇后有些诚惶诚恐，静怡又说道：“哀家信你，要不然，早些时候也不会出宫游玩，你放心大胆的去办吧。”
　　静怡重复了两遍，皇后也就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了，改口说起了儿女：“皇额娘若是喜欢，就让他们放了学过来玩耍，正好也让儿媳松快松快。”
　　静怡笑眯眯的点头，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怕是胤禛在地底下看见要眼红死自己的。哼哼，就是要让他嫉妒羡慕。

☆、第 144 章

　　云晴一个小姑娘, 也不好单独住一个宫殿, 静怡索性就安排她住在西三所了, 正好能和安安做个伴儿。倒是元寿，生怕静怡平日里寂寞, 想劝劝静怡将安安和云晴都留在身边的, 或者，就是将二格格带在身边也行，不过被静怡给拒绝了。
　　慈宁宫就这么大的地方, 主殿她自己住着，东殿她让人改成了佛堂, 西殿又充当了库房，不光是放着胤禛平日里上赏赐静怡的东西, 还有胤禛留下来的遗物, 还有早些年西洋画师画的全家福之类的东西，轻易静怡是不让人去西殿的。
　　所以，慈宁宫也没地方安置两个小姑娘，毕竟一个公主一个格格，光是身边的大丫鬟就有三四个, 又有教养嬷嬷, 奶嬷嬷, 还有小丫鬟小太监，根本装不下，还不如直接住在西三所，一人一个小院子, 自己管理自己的小院子，一来地方宽敞自己住着舒坦，二来也能锻炼一下管家的本事。
　　选秀的事情静怡没插手，没想到富察氏倒是个贤惠的，光是宫中就留了五个人。这数量，静怡都有些吃惊，皇后来请安的时候，静怡还特意提点了一下：“虽说你身为皇后，为皇上充裕后宫，让皇上开枝散叶是你的职责，可皇上身子才是最重要的，现下皇上又有了子嗣，若是后宫人数过多，一来伤身，二来岂不是让皇上白白担上个好

色的名声？”

皇后脸色瞬间就白了，赶紧起身行礼：“是儿媳思虑不周，还请皇额娘恕罪。”

静怡没出声，她一开始就知道富察氏是个贤惠的，当年胤禛给元寿挑选嫡福晋的时候，就是照着皇后的标准来的，首要的就是一个贤惠大度。

却没想到，富察氏能贤惠到这个地步，自己这个当婆婆的都不插手这后宫事情了，她居然还自己给自己找不开心。看着自家男人去宠幸别的女人，敢说她自己很开心吗？

但仔细想想，这种女人其实在这样的社会还是挺常见的，终归是这个畸形的社会的压迫才形成了这样的规矩。若是皇后不贤惠，就算自己这个婆婆不在意，前面元寿不在意，可朝堂百官能愿意吗？

当年福晋还在，静怡不过是受宠了些，就能被御史台给参奏了。

若是这后宫只一个皇后在，那指不定还会有碰死在太和殿的言官呢。

“我知道你难做，只是，万事有个度，先皇后宫才几个人？弘历这后宫，你一下子给全补上去了，那弘历的名声成什么样子了？”静怡叹口气：“日后选秀，你还是多问问弘历吧，若是弘历自己觉得需要了，那留几个牌子也好，若是弘历自己觉得不需要，你也不用瞎忙活。”

富察氏神情略有些复杂，但还是规规矩矩的行礼：“是，儿媳知道了，那这几个……”

“你和弘历商量着给册封吧。”静怡摆手，反正她自己该做的她都已经做了，要是富察氏自己不开窍要将自己给憋屈死，那她也没办法，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永琏的性命。

永琏是去年弘历给他的嫡长子取的名字，因为那会儿该上学了，不能叫小名了。

等弘历下朝过来请安，皇后已经带着人都告退了。弘历那消息网，遍布整个后宫，虽然是才下朝，却也听说了静怡不高兴的事情，不过具体的他还没问，他也没让人来监视静怡，只是派了心腹来保护。

“皇额娘怎么不高兴了？是不是皇后惹你生气了？”请过安，在静怡身边坐下，元寿一边剥橘子一边问道，静怡叹口气，将她之前和皇后的谈话说了一遍儿：“额娘以前就和你说过，女人多了这后宫就不太平了，谁都想要儿子，谁都想要自己的儿子更出息，你看以前，那拉氏就算没儿子，也能在这后宫折腾，还有弘时，不就是因为想争夺皇位吗？因为你阿玛算是聪明的，其实这后宫已经算是太平多了，你七叔府上，你让人打听过吗？”

“额娘说的，我一直都是记在心里的，额娘你放心就是了，皇后那边，我回头会说说她的。”元寿沉吟了一下说道：“毕竟，我事先没

有表态，她理解错了也是有的，皇额娘您就安心吧，儿子可不是那等好色之人。”

为了让静怡不要继续说这些事情，他果断的转移了话题：“山东巡抚夏之言夫妻死于非命，他们两个也是命苦，本来就没有父母兄弟，现下这一走，只留下个闺女，夏之言实在是忧心，就上了折子，愿将全部家产归于国库，只求朕看在他忠心的份儿上，照料一二。”

静怡心头一跳，先有个晴格格，现在又有个死了全家的夏氏女，这真的是要凑齐还珠副本？

“皇上的意思是？”静怡微微皱眉，明朝律例，绝户未嫁女可继承三分之一的家产，剩下的要上交国库。现下清朝的律例，有多数是沿承明朝的。

“夏之言也算是为国捐躯，朕不愿薄待了夏家女儿，可夏之言又上折子说夏家宗族和他媳妇儿娘家不可靠，这样一来，就没有稳妥的人收养夏家女儿了。”

弘历叹口气：“所以，我想将她接进京……”

可这个更不妥当，弘历才二十多岁，夏家姑娘也十来岁了，再过个两三年就能嫁人了，若到时候传出来个什么闲话，那小姑娘还怎么活下去？

“不如收个义女？”静怡说道，弘历眼睛一亮，立马拍手：“这个主意不错，夏家的财产我也看不上，现下国库充实的很，很没必要从臣子家弄东西过来，就给这夏姑娘留着当嫁妆吧，也就是在宫里吃住两年，到时候皇额娘费点儿心思，给找个老实本分的女婿，这事儿就算完了。”

静怡嘴角抽了抽，忍不住想往自己脸颊上拍两下——让你嘴快！

“回头朕和下面的人商量一下，关于绝户女继承家产这事儿，得放宽些，不如全部给她们继承好了。”弘历心情好，正好借着这事儿往自己身上刷点儿好名声。

“也不是非得要你收养，大臣家中，若是有条件合适的，也可以收养嘛。”静怡挽救道，弘历想了想，摇头：“既然要用这事儿做个榜样，那就做到最好，还是收养宫中吧，正好这夏氏女是个汉女，底下那群人又天天喊着满汉一家亲，出个汉人公主，他们估计也就能消停一会儿了。”

果然是当皇帝的，不过一件小事儿，让他这么一说，就变成了大事儿了。

静怡也不好继续反对了，只让人在西三所重新收拾了个小院子，等着弘历派人去接夏氏女进宫。

幸好，夏氏女不叫夏紫薇，而是叫夏宝珠，一听就知道是掌中宝珠的意思，这夏之言倒是个难得的情种，就算唯有一个女儿，也没纳妾非得要儿子。

光凭这一点儿，静怡就对夏氏女很是高看几分。

既然弘历决定了是要收养，那自然就是皇家格格了。二格格悲催的又掉了排行，从大格格变成二格格，现在又从二格格变成了三格格。

小姑娘很是不高兴，来静怡这儿玩耍的时候就抱怨了自家汗阿玛几句："玛麽下次看着点儿汗阿玛，要是他还想收养女儿，就要找比我年纪小的，可别再找比我年纪大的了，要不然，我就要变成四格格了，这个四格格一点儿都不好听，我不太喜欢。"

说完，还小大人一样叹气："其实我更喜欢大格格来着，不过，既然晴姐姐年纪大些，那就让晴姐姐当大格格吧。"

那鬼灵精的样子让静怡忍不住哈哈哈笑起来，心里又忍不住想着，弘昼的媳妇儿好像是怀孕了，这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闺女，要真是闺女，说不定你阿玛还真要给你再弄个四格格进宫。

不过，幸好，弘昼媳妇儿生的是个小阿哥。

这三年，静怡一边要给长福和安安相看人家，一边又要等着会不会有个小燕子出现，就安安分分的留在皇宫了，没再继续出京到处走。

三年时间，富察氏又怀了一胎。宫中有个贵人运气也不错，抢在皇后之前生了二阿哥。

静怡给长福看中的是兆佳家的姑娘，说是静怡看中的，其实是长福自己挑中的。在选秀之前，那姑娘上街买东西，正好长福在隔壁帮安安挑选首饰，见过一面，略有些好感，选秀的时候又多关注了几分，觉得还算是满意，就求了静怡定了下来。

这姑娘长相甜美，性子却很是爽快，静怡也很喜欢。

至于安安，静怡哪怕想多留几年也不行了，因为她不出嫁，云晴和宝珠身为晚辈也不能出嫁。再说，姑娘年纪大了本来就该嫁人的，她强留着倒是会耽误安安的幸福。

安安是弘历亲妹子，她自然是不用去抚蒙的。

然后，静怡忽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一件事儿，什么小燕子啊夏紫薇啊，纯属她想太多，现在宫里也才两个阿哥，传说中的五阿哥永琪都还没出生，去哪儿上演还珠格格啊？

再说了，云晴和宝珠可都该相看人家了，她也没听说哪个侍卫是叫福尔康的。

好吧，她可以放心了，弘历不会是那个瞌睡龙了，这宫里也不会瞎折腾了。当然，静怡也是有些可惜的，好好的一场大戏，就这么没了，人生啊，还是太平静了点儿。

要不然，等安安出嫁了，她和弘历商量商量，出海走一趟？这事儿得慢慢计划，要不然，怕是一说出来，弘历就该吓着了。

作者有话要说：　　清朝到乾隆时期，这个绝户女继承貌似是确实改变了一下，参考例子林黛玉，她家的家产就是她自己一个人继承了的。

☆、第 145 章

安安出嫁那天, 静怡亲自给她带上了凤冠。她是嫡长公主, 这凤冠自然是美轮美奂的。静怡给她带好之后, 忍不住笑道：“这凤冠，还是当年你汗阿玛亲自让人找来的东珠和红宝石, 又亲自画了画像让内务府的人照着打造的。”

安安有些吃惊：“真的？”

“自然是真的, 你汗阿玛还曾说，要给你全天下最华贵的凤冠呢，甚至将这凤冠的重量定为八斤八两, 还是我觉得太沉重了些，怕你到时候压的脖子疼, 劝他减少一些，他这才定了六斤六两。”

当年静怡册封皇后的时候, 凤冠也才只重六斤六两, 当然，除了凤冠，那会儿静怡后面还带着别的首饰呢，加起来也差不多是八斤多了。

安安伸手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凤冠，忽然眼圈就红, 但又怕静怡看见伤心, 忙伸手搂住静怡的腰, 将脸埋在静怡腰间：“额娘，我以后天天回宫来看你。”

静怡笑呵呵的摇头：“可别，到时候我该嫌弃你了，远香近臭, 你偶尔来一次就行了，再说，你成亲了，以后就是公主府的主子了，要有一堆的事情等着你打理呢，你自己活的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我也就高兴了。”

本来静怡还想多嘱咐些的，可一想乾隆皇帝活了八十多，元寿也就比安安大十来岁，将来就算是自己不在了，元寿也是能护得住安安的，索性就不多说了。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拍了一下安安的肩膀：“快坐好，一会儿喜婆该来搀扶你出门了。”安安的红眼圈，她就当没看见。还要维持好自己的笑容，这会儿安安还没哭呢，万一哭起来可就糟糕了。宫里不流行哭嫁，要哭也该在昨天哭完。

大清的公主成亲是没有盖头的，就带着一个凤冠，眼前一点儿遮挡都没有。喜婆进来，安安将手搭在喜婆手腕上，端庄优雅的起身，跟着喜婆慢慢往外面走。

嫡长公主有专门的车辇，安安这会儿也挡不住自己红通通的眼睛了。元寿在一边笑道：“伤心什么？还是在京城里，日后你想回来就能回来，大婚的喜庆日子，可别哭出来。”

富察氏也上前温柔安慰了几句，静怡摆摆手，车辇就开始往前走。出了皇宫，后面十里红妆跟上，安安这就算是嫁出去了。

静怡也没多伤心，最伤心的事情她已经经历过了，现下不过是嫁个闺女，心里酸涩一回，哭了几声，又想到日后安安会有自己的小生活，也就慢慢的缓过来了。

就算是现代，成功女人也少不了被逼婚，这古代，男婚女嫁才是顺应天意的。再者，安安也没说自己不想成亲啊，她那额驸，还是她

自己挑选的，应该还是有几分喜欢的。

安安出嫁之后就轮到云晴和宝珠了，这两个更好打发，一个是为了照顾弘时这一系，一个是为向臣子们表明自己这个皇帝还是很仁慈的，所以两个额驸选的都是京城中人，八旗子弟。

虽然家里不算是特别有权势，但额驸本人都是老实本分的，若是日后得了机会，还是能往上走的。

这两个嫁出去之后，静怡就觉得自己了无牵挂了，就开始盘算自己之前要出海的计划了，她想过这事儿不会太顺利了，却没想到，就刚只是试探性的提了一下，元寿就去哭他汗阿玛了。

听着他身边的大太监愁眉苦脸的给她转述："太后娘娘，皇上已经哭了大半天了，说是对不熟先皇，对不住您，您就去劝劝吧，再这样哭下去，皇上的身子也是受不住的。"

静怡没打算去，她打算稍微坚持坚持，万一元寿最后哭不出来了就投降了呢？

然而，她低估了元寿的小心机。他不光自己哭，还将安康长宁长福三兄弟也弄进宫来哭，还很有策略，他自己在奉先殿哭先皇，安康领着两个弟弟在慈宁宫门外哭皇额娘。

还有皇后领着下面三个亲弟妹来劝解，静怡觉得自己脑仁都是疼的："我还没死呢，他们就在外面这样哭，不知道的还要以为我这是重病了。"

安康一听这话不太好，要生气了，跟唱戏一样，一摆手，兄弟几个的哭声就全收了。

静怡摆摆手，将皇后几个先打发了，又让人去叫元寿过来："这几年，海军不是发展的挺好吗？海上一片太平，我也不去远了，就到台湾那边转转。"

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朝廷就在台湾那边设立了巡抚衙门。经这么些年，台湾那边的所有办公衙门，几乎都和内地各省的一模一样了，海军来往也很是频繁，静怡若是过去，定是会平安无事的。

"皇额娘，您去台湾自然是没事的，可您得想一下您自己的身体，这么些年，您坐过的最大的船就是官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江南，在船上生活的日子，最长的那段是一个月，可要从京城到台湾，那可就得好几个月啊。若是绕路，那边又不是很太平，再说，海船和官船还不一样……"

元寿也匆匆赶来，兄弟几个轮番劝说，反正就是打定主意不让静怡去。

哪怕静怡提出可以让安康或者长宁长福，随便哪一个陪着，元寿都没答应下来。他孝顺是孝顺了，可不愚孝，他家额娘都多大岁数了？头发都花白了，还能去台湾？

可见静怡就是打定主意要出门，元寿灵机一动，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我陪您去蒙古玩耍一段时间？"

静怡略有些嫌弃，她上次回来到现在都三年了，天天在宫里瞧着元寿，看的都烦透了。

“和我一起去能看见不同的风景啊。”元寿厚着脸皮继续劝说，他是打定了主意的，今儿劝说不了那明天就继续，明天不行后天还跟上，不光是他自己劝说，所有接近静怡的人，都被他洗脑了。

静怡也是没办法，她要是自己当了女皇……那更是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最后无奈之下，也只好应了元寿，跟着元寿一起出宫往蒙古那边去了。

大约是静怡闹腾的这一次吓着了元寿，也或者是元寿忽然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反正从这之后，都不用静怡主动提，每过三年，元寿都会根据静怡的心情定一个出宫走走的计划。

当然，也并非是每次都是元寿陪着出宫的。

有时候是安康，有时候是长宁，再或者就是长福。

耿氏过世之后，天申也曾申请过这个机会，不过长寿抢先一步，天申也就只能往后排了。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静怡将自己说过的诺言，全都给实现了。她走遍了大清朝的每一块儿土地，吃遍了大清朝每个地方的美食。每到一处，她都要让人作画，有风景，有美食，有美人。

有些自己留着欣赏，有些就烧给胤禛。他不能活着陪伴她，那在地底下陪伴也是一样的。

后来，武氏也走了。再后来，顾氏和陈氏也不在了。

大约是心情好了，静怡的身体也好的不像话，几十年时间，竟是一次重病都没有。她看着元寿的子嗣越发的多了，她也看着富察氏慢慢转变了心态，不过运气不太好，生皇五子的时候难产而亡。

但幸好，永琏已经长大了，也娶了媳妇儿了。元寿暂时也没打算册封继后，反正他不缺女人，静怡也就不去插手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她都这个年纪了，要是还继续操心，别说元寿了，估计永琏他们也会不太高兴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她是个老太太了，光享福就行了。

等静怡八十岁的时候，她走不动了，就留在京中含饴弄孙。安康他们兄弟自有差事，不过，估计和元寿有默契，不管什么时候，除了元寿，也总还有一个人会留在京城，天天进宫来给静怡请安。

安安的额驸是个有出息的，元寿收服大小金川的时候，安安的额驸立下了大功，被封赏了爵位。但他也是聪明人，若是弘历没吩咐，他就只带着自家媳妇儿到处走走玩玩儿，日子过的也是很潇洒的。

又过了五六年，乾隆四十二年的时候，静怡自己忽然察觉到些危机——她大约，是命不长久了。

活到了这个岁数，她已经很满足了。

静怡不慌不忙的找来了元寿，让他将安康等人全部宣进宫。元寿

当即就脸色惨白，他也是知道，有些老人活到了那时候，自己就能察觉出生死了。

“你别着急，额娘这会儿还撑得住呢。”静怡笑眯眯的说道，等人都来齐了一个个看过去，包括安安，也被找了过来。

“都别伤心，额娘这个年纪了，这辈子该吃的都吃过了，该看的都看过来，该享受的也都享受过了，额娘这辈子，活的很是开心幸福，额娘很知足。”

“你们也都别伤心，你们阿玛，说不定还在等着我呢，若是我再不去，他那性子，指不定就要发火了。别看他平日里很是稳重能干，实际上，他脾气很是不好，很有些急躁的。”

“你们也都长大了，额娘就没什么不放心的了，元寿你是老大，你日后，切记要照看你的弟弟妹妹们。安康，我知道你喜欢战场，可你也得为家里人想想，你这个年纪了，上战场估计也没力气了，不如开个军校什么的，给你哥发挥点儿余热。长宁，你日后也别总是沉迷在书里，就算是研究西洋科学，也得和实际想结合一下。长福，你小时候，真是被额娘宠坏了，若非皇帝是你亲哥哥，你哪儿能有这么逍遥的日子过？日后额娘不在了，你多少也为你哥吃点儿力，可别光享福不干事儿。安安，你以后要是被欺负了，就找你哥哥们给你做主。”

“额娘，你别扔下我们啊，额娘，求你了，再多陪陪我们好不好？”

静怡停顿了一下，微微摇头，不说的时候还觉得没几句话要说，可一说起来，就总觉得还有许多东西没交代完。

可她已经没力气了，看着元寿他们伤心，她也挺难过的，也不忍心。可人总有一死，她要是再活下去，那可就成了老不死的了。

“别哭别哭，你们该高兴……”静怡面上忽然露出个笑容来：“你们看，你们阿玛来接我了，我就说，他这些年定然是等着我呢，我要是再不走，他就该生气了。”

“别伤心，有你们阿玛照顾我呢。”静怡笑着说道，艰难的抬手，可已经抬不起来了，元寿忙将自己的手塞过来，安康他们也不落后，一个个的挤在一起，眼巴巴的看着静怡、

“我要走了，你们以后，也都好好的。”静怡慢吞吞的说道，说到最后几个字，已经完全没了力气，她觉得自己是说出来了，其实，若非是看着她唇形，元寿他们是根本听不见的。

恍惚间，静怡只听见他们喊了一声额娘，然后，眼前就忽然一片白光，脑袋也变成一片空白，她什么都看不见，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身体也忽然变得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飞起来一样，这种感觉太舒服了，看不见就不睁眼了，想不起来就不去想了，她现在只想好好将自己跟这空气化为一体。

☆、第 146 章

“钮祜禄静怡！”耳边猛然传来喝声, 静怡吓的一哆嗦, 迅速睁眼, 然后脑袋就忽然变得一片清明，刚才的那些什么飘起来的感觉忽然就没了, 整个人身子一沉, 迅速就从半空中落下来了。

“胤禛？”等看清楚站在旁边的人，静怡脸上一片诧异，然后, 就猛然明白了过来：“我这是已经死了？你是来接我的？可是，不应该是黑白无常来的吗？”

之前所有的事情, 她都已经想起来了。元寿他们在床边哭，她自己慢吞吞的交代后事, 交代到一半儿, 灵魂就出窍了，然后魂体就飘上去了。

她现在，已经不是活人了。

没听见胤禛的回答，倒是先听见了元寿的哭喊：“额娘，皇额娘！您醒醒！”

还有安康他们的哭声, 静怡想回头看看, 胤禛却是一手按住她后脑勺：“别回头, 跟我走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静怡有些糊涂，为什么不能回头？她只听说过走黄泉路的时候不能回头，可现在不还没到地府的吗？而且，为什么是胤禛来接？黑白无常, 或者说，带着锁链的鬼差去了哪儿？

“我特意和黑白无常商量了，将接你过去的差事给抢了过来。”胤禛不用看就知道她在想什么，简单的解释道：“不让你回头是因为怕你舍不得，头七还能回来看看的，所以这会儿也别太伤心了。”

静怡点点头，她有许多的问题想问，比如，胤禛不是好几十年前就死了吗？为什么现在还在地府？为什么他能抢了黑白无常的事情做？

可没等想好怎么开口，她就发现，胤禛已经不是原来的胤禛了。不对，这句话说的不太对，应该是这会儿的胤禛，和他去世时候的模样是半点儿都不同了。

现在的胤禛，竟像是二十多岁的样子，年轻，英俊。

静怡忽然就觉得有些自卑，她都八十多了！她自己平日里都不敢自己照镜子的，一个老太婆……

“走吧，这就是黄泉路。”正胡思乱想，就听胤禛说到。静怡有些诧异，不是刚从皇宫出来吗？这么快就到了地府？

然而，眼前真的出现一条路，黄泥土路。路边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花，连片绿叶子都看不见。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东西了，满眼所见，既靡丽又荒凉。

静怡有些怕，死抓着胤禛的手，跟着胤禛一步步往前。

然后，她就发现，自己皱巴巴的皮肤正在慢慢的舒展，自己头上的白发正在慢慢变黑，自己的手背，自己的脸颊，正在慢慢的白皙光滑起来。

甚至，身上的衣服，也逐渐开始幻化，变成了她年轻时候最喜欢也是最漂亮的一身衣服了。

等身上的变化停止，眼前就忽然出现了一条河，河上一座桥，对面桥底下一个凉棚，棚子里站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正面无表情的守着一锅汤。

不用胤禛介绍，静怡自己就能认出来，奈何桥，孟婆汤。

静怡有些紧张，抓着胤禛的手不愿意继续往前走，喝了孟婆汤就要去投胎，她苦等了四十年才见到了胤禛，若是去投胎，不就是要和胤禛分开了吗？

“跟我走就是了。”胤禛安抚的拍了拍她的手背，领着她继续过桥，到了桥底下，却是没往棚子里去，直接转往另一个方向。只不过一个转弯的功夫，眼前的场景就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这是酆都，不想投胎的鬼魂暂居之地。”胤禛说道，给静怡慢慢解说：“我为了等你，就在这边买了宅院，先安顿下来，等你缓过神再说别的。”

静怡心里的疑问是越来越多，但胤禛不让问，她也就暂时先将这些疑问给按下去了。

酆都的鬼魂和阳间的人类几乎是没什么大差别的，街道上也有摆摊子的开铺子的，所以走了一段，静怡就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了。胤禛见此，就直接叫了马车。

车子在一个巷子门口停住，静怡一下车就察觉出一些问题了：“这里，和雍王府是一样的？”

“嗯，就是照着雍王府建造的，不过，现下就咱们两个人。”顿了顿，改正：“两个鬼。其余的该投胎的都投胎去了，鬼仆倒是有几个，不过没经过调~教，你将就着用用。”

叩了门环，立马有鬼仆来开门。

胤禛领着静怡往里面走，还真是，特别清净，一路上连个声音都听不见。

“我知道你有不少问题，现在可以问了。”进了静怡记忆中的海棠院，胤禛大老爷一样软榻上，冲静怡摆摆手：“若是不知道该怎么问，就先想想。”

静怡眨眨眼，这臭脾气，可真是一点儿都没变。

“你不投胎，就是为了等着我？那是不是说明，你是很喜欢我的，或者说，你是爱我的？”静怡挑眉，直接问道，胤禛大约是没想到静怡会这么干脆，忍不住脸色微红了一下，掩饰的轻咳了一声，张张嘴想要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很坦然的点头了：“是，我就是为了等着你。”

至于喜欢不喜欢，爱不爱的，胤禛觉得，自己一个活了五十多年的人，又活了三十多年的鬼，已经是上了年纪的，就不要再说这些酸

不溜丢的话了。

反正，只要自己知道，只要静怡知道，彼此心意相通，就是可以了。

“久居地府，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静怡又问道，若是没代价，岂不是大家都不想投胎，就在这儿等着自己的亲人爱人，然后在地府继续快快活活的生活下去了吗？而且，在地府生活，还能长生不老呢。

“是要付出代价的，朕生前为人皇，活万民，教天下，身具功德，若愿意修炼，自可成仙成佛，若不愿意修炼，也有十辈子的好命道在等着。”

胤禛点头，伸手摸了摸静怡的脑袋：“现下，为了和你约定好的下辈子，朕用这些功德做了交换。”

不等静怡说话，胤禛又说道：“你不用觉得不安，或者愧疚，朕做这些，也是为了朕自己。若非朕喜欢你，岂会愿意付出这许多？功德没了可以再修，但若是不等着你，朕怕你哭晕过去。”

静怡羞恼：“我才不会哭！你若是不等我，我顶多是给元寿托梦，让他以后再不给你供奉香火！”

胤禛挑眉：“元寿也是我儿子。”

“你这人！到底是不是和我分别几十年好不容易重逢的？难道就不愿意多说几句好话来哄哄我吗？”静怡伸手拍了他一下，心里不感动那是骗人的，但又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许多的功德，自己可怎么赔给他？

“刚才难道朕说的不是好话吗？”胤禛皱眉：“那拉氏临走之前说了，女人是不能骗的，我做了什么对你好的，就应该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会感动，就会欢喜，怎么看着你不像是很高兴的样子？”

静怡嘴角抽了抽：“你见了福晋？福晋不是早已经……”说着脸色变了变：“福晋是专门等着你的？”

“嗯，她要我向你转告几句话，顺便给我认错赔罪。”胤禛不当回事儿的说道：“她说谢谢元寿愿意追封弘晖，还有以前的那些事情，是她对不起你，若是有下辈子，她定不会这样做了。”

静怡叹口气：“那武姐姐她们，都投胎去了？”

胤禛点头：“她们心里都没什么可记挂的了，自然是要去投胎的。不管生前有什么恩怨情仇，人死了，就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反正喝了孟婆汤，下辈子谁也不会再记得谁了。”

再大的仇怨，在进了地府之后，就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算放不下也没办法啊，留居地府的鬼魂，是肯定要付出代价的。胤禛能用功德交换，甚至凭着功德给自己买了房子，弄了鬼仆，能生活的有滋有味。可那么没功德可怎么办？

让他们和外面的那些鬼魂一样，自己去做小买卖赚钱？谁拉的下这个脸面？

所以除了胤禛，静怡也就见不到别的熟人了。
“你的功德……”静怡想想，还是有些不太甘心，胤禛看她一眼，摇头：“放心吧，刚才朕是哄你的，顶多是花费了三分之一不到，剩下的，朕打算做别的事情。”
静怡眨眨眼：“做别的？”
“是啊，咱们总不能一直留在地府吧？做人做鬼做神仙，总得选一样。”胤禛说道，伸手将静怡拉到自己身边：“做鬼最不自在了，不能见太阳，不能去人间，除了鬼节。不能去仙界，除非当了阎王。所以，咱们得另外找出路。”
顿了顿，胤禛补充道：“更何况，朕没打算喝孟婆汤，你也不许喝，所以，得留些底牌，不能一次性用完了。”
“你是如何安排的？”静怡想了想，索性直接开口问道，胤禛挑眉：“不着急，等你想好了，听听你的意思再说。总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不管你是想修仙还是想做人，我都会陪着你的。”
静怡很是感动，正要说什么，却听胤禛叹口气：“朕也是后悔，当年若是不欠着你那些个承诺就好了。”
静怡扑过来：“你什么意思？要是没有那些诺言，你就要不认账，自己去投胎转世了？”
胤禛伸手将人接住，哈哈笑道：“自然不是，可若是不欠着，我这会儿说话就能硬气许多了，哪儿还用等你意见啊，结果因为欠着你承诺，现在理亏的很，总觉得说话没底气。”
静怡也忍不住笑：“我倒觉得这样很好，若不是你理亏，说不定你也已经投胎去了，所以，我宁愿你欠着我承诺，现在不许还，以后也不许还，你要生生世世都欠着我才行。”
说完，低头亲亲胤禛的唇，亲完有些疑惑的伸手摸摸自己的唇瓣：“不说鬼魂是冰凉的，亲着应该跟亲冰块一样的吗？怎么我觉得，还很是温暖呢？”
胤禛一脸无奈：“因为你也是鬼啊，咱们都是鬼，那感觉自然是没什么差别了。”
胤禛将人，不，将鬼往自己怀里压了压：“还有些别的体验，你想尝试一下吗？”
静怡有些疑惑：“什么体验？”
“小别胜新婚，咱们这屈指一算，应当算大别，都有几十年没见了，所以……”胤禛笑着翻身，将静怡压在身下，低头亲：“朕想你想的慌。”

☆、第 147 章

提起扬州, 诗词中都是盛赞三月最美, 其实在静怡看来, 四月的扬州才是最美的时候，温度正适宜, 百花正绽放, 大街小巷中都是是衣着

鲜艳，青春年少的小姑娘，人比花娇, 花似人美。

静怡坐在茶楼里，居高临下的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还是没看见自己最熟悉的身影，忍不住叹口气放下茶杯, 她都已经喝了半个时辰的茶水了, 去了净房两次了，要是胤禛再不回来，她都不想继续等下去了。

正想着，就见一个身穿玄色衣袍的男人背着一只手，从街口的牌坊下面经过, 往茶楼这边来了。那身影高高大大, 身上气势是沉稳中带着几分正气, 五官端正相貌英俊。

来来往往的小姑娘总有几个会忍不住转头去打量那男人，不过那男人却是目不斜视，一心就往前面茶楼去。静怡趴在窗口忍不住笑，这么些年过去了, 胤禛是越发的引人注目了。

这样的好男人，是属于自己的，只想想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听见门外脚步声，静怡就赶紧坐端正了，笑眯眯的看着门口。吱嘎一声门响之后，进来的果然是胤禛。

静怡忙将放在一边的茶水递上："已经打听好了？"

"嗯，后天元寿的船会从城西那边经过，我已经定了那边的酒楼，到时候咱们远远的看上一眼就行了，既然已经是过世之人了，就不要和他们相认了。以免坏了规矩。"胤禛仰头喝完茶水，再次叮嘱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咱们有咱们的日子要过，所以，万万不能相认，若是违背了这规矩，我可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肯定是你承受不起的，明白吗？"

静怡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你从三天前就开始说，到目前为止，已经说了有十多遍了，我又不是傻子。"

再说了，是她一个人想看看元寿兄弟吗？还不是他自己也想看，这才提前一个月到扬州这边来蹲守。前几天就开始打听消息，确定元寿会从哪边经过，早早的去定位置。

这人啊，还是这样口是心非。

静怡当年过世之后，懵懵懂懂的被胤禛带回地府，才在地府住了三天，就被胤禛要求作出选择。她是不愿意一直呆在地府的，只说没太阳这个事儿，就是她不能忍受的。

她当过人了，也做过鬼了，唯一没体验过的就是修仙。所以就选择了这一条路，正好元寿也是个明君，算起来，也是有静怡几分功劳的。

于是，夫妻两个没有喝孟婆汤，就再次的投胎为人，准备开始修仙了。从小就开始修炼，山中无岁月，等两个人修炼有成再次出来，就已经是乾隆五十九年了，正好赶上元寿最后一次南巡。

知道元寿大约也就是这几年了，静怡就想过来看一眼。胤禛面上虽然没说什么，但还是带着静怡过来了，顺便将起前期准备工作给做完了。剩下的，就只是等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安安。"静怡又给胤禛倒了一杯茶，这次胤

禛也不急着喝，只端在手里慢吞吞的用杯盖拂开上面的零星泡沫："应该是会的，我之前……"

说了一半忽然顿住，静怡眨眨眼："你之前什么？你怎么知道元寿会带上安安他们？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

胤禛有些无语的看她，好一会儿才说道："你怎么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不该聪明的时候就非得要聪明一回呢？要是你之前愿意好好修炼，这会儿你不就和我一样了吗？"

"我这不是没有你身上的功德多吗？"静怡笑嘻嘻的说道，两个人都是从小开始修炼的，但胤禛应是比她速度快了三倍不止，现下她还只是十五六的样子，胤禛都已经能将自己幻化成二十七八的样子了。

出门在外，两个人要都是少年模样，肯定会被人小看，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的，所以，胤禛就幻化了自己的模样。和他生前相貌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但也有七八分相似。

"过几天，咱们往山东那边走走，听说那边干旱。"胤禛想了一下说道，静怡点头："全听你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等去过山东，你还想去哪儿，就听你的。"顿了一下，胤禛说道："要不然，总觉得心里亏欠你，所以，得先将这债给还了才行。"

静怡摇头："那你还是先别还了，反正我之前已经一个人去看过走过吃过了，现在再跟着你去，你已经没什么新意了，咱们还是再等个几十年出来吧。"

胤禛脸色黑了一下，好一会儿才点头："也好。"

眼看快中午，静怡就叫了小二，点了几道招牌菜。胤禛也纵容她，他们俩特意挑选的身世，都是孤家寡人，爹娘早早过世，家族也养不起，两家又正好是邻居，前后脚生孩子。

随后他们两个就自己过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少沾一些因果。

赚钱的事情自有胤禛，他们也不求大富大贵，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剩下更多的时间就全用来修炼了。

不过这次要出门，所以胤禛特意想办法赚了一大笔，足够他们这两年花销的了。

"吃完饭咱们去转转？"静怡一边给胤禛夹菜一边问道，胤禛咽下口中的饭菜，转头看她："你不是说没什么新意，不想去看了吗？这会儿又是打算去哪儿了？"

"不去哪儿，就随意转转，要不然吃完饭就回去也实在是太无聊了些。"静怡笑眯眯的说道，眼珠子转转，出主意："去书院看看，这两天不是正热闹的呢？"

年纪小了，性子也变得活泼起来了。胤禛一边在心里想着，一边点头应了："好，顺便买些笔墨纸砚。回去记得练练字，我不在的那些年，你简直……"

静怡很是心虚，原先她的字就只属于会写。进了王府之后闲着没事儿干，又为了讨胤禛欢心，就下功夫练了一段时间，变成了能看。

后来胤禛太忙顾不上，静怡也就没了奋斗的心思，维持住一个能看的水平将就了十来年。

再后来胤禛过世，静怡就彻底放飞自己了，谁喜欢写字谁自己写去，她是不爱写的。写字这种事情 ，就好比逆水行舟，她不练了，那自然是要退步了。

胤禛这些年督促着，她那一笔字，总算是稍微捡回来一些了。这会儿听胤禛说起来，静怡就不敢反对了。

吃完饭两个人就往书院那边去了，皇上要南巡的消息并不曾遮掩，所以整个扬州都沸沸扬扬的，官员们很是紧张，下面的百姓们是想看个热闹，但书院的书生们，却都是炸了锅一样。

读书是为了什么？当然是货与帝王家啊。寻常是寒窗十年苦，现下若是被皇上随意夸赞一句，就能一步登天了，谁能不激动？这些天所有的书院都是热热闹闹的，今儿比试诗文，明儿比试书法，后天比试文章。

谁都想要一个名额，能近距离的和皇上说句话。胤禛带着静怡刚过去的时候，一群书生正面红耳赤的评价场地中间的几幅字。静怡初开始看还觉得十分有趣，书生嘛，吵架也是吵的很有水平的，引经据典，没点儿文化根本听不明白。

然而，静怡就属于没文化的。初开始浅薄的时候她能听懂，越是往后，她就越是发蒙。就算有胤禛在一边帮忙解释，可胤禛一个人，他解释的速度也比不过好几个书生啊。

听不懂的吵架就没意思了，静怡迅速觉得乏味起来，转身拉了胤禛往别处去。

胤禛也大约知道静怡的心思，大约是快看到元寿他们了，心情激动，所以坐不住，想找点儿事情。可白天闲不住就算了，晚上也翻来覆去的不想睡觉，这就有点儿不好了。

胤禛果断出手，将人镇压在自己身体下面。

晚上折腾的太久，静怡第二天差点儿没能赶上去看元寿。

“元寿他们，都老了。”幸好胤禛有分寸，他们到酒楼雅间的时候，官船正好经过。静怡站在窗边，拿着胤禛给的千里眼往船上看。也是她运气好，元寿等人正站在甲板上说话。

“安康和长宁长福都在啊。”没听见胤禛的声音，静怡也不介意，继续说道：“哎，又出来一个人，是安安吗？安安也都已经老了。”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官船经过这一段河的时候走的有些慢，静怡也慢慢的张不开嘴了。其实她有很多话想说，可到了嘴边，又忽然觉得，没必要说了。

人有生老病死，元寿他们虽然是她的孩子，但他们早已经长大，早已经有了更多的儿孙，他们日后，也有他们自己的道路要走。活着的时候当好人，死掉了去选择投胎，作为人间帝王，元寿也会有更多的选择的。至于安康他们，有功德在身，也总会有别的路能走的。

所以，她不必伤感。实在不行，她就加快修行的脚步，到时候，也总是能出点儿力气帮得上忙的。

放下千里眼，静怡转身，笑眯眯的抓了胤禛的手：“谢谢你，我知道元寿他们刚才为什么要站在外面，肯定是你给托梦了对不对？我已经想明白了，也放开了，我们现在回去吧，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境已经有些松动了，回去就闭关，我肯定能跟上你的脚步的。”

胤禛这才露出个笑容，微微点头：“好，那咱们回家。”

作者有话要说：　　本来昨天就要完结的，但是忽然想到之前花开还答应有一章现代篇，就又拖了一些，所以，明天正式完结哟~~~~~

☆、第 148 章

“胤禛？”从黑暗中睁开眼睛, 静怡挥挥手, 先给自己来了个清洁术, 然后才轻声喊道。自打上次在扬州见过几个孩子，她心境松动, 就开始闭关, 选的是深山老林，外面也设置了阵法。

刚才她已经查看过了，阵法并没有被触动过, 也就是说，胤禛还在里面。

果然, 下一刻就听见胤禛的声音：“醒了？”随着话音，山洞里就亮起一束柔亮的光芒, 是夜明珠。胤禛还盘腿坐在她后面, 估计是静怡叫了他他才回神，身上头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泥人。

静怡笑着帮他用了个清洁术，又伸手拉他手腕：“我们闭关多长时间了？”不等胤禛回答，静怡忽然惊呼了一声：“你都已经是金丹期了！”又有些小郁闷：“咱们明明是一起修炼的, 为什么我每次都要比你落后两步？”

胤禛抬手摸了摸她脑袋：“你本身功德不够, 功德多的人, 天道自然会有所偏袒。”再者，他们两个的心境肯定也是不同的，胤禛是当过皇帝的人，静怡这国母当的向来轻松, 大事儿有胤禛，小事儿有元寿，她所有的功德，全来自于对胤禛和元寿的影响。

比如当年胤禛开海禁，让人研究钟表，元寿不好色，处处效仿胤禛，蝴蝶效应是巨大的，更不要说静怡的影响不算小，带来的效果就是是能影响整个大清朝了。

虽然这些功德不少，可到底是比不上胤禛本人的。

静怡虽然嘴里抱怨，但面上却是十分欣喜，又伸手摸了摸胤禛的头发：“太长了些，全都长出来了，现在外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要不然，先弄个帽子带着？”

她以前好像对元寿抱怨过满人的辫子是很难看的，也不知道后来元寿放松了管理没有。对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外面，还是不是清朝了？或者，早已经改朝换代了？

清朝灭亡这种事情，静怡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天下

之势，从来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唐朝和宋朝还有明朝，难道就没有繁盛时期吗？可过了这时期，照样不灭亡了吗？

清朝就算是有胤禛和元寿这两个好皇帝，也不能保证说以后的子子孙孙就全都很有出息啊。

不过她这会儿可没当着胤禛的面儿提起来，只笑着问道："咱们要不要到外面去看看？"

胤禛点头："自然是要去看看的，但是在这之前，你不觉得，咱们还应当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吗？"

静怡眨眨眼，有些不解，刚闭关出来，能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想了一会儿，忽然恍然大悟："你是说找元寿他们的事情吗？这个事情应该不容易吧？再者，他们的选择不一定和咱们一样，说不定早已经转世投胎去了呢？"

想着静怡也有几分担心，当初胤禛虽然拜托了鬼差，等元寿他们过去的时候，会将自己和胤禛的选择提一下，给他们个建议的，但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心思了，他们不一定会顺着当父母的心意来的啊。

胤禛无奈叹气："他们都活了几十岁了，你能不能暂时先不要担心他们了？"

静怡眨眨眼，任由胤禛拉着自己的双手："那我该担心谁？"

胤禛挑眉，这还用问吗？

静怡忍不住笑，使劲点点头："你在我心里，当然是最最最重要的，比元寿他们还要重要，可是，你现在不是在我身边的吗？所以，我就要先关心一下不在身边的。"

"就算我在你身边，你也可以关心点儿别的啊。"胤禛笑着说道，胳膊微抬，将人揽在怀里："你也说了，闭关几十，甚至可能是几百年了，难道你就不打算关心一下朕的身体健康吗？"

静怡也是有些无语，你都修仙了，身体还能有什么不健康的？再说，光看脸色也能看出来，你比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健康好吗？最关键的是，你说归说，能不能先将手拿出来？

然而，胤禛对她眼神表达出来的意思视而不见，开玩笑，他又不是没媳妇儿，素了可能是几百年的功夫，每次醒过来媳妇儿都在闭关，他都要继续忍着，现下好不容易出关了，他凭什么还要忍着？

于是，静怡出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陪着胤禛在山洞里没羞没躁的过了三天。真的，每到这时候，静怡都要哀怨一下修真之人的身体素质为什么要那么好！

真正见到外面的阳光，已经是醒过来的第四天了。

撤掉外面的阵法，两个人就忍不住惊了，原先他们选的是深山老林，可现在，山还是那座山，然而周边，却大大小小都是房子了，就算胤禛不认识，也能认出来那些个院子应该是很值钱的。

静怡就更是有感触了——全都是别墅！

“这变化，挺快的。”胤禛叹道，静怡跟着点头：“确实是挺大的，要不然，咱们下山去看看？而且，咱们的衣服，也该换换，等下啊，我给你找个水镜看一下。”

静怡自己会幻化现代的衣服，可胤禛没见过，没概念，应该是幻化不出来的。静怡特意弄了水镜，将其中一个别墅里面的景象给放出来。

胤禛参考里面的衣服样式，静怡则是判断这会儿的年代。最后胤禛选了一身休闲装，静怡则是判断出来，应该是二十世纪往后的年代了，电视电脑都有，还有WIFI。这个东西，她哪怕是经过几千年都不会忘记的，刚穿越的时候，她一天十二个时辰有八个时辰是在念叨WIFI。

弄好了身上的衣服，又将头发稍微遮掩一下，夫妻两个这才下山。然而刚到村口，就被一张无形的网给拦住了，胤禛微微皱眉：“是阵法，这里有修真的人？”

话音刚落，就见最近的一栋别墅里面出来个人，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忽然激动起来：“哎呀，是两位老祖宗！爸妈，快给族长打电话，是两位老祖宗出关了。”

胤禛和静怡都是一头雾水，什么老祖宗，什么族长，真不是认错人了？

然而很快他们就知道，没认错人。那族长来的挺快，胤禛和静怡被那小伙子迎到家里不到二十分钟，族长就冲进来，一看见坐在沙发上的胤禛和静怡眼圈就红了：“阿玛，额娘！”

静怡大喜：“元寿！”

母子相见，俱都是十分激动，元寿扑到静怡怀里差点儿哭起来，胤禛在一边看不下去，使劲咳嗽了一声：“只你一个人在？”

“安康他们也在，不过这会儿正好是在闭关，这几天额娘和阿玛估计是见不着他们了。”元寿揉揉眼睛，将红眼圈给遮掩下去，不等胤禛和静怡询问，就将自己和兄弟们的事情说了一遍儿。

既然胤禛和静怡选择的是修仙，他们兄弟自然是要跟着往这条路走了。走上这条路之后，元寿就凭着血脉传承，找到了胤禛和静怡闭关的地方。但也只是知道个大概的地方，所以他索性就在这一片扎根了。

这一扎，就是三百年。雍正那会儿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小资经济，不过他没太重视，到元寿时候，整个社会发展的更加繁荣，又时常有人从西洋那边学了东西回来，于是，大清安安稳稳的度过了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转变过程。

本来是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可好景不长，一百来年前当政者出现重大失误，国内出现革命军，经过将近二十多年的战争，现在又换成了共和主义。以前的皇室爱新觉罗家，现在在国内也就算是个土豪家族吧，政治上并不沾边儿的。一来是后人不够出彩，守成倒是可

以，前进就没劲儿了。二来也是为了避嫌，反正不当政也能活的好好的，就不要凑上去让人厌烦了。

这些静怡是不耐烦听的，反正她只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和她穿越之前几乎一模一样就行了。

“正好安康他们闭关，咱们出去走走？”静怡笑眯眯的转头问胤禛，胤禛点头：“好，你之前还说，等风景不同了我们再到处去走走，现下这风景和以前相比，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了，正好，我也能兑现一下我的诺言。”

静怡嘴角抽了抽，还记着呢？

“我给你们带路？”元寿忙凑过来问道，胤禛皱眉：“不用，你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我和你额娘又不是普通人，还能委屈了自己不成？你就呆在这儿，等安康他们出关吧。”

元寿略有些委屈的看静怡，静怡想了想，伸手摸摸他脑袋：“你不是族长吗？想必事务繁多，那就不用跟着我们了，免得耽误事儿，现在又有电话又有传音符的，什么时候想联系了就能联系，你也不用太想我们了。”

顿了顿，补充：“给我们准备车子和钞票就行了。”

说完转头看胤禛：“要不然，咱们去学个驾照？你看那电视上的人，出门都是开车的，咱们也弄个学学？”

胤禛严肃点头：“好，弄个车子学学。元寿，能弄到吧？”

元寿无奈点头，果然只要阿玛和额娘两个人在一起，自己就成了超大的电灯泡。他都想问问了，好不容易见着的儿子，你们就这样抛下不要了吗？

然而，对上胤禛的视线，他就怂了。没办法，积威甚重，而且，额娘是肯定会帮着阿玛说话，绝不会站在自己这边儿的。

算了，人家夫妻俩恩爱，他就不要来碍事儿了。

元寿这些年也不是光修炼不干事儿的，要不然，光是这一片别墅他都买不起。领了胤禛和元寿去自家之后，他就立马吩咐人去准备东西了，不光有胤禛要的车子，还有手机手表笔记本，各种各样的衣服化妆品。

胤禛是初来乍到，连放热水都要学，样子严肃认真，但又处处好奇，静怡还是头一次见他这样子，就忍不住跟在后面看，装作跟着学，实际上心神都是放在胤禛身上的。

她私心里盼着胤禛闹点儿笑话，也好让自己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结果，胤禛就只是在别墅里转了一圈，就很知人善用，将元寿叫过来给讲解了一遍儿，不到两个小时，他连微波炉都学会用了。

静怡深觉得有些遗憾，不过，等第二天胤禛亲自用烤箱给她烘烤了两个小蛋糕之后，这个遗憾的心情就没有了。虽然，整个烘烤过程中，胤禛唯一动手的地方就是将蛋糕给放到了烤箱里，剩下的都是动嘴不动手。

他学这些东西挺快，静怡就觉得学车更不成问题了。没想到，胤禛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将驾照给考下来。元寿不是没说过帮他做个弊什么的，但静怡觉得开车这种事情，不仅和自己的性命有很大的关系，和路人的性命也有很大关系，坚决反对作弊，必须得自己慢慢考，所以胤禛才耗费了一整年时间。

有了驾照，有了身份证，有了钞票，胤禛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就让静怡收拾了行礼。

第二天天不亮就开车带着静怡出发了，车子出了村子上了国道，胤禛才转头问道：“你想好要去哪儿了吗？”

静怡笑眯眯的摇头：“没有，不过，只要是和你在一起，不管去哪儿都行。随便走走也行，世界这么大，咱们也不用担心哪天就走完了，日子还长。”

胤禛点头：“是啊，日子还长，所以，我们也不用着急，慢慢走就是了。”

只要身边有对方陪着，去哪儿都是好心情。

先是国内的，两个人也不担心时间不够用，更不用担心钱财方面的问题。走走停停，每到一处，就先打听了好吃的饭馆，然后再去看看好看的风景，偶尔出手管个闲事儿，积攒一些功德。

逛累了就找个地方定居一两年，修炼修炼，修炼好了就继续上路。安康他们出关了大家就聚一聚，偶尔谁得空了就跟着走一走。然而大家跟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放弃了，实在是太心塞了。

一大把年纪了，都是老祖宗辈儿的人了，却像是忽然变成了年轻人，像是更学会了谈恋爱，每天都在塞大家狗粮吃。哪怕就只是一个对视，他们两个都能弄出周围都是粉红气泡的氛围。为了不被伤害到，元寿他们兄弟几个自动躲避开了。

走完了国内走国外，大约是走的地方多了，两个人的心态倒越发的年轻了。偶尔还去客串个雇佣兵，探险家，或者战地记者，战地医生什么的。体验不同人生，对心境也是很有好处的。

世界这么大，还每天都在变化，就算是同一个地方的风景，早晚也有不同，一年四季也有不同。

而且总有一天，他们还会有机会到别的世界去。就像是现在的这些话本里的那些个兽人，人鱼或者别的世界，三千大世界无奇不有，三千小世界各有特色，他们说不定以后还能去见识一下。

胤禛总觉得，自己欠着静怡的诺言，怕是永远都还不完了。

不过没关系，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在一起，这债，还不还都是一样的。而且，静怡的心思，定是和他一样，心里是只盼着这欠债还不完的吧？

作者有话要说：　　花开承诺的现代篇送上～～～～这次是真的完结了哈，么么哒亲爱的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花开爱你们哟～～～～咱们不说再见，新文见～～要是不喜欢看现代文的，九月会开

古言，目前存稿中～～～～～飞吻你们～～～
非常非常感谢以下的几位亲，么么哒～～～～多谢你们的打赏～～～

□□□□□□□□□□□□□□□□□□□□
@九妹小说匠——小说界的搬运工，勤劳的小蜜蜂～～
每天晚八点半新本小说推荐 资源链接在每日推送里面
微信公众号：jiumeixiaoshuo 公众号名：九妹小说匠 关注有更多精彩哦～～O(∩_∩)O～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及出版图书,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